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上帝之城》

原著：奥古斯丁

英译版本：J. 格兰特

出版日期：1909年

上帝之城

圣奥古斯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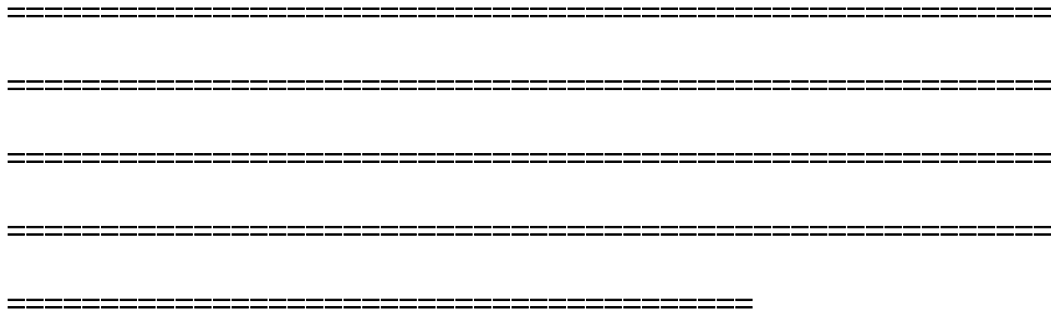
(英译版本) J. 格兰特, 1909

古今神学文献图书馆

**【译者注：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的基督教会与属神儿女】**

## 目录

### 引言 【第 115 页】



### 第一卷 【第 123 页】

#### 第一章

当罗马被野蛮人洗劫时，基督之名的敌对者（即罗马贵族与罗马居民），只因基督的缘故而幸免于难。

#### 第二章

胜利者会为了他们（胜利者）所崇拜的神而饶恕战败者，这与战争的惯例是完全相反的。

#### 第三章.

罗马人相信那些无法保卫特洛伊的众神（竟然）会给他们（罗马

人)带来好处;(但是)他们(罗马人)并没有(在此)表现出他们一贯的睿智。

#### 第四章.

朱诺在特洛伊的避难所,没有在希腊人中拯救任何人;——然而,基督使徒的教堂,保护所有逃往他们那里的人免受“蛮族”入侵者的伤害。

#### 第五章

凯撒关于敌人洗劫城市的普遍习惯的声明。

#### 第六章.

即使是罗马人,当他们占领城市时,也没有放过(躲在)神庙里的被征服者(而不杀戮他们)。

#### 第七章.

罗马被洗劫时所发生的残酷行为符合战争惯例,而仁慈的行为则源于基督之名的影响。

#### 第八章.

善人和恶人常常不加区别地获得优势和劣势。

#### 第九章.

好人和坏人同时受到纠正的原因

第十章.

圣徒在失去属世的东西时，并没有真的失去任何东西与价值。

第十一章

关于短暂生命的终结，无论它是长是短。

第十二章

关于埋葬死者：——禁止死者被埋葬，并不损害（死去的）基督徒的灵魂。

第十三章.

我们为什么要埋葬圣徒的尸体？

第十四章

关于圣徒的被掳，以及他们在被掳期间从不缺乏属灵的安慰。

第十五章

马库斯-雷古勒斯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激励所有人为自己的宗教自愿忍受囚禁：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异教，这对他来说是无益的。

第十六章.

圣洁的处女们在被掳期间违背自己的意愿所遭受的奸淫是否会玷污她们心灵的美德。

## 第十七章

选择自愿死亡（自杀）以逃避（被强暴、被强奸的）痛苦和耻辱的人

## 第十八章

士兵们违背俘虏的意愿，在俘虏的身上施暴（强奸）。

## 第十九章

关于露克蕾缇娅的自尽，因为塔昆的儿子强奸了她

## 第二十章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威授予基督徒自杀的权利

## 第二十一章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人处死而不犯杀人罪

## 第二十二章

自愿的死亡绝不是宽宏大量或伟大精神的标志

## 第二十三章

加图因无法忍受凯撒的胜利而自杀。

## 第二十四章

基督徒的美德胜过雷古勒斯；而雷古勒斯的美德则胜过他们（不信基督教的罗马人）中的任何人。

## 第二十五章

不应该通过犯罪来避免罪

## 第二十六章

圣徒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作为不能当作追随的范例

## 第二十七章.

我们能否为了避免犯罪而主动求死。

## 第二十八章

敌人被允许对基督徒的身体施展淫欲，这是上帝的审判。

## 第二十九章

当异教徒（即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指责基督没有使他们（在苦难中）免遭敌人（入侵罗马的蛮族）的暴怒时，基督的仆人该如何回答他们。



### 第三十章

那些抱怨基督教时代的人，只想生活在肮脏的奢侈享乐中。

### 第三十一章.

罗马人的野心是怎样一步步腐化堕落、达到如此高度的？

### 第三十二章

关于舞台剧的最初诱因。

### 第三十三章.

罗马人的一些恶习，即使在他们的城市（祖国）毁灭后也不能被纠正。

### 第三十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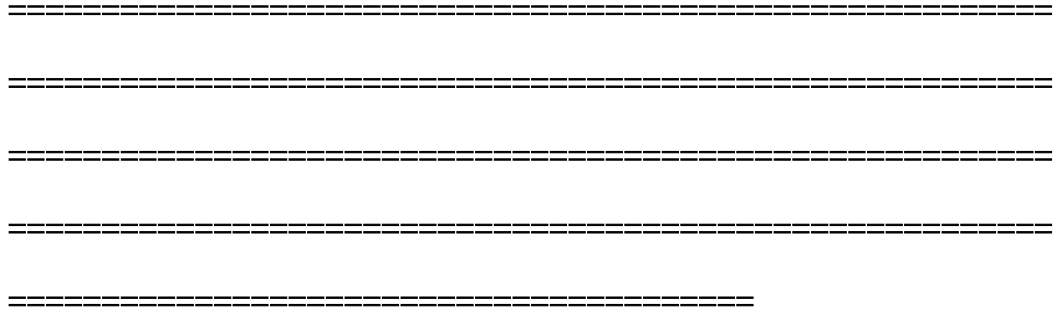
上帝仁慈地减弱了罗马的这场灾难。

### 第三十五章

教会之子藏在不敬者之中，虚伪者藏在基督教会里。

### 第三十六章

下面的论述将涉及哪些主题。



## 第二卷 【第 233 页】

### 第一章

本卷内容限定于必要的驳斥

### 第二章.

重复第一卷的内容。

### 第三章

选择一段历史，以显示罗马人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崇拜偶像时所遭受的苦难。

### 第四章.

异教诸神的崇拜者从未从它们那里接受过任何关于诚实等的道德诫命的教导，而只是在献祭（崇拜活动）时使用一切不洁净之物与不洁净之礼。

## 第五章.

在献给众神之母的祭品礼仪中使用的淫秽语言。

## 第六章.

异教徒的神从未建立过美好生活的教义。

## 第七章

哲学家们的教导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权威：因为神的榜样比智者的争论更能证实人的恶行。

## 第八章

关于罗马人的舞台剧，在这些舞台剧中，对他们的神最肮脏的污秽的宣扬不仅没有冒犯它们，反而使它们感到高兴。

## 第九章

罗马人在限制诗歌自由方面的观点是什么？希腊人根据他们的诸神的旨意，根本不会限制诗歌自由。

## 第十章

魔鬼们因为一心想要祸害人，所以愿意让人报告它们（偶像众神、即魔鬼）的任何坏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 第十一章.

古希腊人允许他们的戏子在他们的联邦中担任职务，他们认为这些人能使神灵欢愉，而且他们的同胞因此不能排斥他们

## 第十二章.

罗马人剥夺了诗人对人使用的自由（即，污秽性的描写），却允许他们对他们的神使用这种自由；——这表明他们把自己看得比他们的神更重要。

## 第十三章

罗马人应该理解，他们那些希望自己被下流表演所崇拜的诸神，不配享受神圣的荣耀

## 第十四章

柏拉图不允许（那些表达诸神污秽之事的）诗人居住在治理良好的城市里；这表明柏拉图的价值观念胜过那些渴望以舞台剧为荣的诸神。

## 第十五章

谄媚而非理性，创造了罗马诸神。

## 第十六章.

如果罗马诸神对正义有任何关怀，罗马城就应该从他们那里获得良好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去向其他国家借用。

## 第十七章.

关于在罗马最古老、最光荣的时代里发生的强奸萨宾妇女和其他各种恶行。

## 第十八章

萨卢斯特的历史揭示了，罗马人在危险和安全时期的道德状况。

## 第十九章

在基督废除对偶像的崇拜之前，罗马国的腐败情况

## 第二十章.

基督教的指责者们，愿意享受什么样的幸福，过什么样的道德生活。

## 第二十一章.

西塞罗对罗马联邦（即罗马共和国）的看法。

## 第二十二章

罗马诸神从不关心城市（罗马）是否堕落，是否因此毁灭。

## 第二十三章

世俗财产的多寡并不取决于这些魔鬼（偶像众神）的喜怒哀乐，

而是取决于全能的上帝的审判。

## 第二十四章

关于西拉的所作所为，魔鬼们（罗马偶像众神）在其中显示出自己是他的主要帮手和帮凶。

## 第二十五章.

魔鬼们在人们面前树立“神权”的榜样，让人们效仿它们的恶行，这是多么有力地煽动人们去做坏事啊。

## 第二十六章

据说魔鬼们秘密地传授了一些关于良好道德礼仪的晦涩指令；然而，所有邪恶的东西都是在关于崇拜它们的公开仪式上教导的。

## 第二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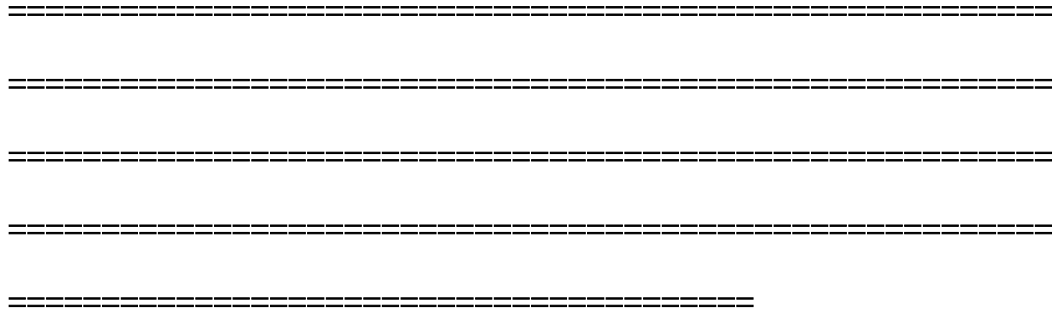
为了向神灵取悦，罗马人把那些肮脏的（关于崇拜偶像众神的戏剧）表演神圣化；这极大地助长了公共（道德）秩序的颠覆。

## 第二十八章

基督教的救赎

## 第二十九章

劝告罗马人放弃（偶像众神的）异教。



### 第三卷 【第 320 页】

#### 第一章

关于只有恶人才会惧怕的不利的伤亡（祸患）：当这个世界还停留在异教的时候，它就一直遭受着这种伤亡（祸患）。

#### 第二章.

罗马人和希腊人所崇拜的诸神，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让特洛伊毁灭。

#### 第三章.

诸神不可能因为帕里斯的通奸行为而受到冒犯，因为他们自己也如此随意和频繁地进行通奸行为。

#### 第四章

瓦罗认为，有些人杜撰自己是诸神（偶像众神）的后代是有用的。

## 第五章.

众神既然允许罗穆卢斯的母亲的私通不受惩罚，就不可能惩罚帕里斯的奸淫之事。

## 第六章.

关于罗穆卢斯谋杀他的兄弟，诸神从未为此惩罚他。

## 第七章.

马略的将军芬布里亚毁灭伊利亚的经过。

## 第八章.

把罗马交给特洛伊诸神看管是否应当？

## 第九章

努玛统治期间的和平，是因众神保佑，——这是否可信？

## 第十章.

罗马人是否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城市通过这种狂暴的战争获得显赫的地位，尽管他们的城市本可以在努玛争取到的和平中稳固安宁。

## 第十一章.

关于库马的阿波罗雕像，它为希腊人的苦难流泪（人们认为），



尽管他（偶像神）帮不了他们（希腊人）。

## 第十二章.

在努玛设置的偶像众神制度之外，罗马人又引入了许多的众多神明；但这些是多么地毫无结果。

## 第十三章.

罗马人凭什么得到了他们的最初的妻子？

## 第十四章

罗马人与阿尔班人开始的那场战争是多么的不虔诚，以及其野心所寻求的胜利的性质。

## 第十五章

罗马国王的生死。

## 第十六章.

关于第一任罗马执政官，他是如何把另一个人赶出他的国家，而他自己，在经历了许多血腥的谋杀之后，也因受伤的敌人给他带来的一个伤口而倒下。

## 第十七章

执政官统治初期之后，罗马人的苦恼，以及他们的神灵一直以来

对他们的“眷顾”。

## 第十八章.

罗马人在非洲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的神灵（罗马偶像众神）对他们的微不足道的支持。

## 第十九章

第二次非洲战争中发生的悲惨事件，双方力量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

## 第二十章

萨冈提尼人的毁灭，他们因与罗马结盟而灭亡；罗马诸神从未帮助过他们。

## 第二十一章.

关于罗马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西庇阿使罗马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萨卢斯特称赞的那个时代公民的状况。

## 第二十二章.

关于米特里达特的诏书，他命令在亚洲发现的每一个罗马人都要处死。

## 第二十三章

关于罗马遭受的更多私人 and 内部的灾难，这些灾难是由所有为人类服务的生物（家畜）的疯狂所预示的。

## 第二十四章

由格拉古改革引发的内乱

## 第二十五章

关于罗马元老院在发生这些骚乱和屠杀的地方建造的和平神庙。

## 第二十六章

和平女神的神庙建成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战争。

## 第二十七章

关于西拉和马略之间的内战。

## 第二十八章

西拉如何报复马略的谋杀。

## 第二十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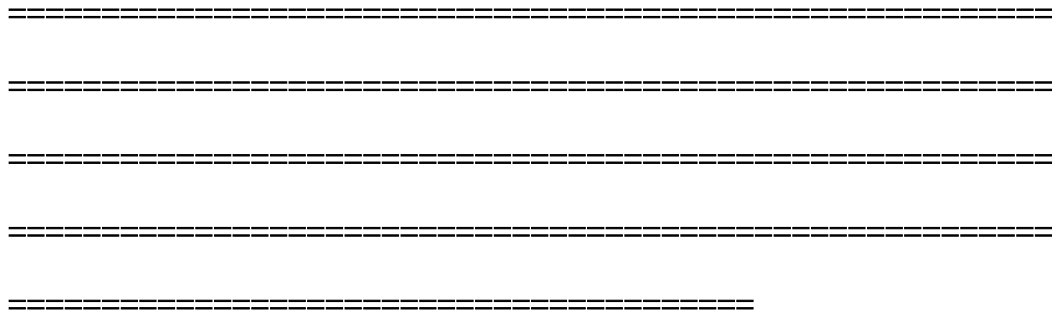
哥特人的堕落与罗马人遭受的高卢人或内战制造者的灾难的比较。

## 第三十章.

在基督降临前不久，罗马人的战争规模之大，危害之深。

### 第三十一章.

那些现在还没有被允许崇拜偶像（偶像众神）的人，把他们现在的苦难归咎于基督，实在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在崇拜魔鬼的时候，也忍受着同样的苦难。



## 第四卷      【第 394 页】

### 第一章

本书第一卷讨论的内容

### 第二章.

##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

### 第三章.

幸福和聪明的人是否应该把拥有一个不靠战争而扩大的帝国视为他们幸福的一部分。

### 第四章.

没有正义的王国，多么像一个强盗团伙。

### 第五章

那些逃亡的角斗士，他们的权力与王权的尊严并驾齐驱。

### 第六章.

关于尼努斯的贪婪，他第一个向邻国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贪婪地想要扩大自己的王国，以求统治更广大的领域。

### 第七章.

异教诸神是否有任何力量推动或阻碍尘世王国的进取、发展或缺陷。

### 第八章.

既然罗马人不能相信，不能把每件事都交给同一位神来保护，那么，罗马帝国的发展与保存，又该归给哪一个神呢？

## 第九章

罗马人尊崇的主神朱庇特是否是他们帝国的保护者和扩张者？

## 第十章.

他们（那些相信诸神的人）遵循了什么观点，让不同的神统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 第十一章.

关于异教徒博士们所信奉的众多神明，这些神明只不过是同一个朱庇特。

## 第十二章.

他们（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异教徒）认为上帝是灵魂，世界是肉体。

## 第十三章

关于那些认为只有理性的生物才是神性的一部分的人

## 第十四章.

（罗马）王国的扩张不适合归功于朱庇特。胜利女神（他们称她为女神）本身就足以全权处理所有这些事务。

## 第十五章

一个诚实的人是否应该渴望扩大他的帝国。（一个好人是否应该渴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

#### 第十六章.

罗马人在为每一件事和每一种行为指定几位神灵时，之所以需要把安息或安静之殿放在城门之外，原因何在？

#### 第十七章.

如果朱庇特是众神之首，胜利是否也是众神之一？

#### 第十八章

为什么命运女神和菲丽希缇（幸福）被封为女神。

#### 第十九章

关于一个叫“穆利布里斯女神”（命运夫人）的女神。

#### 第二十章

异教徒对美德和信仰的神化，以及他们对其他神灵的遗忘，如果这些神灵（“美德女神”与“信仰女神”）是真的话。

#### 第二十一章

不认识唯一真神的人至少应寻求美德和幸福。

## 第二十二章

瓦罗自诩传授给罗马人的异教诸神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些什么。

## 第二十三章

罗马人（他们崇拜众多的神）曾一度忽视唯有 Felicity（菲丽希缇、幸福之神）才是绝对充足的，也没有给予它神圣的尊荣。

## 第二十四章.

异教徒把神的礼物（恩赐）当作神本身来崇拜的理由是什么？

## 第二十五章

他们只崇拜一个神，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却把他当作幸福的赐予者。

## 第二十六章

关于众神要求他们的仆人上演的舞台剧。

## 第二十七章

大祭司斯凯沃拉讨论过的三种神。

## 第二十八章

罗马人孜孜不倦地崇拜这些神灵（偶像众神），对他们的帝国是否有任何好处？



## 第二十九章

关于预言罗马国家的力量和稳定的预言的虚假性

## 第三十章.

崇拜异教诸神之人的忏悔，出自他们自己之口。

## 第三十一章

关于——瓦罗拒绝接受流行的观点，以及他虽然不知道真神，却相信只有一个神。

## 第三十二章

世界上的君王有什么理由在他们征服的地方允许那些虚假的宗教。

## 第三十三章

上帝为世间万物的存续规定了时间，包括在地上的每一个国家

## 第三十四章

关于犹太人的王国，只要他们坚守宗教的真理，唯有上帝不动摇他们的王国。

=====

=====

=====

=====

=====

第五卷 【第 466 页】

第一章

罗马帝国和其他任何王国都不是靠运气或星象建立起来的

第二章.

关于孪生兄弟身体健康的相合与相异，以及许多其他意外情况

第三章

关于占星家尼基迪乌斯在双胞胎问题上的论证，是从陶轮上得出的。

第四章

关于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以及他们的状况和品质的多样性。

第五章

数学家如何被定罪为虚荣。

## 第六章

关于异性双胞胎

## 第七章.

关于婚期、播种期和收割期的选择。

## 第八章.

关于那些不把星象的位置称为命运，而认为原因取决于神的旨意的人的观点。

## 第九章.

关于上帝的预知和人的选择自由；反对西塞罗的观点。

## 第十章.

必然性对人的意志是否有支配力。

## 第十一章.

神的普世旨意，掌管万有，包含万有。

## 第十二章.

古罗马人如何从真神手中获得王国的增长，尽管他们从未敬拜过

真神。

### 第十三章.

关于野心，野心是一种恶习，但在这里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它能抑制本性更坏的恶习。

### 第十四章

我们要避免这种对人类荣誉的渴望：义人的荣耀完全属于上帝。

### 第十五章.

关于上帝赐予罗马人美德的属世奖赏

### 第十六章.

永恒之城（上帝之城）是赐予圣徒的奖赏；罗马人的美德典范对他们也有用

### 第十七章

罗马人的战争成果，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与他们交战的人。

### 第十八章.

罗马人为他们的世俗之城（罗马）和人类的荣耀（虚荣）做了如此之多的事情，——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避免自夸他们为永恒之国所做的事情。

## 第十九章

对荣耀的渴望与对统治的渴望之间的区别。

## 第二十章

为人类的“荣耀”服务与顺从肉体的享乐一样，都会使（真正的）美德蒙羞。

## 第二十一章

真神的手和旨意决定了世界的一切，他命令并处置了罗马人的君主制。

## 第二十二章.

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都由上帝支配。

## 第二十三章

关于哥特人崇拜偶像的国王拉达盖苏斯和他的全军被杀的战役

## 第二十四章

基督徒皇帝的幸福状态与真理。

## 第二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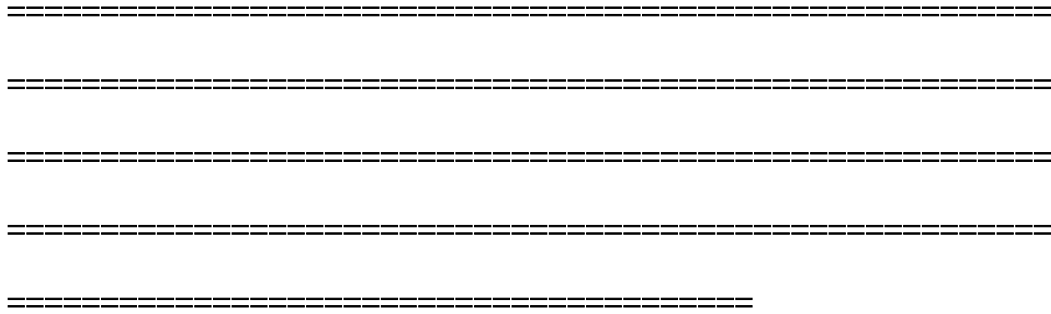
关于上帝赐予皈依基督信仰的皇帝君士坦丁的繁荣财产

## 第二十六章

关于狄奥多西皇帝的信仰和奉献。

## 第二十七章.

奥古斯丁对那些反对之人的抨击



## 第六卷 【第 545 页】

### 第一章

关于那些申明他们崇拜这些神明（偶像众神）是为了永生（或死后的来生）而不是为了暂时的（属世）尊荣的人。

### 第二章

瓦罗对异教诸神的看法，他揭示了诸神的种类和祭仪，但为了更

加虔诚，他应当对此保持沉默

### 第三章

瓦罗把他那本论古代文物的书分成人事和神事两部分

### 第四章

从瓦罗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众神的崇拜者认为人类的事物比神灵的事物更古老。

### 第五章.

关于瓦罗所记的三种神性：神话的、自然的和政治（民事）的。

### 第六章.

反对瓦罗的神话和政治（民事）神学。

### 第七章.

神话中的神与民间的神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似性。

### 第八章.

关于异教教师试图为他们的神所做的解释，包括自然解释。

### 第九章.

关于诸神的特殊职能。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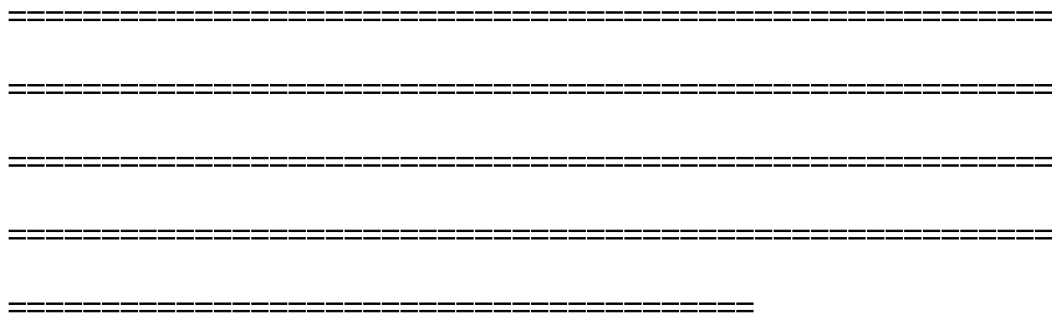
关于塞内加的自由，他对民间神学的抨击比瓦罗对神学的抨击更为激烈。

第十一章.

塞内加对犹太人的看法。

第十二章.

当万国偶像众神的虚荣一旦被揭露，当他们连世人今生的事物都无法给予帮助时，他们就无法赐予任何人永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第七卷 【第 597 页】



## 第一章

既然神性显然不存在于民间神学中，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神性存在于精选的神灵中。

## 第二章

谁是被选中的神，他们是否被认为可以免除普通神的职责。

## 第三章.

当更崇高的职位被分配给许多低等神灵时，选择某些神灵却没有任何理由。

## 第四章.

那些被默默埋葬的卑微的神灵，比那些被可耻地诽谤了过错的精选神灵更好用。

## 第五章

异教徒更深奥的生理学说。

## 第六章.

关于瓦罗认为上帝是世界的灵魂，但在他的手下有许多灵魂，这些灵魂都具有神性的观点

## 第七章

雅努斯和特米纳斯是两个神，这是否合乎情理？

第八章.

为什么雅努斯的崇拜者让他有两张面孔，却又让他有四面。

第九章.

将乔维（朱庇特）的力量和雅努斯的力量相提并论。

第十章.

雅努斯和乔维是否有正确的区别？

第十一章.

关于乔维的姓氏名字，都是指他，作为一个神，而不是许多神。

第十二章.

朱庇特也叫佩库尼亚。

第十三章.

当我们阐述萨腾和天才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朱庇特。

第十四章.

关于火星（马尔斯）和水星的功能。

## 第十五章

关于某些被异教徒称为神的星星。

## 第十六章.

阿波罗、戴安娜和其他被选中的神，被称为世界的一部分。

## 第十七章

就连瓦罗自己也宣称，他对诸神的看法是模棱两可的。

## 第十八章.

异教谬误兴起的一个更可信的原因。

## 第19章.

关于构成土星（萨腾）崇拜原因的解释

## 第二十章.

关于塞蕾丝-埃琉西娜的祭祀。

## 第二十一章

关于为纪念利伯而举行的仪式的可耻性。

## 第22章.

关于海神、萨拉西亚和维尼莉亚

## 第23章.

关于大地，瓦罗认为大地是女神，因为他认为是神的世界的灵魂也渗透到她身体的最底层，并赋予它神力。

## 第二十四章

关于泰勒斯（大地）的姓氏及其含义，虽然这些姓氏表明了许多属性，但它们并不代表有相应数量的神。

## 第二十五章

希腊圣贤学说对阿提斯残割的解释。

## 第二十六章

这位伟大母亲祭品的肮脏。

## 第二十七章

关于那些既不崇拜真正的神，也不使用属于神的崇拜的自然主义者的臆想。

## 第二十八章

瓦罗关于神学的学说与神学本身并不相符。

## 第二十九章

自然主义者所说的世界万物，都应归于上帝。

### 第三十章.

如何将造物主与被造物区分开来；这样，人们所崇拜的神就不是一个，而是一个作者的作品。

### 第三十一章.

上帝赐给真理信徒的恩惠，超过了他的一般恩惠。

### 第三十二章

基督救赎我们的奥秘，在先前的时代并不模糊，而是以不同的含义不断暗示。

### 第三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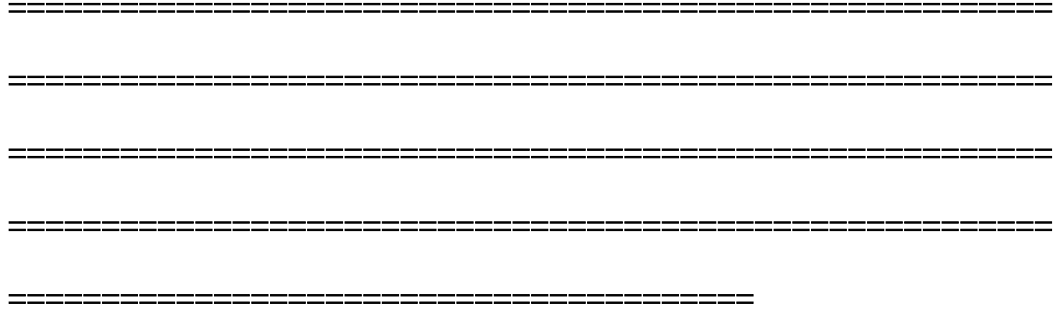
只有通过基督教，那些以人的错误为乐的恶灵的欺骗才会显现出来。

### 第三十四章

关于努玛-庞皮利乌斯的书，元老院下令将其焚毁，以免其中所记载的神圣仪式的原因为人所知。

### 第三十五章.

关于努玛被水中的恶魔形象所迷惑的水魔法。



## 第八卷 【第 669 页】

### 第一章

自然神学的问题应该与那些追求更卓越智慧的哲学家们一起讨论。

### 第二章.

关于两个哲学家学派，即意大利学派和爱奥尼亚学派及其创始人。

### 第三章.

苏格拉底哲学。

### 第四章.

关于苏格拉底弟子中的佼佼者柏拉图，以及他对哲学的三重划分。

## 第五章.

我们必须特别与柏拉图主义者就神学问题进行争论，他们的观点优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观点。

## 第六章.

关于柏拉图派在哲学中被称为“物理”的部分的含义。

## 第七章

柏拉图派在逻辑学（即理性哲学）方面比其他哲学家高明得多。

## 第八章.

柏拉图派在道德哲学方面也居于首位。

## 第九章

最接近基督教的哲学。

## 第十章.

基督教的优越性高于所有哲学家的科学。

## 第十一章.

柏拉图从何处获得使他如此接近基督教教义的知识？

## 第十二章.

柏拉图主义者虽然说这些话是关于唯一真神的，但他们认为神圣的仪式是为了纪念许多神。

## 第十三章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他把神定义为完全善良的生命和美德之友。

## 第十四章.

有人说，有理性的灵魂分为三种，即天神的灵魂、空中恶魔的灵魂和地面人类的灵魂。

## 第十五章

恶魔并不比人类好，仅因为他们有空中的身体，也不因为他们有优越的居所。

## 第十六章.

柏拉图主义者阿普列乌斯是如何看待恶魔的举止和行为的？

## 第十七章.

人类崇拜那些必须摆脱恶习的神灵（偶像众神）是否合适？

## 第十八章.

教导人们应该借助恶魔的鼓吹来获得善神的青睐，这是什么样的



宗教？

第十九章.

关于依赖恶灵帮助的魔法的不虔诚。

第二十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善良的神灵比人类更愿意与恶魔交往？

第二十一章.

诸神是否利用恶魔作为信使和翻译者，他们是否自愿、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魔欺骗。

第二十二章.

尽管阿普列乌斯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们必须拒绝对恶魔的崇拜。

第二十三章.

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对偶像崇拜的看法，以及他从何处得知埃及的迷信将被废除。

第二十四章

赫耳墨斯公开承认了他祖先的错误，但他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感到悲哀。

## 第二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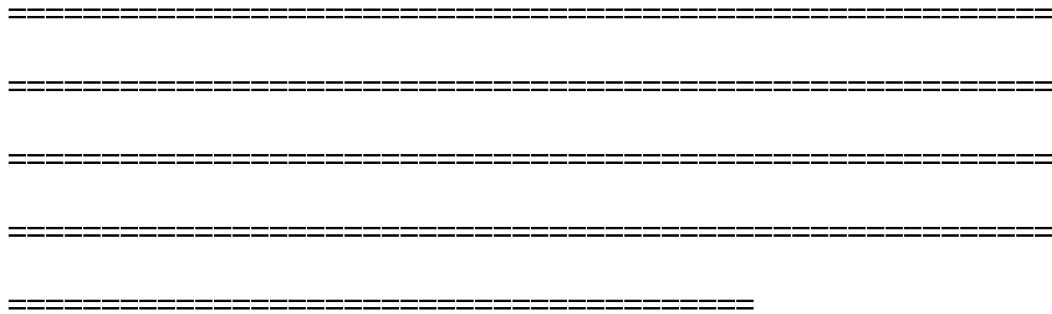
关于神圣天使和人类共有的事物。

## 第二十六章

异教徒的所有宗教都与死人有关。

## 第二十七章

关于基督徒对殉道者的尊敬的性质



## 第九卷 【第 746 页】

### 第1章.

讨论到了哪一步，还有什么要处理的。

### 第2章.

在比神更低等的恶魔中，是否有善良的精灵，在他们的守护下，人类的灵魂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幸福。

### 第3章.

阿普列乌斯虽然没有否认恶魔的理性，但却没有赋予他们美德。

### 第4章.

佩里帕蒂（Peripatetics）和斯多葛派关于精神情感的观点。

### 第五章.

攻击基督徒灵魂的激情并没有引诱他们堕落，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美德。

### 第六章.

根据阿普列乌斯的说法，恶魔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们（恶魔）的激情使恶魔激动不已。

### 第七章.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诗人错怪了众神，因为他们把众神描写成被党派情绪所迷惑，而受党派情绪支配的是魔鬼，而不是众神。

### 第八章.

阿普列乌斯如何定义天上的神、空中的魔和地上的人。

### 第九章.

恶魔的代祷是否能使人类获得天神的友谊。

#### 第十章.

普罗提诺认为，人的肉体是必死的，比起肉体永恒的恶魔来，人更不可怜。

#### 第十一章.

关于柏拉图派的观点，即人的灵魂在脱离肉体后会变成魔鬼。

#### 第十二章.

柏拉图主义者用三种相反的性质来区分人和恶魔的性质。

#### 第十三章.

如果恶魔与神和人都没有共同之处，既不像神那样有福，也不像人那样悲惨，他们怎么能在神和人之间进行调解（中介）呢？

#### 第十四章.

人虽是凡人，能否享受真正的福气。

#### 第十五章.

基督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 第十六章.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天神拒绝与世间万物接触，拒绝与人交往，因此他们（人）需要恶魔的帮助，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 第十七章.

要想得到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分享至高无上的善，人需要这样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不是由魔鬼提供的，而是唯独由基督提供的。

#### 第十八章

欺骗人的魔鬼，虽然许诺通过他们的说情把人引向上帝，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人偏离真理的道路。

#### 第十九章

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崇拜者中，“恶魔”这个名字也从来没有好的含义。

#### 第二十章.

关于使恶魔膨胀的知识。

#### 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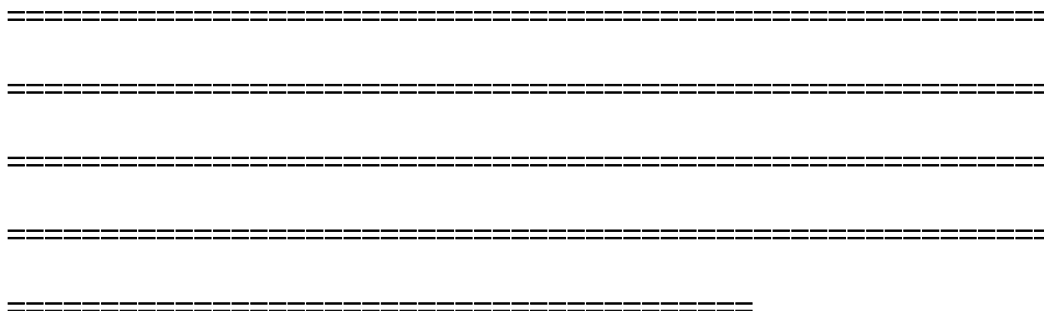
主（耶稣基督）在多大程度上乐意让魔鬼认识他自己。

#### 第二十二章.

圣天使的知识与鬼魔的知识的区别。

## 第二十三章

神的名称被错误地赋予了外邦人的神，尽管《圣经》将其用于神圣的天使和正义的人。



## 第十卷 【第 795 页】

### 第一章

柏拉图主义者自己已经认定，只有上帝才能赋予天使或人类幸福，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指示我们崇拜的那些使我们获得幸福的神灵，是希望把祭品献给他们自己，还是只献给唯一的上帝，这仍然是个问题。

### 第二章.

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关于自上而下的启蒙的观点。

### 第三章

柏拉图主义者虽然对宇宙的创造者有所了解，但却误解了对上帝的真正崇拜，他们把神圣的荣誉赋予了天使，无论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

### 第四章.

这种祭祀只应献给真神。

### 第五章

上帝并不要求人们献祭，但却希望人们献祭来展示他所要求的东  
西。

### 第六章

真正完美的献祭

### 第七章.

圣天使的爱促使他们希望我们敬拜唯一的真神，而不是他们自己。

### 第八章.

关于上帝屈尊通过天使的传道来显示的奇迹

### 第九章

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采用了其中的一些（神迹），而抛弃了另一

些。

#### 第十章.

关于神术，它承诺通过召唤恶魔来净化灵魂。

#### 第十一章.

关于波菲利写给阿尼波的书信，他在信中询问了关于恶魔之间差异的信息。

#### 第十二章.

关于真神通过圣天使的传道所行的神迹

#### 第十三章

关于看不见的神，他时常显明自己，不是显明他的真实面目，而是显明观看者所能忍受的景象。

#### 第十四章.

敬拜独一的神，不仅是为了永恒的祝福，也与世俗的繁荣有关，因为万事万物都由神的旨意调节。

#### 第十五章

关于圣天使的使命，他们藉此完成上帝的旨意。



## 第十六章.

在这个关于幸福的问题上，我们是应该相信那些拒绝神圣崇拜，把一切都归于一个神的天使，还是应该相信那些要求神圣崇拜的天使。

## 第十七章.

关于约柜，以及上帝为律法和应许作见证的神迹。

## 第十八章

有人否认教会的书籍（圣经）中记载了上帝的子民受教育的神迹。

## 第十九章

关于按照真正的宗教所教导的，向唯一真正的、看不见的神献上看得见的祭物的合理性。

## 第二十章

神与人之间至高无上的真正献祭是由中保（耶稣基督）实现的。

## 第二十一章

说到鬼魔为试炼和荣耀圣徒而得到的权柄，圣徒不是靠唆使空中的灵，而是靠住在神里面而得胜。

## 第二十二章

圣徒从哪里获得对抗恶魔的力量和真正的心灵净化？

第二十三章.

根据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灵魂净化的原则是什么？

第二十四章

关于唯一能净化和更新人性的真正原则

第二十五章

所有的圣徒，无论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律法之前，都因信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而称义。

第二十六章.

关于波菲利在敬拜真神和崇拜恶魔之间摇摆不定的弱点。

第二十七章.

波菲利的不虔诚，甚至比阿普列乌斯的错误还要糟糕。

第二十八章

波菲利为什么如此盲目，以至于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智慧—基督。

第二十九章

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柏拉图主义者羞于承认。

### 第三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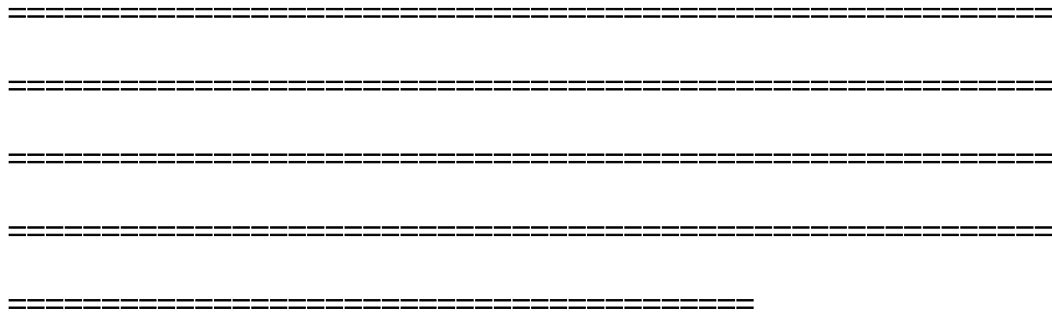
波菲利对柏拉图主义的修改。

### 第三十一章

反对柏拉图主义者断言人类灵魂与上帝同在的论点。

### 第三十二章.

关于灵魂解脱的普遍途径，波菲利没有找到它，因为他没有正确地寻找它；只有基督的恩典开启了它。



## 第十一卷 【第 900 页】

### 第一章

在这部分作品中，我们开始解释两座城市的起源和结局。

## 第二章.

关于对上帝的认识，除非通过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即基督耶稣，否则没有人能达到。

## 第三章.

关于圣灵所撰正典圣经的权威。

## 第四章.

世界既不是无始无终的，也不是由上帝的一项新命令创造出来的，上帝在此之后所要做的，是他以前没有做过的。在所有看得见的事物中，世界是最伟大的；在所有看不见的事物中，上帝是最伟大的。

## 第五章.

我们不应该试图去理解世界之前的无限时间，也不应该去理解无限的空间。

## 第六章

世界和时间都有一个起点，一个起点并不预示另一个起点。

## 第七章

关于最初的日子性质，据说在有太阳之前就有早晨和傍晚。

## 第八章.

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在做完六天的工作之后，在第七天休息。

## 第九章.

关于天使的创造，圣经教导我们相信什么？

## 第十章.

圣父、圣子、圣灵，简单而不变的三位一体的一位神，在他里面，本质和品质是相同的。

## 第十一章.

堕落的天使是否享受过圣洁的天使从被造之初就一直享受的福分。

## 第十二章.

将尚未获得神圣奖赏的义人的福分与我们在乐园中的始祖父母的福分进行比较。

## 第十三章

是否所有天使都是在一种共同的幸福状态下被创造出来的，以至于那些堕落的天使并不知道他们会堕落，而那些站立着的天使则在堕落者毁灭之后得到了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保证。

#### 第十四章

关于魔鬼的解释是，“他没有住在真理里，因为真理不在他里面”。

#### 第十五章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句话的含义

#### 第十六章.

关于生物的等级和差别，是根据它们的功用，或根据存在的自然等级来估计的。

#### 第十七章.

邪恶的缺陷不是天性，而是与天性相反，它的起源不是造物主，而是意志。

#### 第十八章

宇宙之美，在上帝的旨意下，因着对立面的对立而变得更加灿烂。

#### 第十九章.

我们似乎可以从“上帝将光明从黑暗中分开”这句话中理解到什么。

#### 第二十章

在光与暗分离之前的一句话中：“上帝看见光是好的。”（创世纪1：

4)

## 第二十一章

上帝永恒不变的知识 and 旨意，使他所造的一切在永恒的设计和实际的结果上都使他喜悦。

## 第二十二章

有些人不赞成造物主创造的美好事物中的某些东西，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自然的邪恶。

## 第二十三章.

奥利的学说所包含的错误。

## 第二十四章.

关于神圣的三位一体，以及散布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三位一体存在的迹象。

## 第二十五章

哲学分为三个部分。

## 第二十六章

关于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的形象，即使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们也能在人性中找到某种形式的形象。

## 第二十七章.

关于存在，关于对存在的认识，关于对两者的爱。

## 第二十八章

我们是否应该爱我们的存在、和我们对它（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认识的爱本身，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神圣三位一体的形象。

## 第二十九章

关于圣天使认识上帝本质的知识

## 第三十章

数字“六”的完美性，“六”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数字。

## 第三十一章

关于第七日，第七日是完整和安息的日子。

## 第三十二章.

关于他们认为天使先于世界被造的观点

## 第三十三章

关于天使的两个不同的群体，用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名称来表示并无不妥。



## 第三十四章

在谈到穹苍将水分开时，天使的意思是什么？

---

---

---

---

---

---

---

---

---

---

## 第十二卷 【第 982 页】

### 第一章

天使在受造时的本性，无论善天使还是恶天使，都是一样的。

### 第二章

没有与神性相反的实体，因为非实体似乎是与至高无上、永远存在的神完全相反的东西。

### 第三章

上帝的敌人之所以如此（背离上帝），不是因为（他们在被造时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因为（他们自己的）意志

伤害了他们，也就伤害了善良的本性；因为如果恶行不伤害人，那就不是恶行。

#### 第四章.

无理性和无（道德）生命的生物的本性，它们的种类和秩序并不破坏宇宙的美。

#### 第五章

在所有的（受造物的）本性中，无论何种种类和等级，上帝都是荣耀的。

#### 第六章.

善天使蒙福的原因是什么？恶人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 第七章.

我们不应该寻找恶毒意志的原因。

#### 第八章.

关于颠倒的爱，意志由此从永恒不变的善（上帝自己）转向易变的善。

#### 第九章.

创造了天使本性的主（上帝），是否也通过圣灵把爱注入他们，

从而使他们的意志成为善的。

#### 第十章.

把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世界过去的历史是虚假的。

#### 第十一章.

有些人认为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无数个世界的解体和生成，或者是这个世界在若干年后的解体和生成。

#### 第十二章.

如何回答这些以人类的诞生时间太短为由而对人类的创造提出质疑的人呢？

#### 第十三章

关于时代的循环，一些哲学家认为，经过某个固定的周期之后，万物将重新回到最初的秩序和形式。

#### 第十四章.

关于人类在时间中的创造，这是由上帝创造的，并非出于（上帝的）新意或意志的改变。

#### 第十五章

为了维护上帝永恒的统治权，我们是否必须假定他一直有受造之

物可以统治，以及如何认为受造之物（包括天使）一直是被创造的，而不是与上帝同在的（即，天使不是与上帝同为永恒、来自亘古永恒）。

#### 第十六章.

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在“永恒的时代”之前许下的永生的应许。

#### 第十七章.

为上帝不变的旨意辩护，反对那些把上帝的作为从永恒绕来绕去，从一个状态绕到另一个状态的人。

#### 第十八章

反对那些断言无限的事物不能被上帝的知识所理解的人

#### 第十九章

世界无穷无尽，或万古长青。

#### 第二十章

有人断言：“享有真正和完美祝福的灵魂必须在这些周期性的轮回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劳动和苦难中去”。——但这种说法是不虔诚的。

#### 第二十一章

最初只创造了一个人，而人类是在他身上创造的。

## 第二十二章

上帝预知第一个人会犯罪，同时他也预知会有那么多虔诚的人因他的恩典而进入天使的行列。

## 第二十三章

关于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灵魂的本质。

## 第二十四章

天使是否可以被称为是任何东西的创造者，哪怕是最微小的东西？

## 第二十五章

只有上帝才是各种生物的创造者，无论其（受造物的）性质或形式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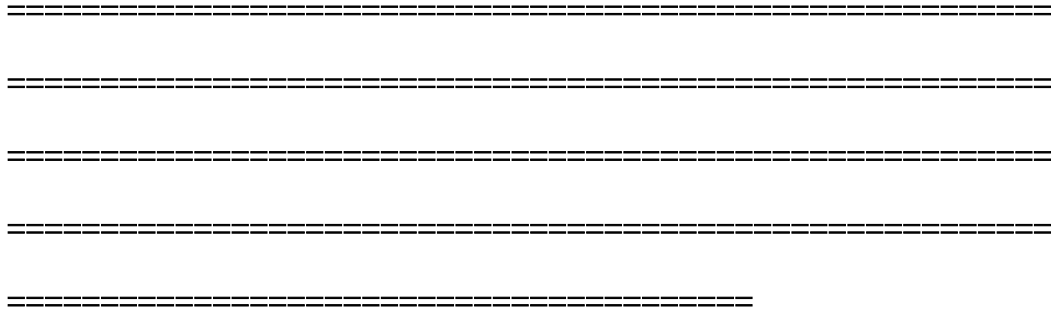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六章

关于柏拉图派的观点，即——天使本身确实是上帝创造的，但后来他们（天使）创造了人的身体。

## 第二十七章

人类的全部都包含在第一个人（亚当）身上，上帝在他身上看到

了人类中应该受到尊敬和奖赏的部分，以及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部分。



### 第十三卷 【第 1069 页】

#### 第一章

第一个人的堕落导致了死亡。

#### 第二章

不朽的灵魂会受到死亡的影响，而肉体也会受到死亡的影响。

#### 第三章

由于我们的始祖的罪而降临到所有人身上的死亡，是否就是罪的惩罚，甚至对善良的人也是如此。

#### 第四章

为什么死亡，即罪的刑罚，不会从那些因重生的恩典而从罪中赦免的人身上免除呢？

## 第五章

就像愚人恶用本来为善的律法，所以善人善用本来为恶的死亡

## 第六章

一般而言，死亡的恶，被视为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 第七章

关于未受洗者因承认基督而受的死。

## 第八章

圣徒（基督徒殉道者）为真理的缘故受了第一次死，就免去了第二次的死亡。

## 第九章

我们是否应该说，感觉停止的（第一次）死亡时刻，是发生在临终者的（活人的）经历中，还是发生在死者的（已死）经历中。

## 第十章

凡人的生命，与其说是生命，不如说是死亡。

## 第十一章

一个人能否同时既活着又死了。

## 第十二章

当上帝威胁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说，如果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就必死无疑时，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 第十三章

我们的始祖犯罪的第一个惩罚是什么？

## 第十四章

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处于什么状态；他（人）又因自己的意愿堕落到什么地步。

## 第十五章

亚当犯罪离弃上帝之后，上帝才离弃了他；他（上帝）的离弃是（亚当）灵魂的第一次死亡。

## 第十六章

某些哲学家认为，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不是惩罚（而是解脱）；尽管柏拉图描述了，至高无上的神（上帝）对下位神的承诺，即他们（“下位神”）永远不会从他们的身体中解脱出来。



## 第十七章

反对那些断言尘世的躯体无法变得不朽和永恒的人。

## 第十八章

（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家们认为，地上的躯体不可能在天上，因为凡是地上的东西都会因其自然的重量而被吸引到地上。

## 第十九章

反对那些不相信原始人（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就会不朽的人的观点。

## 第二十章

现在安息的肉体将升华到我们始祖的肉体所没有的完美境界。

## 第二十一章

关于乐园（伊甸园），可以从灵性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必牺牲关于真实地点的叙述的历史真实性。

## 第二十二章

圣徒复活后的身体是属灵的，但肉体不会变为精神。

## 第二十三章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动物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或者说，在亚当里

死了的人和<sup>在基督里</sup>活了的人。

## 第二十四章

我们必须如何理解上帝的“吹气”，“第一个人因此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当主说“你们要接受圣灵”时，他也是通过这种“吹气”将圣灵传达给门徒的。

---

---

---

---

---

---

---

---

## 第十四卷 【第 1148 页】

### 第一章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許多人，第一个人的悖逆就会使所有人陷入第二次死亡的无尽苦难之中。

### 第二章

肉体的生活，不仅指活在肉体的放纵中，也指活在内心的恶习中。

### 第三章

罪不是由肉体造成的，而是由灵魂造成的，罪所造成的败坏不是罪本身，而是罪的惩罚。

#### 第四章

按人而活是什么，按神而活又是什么。

#### 第五章

柏拉图派关于肉体 and 灵魂本质的观点并不像摩尼教派的观点那么值得指责，但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也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把恶习的根源归结为肉体的本质。

#### 第六章

人类意志的特性使灵魂的情感变得正确或错误。

#### 第七章

凡立志爱上帝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人，不是按照人，而是按照上帝而活；就因为这种爱而被称为善意；这在圣经中通常被称为慈善，但即使在同一本书（圣经）中，它也被称为爱。

#### 第八章

斯多葛学派承认智者的灵魂中存在着三种扰乱，但不包括悲痛或忧伤，这三种扰乱是人的心灵不应该经历的。

## 第九章

关于义人生活中表现为正确情感的灵魂扰动。

## 第十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我们在伊甸园的始祖在犯罪之前，是没有任何不安的。

## 第十一章

关于第一个人的堕落，他的本性被创造为善，只有通过创造者才能恢复。

## 第十二章

关于人类第一宗罪的性质。

## 第十三章

在亚当的罪中，邪恶的意志先于邪恶的行为。

## 第十四章

罪中的骄傲比罪本身更可怕

## 第十五章

我们的始祖因不顺服所受的惩罚是公正的。

## 第十六章

淫欲之恶——这个词虽然适用于许多恶行，却特别适用于性不洁。

## 第十七章

我们的始祖在犯了卑鄙可耻的罪之后所看到的赤身露体。

## 第十八章

所有性交都是羞耻的。

## 第十九章

现在需要用智慧来抑制愤怒和情欲，而在人类犯罪之前是不需要的。

## 第二十章

关于犬儒学派的愚蠢兽性。

## 第二十一章

人类的犯罪并没有取消在其犯罪之前就已（被上帝所）宣布的生育之福，而是使其染上了情欲之病。

## 第二十二章

夫妻结合是上帝最初创造和祝福的。

## 第二十三章

如果人没有犯罪，天堂里是否也会发生世代交替，或者那里是否会有贞洁与情欲的争斗。

## 第二十四章

如果人在乐园中保持纯真和顺从，那么生殖器官就会像其他器官一样服从意志。这样，男人就会按需要播种，女人就会按需要接受，生殖器官就会按意志活动，而不是按情欲活动。

##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幸福，今生无法享受。

## 第二十六章

我们应当相信，在伊甸园里，我们的始祖（若没有犯罪，本来可以）生儿育女，没有羞耻。

## 第二十七章

天使和人犯了罪，他们的邪恶并没有扰乱上帝的旨意。

## 第二十八章

关于地上和天上两座城的性质。

---

---

---

---

---

---

第十五卷 【第 1239 页】

第一章

人类从最初到最后分为两系。

第二章

肉身的儿女和应许的儿女。

第三章

撒拉的不生育因神的恩典而有了结果。

第四章

关于地上之城（人类之城）的冲突与和平。

第五章

关于地上城市的创建者的自相残杀行为，以及罗马创建者的相应

罪行。

## 第六章

即使是上帝之城的公民，在这尘世的客旅、寄居之旅中，也会因罪的惩罚而遭受软弱，他们的软弱也会因上帝的眷顾关怀而得到医治。

## 第七章

该隐犯罪的原因和他的顽固，甚至连上帝的话语也无法制服。

## 第八章

该隐在人类历史上这么早建造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 第十章

关于希伯来手抄本和我们自己的手抄本对古人年龄的不同计算。

## 第十一章

关于玛土撒拉的年龄，似乎比大灾难多了 14 年。

## 第十二章

有些人不相信在原始时代，人的寿命有这么长。

## 第十三章



在计算年岁时，我们应该采用希伯来文版本还是七十士译本？

#### 第十四章

古代的岁月与我们的岁月一样长。

#### 第十五章

原始时代的人直到有记载说他们生儿育女的那一天才解除禁欲，这是否可信？

#### 第十六章

关于血亲之间的婚姻，现行法律无法约束最早时代的人。

#### 第十七章

关于从一个祖先中产生的两个父亲和领袖。

#### 第十八章

亚伯、塞特和以挪士对基督及其身体（教会）的意义

#### 第十九章

以诺升天所展示的意义。

#### 第二十章

该隐的后裔到第八代就结束了，而挪亚虽然是同一个父亲亚当的

后裔，却发现他是亚当的第十代。

##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该隐的儿子以诺一出场，家谱就一直延续到大洪水；而塞特的儿子以挪士一出场，家谱就又回到了人类的创造。

## 第二十二章

关于上帝之子的堕落，他们被人类的女儿所俘虏，除了八个人之外，所有人都在大洪水中丧生，这是罪有应得的。

## 第二十三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具有灵性的天使爱上了女人的美貌，并与她们结婚，由此诞生了巨人。

## 第二十四章

我们如何理解耶和华对那些将在洪水中灭亡的人所说的话

## 第二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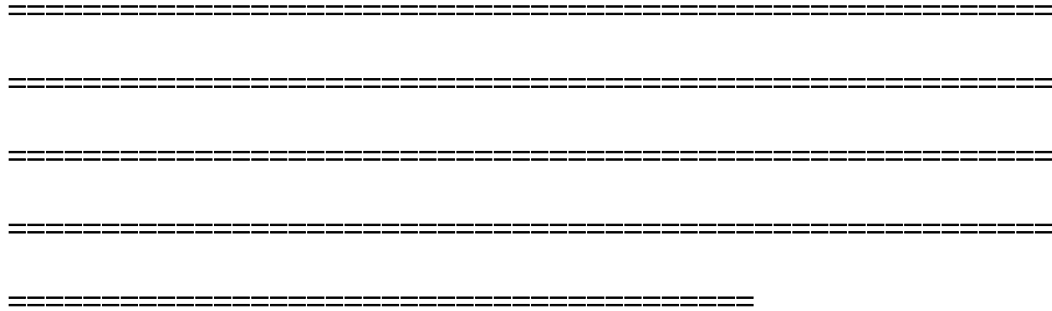
神的忿怒不会使他的心发狂（愤怒），也不会扰乱他不变的宁静。

## 第二十六章

挪亚奉命制造的方舟在各方面都是基督和教会的象征（预表）。

## 第二十七章

关于方舟和大洪水，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只接受历史而拒绝寓意解释的人，也不能同意那些只坚持比喻寓意而不坚持历史意义的人。



## 第十六卷 【第 1331 页】

### 第一章

大洪水之后，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是否还能找到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的家族。

### 第二章

挪亚的儿子们身上预示了什么。

### 第三章

挪亚三个儿子的世代。

#### 第四章

关于语言的多样性和巴比伦的建立。

#### 第五章

神变乱筑城者的语言。

#### 第六章

我们对上帝对天使说话的理解。

#### 第七章

即使是最遥远的岛屿，它们的物种是否也是从方舟里经过大洪水而保存下来的动物那里获得的？

#### 第八章

某些畸形人种是否来自亚当或挪亚的儿子。

#### 第九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在地下和我们相对的地方，也住着人类

#### 第十章

闪的家谱中，上帝之城一直保留到亚伯拉罕时代。

#### 第十一章

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是后来被称为希伯来语的语言，希伯来语来自希伯来人，当语言混乱时，希伯来语被保留在希伯来人的家族中。

## 第十二章

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时代，从这个时代开始了神圣继承的一个新时期。

## 第十三章

为什么在他拉（Terah）离开迦勒底人，移居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他的儿子拿鹤（Nahor）。

## 第十四章

他拉在哈兰度过了他的一生。

## 第十五章

亚伯拉罕迁徙的时候，他遵照神的诫命，从哈兰出去。

## 第十六章

关于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顺序和性质。

## 第十七章

在亚伯拉罕出生时，有三个最著名的王国，其中一个，即亚述，

已经非常显赫。

## 第十八章

神反复向亚伯拉罕说话，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 第十九章

当亚伯拉罕称撒拉为妹妹而非妻子时，神在埃及保护了她的贞洁。

## 第二十章

关于罗得和亚伯拉罕的离别，他们是在没有违背仁慈的情况下彼此同意的。

## 第二十一章

关于上帝的第三个应许，他保证将迦南地永远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 第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战胜了所多玛的敌人，将罗得从掳掠中解救出来，并得到了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

## 第二十三章

耶和华曾对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应许他子孙繁多，如同繁星之多；他信了这话，就被宣告为义，那时他还未受割礼。

## 第二十四章

当亚伯拉罕祈求被教导他所信的事时，他奉命献祭的意义。

## 第二十五章

撒拉的婢女夏甲，她自己想作亚伯拉罕的妾。

## 第二十六章

关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证明，上帝向年迈的亚伯拉罕保证，他将与不孕的撒拉生一个儿子，并任命他为万国之父，并以割礼的仪式来印证他对应许的信心。

## 第二十七章

男性如果不在第八天行割礼，就会失去灵魂，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约。

## 第二十八章

亚伯拉罕和撒拉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们因一个不能生育，一个年老体衰而无法再生，但却得到了生育的恩赐。

## 第二十九章

在幔利的橡树下，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或天使。

### 第三十章

罗得脱离的所多玛，被天火烧毁；亚比米勒的情欲不能伤害撒拉的贞洁。

### 第三十一章

以撒是照着应许而生的，他的名字是因父母的笑声而起的。

### 第三十二章

亚伯拉罕的顺从和信心，以他的儿子献祭为证；以及撒拉的死

### 第三十三章

以撒娶了拿鹤的孙女利百加为妻。

### 第三十四章

我们如何理解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娶基土拉为妻

### 第三十五章

神的回答说明了什么，——当这对双胞胎（以扫、雅各）仍然在他们母亲利百加的腹中的时候。

### 第三十六章

关于以撒接受的神谕和祝福，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他（亚伯拉罕）的缘故被爱。



### 第三十七章

以扫和雅各的神秘预言

### 第三十八章

关于雅各去美索不达米亚娶妻的使命，以及他在途中梦见的异象，还有他在寻找一个妻子时得到了四个女人。

### 第三十九章

雅各又被称为以色列的原因。

### 第四十章

为什么说雅各带着七十五个人进了埃及，而其中提到的大多数人都都是后来才出生的。

### 第四十一章

关于雅各应许给他儿子犹大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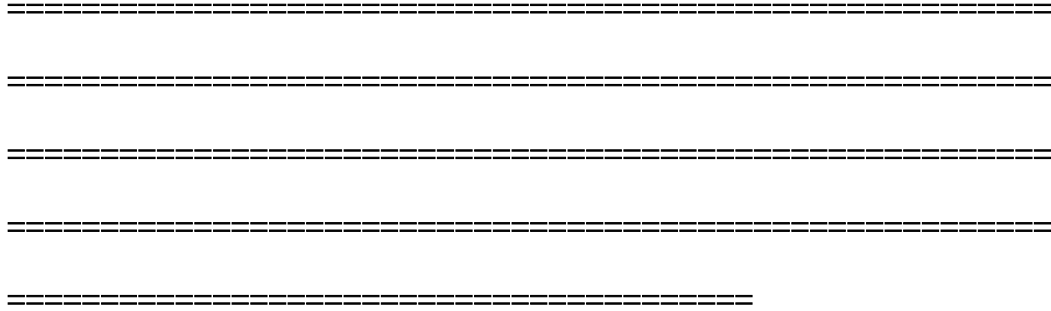
### 第四十二章

关于雅各祝福的约瑟的儿子，预言性地交错了他的手。

### 第四十三章

摩西时代；嫩之子约书亚；士师与列王；扫罗是第一位王；大卫

是最重要的王，根据圣事和品德



## 第十七卷 【第 1432 页】

### 第一章

先知时代

### 第二章

神关于迦南地的应许在何时应验，甚至连肉体的以色列人也得到了迦南地。

### 第三章

预言有三重含义，一层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一层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层同时是指地上和天上的耶路撒冷。

### 第四章

关于以色列王国和祭司的预言变化，以及关于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预言的事情，她是教会的化身。

## 第五章

有一位神人藉着圣灵对祭司以利所说的话，表示按亚伦所任命的祭司职分要被取消。

## 第六章

犹太人的祭司和王国，虽然应许要永远建立，但并没有继续下去；因此，应该理解为永恒的其他事物。

## 第七章

以色列王国的分裂，预示着属灵的以色列与属肉体的以色列的永久分裂。

## 第八章

关于大卫在他儿子身上所作的应许，这些应许绝不是在所罗门身上实现的，而是在基督身上最完全地实现了。

## 第九章

《诗篇》第 89 篇中关于基督的预言与《撒母耳记》中拿单的预言所应许的是何等相似。

## 第十章

地上耶路撒冷王国的行为与神所应许的何等不同，因此应许的真理应被理解为与另一位王（耶稣基督）和王国（基督国度）的荣耀有关。

## 第十一章

上帝子民的本质存于基督之中；只有基督有力量救他自己的灵魂出阴间

## 第十二章

当他在诗篇中说：“主啊，你亘古的怜悯在哪里？”等等时，对应的恳求应被理解为属于谁。

## 第十三章

所应许的和平是否可以归因于所罗门统治下的时代。

## 第十四章

大卫在写作诗篇时所关注的问题。

## 第十五章

诗篇中预言的有关基督和教会的所有事情是否都应写入这部著作的正文中。

## 第十六章

《诗篇》第 45 篇中公开或隐晦地提到的与基督和教会有关的事情。

## 第十七章

诗篇第 110 篇中与基督的神职有关的事，第 22 篇中与基督的受难有关的事。

## 第十八章

《诗篇》第 3、41、15 和 68 篇预言了主的死亡和复活。

## 第十九章

关于《诗篇》第 69 篇，其中揭示了犹太人的顽固不化。

## 第二十章

关于大卫的统治和功绩；关于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及与基督有关的预言，这些预言见于他（所罗门）所写的书中。

## 第二十一章

所罗门之后的犹太和以色列诸王

## 第二十二章

耶罗波安用偶像崇拜的不虔诚亵渎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然而，

在这期间，上帝并没有停止启发先知，保护许多人远离偶像崇拜的罪行。

### 第二十三章

关于两个希伯来王国（“犹大国”与“以色列国”）的不同状况，直到两个王国的人民在不同时期被掳，犹大国后来被召回他的王国（即，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最后落入罗马人的手中（即，被罗马人统治）。

### 第二十四章

在犹太人历史的晚期出现的先知，以及福音书中提到的基督诞生时的先知

=====

=====

=====

=====

=====

## 第十八卷 【第 1516 页】

### 第一章

十七卷（即上一卷）中所讨论的那些直到救世主时代的事情。

## 第二章

从亚伯拉罕的兴起算起，地上之城（尘世之城）的国王和时代与圣徒的时代同步。

## 第三章

当亚伯拉罕在他一百岁时生下以撒，当以撒在他六十岁时从利百加那里生下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时，亚述和西西翁有哪些国王在位。

## 第四章

雅各和他儿子约瑟的时代。

## 第五章

阿尔戈斯国王阿庇斯；埃及人称他为塞拉庇斯，并对他顶礼膜拜。

## 第六章

雅各死在埃及的时候，谁是阿尔戈斯和亚述的国王。

## 第七章

约瑟死在埃及时谁是国王

## 第八章

摩西出生时有哪些国王，当时开始崇拜哪些神。

## 第九章

雅典城是何时建立的？

## 第十章

瓦罗对 Areopagus 一词和 Deucalion 的洪水的报道。

## 第十一章

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的继任者嫩的儿子约书亚去世时，谁是国王。

## 第十二章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去世这段时间里，希腊国王设立的假神仪式。

## 第十三章

当士师开始统治希伯来人时，外邦人编造了哪些寓言故事？

## 第十四章

“神”学诗人。

## 第十五章



关于阿尔戈斯王国的衰落，萨图恩之子皮库斯第一次继承了他父亲的洛伦图姆王国。

## 第十六章

据说，特洛伊被毁后，迪奥米德被置于众神之中，而他的同伴则变成了鸟。

## 第十七章

瓦罗所说的人的不可思议的变形。

## 第十八章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恶魔之术给人类带来的变形？

## 第十九章

埃涅阿斯来到意大利时，士师押顿统治着希伯来人。

## 第二十章

关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之后的王位继承。

## 第二十一章

拉提姆的国王，其中第一位和第十二位，埃涅阿斯和阿文提努斯，被封为神。

## 第二十二章

罗马是在亚述王国灭亡时建立的，当时希西家在犹大统治。

## 第二十三章

厄里斯安的西庇阿唱了许多关于基督的歌

## 第二十四章

希腊七贤盛行于罗穆卢斯统治时期，当时被称为以色列的十个部落被迦勒底人掳去，罗穆卢斯死后，神圣的荣誉加冕于他。

## 第二十五章

当塔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统治罗马，西底家统治希伯来，耶路撒冷被攻占，圣殿被推翻时，有哪些哲学家很有名。

## 第二十六章

犹太人被掳七十年后，罗马人也摆脱了国王的统治。

## 第二十七章

关于先知们的时代，他们的神谕被记载在书（圣经旧约）中，他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在罗马王国开始和亚述王国结束时针对外邦人的呼召。

## 第二十八章

何西阿和阿摩司预言的与基督福音有关的事

### 第二十九章

以赛亚预言了基督和教会的哪些事情

### 第三十章

弥迦、约拿和约珥的——与新旧约有关的预言的内容。

### 第三十一章

俄巴底亚、那鸿和哈巴谷关于基督拯救世界的预言。

### 第三十二章

哈巴谷的祈祷和歌谣中所包含的预言。

### 第三十三章

耶利米和西番雅在先知之灵的启示下，就基督和万国的呼召所说的话。

### 第三十四章

但以理和以西结，另外两位伟大先知的预言。

### 第三十五章

关于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三位先知的预言。

### 第三十六章

关于以斯拉和马加比书

### 第三十七章

先知的记录比任何外邦哲学的源泉都要古老。

### 第三十八章

教会正典不接受某些著作，因为它们太古老了，以免通过它们插入虚假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

### 第三十九章

关于希伯来文的文字，希伯来文一直都有。

### 第四十章

埃及人最虚伪的虚荣心，他们把自己的科学说成是十万年前的古老科学。

### 第四十一章

关于哲学观点的不一致，以及被教会奉为正典的圣经的一致。

### 第四十二章

上帝的旨意是如何将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使万国

皆知的。

#### 第四十三章

关于七十士译本的权威性；为了维护希伯来原文的荣誉，七十士译本胜过所有译本。

#### 第四十四章

如何理解对于尼尼微人毁灭的威胁，在希伯来文中是四十天，而在七十士译本中缩减为三天。

#### 第四十五章

圣殿重建后，犹太人不再有先知，从那时起直到基督降生，他们一直遭受着逆境，这证明了关于另一座圣殿（基督教会）的建造是先知们的应许。

#### 第四十六章

我们的救世主降生，道成肉身；正如预言所说，犹太人分散在万国之中。

#### 第四十七章

在基督教时代之前，是否有任何以色列种族之外的人属于天城（上帝之城）的团契。

## 第四十八章

哈该在预言中说，神家的荣耀要比最初的荣耀更大，这个预言不是在圣殿的重建中，而是在基督的教会中真正应验了。

## 第四十九章

教会的增长，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属世的后裔与属神的选民混杂在一起。

## 第五十章

福音的传扬，因着传道人的受苦而更加著名和有力。

## 第五十一章

大公教会的信仰甚至可以通过异端的分歧得到确认和加强。

## 第五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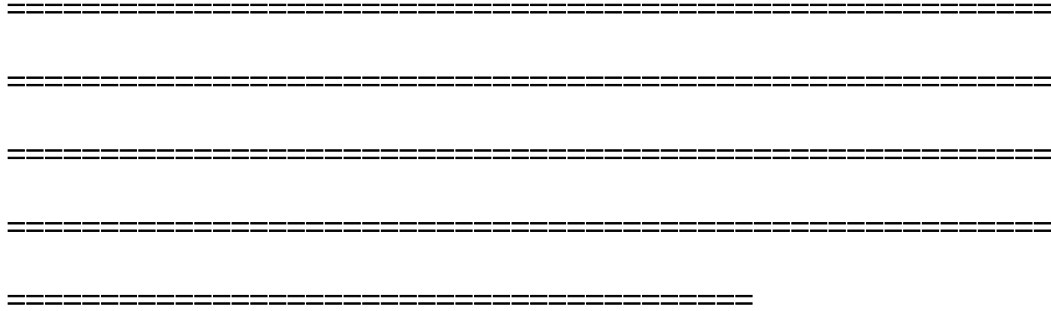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某些人的观点，即既然过去的十次迫害已经应验，那么第十一次迫害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迫害了，而第十一次迫害必须发生在敌基督的时代。

## 第五十三章

关于最后迫害的隐秘时间。

## 第五十四章

异教徒佯称基督教不会持续超过三百六十五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谎言。



## 第十九卷 【第 1643 页】

### 第一章

瓦罗指出，关于至善的各种观点可能会形成二百八十八个不同的哲学派别。

### 第二章

瓦罗如何通过消除所有不形成教派而只是次要问题的分歧，得出了关于主要善的三个定义，我们必须从中选择一个。

### 第三章

瓦罗追随安提阿哥和旧学院，他认为关于主要善的三种主要观点中哪一种更可取？

#### 第四章

基督徒对至善与至恶的看法与哲学家不同，哲学家认为至善就在他们自己身上。

#### 第五章

社会生活虽然是最令人向往的，但也经常受到许多苦恼的干扰。

#### 第六章

当真相被掩盖时，人类判断的错误

#### 第七章

语言的多样性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战争的苦难，即使是那些被称为正义的战争。

#### 第八章

只要今生的危险迫使我们忧心忡忡，好人的友谊就不能得到安稳。

#### 第九章

关于神圣天使的友谊，由于恶魔的欺骗，人们在今生无法确定这种友谊，因为恶魔束缚着多神主义崇拜者。

#### 第十章

圣徒经受了今生的考验之后所预备的得到的奖赏。



## 第十一章

关于永恒和平的幸福，它构成了圣徒的终极或真正的完美。

## 第十二章

即使是激烈的战争和人们的所有不安，也是为了实现每个人都渴望的和平这一个目的。

## 第十三章

自然法则在一切动乱中维护着普遍的和平，每个人都以公正的法官所规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 第十四章

关于天地间的秩序和法则，人类社会是由统治它的人来服务的。

## 第十五章

关于人本性中的自由和罪带来的奴役——在这种奴役中，意志邪恶的人是自己情欲的奴隶，尽管他对其他人来说是自由的。

## 第十六章

关于公平的统治。

## 第十七章

天城（上帝之城）与地城（尘世之城）之间，何者产生和平，何者产生不和。

## 第十八章

新学院（哲学流派）的不确定性与基督教信仰的确定性何其不同。

## 第十九章

关于基督徒的衣着和生活方式。

## 第二十章

圣徒今生在盼望中蒙福。

## 第二十一章

是否曾有一个罗马共和国，符合西塞罗对话著作中的、西庇阿的定义。

## 第二十二章

基督徒所侍奉的神是真正的神；只应向他（上帝）献祭。

## 第二十三章

波菲利讲述了众神的神谕对基督的回应。

## 第二十四章

为了证明罗马人和其他王国对人民和共和国的称谓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给它们下一个定义。

## 第二十五章

没有真正的宗教，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 第二十六章

与上帝疏远的人们所享有的“和平”，以及人们对它的利用；神的子民在此世作寄居、作客旅时对它（属世的“和平”）的使用。

## 第二十七章

事奉神的人的平安，在今生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 第二十八章

恶人的结局

=====

=====

=====

=====

=====

## 第二十卷 【第 1730 页】

## 第一章

虽然上帝总是在审判，但我们在本书中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最后的（终极）审判上是合理的。

## 第二章

在人类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上帝的审判是存在的，尽管我们无法辨别。

## 第三章

所罗门在《传道书》中关于善人和恶人所遭遇的事情的论述。

## 第四章

末日审判的证据将首先从新约，然后从旧约中引出。

## 第五章

救世主宣称世界末日将有神圣审判的经文。

## 第六章

什么是第一次复活，什么是第二次复活。

## 第七章

约翰启示录中关于两次复活和千年的记载，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合

理看法。

## 第八章

关于魔鬼的捆绑和释放。

## 第九章

圣徒与基督同在的千年统治是什么，它与永恒的国度有何不同。

## 第十章

对于那些认为复活只与肉体有关而与灵魂无关的人，该如何回答？

## 第十一章

关于歌革和玛各，当魔鬼在世界末日被释放时，他们会被魔鬼唤醒来迫害教会。

## 第十二章

从天降下的火吞灭他们，是否指恶人最后的刑罚。

## 第十三章

敌基督迫害的时间是否应计算在千年之内。

## 第十四章

关于魔鬼及其追随者的诅咒；以及关于所有死者肉身复活和最终报应审判的简述。

## 第十五章

谁是被大海、死亡交出的、受审判的死人。

## 第十六章

关于新天新地

## 第十七章

教会无尽的荣耀

## 第十八章

使徒彼得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 第十九章

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关于主的日子之前基督显现的信。

## 第二十章

同一位使徒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中关于死人复活的教导。

## 第二十一章

先知以赛亚关于死人复活和报应审判的言论。

## 第二十二章

好人出去看恶人受惩罚是什么意思？

## 第二十三章

但以理书中关于敌基督者的迫害、神的审判和圣徒的国度。

## 第二十四章

《大卫诗篇》中预言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经文。

## 第二十五章

关于玛拉基的预言，他在预言中提到了最后的审判，以及一些人将经历的净化惩罚。

## 第二十六章

关于圣徒献给神的祭物，这些祭物要讨神的喜悦，就像在原始时代和以前的岁月一样。

## 第二十七章

关于善恶的分别，这宣告了末日审判的鉴别力。

## 第二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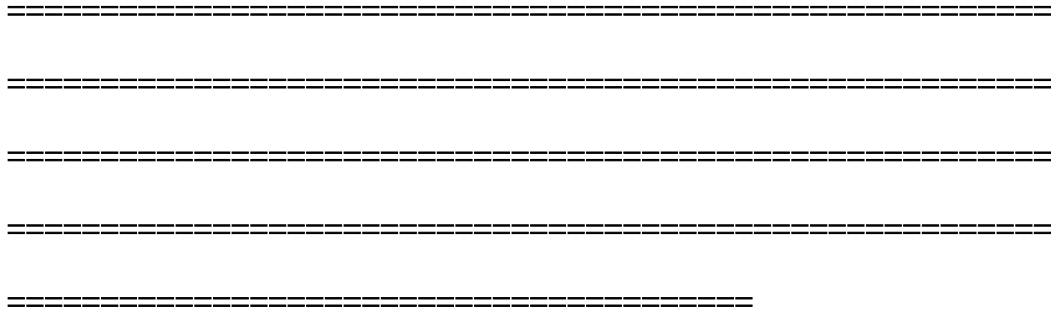
摩西的律法必须在灵性上理解，以排除肉体解释的可恶杂音。

## 第二十九章

以利亚在审判之前降临，犹太人可以通过他的布道和对圣经的解释皈依基督。

## 第三十章

在《旧约》中，凡提到神要审判世人的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基督的位格，但从耶和华神说话的一些经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基督就是指耶和华神。



## 第二十一卷 【第 1844 页】

### 第一章

讨论的顺序要求我们先讨论与魔鬼为伍的迷失者的永恒惩罚，然



后再讨论圣徒的永恒幸福。

## 第二章

身体是否有可能在烈火中永存。

## 第三章

肉体的痛苦是否一定会导致肉体的毁灭？

## 第四章

自然界的例子证明，身体在火中可以被吞噬，仍然活着。

## 第五章

有许多事情是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但却是真实的。

## 第六章

并非所有的奇迹都是自然产生的，有些是人类的智慧，有些是天意。

## 第七章

相信奇迹的最终原因是造物主的全能。

## 第八章

在一个性质已知的物体上，发现改变其已知的自然属性，并不违

背自然。

## 第九章

关于地狱和永恒惩罚的性质。

## 第十章

地狱的火如果是物质的火，是否能焚烧邪恶的灵魂，也就是魔鬼，他们是非物质的。

## 第十一章

罪的惩罚比罪本身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是否公正？

## 第十二章

关于第一次犯罪的严重性，所有不在救赎主恩典范围之内的人都会因此受到永恒的惩罚。

## 第十三章

反对那些认为恶人死后的惩罚是炼狱的观点。

## 第十四章

关于人类今生所受的暂时的惩罚。

## 第十五章

上帝的恩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从我们所陷入的滔天罪恶中解救出来，都与未来的世界有关；在未来的世界里，万物都会焕然一新。

## 第十六章

恩典的律法，延伸到重生者生命的所有阶段。

## 第十七章

那些认为没有人会受到永恒惩罚的人。

## 第十八章

有些人认为，由于圣徒的代祷，在最后的审判中没有人会被诅咒。

## 第十九章

有些人许诺，即使是异教徒或异端，只要参加了基督的身体，就可以免去一切罪责。

## 第二十章

有些人说不是（教会的）所有人不受永刑，而只是像大公教徒这样受过洗礼的人，哪怕他们不断地犯罪或成为异端

## 第二十一章

有人断言，所有坚持信仰的天主教徒（大公教徒），即使因其生

活的堕落而应受地狱之火的惩罚，也会因其信仰的“根基”而得救。

## 第二十二章

有些人相信我们的罪行若与我们的怜悯行为混合在一起，那么在最后审判时就不会被定罪

## 第二十三章

反对那些认为魔鬼和恶人的惩罚都不是永恒的人。

## 第二十四章

反对那些认为在上帝的审判中，所有被告都会因为圣徒的祈祷而幸免于难的人。

## 第二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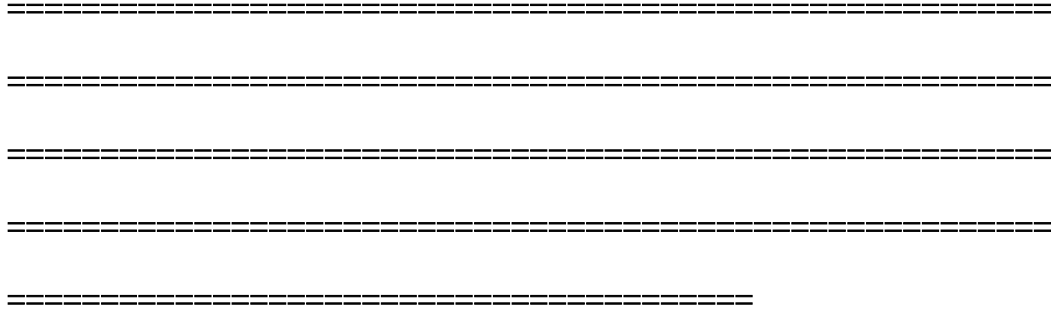
那些接受了异端洗礼，后来又堕落过邪恶生活的人，或者那些接受了大公教会洗礼，后来又堕落为异端和分裂的人，或者那些仍然留在他们所接受洗礼的大公教会里，但继续过不道德生活的人，是否有希望通过圣礼的美德而免除永刑。

## 第二十六章

以基督为根基的人是什么人？

## 第二十七章

反对那些认为与怜悯相伴的罪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的人。



## 第二十二卷 【第 1932 页】

### 第一章

关于天使和人的创造。

### 第二章

关于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

### 第三章

关于圣徒永远蒙福、恶人永远受罚的应许

### 第四章

反对世上的智者，他们认为人的尘世之躯不能转移到天上的居所。

## 第五章

关于肉体（身体）的复活，有些人拒绝相信，尽管整个世界都相信。

## 第六章

罗马将其创始人罗穆卢斯奉为神，因为罗马爱他；而教会爱基督，因为教会相信他是神。

## 第七章

世人对基督的信仰是神力的结果，而非人类劝说的结果。

## 第八章

神迹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基督而创造的，自从世人相信以来就没有停止过。

## 第九章

殉道者以基督的名义所行的一切神迹，都见证了殉道者对基督的信仰。

## 第十章

殉道者为了让人们崇拜真神而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比恶魔更值

得尊敬，因为恶魔（偶像众神）创造奇迹是为了让人们把他们自己当成神。

### 第十一章

柏拉图主义者从元素的物理重量出发，认为地上的躯体不能居住在天堂。

### 第十二章

反对不信者对基督徒肉身复活信仰的诽谤。

### 第十三章

如果堕胎者也算在死者之列，他们是否也有份复活？

### 第十四章

婴儿是否会以他们长大后的身体复活？

### 第十五章

所有死人的身体复活时是否与主的身体一样大？

### 第十六章

什么叫圣徒效法神儿子的形象？

### 第十七章

妇女的身体在复活时是否会保留自己的性别。

## 第十八章

关于完全人，即基督；关于他的身体，即教会，也就是他的丰富。

## 第十九章

在今生有损于人的美貌的一切身体上的瑕疵都将在复活时被除去，身体的天然物质依然存在，但其质量和数量都将改变，从而产生美貌。

## 第二十章

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物质，无论怎样分解，都将完全重聚。

## 第二十一章

关于圣徒的肉体将转变成的新灵体。

## 第二十二章

人类因第一宗罪而理所当然地面临的苦难和弊病，除了基督的恩典之外，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些苦难和弊病。

## 第二十三章

人世间的苦难是好人的苦难，而不是好人和坏人的苦难。



## 第二十四章

造物主赋予今生的祝福，尽管它（今生）是受诅咒的。

## 第二十五章

尽管如预言的那样，整个世界都相信肉体的复活，但有些人却顽固地诋毁肉体的复活。

## 第二十六章

柏拉图推翻了波菲利的观点，即（波菲利认为）灵魂必须与各种躯体分离才能得到祝福，他（波菲利）说至高无上的神曾向众神许诺，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躯体。

## 第二十七章

柏拉图和波菲利的观点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如果他们能够相互让步，这两种观点都会指向真理。

## 第二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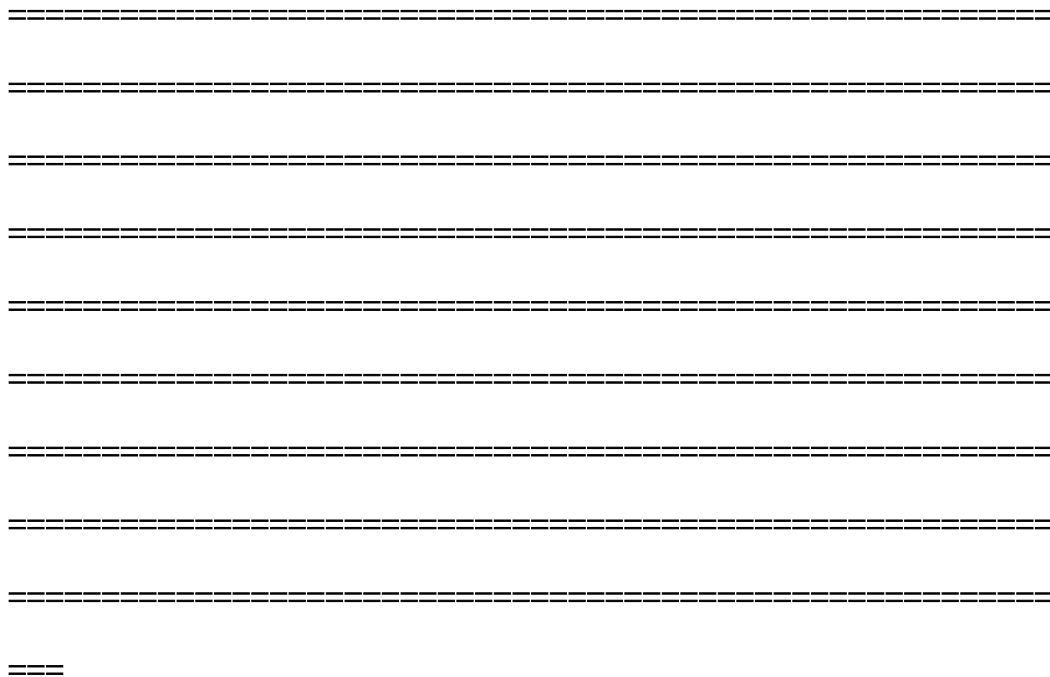
如果柏拉图或拉贝奥，甚至瓦罗，在一个方案中采纳彼此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对复活的真正信仰做出怎样的贡献。

## 第二十九章

关于永生的异象

## 第三十章

关于上帝之城永恒的幸福和永久的安息。



引言。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由西方教会最伟大的教父所写，其写作背景必须在此简要介绍一下。

凯尔特人或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种中最伟大的一支，他们似乎是在公元二世纪迁入中欧的。关于他们起源的理论和观点在这里就不合适了。他们有三个主要的部落——西哥特人（Visigoths）和奥斯特罗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在多瑙河上游，奥斯特罗哥特人在多瑙河下游，盖皮德人（Gepids）或“闲逛者”

(Loiterers)在这两个部落的北部。公元三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其统治者几乎都是军事冒险家，每个人都打倒了自己的前任，并在轮到自己时惨遭灭亡；当时财政混乱，内战、饥荒和瘟疫交织在一起，使大地一片荒凉，哥特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开始骚扰帝国的边境土地，越过多瑙河，在菲利波波利斯（马里查河谷）遇到了德西乌斯皇帝本人，后者在那里丧生。虽然他们的组织还不足以让他们发动这种边境战争，但他们显然对帝国构成了可怕的威胁，最英明的皇帝之一奥勒良给了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居住，这块土地就是现在的鲁马尼亚。从公元 270 年，他们在那里和平居住了近百年。他们保留了好战的性格，但放弃了游牧，砍伐森林，播种庄稼。他们学会了拉丁语，从此可以被视为罗马文明的一部分。在这些年里，罗马帝国发生了重大的宗教事件，对其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里乌派异端兴起，并在 325 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受到谴责，但仍有大量人信奉阿里乌派，君士坦丁皇帝的家族一度将阿里乌派定为国教。君士坦丁和亚他那修之后的四世纪最伟大人物、一位名叫乌尔菲拉斯的好僧侣离开了君士坦丁堡的阿里乌派宫廷；他本人也是阿里乌派教徒，因为他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他成为了哥特人的第一位传教士和基督教使徒。他在哥特人中开展文明工作，不仅教导他们放弃对奥丁神的崇拜，转而崇拜基督，还将圣经翻译成哥特人的语言。因此，他成为了我们自己文学的奠基人。读者可以买到他的译本的印刷品，其中盎格鲁-撒克逊语版本和现代英语版本并列成行，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的母语在文字上的雏形，以及它是如何从一

个阶段传到另一个阶段，直到现在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然而，阿里乌主义简直是灾难性的。这一异端不仅对基督教信仰是致命的，而且还带来了残酷的分裂。

哥特文明从未超越不完善的阶段，种族的完美结合本可以治愈当时的罪恶，却被这一痛苦的根源所阻碍。

365 年，东方出现了一支凶猛野蛮的蛮族——匈奴人或鞑靼人，他们猛烈攻击了哥特人在鲁曼尼亚的家园，哥特人向君士坦丁堡的瓦伦斯皇帝求助，瓦伦斯皇帝在苛刻的条件下允许他们渡过多瑙河，在多瑙河南岸定居下来。据说，一天之内就有超过一百万人渡过了多瑙河。自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行动记录。他们本可以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帝国的官员们却利用他们的恐惧，对他们进行抢劫和虐待。他们抢走了他们的钱财，用狗肉等垃圾喂养他们。然而，他们忍耐了很久。终于，他们爆发了，肆虐色雷斯。378 年 8 月 9 日，瓦伦斯皇帝与他们交战，结果和德西乌斯一样战死。从此，哥特人在色雷斯定居下来，并在东方帝国建立了永久的立足点。西部仍未受到哥特人的侵扰，但由于瓦伦提尼安皇帝的儿子们管理不善，怂恿莱茵河下游两岸的法兰克人骚扰那里的帝国领土，西部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皇帝几乎弃罗马而去米兰。罗马人闷闷不乐，不再尊敬或关心凯撒。

正是这一点，再加上罗马皇帝霍诺留的无能，一个懒惰、懦弱、只关心运动和家禽饲养的人，打动了西哥特人的国王阿拉里克，他从色雷斯的家中出发，向西方帝国的财富投去了饥渴的目光。在骄傲的罗马人看来，他是一个“野蛮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文盲。他和他的人民一样是阿里安人，但他不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那样是野蛮人。有人将他与我们的黑王子相提并论，认为他身上具有骑士精神。他现在大胆地宣布，他作为罗马帝国的臣民已经够久了，他和他的人民要有自己的政策。就这样，他在多瑙河畔的德拉韦河和索尔河之间不安分地走动了一阵，似乎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俯冲。他有一个高超的对手，那就是西方将军斯蒂利科，那些对战争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会对这两位指挥官之间漫长决斗的故事着迷。吉本（Gibbon）写道，400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不是率领一支军队，而是率领一个国家”，因为战士们带着妻子和孩子，决心在意大利富饶的山谷安家。402年的耶稣受难日，斯蒂利科在波伦提亚战役中击败了阿拉里克，随后罗马的欢庆因基督徒忒勒马科斯的英雄气概而令人难忘。角斗士们在竞技场上开始了可怕的搏斗，他（忒勒马科斯）冲入其中阻止了他们。他（忒勒马科斯）被激怒的人们号召角斗士们杀死他，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但冷静的反思带来了痛苦的悔恨和羞耻，从此，罗马永远停止了这种可怕的（角斗士）娱乐活动。

在波伦提亚战役之后，斯蒂利科没有再向对手施压，而是进行了谈判。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他可能考虑与这个白发苍苍的“野蛮

人“联合，派他到君士坦丁堡担任西方帝国的大臣，从而再次统一帝国。

因为阿卡迪乌斯刚刚去世，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儿子。但无论这些建议的性质如何，它们都因愚蠢的霍诺留下令谋杀斯蒂利科而化为乌有，霍诺留被他的邪恶顾问说服了。斯蒂利克本可以拯救帝国；他的被杀给了阿拉里克机会。他横扫北意大利，于 408 年围攻罗马，没有带一把剑，却被重金、白银、丝绸长袍和胡椒粉收买。他再次来到罗马，经过一番奇怪的犹豫（现在还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犹豫）后，他撤走了部队，奴颜婢膝的元老院同意让他担任“城市长官”，并设立了一个傀儡皇帝阿塔卢斯，做他的奴隶。410 年，元老院废黜了他的傀儡阿塔路斯，这是他的第三次围攻。这一次他没有犯错。8 月 24 日，他攻入了这座迄今尚未被攻陷的城市（罗马），这座城市沦为暴力、野蛮残忍和强暴的场所。这是旧罗马的真正末日。当冲突的硝烟散尽，罗马仍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条件已经焕然一新。两位伟大的作家在伯利恒的修道士室中为罗马的衰落而悲痛，奥古斯丁在希波为罗马的衰落而悲痛。逃亡者从意大利涌出，有的逃往地中海群岛，有的逃往非洲，有的逃往巴勒斯坦；每个人都在诉说着新的苦难和冤屈。年迈的玛塞拉是杰罗姆的顾问，她是罗马第一位过苦行生活的高贵富有的女士，她被折磨、鞭打、践踏至死。杰罗姆为她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关于这座不幸的城市，他是这样写的（《以西结书注释》前言）：“毫无疑问，万物生来就注定要死亡，长

成的必定老去。人类的每一件作品都会被腐朽侵袭，被岁月摧毁。但是，谁会相信，罗马在宇宙中屡战屡胜，最终会粉身碎骨，既成为母亲、又成为孩子们的坟墓？使东方成为奴隶的她自己也成了奴隶，曾经满载财富的贵族来到小小的伯利恒乞讨。我翻开书，试图将自己从眼前的景象中抽离出来，却徒劳无功。我无法思考它们”。

奥古斯丁在这一主题上的工作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他比杰罗姆年轻八岁，身体更加强壮，与世界的接触也更加直接。罗马的衰落使他写出了最伟大的作品《De Civitate Dei》，现在我们就看到的这部作品的译本。他于 412 年开始写作，427 年完成。

必须记住的是，虽然（旧的偶像众神）异教作为国教已经被废除了一个世纪，但它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它的一些传统仍然像虚假的良心一样存在于那些真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人的头脑中。

在那些真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人心中，它（旧信仰）的一些传统就像虚假的良心一样挥之不去。在最初的狂热中，人们确实宣称他们在君士坦丁时代的幸福证明了新信仰（基督教）优于（偶像众神的）旧信仰。但是，当哥特人入侵的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不乏有人宣称，神灵（旧有的偶像众神）的愤怒正在爆发，反对亵渎他们的神庙。当城市遭到猛烈围攻时，从海上和陆地逃亡的人们大声疾呼，众神抛弃了这座他们保护了千年并使之成为世界



女主人的城市。

教会的信仰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人们曾希望，随着基督王国的建立，（罗马）黄金时代将会回归，以赛亚的光荣愿景将会实现。他们该如何回应现在对他们的嘲讽呢？奥古斯丁的伟大论著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前十卷书完全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用激动人心的雄辩列举了罗马在崇拜诸神时所遭遇的不幸，以及其他向诸神俯首称臣的国家的不幸。当雷古勒斯在迦太基被折磨致死时；当汉尼拔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并直逼城门时；当密特里达斯屠杀罗马军队时；当苏拉和马略用市民的鲜血淹没街道时；当庞培对抗凯撒时；当年轻的屋大维对抗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时，诸神在哪里？

在最后十二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即人类之城与神圣之城之间的对比。人类之城建立在自我膨胀的基础上，而天国之城的基础则是上帝之爱。他从一开始就追溯了这种对比。自从人类“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第四章 26节）以来，上帝就在呼召他的教会为世人及其自私作见证。该隐和塞特是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的两位始祖。他总结了《旧约》的教导，从中看到了上帝至高无上的公义的持续见证；希伯来先知们始终将其作为教导的中心，与异邦哲学家们自相矛盾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奥古斯丁）的这部分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据说取自瓦罗的《古物记》，

虽然这位博学作家的这部作品现已失传，但我们还是通过奥古斯丁了解到了它的第二手资料。这是一部完整的意大利神话，详细描述了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一切。尽管意大利人信奉多神教，但奥古斯丁在这座伟大城市的整个历史中看到了一只天意之手，这只手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奇妙的统一体，教导他们家庭生活的神圣性，并以各种方式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收获播下种子。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是所有基督教教父中最敏锐、最无畏的思想家——大胆地讨论了他所处时代的工作状况，并展示了基督教是如何创造了造福万民的奇迹。他从已经取得的成就中预言了未来世代中更大的胜利，并在结尾处光荣地预言了即将展现的完美之美，届时天国之城将大放异彩，悲伤、痛苦、死亡将永远消逝。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译本是根据 1610 年出版的副本重印的，“由乔治-埃尔德印刷”，没有提及任何地点，据说是“由 J. H. 出版”。

++++  
++++  
++++  
++++  
++++  
++++  
++++

++++  
++++  
++++

## 第一卷

====  
====  
====  
====  
====  
====  
====  
====  
====  
====  
====

## 圣奥古斯丁

### 《上帝之城》第一卷

====  
====

=====

## 第一章

当罗马被野蛮人洗劫时，基督之名的敌对者（即罗马贵族与罗马居民），只因基督的缘故而幸免于难。

那座由上帝忠实信徒组成的最荣耀的社会和天国之城，既座落在这个衰落的时代，“因信而生的人”在恶人中间生活；也更座落在永恒的稳固之地，仍在耐心等待，直到“公义变成审判”，并通过恰当的卓越表现得到最后的胜利，在完美的和平中加冕。这（本书）是我对你（我最亲爱的马凯利努斯）许下的诺言，是你应得的，并将它（本书）展示给所有那些在这座城市的创建者面前偏爱他们的假神的人：——这项工作是伟大而艰巨的，但一切困难的主宰者、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因为我很清楚，要让骄傲的人知道谦卑的美德，需要多么有力的论据，因为谦卑（不是靠人类的荣耀，而是靠神圣的恩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的崇高，因为世俗的崇高在短暂的不稳定性中摇摆不定。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座城市（罗马）的领袖——（罗马帝国）国王，在神圣的律法中向他的子民敞开了他的心扉，他是这样说的：“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也抵挡傲慢的人：神抵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这本是上帝的恩典话语，但野心家（罗马帝王）膨胀的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并喜欢听这些美好之词。

(1 哈巴谷书第二章 2 罗马书第八章；诗篇第十三篇)。

这座世俗之城、罗马，渴望统治，然而，虽然它将所有其他国家都置于其下，但其自己却被它本身追求权力的欲望所压倒。无论我们所要论及的主题是什么，都不能不深入探究，因为上帝之城所要防范的敌人就来自于此（罗马）。然而，这些人（罗马人）中的一些人已经放弃了他们不虔诚的错误，成为了那里（上帝之城）的好公民（基督徒）；但另一些人（非基督徒的罗马人）却对它（上帝之城）怀有极度的仇恨，（然而虽然他们）对它的救贖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如此明显的好处而毫无感激，（但）今天他们（罗马人）不会说一句反对它（基督教）的话，因为在那里的圣地（基督教会的圣所，即教会在罗马城中的庇护所），当他们（罗马人）从敌人（侵占罗马城的蛮族）的刀剑下逃往那里（圣地、避难所）的途中，他们得到了生命和安全，而这正是他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

难道这些罗马人【即，那些从那相信基督信仰的“蛮族”入侵者的刀下逃命的、非基督徒的罗马人；——他们在罗马城被攻陷的时候，逃到罗马基督教会在该城中所设立的庇护所中避难】不曾经是基督的迫害者；——而正是这些（相信基督信仰的）“野蛮人”为了基督的缘故拯救了他们吗？

是的，使徒们和殉道者们的教会可以证明这一点【罗马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在城中设立了难民庇护所，保护那些逃难到其中的人们】。在那个灾难中，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蛮族）对自己人（罗马基督徒）和外人（非基督徒的罗马人）都是仁慈的。在城市被洗劫后，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蛮族，以及罗马基督教会）为所有逃往他们那里的人开放了避难所，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得到拯救）。嗜血的敌人（入侵的蛮族）在他们的门槛前肆虐；但是在那里，他的杀戮狂怒有一个限度。敌人（入侵的蛮族）把那些他们已经给予宽恕的人带到那里，以免有不那么仁慈的人的刀剑落到他们身上。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得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入侵的蛮族），来到这些战争中所设立的（罗马城内的）禁止地点（避难所）时，他们的杀戮狂怒也被抑制了，他们抓捕俘虏的渴望也被浇灭了。

（但是现在），他们（那些憎恨基督教、对于基督没有感恩之心的、罗马帝国的臣民）可以把自己城市所遭受的其他灾难完全归咎于基督，但他们由于基督的荣誉而得到的好处（即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全），他们却不归因于我们的基督，而是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好运气”）。如果他们有判断力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些灾难和死亡的苦难全部归因于上帝的旨意，上帝用战争和压迫来改造人们的堕落行为，并在这种苦难中锻炼义人，在这样考验他们之后，或者把他们（义人）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和用途把他们（义人）留在世上更长的时间。

而那些血腥的野蛮人（侵占罗马的蛮族）违背了所有的战争（杀戮与屠城的）习俗，为了基督的荣耀，在许多其他地方（基督教会所设立的许多避难所）、以及那些献给基督的殿宇（也是作为难民庇护所、最大的圣所）里，都放过了他们（罗马难民）（这些殿宇的房子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以示更多的怜悯）。

因此，他们应该感谢上帝，真诚地忏悔，逃往他的名下避难，这样他们就可以逃脱永火的惩罚，——但是那些用谎言的嘴唇取用（基督徒）这个名字的人，他们这样的谎称只是为了逃脱目前（此世）毁灭的惩罚；——在你所看到的那些无礼无耻地侮辱基督仆人的的人中，有许多人若不是在罗马城被攻陷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就无法逃脱毁灭和屠杀。

然而现在，他们怀着忘恩负义的骄傲和最不虔诚的疯狂，冒着在永恒的黑暗（地狱）中受到惩罚的危险，一意孤行地反对他们为了享受短暂生命的（此世）光明而欺骗性地保护自己的那个名字（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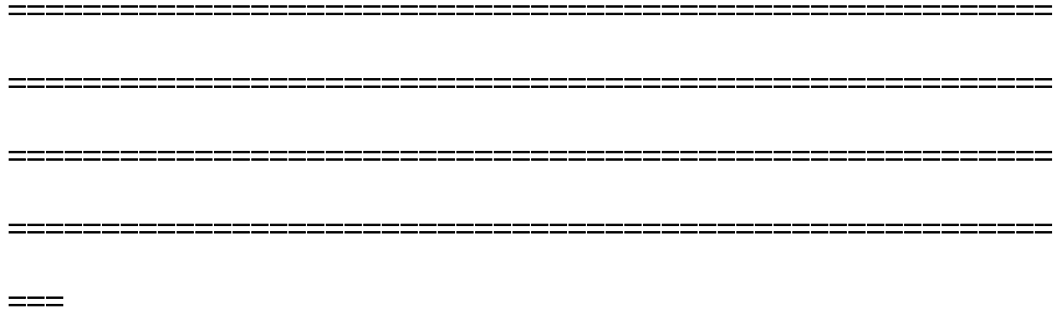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 第二章

胜利者会为了他们（胜利者）所崇拜的神而饶恕战败者，这与战争的惯例是完全相反的。

在罗马建立之前、以及罗马崛起和统治范围扩大之后，有无数战争的历史。让我们阅读这些历史，并尝试举一个例子：当一座城市被外国人占领时，胜利者会饶恕那些被发现逃往（胜利者所崇拜的）神的殿宇避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这样的例子】。或者尝试寻找一个例子，一位蛮族将军下令，不得将在城中的这座、那座庙宇中发现的任何人（躲避的难民）处以剑刑【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存在这样的例子】。

难道埃涅阿斯不是亲眼看着普里阿摩斯在祭坛前被杀，他的血洒在火焰上？

难道迪奥米德和尤利西斯没有“屠杀了所有庙宇高塔的守卫者





---

### 第三章.

罗马人相信那些无法保卫特洛伊的众神（竟然）会给他们（罗马人）带来好处；（但是）他们（罗马人）并没有（在此）表现出他们一贯的睿智。

罗马人很高兴将他们的城市托付给这些（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诸神来保护！噢，太可悲的错误！是的，当我们这样谈论他们的神时，他们对我们感到愤怒。不过，他们远非对他们自己的作家作品感到愤怒（尽管这些作品本身就在嘲笑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诸神），而是花钱来了解他们所说的内容；事实上，教授这些作者作品的老师也被认为值得从（罗马的）公共财政中获得薪水和其他荣誉。有维吉尔，男孩子们都会读他的书，以便让这位伟大的诗人，这位最著名、最受认可的诗人，可能会孕育他们童贞的心灵，并且不会轻易被他们遗忘。根据贺拉斯的说法，

“新鲜的容器能够长期保持其最初的味道。”

好吧，在这本《维吉尔》中讲到，朱诺对特洛伊人怀有敌意，于是煽动风之王埃奥洛斯反对他们，

“我讨厌的种族现在正在耕海；  
将特洛伊运送到意大利；  
于是诸神被征服了。”

——明智的人是否应该将罗马的防御托付给这些被征服的诸神呢？但有人会说，这只是朱诺的话，她就像一个愤怒的女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么，经常被称为“虔诚”的埃涅阿斯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不是说，

“瞧！潘图斯，通过飞行逃脱了死亡；  
高处的阿波罗祭司，  
他用颤抖的双手征服了众神”吗？

那么，如果维吉尔说众神就是这样的，并且被征服了；当被征服时，除非在人的保护下，否则他们（诸神）无法逃脱；——那么，认为罗马应当被明智地委托给这些守护者（那不能保护自己的、被征服的诸神），——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

事实上，崇拜被征服的（希腊）诸神作为（罗马自己的）保护者和捍卫者，这岂不是等于崇拜那将要导致灾祸的征兆吗？难道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应当相信：——如果不是他们（被征服的希腊诸神）首先灭亡的话，罗马永远不会陷入如此大的灾难，而且，如果罗马没有尽其所能地保存他们（希腊诸神），他们很可能更早

就灭亡消失了？

当一个人想到这一点时，岂不会清楚地看到：——这是多么愚蠢的假设：“罗马人被击败，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守护神”；——而事实上，他们（罗马）灭亡的唯一原因岂不是：“因为他们（罗马人）选择了注定灭亡的神（即那些早就曾被罗马人自己所征服的诸神）作为他们的保护神”？

因此，诗人（维吉尔）在创作和歌颂这些被征服的诸神的事情时，无意捏造谎言，而是像诚实的人一样，说出真相。然而，关于这些真相，我将在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进行仔细和大量的讨论。

同时，我将尽我最大的能力，简短地解释我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即恨恶基督教的罗马人）的意见。

他们褻渎地把自己（罗马）因自己的邪恶行为而应受的灾难归咎于基督。——而（他们）那些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幸免的灾难，【尽管他们很邪恶，但他们却因基督的圣名而得以被拯救、免于被战争所屠杀】，他们甚至不肯费心去注意。

他们在疯狂和褻渎的无礼中，用他们的嘴唇来冒犯他（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在战争灾祸来临时），他们谎称这个名字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即他们假称自己是基督徒以逃命】。



基督使徒的教堂，保护所有逃往他们那里的人免受“蛮族”入侵者的伤害。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特洛伊本身是罗马人民的母亲，但它无法保护自己的公民在其诸神的圣地免受希腊人的火和剑的伤害，尽管希腊人崇拜同样的神。

不仅如此，而且：——

“菲尼克斯和尤利西斯陨落，  
在朱诺牢房旁的虚空庭院里；  
被留置的战利品，  
从燃烧的神殿中被夺走，  
那里埋藏着伊利乌姆的巨大宝藏，  
丰富的祭坛，大量的金碗，  
还有被粗鲁地卷起来的俘虏衣服  
杂乱的一堆；  
当男孩和女士们因恐惧而疯狂时，  
排成长队站在附近。”

——换句话说，供奉如此伟大女神的地方被选中，并不是为了让任何俘虏能在那里得到拯救，而是为了让所有的俘虏都可以被囚禁在里面受折磨、掳掠。现在将这个（偶像之神的）“避难所”

——不是普通诸神的避难所，不是众神中的一员，而是朱庇特自己的妹妹和妻子，众神女王的避难所——与为纪念使徒而建造的基督教堂进行比较。

（在前者），里面收集了从燃烧的（偶像）神庙中抢救出来的战利品，以及从众神的手中抢来的财宝金银，不是为了归还给战败者，而是为了在征服者之间分赃。（在后者），战败者的财物物品等，所有属于他们（战败者）的东西，以最虔诚的仪式和尊重，都被归还给这些地方【即罗马基督教会所设立的避难所】。（在前者），那里失去了自由；（在后者），人们（战败者）的自由在这里被保存、被拯救。（在前者），那里的捆绑束缚很严酷；（在后者），捆绑、束缚、刀剑，被阻挡在避难所之外。（在前者），进入那座殿宇，人们（战败者）被迫成为敌人的财产，受到凌虐与统治。（在后者），人们（罗马人）被“蛮族”入侵者带入这些教堂，以便获得自由与保护。

总之，特洛伊的希腊人将朱诺神庙用于满足他们自己的贪婪和骄傲的目的。而相比之下，这些基督的教堂甚至被野蛮的蛮族人选为谦卑和怜悯的合适场所。

但是，也许希腊人在这场（特洛伊）胜利中确实保留了他们与特洛伊人共同崇拜的神殿，不敢用刀剑杀死或俘虏那些逃到那里的可怜的战败的特洛伊人；也许维吉尔以诗人的方式描绘了从未真





他说：——（正如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所写的那样）“处女和男孩受到侵犯，儿童被从父母的怀抱中夺走，妇女受到虐待。征服者随心所欲，庙宇和房屋都会被掠夺，屠杀和焚烧盛行；总而言之，一切地方都充满了武器、尸体、鲜血和哀号。”

如果他（凯撒）没有在这里提到神庙，我们还可能会认为敌人（战胜者、征服者）习惯于（在战争的屠杀与掳掠过程中）忽略（饶恕）众神的住所（偶像众神的殿宇）。

而（此时，即，当凯撒向元老院发表演讲的时候）罗马神庙正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罗马元老院此时正在为这件事深深担忧。这些灾难不是来自外国敌人，而是来自（叛乱分子）喀提林（和他的同伙）、一位罗马最尊贵的元老和公民。可以说，这些叛乱分子是叛国的弑父者。

=====

=====

=====

=====

=====

=====

=====

=====

---

---

第六章.

即使是罗马人，当他们占领城市时，也没有放过（躲在）神庙里的被征服者（而不杀戮他们）。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论证需要注意到，当许多别的国家彼此之间发动了战争时，他们从未曾在被掳掠的城市的神殿中，饶恕过那些被征服的人呢？

让我们看看罗马人自己的做法。

我说，让我们回忆、并回顾一下罗马人。他们对自己的主要赞誉是：“宽恕被征服的人，征服骄傲的人”。他们自称更愿意“宽恕而不是报复”。

在他们为扩大统治范围而猛攻、占领和推翻的许多大城市中，让我们知道他们习惯于豁免哪些庙宇、神庙，以便任何来在其中避难的人（战败者）都可以得到自由与拯救？

难道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而这个（宽恕的）事实被那些知道这些

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所压制、隐瞒了吗？

是否可以相信，那些以最大的热情寻找他们可以赞扬（自己）的美誉的人（罗马人），会忽略那些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最明显的（褒奖自己的）虔诚证据的事情？

据说，攻占锡拉库扎那座美丽城市的伟大罗马人马库斯-马塞拉斯（将军），在毁灭该城市之前曾哭泣，在流下他们（战败者）的鲜血之前，他（这位罗马将军）也流下了自己的眼泪：——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贞德，即使是敌人的贞洁也不被侵犯。因为在他允许入侵之前，他下了一道绝对命令，不得对（城中的）任何自由人（战败者以及城中的妇女自由人）使用暴力。然而，这座城市以杀戮的方式被彻底颠覆了，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记载，讲述——这位如此贞德和温柔的将军曾经命令放过那些逃到该城中的这个庙宇或那个神殿中的避难的人。（如果真的有这件事的话）这一点是不会被遗漏的；但是他（这位罗马将军）的同情心和他对俘虏贞洁的命令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塔伦丁的征服者法比尤斯（将军）因不掠夺他们（战败者）的神像而受到称赞。当时，他的助手问他该如何处理（那些将被抢夺的）神像【他们（罗马军兵）当时已经抢走了一些神像】。他（罗马将军）用傲慢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他（将军）问那些神像是什么样子的，助手回答说其中有很多大神像，有些雕塑还带着武



## 第七章.

罗马被洗劫时所发生的残酷行为符合战争惯例，而仁慈的行为则源于基督之名的影响。

那么，罗马在最近的（被攻陷的）灾难中遭受的所有破坏——所有的屠杀、掠夺、焚烧和苦难——都是战争惯例的结果。

但新颖之处在于，野蛮的蛮族人（入侵者、战胜者）以如此温和的面貌出现，以至于（在罗马城中）选择、并设立了最大的教堂，目的是为了容纳那些受到宽恕的人；而且他们中没有人被杀，没有被强行拖拽。许多人（罗马人）被“无情”的敌人带入其中、并获得自由。而没有人（罗马人）被“无情”的敌人掳掠成为奴隶。

凡不明白这应归因于基督的名、和基督徒秉性的人，就是盲目的。凡见此而不称赞者，是忘恩负义者。谁阻止任何人赞扬它，谁就是疯子。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把这种仁慈归因于蛮族人的“野蛮”。

耶稣基督被他们（“蛮族”人、即入侵的日耳曼人）所敬畏；他们（入侵者、蛮族人、战胜者）凶猛而血腥的思想被他（耶稣基



虽然这些人中，有些人想到这一点，就悔改自己的邪恶并洗面革新；但也更有些人，正如使徒所说，——“藐视他（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竟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然而，上帝的忍耐仍然邀请恶人悔改，正如上帝的鞭责教育善人忍耐一样。同样，上帝的怜悯也拥抱善行，珍惜他们，正如上帝的严厉逮捕恶人、并惩罚他们一样。对于神圣的天意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为正义的美好事物做好准备，这是不正义的人无法享受的，这似乎是件好事。——以及患难的事，善人（虽有可能经历它们，但）不会因此而受到折磨（与真正的伤害）。

但至于今生的善与恶，上帝愿意让他们（善人与恶人）共同享有。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贪图恶人同样享有的东西；也不会因为好人也经常遭受的不幸，而因不恰当的恐惧而退缩、畏惧怯懦。

我们称之为不利的事件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繁荣的事件，所达到的目的也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好人不会因为暂时的（此世的）美好事物而振奋，也不会因为暂时的（此世的）不幸而崩溃。但恶人因为被这个世界的（属

肉体血气的、暂时的）幸福所腐蚀，所以（当经历患难时）就会感到（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幸的惩罚。

他（上帝）以慈爱对待善人，正如他以严厉纠正恶人一样。在全能的天意看来，为来世预备这样的“基业”是好的：——只有正义的人才能享受，而不义的人就不能享受。至于今世的这些世俗之物，他（上帝）已将它们留给好人和坏人共同使用：——（对于）今世之物不应过于渴望，因为即使是恶人也会分享它们；（对于）今世之患难不应过于懦弱地避免，因为即使是好人有时也会受到它们（患难）的影响。

但是，世间所谓富足的财产和所谓不幸的财产在用途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世俗的东西既不会使好人因富足而得意，也不会使好人因患难而沮丧。但是，恶人必会受到这尘世不幸的惩罚，因为他首先是被这尘世的幸福所败坏的【即，恶人因为被这个世界的（属肉体血气的、暂时的）幸福所腐蚀，（当经历患难时）就会感到（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幸的惩罚】。

因为如果所有的罪都立即受到惩罚，那么在最后的（终极）审判时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同样，如果没有罪在这里受到公开的惩罚，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神的旨意。

同样，在繁荣中，如果上帝从不把世俗和表面的祝福赐给一些祈



求得到这些祝福的人（敬虔者），我们就会说上帝与这些祈求者无关。如果他把这些祝福赐给所有祈求得到这些祝福的人（敬虔者），我们就会认为那些侍奉神的人都只不过是想要得到神的属世祝福；因此对于他（上帝）的侍奉不会使我们敬虔，反而会使我们贪婪。

既然如此，无论好人和坏人在今生共同遭受什么苦难，都不能证明他们的人格是如何的，因为他们都共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因为就像在一把火里，金子闪闪发光，糠秕冒烟；就像在一把打麦子的工具下，草芥被打伤，麦穗被打净；酒糟和油也不混淆，虽然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榨汁机里榨出来的；——同理，同样的苦难也能显明、净化、熔化那些好的，谴责、责罚、剔除那些坏的。

因此，在同样的苦难中，恶人因憎恨和褻渎而冒犯上帝，善人因赞美和祈祷而荣耀上帝。

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不是一个人受到什么影响，而是他如何受到影响。

因为同样的搅拌动作会使泥土散发出污秽的气味，而使香水散发出最芳香的气味。



暂时的（属世之事上的）纠正。——因为，没有一个人，无论他的言谈行为多么可嘉，在任何事情上完全不屈服于肉体的血气；虽然他没有堕落到罪恶的深渊和一切野蛮污秽的栖息地，但时不时还是会陷入一些罪恶之中；而那些罪恶要么很少，要么较频繁、因为这些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撇开这一切不谈，要找到一个真正与神相交的人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们可怕的骄傲、奢侈、贪婪、兽性的不义和无礼，主（正如他的先知所威胁的那样）要对整个世界施以惩治的重手。

我们发现，很少有人能够像真正的好人那样与他人共处。

（对于他人的错误），我们常常邪恶地忽视了教导、劝告、甚至斥责他们的场合；这要么是因为我们回避麻烦、或羞于冒犯他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良好的友谊；——以避免，——（这样的批评）会阻止我们的利益，或者在一些世俗的事情上会伤害我们；——这些事情（世俗之事）要么是我们因贪婪的性情所想要获得的，要么是我们因软弱所不敢失去的。

因此，虽然恶人的行为令善人感到厌恶，因而他们（善人）不会与恶人一起落入来世所等待这些人（恶人）的（永恒）诅咒（之地），但是，因为他们（善人）由于恐惧、胆小而宽恕了他们（恶人）的可恶的罪过，所以，即使他们（善人）自己的罪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会与恶人一起受到公正

的鞭打，尽管在永恒中他们（基督徒们）完全逃脱了惩罚。

公平地说，当上帝使他们（善人）与恶人一样受苦时，他们（善人）会发现这种生活是苦涩的，因为他们（善人）由于对（属世）生活的甜蜜的爱，所以不愿意（勇敢坦诚地）指责恶人的罪。

如果有人为了寻求更及时的机会，或者因为担心他的责备会使他们（那些犯错的罪人们）变得更糟，又或者因为担心导致其他软弱的人可能会灰心丧气、而离开良善敬虔的信仰生活，——所以不去责备和挑剔那些做错事的人；——那么，他的疏忽（即不去指责罪人的罪错之事）似乎不是出于贪婪（即对于世俗之事的贪恋），而是出于慈善考虑。

但值得谴责的是，那些自己远避恶人行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的人，却对其他人的过错不加责备，而这些过错本应当是他（善人）所严厉谴责和戒除的。他宽恕他们（恶人们、以及恶人们的罪错）是因为害怕他们（恶人）的冒犯，担心他们（恶人）会伤害自己（善人）的利益，阻碍自己得到善人本来可以毫元玷污地合法合理地得到的好处；而他（善人）用起这些好处（属世之事上的利益）来的时候可能会贪婪过度，全不像自认为是今世的过客、信靠天上家乡之盼望的人。

（就这样），对世俗（之事）的贪婪远远战胜了那些在这个世界上

上作寄居、作客旅、并盼望着承受天国基业的人，这合适吗？

不仅是那些软弱的人（基督徒），要生活在婚姻中，要生养（或期望生养）儿女，持守家业，看顾家人，（对于这些人，使徒在教会中教导他们如何生活，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儿女如何对待父母，父母如何对待儿女；仆人如何对待主人，主人如何对待仆人）；——不只是这些人以勤劳的双手获得这些属世之事的好处，或是以悲伤的心情失去它们；（正因为如此，他们〈软弱的基督徒〉才不敢得罪那些在其肮脏和污秽的生活中令他们极为不悦的恶人）。——而且，还有那些品格更“高级”的人，那些没有受到在婚姻中的任何束缚的人（即那些〈为了信仰而〉独身的人），那些（为了信仰而）满足于贫乏的饮食和卑微的穿着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那些品格更“高级”的基督徒），因为太爱自己的好名声和安全，因为害怕恶人的欺骗和暴力，因为脆弱和软弱，在恶人得罪他们（这些基督徒）时不敢责备他们（恶人）。虽然他们（这些品格“高级”的基督徒）并不惧怕恶人，也不会去模仿恶人的恶行；但是，他们不会对恶人的恶行采取行动，也不会对恶人的恶行加以斥责（尽管他们本应当可以通过斥责来改造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不能够改造他们〈恶人〉，那么），他们自己的名声和安全可能会面临受损的危险。在这里，他们不是考虑自己的名声和安全必须如何用于教导他人，而是把它（自己的名声和安全）寄托在自己的虚弱（的属灵生命）上，因为自己的（属灵）虚弱喜欢被人巧

舌如簧地谄媚，喜欢人云亦云；——他们害怕庸人的指责，害怕自己的身体受到折磨和毁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出于任何慈善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贪婪和贪婪的感情，（所以，他们才不愿意直面地面对恶人恶行、并正义地谴责恶人的恶行）。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好的秉性的人会和坏的秉性的人一起受苦，因为上帝喜欢用世俗灾难的惩罚来纠正道德的败坏。因为他们（好人与坏人）同受一种祸害、患难，并不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同一种罪恶，而是因为他们都处于这短暂的属世生活之中；虽然程度不同，但都在一起。好人应当斥责那些罪恶，好让（受到谴责的）罪人通过这些祸患以及谴责，得到纠正、更正、悔改，从而获得永生。如果他们（罪人、恶人）不愿意和他们（好人）一起努力获得（属灵的、属神的）幸福，（好人）就应该容忍他们（罪人），爱护他们（罪人），就像基督教爱护我们的敌人一样。我们不确定他们（罪人）在这里（此世）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否（将来）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因此，好人（基督徒）有更大的理由这样做（即，应当指责罪人的罪，并努力使之悔改），因为先知对他们说“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血）”；——因为守望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换言之，基督徒是守望者，是在教会中承受使命的，应当指责世人的罪，责备他们的过错。

另外还有一类人，无论他们是否是——基督徒、作为基督教会承受使命、指责世人的罪错，——他们在日常的事务和谈话中，由于世事的需要与联结，他们知道了有任何值得指责的罪错之事，——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直面罪错、并加以谴责，而是试图避免他人（罪人）的不悦；——他（那些旁观罪人之罪的人）被那些属世的虚荣（即自己的名声、安全、属世的利益、等等）所吸引；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去做的事情（即谴责罪恶）；——这不过是因为，他们过分喜爱那些属世的虚浮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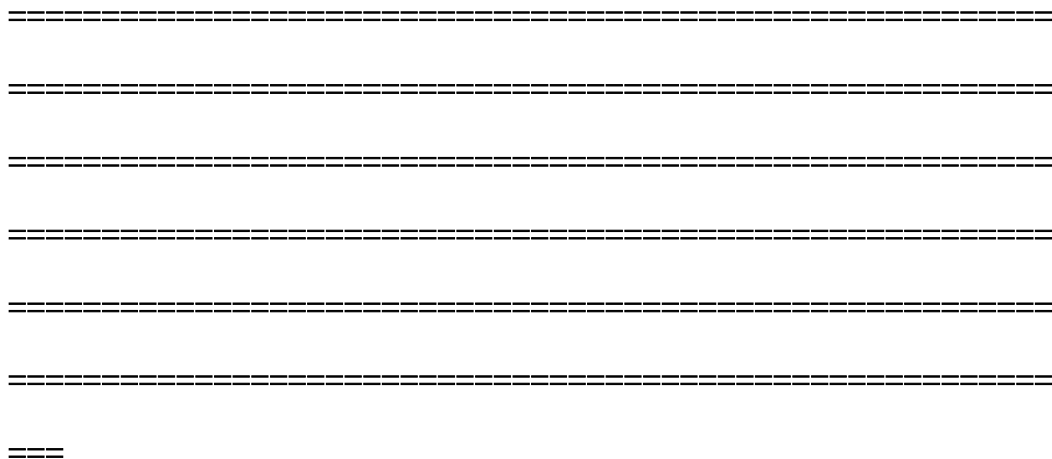
此外，义人之所以要忍受这些世事的苦难，还有一个原因，这也是神圣的约伯受苦的原因，那就是（义人的）灵魂可以由此得到证明，充分了解自己是否有如此虔诚的美德，能够自由地爱上帝，并且只为上帝（自己的圣洁与荣耀）而爱上帝（而不是因为爱恋世事的繁荣或舒适、名誉等等而爱上帝）。

既然这些理由都已考虑周全，那么请告诉我，是否有任何事是随意而为的，而不是为了他们（义人、属神之人）的益处：“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

=====

=====



## 第十章.

圣徒在失去属世的东西时，并没有真的失去任何东西与价值。

他们（圣徒）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吗：——什么？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热忱？ 他们内在的财富？ 即他们的在上帝面前的、使他们灵魂富足的财富？ ——这些都是基督徒的真正财富。（圣徒不会因世上的患难而失去它们）。

使徒们曾说过：——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



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 路加福音

12:13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12:14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12: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12: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

产丰盛。

12: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12: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食物和财物。

12: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12: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些人贪图钱财，就偏离了信仰，陷自己于许多愁苦之中”。因此，在那场毁灭（即罗马城被攻陷所导致的灾难与祸患）中失去财产的人，如果他们（基督徒）像上述使徒（外面贫穷，里面富有）教导他们的那样持有财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使用这个世界（中的属世之物），就像他们根本没有使用它一样，那么他们（基督徒）就可以真正地与那位受到如此严重的攻击却从未被击倒的人（约伯）一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即约伯）（作为一个好仆人）遵从主的旨意，以获得巨大的（内在）财富，并以此充实自己的精神。

在他（约伯）活着的时候，他暂时失去那些（外在）财物与东西，但他并不悲伤，因为在他死去以后，那些外在财物与东西还是会丢弃。

但那些软弱得多的（基督徒的）灵魂，虽然在基督面前不喜欢这些属世的东西，却仍然以某种过分的感情执着于这些东西；他们在失去这些东西时一定会感到痛苦，就显明出，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爱之中所包含的罪；并以他们自己陷入忧伤的程度来增加愁苦：正如我前面从使徒那里所引述的那样——“（他们）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他们（软弱的基督徒）长期忽视（圣经）言语的教导，理应尝一点经验的教训，因为使徒说过：“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等等。在这里，他（使徒）谴责的只是对财富的渴望，而不是对财富的使用本身；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教导：“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作体

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心高气傲，不要倚靠不确定的财富，而要倚靠永生的上帝，他赐给我们丰盛的万物，使我们可以享用，使我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随时预备分配和传扬：为自己积攒美好的根基，以备将来，使他们（与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生命”。他们（基督徒们）这样对待自己的财富，减轻了小负担，获得了大收获；他们对自己通过免费分配给他人而更安全地保留下来的那部分财富感到更加喜悦，而不是为自己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而轻易失去的那部分财富感到悲伤。

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在世上失去那些他们不打算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管的东西。

主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锈蚀，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锈蚀，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我说，这些人（轻看世事财富的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他们跟随那位真理之主，那位勤勉而无畏的、一切美好（属灵）财宝的守护者，是多么明智的选择。——有许多人（贪恋世

事财物的人) 仅仅因为把财宝藏在敌人(入侵罗马城的“蛮族”人) 偶然经过、却没有发现的地方而(暂时地) 高兴; 但是, 如果他们愿意在上帝的指示下, 把(真正的、属灵的) 财宝存放在他们确信敌人所无法到达的地方(天国), ——那么, 他们的安慰又何尝不是更加确定和安全呢!

因此, 当野蛮人洗劫了诺拉城、并把诺拉主教囚禁起来时, 身为诺拉主教的保利努斯(Paulinus) 自愿放弃了无尽的财富, 而甘心选择了贫穷(然而他在圣洁中却是富足的), 他在心中这样祈祷(正如他后来告诉我们的那样): “主啊, 让我不要忧愁, 让我不要为金银而烦恼, 因为你知道我所有的财宝在哪里”。他(保利努斯) 甚至把他所有的财宝都放在了那里(天国之中): ——正如那位预言这些(世事的) 苦难将降临到世人的主所建议他把财宝放在那里(天上)。

其他人也是如此, 他们遵从上帝的指示, 选择并保存真正的(属灵) 宝藏; 这甚至还导致, 他们的世俗财宝免遭野蛮人(入侵者) 的蹂躏。然而, 其他那些人(即那些贪恋世事财物、不愿意在天上积攒属灵财宝的人) 却为他们自己的(在上帝面前的) 忤逆付出了代价,(甚至导致, 他们不但没有在天上积攒的属灵财宝, 还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属世财富)。

他们后来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世俗的垃圾(属世的财

物)。

有些基督徒被敌人施以酷刑，逼迫他们说出自己的(属世)财产在哪里。但他们既不可能失去(属灵的财宝)，也不能掩盖它们。但如果他们宁可忍受酷刑，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属世财宝在哪里，那他们就离善太远了。而那些为金子受了那么多苦的人，却要受教，知道应该为基督忍受什么。让他们(基督徒)学会爱他(耶稣基督)，因为他让殉道者得到了永恒的幸福。他们(基督徒)宁可应当学会爱那使殉道者得到永恒幸福的主，而不是爱金银。

但如果是为了金银，他们忍受任何折磨(无论是由于外在的身体折磨，还是自己内心深处因失去属世的财物、而导致的内心愁苦)，——不管是用谎言掩盖(而得以保存属世财物)，还是用真相丧失(而交出属世财物)——他们都是最可怜的。

然而，如果任何一个人是在折磨之下坦白了基督，那么没有人会因此失去基督；但对于金银，如果不是(用谎言)抵赖，否则就无法保存。因此，即使是那些苦难，也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教导人去爱不可朽坏的东西。

那属天的真正财宝(即对于基督的信靠)比那些属世的财宝更有益处；而那些属世的货物会让它们的主人受折磨，因为他们盲目地爱着这些东西。

但有些人虽然没有这些属世的东西（属世之财物），也受到（蛮族侵略者的）折磨；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属世之财物），却对它们有一种渴望；他们的（属世的）贫穷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不是他们（出于神圣的意愿而）甘愿选择的。虽然他们不是因为拥有属世财产而遭受这些苦难，但是，他们对于属世财产的渴望感情却值得遭到苦难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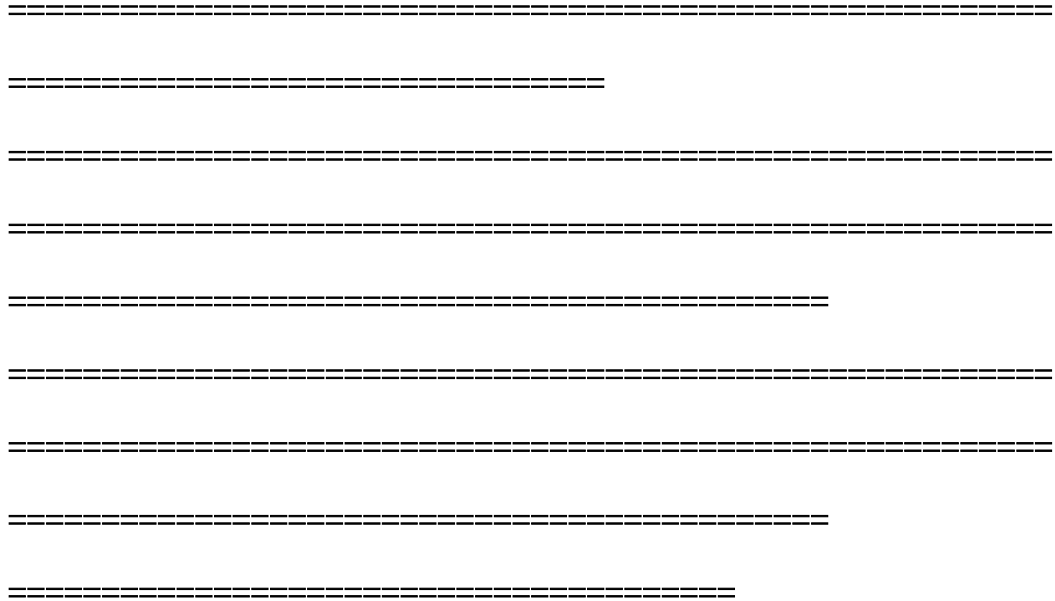
但如果他们的思想飞得更高，用一种轻看（世事）的眼光看待对于属世财富的拥有，我就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人受到过这样的折磨与苦难，或者因为无辜而受到过这样的责罚。但是，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会在这些折磨苦难中承认自己的圣洁贫穷（即，承认他们对于基督的信仰，以及对于世事、属世财物的轻看），（也因而）承认了基督自己。因此，虽然这样的坦白（即宣告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自己在属世之事上的贫穷）就未必能让敌人相信（即相信他们并不拥有属世财物），但是，他（这样的坦白的人）也不会因遭受这种折磨苦难而得不到天国的奖赏。

=====

=====

=====

=====



## 第十一章

关于短暂生命的终结，无论它是长是短。

有人说，饥荒的极度肆虐在这些（蛮族的）入侵中摧毁了许多基督徒。然而，即使如此，信徒们也通过忍耐，是有益处的。因为被饥荒结束性命的人（基督徒），脱离了今生的苦难，就像任何其他身体疾病使得基督徒脱离今生苦难、进入幸福的永生一样。而在饥荒中没有被结束性命的（基督徒），却被教会了他们节制饮食和禁食的能力。

但许多基督徒却被各种最可怕的死法所毁灭。这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所有生灵的共性。



我所知道的是，没有一个人是不该死的。因为生命的终结，使长寿和短命合而为一：——（在永恒面前），没有一个更好，另一个更坏，也没有一个更长，另一个更短。既然死了的人不能再死，那么我们的生命死于什么样的死亡又有什么区别呢？每一个凡人，在每天的伤亡中，都不断地受到无数种死亡的威胁，只要他还不确定自己会尝到哪一种死亡的滋味；——请你告诉我，与所有这些极端的死亡相比，是只受一次永远的死亡之苦，还是仍然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哪一种好？我知道，宁可活在无数次死亡的恐惧中，也不愿死一次就永远摆脱所有的恐惧，这是多么不值得的选择。

但是，脆弱敏感的肉体对死亡的恐惧是一回事，而纯洁的灵魂理性对于死亡的战胜又是另一回事。

好的生命绝不会伴随着糟糕的死亡：——因为没有什么能让死亡变得更加糟糕，——除了死亡之后的所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因此，在他们（世人）思考死亡的时候，不应当关心死亡的方式，而要关心死后将永远地面对的事情。因此，既然所有基督徒都知道，虔诚的乞丐死在舔舐他疮口的狗群中，也胜过穿金戴银的恶贯满盈的富翁的死亡，那么，对任何一种死亡的恐惧，又有什么

力量来惊吓他们那过着良善生活的灵魂呢？

### 路加福音

16:19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16:20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16:21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16:22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16:23 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16:24 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16:25 亚伯拉罕说，儿阿，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16:26 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

16:27 财主说，我祖阿，既是这样，求你打



## 第十二章

关于埋葬死者：——禁止死者被埋葬，并不损害（死去的）基督徒的灵魂。

哦，但在这场大屠杀中，死人是不能被埋葬的：然而，我们神圣的信仰并不在意这个，它坚守着应许：它不会脆弱到认为贪婪的野兽可以剥夺（基督徒）身体的任何部分。在（死去之基督徒）复活的时候，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少。

圣经也不会说：“如果敌人在今世对我们死去的躯体所做的事会影响我们在来世的完美，那么就不要惧怕那些能杀死躯体却不能杀死灵魂的人”。而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除非有人会荒谬地认为，在我们死前应该惧怕那些能杀死躯体的人，以免他们杀死我们的躯体，——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在死后惧怕那些能杀死躯体的人，以免他们杀死（我们的）躯体后不允许（我们的）躯体下葬。

若基督说：“那些能杀死身体的人，在我们死后就不能再做什么”，——那么，他们（那些能杀死身体的）也同样就没有能力对死尸

造成什么伤害；——这难道是假的吗？

所以说他们在杀人时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暂时伤害了身体的知觉，但之后他们就不能再伤害它了，因为死尸是没有知觉的。

有很多基督徒的尸体没有被埋葬在地下，但是他们哪一个都不会与天地分开，因为上帝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他知道什么时候将要使他所创造的人复活。

诗篇的作者这样说道：“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但这句话是说他们（杀人者）的恶行，而不是说他们（圣徒们）的苦难。

虽然在人看来，这些行为似乎是血腥和暴虐的，但“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因此，所有这些有关死者的仪式、对葬礼的精心安排、坟墓的时尚和葬礼的奢华，与其说是对死者的鼓励，不如说是对生者的慰藉。

如果说富丽堂皇的坟墓对死去的恶人有任何帮助，那么贫穷卑微

的坟墓在同样的情况下对虔诚的人就是一种阻碍。（显然，这样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坟墓的富丽堂皇或贫穷卑微，绝不能代表被埋葬者的生命品格、灵魂品质，以及他们在永恒之中的际遇。）

那个富有的贪吃鬼（那个拉撒路故事中的、进入地狱的财主）的家人为他准备了一个在人看来很奢华的葬礼，但在上帝看来，天使为这个可怜的溃烂的乞丐（贫穷的拉撒路）准备的葬礼要奢华得多：——他们没有把他放在任何大理石的坟墓里，而是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他们（即那些看重葬礼的属世之人）对此嗤之以鼻；而我们却要捍卫上帝之城。

然而，就连他们（那些属世之人）自己的哲学家也蔑视对于安葬（以及葬礼）的尊重：——有时，整支军队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倒下，坚定地走向那牺牲生命的屠戮场，却从未想过要被安葬在哪里，安葬在什么大理石墓里，或是安葬在什么野兽的肚子里。

他们的（世俗）诗人们可以尽情抒发他们对这一主题的属世之情，庸俗的人们也会为之喝彩，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他们说）“那没有裹尸布的人，被覆盖在天空下”。

那么，这些歹徒又有什么理由侮辱那些未被“体面地”埋葬的基督徒呢？——“当他们（基督徒们）复活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躯体将在顷刻间恢复原状，不仅从泥土中恢复原状，甚至从所有其他元素的最隐秘的地方恢复原状。”

### 哥林多前书

15:1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15:2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15: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15:5 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15:6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15:7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15:8 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15: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

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15: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15:11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15:12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15:13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15: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15:15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15:16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15:17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15:18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15:19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15:20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15: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15: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15:23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15:24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15:25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15:26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15:27 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

15:28 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15:29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

15:30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

15:31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

15:32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15:33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

15:34 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15:35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15:36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15:37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

15:38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15:39 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

15:40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15:41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

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15:42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15:43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15: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15: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15:46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15: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15:48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15:49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15:50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

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15:52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15:53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变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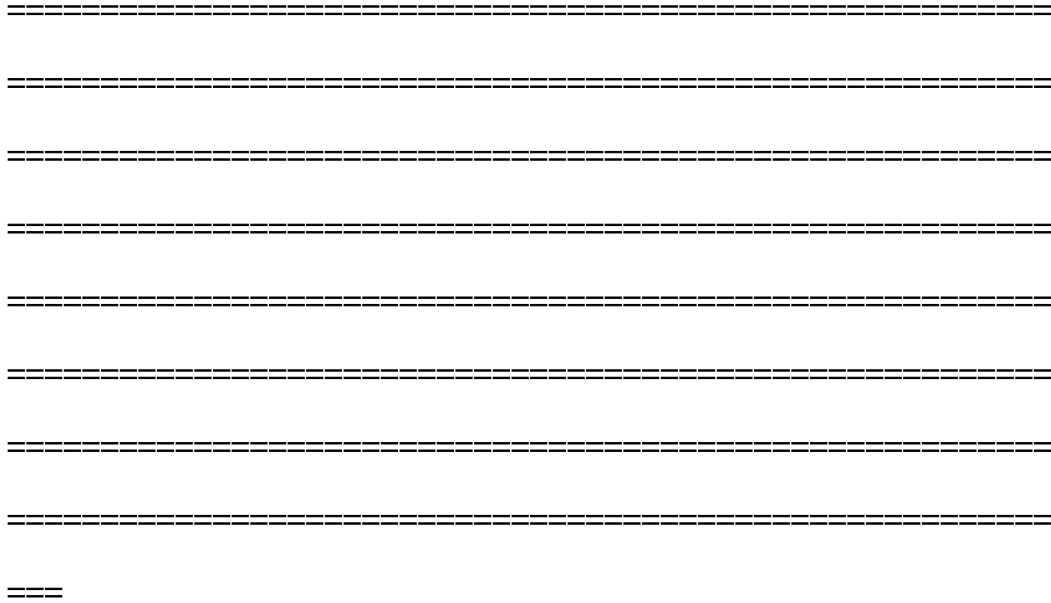
15:54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15:5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15: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15:57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 第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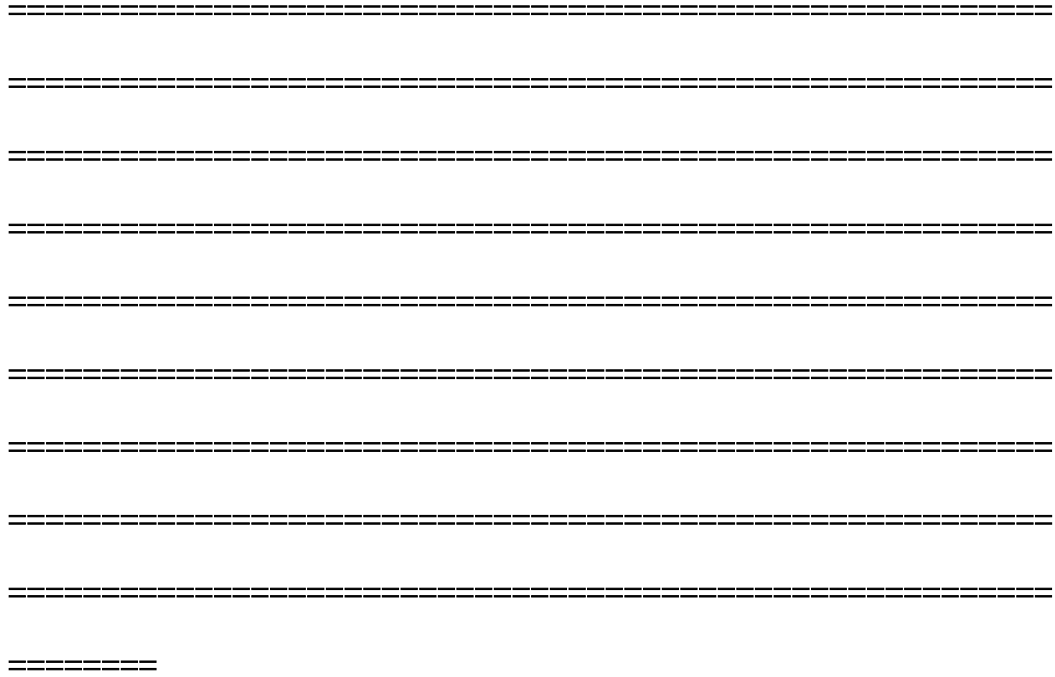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要埋葬圣徒的尸体？

但是，死人的尸体不可轻视和丢弃；主要是义人和忠信之人的尸体，圣灵曾用他们的尸体作为器皿和工具来做一切善事。如果一个人父亲的衣服或戒指在他的后代中更受尊敬，因为他们对他的感情更深，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不可轻视，因为我们穿着它们（我们的身体）比任何服饰都更贴近自己。因为这不是人的外在装饰或帮助，而是人的本性。因此，古时义人的葬礼都是热心操办，为他们的葬礼举行庆典，为他们立碑，而他们自己在世时也会就埋葬或移葬他们的遗体向他们的子女提出要求。正如天使所见证的，托比亚斯埋葬死者是上帝所喜悦的。主自己称赞那虔诚的妇

人的善工，她把贵重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和身上，（象征）为他安葬。福音用永恒赞美加冕了那些把主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并诚实体面地埋葬他的人。然而，这些权威不是证明，死尸本身有什么感觉，而是表明上帝的旨意甚至延伸到了死人的尸体上（因为他喜悦这样的埋葬义人的善行），并确实坚固了对复活的信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学到有益的教训：（我们）对活着的人所做的施舍行为会得到多么大的回报，因为上帝甚至不会忘记（我们）对死者的这种责任和恩惠。神圣的（以色列）先祖们（在旧约中）还有其他一些预言性之处，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尸体的埋葬或转移。

但是，如果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衣服，虽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缺乏，却不能颠覆（活着时的）好人的忍耐力，也不能使他远离善良；——那么，在埋葬死者时遗漏的那些东西（食物或衣服），就更没有力量去折磨已经在义人的生命中安息的灵魂了。

因此，当罗马和其他城市被（入侵者）推翻时，基督徒的尸体（在战乱中）未能得到安葬的这些益处：——这既不是活人的过错，因为他们无法实现这些益处；也不是对死者的伤害，因为他们不能感受到这些益处。



## 第十四章

关于圣徒的被掳，以及他们在被掳期间从不缺乏属灵的安慰。

是的，但他们说，许多基督徒被掳去了；如果他们被掳去到一个他们不可能找到上帝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可悲的情况。至于被掳时的安慰，圣经中也有记载：三个少年人被掳；但以理也是如此；其他先知也是如此；但他们（在被掳的境地中）从未没有神——他们的安慰者。

他（神）在这里也没有抛弃他的信徒；他在蛮族入侵者的军兵面前，甚至在牲畜（大鱼）的腹中，也没有抛弃他的先知（约拿）。





自愿忍受囚禁：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异教，这对他来说是无益的。

我们的敌人（那些不愿意相信基督教信仰的罗马人）也有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那就是他们自己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为了宗教而甘愿忍受奴役：——罗马军队的将军马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勒斯作为俘虏被囚禁在迦太基；现在迦太基人更想（与罗马人）交换他们的俘虏，而不是留住他们，于是派雷古勒斯和他们（迦太基人）的使者一起去罗马商谈交换俘虏事宜；迦太基人要求他（雷古勒斯）首先发誓，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与罗马交换俘虏，他（雷古勒斯）将自愿作为俘虏仍然返回迦太基。然而，他（雷古勒斯）到了罗马以后，劝说罗马元老院，拒绝与迦太基人交换俘虏，因为这种俘虏交换对于罗马而言并没有好处。在雷古勒斯的这番劝说之后，罗马拒绝交换俘虏；罗马人也没有强迫他（雷古勒斯）回到他的敌人那里去；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地再次回去，以履行他的誓言。而他残忍的敌人（迦太基人）用可怕而细腻的折磨将他处死：把他关在一个窄小的木桶里，上面插满了锋利的钉子，强迫他直立，因为他不能向任何一边倾斜，否则就会疼痛难忍。敌人通过剥夺了他的睡眠而杀了他。罗马人赞美比这巨大的不幸还要强大的美德，当然是对的。

而关于雷古勒斯发誓时所指的神祇，就是现在一些人说，因为对那些神祇（偶像众神）的信仰受到禁止，从而给罗马带来（被蛮族人侵入的）灾难。

但是，如果这些神祇（罗马人对于它们的崇拜只是为了获得此世的富足）希望、或允许这些痛苦降临在一个如此信守誓言的人（雷古勒斯）身上，那么，——它们（罗马人从前所敬拜的偶像众神）在最应有的愤怒之下，还能对一个发假誓的恶棍施加比这更大的灾祸吗？还有什么比它们对这个虔诚的值得尊敬的人所施加的更大的灾难呢？

我为什么不能用双重逻辑证据来证实我的论点呢？如果他（一个崇拜偶像众神的罗马人、雷古勒斯）如此虔诚地崇拜他的神灵，为了遵守他对他们的神灵所发的誓言，他会离开他的祖国（罗马）回去，（不是回到他喜欢的地方，而是）回到他最大的敌人那里（迦太基），————如果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对他的世俗生活有任何好处的话、那他就太自欺欺人了（他的世俗生活是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结束的）。

显然，他（雷古勒斯）的例子告诉世人，他的那些神祇不能给他们的崇拜者带来属世的幸福；人们无法在其中获得属世的幸福；这样一位敬虔而虔诚的罗马人，他的崇拜是如此投入，却战败被俘，而且因为他不愿意违背他所发的誓言，遭受了那种闻所未闻的、极端残酷的新刑罚，被折磨致死。

现在，如果说，对那些罗马神祇的崇拜能换来人们来世的幸福，

那么，他们（罗马人）为什么还要诽谤基督徒的信仰呢？——他们为什么要说，罗马城之所以遭受了这样的灾难，是因为她不再信仰他们的那些神祇？也许她（罗马）可以仍然继续崇拜那些神祇（偶像众神），但是也不过会是像雷古勒斯一样不幸。——除非有人愿意站在这样无知盲目的立场上，违背纯粹的真理，说整个城市（罗马）都适当地崇拜着这些神灵（偶像众神），却只有一个人（雷古勒斯）可能遭受不幸，————就好像偶像众神的力量在保护一位伟大的罗马将军（雷古勒斯）方面不如保护一个具体的罗马凡人更有能力、更迅速一样。

众人（罗马城）不都是由具体而特殊的个体（罗马人）组成的吗？如果说，雷古勒斯即使在这一切束缚和折磨中，也能因他恒久不变的心灵而幸福，那么，就让我们去探求那种美德吧，因为有了这种美德，整个城市（罗马）才会真正幸福。

因为一个城市的幸福和一个人的幸福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人的脑袋：城市不过是在宗教和产业的形式上联合起来的一群人。

因此，我对雷古勒斯的美德没有任何疑问。现在，他的榜样足以迫使他们承认，对神灵的崇拜，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了此世的世俗生活，因为雷古勒斯宁可放弃这一切，也不愿冒犯他的神灵。

但是，对于这些以这样一个公民（雷古勒斯）为荣、却害怕有这

样的一个城邦，我们该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恐惧，那就让他们承认，雷古勒斯所遭遇的患难，同样也会降临到整个城市（罗马）。

因此，让他们（那些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罗马人）停止诽谤基督教的时代吧。不过，既然我们的讨论问题是关于被俘虏的基督徒的，那么，在此特别借此机会，针对那些嘲笑和蔑视这一拯救宗教（基督教）的人，向他们呼吁，请记住这一点，并保持沉默：——如果说，他们（罗马人）最热忱的崇拜者之一（雷古勒斯），因为信守了对他们（罗马偶像众神）的誓言，而被剥夺了国家，无处可去，只能被迫回到敌人那里（迦太基），这对他们的神灵（罗马偶像众神）来说，并不是什么耻辱，尽管他（雷古勒斯）在敌人中间已经忍受了艰苦卓绝的囚禁，甚至要在最可恶、最奇怪、最残酷的折磨中品尝乏味的死亡：——那么，就更没有理由为他（耶稣基督）的圣徒（基督徒们）的被掳而指责基督的名了，因为他们（基督徒们）凭着真正的信仰期待着天上的居所，并清楚地知道，他们（基督徒们）不过是在地上的故土和居所里的天路者（是在世上作寄居、作客旅的），受着凡人的一切苦难。

=====

=====

=====

=====



——意志的圣洁如果保持坚定和不可侵犯，无论身体被如何处置或滥用、迫害（如果忍受滥用、迫害的一方在没有明确犯罪的情况下无法避免），这种忍受都不会给灵魂带来任何罪过。

但是，由于每个人（被强暴者）都要承受狂暴和控制他的人的情欲的影响，所以他（她）所承受的后一种影响，虽然不会破坏一个人的贞洁，但却会使一个人感到羞耻，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认为，那是在心灵同意的情况下所承受的，而如果没有肉体的某种喜悦，是不可能承受这种影响的，因此，至于那些为了避免这种影响而自愿毁灭自己（即自杀）的人，有什么人的心能不同情他们呢？

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这样做（自杀）的人，是不愿意以自己犯罪（即自己的自杀）来避免别人的伤害；而把这归咎于他们（她们）的过错的人（即指责那些在被强暴危险下不自杀之人的人），不免犯了愚蠢的过错。

=====

=====

=====

=====

=====

=====

---

---

---

---

## 第十七章

选择自愿死亡（自杀）以逃避（被强暴、被强奸的）痛苦和耻辱的人

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有罪，杀任何人都是不合法的，除非法律有特别的允许；——那么无论谁杀了自己，都是犯了杀人罪。

（卖主的叛徒）犹大的（自杀）行为值得憎恨，但真理说，他上吊自杀，与其说是减轻了他邪恶背叛的罪过，不如说是加重了他的罪过，因为他在可恶的懊悔中对上帝的怜悯绝望了，在他的灵魂中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救赎悔改的地方。——如果，犹大这样的罪，都不应该以自杀来面对（而是，犹大应当真正地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与饶恕），————那么，其他罪人的罪就更不应该成为其自杀的原因，因为其没有任何罪过值得受到自杀死亡这样的惩罚：犹大上吊自杀，不过是一个恶人上吊自杀，——不仅因基督的死，也因他（犹大）自己的死而有罪：在他（犹大）为之而死的其他恶行（背叛基督）之外，又加上了（犹大）





但贞操是心灵的美德，与坚忍相伴，它学会宁可忍受一切邪恶，也不同意任何邪恶。而有这种坚忍和贞操的人，并不能总是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只有他（她）的心灵同意、或不同意；所以，有哪个聪明人会认为他（她）失去了贞操，即使他（她）被俘虏的身体被迫卖给别人的兽欲呢？

如果贞操就这样轻易丧失，那它就不是心灵的美德，而仅是一种东西；倘若贞操并非美德、而仅是另一种东西，我们又何必惧怕失去贞操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呢？因为倘若贞操是属于心灵的美德，即使身体受到侵犯也不会失去。

此外，这也是圣洁的美德，当它经受住肉欲的污染时，它甚至也使身体圣洁。因此，当意念坚定，不给恶性影响让路时，身体的贞洁就不会丧失，因为意志仍然在圣洁的使用中，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因为身体的圣洁并不在于它是完整的，也不在于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它（身体）可能会受到许多其他事情的伤害：医生为了保持健康，常常会对身体做一些眼睛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个接生婆为了试探某个女仆的处女膜是否完整（是出于恶意，还是偶然，尚不确定），结果把处女膜弄坏了。我想，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这个处女会失去她身体神圣的任何一部分，尽管她的那一部分受到了这种完整性的破坏。因此，只要意念坚定

（正是这种坚定使身体圣洁），他人的情欲暴力就无法剥夺身体的圣洁，因为意念的持续坚守始终保持着这种圣洁。但我们是否可以说，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她堕落的心灵违背了她对上帝的承诺，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她的勾引者的情欲（尽管只是有目的的），当她失去了使她的身体成圣的圣洁心灵时，她的身体仍然是圣洁的吗？上帝不容许。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如果心灵的圣洁还在（虽然身体被玷污了），身体的圣洁就不会丧失；但如果她心灵的圣洁被玷污了，虽然身体本身没有被玷污，那么她身体的圣洁也丧失了。

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已经遭受了他人的恶行，却没有理由通过自愿的死亡来毁灭自己，那么在没有任何原因之前，就更不应该采取这种（自杀的）做法了，为什么要有所担心的罪行（害怕来自他人的罪行）尚未发生之前就犯下谋杀（自己的）罪呢？他们（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我们不仅捍卫基督徒妇女贞洁的神圣性，甚至还捍卫她们在这最后的囚禁中身体的神圣性）敢反驳这个明确的理由吗？我们在其中申明，当贞洁的决心因不屈服于任何邪恶的强迫而保持不变时，那么（强奸的）罪过完全是强奸者的，没有任何部分可归咎于被强奸者。



得出他的立场，“有两个人，”他说，“但只有一个人犯了“奸淫”。那么，她如此残酷地惩罚一个没有犯任何过错的人（即自杀），又是为了什么呢？他（那个强奸者）只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她却被（自己）杀死了：如果说她不情愿地遭受强暴并不是不贞，那么她是贞洁的，而她自愿地杀死自己也是不公正的。

我呼吁你们，你们这些罗马的法律和法官。在任何罪行发生之后，你们都不会在罪犯未被判刑之前将其处死。那么，假设这个案件摆在你们面前，而你们的判决是，这个被杀的女人不仅没有受到谴责，而且是贞洁的、无罪的、清白的；你们难道不会严厉地惩罚这个行为的实施者吗？这件事是露克蕾缇娅干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露克蕾缇娅：这个露克蕾缇娅是无辜的，贞洁的，被强加了冤屈，甚至被露克蕾缇娅自己谋杀了：现在请你们宣判吧。如果你不能，因为罪犯不在，那你为什么要如此赞美谋杀如此贞洁无罪的女人呢？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地狱的法官面前为她辩护。

可是，如果她没有死，而是她有自己的罪过，如果是这样呢，没有人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虽然塔尔奎尼乌斯的儿子向她提供了武力，但她自己却同意了淫欲，而且后来还为此悲痛欲绝，认为这应该受到死亡的惩罚。（如果她认为她的悔改能得到假神的接受，她就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是这样，说有两个人，但只有一个人犯了罪是假的，而是说两个人都犯了罪，一个人是暴力强迫，另一个人是暗中同意，那么她死得就不冤枉了：因此，她的博学

的辩护者完全可以说，她并没有下地狱，而是和那些自毁、无罪的人在一起。

但本案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谋杀罪减轻了，通奸罪就得到了证实；如果谋杀罪洗清了，通奸罪就加重了：如果她是一个通奸者，为什么她会受到赞扬？如果她是贞洁的，为什么要自杀？

但是，从这位高贵女性的例子中，我们足以驳斥那些远离圣洁思想的人；他们侮辱那些在最后的囚禁中被迫（被强奸）的基督徒妇女；在对露克蕾缇娅的赞美中，有人说“有两个人”，“但有一个犯了通奸罪”。因为他们认为露克蕾缇娅是一个不会因任何淫荡的同意而玷污自己的人。那么，露迪雅因为遭受不洁之苦而自杀，而她自己却没有被污染，她没有表现出对贞洁的爱，而只是发现了自己羞耻的弱点：她为自己身上的污秽感到羞耻，尽管这是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作为一个罗马人，她觊觎荣耀，她担心如果她还活着，她所忍受的暴力就会被认为是自愿忍受的。因此，她认为应该把这种惩罚公诸于众，以证明她的心志，因为否则她无法向别人表明她的心志。被别人如此玷污的事实，她却如此不情愿地忍受着，这让她感到羞愧。

基督徒妇女没有这样做（自杀），她们仍然活着，无论受到怎样的侵犯：她们也没有因此而报复别人对自己的摧残，因为如果她们因为敌人如此野蛮地强迫（强奸）她们，而去野蛮地谋杀自己



因为在神圣的圣经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事情，——或者允许我们为了获得永生，或者为了避免灾难，而自取灭亡（自杀），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律法中被禁止这样做，“不可杀人”，特别是因为它没有加上（杀人的对象是）“你的邻居”，就像它在禁止作假见证时一样。“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舍”。

然而，如果有人作假见证陷害自己，就不要以为他可以免于后一种罪行：因为爱邻舍的人是从爱自己开始的；因为经上写着：“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既然如此，对自己作假见证的人有罪，因为对邻舍作假见证的人有罪（因为在关于禁止作假见证的诫命中，明确地提到禁止对邻舍作假见证）。

那么，既然诫命（“不可杀人”）中没有任何补充，排除了对他人和对受诫命者的一切例外，那么，不可杀自己的意思就更明白了。

因此，有些人将这一诫命的范围扩大到牲畜，甚至将杀死任何牲畜都视为非法。因为这些东西虽然不能说是具有知觉或感觉的，但也可以说是活的，所以它们可能会死，因此可以用暴力杀死。

因此，使徒在谈到这些种子时这样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诗人说：“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但是呢？难道因为诫命说“不可杀人”，我们就认为砍断一根树枝是有罪的，从而使自己陷入摩尼教的谬误之中吗？





## 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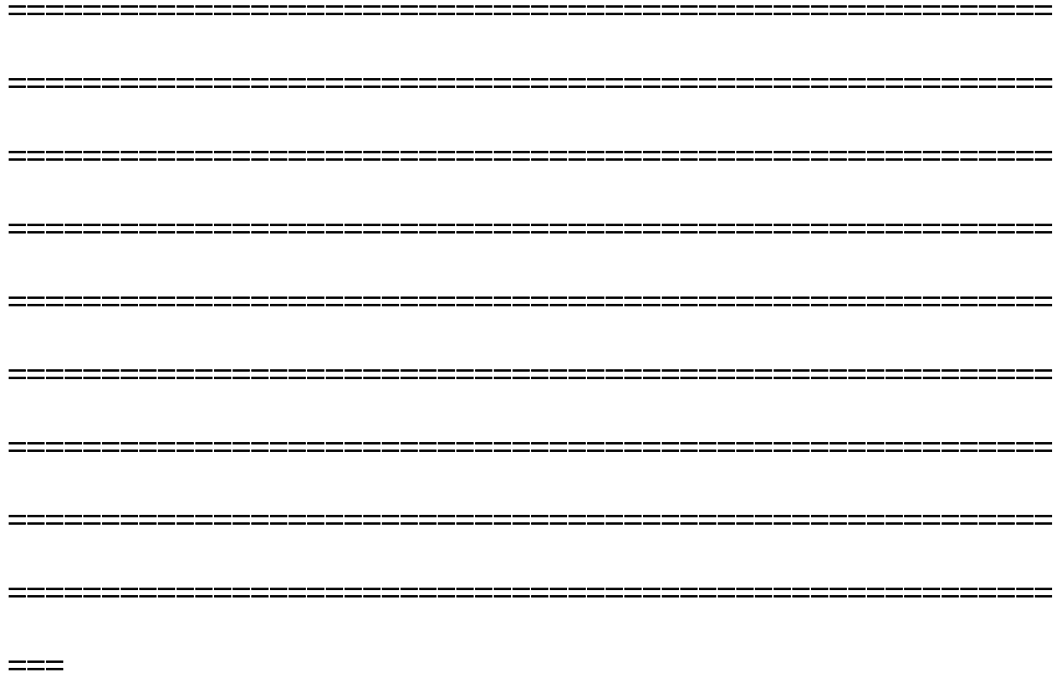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人处死而不犯杀人罪

的确，（圣经）神圣的法律权威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杀人是合法的。但这都是上帝明确的命令；他或者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或者是在某个具体的时候给以明确的命令。

因此，那些根据上帝的命令发动战争的人，或身居公职的人，按照他们的法律，也就是按照正义和理性的规则处死罪犯的人，并没有犯禁止杀人的诫命。

亚伯拉罕不仅没有被指责为杀人犯，而且还被称赞为虔诚的人，因为他要杀死儿子以撒不是出于邪恶，而是出于顺从（神的命令）。耶弗他曾发誓，当他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要把第一个从他家出来迎接他的人献祭（对此，我们应该提问，他这样做是否有上帝的命令）。参孙摧毁房子，把自己和敌人一同压死，若非那通过他显现神迹的圣灵暗中给他命令，他是没有别的借口自杀的。

因此，除了正当杀人（无论是因为法律的正义，还是因为一切正义的源泉、即上帝的特别命令）以外，杀死自己或任何其他的人，都犯有杀人罪。



## 第二十二章

自愿的死亡绝不是宽宏大量或伟大精神的标志

凡是自杀的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伟大心灵而受到某些人的赞扬，但绝不会因为他们的智慧（正确的判断力）而受到赞扬。

但是，如果你再深入一点看，一个人如果既不能忍受偶然的苦难，也不能忍受其他的压迫（别人的罪），（为了避免它们）而毁灭自己，那就不能正确地称之为宽宏大量（心灵伟大、心胸宽广）。

因为他的心灵会显明自己是最虚弱的，——既不能忍受身体上的

苦难束缚，也不能忍受庸俗之人的妄加评论；——他（她）的精神（心灵）本应是伟大的，它本应忍受灾难，若不能避免灾难；为了自己的纯洁和开明的良知，它可以将凡人的微不足道的责难置之不理（而这些世俗凡人的责难通常都笼罩在无知和错误的迷雾之中）。

如果我们认为置人于死地（自杀）是一种宽宏大量（心灵伟大、心胸宽广）的话，那么克利姆布罗托斯最配得上这种宽宏大量的称号，——他读了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一书后，从墙头上一头栽了下去，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去了他认为更好的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灾难还是罪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没有促使他（克利姆布罗托斯）通过毁灭自己来避免灾难，只有他“伟大”的精神足以让他抓住死亡，打破今生所有令人愉悦之事的羁绊。

但是，他（克利姆布罗托斯）读过柏拉图的书，柏拉图自己也许就会向他保证：——告诉他这（自杀）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很多人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入敌人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是否的确发生了，而是这是否应当发生。健全的理性比事例更重要，而这里理性与事例结合，显明了，越是更卓越的虔诚者，越是值得模仿：——（旧约中的）族长们没有这样做，先知们没有这样做，使徒们没有这么做，主耶稣基督也没有教导他们（门徒们），



效仿的（自杀的）榜样，除了那个在乌提卡自杀的加图：——不是因为只有他是曾自杀的人，而是因为他（加图）被认为是一个博学而正直的人；这可能会让其他人相信，像他这样博学正直的人所做的事情，就是好的事情。

他的朋友们（其中不乏博学之士）劝阻他不要这样做（自杀），并指责他（加图）的行为是一种颓废而非宽宏大量（心灵伟大）的表现。加图本人也在自己著名的儿子身上留下了证明。如果说在凯撒的胜利下生活是卑贱的，那么他（加图）为什么要劝他的儿子这样做（在凯撒的权力下生活），让他（自己的儿子）对凯撒的宽大怀有充分的希望呢？是啊，他（加图）为什么不劝儿子心甘情愿地与他同归于尽呢？

执政官托夸图斯的儿子在战场上违背禁令擅自进发攻击敌人，因此，托夸图斯（严格执行军事纪律而）杀死了他。如果说，执政官托夸图斯杀死了与他一同在战场上作战并挫败了敌人的儿子是值得称赞的，那么，为什么被（凯撒）征服的加图不能赦免自己，却赦免了被征服的儿子呢？难道不顾命令去征服，比不顾尊严忍受被征服，更屈辱、或更卑鄙吗？

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加图并不真的认为在凯撒的征服之下活着是屈辱的，否则，他应该用剑（杀死儿子，从而）把儿子从屈辱中解救出来。



但是，我们所反对的那些人（那些敌视基督教的罗马人）不会让他们的加图胜过我们的约伯；约伯是个圣人，他宁可忍受肉体上所有这些可怕的折磨，也不愿冒死躲避所有这些苦难（即自杀），还有其他在我们的（圣经）经文中有着崇高信用和毋庸置疑的信仰的圣人；他们都宁可忍受敌人的暴政，也不愿做自己的屠夫（自杀）。

但现在，我们要从他们（罗马人）自己的记录中证明，雷古勒斯在这一荣耀中比加图更胜一筹。因为加图从来没有战胜过凯撒，他蔑视凯撒，宁愿自杀也不愿做凯撒的奴仆。但雷古勒斯却战胜了非洲人；然而，在被他们征服之后，他决心宁可忍受他们的奴役，也不愿以死来摆脱他们。

就这样，他（雷古勒斯）在迦太基人手下保持了忍耐，在罗马人面前保持了坚贞；他既没有剥夺被敌人（非洲人、迦太基人）征服的（自己）身体（即自杀），也没有在同胞（罗马人）面前剥夺自己的未被征服的心灵（即投降迦太基人、卖国）；他也不是因为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免于一死（苟且偷生）。

因此，这位如此伟大的征服者和今生的守护者（雷古勒斯），宁可让敌人用任何折磨夺走他的生命，也不愿自己送死；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认为，人若杀了自己，就是罪大恶极。

罗马，在她所有有价值的人和永恒的灵魂中，找不出一个比他（雷古勒斯）更好的人，因为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战争胜利，取得了赫赫战功，却仍然是清贫的人；不幸也不能击倒他，因为他带着坚定、果断和毫不畏惧的勇气，（在被俘、随后去罗马之后），回到了他最致命的敌人身边（迦太基）。

这些最强大和高贵的人，是地上之国的捍卫者，也是他们的神的捍卫者（虽然是假神，但他们的信仰并不虚假）；他们最真诚地遵守誓言。

按照他们战争的惯例和法律，被征服的人可以被杀死。而他们眼看自己就要被敌人征服，却不愿做自己的屠夫，虽然他们根本不怕死，却宁愿忍受敌人的征服成为奴隶，也不愿做自己的刽子手：——那么，崇拜真神、完全以永恒的居所为目标的基督徒们，当上帝为了考验他们、或使他们改过自新，乐意让他们暂时品尝世俗的苦难时，他们（基督徒）更应该克制自己，不做这种卑鄙的恶行（自杀），因为上帝从不抛弃那些屈辱谦卑的人；他（上帝）是至高的，却为他们如此卑微地屈辱自己（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

尤其是，他们（基督徒们）没有（像雷古勒斯或加图那样）受制于军事力量、被军事力量征服、或向军人发誓去打击被征服的敌人，——那么，他们（基督徒们）就更应该克制自己，不做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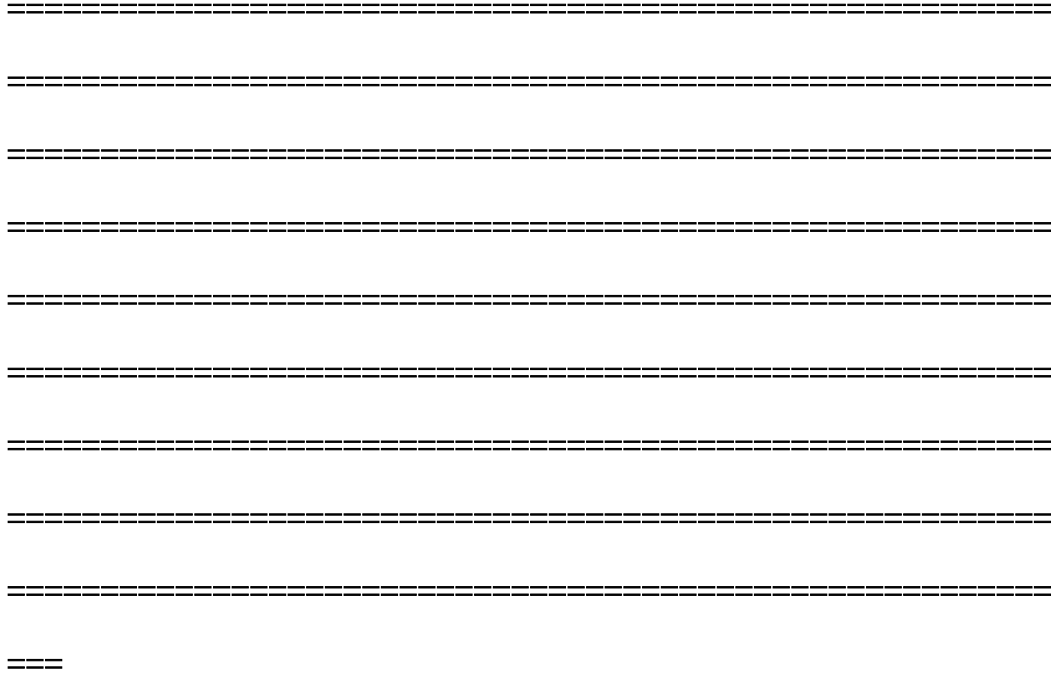
不，比起肉欲，更真正服从上帝和他的智慧的心灵，永远不会屈服于自己肉体的情欲，也不会纵容自己肉体的欲望，在别人欲望的引诱下去赞同。但是，如果自杀是一个可恶的事实，是一种令人憎恶的邪恶（正如真理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哪个人会如此喜欢说：让我们现在犯罪，免得我们以后犯罪？让我们现在杀人（即自杀），免得以后犯奸淫？

如果一个人真的被邪恶占了上风，不可能无罪，那么他（她）应当宁可选择无辜受罪、也不愿选择有罪逃脱，因为，在未来通奸的不确定性中冒险，岂不比在现在杀人（即自杀）的确定性中冒险更好？

犯下那样的罪（在被强奸的过程中通奸）、悔过可以洗刷，岂不比犯下这样的罪（现在就自杀）、完全没有悔改的余地更好？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为了避免自己有罪（不是为了避免别人有罪，而是为了避免自己有罪），害怕同意别人的情欲在自己身上煽起的情欲，就认为自己（现在）应该忍受死亡的暴虐：但一个信靠上帝、盼望上帝、依靠上帝的基督徒灵魂，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我说）这些人（基督徒）是不应该屈服于肉体的喜悦、同意不洁的行为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死的肉体中还存在着悖逆的情欲，它就会因自己的许可而违背我们意志的律法；如果它不按照我们的意志的法，

而是按照自己的法运行，一个不配合它的人当然是无罪的，正如睡觉中的身体的运动是无罪的一样。



## 第二十六章

圣徒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作为不能当作追随的范例

但在迫害时期，有一些圣洁的女人（她们说），为了躲避破坏她们贞操的人，一头扎进湍急的河里，河水淹没了她们，她们就这样死了，但她们的殉难在教会里一直受到宗教纪念。对于这些，我不敢妄下定论。教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神的旨意要求它纪念这些人，我无法判断；也许它确实有。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因

为恐惧，而是出于上天的本能，不是错误，而是顺从呢？如果上帝下了命令，而这个命令又明确无疑是他下的，那么谁敢质疑这种服从？谁敢诽谤圣爱的责任？（就像在参孙的事情那里，我们相信他没有违背神法）。但是，每一个决心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献给上帝的人，都不会因为亚伯拉罕曾因此做（创世纪22章）而受到赞美，就可以洗脱这种决心的罪过。

一个士兵，在服从命令和服从他的军事长官（他在长官手下合法作战）时杀死了一个人，这座城市（罗马）绝不会让他犯杀人罪；如果他不竭尽全力去做，这座城市（罗马）还会让他犯虚假（即违抗军令）和蔑视罪。但是，如果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和权威（而任意地）杀人的，那么他就犯了杀人罪。所以他因为做了不被允许的事（凭己意在任何场合下任意地杀人）而会受到惩罚，也因为不做被要求做的事（在战场上正义地杀人），他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这可以是将军的命令，那么（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是造物主的命令呢？因此，听到“不可杀自己”（作为一般性神法）的人，如果上帝（明确地）命令他（牺牲自己），那么他（听命者）就必须杀自己，我们决不能反对他（神）的命令：只是他（听命者）要注意这个神圣的命令是否有任何不确定性。

我们通过耳朵而知道别人的良知，因此我们的判断力无法洞悉人心的秘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



我们能否为了避免犯罪而主动求死。

这个命题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理由，是我在前文提到过的，（有人认为这）似乎可以证明一个人自愿受死是明智的：——那就是，至少为了避免——诱惑人的快乐或折磨人的痛苦，会迫使他在此事上犯罪（自杀）。

如果我们给这个上述理由一个范围，它就会延伸得很远，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当他们（基督徒们）通过再生之泉洗净了所有的罪孽时（即，基督徒在受洗以后），就应该被劝诫去赶快自杀。因为那时（在受洗以后），当过去的一切都得到赦免时，就应当提防未来一切罪孽（因而我们就会得出这个荒谬的结论，即在信主受洗以后就赶快自杀）。

如果自愿死亡（自杀）能做到这一点（避免以后在世上的所有的罪与危险），那为什么不是最合适的呢？既然他可以通过死亡轻易地避免这些危险，而且：“喜爱危险的，必在危险中跌倒”，那他为什么还要喜爱（在此世上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危险（而不自杀）呢？难道有人会——如此喜欢颠倒黑白，如此藐视真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为了躲避一个压迫者的暴力而自杀，以免被他引向罪恶，——但他又会承认一个人应该继续活着（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忍受这个充满了各种诱惑的世界，——既有可能来自一个压迫者的诱惑，也

有（在此世所将要面对的其它）数以千计的诱惑，如果没有这些诱惑，人就活不下去、无法在此世上生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劝诫那些接受过我们洗礼的人，使他们保持童贞，或成为贞洁的寡妇，或结成诚实而体面的婚姻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劝说每一个在洗礼中刚刚获得罪孽赦免的人，在洗礼之后，立即让他迅速死去，这样就能立即把他送到上帝那里，既新鲜又美好？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劝说是合适的，我说他不是痴心妄想，而是简直疯了。他有什么脸对一个人说，杀了你自己吧，免得在你的“小罪”（即被强奸、被强暴）上再加上更大的罪，让你为一个野蛮的不贞洁的主人做奴隶？他怎么能对一个人说：既然你的罪已被赦免，就杀了你自己吧，免得你生活在这个充满无数诱惑、不洁的享受如此诱人、血腥的亵渎如此狂暴、错误和恐怖如此可恨的罪恶世界上，再次陷入同样的罪孽，甚至更糟？

因为，如果有任何正当有力的理由来证明（“自杀是合理的、是合乎神法的”）这一事实，那就必须是上文所说的理由。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自杀）没有理由。

那么，尽管敌人破坏了你们的贞操，你们（基督的信徒们）也不要厌恶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们的良心忠实地为你们作证，你们从





但请扪心自问，你们是否曾因此（即，极其看重自己的贞洁，以及因贞洁而来的美誉）而受到人类的赞扬，并因此而嫉妒他人（即，妒忌他人所得到的贞洁的美誉）？

我并不是在指责你们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内心会对上述这个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但是，如果它们（你们的内心）的回答是肯定的，说你们的确如此，那么，你们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你们曾经寻求、和乐于取悦于凡人的眼睛的东西（即，你们的“贞洁”，以及伴随它的“美誉”与虚名）；而你们并没有失去不能向人展示的东西（即，你们良心中真正的清洁）。如果你们不同意对方（敌人、强奸者）的肆虐（即，虽然你们身体上的“贞洁”被侵犯，但是你们的心灵并没有犯罪，因为你们的意志并没有同意犯罪者的罪行），你们的灵魂就会得到上帝恩典的帮助，使它们（即你们的良知、灵魂、以及从神所来的恩惠与安慰）不至于失去；——同样，你们也会感受到人类荣耀（虚名、虚荣）（所带来的、所随之而来的）的耻辱、羞耻，使它们（你们的心灵与灵魂）不至于爱上它（人类的虚名、虚荣）。

但你们微弱的心灵在两方面都得到了安慰：——在这一方面得到了（神的）赞许（即，你们在苦难中、在因敌人对你们的犯罪所带来的身体羞耻中，仍然保持了谦卑坚韧的忍耐和贞洁的信心），在另一方面受到了责备（即，你们曾过于看重——所谓身体的“贞

洁”所带来的外在美誉、虚名、人类的外在荣耀和称赞）：在这一方面（前者）得到了称义，在另一方面（后者）得到了改造（更新）。

然而，在被问到上述问题时，也会有人的心回答说，她们从未以童贞、个人贞操或婚姻中的节制为荣：她们将自己与最卑微的人相提并论（“要俯就谦卑的人”）【罗马书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并怀着虔诚的敬畏之心为上帝的恩赐而“战兢快乐”【诗篇2：11“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他们也从未因他人的圣洁和纯洁而感到羞愧（或嫉妒）；他们无视人世间的名声（这种名声总是根据美德的稀有程度而累积）【换言之，正是因为有美德的人少，所以有美德的人才会得到特别的赞誉】，宁可让得到美德的人数倍增，也不愿因（有美德的）人少而（使自己因自己美德而有的名声而）变得更加显赫。如果野蛮人（罗马城中蛮族入侵者）的情欲攫取了她们（即，那些内心真正谦卑、贞洁，并且不看重美名与世人的赞誉、不看重虚荣的基督徒妇女）中的一些人（的身体上的贞洁），不要让她们（仅仅）说这是被允许的；也不要让她们认为上帝忽视了这些事情；——因为他（上帝）有时会允许罪人不受惩罚的行为：因为有些人（罪人），作为罪恶和邪恶欲望的砝码，会被现在和秘密的审判所打倒，而有些人（罪人以及罪人之罪）则更会被保留到公开和普遍的最后审

判中。

也许，那些自知无罪的人，那些从未因贞洁的美好（虚荣）而膨胀过内心的人（即那些贞洁而谦卑的基督徒妇女），（然而，她们的身体却被敌人如此践踏），她们的内心潜藏着一些弱点，如果她们能逃脱战争的狂怒所带来的（被强奸的）羞辱，那么，这（即，她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安然无恙、没有被敌人侵犯身体）可能会让她们骄傲自大。

因此，就像有些人因死亡而被带走，“以免患难与祸患改变他们的心智”；这里的这些人（战争中被强奸的妇女）也被迫放弃一些东西（身体的贞洁），以免过度的安逸使她们的美德谦虚的品质堕落。

因此，无论是那些骄傲的人（即以自己的贞洁美誉而自傲的人），因为她们的身体是纯洁的，没有别人任何不洁的接触；——还是那些可能会变得骄傲的人（即，那些虽然现在谦卑贞洁，但是，经过战争中的安然无恙，可能会在内心变得自高），——即，若她们（这些谦卑而贞洁的人）躲过了敌人的强暴、她们的贞洁虽不被剥夺，但她们的心却可能会变得骄傲；————总之，都是要劝她们两者（前者与后者，即，那些现在已经骄傲自高的人，以及可能会因安然经过祸患、没有受到侵犯、而可能会变得骄傲自高的人）都要谦卑。

这样，在一个人（前者，即已经在内心因贞洁的美誉而自高自傲的人）身上已经有的、在另一个人（后者，即，可能会因经历战争安然无恙，而在内心对于贞洁的美誉而自高自傲的人）身上也将要有的——迫在眉睫的虚荣，在她们两个人身上都被排除了。

-----

必须指出，有些经受过那些（被强奸的）苦难的人也许会（错误地）认为，禁欲（身体的贞洁）是一种身体上的好处，只要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它就会一直存在；但她们不知道，只有靠神的恩典保守、以及人强壮的意志，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神圣。如果她们知道，这种（神圣的）美好，不是那种可以违背意志而从心灵夺走的神圣美好；那么，她们就可以走出上述这种错误的观念了。

她们应该考虑到，自己是怀着怎样的良心敬重上帝、侍奉上帝，并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心相信上帝，相信他（上帝）不会、甚至不可能抛弃如此这样侍奉他、恳求他的名的人，不怀疑他（上帝）对（真正的、神圣的、心灵之中的、不能被人夺走的、而不是身体表面上的、能够被罪人夺走的）贞洁的——极大认可。

因此，她们必须明白，她们（作为属上帝的圣徒）不会（因被强



短暂易逝的事物的脆弱基础之上。

因此，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这短暂的一生，永远不需要为（贪图）享受这短暂的（属肉体血气的）一生而悔恨。

因为在这里（此世），他们为永恒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他们使用今世的物品，就像在此世作寄居、作客旅一样，决不受它们的束缚；他们如此利用今世的逆境（苦难、祸患），使它们永远为他们（的生命与灵魂）的更正、磨练、或改造而服务。

那些侮辱他们（基督徒）正直的人（即，那些不信基督、不信真神、只看重此世的好处与属世利益的人、即异教徒），当他们（异教徒）看到基督徒陷入这些世俗的不便、患难、祸患时，对他们（基督徒）说，你的神在哪里？

让他们（异教徒）告诉我们，当他们（异教徒）遭受同样的压迫（苦难、患难、祸患、灾祸、逼迫、死亡、羞耻）时，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罗马希腊诸神）在哪里？

他们（异教徒）崇拜的神（偶像众神、罗马希腊诸神），或者他们想要崇拜的神，只是为了避免这些不便（即，他们的所谓信仰，只是功利主义的，只是虚伪的，只是无关于真正的生命、心灵、灵魂的，——只是为了在此世得到世俗的好处、利益、安全、繁

荣、虚名）。

基督的家人（教会、以及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回答：——我的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完整而有能力，没有任何空间能将他包括、局限在内；他可以存在，不被察觉，他能不知不觉地到来，不用挪动就离去。当他（上帝）用这些逆境试炼、磨练我们时，他要么是为了考验我们的完美，要么是为了改造我们的不完美，并且，——仍然为我们耐心忍受暂时的苦楚而保留永恒的奖赏。但你们是谁，我竟敢对你们说话，特别是说你们的神（偶像众神），尤其是说到我自己的神（上帝），他（上帝）是“在万神之上、可畏可惧的；因为异邦人的神都是虚无，惟有耶和华创造诸天”。

### 诗篇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41:2 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心愿。

41:3 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

41:4 我曾说，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41:5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

41:6 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41:7 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

41:8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

41:9 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41:10 耶和华阿，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

41:11 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41:12 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41:13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 诗篇

96:1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96:2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



传扬他的救恩。

96:3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96:4 因耶和華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96:5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華创造诸天。

96:6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華美在他圣所。

96:7 民中的万族阿，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華，都归给耶和華。

96:8 要将耶和華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

96:9 当以圣洁的妆饰（的或作为），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祂面前战抖。

96:10 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96:11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96:12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欢呼。



你们（不信基督的罗马人）在遭受了蛮族的攻击以后，你们如今的感叹，不过是因为你们贪恋地希望从前的奢侈生活能够被保持，不过是想继续肆无忌惮地追逐你们的骄奢淫逸，不过是希望在消除了所有麻烦的战争对立的障碍之后，继续游走于你从前那不诚实、不正当的腐败生活之中。那么，你们有什么理由，要责难基督教时代的兴起呢？

你们（不信基督的罗马人）的感情不是为了（正义的）和平，也不是为了普遍的（良善的）富足和繁荣，也不是为了你们在拥有这些（属世的）财富的时候，能够像诚实的人那样使用它们，即谦虚、清醒、节制和虔诚地使用它们；——不是的，而是为了让你们继续不合理地挥霍，寻求如此无穷无尽的享乐，从而在你们的繁荣中滋生出那些暴利（骄奢淫逸），这些暴利（腐败的生活）会给你们带来比你们的敌人（入侵罗马的蛮族人）所给你们带来的、更多的祸害。

但是，你们的大祭司西庇阿，即那个整个罗马元老院都认为他是你们中最优秀的人，——他担心这种（外在的和平之下的、骄奢淫逸的生活的）灾难会降临到你们头上（我说的就是这个腐败生活的罪恶），——因此，他不愿意让迦太基（作为在那个时代、成为罗马唯一的并列者、与罗马同样强大的力量），被彻底颠覆，因而反驳了主张摧毁迦太基的加图，——因为他（西庇阿）害怕

——所有（心灵）弱者的（真正）敌人——安全。

他（西庇阿）认为迦太基（作为罗马的竞争者、敌对者）对他的（罗马）同胞们（就好像他们罗马人是孩童一样）来说，既是一个方便的导师，又是一个必要的畏惧的对象【换言之，迦太基对于罗马所产生的外在威胁与敌对，可以使罗马居安思危，保持正直而节制的生活，而不会沉浸于腐败堕怠、骄奢淫逸】。

他（西庇阿）的判断也没有错：事件（事实的发展）本身就足以证明他（西庇阿）说的是真是假：——因为后来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罗马人民最强大的敌人和畏惧对象也被彻底消灭、化为乌有。从此，罗马（帝国）所面对的，首先是其内部的野蛮和血腥的骚乱，其次是内战中不断出现的更糟糕的因素，导致罗马帝国内和谐的纽带被撕裂和破坏；——内战流了那么多的血，混乱、暴乱和强暴又是那么的惨无人道，——以至于，那些罗马人在他们生活的好时光里【即，当罗马人生活正直的时候】不怕敌人的伤害，而现在在他们生活的衰败时期【即，当罗马人生活腐败、骄奢淫逸的时候】却要忍受他们自己的同胞（在内战中、在内部喧嚣混乱中）所带来的更坏的伤害：——在世上所有的罪过中，罗马人对统治的权力的欲望是最大的，也是最放纵的。当这种统治欲望征服了少数当权者的内心的时候，其他人也就沦落入了疲惫涣散的境地，从而，他们就像被囚禁在（罪恶的）枷锁之中一样。



以免它变得过于奢侈，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抑制贪婪。这两种恶习（贪婪、奢侈）一旦被锁住，城市的支柱——美德就会蓬勃发展，与美德相称的自由就会屹立不倒。

因此，当罗马元老院要建造一座带活动座椅的剧院时，大祭司（西庇阿-纳西卡）出于对（罗马）国家最谨慎的热忱，（他毫无异议地被当时的元老院推选为品德最好的人）（这是一件值得经常重复强调的事），劝阻他们（元老院）不要妄下决心：——他（西庇阿-纳西卡）以最严肃的演说，劝说他们（罗马人、元老院）不要让希腊人的奢华潜入他们的（罗马）环境，也不要同意外来的腐败进入，颠覆和消灭他们罗马本土的完美正直、以及尚武精神，不要让罗马的德性被外邦的奢华所腐败、软化、从而堕落。

他（西庇阿-纳西卡）以自己唯一的权威如此努力劝说，以至于明智的罗马元老院全体议员都被他的理由打动，明确禁止使用罗马人当时开始用于观看戏剧的活动座椅；这些座椅本来是准备在拥挤的时候给观看场上戏剧表演的观众使用的。

如果他（西庇阿-纳西卡）敢于反对那些被他奉为神明者（罗马偶像众神）的权威，那么他就更会是多么想净化罗马城的戏剧（那些向偶像众神奉献的戏剧表演）本身啊！然而他不知道它们（罗马偶像众神）是恶意的魔鬼，或者，即使他知道这一点（即，偶像众神本是虚无、本是魔鬼），那么看来他也会认为它们（罗马



还在抱怨着把你们救出这些鬼怪的统治的拯救者。

你们注意，你们的舞台剧，那些不洁的表演，那些放荡的虚荣，最初并不是由于罗马人的堕落而兴起的，而是由于你们的神的直接命令而兴起的。

对你们来说，把神的尊荣赐给那个名叫西庇阿的人，远比赐给这类神灵要好得多，因为它们并不像它们的祭司那么好。

现在，你们只要观察一下，你们的头脑在不断灌输这种（关于偶像众神的）错误的思想之后，是否还能尝到一丝真正的思考的滋味。

你们的神灵（偶像众神），为了减轻瘟疫对他们（罗马人）身体的感染，吩咐现在就为他们举行一场（关于偶像众神的）舞台剧；但是你们的祭司，为了避免你们心灵的瘟疫（贪婪、奢侈、腐败、堕落），禁止为任何这样的行动搭建豪华的舞台。如果你们有这么大的智慧，宁愿选择心灵而不是肉体，那就选择上述两方中的哪一方作为你们的神吧：——因为身体的瘟疫还没有停止，舞台剧的微妙虚荣已经进入了这个民族的耳朵；当时一个本来好战而坚强的民族，在被竞技场的戏剧吸引之后，产生了对风光旖旎的舞台剧的疯狂喜爱；而狡猾的魔鬼们（偶像众神）（根据自然的道理）预见到身体的瘟疫应该不久会停止，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一





罗马人的一些恶习，即使在他们的城市（祖国）毁灭后也不能被纠正。

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你们是怎样被迷惑了；你们不是被错误迷惑，而是被狂热所迷惑；当东方所有的国家（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都在哀叹你们城市的毁灭，所有最遥远的地区都在为你们的悲惨遭遇哀叹不已的时候，你们自己却一头扎进了骄奢旖旎的舞台剧中。

你们寻找剧场，进入剧场，一头扎进剧场，充斥剧场，扮演着比以往更加疯狂的角色。这就是你们的精神瘟疫，这就是对你们的诚实精神的折磨，这就是你们的西庇阿所担心的，当他不愿意为你们建造任何（豪华）戏院的时候：——当他看到你们的美德会多么迅速地被奢侈的繁荣所毁灭的时候，——当他不愿意让你们彻底摆脱对外来侵略的恐惧的时候（因为外患能够使你们保持节制谨守的心，远离骄奢淫逸的心）。

他（西庇阿）并不认为那座看似城墙坚固、看似礼仪淳厚的共同福祉或城市（罗马）是幸福的。但是，被诅咒的灵魂的诱惑比谨慎的人的天意对你们更有说服力。因此，你们自己所犯的过错，不愿归咎于你们自己，而你们自己所受的患难，却随时准备归咎于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你们在安稳中寻求的不是公共利益的安宁，

而是你们奢侈行为的自由：你们因繁荣而堕落，因逆境而无法改过自新。

你们的西庇阿会让你们惧怕敌人，从而抑制自己的情欲（骄奢淫逸）。但你们，虽然感觉到了敌人的存在，并被他们压垮了，然而你们却不会克制自己无度的情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们已经失去了苦难的益处，虽然你们变得最悲惨，但你们仍然是最不可改造的。

然而，上帝还是仁慈的：他饶恕了你们的性命，召唤你们悔改：是他（尽管你们忘恩负义）给了你们恩惠，让你们自称为他的仆人，（当蛮族入侵者劫掠罗马城的时候），使你们逃入他的殉道者的教堂（这里埋葬着从前曾经被罗马政府杀死的基督徒殉道者），从而躲过敌人的刀剑，保全了你们的性命。

=====

=====

=====

=====

=====

=====

=====

=====

---

---

### 第三十四章

上帝仁慈地减弱了罗马的这场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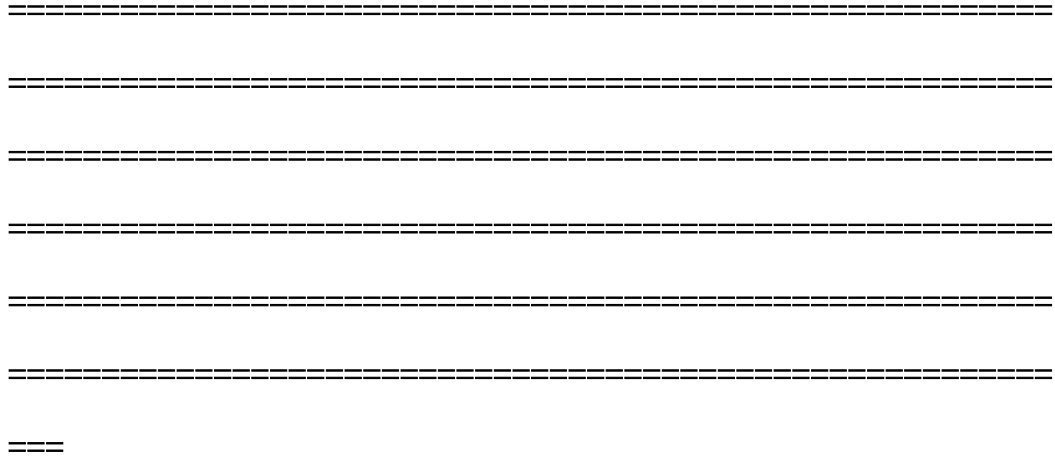
据说罗穆卢斯和雷穆斯建造了一个避难所，谁能逃到那里，谁就可以免受任何攻击或伤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灾后（战争患难之后）的城市公民的数量。这个例子为基督带来了奇妙的荣耀。（罗马）城市（当初的）的建立者，和（罗马）城市（如今）的破坏者，都是这样做的：一个（前者，即从前的罗马城的创建者）（他们建立罗马）是为了增加城市公民的数量，而另一个（后者，即如今的“蛮族”入侵者）是为了保护战争中的敌人（罗马人）的数量，——在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更伟大？

那么，就让我们用下面这段话（以及其他任何合适的说法），——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羊群（基督教会）和上帝的神圣之城，对他们所有邪恶敌人的回答吧。

---

---

---



### 第三十五章

教会之子藏在不敬者之中，虚伪者藏在基督教会里。

让上帝的这座神圣之城（基督教会）记住，即使在她的敌人中间，也隐藏着一些有朝一日会成为她的公民的人；也不要让她认为，在听到他们的忏悔之前，承受他们的仇恨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劳动。

同样，另一方面，她也有（只要她还在这个世界上作寄居、作客旅）一些与她（仅仅在外表的形式上）同享圣礼的人（即，教会中的虚伪信仰者），——但他们（那些虚伪基督徒）并不会与她同享圣徒的真正荣耀（即在天国之中的永恒荣耀），他们（虚伪的基督徒）有的为人所知（即他们的虚伪被人们发现、看见），有的默默无闻（即他们的内心的不信，隐藏在外表的形式主义宗教圣礼之下；他们的虚伪，隐藏得很深）。

是的，有这样一些人（即，那些混迹于罗马基督教会中的、但是并不真正相信和明白基督荣耀与恩典的，仅仅是外表上的所谓“基督徒”），他们与上帝的敌人（即，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一起不遗余力地对上帝的荣耀发出怨言（抱怨基督没有能为他们避免罗马被亡的命运）。他们（那些虚伪的、或仅仅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现在和他们（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一起去演戏、看戏（即那些关于偶像众神的、骄奢旖旎的舞台剧）；过些时候，又和我们一起去做教会。

但我们不要对其中一些人的改过自新绝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如此绝望，因为我们有许多秘密的、命中注定的朋友（即那些将要成为真诚基督徒的人），甚至在我们最熟悉的敌人中间，也有这样的朋友，尽管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命中注定将要与我们交好的（即将要成为真诚的基督徒）。

这两座城（上帝之城、世俗之城）的原初进展和应有的界限，在总的审判（即最后的终极审判）之前，都是混淆在一起的。我认为如果应该说的话，那么在上帝的帮助和推动下，我现在要开始说了，为了上帝之城的荣耀，她与她的相反者（世俗之城）相比，会把她的荣耀展现得更充分。



的假神是如何从未帮助过他们分毫，反而通过欺骗和引诱给他们造成了无穷的伤害。

最后，我们要反驳那些虽然被最明显的证据所驳倒，但仍然坚持要崇拜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的人，而且不是为了今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来世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除非我被欺骗了），我们必须与哲学家们争论，不是争论每一个哲学家，而是争论他们中最优秀、最光荣的哲学家，他们在许多方面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同，那就是灵魂不死、真神创造世界、真神的旨意，真神通过旨意支配整个造物。

但由于他们（那些从前的异教哲学家）的观点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与我们相反（这些观点也会被我们驳倒），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这项辩驳的工作中不懈怠，并要说服恶人的所有矛盾，因为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和实力，以推进上帝之城的真实性；——对上帝的真正热忱和崇拜，这是获得真正和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

+++++

+++++

+++++

+++++

+++++

+++++



++++  
++++  
++++  
+++

## 第二卷

====  
====  
====  
====  
====  
====  
====  
====  
====  
====  
====

## 第一章

本卷内容限定于必要的驳斥

因此，这将是我们的工作的方法：现在，我们将从这第二卷序言开

始，按适当的顺序逐一进行。

关于这场争论必须使用的方法。

倘若人类感觉的软弱习惯不至于如此大胆地反对显而易见的真理，而是愿意将这种颓废的弱点让位于有益的教导，就像让位于最合适的药物，直到通过上帝的善意帮助和信仰的作用，它（思想与心灵的疾病）被彻底治愈；——那么，对于那些既能很好地判断，又能充分地被教导的人，应该不需要太多冗长的言语来驳斥其任何错误的观点。

但现在，由于无知者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巨大而顽固的疾病，以至于他们（出于极度的盲目，他们看不到最明白的东西；或者出于顽固的变态，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在真理已经明白无误地传授给他们之后，还要为他们的非理性和野蛮的观点辩护：——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已经很明白的道理讲得更透彻，把真理告诉他们，不是让他们用眼睛去看，而是让他们用脑子去想，就像让他们用手去触摸和感受一样。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回应问题的人总是需要得到回应；已经给出回答的人仍然要不停地回答更多的关于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我们没完没了、来来去去的辩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至于那些不能理解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或者固执己见，虽然明白真理，却不把真理放在心上，而是顽梗地反驳真理的人，就像书上写的那样，“就像不义的旁观者”、“这些人永远是轻浮的”。

如果我们要约束自己，对他们的厚颜无耻所提出的每一个反驳都作出回答（他们不在乎是多么虚假，因为他们只是对我们的论断做出反对的样子），你看这将是多么麻烦，多么无休止，多么没有结果。

因此，我的孩子马尔塞林，我在基督的爱中自由地完成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对你和别的基督徒有用。但我甚至既不希望你，也不希望任何其他人（但愿我的工作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耶稣基督里的益处）：——读这本书时，无论你或他们听到什么反对意见，我都必须回答：免得你变得像使徒所说的那些女人一样，她们“总是在学习，却永远不能认识真理”。

### 提摩太后书

3: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3:2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3:3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

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3:4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

3: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3:6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3:7 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3:8 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3:9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3:10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3:11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3:12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

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3:13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3:14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是跟谁学的。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让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3: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3: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

=====

=====

=====

=====

=====

=====

=====

=====

=====

=====

=====

## 第二章.

重复第一卷的内容。

因此，在前一卷书中，我开始谈论上帝之城，整部著作（在上帝的帮助下）都将提到这个目的。

我首先着手给他们答案：——他们如此无耻地将世界遭受的灾难（特别是罗马在汪达尔人最后的毁灭中遭受的灾难）归咎于基督的宗教，因为基督的宗教禁止人们向魔鬼（偶像众神）献祭。

然而，他们（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却不得不把这归功于基督的荣耀：——仅仅为了他（基督）的名，野蛮的国家【超越了一切战争的惯例和习俗；由于他们“蛮族人”的基督教信仰】就允许那些人【包括那些谎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在以后忘恩负义的、后来抱怨基督教的罗马人】进入许多宽敞的（基督教）宗教场所；并给予基督的仆人如此的荣誉（即，基督徒可以得到保护、免于战火的荼毒），不仅是对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基督徒），甚至是对假冒的仆人（谎称的基督徒），——以至于本来依照战争法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却被宣告为非法的了（即，入侵罗马的蛮族规定，不可侵犯那些在城内庇护所避难的、自称为基督徒的罗马人）。

于是就产生了这些问题：“为什么上帝的仁慈既赐给了他真正的仆人，也赐给了这些不虔诚、忘恩负义的可怜虫？”以及“为什么这次围城的苦难（部分）落在虔诚的人身上，也落在悖逆的人身上？”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疑问，我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恩赐，和人的苦难；这些恩赐和苦难在人整个短暂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因为它们（苦难与恩赐，顺境与逆境）经常混在一起，在善良的人和不虔诚的人身上都是一样的，而且没有区别，所以这在困扰许多人的心的方面非常明显。

我在这里的特别意图是要给那些因士兵的一些不检点行为（强奸、侵犯、等）而玷污了贞操的圣洁贞洁的妇女一些安慰；并向她们表明，如果这些事件没有破坏她们真正的贞操（即，她们自己的意志没有在这些犯罪事件中有任何参与，而完全是被迫、被强逼的，那么，她们的生命中就不因此而有罪，她们的灵魂与生命也没有被真正的玷污，因为人的贞洁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人不能用强力所夺走的），——那么，她们就不应该为生活感到羞耻，因为她们（本身）并没有任何罪过而应为之感到羞耻。

然后我借机说了一些反对那些以这种恶毒无礼的方式侮辱身处逆境的可怜的基督徒、尤其是侮辱那些失身的妇女的话；这些人（那些污蔑和嘲笑被强奸的基督徒的、不信基督的、罗马人）本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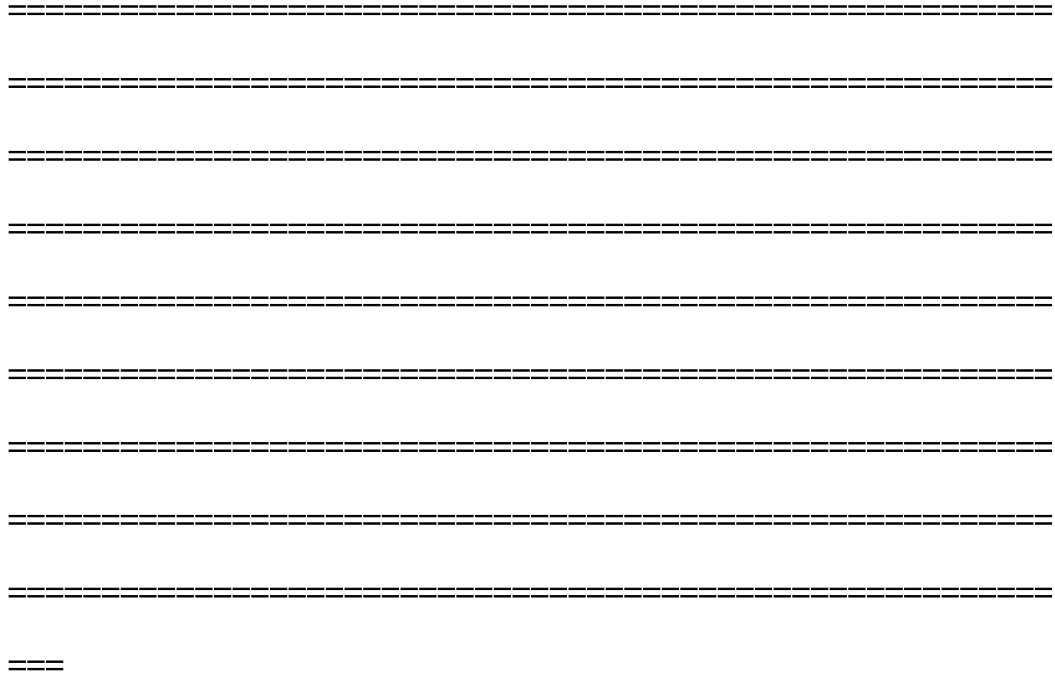
最没有男子气概、最堕落的可怜虫，完全脱离了真正的罗马人的素质。

因为正是这些人，使得——罗马自从其最初建立起来、后来又因老一辈贵族的关怀和努力而发展壮大、在她的繁荣时期，比她现在的毁灭时期更加污秽败坏：——因为在这里（在这个罗马毁灭的时代），倒下的只是石头、城墙和房屋；——但在这些恶棍的从前的日常生活中（即在罗马城被攻陷之前的、罗马人骄奢淫逸的时代），所有的道德纪念碑、所有的道德装饰品（不是他们的城墙，而是）——他们的言行道德举止，都早已被彻底摧毁了，就像那时（骄奢淫逸的时代）在他们的肉欲感情中燃烧的火焰比现在烧毁他们房屋的火焰更可怕一样。

-----

写到这里，第一卷就结束了，现在（我决定）要开始清点罗马城自建立以来，在她自己或在她辖下的一些省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如果在那个早期时代，针对他们虚假和欺骗的神灵的基督福音教义就已经得到了启示和传扬，——那么，那些卑鄙的人（即今天那些不信基督教的罗马人；他们把今日罗马城被攻陷的灾难荒谬地归咎于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城的兴起）就会把当年所有那些灾难都归咎于基督教。





### 第三章

选择一段历史，以显示罗马人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崇拜偶像时所遭受的苦难。

但请记住，当我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不得不与无知的人打交道，这句谚语就是从他们愚昧的头脑中诞生的：“少雨，归罪于基督徒”。

他们（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中当然有某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嗜好阅读历史，完全可以在史书中读到我即将谈论的这些事件（罗马从前经历的苦难事件）；但因为他们喜欢让那些盲目而错误的

庸俗人与我们基督徒敌对和不和，所以他们歪曲和掩盖他们的这种理解，竭力劝说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降下、并仍将降下在全世界的整个灾难过程，其最初的和已经有的，都只是、仅仅来自于基督的信仰。他们为基督的信仰传播得如此之远、如此光辉地反对他们所有其他的神和宗教而感到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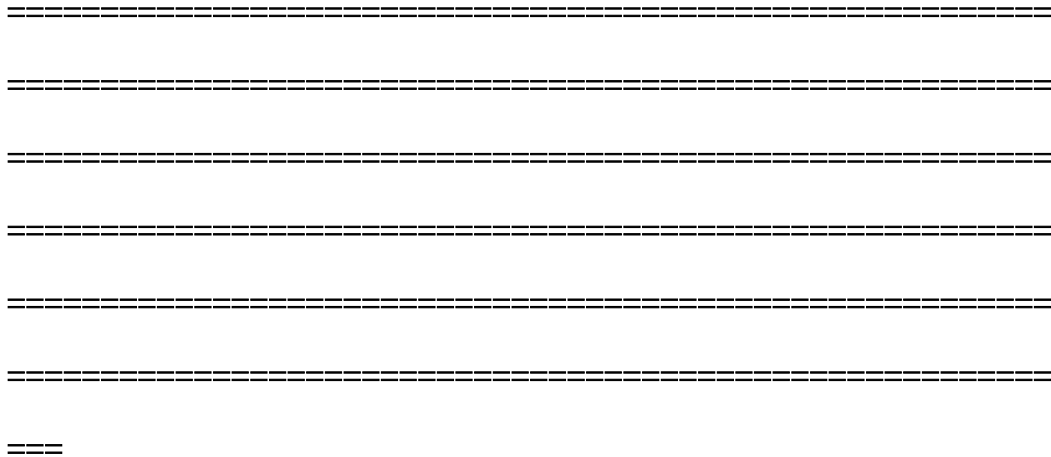
但是，让这些恶毒的人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在这个名字（基督；他们如此妒忌这个名字）将荣耀传播到如此之远之前，罗马人的财产在各方面曾经遭受过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然后，如果他们可以，让他们为他们的神灵（偶像众神）在这些极端灾难情况下对他们的“恩惠”辩护。

如果，——作为它们的仆人，他们尊敬它们，因为它们保护他们免受这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如果，他们现在只是在任何地方遭受痛苦，他们准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的脖子上；——那么，在从前，为什么它们的神（偶像众神）允许它们的仆人遭受这些巨大的痛苦（这是我现在要叙述的）；——这从前的时间，远远地在基督的名字的发布给他们带来了冒犯、禁止对它们的祭祀、很久之前。

=====

=====

=====



#### 第四章.

异教诸神的崇拜者从未从它们那里接受过任何关于诚实等的道德诫命的教导，而只是在献祭（崇拜活动）时使用一切不洁净之物与不洁净之礼。

首先，他们的神灵（偶像众神）为什么不关心它们的仆人是否（道德）举止得体呢？真神之神，理应忽视那些蔑视对他的公正崇拜的人；但至于那些邪恶而忘恩负义的人（敌视基督的罗马人）抱怨被禁止崇拜的神灵（偶像众神），——它们（偶像众神）为什么不通过给他们（罗马人）一些好的法律诫命来帮助改善它们的那些崇拜者的信仰生活呢？就像他们（罗马人）小心翼翼地参加他们神灵的祭祀一样，他们的神灵也应该慷慨地纠正他们不完美的地方，这是非常必要的。

是啊（但有人会说），一个人走上歧途是由他自己的意志决定的。没错，谁会否认这一点呢？然而，尽管如此，这些伟大神灵（偶像众神）作为人们的守护者，并没有向他们的拥护者公布善良和诚实生活的形式守则、诫命和基本要素，也更没有差遣它们的先知，明白无误地教导他们，纠正和约束违法者，用公开的惩罚来约束作恶者，用充分的奖赏来鼓励行善的人们；在这么多的神灵（偶像众神）中，有哪座神庙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我们自己（年轻时）也曾去看过这些场面，看过他们表面是崇拜神明、实则是亵渎神明的嘲弄；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狂热者，看到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在那里，我们听到了笛声，人们对他们在神灵面前表演的肮脏运动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在贝勒辛西娅（被称为天女，众神之母）面前，甚至在她的轿子前，在她洁净的节日里，他们那些野兽般的舞台剧演员们的猥亵行为，不仅令众神之母感到羞耻，而且令任何元老或任何正直之人的母亲感到羞耻，甚至连演员们的母亲自己都听不进去。

自然的羞耻感使我们对父母怀有某种敬意，这是恶习本身无法消除的。但是，在众神之母面前，在众多男女的视线和听觉中，舞台剧演员们当众表演的那些下流言行，如果不是为了台上表演的缘故，他们在家里私下对着自己的母亲表演都会感到羞耻。

至于那些旁观者，虽然他们很容易被好奇心所吸引，但看到贞洁

受到如此粗暴的伤害，我想他们应该会被不贞的羞耻感所驱赶。

如果这些是所谓的向众神“献祭”，那亵渎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这些是“净化”，那污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人（这些参加所谓祭祀典礼闹剧的人们）被称作“会士”，就好像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宴，地狱里所有不洁的魔鬼都可以在那里填饱肚子。

人们不难看到什么样的心灵才会在这样污秽不堪的行为中感到兴奋，——除非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不洁之灵，假借神灵的名义来迷惑人；——或者，除非他们是这样的人，希望得到这些肉体荒淫的快乐，害怕这些该死的魔鬼力量的不悦，胜过敬畏永生的真神的爱和愤怒。

=====

=====

=====

=====

=====

=====

=====

=====

=====

=====

=====

## 第五章.

在献给众神之母的祭品礼仪中使用的淫秽语言。

对于那些我知道他们宁可乐此不疲也不愿意摒弃这种恶俗的人，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审判：我要让西庇阿-纳西卡自己来评判，他是整个罗马元老院公认的最佳人选；他的一双手被认为适合接受魔鬼库柏勒的塑像，并把它运到罗马来。——让他先告诉我们，他是否希望他母亲以荒淫无道而让罗马元老院授予神圣的荣誉（正如我们读到的那样，希腊人和其他罗马民族也曾为某些特定的人授予过神圣的荣誉，他们对这些人的价值推崇备至，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朽的，是可以跻身于众神之列的）。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他（西庇阿）会真的很乐意祝愿他的母亲得到这样的神圣不朽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他，他是否愿意让西贝卢斯这样下流的表演作为他母亲的荣耀的一部分；他难道不会承认（你们认为），他宁愿让他的母亲死去、毫无知觉，也不愿意让他的母亲活得像个女神、听到和允许这样的献祭的污言秽语吗？是的：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罗马元老（西庇阿），他具有如此严谨的德行，用他作为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影响力阻止在那座城中建造剧场，以保持罗马人的勇武精神，这样的人难道会希望他的母亲作为一名女神，从那些由一名罗马贵妇人献上的、

令她面红耳赤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吗?他有可能相信一名令人尊敬的妇女的节制会由于被提升为神而发生改变，因此能够承受被人用这样粗俗下流的话语所呼唤和庆祝吗?如果她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而没有捂住双耳逃离那个地方，那么她的亲戚、丈夫、子女肯定会替她害臊。

因此，诸神之母具有最无耻的男人也不愿他的母亲所具有的品格，她一心想要迷住罗马人的心灵。她在侍奉罗马人中最优秀的公民，但不是用她有益的建议使他们在道德上更加成熟，而是用她的欺骗缠住他们，正如经上那句话写的正是她，“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灵魂”。她的旨意是用一种貌似神圣的证言来吹捧他们的优秀，使他们依赖自己优秀的品德，而不再努力追求真正的虔诚和宗教，但若没有真正的宗教，天生的禀赋无论多么杰出，都会化作傲慢和虚无。这位女神要求最优秀的人看到在她自己的神圣庆典中竟然需要连优秀的人在自己家中的餐桌上都耻于听见的污言秽语，这样做不是出于一种欺骗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她（偶像之神）在祭祀中使用和渴求的东西，即使是在他们（罗马人）的运动和娱乐中，也是正直的人所憎恶使用的。





全是愚蠢的吹嘘。

请让它们展示一下，它们（偶像众神）在哪里有指定的公共场所来听这样的讲座（在那里，玩家们没有展示他们肮脏的姿态和污言秽语的演讲）：——在那里，人们可以到那里聆听他们的神关于克制贪婪、抑制野心、抑制奢侈和骚乱的教义；在那里，可怜虫们可以学习珀尔修斯对他们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它可以说：

——

“学习吧，可怜的人，想想事物的发展过程、人是什么，为什么大自然把他带来：他的固定界限，他很快就会偏离：财富意味着什么，好人祈求什么；如何使用金钱：如何给予朋友、我们在世上、和神在我们心中的意图”——等等。【然而，显然的是，这些都根本没有。】

让他们说说他们的神在哪里给他们读过、或排练过这些课程。它们的崇拜者是否曾经听过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在我们的教堂里经常听的那样（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与道德教导、等等等等）；无论基督的宗教在哪里传播，我们的教堂都是为此目的而建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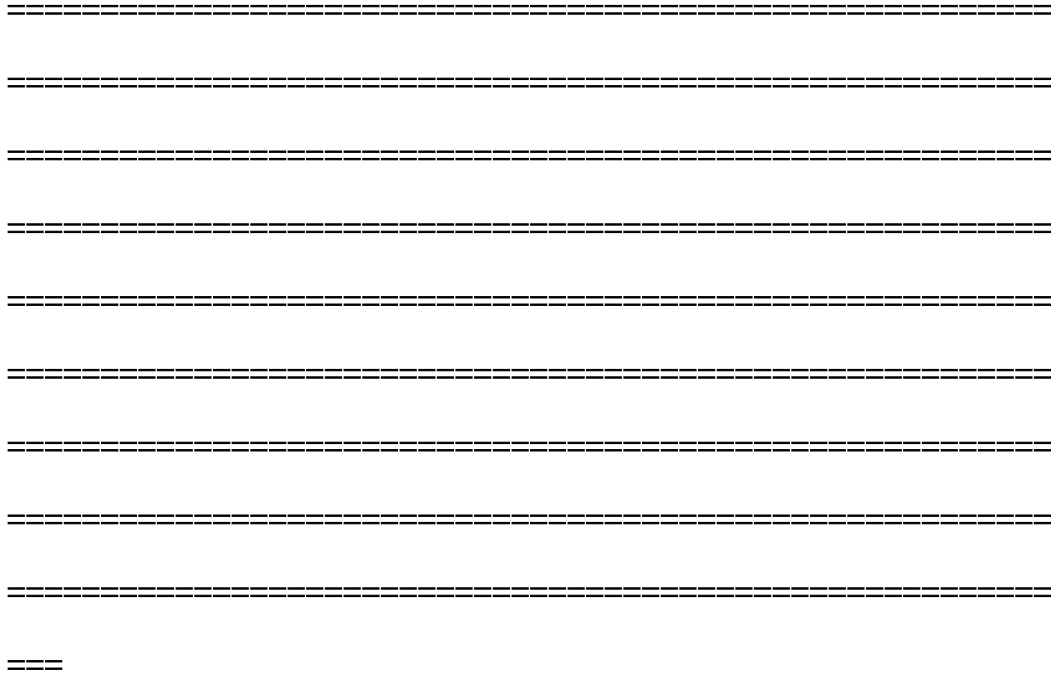
=====



这些人（哲学家）中，有些人因上帝的恩典而有了伟大的发明，但他们却因人的脆弱而不断犯错；上帝的旨意恰恰反对他们的虚荣，以通过针对他们的比较来显示虔诚从卑微上升到崇高的轨迹。

但是，如果这些（希腊）哲学家们真的发明了任何足以引导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方法，那么给予这些事情的神圣荣誉的理由难道不比给予其哲学家的理由要大得多吗？在“柏拉图庙”【如果存在的话】里听人读柏拉图的书，难道不比在魔鬼庙宇那里听那些胡言乱语要诚实得多吗？在库柏勒的祭司的见证下，孱弱的女子被献祭，疯子被割伤，有人残忍地阉割自己；看到在这些“神”的庄严仪式上常见的残忍或兽性，残酷与可耻，（柏拉图的）这一切（至少）不是更诚实吗？难道让年轻人重温一些神明的善法，教导他们如何正直，不比徒劳无益地赞美那些虚幻的（哲学家的）古代劳动【然而，哲学家虽然教导道德，但却没有神圣的权威，并且充满了谬误】——更有意义吗？但事实上，所有这些神明（偶像众神）的崇拜者，一旦开始接受那些奢华而毒辣的崇拜，就像珀尔修斯所说的那样，就会更多地效仿朱庇特的行为，而不是柏拉图的学说或加图的观点。于是，特伦斯把这个好色的青年带进来，让他凝视着桌子上的一幅画，画上画着朱庇特如何化作金雨洒在戴安娜的膝上（以达到诱奸她的目的）；这是一个合适的先例，让这个青年跟着他的欲望，夸口说他的淫欲不过是模仿了一个神。他说“用他的霹雳震撼着最雄伟的神庙的大神，他能这样做，我这个凡人就不能这样做了吗？行，我已经这样做了，而且非常快

乐。”



## 第八章

关于罗马人的舞台剧，在这些舞台剧中，对他们的神最肮脏的污秽的宣扬不仅没有冒犯它们，反而使它们感到高兴。

是的，但（有人会说）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不是在神的制度中传授的，而是在诗人的发明中传授的。

我不会说诸神的奥秘比露天剧院（舞台剧）的表演更淫秽；但我要说的是（我将用充足的历史信息，来说服所有否认这一点的人），

那些根据诗歌的虚构而形成的戏剧，并不是罗马人通过自己无知的虔诚而向他们的神灵展示它们的庄严，而是因为神灵本身如此严格地命令，——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迫他们公开展示和演绎这些戏剧，以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一点我在第一卷中已简要论述过。因为，当罗马城第一次染上瘟疫的时候，在（偶像众神的）祭司长的授权下，罗马第一次举行了（关于诸神的）戏剧表演。他（祭司长）是谁，在安排他的课程时，不宁可选择遵循（关于诸神的）戏剧、或他的神灵所设立的任何东西的基本原理，而是选择遵循凡人的较弱的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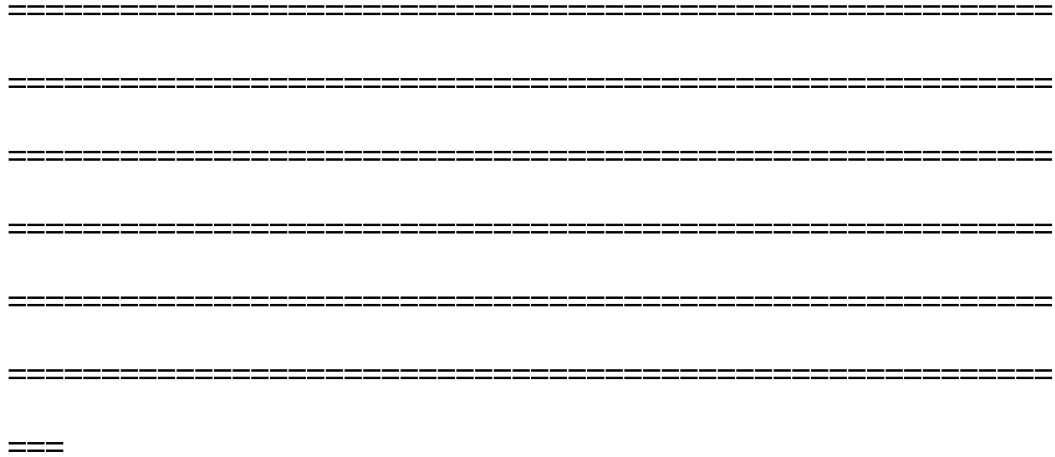
如果诗人们真的把朱庇特误认为通奸者，那么这些如此贞洁的神明（偶像众神）应该更加生气，并惩罚世人，因为他们把如此恶毒的东西强加给它们的仪式。

在这些舞台剧中，最精彩、最耐看的是悲剧和喜剧：它们都是诗歌中的寓言故事，在这些演出中，行动表演上有许多不诚实的东西，但言语上却没有，而这些都是老人教给孩子的：是他们最诚实、最自由的学问。

=====

=====

=====



## 第九章

罗马人在限制诗歌自由方面的观点是什么？希腊人根据他们的诸神的旨意，根本不会限制诗歌自由。

西塞罗在他所写的《论联邦》一书中记录了罗马人对这一点的看法，其中提到西庇阿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古老习俗的、已经在日常生活中的允许，喜剧就不可能在剧场里如此恶俗”。

早先时候，希腊人还保存着某些合理的演出许可制度并制定了法律，无论什么喜剧若要提到任何人，必须指名道姓。

而在西塞罗的同一本著作中，西庇阿说：——“有谁没有受过喜剧的攻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凌辱？有谁得到过它的宽恕？估且承认它嘲弄过民众派首领、无耻之徒、图谋对国家发动暴乱的克莱翁

( Cleon) 、 克 莱 俄 丰 ( Cleophon) 、 叙 佩 伯 鲁 斯 (Hyperbolus) 。 我们暂且容许这样做，尽管对这类公民的抨击最好来自监察官，而不是诗人。但是对伯里克利 (Pericles) 这样一个在这么多年间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领导过自己国家的人用诗歌进行嘲弄，并且在舞台上表演，这样做并不比假如我们的普劳图斯 (Plautus) 或奈维乌斯 ( Naevius) 企图抨击西庇阿兄弟，凯西留斯 ( Caecilius ) 抨击加图合适。”

稍后他又说：——“相反，当我们的十二铜表法仅对极少数罪行判处死刑时，其中如果包括这样的案件，即如果有人唱歌或作诗攻击和诋毁他人，（就被判罪），这有多好啊！要知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接受长官的审判和法律的裁断，而不是由诗人来评判，并且只有在法律赋予我们回答的权利和可以依法辩护的情况下，我们才听取指责。”

西塞罗在他的《论联邦》第四卷中有很多内容，我认为一字不差地重述一遍是好的，只是我不得不省略一些内容，为了更容易理解，我还做了一些转述。

因为它给了我必须证明和阐明的命题很大的启发。这些引文与我努力想要解释的主题是相关的。西塞罗还做出进一步的陈述，并在结论性的段落中说明古代罗马人并不允许任何活着的人在戏台上受到赞扬或谴责。但是希腊人，如我所说，尽管并非更加道德，

但却更加合理地允许了罗马人禁止的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神灵批准上演那些低级的、使用肮脏语言的喜剧，并以此为乐，这些喜剧不仅指责人，而且也谴责神灵本身；这些无耻的行为强加给他们的无论是诗人的虚构，还是真实的邪恶行为的写照，都没有什么区别。

观众对此难道只会嘲笑，不会模仿吗？所以他们会得出结论，当神灵自身都不希望它们的名声得到维护的时候，要维护那些城邦的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的好名声显然是太狂妄了。

有人为他们辩护说，这些关于他们神灵的传说并不真实，只不过是诗人的杜撰和虚假的虚构。但是，如果你尊重你们宗教的纯洁性，这就更令人憎恶了；如果你惧怕魔鬼的恶意，还有什么比这更狡猾、更奸诈的呢？——因为当一个国家的诚实而有价值的统治者受到诽谤时，这种诽谤岂不是更加邪恶和不可饶恕吗？

那么，对那些给他们的神灵造成如此卑鄙无耻的伤害的人，还有什么惩罚能足够呢？【然而，无论是国家、民众、还是诸神，都不但没有惩罚这些无耻污秽的言辞、行为、与传统，反而乐在其中、持续不断地乐此不疲。】





没有犯下这样的罪恶，恶灵仍旧乐意允许人们把这些罪恶归于神圣的存在，这样他们（世人在作恶的时候）就能从天上为实施这样可耻的恶行得到充分的“批准”。

那些恶毒而狡猾的魔鬼让他们（那些作恶的人）假装是神，目的是为了有足够的权威，就像从天上到地上一样，让人们可以做一切肮脏的事。

因此，古希腊人看到他们有这样的（行罪恶污秽可耻之事的）神灵可以侍奉，就认为不应该剥夺（写戏剧作品的）诗人使用这些舞台进行嘲弄和羞耻表演的自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即，鼓励和允许在戏剧作品与表演中，尽情地表现众神的污秽可耻之事，以及世人的污秽可耻之事】，要么是害怕他们的诸神（偶像众神）会迁怒于他们，怕他们把自己塑造得比它们更诚实，从而显得比喜欢它们更喜欢自己【即，他们害怕在戏剧作品中，把人间之事描写得太高尚、太诚实，就会显得他们的诸神更加污秽，就会因此而得罪众神】；要么是希望自己能像他们的神一样，即使是在他们最大的罪恶之事上。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便利，他们（古希腊人）认为，在他们的城市里，演戏的主角是值得尊敬的。上述的西塞罗的同一本书《论联邦》中，据说雅典的埃斯钦尼斯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年轻时曾是悲剧演员，在联邦中担任过职务。另一位悲剧演员亚里士多德摩



他们不敢让公民的生活免受诗人的笔和戏子的舌头的鞭打，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神很高兴看到他们自己被人诽谤。

他们认为，那些在舞台上表演、让神高兴的事情的人（戏子），不应该被那些神的仆人（希腊公民）所厌恶（无论关于诸神的戏剧中包含了多少污秽龌龊）。不仅如此，他们还应该受到（希腊）同胞们的绝对和高度的尊敬：因为他们找不到什么理由来仅仅尊敬那些为神灵献祭的祭司，却让那些戏剧演员受到不光彩的待遇，因为他们（戏子们）是在神灵的特别任命下学习他们的（戏剧）职业的，神灵要求他们举行这些（戏剧表演）庆祝活动，如果不举行就会不高兴。

拉贝奥(Labeo) 的渊博知识使他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认为，善神与恶神应当有不同的崇拜形式；坏的神灵喜欢屠宰和悲惨的祈求，好的神灵喜欢欢乐的狂欢和运动的荣誉，比如戏剧（他说）、宴会和在床上狂欢；关于这些，我们以后（愿主喜悦）将详细讨论。

但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是否所有的诸神都受到各种礼遇，混杂在一起，就像只受到好的礼遇一样（因为说有邪神是不合适的，虽然他们确实都是邪恶的，都是不洁的精灵）：或者，正如拉贝奥所说，必须慎重行事，这些神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特定仪式，而不同的神有不同的仪式；——无论如何，希腊人最方便的做法是



罗马人剥夺了诗人对人使用的自由（即，污秽性的描写），却允许他们对他们的神使用这种自由；——这表明他们把自己看得比他们的神更重要。

但是，罗马人（正如西庇阿在西塞罗所著《论联邦》一书中所颂扬的那样）决不让他们公民的好名声和好风度受诗人的调侃和训斥，而是对所有敢于冒犯人的诗人处以极刑：——虽然他们（罗马人）知道他们的神明（偶像众神）对关于他们的责难和辱骂不仅忍耐，甚至还很高兴，但他们（罗马人）认为自己比他们的神明更不应受到这样的伤害（戏剧作品的调侃与训斥）；——他们（罗马人）把这样的（污秽性戏剧表演的）事情强加在他们的崇拜诸神的庄严仪式上，而他们自己却用严格的法律来避免（即，罗马法律禁止在他们的戏剧表演中对于人进行嘲讽和训斥；但可以对诸神进行污秽性的表现和表演）。

是的，西庇阿，当你看到诗歌可以自由地诽谤你们的神灵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会赞扬罗马法律禁止诗歌对你们的人（罗马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进行攻击和污蔑呢？难道你把罗马宫廷和元老院看得比都城、比整个罗马、甚至比整个天国还重要，以至于诗人必须受到明文法律的约束，不得蔑视市民，却又不受元老院、检查官、君王或祭司的任何控制，可以任意诽谤神明吗？什么？难道 Plautus 或 Næuius 对 Cneius Scipio 的诽谤，或者 Cæcilius 对 M. Cato 的戏弄就那么不体面吗？你们的特伦斯以高大威猛的



我再说一遍，为什么你们不从这种不洁中看出他们（或者应当称为“它们”，因为它们都是虚无的偶像假神）不是真正的神，也不值得任何神圣的尊敬呢？

你们怎么能把它们当作神呢？你们怎么不把它们当作不洁的、该咒诅的精灵呢？它们想欺骗别人，却要求别人用它们自己的污秽之事放在对于它们的祭祀崇拜之中，以此作为它们最大荣誉的一部分。

事实上，罗马人虽然被那些有害的迷信锁链锁住，他们侍奉的神明在他们看来也需要如此不诚实的、污秽的表演，——但他们却如此爱护自己的诚实和尊严，以至于他们决不会像希腊人那样，在自己的国家里给这些卑鄙行为的参与者（那些污秽戏剧表演的演员）任何荣誉。

鉴于他们认为（那些关于诸神的污秽之事的）舞台表演艺术的卑鄙无耻，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这种人（戏子）在城市中的一切荣誉，还任命了针对他们（戏子）的审查员，将他们从任何部落中除名，并且不允许他们被算作城市的成员。

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罗马法令，也很符合罗马人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我却不得不模仿和效仿它本身：——城市的议会在这个



非常值得赞扬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他们本身是真正的罗马人），正确地规定，无论谁要从罗马公民中选择一个人成为一个（表演那些关于诸神的污秽戏剧的）戏子，他就不仅应该远离一切荣誉而生活，而且应该通过检查员的审查，使他完全不能作为他应有的部落的一员而生活。

但现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戏子们被打上了不能承受荣誉的烙印，而他们所演的（关于诸神的）戏却被插入了庆祝神明荣誉的活动中？

罗马人的勇武兴盛了很久，却不懂这些戏剧把戏：——那么，假设是人的虚荣心使他们（戏子）初次登台，他们又因人的堕落而误入歧途，那么，天神（偶像众神）是否一定对它们（那些污秽下流的、关于诸神的戏剧）感到高兴或渴望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神（偶像众神）所喜悦的戏剧的表演者却被贬低了呢？你还能以什么面目丑化这种舞台罪孽的演员和戏剧手段，却又崇拜这些行为的执行者和指挥者（偶像众神）呢？

这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争论。希腊人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尊敬这些（关于诸神的污秽戏剧的）演员，因为他们必须尊敬那些需要这些戏剧的偶像众神。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对他们（那



## 第十四章

柏拉图不允许（那些表达诸神污秽之事的）诗人居住在治理良好的城市里；这表明柏拉图的价值观念胜过那些渴望以舞台剧为荣的诸神。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创作（关于诸神污秽之事的）喜剧的诗人（罗马十二铜表法禁止他们诽谤罗马公民，尽管他们可以用如此恶毒的诽谤玷污诸神），不像那些（表演这些污秽戏剧的）演员一样被罗马人认为是不诚实和可耻的呢？

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表演这些诗歌虚构的戏剧的演员如此玷污神灵，被罗马人认为是可耻的，但是，（那些关于诸神污秽之事的戏剧的）作者却得到了荣誉呢？

柏拉图不是比你们所有人都更值得称赞吗？他在力图创建一个城市的真正完美时，会把那些污秽的诗人当作破坏城市完美性的敌人，驱逐出这个社会。

他（柏拉图）既不忍心看到他的神灵受到如此伤害，又小心翼翼地阻止这些虚构的东西，以免市民的心灵受到玷污，以免他们（那些污秽的诗人）用神灵的污秽神性来迷惑城市，因为那些诸神灵

希望在它们的荣誉上进行这样的戏剧和狂欢。

柏拉图建议和劝告那些轻浮奢侈的希腊诗人不要写这样的污秽东西。然而，这些神（偶像众神）通过命令和约束，甚至强迫谦虚稳重的罗马人向它们献上这样的污秽东西。不只是献上，甚至还把那些污秽戏剧表演庄严地献给它们（偶像众神），献给它们的荣耀。

是柏拉图禁止了这些污秽不堪的猥亵行为，还是这些魔鬼乐于欺骗那些柏拉图无法说服他们相信真理的人（罗马人）？

拉贝奥认为这个人（柏拉图）应该被列入半神之列，就像他认为赫拉克勒斯和罗穆卢斯一样： 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被他称为半神的人（柏拉图），不仅在英雄面前，甚至在他们所有其他的神灵（偶像众神）面前，都值得尊敬；在这一点上，罗马法律确实有些接近他（柏拉图）的论点：因为他（柏拉图）谴责对（那些写作关于诸神污秽之事的）诗人的一切宽容，而罗马法律剥夺了他们（那些诗人）抨击任何人的自由。他（柏拉图）禁止诗人居住在他的城市里：罗马法律剥夺了诗歌寓言的表演者作为罗马公民的特权：——也许，如果罗马法律敢对那些要求这种舞台污秽游戏的神灵（偶像众神）做任何事情的话，罗马法律会把他们（诗人与演员）都赶出去。

因此，罗马人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指望从这些神（偶像众神）那里得到任何道德指示，无论是纠正道德过失还是增加道德美德，——然而，他们自己的法律已经这样做了（因为罗马法律排斥那些表演诸神污秽戏剧的演员）。

他们（罗马人）自己的法律就已经颠覆和胜过了它们（偶像众神）。诸神需要戏剧来增加他们的荣誉，而罗马人（的法律）却不让戏剧演员分享它们的荣誉；诸神需要用诗人的创作来颂扬它们自己的缺点，而罗马人（的法律）却限制诗人的松弛奢侈，不让他们触及罗马人自己的任何不完美之处。但是柏拉图，这位半神，他既抵制了众神这种不纯洁的感情，又表明了罗马人的宽容应该使什么更加完美（即，罗马人不仅应当蔑视戏子，也更应当蔑视那些偶像众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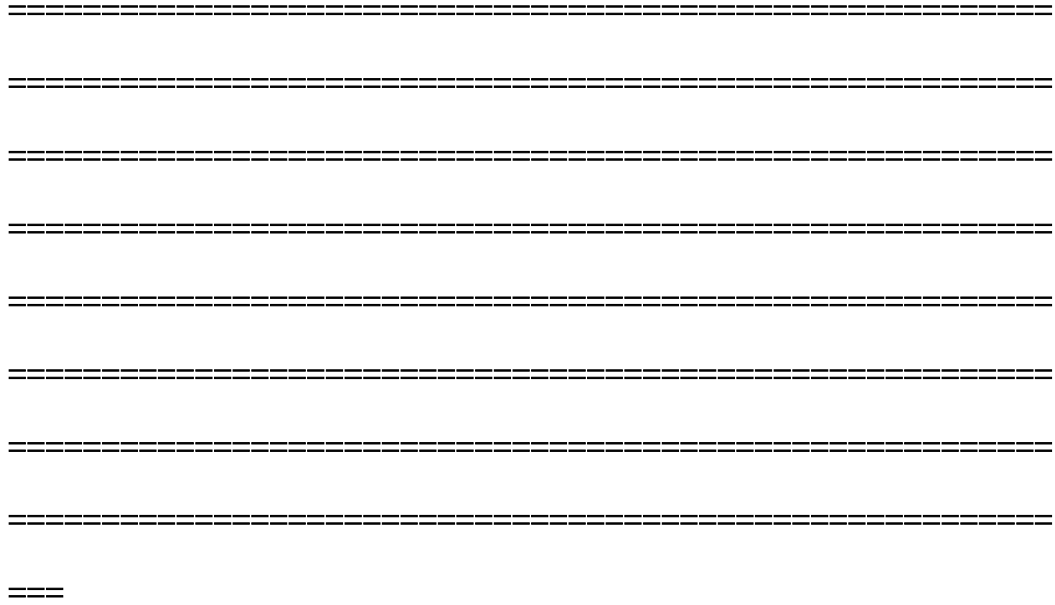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他（柏拉图）都不承认（那些污秽的）诗人在秩序井然的社会中的一切地位，——无论他们表现的是自己的情欲和幻想的臆想，还是把其他任何事情都说成是众神的罪过、因而是可效仿的榜样。

——但我们基督徒既不把柏拉图当作全神，也不把他当作半神；我们也不愿意把他与上帝的任何天使或先知相提并论，不愿意把他与基督的任何使徒或殉道者相提并论，不愿意把他与任何基督徒相提并论。

但是，尽管如此，看到他们（罗马希腊人）需要让他（柏拉图）成为半神，我们认为他还是值得优先考虑的（如果不是在罗穆卢斯或海克力士之前；虽然历史学家或诗人从未证实或假装说他曾经杀害过他的兄弟，或犯下任何其他恶行；但至少）在普里阿普斯或赛努斯法洛斯之前，或者最后在菲布里斯之前，——所有这些神，罗马人要么从外人（的偶像众神）那里拿来作为神，要么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特殊神。

既然这些神明（偶像众神）除了传播和扩大这种邪恶污秽之事的传染，并将其作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或他们认可的行为从（戏剧）舞台上灌输到人们的耳中，目的就是让人们的肉体欲望可以仿效神明的榜样，肆意妄为，——那么他们（这些半神以及偶像众神）怎么可能通过他们所能提供的任何建议来预防或治疗如此严重的思想和行为的堕落（不管是迫在眉睫的，还是已经被灌输的）？

西塞罗在谈到（这些描绘污秽之事的）诗人时说：“诗人的喧哗和赞美是虚浮污秽的：当人们的喧哗和赞美与这些诗歌的虚构结合在一起时，就仿佛得到了一些伟大而博学的大师的见证与支持，哦，这会把世人卷入怎样的黑暗之中？它会造成怎样的恐惧，会激起怎样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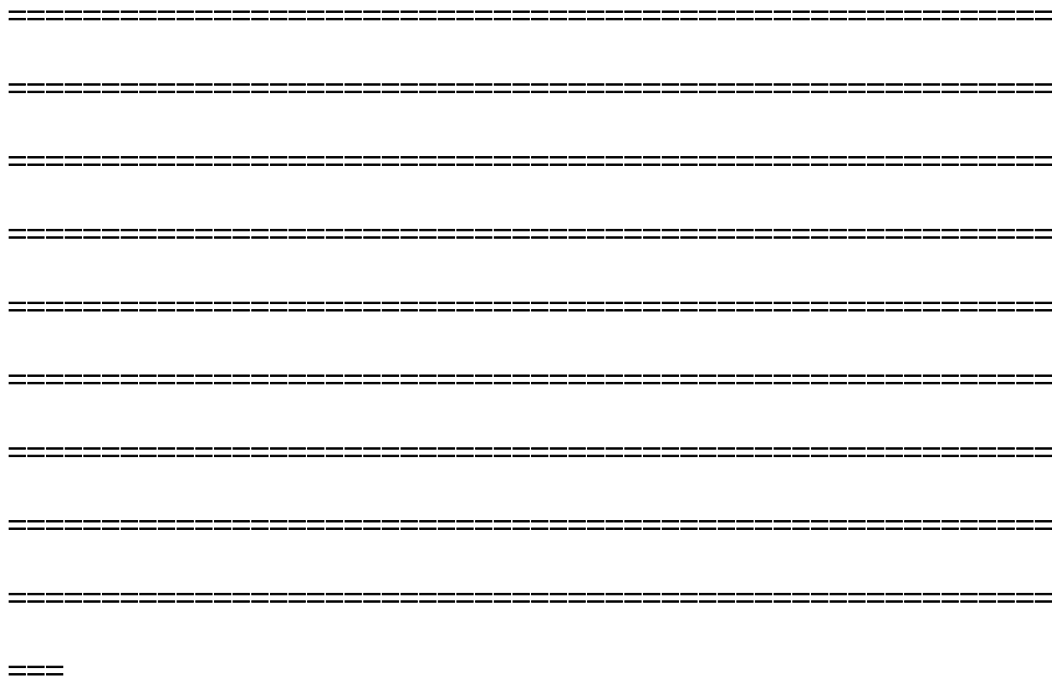
## 第十五章

谄媚而非理性，创造了罗马诸神。

但是，除了奉承，他们（罗马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来选择这些虚假的假神呢？他们不允许柏拉图有任何小庙，尽管他们要把柏拉图当作半神（而柏拉图曾费尽心机劝阻人们不要因观点的堕落而败坏风俗）；而在各种偶像众神面前，他们更喜欢罗穆卢斯（因为他是他们自己民族的人），尽管他们最隐秘、最精确的教义只是把罗穆卢斯当作半神。

他们（罗马人）为他（罗穆卢斯）任命了一个弗拉米尼神职，这种神职远远高于其他神职，他们的徽章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只

有三个弗拉米尼神职,分别代表三个最重要的神, Dial 或 Jovial 代表朱庇特斯, Martial 代表火星, Quirinal 代表罗穆卢斯:——因为他的公民(罗马人)对他的爱将他升入天堂,所以他被称为 Quirinus, 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 罗穆卢斯比海王星和冥王星、朱庇特的兄弟, 甚至比他们的父亲土星都要尊贵; 为了让他(罗穆卢斯)变得伟大, 他们给了他和朱庇特一样的神职, 同样, 他们也给了他所谓的父亲火星一个神职, 这可能是看在他的份上, 而不是别的什么奉献。



## 第十六章.

如果罗马诸神对正义有任何关怀, 罗马城就应该从他们那里获得



良好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去向其他国家借用。

如果罗马人能够从他们的神灵那里得到任何良好的道德教导，他们就不会像雅典人那样，在罗马建城多年之后，还向他们（希腊人）索要梭伦的法律。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得到的法律去遵守，而是努力改进它们，使它们更加精确；尽管利库格斯佯称他得到了阿波罗的授权，才给了拉塞得蒙人他们的法律，但是罗马人非常明智地没有相信他，因此也没有承认这些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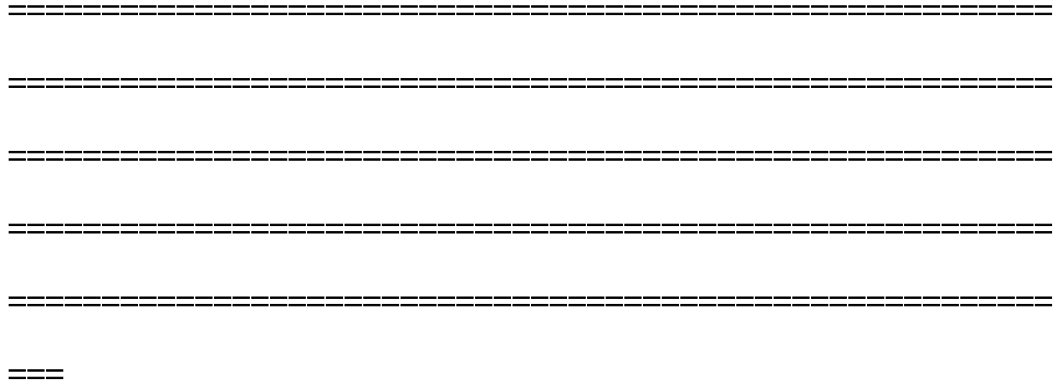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据说，罗穆卢斯的继任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确实给了他们一些法律，但对于管理一个城市来说，这些法律都太不够了。他教给了他们许多宗教知识，但据说他并没有从神灵那里得到这些制度：——因此，那些思想、言谈和环境的堕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最有学问的人都敢断言，这些堕落是所有普通人灭亡的祸根，尽管他们的城墙从未如此坚固；——然而，这些罗马神灵（偶像众神）从未试图从崇拜它们的人那里阻止这些堕落，而是像我们之前证明的那样，用它们所有的关怀和最充分的勤奋，努力扩大和增强这些堕落。

=====

=====

=====

=====



## 第十七章.

关于在罗马最古老、最光荣的时代里发生的强奸萨宾妇女和其他各种恶行。

或许诸神不会给罗马人任何道德法律，因为正如他们的萨卢斯特所言——“正义和诚实在他们那里既是自然的的天性，也是法律”（所以他们说，不需要诸神来制定道德法律）。

很好：我认为，萨宾处女被奸污，正是出于罗马人的这种所谓“正义”和“诚实”。还有什么比用一切可能的暴力劫掠别人的女儿，而不是从她们父母的手中（堂堂正正地）接受她们，——（对这些罗马人来说）更“公正”、更“诚实”的呢？

如果说萨宾人拒绝罗马人的求婚是不公正的行为，那么他们（罗马人）在被拒绝之后强迫地掳掠走她们，岂不是更不“公正”吗？

萨宾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与邻国（罗马人）结盟，于是，罗马人就与他们开战；对于罗马人来说，这要比对那些只想要回自己的、被人强行夺走的女儿的人开战更“公平”。

因此，马尔斯更应该帮助他那好战的儿子报复这次被拒绝的求婚所造成的伤害，这样他就可以用武力赢得他想要的处女。征服者本可以假借战争法的名义，将被征服者之前不公正地拒绝他的人带走。但是，他违背了所有的和平法则，用暴力掳掠那些拒绝他的人，然后与他们的父母展开了一场不公正的战争。在这方面，他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为了纪念这一欺诈行为，克伦西亚的戏剧被保留了下来，但无论是（罗马）城市还是帝国都不赞成这样的先例：罗马人更愿意在这一不义之举之后将罗慕路斯奉为神明，而不愿意通过任何法律或惯例允许他这样强迫妇女的行为成为其他人效仿的榜样。

出于这种“公正”和“诚实”，在塔尔奎尼和他的孩子们被驱逐出罗马之后（因为他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强奸了露克蕾蒂娅），身为执政官的朱尼厄斯-布鲁图强迫露克蕾蒂娅的丈夫、一个无罪的好人辞职；他（布鲁图）的这一卑鄙行径得到了人民的赞同（至少是不反对），因为人民任命了他本人为执政官。

同样出于这样的“正义”和“良善”，罗马人冤枉地控告并排挤

了马库斯-卡米洛。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罗马人最大的敌人—好战的维安特人，并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他们的主城，在此之前，维安特人曾与罗马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并经常挫败罗马人的军队，以至于罗马自己都开始战战兢兢，怀疑自己的安危。然而，马库斯的敌人的恶意，以及罗马护民官们的嫉妒心，使他被指控有罪；马库斯看到这座城市（他所偏爱的城市、罗马）如此忘恩负义，以至于他必须受到谴责，于是他很高兴地将自己自愿放逐：然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却被罚款一万阿塞斯。不久之后，马库斯又被罗马召回，以便第二次从高卢人手中解放他那不值得感激的国家（罗马）。

那座城市（罗马）的大人物们企图让人民臣服于他们，而人民却蔑视臣服于他们，双方的头目们完全以优越感和征服为目标，根本不考虑正义和诚实，我不忍心重述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

=====

=====

=====

=====

=====

=====

=====

=====

---

---

## 第十八章

萨卢斯特的历史揭示了，罗马人在危险和安全时期的道德状况。

因此，我要保持中立，宁可听从萨卢斯特本人的证词，他曾这样赞美罗马人（我们刚才已经论述过了）：——“正义”和“诚实”在他们那里既是（自然的）天性，也是法律（所以罗马人说，他们不需要诸神为他们制定道德法律）。

他（萨卢斯特）赞美罗马城（在国王们被赶走之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高度的那些时代。尽管如此，这位作者在他的《历史》第一卷的开头就承认，当国家的统治权从国王们手中被夺走、交给执政官之后，没过多久，这座城市就因为那些大人物的压迫力而变得非常混乱；人民因此而与父辈分裂，还有其他各种危险的分歧；因为他（萨卢斯特）记录了在第二次非洲战争和最后一次非洲战争之间，罗马人是多么“诚实”，多么“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他还指出，造成这种“良好”秩序的原因并不是对善良的热爱，而是对迦太基人的强权和背信弃义的恐惧和不信任，因此，纳西卡希望迦太基继续屹立不倒，以此来阻止不义之物进入罗马，并通过恐惧来保持正直（以此避免骄奢淫逸）。

在此基础上，他（萨卢斯特）又说：“但是，——不和、贪婪、野心，以及所有这些繁荣所带来的祸害，在迦太基被毁之后，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他在此暗示，这些（道德的）祸害在此之前就已经种下，并在罗马人中间继续存在：他在下面的理由中证明了这一点。

他（萨卢斯特）说：“至于大人物们的暴力攻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分裂，这些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中间的弊端。”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也是如此。

也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国王被驱逐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也只是因为害怕塔昆被驱逐后与伊特鲁里亚人联合起来对他们发动的战争，才不得不接受正直（的道德生活）。萨卢斯特补充道：“从那以后，元老们开始把人民当作奴隶，对他们的头颅和肩膀进行审判，就像国王们把人从他们的领地上赶走一样血腥和专横”：——他们的暴行（主要是他们的苛捐杂税）压迫得人民苦不堪言，他们既要不断地武装士兵，又要缴纳贡赋，最后，他们（人民）终于站出来，拿起武器，在阿文丁山和萨克山上展开了一场厮杀。然后，他们选举出护民官，并制定了其他法律；但第二次非洲战争结束了双方的争论。由此可见，在驱逐国王之后，罗马人很快就变成了他（萨卢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纷争与混乱）：——

—尽管如此，他（萨卢斯特）还是肯定地说，“正义和诚实在那里既是天性，也是法律”。

如果说那个时代（罗马共和国最优秀杰出的时期）罗马人就是如此堕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罗马后来的时代呢？正如他（萨卢斯特）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迦太基解体之后，一个诚实和光荣的城市（罗马）逐渐发生了变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变得最不诚实和不光彩了。他（萨卢斯特）是如何论述和描述这些时代的，你可以在他的《历史》中完全看到，——在这座城市的繁荣时期，甚至直到内战时期，这种道德风气的败坏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但从那时起，正如他所记述的那样，较好的道德礼仪不再一点一点地堕落，而是像湍急的洪流一样，一头冲向毁灭，年轻人的礼仪变得如此奢侈和贪婪，以至于有人这样评价罗马：她生出了这样的人，他们既不自己守财，也不让别人守财。

接着，萨卢斯特又论述了西拉的恶行，以及罗马社会的其他野蛮弊端，在这一点上，所有其他作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措辞上都远远落后于他（萨卢斯特）。但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不管是谁，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这座城市（罗马）在我们的天国之王（耶稣基督）降临很久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可恶的道德深渊。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仅是在我们的救世主基督以肉身教导世人之前，甚至是在他由童贞女所生、或根本没有肉身之前。





## 第十九章

在基督废除对偶像的崇拜之前，罗马国的腐败情况

现在请看，罗马这个国家，不是我第一个断言，而是他们自己的作者，我说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们断言，这个国家已经从良好的状态逐渐衰落，从一个诚实和光荣的状态，堕落到最大的不诚实和不光彩的状态。

看啊，在基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迦太基曾经一度衰落，贵族们的风度不再逐渐缓慢衰落，而是像湍急的洪流一样一头冲进了道德腐败，城里的年轻人则被奢侈和贪婪玷污着。

现在，让他们（罗马人）给我们读一读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给他们的建议，反对这种奢侈和贪婪：我真希望它们（诸神）只是沉默地教导人们谦虚和贞洁，而不是要求它们的崇拜者做出这种令人憎恶的事情，因为它们虚假的神性赋予了这种事情（道德律法以及道德之事）如此有害的权威。

但让他们读一读我们（基督徒）的律法，他们就会听到，这些律法从神圣的启示和上帝的云端（就像这样）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反对贪婪和奢侈，通过先知的口，通过福音、使徒、他们的行为

和他们的书信，如此神圣，如此出色，所有的人都会蜂拥而至去聆听它们；——这不是徒劳无益的哲学争论，而是来自上天的告诫。

然而，这些可怜虫（指责基督教的罗马人）不会责怪他们的神灵（偶像众神）让他们的民众在基督降临之前，被他们自己巨大的道德不法行为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因而早就有许多祸患）；但是，基督降临之后，无论他们那懦弱和不男不女的自尊心尝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和折磨，基督教都一定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其中（基督教的教导教义中）关于诚实和正直举止的良好规则和戒律，是世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百姓、王子和世上所有的法官、年轻人和处女、老人、儿童、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必须遵守的。

他们（基督徒）的国家不仅会以现在的诚实来装饰地上，而且会升入天堂，坐在永恒荣耀的最高点上。但是，因为这个人不听、那个人不看、第三个人轻视关于道德法则的教导，而且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喜欢与罪恶为友，而不是亲近美德，所以基督的儿女们被命令要忍耐邪恶国家的臣民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不管他们（那些臣民，即不信基督、不愿意聆听美德的人们）是国王、王子、法官、士兵还是长官，是富人还是穷人，是被缚的还是自由的，是什么性别或什么种类的，——他们（基督徒）都必须忍耐：——因为他们在这里受苦，是为了在天上那座神圣的皇城和帝国中



说，让它（罗马）屹立不倒，让它富强胜利；或者（这是最好不过的了）让它（罗马）享受安全与和平，我们又何必在乎呢？我们呢？是的，结婚吧，这是属于我们的关怀，让每个人都有办法增加他的财富，滋养他的情欲，让更富裕的人有办法压制更贫穷的人。为了穷人的肚子，让他们服从富人；让穷人在富人的保护下享受卑微的平静；让富人肆意践踏穷人吧；让富人在大吃大喝中虐待穷人，使穷人为他们（富人）的奢华服务。

（他们说）让人们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喝彩，而不是为能给自己提供好建议的人喝彩。不要强制人们去做艰苦的事，不要禁止人们去做不洁的事。国王所关心的不应是他有多好，而是他的人民有多顺从。不要让被征服的省份衷心侍奉他们的罗马国王，而是作为他们（罗马人）管辖之下的种田者、和为罗马人享乐的物资条件的提供者（即，被征服者的由衷归顺并不重要，而是要像奴隶一样卑躬屈膝地听话）；不是要那些被征服的省份的人民真诚地尊敬他们（罗马人），而是卑躬屈膝地畏惧他们。

（他们说）让法律关注照看人们的物质财产，而不是关注照看人们的性命安全。对他人的财产、房屋、财产施暴（偷窃、抢夺）的人，要受到审判。至于一个人自己的财产，他可以自由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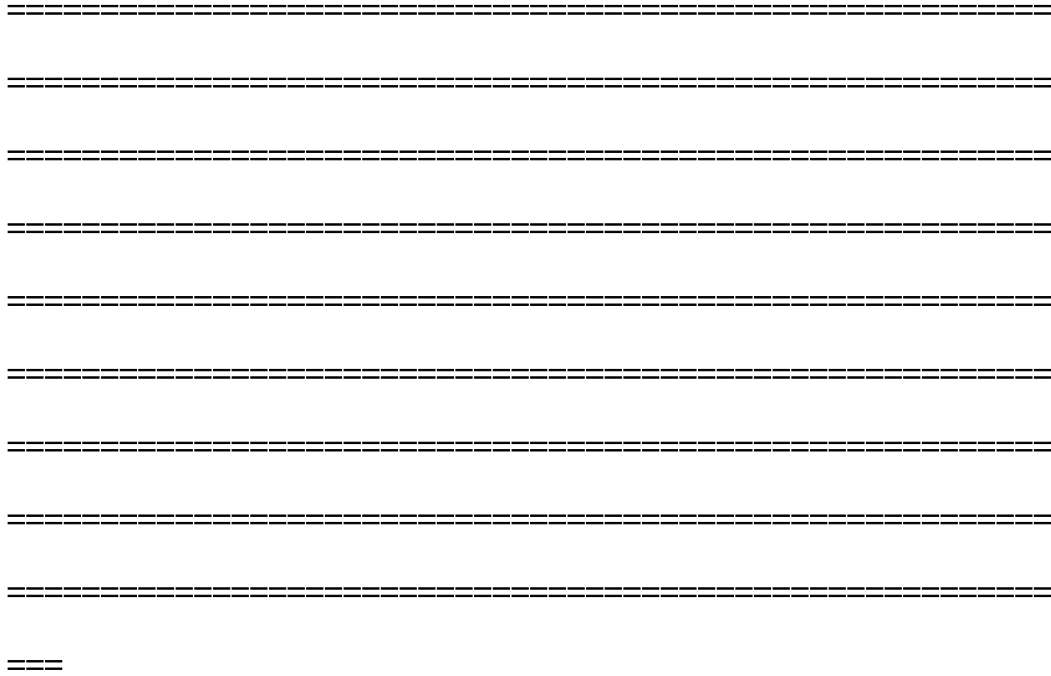
（他们说）要有足够的普通妓女，供所有愿意使用的人使用，或者供那些不能保留私人妓女的人使用。让庄严奢华的房屋矗立起

来，让宴会和筵席隆重举行起来，让一个人日夜饮酒、吃饭、游戏和狂欢，在他可能或愿意的地方，让跳舞在所有地方都很平常：让奢华和血腥的欢乐充斥着露天剧院，让不诚实的言语和表演自由而不受控制。若有人要与这种幸福背道而驰，就让他成为公众利益的敌人。让人们对所有试图劝阻或改变他们（道德罪恶）的人充耳不闻，让他们驱逐他们，让他们杀死他们。让他们（罗马人）永生为（沉溺于道德罪恶之中的）“神”，为人民带来这种（沉溺于道德罪恶的）“幸福”，并维护他们所带来的“幸福”。

（他们说）让他们拥有他们想要的荣耀或崇拜，让他们向他们的崇拜者索取他们想要或能够索取的报酬：——只要让他们努力使这种（肉体血气的）“幸福”不受敌人、瘟疫和其他一切不便的影响。

现在告诉我，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把这样一个国家，尚且不说罗马帝国，甚至与臭名昭著的萨达纳帕卢斯相比？那个古代国王（萨达纳帕卢斯）生前纵情享乐，以至于在他的坟墓上写道，他死后拥有的，就是他生前靠欲望吞吃的东西。——现在，如果那些人（即那些指责基督教的、不相信基督信仰的、沉溺于罪恶之中的罗马人）有一个这样的国王，让他们沉溺于这些不纯洁的东西中，从不控制、也不纠正他们的这些（道德败坏的）行为，那么，——他们会比从前的罗马人对罗慕路斯更愿意为他（这个罪恶的国王）建一座庙，给他一个弗拉明（即给他设立更加显赫的专职祭

司)。



## 第二十一章.

西塞罗对罗马联邦（即罗马共和国）的看法。

如果有人蔑视他（萨卢斯特），说他们（罗马人）的国家是最不诚实、最不光彩的，说这些家伙（罗马人）为了使他们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不顾什么传染病和道德败坏的风气在他们中间肆虐，那么，——现在他们应该听到，萨卢斯特说他们的国家只是变得卑鄙和邪恶，这不是真的，而是像西塞罗说的那样，它（罗马共和国）已经完全消失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也不剩下了。因为

他（西塞罗）把西庇阿（毁灭迦太基的那个人）的争论引到了公共利益上，而当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公共利益会因为萨卢斯特所说的那种腐败而灭亡。萨卢斯特认为所有的大骚乱都源于此（因为在那些书中提到了他的死）。

西庇阿（在第二卷末尾）曾说过，就像弦乐器、管乐器或合奏的声音一样，有一定比例的声音才是一致的。这种和声是由许多相反的声音组成的，但所有的声音都结合成一个完美的音乐旋律，所以在—一个由理性支配的城市里，所有最高级、最卑微和最低级的人，就像声音—样，在不和谐的性质中，有一个真正的和声：当他详细阐述了公平给任何政府带来的益处，以及缺乏公平所带来的不便之后，他说，公平是社会最牢固、最可靠的安全纽带，没有公平，社会永远无法立足；这时，同伴皮鲁斯开始发言，请求他更全面地论述—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论述公正，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不公正和不公平，就不可能治理好—个国家；于是，西庇阿同意更准确地论述—这个问题，并回答道：“现在所说的关于公共的一切都不算什么；除非不仅证明‘没有伤害就不能维持公共利益’是假的，而且证明‘没有公正就不能维持公共利益’是真的”。

因此，关于这一点的争论被推迟到了第三卷书的第二章，在讨论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皮鲁斯为他们的观点辩护，他们认为国家的治理不能没有公正。他非常努力地为这种不公正与公正的对立

进行辩护，试图用可能的理由和例子来说明他所辩护的部分对公共利益是有益的，而相反的部分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于是，拉利乌斯在各方的恳求下，站了出来，手握正义的辩护权，用他所有的知识努力证明，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快毁掉一座城市；没有完美的正义，任何国家都无法立足。

当他说完，问题似乎已经讨论得很透彻时，西庇阿又开始了他的间歇性讨论，他首先重述并认可了他对“公有制”的定义，他说“公有制”是“平民的财产”，然后他确定，这个“平民”并不是指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乌合之众，而是指“在法律的一致同意和利益的共同分享下聚集在一起的社会”。

然后，他教导人们在所有争论中定义的好处，并从他的定义中得出结论，必须存在一个公有制，即只有存在一个良好的公有财产，在那里正义和诚实可以自由执行，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全体人民。但是，当国王变得不公正（他像希腊人一样称其为“暴君”），或者贵族变得不公正（他称其组合为“派别”），或者人民本身变得不公正（为此，他认为他找不到合适的名称，除非他像称呼国王一样称呼整个团体为“僭主”），那么这就是一个恶性的社会。

但正如这些定义所依据的理由所最直接地证明的那样，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联邦，因为当“暴君”通过派别篡夺人民的财产时，它就不是人民的财产了，而当平民不是像他之前给平民下的定义那



样，是一个在法律的一致同意和商品的共同参与下聚集在一起的社会时，平民也就不是平民了。

因此，看到罗马的财产就像萨卢斯特所解释的那样，它现在不是不诚实或不光彩的公有制（就像他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根本没有公有制：就像在那么多伟大的君王和首领面前谈论公有制时所提出的理由一样：正如西塞罗自己，不是通过西庇阿或其他任何人，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在他的第一卷书的开头所证明的那样：他首先重述了恩尼乌斯的诗句，他说

*"Moribus antiquis res stat Romana virisque,"*

“-古人的传统

古老的礼仪和老人维护着罗马。”

西塞罗说，“无论你是尊重诗句的简短，还是尊重它的真实，我都认为他是作为神谕说出来的：因为无论是什么人（除非这座城市有这样的礼仪，还是传统，除非这座城市有这样的人），都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维护一个如此公正的联邦和帝国。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前人的条件仍然使后人出类拔萃，有价值的人仍然保持着可敬的古代法令：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把这个联邦当作一幅极好的画，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几乎已经破旧不堪，我们不仅不关心用它最初呈现的色彩来更新它，而且从来没有如

此重视它，以至于只保留了它最基本的轮廓和线条：因为诗人所说的支撑罗马的那些古老礼仪，现在还有什么剩余呢？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礼仪显然已经过时，现在也远未得到遵循，以至于完全被遗忘了吗？礼仪的消亡是由于缺乏人才，而在正义面前，我们不仅有义务对其作出解释，甚至还应该以死罪对其作出回答：这不是什么不幸，也不是什么偶然，而是我们自己的恶毒，它夺走了我们国家的全部精髓，只给我们留下了虚名”。

这是西塞罗在阿非利加努斯死后很久自己的忏悔，他在自己的这部《论联邦》著作中把阿非利加努斯引为争论者，但这还是在基督降临之前。如果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这些弊端还没有一一被揭露出来（因而证明，罗马如今的灾祸是因其早在基督教来临之前时代的道德败坏与崩溃），那么——所有这些可怜虫（即如今那些不信基督，把罗马的灾祸归罪于基督教的罗马人）中，有谁会不准备为这些弊端而诽谤基督呢？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神灵（罗马的偶像众神）对此没有更好的看法，也没有帮助拯救这个早在基督降生之前就以如此可怜的措辞哀叹其损失和（道德）毁灭的（罗马）公众呢？不，让褒扬它（罗马）的人去观察它当时的情况吧，即使它是由古人和他们的礼仪组成的，当时它是否滋养了真正的正义；当时它是否真的诚实，或者只是在作秀！

西塞罗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他在他的叙述中承认了这一点（即，罗马的道德败坏，以及即将来到的崩溃与灾祸）。

但是，蒙上帝的恩典，我们将在其他地方更充分地考虑这个问题：在适当的地方，我将尽我所能，从西塞罗自己对公国和人民的定义（由西庇阿说的，并有许多理由证明，无论是西庇阿自己的理由，还是西塞罗在这篇论述中给他的理由）中，清楚地证明罗马的产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公国，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正义所引导：根据其他一些可能的定义，罗马的确是一个类似于联邦的国家，但罗马人的古代统治要比他们的后代统治好得多。但是，除了基督是创始者和统治者的公国之外，任何公国都不存在真正的公正，如果你愿意把我们不能否认是平民的利益的公国称为公国的话。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在其他地方如此普通，似乎与我们的主题和措辞太不相符，那么，真正的正义，只有在那座城中，圣经上说：“你这上帝之城，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

=====

=====

=====

=====

=====

=====

=====

---

---

---

## 第二十二章

罗马诸神从不关心城市（罗马）是否堕落，是否因此毁灭。

但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在基督降临之前，他们说这个国家（罗马）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称赞，但根据他们自己最博学的作家的判断，这个国家被公认为变成了一个最不诚实、最不光彩的国家：不，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公正）国家，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道德）污染状况而陷入了绝对的毁灭。

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毁灭，作为它的守护神（罗马人所崇拜的偶像众神），本应（我想）不厌其烦地给尊崇它们的人民一些诫命，以改变他们（罗马人）的（道德）生活和举止，因为他们（罗马人）赐予了它们（偶像众神）那么多的庙宇、那么多的祭司、那么多的祭祀仪式、那么多的节日庆典、那么多的戏剧和表演插曲。

但是，这些魔鬼（罗马的偶像众神）却并不在意他们的崇拜者（罗马人）如何（以贞洁的道德而）生活：不，它们（偶像众神）关心的是看他们（罗马人）像魔鬼一样（以败坏的道德而）生活；

——只要，他们能够继续荣耀它们（偶像众神），在恐惧中接受它们的统治就行了。

如果它们（偶像众神）真的给了他们（罗马人）什么好的建议，那就请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格拉奇兄弟践踏，掀起罗马内乱，违反了什么法律、什么神的旨意；——马略、钦那或卡波在发动祖国的内战时违反了神的哪条戒律，以至于使得他们以如此不公正的理由开始内战，又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和伤害进行内战，最后又以更残忍的手段结束内战；——西拉自己又违反了神的哪条戒律，他的生活、行为和状况，听萨卢斯特（和其他真正的历史学家）描述，以至于使得他的头发都无法直立？

他（一个为从前的罗马的败坏而辩护的人）现在还有什么资格不承认当时的人民大众已经（在道德上）彻底垮台了呢？现在还有什么人敢为这种败坏风俗的行为提出维吉尔的那句话，为他们的神灵辩护？——

*"Discéssere omnes adytis arisque relictis,  
Dü, quibus imperium hoc steterat."* -Aen. 2.

“这个帝国赖以生存的诸神，已经离开、导致了庙宇和祭坛的荒凉。”

-----

但承认这（罗马的道德败坏，以及偶像众神的虚无）是事实吧，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基督教，或者说诸神因此（基督教）受到了冒犯，（觉得那些信基督的罗马人）抛弃了它们：因为是他们的前辈的行为，很久以前就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众多的小神从城市（罗马）的祭坛上赶走了。

而当高卢人洗劫罗马城时，这些神灵（偶像众神）的巢穴又在哪儿呢？当时，整个罗马地区都被征服了，只剩下了都城核心：如果不是鹅表现得比神灵们更好，在神灵们都睡着的时候醒来（从而唤醒了守城者），都城也会被攻破的。从此，罗马几乎陷入了与埃及人一样的崇拜飞禽走兽的迷信之中，因为他们（罗马人）从此守住了一个“神圣”的日子，他们称之为“鹅节”。

但这只是顺便说一下：我现在还不是要讨论那些外在事件之恶（战争灾祸），它们与其说是精神上的，不如说是肉体上的，是由敌人或不幸造成的。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思想和道德的污点，以及它们是如何先是逐渐腐朽，然后一头栽进灭亡的深渊：——以至于后来对公众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尽管他们的罗马城墙仍然屹立不倒），以至于他们最主要的作者都怀疑是否应该宣布它（罗马共和国）已经消



己的欲望，却又不能阻止他们的欲望：因为它们（偶像众神）帮助马略这个出身卑贱的不肖子孙，诱导和发动了如此野蛮的内战，七次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在第七任执政官任上垂垂老矣，还躲过了西拉的毒手，紧接着西拉就屠杀了他面前的所有人，（更为罪恶的西拉在马略死后掌权），——为什么这些神灵（罗马的偶像众神）没有阻止马略做出任何血腥的行为或过度的残忍呢？

神灵（偶像众神）为什么不约束马略、或约束许多其他人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呢？如果说诸神没有对他（马略）伸出援助之手，那么无异于承认一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神（偶像众神）不保佑他的情况下获得他所渴望的今生幸福；即使神灵对他持敌视态度，一个人也能够获得马略那样的幸运，安享健康、权力、财富、荣誉、尊严、长寿；而另一方面，尽管神灵是他的朋友，人们也会像雷古勒斯（Regulus）那样受到折磨，当俘虏、被捆绑、受拷打、不能睡觉，最后悲惨地死去。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诸神是无用的，对他们的崇拜是肤浅的。如果诸神宁愿用与灵魂的美德、在死后会得到奖赏的公义的生活方式——相反的东西教导民众，甚至在暂时的、变化的、此世的福益方面，既不伤害它们所恨的人，也不赐福于它们所爱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崇拜它们（偶像众神）？

如果在这些短暂和暂时的（此世）利益中，它们（偶像众神）既不能阻碍它们所憎恨的事情，也不能促进它们所喜爱的事情，那他们（罗马人）为什么还要如此热心和狂热地追随它们呢？



你们（罗马人）为什么喃喃自语说它们（偶像众神）已经离开了动荡而可悲的时代，从而借机诽谤虔诚的基督徒呢？如果你们的神灵（偶像众神）在这些世俗事务中能够伤害人或使人获益，那它们为什么对那个应被诅咒的马略保佑，而对诚实的雷古勒斯却退避三舍呢？你们认为雷古勒斯对神灵的崇拜有任何欠缺吗？你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因为你们从未听说过雷古勒斯对神灵的崇拜比马略还懈怠。

你们也不能说服自己，说——只要因为众神对马略比对雷古勒斯更友好，所以就可以认为应该遵循堕落的人生轨迹（就像马略那样）；因为梅特路斯是罗马人中最诚实的人，他的儿子们有五个执政官，在所有的世俗生活中都过得很幸福。

因此，当（罗马）这个国家被污染、被颠覆的时候，诸神从来没有伸出援手来阻止这种（道德）堕落对他们（罗马人）行为的侵蚀，反而使它更加猖獗，让（罗马）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走向毁灭。

你们也不要让它们（罗马偶像众神）把自己掩盖在善良之下，或者假称是城市（罗马）的邪恶把它们赶走了。不，不，它们都在那里，它们被制造出来，它们被定罪，——它们既不能通过（道德）指示来帮助城市（罗马），也不能通过沉默来掩盖自己（即，

假称自己不在)。

我省略了讲述马略是如何被可怜的马图里亚人在玛利卡女神的树林里赞扬的，他们是如何向她祈祷、愿她使他的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以及他是如何摆脱了沉重的绝望、带着一支血腥的军队回到罗马的：——他取得了怎样野蛮、残酷、惨无人道的胜利；——让那些想看的人去找那些有记载的人吧；我说过了，这一点我省略了。

我也不把他（马略）杀人的幸运归因于任何一个玛利卡神（或任何一个偶像众神），或者我也说不清是哪一个偶像假神，——而是归于最伟大的上帝最隐秘的判断，——让我们的对手闭上嘴巴，让那些以谨慎的判断、而不是以偏见的影晌、来观察的人，从错误中解脱出来。

因为如果魔鬼在这些事情上有任何能力或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也不过是全能者的秘密旨意所允许它们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它们发挥一些作用，目的是让我们既不要因为看到像马吕斯这样的恶人也能享受世俗的幸福而过于乐此不疲（沉溺于罪恶之中），——也不要因为看到许多诚实的好人和永生真神的仆人（尽管有属地狱的所有的魔鬼的试图阻碍）拥有这种（属世的）幸福，就认为这（此世的幸福生活）是一种罪恶，因此应该完全拒绝（此世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不



己是他的主要帮手和帮凶。

西拉这个复仇者的残忍行径确实无与伦比。在他第一次进军罗马，与马略交战之前，他举行占卡祭祀，发现（献祭的）牺牲的内脏显得非常吉利，按照李维的记载，如果西拉在诸神的帮助下不能完成他的计划，那么（诸神的）占卡官波斯图米乌（Postumius）愿意掉脑袋。你们瞧，神灵（偶像众神）并没有“离开了它们的庙宇和祭坛”，而是仍旧在对这些事情作预测，但他们并没有采取步骤对西拉本人（的道德罪恶与残忍）进行矫正。

李维写道，祭品中的内脏是如此幸运，以至于占卜官波斯图米乌都需要把自己看管起来，如果西拉的所有意图没有（在神灵的帮助下）达到他最希望和最满意的效果，他（波斯图米乌）就会急切地、心甘情愿地自取灭亡。现在，诸神还没有“消失”：当它们如此清楚地“预示”着西拉的目的时，它们还没有“离开”他们的祭坛：——然而，它们从来没有努力去改变西拉的举止。它们向他许诺幸福的愿望，却从未主动提出要抑制他邪恶的情感。同样，当他（西拉）对米特里达提发动亚细亚战争时，卢修斯-庞提乌斯被派去给他（西拉）传话，甚至是朱庇特亲自传话给他，让他（西拉）不要失败，战胜米特里达提。

后来，当他（西拉）想重新进城（罗马），用杀死（罗马）市民的生命来为自己和受伤的朋友报仇时，有人告诉他，第六军团的

一个士兵又给他带来了朱庇特的消息，说朱庇特以前曾预言过他会战胜米特里达提，现在则又答应他，会给他力量，让他从所有的敌人手中夺回对（罗马）公共的统治，但不免要流血牺牲。然后，西拉问这个士兵消息从何而来：当他们给他看这个士兵时，他想起在米特里达提的战争中给他带来前一个消息的就是他，现在给他带来这个消息的也是他。“天神们”（罗马偶像众神）如此细心地让西拉了解他（西拉）的这些愿望中的“好事”，其中却没有一个“神”有能力改变他的（道德）龌龊状况，而他当时正准备用这些国内的武器在国内外制造残酷的祸害，这不仅会污染、甚至会彻底毁掉公共福利国家（罗马），——这还能说明什么呢？

它们（罗马偶像众神）的这一行为直接证明了它们自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魔鬼。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行为也证实了这一点，——它们（罗马偶像众神）的全部心思就是要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当作神灵来崇拜，让人们给它们这样的荣誉，以便在主（上帝）的（终极审判）大日，让（追随这些罪恶魔鬼的）施礼者和受礼者（即，那些沉溺于罪恶中的、虚假信仰的、俯伏于偶像众神面前的、世上一切罪人）都陷入绝境。

此外，当西拉来到塔伦图姆并在那里献祭时，他在（祭牲）小牛的肝脏上看到了一个像金王冠一样的图形：然后占卜官波斯图米

乌又回答他（西拉）说，这预示着他将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命令他一个人吃这些内脏。没过一会儿，一个名叫卢修斯-庞提乌斯的仆人（奴隶）跑了进来，用预言的口吻喊道：“我带来了贝洛纳（偶像神）的消息，胜利属于你，西拉。”然后又补充说：“都城将会着火。”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帐篷，第二天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说都城已经被烧毁了，而且确实被烧毁了。对魔鬼来说，要预见某些事并迅速地宣扬是轻而易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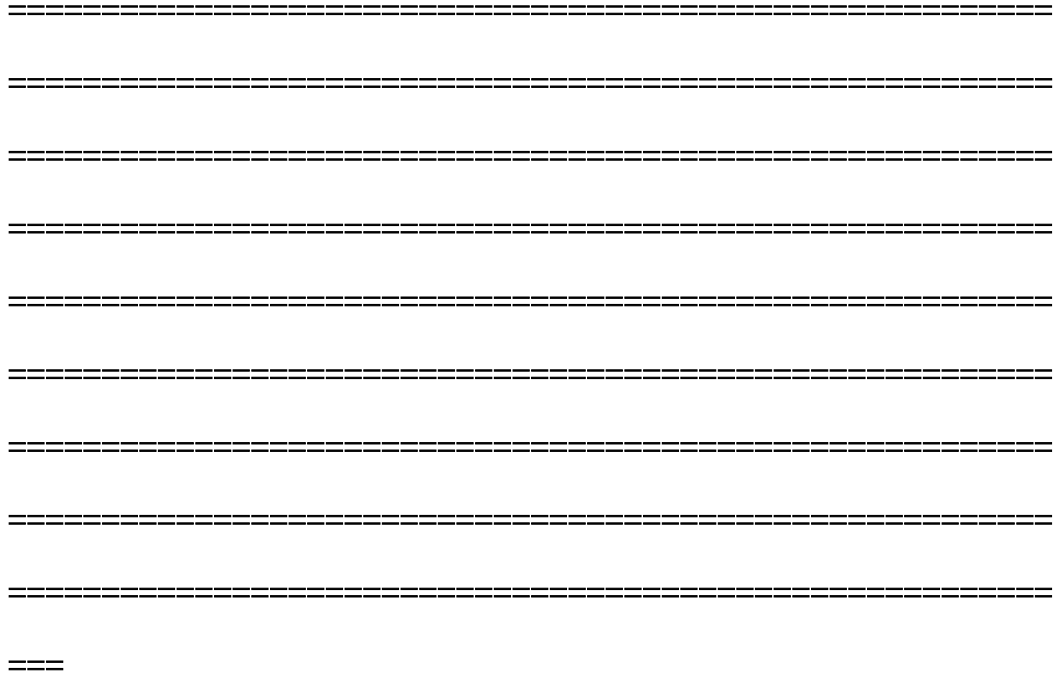
但是与我们的主题相关，你们要注意这些人【即，那些如今谴责、归咎基督教的罗马人；——他们说，现在导致罗马被“蛮族”攻陷的灾祸的原因是，许许多多罗马人追随了基督教信仰，而放弃了他们祖宗所敬拜的偶像众神，因此导致了，从前的罗马偶像众神没有在罗马面对蛮族入侵时，保护罗马】想要服从的神灵（罗马偶像众神）是什么样的灵；在这些灵（诸神）的支配下，这些人（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亵渎那位把忠信者（基督徒）的意志从魔鬼（偶像众神）的支配下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即耶稣基督）。

那个向西拉报告讯息的奴隶，以先知的语调大喊，“西拉，胜利属于你！”可以确定他（那个奴隶）在远方神灵的支配下说出这样的话，他也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确实发生了。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喊叫说，“西拉，不要犯罪！”在看到小牛的肝脏上有金王冠的形象、并以此作为胜利的神圣征兆以后，这位胜利者（西拉）在罗马犯下了滔天大罪。

在（祭牲）小牛肝脏上的皇冠的亮光预示着他（西拉）取得胜利之后，他（西拉）就肆无忌惮地干起坏事来，其恐怖和暴行简直无法形容。倘若预示这一切的是善良正义的神灵，而不是邪恶的魔鬼，那么，这些内脏就真的应该预示着西拉本人将遭受的巨大灾难，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那场（血腥、残酷而罪恶的）胜利并没有给他（西拉）的（生命真正应有的）尊严带来多大的好处，却加倍地伤害了他的生命本质，因为他的精神（心灵与灵魂）因那场胜利而得到了虚荣的升华，他被引诱着、毫无节制地滥用他的财富，因此，这些东西（骄奢淫逸之事）对他的（道德）举止造成的屠杀比他对（罗马）公民的身体造成的屠杀还要大。

至于这些可怕而可悲的事情（即，西拉的灵魂、生命所将要承受的终极审判与惩罚），诸神（罗马偶像众神）绝不会通过（祭牲的）内脏、预言、梦境或占卜来预告他（西拉），因为它们（罗马偶像众神，即魔鬼）害怕的是他（西拉）的罪恶会被改正，而不是他的命运会被颠覆（即，西拉终将落入永生神的公义审判惩罚的烈火之中）。

不，它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位“光荣”的公民征服者（西拉），被最凶恶的形态所迷惑和征服，并被这些（罪恶、丑恶、凶残、愚妄的）形态更严格地束缚和拴住，使其臣服于魔鬼本身。



## 第二十五章.

魔鬼们在人们面前树立“神权”的榜样，让人们效仿它们的恶行，这是多么有力地煽动人们去做坏事啊。

如果有人（除非他是那些喜欢效法这些偶像众神的人之一）知道，能够脱离这些魔鬼（罗马偶像众神）的社会，是上帝多么大的恩典，——那么，他（这样的看见上帝真正恩典的人）就会认识到：——它们（那些罗马偶像众神、即魔鬼）把自己的榜样当作“神圣”的特权和权威，允许人们作恶，是一件多么可恶的事情。

不，在坎帕尼亚的一个大平原上，人们看到它们在进行一场自相



残杀的战斗，比（罗马）市民们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血腥冲突还要早一点。起初，人们听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声音，后来，许多人都说，在连续几天里，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军队在不断交战。战斗结束后，他们发现地面上到处都是人和马的脚步声，就好像是在战斗中踩出来的一样。如果“神灵”（罗马偶像众神）之间真的在打仗，那么它们的榜样确实可以给人类的冲突带来足够的特权（不过，顺便说一下，这些“神灵”、偶像众神在这段时间里要么非常恶毒，要么非常悲惨）：——但是，如果它们没有打仗，而只是用这样的表演来迷惑世人的眼睛，它们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不过是让罗马人认为他们自己也可以合法地发动内战，因为他们有神灵（罗马偶像众神）自己的做法作为他们的特权。

【即，看到这些偶像众神彼此之间好勇斗狠、光怪陆离，于是，以它们为神、为效法榜样的罗马人，也就理直气壮地、血腥凶残地，自相残杀、好勇斗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罗马的偶像众神就这样把它们崇拜者们（罗马人）带入了罪恶的深渊；——因为，在这一“显灵”之后，（罗马）国内的矛盾开始激化，一些血腥的屠杀已经发生了。一个士兵在抢夺被杀的敌人的战利品时，从对方的脸上发现了那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于是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咒骂着那些国内的争吵（罗马人的彼此之间的自相残杀），然后一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倒在了他兄弟的身边，死了。

为了笼罩和掩盖这些（悲惨）事件的恼人之处，为了加剧人们对更多鲜血和毁灭的渴求，——那些恶魔（那些假冒的“神灵”）在罗马人的眼中以这样的战斗形象出现，以激励（罗马）城市里的人们不要有任何怀疑，去模仿这样的（罪恶）行为，因为有了“神灵”的榜样，就有了人类恶行的合法特权。

我们已经详细说过，这些邪恶的力量（罗马偶像众神）就是利用这种狡猾的手段，在舞台上和（戏剧）剧场里向世人展示“神”的不诚实行为；——这样，所有的人（无论是相信他们的神做过这种事的人，还是不相信、但看到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人），都可以大胆地自由模仿它们（以及它们的罪恶可耻的、不诚实的行为），并在生活中努力变得像它们一样。

为了避免有人认为（用其作品描绘偶像众神的彼此纷争、罪恶可耻之事的）诗人这样做是对神的责备，而不是它们应得的，当他们（诗人们）写下它们之间的争斗和争吵时，为了消除这种误解，他们（罗马人）自己也证实了这些诗歌（以此来欺骗别人）：——它们的争斗和争吵，不仅在舞台上由演员表演，甚至在平原上由他们（罗马人）自己（通过真实血腥的自相残杀来）表演。

这是我不得不说的；——因为他们（罗马人）自己的（历史学）作者毫无疑问地肯定并记录了，——早在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罗马市民道德腐化堕落的风气就已经把罗马的公共福利消

耗殆尽了，——他们（罗马人）根本不会因为这种颠覆他们国家的（道德败坏）行为而对他们的神灵（偶像众神）提出任何质疑；————但是（极端讽刺的却是），他们（罗马人）却准备把所有短暂的死亡苦难（尽管这些尘世苦难不能使一个好人真正地消亡，无论他在此世是生是死）都归咎于我们救世主的肩上。【即，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愚妄地声称，由于许许多多罗马人皈依基督信仰，从而使得罗马人从前的偶像众神如今没有保护罗马，使得罗马现在面临被蛮族入侵者攻陷的命运。】

我们的基督，曾如此频繁地将他那包治百病的道德诫命浇灌在他们（罗马人）被诅咒的不治之症的溃疡上。而他们的假神却从未（对罗马人的道德景况）施以援手，也从未维护他们的宗教公义不被毁坏，而是用它们（偶像众神）卑鄙的行为和败坏的道德榜样玷污了美德，反而尽其所能地将它（罗马）推向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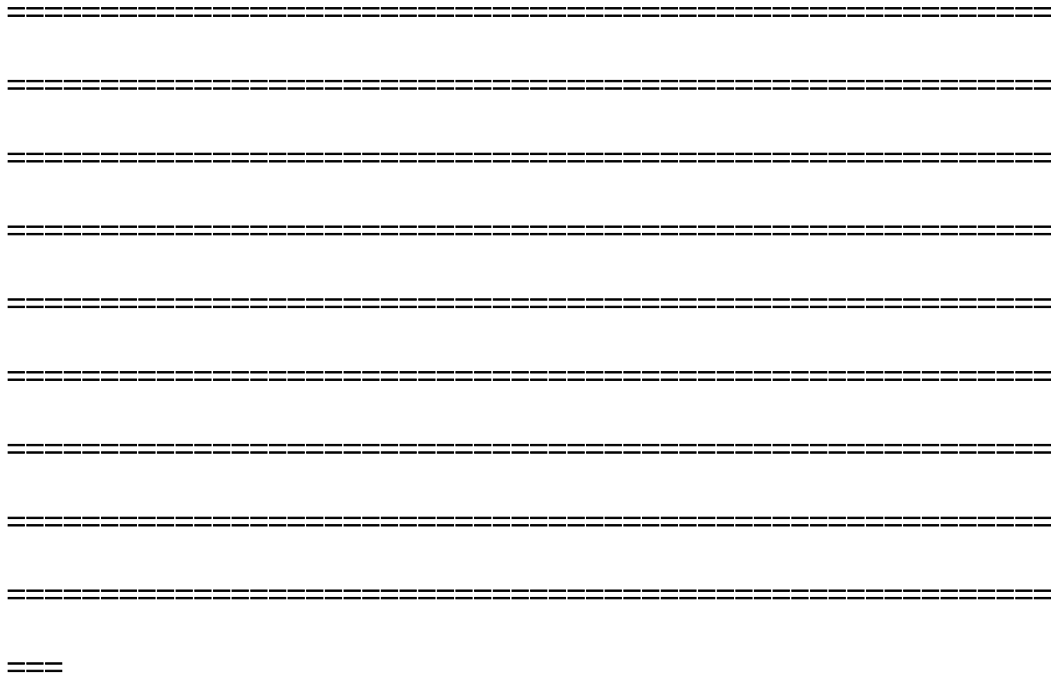
没有人会（我想）断言它（罗马）的毁灭是因为——

*"Discessere omnes adytis arisque relictis, Dii. "*

“诸神都走了，只留下他们的祭坛。”

在这种说法里，好像这些偶像众神是美德之友，遭到了人类罪过的冒犯；——不，不，从（祭祀）内脏、占卜和预言（它们通过

这些预言肯定、和激励它们的仆人，并赞美他们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者和战争的推动者）中，有太多的预言证明并说明它们（偶像众神）一直都在： 因为如果它们不在，罗马人在这些（罪恶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就不会像在诸神的唆使下那样，对自己的感情如此投入。



## 第二十六章

据说魔鬼们秘密地传授了一些关于良好道德礼仪的晦涩指令；然而，所有邪恶的东西都是在关于崇拜它们的公开仪式上教导的。

因此，既然如此，既然所有的道德污秽都与残忍混为一谈，所有

诸神最肮脏的行为和耻辱，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按照它们自己的命令，以它们的不悦为代价，在最“神圣”和最“庄严”的仪式上公之于众，献给它们自己，作为所有人眼中可模仿的景象：这些魔鬼承认自己的不洁，以这种猥亵行为为乐，以自己的恶行和邪恶为乐，既是表演的，也是编造的；它们以如此厚颜无耻的方式要求谦虚的人进行这些庆祝活动，承认自己是一切有害和令人憎恶的行为的始作俑者；然而，据说它们在自己最隐秘的住处，对自己最精选的一些仆人进行了一些反对邪恶行为的秘密指导，这似乎是真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看一看这些不洁之灵（罗马偶像众神）的狡猾和恶毒吧。

诚实和贞洁的力量在人的本性中是如此巨大和有力，以至于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被诚实和贞洁的力量所感动。至于魔鬼的堕落本性，我们必须注意到，除非有一天它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正如我们在圣经经文中读到的那样，它会这样做），否则它就不能完全实现他的欺骗意图。

因此，它（魔鬼）把一切不洁的气息散布到世界各地，同时又在人内心深处悄悄散布一点虚伪的贞洁之气。它给最卑鄙的东西以光明，却把最美好的东西蒙在黑暗的角落里；诚实被隐藏起来，羞耻却在街上飞扬。污秽的行为只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表演，但

当教导善良的时候，观众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仿佛（道德）纯洁是羞于启齿的，不洁是值得夸耀的。除了在魔鬼的庙宇里，哪里还有这些规矩？除了在旅店（人生嘈杂的地方），哪里还有欺骗的交易所？

原因就在于，诚实的人（为数不多）会因此被诱骗，而不诚实的人（为数众多）却根本不能从罪恶中得到改正。

至于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关于（偶像神的）天体贞洁的好诫命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神像所在的神庙门前，我们看到无数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边是一大群娼妓，一边是所谓处女女神；这边是对她谦卑的赞美，那边是在她面前做的肮脏下流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一个谦虚的模仿者，看不到一个有羞耻心的演员，但所有的人都在做着令人憎恶的淫秽动作。

他们很清楚那位处女神灵喜欢什么，并将其宣扬开来，让万民通过观看来学习，并将其铭记于心。有些胆小的人不敢看表演者的下流动作，尽管他们看到这种人为的兽性会脸红，但他们（罗马人）还是让自己的（肉欲）感情有了学习的空间。因为他们不敢大胆地去看演员们无耻的动作，因为他们会为那些人感到羞耻；他们更不敢谴责他们如此热衷崇拜的（偶像神）“神”的仪式。

但这（污秽、淫秽之事）是在神庙里当众表演的，没有人会在自

己家里偷偷地表演。如果（罗马的）那些有权势的人还有一点羞耻心，能约束他们自己不去做他们的神灵教导他们的事，甚至在他们的宗教原则中也是如此，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它们（偶像众神）还告诉他们（罗马人），如果他们不向神灵献上这样的表演，就会招致神灵（偶像众神）的不悦。

这究竟是什么精神呢？它（偶像神）用更坏的本能煽惑坏心眼，怂恿人犯奸淫罪，并以所犯的罪来满足他们自己；——而这种精神却以这种（罪恶淫秽的）表象为乐，用恶魔的形象充斥庙宇，在戏剧中展示令人厌恶的不义，——同时，它们在秘密场合对某些公义之人小声地诉说，用以欺骗这些善人，而它们在公开场合邀请人们腐败，由此控制成千上万的恶人。它们在暗中对那些想要寻求良善的人用虚伪空浮的伪善言辞欺骗他们。它们暗地里嘀咕着，我不知道是什么好主意，来欺骗和蒙蔽那些可怜的诚实的余孽；——它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信口雌黄，煽动人们走向灭亡，聚拢那些将要被终极毁灭的人们。

=====

=====

=====

=====

=====

=====

---

---

---

---

---

## 第二十七章.

为了向神灵取悦，罗马人把那些肮脏的（关于崇拜偶像众神的戏剧）表演神圣化；这极大地助长了公共（道德）秩序的颠覆。

西塞罗是个严肃的人，也是个优秀的哲学家，他将被任命为市政官，他在全城人的耳边喊道，除了他的其他职责之外，他还必须去安抚母神弗洛拉，为她上演一些“庄严”的（淫秽）戏剧。在另一个地方（当时他是执政官），他说当城市处于极度的毁灭危险之中时，他们（罗马人）很愿意连续十天上演（关于崇拜偶像众神的淫秽）戏剧；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有助于安抚神灵（偶像众神），好像用（道德）节制来激怒神灵不如用（道德下流）奢侈来取悦神灵更合适；用诚实来赢得神灵的憎恨，不如用这种丑陋来奉承神灵更合适。

那些自称得到神灵保佑的人的暴行无论对国家造成多么大的威胁，都不会比诸神联合起来用这样无耻的行为败坏国家更加有害。为了避免那种对人的身体造成的威胁，诸神以一种消除人们精神



美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安抚。在没有使公民们的道德完全腐败之前，诸神不会加入战斗，抗击包围这座城市（罗马）的敌人。这些神灵（偶像众神）也不会保卫（罗马）城墙，除非它们首先摧毁了城墙内的（罗马人的）一切善良。

由于用这种（淫秽的戏剧）表演向这样的神灵祈求帮助，这种祈求荒唐的、不洁的、鲁莽的、邪恶的、肮脏的；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值得肯定的美德，这些演员不能获得城邦的荣誉，被赶出他们的部落，被认为是腐败的和可耻的。我还要说，这种祈求愚蠢的、可恶的，对诸神的罪行作这样的虚构的、欺骗性的解释不符合任何宗教情感。然而，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这些神灵的可耻，它们的邪恶行径通过演员的台词和姿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看到诸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兴高采烈，因此相信神灵不仅希望表演这些事，而且希望观众们进行模仿。（如果诸神确实曾经做出过善良的、诚实的训诫）那么他们是在秘密的场合进行的，只对极少数人这样说过，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训诫不能得到奉行，而是担心这些训诫外传。

这种对神灵的安抚，如此淫秽，如此不洁，如此邪恶，如此厚颜无耻，如此不干净，——罗马人剥夺了他们自己的一切权力和城市自由，让它们变得臭名昭著，就像他们知道它们不诚实一样：这种安抚（我说），如此禽兽不如，如此直接违背所有宗教和谦逊的真理，这些关于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的肮脏的神话般的发明，



不洁之灵（罗马偶像众神）囚禁他们的地狱般桎梏，不会与他们同受（上帝的终极审判）惩罚。

他们（抱怨基督教的罗马人）忘恩负义（因为他们忘记了，在罗马城被攻陷的时候，是基督教会建立的、罗马城中的避难所，才使得他们免于死亡），把自己牢牢地捆绑在这些魔鬼般的罪恶中，以至于当他们看到人们涌向教堂，参加基督徒的这些纯洁的庄严活动时，他们就会喃喃自语，（心中愤恨地）咽下苦胆，——因为在这些基督教会活动中，男女都可以学习如何过好在这里（此世）的暂时的生活，以便配得上来世永恒的生活：——在这里，上帝的神圣教义在显赫的地方宣读，让所有人都能听到；这是对那些遵循（基督教）教义的人的奖赏，也是对那些忽视教义的人的审判。

在（基督教会）那里，如果有人对这些（基督教的道德）训诫嗤之以鼻，他们很快就会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神圣）力量所改变，或者被一种神圣的敬畏感所治愈：因为那里没有污秽的景象（就像那些关于罗马偶像众神的污秽戏剧那样），也没有任何淫秽的东西可看或可追随。——在那里，要么是在宣讲真神的诫命，要么是在讲述他（耶稣基督）的神迹，要么是在赞扬他的恩赐，要么是在恳求他的恩典。



于你的赞美不是来自可能被误导的你自己，而是来自没有任何错误的真神。很久以前，你曾风光无限：但那时（正如至高无上的神所喜悦的），你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供你选择和信奉。但现在，醒醒吧，唤醒你自己，现在是白昼，你（罗马民族）在你的一些子孙身上已经醒了（许多罗马人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全德和为真理不断受苦，是我们（基督徒）理所当然的荣耀：他们（基督徒殉道者）甚至是这样的人：——他们与不义的权势搏斗，不畏强权，以死征服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罗马）买下了这（信仰的宝贵）财产。

我们现在邀请并劝告你（罗马民族、每一个罗马人），也来分享这份（信仰的宝贵）财产吧，希望你能和其他人一样，成为这座城市（上帝之城）的公民，在这座城市里，真正的罪孽得到了赦免，就像光荣的圣所一样矗立在那里。

不要听信你们那些邪恶的同胞的话语，他们散布关于基督和基督徒的谎言，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归咎于基督徒。他们期盼的时代不是能够平安生活的时代，而是一个他们可以作恶而又不受惩罚的时代。这些事情决不会使你们感到快乐，也不会对你们尘世的国家有好处。

现在，你可以仰望天国，只需付出一点努力，你就会收获天国，直到永远。在那里，你找不到（祭拜罗马偶像众神的）圣火，也

找不到都城的石头（祭拜偶像众神的神庙），——只有一位真神，他（上帝）既不会在质量上限制你的福分，也不会和时间上限制你的福分，而是会给你一个国度，一个普世的、完美的、永恒的国度。

不要再被这些虚幻的、错误的神（罗马偶像众神）所蒙蔽；拒绝它们，拿起你真正的自由，摆脱它们可恶的奴役。它们不是神，而是邪恶的魔鬼；它们所能给予他们（罗马人）的一切帝国，不过是拥有永恒的痛苦。

你们追溯族系一直追溯到朱诺(Juno)，但朱诺对于罗马人的要塞落入特洛伊人之手并不十分妒忌，不像这些魔鬼（偶像众神）妒忌人类（真正属于上帝的百姓）（在上帝的国度中）拥有永恒的王座；但是它们（偶像众神）仍旧被你们当作神灵。而你们并没有对它们做出任何谴责，反而用赛会去安抚它们，但又宣称那些进行（关于崇拜偶像众神的污秽戏剧）表演的人是可耻的。

那么，请允许我们（基督徒）为你的自由辩护，反对所有那些将它们自己的羞耻和肮脏强加在你的脖子和名誉上的不洁魔鬼。你可以让那些不洁的灵远离一切荣誉；同样，也请向真神祈祷，让你远离那些喜欢看自己污点的卑劣灵魂，不管它们是真的（这是最可耻的），还是假装的（这是最恶毒的）。

你（罗马民族）做得很好，让你的城市（罗马）远离了所有像（关于偶像众神的污秽戏剧的）舞台剧演员这样的卑鄙小人；再仔细看看吧：上帝陛下绝不会喜欢有损人类尊严的东西。

你怎么能把这些喜爱不洁戏剧的势力（偶像众神）视为天堂社会的成员，若你把那些只会表演这些（污秽）戏剧的人视为不配被列入你的城市成员中最差等级的人呢？

天城远在你之上，在那里，真理是胜利，圣洁是尊严，幸福是安宁，永恒是延续。如果你的城（罗马）赶走了这样的人（污秽的戏剧演员），那么，你的天城（上帝之城）更远远不应当容纳这样的“神”（偶像众神）。

因此，如果你要来这座城市（天上的上帝之城），就不要与魔鬼有任何瓜葛。它们不配与正直的人产生瓜葛，却一定喜欢不正直的人。让基督徒的改革断绝你与魔鬼的任何关系吧。

至于世俗的幸福，也就是恶人想要享受的一切；而世间的苦难，则是他们想要避免的一切；——下面我们要说明的是，魔鬼（偶像众神）们既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它们所声称拥有的任何一种能力（尽管，我说，如果它们拥有，我们就必须谴责它们，而不是为了这些属世好处去崇拜它们）；我说以后就可以证明，它们（偶像众神）并不像这些人（崇拜偶像众神的罗马人）所认为的那样，

对这些（世俗）东西有这样的能力；而他们（那些罪恶的罗马人）崇拜它们不过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世俗）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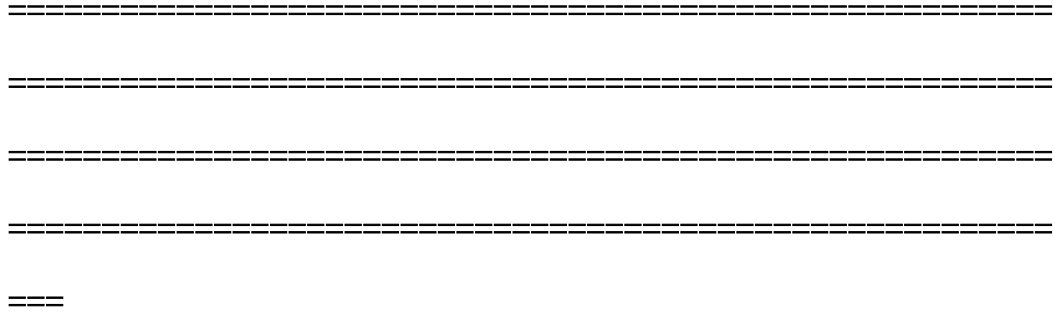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本卷到此结束。

++++  
++++  
++++  
++++  
++++  
++++  
++++  
++++  
++++  
++++  
++++  
+++

### 第三卷

=====  
=====  
=====  
=====  
=====





## 第一章

关于只有恶人才会惧怕的不利的伤亡（祸患）：当这个世界还停留在异教的时候，它就一直遭受着这种伤亡（祸患）。

我们已经说过的，我认为已经足够了，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堕落状态，主要是要避免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些虚假的假神从来没有努力减轻它们的仆人（从前的罗马人）的任何这些堕落，而是增加了他们（罗马人）的恶行，加重了他们的道德匮乏。

现在，我认为是时候来处理这些（外在的）祸患了，这些祸患是这些人（世俗的罗马人）唯一不愿意忍受的东西，它们超越了所有其他的東西，比如饥荒、疾病、战争、侵略、奴役、屠杀，以及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到的其他类似的东西：这些可怜虫（那些仅仅看重属世利益的、世俗的罗马人）也不羞于对美好事物给予应有的赞美，却对所赞美之美好事物的祸患之处耿耿于怀：他们对自己土地的祸患远比自己生命的（道德）邪恶更加恼怒；

就好像人是为了看重万物而不是看重自己一样。

尽管如此，他们（罗马人）的神明（偶像众神）却从未抑制过它们的仆人如此惧怕的那些祸患的发生与影响，也从未阻止它们（祸患）降临，因为早在（基督的）救赎（来临）之前，这个世界就曾多次遭受各种极端严重的灾难；（就那些时候而言），除了那些（罗马）偶像之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在崇拜其他的偶像众神，——只有犹太人和其他一些特别的人在崇拜永生真神，伟大的上帝不可测度的智慧喜悦地照亮了他们（犹太人）。

但由于我的研究是为了简明扼要，所以我不会笼统地谈论世界上的苦难：我只想讲述罗马或罗马帝国的具体苦难：即在基督降临之前，落在罗马城本身、或属于罗马城的省份中的苦难。

我想具体谈谈这些。

=====

=====

=====

=====

=====

=====

=====

---

---

---

## 第二章.

罗马人和希腊人所崇拜的诸神，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让特洛伊毁灭。

首先说说特洛伊或伊利亚，罗马人声称他们是特洛伊的后裔（因为我们不能省略或忽略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到的内容）：为什么特洛伊会被希腊人围困和摧毁，而希腊人崇拜的诸神和特洛伊崇拜的诸神是一样的。

有些人回答说，这是因为普利阿姆（Priam）因为他的父亲拉俄墨冬（Laomedon）发假誓，因此而受惩罚。那么，阿波罗和尼普顿在同一个拉俄墨冬手下做工就是真的了，否则，说他答应给他们报酬，事后却违背誓言的故事就不真实了。阿波罗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为拉俄墨冬工作，却不能预言拉俄墨冬会欺骗他；尼普顿是朱庇特的舅舅，也是海洋之王，却对未来的事情毫无预见，这不符合常理。荷马让他预言埃涅阿斯后代的大事，埃涅阿斯的后代建造了罗马（但据说荷马生活在罗马建造之前），此外，他（荷马）还用一朵云把埃涅阿斯从阿喀琉斯手中救了出来；他想让特洛伊这座被诅咒的城市复活，就像维吉尔说的那样，这是他

自己的杰作。

因此，海神和阿波罗这两位神明完全不知道拉俄墨冬想欺骗他们，他们为感谢无恩之人建造了特洛伊城墙。现在看看，是对这样的神明充满信心更糟糕，还是消灭他们更糟糕。但荷马本人（似乎）几乎不相信这个故事，因为他让海王星对抗特洛伊，让阿波罗支持特洛伊；而寓言却给了他们一个被冒犯的原因，即拉俄墨冬的伪证。因此，让那些相信这些故事的人羞于承认这些神灵，而那些不相信这些报道的人，让他们永远不要从特洛伊人的伪证中汲取教训，也不要惊叹诸神在特洛伊讨厌伪证，而在罗马却喜欢伪证。不然的话，罗马城里除了腐败盛行之外，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卡蒂林的阴谋，只靠着他们的舌头作伪证和他们的手杀人过活呢？

罗马元老们收受了那么多的贿赂，作出了那么多的虚假判决，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呢？民众们出卖自己的声音，在所有的事情上玩弄双重手段，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呢？

即使在这种普遍腐败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遵守着古老的宣誓和起誓的习俗，但这并不是为了用对宗教的敬畏来约束邪恶，而是为了在他们其他的滔天罪行之上再加上伪证罪。

=====



### 第三章.

诸神不可能因为帕里斯的通奸行为而受到冒犯，因为他们自己也如此随意和频繁地进行通奸行为。

因此，当希腊人战胜了他们（特洛伊）时，没有理由说这些曾支持特洛伊帝国的诸神会因为特洛伊人的伪证而受到冒犯。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诸神）对帕里斯通奸的愤怒让它们放弃了对特洛伊的保护，因为它们的习惯本来就是自己犯罪，而不是惩罚别人。

萨卢斯特说：“特洛伊人，正如我所听说的，是罗马最早的创始者和居民：——在此之前，在埃涅阿斯率领下的特洛伊人，四处流

浪，居无定所”。

如果帕里斯的行为真的要受到诸神的惩罚，那么罗马人就更要受到惩罚，因为埃涅阿斯的母亲就这样犯了奸淫。

但它们（偶像众神）怎么会憎恨帕里斯呢，因为它们并不憎恨维纳斯；维纳斯是它们的同伴；她（且不说她的其他奸淫之事）与安奇塞斯通奸，生下了埃涅阿斯。为什么她的奸淫之事会激怒墨奈劳斯，而她的同类事情会取悦火神呢？

我相信，诸神（希腊罗马偶像众神）对它们的妻子并无醋意，也不在乎与人共享她们。也许有人会说我对这些寓言嗤之以鼻，对如此严肃的问题处理得不够认真：那么，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不相信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罗穆卢斯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马尔斯（火星）的儿子。如果一个是这样，为什么另一个不是这样呢？难道男神与女人交媾是合法的，而男人与女神交媾是不合法的？按照维纳斯的（奸淫）法则允许马尔斯所做的事，却不允许维纳斯按自己的（奸淫）法则去做同样的事，这是很难的，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但罗马的权威都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后来的凯撒相信维纳斯是他的始祖母，就像古代罗穆卢斯相信马尔斯是他的父亲一样。







因此，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论证这两个原因。如果我们读到的埃涅阿斯和罗穆卢斯的母亲的事情是确定的，那么当诸神自己也在乐意通奸的时候，怎么会对通奸感到厌恶？无论如何，如果这不是肯定的，它们也不能不喜欢人的不贞行为，因为它们喜欢自己的不贞行为。

如果这些事情是假的，那么诸神在这个事例中也不会对那个犯奸淫的人表示愤怒，因为它们喜欢这样的事，哪怕说诸神犯奸淫是假的。还有，如果马尔斯的奸情是不可信的，维纳斯并没有干丢脸的事，那么罗穆卢斯的母亲则无法以神灵的诱惑为借口。因为西尔维亚(Sylvia)是灶神的女祭司，对于这种亵渎，诸神必须在罗马人身上施加比帕里斯在特洛伊的奸情所应受到的报复更加严厉的惩罚。连罗马人自己在远古时期也曾经活埋所有犯奸淫的信奉灶神的处女，而其他没有献身于神灵的妇女若犯奸淫，虽然也要受惩罚，但不至于为了这种罪过而被处死，这样她们才会更加诚实地弘扬她们所敬神庙的贞洁，甚过凡人床上的贞洁。

=====

=====

=====

=====

=====

=====

---

---

---

---

---

## 第六章.

关于罗穆卢斯谋杀他的兄弟，诸神从未为此惩罚他。

现在我再多说几句。如果那些神灵对人类的暴行深恶痛绝，为了帕里斯的过失，不惜用刀用火彻底摧毁特洛伊城，那么，罗穆卢斯的兄弟被杀就更应该激起它们（偶像众神）对罗马人的愤怒，就像墨奈劳斯的妻子被强奸更应该激起它们（偶像众神）对特洛伊人的愤怒一样。一个城市最初的弑兄弟行为，远比它富裕和繁荣时的通奸行为更令人憎恶。至于这起谋杀案是否是罗穆卢斯下达的命令或犯下的罪行，这与我们的目的完全无关，许多人厚颜无耻地承认这一点，许多人怀疑这一点，还有许多人矢口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会在历史的迷宫中纠缠自己，进行如此费力的探索。可以肯定的是，罗穆卢斯的兄弟曾经被谋杀过，而且既不是被公开的敌人，也不是被陌生人。

如果不是罗穆卢斯的意愿，就是他的作为，那么事实就是如此：罗穆卢斯是罗马的首领，而不是特洛伊的帕里斯。为什么一个人只

因为奸污了别人的妻子，就要让他的众神反对他的国家，而另一个人却因为谋杀了自己的兄弟而得到众神的保护呢？如果罗穆卢斯没有受到这样的指责，那么（罗马）全城的人无论如何都犯了同样的罪，因为他们竟然如此全盘接受这样的推测，而且不是杀兄弟，而是杀了他们的父亲（即罗穆卢斯的兄弟）。因为这两个兄弟都是它（罗马民族）的父亲，都是它（罗马城）的奠基人，尽管卑鄙无耻的人剥夺了他（罗穆卢斯的兄弟）的统治权。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明为什么特洛伊人如此不配，他们的神会让他们走向毁灭，而罗马人却如此好，它们（诸神）会和它们在一起，直到他们的力量得到增强；——除非是这样，它们（偶像众神）在一个地方被打倒了，被毁灭了，它们很高兴飞到另一个地方去实践它们的幻想；不，它们（偶像众神）比这更狡猾；它们既留在特洛伊，（按照它们的老习惯）欺骗后来要居住在那里的人；又去了罗马，因为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来使用它们的骗术，它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耀来满足它们虚荣的欲望。

=====

=====

=====

=====

=====

=====

=====

---

---

---

## 第七章.

马略的将军芬布里亚毁灭伊利亚的经过。

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可怜的伊利亚到底做了什么，竟让马略一伙中最无耻的恶棍芬布里亚，以比古希腊人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狂暴和残忍的手段，将它（伊利亚）夷为平地？因为在他们之前的征战中，在特洛伊第一次战争中，有许多人逃过了被俘的命运，也有许多人被俘而成为奴隶。但芬布里亚却下诏明令，一个生命也不能放过，并一把火烧了这座城市和城内的所有生物。就这样，伊利亚被毁灭，不是亡于由于其恶行而召来的希腊人之手，而是亡于在其废墟之外发展起来的罗马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诸神（双方都崇拜的诸神）只是什么也没做；或者说，只是什么也做不了。

那么，在特洛伊修复了被希腊人纵火造成的毁坏以后（所有神灵，靠着它们的“帮助”这个王国才得以建立），难道，自从希腊人胜利之后，保护这座城市（特洛伊）的诸神从它们的神龛里消失了吗？如果是，请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在我的判断中，诸神的行

为应受的谴责与那些居民的行为应受的鼓励一样多。他们把芬布里亚拒之门外，把一切都留给了西拉；然而西拉却放火烧了这个城市和他们，把他们都烧成了灰烬。但是与此同时，西拉的势力却更强大了，甚至现在他还在用武力施展他的力量；他的“良好”开端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为了更好的目的，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了拯救罗马人的城市，为了不让一个吝啬鬼得逞，伊利亚人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更诚实、更公正、更应值得罗马保护呢？——但它们（偶像众神）是如何行事的，让这些神的捍卫者们去观察吧。它们抛弃了伊利亚人，把它们的城市留给了希腊人的战火，让罗马从灰烬中重生。但为什么它们第二次离开了她（特洛伊与伊利亚），尽管他们是罗马人的同盟，他们没有反抗她（罗马）高贵的女儿，而是真诚地信守她的信仰，直到顺服于罗马“最好”的部分和权力？它们却为什么让她（特洛伊与伊利亚）被彻底摧毁，不是被英勇的希腊人，而是被野蛮的罗马人？或者说，如果诸神没有眷顾西拉的努力，而这座城市（罗马）为他保留了自己，那为什么它们会在其他地方为他（西拉）的命运带来如此“幸福”的成功呢？这难道不能证明它们（偶像众神）是幸运者的谄媚者，而不是不幸者的眷顾者吗？

因此，当伊利亚被彻底摧毁时，它们（偶像众神）并没有完全抛弃她；不，不，魔鬼们（偶像众神）仍会留心寻找欺骗的机会。因为当所有的神像和城镇一起被烧毁时，只有密涅瓦神庙的废墟下被发现，就像李维写的那样，毫发无损；这并不是说：“你们这





庞皮利乌斯维持了他在位期间的和平，并关闭了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因为这门在战争时期必须打开）；——这是因为努玛-庞皮利乌斯为罗马人举行了那么多的祭祀活动，以表达对它们的敬意，这是它们应得的。

说实在的，这位君王（努玛）获得的和平是值得感谢的，——如果他能相应地好好运用它、（通过避免如此有害的好奇心）在探究真正的神性时多花些心思的话。但事实就是如此，诸神从未给过他（努玛）那份宁静的闲暇：——不过，如果不是（诸神）发现他如此无所事事，或许诸神也不会如此恶毒地欺骗他。因为他的（正经）事情越少，它们（偶像众神）就越有时间诱骗他：因为瓦罗记录了他所有的行动，并努力把他自己和他的城市（罗马）与那些虚无的神（偶像众神）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如果神喜欢的话）都将在适当的地方重述。但现在，既然我们要谈论那些假冒的神灵所带来的好处：和平是一种好处，但这只是真神赐予的好处，就像雨水、太阳和人类短暂（此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帮助一样；即使是不仁不义的人和最感恩的人也会得到这些好处。但是，如果罗马诸神有能力赐予努玛或罗马以和平这样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更加威严和强大的时候，它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呢（即，罗马后来沦落在战争的荒凉之下）？

难道对于它们（偶像众神）的祭祀在首次举行时比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威力吗？不，当时有许多祭祀还没有设立，一直没有被





罗马人是否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城市通过这种狂暴的战争获得显赫的地位，尽管他们的城市本可以在努玛争取到的和平中稳固安宁。

难道他们（罗马人）会回答说（你们认为），罗马帝国的国力除了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来增强外，别无他法，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方法来传播罗马帝国的荣誉吗？这（战争与杀戮）当然是合适的办法！为什么任何王国都要狂热地追求伟大？在人的躯体这个小世界里，身材矮小而健康无恙，与身材魁梧而疾病缠身，哪一个更好？在你应该休息的地方，在你应该安宁的地方，你不休息，却还要把更大的增长与更大的悲痛混为一谈，这有什么好处呢？

——“起初的国王（因为这是世上最早的帝王之名）在他们的善行上各不相同：有的行使他们的肉体权力，有的行使他们的精神权力，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奢侈的习惯或影响，每个人都保持在自己的合理范围内；”——为什么帝国要通过维吉尔如此厌恶的那些做法（即战争与杀戮）来发展呢？

*“Deterior donec paulatim et decolor ætas  
Et belli rabies, et amor successit habendi”。*

“直到倒行逆施的杀戮时代接踵而至：震惊世界的战乱和虚假的帝国需求”。

-----

但事实上，（有人会说），罗马人仍有理由为他们如此持续的争斗和战争辩护：——因为他们（罗马人）的敌人用如此普遍的入侵使他们陷入困境；——是自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他们要努力变得比别人强大，——才使得他们手中不离兵器，一直在进行战争。

那就这样吧。因为（正如萨卢斯特所写），当他们（罗马人）通过法律、习俗和财产很好地安顿了自己的产业，并且看起来足够强大时，就像在大多数祸患事件中一样，由于他们（罗马人）的显赫地位，其他人产生了嫉妒，这使他们（罗马）的许多邻国国王武装起来反对他们，并阻止了他们的大多数被认为是朋友的人来协助他们；其余的人则害怕地站在远处。但是，罗马人自己却坚持战争，互相鼓励，勇敢地迎战敌人，手中不离兵器，就像决不放弃他们（罗马人）的自由、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亲人的堡垒。

在努玛统治时期，他们（罗马人）的美德冲破了所有危险的迷雾，他们帮助了那些影响他们的人，作为施舍的主体、而不是施舍的对象，通过对他人的善行而不是接受他人的善行，使自己的财产得到了更多的友谊回报。在这些自我增值的方式中，罗马保持了良好的礼仪。在努玛统治时期，是否有敌人的伤害或入侵，同时

扰乱了他所处时代的和平呢？——如果罗马当时（努玛时期）也受到战争的骚扰，但却没有以敌对对抗敌对；——那么，那些使敌人在战斗中不被击倒，但又不强迫他们（罗马人）自己作战的（和平）手段，就应该有能力（在后世也同样地）关上雅努斯（战神）的大门，使罗马（在后世）继续保持这种和平（如同努玛时期一样）。如果罗马人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保持和平），那么罗马人的和平就不是取决于天神（罗马偶像众神）允许，而是取决于邻国的君王们不入侵他们，不找他们的麻烦；除非那些天神（罗马偶像众神）把不属于它们而属于别人的权力，按照它们的意愿，就像专利证书一样，交给了每一个人。这些魔鬼（偶像众神）利用人的弱点，是用恐吓还是用煽动，确实大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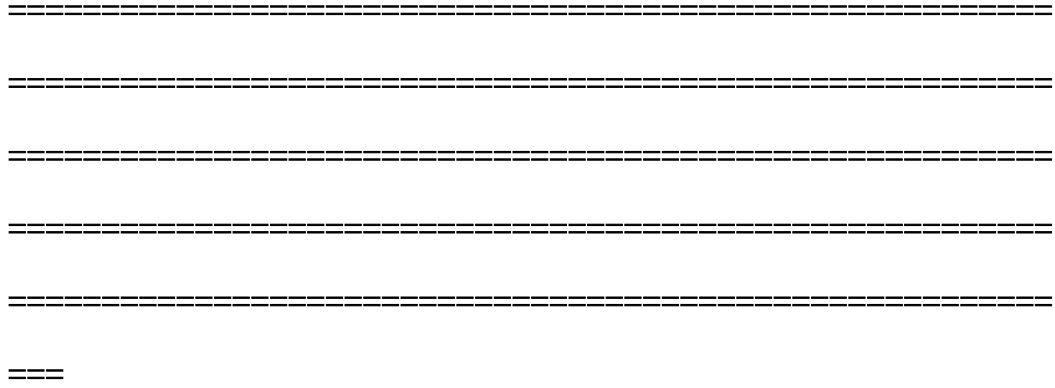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它们（偶像众神）总是有这种能力，而且不受上级主权的控制，它们就一定会在战争和屠杀中行使它们的权力：——但这些战争和屠杀（因为它们是真发生的）通常是凡人特有的激情和情感的结果，而不是被诅咒的灵魂（魔鬼）的直接行为【换言之，世人的彼此战乱与屠杀，往往是这些魔鬼（偶像众神）的间接挑唆和欺骗的结果】。

=====

=====

=====

=====



## 第十一章.

关于库马的阿波罗雕像，它为希腊人的苦难流泪（人们认为），尽管他（偶像神）帮不了他们（希腊人）。

尽管有许多战争和征服都与那些神（偶像众神）的喜好背道而驰，但罗马历史本身（省略那些“千真万确”的寓言）将给出明确的证明，因为我们在其中读到，在罗马人与亚该亚人和阿里斯托尼库斯国王的战争中，阿波罗的雕像连续哭泣了四天：这让占卜者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应该把雕像扔进大海，但库马的古人劝阻了他们（占卜者），并向他们（占卜者）展示了，雕像在对安提阿哥斯和珀尔修斯的战争期间也是这样哭泣的；他们（罗马历史学家）还证明，罗马在这两次战争中都很幸运地取得了胜利，（罗马）元老院向阿波罗雕像送去了礼物和祭品。

然后，占卜者们学聪明了，他们回答说，阿波罗的哭泣对罗马人

来说是幸运的预兆，因为库马是希腊人的居住地，雕像的眼泪只是预示着它来自的国家，即希腊的不幸。不久之后，他们（占卜者们）听说亚里士多尼亚被俘虏了，说这就是阿波罗悲惨情感的原因，他的眼泪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虽然是虚构的，但在诗人的虚构作品中，魔鬼的诡计却昭然若揭：维吉尔笔下的戴安娜（偶像神）为卡米拉难过，赫拉克勒斯（偶像神）为帕拉斯的死哭泣。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努玛在获得了极大的和平安宁之后，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谁（保护了罗马的和平）；——他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想到自己应该把罗马人的命运托付给哪位神灵（做梦也想不到，那些“伟大”而“万能”的“神灵”、“偶像众神”会关心这些低等的东西），他（努玛）还记得自己，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神灵；他（努玛）想到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神灵既不能保护特洛伊人的财产，也不能保护埃涅阿斯建立的拉维尼安人的财产，因此，他认为应该寻找一些其他偶像神，就是除了那些在阿尔巴被摧毁时的偶像神，以及以前随罗穆卢斯去罗马的那些偶像神之外，——再寻找一些偶像神，来保护他们不再逃跑，或者在看到他们（罗马人）太虚弱时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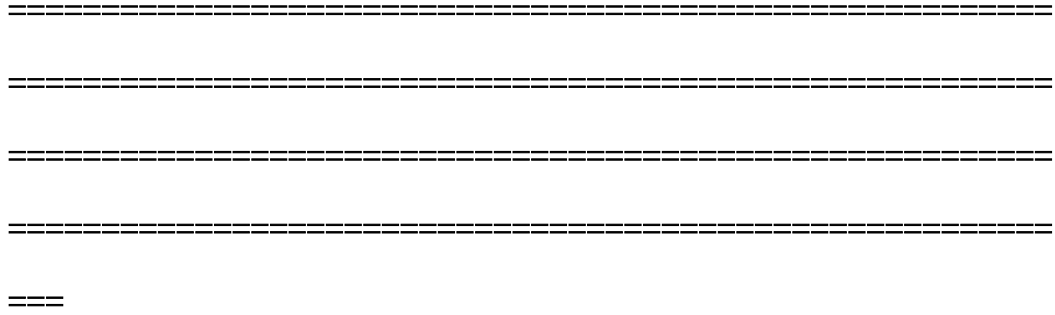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二章.

在努玛设置的偶像众神制度之外，罗马人又引入了许多的众多神明；但这些是多么地毫无结果。

罗马不可能满足于努玛所规定的那些丰盛的祭祀，因为罗马还没有朱庇特的大神庙。因为不久之后，塔昆才建造了都城。后来，埃斯库拉庇乌斯从埃皮达鲁斯来到罗马，因为他是一位最专业的医生，在如此著名的城市行医会更有声誉。众神之母也是从佩西努斯来到罗马的（至于从哪里来，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儿子是都城的主神，而母亲却隐姓埋名，人们不知道她在哪里，这是不合乎礼仪的；但如果她是众神之母，她就不仅仅随着她的一些儿子来到罗马，而且还叫了她其他的孩子跟随她来到罗马。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很久之后才从埃及出来的西诺塞弗勒斯的母亲。至于费布里斯女神是不是她的孩子，就让她的侄子埃斯库拉庇乌斯去查查吧。但无论她出生在哪里，我希望那些陌生的神灵

都不敢称一个女神是罗马公民。罗马受到这么多神的保护（谁能算得清呢），既有意大利神，也有外来神，既有天神、地神、地狱神，也有海神、泉神、河神，正如瓦罗所说，既有确定的神，也有不确定的神，还有所有这些种类的生物，既有男神，也有女神：我想，罗马如果有这些神做她的导师，就不应该在这么多神中尝到我想简述的这种难以忍受的麻烦。

她（罗马）燃起的熊熊大火就像一盏明灯，召唤着许多神灵（偶像众神）来保卫她：而（众神的）祭司们为这些神灵竖立的几座纪念碑和几种神秘的仪式，却大大激发了真神的怒火，因为所有这些制度和仪式都（本应当）是属于真神的。诚然，罗马在保护她的偶像诸神少得多的时候，她的发展要好得多：但随着（罗马）规模的扩大，就像一艘船需要更多的水手一样，她也需要更多的“神灵”：（我认为）她怀疑那些少数“神”（与后来的颠覆革命相比，她以前在他们的统治下经历了一场和平的革命）现在不足以捍卫她的伟大，因为她的伟大是如此之大。

因为起初，在国王们的统治下（努玛除外，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罗穆卢斯杀死了他唯一的兄弟，这是多么恶毒的不和的开端啊？

=====

=====

=====



=====

=====

=====

=====

=====

=====

=====

=====

=====

### 第十三章.

罗马人凭什么得到了他们的最初的妻子？

同样，无论是朱诺“神”（因为她现在和她的丈夫一样，都是罗马人的好朋友）还是维纳斯“神”，都不能帮助她儿子的后代（罗马人）结成诚实而体面的婚姻，而是让这种匮乏对他们的伤害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被迫用武力为他们自己娶妻、不久之后，他们又被迫去战场上与妻子的亲生父亲作对，这些可怜的女人还没来得及与丈夫和解，就被父亲的杀戮和亲人的鲜血夺去了生命；但在这场冲突中，罗马人幸运地成为了征服者。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何等惨重的伤痛，何等众多的葬礼，何等巨大的流血！为了唯一的岳父凯撒，为了唯一的女婿庞培（庞培的妻子、凯撒的女儿死了），卢坎怀着多么真挚的感情和正当的理由悲痛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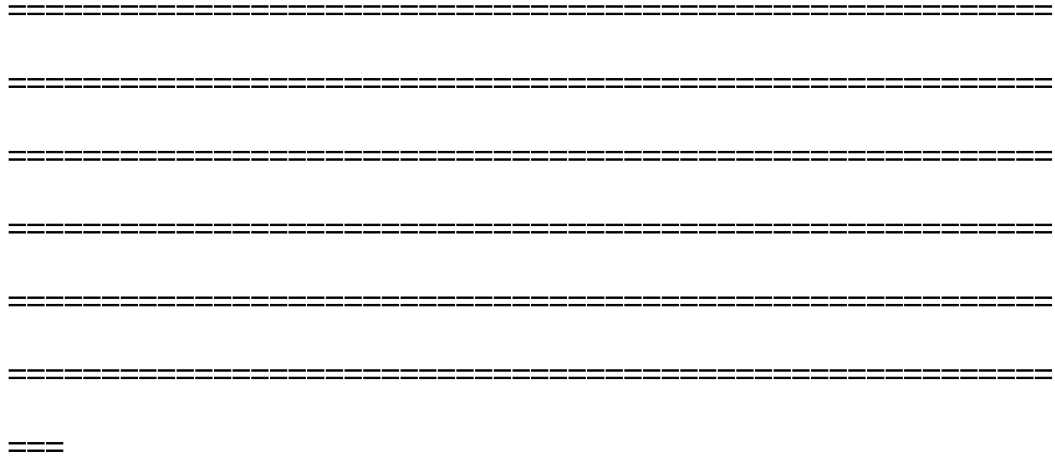
“Bella per Emathios plus quam civilia campos,  
Jusque datum scelere canimus”。

“在埃马提亚平原上，战争比民间更可怕、  
左手战利品，右手弹愤怒歌”

罗马人就这样被自己人征服了，现在他们可以回来，用沾满父辈鲜血的手臂拥抱女儿们：可怜的女儿们也不敢为被屠杀的父母哭泣，因为害怕冒犯征服她们的丈夫：但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她们嘴里一直念叨着誓言，却不知道该向哪一方献上誓言。贝洛娜（而不是维纳斯）赐给罗马人这样的婚姻，或许是阿埃克托，那个肮脏的地狱之怒；既然朱诺与他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比朱诺请求她帮助对抗埃涅阿斯时更有力量。安卓玛恰被囚禁的日子确实比罗马人的婚姻要好受得多；因为虽然她过着奴颜婢膝的生活，但皮鲁斯拥抱过她之后，就再也不杀特洛伊人了。但罗马人却在战场上屠杀自己的岳父，而他们已经在床上享用过岳父的女儿了。安德洛玛卡的财产使她免去了更多的恐惧，虽然这并没有使她免去之前的忧伤：但这些可怜的灵魂与这些严酷的战士相匹配，她们不能不为丈夫出征而恐惧，为丈夫归来而哭泣，无论是恐惧还是哭泣，她们都没有办法获得自由。因为她们要么（虔诚地）哀悼亲友的死亡，要么（残忍地）为丈夫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此外（因为战争的偶然性是多变的），有些人在父亲的剑下失去了丈

夫，有些人在对方的剑下失去了父亲。因为当时罗马发动的战争并不小。罗马人被迫依靠城墙和城门的力量；城墙和城门被巧妙地打开了，敌人进入了城墙内，甚至在集市上，岳父和儿子之间也发生了一场最惨烈、最邪恶的战斗。在这里，拉维什人被征服了，他们的胡须被剃光了，被赶进了自己的房子，这给他们之前的所有征服（虽然是惨烈而血腥的征服）留下了巨大的污点：因为在这里，罗穆卢斯本人对他的士兵的英勇感到绝望，他向朱庇特祈祷让他们站起来，于是朱庇特得到了斯塔特这个姓氏。如果不是那些被蹂躏的傻女人披头散发地跑出来，跪倒在她们父母的脚下，用热情的恳求代替敌对的武器，安抚他们理应被激怒的勇气，这些屠杀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罗穆卢斯无法忍受与兄弟分享，被迫与萨宾人的国王塔提乌斯瓜分王国，但他不喜欢与自己的孪生兄弟相处，又能与他们相处多久呢？于是，塔提乌斯被杀后，他为了成为更伟大的神灵，便占有了整个王国。哦，这些是怎样的婚姻权利，怎样的战争火种；怎样的兄弟联盟，怎样的亲缘关系，怎样的结合，怎样的神性！啊，在如此庞大的“神灵”守护下，公民们最终过上了怎样的生活！你看，这个地方提供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但我们的意图是让我们记住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并继续讨论其他细节。

=====  
=====  
=====



## 第十四章

罗马人与阿尔班人开始的那场战争是多么的不虔诚，以及其野心所寻求的胜利的性质。

努玛死后，继任的（罗马）国王们又做了什么呢？罗马和阿尔巴之间的战争是多么悲惨残酷（罗马人和阿尔巴人都是如此）？因为努玛的和平变得令人厌恶，所以罗马人和阿尔班人必须开始交替屠杀，以至于他们的财产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阿尔巴是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乌斯的女儿（对罗马民族来说，她是比特洛伊更合适的母亲），在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的挑衅下，她必须被迫与罗马自己的女儿作战。与她交战，双方都很痛苦，也确实很痛苦，直到持续不断的冲突让双方都疲惫不堪。于是，他们想让六个弟兄来结束这场战争，罗马一方是三个霍拉提人，阿尔巴一方是三个库里亚提人。于是，两个荷拉提人被另外三个荷拉提人

打败，另外三个荷拉提人又被第三个荷拉提人打败（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就这样，罗马占了上风，但也很不容易，六个战士中只有一个活了下来。除了埃涅阿斯的后代、阿斯卡尼乌斯的子孙、维纳斯的后代和朱庇特的子孙，还有谁在哀叹？

此外，这场兄弟之战还以一场可怕而可憎的灾难收场。在两城交战期间，霍拉提人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库里亚提人的一个弟弟，她看到自己的兄弟带着她死去的配偶的战利品回来，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泪流满面，却被自己的兄弟在狂怒中用刀刺穿了身体。

我认为，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所蕴含的真情比整个罗马民族都要多。她不应该受到责备，因为她哀叹她的依靠之人（丈夫）被杀（或者说她的哥哥杀死了她的依靠之人，而他自己也许把妹妹许配给了她）。

在维吉尔笔下，虔诚的埃涅阿斯因为哀悼被他当作敌人杀死的人而受到赞扬。马塞拉斯看到美丽的锡拉库扎城因他的所作所为而成为毁灭的猎物，又看到凡人的命运无常，他同情它，哀悼它（凡人的命运）：我祈求你们允许一个可怜的女人，在温柔的爱意中，毫无瑕疵地哀悼她被兄弟杀死的配偶，因为好战的人在自己的征战中为敌人的财产感到悲痛，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她的爱人丧生于她哥哥之手而哀叹时，

全罗马却为她给了他们的母亲（偶像神）一个如此强大的衬托而欢欣鼓舞，并为她所吸引的盟军的大量鲜血而欢呼雀跃。你（罗马人）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谈论你的胜利和你的荣耀？

只要抛开疯狂舆论的面具，所有这些恶行就会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任人观赏，任人咀嚼，任人指责：只要把阿尔巴的事业和特洛伊的事业放在一起掂量，你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图卢斯发动这些战争，只是为了重振他的同胞们昔日的英勇和胜利。从这一基础上产生了这些可怕的战争，——在亲族与亲族之间；尽管萨卢斯特只是“sicco pede”地谴责：因为他简要地回忆了以前的时代，那时人们生活在没有贪婪渴望或其他影响的时代，每个人都满足于自己的生活。

他（萨卢斯特）说：“但是，居鲁士在亚细亚，拉塞德蒙人和雅典人在希腊，开始征服他们统治范围内的国家和城市之后，对主权的贪婪渴望就成为战争的共同原因，舆论把最大的荣耀归于最大的帝国，”等等。到此为止。

对主权的贪婪渴望是对人类精神的致命腐蚀。这使得罗马人战胜了阿尔巴，使他们的恶作剧获得了成功，并获得了荣耀。因为，正如我们的《圣经》所说：“恶人夸耀自己的心愿，不义的商人為自己祝福”。那么，摘下这些虚妄的面纱，让它们显出本来的面目吧。不要告诉我，他或他是伟大的，因为他战胜了这样那样的人。

剑客可以战斗，也可以征服，他们在战斗中的血腥行为从来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我认为，让一个人的名字蒙上所有游手好闲的污点，也比用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来换取（贪婪、而“伟岸”的）名声更合适。

但如果两个剑客或剑士来到舞台上，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儿子，谁能忍受这样的场面呢？

“女儿城”对“母亲城”的武器征服怎么能获得荣耀呢？他们的战场比剑客的舞台还大，但他们不是在（角斗士）剧场、而是在整个世界进行战斗，向当代和所有后代展示了永恒的不道德的场面，——这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你们（罗马人）伟大的“守护神”（罗马偶像众神）却无动于衷地忍受着这一切，就像这场悲剧的旁观者一样坐着，而被杀死的三个库里亚提人，以及霍拉提人的妹妹，——为了使罗马的征服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不亚于阿尔巴的损失：——作为胜利的果实，罗马的征服被彻底颠覆了：就连众神（继被希腊人摧毁的伊利亚和拉维尼翁之后，拉提努斯将逃亡的埃涅阿斯安置在罗马这里为王）选择作为他们第三个居住地的这个地方也不例外。

但可能它们（偶像众神）也离开了这里，所以这里被夷为平地：





## 第十五章

### 罗马国王的生死。

至于罗穆卢斯，就让那则谄媚的寓言来看看他吧；他被送上了天堂。他们（罗马人）自己的一些作家说，（罗马）元老院因为他的骄傲把他撕成了碎片；还有一个叫朱利叶斯-普罗库鲁斯的人，被人唆使说，他（罗穆卢斯）向他显灵，命令他让罗马给他神圣的荣誉，于是（罗马）人民（对罗马元老院）的愤怒才稍微平息。此外，日食也在同一时间出现，这让（罗马的）愚昧无知的庸人大吃一惊，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罗穆卢斯的价值和荣耀。对他们（这些罗马人）来说，就好像太阳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哀伤了；而不知道这种现象是由太阳运行的固定法则引起的。他们（罗马人民）其实更应该想，那是因为罗穆卢斯被不公正地谋杀了，所以太阳才把它的光芒从这样的恶行上移开；——就像我们的主和救世主被血腥的、可憎的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时一样。但救世主（耶稣基督）死时发生的日食，完全违背了太阳的正常运行规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件事（基督被钉十字架）中，太阳的昏暗不是由于天体的自然法则所致，因为当时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只在满月时举行，而太阳的自然的日蚀只能发生在月亮盈亏周期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现在，在西塞罗的书中，在西庇阿（De repub.）谈到对罗穆卢斯的赞美时说：“他的成就如此之大，”他说，“以至于在日食之后就找不到他了，他被认为进入了众神的行列：这种观点，没有令人钦佩的功德是不配得到的”。他（西庇阿）说找不到他（罗穆卢斯），无疑是在暗示谋杀的隐秘性，或是在暗示暴风雨般的冲突的猛烈；因为其他作家在日蚀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要么是罗穆卢斯被杀的原因，要么是他被杀的契机。

西塞罗在同一本书（《论联邦》）中谈到被雷劈死的霍斯提利乌斯（罗慕路斯之后的第三位国王）时说，他（霍斯提利乌斯）没有被列入众神之列，因为在罗穆卢斯身上被证明是真实的（即他们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即，罗穆卢斯成为了一个偶像神），罗马人不会把它弄得太普通，把它赋予一个人，又再赋予另一个人。

西塞罗在《抨击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是我们的善意和名声使罗穆卢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成为神”。他（西塞罗）的意思是说，罗穆卢斯并不是神，只是因为他们（罗马人）对他（罗穆卢斯）的好感和他的美德而流传开来的。但在他（西塞罗）名为“Hortensius”的对话中，关于日食的争论，他（西塞罗）说得更明白：“产生像罗穆卢斯死时日食那样的黑暗”。在这里，他直接说他（罗穆卢斯）的死，因为他（西塞罗）是在进行论证，而不是在进行赞美。

那么，除了努玛和安库斯-马歇斯（Ancus Martius）之外，其他死于非命的罗马国王，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我说过，阿尔巴的颠覆者霍斯提利乌斯连同他的整个家都被闪电吞噬了。塔尔奎尼厄斯-普里斯库斯被他前任的儿子们谋杀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被他的女婿塔尔奎尼-傲慢者的恶行谋杀了，后者继承了他的王国。——尽管可以肯定，它们（偶像众神）以更恶劣的方式为可怜的特洛伊服务【即，那些偶像众神袖手旁观，任由特洛伊被毁灭】，——仅仅因为帕里斯的通奸，（众神）就把特洛伊留给了希腊人的淫乱。

不，（罗马王）塔昆杀了他的岳父，自己夺取了他的财产。这个弑父者通过谋杀继父得到了王位，之后又以滔天的战争和屠杀为荣，甚至用这些战利品修建了（罗马的）都城：——但是，众神远远没有抛弃这个邪恶的人（塔昆），而是，它们坐在那里看着他，不，它们（偶像众神）还“保佑”他，并想让它们的主神（朱庇特）坐在那座庄严的神庙里，也就是在那座弑父的黑色纪念碑里，主宰着一切。

塔昆在建造都城时就不是无辜的（那时他已经犯下了杀戮战乱等滔天大罪）；他因为事后的罪过而被驱逐：不，肮脏而毫无人性的谋杀正是他在登上王位的阶梯时所干的。

虽然罗马人后来把他赶出了（罗马）国家和城市，但原因（即露

茜缇娅被强奸)是他儿子造成的,而不是他造成的,他(塔昆)当时既不知道这件事情、又不在罗马:因为那时他正在围攻阿尔代亚,为罗马人的利益而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儿子的这一事实,他会怎么做。然而,没有经过任何审判或判断,人们(罗马人)就把他(塔昆)赶出了他的帝国:在命令他的军队抛弃他之后,又把他们(罗马军队)带到城门口,把他(塔昆)拒之门外。

但他(塔昆)自己在用极端的战争折磨罗马人(通过他们边境人的手段)之后,最终还是无法收回他的财产,因为他(塔昆)的朋友们都不支持他,他自己就退隐了(据说),回到了离罗马 14 英里的图斯库鲁姆,在那里享受着宁静的私人财产、他与妻子和睦相处,死得比他的岳父幸福得多;因为他(塔昆)的岳父是由于他(塔昆)的手段和自己女儿的同意而被血腥屠杀的,这一点是可信的,但罗马人从未把这个塔昆称为残忍或邪恶的人,而是骄傲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罗马人)自己的骄傲让他们无法忍受塔昆杀害他岳父的罪行。它们(罗马偶像众神)接受塔昆谋杀国王,表明它们对这一罪行的轻视;这时它们还没有“逃走”罗马,没有离开它们的庙宇和祭坛;除非有人替它们说,它们留在罗马,是为了对罗马人进行更深的报复,而不是帮助他们(罗马人),用虚妄的胜利诱惑他们,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

就这样,罗马人在他们的国王统治下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傲慢



一切都谦虚而公正地进行着；直到塔昆带来的恐惧和伊特鲁里亚的战争都结束为止。因为当伊特鲁里亚人协助塔尔奎恩重新武装的时候，罗马在如此沉重的战争中瑟瑟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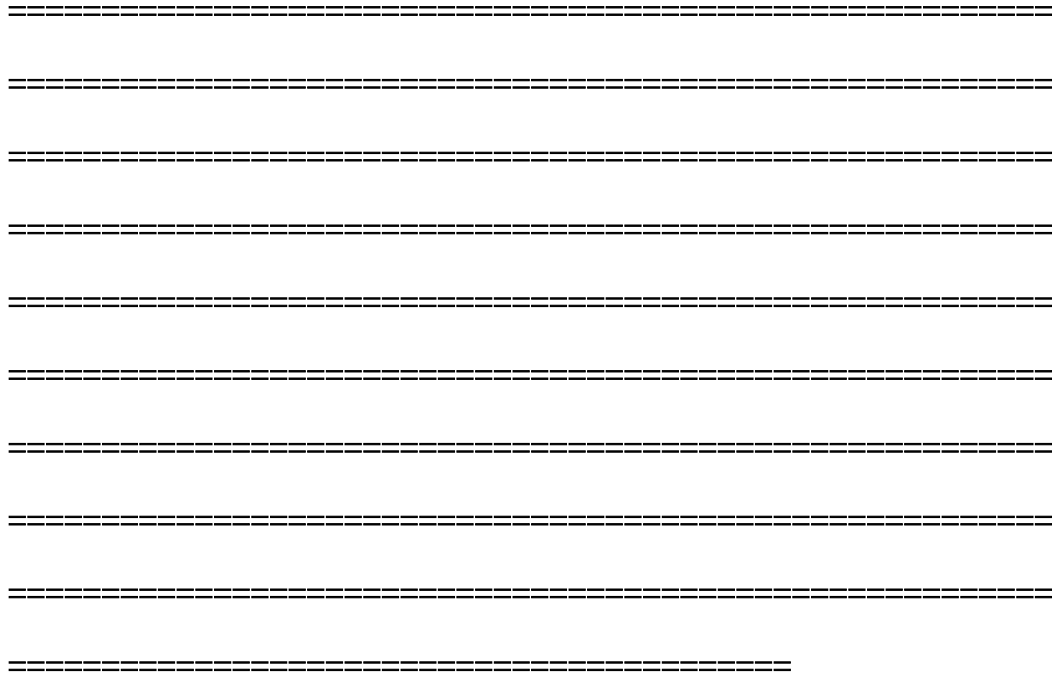
因此（萨卢斯特说），一切都进行得适度而公正，克制的原因是由于恐惧，而不是由于正义的劝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罗马两位首任执政官的一年中，经历了多么残酷的过程啊！布鲁图先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和妻子的兄弟，因为他发现他们参与了召回塔昆的阴谋。

维吉尔在赞扬了这一行为之后，又以温和的方式对其表示惋惜，因为他说——“他的几个儿子发动新的战争，他为了美好的自由；”以后马上宣称，“咳，不幸的父亲啊！不得不把他们处死，不管后人怎样看待这件事”。也就是说，让后人来随意判断这种行为，让他们来赞扬和抬举这位杀了儿子的父亲，他是不幸福的。然后他又说“他的爱国之心和求得美誉的强烈欲望占了上风”，就好像是在安慰一个不幸福的男人。

布鲁图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又被塔昆的儿子杀死；他伤害了塔昆的儿子，而塔昆自己却活了下来；难道科拉坦的冤屈没有得到很好的报复吗？他是一个如此好的公民，却和暴君塔昆一样被放逐（只因为他的名字叫塔昆）。你说这是名字造成的：那就应该让他改名换姓，而不是抛弃他的国家。同样，如果他只叫科拉蒂纳，

他的名字里也不会少了这个词。因此，他作为首任执政官之一，被迫放弃他的荣誉和他的城市，这并不是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不公正如此令人憎恶，对国家如此无用，难道适合成为布鲁图斯荣耀的基础吗？他是被国家的爱和赞美的渴求征服的吗？塔昆被驱逐后，卢克蕾蒂娅的丈夫L. Tarquin Collatine与朱尼厄斯-布鲁图共同担任执政官：人民是多么公正地尊重人的条件而不是名字？而布鲁图（只有权剥夺他犯罪的原因——他的名字）却同时剥夺了他的国家和荣誉地位，这是何等的公正？就这样，这些罪恶，这些挫折，在人们说得如此谦虚、如此公正的时候发生了。布鲁图的继任者卢克莱修在今年年底之前去世了。

这样，接替科拉蒂纳的瓦莱里乌斯和接替卢克雷提乌斯的霍拉提乌斯先生结束了这个充满地狱和杀戮的一年，这一年经历了五位执政官。这一年，罗马制定了新政纲，他们的恐惧开始减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有的只是轻微战争。但是，谦恭而公正地处理事情的时间已经过去，接下来就是萨卢斯特简要描述的那些事情。爱国者们开始用奴役的条件压迫人民，像以前的国王一样肆无忌惮地裁决生死，把人们从他们的财产中赶走，赶走所有其他人，自己支配一切；这些暴行，尤其是他们勒索的赋税，让人民苦不堪言（他们既要维持军队，又要缴纳赋税），于是他们拿起武器，盘踞在萨克山和阿文廷山上；在那里，他们设立了护民官，制定了各种法律；但这些纷争和骚动直到第二次非洲战争才结束。



## 第十七章

执政官统治初期之后，罗马人的苦恼，以及他们的神灵一直以来对他们的“眷顾”。

但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些东西，或者让别人花时间来读这些东西呢？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的状况是多么悲惨，对外战争和内部不和是多么严重，萨卢斯特已经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他们（罗马人）的胜利从未给善良的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而只是给可怜的人带来徒劳的慰藉，给动荡的人带来诱惑和引诱，使不安继续发展。因此，聪明的罗马人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说而生气；但我们不必恳求，我们已经确信，他们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用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作者的话，而且远没有他们自己的意思那么有胆量，也没有他们自己说得那么文绉绉。然而，他们（罗马人）学的是这些，他们让他们的孩子学的也是这些。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像萨卢斯特所说的那样诋毁我呢（萨卢斯特自己的描绘，要比我所说的情况严重得多）：“频繁的骚乱、纷争，最后还有内战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少数受到民众依赖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寻求长老和民众的利益为幌子，攫取最高权力。公民们被判定为善的或恶的，但不涉及他们对国家是否忠诚，因为所有公民都同样腐败，而那些富裕而又极端危险的强人被当作善良的公民受到尊敬，因为是他们在维持着国家的存在。”

现在，如果这些罗马历史学家认为言论自由的荣耀迫使他们不能对这座城市的疾病保持沉默，就像他们自己在许多地方要宣告这座城市的光荣，（他们毕竟并不拥有别的更加真实的城市，亦即那座居住着选民的永恒之城、上帝之城），那么为什么要我们保持沉默呢？他们把这个时代的灾难归罪于我们的基督，为的是让较少的人得到指点，而弱者会疏远这座惟一能够享有永久幸福生活的城市（上帝之城）。因为在那里，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财产。我

们也没有像他们自己的作家那样，给他们的神加上更多可怕的罪孽，他们读他们的书，崇敬他们的神（偶像众神）；我们所说的，都是他们说的，因为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或者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罪恶）。那么，当罗马人如此狡猾地觊觎这些神灵（对于罗马人）的服务，却遭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难时，这些神灵（人们认为这些神灵对实现世俗的虚荣是如此可敬）在哪里呢？当瓦莱里乌斯执政官为保卫都城而被杀时，当都城被奴隶和流亡者攀爬时，它们（偶像众神）在哪里？与其说它们有能力保护朱庇特神庙，不如说所有神灵和他们伟大的国王都没有能力给予它们（神庙）任何帮助。当这座城市（罗马）被骚乱所笼罩，急于向雅典借法律时，当人们还在期待平静时，一场严重的饥荒和瘟疫却夺去了他们的家园时，它们（偶像众神）在哪里？此外，当人民在这场大饥荒中选出他们的第一任供给省长时，当饥荒加剧时，Sp. *Æmilius*因为在饥民中过多地分配庄稼而被怀疑影响君主专制，在上述省长的建议下，通过独裁者L. *Quintius*（一个年老体弱的人）的手段，他被骑兵将军Q. *Servilius*杀死，全城不免发生了一场最可怕、最危险的骚乱。当瘟疫开始肆虐的时候，人们已经完全厌倦了令人沮丧的祈求，认为应该用新的仪式来安抚它们（偶像众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亵渎的）事情，它们（诸神）在哪里呢？于是，人们把床搬进神庙，把床罩铺在床上祭祀神灵，这种祭祀（也可以说是亵渎）因此而得名。当罗马人整整十年从未与维亚人停止交战，反而越战越勇，直到法利乌斯-卡米略斯（*Farius Camillus*）急于帮助罗马人，罗马人却因为他的善行而

将其放逐时，它们（诸神）在哪里？当高卢人攻占罗马，洗劫罗马，毁坏罗马，焚烧罗马，把罗马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它们（诸神）在哪里？当那场大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罗马），卡米洛斯也在其中时，它们（诸神）在哪里？卡米洛斯曾从维亚人手中拯救了他的国家，之后又从高卢人手中拯救了他的国家。在这场瘟疫中，它们（诸神）首先带来了它们的“驿站”，这是一场比其他瘟疫更大的瘟疫，虽然对它们的身体没有影响。当另一种可悲的传染病出现时（据说），它们（诸神）在哪里呢？

它们在哪里？还是当两位执政官带着他们的军队被萨姆尼特人关在考丁海峡时，它们很乐意与他们达成一个卑鄙的协议？把六百名绅士作为人质，而剩下的人一起走了，没有武器，没有行李，除了上衣什么都没有？还是当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一部分死于瘟疫，一部分死于雷电？还是在另一次大瘟疫中，这座城市（罗马）被迫从埃皮达鲁斯（Epidaurus）请来埃斯库拉庇乌斯

（Esculapius）（作为罗马的医生），因为都城的国王朱庇特“神”（Jupiter）年轻时一直忙于强奸和通奸，这些活动使他没有时间学习医学。——还是当布鲁特人、卢坎人、萨姆尼特人、伊特鲁里亚人和塞诺尼亚高卢人合谋，先是杀死了他们（罗马人）的使节，然后又杀死了包括议长、十名护民官和一万三千名士兵在内的（罗马人的）整支军队？后来，（罗马）城中又发生了长期的、致命的骚乱，人们终于在亚尼库卢斯城下安营扎寨，劫掠了全城的战利品？这些祸患发展到如此可悲的地步，以至于他们乐于（在

所有绝望的情况下最后的避难所)建立一个独裁者：霍尔廷斯重新团结了人民，挽回了他们(罗马人)，却死在了他的职位上，以前没有独裁者死在他的职位上，这种事在独裁者中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此时埃斯科拉庇俄斯已经来到他们中间，这不也是诸神的耻辱吗？

当时确实战火四起，由于缺乏兵员，他们把无产者(proletarii)招募入伍，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人穷得买不起武器装备，因此倒有闲暇生儿育女。当时赫赫有名的希腊国王皮洛斯(Pyrrhus)应塔伦廷(Tarentines)之邀起兵反对罗马。皮洛斯就这项举动请求神谕时，阿波罗给了他令人欣喜，但又模糊不清的神谕。无论结果如何，这位神灵本身都可以被认为是神圣的，因为他听到的神谕是这样的：无论皮洛斯被罗马人征服，还是罗马人被皮洛斯征服，都已在占卡之神的预料之中。当时双方军队进行了多么可怕的屠杀！不过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皮洛斯在这次战争中是征服者。如果下一次战争罗马人仍旧不是征服者，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宣布阿波罗是真正的占卜家了。

但在下一场冲突中，罗马人占了上风，在这场巨大的敌对中，妇女们中出现了一场巨大的瘟疫：因为她们还没来得及分娩，孩子就大了，但她们还是死了。在这里，埃斯库拉庇乌斯有了借口；他自称是医学王子，而不是助产士。牛也死得那么惨，让人以为世界即将毁灭。然后是一个奇怪的、不合时宜的冬天！集市上的

积雪一连下了四十天，深得吓人；整个台伯河都结了冰。主啊，如果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该会受到怎样的抨击。还有那场大瘟疫，成千上万的人被它带走了：据说瘟疫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许多神庙都被私人占用了，埃斯库拉庇乌斯（与偶像众神）也因此摆脱了巨大的无知或疏忽的罪名。但是，为什么这些神庙会被改作私人的居所而没有受到禁止呢，那只是因为他们（罗马人）看到自己长期向这样一群神灵祈祷，已经损失了太多的劳力；于是，他们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一点一点地离开了那些地方，最后完全放弃了它们（偶像众神），让那些愿意居住在那里的人私自使用。当时，为了避免这种瘟疫，人们对那些房屋（神庙）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如果它们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完全忽视，被私人侵占的话；瓦罗说（在谈到神庙时），许多神庙都不为人知，这应该受到责备。不过，在此期间，这种取物方式对神灵（的无能）来说是个很好的借口，但对瘟疫来说却根本无法治愈。

=====

=====

=====

=====

=====

=====

=====

=====

---

---

第十八章.

罗马人在非洲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的神灵（罗马偶像众神）对他们的微不足道的支持。

现在，在非洲的战争中，胜利还在双方之间徘徊，两个强大的国家用他们所有的力量和权力互相毁灭，有多少小王国在这里灭亡？有多少美丽的城市被摧毁，或遭受苦难，或彻底沦陷？这场灾难性的争斗波及了多远，毁灭了多少王国和大地产？双方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次数有多少？有多少人（武装的人和赤手空拳的人）丧生？有多少船只在海战和暴风雨中沉没？如果我们详加说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直接的历史学家。

当时，罗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头栽进了那些虚妄可笑的补救措施里：因为那时，世俗的戏剧在《西比尔的书》的劝诫下又重新上演了：这一制度在一百年前就已颁布，但自从那个如此幸福的时代，现在已被磨得面目全非。大祭司们还为地狱之神重新上演了神圣的戏剧；而在更好的时代，这些戏剧也曾以同样的方式被废除过：现在看到它们被重演也不足为奇，因为地狱之神现在也想成为狂欢者，它们因为这个持续不断的世界而变得富足，

这些人（罗马人）（像可怜虫一样）在那些血腥无情的战争之后，除了表演魔鬼的狂欢和为地狱之灵准备宴会之外，什么也不做。

在整场战争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雷古勒斯被俘了：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在此之前，他还是迦太基人的威胁：他早就结束了非洲战争，但他却将迦太基人束缚在他们无法忍受的苛刻条件下。这个人最突然的俘虏、最忠实的誓言、最残酷的死亡，如果诸神都不为之脸红，那它们肯定是厚颜无耻，没有血性。

然而，罗马的城墙并没有因此而安然无恙，反而尝到了祸害的滋味，城墙内的所有人都被淹没了，因为台伯河泛滥成灾，几乎淹没了罗马城所有的平地：有的地方变成了洪流，有的地方变成了沼泽或湖泊：这场瘟疫带来了更严重的火灾，从集市开始，烧毁了附近所有较高的建筑，连海港和灶神神庙也不放过，那些并不那么可敬、但却可恶的女祭司们在那里大肆烧杀抢掠。

现在，大火不仅继续在这里燃烧，而且还在肆虐：处女们惊呆了，大祭司梅特路斯跑进火里，在捞出那些致命的（偶像神）遗物时被烧了一半，这些遗物曾毁了他们居住过的三座城市。大火没有放过他，因为他是祭司。否则，真正的神灵（偶像众神）并不在那里，而是在大火之前就已经逃走了，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凡人对灶神的恩惠比灶神对他的恩惠还要多：因为如果这些神灵（偶像众神）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自己不被大火烧死，它们又怎





---

---

## 第十九章

第二次非洲战争中发生的悲惨事件，双方力量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

在第二次非洲战争中，两国发生了多次远近厮杀，如果再叙述双方的屠杀情况，实在是太乏味了。他们有那么多远近闻名的战斗，他们自己也承认（与其说他们是真正的编年史家，不如说他们是罗马的褒奖者），征服者比被征服者更像被征服者。当汉尼拔从西班牙兴起，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整个法兰西和阿尔卑斯山，聚集起强大的力量，在这漫长的土地上制造可怕的灾难，像洪水一样冲向意大利的时候，哦，那里有多少血腥的战场，有多少战斗！汉尼拔取得了怎样的胜利，他在罗马人的废墟上建立了怎样的辉煌。在那里，汉尼拔本人对鲜血的过度渴求在他的敌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于是，他给迦太基送去了三蒲式耳的戒指，以显示在那场战斗中倒下的是多么庞大的一支队伍。最后，在这场屠杀之后，罗马人的兵员严重不足，罗马人很想让那些有过错的人上战场来减轻他们的罪责；让他们的奴隶都获得自由，从这些毫无尊严的人中，不仅可以补充他们残缺不全的兵团，甚至还可以组成一支完整的军队。不，这些奴隶（哦，我们不要冤枉他们，



然而，在第二次非洲战争的所有灾难中，没有比萨贡提尼人更令人惋惜的了：他们居住在西班牙的一座城市里，是罗马人的盟友，却因为坚守对罗马人的信仰而被消灭了。因为汉尼拔破坏了与罗马的盟约，在这里第一次发动了战争，对萨贡图姆城进行了残酷而严密的围攻：罗马人得到消息后，派使者去希望汉尼拔解除围城，但使节们被汉尼拔鄙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原本如此庄严）现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围城开始后大约八九个月，非洲人占领了它，并将它夷为平地。要知道它是如何毁灭的，读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要写出来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但我还是要简略地说一说，因为这与我们的论点非常相关。首先，它被饥荒吃掉了：因为有人说，它是被驱赶着去吃它藏匿的尸体的。然后，在这个无精打采的迷宫里，市民们宁可不接受汉尼拔作为征服者，也要在集市上放一把大火，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和朋友（在他们先杀死他们之后）都埋葬在火里，最后是他们自己。在这里，这些贪吃、嗜教、浪费、贪婪、跳舞的神灵（偶像众神）本该做些什么：在这里，它们本该做些什么来帮助罗马人这些受难的忠实朋友，为了他们的忠诚，使他们免于灭亡。当罗马和这些可怜的人结盟时，它们（偶像众神）被称为双方的见证人；在它们的保护下，这些人信守着他们自愿通过、庄严宣誓和神圣遵守的信仰，却被一个破坏了所有信仰、所有宗教的人围攻、折磨和颠覆。如果天神（偶像众神）能用雷电把汉尼拔从罗马的城墙上吓走，让他远离罗马，那么它们首先就应该在这里这样做：因为我敢断

言，它们帮助罗马人的朋友，可能比帮助罗马人自己要诚实得多，因为罗马人的朋友处于极端的境地，因为他们对罗马人坚守信仰，而当时他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罗马人自己为自己而战，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钱包，能够击退汉尼拔的力量。如果它们小心翼翼地捍卫罗马的荣耀，它们就不会让罗马蒙受萨冈提尼人的悲惨灾难。但现在，他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卑鄙，以为这些神灵能使罗马在汉尼拔和迦太基人的胜利手下免于灭亡，却不能使萨贡廷因恪守对罗马人庄严宣誓的信仰而免于灭亡？如果萨贡图姆是基督徒，并为福音遭受了这样的苦难（虽然它当时不应该用火或刀剑来摧残自己），但如果他们为福音承受了这样的苦难，他们也会坚忍地承受，因为他们对基督抱有希望，希望基督终究会为他们加冕，赐予他们永恒的报应。

至于这些虚假的神灵（偶像众神），它们渴望被崇拜，也被崇拜，只是为了保证我们短暂的死亡；他们的律师，他们的演说家，在萨贡丁人的毁灭中能为他们说什么呢？难道忠诚会让诸神伤心吗？还是忘恩负义的城市（和人一样）会被毁灭，但仍然受到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的喜爱？让他们自己选择吧：如果天神（偶像众神）因为人们坚守信仰而生气，那就让他们去寻找那些没有信仰的可怜虫来侍奉他们。但是，如果侍奉它们（偶像众神）的人得到了它们的恩惠，却遭受了苦难和摧残，那么，它们被崇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失去了神灵才失去了城市，那就请他们闭嘴吧！因为即使他们拥有了所有的神灵（偶



那样极端、危险和致命的战争的终结者，汉尼拔的征服者，迦太基的驯服者，他的青年时代就充满了对宗教和神圣对话的赞美：这个如此伟大、如此仁慈的人，被迫屈服于敌人的指责，离开了他的祖国，而他的祖国却因他而毁灭，在他英勇的胜利之后，他把余生留给了贫穷的林特纳姆镇：他把所有对祖国的感情都驱逐得远远的，据说他在死时明确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的遗体埋葬在罗马那片忘恩负义的土地上。后来，在 Cn. 曼留斯（副执政）战胜了高卢-希腊人，亚洲的奢华也随之而来，这是罗马所感受到的最可怕的敌人。豪华的床铺和贵重的装饰品首次进入罗马。然后，他们开始在宴会上请女仆唱歌，还有许多其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但我说的是他们不情愿地遭受的灾难，而不是他们奢侈地犯下的罪行。

我所说的西庇阿为敌人而离开祖国（他先是保护了祖国，使它免于彻底毁灭），最后又自愿流亡国外，是为了说明罗马诸神——他把汉尼拔赶出了他们的庙宇——从来没有给过他一点世俗的幸福。不过，因为萨卢斯特说罗马在那个时代举止得体，所以我觉得不妨谈谈这种亚洲式的奢华，好让你们明白萨卢斯特说的是与之相比的后世，在那个时代，不和达到了顶峰，而举止得体则处于最低谷。因为那时（即在第二次和最后一次非洲战争之间），颁布了沃科尼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让女人成为他的继承人，除非她是他的独生女。不过，在两次布匿战争之间，这座城市遭受的祸害确实没有其他时候那么多，也没有其他时候那么猛烈：因为他

们虽然在国外感受到了战争的威力，却享受到了胜利的甜头；在国内，他们比在安全时期更加和睦。

但在最后一次非洲战争中，由于西庇阿的英勇表现，这座与罗马相提并论的城市（迦太基）被彻底夷为平地，毁于一旦；随后，在因安全和繁荣而卷入的堕落状态的淹没下，迦太基可以说是罗马在解体时比在敌对时更危险的敌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奥古斯都时代，奥古斯都（我认为）并没有剥夺罗马人的自由，就像剥夺他们喜爱和珍视的东西一样，而是好像他们完全蔑视自由，任人宰割一样：然后，他将所有事情都简化为皇帝的命令，更新和修复因年久失修、恶习和疏忽而变得锈迹斑斑的公共设施。我省略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争执和战斗：努曼斯的那个联盟，沾满了污秽的耻辱，鸡飞出笼，预示着当时的执政官曼奇努斯要倒大霉（他们说）：因此，那座罗马军队困扰围困它多年的小城，现在似乎开始成为罗马人全境的恐怖，预示着那些反对它的列强要倒霉。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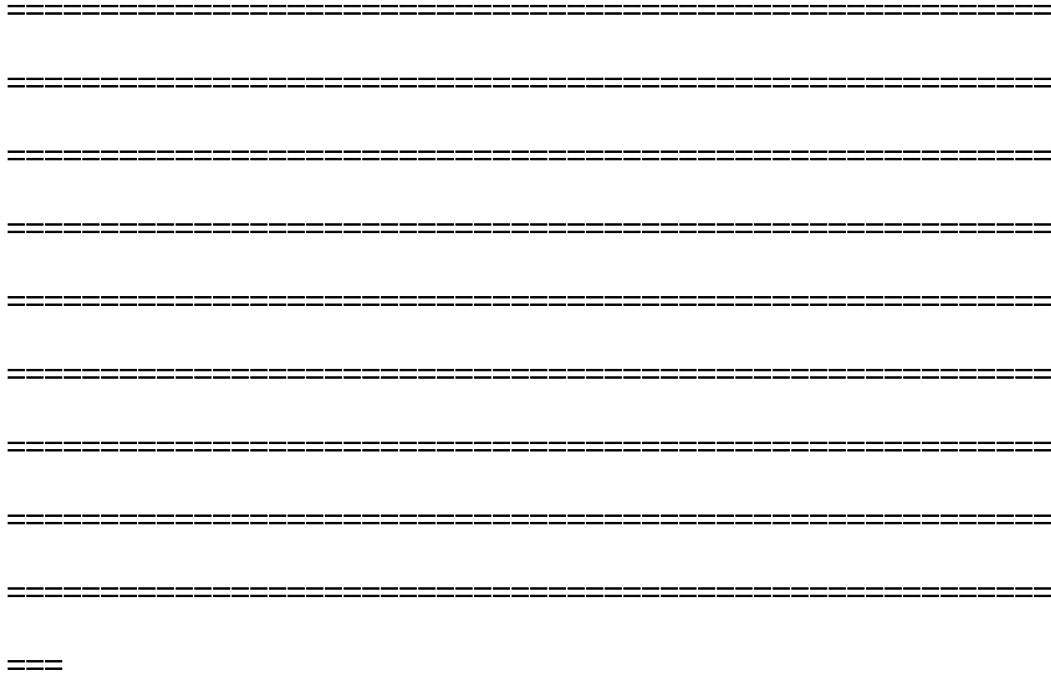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二章.

关于米特里达特的诏书，他命令在亚洲发现的每一个罗马人都要处死。

但正如我所说的，这些都会过去：但亚细亚国王米特里达提的诏书不会过去。他直接下令，无论在全亚洲的任何地方发现罗马人在贩运或旅行，都要立即将其杀死。旁观者，或许还有行凶者，听到那些垂死之人的凄厉呻吟，该是何等的悲哀？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不仅要亲眼目睹在自己家里发生的凶杀，甚至还要亲自动手，他们该是何等的绝望？突然从温柔的人性转向野蛮的残忍，在和平时期对敌人下手，而且是对朋友下手，与受害者互相换伤，受害者身受重伤。这些被谋杀的人都是藐视占卜的吗？当他们离家走上送命之路前难道没有向公共的神或家里的神询问过吗？如果他们没有，那么我们的对手不能以此为特别理由抱怨基督徒的时代，因为很久以前罗马人就把占卜当作愚蠢来藐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请示过神谕，那么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好处。尽管神圣的法律当时还没有对占卜加以认可，但是这



样的事情在当时还没有被禁止，人们承认它的权威性。



## 第二十三章

关于罗马遭受的更多私人和内部的灾难，这些灾难是由所有为人类服务的生物（家畜）的疯狂所预示的。

现在，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列举那些对罗马来说越是家常便饭，却使它越是悲惨的罪恶：我指的是内乱，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已经不再是骚乱，而是普通的战争，而且是在城市的最深处，在那里流淌着无数的鲜血：元老们的权力现在已经不再屈从于争论和争吵，而是直接屈从于武器和兵器。哦，罗马人的鲜血从社会



## 第二十四章

### 由格拉古改革引发的内乱

这场内战最先起于格拉古兄弟对土地法的改革，因为他们想把被贵族霸占的土地分配给民众。但是，要想改革一种长期实行的陋习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事业，如事件本身所证明的那样，它是一种毁灭。伴随大格拉古之死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稍后又是什么样的屠杀使小格拉古遭遇相同的命运！贵族和平民互相厮杀，不是按照法律权威和程序，而是依靠暴民和武装暴徒。小格拉古死后，执政官卢西乌斯·奥皮米乌(Lucius Opimius)在城中展开战斗，被打败以后，他本人与他的同党都被杀死，还死了许多公民。后来进行的法律审判据说又处死了大约三千人。由此可见，有多少人在暴乱中丧生，甚至连法律审判也变得如此血腥。谋杀格拉古的凶犯把格拉古的头颅按重量卖给执政官，获得同样重量的黄金，这是他们事先订好的协议。在这场屠杀中，马库斯·伏尔维(Marcus Fulvius)，一名执政官，也与他的所有子女一道被处死。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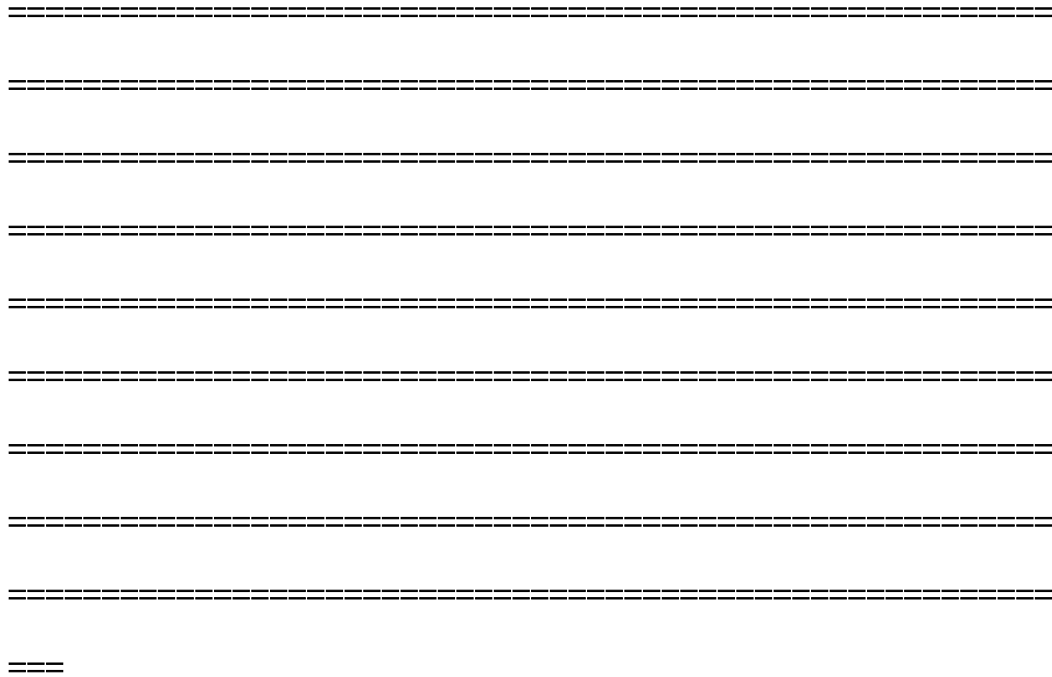
=====

=====



到在罗马有为“发烧”(Fever)建立的神庙,也有为“健康”建立的神庙。根据同样的理由,“不和”与“和平”都应当神化。这是罗马人进行的一场冒险,把如此邪恶的东西当作女神,他们忘了特洛伊的毁灭也是由于冒犯了她。由于没有与其他神灵一道被邀请参加珀琉斯(Peleus)和忒提斯(Thetis)的婚礼,她感到愤怒,于是就用送金苹果的办法在三位女神中制造不和,由此引发了天宫中的纷争、对维纳斯的胜利、海伦的被强暴和特洛伊的毁灭。如果罗马人不认为她(“不和”女神)也应当与其他神灵一样在他们的城市中拥有一座神庙,从而可能冒犯她(“不和”女神),使她会用这样的动乱来扰乱这个国家,那么当她(“不和”女神)看到她的对手(“和平”女神)的神庙建立在那场屠杀发生的地方,或者换言之,在她(“不和”女神)自己的杰作发生的地方,会激发她多么狂暴的情感。

现在,他们(罗马人)最伟大的学者嘲笑我们嘲笑这些虚荣,却又崇拜那些乱七八糟的神,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弄清这个“和平”女神、与“不和”女神的问题,——他们是任由它们不受崇拜,在它们面前偏爱费布里斯和贝洛娜(他们最古老的神庙就是供奉它们的)?还是他们确实像崇拜其他神一样崇拜它们?不管怎么说,他们(罗马人)现在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和平”女神被赶走了,留下“不和”女神一个“神”在他们(罗马人)中间捣乱。



## 第二十六章

和平女神的神庙建成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战争。

现在，他们都以为和平女神的这座新神庙和格拉古的证词会对所有的煽动性精神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但是，他们的效用有多远，就让后来的时代来证明吧。因为从那时起，好斗的辩士们就再也没有避开过格拉古兄弟的榜样，而是竭力在装腔作势上超过他们。护民官萨托尼努斯（L. Saturninus）、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C. Cæsar Servillius），以及不久之后的德鲁苏斯（M. Drusus），这些人都开始了更加血腥的骚乱，不仅引发了民间屠杀，最后还公开爆发了邦联战争，使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最悲惨、最绝望的境



## 第二十七章

关于西拉和马略之间的内战。

当马略身上沾满了同胞的鲜血，又杀了许多对手，终于被挫败，被迫逃出城外时，他终于有时间喘口气了；现在（用西塞罗的话说），辛纳和马略突然又开始成为征服者了。但不久之后，西拉来了，他为这场野蛮的屠杀报了仇，但对国家和城市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我不想多说；因为这场报复比所有受到惩罚的罪行都没有受到惩罚还要糟糕。让卢坎用这些话来证明——

“Excessit medicina modum, nimiumque secuta est  
Qua morbi duxêre manus: periêre nocentes  
Sed cùm jam soli possent superesse nocentes  
Tunc data libertas odiis resolutàque legum  
Frenis ira ruit.”

“药效太痛，使治疗  
对病人来说太残酷，难以忍受：  
有罪的人倒下了，但这样的人一个也不剩、  
仇恨升腾，忿怒不屑  
法律的缰绳绷断了。”





## 第二十八章

西拉如何报复马略的谋杀。

西拉的胜利是这一切残酷行为的报复者，他的胜利不是不惜市民的鲜血换来的，然而战争只是结束了，恩怨还没有了结。因为在老马利乌斯的屠戮之后（当时他的血还未干），小马利乌斯和卡波的屠戮更加惨烈，他们都是马利乌斯的旧派。这两个人发现西拉来了，对安全和胜利都感到绝望，于是大开杀戒，既杀自己人，也杀别人：除了在城里其他地方大开杀戒外，他们还把元老院围困在法院里，像从监狱里出来一样，把元老院里的人揪着头拖出去行刑。祭司穆提乌斯-斯卡沃拉（Mutius Scævola）在守住全城最神圣的圣物维斯塔祭坛时被杀，他的鲜血几乎熄灭了维斯塔祭坛的火焰，而处女们的守护让它一直在燃烧。然后，胜利者西拉进了城，在大街上（战争的残酷已经结束，和平才刚刚开始）把七千手无寸铁的人剁成肉酱，这不是战斗，而是明令的处刑。之后，他又在全城范围内，甚至连他的名单上的人也一并处死，以至于屠杀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人们很乐意让西拉记住，他必须让一些人活下来，否则他就没有人可以做他们的主人了。于是，这个贪婪的杀人狂开始逐渐收敛：一张桌子被摆了起来（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上面写着除 2000 名爱国者和绅士外，其余的人都将处死。这个数字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悲伤，但这种方式又让他们欢欣鼓舞：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么多人被杀而悲伤，反而因为

其余的人得以逃脱而欢欣鼓舞。尽管如此，他们的这种残忍粗心还是让一些死刑犯在死时遭受了极度的折磨。其中有一个人被人用手撕成了碎片，连铁都没碰一下，刽子手这样撕裂这个活人，比他们通常撕裂一头死兽要残忍得多。还有一个人，先是被挖掉了眼睛，然后身体的各个部分被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割掉，就这样在难以忍受的折磨中被迫活着，或者说是死去。许多最高贵的城市和城镇也被洗劫一空，就像一个有罪的人被带出去处死一样，整座城市也被布置好，指定要处死。这就是他们在战争之后的和平成果，在战争中，他们不是急于征服，而是在征服之后迅速地滥用它。因此，这场和平与那场战争一样血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场战争杀的只是有武器的人，而这场和平却从不放过赤身裸体的人。在战争中，被打倒的人，如果可以，还可以再打，但在和平中，躲过战争的人，一定活不了，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死亡。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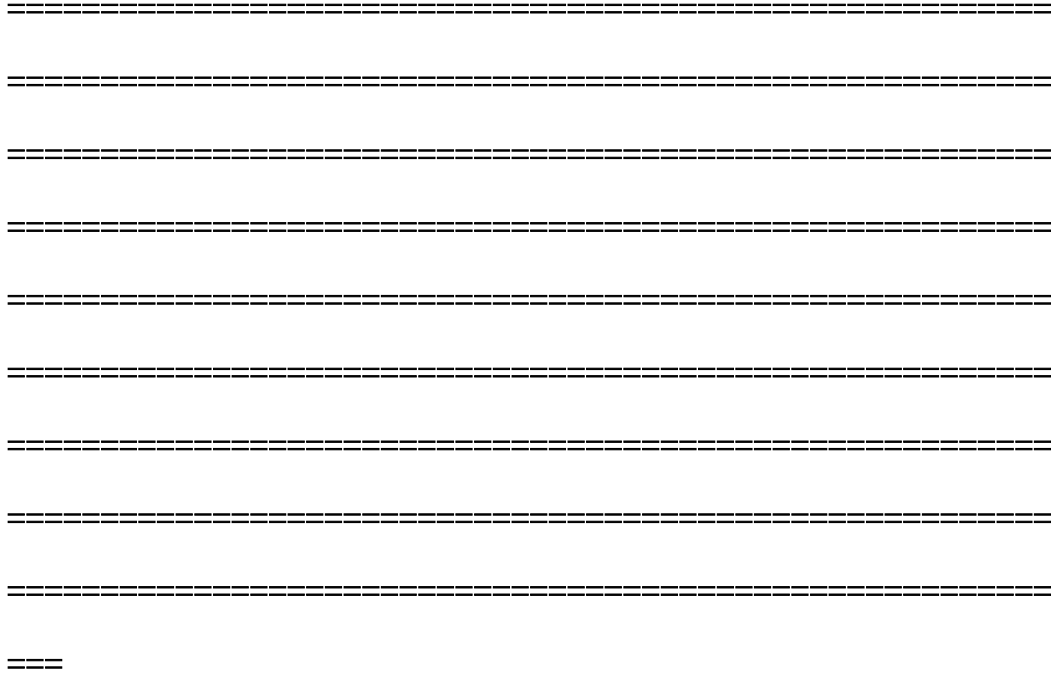
---

## 第二十九章.

哥特人的堕落与罗马人遭受的高卢人或内战制造者的灾难的比较。

其他外国民族的野蛮，陌生人的残忍，能与罗马公民的征服相提并论吗？罗马曾经感受到过什么敌人更致命、更不人道、更令人发指？无论是先是高卢人，后来是哥特人的入侵，还是西拉、马略和其他伟大的罗马人用自己公民的鲜血造成的淹没，比这更可怕，更可憎吗？高卢人确实杀死了元老院，除了国会大厦外，所有防御工事都被毁坏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黄金换取了被围困者的自由，而他们本可以通过饥荒而不是武力从他们那里夺取自由。至于哥特人，他们放过了那么多元老院的人，竟然一个也没杀。但西拉在马略还活着的时候，就坐在都城（高卢人不能进入）上，从那里观看他下令进行的屠杀。马略逃走了，他要带着更大的力量和愤怒回来，他仍然呆在都城，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国家，用元老院的度量给这一切恶行涂上了颜色。当他走后，玛丽亚派还会尊重或饶恕什么呢？他们不惜杀死老斯凯沃拉，一个公民，一个元老，一个首席祭司，拥抱着那个祭坛，他们说罗马的命运就在那个祭坛上被崇拜着。为了西拉最后的那一桌酒席

（除此以外还有数不清的死亡），它割断了更多元老的喉咙，比哥特人的全军除了献祭、洗劫或掠夺之外还能找到的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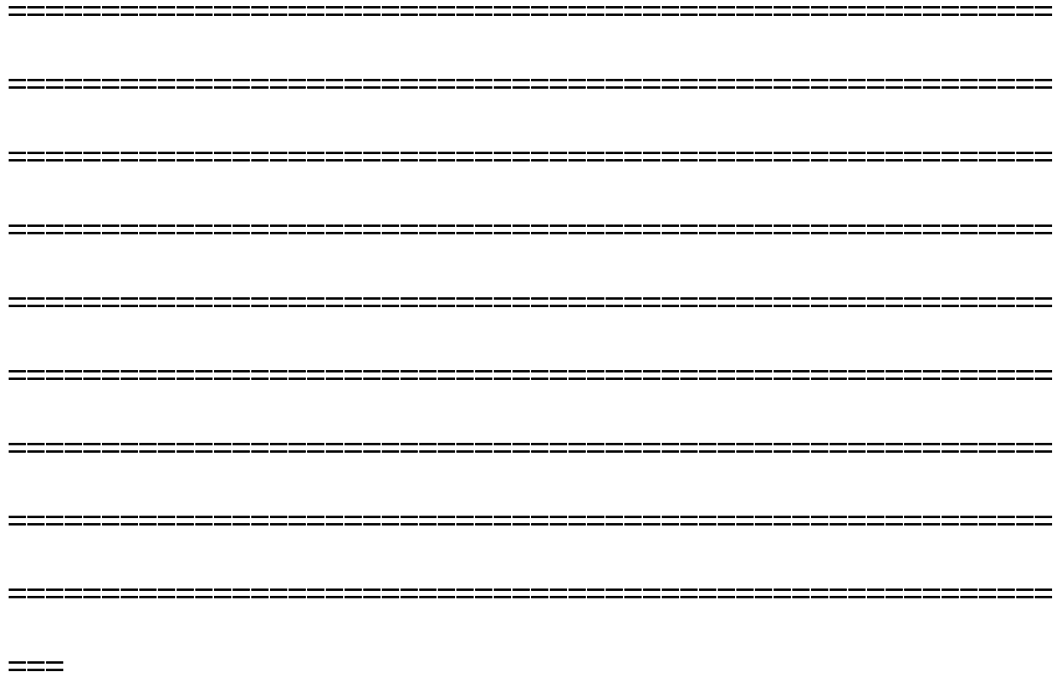


### 第三十章.

在基督降临前不久，罗马人的战争规模之大，危害之深。

那么，他们（那些不信基督、谴责基督教的罗马人）是以怎样的面目，怎样的心肠，怎样的厚颜无耻，怎样的愚蠢，甚至怎样的疯狂，把后来的这些灾难（即罗马被蛮族入侵）归咎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却不把以前的灾难归咎于他们的偶像（诸神）呢？根据他们自己作家的供词，他们的内乱比他们的对外战争更

加血腥。这些邪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从西拉和马略的战争，到塞尔托里乌斯和卡蒂林的战争，其中一个西拉所禁止的，另一个则是他所扶植的：然后又到了莱比德斯和卡图卢斯的战争，其中一个要确认西拉的法令，另一个则要废除这些法令：然后是庞培和凯撒的战争：庞培是西拉的追随者，在地位和权力上与西拉不相上下，至少超过了西拉；而凯撒是一个不能忍受庞培的伟大的人，因为他自己也缺乏这种伟大：尽管如此，在他推翻了庞培并把他赶走之后，他又远远超过了庞培。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谈论另一位凯撒，他被称为奥古斯都，我们的救世主基督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出生的。这位奥古斯都经历了许多内战，失去了许多优秀的人，图利，那位优秀的平民就是其中之一。凯撒是庞培的征服者，尽管他仁慈地利用了他的胜利，恢复了他所有对手的国家 and 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最高贵的元老们密谋刺死在法庭上，因为他们认为他影响了君主制。在这之后，安东尼似乎也在影响他的权力，而塔利（西塞罗）为了捍卫上述自由，顽强地抵制了他。这时，年轻的凯撒站了出来，他是另一个凯撒的养子，后来被称作奥古斯都（如前所述）：塔利（西塞罗）支持并拥护他对抗安东尼，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伟人，在摧毁安东尼的幌子和权力之后，重建国家的自由。但是，他（西塞罗）在这件事上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被他扩充了权力的年轻人，首先让安东尼砍掉了西塞罗的脑袋，就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样，然后又把安东尼一手缔造的自由收到了他自己的手中，并（使罗马）受他的特别管辖。



### 第三十一章.

那些现在还没有被允许崇拜偶像（偶像众神）的人，把他们现在的苦难归咎于基督，实在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在崇拜魔鬼的时候，也忍受着同样的苦难。

但是，让他们为这些不幸而责备他们自己的神（偶像众神）吧；他们会为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任何好处感谢他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在他们的神坛前，撒比香水和新鲜的花朵蒸腾着，他们的祭司英姿飒爽，他们的神庙闪闪发光，戏剧、祭祀和暴行都在人们中间上演。是的，甚至在民间血流成河的时候，众神的祭坛上

也沾满了鲜血。徒利没有选择神庙作为避难所，因为他看到神庙对斯凯沃拉毫无用处。但是，那些现在对基督教肆意侮辱的人，近来难道不是自己逃进了献给基督的地方，就是被野蛮人带到了那里吗？

我知道，而且每一个公正的法官都可能和我一样知道，如果人类在非洲战争之前就接受了基督教，——省略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的其他内容，而且叙述起来也太长了，再加上在上述战争中欧洲和非洲遭受了如此大的破坏，——那么现在反对我们的那些异教徒中就没有一个会把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但是，如果在第一次传教和接受基督教之后，紧接着发生了高卢人的入侵，或者台伯河的洪水泛滥，以及大火造成的巨大破坏，他们的谩骂就会更加难以忍受；但最糟糕的是，如果紧接着发生了比这更严重的内战，他们的谩骂就会更加剧烈。如果这些灾难是在基督教时代发生的，除了基督徒之外，还有谁会为此承担责任呢？至于那些与其说是有害的，不如说是奇怪的事情，比如牛会说话，孩子在母腹中的叫声，蛇会飞，雌性生物的变化，包括母鸡和女人变成男性的形态，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愿意省略，这些事情都记载在他们（的偶像众神）的历史中，而不是他们的寓言里，但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它们都不会给人类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反而会带来更多的赞叹。但是，当降下泥土、白垩和石头（不是可称为冰雹的凝固物，而是直接的石头）时，这确实会给地球上的居民造成伤害。在上述（历史）作者的著作中，我们读到埃特纳火山的



大火肆虐，以致海水沸腾，岩石被烧毁，沥青从船上掉落。这不是轻伤，而是重创。同样，西西里岛也被大火淹没了，罗马人怜悯他们的遭遇，免除了他们当年的贡赋。还有记载说，非洲的蝗虫数量非常惊人，因为当时那里是罗马人的一个省；蝗虫吃光了所有的果实和树叶，就像一朵最美丽、最不可估量的云一样，全部坠入大海。它们死后，又被扔进了海里，它们的臭味引起了一场瘟疫，仅在马西尼萨的王国里就死了七万人，在其他国家死的人更多，留在尤蒂卡的三万罗马士兵中，只有十个人活了下来。因此，它们（偶像众神）的这种愚弄，我们既要忍受，又要回答，如果福音在这些惊人的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传开了，这对福音的传播又有什么坏处呢？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以前崇拜同样神灵（偶像众神）的人是如何受到压迫，被同样的灾难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被比这些灾难更沉重、更难以忍受的苦难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这些愚昧的人仍然会崇拜它们（偶像众神），希望得到它们的保护，免受这些不便。

+++++

+++++

+++++

+++++

+++++

+++++

+++++



极度渴望（此世的）暂时的幸福，贪恋世俗的虚荣，只要上帝怜悯他们，纠正和告诫他们（而不是以他的正义惩罚他们或折磨他们），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暂时的不便，他们就会对基督教（真正的和唯一的救赎手段）发出赞叹。由于那些不学无术的庸俗之人被他们认为有学问的人的努力和榜样煽动得更加反对我们，他们（根据他们的断言）认为他们最近遭遇的这些灾难在过去从未发生过；我们认为应该从他们（罗马人）自己的作者留给后世的书籍中，说明他们的观点偏离真理（真相）有多远，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清楚地表明，他们当时公开崇拜或现在秘密崇拜的那些虚构的神灵（偶像众神），只不过是肮脏、不洁的灵，以及最狡诈、最恶毒的魔鬼：因此，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将最兽性、最可憎的行为，或作为它们（偶像众神）的真实事迹公布于众，或通过诗歌的编造来佯装它们（诸神）；他们命令将这些行为在戏剧中和庄严的宴会上公开展示：目的是让人类的虚弱把这些（污秽的）模式当作神的权威，从而永远不会停止类似的邪恶行为。我们证实这一点，并不只是凭空猜测，而是部分根据我们自己近来所看到的向这些神灵展示的庆祝活动，部分根据他们自己的著作，他们把这些报告记录下来，不是为了羞辱，而是为了荣耀。

例如瓦罗，他们中间最有学问、最有权威的人，写过好几本关于人事与神事的书，有些写人，有些写神。如果这个国家只有善良诚实的人，那么这种戏剧表演甚至在人事中也不会得到允许。尽



灾难归咎于基督教的人说几句反话；并特别讲述我们发现他们的城市或其省份在（对于偶像众神的）祭祀被禁止之前所经受的种种灾难：如果这些灾难发生在我们拥有（基督教）宗教光辉和权威的时代，他们一定会责备我们（就像现在他们把一些灾难归咎于基督教一样）：这一点我们在前两卷书（第二卷与第三卷）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前一卷书（第二卷）写的是唯一的罪恶，或者是最严重、最极端的罪恶；我指的是道德与礼仪的败坏；后一本书（第三卷）写的是这些愚人最害怕遭受的痛苦（灾祸），比如身体和财产的苦难，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有时都会遭受这些苦难。但是，对于那些使他们变得邪恶、使他们的灵魂堕落的东西（例如，骄奢淫逸的事情），他们却不只是忍耐，而是极度地渴望。

我已经讲过的罪恶只涉及罗马城和罗马帝国，我的讨论甚至还没有延伸到凯撒奥古斯都时代。我选择并强调指出的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例如战争带来的蹂躏和毁灭，而是那些属地事物的恶（灾难祸患），亦即从这个世界本身的元素中产生出来的恶（灾难祸患）。阿普留斯(Apuleius)的那本《论净化》(De Mundo)有一段话简要地提到过这种恶，说一切属土的事物都有变化、衰败和毁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频繁的地震使大地开裂，把城市及其居民完全摧毁，暴雨使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汪洋，神奇的波涛把从前的陆地切割成为片片岛屿，海水退去以后人可以赤足抵达某些岛屿，暴风骤雨袭击着城市，乌云中发出的霹雳烧毁了东部

地区，而洪水则同样毁灭了西部沿海地区。从前，神圣的力量使高耸的埃特那山顶喷发出炽热的火焰，沿着山坡奔流直下。如果我希望尽可能从历史上收集同类事例，那么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完这件事？这些事情（自然灾害）都是在基督之名胜过罗马人的祭仪之前的那些时代发生的，而这些（罗马偶像众神的）祭仪对真正的拯救来说显得如此空洞和有害。

我还答应过要证明罗马人的境况，以及为什么真神、甚至是万国都在他手中的真神，会保佑他们（罗马人）的帝国壮大，而他们（罗马人）自己的傀儡（罗马偶像众神）却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过一分钱的好处，反而尽其所能地欺压他们（罗马人）。我现在要谈的是它们（罗马偶像众神）的奸诈、欺骗，也会谈到（罗马）帝国的增长。至于他们魔鬼（罗马偶像众神）的骗局，第二卷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过去的三卷书中，我们都注意到，在战争的苦难中，伟大的上帝仅凭基督之名，就给了好人和坏人多少帮助和安慰。他甚至这样做了：“使太阳既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既降雨给正义的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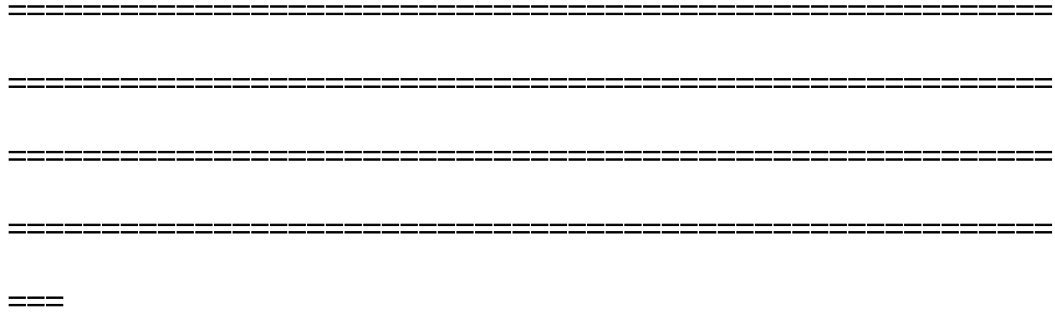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三章.

幸福和聪明的人是否应该把拥有一个不靠战争而扩大的帝国视为他们幸福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人（罗马人）如此感谢他们的神灵所赐予的这种宽广的空间和帝国的延续的性质；他们还说，他们向神灵展示了那些戏剧（演员和表演都是如此肮脏淫秽），但没有冒犯任何诚实。但首先，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既然你不能说明这些国土无论如何都是幸福的，因为它们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仍然处于恐怖、麻烦和流人血的罪责中，尽管那是它们的敌人；那么，有什么理由或智慧让人以帝国的庞大为荣，而他们所有的快乐不过像玻璃一样，明亮而易碎，并且永远处于破碎的恐惧和危险中呢？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灵魂的风帆交给人类的一切气息，也不要让我们的理解之眼被关于王国、省份、国家或其他的虚妄言辞的烟雾所熏染。不，让我们以两个人为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和王国的一

部分，就像一个字母是一个词的一部分一样），在这两个人中，让我们想象一个人是贫穷的，或者只是一个卑微的人，而另一个人则是强大而富有的；但是，让我的富人带着恐惧、忧愁、贪婪、猜疑、不安、争吵，让这些成为他增加的财产的钩子，让这些忧虑连同他的财产一起增加；让我的穷人带着真心的爱，对亲人、邻居、朋友的爱，欢乐的和平，安宁的宗教，健康的身体，真诚的心，节制的饮食，贞洁的举止，以及良心的安全。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如此龌龊的人，以至于会不知道该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呢？

那么，就像我们对待这两个人一样，让我们对待两个家庭、两个国家或两个王国。把他们都放在公平的界线上；这样做，并适当地加以考虑，这里的虚荣就会一览无余，那里的幸福就会闪闪发光。因此，敬畏并遵从真神律法的人，更适合掌控这些帝国；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他们所统治的人。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虔诚和诚实（上帝所喜悦的品质）将足以让他们在今生享受真正的幸福，并在来世获得永恒和真正的幸福。因此，在世上，给予好人的统治和管理的权力，并不能像给予那些在他统治和管理之下的人的那样，给他带来那么多的好处。相反，恶人的统治对他们自己的伤害远大于对他们的臣民的伤害，因为这给了他们自己更大的自由去施展他们的（罪恶）欲望；但对他们的臣民来说，他们除了自己的不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道德）责任；因为不义的主人对义仆所做的任何伤害，都不是对他（义仆）的罪恶的祸害，而是对他的美德的考验。因此，善人虽为奴仆，







因此，我不想再追问罗穆卢斯聚集起来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罗穆卢斯确实解放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城邦的成员。他们可以不必再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可以比较和平地参与社会事务，否则他们原先的恐惧会驱使他们犯下更大的罪恶。

但是，我要说的是，罗马帝国虽然因为征服了这么多国家而变得如此伟大和强大，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唯一恐惧，但它（罗马）自己仍然非常害怕，并陷入了对被敌人入侵的可怕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是很难避免的。

而当时，从围栏中逃到坎帕尼亚的角斗士，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三个队长的指挥下，他们对（罗马）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最可悲、最残酷的破坏和掠夺。

现在让他们（罗马人）告诉我，是哪位神灵（偶像众神）把这些人（叛乱的角斗士）从几个可怜可鄙的盗贼提升到成为对罗马的国力和实力如此可怕的政府：——他们（罗马人）会不会回答说，他们（那些叛乱的角斗士）根本没有得到神灵（偶像众神）的帮助，因为他们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好像每个人的生命都必须是长久的一样；那么为什么不是：——众神也未曾帮助（罗马）国王统治他的王国，因为大多数国王很快就会死去呢？

在罗穆卢斯统治下崇拜这些神灵（偶像众神）的人，现在也都死

了；虽然罗马帝国从此在他们之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帝国，但这一切又与他们何干呢？他们也许只能在地下寻找自己的理由了。不过，这些理由无论好坏，都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了。

同样，这也适用于那些在帝国任职的人。虽然这些职位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个人死了，会有别人接替，但是，那些任职者的日子毕竟屈指可数，转瞬即逝，他们所应承担的，只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如果那极短暂的时间里的幸福（成功）是诸神的赐予，那么，（那些叛乱的）角斗士们所得到的可不少。在它们（偶像众神）的帮助下，他们（叛乱的角斗士们）摆脱了奴役的束缚，逃亡和逃跑，并组建了一支兵强马壮、纪律严明的军队，以至于罗马自己都开始惧怕他们，并在与他们的战斗中失去了许多战地。他们在不同的罗马将领面前都占了上风，他们随心所欲地享乐，甚至为所欲为；直到最后一次被剿灭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

现在，我们来谈谈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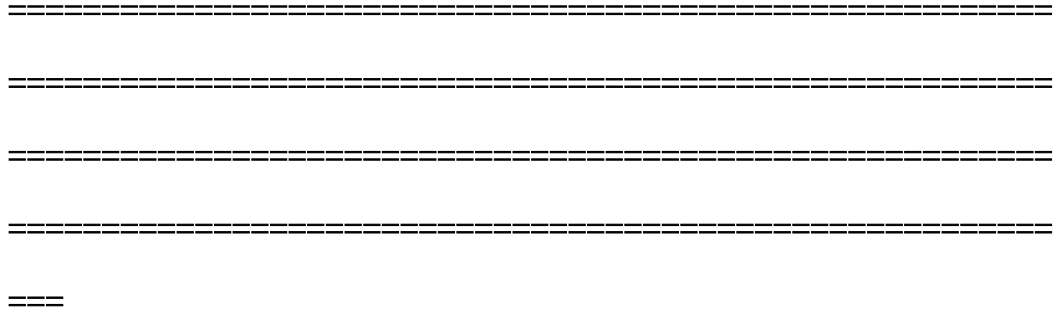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 第六章.

关于尼努斯的贪婪，他第一个向邻国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贪婪地想要扩大自己的王国，以求统治更广大的领域。

在特罗古斯-庞培乌斯（Trogus Pompeyus）之后撰写希腊史（或者说世界史）的尤斯丁（JUSTIN）不仅用拉丁文撰写，而且言简意赅，他在书的开头这样写道“起初，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国王手中，他们的威严不是靠征服民众的野心，而是靠自己温和的举止，并得到好人的认可。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国王的意志。他们的关注和习惯是保持、而不是扩大他们的统治范围。每个人的王国都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亚述的尼努斯是第一个追随（贪婪的）主权欲望，打破古老的国家世袭法的人。他首先向邻国发动战争，征服了远在利比亚的人民（当时他们还不懂军事艺术）”。稍后，“尼努斯巩固了他的征服成果，继续拥有它（统治的疆域）。在征服了邻国之后，他又从他们那里征集了更强大的力量，并在世界上建立了更远的立足点，直到通过不断的胜利，他征服了整个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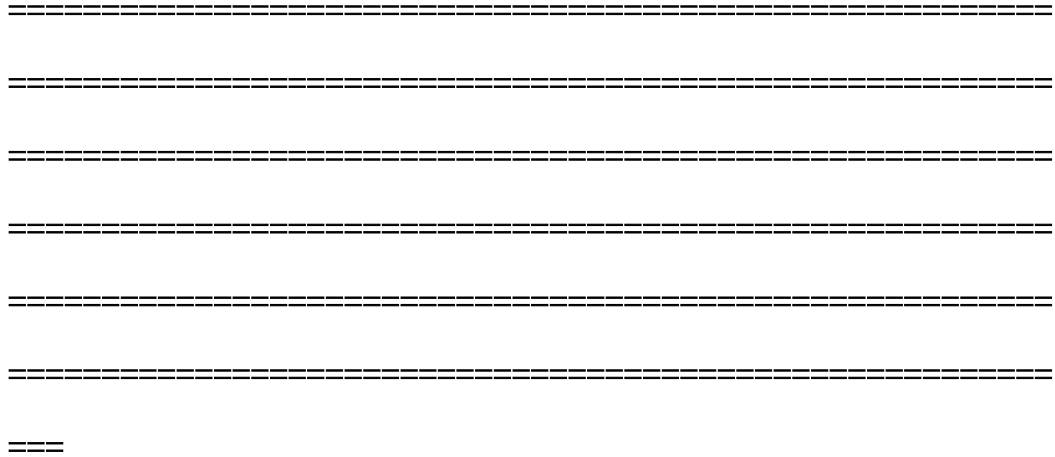
陷。

如果这个（亚述）王国在没有任何神灵的帮助下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此之宽广，那么为什么它们（偶像众神）被誉为罗马君主制的扩大者和维护者呢？两者（亚述帝国与罗马帝国）都有同样的（壮大与扩张的）原因。如果亚述人必须感谢诸神，我想知道是哪些“神”？因为，尼努斯征服的国家就没有任何“神”吗？如果亚述人有什么特殊的“神灵”，是更好的国君的“神”，那么，当君主制传给玛代人时，它们（亚述帝国的偶像众神）死了吗？或者它们（亚述的偶像众神）没有得到报酬？或者是玛代人答应给它们（亚述的众神）更好的报酬，让他们在（波斯玛代的帝王）居鲁士的邀请下前往波斯，再从波斯进入玛代，就像答应给它们（那些所谓的“偶像众神”）更好的待遇一样？后来，波斯人在被亚历山大大帝短暂（虽然宽广）的君主制度所统治之后不久，就巩固了他们在这个东方大国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王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么是诸神没有信仰，因为它们总是从朋友那里转到敌人那里（连凡人卡米洛斯都不会这样做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情；他征服了维伊，挽救罗马于水火之中，然而罗马却忘恩负义，对他进行迫害；后来，他再次不计前嫌，从高卢人手中再次解救了罗马人）；或者，它们（那些所谓的偶像众神）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神灵那样伟大英勇，而是被人类的力量和狡猾所征服和驱赶。或者当它们（那些所谓的偶像众神）战斗时，是一方的神打败了另一方的神，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在决定着战争的

胜负。哦，那么，它们（偶像众神）就像人类一样，也是自己人之间的敌人（自相残杀、彼此为战）：——各个地区、城邦不仅要崇拜自己的神灵（偶像神），还要崇拜其他地区的帮助他们的神灵（偶像神）。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诸神多变、逃跑、转移、打败仗这些指责是真是假。但我们知道，当这些王国由于战争而遭到巨大毁灭的时候，基督的名字还没有在大地的这些部分传扬。而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国家的变化是随着战争的影响而发生的。如果在亚述君主制被废除的一千二百多年后，基督教传入，并宣扬另一种永恒的（天国）君主制，谴责他们所有的神（偶像众神）都是虚假和伪装的，他们的祭祀都是亵渎神明的愚蠢行为；那个国家的虚荣之徒会怎么回答呢，难道不是说王国被推翻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旧宗教，接受了我们的新宗教吗？对于这种愚蠢的回答，我们后来的敌对者（即那些不信基督、毁谤基督教的罗马人）就应该像在玻璃杯里（镜子里）看自己一样，为效仿如此愚蠢的先例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良知的話）。尽管罗马帝国确实像在基督降临之前经常遭受的苦难一样，宁可遭受苦难，也不愿被改变，而且它以前曾从这些苦难中恢复过来、现在也可能从这些苦难中恢复过来，——但我们没有理由绝望。谁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  
=====  
=====





## 第八章.

既然罗马人不能相信，不能把每件事都交给同一位神来保护，那么，罗马帝国的发展与保存，又该归给哪一个神呢？

罗马人仗着他们的诸神的力量扩大和保全了他们的帝国，而他们却不敢信任它们（罗马偶像众神）来保卫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具体事务，这是多么“宝贵”的神啊。

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现在来探究一下，在罗马人崇拜的这一大群神中，究竟是哪一个（或哪几个）神扩大和保护了他们的帝国。在这样一个有价值、有尊严、关于整个罗马帝国的宏图伟业上（关于罗马帝国的扩大和保存），他们不敢无耻地将此事归功于女神克洛阿西娜（Cloacina）、享乐女神沃鲁皮亚（Volupia）、欲望女神利本提娜（Libentina）、儿童哭泣之神梵蒂冈努斯

(Vaticanus)、摇篮女神库尼娜(Cunina)等等。但本书这本小书怎么可能容得下他们所有神灵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大部头都容不下，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具体日常生活行为都有一个神灵来照料。你认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土地托付给一个神吗？不，鲁西那必须看管乡村，朱加廷努斯必须看管山顶；科拉蒂纳负责整个山丘，瓦洛尼亚负责山谷。只有塞吉娅一个人也不足以保护庄稼：庄稼还在地里的时候，塞娅必须照看它；庄稼长出来，准备刈割的时候，塞格吉娅照看它；庄稼刈割完毕，放在地里的时候，图蒂里娜照看它，她不喜欢在庄稼干到她手里之前，只有塞吉娅一个人照看它：那些可怜虫（迷信的罗马人）的灵魂被引诱，蔑视唯一的真神（上帝），却要向这群更卑鄙的魔鬼（偶像众神）卖淫（即在灵魂中把他们本应有的、对于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信仰，变为他们的、自私自利的、属世的、迷信的、崇拜偶像众神的、愚昧信仰）；这（些神）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罗马人）必须得到更多（偶像众神）：——于是，他们（罗马人）把普罗瑟皮娜封为庄稼初叶和嫩芽的女神：诺多图斯看管庄稼结；沃鲁蒂娜看管庄稼叶片；当庄稼穗开始露出来时，就由帕特利娜负责；当庄稼穗开始长出胡须时（因为霍斯提尔自古以来就是用来长出胡须的），就由霍斯提利娜负责；当花朵盛开时，就由弗洛拉负责；当花朵变白时，就由拉图提亚负责；当花朵成熟时，就由马图卡负责；当花朵被砍掉时，就由伦西娜负责。哦，让它们（偶像众神）过去吧，他们不羞愧的，我却厌恶。——我列举了这几个神，是为了说明他们（罗马人）根本不敢断言这些神是罗马帝国的主



罗马人尊崇的主神朱庇特是否是他们帝国的保护者和扩张者？

因此，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些（罗马偶像众神中的）低等神的巢穴，让我们来看看（罗马偶像众神中的）高等神的职能；是它们中的哪一位使罗马在其他国家中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看似当然应是朱庇特的功劳。因为，它们（偶像众神）把它（朱庇特）奉为王，凌驾于它们所有的神之上，它的权杖和它在都城最高处的（庙宇）座位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它（朱庇特），他们（罗马人）有一句非常顺口的话（虽然是诗人说的）：“朱庇特充满了一切”。

瓦罗（Varro）认为，那些只崇拜一个神、而且没有任何雕像的，就是指这个朱庇特，尽管他们（世人）用另一个名字称呼他。既然如此，为什么罗马和其他地方的人如此恶毒地羞辱他（朱庇特），为他塑像呢？瓦罗非常不喜欢这种恶习（制造雕塑、偶像），尽管他（瓦罗）被这么大一个城市（罗马）的风俗习惯所征服，但他（瓦罗）还是毫不犹豫地肯定并记录下来：——在制作这些（朱庇特的）雕像的过程中，他们（罗马人）既消除了所有的恐惧，又带来了许多错误。

=====

=====

=====



他们（罗马人）说，就像朱诺拥有以太，大部分拥有空气一样，萨拉西娅拥有海的内部，普罗瑟皮娜拥有地的内部。唉，好心人，他们（编造神话的罗马人）恨不得把自己的谎言缝合起来，却找不到方向。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世界就只有三种元素（而不是他们的古代作家所记载的四种），如果每对神都有自己的元素的话。但他们自己也说过，以太是一回事，空气又是另一回事。而水，无论内外，除了水还是水（饮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本质形式绝不会有任何改变）；土就是土，无论它有什么不同。米涅瓦虽然不是朱庇特和朱诺的女儿，但她在都城也有一份神庙。如果她住在以太的最高处，因此（那些编造偶像众神的神话的）诗人假装她是朱庇特自己的大脑所生，那么为什么她不成为天上绝对的女皇，因为她坐在朱庇特之上呢？那为什么朱诺和朱庇特之间没有保持公平？因为朱诺被征服了？那为什么他们好像打起来了！不，诸神不允许，他们说；那不过是诗歌的虚构，是寓言：好吧，你看他们不会相信（诗人的）寓言，他们确实认为他们的神比（诗人的）寓言更好，但为什么萨腾、即朱庇特的父亲（因为他不能坐在他的儿子朱庇特之上）没有一个与他（朱庇特）至少平等的位子呢？因为萨腾（他们说）只不过是“时间的长度”；那么，崇拜萨腾的人也就崇拜时间和朱庇特，众神之王据说是时间所生，我们说朱庇特和朱诺是时间所生又有什么不对呢，因为根据异教徒自己的供词，他们（朱庇特与萨腾）指的是天和地，而天和地都是在时间中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学者和最睿智的人都称赞我们记住了这一点；维吉尔也不是出于虚构，而是出于哲

学，他说：——

"Tum pater omnipotens fæcundis imbribus Æther  
Conjugis in gremium lætæ descendit".

“全能的 Æther（以太） 在一场肥美的雨中、  
滴落在他幸福配偶的膝上。”

这就是大地。在这一点上，它们也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罗马人）说，泰拉（Terra）、Tellus 和 Tellumon 都是不同的东西。他们（罗马人）把所有这些都视为神，在名称、职位和仪式上都是不同的。此外，泰拉还被称作众神之母，诗人现在可以更宽容地这样称呼她，因为他们的宗教书中都说，朱诺不仅是朱庇特的妻子和姐妹，也是他的母亲。他们把同一块土地的神称为“谷神”和“灶神”，但他们说灶神最常见的是“火”，它守护着城市所不能缺少的东西。因此，处女（祭司）们一直守护着它，但火和处女（祭司）永远不会带来任何东西。所有这些虚荣（以及关于偶像众神的谬误和迷信），只有处女所生的（耶稣基督）才适合废除。但是，谁能忍受听到他们（罗马人）把如此多的荣誉和贞洁归于火，却又难道有两个维纳斯，一个是处女，另一个是荡妇吗？或者说是三个，一个是处女，一个是灶神妻子，还有一个是妓女，而腓尼基人在把女儿嫁出去之前，就把她们的女儿献给了这样一个娼妓：——而现在这三个人中谁是火神的妻子呢？ 不是处女，

因为她从来没有过丈夫，不是妓女，哦，不，不是朱诺的儿子，也不是密涅瓦的伪装者，这是不对的。那么，是灶神的妻子，我们却要把她作为一个榜样，让人模仿她对马尔斯玩弄的花招，——哦，现在（他们说）“你们又跑到寓言里去了”。但是，——他们（罗马人）对我们谈论他们的神灵感到愤怒，而不对他们自己这样做（即通过他们寓言、诗歌、戏剧、舞台表演等等来讲述偶像众神的污秽之事）感到愤怒，这样公平吗？尽管很难相信，他们创作这些表现他们的神灵所犯罪行的戏剧是为了荣耀这些神灵，但是到底是谁在心甘情愿地在他们的剧场里观看诸神的罪行？

我们说（这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但它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罗马人）的神（偶像众神）在公开的荣誉下，按照它们自己的命令，制定和庆祝的那些肮脏污秽而公开的罪行，为什么不会让你们感到恼火呢？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关于异教徒博士们所信奉的众多神明，这些神明只不过是同一个朱庇特。

因此，只要他们（罗马人、异教徒）愿意，就让他们的物理学发扬光大吧。让朱庇特一会儿是这个陆地世界的灵魂，或多或少、随心所欲地充斥着四大元素的整个结构；一会儿又只是他的兄弟姐妹们中的四分之一的统治者：让他现在是天空（以太），拥抱着他身下的空气——朱诺；一会儿又让他（朱庇特）既是天空（以太）又是空气，用肥沃的雨露和种子填满大地——他的妻子和母亲——的襁褓；这在它们的神性中并不荒谬；（省略对它的变化和奇特的变身的冗长罗列）让它立即成为唯一的神，著名诗人对他的评价是：——

*“Deumque, namque, ire per omnes,  
Terrasque, tractusque, maris cœ lumque, profundum”。*

“上帝赐予我们精神、

赋予大地、海洋和天堂最深邃的部分。”

让他（朱庇特）成为天空中的木星（萨腾），空中的朱诺，海洋中的涅普顿，海洋深处的萨拉西亚，大地中的普鲁托，大地最深处的普罗瑟皮娜，家庭火炉中的灶神，铁匠铺中的火神，球体中的太阳、月神和众星，占卜中的阿波罗，交通中的水星，搬运工亚努斯，边界中的终结者，时间中的萨腾，战争中的火星和贝洛娜，疆界中的火。

让他（朱庇特）成为——火星和贝洛娜掌管葡萄园，巴克斯掌管庄稼，塞蕾丝掌管森林，戴安娜掌管人的智慧，密涅瓦掌管男人的种子，就像利伯尔掌管女人的种子，就像利伯拉，因为他是白昼之父；所以让他成为狄斯庇特，掌管女人的月子病，让他成为梅娜女神，还有帮助她们分娩的露西娜。而帮助果实生长的，就让他取名为奥普斯（Ops）吧。让他成为先让孩子开口啼哭的维提卡努斯女神，从母亲身边抱起孩子的利瓦娜女神，守护摇篮的库尼娜女神。让他为新生儿歌唱命运，并被称为 Carmentes；让他左右机遇都很多，并被称为 Fortune；让他成为女人的闺蜜，并被称为 Rumina（因为古人称闺蜜为 Ruma）；让他成为 Potina，给猪宝宝喂奶；让他成为 Educa，给他们喂食；让他成为 Paventia，吓唬他们；让他成为 Venilia，给他们带来突然的希望：Volupia（快乐），Agenoria（行动），Stimula（挑衅），Strenua（增强勇气），Numeria（教孩子讲二十个故事），Camæna

（唱歌）。此外，我们还可以让他成为“Consus”，因为他能出谋划策；让他成为“Sentia”，因为他能启发人们的情感；让他成为“Juventas”，因为他能引导我们从年轻走向成熟。为了我们的下巴（如果他爱我们，他就会给下巴披上胡须），让他成为 Fortuna Barbata（幸运理发师）：不，自由，因为他是男神，让他成为 Barbatus，就像 Nodotus 一样，或者因为他有胡子，让他不是 Fortuna，而是 Fortunius。好吧，那就让他叫“朱加廷”

（Jugatine）吧，因为他要仰望山丘；当处女失去腰带时，就让他被称为“处女贞洁”（Virginensis）；就让他叫“穆提努斯”

（Mutinus）吧：在希腊人中，穆提努斯曾是普里阿普斯（Priapus），但他（可能）会为此感到羞耻。上述神灵是我所计算过的，而我没有计算过的（因为我认为应该省略很多）更多；或者像那些认为他（朱庇特）是世界灵魂的人一样（其中很多人都是博学之士），让所有这些成为他（朱庇特）的部分和美德吧。如果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如果他们（罗马人；或者，——那些迷信偶像众神、但却像那些博学之士一样、认识到其实有一个主神的人们）采取更简短的方式，只崇拜一位上帝，又会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完全崇拜他（上帝）自己，又有什么属于他的力量的东西会被轻视呢？如果他们（罗马人）担心他（上帝）的某些部分会因为被忽视而生气，那么，为什么不是像他们（罗马人中的博学之士）说的那样，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的生命，包含着所有那些作为其部分、力量、美德和能力的神灵，而不是——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明显地与其他部分分开：

如果它们中的一个可能被冒犯，另一个可能被取悦；而是，两者（不同的超自然的部分）都是（出于）一个（生命的、上帝的）行为，那么这（后者；即，并非是偶像众神，而是有、且仅有一位全能之神）必然是真的。如果说朱庇特的所有部分不被分别崇拜，他就会受到冒犯，这种说法太愚蠢了，——因为如果被崇拜的对象是所有部分所被共同包含的对象，那么，（对于这位伟大的对象的崇拜）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部分。至于其余的星星点点（数不胜数），虽然他们（即那些崇拜偶像众神的、迷信的崇拜者；即：罗马人；异教徒）说这些星星点点都是神的真正的组成部分，都活着，都有合理的灵魂，因此都是绝对的神；但他们（罗马人；异教徒）说他们不知道，也不知道有多少星星点点还没有祭坛，没有崇拜。

因此，如果他们（罗马人；异教徒）怀疑其他“神灵”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害怕生活在上天的大多数“神灵”的不悦之中，——因为他们只给了那么少数“神灵”满足呢？如果他们把对于所有的星星（“神灵”）崇拜都放在在朱庇特的身上，他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他们对朱庇特一个人的崇拜：因为这样，他们都不会多想，因为他们的崇拜都被放在朱庇特的身上；也不会有任何“神灵”认为他们被藐视了：否则，大部分“神灵”可能会因为被那些把所有荣誉都给了少数“神”的人遗漏了而感到愤怒；他们的愤怒可能会更大，因为他们在上面闪闪发光，无人理睬，而看到肮脏的普里阿普斯赤身裸体地站在下面，受到极大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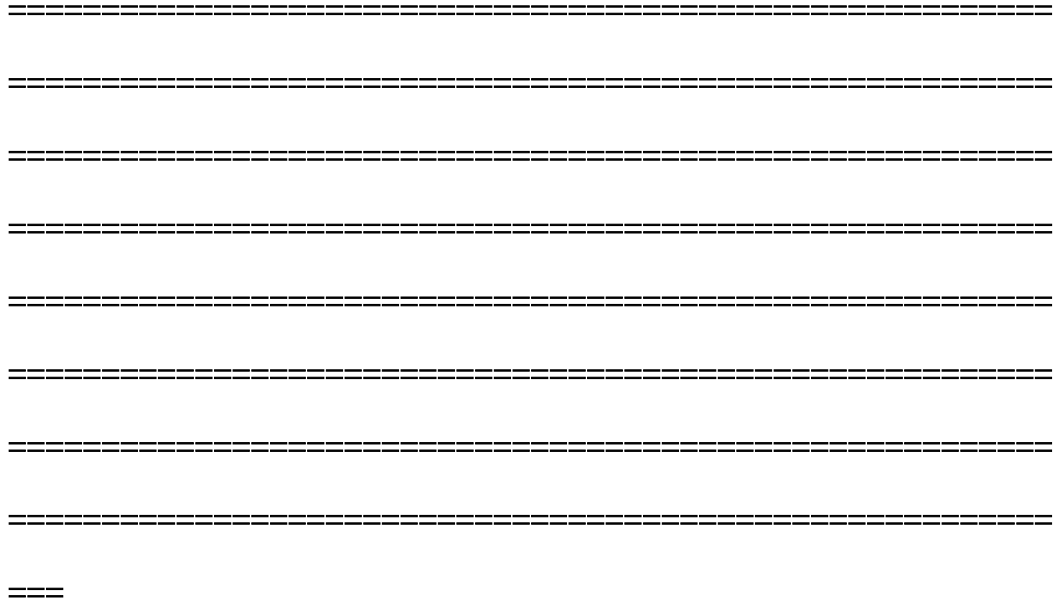
么，全世界就不都是上帝了；否则，他们怎么能让野兽不成为上帝的一部分呢？但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让我们去看看这个理性的生物——人吧。

还有比相信上帝的本质的一部分被殴打，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被殴打一样荒谬的事情吗？把万能的上帝的存在说得如此淫荡、不公、邪恶、可恶，就像不同的人性一样：除了绝对疯狂的人，还有谁能忍受听到这样的话呢？最后，上帝怎么能对那些不敬拜他的人公正地发怒呢？因为，他们（那些泛神主义者）不得不说，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生存方式，他们（诸神）不是彼此的一部分，但每一个特别为人所知的“神”都必须享有自己应得的独特的崇拜：我说这是为人所知的——即，他们不可能都为人所知。朱庇特是所有这些“神”的国王，因此（正如我所想象的），他们（罗马人；泛神主义者）认为朱庇特是罗马君主制的唯一建立者和保护者。因为如果不是他，他们（罗马人；泛神主义者）会认为谁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即，罗马帝国的扩张）呢？每个“神”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一个“神”绝不能插手另一个“神”负责的事情。因此，结论是，必须只有众神之王才能建立和维护这个人类的王国。

=====  
=====  
=====







## 第十五章

一个诚实的人是否应该渴望扩大他的帝国。（一个好人是否应该渴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

因此，让他们观察一下，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是否应该为扩大自己的统治而高兴。因为，正是由于那些曾经与之进行正义战争的人的劣根性，才使世间的君主们发展到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光景。（换言之，由于罗马敌人的邪恶，所以当罗马与之战争的时候，是正义的，因而当罗马胜利以后，罗马的扩张也是合宜的。）但是，如果没有敌人给他的邻居（罗马）提供错误，那么，从而引起战争或挑起战争，这本来是不合宜的。如果人们总是这样（和平正义），那么地球上的帝国在数量上就会一直很少，城邦之间

在睦邻协议上也会一直和平相处。那时，世界上会有许多（很小的）王国，就像现在一个城市里有许多家庭一样。因此，在坏人看来，发动战争和通过征服扩大领土是一件大好事，但好人却认为这不是一种必然。但是，如果坏人得到所有的主权，从而压倒好人，那就更糟了，因此，在这方面，诚实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主权视为一种幸福。然而，毫无疑问，有一个好邻居安静地陪伴着自己的人，要比被迫用争斗来征服一个恶邻居的人幸福得多。如果你希望有一个你最讨厌或最厌恶的人，或者希望有一个人给你带来麻烦，好让你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你所征服的对象，那么，这是一个邪恶的愿望。因此，如果罗马人通过诚实、正直和正义的战争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帝国，他们为什么不尊重他们敌人的“不义”，并将其（敌人的“不义”）视为他们女神的福祉呢？因为我们看到，（敌国的）“不义”对这个帝国（罗马）的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它不公正地挑起别人对之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使罗马人有正当的理由征服他们，从而扩大自己的统治。为什么“不义”不能成为“女神”（至少在外国），就像恐惧、苍白和发烧在罗马一样（成为女神）呢？因此，通过“不义”和“胜利”这两个“神”，前者开始战争，后者以征服结束战争，罗马帝国无限扩张，而朱庇特却一直在（罗马的城中心）都城度假。朱庇特在这里做什么呢？在这里，人们崇拜朱庇特，祈求朱庇特的恩惠，把朱庇特当作直接的神灵，当作朱庇特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朱庇特被称为“主权”（Sovereignty），就像（女神）她被称为“胜利”（Victory）一样，那么，他（朱庇特）在这件事上本应占上





愿意；而她必须服从朱庇特，在朱庇特命令的那一边安息？这的确是真的，但不是他们（罗马人；异教徒）梦想中的众神之王朱庇特，而是真正的万世之王，他可以派遣（不是胜利“女神”，那是虚无缥缈的）他的天使，让他们征服他所喜欢的人的心（即救赎他们）；他（上帝）的计谋可以是未知的，但绝不会是不公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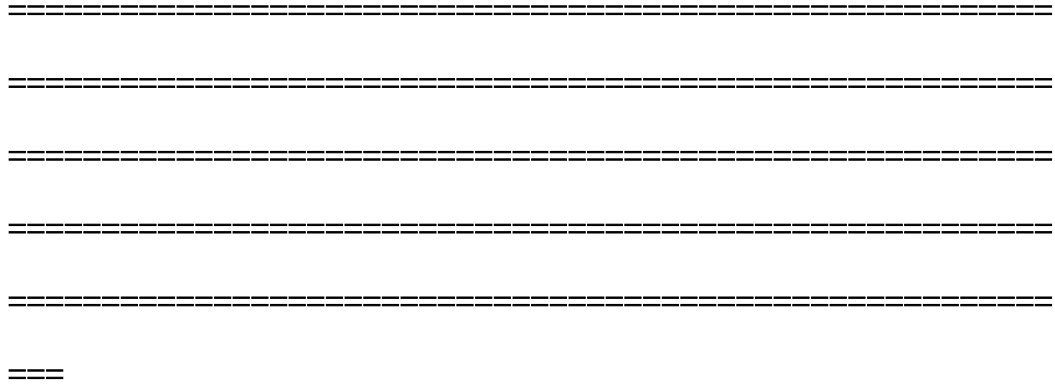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如果“胜利”是女神，为什么“凯旋”不是她的神和丈夫，或者她的兄弟、儿子，或者其他什么“神”呢？因为他们（罗马人、异教徒）相信诸神的荒诞不经；如果（他们的）诗人只是胡编乱造，或者我们只是根据他们诗人所说的向他们提出批评，他们马上就会回答说，那是（诗人）荒谬的臆想，不能归于真正的诸神；但是，当他们（罗马人）在他们的庙宇里崇拜诸神的时候，（他们的戏剧与祭祀）比他们的诗人那里的东西有更多的无稽之谈。因此，他们（罗马人）应该只崇拜朱庇特，让这一切（偶像众神）都过去吧。因为如果胜利女神是国王（朱庇特）的女神，她就不敢反抗他（朱庇特），而必须随时准备满足他的愿望，无论他派她去哪里。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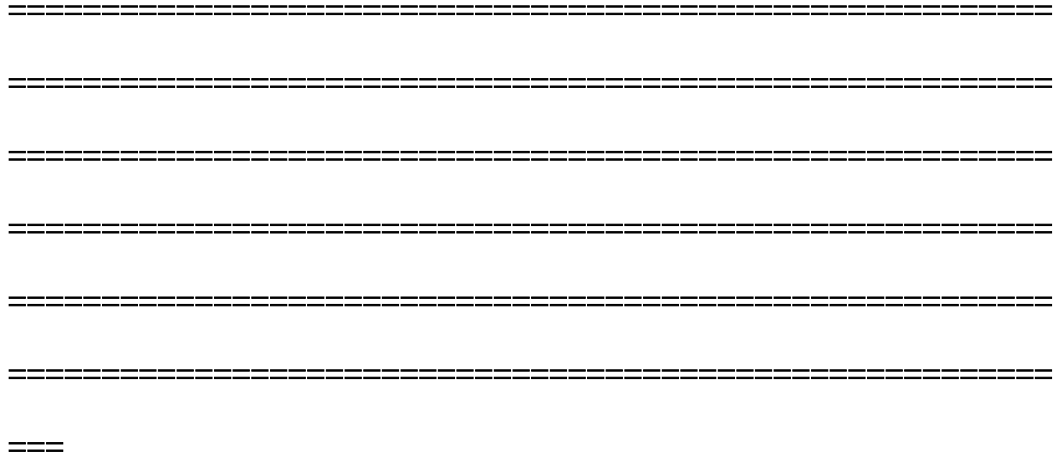
## 第十八章

为什么命运女神和菲丽希缇（幸福）被封为女神。

菲丽希缇（幸福女神）现在也是女神了：她有祭坛，有神庙，有祭品，有一切合适的东西：为什么她不能拥有所有的崇拜呢？她在哪里，哪里就有一切美好。但为什么命运比神灵的祝福（幸福）更重要呢？难道幸福是一回事，命运又是另一回事吗？是的，命运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如果菲丽希缇（幸福）一旦变坏，她就失去了她的名字。诚然，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神，无论男女（如果他们有性别的话），都是好神，柏拉图和其他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命运女神怎么能时而善良、时而邪恶呢？难道当她不善时就不是女神，而是立即变成魔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神呢？有多少幸运儿，就有多少幸运女神。因为许多坏运气和许多好运气，就是说，同时落在一起；命运应该同时是好的和坏的，如果她是所有这些：对这些

是好的，对另一些是坏的。但女神总是好的：那么，假设她（命运）本身就是菲丽希缇（幸福），为什么要改名呢？是的，这可以理解。因为许多东西都有两三个名字。但为什么她有不同的庙宇、祭坛和仪式呢？因为（他们罗马人说）那是随人的命运而变化的幸福：那是随手照亮善恶的好运，不分命运，因此被称为幸运。那么，她（命运女神）怎么会是好的呢，若她对坏人和好人都都不加区分？难道她是如此盲目，以至于她常常超越那些尊敬她的人，而与那些蔑视她的人呆在一起，——那么她（命运女神）为什么会受到崇拜呢？如果（崇拜）她的那些仆人从她手里得到恩典，让她和他们在一起，那么她就会跟着（崇拜者的）“功劳”走，不再是“命运”。那她（幸运、命运）的定义在哪里？一切又是如何偶然发生的呢？如果她（真的）是幸运女神，那么对她的一切崇拜都是徒劳的；但如果她明察秋毫，主持正义，帮助她的仆人，那么她就不再是幸运女神了。朱庇特不是也会把她送到他喜欢的地方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让他（朱庇特）把人们对神的所有的崇拜都占为己有吧：因为如果他（朱庇特）让她（幸运女神）去找这样或那样的人，她（幸运女神、或称命运女神）是无法拒绝他的。或者，就让坏人来崇拜幸福女神吧，反正他们不看重道德，而只看重利益的得失。

=====  
=====  
=====



## 第十九章

关于一个叫“穆利布里斯女神”（命运夫人）的女神。

是的，他们（罗马人）对这位幸运女神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屑一顾，以至于他们坚定地宣称，女主人们应当供奉被命名为“Fortuna Muliebris（女人的幸运女神）”的女神像。它确实会说一些特别的话，而且不只是一次，而是经常说；她们供奉她的时候非常有秩序，非常恭敬：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因为魔鬼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用这种诡计。

更容易发现的是，说话的人是她（“命运夫人”），她遵循的是机遇，而不是（崇拜者的）德行。命运之神说话了，但菲丽希缇（幸福女神）却沉默不语：这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不过是让人们忽视生活的道德美好，因为不需要为人正直，命运女神就能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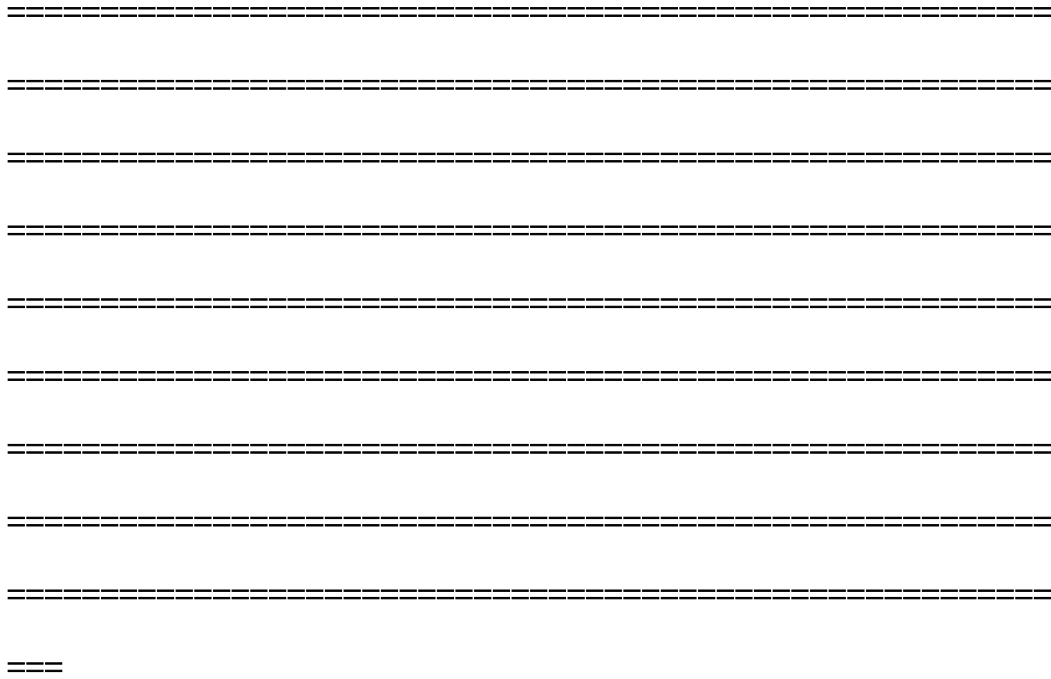


的话，就应该取代许多其他的（偶像）神。但是，美德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恩赐，只有上帝才有权力赐予美德，让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美德吧！让我们告别这些假冒的“神”吧。

但为什么信仰会被奉为女神，并被赐予庙宇和祭坛呢？任何深谙信仰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怀抱（人的心灵与灵魂）作为信仰的殿堂。但信仰的主要功能是信仰真神，他们（罗马人；异教徒）怎么知道信仰是什么？为什么美德不就足够了？他们把美德分为四个部分，即审慎、正义、刚毅和节制；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有几个分支，所以信仰就成了正义的一部分，但对我们这些知道“正义者因信而活”的人来说，信仰是最重要的力量。

然而我奇怪的是，这些人（罗马人、异教徒）如此渴求对于神灵（偶像众神）的储藏（收集、归纳、崇拜），他们在把信仰奉为女神之后，却如此忽视了许多与她性质相同的女神，他们难道不应该像为她（“信仰女神”）一样为其他这些“女神”建立庙宇和祭坛吗？“节制女神”曾给罗马的许多君王带来如此的“光彩”，为什么不封她为女神呢？为什么不把——在火中握住斯卡沃拉的手，为了祖国和库尔提乌斯一起跳进宽阔的海湾；以及在两个德西人（父子）发誓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站在他们身边的——“刚毅女神”封为女神呢？顺便说一句，如果这就是他们（罗马人）真正的勇气，这是一个问题（但在这里没有争议）：那为什么不把“审慎”和“智慧”和其他人一样奉为神灵呢？因为它们都是

在“美德”这个总名称下被崇拜的。因此，一个神的所有假定部分都可以在他唯一和特定的崇拜中得到完全的崇拜。但在美德中，确实有信仰和贞洁作为其部分，但这些部分（根据罗马人异教徒的谬误观念）必须有特殊的祭坛和祭品。但（罗马人异教徒的谬误观念）把这些品质变成神灵的是虚荣，而不是真实。



## 第二十一章

不认识唯一真神的人至少应寻求美德和幸福。

因为这些都是神（上帝）的恩赐，而不是神本身。但有了美德和幸福，还需要什么呢？有什么事能满足那些对这两样还不能满足

的人呢？美德容纳一切善行，幸福容纳一切善欲。如果人们崇拜朱庇特是为了这些（而统治的范围和持续，又何尝不是幸福的附属品呢），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些（美德、幸福）只是他的恩赐，而不是神灵本身呢？但如果它们是神灵，除了它们还需要什么呢？

让他们（罗马人、异教徒）按照他们的发明所分配的（“神灵的”）功能，把他们的神和女神的功能总和都找出来，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他们会发现，拥有美德和幸福的人还需要它们（那些其它的偶像众神）的任何帮助，或者，除了美德和幸福以外，其它那些偶像神所涉及的事情对他们（罗马人）还有任何用处吗？

他又何必麻烦墨丘利或密涅瓦来学习美德呢？因为美德不过是一种美好而公正的生活艺术，正如所有古代作家所定义的那样。因此有人说，art 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 *âper*，也就是美德。但是，如果只有机智的人（懂得艺术与智慧的人）才能成为美德，那么“卡提乌斯神”这个让人变得机智的“神”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菲丽希缇（“幸福之神”）不是已经能够做到这一切吗？因为生来机智，就是一种幸福。因此，虽然孩子还未出生，不能享受这种幸福，但她（幸福之神）还是把智慧赐给了孩子，作为对崇拜她的父母的恩惠。

但是，分娩中的妇女们又何须求助于露西娜神，菲丽希缇（幸福

之神)的存在就能使她们的分娩轻松,使她们的后代幸福。孩子们刚出生时,奥普斯神需要为他们烦恼;孩子们哭闹时,瓦提卡纳斯神需要为他们烦恼;Cunina 在他们睡觉时,Rumina 在他们吸奶时,Statilius 在他们学会站立时,Adeona 和 Abeona 在他们成人离开时,Mens 为他们带来好的头脑,Volumnus 和 Volumna 为他们带来好的意志;“婚神”保佑他们的婚姻,“田神”保佑他们的收成;尤其是 Fructesia;马尔斯和贝洛娜保佑他们的战斗;维多利亚保佑他们的胜利;荣誉之神保佑他们的荣誉;Pecunia 保佑他们的财富;Æsculanus 和他的儿子 Argentus 保佑他们有足够的铜币和银币(第一个是父亲,因为铜币的使用早于银币):我不知道 Argentinus 生的是不是 Aurinus,因为金子很快就出现了。如果他们有了奥里努斯(Aurinus),他(金神)的地位肯定会超过父亲(银神)和祖父(铜神)的地位,就像朱庇特神的地位在(其父亲之神)萨腾神之上一样:———那么,人们有什么必要为这样或那样的好事跑到那么多神那里去(对于这样一群神,我和他们罗马人自己都无法计算,他们为人的每一个小行为和意外都找了一个神);而菲丽希缇(幸福之神)会用少得多的时间和少得多的辛苦赐予所有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神”为赐予好处或转移坏处而烦恼。

为什么疲惫的人要找费索尼娅神,驱赶敌人的人要找佩洛尼奥神,生病的人要找阿波罗神或埃斯库拉庇乌斯神,或在更大的危险中同时求这两个?也不需要斯皮内西斯去管荆棘,也不需要任何悬





罗马人（他们崇拜众多的神）曾一度忽视唯有 Felicity（菲丽希缇、幸福之神）才是绝对充足的，也没有给予它神圣的尊荣。

但是，如果他们（罗马人）的书是真的，菲丽希缇（幸福之神）是一位女神，她本身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怎么会没有人对她顶礼膜拜呢？除了幸福，谁还希望别的呢？还有，为什么这么晚了，罗马人中的卢卡勒斯才认为应该为她建立一座神庙呢？为什么当年的罗穆卢斯如此希望这座城市（罗马）美好，却不为她（幸福之神）提供一个地方，因为她的存在本可以省去他向其他神灵祈祷的所有劳累？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罗马人中间大肆宣扬各种神灵：雅努斯、朱庇特、马尔斯、皮库斯、法努斯、提比里努斯、海格力斯，以及其他所有的神灵呢？塔提乌斯又是怎么把萨腾、奥普斯、太阳、月神、火神、卢克斯，还有可爱的克洛阿西娜都招来了，却把菲丽希缇（幸福之神）留在了尘土中？努玛又是怎么想的，召集了这么多的男神和女神，却把她（幸福之神）排除在外？他（努玛）就不能为众人找到她吗？如果霍斯提利乌斯知道菲丽希缇（幸福之神）的存在，他就不会把恐惧和苍白带到这里来。因为如果她到了那里，恐惧和苍白就一定会失去伤害力、或早已逃之夭夭了。同样，在（罗马）帝国的所有发展中，她（菲丽希缇、幸福之神）都不被重视，没有人服侍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帝国”比“幸福”更伟大吗？也许是的，因为没有真正的虔诚，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幸福呢？虔诚是对真神的真正崇拜，



而不是对那些假神或魔鬼的崇拜。但后来，当菲丽希缇（幸福之神）受到款待，并与其他人一起获得了一席之地（神庙）时，（罗马）内战的巨大不公正随即接踵而至。菲丽希缇（幸福之神）难道不生气吗（你们想），她被无视了那么久，最后却不是为了她的荣誉，而是为了她的耻辱，被与普里阿普斯、克洛西娜、恐惧、苍白、发烧等一起被崇拜的；而那些神根本不配被崇拜，而只是反映了崇拜者的各种缺陷。

最后，看到她（菲丽希缇、幸福之神）必须乐意与如此不值一提的乌合之众分享荣誉，至少（我们要问）她为什么没有比其他神得到更多的荣誉呢？谁能忍受菲丽希缇（幸福之神）袖手旁观，既不被列入朱庇特议会的同级别神之列，也不被列入精选神之列？为什么她的神庙不比朱庇特的更好？如果他（朱庇特）是一个幸福的国王，那么幸福比主权更有价值，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有许多人不愿意当国王，但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快乐。因此，如果通过占卜或其他方式询问诸神的想法，他们（偶像众神）是否愿意让位给菲丽希缇（幸福之神），我敢保证，如果所有的房间都被其他神的祭坛填满，无法建造一个合适的地方给菲丽希缇（幸福之神），朱庇特自己也会让位，让菲丽希缇（幸福之神）在（罗马）塔尔皮亚山顶上拥有自己的位置。他们（罗马人、以及他们的偶像众神）中没有一个人会不应当愿意这么做，除非（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疯狂到想要失去她的宠爱，变得悲惨。

然而，朱庇特对待她（菲丽希缇、幸福之神）不会像他被马尔斯、特米努斯和尤文塔斯对待那样。因为（正如他们罗马人书上所写的那样）塔奎因想要建造都城，看到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神庙）已经被其他奇怪的神占据了，他（塔奎）不敢控制他们，而是认为好的礼仪会教会他们（偶像神）把（神庙）位置让给他们的国王（朱庇特神），因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堡垒，他（塔奎）打算在那里建造，他用占卜问他们（那些偶像神）是否愿意把位置让给他们的国王（朱庇特）？除了马尔斯、特米努斯和尤文塔斯之外，所有其他“神”都同意了，于是（罗马）都城就这样建成了，而他们（那三个偶像神）却因为贪婪而留下了如此小的纪念碑，以至于罗马如今最伟大的神学家们几乎都不知道这些纪念碑立在哪里。但朱庇特绝不会像马尔斯、特米努斯和尤文塔斯那样粗暴地对待菲丽希缇。那些不愿屈服于他（朱庇特）的人，肯定会屈服于她（菲丽希缇）、让她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他们（偶像众神）不愿意，那是因为他们宁愿隐居在菲丽希缇的家里，也不愿意在没有她陪伴的情况下坐在显赫的（神庙）位置上，所以，如果她只占据最高的位置，（罗马）市民们很快就会知道该去哪里祈求好的礼物，久而久之，这样一来，在大自然的劝说下，所有的人都会来向她乞求，因为除了向菲丽希缇（幸福之神）祈求，谁还会向其他任何神灵乞求什么呢？因此，既然，菲丽希缇有能力与她所指定的人在一起（如果她是女神，就可以这样做），那么，哪个人还会愚蠢到去请求另一个（偶像）神来陪伴她（来满

足祈求者的什么东西），而他（祈求者）本可以从她自己那里得到幸福呢？因此，（神庙）地位的尊严也理应属于她，而不是其他所有的神（偶像众神）。因为据记载，古罗马人曾崇拜一位掌管黑夜雷霆的苏曼努斯，他的地位高于掌管白天雷霆的朱庇特。但是，在为朱庇特建造了如此奢华的房子（神庙）之后，他的信徒们（罗马人）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人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苏曼努斯名字的人了。

但现在，如果菲丽希缇（幸福）不是女神，她（幸福）（实际上）只是上帝的恩赐；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那位能够赐予这（幸福）恩赐的上帝，并且把这一堆危险的假神（偶像众神）扔到一边去；——因为一群愚昧无知的人（罗马人、异教徒）就这样一头撞了上去，把上帝的恩赐（幸福）当成了上帝自己，并且由于他们（罗马人）的顽固不化，（他们的道德卑劣以及罪恶）使上帝不断受到冒犯；那些罗马人把幸福尊为女神，但却忽视那赐予一切幸福的神（上帝）；他（上帝）永远不会缺少幸福：——就像饥饿的人舔着面包皮，却从不向给他面包的人要面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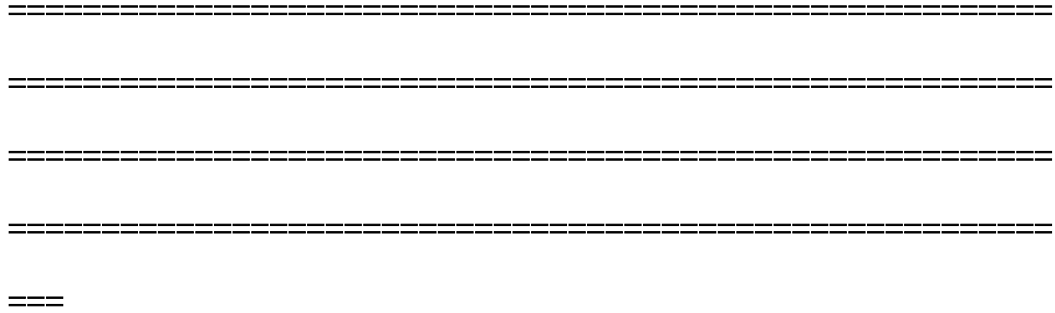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二十四章.

异教徒把神的礼物（恩赐）当作神本身来崇拜的理由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罗马人、异教徒）的理由。（他们说），你们以为我们的祖先是傻瓜，不知道那些是神的礼物（恩赐），而不是神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知道先要有赐予者，然后才能有恩赐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那恩赐礼物的神的名字，于是就用所恩赐的东西的名字称呼恩赐者，把名字稍微变化一下，用作神的名字。

所以他们就这些东西本身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认为拥有这些恩赐礼物的神，有时还由此引申出一些词，例如，Bellona 的 战争之神，而不是 Bellum 本身；Cunina 的 cunc（针），而不是 Cuna；Segetia的seges，即庄稼，而不是Seges本身；Pomona的pomum，即苹果，而不是Pomum；Bubona，即牛，而不是Bos。有时根本不改变词，而是按照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们： 就像佩库尼娅



虚弱的人现在应该已经明白，除非有来自神的恩赐，否则人就不能得到幸福。而这一点也被那些崇拜众多神灵的人所察觉，因此，他们会用事物本身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认为能够赐予幸福的神灵，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有其他的名字；这就充分证明，朱庇特不能赐予幸福（他们已经崇拜朱庇特了），但他们（罗马人）崇拜的只是以幸福之名而崇拜的神灵。因此，他们认为只有他们不熟悉的神才能赐予他们幸福，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只要找到他，给他（那能够赐予幸福的神）应有的崇拜，就足够了！这是对无数不必要的神灵，甚至魔鬼的回报：不要让礼物（恩赐）不够充分的神灵得到足够的崇拜：不要（我说）把幸福根本不够充分的神灵当作幸福的充分给予者。（请到上帝这里，因为）那是真神，唯一的神，一切快乐的赐予者：侍奉他（上帝）吧。他们（罗马人）所称的朱庇特不是他。因为如果是他（朱庇特），他们（罗马人）决不会去寻求另一个以幸福为名的“神”的恩赐。

而且，他们（罗马人）也不应当崇拜有那么多污秽之事的朱庇特，因为他是一个与别人的妻子通奸的人，是一个不贞洁的情人，还是一个喜欢变童的“神”。

=====  
=====  
=====



我现在要讲述的这件事，被认为是他们（罗马人）最美德、最值得纪念的事迹之一。提图斯-拉蒂努斯是一个乡村管家，他在梦中得到警告，要他吩咐罗马元老院恢复舞台剧，因为在舞台剧上演的第一天，就有一个罪犯在众人面前被抬出去鞭打致死，这让不喜欢这种悲惨场面、只喜欢欢乐和喜悦的诸神非常不高兴。

然而，提图斯-拉蒂努斯忽略了告诉元老院这件事，但第二天晚上又被诸神警告了。由于再次疏忽，他的儿子突然死了。第三天晚上，他再次受到警告，否则会有更大的灾难。他还没敢说出来，就得了一种又痛又可怕的病。他把梦告诉了他的朋友，他们劝他把梦告诉元老院，于是他坐着马车去见元老院的人，把梦告诉他们后，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站着回家了。元老院被他的奇迹惊呆了，又重新上演了一出戏，并加收了三倍的费用。现在谁还不知道，这些魔鬼是多么恶毒地虐待那些做它们奴隶的人，强迫他们做这些事，把它们当作荣誉，而（任何人）正直的判断力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舞台剧）都是淫秽的东西。

在这些（道德肮脏的）戏剧中，诗人编造的诸神的污秽之事，是由诸神明确要求元老院重演的。在那里，舞台剧演员们表演、制作并展示了朱庇特，他是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娼妓之主；如果这是假的，他（朱庇特）应该会对感到不快；但若他很高兴于（就像他所做的那样）有人在他身上编造坏话，那么，崇拜朱庇特不就是在崇拜魔鬼吗？难道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创立者、扩大者和建





常说：“多余的东西无伤大雅”；但有什么不便之处呢：——（哲学家们）公开否认赫拉克勒斯、埃斯库拉庇乌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是神；因为哲学家们说他们是人，而且像其他人一样死去。——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大祭司说，）“就会让（罗马）城市里（的人们认识到，）到处都是这些并非真神的雕像，因为真神没有性别、年龄和身体”。但是，斯凯沃拉不想让人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并不认为神灵（本身）是假的。而且，他认为那些骗人的宗教对城市（罗马）有益【换言之，大祭司虽然不反对庙宇神像可能是假的，但是他认为不能让普通罗马人知道这些，否则人们就会离弃对于众神的崇拜】。瓦罗在他关于神圣事物的著作中也毫不犹豫地提出过这种看法。这是多么“优秀”的宗教！想要获得拯救的弱者在这种宗教中能够获得成功，因为当他们想要寻求获得拯救所依赖的真理时，竟然有人相信对他们进行欺骗是有用的！

在大祭司们以及瓦罗等人看来，一个虔诚的宗教，当软弱的心灵去寻求庇护，寻求被真理解救时，他们被迷惑是合适的。瓦罗的著作也没有隐瞒斯凯沃拉拒绝接受诗人（编造）的神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诗人）用自己的故事篡改了他们（众神）的形象，以至于他们（偶像众神）不适合与好人为伴，一个“神”被描述为偷窃，另一个“神”被描述为通奸：他们（偶像众神）的言行也是如此肮脏和猥琐，比如三个女神为了追求美貌而毁灭了特洛伊，另外两个女神被维纳斯抛弃了；朱庇特变成了一头公牛或一

只天鹅，与某个女人或其他女人为伴；一个女神嫁给了一个男人，萨腾吃掉了他的儿子们。无奇不有！但就在这里，你看到了它（恶行），完全违背了神灵的本性。哦，斯凯沃拉，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废除这些（关于众神的污秽的）戏剧吧！告诉人们，他们给了神灵多么荒唐的荣誉，凝视着他们的罪孽，回忆着他们的恶作剧，以此作为对于他们（罗马人）自己做法的许可【即，罗马人从偶像众神的恶行中，进行模仿、或是给自己开脱，从而沉浸于罪恶与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如果他们（罗马人）说，是你们的祭司把它们（关于偶像众神的污秽之事）带给我们的，那就请吩咐他们（祭司们）的神明（偶像众神）下令废除它们（那些污秽的戏剧）吧：如果它们（戏剧）是坏的，因此是不可信的，是对“神明”的亵渎，那对它们（偶像众神）的伤害就更大了，因为它们是如此随意地编造出来的。但它们（罗马偶像众神）是魔鬼（*Scaevola*），教人有罪，以肮脏为乐。

大祭司，如果你想要取消那些道德上肮脏污秽的、关于偶像众神的戏剧，那么，它们（偶像众神）不会听你的。它们会认为这种罪恶污秽之事归于它们（偶像众神）并无伤大雅；反之，如果不归于它们，不展示出来，它们反而会认为自己是冤枉的。现在，如果你要求朱庇特反对它们（那些描绘偶像众神的污秽之事的戏剧），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它（舞台戏剧内容）的罪恶（尽管你称它、朱庇特为世界的神和王）被最频繁地展示出来，——那么，它（朱庇特）岂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你的极大委



诗人如此随意地对他们的神（的污秽之事）进行描绘，并认为（那些关于诸神污秽之事的）舞台剧演员配得上他们国家（希腊）最好的荣誉。

即使罗马可能拥有金币，却从未因此而崇拜过奥里努斯（金神），同样，如果没有阿尔金努斯（银神）或他的父亲埃斯库兰纳斯（铜神），他们也可能拥有银币和铜币，其他所有必需品也是如此；类似的情况恕不一一赘述，否则就太冗长了；——但是，——如果真正的上帝不愿意，那么他们（罗马人）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获得统治。如果他们无视、轻视这些虚假的神灵（偶像众神），而是带着忠诚的信仰和美德只崇拜那一位上帝，那么他们（罗马人）将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王国，无论这个王国是大还是小，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并且，——他们以后还会得到一个永恒的王国。

=====

=====

=====

=====

=====

=====

=====

=====

=====

=====

---

## 第二十九章

### 关于预言罗马国家的力量和稳定的预言的虚假性

我刚才说到马尔斯、特米努斯和尤文塔斯（这三个偶像神）的顽固不化（不愿意让出自己的神庙的地盘来给朱庇特），那是多么好的预兆啊！它预示着马尔斯的民族——罗马人，因为特米努斯的缘故，不应该把地方让给任何人，不应该把他们帝国的界限让给任何人，而他们的青年也不应向任何人屈服，因为尤文塔斯（Juventas）也如此。

请看，这些“神”是如何欺负它们的“国王”（朱庇特）的，竟敢预言这些事情，好像是在藐视“国王”（朱庇特），又好像是在为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沾沾自喜，尽管如果这些古代事情若是真的，它们就什么也不用怕了。然而它们（偶像众神）并不承认，它们必须让位给基督，而不是让位给朱庇特：——在帝国的疆界还没有改变之前，耶稣基督已经证明他自己能够把它们赶走，不仅从它们的神庙里，而且从它们的崇拜者的心灵中。

尽管在塔昆时代的预言（即上述那三个偶像神在占卜事件中表示不愿意让出自己的神庙地盘来给朱庇特建神庙）之后，罗马人屡

战屡败，证明了尤文塔斯的预言是个骗子，马尔斯的国家在城墙内被前来征服罗马人的高卢人切成了碎片；在汉尼拔时代，帝国的版图被缩小到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当时意大利的大部分城市都从罗马落入了他的手中。就这样，这个“美好”的预言应验了，而预言者的顽固也证明了它们（那三个偶像神）是叛逆的魔鬼。

后来，罗马帝国的东部疆界根据哈德良（Hadrian）的意愿而发生改变，三个高贵的行省，亚美尼亚（Armenia）、米索布达弥亚（Mesopotamia）、亚述（Assyria），被割让给了波斯帝国。这样，特米努斯神，按照那些书上的说法，它是罗马疆界的保护神，在那个最神奇的占卜中，拒绝给朱庇特让位（即拒绝让出自己的神庙的地盘），但它似乎比害怕众神之王（朱庇特）更加害怕一位凡人的罗马国王哈德良。

后来，在罗马收复了上述省份之后，几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Terminus 神又开始作威作福了，朱利安根据占卜（奥拉克利斯神也是这么说的）拼命下令烧毁所有运送军队粮草的船只，以致士兵们都饿昏倒了，他自己也被敌人杀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只能向敌人屈服，直到今天他们（敌人）还拥有这么多的帝国疆域：这样的交易并不像哈德良的交易那么糟糕，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哈德良的意志、朱利安的鲁莽和朱庇特的迫不得已，都让它（Terminus 神）给他们留出了余地。慎重的罗马人很好地遵守了这一点；但他们无法推翻魔鬼们将城市（罗马）





身为占卜师的西塞罗嘲笑占卜，指责人们把自己的行动寄托在乌鸦或寒鸦的声音上。哦，但是，一位学院派的哲学家争辩说，万事都是不确定的；在这些神秘的事情上，这些事情不值得信任。Q. Lucil. 巴尔巴斯（在西塞罗的第二部著作《自然神论》中）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证明了这些迷信的本质是物理性的；因而，西塞罗用这些话谴责了图像及其寓言的制度。——“你们难道不知道，从对自然界这些事物的有益观察中，人们发现了那些虚构和伪造的神灵，于是就有了所有虚假的观点、错误和老太太的故事：因为现在我们了解了形状、年龄、服饰、种类、婚姻、种族，而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幻想所造成的。如果所有传说都是真的，它们（偶像众神）也不需要战争：它们结成党派作战，不仅在荷马史诗中如此，在对抗泰坦和巨人时也是如此：因此产生了一种对它们的虚荣和极端不稳定的怀疑”。

——看看那些崇拜这些赝品的人（以西塞罗为代表）自己是怎么说的：——他（西塞罗）肯定这些东西属于迷信，但是，他像斯多葛派那样教导宗教。“因为，”他（西塞罗）说，“不仅哲学家，而且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因为那些整日祈祷，为子女的生命祈祷的人，被称为迷信者”。如果古人（正如西塞罗那样）把那些整日一起祈祷和献祭的人称为迷信者，那么他们（自己）不也应该被称为迷信者，因为他（西塞罗）斥责他们发明了那么多不同的年龄、形象和性别等等（的偶像众神）、一



## 第三十一章

关于——瓦罗拒绝接受流行的观点，以及他虽然不知道真神，却相信只有一个神。

瓦罗说了什么？我们可悲地看到，尽管这不是他本人的判断，但他还是把（关于偶像众神的污秽之事的）戏剧表演包括在宗教仪式之中。他在许多地方像一位虔诚人士，鼓励崇拜诸神。

然而，难道他不承认，（他毫不犹豫地），如果他正在建立一个新国家，他希望按照自然法则更好地列举神灵和他们的名字；但由于生来就处在这个已经非常古老的国度，因此他（瓦罗）不得不接受祖传的神灵和他们的姓名，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历史。他研究和发表这些细节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民众崇拜这些神灵，而不是轻视他们。但是，这位明智的作家（瓦罗）在这里表明，如果不保持沉默，他所写的东西对人们和他自己来说都是可鄙的。我本以为有人会猜到这一点，但他自己在许多地方都说，有许多真相是不应该让人们知道的：不，即使都是虚假的，但人们还是应该认为那是真相：因此，希腊人把他们的隐秘想法和最秘密的奥秘都封闭在墙壁里。在这里，他（瓦罗）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但魔鬼们（偶像众神）非常喜欢玩这种双重游戏：让它们自己成为欺骗者（例如西塞罗与瓦罗）和被欺骗者（普罗大众）

的主宰，——除了上帝的恩典，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什么能使我们脱离它们（偶像众神）的统治。这位敏锐而博学的人（瓦罗）还说，他认为只有那些教导说上帝是一个灵魂、移动并左右着整个世界的人才能辨别上帝，因此，尽管他（瓦罗）还没有牢牢地抓住真理（因为上帝不是灵魂，而是灵魂的制造者），但如果这个城市（罗马）的习俗允许的话，他（瓦罗）肯定会教导他们（罗马人）崇拜唯一的上帝、即世界的主宰：因此，我们只能与他争论上帝是一个灵魂，还是灵魂的制造者。他还说，古罗马人曾有一百三十多年没有偶像：如果他们一直如此（他说），宗教就会保持得更加纯洁；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了（除其他外）犹太人，并得出结论说，不管他们是谁首先发明了偶像，他们就使城市摆脱了一切敬畏，并增加了谬误：——因为他们（异教徒）深知偶像的无意义会使神本身显得可鄙。但他（瓦罗）说他们（罗马人）“增加”了错误，这就证明，在造偶像出现之前，那里已经有了一些“错误”。因此，他（瓦罗）说这些人只能辨别出称神为“管理世界的灵魂”的神；他认为如果没有偶像，众神的尊荣会更加纯洁，这些立场都说明了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多么接近真理（但仍然不是真理）。

如果他（瓦罗）能对这种泛滥成灾的错误有所帮助，他就会向他们（罗马人）表明，只有一个神，甚至是管理世界的神，才应该受到崇拜，而他是不应该被描绘出来的（即不能被做成偶像雕塑）：——（罗马）城里的年轻人若被带到了如此接近真理的道路上，



世界上的君王有什么理由在他们征服的地方允许那些虚假的宗教。

他（瓦罗）还说，在诸神的家谱中，人们追随诗人多于哲学家，因此古罗马人的祖先才会相信诸神有如此多的性别、婚姻和血统。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政治家和智者特别努力用这种虚幻的方式来蛊惑他们的人民，让他们不仅崇拜魔鬼（偶像“神”），甚至模仿魔鬼，以欺骗他们（人民）为乐。就像魔鬼不能占有任何人，只能占有他们所欺骗的人一样，不公正的、像魔鬼一样的君王们也打着宗教的旗号，劝说他们的人民信奉他们（君王们）自己虚妄的发明，从而把他们（人民）的感情更牢固地束缚在对它们的服务上，使他们（人民）臣服于他们（君王）的统治之下。有哪个无知软弱的人能够同时避开君王和魔鬼的魅力呢？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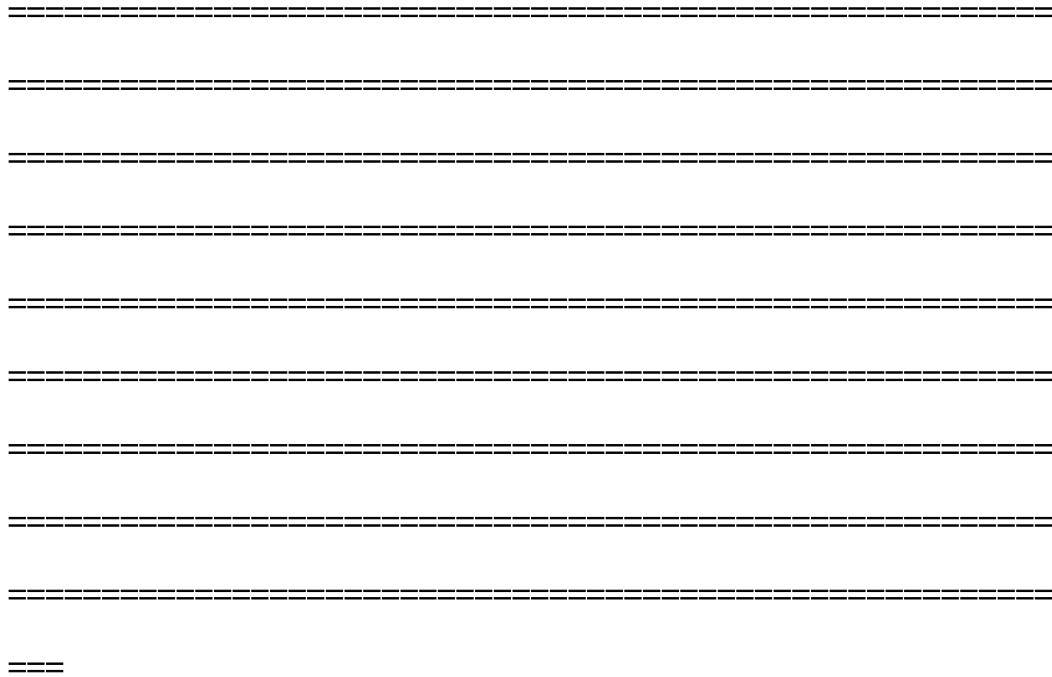
=====

===

### 第三十三章

上帝为世间万物的存续规定了时间，包括在地上的每一个国家

因此，上帝，那位唯一的、真正的幸福之主，把王国赐给好人，也赐给坏人；他不是轻率的，也不是随便的，而是按照（他自己）所定的时间，这是他所熟知的，尽管对我们来说是隐秘的；尽管如此，（而且），他并没有按照事物本身所“定”的时间行事，而是像一个主宰一样左右着时间，从来只把真正的幸福赐给好人。因此，臣民和君王既可以拥有（此世的丰足），也可以匮乏，但他们仍然是（此世的）仆人和治理者。真正的富足，将在天国那永远的国度之中；在那里，没有人（像地上的君王臣仆那样）可以侍奉。因此，在世上，他（上帝）把王国赐给坏人，也赐给好人，免得他的仆人们（基督徒），还只是皈依者，就把它们（地上国家的王权与统治）当作大事。这就是《旧约》的奥秘，《新约》也包含在其中：在《旧约》中，所有的恩赐和应许都既是指向今世的，也是指向来世的，——对那些理解它们的人来说，那些暂时的（属世的）恩赐和应许所代表的永恒的美好还没有显明，（他们）也不（完全地、详尽地）知道上帝的恩赐中究竟蕴含着什么真正的幸福。



### 第三十四章

关于犹太人的王国，只要他们坚守宗教的真理，唯有上帝不动摇他们的王国。

因此，为了表明那些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属世之物，都只在上帝的手中，而不在他们的偶像中，他（上帝）在埃及从极少数人（雅各的家庭）开始，使他的子民倍增，然后用神奇的奇事把他们（以色列民）从那里解救出来。当他们的孩子们不可思议地多起来时，他们的妇女从未求告过鲁米纳；当上帝保护他们免遭埃及人的迫害，并法老要杀死他们所有的孩子时，他们的妇女也从未求告过鲁米纳。他们（以色列的婴儿）吸吮时没有鲁米娜斯的帮助；睡



觉时没有库尼娜的帮助；吃喝时没有伊杜卡和波提卡的帮助，也没有鲁米娜斯的帮助。

他们（以色列民）在没有这些傀儡神的帮助下长大，在没有婚神的帮助下结婚，在没有普里阿普斯的帮助下生子，在没有求助于海神的情况下穿过分开的大海（红海），把所有的敌人（法老及其军队）都淹死在他们（以色列人）身后。当上天为他们（在旷野）降下甘露（吗哪）时，他们（以色列民）没有供奉曼妮亚女神；当岩石被劈开，水流出来时，他们也没有崇拜仙女；他们在战争中没有使用马尔斯，也没有使用贝洛娜，他们不是没有胜利，而是没有把胜利当作女神。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后）有庄稼、黄牛、蜂蜜、苹果，却没有塞吉提亚、波波娜、梅拉或波莫娜（这些罗马偶像众神）。总之，罗马人从那么多假神那里求来的一切，他们都从一个真神那里得到了，而且得到的程度要幸福得多：——如果他们（以色列人）没有坚持他们不虔诚的好奇心，追随陌生的神灵（外邦的偶像众神），就好像他们被施了魔法一样，最后还杀死了基督，在同一个王国里；那么他们即使不能生活得完美地幸福，也会（比他们现在）生活得更幸福得多。

他们（犹太人）现在分散在全地上，是上帝的特别旨意，他（上帝）要让人们从他们的书籍（圣经旧约）中看出他所责备的假神的祭坛、丛林、树林和庙宇，以及他所禁止的祭祀，就像他们的先知所预言的他们（以色列人）的堕落一样：这是为了避免异教

徒在阅读我们的书籍（圣经）时，以为我们是假装的（即编造的）。  
现在我们把接下来要说的话留到下一卷，免得本卷的篇幅太长。

++++  
++++  
++++  
++++  
++++  
++++  
++++  
++++  
++++  
++++  
++++

## 第五卷

====  
====  
====  
====  
====  
====  
====

---

---

---

## 第一章

罗马帝国和其他任何王国都不是靠运气或星象建立起来的。

鉴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幸福是人类所有欲望的希望，她（幸福）不是女神，而只是神的恩赐，因此没有任何神（偶像众神）值得崇拜，只有真神（上帝、造物主）才有能力将幸福赐予人类；因此，如果她（幸福）自己是一位女神，那么对于其他“神”的崇拜就应该完全属于她；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位能够赐予世间万物的神，既赐予善人，也赐予恶人（因此也赐予那些不幸福的人），为什么要让罗马帝国如此扩张，如此长久：我们已经部分地证明了，下面我们将在方便的地方更充分地证明，不是他们这群假神（罗马偶像众神）使罗马帝国保持这种状态的，因此，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既不是他们所说的幸运，也不是他们所说的命运；他们（罗马人）认为幸运是一种超越一切理性和原因的事件，而命运则是一种来自某种必然秩序的事件，排除了上帝和人的意志。

但是，天神（上帝）以他唯一的旨意安排着地上的王国，如果有

人说这是由命运左右的，并用命运来指代天神的旨意，他可以坚持他的观点，但他必须修改他的措辞，因为他为什么不从教导他什么是命运的人那里学到这一点呢？

一般的习惯使人把命运想象成星辰的一种力量，在生辰八字或预言中如此或如此摆放；有些人把它与上帝的决定分开，有些人则认为它完全依赖于上帝的决定。但是，——那些认为没有上帝的安排，星星就能管理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激情，或好或坏的人，无论他们是信奉真正的宗教，还是偶像崇拜的奴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沉默，不应该被听到；因为这种观点，对于这种错误，——我们不屑一顾。

我们只反对那些诽谤基督教，为他们想象中的神灵（偶像众神）辩护的人。

至于那些把星体运行的好坏取决于上帝的旨意的人，如果说它们（星星）拥有上帝赐予它们的这种力量、可以按照（星星）自己的意愿来使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想象任何邪恶的行为或伤害都是由如此荣耀的“元老院”（参议院）来决定的，——如果是任何一座尘世的城市建立了这样的“元老院”（参议院），整个世代的人类都会密谋颠覆它。

上帝既是星辰的主宰，也是人类的主宰，如果人类的事务是由星

辰的“必然性”所左右，那么上帝在人类事务的处置中还有什么分量呢？

如果他们（那些谬误的泛神主义者）不是说星星是这些邪恶行为的原因，而是上帝赋予它们的力量，或者说它们是通过上帝的明确命令来实现这些邪恶行为的，那么这是否适合被想象为上帝的真实想法、而不应被认为是星星的真实想法？（所以泛神主义者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说星星只是预示这一切，而不是促成这一切，而且它们的位置只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征兆，而不是原因（因为许多大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占星家们并不说火星在这样的宫位预示着这个，或者那个：不，而是说火星在这样的宫位预示着生下的孩子是个杀人犯，请允许他们犯这种言语上的错误，他们必须学会改正哲学家们从星星的位置得出的所有预示）：——那么，为什么他们永远也无法说明两个双胞胎的生活、行为、命运、职业、艺术、荣誉和其他人类事故的多样性；也无法说明在上述过程中和他们的死亡中有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这种情况下，许多陌生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更接近，尽管他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生的，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瞬间和同一个行为中孕育出来的（即，人们的出生时间环境条件等非常接近，但生活过程却迥然不同）？



大的影响，这一点在物理学上可以证明。此外，在两个人身上同样使用一种锻炼方法，可以使他们的身体形成一种相似的状态，这种相似的状态可以很好地接受健康的所有变化，而且在两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把天象和星象引到这种纯粹的人类激情中来（很可能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会有一大群人可能产生的最多样的效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假定。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双胞胎，在时间和性质上都有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疾病：希波克拉底（我认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营养和运动的多样性可能是他们不同健康的原因：然而，这种多样性最初是受他们的意志和选择的影响，而不是受他们的体温的影响。但无论是波西多尼乌斯，还是任何星相命运的守护者，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也不会用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来欺骗那些无知的人，因为他们说的是在他们称之为星座的那个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这对双胞胎的本命年里：这不是因为双胞胎的意志、行为、举止和命运各不相同，所以不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尊荣、地位、贵贱不同，所以更重要。但是，如果他们都是在星座完全改变之前出生的，那么我就要求他们的命运在每个细节上都是一致的，这在任何一对双胞胎身上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如果在两人出生之前，星座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实现这种多样性，我就需要父母的不同，而双胞胎不可能有父母的不同。

=====

=====









---

---

## 第五章

数学家如何被定罪为虚荣。

因此，如果这些事情属于双胞胎出生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且不是由星座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些命运的事情）会从其他人的星座中被预言出来呢？但是，如果它们被预言为与艺术家们注意到的更大的时间空间有关，而不是与这些无法区分的瞬间分秒有关，那么陶匠的车轮又有什么用处呢，——只不过是把昏昏沉沉的脑袋转来转去，直到他们变得脑袋生病，而无法辨别那些数学家的虚荣心？那些人的疾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令人同情）使他们成为伪善的规则描述者；他们判断他们是双胞胎，——难道他们还没有充分地把那些需要从他们身体的温度中产生的、或是星星中产生的疾病消灭掉吗？他们为什么不在出生时一个接一个地生病呢？如果他们出生的时间不同并不是生病时间不同的原因，那他们为什么又说这是其他事故的原因呢？为什么他们要在不同的时间旅行、结婚、生子，做类似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出生的时间不同，而又不因为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生病吗？如果他们出生的不同改变了他们的星座，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其他事项，那么为什么他们生病的时间又与他们受孕的时间一样平等

呢？但是，如果占星家在没有看到受孕时间的情况下就预言他们会生病，因为这种预言是包含在出生的中间时刻里的，那么，他怎么能知道这对双胞胎中的任何一个什么时候会生病呢，他们的星座各不相同，但却一定会同时生病？最后，我再问，如果两个双胞胎的出生间隔时间太长，以至于因为他们的星座而改变了他们的整个命运，并且在改变四个角度（他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这四个角度上）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整个命运，那么，既然他们受孕的时间都是在同一时刻，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两个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受孕的人，可以有幸一个先出生，那么两个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生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幸一个先死呢？如果他们受孕的同一时刻没有阻碍他们出生的连续性，那么他们出生的同一时刻为什么会阻碍他们死亡的连续性呢？如果他们在一分钟内受孕，使他们在母腹中有不同的命运，为什么他们的出生是同一状态，就不能使他们在世上生活时有不同的命运呢？为了在这一个问题上消除他们这种艺术（或者说是虚荣）的所有虚构，有什么原因使得在同一时刻受孕，在同一个星座下出生的人，在他们母亲的子宫里却有不同的命运，在不同的时间出生呢？难道他们的命运不是在受孕时就有的，或者说，除非他们是第一个出生的，否则就不可能有命运吗？为什么有人说，如果知道受孕的时间，他们就能最神奇地预知许多事情呢？因此，有人说，某位智者确实选择了与妻子交合的时辰，从而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后世价值应该受到人们的敬仰？最后，占星家波西多尼乌斯给出了这两个兄弟共同患病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他们是一起出生，一



## 关于异性双胞胎

在时间、受孕和星座的共同作用下，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怀上的孩子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我认识两个不同性别的双胞胎，他们都还活着，而且现在都精力充沛。他们的性别差异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他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必须区分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之外）：他一直在战场上担任伯爵的职务，从不回家；她一直在她出生的国家，从不出国。他是一个已婚男人，而她是一个圣洁的处女；他有很多孩子，而她从未结过婚。哦，但他们的星座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啧啧，我已经证明了星座的力量根本不算什么：是啊，但不管它做了什么，它就在那里，在“命运”里，它必须这样做。什么，而不是在孕育的过程中，在孕育的过程中，只有一个生成的行为同时发生？（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一旦受孕，就不能再受孕，直到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因此，这对双胞胎的受孕必须在同一时刻发生：难道他们不同的星座（你们认为）是他们出生时，他成为一个男人的孩子，而她成为一个女人的原因吗？因此，说有些行星的影响只对物体的形态多样性产生作用，并不荒唐，就像我们看到一年的变化，太阳的进出，各种事物的增减，就像月亮一样（例如螃蟹和所有的贝壳类鱼类：但是，人的思想并不受制于星辰的这些力量，那些艺术（占卜）家们现在想把我们的行为束缚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力量上，但我们却看到它们（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它们向我们清楚地表明，



但是，谁又能忍受他们（占卜家们）的这种愚蠢行为呢？他们为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都编造一个新的命运；上述那位智者似乎生来就不是要生一个令人羡慕的儿子，而是要生一个令人鄙视的儿子，因此他刻意选择了他的时辰，在那里生下一个（他认为）值得羡慕的儿子。就这样，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比他的星象所预示的更多的命运，并使之成为他命运的一部分，而这并不是他的出生所预示的。哦，最致命的（自我）爱恋！现在必须选定一个结婚的日子：否则，人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不吉利的日子，从而缔结一段不幸的姻缘。那么，你出生时的命运在哪里呢？

一个人可以通过选择这一天或那一天来改变他的命运吗？他选择的那一天的命运就不能被另一种命运改变吗？同样，如果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只有人受到这种星力的控制，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播种的日子、收割的日子等等；选择驯养牛的日子、选择让公牛或马匹增产的日子等等？如果选择这些日子是好的，因为恒星对地球上的一切物体、生物和植物都有主宰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让他们考虑一下，有多少生物是从同一时刻开始产生的，但却有如此不同的目的，就像那些不知道的人会嘲笑这些观察是儿童故事一样，因为有哪个傻瓜会说，所有的草药、树木、野兽、鸟类、蛇、虫和鱼，都有各自特定的时刻来产生呢？然而，人们为了试一试数学家（占卜家）的本领，把野兽出生的数字拿给他们看，他们为此在家里孜孜不倦地观察，他们认为最有本领的数学家，能够通过数字说出：“这预示着一只野兽的诞生、



这预示着生的是野兽而不是人”，他们还敢去问这是什么野兽，是适合生羊毛的，还是适合做马车的，是适合犁地的，还是适合看家护院的，因为他们经常被问到狗的命运，他们的回答让人非常钦佩。不，现在的人已经长到了那种愚蠢的地步，他们认为人一出生，受造物（包括人自己）就被束缚在这样一种秩序中，在那个时候，那个地区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因为如果他们只给我们一只苍蝇的出生空间，我们就会把它们逐级引来，直到引来一头大象。他们也不想想，在他们选定的播种庄稼的日子里，庄稼全部萌发、生长，长到一定高度后又全部成熟，然而腐烂病毁坏了一片，鸟儿毁坏了另一片，人们砍掉了全部庄稼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庄稼却是全部长成的。他们将如何对待这个有这么多结局的星座呢？难道他们不后悔为这些事情选择日子，不承认它们属于上天的安排，只把人置于星空之下，而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上帝只给了他们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意志。——有鉴于此，认为占星家确实预言了许多奇妙而真实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邪说，而是邪灵的一种秘密本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感染、蛊惑和证实人们心中这种关于星象中命运的错误而危险的看法），而不是通过任何辨别星座的（占卜）艺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艺术。

=====

=====

=====

=====



Assum impiger : fac nolle, comitabor gemens:

Malúsque patiar faceere quod licuit bono.

Ducunt volentem fata, nolentem trabunt”。

“引导我吧，伟大的主，永恒之王、  
即使你想去哪里，我也不会抗拒你。  
你改变了我的意愿，但我仍誓死臣服、  
被引导，顺从美好的选择。  
命运引领着自愿者，呼唤着顽固者”。

因此，在该诗作的一节中，他（诗人）直接称命运为“伟大主的旨意”，他向命运许诺服从，心甘情愿地被引领，以免被强力牵引，因为“命运引领心甘情愿的人，呼唤顽固不化的人”。

“Tales sunt hominum mentes qualis pater ipse、  
Jupiter auctifferras lustravit lumine terras”。

“人类的思想就像伟大的朱庇特  
用光和热填满大地。”

我们不想用诗歌的句子来证实这个问题，但因为西塞罗说，斯多葛派支持命运的这种力量，他们经常引用荷马的这句话，所以我们现在引用他们的话，不是他（西塞罗）的观点，而是他们（斯



因此，他（西塞罗）否认了上帝的预知能力，并试图通过提出一种模棱两可、错误百出的神谕来颠覆真正预言的光辉，尽管他（西塞罗）并没有反驳这些神谕的真实性。但数学家们（占卜家们）的这些猜想却被他（西塞罗）一一否定，因为他们（占卜家）的确是在自欺欺人。不过，尽管如此，他们（占卜家）的观点还是比较可容忍的，因为他们把命运归咎于星辰，而不是他（西塞罗）的观点，他（西塞罗）拒绝对未来的事情有任何预知。承认有上帝，却又否认上帝，这简直是畸形的疯狂：他（西塞罗）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去证明“愚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西塞罗）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说出谬论，而是清楚地看到了恶意的危险；因此，在他的《神的本质》一书中，他让科塔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多葛派争论不休：他似乎更愿意与斯多葛派的卢西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lius Balbus）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反对神的本质的科塔站在一起。但在他（西塞罗）的《关于占卜》一书中，他（西塞罗）直接反对对事物、对他（西塞罗）自己和他本人的预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避免他（西塞罗）屈服于命运，从而失去选择的自由：因为他（西塞罗）认为，如果屈服于这种预知，命运就会必然随之而来，无需任何否认。但是，无论哲学家们如何争论不休，我们既然承认伟大的真神，也就承认他（上帝）崇高的旨意、权能和预知：我们也不要担心我们的一切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他的预知是不会出错的，他在此之前就知道我们会这样做或那样做：这是西塞罗所担心的，因此他否认预知；斯

多葛学派则认为这些事情是由命运决定的。那么，西塞罗到底害怕这种预知的什么，以至于提出如此可恶的论据（即否认上帝的全能与预知）来反对它呢？诚然，如果所有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么它们就会按照预知的结果发生。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么上帝就预先知道了事情的一定顺序；因此也就知道了原因的一定顺序；如果上帝知道了所有事件的原因的一定顺序，那么所有事件都是由命运安排的。于是——

“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意志都已荡然无存：”他（西塞罗）说，“这样一来，整个人类的进程就被推翻了：法律、矫正、赞美、羞辱、劝诫、禁止，一切都没有结果：惩罚坏人，奖励好人，也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为了避免这些不便（的确如此荒谬，如此有害），他（西塞罗）彻底否定了对事物的预知，并将宗教思想引向了这样一个困境：要么我们的意志中一定有一些（自由的）东西，要么就是对未来事物的预知，但给予其中一个就是颠覆另一个：选择了预知，我们就必须失去选择的自由，选择了（自由）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否认另一点（预知）。现在，这位博学多才的人（西塞罗）在这两者中选择了选择的自由：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彻底否定了预知。（然而），这样做非但不能使人自由，反而会使人褻渎（上帝）。但虔诚的心灵却同时选择了它们，承认并肯定了它们（两者）。他（西塞罗）说：“因为如果有了这种预知，就会有許多后果，它们完全颠覆了我们意志（自由）的一切力量：就这样，我们以同样的（自由）程度上升，直到我们发现根本不

存在对未来事物的预知，因此我们就这样从它们中间退了出来。如果有意志的自由，那么万事万物就不会遵循命运，如果万事万物不遵循命运，那么万事万物的起因就没有既定的秩序：现在，如果万事万物的起因没有既定的秩序，那么在上帝的预知中，万事万物本身就没有既定的秩序，因为它们来自它们的起因。如果在上帝的预知中，万事万物没有固定的次序，那么万事万物就不会按照预知的次序发展。如果万事不是按照上帝的预知而发生，那么上帝对未来的事情就没有预知了”。对于（西塞罗这样的）这些亵渎神明的邪恶反对者，我们是这样回答的：上帝在万事发生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而我们也心甘情愿地做了所有的事情，这些（预知之）事情是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的，也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不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如此，而是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随命运而发生的：虽然命运被认为是星宿在生辰八字和预言中的位置，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轻浮的假设：我们既不否认上帝的旨意就是一切的因果顺序，也不称其为命运，除非命运是从法则里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经文中说：“上帝曾经说过这两件事：权柄是属于上帝的，仁慈的主啊，你要按各人的行为赏赐他”。因为他说“上帝曾经说过”，意思是他（上帝）说的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改变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他（上帝）说的和他的意思发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说话”（fari）引申出“命运”（fate）一词，但我们也必须说，它的另一个含义（即占卜与星相）是我们不应该想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由我们的意志来决定，仅仅因为上帝知道所有事件的确定

和既定的顺序。

因为我们的意志就在上帝的意志之中。因为我们的意志就在那原因的顺序之中，而上帝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并在他的预知之中；人的意志是人的行为的原因：因此，上帝知道万物的原因，就不能不知道人的意志，因为他知道人的意志是他们行为的原因。西塞罗自己说过：“没有有效的原因，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是没有原因的，但每个原因都不是宿命的，因为有偶然的、自然的和意志的原因”。对于那些具有因果关系的原因，我们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们说它们是秘密的，并把它们归于真神的意志或任何其他精神：我们从不把自然原因与真神的意志分割开来，因为真神是大自然的造物主；但自愿（人的自由）的原因、真神、天使、人和其他各种生物往往具有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如果我们可以把（生物的）这种力量称为一种意志的话，野兽就是靠这种意志来逃避自己的伤害，并靠大自然的本能来渴望自己的幸福。天使也有意志，这一点我是绝对肯定的：无论是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天使的善天使，还是我们称之为魔鬼的天使、恶魔或魔鬼本身的恶天使。因此，人的善恶都有其意志：由此可见，一切效应的有效原因，无非是“生命之灵”这一本性的法令。而使万物苏醒的生命之灵，是一切身体和一切被造之灵的创造者：这就是上帝，一个从亘古就有的灵，没有被创造：在他（上帝）的旨意中，有那么大的力量，帮助善灵的意志，审判坏灵；（上帝）支配一切，他喜欢谁就给谁力量，不喜欢谁就不给谁力量。他是一切本性的



创造者，也是一切力量的创造者；但他不是一切意志的给予者，因为邪恶的意志不属于他，违背了属于他的本性。因此，身体都受制于不同的意志：有的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即人的意志而非野兽的意志），有的受制于天使，但所有的都受制于上帝的意志：所有的意志都受制于上帝，因为它们除了上帝所赋予的，没有任何力量。因此，创造万物而自身不被创造的原因就是上帝。其他的因既是果，也是被果：这就是所有被造的灵，主要是理性的灵（即人）。肉体的原因，与其说是作用，不如说是影响，不能算作有效的原因，因为它们只是来做它们内在的精神意志所要求做的事，那么，在上帝的预知中，原因的既定顺序怎么能剥夺我们意志的力量呢？但是，让西塞罗和他的伙伴们争论吧。

我们对“宿命（命运）”这个词深恶痛绝，因为这个词主要用于虚假的信仰：但是，如果他（西塞罗）否认上帝确实知道这些原因的既定顺序（即上帝的预知），那么，我们对他的断言（即否认上帝的预知）比斯多葛学派还要厌恶：因为他要么否认上帝（正如他在他的著作《De nat. de（论神性）》中所说），或者即使他承认上帝，但在否认上帝的这种预知能力时，他（西塞罗）所说的不过是愚人心中所说的“没有上帝”：因为如果上帝不能预知未来的一切事件，他就不是上帝。——因此，我们的意志具有同样大的（自由）力量，就像神所希望的那样，并且在此之前（上帝）就知道它们（我们的自由意志）应该是这样的，它们（人的意志）所具有的力量是自由的，可以真实而自由地做它们（意志）



因此，不要害怕必然性。斯多葛学派由于害怕必然性，花了很大气力对事物的原因做出这样的区分，把有些原因置于必然性之外，而有些原因服从必然性。他们把我们的意志放在他们希望不服从必然性的那些事情之中，他们明白，如果我们的意志也服从必然性，那么我们的意志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现在，如果我们用必然性这个词表示不属于我们（意志）力量范围内的事，那么，甚至连我们的意志也是与必然性相对立的，例如死亡的必然性，而我们藉以过一种公义的生活或邪恶的生活的意志显然并不处在这样的必然性之下【即，虽然每一个人都在死亡的必然性的阴影之下，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凭着意志在此生选择过一个良善公义的生活还是邪恶自私的生活】，因为我们做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去做。我们的意志本身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我们愿意，就有意志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就没有意志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去做某事，我们当然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即，如果我们在此世面对的是一些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例如呼吸，或者一些不能做的事情，例如不死，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没有意志上的选择】。

但若我们把必然性定义为事物一定会如此、或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完成，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取消意志自由的必然性【即，我们的意志所自由地选择去做、或不去做的事情，若从上帝的预

知视角而言，是必然会发生、或必然将发生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并不与我们的意志的自由相矛盾，因为那些事情的确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去做的，因此，我们就也必须为那些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事情担负道德责任】。

如果我们说上帝必然是永生的，上帝必然预见一切，那么我们并没有把上帝的生命和预见置于必然性之下【即，上帝必然永生、必然预见一切，等等，这些必然性并不与上帝自己的自由意志相矛盾】；同样，当我们说上帝不会死、或上帝不会犯错误，我们也没有削弱他的权能【即，上帝不能做这些事情，恰恰说明，上帝的权能高于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对他来说是可能的话，那么他的权能是比较小的【即，如果上帝会死，或者如果上帝会犯错误，那么，上帝反而不是全能的】。——上帝不会死，也不会犯错误，把上帝称作全能者肯定是对的。——因为，把上帝称作全能的是因为他（能）做他想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承受了他不愿意受到的痛苦【即，上帝不会面临他所不愿意面临或承受的痛苦、缺憾、等等；换言之，他的意志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会遇到这种事（痛苦、缺憾、等等），那么他就决不会是全能的。因此，上帝不会去做某些事情，因为他是全能的【即，上帝是全能的，正体现在：他能够不去做任何他所不想要做、或不想要面临的事情】。

如果必然性的定义是，这样的事情必须这样或那样地发生，我认

为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它会在任何事情上妨碍我们意志的自由【换言之，一方面，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作的事情，的确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结果，并且，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从上帝的预知来看，这些事情都是必然会发生、或将会发生的事情；然而，人做某一件事情，并非是因为上帝的预知，而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因为当我们说上帝必须永生，上帝必须预知万事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把上帝的存在，也没有把他的预知强加给必然性【换言之，当我们说，——上帝必然是永生的，上帝必然是预知万事的事情，——这并没有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能力就因而失去了；而是，人仍然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或意愿在做事情】；就像说他（上帝）不能犯错，他不能死一样，他的荣誉并没有减少；他不能这样做【换言之，有些事情，上帝不做、不愿意做、不能做，正是因为他的全能、荣耀，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荣耀有缺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力如果能做到（那些事情），就比现在不能做到要小。他被称为全能，但他不能死，也不能犯错：他被称为全能，是因为他能做他意愿中的一切事，而不是因为他“能”（或“会”）承受他意愿之外的事；如果他能，他就不是全能的了。

因此，他（上帝）不能做某些事，因为他能做所有事。

因此，（正如在一定的程度上，同理），当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做任何必然的事情，我们就必须以意志的自由去做，这是真的：

然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置于任何剥夺其自由的必然性之下

【即，虽然我们做的事情是（从上帝永恒预知的层面而言）“必然性”的事情，但却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因此，我们的意志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如果我们不愿意，它们（我们的意志）也不愿意：——如果有人因他人的意志而遭受任何违背他自己意志的事情，他的意志仍然有自己的力量，他的痛苦与其说是来自他自己的意志，不如说是来自上帝的力量：——因为如果他愿意事情不是这样，但却不能让它变成不是这样，——那么他的意志必然受到更大力量的阻碍：——因此，一个人无论遭受什么违背他意愿的痛苦，都不应该归咎于天使、人或任何其他被造灵的意愿，而应该归咎于赋予他们（或它们）意愿这种力量的神。——因此，我们的意志并非毫无用处，因为上帝预见到了意志中将会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既不会因为保留上帝的预知而被迫离开我们的意志自由，也不会因为保持我们的意志自由而否认上帝的预知；——上帝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不断地、真实地相信和肯定这两点，后者是我们美好信仰的一部分，前者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准则：——不正确地相信上帝的人活得很糟糕。

因此，上帝不允许我们否认他的预知；我们靠着他的帮助已经或将要获得自由。因此，律法、惩戒、赞美、羞辱、劝勉和禁止都不是徒然的，因为他（上帝）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它们具有他预先知道它们应该具有的能力，而祈祷则有能够实现他（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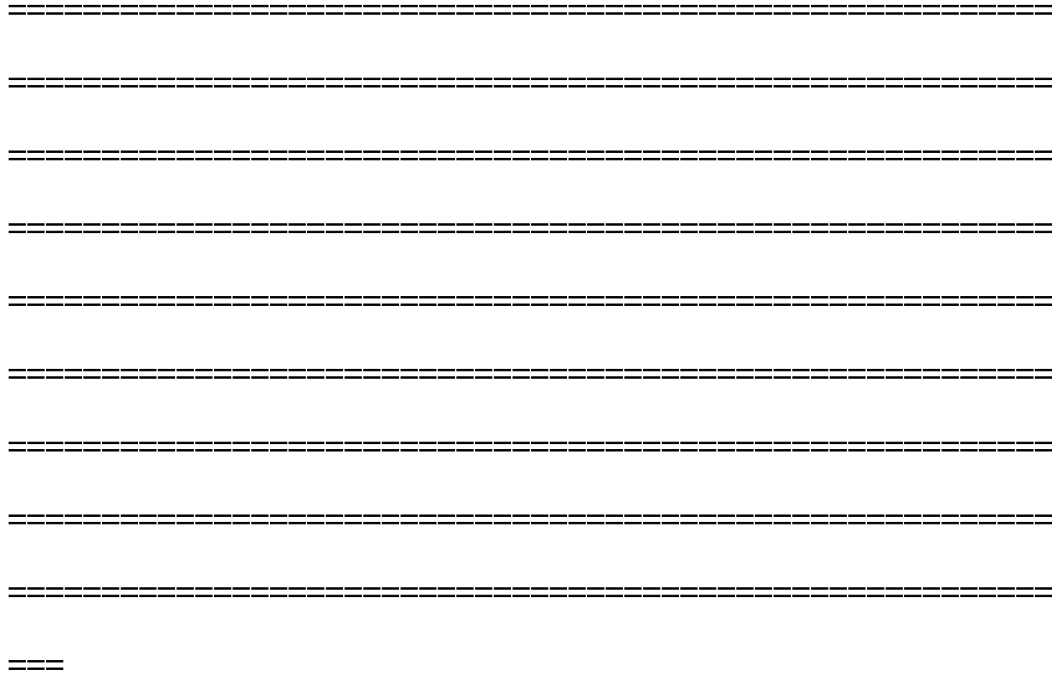
神的普世旨意，掌管万有，包含万有。

因此，伟大而有能力的上帝，连同他的话语和圣灵（三者合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唯一全能的上帝，每一个灵魂和每一个身体的制造者和创造者，他的旨意是：“我是万物的创造者。”

在他的参与下（即管理下），所有遵循他的真理、拒绝虚荣的人都是幸福的：他使人成为灵魂和肉体的理性造物，他既没有让人因犯罪而不受惩罚，也没有让人远离仁慈：是他（上帝）将石头的本质赋予了好的和坏的价值，将树木的生产能力赋予了人，将野兽的感官赋予了人，将天使的理解力赋予了人；一切存在、美感、形式和秩序、数量、重量和度量都来自于他（上帝）；一切自然、卑劣和优秀的自然、一切形式、种子、一切形式的种子、一切运动，无论是形式还是种子，都来自于他，都有他的存在：他赋予肉体以本原、美感、力量、繁殖、形态和形状、健康和对称：是他赋予了不包含理性的灵魂的部分，感官、记忆和食欲；是他赋予了包含理性的灵魂的部分，知觉、理解和意志：他（我说）既没有留下天、地、天使、人，也没有留下最卑贱、最可鄙的生物，既没有留下鸟的羽毛、草的花朵、树的叶子，也没有留下它们各部分之间真正的和谐，以及组成的和平一致【——即，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没有任何事物不在他的掌管之中】；他决不会让人的王国，让他们的束缚和自由，在他永恒的天意的法则中



松散而不完整。



## 第十二章.

古罗马人如何从真神手中获得王国的增长，尽管他们从未敬拜过真神。

现在，让我们看看罗马人的荒漠是如何感动真神扩大他们（罗马人）的统治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之前写了上一卷书，以证明他们以如此荒谬的方式崇拜的“神明”（偶像众神）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这卷书中着手消除“命运”（宿命）和天命（天意）的问题，以免有人被说服，认为这不是神明的行

为，宁愿把它归咎于“命运”，而不是如此强大和如此无所不能的神的意志（天意）。

因此，古罗马人（正如他们的历史所记载的那样）虽然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希伯来人除外）崇拜偶像和假神，他们把祭品献给魔鬼（偶像众神），而不是真正的神灵；但他们对赞美的渴望使他们财富增长，他们热爱诚实得到的荣耀和财富：——他们珍视和诚实地对待荣誉，甘愿为荣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国家。对这一件事（荣誉与诚实）的热切渴望压制了其他一切不正常的情感，因此，他们渴望保持国家的自由，然后是主权，因为他们看到了卑贱如何与奴役相伴，荣耀如何与统治相随。于是，他们（罗马人）摒弃了国王的专制，在两个治理权柄机构之间建立了一个年度政府制度，称为“执政官”（Consulendo），权力是被提供给他（执政官）手中的；——他（执政官）既不是国王，也不是统治者、或统治的领主：——他们（罗马人）认为，国王的地位更多在于这种专横的统治，而不是他的治理纪律或仁慈的旨意：因此，在（罗马人）驱逐了塔昆（独裁专制者），设立了执政官之后（正如萨卢斯特在赞美他们、罗马人时所说的那样），这座城市（罗马）以这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获得了自由，它的荣耀与它的权力一样得到了增长：——对荣耀的渴望造就了他们所做的这些举世敬仰的行为：萨卢斯特还赞扬了加图和凯撒，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萨卢斯特）赞美凯撒，因为他渴望帝国、武器和战争，以此来彰显他的英勇：——他（凯撒）如此相信伟大精神的幸运，

以至于他唤起了可怜的野蛮人的战争热情，将贝洛娜的血色旗帜抛来抛去，让罗马人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活力。他这样做是为了渴望赞美和荣耀。即使在之前的时代，他们（罗马人）的爱，首先是对自由的爱，其次是对主权和荣耀的爱，使他们热衷于一切艰苦的尝试。他们著名的诗人为这两件事提供了证明：他说——

“Nec non Tarquinius eiecit Porsenna iubebat.....”

“波森纳用一个世界的人束缚他们、  
命令恢复塔昆的统治，但随后  
罗马人为了自由奔赴战场。”

——因为那时，勇敢地死去或自由地活着都是光荣的；但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又开始贪图荣耀，（对他们、即罗马人来说），没有统治，光有自由似乎什么都不是；——诗人让诸神用预言家的口吻说：——

Quin aspera Juna.....

-Quin aspera Juno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旋律中的共鸣，我的眷恋

Romanos, rerum dominos gentemque togatum.

坐下来吧，让我们共同努力、

Cum domus Assaraci Phithiam, charasque, Mycenae  
Servitio premet, ac victis dominabitur argis”。

尽管朱诺

让天地都充满她的不安、  
但她终会回心转意，和我一起  
守护罗马人的后代。

这就是历史，后世将见证这一天、  
老阿萨拉库斯的子孙将叱咤风云

Phithia, Micenæ, 和整个阿尔戈斯周围，等等。

-----

（诗人）维吉尔让朱庇特说这些话是预言：——但这也顺便表明，罗马人对自由和统治的喜爱，是他们最主要的荣耀和光彩的一部分。因此，这位诗人在分配各国的艺术时，赋予了罗马人支配和统治他人的艺术，他说——

“Excudent alii spirantia mollius æra  
Crede equidem, vivos ducent de marmore vultus.  
Orabunt causas melius, cælique meatus  
Describent radio et surgentia sydera dicent,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Hæ tibi, erunt artes, paci que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j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

“也许其他人更擅长铜雕、  
没错，或者把石头切割成人形：  
也有人能更好地练习法律的高声咆哮、  
也有人能更好地传授恒星的运动。  
但（罗马人）你们的艺术，是在战争中统治、  
让所有人向神圣的和平屈膝、  
饶恕卑微的人，打倒骄傲的人。”

他们不贪图享乐，不贪图富贵（富贵会腐蚀人的身心），不勒索穷苦百姓，不把钱财施舍给畜生，因此他们的这些艺术更加完美。

然而，当维吉尔和萨卢斯特都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罗马人已经不再使用上述（荣誉、自由与诚实的）艺术，而是用欺骗和诡计来提高他们的荣耀。因此，萨卢斯特说：“起初，人们的心是野心，

而不是贪婪，因为野心更接近美德；因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都渴望荣誉、荣耀和主权。”他说：“但是，前者走的是真正的道路，后者走的是狡猾和虚假的道路，因为他（虚假者）没有真正的道路。真正的道路，是靠美德而不是野心获得荣誉。荣誉、帝国和荣耀，好的人和坏的人都一样希望获得。但好人走的是真正的路，即通过美德直接获得荣誉、荣耀和主权”。

这就是罗马人的做法，他们的神庙表明了这一点，美德和荣誉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在这里把上帝的恩赐本身当作了神灵）：——由此你不难看出，他们（罗马人）的目的是要表明，除了美德，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得荣誉，所有善良的人都是通过美德获得荣誉的，因为邪恶的人没有荣誉，尽管他们通过间接的方法，即通过欺骗和幻觉来获得荣誉。

加图说：“人越是回避荣耀，荣耀就越是追逐他。因为他们所追求的荣耀，是人们对这样或那样的人的好感”。

因此，最好的美德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的良心，正如使徒所说：“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良心的见证”。因此，他们（罗马人）如此渴望、如此以善行为目标的荣耀和荣誉，绝不能先于美德，而应遵循美德【即，若离开美德，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荣耀与荣誉】：因为若没有真正的美德，（那么，在所谓的“荣耀”中，就）只有对人类最大（属世）利益的（自私的）追求。

因此，加图所要求的荣誉，他不应该（自己）要求，而应该由这座城市（罗马）给他，——因为这是他（因自己的美德而）应得的。但是，当时只有凯撒和加图两个著名的罗马人，加图的美德似乎比凯撒的美德更接近美德的真理。让我们来看看加图对（罗马）城市现状的看法，当时是这样，以前也是这样。

他（加图）说：“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是靠武器把城市（罗马）带到这个高度的。即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钦佩。但（为了让罗马更进步）还有其他我们需要的手段：国内的勤奋劳动，国外的公平，协商的自由，以及所有人纯洁的心灵，远离：——欲望和谬误。——由于这些（欲望和谬误），——我们得到了暴乱和贪婪，得到了公共乞讨和私人（腐败）财富：——我们赞美的财富，我们追随的懒惰，现在好坏不分，野心吞噬了美德应有的一切恩惠。每个人都在修补自己的私产，在家里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里谋取自己的利益或影响，这也不足为奇。这就是国家为他人（外敌）的一切入侵敞开大门的原因”。

读到加图在《萨卢斯特》中所说的这些话的人，可能会认为古罗马人都是这样（品德良好）的人，（我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如此值得称赞），但事实并非如此；——否则，我们在《第二卷》中提到的他（加图）的话就应该是错误的，他（加图）在书中说：“

城市因大人物的压迫力而日益动荡不安，人民因此而与他们的祖先分裂：还有许多其他危险的分歧，他们在诚实与和睦中达成一致，只是因为害怕塔昆，害怕伊特鲁里亚的大战；大战结束后，元老们开始把人民当作奴隶，像国王一样专横地决定他们的生死，把人们从他们的财产、产业中赶走，只有他们的一派人在支配着一切”；第二次非洲战争结束了这种纷争（一派想要统治，另一派拒绝服从），因为那时一种恐惧开始回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动荡的精神从这些变化中恢复过来，转而着眼于大局，建立起一种和谐：但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少数几个与时俱进的诚实人管理的，因此，通过容忍这些邪恶，国家发展得很好，——因为正如这位作者（加图）所说，他听说并读到罗马人在海上和陆地上的许多令人难忘的军事事迹，他非常想知道是什么支撑着这些伟大的事业，罗马人常常以少数人（按人数计算）与最强大、富有和胜利的国王进行战争：——在仔细研究之后，他（加图）发现是极少数公民的品德导致了其余所有人的成功：以贫胜富，以寡胜众。他说，“但在腐败侵蚀了整个城市之后”，“国家的强大，支持了地方官的凶恶”。因此，少数人的美德，是通过真正的路线来追求荣耀、荣誉和主权：同样的美德，也是加图所偏爱的：这就是他所称赞的国内的勤奋工业，它使他们（罗马人）的国库富足，尽管私人的财库却很简朴。——而礼仪（道德）的败坏则恰恰相反，私人的富裕造成了公共的乞讨【即，社会贫富分化，一方面私人财富大量积聚，另一方面社会上充满了乞丐】。因此，东方的君主国已经“辉煌”了很长时间，上帝决定现在也在西方建立





但是，如果能看到这种对荣誉的渴望是一种恶习，那他的眼光就更好了：贺拉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

“Laudis amore tumes, sunt certa piacula quæ te,  
Tèr purè lecto poterunt recreare libello”。

“你渴望赞美，但我可以告诉你  
一剂良药：把这本书好好读上三遍。”

在他（贺拉斯）的《颂歌》中，他也是这样唱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抑制野心勃勃的想法：——

“Latiùs regnes avidum domando  
Spiritus, quàm si Lybiam remotis  
Gadibus jungas, et uterque, Pænus、  
-Serviat uni”。

“能征服叛乱影响的人、  
拥有更大的君主权，比他推翻  
利比亚人、加德斯人和两个非洲人、  
更加卓越。”



===

## 第十四章

我们要避免这种对人类荣誉的渴望：义人的荣耀完全属于上帝。

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最好抵制这种欲望（野心、属世的荣誉感），而不是屈服于它。因为我们离上帝越近，就越远离这种污秽（虚荣）。虽然在今生，这种污秽还没有完全从心中根除，因为它是一种诱惑，甚至连最精通宗教的人也会受到困扰，但让对公义的爱抑制对野心（虚荣）的渴求吧。

因此，如果有些事情因为不被人认可而不被尊重，但又是善良和诚实的，那么就让对人类赞美的爱——羞愧，让位于对真理的爱。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大敌，如果荣耀（虚荣）的影响在我们心中比敬畏或热爱我们的上帝更有力量的话；因此，上帝说：“你们指望别人给你们荣誉，却不寻求从上帝而来的荣誉，你们怎能信呢？”——圣洁的使徒们没有这样做吗？因为他们传扬基督的名，不仅不被人认可（如西塞罗所说，人所不认可的，就不被理睬），甚至被人厌恶。

他们（基督使徒们）坚持他们的主人（心灵的医生；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的原则：“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和神

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因此，他们（基督使徒们）所受的一切责难，残酷的迫害，极度的痛苦，都不能使他们（基督使徒们）放弃传讲这一救赎（的福音），任凭世人的疯狂如何反对也无济于事。他们（基督使徒）这种神圣的生活、谈话和教义，压制了（世人）一切刚硬的心肠，建立了公义的平安，在基督的教会中获得了无尽的荣耀：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美德所带来的预期回报，而是将这一切归功于基督的荣耀，他们之所以成为基督的信徒，是因着基督的恩典。

为了使他们（基督使徒）不沾染人的野心，他们的主人（耶稣基督）这样教导他们：“你们要谨慎，不要在人前行善，叫人看见，否则，你们在天上的父，必不赏赐你们”。他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这样行，不是要叫人看见你们这样行，就转过来看你们，因为你们与他们不同；而是，——你们这样行，是要叫他们（世人）荣耀你们的天父，——这样，他们（世人）若转过来看你们（基督使徒），就可以像你们一样。殉道者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真正的美德、虔诚和无数的数量上胜过了斯加沃拉人、库尔提人和德西人（不是通过惩罚自己，而是通过学习别人的痛苦）。但其他人（世人）生活在尘世的城市里，他们所有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这个世界的名声（虚荣）和统治（属世的权力），——而不是天堂的永恒，不是为了永生，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他们后代的口碑：——除了（属世的）



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把一个辉煌的帝国赐给他们，那么罗马人藉以追求那种荣耀的美德就没有获得奖赏。对他们来说，做某些善事就是为了能够获得凡人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也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即那些在世上做事只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与属世荣耀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因此，这些为了国家（罗马）和公共财产而忽视私人财产，反对贪婪，完全关心自己国家（罗马）的自由，按照他们的法律生活，没有丝毫情欲或罪恶感的人（罗马人），似乎走在为自己赢得荣誉的正确道路上，而且也做到了；他们（罗马人）的荣誉几乎遍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非常接近地接受了他们（罗马人）的法律（的统治），他们（罗马人）当时在所有人的口中，以及现在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笔下，都是尊贵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抱怨上帝的（不）公正；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奖赏。

=====

=====

=====

=====

=====

=====

=====

=====

---

---

第十六章.

永恒之城（上帝之城）是赐予圣徒的奖赏；罗马人的美德典范对他们也有用

至于他们（圣徒）在地上为上帝之城忍受责难的奖赏（爱世之人确实憎恨和嘲笑上帝之城），那是另一种性质。那座城（上帝之城）是永恒的：没有人生在其中，因为没有人死在其中。那里有完全的幸福，但没有女神，而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居所，只要我们（基督徒）还在地（此世）上作寄居、作客旅，就因信有了应许，并渴慕那上面的安息。那里不是好的坏的都有，而是公义只照耀好的。没有必要尊重公库（公有财产）而非私库（私有财产），真理就是那里的全部宝藏。

因此，罗马帝国有了这个（属世）光荣的褶皱，不仅是对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有价值的人（罗马人）的美德的一个合适的（属世）奖赏，而且也是为了让天堂的公民（圣徒）们在人间作寄居、作客旅时，可以清醒地勤奋地观察这些（美德）榜样，然后从中领悟到，如果这些人对他们的尘世之国的荣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那么（圣徒们）对永生的天国就（更）应该怀有多么大的关怀、





法律，那就更好了（但那时还没有罗马人取得胜利的地方），因为罗马人自己也生活在他们给别人颁布的同样的法律之下。——这对国家（罗马）来说已经足够了，但马尔斯神、贝罗娜神和胜利女神却因此而不高兴，也因此而流离失所，如果它们没有战争、也没有胜利的话。罗马帝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罗马城，就好像他们现在都是罗马的公民一样，而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是罗马的公民，这样，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就可以共同生活。因为征服或被征服，对人的生命、道德礼仪或尊严有什么损害或益处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他们难以忍受的虚荣心，他们以这些东西为目标，为它们而战，最后得到它们作为他们劳动的回报。难道他们的土地不和其他人一样向国家纳贡吗？是的。他们能学到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吗？不是有许多元老从未见过罗马吗？是的。除去虚荣，人还算什么？倘若这个时代的颠倒，允许用最好的手段来夺取最大的（属世）荣誉，那么这人类的荣誉（虚荣）岂不也是如此值得珍视，尽管那不过是一缕微风，一缕轻烟？

然而，让我们利用这些东西，向上帝行善。让我们想一想，这些人（罗马人）蔑视了怎样的障碍，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压抑了怎样的情感，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人世间的荣耀（罗马的荣耀），他们后来得到了这种（此世）荣耀作为他们美德的回报；——让这一点也有助于抑制我们的骄傲，因为看到我们所得应许的居住之城（上帝之城）和王国（天国），在优越性上与此（地上之国）相去甚远，就像天堂与人间、永生与暂时的欢乐、坚定的荣耀与



此之多的事情，——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避免自夸他们为永恒之国所做的事情。

当布鲁图因为担心他的国家会失去最起码的自由而可以杀死他的儿子们时，那么，我们岂不更要为了永恒而轻视世间的一切虚荣吗？的确，杀死自己的孩子比放下那些我们为孩子们收集的东西、或者当信仰或正义要求我们时将它们施舍给穷人更困难。世俗的财富既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也不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我们要么在今生失去它们，要么让它们在我们死后被某个人享用，我们不知道是谁，也许是那些我们不希望拥有它们的人。不，让我们幸福的是上帝，是心灵的真正财富。诗人为布鲁图树起了一座不快乐的丰碑，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尽管诗人在其他方面对他进行了赞美；但在接下来的诗句中，诗人给了他安慰：“为爱国者欢呼”；“被祖国的爱和对猎物的渴求所征服”——这两样东西让所有罗马人都采取了令人钦佩的行动。那么，如果父亲可以为了凡人的自由和对赞美的渴望（两者都是此世、短暂的影响）而杀死自己的儿子，那么，如果我们不杀死自己的儿子，而是把（属）基督的穷人当作我们的儿子，为了那永恒的自由，让我们（把他们）从罪恶、死亡和地狱中解脱出来；不是为了人类的贪婪，而是为了基督徒的仁慈；不是让人从塔昆那里解脱出来，而是让人从魔鬼（偶像众神）和他们的国王（朱庇特“神”）那里解脱出来，这又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啊？如果另一个罗马人托尔夸图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是因为他与国家作对，而是因为

他（那个将军的自己的儿子）违背了身为将军的命令（那个儿子是一个英勇的青年，受到敌人的挑衅，是的，擅自进行战斗；但却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对权威（军事将领）的蔑视所造成的伤害比他的（战斗）征服所带来的好处还要多：——他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夸口，为了那个永无止境的国家（上帝之城）的法律，他们只抛弃了那些永远不会像孩子一样珍贵的东西，即世俗的物品和财产？【即，基督徒为了天国所作的事情，所付出的代价，小于那些在此世（为了罗马而进行的）奋斗的罗马人所作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因而，基督徒应当羞愧，而不是自夸。】

如果富里乌斯-卡米洛斯被他那忘恩负义的祖国（罗马）放逐之后，还愿意第二次来解救他那被英勇的维亚人压迫的祖国（罗马），因为他（富里乌斯）没有更好的、别的地方来展示他的荣耀：——那么，他（一个基督徒）也许在教会中遭受了肉体敌人的巨大耻辱和伤害，却没有投靠教会的敌人——异教徒，也没有自己编造一些异端邪说来反对教会，而是尽其所能地保护教会不受异端邪说的一切有害侵袭，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永生，尽管有其他地方足以让他获得人类的荣耀（虚荣），为什么他还要被赞颂为做了大事呢【即，基督徒不要为自己的努力、忍耐、牺牲、等等而自夸，因为这些小于那些在此世努力之人们为了此世之虚荣而进行的努力、忍耐、牺牲、等等】？

国王波尔塞那（Porsenna）对罗马人发起一场邪恶的战争。为了

迫使他停战，穆西乌斯(Mucius)想要杀死波尔塞那，但没有成功，误杀了另一个人。穆西乌斯把自己的右手伸向烈火熊熊的祭坛，并说（在罗马有）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都要来杀死波尔塞那。他的勇敢使波尔塞那感到震惊，出于对害怕被谋杀的顾虑，他（波尔塞那）马上宣布结束战争，与罗马人讲和。我要说的是，如果穆西乌斯这样的功绩可以进天国，那么不仅将一只手，而且将整个身体都投入烈火的基督徒又当如何？如果一个人（基督徒殉道者）为了天国（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迫害者的力量）而在火中失去了（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整个身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谈论他在天国方面的功绩呢？【即，基督徒不应当为了自己的事情、信心、等等而自夸。】

如果库尔提乌斯（为了满足神谕；神谕命令罗马把最好的珠宝扔进一个大海湾，而罗马人决心把英勇和能征善战的人作为他们最好的珠宝）带着他的马和盔甲，心甘情愿地跳进那个裂开的大海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基督徒）说他为天国做了很多，他（不是把自己扔进火里，而是）忍受死在逼迫他信仰的敌人手里，——因为上帝，他的主，他的国家（上帝之城）的国王，已经把这个规则作为神谕给了他：“不要惧怕那些杀死肉体却无法杀死灵魂的人”。【即，基督徒不应当为了自己的事情、信心、等等而自夸。】

如果两个德西为了国家的利益献身，为了罗马军队的解救而向愤

怒的神灵献血（就像祈祷一样），——那么，圣洁的（基督徒）殉道者们就不要为分享他们永恒的财产而骄傲，在那里，幸福没有错误，也没有终结，只要他们本着慈善的信仰和忠实的仁爱进行抗争，甚至为他们的弟兄，也为他们的敌人流血。

如果马库斯-普尔维鲁斯在为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献殿时，（那些嫉妒他荣誉的人）带来了他儿子死了的假消息，让他把所有献殿的事都留给他的同伴，然后忐忑不安地离开；但他（普尔维鲁斯）还是如此蔑视这个消息，以至于他让他们把他（报消息的人）扔出去；他对荣誉的渴望完全战胜了对无子的悲痛：——那么，当主（耶稣基督）说：“跟我来，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为什么这个人（福音传道者）要说他为福音的传扬（福音把上帝的子民从众多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并聚集在一起）做了很多贡献呢？【即，基督徒都不应当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心思意念、等等自夸。】

如果雷古勒斯先生为了不欺骗他最残忍的敌人（迦太基人），从罗马回到他们身边，迦太基人因为他在罗马元老院说了反对他们的话，就把他处以极刑：——那么，（基督徒）为了国家（天国）的信仰，信仰本身就引导我们走向永恒的幸福，还有什么（此世）折磨是不值得（基督徒们）蔑视的呢？如果上帝因为每个人（基督徒）对他的信仰而（而容许其）遭受的苦难，就像雷古勒斯因为对他最血腥的敌人的忠实而遭受的苦难一样，那么上帝对

他所有的恩惠又有什么回报呢？

如果基督徒听到或读到瓦莱里乌斯 (L. Valerius) 的事迹，——他临死前是个执政官，穷得连下葬的钱都要从公共财政里掏出来；——或者辛辛纳图斯 (Q. Cincinnatus) 的事迹，他只有四块钱，但却在他临死前，从公共财政里掏钱出来为他下葬；辛辛纳图斯，他只有四英亩土地，靠自己的双手耕种，却从其耕地的耕作中被提拔为罗马统治者，一个比执政官更荣耀的职位；——那么，难道基督徒不应当认为，——不被世俗的虚荣所诱惑，奔向天国的友谊，岂不更是一件大好事吗？

我们读到，伊庇鲁斯国王皮尔胡斯的所有许诺，甚至扩展到他王国的第四部分，也不能把法布里西乌斯从罗马人那里吸引过来，而是仍然在那里过着他习惯的贫穷生活；他们（罗马人）有一个富裕而强大的政府，但他们（罗马统治者）自己却如此贫穷，一个曾两次担任执政官的人被检查官下令赶出了由穷人组成的看护院，因为他被发现拥有十磅银子；如果那些因（战争）胜利而使国库富足的人（罗马人）自己都如此贫穷，——那么基督徒就更应该如此，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样，他们的财富（为了更好的目的）都是共有的：我说，——他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因为他们（基督徒）所做的不过是为了获得天使的友谊，而其他人（罗马人）所做的（或接近所做的）则是为了维护罗马的荣耀。如果不是罗马帝国曾有过如此伟大壮



丽的升华和扩张，他们书中的这些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怎么会如此出名、被人津津乐道呢？因此，罗马帝国如此辽阔，因这些杰出人物的美德而持续不断，闻名遐迩，既是对他们功绩的奖赏，也是为我们树立榜样。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些美德的法则，以达到天国的境界，就会感到羞愧；但如果我们遵守了，那我们就不会自高，而是谦卑，——因为正如使徒所说：“现今所受的苦难，与将来所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是不相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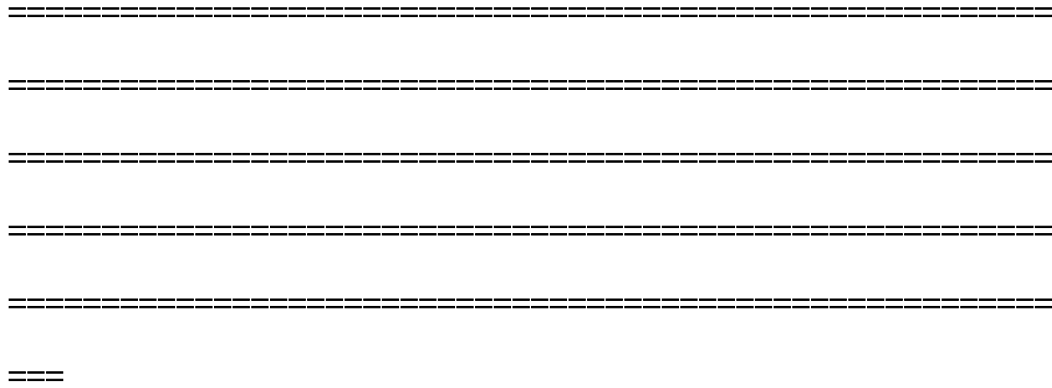
因此，处死基督的犹太人（《新约》揭示了《旧约》所隐藏的内容，即敬拜上帝不是为了他赐给坏人和好人的世俗利益，而是为了永恒的生命，以及那超然之城的永久祝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基督徒）荣耀的奴隶和工具【即，犹太人的悖逆，以及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反而成就了基督徒的属天荣耀，使他们的生命得到试炼、淬炼、荣耀彰显；这荣耀是属乎天上的荣耀，而不是地上世俗的虚荣、短暂即逝的物质性利益等等】：那些不是以任何美德寻求世俗荣耀的人【即那些以美德寻求真正属天荣耀的人】，可以战胜和征服那些拒绝、和谋杀真正荣耀和永恒幸福的赐予者的人【即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

=====

=====

=====



## 第十九章

对荣耀的渴望与对统治的渴望之间的区别。

荣耀的欲望与统治的欲望是有区别的：虽然前者倾向于后者，但那些影响人类真正荣耀的人，都渴望得到好的评判，因为道德礼仪中有许多优点，许多人都能很好地评判，尽管许多人也没有这种优点，也没有走萨鲁斯特所说的通往荣耀、荣誉和主权的诚实之路：“他（诚实之人）走的是真正的路”。

另一方面，有些人并不想获得荣耀，因为这种荣耀使人害怕得罪那些对他的行为作判断的人，他们想要获得统治和权力，并常用最公开的犯罪来寻求他所喜爱的东西。因此，想要荣耀的人或者是沿着真正的道路前进，或者就使用欺骗和虚构，希望自己以善人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并不是善人。因此对拥有美德的人来说，轻视荣耀是一种伟大的美德，这种轻视可以被上帝看见，但并不

显示给人的判断。无论谁想要在人面前显示自己轻视荣耀，人们就会怀疑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赞扬，亦即更大的荣耀。他没有办法向怀疑他的人证明这种怀疑只是猜测、并不真实。但是，轻视赞扬者的判断的人也会轻视怀疑者的鲁莽。如果他真是好人，那么他不会对（关于）他们的拯救无动于衷，因为人从上帝的灵那里得来的美德是伟大的，他会公义地爱他的敌人，希望通过爱他们使仇恨他、诽谤他的人转变为公义的，成为他的同伴，但不是尘世间，而是在天国里。至于那些赞扬他的人，尽管他认为他们的赞扬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他并不认为他们的爱没有什么价值，也不会逃避他们的赞扬，免得失去他们的爱。因此，他努力把他们的赞扬引向上帝，每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真正值得赞扬的。

对于世人们，他（基督徒）不看重他们（世人）的赞美，也不忽视他们的爱，既不想篡改他们的赞美，也不想欺骗他们的爱，因此敦促他们（世人）赞美他（上帝），因为每个人都从他（上帝）那里获得了一切值得赞美的禀赋。

但是，蔑视（真正的）荣耀而热衷于统治的人，无论在举止、野蛮还是欲望的极端性上，都比野兽还不如。罗马曾有过这样的人：而它（罗马）虽然失去了对信誉的关心，却仍然保留着对主权的关切。但是，尼禄-凯撒是最先达到这种滔天罪行顶峰的人：他的奢华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即使像他（尼禄）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伟大的上帝的旨意，也不会有统治权，因为上帝认为人类的恶行有时值得遭受这样的灾难。关于他的经文很清楚：“帝王依靠我进行统治，而僭主则占有国土。” 但“僭主”这个词在这里是按照古人的用法，并不是指邪恶的、不虔敬的国王，如维吉尔所说“国王们不握手，和平不长久。”

但在其他地方，上帝的说法更为直白，他让一个“伪君子统治，因为人民被邪恶所迷惑”。因此，虽然我已经尽我所能地说明了为什么公义的真神会如此帮助罗马人将他们的帝国和城市在地上的荣耀建立在这样一个君主制的框架之上，但可能还有一个比我们所看到的更隐秘的原因，那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精神）荒漠，虽然对我们不开放，但对神是开放的：所有虔诚的人都清楚，——没有真正的虔诚，也就是对唯一真神的真正崇拜，就不会有真正的美德；——如果美德只是为了人类的炫耀，那也不是真正的美德。但那些不属于《圣经》中称为上帝之城的永恒之城的人，他们（不敬虔的世人）拥有这种敬畏世界的“美德”，对他们的尘世之城比他们想要的还要有用。

但是，如果那些真正虔诚、生活正直的人掌管了产业，那么，世人的幸福莫过于因上帝的仁慈而由这样的人来管理。他们（敬虔属神之人）确实把自己的一切美德（不管它们是否如此令人钦佩）



美德蒙羞。

哲学家们把美德作为人类一切善行的范围；他们用（真正的）美德来羞辱那些赞同美德、却又把“美德”全部用在肉体上的人。

“快乐”（世人认为快乐本身就是追求的目标，而“美德”仅仅只是为了追求这种快乐而需要的手段）描绘了一幅图画（就像用世人的舌头描绘的那样），——“快乐”坐在宝座上，就像一个娇美的皇后，所有的“美德”都围绕着她，随时准备听从她的命令。在那里，她（“快乐”）命令“审慎”寻找一条让快乐安全统治的道路；“正义”必须去做好事，去结交朋友，去享受肉体的快乐，而不伤害任何人；“刚毅”的任务是，如果身体受到任何伤害（不是致命的），她（“刚毅”）必须在心中牢牢抓住“快乐”，让对过去快乐的回忆可以减弱现在痛苦的触动。“节制”必须如此节制饮食营养，以免过量的营养影响健康，从而冒犯“快乐”女士，——伊壁鸠鲁学派的人说“快乐”女士主要驻留在身体的健康中。因此，“美德”们必须把自己所有的荣耀都置于“快乐”的脚下，让自己臣服于一个专横而不诚实的女人。

哲学家们说，没有比这幅画更卑鄙、更畸形、更令善良的人憎恶的景象了。

我也不认为，如果把人类的“荣耀”画在“快乐”的宝座上，这

幅画就会像它本该有的那样美好。——因为它是枯燥乏味的，充满了空洞的气息，所以实质性的美德受到这样的阴影的影响是不祥的，——以致于除了取悦于人、和为风流荣耀服务之外，“审慎”什么也不能预见，“正义”什么也不能针对，“刚毅”什么也不能忍受，“节制”什么也不能谨守。

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在被指控为卑鄙的时候也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虽然轻视（人间的）荣耀，但也无视他人的判断，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聪明的，并以此自娱。如果他们（哲学家们）确实拥有某些美德，那么他们的美德只不过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屈服于人（即他自己）的赞扬，因为，只喜欢自己的人除了是一个人以外什么也不是。

而真正虔诚地建立于和信仰他所爱的上帝的人，则更多地将他自己的思想放在他自己不高兴的事情上，——宁可取悦真理，也不取悦他自己：他也不把他所拥有的取悦于人的能力归功于任何其他人，而只归功于上帝的仁慈，因为他害怕使上帝不悦；他为这一病症（世人的庸俗）的治愈而感恩，为那一病症（哲人的清高）的治愈而祈祷。

=====  
=====  
=====





个好神和一个坏神；——希伯来人就不说了，关于他们（我认为）已经说得很充分了，包括他们对一个神的崇拜和他们的王国。但是，他（上帝）赐予波斯庄稼，却没有塞吉提亚（罗马的偶像神）的帮助；他赐予大地如此多的礼物，却没有赐予那些众多的（偶像众神）“神”（每个神都有一份，或者说是三四个神一份）中的任何一个；——他（上帝）也赐予了他们（世人）王国，却没有赐予它们（偶像众神）帮助（的力量）；他们（世人）（谬误地）以为通过对这些神（偶像众神）的崇拜就能保住他们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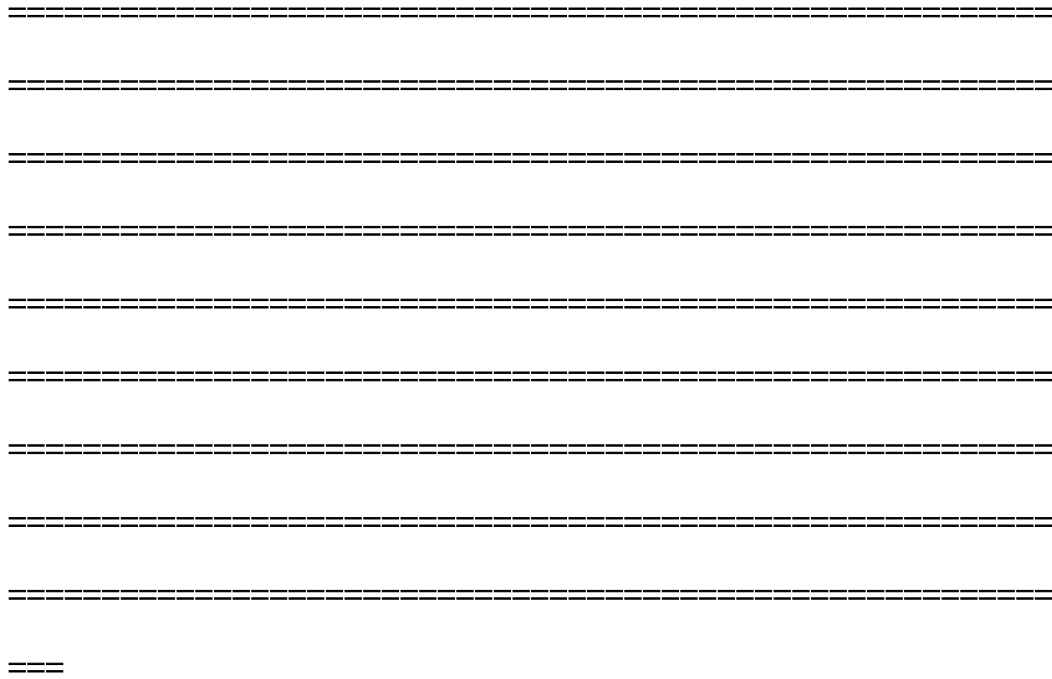
对于人也是如此：他（上帝）给了马利乌斯统治权，又给了凯撒统治权；他给了奥古斯都统治权，又给了尼禄统治权。他（上帝）给了维斯帕蒂安统治权，也给了他的儿子提图斯统治权，（这两个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也把统治权给了多米蒂安，那个残忍的吸血者。简而言之，他（上帝）把统治权给了皈依基督信仰的君士坦丁，也把统治权给了叛教者朱利安；——后者的仁慈完全被亵渎神明的好奇心蒙蔽了双眼，而这一切都源于其对统治权力的渴望：他（叛教者朱利安）的心迷失在虚假神谕的虚荣中，当他发现它们（偶像众神）许诺的胜利时，他（叛教者朱利安）烧毁了所有为他的军队提供食物的船只：之后，他（叛教者朱利安）在一次轻率的冒险中被杀；他把可怜的军队留在敌人的口中，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只有特米尼努斯神（我们之前提到过）愿意屈服，并消除帝国的边界（即割让领土）。——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的、神圣的、唯一的上帝随心所欲地安排和指挥的；如



奴隶之战也是如此，虽然罗马为此损失了两位执政官和许多将领，使整个意大利都感到了这场战争的威胁，但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战争就开始走向结束了。当时，皮卡尼人、马尔斯人、佩利尼西亚人（意大利人）都想起来造反，尽管罗马此时已经征服了大片领土，并夷平了迦太基，但他们（造反者）仍试图摆脱罗马长期而严格的奴役。在这场战争中，罗马人惨遭挫败，两名执政官被杀，许多高大的士兵和有名望的元老都死了：然而，这场战争只持续到第五年。

第二次非洲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达十八年，使罗马的国力大为削弱，几乎彻底毁灭，有七万士兵在两次战役中阵亡。第一次非洲战争持续了二十年：而米特里达特的战争持续了四十年。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在古代，罗马人有比其他人更快结束战争的本事，（请注意这段历史），萨姆尼特人的战争持续了将近五十年，当时罗马人被征服，甚至沦为奴隶；但因为他们不以正义为荣耀，所以他们破坏了他们所缔结的和约和同盟。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有些人不懂古代史，有些人则肆意诋毁他们所知道的；这样，一旦发现基督教时代以来的长期战争，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基督）宗教面前大放厥词，说如果（基督）宗教不是如此强大，如果恢复了古老的（罗马偶像众神）崇拜，那场（对抗日耳曼蛮族的）战争就会因为罗马人的美德，以及马尔斯和贝洛娜的帮助而结束，就像其他战争一样。让那些读到他们战争历史的（罗马）人回想一下，古罗马人在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中是多么的命运多舛，就像

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被无数的侵略和武器风暴所折腾：然后，让他们（罗马人）承认，他们是多么希望隐瞒历史、以至于发动这种对抗上帝的力量，用错误占有别人，成为自己灵魂的屠夫。



## 第二十三章

关于哥特人崇拜偶像的国王拉达盖苏斯和他的全军被杀的战役。

是啊，上帝的这一奇妙的仁慈，在我们的记忆中发生了，但他们（罗马人）连提都不提，不愿意感恩，而是竭力想把它永远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如果我们（基督徒）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像他们（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一样毫无风度，忘恩负义。

哥特国王拉达盖苏斯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甚至攻到了罗马的城墙前，他的剑甚至架在了他们（罗马人）的脖子上（就像这样），但有一天，他（哥特国王）的军队突然被击溃了，没有一个罗马人被杀死。——如果这个邪恶的野蛮人带着这些军队进入罗马，他会放过谁？谁的鲜血、谁的贞操能逃过他的毒手？

但是，哦，这些可怜虫（不信基督的罗马人）是多么夸耀他（这个野蛮的哥特国王）的事迹，说他是如此的胜利，说他得到了这样那样的田地，只是因为他每天都向那些被基督教从罗马赶走的那些神灵（罗马偶像众神）献祭！

但是他（那个哥特国王）一到罗马，就被上帝的威严击得溃不成军。

他（那个哥特国王）的名声是如此响亮，以至于迦太基这里的人告诉我们，异教徒们（不信基督的罗马人）相信、报告并夸耀说，任何不允许罗马人崇拜那些神灵（罗马偶像众神）的人（罗马基督徒）都无法征服他（那个哥特国王），而他正是通过每天献祭才得到了那些神灵（罗马偶像众神）的恩惠。

因此，他们（那些不信基督的罗马人）从不感谢上帝的仁慈；上帝既然决定用更大的野蛮人入侵来惩罚这个（罗马）世界的堕落，

却又用仁慈来缓和他的正义审判；起初，他（上帝）把他们（罗马人）的首领交到了敌人的手中，因为他（敌人）所侍奉的魔鬼（偶像众神）不会因为他征服的荣耀而得到灵魂。当这些野蛮人攻占罗马之后，他们（罗马人）违背了所有敌对的习俗，逃进了（基督教）圣地，只是出于对基督教的敬畏；他们（罗马人）自称是基督之名的敌人，对魔鬼（偶像众神）和亵渎的祭品（对方寄托于此），远比对反对的士兵本身要大得多【即，那些敌对基督教的罗马人，恨恶基督教，胜过恨恶敌人】：——因此，上帝给了罗马人这种仁慈的纠正，而通过消灭魔鬼的崇拜者【即，敬拜偶像众神的那个哥特国王】，向他们（罗马人）表明，——这些（偶像众神的）祭品对今生的状态既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罗马人如果细心、而不是顽固，就可以看到）；也没有真正的（基督）宗教是拒绝为尘世的需要，而更是坚守、希望和期待天上的荣耀。

=====

=====

=====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基督徒皇帝的幸福状态与真理。

我们基督徒不会说，基督教皇帝是幸福的，——仅仅因为他们在位时间长、或死后留下他们的儿子安静地拥有他们的帝国、或一直取得胜利、或强大地对抗他们所有的对手。这些不过是这劳苦无乐的（尘世）生活中的（上帝所赐的）恩赐和慰藉；——偶像崇拜者和不属于上帝的人（就像这些基督徒皇帝一样）也都可以享受这些（属世的）恩赐和慰藉：——因为上帝以他的仁慈不会让这些认识他（上帝）的人相信这些（属世的）东西是他赐予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说）如果他们（基督徒皇帝）公正地统治，不因属下的夸夸其谈或臣民的畏缩而自高自大，——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并牢记这一点，他们就幸福了。

如果他们（基督徒皇帝们）爱神、敬畏神、尊崇神；——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皇权当作对上帝的侍奉，尽可能用来扩张对上帝的崇拜；——如果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而又不担心与人共享，——如果他们慎用惩罚，多用宽恕，如果他们只在对国家的治理和安全是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惩罚，——如果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为





## 关于上帝赐予皈依基督信仰的皇帝君士坦丁的繁荣财产

仁慈的上帝为了避免那些以永生崇拜他的人（敬虔的基督徒们）认为，除了崇拜魔鬼（偶像众神）（魔鬼的力量在这些事情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获得这种尘世的荣耀，就把这些尘世的好处赐给了君士坦丁皇帝，一个不崇拜魔鬼（偶像众神），只崇拜真神的人。

上帝赐予他（君士坦丁）一座新城（君士坦丁堡），作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就像罗马自己的女儿一样；但不包括所有恶魔的庙宇或偶像（即那些罗马偶像众神的庙宇）。他（君士坦丁大帝）在那里统治了很长时间，并独自统治了整个罗马世界：他在战争中战无不胜，在镇压暴君（僭主）时最为幸运。他得享高寿，死后把帝国传给他的儿子们。

另一方面，上帝不希望任何皇帝为了能够得到君士坦丁大帝般的幸福而成为基督徒，——除非为了永恒的生命，——无人可以出于其他任何（属世）动机而成为基督徒。正因如此，上帝赐予（基督徒）约维安（Jovian）的统治比赐给（基督教叛教者）朱利安的统治还要短得多。

为了避免在他（君士坦丁）之后的任何皇帝因为希望获得君士坦



关于狄奥多西皇帝的信仰和奉献。

狄奥多西不仅在格拉蒂安活着的时候保持着对他的忠诚，而且在他死后，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照顾他的小弟弟瓦伦提尼亚（Valentinian）。后来，瓦伦提尼亚被谋杀格拉蒂安的凶手马克西姆（Maximus）驱逐。如果狄奥多西受权力欲的驱使，而不是热爱行善，那么他可以使瓦伦提尼亚一贫如洗，然后再毫不费力地废掉瓦伦提尼亚；但是，他（狄奥多西）还是带着父亲般的情怀保护瓦伦提尼亚。当他收养那个男孩，为他保留帝王的尊严，非常仁慈地安慰他（瓦伦提尼亚）的时候，狄奥多西一定有一种更加伟大的快乐。

狄奥多西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把他（格拉蒂安）的弟弟瓦伦提尼亚接到自己身边保护和保卫他：他像父亲一样照顾他；如果他（狄奥多西）的野心超过了他的信仰，那么他本不必这样做，而是他很容易就会把一切（权力）都据为己有。但他（狄奥多西）还是为他（瓦伦提尼亚）保住了国家，给了他诚实的道德礼节所能给予的一切安慰。

当马克西姆的好运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造反者的）名字时【即，当马克西姆的造反开始得到胜利的时候】，狄奥多西皇帝没有悄悄地躲在他宫殿的角落里，与巫师和变戏法的人一起，而是派人去找住在埃及旷野的约翰。

在这种危机下，他（狄奥多西）没有尝试去向那些亵渎的神谕（即巫师和术士们）请教，而宁可去向在埃及沙漠中隐修的约翰咨询。他（狄奥多西）听说这位上帝的仆人（他的名声早已传到国外）有发预言的才能。从约翰那里，他（狄奥多西）得到了自己必胜的确定信息。在杀死僭主马克西姆以后不久，他（狄奥多西）带着最深刻的同情心和敬意，恢复了年轻的瓦伦提尼亚先前在帝国中的地位。稍后，瓦伦提尼亚被秘密谋杀了，或者是死于非命。此时提奥多西又得到那位先知（约翰）的指点，充满自信地讨伐不合法地被推举为皇帝的僭主欧吉纽斯(Eugenius)，——他（狄奥多西）更多地依靠祈祷，而非依靠刀剑，打败了他（欧吉纽斯）的非常强大的军队。

篡位者（欧吉纽斯）一方参战的士兵告诉我们，狄奥多西（军队）那边刮起了一阵狂风，把他们（叛军）手中的飞镖都吹飞了，而如果有飞镖被扔出去，瞬间就会被风卷走，逼到扔飞镖的人自己的脸上。因此，克劳迪安（虽然他不是基督徒）这样赞美他：——

*"O nimium dilecte deo cui militat æthær,  
Et conivtrati veniunt ad classica venté".*

“哦，上帝的挚爱，他的力量在空中翱翔、

当你呼唤时，狂风会武装起来帮助你！”

-----

作为胜利者（根据他的信仰和预言），狄奥多西随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朱庇特的神像，据我所知，这座神像安放在阿尔卑斯山，但我不知道那里用的是什么样的祭仪。他把朱庇特神像上那个用黄金制成的霹雳仁慈地赐给侍臣。而在欢乐的时刻，那位侍臣开玩笑说，如果能被这样的霹雳打死是最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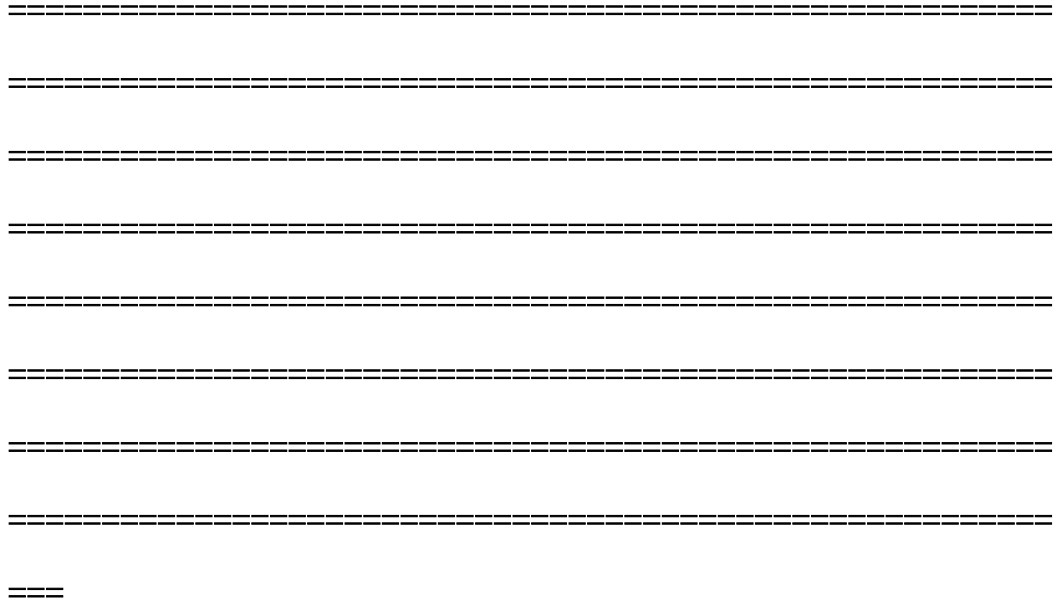
他（狄奥多西）的敌人的儿子们逃入一座教堂，他们的父亲已经被杀死，不是由于他下的命令，而是在激烈的战争中死去。尽管他们（那些敌人的儿子们）还不是基督徒，但狄奥多西想利用这个便利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于是用基督徒的爱去对待他们。他（狄奥多西）不仅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而且在允许他们保留财产之后还施加赏赐。

狄奥多西不允许任何人在战争之后实行私人的报复。他不像秦纳、马略和苏拉，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这些人在内战结束了的时候仍不希望结束战争，而是宁可继续打仗（杀戮投降者），但是，狄奥多西则希望战争结束以后就不要再伤害任何人。

除了这些事情以外，他（狄奥多西）从一开始统治时期就不断地

用公正和仁慈的法律帮助碰上麻烦的教会与她的敌人作斗争，反对倾向于阿里乌派、给教会带来巨大伤害的异端瓦伦斯(Valens)。狄奥多西确实乐意作一名基督教会的成员胜过当一名人间的国王。他非常明白，哪怕是暂时的繁荣也是真正的上帝的恩赐，而不是魔鬼（偶像众神）的馈赠，于是他下令摧毁各地异教徒的神像（偶像众神）。

最能说明他的宗教信仰谦卑的例子莫过于帖撒罗尼迦人的那件事。这些人犯了大罪，在主教的请求下，狄奥多西答应宽恕他们。然而在他的随从施加的压力下，他又转念同意处罚他们。因此，教会迫使他做出补偿；人们看见他（狄奥多西）不顾帝王的尊严而跪在地上忏悔。这个时候，人们对他的敬畏远远超过对他的愤怒和惩罚。诸如此类的善良行为要全讲一遍那就太多了。与这些行为相比，狄奥多西从这个世界得到的最大的凡人的尊严和崇高都是空洞的。因为对这些（敬虔信仰之）行为的奖赏是永恒的幸福，上帝是这种幸福的赐予者，这种幸福只赐给真正虔诚的人。但是其他所有今生的（属世的）福益，例如世界本身、光、空气、土地、水、果实、人的灵魂、人的身体、感觉、心灵、生命，上帝既赐给好人也赐给坏人。在这些（属世的）福益中也可以加上，拥有一个（罗马）帝国；上帝按照他的神圣统治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需要规定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扩展。



## 第二十七章.

### 奥古斯丁对那些反对之人的抨击

我明白，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为诸神进行的另一种辩护。在受到驳斥，信服了这些最明显的证明，知道这些伪神不可能帮助人们获得这些暂时的（属世）福益，而这些福益只有傻瓜才想获得以后，——我们的异教徒朋友会声称，他们崇拜诸神不是为了现世的利益，而是为了死后的利益。

至于那些为了尘世的满足想要崇拜虚幻的影子，对他们幼稚的理智并不感到悲伤的人，我想在这五卷书中他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答。在这几卷书中，当我发表了前三卷，就有很多人已经传阅

过了，我听说某些人正在准备对书中的看法进行驳斥。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责问写了下来，但正在等候一个没有危险的时候发表出来。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不要寄希望于不能帮助他们的东西。有谁会比无话可说的人更加健谈呢？如果愿意的话，一个空洞的心灵可以比充满真理的人叫得更加响亮，但决不会比真理更加有力。

但是，让这些家伙们好好记住每一件事吧：如果他们公正的判断告诉他们，他们口无遮拦的讽刺可能更容易扰乱这个世界的真理，而不是颠覆它，那就让他们约束他们的傲慢，学会宁可接受智者的改造，也不接受愚者的喝彩。

因为如果他们期望有一天（不是得到真理的自由，而是）获得（胡搅蛮缠地）责难的许可，那么，上帝不允许他们成为这样的（胡搅蛮缠的）人，就像西塞罗在谈到一个人时所说的那样，“那个人被称为快乐，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冒犯别人。有自由冒犯的人人真可悲！”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责备他人的自由而感到幸福，我都要让他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他会幸福得多，因为他可以像现在这样，以协商的形式反驳、或反对他想反驳的东西，抛开虚荣的掌声的影响：——在诚实、严肃、自由和友好的争论中倾听他想倾听的东西和合适的东西。

+++++



++++  
++++  
++++  
++++  
++++  
++++  
++++  
++++  
++++  
++++

《上帝之城》第六卷。

====  
====  
====  
====  
====  
====  
====  
====  
====  
====

## 第一章

关于那些申明他们崇拜这些神明（偶像众神）是为了永生（或死后的来生）而不是为了暂时的（属世）尊荣的人。

我想我在前五卷中已经充分驳斥了那些相信许多伪神的人；基督教的真理表明，这些神灵（偶像众神）只是无用的偶像、不洁的精灵、肮脏的魔鬼，或者是某些被造物，但肯定不是造物主，人们（世人）崇拜它们是为了今世的生活和世俗的利益。希腊人把崇拜这些神灵（偶像众神）所用的礼仪和侍奉称作 *latreia*（对神的侍奉和崇拜），而这些东西（世人的信仰、道德、礼仪与侍奉）实际上应当献给惟一真正的上帝。

因为有些人（世人）的光荣（确实是虚荣）就是从不屈服于真理，而是为了自己的灭亡而反对真理；在他们的心中，罪恶是如此庞大的帝国，因为他们的疾病超出了所有的治疗方法，这不是因为医生缺乏技术，而是因为病人急躁易怒。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顽固意图、并以公正的判断力思考上述所读内容的人来说，我们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付出的劳动，其效果比问题所要求的还要好。他们（那些愿意认真阅读和思考的人们）也会同意，是他们中间那些无知的人，想用今生的这些灾难来怪罪于基督教、表达对基督教的仇恨，指责基督教要改变和毁

灭人间事务，——而他们中一些有知识的人也与无知者一样、被一种疯狂的不虔敬所控制，违反他们自己的良心，鼓励那些（对于基督教的）仇恨。我还要说，他们（那些愿意认真阅读和思考的人们）会同意，这种（对于基督教的）仇恨完全没有正确的反思和理性，充满了轻率和鲁莽，以及最邪恶的敌意。

---

---

---

现在，让我们按既定的秩序进行讨论，驳斥和开导（另外的）那些人【即那些自称不是为了属世福利、而是为了来生福利而敬拜偶像众神的人们】，——他们认为自己崇拜那些已经被基督教的真理摧毁了的诸神（罗马偶像众神），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来世。

我想用神圣诗篇中的真理性预言来开始我的讨论，“那倚靠上帝，不理睬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诗篇40：4）

不管怎样，在所有这些（关于偶像众神的）空洞的谎言中，我们应当用最大的耐心听取哲学家们的话，他们已经驳斥了民众的错误观点。

但是民众自己为神灵（诸神）建起偶像，并且虚构出种种不可信的关于诸神不朽的故事，或者说他们（民众）相信已经在流传的故事，用神圣的祭仪和仪式与这些（荒谬、光怪陆离的）故事相混杂。

他们（民众）把自己的神灵（诸神）塑造成形象，把他们的神灵（偶像众神）传说成各种最虚假、最不配的神灵之事，或者从别人的报告中相信它们，并从这种相信中把它们（偶像众神）带入仪式中，使它们成为他们崇拜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那些虽然不敢公开质疑、但却暗地里不喜欢这些东西（偶像众神之迷信）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与他们）讨论的：——究竟是崇拜一位造物主，即所有肉体和精神的创造者呢，还是崇拜许多神（偶像众神）呢？

但谁又能忍受听到有人说，——（就是我在第四卷书中曾经部分地计算过的、有特殊的罪名的）那些神灵（偶像众神），可以给人永恒的生命。——那些自诩写下这些东西（偶像众神）有好处的聪明人，在教导人们向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偶像祈求什么的时候，会不会像嘲讽者开玩笑时那样，向巴克斯（酒神）要水，向仙女（水神）要酒，犯下如此严重的荒唐事呢？——他们会教导一个向仙女求酒的人，如果仙女回答他（祈求者）说，我们没有酒，去找巴克斯（酒神）要吧，那么他（祈求者）又会回答说，如果

你们（仙女们）没有酒，我可以祈求你们赐予我永生吗？仙女们岂不大笑起来（因为当她们不象魔鬼们那样欺骗人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发笑），然后对他（祈求者）说：为什么，亲爱的人，你以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永生吗？

在脆弱而短暂的（世人）生命（的各个生活）方面，神灵（偶像众神）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职责，——（向它们）要求永生、或希望（它们有）永生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嘲讽者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在剧院里嘲笑它们（偶像众神）是非常值得的；——而当无知的傻瓜（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被嘲笑是更值得的。

因此，我们应该对每一位神明（偶像众神）做出的特殊“乞求”姿态，由城市的管理者、他们的有识之士汇编成册，留作记忆：——其中必须对巴克斯做出的“乞求”姿态，对仙女、火神等做出的“乞求”姿态，我在第四卷书中已经叙述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说。我愿意省略。

既然向谷神索要酒、向巴克斯（酒神）索要面包、向火神索要水、向仙女（水神）索要火都是错误的，——那么，向其中任何一个（偶像神）索要永生又何尝不是错误的呢？

因此，如果，我们在讨论尘世的国度、以及这些国度应该由谁掌权时，已经表明，——认为这些国度是由那些虚构的神灵（偶像众神）中的任何一个掌权，都是直接错误的；——那么，认为永恒的生命（尘世的国度根本不值得与之相提并论）——应该由它们（偶像众神）中的任何一个赐予，岂不是更加地岂有此理的疯狂行为吗？————它们（偶像众神）的地位和高度，与地上王国的卑贱相比，也不足以掩饰它们不能给予永生的缺陷。

因为他们不尊重它。不，不管他是谁，只要他考虑到人的天性脆弱，对世俗统治的短暂状态不屑一顾，他就会认为，把这种虚荣的给予和守护强加给诸神，是对他们不值得的伤害。由此看来，如果（正如我们在上两本书中充分证明的那样）在所有这些高贵和低贱的神灵中，没有一个神灵适合成为尘世状态的赐予者，那么他们又何尝不适合让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一部分呢？此外（因为我们现在反对的是那些主张崇拜来世的神），他们不应该被崇拜，因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远离所有真理）把这些事情当作他们的本分，当作他们的能力所特有的事情，就像他们认为崇拜他们对今生的事情非常有用一样，我在前面五卷书中已经说过我的能力是反对他们的。既然如此，如果崇拜朱文塔斯的人青春永驻，

而不崇拜他的人不是死于衰老，就是在衰老的病痛中度过，如果福尔图纳-巴巴塔的仆人下巴长满了头发，而其他人都没有胡须：因此，如果朱文塔斯不能让人长胡子，我们就不能要求她永生；如果财神巴巴塔不能让人活到长胡子，我们也不能指望她在今生之后有什么好处。但现在，他们的崇拜对他们所能做的事毫无用处，许多人崇拜朱文塔，但却活不到青年；许多人崇拜芭芭塔女神，但却从来没有好胡子；许多没有胡子的人崇拜她，却被那些有胡子的人嘲笑，并蔑视她；难道还有人如此疯狂，明知崇拜他们对他们所假装的力量所能做的事毫无用处，却相信崇拜他们对获得永生有效吗？不，即使是那些为他们分担权力的人，（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免得有些人无所事事），把他们的崇拜教给粗鲁的庸人，他们自己也不敢断言永生是他们的任何权力所包含的恩赐。

## 第二章.

瓦罗在发现诸神和他们的仪式时与他们打交道，如果他对他们更加敬畏，他可能会保持沉默。

有谁能比瓦罗更好奇地探究这些问题？有谁能比他更博学的发明家、更勤奋的法官、更优雅的分割者或更精确的记录者？虽然他不善言辞，但他是如此的

66

虽然他不是雄辩家，但他是如此的善于记录和抒情，以至于阅读他的博学会让一个热爱物质的人感到愉悦，就像塔利会让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感到愉悦一样。是的，塔利自己也留下了这样的见证：他在学术对话中处理的同一场争论，他（他说）与马库斯-瓦罗进行了争论，瓦罗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人，无疑也是最博学的人。他说的不是最能言善辩的人，因为在这方面他有自己的上司；他说的是最敏锐的人：在他的《学术论》中，他对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他称马尔库斯-瓦罗“无疑是最博学的”：“他对这一点如此确信，以至于他要消除他过去对所有问题的怀疑，只是在这种学术争论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学者。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赞扬了他的作品：“他说，我们在城里只是漂泊的朝圣者，你的书把我们带回家，教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的国家的时代、时间、宗教和政治纪律、居住地、秩序、所有的形式、原因以及神圣和



民事纪律的种类，通过这些都被完全发现了”。他的学识如此渊博，“正如特伦提乌斯在诗句‘Vir doctissimus undecunque Varro’中对他的评价，‘Varro，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读了那么多的书，我们不禁要问他怎么会有时间写作，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我们不禁要问怎么会有人读了那么多的书”。这个人（我说），如此博学，如此机智，如果他直接反对他为之写作的宗教，并且认为宗教仪式绝不是宗教，而是完全的迷信，那么（我想）他不可能记录下比他已经记录下的更多令人憎恶的荒谬。但是，作为同样的神灵的崇拜者，以及这种崇拜的导师，他担心他的作品会丢失，不是因为敌人的入侵，而是因为公民的疏忽，他申明，他们应该得到更有价值和更舒适的照顾、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些东西留在了记忆中，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有学问的还是无知的，都认为这些东西在宗教中是最荒谬、最不值一提的。那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说这位深谙此道的人（没有得到圣灵的释放）被他所在城市的风俗习惯压得喘不过气来，却又假借赞扬他们的宗教之名，向世人宣扬他的观点。

### 第三章.

瓦罗的著作分门别类，他将其命名为“神人古事”。

他写了一百四十本古籍，将其分为神事和人事；他在其中的五百二十本中论述了神事，在十六本中论述了人事。

在前六部书中，他写了人，在第二部书中，他写了地点，在第三部书中，他写了时间，在最后一部书中，他写了行为：在他的神学著作中，有一部奇书作为所有著作的论据，他把它放在所有著作之前，在神学著作中，他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神（因为他们的仪式是由人在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我所列举的四个标题，他分别写在三本书中。前三部是关于人的，后三部是关于地点的，第三部是关于时间的，最后一部是关于祭祀的。但由于人们的主要期望是知道他们向谁献祭，因此他在最后三卷书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这三卷书共十五卷。但总共有十六卷，因为每一卷在后面的所有书之前都有自己的论点；这些论点已经结束，因此在五卷书中，第一卷是关于人的，第二卷是关于祭司的，第三卷是关于十五位礼仪监督的。其后三部关于场所的书分别论述了（1）礼拜堂；（2）寺庙；（3）宗教场所。关于时间的三部书涉及：（1）他们的节日；（2）圆周运动会；（3）舞台剧。关于祭祀的

三部书中，第一部涉及祭祀；第二部涉及私人祭祀；第三部涉及公共祭祀。所有这些都是先期盛典的组成部分，神灵本身在最后三项中紧随其后，他们是所有这些费用的支付者：第一项是已知的神灵；第二项是不确定的神灵；第三项是神灵的全体；第四项是神灵中选定的主要人物。现在，在这部优秀作品的良好框架和结构中，所有不是顽固盲目的人都可以看出，乞求或期望从这些神灵中获得永生的人都是虚妄无礼的：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还要说。这些不过是人或魔鬼的制度：不是他所说的善良的魔鬼，而是普通的邪恶精灵，出于他们奇怪的恶意，通过滥用他们的感官，欺骗他们脆弱的能力，将这些有害的观点灌输到人的幻觉中，从而将他们的灵魂更深地卷入虚荣之中，解除他们对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控制。瓦罗自称写人性先于写神性，因为他说，首先有了城市和社会，然后才有了这些机构。但是，真正的宗教并不是从世俗社会起源的：上帝是永恒慰藉的赐予者，他将宗教注入敬仰他的人的心中。

#### 第四章.

根据瓦罗的论证，那些崇拜诸神的人的事务远比诸神本身的事务

更为古老。

因此，这就是瓦罗先写人，后写神的原因，因为神的礼仪制度是从人那里来的，他说：“就像画家比画像更古老，木匠比房子更古老，城市也是如此，比他们的法令更古老。但是，他说，如果他要写诸神的全部本性，他就会先写他们，然后再写人：就好像他只写了他们本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或者说，诸神本性的某些部分（尽管不是全部）不应该总是比人更重要？不，你对他在最后三本书中关于确定的神、不确定的神和选定的神的论述怎么看？在这里，他似乎没有遗漏任何神的本性。那么，他为什么说，如果我们要写出神和人的所有本性，我们在开始写人之前就已经写完了神呢？他要么全部写了神的本性，要么部分写了神的本性，要么没有全部写：如果全部写了神的本性，那么他的论述就应该排在第一位；如果部分写了神的本性，为什么不排在第一位呢？把神性的一部分放在人的全部之前不合适吗？如果说在世人面前偏爱它是过分的话，那么在罗马人面前偏爱它就不是过分了。他说：“这些书只是为罗马而写，而不是为世界而写，但人最适合写在前面，就像画家写在图画上，木匠写在建筑物上一样：这清楚地暗示了神灵的事情（就像图画和建筑物一样）是直接从人而来的。因此，他并没有把神的本性全部写出来，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而是留给读者去收集。因为他说的“并非所有”，通常可以

理解为“一些”，但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因为“没有”既不是全部，也不是部分。因为他说，如果他所写的都是神的本性，他就会先于人的本性来处理。但真理（他保持沉默）大声疾呼，它还是应该有罗马人的特殊性的位置，尽管它本身只是特殊的。但它的位置是正确的，它是最后的，所以它根本不是。因此，他的愿望不是先人性后神性，而是先真理后谬误。因为在人性的过程中，他遵循的是历史；而在神性的过程中，他遵循的却是虚妄的关系和空洞的观点。这就是他巧妙暗示的目的，他倾向于第一种方法，并给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如果他不给出理由，也许会有人发明其他方法来为他的方法辩护。但他自己给出了理由，既没有给其他怀疑留有余地，也没有不表明他只是偏爱人，而不是人的制度。

在这里，他承认他的神学著作不是关于其本质的真理，而是关于其谬误影响他人的谬误：正如我们在第四本书中所说的，他声称如果他要建造一座城市，会让它更接近自然的规则：但他发现一座城市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只能选择遵循已有的习俗。

因此向这些神灵寻求永恒的生命是最鲁莽的愚蠢，这些神灵被断定为主管与我们最可悲、最短暂的今生相关的各种琐事，当你向他们中的一位祈求并不属于他主管的东西，你就落得个在戏台上被嘲笑和挖苦的下场。在戏台上，小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此他们受嘲笑是在剧场里，但当蠢人这样做、而又不知道怎样做更好的时候，那么他更应当受到世人的嘲笑。关于那些由城邦建立起来的神灵，有学问的人已经把他们都找了出来，开列了每一位男神或女神主管什么具体的事情，例如，应当向利伯尔求什么，应当向吕姆福斯求什么，应当向伏尔甘求什么，等等。我在第四卷中已经提到过一些，其他的我认为应当省略。如果向刻瑞斯求酒，向利伯尔求面包，向伏尔甘求水，向吕姆福斯求火，是一种谬误，那么祈愿者向它们中的任何一位祈求永恒的生命，岂非更是一桩大错？

如果我们问应当相信什么男神或女神能够把尘世的王国赐给人，那么所有事情都已经讨论过了，认为尘世的王国由任何一位这样的伪神建立显然都远离真理。如果相信比所有尘世王国更为人所喜爱的永恒的生命可以由这些神灵中的某一位赐予，岂非最疯狂的不虔敬？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神灵不能赐予尘世的王国，其理由不是因为让

非常伟大和高贵的神灵去主管那些非常琐碎细微的事情是不合适的，而是因为考虑到人类的脆弱，我们有权轻视那些人间权力的顶峰；然而，无论自这些神灵中的哪一位来把王国恩赐给我们，并由它来维持，我们都会感到可耻。由此可见，就像我们已经在前面两卷中讨论过的那样，如果那些神灵中没有一位，无论是高贵还是卑贱，适合把可朽的王国赐予凡人，那么说它能够使凡人不朽岂非更不可能？

还有，如果按照那些现在正在与我们争辩的人的看法，崇拜诸神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来世，那么肯定也不能用这些分配给诸神掌管的事情（不是按照任何理性真理的法则，而只是出于空洞的猜测）和分割给它们的力量来解释对诸神的崇拜。他们相信，要想达成这个可朽今生的所有愿望，必须崇拜诸神，对此我已经尽力在前五卷中做了充分的驳斥。

让我们为那些崇拜女神朱文塔斯（Juventas）的人设想这样一种状况，崇拜它的人总是处在青春花季，而轻视它的人会在青年时就死去，或者在青年时期就像老人一样衰老。让我们再设想长胡子的福耳图那·巴尔巴塔（Fortuna Barbata）一定会使崇拜它的人长出比其他人更漂亮的胡子，而那些轻视它的人则不长胡子或长很难看的胡子。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由于这几位“神”的功能都有限，因此我们不应该向朱文塔斯寻求永恒的生命，它连使你长胡子都不可能；我们也不应该向福耳图那·巴尔巴塔寻求

永恒的生命，他甚至没有权力在今生让你活到长胡子的年龄。

可见，即使为了这些琐事崇拜据说拥有这些权力的神灵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许多朱文塔斯女神的崇拜者根本没有活到那个年纪，而许多不崇拜她的人却有着欢乐的青年时期。同样，尽管有许多人崇拜福耳图那·巴尔巴塔，但他们根本没有长胡子，更不要说胡子长得很难看了，而那些长胡子的不崇拜福耳图那·巴尔巴塔的人反倒可以嘲笑这些崇拜者。当人们已经看出为了一些短暂易逝的恩赐而去崇拜据说拥有这种权力的神灵有多么空洞和愚蠢的时候，还会有人的理智愚蠢到这种地步去相信崇拜这样的神灵会得到永生吗？因此，这样的神灵不能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甚至那些大胆宣称自己能够赐予永恒的生命，以此换取无知民众崇拜的那些神灵也不能这样做。这些人满足于对尘世生活作一些划分，使他们的神灵忙忙碌碌，给每位神指定一项具体的工作。

=====

=====

=====

=====

=====

=====

=====

=====



---

---

## 第二章

瓦罗对异教诸神的看法，他揭示了诸神的种类和祭仪，但为了更加虔诚，他应当对此保持沉默

我们应该相信瓦罗对各民族神灵的看法，他已经证明了这些神灵的种类和神圣仪式，如果他对这些神灵完全保持沉默，就会对它们表现出更多的敬意。

有谁比马库斯-瓦罗更仔细地研究过这些事情？有谁比他的发现更有学问？谁比他考虑得更仔细？谁能更敏锐地辨别它们（偶像众神）？谁对它们的论述更勤奋、更全面？有谁的雄辩虽然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却充满了教诲和智慧、以至于在我们称之为“博学”的所有方面、他都能比马库斯-瓦罗更胜一筹？

在所有我们称之为“世俗的”、“自由的”博学中，他（瓦罗）给学生带来的教益不亚于西塞罗给学生带来的言语上的乐趣。甚至西塞罗本人也为他（瓦罗）作证，在他自己的学术著作中说，他曾与马库斯-瓦罗进行过争论，“这个人，”他（西塞罗）补充道，“无疑是所有人中最尖锐的，毫无疑问，也是最博学的”。他没有

说他（瓦罗）最善辩或最流利，因为实际上他（瓦罗）在这方面非常欠缺，但他（西塞罗）说，“在所有人中，他是最敏锐的”。在那些书中，也就是在《学术》中，他（西塞罗）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他还说他（瓦罗）“毫无疑问是最博学的”。事实上，在这件事情（怀疑主义）上西塞罗如此确定，以至于把他怀疑一切的态度放在了一边。在讨论学园派的怀疑时，他对怀疑主义表示赞同，但唯独在这件事情上忘了自己是一名学园派哲学家（即，西塞罗对一切事情都怀疑，唯独对于“怀疑主义”不怀疑）。

但在第一本书中，当他（西塞罗）赞美瓦罗的文学作品时，他说：“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在自己的城市里流浪，你的书，就像把我们带回了家，让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你向我们阐明了国家的时代、季节的分配、圣物的律法和祭司的律法；你向我们阐明了家庭和公共的纪律；你向我们指出了举行宗教仪式的适当场所，并告诉我们有关圣地的情况。你向我们指明了一切神物和人物的名称、种类、作用和原因”。

那么，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正如特伦蒂安在最优雅的诗句中对他的简短评价：——“瓦罗，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读了那么多书，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写作，又写了那么多文章，我们几乎不相信有谁能读得完。”

-----

如果他（瓦罗）是他所写的所谓神圣事物的反对者和破坏者，如果说他说这些事物属于迷信而不是宗教，——那么，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也不会写出这么多可笑、可鄙、可憎的东西。但是，当他如此崇拜这些同样的神灵，如此为他们的崇拜辩护，以至于在他的同一部文学作品中说，他担心这些神灵会灭亡，不是因为敌人的攻击，而是因为公民的疏忽，而这些神灵正被他从这种耻辱中解救出来，——他的热心远比梅特卢斯从烈火中拯救灶神的圣物，埃涅阿斯从特洛伊的焚烧中拯救佩纳特斯人的热心更有益；——然而，当他（瓦罗）为后世提供的读物，却被聪明人和不聪明人当之无愧地判定为不适合阅读，并且与宗教真理背道而驰时，——我们该怎么想，一个最敏锐、最博学的人，却没有得到圣灵的自由——他被自己国家的习俗和法律所压倒，无法对那些他受其影响的事物保持沉默，于是假借赞扬宗教之名谈论这些事物？

=====

=====

=====

=====

=====

=====

=====

=====

---

---

---

### 第三章

瓦罗把他那本论古代文物的书分成人事和神事两部分

他写了 41 本古籍。他把这些书分为人类的和神圣的。他写了 25 本关于人类事物的书，16 本关于神圣事物的书；按照他的计划，人类事物的四个部分各占 6 本书。因为他关注的是这些问题：谁在活动、在哪里活动、何时活动、什么活动。因此，在前六部书中，他写的是人；在第二组中，他写的是地点；在第三组中，他写的是时间；在第四组也就是最后一组书中，他写的是事物。四乘以六，只有二十四卷。但他在这些作品的首部单独写了一部作品，将所有这些事情一并述说。

在神事方面，在主题许可的范围内，他也保持了同样的秩序。神事是由人在特定地点和时间中进行的。十二卷书中包含四个方面，每个方面用三卷的篇幅。第一个三卷写人，第二个三卷写地方，第三个三卷写时间，第四个三卷写圣仪，分别说明是谁在活动，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他们在什么时间活动，他们在做些什么，由此作了最精细的划分。

但由于必须说明，或者说人们尤其希望他能说明这些神圣的仪式是为谁进行的，因此他又用了三卷描写诸神本身。三五十五，一共十五卷。但我们说过，神事部分共有十六卷。因为他在神事部分开头处放上单独一卷导论。在导言之后，他用第一个三卷谈论与人相关的事，第一卷谈大祭司，第二卷谈占卜师，第三卷谈主管神圣祭仪的十五人。他用第二个三卷谈地方，第一卷谈小神庙，第二卷谈大神庙，第三卷谈宗教圣地。再接下去的三卷与时间有关，也就是与节日有关。他用一卷谈节日，用另一卷谈赛会，用第三卷谈戏剧表演。第四个三卷与圣事相关，他用一卷谈献祭，另一卷谈私人的圣仪，第三卷谈公共的圣仪。最后那个三卷与诸神本身相关，仍旧遵循这个进程。他用第一卷谈确定的神灵，用第二卷谈不确定的神灵，用第三卷，亦即全书最后一卷，谈主要的和拣选的神灵。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从瓦罗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众神的崇拜者认为人类的事物比神灵的事物更古老。

在这一连串最美丽、最微妙的争论中，傲慢的塔昆买下了西庇阿的书，并指定两个人负责保存和解释这些书（狄奥尼斯：《哈里克 Antiq》，第四章第 62 节）。在平民争夺更多特权的时候，这两个人后来增加到了十个；后来又增加了五个。

从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和下面将要说的事情中，任何一个内心不固执、不与自己为敌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向这些偶像众神）寻求和希望永生是徒劳的，甚至希望永生也是最无耻的。

因为（所记的）这些（众神）制度要么是人的杰作，要么是魔鬼的杰作，不是他们所说的善良的魔鬼的杰作，而是更直白地说，是不洁的、毫无争议的恶灵的杰作、——他们以奇妙的狡猾和隐秘，向不虔诚的人的思想暗示有害的观点，有时甚至公开向他们

的理解提出有害的观点，人的思想因此变得越来越愚昧，无法适应和遵守永恒不变的真理，并试图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谬误证明来证实这些观点。

同样是瓦罗，他作证说他首先写的是人类的事情，然后才写神圣的事情，因为国家先存在，然后这些（有关偶像众神的）事情才由国家建立起来。但真正的宗教并不是由任何地上的国家建立的，它显然是在天上的城市建立的。然而，真正的宗教是由真神所启发和教导的，真神是永生的赐予者，我们应当是对他（上帝）真正的崇拜者。

但他（瓦罗）说，如果他写的是诸神的全部本性，他就会先写诸神，后写人，好像他写的真的是诸神本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又好像诸神本性的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不应该放在人的本性之前。那么，为什么在最后三本书中，当他孜孜不倦地解释确定的、不确定的和有选择的诸神时，他似乎没有忽略诸神本性的任何部分呢？那么，他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写的是诸神的全部本质，我们会首先完成神性的东西，然后才是人的本质”？因为他要么写的是诸神的全部本性，要么写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要么写的根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是关于它的全部，那么它当然应该放在人类事物之前；如果是关于它的一部分，那么从本质上讲，它为什么不应该放在人类事物之前呢？难道神灵的某些部分不比整个人类更重要吗？但是，如果把神灵的一部分放在全人类事物之

前是太过分了，那么这一部分至少值得放在罗马人之前。因为他在写有关人类事物的书时，不是指整个世界，而只是指罗马；他说他把这些书按写作顺序适当地放在有关神性事物的书之前，就像画家放在画板之前，或泥瓦匠放在建筑物之前一样，最公开地承认，就像一幅画或一座建筑一样，即使这些神性事物也是由人创造的。剩下的只有第三种假设，即可以理解为他所写的并不涉及神性，但他并不想公开这么说，而是让聪明人去推断；因为当一个人说“不是全部”时，通常会理解为“一些”，但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因为没有的东西既不是全部，也不是一些。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他所写的是关于诸神的所有本质，那么在写作顺序上，其应有的位置应该在人类事物之前。但是，正如真理所宣告的，即使瓦罗沉默不语，神性本应优先于罗马事物，尽管它不是全部，而只是部分。因此，他的安排不是因为他想让人类事物优先于神性事物，而是因为他不愿让虚假事物优先于真实事物。因为在他所写的关于人类事物的文章中，他所遵循的是事物的历史；但在他所写的关于那些人们称之为神圣的事物的文章中，他所遵循的除了对虚妄事物的猜测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他想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达的意思；他不仅在写人类的事情之后写神圣的事情，甚至还给出了他这样做的理由；因为如果他压制了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以一种方式为他这样做辩护，有些人则会以另一种方式为他这样做辩护。但就在这一理由中，他却这样做了、他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可以随意猜测的东





另外，他（瓦罗）把有关神灵的学说分为神话、自然和政治（民事）三种，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二种是“自然”（natural），这个词的用法很明显（即“哲学本质”的意思）。第三种，他用拉丁文命名为“民间”（民事），然后继续说：神话神学，主要是诗人的用法；自然神学，物理、哲学家的用法；民间（民事）神学，庸俗（世俗）的用法。对于第一种（神话的）说法（他说），它充满了对神灵最不光彩的虚构；比如说，这个神是从一个人的头上生出来的，那个神是从一个人的大腿上生出来的，那个神是从一滴血里生出来的；还有，神灵是小偷、通奸者和人类的仆人；最后，他们（世人）把这些事情归于神灵，而这些事情除了在所有凡人中最卑鄙的可怜虫身上发生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可能发生在这些奴性的人身上。现在，在敬畏允许的范围内，他在这里公正地揭示了这些不敬虔的寓言对诸神造成的伤害：在这里，他（瓦罗）可以这样做，因为他说的不是自然哲学，也不是民俗哲学，而是他认为可以随意斥责的神话。现在说下一个问题。他说，第二种是哲学家们写满书卷的东西：他们在其中争论神是什么、从哪里来、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像赫拉克利特认为的那样从火的永恒产生的，还是像毕达哥拉斯教导的那样从数字产生的，或是像伊壁鸠鲁认为的那样从原子产生的；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学校里比在外面更容易被人接受，就像演说一样。在这里，他没有指责任何这类事情，而只是讲述了将他们（偶像众神）分成不同性别和派别的争论。然而，他将这种（哲学）争论排除在人们的

耳朵之外，却没有将另一种如此污秽、如此轻浮的争论排除在人们的耳朵之外。——人民（民事）的宗教耳朵啊，甚至罗马人民的宗教耳朵！哲学家对神灵的议论，他们（罗马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但诗人的虚构和戏子的表演，由于对神灵的本质太不光彩，除了最卑贱的人之外，不适合对任何人说，所以他们（罗马人）忍耐着，甚至乐于忍受和观看。——不，这些都是诸神自己喜欢的，因此他们把这些作为赎罪的法令。是的，但是，有人说，我们把这两种“神”，即神话中的神和自然（哲学）上的神，与民间的神区别开来。

他（瓦罗）也是这样区分的。好吧，让我们看看他（瓦罗）是怎么说的：“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神话与其他的分开，因为它是虚假的、肮脏的、不值得的”。但是，在划分自然和民间的时候，他又怎么不承认民间（民事宗教）也是有问题的呢？如果它是自然的（哲学本质的），为什么要把它排除在外呢？如果不是自然的（本质的），为什么又被承认呢？这就是他在处理神性事物之前处理人性事物的原因，因为在后者（“神性事物”）中，他遵循的是人所规定的，而不是真理所要求的。

他说，第三种（“民事宗教”）是城里的人，主要是祭司，应该精于此道：比如，在公共场合祭祀哪位神灵，每一位神灵必须用哪种特殊的祭品供奉。他说，第一种祭品（神话）适合舞台。第二种（哲学的神事）适用于世界。第三种（民事宗教）适合城市



反对瓦罗的神话和政治（民事）神学。

瓦罗，你是最敏锐的人，无疑也是最博学的人，但你只是一个人，既不是神，也没有神的精神帮助你发现神性中的真理；然而，你却最害怕在这些公众迷信中冒犯人们邪恶的观点和习俗，尽管你自己认为，你的著作也肯定，这些迷信与神灵的本性直接相反，或者说，这些迷信是人们的愚昧所臆测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你这种人类的（虽然是卓越的）智慧能起什么作用呢？你想尊敬自然（哲学的）之神，却被迫崇拜民间之神：你发现了一些你敢于直言反对的神话之神：无论你愿意与否，都要让民间之神蒙受一些耻辱；因为你说神话之神是为戏剧而存在的，是为人类而存在的。

世界是上帝的杰作，剧场和城市是人类的杰作；除了你崇拜的神灵（偶像众神），你嘲笑的也不是别的神灵；除了你祭祀的神灵，你的戏剧也不会展示给任何人看；他们分为一些自然（哲学）的神灵和一些人类创造的神灵，这又是多么微妙啊？在这些神中，诗人的书教导一部分，祭司的书教导另一部分；然而，尽管它们在不真实中如此一致，以至于那些不喜欢真理的魔鬼都认可它们，却把你们的自然（哲学）神性（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放在一边，你们是否愿意要求、或希望你们那些诗意的可笑的舞台神获得永生呢？不，绝不可能。上帝禁止这种亵渎神明的疯狂行为！

你会指望从那些神灵（舞台上的“偶像众神”）得到永生吗？这些表演确实取悦了它们（偶像众神），安抚了它们，尽管它们的罪行就是这些表演的内容：我想没有人会如此愚蠢。因此，无论是你的神话还是你的民间神事，都不能给你带来永生。因为前者播种的是“神”的邪恶，后者则通过眷顾它（偶像众神）来收获它。前者散布谎言，后者收集谎言。前者用无耻的谎言纠缠神灵，后者则将这些谎言归咎于神灵的荣誉。前者歌颂神灵的淫秽恶作剧，后者则在神灵的节日里歌唱这些恶作剧。前者记录诸神的恶行，后者喜欢重演这些记录。前者或是羞辱诸神，或是佯装诸神；后者或是见证谎言，或是乐于虚构。两者都是肮脏的，都是可恶的。但是，虚构的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卑鄙，而政治家（民间神事的管理者）则把卑鄙作为自己的装饰。在世俗遭受如此污染的地方，还有永生的希望吗？还是邪恶的伙伴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污染了我们的生活，而不是那些虚假的装饰和肮脏的崇拜的恶魔的团体（偶像众神）？如果它们的过错是真的，那么它们受到的崇拜是多么卑鄙？如果是假的，那么崇拜者又是多么邪恶？但有些无知的人可能会从这番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贬损神的荣耀的只是诗歌的虚构和舞台上的表演，而不是祭司们的教义，无论如何，那才是纯洁和神圣的。是这样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祭司们）就不会下令为神灵的荣誉搭建舞台，神灵也不会要求这样做。但祭司们不敢在剧场里表演敬神的节目，因为他们在神庙里已经表演过类似的节目了。最后，作者（瓦罗）试图将政治（民事）神性与自然（哲学）神性和神话神性区分开来，他认为政治

（民事）神性是由自然（哲学）神性和神话神性共同产生的，而不是由其中任何一个产生的。因为他（瓦罗）说，诗人写的东西并不像人们观察到的那么多，而哲学家写的东西又太多，以至于他们（世人们）无法观察到：尽管他们（世人们）如此摒弃这两样东西（自然哲学神性和神话神性），但他们还是从这两样东西中汲取了不小的民间宗教成分。

事实上，（瓦罗说）我们应该承认哲学家的贡献更大，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感谢诗人。然而，在另一处谈到诸神的世代时，他（瓦罗）说人们宁可追随诗人，也不愿追随哲学家，因为他（诗人）教导的是应该做的事，而哲学家教导的是已经做过的事：哲学家写作是为了使用，而诗人写作是为了愉悦：因此，人们不可追随的诗歌描述的是诸神的罪行，但却让诸神和人们都感到愉悦：因为诗人（如瓦罗所说）写作是为了愉悦，而不是为了使用，但却写出了诸神所影响的事情，以及人们向他们呈现的事情。

=====

=====

=====

=====

=====

=====

=====

---

---

---

## 第七章.

神话中的神与民间的神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似性。

因此，（神话中的）这种虚构的、场景化的、污秽的、荒谬的神性，与民间的神性完全相同。大家所谴责的一切，不过是大家都必须敬畏的神性的一部分：它也不是一个不协调的部分（正如我想表明的那样），或稍微依赖于另一个神性的躯体，而是像一个成员与整个躯体的结构一样一致和和谐。那么，众神的形象、形态、年龄、性别和习性又是什么呢？诗人笔下的朱庇特长着胡子，墨丘利没有胡子；祭司们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是效法者让普里阿普斯如此淫秽，而不是祭司？难道神庙让他以一种形式受人尊敬，而舞台让他以另一种形式受人嘲笑？难道神庙中的雕像和舞台上的表演者没有表现出萨腾的衰老和阿波罗的年轻吗？为什么 Forculus 和 Limentinus（门神和门槛神）是男性，而 Cardea（铰链女神）是女性？因为这些神在《祭司书》中都有记载，而坟墓诗人认为这些神过于卑贱，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诗歌中。为什么舞台上的戴安娜有武器，而城市里的戴安娜却是一个没有武器的处女？为什么舞台上的阿波罗是竖琴手，而德尔福斯的阿波罗却



不是？但这些都是诚实的表现：当他们把朱庇特的奶妈安置在都城时，他们对朱庇特有什么看法？难道他们没有证实欧拉墨斯的说法吗？欧拉墨斯真实地（而不是随意地）写道，所有这些神都是凡人。那些在朱庇特的餐桌上摆放一个贪吃的寄生女神的人，除了让祭祀变得可笑之外，他们还想干什么？如果效法者说朱庇特让他的寄生虫赴宴，人们一定会大笑不止。但瓦罗不是在嘲笑众神，而是在赞扬众神，因为这样他的神性作品，而不是他的人类作品才会被记录在案：他不是解释舞台法则，而是在解释都城的法则：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他相信这样的告白，他们把众神塑造成人类的模样。

因为邪恶的神灵不失时机地把这些幻想灌输到他们的幻觉中：于是，海格力斯的女祭司闲来无事，就和自己玩起了骰子，让自己的一只手代表海格力斯，另一只手代表自己：如果赫拉克勒斯没有赢，他就为自己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和一个神庙里的女人；如果赫拉克勒斯赢了，他就用自己的钱为赫拉克勒斯再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她在神庙里躺了一夜，忽然看见海格力斯的肉体，海格力斯告诉她，在她离开后的早晨，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应该为海格力斯欠她的付钱。她离开后，遇到了一个名叫塔鲁提乌斯的年轻富翁，塔鲁提乌斯与她相识，并长期与她作伴，最后他死了，把继承权留给了她。她得到了这笔巨大的财产，为了不辜负神灵的赏赐，她让罗马人民做了她的继承人：然后她就走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走的），人们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她因为

这些事迹而被神化了。如果是诗人或戏剧家首先赋予了这个寓言以生命，那么它很快就会被包装成神话中的神灵，远离民事社会。但是，既然人民而不是诗人、大臣而不是效法者、神庙而不是剧院被作者（瓦罗）指责为如此卑劣，那么戏子们并没有徒劳地展示神的兽性，因为它是如此卑劣，而祭司们却徒劳地如此认真地他们的诚实辩护，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诚实。有献给朱诺的祭品，保存在她心爱的萨摩斯岛上，朱庇特在那里娶了她。她的女儿普罗瑟皮娜被冥王奸污后，她在那里寻找她的女儿；她的可爱娇嫩的阿多尼斯被一头野猪杀死后，她在那里祭祀维纳斯；她的心上人阿提斯，一个美丽娇嫩的青年，被贞洁的怒火阉割后，在那里被其他可怜的被阉割的加利人哀悼。这些祭祀比所有舞台上的荒诞行为（但他们却宣称并实践着）都更加野兽化，他们为什么要把诗人的臆想排除在他们的民事神性之外，认为他们不配与这种人同列呢？他们宁可听命于那些不把自己的秘密亵渎公诸于众的人。既然公开的祭祀如此亵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隐秘的祭祀呢？他们如何利用太监，如何在洞穴和角落里使用他们的甘尼米得斯，他们可以这样看：然而，他们无法掩盖强迫这些人所造成的兽性伤害。让他们说服任何人，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大臣达到任何好的目的：然而，这些人是他们“神性位格”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工具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舞台上表演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妓女们表演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然而太监和帕提克是没有用的；然而淫秽下流的人是有帮助的：因为诚实的人不应该表演他们。



## 第八章.

关于异教教师试图为他们的神所做的解释，包括自然解释。

但是他们说，这些事情确实全部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可以用某些自然现象来解释，显示它们的自然含义，这样一来，就好像在这场讨论中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自然，而不是神学。然而，神学不是关于自然的解释，而是关于神的解释。尽管真正的神是上帝，之所以如此，不是根据人的意见，而是根据其本性，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由此推论一切性质都是神圣的。人、野兽、树、石头肯定有性质，但没有一样性质是神圣的。具体到众神之母，整个解释都从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众神之母就是大地。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推进考察？有什么必要对其他各种神灵逐一进行考察？还有什么看法会令那些人更加喜欢，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神灵都曾经是人？在大地就是众神之母的意义，神灵都是大地生的。但是在真正的神学中，大地是神创造的，而不是神的母亲。

无论用什么方式解释他们的圣仪，无论对事物的性质使用什么样的推论，说男人应当像女人那样柔弱肯定不是在顺从自然，而是在违反自然。哪怕恶人在酷刑的折磨下也羞于承认犯有这种罪行，但这种疾病和罪恶学是在神圣的仪式中得到了承认。还有，如果坚持说这些已经被证明比戏台上的邪恶更加愚蠢的圣仪有它们自己的解释，把它们说成是事物性质的象征，那么为什么不用同样

的方式解释诗人的那些故事呢？事实上，有许多神话已经有了这样的解释。以一切神话中最可怕的故事为例，萨图恩吞吃了他自己的子女。这件事被解释为“时间”，萨图恩的另一个名字，将吞蚀一切出生的东西。或者按瓦罗的解释，这件事象征着种子来自于土而复归于土。其他神话故事也大体如此。

然而，它被称为神话神学，连同所有属于它的解释，都被谴责、抛弃、拒绝。不仅是自然神学，也就是哲学家们的神学，还有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民间神学，它被断言与城市和民族有关，它被认为是值得唾弃的，因为它捏造了关于神的不值得的东西。我想，这就是其中的秘密：那些最敏锐、最博学的人，也就是那些写下这些东西的人，明白两种神学都应该被摒弃，也就是说，神话神学和民间神学都应该被摒弃，但前者他们敢于摒弃，后者他们不敢；前者他们认为应该受到谴责，后者他们则认为非常相似；这并不是为了让人们认为它比另一种神学更有价值，而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它值得与另一种神学一起被摒弃。这样，对于那些害怕指责民间神学的人来说，这两种神学都受到了蔑视，而他们称之为自然的神学却没有危险，因为民间神学和神话神学都是神话神学，也都是民间神学。谁能明智地审视两者的虚荣和淫秽，谁就会发现它们都是虚构的。

把注意力放在民间诸神的节日和城市的神圣仪式中与神话有关的戏剧上，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民间的。那么，赐予永生的力量又怎



至于那些如此卑微、如此细微的神职，以至于他们说应该按照每个神的特殊职能来祈求它们，关于这些神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虽然还没有说尽，但这些神职难道不是更符合效法的小丑，而不是神圣的威严吗？如果有人为他的婴儿使用两个奶妈，其中一个只给食物，另一个只给饮料，就像这些人为了使用两个女神——伊迪卡和波提娜一样，他肯定会显得很愚蠢，在他的家里做了一件不值得效法的事情。他们本希望利伯拉的名字来源于“解放”，因为男性在交配时通过他排出的种子获得了解放。他们还说，Libera（在他们看来与维纳斯相同）对女性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因为他们说女性也会排出种子；他们还说，由于这个原因，男性和女性的相同部分被放在神庙里，男性的部分被放在 Liber 处，女性的部分被放在 Libera 处。除此以外，他们还把女人归于利伯，把酒归于利伯，以刺激情欲。因此，巴卡纳亚节的庆祝活动极度疯狂，对此瓦罗自己也承认，除非巴卡纳亚人的精神高度兴奋，否则他们是不会做这种事的。然而，这些事情后来惹恼了一个更理智的元老院，元老院下令停止这些活动。最后，也许是他们意识到了不洁的灵魂被当作神灵时，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事情当然不能在剧场里做，因为在剧场里他们是在表演，而不是在狂欢，尽管有神喜欢这样的表演就像在狂欢一样。

他（瓦罗）说，迷信的人惧怕神灵，但虔诚的人却把神灵当作父母一样尊敬，而不是当作敌人一样惧怕；神灵都是如此善良，以至于他们更愿意放过那些不虔诚的人，而不是伤害无辜的人？他

还告诉我们，妇女分娩后，有三位神灵被指派为监护人，以防西尔瓦努斯神闯进来骚扰她；为了表示这些保护神的存在，三个人在夜里绕着房子走一圈，第一次用斧头敲打门槛，第二次用杵敲打门槛，第三次用刷子刷门槛，目的是为了展示这些农业的象征，阻止西尔瓦努斯神进入，因为砍伐树木或修剪树枝都离不开斧头，研磨谷物也离不开杵，堆放庄稼也离不开刷子。从这三件事中，有三个神被命名：Intercidona，来自斧头的切口；Pilumnus，来自杵；Diverra，来自筐；通过这三位守护神，被解救的女人得以抵御西尔瓦努斯神的力量。因此，善良的诸神的守护并不能抵挡恶神的恶意，除非他们以三比一的比例，用耕种的象征物来对抗恶神，因为恶神是森林里的居民，粗暴、可怕、没有教养。这就是诸神的纯真吗？这是他们的和谐吗？难道这就是城市里的健康之神，比剧院里被嘲笑的东西还要可笑？

当一男一女结合时，朱加廷努斯神将主持婚礼。好吧，让这一切都过去吧。但已婚妇女必须带回家：多米杜库斯神也会被召唤。为了让她待在家里，要请多米蒂乌斯神。

还需要什么？让人类的谦逊得到宽恕。让血肉之躯的欲望随波逐流，尊重羞耻的秘密。为什么连新郎官都离开了，寝宫里却挤满了神职人员？此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可以让贞操得到更多的尊重，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帮助下，天生性别较弱、又因新奇的处境而战战兢兢的女子可以更容易地献出自己的贞



操。因为这里有维吉尼女神、神父苏比格斯、圣母普雷玛、女神佩尔通达、维纳斯和普里阿普斯。这算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绝对需要得到众神的帮助，难道一个神或女神还不够吗？难道维纳斯一个人还不够吗？据说维纳斯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因为没有她的力量，女人就不会不再是处女。如果男人有羞耻感，而神灵没有，那么，当夫妻俩相信有这么多男女神灵在场，并忙于这项工作时，他们是否会因羞耻感而大受打击，以至于男人不那么感动，女人更不情愿呢？当然，如果维吉妮亚女神在场是为了松开处女的地带，如果苏比古斯神在场是为了让处女被男人压在身下，如果普瑞玛女神在场是为了让她被压在男人身下后，可以一直被压着，不能动弹，那么佩尔通达女神又有什么用呢？让她脸红，让她离开。让丈夫自己做点什么吧。除了她自己，任何人做这种事都是可耻的，而她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但也许她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她被说成是女神，而不是神。因为如果她被认为是男性，被称作珀尔图都斯，那么丈夫为了妻子的贞洁会要求他提供更多帮助，就像刚分娩的妇女要求西尔瓦努斯提供帮助一样。但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普里阿普斯也在那里，他是一个过分的男性，新婚的新娘要依靠他那巨大而难看的肢体。

按照女主人最尊贵、最虔诚的习俗，她们必须坐着吗？

让他们继续说下去，让他们竭尽精妙之能事，试图把民间神学与神话神学、城市与剧院、庙宇与舞台、祭司的圣物与诗人的歌声

区分开来，把尊贵的东西与卑贱的东西区分开来，把真实的东西与谬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把严肃的东西与轻松的东西区分开来，把严肃的东西与可笑的东西区分开来，把可取的东西与可弃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就会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戏剧化的、虚构的神学悬挂在民间，从诗人的歌声中反射出来，就像从一面镜子中反射出来一样；因此，当神学被暴露在他们不敢谴责的视线之下时，他们就更加随意地抨击和指责那幅神学的画像，以便让那些明白他们意思的人能够厌恶这幅画像所描绘的那张脸本身，然而，众神自己就像在同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如此喜爱这幅画像，以至于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都能更好地看到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因此，他们也用可怕的命令迫使他们的崇拜者将不洁的神学献给他们，将他们置于庄严的仪式之中，并将他们视为神物；因此，尽管整个神学都是可耻的、虚假的，包含着虚构的神灵，但它的一部分在祭司的文学作品中，另一部分在诗人的歌曲中。至于是否还有其他部分，那是另一个问题。目前，我认为，根据瓦罗的划分，我已经充分说明，城市神学和戏剧神学属于同一种民间神学。因此，因为它们都同样可耻、荒谬、虚假，宗教人士就更不要指望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获得永生了。

总之，即使是瓦罗本人，在他对诸神的描述和列举中，也是从人受孕的那一刻开始的。他从雅努斯开始列举掌管人类的诸神，一直到人因衰老而死亡，最后以人的死亡结束。

他从雅努斯开始讲述掌管人类的诸神，一直讲到人因衰老而死亡，最后以在老人葬礼上被歌颂的奈尼亚女神结束。之后，他开始介绍其他神灵，这些神灵的职责范围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所有物，如食物、衣服和所有生活必需品；对于所有这些神灵，他解释了每个神灵的职责，以及对每个神灵应该祈求什么。但是，尽管他如此孜孜以求、殚精竭虑，却既没有证明永生之神的存在，也没有提及永生之神的名字，而永生之神正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那么，谁会愚蠢到不知道，这个人如此勤奋地阐述和揭示民事神学，展示它与那种虚构的和可耻的神学的相似之处，并教导人们说，那种虚构的神学也是另一种神学的一部分、他在竭力为他所说的属于哲学家的自然神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用如此巧妙的方式斥责虚构的神学，又不敢公开斥责民间的神学，只是通过展示民间的神学来表明它的可斥责性；这样，两者都被有正确理解的人的判断力所斥责，那么还能选择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在真神的帮助下更深入地讨论。

=====

=====

=====

=====

=====

=====

=====

---

---

---

## 第十章.

关于塞内加的自由，他对民间神学的抨击比瓦罗对神学的抨击更为激烈。

事实上，这个人想要的自由，使他不敢像批评戏剧一样公开批评与戏剧十分相似的城市神学；虽然不是完全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但塞内加（Annæus Seneca）也部分拥有这些知识；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在我们的使徒时代就已兴旺发达。我说他（塞内加）部分地掌握了这些知识，是因为他在字面上掌握了这些知识，但在生活中却没有。因为在他所写的那本反对迷信的书中，他对民间神学和城市神学的批判比瓦罗对戏剧神学和神话神学的批判更多，更激烈。因为在谈到神像时，他（塞内加）说：“他们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朽者的神供奉在毫无价值、一动不动的物质中。他们（罗马人）把偶像众神做成人、野兽和鱼类的外貌，有些人还让它们（偶像众神）男女混杂、体态各异。他们（世人）称它们为神灵，如果它们有了气息，突然遇到他们，就会被认为是怪物”。

接着，他（塞内加）在颂扬自然神学时，阐述了某些哲学家的观

点，然后他自问自答道：“有人说，我应该相信天地是神，有神在月亮之上，有神在月亮之下吗？我是否应该提出柏拉图或斯特拉托的观点，——他们一个认为神是没有身体的，另一个认为神是没有思想的？”

他（塞内加）回答说：“那么，在你看来，提图斯-塔提乌斯、罗慕路斯或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的梦又有什么更真实的呢？塔提乌斯宣布了克洛西娜女神的神性；罗慕路斯宣布了皮库斯和提比里努斯的神性；图拉斯-霍斯提利乌斯宣布了帕弗尔和苍白的的神性，这些都是人类最令人不快的情感，其中一种是受惊吓时心灵的躁动，另一种是身体的躁动，其实不是疾病，而是颜色的变化。你宁愿相信这些是神灵，并把他们接到天堂吗？但他对仪式本身的描写是何等的自由，残忍而可耻！”他（塞内加）说，“一个人阉割了自己，另一个人砍断了自己的手臂。这些神灵在愤怒时会用这种手段来博取他们的欢心，他们在哪里还能找到恐惧的余地呢？但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被崇拜的神灵不应该被崇拜。人在受到惊扰和驱赶时，头脑会变得如此狂热，以至于人们对神灵的祭祀方式，甚至连最凶残、最残忍的人也无法发泄他们的愤怒。暴君撕裂过一些人的肢体，但他们从未命令任何人撕裂自己的肢体。为了满足王室的淫欲，有些人被阉割了；但从来没有人遵照主人的命令，对自己施暴，使自己阉割。他们在寺庙里自杀。他们用伤口和鲜血祈求。如果有人有时间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受的苦难，他就会发现，他们做了那么多有失体面的事，那么多不配

做自由人的事，那么多不像正常人的事。如果他们仅仅是少数人疯了，那么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疯了；但现在，众多的疯子却在为他们的理智辩护”。

接下来，他（塞内加）讲述了国会大厦里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以最大的勇气坚持认为，这些事情只能让人相信是那些人或疯子所为。他嘲讽地说，在埃及的神圣仪式中，奥西里斯丢失了，人们会为他哀悼，但当找到他时，他的再次出现又会让人们欣喜若狂，因为丢失和找到他都是假装的；然而，那些一无所失、一无所获的人因此而产生的悲痛和喜悦却是真实的；——在这样说过之后，他又说：“这种狂热还是有固定的时间的。一年中疯狂一次是可以忍受的。但走进国会大厦，（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向神明建议神圣的命令；另一个人在向朱庇特报时；一个人是个执法官；另一个人是个涂油者，他仅仅用手臂的动作就能效法一个涂油者。还有一些妇女为朱诺和密涅瓦理发，她们不仅站在离神像很远的地方，甚至还站在离神庙很远的地方。这些人以理发师的方式移动手指。有些女人拿着一面镜子。有些人在法庭上呼唤神灵帮助她们。有的妇女举着文件，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案件。一位学识渊博、声名显赫的喜剧演员，如今已年老体衰，每天都在都城表演模仿秀，仿佛神灵很乐意观看人类已经不再关心的事情。各种为不朽的神灵工作的工匠们都无所事事地住在那里”。

稍后，他（塞内加）又说：“然而，这些人虽然把自己献给了神灵，

其目的是多余的，但并不是为了任何可憎或可恶的目的。都城里有的一些女人，她们以为自己是朱庇特的心上人；她们甚至不会被最愤怒的朱诺——如果你相信诗人的话——的眼神所吓倒”。

瓦罗并不享有这种自由。而对于他（塞内加）所抨击的民间神学，他（瓦罗）却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事实，表演这些东西的庙宇远不如表现这些东西的剧院。因此，对于这些民间神学的神圣仪式，塞内加认为，作为一个智者，最好的做法是在行动上假装尊重它们，但在内心深处却不真正尊重它们。他（塞内加）说：“所有这些事情，智者都会遵守，因为这是法律的命令，但并不是神灵所喜悦的”。

稍后他（塞内加）又说：“那么，我们与众神联姻，甚至不是自然而然的联姻，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的联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贝洛娜嫁给马尔斯，把维纳斯嫁给火神，把萨拉西亚嫁给海王星。有些女神我们让她们未婚，就好像没有合适的人选一样，这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有些未婚女神，比如波普洛尼亚、富尔戈拉或鲁米娜女神，我对她们的求婚者络绎不绝并不感到惊讶”。

他说：“我们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崇拜历代迷信所积聚起来的所有这些可鄙的神灵，同时要记住，对它们的崇拜更多的是属于习俗，而不是现实”。





===

## 第十一章.

塞内加对犹太人的看法。

塞内加在民间神学的其他迷信中，他认为犹太人在守安息日时做了无用功，他们因无所事事而失去了生命的七分之一，许多需要立即注意的事情也受到了损害。然而，他不敢提及基督徒，因为他们已经是最敌视犹太人的人了，无论是赞美还是指责，他都不敢提及，以免如果他赞美他们，就违背了他的国家的古老习俗，或者，如果他指责他们，就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

当他（塞内加）谈到那些犹太人时，他说：“与此同时，当那个最可诅咒的民族的习俗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现在已被所有国家所接受时，被征服者已经为征服者制定了法律”。他用这些话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他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要引导他说什么，于是用简洁的文字附上了他的观点，以此表明他对这些神圣制度的意义的看法；——他说：“因为，那些人知道他们举行仪式的原因，而大部分世人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举行仪式”。

但是，关于犹太人的庄严仪式，无论是为什么、还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神圣的权威设立的，以及在适当的时候由同样的权威从他

们那里夺走，永生的奥秘是向他们揭示的，我们都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了，特别是在我们论述反对摩尼教的时候；也打算在这部作品中更合适的地方说。

=====

=====

=====

=====

=====

=====

=====

=====

=====

## 第十二章.

当万国之偶像众神的虚荣一旦被揭露，当他们连世人今生的事物都无法给予帮助时，他们就无法赐予任何人永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既然有三种神学，希腊人分别称之为神话神学、肉体神学和政治神学，拉丁语可称之为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民事神学；既然既不能从神话神学（甚至许多假神的崇拜者自己都对神话神



如果幸福是一位女神，那么人们除了向幸福献身之外，还应该向什么献身呢？然而，既然幸福不是女神，而是上帝的恩赐，那么我们虔诚地热爱永生的人，除了幸福的赐予者（上帝），还应该把自己献给哪位神呢？但我认为，从刚才所说的来看，没有人会怀疑那些被人如此羞耻地崇拜的神灵（偶像众神）不是幸福的赐予者，如果它们不被人如此崇拜，它们就会被更加羞耻地激怒，从而承认他们是最肮脏的精灵。此外，不能给人幸福的“神”（偶像众神）怎么能给人永生呢？因为我们所说的永生是指有无尽幸福的生命。如果灵魂活在永恒的惩罚中，而那些不洁的灵魂也将因此受苦，那与其说是永生，不如说是永死。因为没有比死亡不死更大或更糟糕的死亡了。但是，由于灵魂的本质是不朽的，不可能没有某种生命，所以它最大的死亡就是在永恒的惩罚中与上帝的生命隔绝。因此，只有给予真正幸福的神（上帝）才能给予永生，即无尽的幸福生活。既然那些民间神学所崇拜的那些神（偶像众神）已经被证明不能给予这种幸福，那么就不应该因为那些世俗和尘世的东西而崇拜它们，正如我们在前五卷书中所表明的那样，——也更不应该因为永生（来生）而崇拜它们，因为永生是死后的事，正如我们在这卷书中所特别要表明的那样，而其他卷书也给予了合作。但是，由于顽固习惯的力量根深蒂固，如果有人认为我的争论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民间神学应该被拒绝和回避，那就让他去看本书后面的另一卷书吧；在上帝的帮助下，它将与这卷书结合在一起。

+++++

+++++

+++++

+++++

+++++

+++++

+++++

+++++

+++++

+++++

+++++

《上帝之城》第七卷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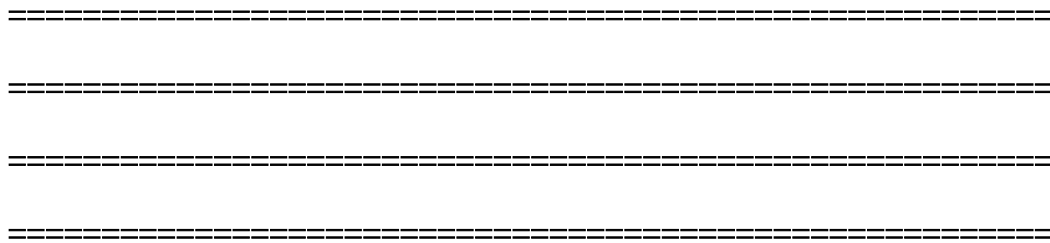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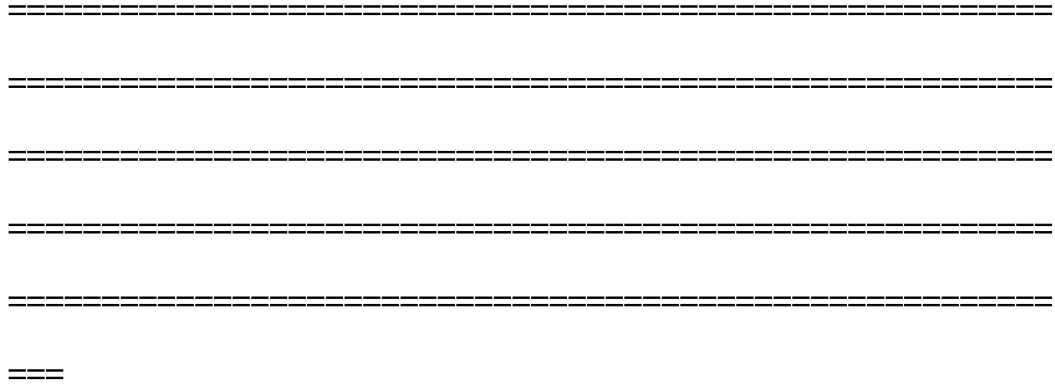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

上卷书论证了永恒的生命不是通过对雅努斯、朱庇特、萨腾和其他民间神学中的“精选之神”的崇拜而获得的。

序言。

在我以超乎常人的勤奋，试图撕碎并根除那些与虔诚的真理背道而驰的堕落而古老的观点时，那些拥有更快、更好的理解力的人有责任以耐心和平和的心态忍受我，因为人类长期以来的错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未开化的头脑中；在这一点上，我也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与真神的恩典合作，因为他是真神，能够成就这一切，我的工作也有赖于他的帮助；同时，为了他人的利益，这些人不应该认为他们自己觉得不再需要的东西是多余的。当真正圣洁的神被推荐给人们，作为他们应该追寻和崇拜的对象时，这关系到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凡人短暂的虚无生命，而是因为永恒的生命，——只有永恒的生命才是有福的，尽管我们现在脆弱的生命所需要的帮助也是由永恒的生命提供给我们的。





## 第一章

既然神性显然不存在于民间神学中，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神性存在于精选的神灵中。

马库斯-瓦罗在十六本书中解释过，即永生的幸福不是通过崇拜那些由国家所规定要崇拜的神灵来实现的；而有可能有人会认为，至少瓦罗在他的上一本书中提到的、我们还没有充分讨论过的那些精选的、主要的神灵，是由于永恒的、有福的生命而受到崇拜的。

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像德尔图良所说的那样，也许他说得更诙谐，但却更真实：“如果神像洋葱一样被挑选出来，那么其他的肯定也会像坏的一样被摒弃”。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看到，——即使在被选中的“神”中，也会有一些“神”被选中担任一些更伟大、更出色的职务：就像在战争中，当新兵被选中后，还有一些





谁是被选中的神，他们是否被认为可以免除普通神的职责。

当然，瓦罗将以下诸神视为精选神，并用了一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雅努斯、朱庇特、萨腾、天才、水星、阿波罗、马尔斯、火神、海王星、太阳、奥库斯、父亲利伯尔、特勒斯、塞蕾斯、朱诺、露娜、戴安娜、密涅瓦、维纳斯、灶神；在这二十位神中，十二位是男性，八位是女性。这些神被称为精选神，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有更高的管理权限，还是因为他们更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对他们的崇拜也更多？如果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了更大的工作，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归入那些负责微不足道的小事和普通神灵之列。因为，首先，在孕育胎儿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开始了，而这些工作又被详细地分配给了许多神灵，雅努斯亲自开辟了接受种子的道路；还有萨腾，因为种子本身的缘故；还有利伯，他通过种子的流出解放男性；还有利伯拉，他们也认为她是维纳斯，她赋予女性同样的好处，即她也通过种子的流出获得解放；所有这些都属于那些被称为精选的神灵。此外，还有掌管月经的梅娜女神，她虽然是朱庇特的女儿，但却很卑贱。这位作者（瓦罗）在他关于精选之神的书中，把月经的权限分配给了朱诺，她甚至是精选之神中的王后；在这里，朱诺-卢西娜和她的继女梅娜一起，主持着同样的血液。此外，还有两个非常不起眼的神，维图马斯（Vitumnus）和森提努斯（Sentinus），一个赋予胎儿生命，另一个赋予胎儿感觉。因为，如果没有生命和感觉，女人腹中的整个胎儿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最卑鄙、最无用的东西，比粘液



子；精选的朱诺赐予月经（不是单独赐予，而是与朱庇特的女儿梅娜一起赐予），让受孕之物生长；晦涩无知的维特努斯赐予生命，而晦涩无知的森提努斯赐予感觉；最后（据说）这两样东西比其他东西更优秀，因为它们本身就比较理性和智慧更优秀。然而那些有理性和理解力的东西比那些没有智力和理性却有生命和感觉的东西要好，就像牛一样；同样，那些被赋予生命和感觉的东西也比那些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感觉的东西要好。因此，生命赐予者维图努斯和感觉赐予者森提努斯理应被视为精选之神，而不是种子的接纳者雅努斯，种子的给予者或播种者萨腾，以及种子的搬运者和释放者利伯尔和利伯拉；除非种子具有生命和感觉，否则不值得考虑。

然而，这些精选的恩赐并不是由精选的神灵赐予的，而是由某些不知名的神灵赐予的，考虑到他们的尊严，这些神灵被忽视了。但是，如果有人回答说，雅努斯主宰着所有的开端，因此由他来开辟孕育之路并非毫无道理；萨腾主宰着所有的种子，因此播下种子从而孕育出人类也不能排除在他的运作之外。如果他们这样回答，那就让他们回答关于维图努斯和森提努斯的问题，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同样主宰一切有生命、有感觉的事物。如果他们同意，就让他们观察他们将把它们置于多么崇高的地位。因为从种子中萌发是在大地中，属于大地，但生活和感觉甚至应该是恒星神的属性。但是，如果说，只有那些在肉体中获得生命并由感官支持的东西才归于圣提努斯，那么，创造万物生命和感觉

的上帝为什么不把生命和感觉也赐予肉体，在他的普遍运作中把这种天赋也赐予胎儿呢？那么，维图努穆斯和森提努斯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如果这些极端的、最低级的东西都是由万能的主宰生命和感官的神交给这些作为仆人的“神灵”，那么，这些被选中的“神”是否就如此缺乏仆人，以至于他们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把这些东西代为转交的人，而他们却带着他们的尊严——他们似乎因此被认为是值得被选中的一被迫与那些无耻的人一起完成他们的工作呢？朱诺是众神中的王后，也是朱庇特的妹妹和妻子；然而，她却是男孩们的指挥者伊特鲁达，她和一对最卑鄙的女神——阿比欧娜和阿黛欧娜——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还把赋予男孩良好心智的梅娜女神安排在那里，但她却没有被安排在精选神中；好像赋予一个人良好的心智比什么都不重要似的。但朱诺却被列入精选之神的行列，因为她是“Iterduca”和“Domiduca”（引导人旅行，又引导人回家的女神）；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智不佳，那么他的旅行和被引导回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给予这种恩赐的女神并没有被选神者列入所选神之列，尽管她本应比密涅瓦更受青睐；在这种细微的工作分配中，他们将男孩的记忆分配给了密涅瓦。因为谁会怀疑，拥有一个好头脑远比拥有如此强大的记忆力要好得多呢？因为头脑好的人都不坏；但有些很坏的人却拥有令人钦佩的记忆力，而且越是不能忘记他们所想的坏事，他们就越坏。然而，密涅瓦女神是被选中的神之一，而梅娜女神却被隐藏在一个地方。

关于维尔塔斯，我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菲利克塔斯，我在第四卷书中已经说得很多了；虽然他们认为它们是女神，但他们认为不应该在精选神中给它们安排一个位置；他们在精选神中给了马尔克斯和奥库斯一个位置，一个是死亡的制造者，另一个是死者的接收者。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被选中的神本身也与其他神一起工作，就像元老院与人民一起工作一样，共同完成所有那些被细分给许多神的微小工作；而且我们发现，某些不被认为值得被选中的神所管理的事情要比那些被称为被选中的神所管理的事情大得多、好得多，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被称为被选中的神和首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担任着更崇高的职务，而是因为他们碰巧变得更为人们所熟知。

甚至瓦罗自己也说，这样一来，一些父神和母神的命运就变得模糊不清，就像人的命运一样。因此，如果说费利西蒂（幸福女神）不应该被列入精选诸神之列，因为它们不是凭借功绩，而是偶然获得了这一崇高的地位，那么幸运女神至少应该被列入它们之列，或者说应该排在它们之前；因为他们说，这位女神（幸运女神）不是根据任何合理的安排，而是根据偶然的时机，将她收到的礼物分配给每一个人。她本应在被选中的众神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她主要是在众神中展示她的力量。因为我们看到，它们被选中并不是因为某种杰出的美德或理性的幸福，而是因为这些神灵

的崇拜者认为她所拥有的命运的随机力量。萨卢斯特这位雄辩家说：“但事实上，命运（幸运女神）主宰着一切；它根据任性，而不是根据真理，使一切事物变得有名或无名。例如，父亲萨腾和母亲奥普斯，比他们的儿子朱庇特和女儿朱诺更默默无闻。”

维纳斯和维尔特斯的神性都得到了他们的庄严承认，它们的功绩可以同日而语，为什么维纳斯会声名显赫，而维尔特斯却默默无闻呢？同样，如果说维纳斯因其备受追捧（因为追捧维纳斯的人比追捧维尔特斯的人多）而理应享有崇高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密涅瓦被人称颂，而佩库尼亚却默默无闻，尽管在全人类中，贪婪的诱惑力远远大于技艺的诱惑力？即使在那些精通技艺的人当中，你也很少能找到一个不是为了金钱利益而从事自己的技艺的人；而为了金钱而创造的东西，总是比为了其他东西而创造的东西更有价值。那么，如果神灵的选择是由愚昧的众人评判出来的，那么既然有许多工匠都是为了金钱，为什么佩库尼亚女神没有被选中、而是密涅瓦女神被选中呢？但是，如果这种区分是由少数智者作出的，为什么维塔斯比维纳斯更受青睐，而理性却更倾向于前者呢？无论如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幸运本身——根据那些认为她最有影响力的人的说法，她根据任性而不是根据事实来使一切事物变得有名或无名——既然她甚至能够对众神行使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根据她任性的判断，使其中她想使之有名的人变得有名，她想使之无名的人变得无名；幸运本身应该在被选中的众神中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她对它们也有如此卓越的权力。或者我

们必须假设，她之所以不在精选之列，原因仅仅在于，即使是幸运女神自己，也曾有过不利的命运？那么，她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她在使别人高贵的同时，自己却一直默默无闻。



#### 第四章.

那些被默默埋葬的卑微的神灵，比那些被可耻地诽谤了过错的精选神灵更好用。

现在，任何渴望荣誉的人都可能会感谢那些被选中的神，并说他们的选择是好的，如果这不是用来羞辱他们，而是用来荣耀他们的话，因为那些卑贱的神的卑贱使他们免于被蔑视。的确，当我们看到舆论把他们分成几个中队，让他们像吐唾沫的人或银器街

的金饰工人那样为琐事工作时，我们确实会发笑，因为杯子要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完成，而一个好工人自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我想，他们每个人都分得这么少，是为了早点学会自己的工作，免得大家学得太久。但是，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未被选中的神，因为做了任何坏事而变得臭名昭著，但几乎每一个被选中的神，却恰恰相反。后者像前者一样堕落到卑劣的地步，而前者却没有像后者一样犯下滔天罪行。事实上，关于雅努斯，我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也许他生活得很诚实，不属于恶棍之列，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被赶出他的王国的萨图恩，并与他分享了他的国家，他们建造了两座城市，一座是雅尼库鲁姆，另一座是萨图恩。但是，那些无知的偶像崇拜者和肮脏的崇拜者却把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有时有两张面孔，有时有四张面孔。难道他们希望，既然其他的神都因为他们的恶行而失去了诚实的面孔，那么他的清白就应该因为他的多个额头而更加明显吗？

=====

=====

=====

=====

=====

=====

=====

=====



---

---

## 第五章

异教徒更深奥的生理学说。

不过，让我们听听他们自然而然的解释吧，他们似乎用这些解释来掩盖他们令人痛心的错误，就像用一团迷雾来掩盖他们的错误一样。

首先，瓦罗是这样称赞他们的：他说，神的画像、形状和法衣都是古时为虔诚的人树立的，在那里，他们可以思考世界的灵魂，以及其中的部分，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神：其中，竖立人形的人，似乎把不朽的本质比作人的灵魂，就好像把容器比作事物本身，在利伯尔的神庙里放一个酒壶，象征酒，把盛酒的容器比作盛酒的物体：因此，通过人形，可以表达出类似物体中的合理灵魂，他们说神或众神就是这种性质。这些是神秘的学说，他敏锐的智慧深入探讨了这些学说，并将它们娓娓道来。

但是告诉我，你（瓦罗）这个急性子，你是否对这些神秘的东西失去了判断力，以至于你（瓦罗）忘记了说，是他们先造了神像，使城市摆脱了一切敬畏，在错误上又增加了错误，而古罗马人在

供奉神灵时，根本不需要任何雕像，秩序更好？他们是你（瓦罗）的始作俑者，而你说的是他们的后继者。如果他们也有雕像，也许恐惧会使你放弃废除雕像的主张，并使你进一步寻求这些虚妄的神话和臆想：因为你的灵魂如此博学，如此聪明（我们为你感到悲哀），如此不感激上帝（由他创造，而不是与他一起创造：也不是他的一部分，而是他创造的东西，他不是万物的生命，而是万物生命的创造者），——永远不可能通过这些奥秘来认识他。

至于它们（偶像众神）的性质和价值，让我们拭目以待。同时，这位博学的人（瓦罗）肯定世界的灵魂完全是真正的上帝，因此他的所有神学都是自然的，甚至延伸到理性灵魂的本质。关于这种自然，他（瓦罗）在他的书中作了简短的论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必须看看他所有神秘的搏斗是否能把自然带入他在上一本书《精选的神》中所论述的民间神学：如果能，一切都将是自然的。那他还需要如此小心地区分它们吗？但如果它们被正确地区分，看到他所喜欢的自然神学不是真实的（因为他只是来到灵魂，而不是来到创造灵魂的上帝的面前），那么民间神学的种类是多么不真实和主题，即所有的肉体 and 关于身体的谈话，正如他自己的解释学说，被勤奋地呼唤（显明）出来，将（通过我的排练）最明显。







## 第八章.

为什么雅努斯的崇拜者让他有两张面孔，却又让他有四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努斯两张面孔的含义。一张在前，另一张在后，因为他们说，他有两张面孔，正如我们的嘴就像世界一样，因此希腊人称上颚为 οὐρανός，即天堂。一些拉丁诗人也称上颚为 “cælum”，即天堂：从这里向外是一条通往牙齿的路，向内是一条通往喉咙的路。现在，看看你的希腊语或诗歌中的上颚名称，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一切对于永生和灵魂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就为了吐出或吞下一点唾沫，就像大门的开启或关闭一样。但谁会如此愚蠢，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相反的通道，让人可以进入或出去呢？但对于我们的嘴和喉咙（世界上没有类似的东西），必须在雅努斯中建立世界的模拟，只是为了上颚，而上颚的模拟不在雅努斯中。

他们把雅努斯塑成四张面孔，称他的雕像为双面雅努斯，却把这四张面孔归于世界的四个角落，好像世界的四个角落像雅努斯的四张面孔一样都是向前看的。同样，如果雅努斯就是世界，而世界由四个部分组成，那么双面雅努斯的画像就是假的（因为虽然他有时是四面的，但他从来没有四个门）。或者，如果双面图是真的，因为东西通常包括整个世界，那么当我们说出南北时，有



主宰世界万物因果的神（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论调。问问维吉尔的诗句吧——

*"Fœ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

“哦，他是有福的，是卓越的，他知道每一件事的原因。”

让伟大的绝对学者来告诉我们，为什么雅努斯比他（朱庇特）更受欢迎。因为他（维吉尔）说，“雅努斯掌管最初的事物，而乔维则是最伟大的”。那么，为什么乔维仍然配得上优越地位呢：最伟大的事物控制着最初的事物：虽然在时间上比它们短，但在尊严上却胜过它们。如果把一切行为的开端和优越性放在一起比较，这就是事实：“去”是一切行为的开端，“去”是一切行为的优越性。

完成旅程才是完美。开始学习是另一个开始，但学习的习惯才是最优秀的；在所有事情中，开始是第一位的，而结束是最好的。但是，雅努斯和特米纳斯的原因已经听过了。但乔维发动的原因不是果实，而是效力：开始或结束的事实也不可能在它们之前，因为行为主体总是在行为之前。因此，即使雅努斯对行为的开端拥有支配权，乔维也对他之前的事物拥有支配权。因为任何事物的结束或开始都离不开一个先行的有效原因。至于这位伟大的自然主宰和因果主宰之神，如果庸人们称他为乔维，并用如此可怕



的恶毒诽谤来崇拜他，那他们最好还是不要信什么神了，这样亵渎神明的行为也会少一些。他们最好称任何一个配得上这些可怕和可憎的恐怖的人为乔维，或者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块石头，称它为乔维，意图亵渎他（就像萨腾给他摆上一块石头，让他代替儿子吞噬一样），而不是称他为“既是打雷者，又是放火者，既是世界的统治者，又是女人的蹂躏者，既是自然界一切善因的给予者，又是自己身上一切恶果的接受者”。我们的作者（瓦罗）说过，真正的神不过是世界灵魂的一部分，也是灵魂本身：那么，不是这样的神，就不是真正的神。那又如何？难道乔维是世界的灵魂，而雅努斯是肉体，也就是这个可见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雅努斯就不是神，因为世界的躯体不是神，只有灵魂和他的部分才能见证自己。瓦罗说得很明白，他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就是神：但就像一个智者有身体和灵魂，但他的智者之名只是针对他的灵魂而言。因此，世界有灵魂和身体，但只有灵魂才被称为神。如果雅努斯是世界，也是神，那么乔维怎么可能只是雅努斯的一部分，却成为如此伟大的神呢？因为他们赋予乔维的比雅努斯更多，他们说：“Jovis omnia plena;”一切都充满了乔维。因此，如果乔维是神，是众神之王，他们就不能让他以外的任何人成为世界，因为他必须统治其他的神，就像统治他自己的部分一样。为此，瓦罗在他单独出版的《诸神崇拜》一书中，记载了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Valerius Soranus）创造的一个世界：它是这样的：——





## 第十一章.

关于乔维的姓氏名字，都是指他，作为一个神，而不是许多神。

他们称他（乔维）为胜利者、无敌者、帮助者、推动者、刺激者、百足者、超级者、椽子、滋养者、反刍者，还有其他无数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赋予一个神以各种尊称和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因他的每种特殊性而使他成为每一个不同的神，——因为他能征服、不被征服、帮助有需要的人、有权力执行、停留、建立、推翻，因为他像椽子一样扛起世界，因为他滋养万物，就像给了世界所有的吮吸的营养。请注意这些被赋予称谓（姓氏名字）的权力：有些是有价值的，有些是无用的；然而，正如人们所说，它们都是一个神的工作。我认为，在事物的起因和开端之间有更接近的性质，因此，他们把一个世界造成就成两个神，雅努斯和乔维，他们（他们说）都包含着一切，却又给生物以吮吸，然而，为了这两种性质如此不同的工作，乔维并没有被迫成为两个神，而是扮演着一个角色，就像他是椽子提吉勒斯，而另一个角色则是他在鲁米努斯中的角色，也就是搬运工。我不会说乔维比朱庇特更适合哺育世间万物，尤其是朱庇特有能力让鲁米娜女神成为侍女。因为他们可能会回答：“为什么，朱诺只不过是朱庇特”，正如索拉努斯所说的那样：

“朱庇特无所不能

Progenitor, genetrixque deorum”。

他是唯一的神，也是所有的神： 如果让一个神去看庄稼的结，另一个神去看庄稼的叶片，似乎有失诸神的威严，那么，让两个神去做一件卑贱的事，如哺育幼崽、羔羊、小牛等，又是何等的荒唐，而这两个神中的一个整个宇宙的主宰： 是啊，既不是和他的妻子，也不是和他的妻子，而是和一个卑贱的女神，我不知道是谁，鲁米娜，除非他既是鲁米努斯又是鲁米娜，这个是女性的名字，那个是男性的名字，因为我敢说，他们不会给乔维（朱庇特）取一个女性的名字，但在上述诗句中，他被称为父亲和母亲，或者一般被称为完全的父母。不，我还发现他的名字叫佩库尼娅（Pecunia），这是我们第四卷书中一位摇篮女神的名字。但既然男人和女人都有钱，为什么他不是佩库尼乌斯和佩库尼娅，也不是鲁米努斯和鲁米娜呢？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朱庇特也叫佩库尼亚。

但是，你们听到他们叫这个名字的理由了吗？（他们说）他叫佩库尼亚，因为他无所不能。这个名字的理由真不错，一个神的名字！不，他能做所有的事，被称为佩库尼亚——钱币，是一种卑贱的伤害。因为，就天地万物而言，凡人拥有的钱币之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但贪婪的人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好让爱钱的人说他的神不是所有人，而是所有其他人的王。因此，他们更有理由称他为财富：因为财富和金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聪明、公正、诚实的人，虽然没有多少钱，我们也称他们为富人，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美德：这些美德使他们能满足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贪婪、觊觎金钱的人，我们认为他永远是贫穷和需要帮助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有很多钱，但他们永远匮乏。我们说得好，上帝富有的不是金钱，而是无所不能。同样，有钱的人被称为富有，但无论他们多么贪婪，他们都永远贫穷；没钱的人被称为贫穷，但无论他们多么知足，他们都永远富有。那么，在世间任何“智者”都不会选择的神性的范围和主神的面前，人又该拥有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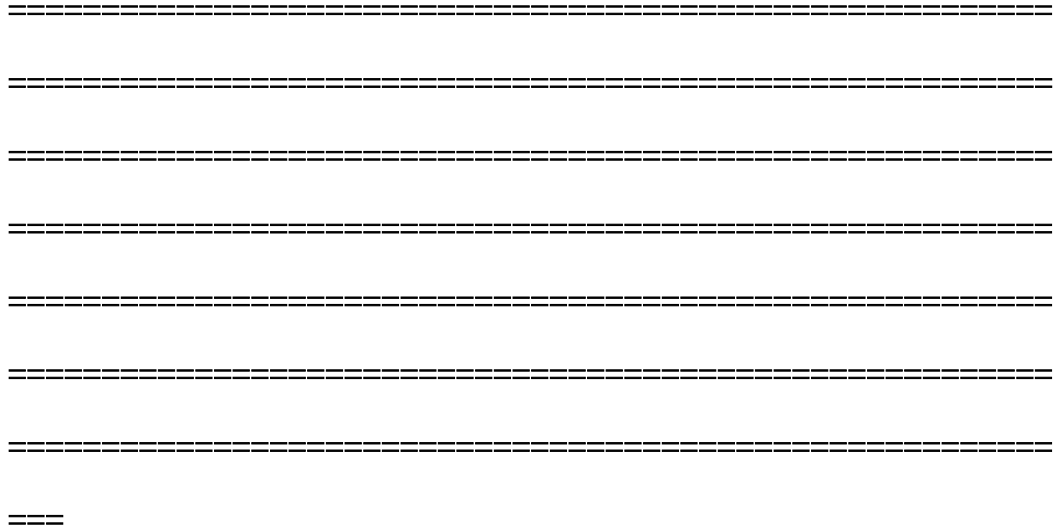


一种观点，没有任何真理可言？如果把他的各个部分和力量都看作是众多的神，或者如果他们认为遍布万物的心灵原则从这个有形世界的各个部分和大自然的多方面管理中获得了众多神的名称，那么这些神就都应该归属于他。萨腾又是什么呢？他（瓦罗）说，“主神之一”，“主宰一切播种”。瓦莱里乌斯-索拉努斯的诗句不是说，朱庇特就是世界，他从自身发出所有的种子，并将它们纳入自身吗？

那么，正是他（朱庇特）主宰着所有的播种。“他是掌管万物的神，拥有孕育万物的能力”什么是天才（理性、智慧）？除了世人，他们还相信谁有这种能力呢？

在另一处，他（瓦罗）说“天才”是每个人的理性灵魂，因此单独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世界的相应灵魂是神，他又回到了同样的问题上，即世界的灵魂本身应被视为普遍的天才。因此，这就是他（瓦罗）所说的朱庇特。因为如果每个天才都是神，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天才，那么每个人的灵魂就是神。但是，如果荒谬的事情迫使这些神学家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会以特殊和卓越的区别称那个天才为神，他们称他为世界的灵魂，因此也称他为朱庇特。





#### 第十四章.

关于火星（马尔斯）和水星的功能。

但他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将水星和火星与世界的任何部分以及神在元素中的作为联系起来的方法；因此，他们至少将它们置于人类的作为之上，使它们成为说话和进行战争的助手。现在，水星如果也拥有众神的语言能力，那么他也统治着众神之王。

如果朱庇特从他那里得到了语言能力，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这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认为朱庇特只拥有人类的语言能力，那我们就会说，朱庇特不仅把语言能力赐给了孩子，还赐给了野兽——他因此被称为鲁米努斯——却不愿意把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凭借这种能力胜过野兽）归他所有，这真是不可思议。因

此，语言本身既属于木星，又是水星。

他们还说希腊人称他为'Ερμης'，因为他们称言语或解释为'ἐρμηνεία'，而言语或解释当然属于言语：他们还说他主持付款，因为言语在买卖双方之间传递：他头上和脚上的翅膀也意味着言语在空中展翅飞翔：他们还说他被称为信使，因为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如果言语本身就是水星，那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也不是神。但是，当他们通过向不洁之灵祈祷，把那些甚至不是恶魔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神时，他们（偶像崇拜者）就被那些不是神而是恶魔的东西附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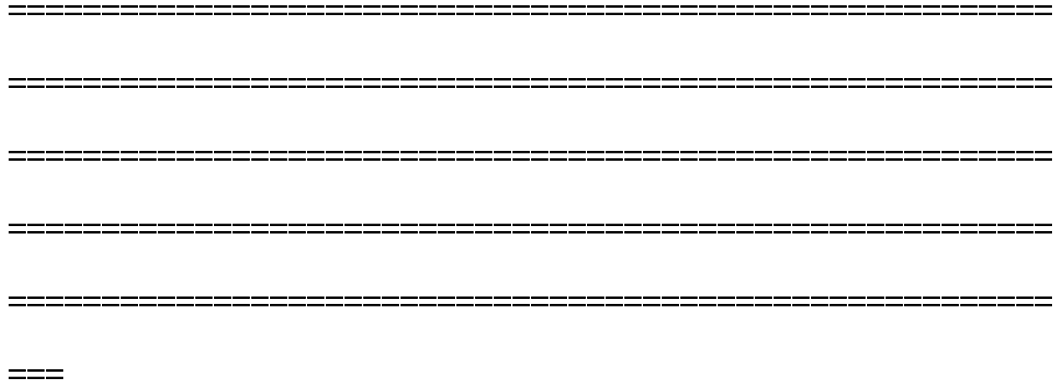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同样，因为他们无法为马尔斯找到世界上的任何元素或任何部分，让他在其中进行任何形式的自然工作，他们就说他是战争之神，而战争是人类的工作，不是他们认为理想的工作。因此，如果菲利克塔斯（幸福女神）能带来永久的和平，马尔斯也就无事可做了。但是，如果战争本身是马尔斯，就像语言是水星一样，我倒希望没有战争之神被妄称为神，就像马尔斯（火星）显然不是神一样。

=====

=====

=====

=====



## 第十五章

关于某些被异教徒称为神的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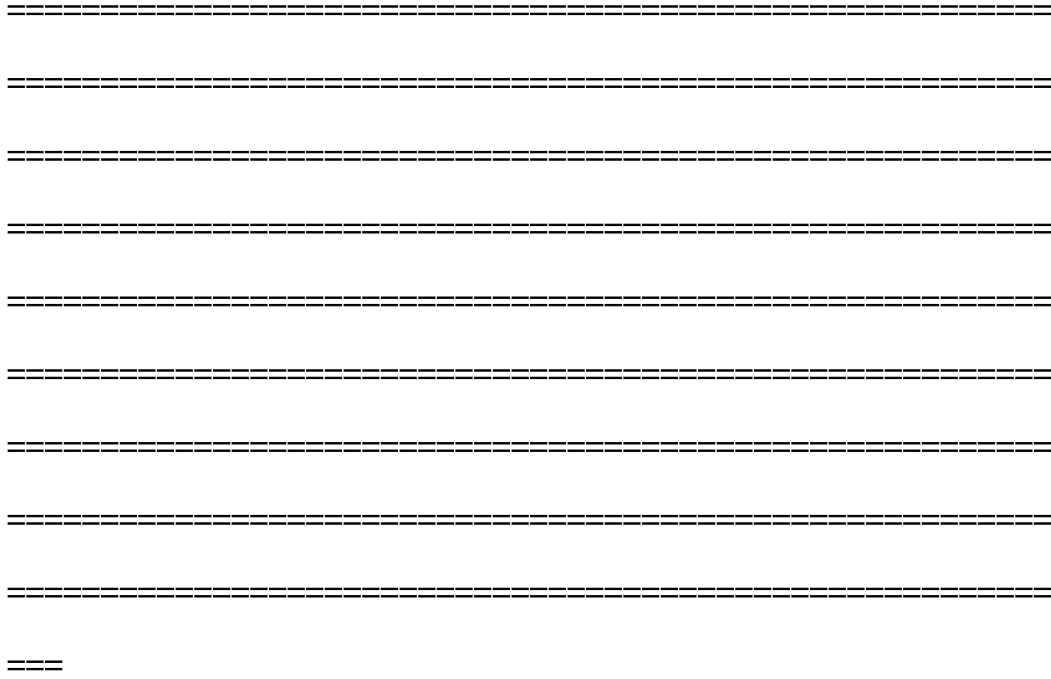
也许这些星星就是他们用神名称呼的神。有一个叫水星，另一个叫火星：不，还有一个叫乔维，虽然全世界都是乔维。还有一个土星（萨腾），但土星的地位也不低，它是所有种子的主宰。还有一颗最亮的星，金星，虽然他们也想把她变成月亮：虽然在他们看来，她和朱诺争夺这颗光彩夺目的星星，就像争夺金苹果一样激烈。有人说路西法是维纳斯，也有人说是朱诺，但维纳斯（就像她一直以来一样）是从朱诺那里得到的。说它是维纳斯的人比说它是朱诺的人要多得多。但是，有谁会不嘲笑乔维（木星）被称为众神之王，却又看到金星是一颗比他的星明亮得多的星呢？金星的亮度本应和他的力量一样出类拔萃：但他们回答说，金星的亮度似乎比他低，而她的亮度却比他高，因为一个比另一个离地更近。为什么，如果最高的地方应该得到荣誉，为什么土星（萨



阿波罗、戴安娜和其他被选中的神，被称为世界的一部分。

虽然他们把阿波罗说成是巫师和医生，但为了让他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们说他是太阳，而他的妹妹戴安娜是月亮和旅行女神。她也是处女，没有被人碰过，她们都带着光轴，因为只有这两颗星星会向地球发出光芒。他们说，火神是世界之火。海王星，是水： 迪斯之父是大地的根基和深度；巴克斯神和塞芮斯神是种子神，他代表阳性，她代表阴性：或者说他代表种子的湿润部分，她代表种子的干燥部分。现在，所有这些都与世界有关，与被称为“全亲将军”的乔维有关，因为他既孕育了万物，也带来了万物的雌性。伟大的母亲塞蕾丝（Ceres）创造了大地，此外还有朱诺（Juno）。因此，万物的次要原因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尽管乔维被称为“全父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世界的全部。密涅瓦，因为他们让她成为艺术女神，却从未给她一颗星星，所以他们又让她成为天空或月亮；他们认为维斯塔是所有女神中的首领，因为她是大地的女神：但他们又给了她世界之火的保护，它更轻，不像火神的火那么猛烈。因此，他们所说的所有这些精选的神指的都是世界：有些是全部，有些是部分：全部，就像乔维：局部的，如伟大的母亲天才、太阳和月神，或者说阿波罗和戴安娜，有时一个神代表许多事物，有时一个事物代表许多神；第一种情况在朱庇特身上是真实的，他是世界的全部，但他只是天上的一颗星；朱诺也是如此，她是所有次要原因的女神，但她只是空气、她只

是大地，尽管她可能从维纳斯那里得到星星。密涅瓦是最高天空，而月亮则是最低的天空，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其次是世界，它既是朱庇特，又是雅努斯；而大地，它既是伟大的母亲朱诺，又是谷神星。



## 第十七章

就连瓦罗自己也宣称，他对诸神的看法是模棱两可的。

其余的事情也是如此，就像我为了举例而在上文提到的那些事情一样。他们没有解释它们，而是随意把它们牵扯进来。他们在反复无常的观点的驱使下，忽左忽右，忽左忽右，忽左忽右；以至

于连瓦罗自己也宁可怀疑一切，也不愿肯定任何事情。在写完最后三本书中关于确定诸神的第一本书后，他在第二本书中开始谈论不确定的诸神，他说：“我不应该因为在这本书中陈述了关于诸神的可疑观点而受到谴责。因为读完这些书后，如果有人认为应该、而且能够对它们做出最终的判断，那么他自己就会这样做。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容易对我在第一本书中所写的东西产生怀疑，而不是试图将我在在这本书中所写的所有东西归结为任何有序的体系”。

因此，他（瓦罗）不仅使那本关于不确定的神的书变得不确定，也使那本关于确定的神的书变得不确定。此外，在关于特定诸神的第三部书中，他通过预想展示了他认为必要的自然神学的内容，并准备开始讨论民事神学。

他（瓦罗）说：“我将在这本书中写到罗马人民的公共神灵，他们为这些神灵建立了庙宇，并用许多装饰品来突出这些神灵；但是，正如色诺芬-科洛芬（Xenophon of Colophon）所写的那样，我将陈述我的想法，而不是我准备坚持的观点，即人可以思考这些事情，神也可以知道这些事情”。

因此，这并不是他（瓦罗）在准备书写那些由人设立的（偶像众神）事物时所承诺的，对已理解和最肯定相信的事物的叙述。他只是怯怯地许诺要记述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事实上，





关于这些神（偶像众神），有一种更可信的说法，即他们是人，根据每个人的特殊天赋、举止、行为和环境，为他们制定了神圣的仪式和庄严的典礼；这些仪式和庄严的典礼逐渐渗透到人的灵魂中，而人的灵魂就像恶魔一样，渴望得到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东西，于是这些仪式和庄严的典礼就广为流传；诗人用谎言来装饰这些仪式和庄严的典礼，而虚假的灵魂则引诱人们接受这些仪式和庄严的典礼。而更有可能的是，一些年轻人，或是自己不虔诚，或是害怕被不虔诚的父亲杀死，他们渴望统治，于是废黜了他的父亲，而不是（根据瓦罗的解释，“他们”是指那些不虔诚的人）土星（萨腾）被他的儿子朱庇特推翻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属于朱庇特的“原因”先于属于土星（萨腾）的“种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土星就不会在木星（朱庇特）之前，也不会成为木星的父亲。因为“因（朱庇特）”总是先于“种（萨腾）”，而不是由“种”产生的。

但是，当他们试图用自然的解释来表彰人类最虚妄的寓言或行为时，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感到困惑，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愚蠢而感到悲哀。

=====  
=====  
=====



如此说来，木星（朱庇特）是种子，而不是种子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

但是，如果人们因为解释愚蠢的事情而找不到任何明智的话可说，他们该怎么办呢？土星有一把剪枝刀。瓦罗说，这是因为农业。当然，在土星统治时期，还没有农业，因此才会提到土星以前的时代，因为正如瓦罗对寓言的解释，原始人靠大地自发产生的种子为生。

当他（萨腾，土星）失去权杖的时候；他曾经是国王，在他的前半生过得很安逸，当他的儿子（朱庇特）占据王位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辛苦的工人。他（瓦罗）还说，有些民族，比如迦太基人，会把男孩献给他（萨腾）；有些民族，比如高卢人，会把成年人献给他——因为在所有的种子中，人类是最好的。

对于这种最残酷的虚荣心，我们还需要说什么呢？让我们注意并坚持这一点：这些（偶像众神）解释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上帝——一个活的、无体的、不可改变的自然，从他（上帝）那里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生活——而是结束于有体的，暂时的，易变的和必死的事物。

瓦罗说，寓言里说土星阉割了他的父亲库鲁斯，这意味着神圣的种子属于土星，而不属于库鲁斯。但是，瞧！如果土星是库鲁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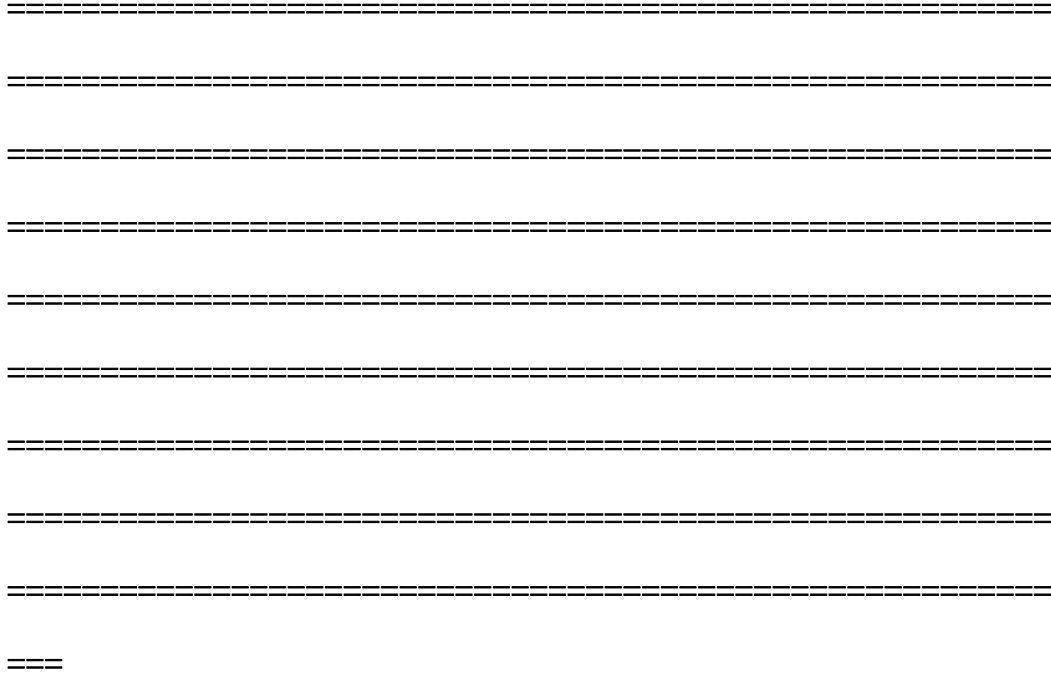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一章

关于为纪念利伯而举行的仪式的可耻性。

关于利伯的仪式，他们把利伯置于液体种子之上，因此，他不仅掌管水果的液体，可以说，在水果的液体中，酒是最重要的，而且还掌管动物的种子：至于这些仪式，我不愿意去说明他们达到了多么卑劣的地步，因为这将导致冗长的论述，尽管我并不是不愿意这样做，以显示那些实行这些仪式的人的骄傲愚蠢。瓦罗说，在意大利，在道路交叉的地方，人们肆无忌惮地庆祝自由仪式，以至于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崇拜他的私处。在利伯节期间，这个淫秽的器官被放在一辆车上，先是被抬过乡间的十字路口，然后又被抬进了城里。但在拉维尼翁镇，只有利伯节才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最放荡不羁的谈话中，直到这个肢体被抬过广场，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休息为止；在这个不体面的肢体上，有必要——最尊贵的女祭司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献上花圈。因此，为了种子的生长，必须安抚利伯神。为了驱除田野里的妖魔鬼怪，甚至可以强迫女祭司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连妓女都不能在剧院里做的事，如果观众中有女祭司的话。由于这些原因，人们认为只有土星不足以成为种子，即不纯洁的心灵可能会找到繁衍神灵的机会；由于被唯一的真神正大光明地抛弃于不洁之中，由于对越来越大的不洁的狂热而被许多假神的崇拜所

蛊惑，它（世人的心灵）就会把这些亵渎神明的仪式称为神圣的事情，就会放弃自己，任由一群肮脏的恶魔侵犯和污染。



## 第22章.

### 关于海神、萨拉西亚和维尼莉亚

尼普顿娶了萨拉西娅为妻，据说萨拉西娅是海里的净水。为什么维尼莉亚也和他结合了呢？难道不只是因为灵魂的欲望，希望有更多的恶魔来嫖娼，而不是因为这个女神是完善他们神圣仪式的必要条件吗？但是，让我们从这一杰出神学的解释中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阻止我们的这种指责。这位神学家（瓦罗）说，

维尼莉亚是冲向海岸的浪花，而萨拉西亚则是返回大海的浪花。那么，既然来去都是一朵浪花，为什么会有两个女神呢？当然是疯狂的欲望本身，它对许多神灵的渴望就像海岸上的浪花。虽然去的水和回的水没有什么不同，但去而不回的灵魂却被两个魔鬼玷污了，它（世人的心灵）用这个虚假的借口邀请了这两个魔鬼。瓦罗啊，我请求你，还有你们这些读过有识之士的著作，自以为学识渊博的人——我请求你解释这句话，我不是说要符合永恒不变的本性（只有上帝才是永恒不变的本性），而只是说要符合关于世界的灵魂（你们所认为的真神）及其部分的学说。

你们把弥漫在大海中的那部分世界之魂说成是你们的海神，这还算是比较可以容忍的。那么，海浪冲向海岸，又返回大海，是世界两个部分，还是世界灵魂的两个部分呢？你们谁会傻到这么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给你们造两个女神呢？唯一的原因似乎是，你们聪明的祖先规定，不是让许多神统治你们，而是让许多喜欢虚荣和虚假的恶魔占有你们。

但根据这种解释，既然萨拉西娅被描述为服从于她的丈夫，为什么她会失去海的下半部分呢？你们说她是退去的浪花，其实是把她放在海面上。她是否因为丈夫娶维尼莉亚为妾而恼羞成怒，从而把他从海面上赶走了呢？





## 第23章.

关于大地，瓦罗认为大地是女神，因为他认为是神的世界的灵魂也渗透到她身体的最底层，并赋予它神力。

我们看到大地充满了自己的生灵，它当然是一个整体；但尽管如此，它也不过是各种元素中的一个大块，是世界的最底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它奉为女神呢？是因为它多产吗？那么，为什么人不被视为神，因为他们耕种它（大地），使它多产；但他们（世人）虽然耕种它，却不崇拜它呢？

但是，他们说，弥漫在它（大地）身上的世界灵魂的一部分使它成为了女神。好像人有灵魂不是一件更明显的事，不，是一件不

容置疑的事。然而，人们并没有把人当作神，而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带着奇妙而又可怜的错觉，把那些不是神的人，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当作应受崇拜和敬仰的对象。

当然，同样是瓦罗，在《精选神灵》一书中，他也肯定了宇宙自然中有三种等级的灵魂。一种是渗透到身体所有有生命的部分，没有感觉，只有生命的力量，即渗透到骨头、指甲和头发中的原理。世界上的树木就是靠着这种原理得到滋养，不经意地生长着。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第二种灵魂是有感觉的灵魂。这个原理渗透到眼睛、耳朵、鼻孔、嘴巴和感觉器官中。第三级灵魂是最高级的，被称为心智，这里是智慧的宝库。除了人类，凡物都不具备这种灵魂。瓦罗说，世界灵魂的这一部分被称为神，在我们身上被称为天才（智慧、理性）。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石头和泥土，没有被感觉的力量所渗透，它们就像是上帝的骨头和指甲。同样，我们所感知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也是上帝的感知器官。此外，以太是他的思想；由于以太中的美德渗透到恒星中，它也使恒星成为神；由于它通过恒星渗透到大地中，它使大地成为泰勒斯女神，它又从大地进入并渗透到海洋中，使海洋成为海神。

让他（瓦罗）从这个他认为是自然神学的地方回到他出发的地方，以便从他的道路的多次转折和蜿蜒所引起的疲劳中得到休息。我说，让他（瓦罗）回去吧，让他回到民事神学中去。我想在那里

耽搁他一会儿。我有些话要讲，与神学有关。我还没有说，如果泥土和石头与我们的骨头和指甲相似，那么它们（我们的骨头和指甲）也同样没有智慧，就像它们（泥土和石头）没有感觉一样。我也不是说，如果说我们的骨头和指甲有智慧，是因为它们在一个有智慧的人体内，那么说世界上与这些（泥土和石头）相似的东西是神的人，就像说我们的骨头和指甲是人的人一样愚蠢。我们也许有机会与哲学家们争论这些问题。但现在，我想把瓦罗作为一个民事神学家来讨论。因为，虽然他看起来似乎希望抬头进入自然神学的自由领域，但由于他意识到他正在被阅读的这本书涉及的是属于民事神学的一个主题，这可能会使他重新回到民事神学的观点上来，并说出这样的话。

我这样说是为了不让人们相信他（瓦罗）的民族（罗马人）和其他国家的祖先对海神进行了非理性的崇拜。我要说的是，既然大地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渗透在大地中的那部分世界之魂没有把它变成他称之为特勒斯的那个女神呢？如果这样做了，那么被称为迪斯之父的木星和海王星的兄弟奥尔库斯又会怎样呢？根据同一本书中的另一种观点，普洛瑟芬不是被称作大地的孕育者，而是被称作大地的下半身。但是，如果他们说，世界灵魂的一部分渗透到大地的上半身时，就成为迪斯之父，而渗透到大地的下半身时，就成为普洛瑟芬女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勒斯又是什么呢？因为她的一切都被分成了这两个部分和这两个神；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她当作第三个女神，也不可能把她放在什么地方，

除非说那些神：奥库斯和普洛瑟芬就是一个女神泰勒斯，他们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个或两个，尽管他们被称为三个神，被认为是三个神，被当作三个神来崇拜，有他们自己的祭坛、他们自己的神龛、仪式、肖像、祭司，——而他们自己的假恶魔也通过这些东西玷污被玷污的灵魂。

让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世界灵魂的一部分渗透到了地球的哪个部分，从而造就了泰卢摩神？他（瓦罗）说：“不是，大地是一个整体，具有双重生命，阳性产生种子，阴性接受并滋养种子。因此，它被称为 Tellus，源自阴性原理，而 Tellumo 则源自阳性原理”。那么，为什么祭司们要像他（瓦罗）所说的那样，还要加上另外的神灵，对四位神灵进行神圣的祭祀，即特勒斯、特鲁莫、阿尔托尔和鲁索尔呢？关于泰勒斯和泰卢摩，我们已经说过了。但他们为什么崇拜阿尔托尔呢？他说，因为大地的一切泉水都是由大地滋养的。他们为什么崇拜鲁索尔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它们的源头。

---

---

---

---

---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关于泰勒斯（大地）的姓氏及其含义，虽然这些姓氏表明了许多属性，但它们并不代表有相应数量的神。

那么，一个大地，由于具有四重美德，应该有四个姓氏，但不应该被认为是四个神，就像朱庇特和朱诺虽然有这么多的姓氏，但它们只是单一的神，因为所有这些姓氏都表示，多种美德属于一个神或一个女神；但众多的姓氏并不意味着有众多的神。然而，即使是最卑鄙的女人，有时也会厌倦那些在邪恶的激情驱使下追逐的人群，同样，变得卑鄙、被不洁的灵魂所玷污的灵魂，有时也会开始厌恶为自己增添神灵，让自己被他们所污染，就像它曾经乐于这样做一样。因为瓦罗自己，似乎也为这些众神感到羞耻，他想把泰勒斯变成一个女神。他说：“他们说，这位伟大的母亲有一个鼓膜，这表示她是地球的球体；她头上有塔，这表示城镇；她周围有固定的座位，这表示万物在动，而她不动。他们让加利人侍奉这位女神，表示需要种子的人应该跟随大地，因为所有的种子都在大地上”。他说：“他们在女神面前跪下，说明耕种土地

的人不应该无所事事，因为总有事情等着他们去做。铙钹的声音是指投掷铁器、人的双手以及其他所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声音；这些铙钹是铜制的，因为在铁器被发现之前，古人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铜器。他们在女神旁边放了一只没有被捆绑和驯服的狮子，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土地是如此荒芜和贫瘠、以至于试图把它引进来耕种是无利可图的”。

然后他（瓦罗）又说，因为他们给母亲泰勒斯（大地）起了很多名字和姓氏，所以人们认为这些名字和姓氏代表了很多神。他（瓦罗）说：“他们认为，泰勒斯是奥普斯，因为大地因劳动而生机勃勃；大地是母亲，因为大地孕育了许多生命；大地是伟大的，因为大地孕育了种子；大地是普洛瑟芬，因为大地结出了果实；大地是灶神，因为大地长满了草药。因此，“他说，“他们一点也不荒谬地将其他女神与大地相提并论”。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女神（不过，如果求证真相，它甚至不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它分成许多女神呢？让一个女神有许多名字吧，不要让女神的名字和偶像众神的名字一样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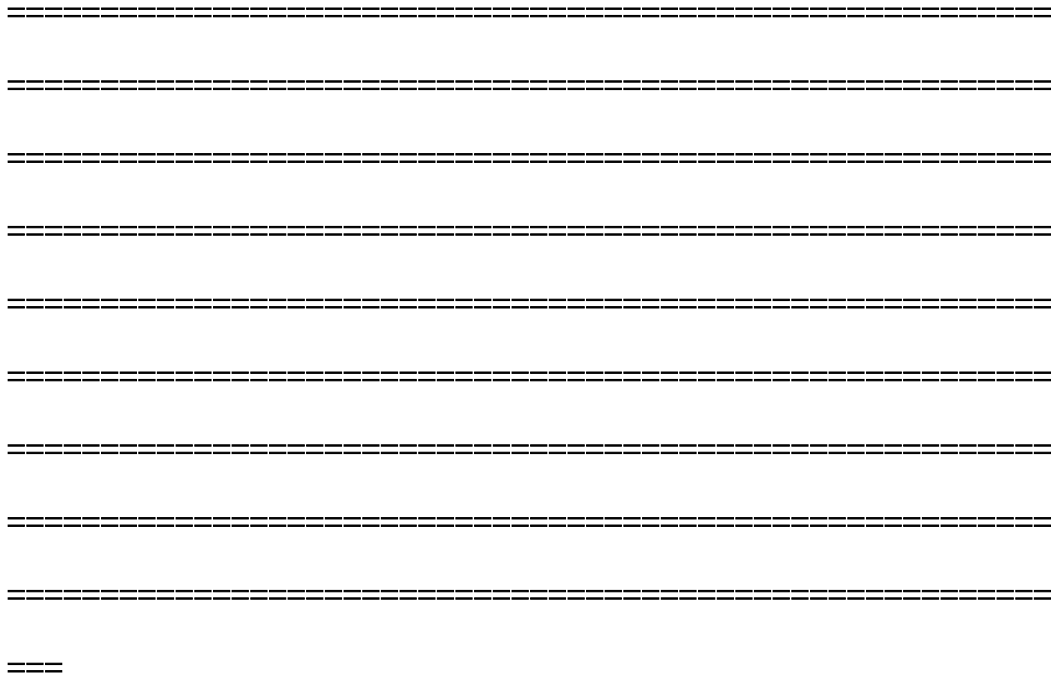
但是，错误的古人的权威对瓦罗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迫使他在表达了这一观点之后，又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因为他马上又补充道：“古人认为真的有许多女神，他们的观点与此并不冲突”。说一个女神有许多名字和说有许多女神完全是两码事，怎么会不冲突呢？但他说，同一事物有可能既是一个，又有多个。我承认一个

人身上有许多东西，那么他身上有许多人吗？同样，在一个女神身上有许多东西，因此也有许多女神吗？但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分割、结合、繁殖、复制和牵连吧。

这些就是著名的泰勒斯之谜和伟大的母亲之谜，它们都与凡人的种子和农业有关。那么，这些东西——即鼓膜、塔楼、加利、肢体的来回摆动、铙钹的响声、狮子的形象——有这样的参照和目的吗？那么，肢体残缺的加利人侍奉这位伟大的母亲，难道不是为了表示需要种子的人应该追随大地吗？因为，他们究竟是通过追随这位女神而获得了种子（因为他们缺乏种子），还是通过追随她而失去了种子（因为他们拥有种子）？这是解释还是贬低？我们也不知道恶鬼占了多大的上风，以至于他们能够强加如此残忍的仪式，却不敢许诺任何丰厚的回报。

如果大地不是女神，人们就会通过劳动把手放在它身上，以便通过它获得种子，而不会用暴力把手放在自己身上，以便因为它而失去种子。倘若它不是女神，它也会因他人之手而变得如此肥沃，而不会迫使男人因自己之手而变得贫瘠；在自由节上，一位尊贵的女主人在众人的注视下将花环戴在男人的私处，而她的丈夫也许就站在旁边，脸红耳赤，汗流浹背，如果男人还有羞耻心的话；在结婚庆典上，新婚的新娘被命令坐在普里阿普斯的身上。这些事情已经够糟糕了，但与最残酷的憎恶或最可恶的残忍相比，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里，人们惧怕田地施魔法；在这里，

人们却不惧怕肢体被砍断。在那里，新娘的贞洁遭到践踏，但其方式是既不夺走她的果实，也不夺走她的贞洁；在这里，一个男人被肢解，他既没有变成女人，也没有保持男人的身份。



## 第二十五章

希腊圣贤学说对阿提斯残割的解释。

瓦罗（Varro）没有提到过那个阿提斯，也没有为他寻找过任何解释；他是为了纪念他被瑟雷斯所爱而残害了加卢斯（Gallus）。但是，博学睿智的希腊人对如此神圣、如此杰出的解释绝非沉默。著名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说，阿提斯（Atys）象征着春天



的花朵，春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因此，阿提斯被肢解是因为花朵在果实出现之前就已经凋谢了。那么，他们并不是把人本身，或者说他们称之为阿提斯的人的外貌比作花朵，而是把他的男性器官比作花朵，这些器官确实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凋谢的。我是说掉落吗？不，它们确实没有掉落，也没有被摘掉，而是被撕裂了。花谢了，也没有结出果实，而是不育。那么，他们说被阉割的阿提斯本身意味着什么呢？

在他被阉割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指的是什么？这又会引起怎样的解释？难道他们在妄图找到一种解释之后，又试图说服人们相信那些公开的报道，以及关于他曾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的记载吗？我们的瓦罗非常正确地反对这种说法，而且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这位最博学的人肯定不是不知道这种说法。

=====

=====

=====

=====

=====

=====

=====

=====

=====

=====

===

## 第二十六章

这位伟大母亲祭品的肮脏。

瓦罗不愿再提那些献给这位伟大母亲的甘尼米德人，他们不顾男女的羞耻，涂着膏药的头，涂着油彩的脸，放荡的身体，淫荡的步伐，直到昨天还在迦太基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卑鄙地向人们乞讨维持生计的钱财。据我所知，我还没有读到过关于这些人的任何东西：他们的论述、言辞和理由都是羞于启齿的。就这样，伟大的母亲超越了她所有的子神，不是神性的伟大，而是淫秽的伟大。雅努斯本身并不像这个怪物那样畸形；他的雕像只是畸形，但这个怪物的祭品既血腥又畸形。他的身体是石头的，而她的身体却是肉的。朱庇特所有的淫乱行为都没有达到这种羞耻的程度；他除了强奸女性之外，还玷污了天堂，但只有一个甘尼米德；但她既玷污了天堂，又用众多公开的索多玛人污染了大地。人们可能会认为，阉割了他父亲的土星接近或超过了这种肮脏：但在他们的宗教中，人们宁愿被别人杀死，也不愿被自己阉割。诗人说，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让肉体说去吧，历史上说他杀了他们，然而罗马人不是从非洲人那里学会了把自己的儿子献祭给他吗。但这位伟大的母亲甚至把她的太监带进了罗马神庙，甚至在那里也保持着她兽性的残忍，她想通过切断罗马人力量的源泉来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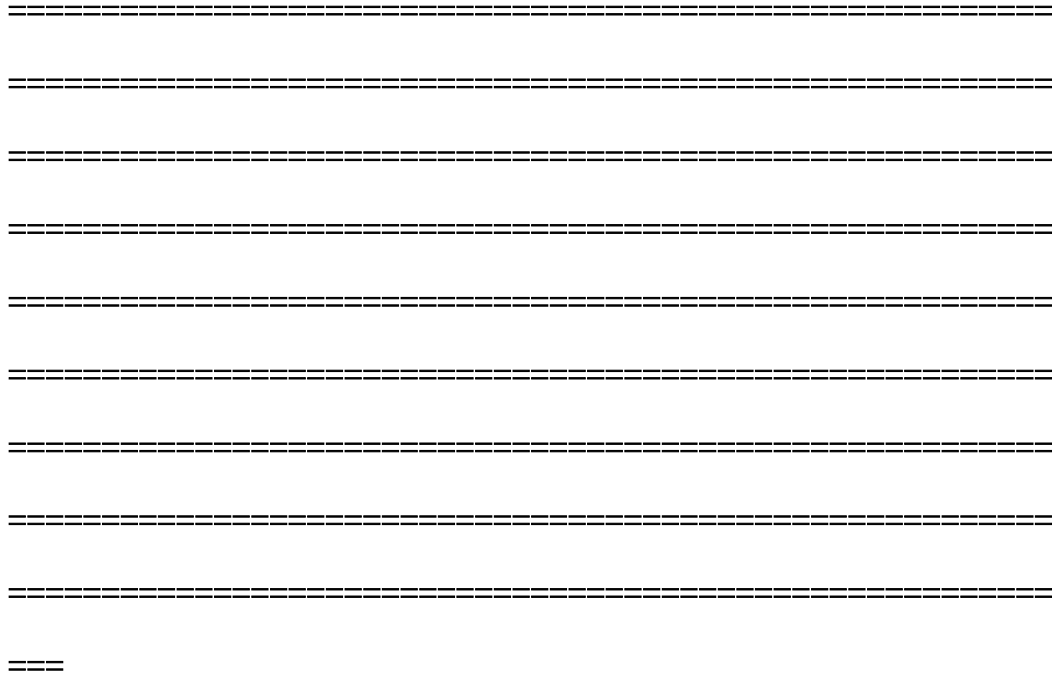
们获得力量。墨丘利的偷窃、维纳斯的淫乱、其余人的奸淫和下流（如果不是在舞台上经常吟唱，我们也会讲述），这些与众神之母独有的邪恶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是诗人的大胆记录了它们，但又是谁在众神的迫切要求下展示了它们，是众神的直接猥亵、魔鬼的告白和可怜灵魂的幻想吗？但是，这种通过阉割自己来崇拜赛卑尔的方式，诗人们从来没有发泄过，而是对此深恶痛绝，只字不提。他们说这一切都与世俗有关；不，看看是不是与恶人有关。世上有什么东西不能与世上的东西相提并论呢？但我们要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他们信奉真正的宗教，不把世界当作神来崇拜，而是为了他的缘故，把世界当作他所崇拜的作品来赞美；他们摆脱了世界的一切污点，因此接近创造世界的神；我们看到这些被选中的神比其他神更值得注意，不是为了弘扬他们的功绩，而是为了揭露他们的耻辱；这证明他们是人，不仅诗歌如此，历史也是这样解释的；因为维吉尔说，

*"Primus ab æthereo venit Saturnus Olympo,  
Arma Jovis fugiens, et regnis exul ademptis"*。

“萨图恩从奥林匹斯山而来、  
在乔维的怀抱中飞翔，在悲惨的情况下被放逐。”

接下来，欧麦勒斯（Euhemerus）在一部连续的历史中也写了同样的内容，并由恩尼乌斯（Ennius）翻译成了拉丁文；由于希腊文

和拉丁文中都有许多内容是我们之前的其他人针对这些错误所写的，所以我不再赘述。



## 第二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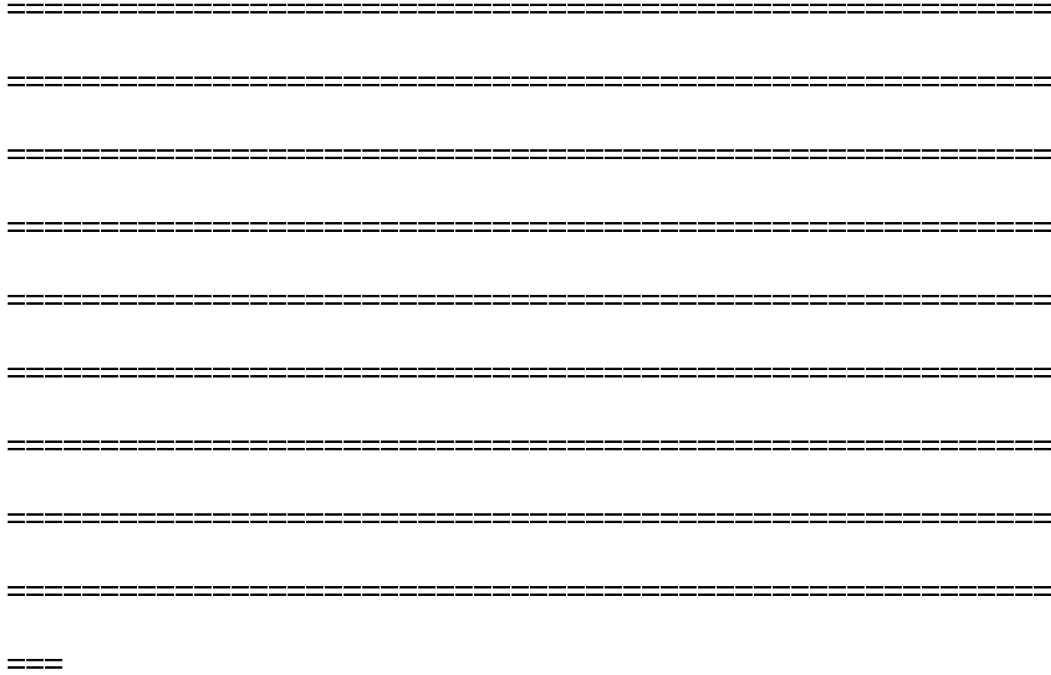
关于那些既不崇拜真正的神，也不使用属于神的崇拜的自然主义者的臆想。

当我思考那些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人努力把生理学变成神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除了自然界和地球上（虽然看不见）的物体之外，不可能涉及任何其他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远离真神：如果这不超出真正的宗教所允许的一致性，那么他们缺乏对真神的

认识就应该受到谴责，而他们若不从事或授权从事淫秽行为，也应该得到部分忍受。但是，既然崇拜身体或灵魂为真神（只有真神住在灵魂中才会使灵魂快乐）是邪恶的，那么崇拜这些东西既不能获得救赎，也不能获得暂时的名誉，那又是多么卑鄙啊？因此，如果有了庙宇、祭司和祭品（这些都是真神应得的），却崇拜世界上的任何元素，或任何受造之灵，即使它们不是不洁和邪恶的，这种崇拜仍然是邪恶的，这并不是因为进行崇拜的东西是邪恶的，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只应用于崇拜真神，只有真神才是这种崇拜和服务的对象。但如果有人坚持说他崇拜的是唯一的真神，这样的人并不是因为崇拜了不该崇拜的对象而犯罪，而是因为他用不该崇拜的方式崇拜了该崇拜的对象。但是，用污秽不堪的东西来崇拜的对象，不是真正的上帝，即灵魂和肉体的创造者，而是一个受造物，即使不是邪恶的受造物，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或者是灵魂和肉体一起，————都会两次得罪上帝，他对上帝的冒犯是双倍的：一次是因为他崇拜的不是上帝；一次是因为他用这样的罪恶仪式崇拜，而这种仪式是无论对于上帝和受造物都不应该举行的。

的确，这些异教徒的崇拜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崇拜是多么的可耻和罪恶；但是，如果不是他们的历史证明，这些同样被承认为卑鄙和肮脏的仪式是为了顺从神的要求而举行的，而神的要求又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他们崇拜的是什么或崇拜的是谁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因此，毫无疑问，整个民间神学都

在发明各种方法来吸引邪恶和最不洁的灵魂，请他们来参观毫无意义的图像，并通过这些图像占据愚昧的心灵。



## 第二十八章

瓦罗关于神学的学说与神学本身并不相符。

那么，这位最博学、最敏锐的人，瓦罗，试图用精妙的争论将所有这些神灵归结为天地，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做不到。它们像水一样从他的手中流走；它们退缩了；它们滑落了，掉了下来。因为当他要谈到女性，也就是女神时，他说：“正如我在第一部关于地方的书中所指出的，天和地是众神的两个起源，因此他们被称

为天神和地神，正如我在前几部书中从天说起，谈到雅努斯，有人说他是天，有人说他是地，所以我现在从特勒斯（大地）说起，谈到女神”。我能理解如此伟大的思想家经历了怎样的尴尬。

我看到这么好的机智已经陷入了多么痛苦的境地。他被一种可能性所吸引，要把天当作媒介，把地当作病人，因此把前者赋予阳性形式，把后者赋予阴性形式：但他不明白，赋予这两者形式的那位神，创造了这两者。因此，他这样解释萨摩特拉西亚人的崇高奥秘，说他将向他的民族公开其中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从未知道过的，这是他最虔诚的承诺。因为他说，他在图像中观察到，一种东西表示大地，另一种表示天堂，还有一种表示形式的抽象，即柏拉图的“理念”：他将让乔维成为天堂，让朱诺成为大地，让密涅瓦成为理念：天堂是有效的，大地是实质的，理念是每种效果的形式：在此我要说的是，柏拉图赋予了这些形式如此之多的意义，以至于他说，没有这些形式，天堂什么也做不了，天堂本身就是由这些形式创造的。我要说的是，瓦罗在他的《众神选集》一书中彻底推翻了这三种神的区别：他把天列为阳性神，把地列为阴性神：他把密涅瓦神也列入其中，但现在却在天之上。海王星是阳神，位于海中，因此与其说是在天上，不如说是在地上。父亲迪斯（或冥王星）是一位男性神灵，也是他们的兄弟，他也在地的最上层，他的妻子普洛瑟皮娜在他下面。那些天神现在怎么可能是地神，或者这些地神怎么可能有高于天的房间或与天有关？大地是他们的母亲，除了鸡奸、切割和阉割，什么都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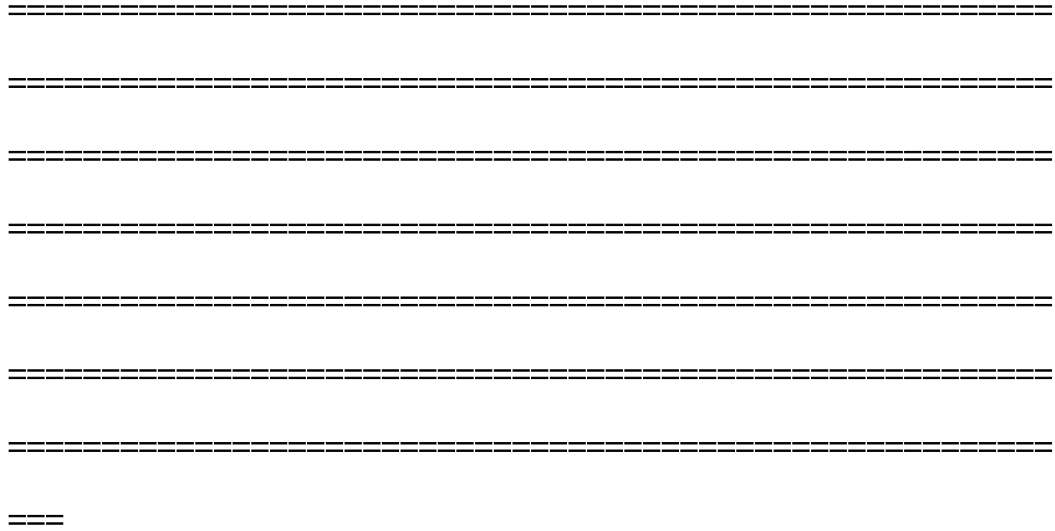




部分的一个或多个灵魂，而是创造了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创造了所有活着的生物，野蛮而无知，灵敏而有理，现在，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位真正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运作，他们将其简化为荒谬而淫秽的奥秘，引诱了许多魔鬼。我们敬拜的上帝，他赋予每个被造物以运动、存在和限制，他知道、包含并处置一切原因，他赋予种子以力量，赋予他所赐予的人以理智：他赋予我们语言的能力，他将未来事物的知识赋予他所喜爱的灵，他所喜爱的人可以预言，他为了人类应有的矫正，命令并结束一切战争和世俗的磨难：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狂暴的火焰，为这个巨大的物体提供温度；他构筑并引导着所有的水；他创造了太阳，作为世界上最清澈的光，并赋予它一致的行动和运动；他没有从地狱之灵那里夺走所有的力量：它根据气温的高低为每种生物提供湿润或干燥的养料：它创造了大地，使它肥沃：它将大地的果实赐予人类和野兽：它知道并安排着一切主要和次要的原因：它赋予月亮以运动：它在天地间制定了各种方法，以指导我们的变化；他用艺术和科学为他所创造的智慧增添光彩，作为大自然的装饰品；他为了生物繁衍后代而创造了交配；他让人们使用地上的火，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些都是学识渊博的瓦罗从别人的学说或自己的猜测中，通过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自然的解释，努力归结为选定的神灵的事情。

=====

=====



### 第三十章.

如何将造物主与被造物区分开来；这样，人们所崇拜的神就不是一个，而是一个作者的作品。

现在，我们要开始讨论唯一真神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给他们自己创造了许多虚假的神，同时他们试图给他们许多最可憎、最可恶的奥秘一个尊贵的解释；——他（上帝）掌握、了解和支配事物的起因；他创造了种子的美德；他赋予他所创造的一切生物以理性的灵魂，也就是所谓的思想；他赋予它们语言的能力和用途；他将预言未来的天赋传给了他认为好的任何灵体；他还亲自预言未来的事情，通过他所喜欢的人，通过他所要消除的疾病；当人类要通过战争来纠正和惩罚时，他还管理这些战争的开始、进展和结束；他创造并管理着这个世界上最猛烈、最狂暴的火焰，与

大自然的其他元素保持着适当的关系和比例；他是所有水域的管理者；他使太阳成为所有物质之光中最明亮的，并赋予它适当的力量和运动；他甚至没有从阴间的居民那里收回他的统治权和力量；他为凡人的天性指定了合适的种子和养料，无论是干的还是液体的；他建立了大地并使之多产；他将丰硕的果实赐予动物和人类；他不仅知道并规定了主要的原因，还规定了后续的原因；他为月亮决定了她的运动；他在天上和地上提供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通道；他还赋予他所创造的人的思想以各种艺术的知识，以帮助生活和自然；他指定了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以繁殖后代；他恩赐人类社会以最简单和最熟悉的用途——在壁炉上燃烧和照明——的地火。那么，这些就是最敏锐、最博学的瓦罗通过我不知道的物理解释，从其他来源和他自己的猜测中，费尽心机在精选的诸神中分配的东西。但是，唯一的真神所做的这些事，却是作为同一个神，即作为无处不在、不受空间限制、不受任何枷锁束缚、其存在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改变、以无所不在的力量充满天地、而不是以需要的本性充满天地的神。因此，他管理万物的方式，就是让万物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虽然没有他，万物什么都不是，但他是什么，万物就不是什么。他也通过天使做了许多事；但只有他自己才使天使得胜。虽然他为了某些目的而派遣天使到人的身边，——但他也是如此，他并不是通过天使固有的善来感化人，而是通过他自己，就像他自己感化天使一样。





伯来人聚集成一个共和国，就像这样，来执行这个奥秘；在这个共和国里，有时通过明白他们所说的话的人，有时通过不明白的人，预言了从基督降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个民族后来也流散到各国，为的是见证基督永恒救赎的经文。因为不仅是那些用文字记载的预言，也不仅是那些教导道德和虔诚的正确行为的诫律，而且也是那些在基督里宣告永恒救赎的经文。

不仅如此，还有礼仪、祭司、帐幕或圣殿、祭坛、祭品、仪式，以及其他任何与侍奉上帝有关的东西，在希腊语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瑞雅”（*arpeia*），所有这些都象征并预示着那些我们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所相信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或坚信将要实现的事情。

=====

=====

=====

=====

=====

=====

=====

=====

=====

=====

===

### 第三十三章

只有通过基督教，那些以人的错误为乐的恶灵的欺骗才会显现出来。

只有这个唯一的真宗教，才能彰显出万国之神都是最不纯洁的恶魔，他们渴望被视为神，利用某些逝去灵魂的名字，或世俗生物的外表，带着骄傲的不纯洁，在最卑鄙、最可恶的事情上欢欣鼓舞，仿佛在享受神圣的荣耀，并嫉妒人类的灵魂皈依真神。当人相信真神时，就会从他最残酷、最不虔诚的统治中解脱出来，因为真神为人们树立了谦卑的榜样，人们可以效仿真神，变得像当年因骄傲而堕落之前的人一样伟大。因此，不仅是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的那些神，以及属于不同国家和土地的许多其他神，还有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那些神，他们被选入众神的元老院，然而，他们被选入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臭名昭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尊严；瓦罗试图将这些神圣的东西归结为某些自然原因，试图使卑贱的东西变得尊贵，但却找不到如何与这些原因相吻合的方法，因为这些原因并不是这些仪式的起因，他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希望人们认为这些仪式是如此。因为如果不仅是这些原因，还有所有其他类似的原因，都是真正的原因，即使它们与在宗教中寻求的真神和永生毫无关系，它们也会通过提供从事物本质中得出的





庞皮利乌斯的书中所记载的神圣仪式的起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们被认为是不值得的，不仅不值得让宗教人士阅读，甚至不值得写在它们被隐藏的黑暗中。现在，让我来说说我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中承诺要在适当的地方说的话。正如我们在瓦罗的那本关于诸神崇拜的书中所读到的那样：“有一个叫特伦提乌斯的人在雅尼库鲁姆有一块田地，有一次，他的犁手在努马-庞皮利乌斯的坟墓附近犁地时，从地里翻出了努马的书，书上写着神圣制度的起因；他把这些书拿给元老，元老读了书的开头，就把看起来如此重要的事情提交给元老院。当首席元老们读完这种或那种仪式的某些起因后，元老院同意了死去的努马的观点，而应征入伍的父亲们，就像关心宗教利益一样，命令大祭司烧掉这些书。”

让每个人相信自己的想法吧；不，让每个这种不孝行为的拥护者说任何疯狂的争论吧。就我而言，我只想说，罗马礼仪的制定者努马-庞皮利乌斯国王所记载的那些神圣事物的起因，绝不应该让人民或元老院，甚至祭司们自己知道；而且努马本人也是出于一种不正当的好奇心，才得到了这些恶魔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写下来，这样就可以通过阅读来提醒自己。但是，尽管他是国王，没有理由惧怕任何人，他却既不敢把这些经文教给任何人，也不敢用涂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破坏来毁掉它们。因此，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这些书，以免人们被传授恶毒的东西；他又害怕违反这些书，以免激怒恶魔反对自己，所以他把这些书埋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相信犁是无法接近他的坟墓的。但元老院害怕谴责他们



身边，他被逼无奈，只好求助于占卜术，以便看到水中的神像（更确切地说，是恶魔们借以戏弄他的表象），并从中了解他在神圣的仪式中应该规定和遵守什么。瓦罗说，这种占卜是从波斯人那里传过来的，努马本人和后来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都曾使用过。他说，在这种占卜中，他们还询问阴间的居民，并利用血液；希腊人称这种占卜为νεκρομαντεία。但不管是“死灵术”还是“占卜术”，都是一回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死人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是通过什么手段完成的，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吧；因为我不愿意说，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前，这些手段是法律所禁止的，甚至在外邦也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我说，我不愿意肯定这一点，因为也许当时甚至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庞皮里乌斯正是通过这些技艺学会了那些神圣的仪式，他把这些仪式当作事实说了出来，却隐瞒了它们的起因；因为就连他自己也害怕他所学到的东西。元老院还下令烧毁记载这些原因的书籍。那么，瓦罗试图引证各种虚构的物理解释，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些书载有这些解释，它们肯定不会被烧毁。现在，努马据说娶了仙女埃格利娅，因为（正如瓦罗在前述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他带着水来做水法。因此，事实往往会通过虚假的色彩变成寓言。因此，这位过于好奇的罗马国王正是通过这种水法，了解到了祭司书上记载的神圣仪式，以及这些仪式的起因，但他不愿意让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知道这些起因。因此，他让这些原因和自己一起死去，并注意让它们自己写下来，埋在土里，不让人知道。因此，那些书中所写的东西，要么是恶魔的憎恶，

如此污秽不堪，甚至在那些元老等人眼中，整个民间神学都是可憎的，他们在神圣的仪式中接受了如此多可耻的东西。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死人的记述，经过岁月的流逝，几乎所有的外邦人都相信他们是不朽的神；而那些恶魔甚至对这种仪式乐此不疲，他们假装自己就是那些死人，接受人们的膜拜，他们为了建立这种信仰，创造了一些谬误的神迹，使人们认为他们是不朽的神。但是，由于真神隐秘的旨意，这些恶魔被允许向他们的朋友努马承认这些事情，他们是通过那些可以施展死灵魔法的艺术获得这些东西的。在他死后，他并没有被迫告诫他宁可烧掉也不要埋葬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虽然要为了让这些书不为人所知，但恶魔们却无法抵挡犁的犁铧，也无法抵挡瓦罗的笔，正是通过瓦罗的笔，与此事有关的事情才得以流传下来，甚至为我们所知。因为它们不能做任何它们不被允许做的事情；但它们被允许影响那些——上帝在他深邃而公正的审判中，根据他们的意愿，要么让他们受苦，要么让他们被征服和欺骗——的人。

元老院宁可烧掉庞皮利乌斯藏起来的東西，也不愿惧怕他所惧怕的东西（因此他不敢这样做，即烧掉那些书）。因此，即使现在不想过虔诚生活的人，也要通过这种仪式来寻求永生。而不愿与恶鬼为伍的人，就不要惧怕崇拜恶鬼的邪恶迷信，而要承认真正的宗教，通过宗教来揭穿和战胜恶鬼。

+++++

++++  
++++  
++++  
++++  
++++  
++++  
++++  
++++  
++++  
++++

## 第八卷

====  
====  
====  
====  
====  
====  
====  
====  
====  
====



论。

我们需要以远比解决和展开前几卷书所处理的问题所需的更大的强度来思考当前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与哲学家而不是普通人讨论他们称之为自然的神学。因为它既不像神话神学，即戏剧神学；也不像民间神学，即城市神学：前者展示的是神的罪行，而后者表现的是神的犯罪欲望，这表明他们是恶鬼而不是神。我们说，关于这种神学，我们必须与哲学家们商讨——他们的名字，如果译成拉丁文，就意味着那些自称热爱智慧的人。现在，如果智慧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正如神圣的权威和真理所证明的那样，那么哲学家就是上帝的爱人。但是，由于并非所有自诩为哲学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称谓（因为并非所有被称为哲学家的人都是真正智慧的爱好者），那么我们就必须从那些我们通过阅读能够了解其观点的人中挑选出一些人，与他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这部著作中，我并不是要驳斥哲学家们所有的虚妄观点，而只是驳斥与神学有关的观点，我们把神学一词理解为对神性的描述或解释。同样，我也不是要驳斥所有哲学家虚妄的神学观点，我只是要驳斥他们中的一些人，这些人虽然同意存在神性这一信念，而且神性与人类事务息息相关，但却否认对唯一不可改变的神的崇拜足以让人死后和现在都获得幸福的生活；他们认为，为了获得这种生命，必须崇拜许多神，这些神确实是由唯一的神创造的，并被指定到各自的领域。这些人甚至比瓦罗更接近真理；因为，虽然瓦罗认为将自然神学完整地延伸到





希腊人的语言比其他任何民族的语言都要显赫，就希腊人的文学而言，历史上提到了两个哲学家学派，一个被称为意大利学派，发源于意大利以前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æcia）的那个地区；另一个叫爱奥尼亚学派，起源于现在仍被称为希腊的那些地区。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据说“哲学”一词也源于他。毕达哥拉斯被问及他的职业时，回答说他是哲学家，也就是智慧的学生或爱好者；因为在他看来，自称为圣人是一种傲慢的行为。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米利都的泰勒斯，他是被称为“七圣”的七人之一，其中六人因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为正确的生活方式提出的某些格言而与众不同。泰勒斯是研究事物本质的杰出学者；为了使他的学派后继有人，他将他的论文写成了文字。然而，尤其使他出类拔萃的是他通过天文计算，甚至能够预测日食和月食。不过，他认为水是万物的第一原理，世界的所有元素、世界本身以及在其中产生的所有事物最终都由水构成。然而，在我们思考世界的时候，他的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显得如此令人钦佩，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关于神性思维性质的东西。在他之后，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对事物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他不像泰勒斯（Thales）那样认为万物从一个原理中产生，泰勒斯认为这个原理是水；但他认为每种事物都从自己适当的原理中产生。他认为这些事物的原理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并认为它们产生了无数的世界，以及产生于其中的所有事物。他还认为，这些世界永远处于交替消解和再生的过程

中，每个世界根据其性质持续或长或短的时间；他也没有像泰勒斯那样，把所有这些事物活动的产生归因于神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留下了他的“智者”（Sapiens）作为继承人。

阿那克西曼德的弟子阿那克西美尼斯把事物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无限的空气。他既不否认也不忽视神的存在，但他不认为空气是由神创造的，相反，他认为神是从空气中产生的。然而，他的学生阿那克萨哥拉却认为，神的思想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原因，他说，所有不同种类的事物，根据其不同的方式和种类，都是从由同质微粒组成的无限物质中产生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对神的思想的效率产生出来的。阿那克西美尼斯的另一个学生第欧根尼也说，某种空气是万物的本原，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但它具有一种神圣的理性，没有这种理性，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阿那克萨哥拉的弟子阿凯克劳斯继承了他的观点，他也认为万物由同质的微粒组成，每个具体的事物都是由这些微粒构成的，但这些微粒被一种神圣的思想所渗透，这种思想永远给所有的永恒体（即这些微粒）注入能量，使它们交替地结合和分离。据说柏拉图的师傅苏格拉底曾是阿克莱斯的弟子；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我对这些学派的整个历史作了简要的历史概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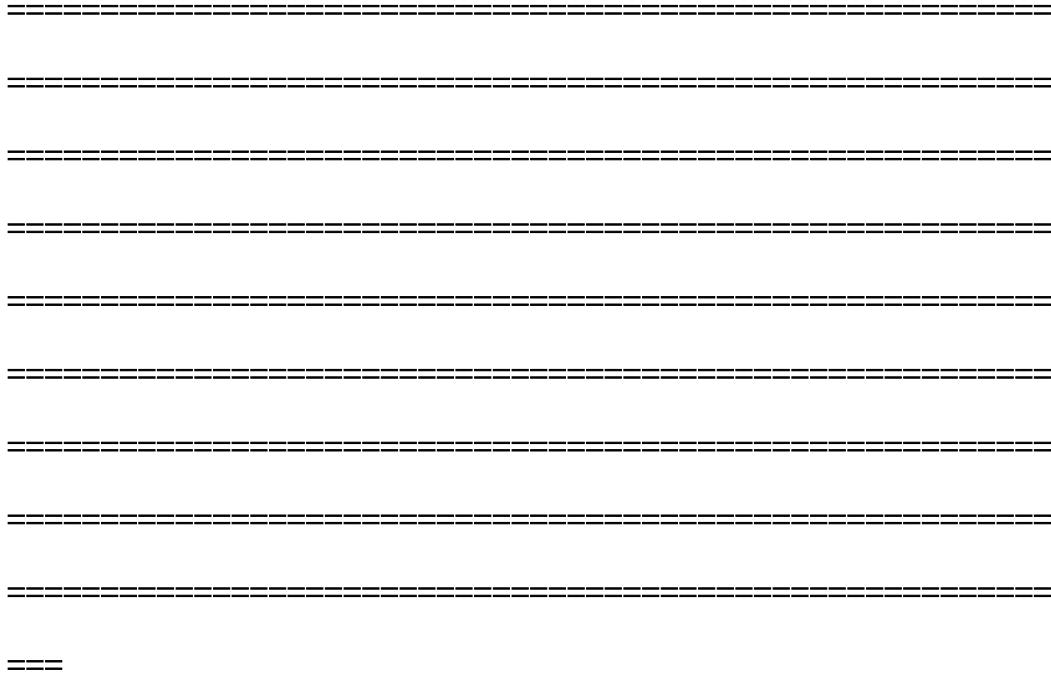


的理解力来思考无体和不变之光的本质，一切受造物本质的原因就在那里。然而，很明显，他以一种奇妙的愉悦风格和论证方式，以一种最尖锐、最含沙射影的城府，追寻和追问那些自以为知道这个或那个的无知者的愚昧；（他）有时承认自己的无知，有时又掩饰自己的知识，甚至在那些他似乎倾注了全部心力的道德问题上也是如此。

因此，人们对他产生了敌意，最后他被诽谤性地弹劾，并被判处死刑。然而，事后，雅典这座曾公开谴责他的城市，又公开哀悼他，民众的愤怒如此强烈地投向他的控告者，以至于其中一人因众人的暴行而丧生，而另一人则因自愿和永久的流放而逃脱了同样的惩罚。

因此，苏格拉底生前和死后都留下了许多他的哲学弟子，他们争相学习他的哲学，希望能够熟练地处理那些涉及至善（*summum bonum*）的道德问题，因为拥有至善才能使人幸福；在苏格拉底的争论中，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作出了各种论断，然后又驳斥了这些论断，但他认为什么才是最主要的善，这一点并不明显，因此，每个人都从这些争论中汲取了自己最满意的东西，每个人都把最终的善归结为自己认为是由什么构成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们对终极之善的看法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对于一位大师的追随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信的）有些人把主要的善放在快乐上，如阿里斯提普斯；有些人把主要的善放在美德上，如

安提斯泰尼。事实上，要叙述不同弟子的各种观点是很乏味的。



#### 第四章.

关于苏格拉底弟子中的佼佼者柏拉图，以及他对哲学的三重划分。

在苏格拉底的弟子中，柏拉图的光辉远胜于其他弟子，使他们黯然失色。柏拉图是雅典人，出身高贵，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然而，他认为自己和苏格拉底的修养远远不足以使哲学达到完美的境界，于是他尽其所能四处游历，到每一个以发展任何一门科学而闻名的地方，只要他能掌握这门科学。因此，他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一切知识和教导；从埃及出发，经过毕达

哥拉斯派盛名远扬的意大利，他在最杰出的老师的指导下，以最便捷的方式掌握了当时流行的所有意大利哲学。由于他对他的的大师苏格拉底情有独钟，所以他在所有的对话中都以苏格拉底为演讲者，把他从别人那里或通过自己强大的智力所学到的东西都说给苏格拉底听，甚至在他的道德争论中也加入了苏格拉底式的优雅和礼貌。智慧的研究包括行动和沉思，因此，智慧的一部分可称为主动的，另一部分可称为沉思的，主动的部分涉及生活行为，即道德规范，而沉思的部分则涉及对自然原因和纯粹真理的探究，据说苏格拉底在这一研究的主动部分表现出色，而毕达哥拉斯则更注重沉思的部分，他在这一研究中发挥了其伟大智慧的全部力量。柏拉图将这两部分合二为一，从而完善了哲学，因而受到赞誉。

柏拉图将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道德的，主要是行动；第二部分是自然的，目的是沉思；第三部分是理性的，辨别真假。虽然这最后一个部分对于行动和思考都是必要的，但思考才是研究真理本质的特殊要求。因此，这种三分法并不违背智慧的研究包含行动和思考的原则。至于柏拉图对这三部分中的每一部分的想法，即他认为什么是一切行动的目的、一切本性的原因、和一切智慧的光芒，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费时间，我们也不应该贸然断言。因为，柏拉图喜欢、并经常使用他的大师苏格拉底的著名方法，即隐藏自己的知识或观点，所以要清楚地发现他本人在各种问题上的想法并不容易，就像发现苏格拉底的真实观点不容易

一样。然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作品中加入他在著作中表达的某些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还是叙述别人表达的，而且他自己似乎也赞同这些观点，这些观点有时有利于我们的信仰所接受和捍卫的真正的宗教，有时则与之背道而驰，例如，在关于存在一个神还是多个神的问题上，因为这关系到死后真正幸福的生活。

柏拉图比所有其他外邦人哲学家都更受人推崇，据说他们在理解柏拉图方面表现出了最大的敏锐性，而那些被称赞为最紧跟柏拉图的人，或许对上帝的看法就是承认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存在的原因、理解的终极理由、以及整个人生所要参照的目的。在这三件事中，第一件事被理解为与自然有关，第二件事被理解为与理性有关，第三件事被理解为与哲学的道德部分有关。因为，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通过他身上最优秀的东西，达到超越万物的东西，也就是达到唯一的真和绝对的善。

上帝，没有他就没有自然的存在，没有他就没有教义的指导，没有他就没有练习的益处，——让我们去寻找他，在他那里，一切对我们都是安全的，让我们去发现他，在他那里，一切真理对我们都是确定的，让我们去爱他，在他那里，一切对我们都是正确的。

让我们爱他。





通过人的错误来获得荣耀，并通过向他们的崇拜者灌输不纯洁的欲望，刺激他们把表现他们的罪行作为他们崇拜的仪式之一、而他们自己却在这些展览的观众身上发现了一种最令人愉悦的景象——在这种神学中，凡是神庙中尊贵的东西，都因混杂了戏剧中的淫秽而被玷污了，凡是戏剧中卑劣的东西，都因神庙中的可憎而得到了证明。

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瓦罗的解释也必须让位，在瓦罗的解释中，他将神圣的仪式解释为与天地有关，与易腐事物的种子和运作有关；因为，首先，这些仪式并没有他想让人们相信的那种含义，因此，在他试图如此解释这些仪式时，真理并没有跟随他；即使它们有这样的意义，理性的灵魂也不应该把那些在自然的天平上低于它的东西当作神来崇拜，灵魂也不应该把真神赋予它的东西当作神来崇拜。努马-庞皮利乌斯将那些与神圣仪式有关的著作隐藏起来，将它们与自己一起埋葬，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它们被犁翻出来后，元老院下令将其烧毁。

此外，为了对努马表示敬意，我们还要提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埃及大祭司利奥转交的，与这些著作同属一个等级。在这封信中，不仅有皮库斯和法努斯、埃涅阿斯和罗穆卢斯，甚至还有海格力斯、埃斯库拉庇乌斯、塞米勒所生的利伯尔、廷达留斯的双胞胎儿子，或其他被神化的凡人，甚至还有主神本身、朱庇特、朱诺、土星、火神、灶神，以及瓦罗

试图与世界各部分或元素相提并论的许多其他神灵，都曾是人。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与努马的案例有相似之处；因为祭司因为自己揭示了一个谜团而感到恐惧，所以恳求亚历山大命令他的母亲烧毁向她传达这些信息的信件。

那么，让这两种神学，即神话和民间神学，让位于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们吧，他们承认真神是万物的创造者、真理之光的源泉和一切幸福的恩赐者。

不仅是这些哲学家，在这些伟大的神的承认者面前，那些思想被肉体奴役的哲学家也必须屈服，他们认为万物的原理是物质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的第一原理是水；阿那克西美尼斯认为是空气；斯多葛派认为是火；伊壁鸠鲁认为是由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微小的躯体组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他们都认为身体，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但不管怎样，身体是万物的原因和原理。

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伊壁鸠鲁派——相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从没有生命的东西中产生；另一些人则认为，所有有生命或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从有生命的原理中产生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物质的，都是从物质的原理中产生的。

因为斯多葛派认为，火，即四种物质元素之一，世界是由火组成

的，它既有生命又有智慧，是世界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它实际上就是神。这些人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只能假设他们被感官奴役的心灵向他们徒劳地暗示的东西。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一些他们无法看到的东西：他们在内心深处代表着他们在外面看到的事物，即使他们并没有看到它们，而只是在想着它们。

但是，思想中的这种表象不再是身体，而只是身体的相似性；而心灵中用来观察这种身体相似性的能力既不是身体，也不是身体的相似性；判断表象是美是丑的能力无疑比判断的对象更高明。

这个原理就是人的理解力，也就是理性的灵魂；它当然不是身体，因为它所看到和判断的身体的模拟本身就不是身体。灵魂既不是土，也不是水、空气和火，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由这四种被称为四大元素的身体组成的。如果灵魂不是身体，那么它的创造者上帝又怎么会是身体呢？那么，就让所有这些哲学家，还有那些羞于说上帝是肉体、但却认为我们的灵魂与上帝具有相同性质的人，如我们所说，让位给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并没有被灵魂的巨大可变性所吓倒——把这种属性（可变性）归于神性是不虔诚的——但他们说是肉体改变了灵魂，因为灵魂本身是不可改变的。他们还可以说：“肉体被某些躯体所伤”。总之，不可改变的东西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改变的，因此，可以被身体改变的东西就不能说是永恒不变的。



还是它里面的所有躯体；无论我们考虑的是所有的生命，无论是滋养和维持的生命，如树木的生命，还是除此以外还有感觉的生命，如野兽的生命；或者是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智慧的生命，如人的生命；或者是不需要营养的支持，而只是维持、感觉、理解的生命，如天使的生命，所有这些都只能通过绝对存在的他（上帝）。因为对他（上帝）来说，存在与生活不是两回事，就好像他能存在却不能生活一样；对他来说，生活与理解也不是两回事，就好像他能生活却不能理解一样；对他来说，理解与幸福也不是两回事，就好像他能理解却不能幸福一样。对他来说，存在、生活、理解、幸福都是如此。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从这种不变性和这种简单性中明白，万物一定是他造的，他自己不可能是任何人（他人或他物）造的。因为他们认为，万物要么是身体，要么是生命，而生命是比身体更好的东西，身体的本质是感性的，而生命的本质是知性的。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可理解的性质，而不是可感知的性质。我们所说的可感之物，是指可以用肉体的视觉和触觉感知的事物；可知之物，是指可以用心灵的视觉理解的事物。因为没有任何肉体之美，无论是身体的状态（如人物），还是身体的运动（如音乐），不是由心灵来评判的。但是，如果心灵本身不存在这些事物的高级形式，没有体积，没有声音，没有空间和时间，就不可能有这种美。但是，即使就这些事物而言，如果心灵不是易变的，一个人就不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善于判断感官形式。



---

---

## 第七章

柏拉图派在逻辑学（即理性哲学）方面比其他哲学家高明得多。

同样，就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所谓的逻辑学，即理性哲学的学说而言，我们远不能将他们与那些将辨别真理的能力归于肉体感官，并认为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都要以其不可信的谬误规则来衡量的人相提并论。伊壁鸠鲁派就是这样的人，而且都是同一派别的人。斯多葛学派也是如此，他们把自己热衷的争论技巧归因于肉体感官，称之为辩证法，断言心灵从感官中构想出事物的概念（*evvoiai*），而这些概念是通过定义阐释出来的。他们的学习和教学的整个计划和联系就是这样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常常感到奇怪，他们怎么能说除了聪明人以外没有人是美的呢？因为他们是用什么肉体的感觉来感知这种美，用什么肉眼来看到智慧的形式之美？

然而，那些我们理所当然地排在所有其他人之前的人（柏拉图主义者），已经把那些由心灵所构想的事物与那些由感官所感知的事物区分开来，既没有从感官那里拿走任何感官所能胜任的东西，也没有把任何超出感官能力的东西归于感官。而我们的理解力之





因此，它被称为目的，因为我们希望其他事物都是为了它，而它本身只是为了它自己。因此，有人说，人的这种幸福来自身体，有人说，来自心灵，还有人说，来自两者。因为他们看到人本身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因此他们相信，他们的福祉必然来自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来自这两者的结合，由某种最终的善组成，这种善可以使他们得到祝福，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一切行为归于这种善，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归于这种善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增加了第三种善的人，他们称之为外在的善，如荣誉、荣耀、财富等等，他们不把它们看作最终善的一部分（即为了它们本身而追求的善），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而追求的善，他们肯定这种善对善人来说是善，对恶人来说是恶。

因此，无论他们是从心灵还是从肉体，抑或是从两者一起寻求人的善，他们都认为必须从人身上寻求善。但是，从身体中寻求善的人，是从人的下半身中寻求善；从心灵中寻求善的人，是从人的上半身中寻求善；从两者中寻求善的人，是从整个人中寻求善。

因此，他们都只是从人的身上寻找；而这三种不同也并没有产生三个不同的哲学家派别，而是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因为不同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既有关于身体之善的，也有关于心灵之善的，还有关于两者共同之善的。

因此，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应该让位于那些不认为人因身体的享受或心灵的享受而有福，而是因享受上帝而有福的哲学家，不过，他们享受上帝，不是像心灵享受身体、或身体享受身体本身，也不是像一个朋友享受另一个朋友，而是像眼睛享受光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些事情之间作任何比较的话。

但这种比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上帝帮助我，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尽我所能加以说明。目前，只需提及柏拉图将最终的善确定为按照美德生活，并申明只有认识和效法神的人才能达到美德，而认识和效法神是幸福的唯一原因。

因此，他毫不怀疑哲学就是爱上帝，因为上帝的本性是无体的。由此可见，学习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当他开始享受上帝的时候，就会成为有福之人。

虽然享受自己所爱的人不一定有福（因为许多人因为爱不该爱的东西而痛苦，而当他们享受它的时候就更痛苦了），但没有人不享受自己所爱的东西而有福的。

因为即使是那些爱不该爱之物的人，也不会仅仅因为爱它们而认为自己是有福的，而是因为享受它们而认为自己是有福的。

那么，除了最悲惨的人，还有谁会否认他是有福的，因为他享受



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幸福。

因此，他（柏拉图）断言，成为哲学家就是爱神，而神的本性是无体的；因此，智慧的学生，哲学家，当他享受神的时候，他就是有福的。虽然一个人享受他所爱的每一样东西并不能使他立刻快乐起来：（因为许多人把他们的爱寄托在可恨的东西上，在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可悲的，而且是更加可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享受他所爱的东西、而能够快乐的。因为即使那些爱自己不该爱的人，也不会仅因为爱而快乐，而是会因为享受而快乐。但是，享受他所爱的，爱真正的至善的人，谁（除了可怜虫）会否认他自己是幸福的呢？

柏拉图说，这种真正和最大的善就是神，因此他要让哲学家成为神的爱人，因为哲学的目的在于幸福，所以神的爱人可以通过享受神而得到幸福。

因此，不管是什么哲学家，只要他们认为高尚的真神是世界的创造者，是理解之光，是万物之善，是自然的开端，是教义的真理，是人生的幸福：不管他们是被自己称为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最合适），还是被其他教派称为柏拉图主义者：无论爱奥尼亚教师是否像柏拉图一样持这种观点，并很好地理解了柏拉图；还是意大利人从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那里，或任何其他相同学说的人那里得到了这种观点，无论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人，是哲学家、亚特

兰蒂斯人、利比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斯基泰人、高卢人、西班牙人，还是其他遵守和传授这种学说的人，我们都优先选择他们，并承认他们与我们的信仰相吻合。因为，尽管一个基督徒只习惯于读经，从未听说过柏拉图派，也不知道希腊是否有两个派别，但在人性方面，他并非如此无知，他知道哲学家们要么研究智慧的形式，要么研究智慧本身。

但他（基督徒）要小心那些只争论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触及创造这些元素的上帝的人。在这方面，使徒（保罗）给了我们很好的警告；他说：“你们要当心，恐怕有人用哲学和虚妄的诡计来欺骗你们”。

但为了避免你们以为他（保罗）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这样，他在其他地方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他（保罗）对雅典人说了一件关于上帝的大事，其中有几个人听懂了：“我们在他里面生存，活动，有我们的存在。”他又说：“正如你们的一些作者所说的；”——他知道如何提防他们的错误。他说，上帝藉着他的作为，向他们显明了他那看不见的大能；他

还说，他们没有正确地敬拜他，而是将他独有的神圣尊荣赐给了其他不合法的东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在这里，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以自己的智慧为荣耀的人，都受到了公正的指责。

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和他们（柏拉图主义者）都同意的事情，他们和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论证，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不仅是无体的，高于所有的身体，而且是不朽的，高于所有的精神，我们的起点，我们的光明和我们的善良，在这些方面，我们更喜欢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而不是其他的人。

=====

=====

=====

=====

=====

=====

=====

---

---

---

## 第十章.

基督教的优越性高于所有哲学家的科学。

虽然一个只接受教会文学教育的基督徒可能不知道柏拉图派这个名字，甚至不知道存在过两个说希腊语的哲学家学派，即爱奥尼克语派和意大利语派，但他对人类事务还不至于聋到不知道哲学家们声称研究、甚至拥有智慧。然而，他对那些按照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是按照上帝（世界本身就是由上帝创造的）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保持警惕；因为他受到使徒戒律的警告，并忠实地聆听了所说的话：“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按照世界的元素，用哲学和虚妄的诡计欺骗了”。然后，为了不让他（基督徒）以为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他听到同一位使徒（保罗）在谈到其中某些人时说：“因为神所知道的在他们中间显明了，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因为从创世以来，神那不能看见的事，藉着所造之物，他永恒的权能和神性就明明可知了”。在对雅典人说话时，他说了一句很少有人能理解的关于上帝的大话：“我们在他里面生存，活动，有我们的存在”，接着他又说：“你们中间也有人这样说”。他也很清楚，要警惕这些哲学家的错误。他说，“神借着所造之物，

将他那不能看见之物显明出来，叫人凭着悟性就能看见。”他还说，他们（世人）没有正确地敬拜神本身，因为他们把本应只归于神的神圣尊荣，也归于他们本不该归于的其他事物，”因为他们认识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也不感恩，反而妄想，愚昧的心也昏暗了。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朽坏的人、飞禽、四足走兽、爬行之物的形像；”——在这里，使徒（保罗）想让我们明白他指的是罗马人、希腊人和埃及人，他们以智慧之名为荣；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之后与他们争论。然而，关于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与我们意见一致的地方，我们更倾向于他们，即关于独一的上帝，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不仅凌驾于一切肉体之上，是无体的，而且凌驾于一切灵魂之上，是不朽的——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光，我们的善。

虽然基督徒对他们（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一无所知，在争论中也不会使用他（基督徒）没有学过的词语，不会把哲学中关于研究自然的部分称为自然（拉丁语）或物理（希腊语）；也不会把关于如何发现真理的部分称为理性或逻辑；也不会把哲学中关于道德或伦理的部分称为道德学或伦理学；然而，他（基督徒）并不是不知道，正是从独一真善美的上帝那里，我们才有了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本性，以及我们藉以认识上帝和我们的教义。

因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偏爱这些（柏拉图主义者）而不偏爱其他（哲学家们）的原因。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喜欢他们而



不是其他哲学家的原因，因为当其他哲学家为寻求事物的原因，努力探索正确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而耗尽心力的时候，这些哲学家（柏拉图主义者）通过认识上帝，找到了构成宇宙的原因所在，找到了发现真理的光亮，找到了幸福的泉源。因此，所有对上帝有这些想法的哲学家，无论是柏拉图主义者还是其他哲学家，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向柏拉图主义者申辩，因为他们的著作更广为人知。希腊人的语言在外邦人的语言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他们（外邦人）大声赞美这些著作；拉丁人（罗马人）因为这些著作（希腊哲学著作）的卓越或名声，比对于其他著作更用心地研究它们，并把它们翻译成我们的语言（拉丁语），使它们更有名气和声誉。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柏拉图从何处获得使他如此接近基督教教义的知识？

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对柏拉图如此接近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的这些断言感到钦佩，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去埃及时听到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或者在旅途中读到了先知的一些书：这些观点我已在其他地方讲述过了。但根据所有真实编年史的推断，柏拉图是在耶利米预言一百年后出生的。柏拉图活了八十一岁，从他死后到埃及国王托勒密索要希伯来语预言，并让七十个懂希腊语的犹太人将其翻译出来，算起来差不多有六十年。因此，柏拉图在旅行途中，由于耶利米已死，他永远也见不到耶利米，也读不到经文，因为经文还没有被翻译成他所理解的希腊文，除非（因为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他请翻译来读，但若这样他也不能翻译或抄写经文（托勒密作为朋友可能会恳求，作为国王可能会命令），而只能把他能记住的东西带走。这样做（即，柏拉图可能通过与翻译交谈而了解到圣经旧约的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创世纪》是这样开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柏拉图在他的《提摩斯篇》中说，上帝首先把地和火结合在一起。现在可以肯定，他说的火是指天：因此，这里有一个与另一个的对应关系：

“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柏拉图）又说，连接这两极的两个手段是水和空气；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是从另一句“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得出的：因为空气是一种灵，所以他们可能认为他（柏拉图）从这里收集了四种元素。

因为他（柏拉图）没有充分注意这些经文对上帝之灵的称谓，他可能以为那里说的是四大元素，因为空气也被称为灵。

至于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是上帝的爱人，在那些神圣的（圣经）著作中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但是，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让我几乎同意柏拉图并非不知道（圣经）这些著作的观点的，是天使向神圣的摩西传达神的话语的内容；因为当他（摩西）问那位命令他去把希伯来人从埃及救出来的神叫什么名字时，这个回答是：“我就是我（自有永有者），你要对以色列的子民说，是他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的，”——好像与真正的他（上帝）相比【因为他（上帝）是不可改变的】，那些被创造出来的可变之物就什么也不是了；——柏拉图强烈地坚持这一真理，并孜孜不倦地加以赞扬；我不知道在柏拉图之前的那些人的书中是否能找到这种情绪，——除非在那本书（圣经创世纪）中说：“我就是我（自有永有者），你（摩西）要对以色列的子民说，是他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的”。

但无论他（柏拉图）从他之前的其他书中得到了什么，或者正如



的仪式是为了纪念许多神。

但我们不需要确定他是从什么来源得知这些事情的，是来自他之前的古人的书籍，还是更有可能来自使徒的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选择柏拉图哲学家作为讨论对象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涉及到自然神学，即为了死后的幸福，神圣的仪式是要向一位神举行，还是向多位神举行。我之所以特别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关于创造天地的唯一神的公正思想，使他们成为哲学家中的佼佼者。

这使他们在后人的评判中优于其他所有哲学家；而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虽然在口才方面不如柏拉图，但在这方面却远远胜过许多人；他（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周游派，之所以称为周游派，是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有四处走动的习惯；他（亚里士多德）由于名声显赫，甚至在他的师傅（柏拉图）在世时也有许多弟子加入他的学派；而柏拉图死后，他的学派被称为“学院”，由他妹妹的儿子斯佩西普斯（Speusippus）和他心爱的弟子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继承；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都被称为“学院派”（Academics），但近代最杰出的哲学家都选择追随



因此，尽管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在许多其他重要方面与我们不同，但关于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特别的不同点（即，究竟是应当侍奉一位神、还是许多个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手头的问题也与此有关），——我首先要问他们，他们认为神圣的仪式应该对哪些神举行，是对善神还是对恶神，或者是对善神和恶神都举行？

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神都是好的，没有一个是坏的。因此，这些仪式应该是对善神进行的，因为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是对神进行的；因为如果他们（众神）不是善的，他们也就不是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关于神，除了善、我们还应该相信什么呢），那就肯定可以解释这样一种观点：用神圣的仪式来祭祀坏神，是为了不让他们伤害我们，而祭祀好神，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因为世界上没有坏神，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种仪式应该给予好神应有的荣誉。那么，那些喜欢炫耀的神，甚至要求在神物中给予他们一席之地，并为纪念他们而展示这些神物的神，又是什么品格呢？这些神的力量证明了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喜欢这些东西证明了他们的坏。众所周知，柏拉图是如何看待戏剧的。他认为，由于诗人自己创作了如此有损于诸神的威严和仁慈的歌曲，他们应该被逐出国家。因此，那些与柏拉图本人争论这些戏剧的诸神是什么人呢？柏拉图不允许众神被虚假的罪行所玷污；众神却命令以自己的名义颂扬同样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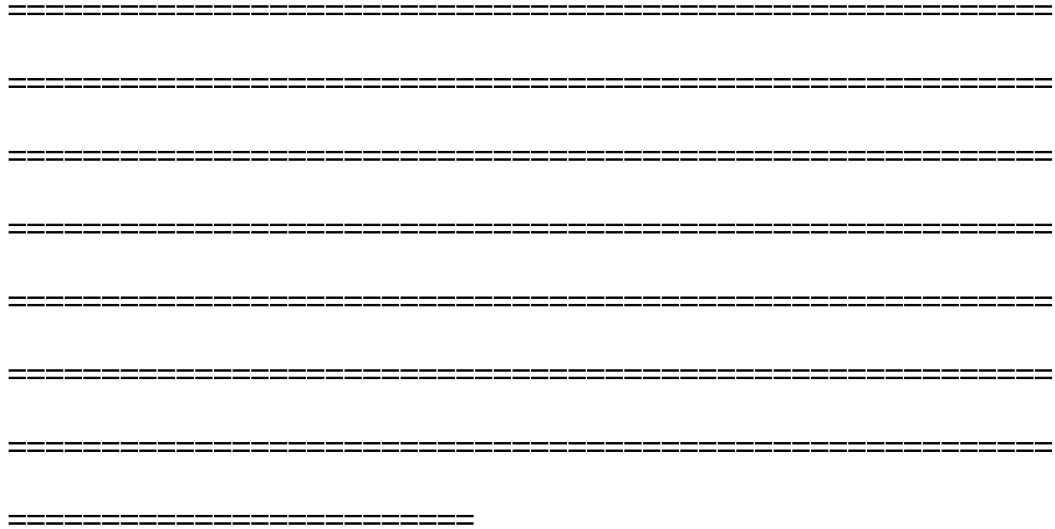
总之，当他们下令开始上演这些戏剧时，他们不仅要求卑鄙的事情，而且还做了残忍的事情，他们夺走了提图斯-拉蒂尼乌斯的儿子，并给他带来了疾病，因为他拒绝服从他们，当他完成他们的命令后，他们又把疾病消除了。然而，柏拉图认为，虽然他们很坏，但并不可怕；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犹豫地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中删除了诗人所有的亵渎神明的愚蠢行为，——但这些神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纯洁。但拉贝奥却把柏拉图（我在第二卷中已经提到过）归入半神之列。现在，拉贝奥认为，坏神应该用血淋淋的牺牲品和斋戒来祭祀，而好神则应该用戏剧和所有其他与欢乐有关的东西来祭祀。那么，为什么半神柏拉图如此坚持不懈地敢于剥夺这些快乐，因为他认为这些快乐不是来自半神，而是来自诸神，而且是善神？此外，那些神本身也确实驳斥了拉贝奥的观点，因为在拉提尼乌斯的案例中，他们不仅表现出放荡不羁、爱玩爱闹，而且还残忍可怕。因此，让柏拉图主义者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些事情吧，因为他们遵从他们主人（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神都是善良可敬的，对智者的美德都是友善的，认为对任何一个神有其他想法都是不合法的。他们说，我们来解释一下。让我们认真听他们说。

=====

=====

=====





#### 第十四章.

有人说，有理性的灵魂分为三种，即天神的灵魂、空中恶魔的灵魂和地面人类的灵魂。

他们说，所有具有理性灵魂的生物都分为三类，即神、人和恶魔。神占据最高的区域，人占据最低的区域，恶魔占据中间的区域。因为神的居所是天，人的居所是地，恶魔的居所是空气。由于他们所处的区域不同，他们的天性也各不相同，因此神比人和魔更好。人被置于神魔之下，这既是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区域顺序不同，也是由于他们的特点不同。因此，居于中间位置的恶魔比神低，因为他们居住的区域比神低，所以他们比人高，因为他们居住的区域比人高。因为他们与天神一样拥有不朽的肉体，但与人类一样拥有激情。因此，他们说，他们对戏剧的淫秽和诗人的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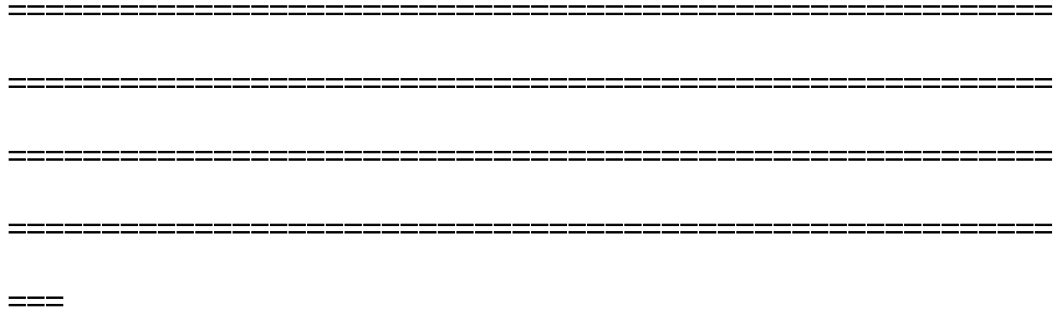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构感到高兴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也受人类激情的支配，而众神与人类的激情相去甚远，他们对人类的激情完全陌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通过斥责和禁止诗人的虚构来剥夺戏剧乐趣的，并不是那些善良高贵的神灵，而是恶魔。

关于这些事情，许多人都写过文章：其中包括马道拉的柏拉图主义者阿普列乌斯，他就这一主题写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名为《关于苏格拉底的神》。他在书中讨论并解释了苏格拉底身边的神灵是什么样的人，据说是苏格拉底的熟人，告诫他不要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非常明确地断言，并用大量篇幅证明，那不是神，而是恶魔；——他还孜孜不倦地讨论了柏拉图关于神的崇高地位、人的卑微地位和恶魔的中等地位的观点。——既然如此，柏拉图又怎么敢通过将诗人逐出国家的方式，将戏剧中的一切乐趣从神灵那里夺走，而不是从恶魔那里夺走呢？显然，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诫人类的灵魂，尽管仍被禁锢在这些奄奄一息的躯体中，但也要蔑视恶魔可耻的命令、憎恶他们的不洁，选择美德的光辉。

但是，如果柏拉图在回答和禁止这些事情时表现出了自己的美德，那么恶魔们的命令当然是可耻的。因此，要么是阿普列乌斯错了，苏格拉底所熟悉的并不属于这一类神灵；要么是柏拉图持有自相矛盾的观点，时而尊崇恶魔，时而又将恶魔所喜爱的东西从秩序井然的国家中剔除；要么就是苏格拉底与恶魔的友谊并不值得祝贺、阿普列乌斯对此深感羞愧，于是将这本书命名为《论苏格拉

底的神》，而根据他的论述，他如此勤奋、如此长篇大论地将神与魔区分开来，他不应该将这本书命名为《论神》，而应该命名为《论苏格拉底的魔》。但他宁愿把这一点写进讨论本身，而不是写进书名。因为，通过照亮人类社会的正确教义，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恶魔的名字感到恐惧，以至于每个人在阅读阿普列乌斯阐述恶魔尊严的论文之前，如果读到书名《论苏格拉底的恶魔》，肯定会认为作者不是一个正常人。但是，除了精巧、强壮的身体和更高的居住地，阿普列乌斯还能发现恶魔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因为当他泛泛地谈论他们的举止时，他没有说什么好话，却说了很多坏话。最后，读过那本书的人都不会奇怪，他们（恶魔）竟然希望在神圣的事物中也有舞台上的淫秽，或者，他们（恶魔）希望被认为是神，就会对神的罪行感到高兴，或者，所有那些神圣的庄严仪式，其淫秽引人发笑，其可耻的残忍引起恐怖，应该与他们（恶魔）的激情相一致。像他们（恶魔）这样的“神”，“竟然”会喜欢犯罪、野兽表演、野蛮残忍，以及其他任何可怕或可笑的东西，这一切与他们的情感相吻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  
=====  
=====  
=====  
=====



## 第十五章

恶魔并不比人类好，仅因为他们有空中的身体，也不因为他们有优越的居所。

因此，真正虔诚的心灵，臣服于真神的心灵，不要以为恶魔比人好，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身体。否则，他就会把许多在感官的敏锐性、行动的方便性和敏捷性方面都优于我们的野兽放在自己面前：——在视觉的力量方面，有谁能与鹰或秃鹫相提并论？谁能与嗅觉灵敏的狗相提并论？谁能与野兔、雄鹿和所有鸟类的敏捷相提并论？谁能在力量上与狮子或大象相提并论？谁能在生命的长度上与蛇相提并论，因为蛇被认为可以连皮带骨地变老，然后再恢复青春？

但正如我们因拥有理性和理解力而胜过所有这些一样，我们也应该因过着美好而有道德的生活而胜过恶魔。因为天意赐予他们比我们更好的身体，这样，我们胜过他们的地方就会得到赞扬，因

为我们应该有比对于身体更多的关爱，我们应该学会鄙视恶魔们身体的优越，而不是生活的（道德）美好，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他们（恶魔）更胜一筹，因为我们也将拥有不朽的身体——不是受永恒惩罚折磨的不朽，而是灵魂纯洁所带来的不朽。

但现在，关于地位的崇高，如果因为恶魔居住在空中，而我们居住在地上，就认为因此它们应该被放在我们之前，那是完全荒谬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所有的鸟儿都放在自己之前了。但是，当鸟儿们飞累了，或者需要用食物来修补身体时，它们就会回到地上休息或觅食，而恶魔们却不会这样做。因此，他们（那些观点谬误的人们）是否倾向于说，鸟类比我们优越，而恶魔比鸟类优越呢？——如果这样想是疯狂的，那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恶魔因为居住在更高的地方，就可以要求我们的（对于他们的）宗教性服从。

但事实上，空中的鸟儿不仅不比居住在地面上的我们高贵，甚至还因为我们身上理性灵魂的尊严而受制于我们，同样，恶魔虽然是空中的，但并不因为空中比地面高而比我们这些地面上的人高贵，相反，人要比恶魔高贵，因为他们（恶魔）的绝望比不上虔诚之人的盼望。

我说，这条法则充分告诫我们，不要根据元素的等级来评价有生命的生物的优劣。阿普列乌斯自己也说，人是与其他动物一样的



感到高兴，对各种神圣的仪式感到喜悦，如果其中任何一种仪式被忽视，他们就会恼羞成怒。此外，他（阿普列乌斯）还说，占卜者、算卦师和迷信的占卜以及梦的迷信启示都取决于他们；魔术师的奇迹也来自他们。但在给恶魔下定义时，他（阿普列乌斯）说：“恶魔具有动物性，灵魂被动，思想理性，身体有魂，时间永恒。在这五件事中，前三件是他们和我们共有的，第四件是他们自己特有的，第五件是他们和（偶像）众神共有的”。但我看到，他们与众神共同拥有的第一件事中的两件，正是他们与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他（阿普列乌斯）说众神也是动物；而当他给每一等级的生物分配自己的元素时，他把我们放在了其他生物（恶魔与偶像众神）之后。如果就属相而言，魔鬼是动物，这不仅是人的共性，也是神和兽的共性；如果就心智而言，魔鬼是理性的，这是神和人的共性；如果就时间而言，魔鬼是永恒的，这是神的共性；如果就灵魂而言，魔鬼是被动的，这是人的共性；如果就身体而言，魔鬼是空中的，这是人的共性。因此，他们（恶魔）具有动物的本性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野兽也是如此；就心灵而言，他们是理性的，他们并不高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如此；至于就时间而言，他们是永恒的，如果他们没有福气，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暂时的幸福总比永恒的痛苦要好。他们在灵魂上是被动的，他们在这方面又怎么比我们高呢？因为我们也是被动的，但如果我们不悲惨，就不会这样了。至于说他们的身体是空中的，这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因为任何一种灵魂都应高于每一个身体？因此，宗教崇拜本应来自灵魂，绝不应归于





## 第十七章.

人类崇拜那些必须摆脱恶习的神灵（偶像众神）是否合适？

因此，为了省略其他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阿普列乌斯）所说的恶魔与我们的共同点上，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四大元素都有自己的动物，火和空气是不死之物，水和空气是不灭之物，那么它们都是不死之物。

在希腊语中，Tálos 是扰乱的意思，因此他（阿普列乌斯）把恶魔称为“灵魂被动者”，因为 passion 一词源于 Tábos，表示与理性相反的心灵骚动。那么，为什么恶魔的思想中会有这些野兽没有的东西呢？因为如果在野兽身上出现这种东西，那就不是骚动，因为它不违背理性，而野兽是没有理性的。现在，在人的身上，造成这些扰乱的原因是愚昧或痛苦，因为我们还没有福气拥有那种完美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在我们摆脱目前的死亡之后才会拥有的。但他们说，众神却不受这些干扰，因为他们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也有同样的理性灵魂，但却是最纯洁的，没有任何污点和瘟疫。因此，如果说神灵不受干扰是因为他们是有福的，而不是可悲的动物，野兽不受干扰是因为他们是既不会有福也不会有祸的动物，那么魔鬼和人一样，也会受到干扰，因为他们不是有福的，而是可悲的动物。因此，通过任何

宗教情感让我们屈从于恶魔是多么愚蠢，或者说是多么疯狂，而真正的宗教是要把我们使与恶魔相似的堕落中解救出来！阿普列乌斯本人虽然对魔鬼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配不上神圣的尊荣，却不得不承认他们会发怒；而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不要动怒，而是要抵制它（怒气）。恶魔是被礼物征服的；而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不要因为收到礼物而偏爱任何人。鬼神因荣誉而受宠若惊；但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绝不能为这些东西所动。魔鬼憎恨某些人，却喜欢另一些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有谨慎冷静的判断力，而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被动的灵魂”；而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最后，真正的宗教命令我们摒弃一切心灵的不安、思想的激荡，以及一切骚动和灵魂的暴风雨。

阿普列乌斯断言，恶魔的灵魂中不断涌动着这些东西（心灵的不安、思想的激荡，以及一切骚动和灵魂的暴风雨）。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愚蠢和可悲的错误，你为什么要谦卑地崇拜一个你希望在生活中与之不同的存在（魔鬼）呢？既然效法你所崇拜的对象是宗教的最高职责，你为什么还要向你不愿效法的人表示宗教的敬意呢？

=====

=====

=====

=====



欢魔术师的巫术，“千奇百怪的害人之术”，这是纯真的人所不喜欢的。然而，无论是贞洁还是纯真，如果他们（品德好的人）想从神灵那里得到什么，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功劳实现，除非他们的敌人（恶魔）为他们充当中间人。阿普列乌斯无需为诗人的虚构和舞台上的嘲弄辩护。如果人类的“谦逊”可以如此不忠实于自己，不仅喜欢可耻的东西，甚至认为它们是必要的，那就显明了他们自己的（人类的）罪。

我们可以举出他们自己的最高权威和老师柏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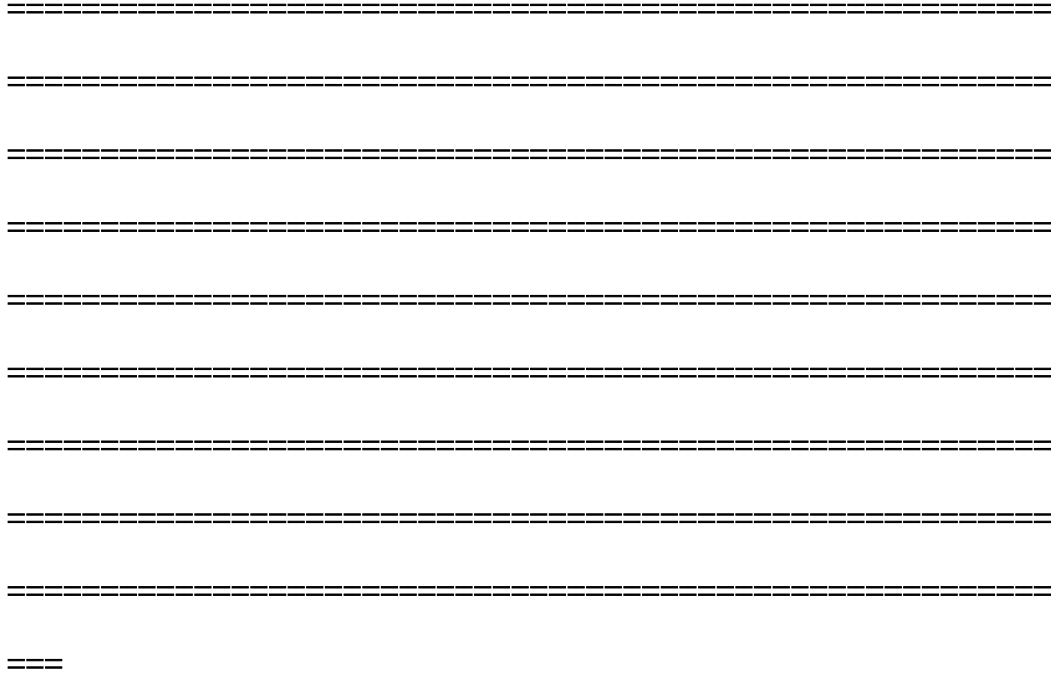
---

关于那种教导人们必须让那些神灵（恶魔）代言善神的宗教。

因为神和人（正如柏拉图所说）没有直接的交往，所以这些恶魔神灵是人们向神灵祈祷和神灵回答人们的载体。一个贞洁的人，一个没有魔法迷信的人，可以把这些精灵当作他的守护神，通过他们向喜爱这些东西的神灵传达信息，就像他不使用这些精灵一样，这使他更适合被好的神灵聆听。

他们喜欢驿站的秽物：这是贞洁所厌恶的；他们喜欢巫术的一切恶行：这是纯洁所憎恶的。因此，贞洁和纯真的人若想在上帝面前有所作为，就必须让他们的敌人成为他们的代祷者，否则就会空手而归。他可以省口气为舞台剧辩护：柏拉图是他非常敬仰的

大师，如果有人如此无耻，以淫秽为乐，并认为这也是神所接受的，他就会给这些人以沉重的打击。



## 第十九章.

关于依赖恶灵帮助的魔法的不虔诚。

魔法艺术的邪恶，取决于这些邪恶精灵的传道。现在，我要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些邪恶和卑鄙的人以魔鬼的名义夸耀的艺术魔术推翻：如果它们是神的杰作，为什么会受到法律如此严厉的惩罚？或者说，基督徒泄露这些针对它们的法律，除了为了镇压对全人类如此普遍有害的东西之外，还有别的意图吗？那

位著名诗人是怎么说的？“Testor chara deos, et te germana, tuumque Dulce caput, magicas inuitam accingier artes”。

“上天保佑，还有听到我誓言的你、  
如果可以，我不会使用魔法。”

“Atque satas aliò vidi traducere messes.”

“我看到女巫运走了整片庄稼地。”

据报道，这些邪恶的魔法可以随心所欲地运走整整一季的庄稼和果实：难道罗马古代法律的十二张表格中没有记录这一点（如西塞罗所说），而且还宣布了对所有使用这种魔法的人的惩罚吗？不，阿普列乌斯本人不也因为这种做法而受到基督教法官的审判吗？如果他知道这些做法是神圣的，他就应该在被指控时承认这些做法与神力是一致的，并让相反的法律显出荒谬，因为他谴责了神灵如此令人赞叹的作用。

因为他（阿普列乌斯）这样做，要么会说服法官们采纳他的意见，要么，如果法官们“偏袒”不公正的法律，尽管他赞美和赞扬这些事情，还是判他死刑，那么恶魔们就会把他应得的奖赏赐予他的灵魂，因为他为了宣扬和彰显他们的神迹，不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的（基督徒）殉教者一样，当（基督教）宗教被指

控为一种罪行时，他们（基督徒）知道通过这种罪行，他们在整个永恒中都会变得安全和光荣，而他们并没有选择通过否认（基督教）宗教来逃避此世的惩罚，而是通过下信仰告白、信奉和宣扬宗教，通过忠诚和坚韧地为（基督教）宗教忍受一切，通过虔诚而平静地为宗教而死，使禁止宗教的法律蒙羞，并使其被废除。

但是，这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有一篇内容丰富、雄辩滔滔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为自己从事这些（魔法）技艺的指控进行了辩护，声称自己对这些技艺完全陌生，只是想通过否认那些不可能无辜犯下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但他认为理应受到谴责的魔术师们的所有神迹，都是按照恶魔的教导并借助恶魔的力量所创造的。那么，他为什么认为他们应该受到尊敬呢？

因为他认为，为了把我们的祈祷献给神灵，他们（恶魔）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祈祷到达真神那里，我们就必须避免他们（恶魔）的行为。我又要问，他（阿普列乌斯）认为恶魔会向善神提交什么样的祈祷呢？如果是魔法祈祷，他们（善神）不会接受这样的祈祷；如果是合法祈祷，他们（善神）不会通过这样的存在（恶魔）接受祈祷。但是，如果一个悔过自新的罪人祈祷，特别是如果他犯了巫术罪，（他是通过那些恶魔的怂恿和帮助而陷入他所悼念的罪中），那么是他（罪人）自己得到赦免呢，还是恶魔本身为了使他们能够为告白者（忏悔者）赢得赦免，首先因为他们欺骗了忏悔者而成为忏悔者呢？没有人说过恶魔是







诸神是否利用恶魔作为信使和翻译者，他们是否自愿、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魔欺骗。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之所以如此荒诞不经，其必要性就在这里，因为（据说）虚无缥缈的诸神无法关心人类的事务，除非空中的恶魔给他们带来情报，否则他们不会知道地面上的人在做什么，——因为以太悬浮在离地面很远的地方，而且高出地面很远，而空气既与以太相邻，又与地面相通，所以他们（诸神）不会知道地面上的人在做什么。

——因为以太悬浮在离地球很远的地方，而且高出地球很远。哦，令人钦佩的智慧！这些人（柏拉图主义者）对天神还有什么看法呢？他们说，天神都是至善至美的，但他们不关心人类的事务，以免他们看起来不值得崇拜，而另一方面，由于元素之间的距离，他们对地面上的事物一无所知。

正因为如此，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鬼神（恶魔）是必要的代理人，诸神（善神）可以通过他们了解人类的事务，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他们帮助人类；正是因为鬼神的这种作用，鬼神本身才被认为是值得崇拜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善神对恶魔的了解就更多地是通过其

身体的亲近，而不是通过其心灵的善良了。可悲的必然性啊！或者我应该说是可憎的、虚妄的错误，这样我就不会把虚妄归咎于神性了！——如果众神的心灵不受身体的阻碍，能够看到我们的心灵，那么他们就不需要恶魔作为我们心灵的使者了；但是，如果虚无缥缈的众神通过身体才能感知心灵的（肉体）指数，如面容、言语、动作，进而理解恶魔告诉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被恶魔的谎言所欺骗。

此外，如果众神的神性不会被恶魔欺骗，那么它也不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一无所知。但我希望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能告诉我，恶魔们是否告诉了众神，诗人们关于众神罪行的虚构让柏拉图不悦，而他们（恶魔）自己却从中得到了快乐；或者他们是否同时隐瞒了这两件事，宁愿众神对这整件事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同时告诉了众神，也告诉了虔诚的人们。或者他们是否隐瞒了柏拉图的观点，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他不愿意众神因诗人的不虔诚的放纵而被诽谤为虚假的罪行，而他们（恶魔）却不羞愧也不害怕让人知道他们自己的邪恶，这使他们喜欢戏剧，在戏剧中歌颂众神的恶行。

让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考虑一下，这四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他们对诸神产生多少恶念。如果他们选择第一种，他们就必须承认，善神不可能和善的柏拉图住在一起，尽管柏拉图试图禁止伤害他们的事情，而他们却和恶鬼住在一起，恶鬼以伤害他们

（善神）为乐；这是因为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善神只能通过恶鬼的调解才能认识一个与他们（善神）相距如此之远的好人，而他们（善神）能够认识恶鬼，是因为他们（恶魔）与自己相近。

如果他们（柏拉图主义者）选择第二种说法，说这两件事都被恶魔所掩盖，所以众神（善神）对柏拉图最虔诚的律法、和恶魔的亵渎之乐一无所知，那么，众神（善神）既然不知道那些通过善人的虔诚、为善神的荣誉和邪恶恶魔的欲望而颁布的法令，——那么，通过这些中介恶魔又能知道什么对人类事务有益的事情呢？

但是，如果他们（柏拉图主义者）选择第三种说法，回答说这些中介恶魔不仅传达了柏拉图的意见、禁止对诸神做坏事，而且还传达了他们（恶魔）自己对这些坏事的喜悦之情，那么我要问，这样的传达难道不是一种侮辱吗？现在，诸神（善神）既听到又知道，不仅允许那些邪恶的恶魔接近，他们（恶魔）的愿望和行为有悖于诸神的尊严和柏拉图的宗教，——而且还通过这些离他们很近的邪恶恶魔，向离他们很远的善良的柏拉图送去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善神）居住在元素序列中的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元素序列，将美好的东西送到离他们很远的善良的柏拉图那里。他们（善神）知道双方的真相，却无法改变空气和大地的重量。



## 第二十二章.

尽管阿普列乌斯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们必须拒绝对恶魔的崇拜。

那么，这四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不敢假设；——采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我们认为诸神是不合乎礼仪的。

因此，对于阿普列乌斯和其他同派哲学家的观点，即恶魔是神与人之间的信使和翻译，将我们的请求传达给神，并将神的帮助带回给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相信他们（恶魔）是最热衷于造成伤害的精灵，完全与正义格格不入，因骄傲而膨胀，因嫉妒而苍白，因诡诈而狡猾；他们居住在这空气中，就像居住在监狱里一样，这符合他们自己的性格，因为他们从高高的天堂被抛下，注定要居住在这空气中，这是对他们无可挽回的过错的惩罚。不过，虽然空气位于大地和水域之上，但它们的功绩并不因此而高于人类，因为人类虽然在肉体上没有超过空气，但由于选择了真神作为自己的帮助者，在心灵的虔诚上却远远胜过空气。

然而，对于许多明显不配参与真正宗教的人，他们（恶魔）就像对待被他们征服的俘虏一样进行暴政，其中大部分人都被他们用



## 第二十三章.

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特斯对偶像崇拜的看法，以及他从何处得知埃及的迷信将被废除。

埃及的赫耳墨斯，人们称他为特里斯梅吉斯特斯，对那些恶魔有不同的看法。阿普列乌斯的确否认他们（恶魔）是神；但当他（阿普列乌斯）说他们在神与人之间处于中间位置，因此他们似乎是人与神之间的必要中介时，他（阿普列乌斯）并没有区分对他们的崇拜和对超神的宗教敬意。

然而，这个埃及人（赫耳墨斯）说，有些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的，有些神是人创造的。任何听到我这样说的人，无疑都会认为这是指神像，因为神像是人的杰作；但他（赫耳墨斯）断言，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像只是神的躯体，神的躯体里居住着某些灵魂，这些灵魂被邀请进入神的躯体，它们有能力造成伤害，或满足那些向它们献上神的荣誉和服务的人的愿望。因此，通过某种艺术，将这些无形的灵魂与有形的物质结合起来，从而制造出有生命的躯体，献给居住在其中的灵魂，他说，这就是造神，并补充说，人类已经获得了这种伟大而奇妙的力量。

我将把这个埃及人的话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埃斯库拉庇乌斯啊，



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联系，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人的能力和力量。就像主和父，或者说至高无上的神，是诸神的缔造者一样，人也是在天上的诸神的缔造者。人也是神庙中的神灵的创造者，他们满足于居住在人的身边”。

稍后他（赫耳墨斯）又说：“因此，人类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和起源，坚持不懈地效法神性；就像天主和天父创造了永恒的神灵，使他们像自己一样，人类也按照自己的容貌塑造了自己的神灵”。埃斯库拉庇乌斯回答说：“特里斯梅吉斯图斯啊，你是说雕像吗？”“是的，是雕像，”他（赫耳墨斯）回答说，“埃斯库拉庇乌斯啊，不管你多么不相信——雕像是生命的，充满了感觉和精神，能做如此伟大而奇妙的事情；雕像能预知未来的事情，通过抽签、先知、梦境和其他许多事情预言未来的事情；雕像能给人带来疾病，又能治好他们的疾病，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他们快乐或悲伤。埃斯库拉庇乌斯啊，你难道不知道，埃及是天堂的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天堂所安排和处理的一切事情的转化和降生吗？然而，谨慎的人应该预先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们也不应该不知道，总有一天，埃及人怀着虔诚的心，以最严谨的勤奋，等待着神的降临，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所有神圣的崇拜都将化为乌有，并被发现是徒劳的”。

接着，赫耳墨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这段话，他似乎在预言现在的时代，基督教正以与其卓越的真理和圣洁相称的激烈和自由

来推翻一切虚构的谎言，以便真正的救世主的恩典能够将人们从那些人类所创造的神灵中解救出来，使他们服从创造人类的上帝。但是，当赫尔墨斯预言这些事情时，他是以一个与这些恶魔的嘲弄为友的人的身份说话的，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基督的名字。这些引文出自赫耳墨斯和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对话，据说阿普列乌斯将其翻译成了拉丁文。

赫尔墨斯受到批评。

在埃及，赫耳墨斯被视为天堂的象征——他以一种哀伤的预言为基督教作证。使徒（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诸如此类的话，因为整段经文太长，无法引述。因为赫耳墨斯说了许多这样的话，与创造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神的真理相吻合。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心灵的黑暗”所迷惑，以至于磕磕绊绊地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人们永远臣服于他所承认的那些由人创造的神灵，并哀叹他们将来会被除去；好像还有什么比人类被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更可悲的事情，因为人类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东西，很容易就不再是人，而他的双手所创造的东西却很容易因为他对它们的崇拜而成为“神”。因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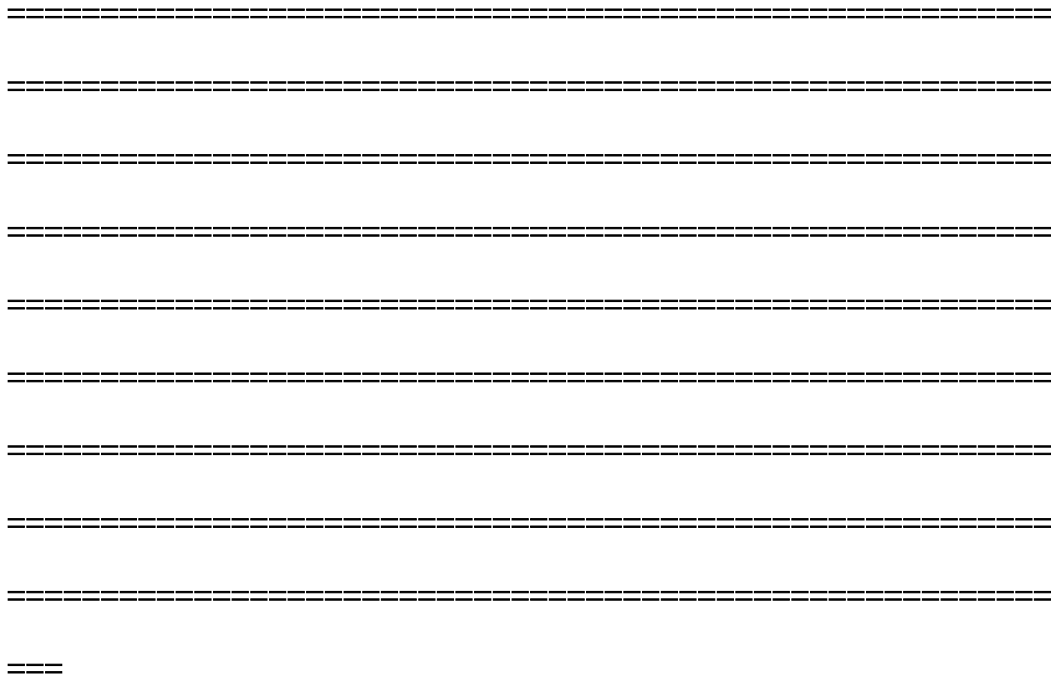
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却因为缺乏理解而变得与野兽无异。因此，人若偏爱自己所造的，就配得离开造他的主。

埃及的赫耳墨斯为这些虚妄、欺骗、有害、亵渎的东西而忧伤，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被除去的时候就要到了。但他的忧伤是轻率地表达出来的，就像他的知识是轻率地获得的一样；因为不是圣灵向他启示了这些事情，就像圣灵向神圣的（圣经）先知们所做的那样，——（圣经）先知们预见到了这些事情，欣喜地说：“人若造神，他们就不是神；”在另一处，“耶和華说，到那日，我要将偶像的名字从地上剪除，不再记念他们。”但神圣的以赛亚书明确预言：“埃及的偶像必在他面前动摇，他们的心也必在其中被征服”，以及其他大意相同的预言。

与这位先知（以赛亚）同类的还有那些为他们知道将要来临的事（即基督降临）已经到来而欢欣鼓舞的人，如西缅或亚拿，他们在耶稣降生时立即认出了他，或以利沙伯在耶稣受孕时在圣灵中认出了他，或彼得，他在父的启示下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对于这位埃及人（赫耳墨斯）来说，那些灵（恶魔、偶像众神）指明了他们自己毁灭的时间，当主在肉身显现时，他们也颤抖地说：“你来这里是要在时间未到之前毁灭我们吗？”所谓在时间未到之前毁灭，指的是他们所期待的毁灭，但他们并不认为

会像看起来的那样突然降临，或者仅仅是他们因被人知道而受到蔑视的毁灭。事实上，这是在时间未到之前的毁灭，也就是在（终极）审判之前的毁灭；——在（终极）审判之时，他们连同所有与他们的恶行有牵连的人都将受到永恒的诅咒，正如真正的（基督教）宗教所宣称的那样；它（基督教信仰）既不会犯错，也不会误入歧途；因为它不像那些（偶像众神）被各种教义之风吹来吹去，将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混在一起，事后又承认是错误的宗教、却哀叹它即将灭亡的人。



## 第二十四章

赫耳墨斯公开承认了他祖先的错误，但他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毁灭

感到悲哀。

隔了很久，赫耳墨斯再次回到人类创造的神的话题上，他说：“但这个话题已经够了。让我们回到人和理性上来，人之所以被称为有理性的动物，是神的恩赐。关于人的论述虽然精彩，却不如关于理性的论述精彩。人类发现神性，并创造神性，这超越了其他一切奇妙的东西。因此，我们的祖先犯了很大的错误。由于对神的认识不足，由于对神的崇拜和服务缺乏信心和关注，他们发明了这种造神的技艺；这种技艺一经发明，他们就把从大自然中借来的适当的美德与之结合起来；由于没有能力制造灵魂，他们就唤起恶魔或天使的灵魂，并把它们与这些圣像和神圣的奥秘结合起来，以便通过这些灵魂使圣像有能力对人行善或害人”。

我不知道恶魔们自己是否也能像他（赫耳墨斯）在这些话中所告白的那样，即使是通过裁定也能忏悔。——“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对神的认识方面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难以置信，因为不重视对神的崇拜和服务，所以他们发明了造神的艺术”。

他（赫耳墨斯）是说是适度的错误导致他们发现了造神术，还是他满足于说“他们犯了（一般性）错误”？不，他必须加上“非常严重”，说“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么，正是他们的祖先没有参加对神的崇拜和祭祀，犯下了这一

巨大的错误，和难以信神，——才是造神术的起源。

然而，这位智者（赫耳墨斯）却为这种技艺在未来某个时代的毁灭而悲伤，仿佛它（偶像众神）是一种神圣的宗教。难道他（赫耳墨斯）真的不是一方面受到神的影响，不得不揭露其祖先过去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受到恶魔的影响，不得不哀叹恶魔未来的惩罚吗？

如果他们的祖先在对神的认识方面犯了大错，由于对神的崇拜和侍奉感到难以置信和厌恶，发明了造神之术，——那么当真理纠正了错误，信仰驳斥了难以置信，皈依纠正了厌恶时，这种与神圣宗教相对立的可憎之术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神圣宗教剥夺，——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即使，如果他（赫耳墨斯）只是说他的祖先发现了造神的技艺，而没有提到原因，——那么，如果我们对正确和虔诚的事物有所关注，——我们仍然有责任考虑并看到，——如果他们没有偏离真理，如果他们相信那些配得上神的东西，如果他们参加神圣的崇拜和礼拜，他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造神）技艺（的谬误）。

如果我们单单说这种（造神）艺术的原因在于人的巨大错误和不可置信，以及从神圣宗教中误入歧途和不忠实于神圣宗教的心灵的厌恶，——那么那些抵制真理的人的厚颜无耻在某种程度上（还

相对而言)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当一个人最崇拜的就是人类赋予他的这种(造神)能力,并为即将到来的(毁灭偶像的)时代而忧伤,甚至法律将命令废除人类发明的那些神(偶像众神)的臆想时,甚至这个人(赫耳墨斯)也承认了这一点,并解释了导致这种(造神)艺术被发现的原因、说他们的祖先由于极大的错误和难以置信(难以信神),由于不注意对神的崇拜和侍奉,(所以才)发明了这种造神的技艺,——我们除了尽我们所能感谢上帝之外,还应该说什么呢?因为谬误的盛行所导致的,真理的道路已经消除了;难以置信所导致的,信仰已经消除了;厌恶神圣的敬拜和礼拜所导致的,皈依唯一神圣的真神已经消除了。

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埃及,恶魔的灵只在赫耳墨斯那里为埃及哀叹;而是发生在全地,全地都向耶和华唱新歌,正如真正神圣、真正预言性的(圣经)经文所预言的那样,——经文中写道:“全地都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这首诗的标题是“被掳(得解放)之后房屋建造之时”。因为在被掳(得解放)之后,在全地上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房屋,就是神的城,也就是圣洁的教会。

在被掳期间,魔鬼俘虏了人。虽然人创造了神灵(恶魔),但并不意味着创造神灵(恶魔)的人不会被神灵(恶魔)俘虏,因为当他崇拜神灵(恶魔)时,他就被卷入了与神灵(恶魔)的关系中,不是与呆板的偶像,而是与狡猾的恶魔的关系中。

不洁的灵通过这种邪恶的艺术与这些偶像联系在一起，俘虏了偶像崇拜者的灵魂，使他们沦落到与自己为伍的境地。因此，使徒说：“我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外邦人所祭的，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因此，在恶鬼被囚禁之后，神的殿正在全地建造；这也是诗篇标题的由来，其中写道：“全地向耶和華唱新歌，向耶和華歌唱。歌颂耶和華，祝福他的名；日日称颂他的救恩。在列国中传扬他的荣耀，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奇事。因为耶和華是伟大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列国的神都是鬼魔，惟有耶和華创造诸天。”

因此，他（赫耳墨斯）因偶像崇拜将被废除，恶魔对崇拜偶像的人的统治将被废除，而忧伤；在恶魔的影响下，他（赫耳墨斯）希望这种囚禁永远持续下去；当这种囚禁结束时，这首诗歌就会歌颂耶和華在全地建造的殿堂。赫耳墨斯悲痛地预言了这些事情，（圣经）先知则喜悦地预言了这些事情；由于通过古代先知唱出这些事情的圣灵是胜利者，甚至赫耳墨斯自己也不得不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承认，那些他不希望被移走的东西，以及他对其被移走的前景感到悲痛的东西，不是由谨慎、忠诚和虔诚的人建立的，——而是由错误和不信的人建立的，他们厌恶对神的崇拜和侍奉。

虽然他（赫耳墨斯）称它们为神，但当他说它们是由我们当然不应该成为的人所造的时候，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表明，——它



们不应该被那些与这些造像者不相似的人，也就是那些谨慎、忠实和虔诚的人所崇拜；同时也表明，正是那些造像的人把自己卷入了把那些不是神的对象当作神来崇拜的人的行列中。

先知说：“人若造神，那神就不是神了。”因此，赫耳墨斯称这些崇拜者承认的、由这样的人所造的神为“人造的神”，也就是说，是恶魔，通过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艺术，被他们自己的欲望的枷锁束缚在图像上。尽管如此，他（赫耳墨斯）并不同意柏拉图式的阿普列乌斯的观点；——我们已经说明了这种观点的不一致性和荒谬性，即：——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神和同一上帝创造的人之间的解释者和中间人，把人的祈祷带给上帝，而上帝则根据这些祈祷赐予礼物。

如果认为人类创造的神灵对上帝创造的神灵的影响力比人类自己对上帝创造的神灵的影响力更大，那就太愚蠢了。再想想，被人以不虔诚的技艺束缚在肖像上的恶魔也被塑造成了神，但它只是这个人的神，而不是每个人的神。

我说，如果说这些恶魔既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也不是人与神之间的解释者，既是因为他们自己最邪恶、最卑劣的行为，又因为人虽然犯错、难以相信、厌恶对神的崇拜和侍奉，但毫无疑问人比他们自己唤出的恶魔要好，——那么就可以肯定，他们（偶像、恶魔）所拥有的力量就是恶魔的力量，他们通过给予假装的

好处来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因为欺骗而变得更大——或者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对人作恶。

然而，除非得到上帝深邃而隐秘的旨意的允许，否则他们不能做任何此类事情，而且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然而，当他们被允许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介于上帝与人之间；——因为这些恶魔不可能是居住在神圣天国的善神的朋友；我们所说的善神是指圣洁的天使和有理性的生物，无论是王位、统治权、主宰还是权力，他们（恶魔）在性情和品格上与善神相去甚远，就像罪恶与美德、邪恶与善良相去甚远一样。

=====

=====

=====

=====

=====

=====

=====

=====

=====

=====

## 第二十五章

关于神圣天使和人类共有的事物。

因此，我们绝不能通过假想的恶魔的中介，来得到诸神或善良天使的仁慈和恩惠；而是要通过与他们相似的善意，通过这种善意，我们与他们在，与他们共同生活，与他们共同敬拜同一个上帝，尽管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他们。但我们与他们的疏远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生命的优点，因为我们在意志上与他们可悲的不相似，也因为我们品格的软弱；因为我们在肉体生命的条件下居住在世上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只有当我们的内心不纯洁，思想属世的事情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才会被阻止。但在当下，当我们正在接受医治，以便最终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时，如果我们因他们的帮助而相信，他们的福也是我们的福，那么我们会因信而与他们亲近。

=====

=====

=====

=====

=====

=====

=====

=====

=====

===

## 第二十六章

异教徒的所有宗教都与死人有关。

这位埃及人（赫耳墨斯）在表达他的悲痛之情时说：“那时，那块土地，神龛和庙宇的至圣之地，将满是坟墓和死人。”他承认，这些东西是那些犯错误、不相信和厌恶神圣宗教的人发明的！好像死尸除了埋在地下，还可以埋在其他地方；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坟墓的数量不一定会随着死人的增加成正比！

但是，那些心术不正、反对我们的人却认为，他（赫耳墨斯）所悲伤的是，我们殉道者的纪念物要继承他们的庙宇和神龛，这样，他们就有理由认为，异教徒在庙宇里崇拜神灵，而我们却在坟墓里崇拜死人。因为不虔诚的人就像绊倒在高山上的绊脚石一样盲目，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眼中的事物，以至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异教徒的所有文献中，没有发现任何神、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神不是人，他们死后受到神圣的尊崇。瓦罗说，他们认为所有死去的人都是马涅斯神，并用那些为纪念几乎所有死者而举行的神圣仪式来证明这一点，其中他提到了葬礼游戏，认为这是神性的最高证明，因为只有纪念神灵时才会举行游戏。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赫耳墨斯本人，在同一本书中，他仿佛预言了

未来的事情，悲伤地说：“到那时，那片土地，最神圣的地方，神殿和庙宇，将充满坟墓和死人”，证明埃及的神是死人。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对神的认识方面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对神的崇拜和服务感到难以置信，也不专心，于是发明了造神的艺术，在发明这种艺术时，他们将普遍自然中固有的适当美德与之联系起来、他们把这种美德与这门艺术混为一谈，召唤出恶魔或天使的灵魂（因为他们无法制造灵魂），使他们占有圣像和神圣的奥秘，或把自己与圣像和奥秘联系在一起，以便通过这些灵魂使圣像有能力对人行善或害人；说到这里，他（赫耳墨斯）继续举例说明：“你的祖先啊，埃斯库拉庇乌斯，医学的第一位发现者，在利比亚的一座山里，靠近鳄鱼海岸的地方，为他建造了一座神庙，神庙里躺着他的世俗之人，也就是他的躯体，因为他的大部分，或者说他的全部，如果整个人都在智慧生命中的话，都回到了天堂，即使是现在，他也通过自己的神性为体弱的人提供了一切帮助，而这些帮助正是他以前惯于通过医术提供给他们”。——这就提供了证据。

因此，他（赫耳墨斯）说，一个死人在他的墓地所在的地方被当作神来崇拜。他用谎言欺骗了人们，说那个人“回到了天堂”。然后他又说：“赫耳墨斯是我的祖父，我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居住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家里，难道不帮助和保护所有从四面八方来找他的凡人吗？”他（赫耳墨斯）说，这位赫耳墨斯长者，也就是墨丘利，是他的祖父，据说被埋葬在赫莫波利斯，也就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里；因此，这里有两位他认为是人的神，埃斯库拉庇乌斯和墨丘利。

关于埃斯库拉庇乌斯，希腊人和拉丁人的看法是一样的；至于墨丘利，有很多人认为他以前是凡人，尽管赫耳墨斯证明他是他的孙子。但是，这两个被称为同一个名字的人是不同的人吗？对于他们是否是不同的人，我不想争论太多。只要知道赫耳墨斯所说的墨丘利和埃斯库拉庇乌斯一样，都是曾经是人的神，根据这个被他的同胞推崇备至的、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的证词，他也是墨丘利的孙子就足够了。

赫耳墨斯接着说：“但是，我们知道奥西里斯的妻子伊希斯在得意的时候会赐予多少好东西，而在愤怒的时候又会给予多大的反对吗？”然后，为了说明有人类通过这种艺术创造的神，他接着说：“因为尘世和世俗的神很容易发怒，因为它们是由人类从任何一种本性中创造和组成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他（赫耳墨斯）认为恶魔以前是死人的灵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些灵魂是由那些非常错误、难以置信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发明的某种艺术所创造的，它们被赋予了形象，因为创造这些“神”的人无法创造灵魂。因此，当他（赫耳墨斯）说“任一性质”时，他指的是灵魂和肉体，恶魔是灵魂，肖像（雕像）是肉体。那么，埃及这块神龛和庙宇最神圣的地方，竟然到处都是坟墓和死人，这又是怎样的悲哀呢？



然而，我们并不为这些殉道者建造庙宇，任命祭司，举行仪式和献祭；因为他们（基督徒殉道者）不是我们的神，他们的神才是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纪念他们的灵位，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圣徒，为真理而奋斗，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使真正的宗教广为人知，揭露虚假和虚构的宗教。

因为在他们之前，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偶像众神的）宗教确实是虚假和虚构的，他们也不敢表达自己的信念。但是，有谁听过（基督教）信徒的牧师站在为纪念和崇拜上帝而建的祭坛上，在某个殉道者的圣体前祈祷时说：“彼得啊，保罗啊，塞浦路斯啊，我向你献祭”？因为在他们的墓前献祭是献给上帝的，是上帝使他们既是人又是殉道者，并使他们与圣天使一起享有天国的荣誉；我们之所以对他们表示这样的敬意，是为了通过这样做，我们既可以为他们的胜利向真神表示感谢，又可以通过重新唤起对他们的记忆，激励我们自己效仿他们，努力获得像他们一样的冠冕，呼求他们所呼求的那位上帝来帮助我们。因此，无论（基督教）宗教人士在（基督徒）殉道者的地方向他们致以何种敬意，那都只是对他们的缅怀，而不是神圣的仪式，也不是像向神灵一样向死人献祭。即使是那些带食物去的人——事实上，较好的基督徒并不这样做，——在大多数地方也是如此。

他们这样做（纪念殉道者）是为了通过殉道者的功绩，以殉道者之主的名义，使他们的食物成为圣物，首先献上食物并祈祷，然



后把食物拿走吃掉，或部分送给需要的人。但是，了解基督徒的唯一祭祀，也就是在这些地方献上的祭祀的人也知道，这些并不是献给殉道者的祭祀。因此，我们既不是用神圣的荣誉，也不是用人的罪行（他们、偶像崇拜者用这种罪行来崇拜他们的神）来纪念我们的殉道者；我们既不是向他们献祭，也不是把神（偶像众神）的罪行变成他们的神圣仪式。

让那些愿意和能够读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奥林匹亚斯的信的人读一读，他（亚历山大）在信中讲述了祭司莱昂向他揭示的事情，让那些读过这封信的人回忆一下信中的内容，——让他们看看埃及人的神秘著作中流传下来的不是诗人，而是关于伊希斯女神、奥西里斯的妻子以及二人的父母（根据这些著作，他们都是王室成员）的巨大憎恶。——据说伊希斯在祭祀她的父母时，发现了一茬大麦，她将其中的一些麦穗带给了她的丈夫国王和他的顾问墨丘利斯，因此他们将她与塞蕾斯相提并论。读过这封信的人就会明白，那些死后被举行祭神仪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来举行这些仪式的。让他们不要在任何方面将那些人（尽管他们认为他们是神）与我们的圣洁殉道者（尽管我们不认为他们是神）相提并论。因为我们并不像他们对待死去的人那样，为我们的殉道者设立祭司，献上祭品，因为那是不协调、不适当和不合法的，那是上帝才有的权利；因此，我们也不会用他们自己的罪行，或者像那些歌颂神（偶像众神）的罪行的可耻的戏剧来取悦他们（偶像众神），这些罪行要么是他们还是人的





但也有一些人更尊重神灵（精灵），赋予他们许多荣誉和赞美，以排除任何神灵是邪恶的假设。但那些坚持认为既有恶神也有善神的人，却把恶魔也归入“神”的名下，有时还把神称为恶魔，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此，他们（罗马人）承认，被他们视为众神之王和首领的朱庇特被荷马称为恶魔。另一方面，那些认为诸神都是善良的，而且比那些被称为善良的人优秀得多的人，却被恶魔的行为所打动，他们既不能否认恶魔的行为，也不能把恶魔的行为归咎于他们所肯定的善良的诸神，——他们要区分诸神和恶魔；——因此，每当他们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精灵通过行为或情感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就认为这些行为或情感不是来自诸神，而是来自恶魔。同时，他们还认为，由于没有任何神灵可以与人直接交流，这些恶魔就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带着（人的）祈祷而去，带着（神的）礼物而归。这就是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是最杰出、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因此我们选择与他们辩论这个问题，即对众多神灵的崇拜是否合理。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上一卷书中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恶魔喜好善良睿智的人所厌恶和憎恶的东西，喜好诗人所写的亵渎神明和不道德的虚构（不是写人，而是写神本身），喜好邪恶和罪恶的暴力魔法，——他们怎么能被视为比人与神更亲近、更友好的人，怎么能在善良的人与善良的神之间进行调解（作为中介）；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对恶魔的肉体说了很多，但对他们的精神美德却只字未提。因此，他只字未提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东西；但他却给出了他们悲惨的证据，承认他们的心智，也就是他们作为有理智的存在者的心智，不仅没有被美德所熏陶和强化，以抵御一切不合理的激情，而且还莫名其妙地被暴躁的情绪所激动，因此与愚人的心智不相上下。

他（阿普列乌斯）自己说“诗人指的就是这一类恶魔，他们假装神明，憎恨和爱护人类中的个人，使一些人繁荣和富裕，使另一些人遭受反对和痛苦，尽管他们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因此，怜悯、愤慨、悲伤、喜悦，人类的每一种情感都被恶魔们体验到了，它们有着同样的精神骚动，同样的情感和思想潮流。这些骚动和暴风雨使他们远离天神的宁静”。

毫无疑问，在这些话中，他（阿普列乌斯）说的不是恶魔精神本性中的某些低劣部分，而是恶魔作为理性生命所赖以维持其地位的心灵，它像狂风暴雨的大海一样被激情翻腾。他们甚至不能与智者相提并论，因为智者的心智不受干扰，能够抵御他们今生所面临的这些干扰，而人类的弱点也永远无法避免这些干扰；他们（智者）不会屈服于任何可能使他们（智者）偏离智慧之路和正直法则的行为，也不会实施任何可能使他们（智者）偏离智慧之路和正直法则的行为。他们（恶魔）在性格上与邪恶和愚昧的人

相似，但在外表上却不尽相同。我甚至可以说他们（恶魔）（比罪人）更坏，因为他们在不义中变老，在惩罚中变得不可救药。他们（恶魔）的心灵，正如阿普列乌斯所说，是被暴风雨翻腾的大海，在他们的灵魂中没有真理或美德的凝聚点，他们无法抵御动荡而堕落的情绪。



#### 第4章.

佩里帕蒂（Peripatetics）和斯多葛派关于精神情感的观点。

希腊人称之为“Táon”，而我们自己的一些作家，如西塞罗，则称之为“扰动情感”。而有些人则把希腊文更准确地译为“激情”。



有人说，即使是智者也会受到这些扰动的影响，尽管理智会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对其施加法则，从而将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是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因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也是逻辑学派的创始人。但其他人，如斯多葛派，则认为智者不受这些干扰。但是，西塞罗在他的《论财富》一书中指出，斯多葛派与柏拉图派和佩里帕蒂派的分歧在于言辞而非实际；因为斯多葛派拒绝将“善”一词用于外在和身体上的好处，因为他们认为唯一的善是美德，即美好生活的艺术，而这只存在于心灵之中。其他哲学家则使用简单而习惯的措辞，毫不忌讳地将这些东西称为“利益”，尽管与指导我们生活的美德相比，它们微不足道，也不值得推崇。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这些外在的东西被称为善还是好处（利益），双方对它们的评价都是一样的，在这件事上，斯多葛派只是用一种新颖的措辞来取悦自己。因此，在我看来，在智者是受制于精神激情，还是完全不受精神激情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文字而不是事物；因为我认为，如果考虑到文字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听起来肤浅意思，斯多葛派与柏拉图派和佩里帕蒂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简洁起见，我省略了其他可以用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我只说一个我认为确凿无疑的证据。奥卢斯-盖利乌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具有雄辩而优美的文风，他在其名为《阿提卡夜曲》的作品中讲述了他曾与一位杰出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一起航行的经历；他接着兴致勃勃地全面讲述了我将勉为其难地陈述的内容：

当船在狂风暴雨中颠簸并面临危险时，哲学家吓得脸色苍白。船上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他们很想知道哲学家是否会像其他人一样激动。暴风雨过去后，当他们有了安全保障，可以自由地继续交谈时，其中一位乘客，一个富有而奢华的亚洲人，开始戏谑哲学家，并拉拢他，因为他甚至吓得脸色苍白，而他（亚洲人）自己却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无动于衷。但哲学家利用了苏格拉底的阿里斯提普斯的回答，——当他发现自己也被一个同样性格的人戏谑时，——回答说：“你没有理由为一个挥霍无度的放荡者的灵魂担忧，但我有理由为阿里斯提普斯的灵魂担忧”。富人就这样被打发走了，奥卢斯-盖利乌斯为了科学（哲学）的利益，也为了不惹恼哲学家，就问他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他（那位哲学家）愿意教导一个如此热衷于追求知识的人，立即从包里拿出一本斯多葛派的埃皮克泰图斯的书，书中提出的学说与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和克利希普斯的学说完全一致。奥卢斯-盖利乌斯说，他在这本书中读到，斯多葛派认为，外物会给灵魂造成某些印象，他们称之为幻觉，灵魂无法决定是否、或何时会受到这些印象的侵袭。当这些印象是由令人震惊和可怕的物体造成的时候，即使是聪明人的灵魂也一定会被它们打动，以至于他因恐惧而颤抖，或因悲伤而消沉，这些印象预示着理智和自制力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灵接受了这些邪恶的印象，或赞同或同意它们。他们认为，这种同意是人的能力所及；智者的心智与愚者的心智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差异，即愚者的心智屈服于这些激情并同意它们，而智者的心智虽然不能不受

到它们的侵袭，但却能毫不动摇地、坚定地保持对那些它在理性上应该渴望或避免的事物的真实而稳定的信念。

奥卢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说，他在伊壁鸠鲁(Epictetus)的书中读到了关于斯多葛学派的情感和学说；我已经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内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斯多葛派和其他哲学家关于精神激情和扰乱的观点就没有区别，或者说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双方都认为智者的心灵和理性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也许斯多葛派的意思是说，智者的智慧不会被任何错误所蒙蔽，也不会被任何污点所玷污，但是，在他的智慧不受干扰的前提下，他的智慧会受到今生的利与弊（或者，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利与害）的影响。我们不必说，如果那位（上述的）哲学家对那些他认为自己马上就会失去的东西——生命和人身安全——一无所知，他就不会被自己的危险吓得面色苍白。然而，他可能会受到这种精神上的困扰，但他仍然坚信，虽然暴风雨可能会摧毁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但那些东西并不是那些使拥有者变得美好的美好事物，就像拥有正义一样。斯多葛派和佩里帕蒂派都对失去这些（“善”的）东西的前景感到忧虑；虽然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称呼不同，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尊重是一样的【即，重视“善”，而轻视“利益”】。双方都向我们保证，如果因为有可能失去这些“善”而被迫犯下某种不道德的行为或罪行，他们宁愿失去这些能维持身体舒适和安全的东西（“利益”），也不愿犯下这些违反正义的事情（“善”）。因此，有了这种坚定决心的心灵，就不会受到任何与理智相悖的



攻击基督徒灵魂的激情并没有引诱他们堕落，而是锻炼了他们的美德。

我们现在不需要对圣经中关于这些激情的教义，即基督教知识的总和，进行仔细而详尽的阐述。它使心灵本身服从于上帝，以便上帝可以管理和帮助它，又使激情服从于心灵，以便节制和约束它们，并将它们用于正义的用途。在我们的伦理学中，我们不问一个虔诚的灵魂是否愤怒，而是问他为什么愤怒；不问他是否悲伤，而是问他悲伤的原因是什么；不问他是否恐惧，而是问他恐惧什么。因为我知道，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会认为，愤怒是为了改正错误，悲伤是为了减轻痛苦，恐惧是为了避免身处险境的人被毁灭。斯多葛学派的确习惯于谴责同情。但是，在我们一直在讲述的那位斯多葛学派的人看来，如果他被促使他救济同胞的同情心所困扰，那要比被对自己面临海难的恐惧所困扰光荣得多！西塞罗在赞美凯撒时说：“在你的美德中，没有比你的同情心更令人钦佩和愉快的了。”这句话要好得多，也更人道，更符合虔诚的情感。——除了对他人苦难的同感，促使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之外，同情又是什么呢？这种情感是服从于理性的，——当同情的表现不违反权利时，就像救济穷人或宽恕忏悔者一样。

由此可见，这些激情并不被他们判定为恶习，因为它们攻击智者，却没有迫使他采取违背理性和美德的行动；因此，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正如西塞罗所说，“单纯的逻辑



根据阿普列乌斯的说法，恶魔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们（恶魔）的激情使恶魔激动不已。

我们暂且不讨论圣天使的问题，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即在神与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恶魔是被激情所激动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心灵虽然受到激情的侵袭，但仍然保持自由，并且高于激情，那么阿普列乌斯就不可能说他们的心灵被激情翻腾，就像大海被狂风肆虐一样。那么，他们（恶魔）的心灵——他们灵魂的高级部分，也就是他们的理性存在，如果它（心灵）确实存在于他们身上，就应该统治和约束灵魂低级部分的动荡激情——我说，按照柏拉图主义者的说法，他们的这一心灵被激情的飓风所折腾。因此，恶魔的心灵受到恐惧、愤怒、欲望和所有类似情感的支配。他们的最高部分是激情的奴隶，受制于恶习，这只会使他们更加与他们所拥有的精神力量和欲望能量成正比？

=====

=====

=====

=====

=====

=====

=====

=====

---

---

## 第七章.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诗人错怪了众神，因为他们把众神描写成被党派情绪所迷惑，而受党派情绪支配的是魔鬼，而不是众神。

但如果有人说，诗人不无道理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恶魔，而只是邪恶的恶魔，他们猛烈地爱或恨某些人——因为阿普列乌斯说他们是被强烈的情感所驱使，而阿普列乌斯却在同样的地方把所有的恶魔，而不仅仅是邪恶的恶魔，说成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他们的身体是空中的，我们怎么能接受这种解释呢？根据他的说法，诗人的虚构在于他们把恶魔塑造成神，给他们起了神的名字，把他们指派给个别的人作为盟友或敌人，尽管他们宣称神在性格上与恶魔截然不同，并因其天国的居所和丰富的幸福而远远高于恶魔，但他们（诗人们）却使用了这种诗歌性的许可。我说，这是诗人的虚构，说这些神不是神，他们打着神的旗号，怀着强烈的党派感情，为他们所爱或所恨的人互相争斗。阿普列乌斯说，这与事实相差无几，因为虽然他们（恶魔）被错误地冠以神的名字，但他们却被描述为恶魔。他说，荷马笔下的密涅瓦就属于这一类，“她在希腊人的队伍中穿插，以克制阿喀琉斯”。他（阿普列乌斯）认为密涅瓦是诗人（荷马）虚构出来的，因为他（荷马）认为密



涅瓦是一位女神，他把她归入他认为在崇高的空灵之境中的众神之列，这些神都是善良和有福之神，远离人类。但是，有一个恶魔对希腊人有利，对特洛伊人不利，而另一个恶魔，同一位诗人（荷马）以维纳斯或火星的名义提到过（在他们的天堂居所，神灵的地位高于尘世事务），是特洛伊人的盟友，也是希腊人的敌人，这些恶魔为他们所爱的人而战，对抗他们所恨的人。

在这一切中，他（阿普列乌斯）认为诗人（荷马等）所说的是一些生物，而他（阿普列乌斯）认为这些生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狂暴和暴躁的激情，因此他们能够产生不正当的爱与恨，但这种爱与恨是在党派精神下形成的，就像赛跑或狩猎中的观众会产生狂热和偏见一样。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最担心的似乎是人们相信关于神的诗歌虚构，而不是相信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恶魔。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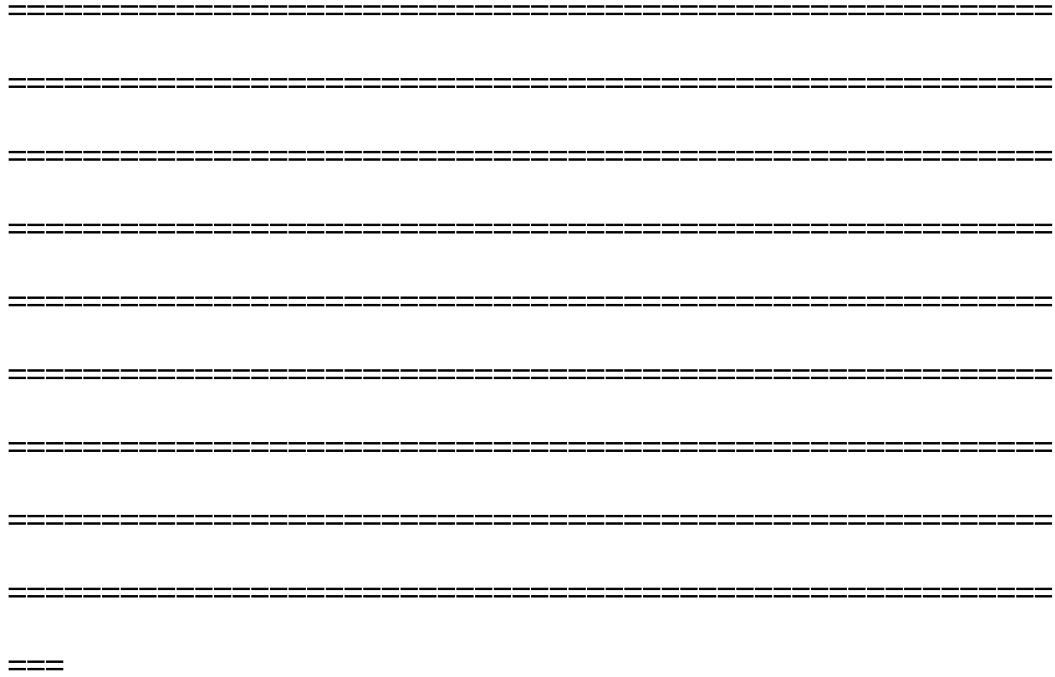
## 第八章.

阿普列乌斯如何定义天上的神、空中的魔和地上的人。

阿普列乌斯给恶魔下的定义，当然也包括了所有的恶魔，那就是他们本质上是动物，灵魂受制于激情，思想理智，身体有气，持续时间永恒。在这五种特质中，他绝对没有点出任何好人和坏人所不具备的特质。阿普列乌斯首先谈到了天人，然后又把他的描述延伸到了远在尘世的人，以便在描述了理性存在的两个极端之后，他可以继续谈论中间的恶魔。（关于人），他说：“因此，那些被赋予了理性和语言能力的人，他们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他们的肢体却是凡人的，他们的精神软弱而焦虑，他们的躯体迟钝而腐朽，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他们的无知相似，他们顽固地胆大妄为，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希望，他们的劳动是徒劳的，他们的运气永远在衰退，他们的种族是不朽的，而他们自己却在灭亡，每一代都有一些生物补充进来，他们的生命迅速而智慧缓慢，他们的死亡来得突然，而他们的生命却像一声哀号，这些就是居住在大地上的人。”在叙述属于大多数人的许多品质时，当他（阿普列乌斯）说到他们的智慧缓慢时，他是否忘记了属于少数人的品质？如果遗漏了这一点，他对人类如此精心的描述就会有缺陷。当他赞扬众神的卓越时，他肯定了众神在他认为人类必须通过智

慧才能达到的幸福方面的卓越。因此，如果他希望我们相信有些恶魔是善良的，他就应该在描述中加入一些内容，让我们看到他们与神灵一样，也有一些福分，或者与人一样，也有一些智慧。但事实是，他（阿普列乌斯）没有提到任何好的品质，而好的品质又可以用来区分坏的品质。虽然他害怕得罪的不是他们（恶魔）自己，而是他们的崇拜者（他是为崇拜者而写的），所以没有详述他们（恶魔）的恶行，但他向明眼的读者充分表明了他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只有在身体永恒这一条中，他将他们与神灵相提并论，他断言，所有的神灵都是善良的、有福的，绝对没有他自己所说的恶魔的狂风暴雨般的激情；至于灵魂，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们（恶魔）像人而不像神，这种相似不在于拥有连人都能达到的智慧，而在于激情的骚动（这种骚动左右着愚昧和邪恶的人，但却被善良和智慧的人所压制），以至于他们（恶魔）宁愿不承认也不愿征服它。

如果他（阿普列乌斯）希望人们明白，恶魔与神灵相似之处不在于他们肉体的永恒，而在于他们灵魂的永恒，那么他肯定会让人类分享这一特权，因为作为柏拉图主义者，他当然必须认为人类的灵魂是永恒的。因此，他在描述这个生物种族（人类）时说，他们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他们的肢体是凡人的。因此，如果说人与神没有永恒的共同点是因为他们的肉体是必死的，那么恶魔与神就有永恒的共同点，因为他们的肉体是不死的。



## 第九章.

恶魔的代祷是否能使人类获得天神的友谊。

恶魔和人一样，都有缺陷，那就是每个生物中较好的部分，即灵魂；而与天神相似的只是较差的部分，即身体。因为生物或动物由灵魂和躯体组成，而在这两部分中，灵魂无疑是较好的；即使是恶毒和软弱的灵魂，它显然也比最健全和最强壮的躯体要好，因为它本性中更卓越的部分并没有降低到躯体的水平，甚至就像金子即使被玷污，也比最纯净的银或铅珍贵。然而，这些中介（恶魔），在他们的干预下，人类和神圣的事物得以和谐，他们（恶魔）与神一样拥有永恒的肉体，与人一样拥有恶毒的灵魂——就好

像这些恶魔将神和人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是肉体的，而不是精神的。那么，是什么邪恶或惩罚让这些奸诈的中间人（恶魔）头朝下，使他们的下半身，即身体，与上面的神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上半身，即灵魂，与下面的人捆绑在一起；通过服务的部分与天上的神结合，而通过统治的部分与地上的居民一起悲惨地生活在一起呢？因为身体是仆人，正如萨卢斯特所说：“我们用灵魂来统治，用身体来服从”；他（萨卢斯特）还说：“一个是我们与天神的共同点，另一个是我们与野兽的共同点”。因为他在这里说的是人；而人和野兽一样，也有一个必死的躯体。我们的哲学家朋友们（阿普列乌斯等人）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恶魔，作为我们与众神的中间人，他们（恶魔）确实可以说“灵魂和肉体，一个是我们与众神共有的，另一个是我们与人类共有的”；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他们（恶魔）就像被颠倒悬挂着一样，头朝下被捆绑着，奴隶——肉体——与众神共有，主人——灵魂——与可怜的人类共有，他们的下半身被抬高，上半身被压抑。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因为他们不像陆地上的动物（人类）那样，因死亡而灵魂和肉体分离，所以他们在永恒中与神灵相似，那么他们的身体就不能被视为永恒胜利的战车，而应被视为永恒惩罚的锁链。

=====

=====

=====

=====









柏拉图主义者用三种相反的性质来区分人和恶魔的性质。

但现在我们说的是那些被他（阿普列乌斯）描述为介于神和人之间的生命，他们的本质是动物，思想是理性的，灵魂受制于激情。

当他（阿普列乌斯）把神和人区分开来（他把神安置在最高的天上，把人安置在地上）时，不仅是通过位置，而且还通过他们性质的不平等尊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这里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神，另一种是人；”他总结道：“你们这里有两种动物：天神和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居住地的崇高、生命的永恒和天性的完美；因为他们的居住地相隔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交流，虽然天神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但其他人的生命力却是消逝的、不稳定的；虽然天神的精神在幸福中升华，但人的精神却在痛苦中沉沦”。

在这里，我发现三种相反的品质被赋予了存在的极端，即最高和最低。因为，在提到我们应该钦佩众神的三种品质之后，他（阿普列乌斯）又重复了同样的三种品质，尽管是用其他的语言，来衬托人类的缺陷。这三种品质是：“居所的崇高、生命的永恒、自然的完美”。他再次提到这些品质，是为了突出它们在人的状况中的对比。在提到“居所的崇高性”时，他说：“他们的居所相隔如此之远”；在提到“生命的永恒性”时，他说：“神的生命是永恒



一个位置被正确地认为是中间位置。剩下的另外两种特质，我们必须对它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以便弄清它们是否属于“中庸”。

我们不能说恶魔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既不是有福的，也不是无福的。我们不能说魔鬼是有理性的动物，既不幸福也不可伶，就像我们说野兽和植物没有感觉和没有理性一样，也不能说中间的位置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恶魔是有理性的，他们要么悲惨，要么幸福。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既不是凡人，也不是不死之身；因为所有的生物要么永生不死，要么寿终正寝。此外，我们的作者（阿普列乌斯）还说恶魔是永恒的。那么，我们还能假定什么呢，只能假定这些中介生命在剩下的两种品质中，一种与神同化，另一种与人同化？因为如果他们从上面或从下面都得到了这两种品质，那么他们就不再是中庸的了，而是要么上升为上面的神，要么下沉为下面的人。因此，既然已经证明他们必须具备这两种品质，那么，如果他们从双方各获得一种品质，他们就会保持中间的位置。因此，既然他们不能从下面获得永恒，因为那里没有永恒可言，他们就必须从上面获得永恒；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接受人的苦难来完成他们的中间位置。

因此，根据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占据最高位置的神享有永恒的幸福，或称有福的永恒；占据较低位置的人，享有凡人的苦难，或称悲惨的凡人；而占据最低位置的恶魔，则享有悲惨的永恒，或称永恒的苦难。至于阿普列乌斯给恶魔下的

定义中包含的五种东西，他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表明恶魔是中介。其中三点，即他们的本性是动物性的，他们的思想是理性的，他们的灵魂是受激情支配的，他说这是他们与人的共同点；还有一点，即他们的永恒性，这是与神的共同点；还有一点是他们自身所特有的，即他们的气态躯体。那么，他们与最低级的人有三个共同点，而与最高级的神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怎么会是中间人（中介）呢？有谁不知道，当他们趋向于最低的极端，并向最低的极端低落时，中间的位置就被放弃了？

就像两个极端各有其适当的身体一样，神是天上的，人是陆地的；而且他们（恶魔）与人共同拥有的两个品质，即动物性和理性思维，也与神共同拥有。因为阿普列乌斯本人在谈到神和人时说：“你们有两种动物性”。而柏拉图主义者也习惯于将理性思维归于诸神。因此，他们（恶魔）既不会被吹到最高点，也不会被压抑到最低点，而是完美地保持在中间位置。然而，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恶魔们永恒的苦难或悲惨的永恒。因为说他们的灵魂受制于激情的人，如果不是为对于他们的崇拜者（偶像崇拜者）感到羞愧，也会说他们是可悲的。此外，既然世界不是由偶然的混乱所支配，而是如柏拉图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由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旨意所支配，那么，除非恶魔们的罪恶滔天，否则他们的苦难就不会是永恒的（即，恶魔的罪恶的确滔天）。

那么，那些在人之上但在神之下，为前者提供帮助，为后者服务

的善良恶魔的地方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他们是善良的、永恒的，他们无疑是有福的。但是，永恒的祝福破坏了他们的中间性，使他们与神近似，与人大相径庭。因此，柏拉图主义者会徒劳地努力证明，如果善良的恶魔既不朽又有福，他们怎么能被公正地说成是介于不朽有福的神和必死悲惨的人之间的中间人呢？因为如果他们与神灵一样既不朽又蒙福，那他们岂不是远离人，与神灵结合，而不是介于两者之间吗？如果他们的一种品质与神相同，另一种品质与人相同，那他们就是中间人了。

就像人是介于天使和野兽之间的一种中间人，野兽是一种非理性的、必死的动物，天使是一种理性的、不死的动物，而人则比天使低级，比野兽高级，是一种理性的、必死的动物。因此，当我们在有福的神仙和悲惨的凡人之间寻找一个中间人时，我们应该找到一个要么是凡人而有福，要么是神仙而悲惨的存在。

=====

=====

=====

=====

=====

=====

=====

=====

---

---

第十四章.

人虽是凡人，能否享受真正的福气。

人能否既是凡人又是有福之人，这在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人对人的境况持谦卑的态度，否认人只要继续活在凡人的生命中，就能够得到祝福；有些人则摒弃这种想法，大胆地认为，人即使是凡人，也可以通过获得智慧而得到祝福。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些智者不成为悲惨的凡人和有福的神仙之间的中间人，因为他们与后者有共同的福分，而与前者有共同的死亡呢？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福之人，他们就不会嫉妒任何人（因为还有什么比嫉妒更可悲的呢），而是竭尽全力帮助可悲的凡人走向有福，使他们死后可以成为不朽，与有福的不朽的天使为伴。

---

---

---

---

---

---

---

---

---

---

=====  
=====  
=====  
=====  
  
第十五章.

基督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但是，如果像更有可能和更可信的那样，所有的人只要是凡人，就一定是悲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中间人，他不仅是人，也是神，通过他祝福的死亡，他可以把人从凡人的悲惨中带到祝福的不朽中。在这个中间人身上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他成为凡人，二是他不再继续是凡人。他的确成了凡人，不是使道的神性变得虚弱，而是承担了肉体的虚弱。他也没有在肉身中继续必死，而是使肉身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正是他作为中保的果实，为了救赎那些人（世人），他成为了他们的中保、使他们不至于永远活在肉体的死亡之中。因此，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既要有短暂的死亡，又要有永久的福分，这样，他才能通过短暂的死亡与凡人同化，并将他们从死亡转入永久的福分。因此，善良的天使不能在悲惨的凡人和有福的神仙之间进行调解，因为他们（善良的天使）自己也是有福的和不朽的；但邪恶的天使可以调解，因为他们像一方一样不朽，像另一方一样悲惨。与之相对的是善良的中

保，与他们（世人）的不朽和悲惨相反，他选择暂时成为凡人，却能在永恒中继续得到祝福。因此，他（耶稣基督）以他死亡的谦卑和他祝福的仁慈，摧毁了那些骄傲的不朽者和伤害人的可怜虫，并防止他们通过吹嘘不朽来引诱那些他用信仰净化了心灵的人陷入痛苦，他也因此使他们摆脱了不洁的统治。

那么，人是凡人，是悲惨的，与不朽和有福之神相去甚远，他该选择什么媒介（中保）才能与不朽和有福之人结合呢？恶魔的不朽可能对人具有某种魅力，但它是可悲的；基督的死亡可能冒犯人，但它已不复存在。在前者，人们害怕永恒的痛苦；在后者，人们不再害怕不可能永恒的死亡，而必须热爱永恒的幸福。因为不朽而悲惨的中保（恶魔）插手阻止我们进入有福的不朽，因为阻碍我们进入有福的不朽的因素，即悲惨，在他（恶魔）身上继续存在；而必死而有福的中保（耶稣基督）却插手使得我们进入有福的不朽，因为他经历了死亡之后，可以使凡人成为不朽（在他自己的复活中显示了他这样做的能力），并使他们从悲惨中升入有福的行列，而他（耶稣基督）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些行列。因此，有一个邪恶的中保（恶魔），使朋友分离；有一个善良的中保（耶稣基督），使敌人和解。分离的人很多；而有福之人的也众多，只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独一的上帝，所以才有福。

恶天使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他们是可悲的，他们插手阻碍、而不是帮助我们获得这种福分，他们的数量阻碍了我们获得那唯一



的福分，为了获得这种福分，我们不需要许多中保，只需要一个中保，那就是上帝之非被创造的道，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我们也因分享他而蒙福。我说他是中保，不是因为他是道，因为作为道，他是至福的、至不朽的，因此，他远离悲惨的凡人；我说他是中保，是因为他是人，因为通过他的人性，他向我们表明，为了获得那至福至善，我们不需要寻找其他中保来带领我们走过实现这一目标的连续步骤，而是那至福至善的上帝，在自己成为我们人性的一部分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随时参与他神性的机会。因为在把我们从死亡和苦难中解救出来时，他并没有把我们引向不朽和蒙福的天使，让我们通过参与他们（天使）的本性而变得不朽和蒙福，而是直接把我们引向三位一体（上帝），通过参与其中，天使本身也蒙福了。因此，当他（耶稣基督）选择了仆人的样式，比天使低，以便成为我们的中保时，他仍然比天使高，以上帝的样式——他自己既是地上的生命之道，也是天上的生命本身。

=====

=====

=====

=====

=====

=====

=====

=====

---

---

## 第十六章.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天神拒绝与世间万物接触，拒绝与人交往，因此他们（人）需要恶魔的帮助，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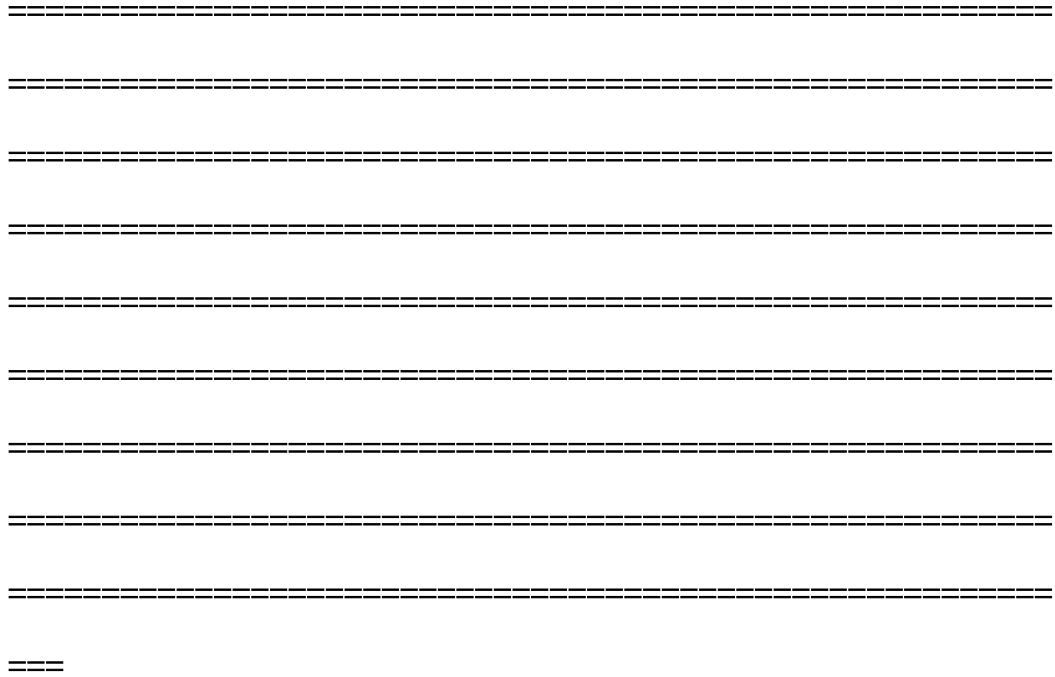
这位柏拉图主义者（阿普列乌斯）认为，柏拉图所说的“没有神与人交往”的观点是正确的，他（阿普列乌斯）说，这是天神高贵的主要证据，因为他们从不与人接触，也不会受到污染。因此，他承认恶魔是被污染的；由此可见，恶魔无法净化被自己污染的人，因此所有人都一样变得不纯洁，恶魔因为与人交往而变得不纯洁，人因为崇拜恶魔而变得不纯洁。或者，如果他们（阿普列乌斯等人）说恶魔与人交往和交易不会受到污染，那么他们比神更好，因为神如果这样做，也会受到污染。

我们被告知，这就是众神的荣耀，他们是如此崇高，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无法玷污他们。事实上，柏拉图认为，至高无上的神，万物的创造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神，是人类贫乏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唯一的神；即使是智者，当他们的精神力量尽可能摆脱其肉体的束缚时，对神的本质的洞察力也只能熹微如闪电照亮黑暗。那么，如果这位真正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

在摆脱身体的束缚后，确实以一种可理解的、不可言喻的存在来拜访智者的心灵，尽管这只是偶尔的，就像黑暗中一道迅速闪过的亮光，那么，为什么其他的神如此崇高地远离与人的一切接触，好像他们会因此而受到污染？仿佛只要我们举目仰望那些给予大地必要光亮的天体，还不足以反驳这一点。如果说恒星虽然在他（阿普列乌斯）看来是看得见的神灵，但当我们注视它们时，它们并没有受到污染，那么当人类近距离观察它们时，恶魔也没有受到污染。但是，也许是人的声音，而不是眼睛，污染了神灵；因此，恶魔被任命为调解人，把人的声音传给神灵，而神灵因为害怕污染而保持距离？我还能说其他感官什么呢？因为通过嗅觉，无论是在场的恶魔还是诸神，即使他们在场并吸入活人的呼气，如果他们没有被献祭的尸体的流出物污染，也不会受到污染。至于味觉，他们不需要修复身体的腐烂，不需要向人类索取食物。至于触觉，则是它们自己的能力。虽然接触之所以被称为接触，似乎是因为触觉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但是，神灵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可以与人类打成一片，这样就可以看到和被看到，听到和被听到；哪里还需要接触呢？因为，如果神灵或善良的恶魔让人看见或与人交谈，人是不敢奢望的；如果因为过分的好奇心而奢望，他们又怎么能用触摸来实现愿望呢？除非把麻雀关在笼子里，否则他们（人）连麻雀都碰不到。

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神灵以身体的形式与人类交融，阻止他们看见和被看见，阻止他们说话和听见。如果恶魔真的像我说

的那样与人混合，并且没有受到污染，而天神如果这样做，就会受到污染，那么恶魔比天神更不容易受到污染。如果连恶魔都被污染了，这些调解人（中介）本身都被污染了，那么他们怎么能帮助人类在死后获得幸福呢？如果他们不能给人带来这种好处，那么他们的友好调解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或者说，他们的结果不是让人们进入神灵的世界，而是让人和恶魔共同生活在一种污染的状态中，从而被排除在祝福之外？也许有人会说，就像海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一样，恶魔们自己在清洁朋友的过程中，也会变得更加肮脏，因为其他人变得干净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害怕污染而回避与人接触或交往的众神，就会与污染更严重的恶魔混在一起。或者说，天神无法在不污染自己的情况下净化人类，却可以在没有污染的情况下净化因与人类接触而被污染的恶魔？谁能相信这样的谎言，除非恶魔对他进行了欺骗？如果看见和被看见就是污染，如果阿普列乌斯自己称之为可见的“世界的灿烂之光”的诸神和其他星辰都被人看见了，难道我们要相信，除非自己愿意、否则无法被看见的恶魔就不会受到污染吗？或者说，如果污染的只是看见而不是被看见，那么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就必须否认他们的这些神灵、这些世界上的灿烂之光，当它们的光芒照耀大地时会看见人。他们（神灵）的光芒不会因为照亮了各种污染而受到污染，难道我们要认为，如果神明与人类混杂在一起，即使需要接触才能帮助他们（人类），他们（神明）也会受到污染吗？因为大地和太阳或月亮的光线接触，但这并不会污染光线。



## 第十七章.

要想得到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分享至高无上的善，人需要这样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不是由魔鬼提供的，而是唯独由基督提供的。

我非常惊讶，这些博学的人（柏拉图主义者），那些认为所有物质和感官的东西都完全不如精神和智慧的东西的人，居然会提到身体接触与有福的生命的关系。难道普罗提诺的这一观点被遗忘了吗？我们必须飞往我们亲爱的祖国。那里有天父，那里有我们的一切。我们该用什么方式飞往那里呢？我们的道路是，“变得像上帝一样”。如果说，一个人越像上帝，就越接近上帝，那么，与



---

---

## 第十八章

欺骗人的魔鬼，虽然许诺通过他们的说情把人引向上帝，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人偏离真理的道路。

至于恶魔，这些虚假的、欺骗人的中间人，虽然他们精神的不洁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悲惨和恶毒，但由于他们空中身体的虚弱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性质，他们确实想方设法把我们引向一边，阻碍我们灵性的进步；他们不是帮助我们走向上帝，而是阻止我们到达上帝那里。因为即使是在身体的道路上，也是错误的、误导人的、义人所不走的道路——因为我们必须不是通过身体的上升，而是通过无体的或灵性的与神相合，才能升到神那里；——恶魔的朋友们（偶像崇拜者）根据各种元素的重量来安排：空中的恶魔被安排在虚无的神和地上的人之间，他们（偶像崇拜者）认为神有这种特权，通过这种局部的间隔，他们（神灵）可以免受人类接触的污染。因此，他们（那些人）认为是人污染了恶魔，而不是恶魔净化了人，除非神灵的局部优势能保护他们（神灵自己），否则他们自己也会受到污染。谁会如此卑劣地期望通过一种人污染、鬼被污染、神可被污染的方式来净化自己？谁不愿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使我们摆脱恶魔的污染，由不可污染的神来洗净污







## 第二十章.

关于使恶魔膨胀的知识。

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个名字与神书（圣经）进行比较，它的来源本身就暗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使徒以圣灵的口吻说：“知识使人膨胀，仁爱使人坚固”。这句话只能理解为，没有仁爱的知识不会有任何益处，只会让人膨胀，或以空洞的风度来夸大自己。恶魔们有知识而无仁爱，因而膨胀或骄傲，他们渴求神圣的荣誉和宗教仪式，而他们知道这些都本是真神应得的，他们却还尽可能地向所有受他们影响的人索取这些。恶魔的骄傲是人类应得的惩罚；针对恶魔的骄傲，上帝的谦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上帝以仆人的形象显现；但人类在骄傲方面与恶魔相似，但在知识方面却不相似，而且被不洁的东西所膨胀，没有认出他（耶稣基督）来。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主（耶稣基督）在多大程度上乐意让魔鬼认识他自己。

魔鬼们自己也非常清楚上帝的这种显现，以至于他们对上帝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是要趁早毁灭我们吗？”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恶魔）有丰富的知识，却没有仁爱之心。他们惧怕他惩罚的能力，不爱他的公义。他（上帝）按自己的喜好让他们知道了这么多，他也乐意让他们知道这么多需要知道的。但是，他让他们（恶魔）认识他自己，并不如同是为了让圣洁的天使认识他，因为他们（圣洁的天使）知道他是上帝的道，并为他的永恒而喜乐，他们也有份于他的永恒；而是为了让那些恶魔感到恐惧，因为他（耶稣基督）要把那些注定要进入他的国度和荣耀的人从他（恶魔）的暴政中解救出来，他（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永恒的，是真正永恒的。因此，他让恶魔认识他自己，不是通过永恒的生命和照亮虔诚者（他们、基督徒的灵魂因信他而洁净）的永恒之光，而是通过他力量的一些暂时的效果，以及他神秘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比对于人类的虚弱感官而



圣天使的知识与鬼魔的知识的区别。

因此，善良的天使们轻视地掌握着恶魔们引以为豪的关于物质和短暂事物的所有知识，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这些事物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上帝的爱使他们（善良天使）成圣，对他们来说，上帝的爱是非常宝贵的、他们被这种圣洁的爱所感染，就会轻视一切低于这种爱的东西，轻视一切不属于这种爱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们里面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来享受这种美好，这种美好是他们美好的源泉。因此，他们甚至对那些暂时的、易变的事物也有更确定的认识，因为他们在上帝的话语中思考它们的原则和原因，世界就是由这些原则和原因创造的—这些原因使一事物被认可，另一事物被拒绝，所有的事物都被安排好了。但是，恶魔们并没有在上帝的智慧中看到这些永恒的、也可以说是世间万物的根本原因，他们只是比人类预知了更多的未来，因为他们更熟悉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迹象。有时，他们预测的也是自己的意图。最后，恶魔经常受骗，而天使从不受骗。因为，借助世俗和易变的事物，推测时间可能发生的变化，并以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改变这些事物是一回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恶魔所被允许的；而在上帝永恒不变的法则中预见时间的变化则是另一回事，这些法则活在上帝的智慧中，通过参与上帝的精神，了解上帝的意志，上帝是一切原因中最无误、最强大的；这是神圣的天使通过公正的斟酌而获得的。因此，他们（善良的天使）不仅永恒，而且有福。他们所蒙福的是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他们；因为他们无止境



力气去争论文字。因为如果说这些生命是不朽的，但却是由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的，只是依赖于造物主，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那么无论他们用什么名字称呼这些生命，他们说的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所有人的观点，也是最优秀的人的观点。

关于这个名称本身，如果他们应该称这些受祝福的不朽的生物为神，这不需要在我们之间引起任何严肃的讨论，因为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读到：“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众神之神，耶和华已经说过；”又说：“他是超越众神的伟大君王。”凡是说到“他是在众神之上应受敬畏的”，就立即加上了理由，因为接下来说：“因为列国的神都是偶像（虚无），惟有耶和华创造了天”。他（诗篇）说“在万神之上”，但又加上了“列国的”，也就是说，在所有被列国视为神的（偶像众神）之上，换句话说，就是恶魔（偶像众神）。他们（偶像众神）惧怕他（耶和华、上帝），就像他们惧怕耶稣基督一样：“你是来毁灭我们的吗？”但这里所说的“众神之神”，不能理解为恶魔之神；我们也不能说“万神之上的大君王”就是“万魔之上的大君王”。但同样的经文也称属于上帝子民的人为“神”：“我曾说过，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子孙”。因此，当神被称为众神之神时，这可以理解为这些神；当他被称为超越众神的伟大君王时，也是如此。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人被称为神是因为他们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通过人和天使来称呼他们；那么已经享受着人们通过崇拜上帝而想要达到的幸福的神仙（善良天使）难道不是更配得上这个称号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呢？在圣经中，人比那些我们希望在复活后与之同等的朽和受祝福的灵更被明确地称为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们担心不信的软弱会被这些（受祝福的灵、即善良天使）生命的卓越所征服，从而妄想把他们中的某些人（即天使）当作神？在人的情况下，这种结果是无需防范的。此外，属于上帝子民的人理应被更明确地称为神，以向他们保证和证明，被称为众神之神的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

因为，虽然居住在天上的那些不朽的、有福的灵（天使）被称为神，但他们并不被称为神的神（上帝）；也就是说，是构成上帝子民的人的神（上帝），对他们（人）说：“我曾说过，你们是神，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子孙”。因此，使徒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 he 有的，我们也是借着 he 有的。”



因此，我们不必费力地争论这个名字，因为事实是如此明显，不容怀疑。我们说，被派来向人宣讲上帝旨意的天使属于有福的神仙，但柏拉图主义者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项使命不是由他们称之为神的人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不是由有福的神仙，而是由天使来完成的。他们不敢肯定这些人是有福的，而只是不死的，或者说，即使他们把这些人归入有福的神仙之列，也只是把他们当作善良的恶魔，而不是居住在远离人类的天堂中的神。不过，虽然这似乎只是在争论一个名字，但恶魔的名字是如此可憎，以至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把它用在神圣的天使身上。因此，让我们在结束本卷书时确信，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些不朽的、受祝福的灵，他们都只是受造物，他们并不充当中间人，将悲惨的凡人引入永恒的幸福，他们与凡人有双重区别。而那些作为中间人的其他人（恶魔），由于他们与他们的上位者（神）共同拥有不朽，而与他们的下位者（人）共同拥有苦难（因为他们在惩罚自己的恶行时理所当然是悲惨的），所以他们（恶魔）不能把他们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福分赐给我们，反而憎恨我们拥有这些福分。因此，恶魔的朋友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为什么我们宁可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帮手来崇拜，也不愿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叛徒来躲避呢？至于那些善良的灵（善良的天使），他们不仅是不朽的，而且是有福的。

=====

=====





柏拉图主义者自己已经认定，只有上帝才能赋予天使或人类幸福，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指示我们崇拜的那些使我们获得幸福的神灵，是希望把祭品献给他们自己，还是只献给唯一的上帝，这仍然是个问题。

所有动脑筋的人都认为，所有人都渴望幸福。但是，谁是幸福的，他们如何才能幸福，这些都是人类理解力的弱点所引发的无休止的、愤怒的争论，哲学家们在这些问题上浪费了他们的力量，消耗了他们的闲暇。列举和讨论他们的各种观点将是乏味的，也是不必要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八卷书中所说的话，我们在选择哲学家时，可以与他们讨论关于未来幸福生活的问题，即我们是通过向唯一的真神——万神的创造者——致以神圣的敬意，还是通过崇拜许多神来达到幸福生活。因为我们选择了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被尊为最高贵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机智地认识到，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是理性的，或者说是智慧的，除非分享上帝的光辉，否则是不会幸福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世界；同时也认识到，任何人如果不以纯洁神圣的爱献身于那至高无上的善、不变的上帝，就不可能过上人人向往的幸福生活。

但是，即使是这些（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不管是为了迎合人们的愚昧无知，还是如使徒所说的“妄想”，他们都认为、或允许别人认为应该崇拜许多神，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甚至应该

通过崇拜和献祭来向恶魔表达神圣的敬意（我已经揭露了这一错误），我们现在必须借助上帝的帮助，弄清那些居住在天上的不朽和蒙福的灵，对我们的宗教崇拜和虔诚有什么看法，他们居住在统治者、执政者和掌权者中间，柏拉图主义者称他们为神，有些人则称他们为善良的恶魔，或者像我们一样称他们为天使，也就是说，更直截了当地说，天使们是希望我们向他们献祭和崇拜，把我们的财产和我们自己献给他们，还是只献给上帝，——他们的和我们的上帝。

为了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崇拜，因为我没有想到任何足够准确的拉丁语词，所以在必要时，我将使用希腊语词。Ἄραρπεια，只要出现在圣经中，就用（对于上帝的）“侍奉”一词来表达。但是，使徒在书中写道，“仆人必须服从自己的主人”；而对人的侍奉，在希腊文中通常用另一个词来表示；而对神的敬拜，在那些根据神谕写作的人的习惯中，总是或几乎总是被称为 Ἄραρπεια。这不能简单地称为“cultus”，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侍奉”）似乎并不专属于上帝；因为同一个词也适用于我们对人的记忆或活生生的存在者所表示的敬意。农业、定居者等词也由此而来。异教徒称他们的神为“cœlicolæ”，不是因为他们崇拜天堂，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天堂里，就像定居者一样，而不是像我们称那些眷恋故土、耕耘故土的定居者那样。

这里的“定居者”指的是在所有者统治下的定居者，而不是拉丁

语大师所说的“有一座古城居住着提亚定居者”。他称他们为定居者，不是因为他们耕种土地，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这座城市里。从大城市分化出来的城市也被称为定居地。因此，虽然在特殊意义上使用“崇拜”一词时，“崇拜”一词只能用于对上帝的崇拜，但由于该词还适用于其他事物，因此拉丁语中对上帝的崇拜不能仅用该词来表达。

“宗教”一词似乎更确切地表达了对上帝的崇拜，因此拉丁文译者用这个词来代表 *Op η okeia*；然而，不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会用 *religion*（宗教）一词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和亲情，如果用这个词来讨论对神的崇拜，就难免会引起歧义，因为我们无法在不违背将这个用于遵守社会关系的通常用法的情况下，说宗教除了对神的崇拜之外别无其他。同样，“虔诚”，或如希腊人所说的“*evoéβeia*”，通常被理解为对上帝崇拜的恰当称谓。然而，这个词也用于孝顺父母。普通人也用它来指慈善事业，我想，这是因为上帝要求人们做慈善事业，并宣布他乐于用慈善事业来代替或优先于献祭。根据这种用法，上帝本身也被称为虔诚者，在这种意义上，希腊人从不使用 *ev σ eβeiv*，尽管他们的普通人也将 *evoéβeia* 用于慈善行为。因此，在圣经的某些段落中，他们为了保持区别，没有使用 *evoéβeia*（更一般的词），而是使用了 *θεορέβεια*（字面意思是对神的敬拜）。而我们却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两个概念。因此，这种崇拜在希腊语中称为 *λ arpeia*，在拉丁语中称为“*servitus*”[服



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关于自上而下的启蒙的观点。

但对于这些更可敬的哲学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因为他们认识到，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各种形式充分表达了，这些灵魂与我们拥有相同的幸福源泉，那就是某种可理解的光，那是他们的神，与他们自身不同，照亮他们，使他们可以被光穿透，在神的参与中享受完美的幸福。普罗提诺在评论柏拉图时，一再强烈地断言，即使是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是世界灵魂的灵魂，也是会像与我们一样从同样来源获得幸福，即从与它不同、并创造了它的那道光中获得幸福，通过那道可理解的光的照耀，它在可理解的事物中享受光明。他（普罗提诺）还把这些精神之物比作巨大而显眼的天体，就好像上帝是太阳，而灵魂是月亮；因为他们认为月亮的光来自太阳。因此，这位伟大的柏拉图主义者说，理性的灵魂，或者说智慧的灵魂——他把居住在天堂的有福的不朽者的灵魂也归入这一类——除了世界和灵魂本身的创造者上帝之外，没有比它更高的本性了，这些天上的灵魂（天使）从与我们相同的源头（即，上帝）获得它们有福的生命和真理之光，这与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是一致的。





把他当作上帝来赞美和感谢，如果他们不在自己的思想中变得虚荣，如果他们不创立或屈服于流行的错误，他们一定会承认，如果不崇拜众神之神（上帝），即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那么无论是有福的神仙（天使），还是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都不可能保持幸福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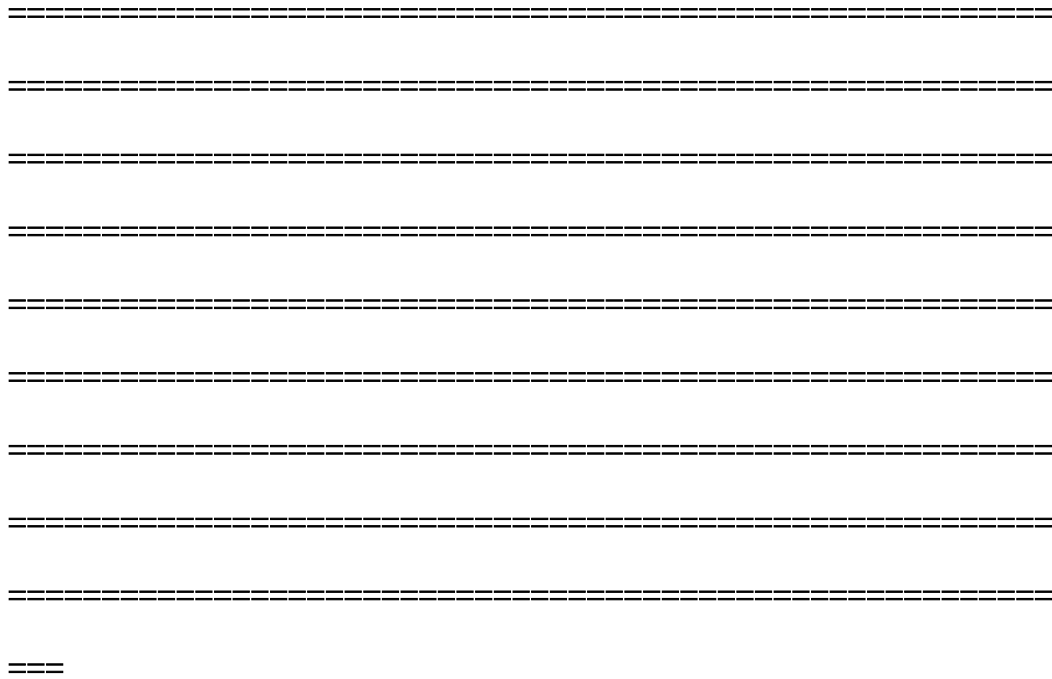
因为我们都是他（上帝）的圣殿，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圣殿，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圣殿，因为他屈尊居住在我们每个人和整个和谐的躯体中，他在所有人中并不比在每个人中更伟大，因为他既不扩张也不分裂。我们的心向他升起时，就是他的祭坛；为我们代求的祭司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当我们为他的真理争辩甚至流血时，我们向他献上流血的牺牲；当我们带着圣洁虔诚的爱来到他面前时，我们向他献上最甜的香；我们向他奉献并交出自己和他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们通过庄严的节日和指定的日子，向他献上对他恩惠的记忆。我们在心中的祭坛上向他献上谦卑和赞美的祭品，用炽热的爱火点燃。——正是为了让我们能看见他，只要他能被看见；正是为了让我们能依附于他，我们才得以洗净一切罪孽和邪恶激情的污点，并以他的名义献身。因为他（上帝）是我们幸福的源泉。

他（上帝）是我们一切欲望的终结目的。我们依附于他（上帝），或者让我说，重新依附于他——因为我们曾脱离自己，失去了对他的依附——我说，重新依附于他；我们因爱而趋向他，使我们可以

在他里面安息，并通过达到这一目的而找到我们的福分。

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我们的幸福，无非就是与上帝结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正是通过在精神上拥抱上帝，智慧的灵魂才会被真正的美德所充满和浸润。我们被要求全心、全灵、全力去爱这种善。我们应该由爱我们的人引导我们去爱这种善，也应该引导我们所爱的人去爱这种善。所有律法和先知都以这两条诫命为基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人如己”。因为，为了使人在自爱中变得聪明，为他指定了一个目的，使他的一切行为都能以此为参照，从而使他得到祝福。因为爱自己的人只希望这样。因此，当一个有这种智慧的自爱的人被吩咐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时，除了要尽他所能向邻舍传达上帝的爱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这才是对上帝的崇拜，这才是真正的宗教，这才是正确的虔诚，这才是对上帝应有的侍奉。如果有任何不朽的力量，不管他有什么美德，爱我们就像爱他自己一样，那么他一定希望我们通过臣服于他（上帝）来获得幸福，而他（圣徒）自己也是在臣服于他（上帝）的过程中获得幸福的。如果他不敬拜上帝，他就是可怜的，因为他失去了上帝；如果他敬拜上帝，他就不能希望别人代替他敬拜上帝。恰恰相反，这些更高的力量衷心地默许神圣的判决，其中写道：“凡献祭给任何神，不唯独献祭给耶和华的，必被彻底毁灭。”





## 第五章

上帝并不要求人们献祭，但却希望人们献祭来展示他所要求的东西。

因为谁会愚蠢到认为献给上帝的东西是他自己的某些用途所需要的呢？神圣的圣经在许多地方都揭露了这种想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诗篇中的这句话就够了：“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因为你不需要我的良善。”那么，我们必须相信，神不需要，不仅不需要牲畜或任何其他尘世的物质，甚至不需要人的义，对神的任何正确的敬拜都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人。古代教会（以色

列会众)用动物献祭，而神的子民如今却读到而不去效法，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这些祭祀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真实象征含义)，其目的是为了亲近神，并促使我们的邻居也这样做。因此，祭品是无形祭品的有形圣物或神圣标志。因此，诗篇中的忏悔者，也可能是诗篇作者本人，在恳求上帝怜悯他的罪时说：“你若要祭物，我就献上：你不喜悦全副的燔祭。神的祭物是破碎的心：痛悔谦卑的心，神必不轻看。”请注意，他在表达神拒绝献祭的话语中，是如何表明神需要献祭的。他是这样说的——

## 诗篇

51:1 (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伶长。)神阿，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51: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51:3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51: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51:5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51:6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51:7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51: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51: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51:10 神阿，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或作坚定）。

51: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51: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51:13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51:14 神阿，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51:15 主阿，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51:16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阿，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51:18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51:19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献祭，象征性的和真实的。

他（大卫）不希望用被宰杀的野兽献祭，但他希望用忏悔的心献祭。因此，他说上帝不希望的祭祀，是上帝希望的祭祀的象征。

上帝并不像愚昧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希望献祭，即满足自己的喜悦。因为，如果上帝不希望——他所要求的祭品，比如，一颗因忏悔忧伤而悔改谦卑的心，应该用那些被认为是他所希望的祭品来象征，因为这些祭品对他自己来说是愉快的，——那么旧律法就不会规定要献上这些祭品；当合适的机会到来时，这些祭品注定会被取消，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祭品本身，而不是祭品所象征的事物，是上帝所喜悦的，或者是我们所接受的。

因此，在另一篇诗篇的另一段话中，他说：“我若饥饿，就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的丰富都是我的。我岂肯吃公牛的肉，喝山羊的血呢？”



诗篇

50:1       （亚萨的诗。）大能者神耶和華，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50:2       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

50:3       我们的神要来，决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

50:4       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

50:5       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

50:6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细拉）

50:7       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阿，我要劝戒你。我是神，是你的神。

50:8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

50:9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

50:10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50:11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50:12      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

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50:13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50:14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50:15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50:16 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50:17 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50:18 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分。

50:19 你口任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

50:20 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谗毁你亲母的儿子。

50:21 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50:22 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

50:23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他（上帝）好像在说：假若这些东西是我所需要的，我决不会向你要我自己手里的东西。接着，他提到了这些东西的意义：“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向至高者还愿。在患难的日子求告我：我必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另一位先知也是如此“我拿什么来到耶和华面前，在至高神面前俯伏呢？我当用燔祭和一岁的牛犊来到他面前吗？上主岂喜悦数千只公羊，或万条油河吗？我岂可用我的长子赎我的过犯，用我身体的果子赎我灵魂的罪呢？人哪，耶和华岂已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向你所求的，除了行公义、爱怜悯、谦卑地与你的神同行之外，还有什么呢？”

### 弥迦书

6:1 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陵听你的话。

6:2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阿，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

6:3 我的百姓阿，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

6:4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

在你前面行。

6:5 我的百姓阿，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珥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什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6:6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6:7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6:9 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

6:10 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

6:11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法码，岂可算为清洁呢？

6:12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6:13 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

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6:14 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

6:15 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

6:16 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在这位先知的话语中，这两件事被区分开来，并被足够明确地提出来，即神并不是为了这些祭物本身的缘故而要求这些祭物，而是要求它们所象征的祭物。在《希伯来书》一书中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当经文写到“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时，除了一种祭祀比另一种祭祀更可取之外，别无他意；因为在普通话中被称为祭祀的，只是真正祭祀的象征。现在，“怜恤”（怜悯）才是真正的祭品，因此，正如我刚才所引述的，“上帝喜悦这样的祭品”。因此，我们所读到的有关会幕或圣殿中祭祀的所有神圣条例，都是指对上帝和我们邻舍的爱。因为“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悬



是祭物。因为，祭祀虽然是人做的或献上的，但它是神圣的，正如那些称之为祭祀的人所要表明的那样。因此，以上帝之名献祭、并向上帝起誓的人本身就是祭品，因为他死于世界，从而活于上帝。因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怜悯的一部分；正如经上所写，“怜悯你的灵魂，使上帝喜悦”。

当我们用节制来约束身体时，我们的身体也是祭品，——如果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使我们的肢体不成为罪的不义工具，而是成为上帝的公义工具。

使徒（保罗）在劝勉我们这样献祭时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奉”。如果说，灵魂的作为仆人或工具而使用的低劣的身体，在正确使用时是祭物，是与神有关的，那么灵魂本身又何尝不是呢？

当它（人的灵魂）把自己献给上帝时，它难道不是祭品吗？这样，当它（人的灵魂）被上帝的爱火焚烧时，它就可以接受上帝的美，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失去世俗欲望的形状，被重塑成永久可爱的形象。

事实上，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完全的

旨意”。

因此，真正的献祭是对我们自己或他人的仁慈之举，是以上帝为参照的对象。既然仁慈之举的目的不外乎是解除痛苦或赐予幸福，既然除了“我亲近上帝是有益的”这种善之外，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因此，整个被救赎之城，也就是圣徒的会众或团体，通过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祭品献给了上帝，他在为我们受难时将自己献给了上帝，使我们可以按着仆人的样式成为这荣耀之首（耶稣基督）的肢体。因为他（耶稣基督）献上的就是这个样式，他是以此样式被献上的，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样式成为中保的，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的祭品。

因此，当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旨意、——他说：“我借着神给我的恩典，劝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只要照着神给各人信心所定的分量，谨慎地思想。因为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各肢体的职分并不相同，所以我们既是许多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身体，各人又是彼此的肢体，所赐的恩赐也各不相同”。

这就是基督徒的献祭：我们虽有许多人，在基督里却是一个身体。这也是教会在祭坛圣事中不断庆祝的献祭，信徒们都知道，在祭



坛圣事中，她（基督教会）教导说，她自己也是献给上帝的祭品。

## 罗马书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2: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12: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12: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12:9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12: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12: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12:13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

12:14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12:15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

12: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12: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12:19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2:20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



道自己是与我们共同献祭的神（上帝），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我们和他们就是上帝的一座城，诗篇中说：“上帝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

诗篇

87:1 （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華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87:2 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87:3 神的城阿，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细拉）

87:4 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

87:5 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

87:6 当耶和華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细拉）

87:7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

从那永恒之城，上帝亘古不变的旨意就是他们所有的律法；从那



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许下的诺言、地上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

谁能不惊叹，——亚伯拉罕不育的妻子，竟然在连多产的妇女都无法生育的年龄生下了一个儿子；或者，当亚伯拉罕献祭时，从天而降的火焰竟会在被分割的两部分之间窜动；又或者，亚伯拉罕曾热情款待过的、化为人形的天使，他们曾使上帝的旨意重新显明。他的侄子罗得在大火刚刚降临时被天使从所多玛救了出来，而他的妻子在离去时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就变成了盐柱，这就像一个神圣的灯塔，警示我们，正在得救的人不应该眷恋他将要离开的东西。

摩西为把上帝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所行的奇事也是何等惊人，当时，法老（即埃及王，也就是对这群人横征暴敛的埃及王）的法术师，被允许做一些奇妙的事情，使他们（法老、以及埃及人）能够更明显地被征服！他们（埃及人）用邪灵或恶魔所嗜好的法术和咒语来做这些事；而摩西则有更大的力量，就像他有权利一样，并有天使的帮助，奉创造天地的主之名，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他们（埃及人）。事实上，（埃及）法术师们在第三灾时就失败了；而摩西则施展了（上帝）赋予他的神迹（能力），在这片土地上降下了十灾，使法老和埃及人坚硬的心屈服了，（以色列）百姓也被释放了。但是，埃及人很快就后悔了，他们试图追赶在干地上渡海的希伯来人，却被返回的（红海）海水淹没了。当（以色列）人们在旷野中穿行时，神的大能频频显现，令人叹

为观止——当神下令将一块（树的）木头投入水中时，（在树木入水之前的）水本不能喝，但却立即失去了苦味，解了人们的渴；从天上降下的吗哪，为的是缓解他们的饥饿，当有人采集的超过规定的数量时，吗哪就会生虫腐烂，尽管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采集了一倍（在安息日采集是不合法的），但仍然是新鲜的；当他们（以色列人）渴望吃肉时，鸟儿填满了营地，使他们的胃口变成了充胀，而这（本来）似乎是不可能为如此众多的人口提供的；当他们（以色列人）遇到敌人试图用武器阻挡他们通过，而他们（以色列人）却在没有损失一个人的情况下打败敌人时，他们的敌人有何力量呢？

摩西伸出双手，做十字架状祈祷；上帝的子民中出现了一些煽动者，他们脱离了神的安排，被大地活活吞没，这是对无形惩罚的有形象征；被杖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足够所有的人饮用；被致命的毒蛇咬伤，这是对罪的惩罚，但看着被举起的铜蛇就痊愈了，这样受折磨的人们不仅痊愈了，而且在这个以死灭死的过程中，死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象征也摆在了他们面前；正是这条铜蛇被保存下来，以纪念这一事件，后来被误入歧途的人们当作偶像崇拜，并被虔诚敬畏上帝的国王希西家摧毁（列王记下18：4），这是他的功劳。





天使之名召唤的恶魔的欺骗仪式的奴隶。

就连波菲利也许诺通过神术来净化灵魂，尽管他这样做有些犹豫和羞愧，并否认神术能使任何人回归上帝；因此，你可以发现他的观点在哲学专业和他认为是冒昧和亵渎的神术之间徘徊。因为一方面，他警告我们要避免它，因为它（巫术）是欺骗性的，是法律所禁止的，对那些从事它的人来说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好像是为了尊重它的拥护者（偶像迷信之人），他（波菲利）又宣称它（巫术）对净化灵魂的一部分是有用的，实际上，不是智力部分，因为智力部分可以认识到没有感官形象的可理解事物的真理，而是精神部分，因为精神部分可以认识到物质事物的形象。他（波菲利）说，这一部分是通过某些神学仪式，或他们称之为神秘仪式的帮助，为与灵魂和天使的交流以及与神灵的对话做好准备和预备的。然而，他（波菲利）承认，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并没有给人的思想灵魂带来纯洁性，——而是使其无法看到自己的神，也无法认识真正存在的事物。从这一认识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神”是什么样的神，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宗教仪式看到真正存在的事物，那么宗教仪式又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视觉。此外，他（波菲利）还说，理性的灵魂，或者他更喜欢称之为智慧的灵魂，如果精神部分没有经过炼金术的净化，是无法进入天堂的，而即使炼金术也无法完全地净化精神部分，使其进入不朽和永恒。——因此，尽管他将天使与恶魔区分开来，断言后者居住在空气中，而前者则居住在以太和虚空中，尽管他建议我们培

养一些恶魔的友谊，他们或许能在我们死后帮助我们，让我们至少比尘世高出一点——因为他（波菲利）承认我们必须通过另一种方式才能到达天使的天堂社会，————但他同时明确警告我们要避免与恶魔为伍，他说（人的）灵魂在死后赎罪时，会憎恨（对于）恶魔的崇拜，因为它（灵魂）曾被恶魔缠绕。至于神学本身，虽然他（波菲利）推荐它（神学）调和天使与恶魔，但他不能否认它所涉及的力量要么本身嫉妒灵魂的纯洁，要么为那些嫉妒灵魂的人的艺术服务。他借某个迦勒底人之口抱怨了这一点：他说：“卡尔代的一个好人抱怨说，他为净化自己的灵魂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遭到了挫折，因为另一个在这些事情上有影响力的人嫉妒他的纯洁，他向神灵祈祷，并用自己的命令约束他们不听他的请求”。

“因此，”波菲利补充道，“一个人所束缚的，另一个人也无法松开”。由此，他（波菲利）得出结论，神术是一种在神和人中不仅能成就善，而且能成就恶的技艺；神也有激情，也会被阿普列乌斯归因于恶魔和人的情绪所扰乱和激动，但他通过与柏拉图一样赋予神以崇高的居所，使神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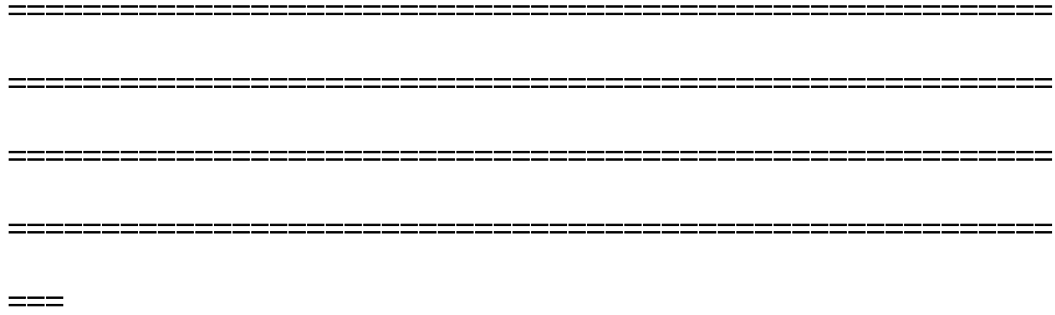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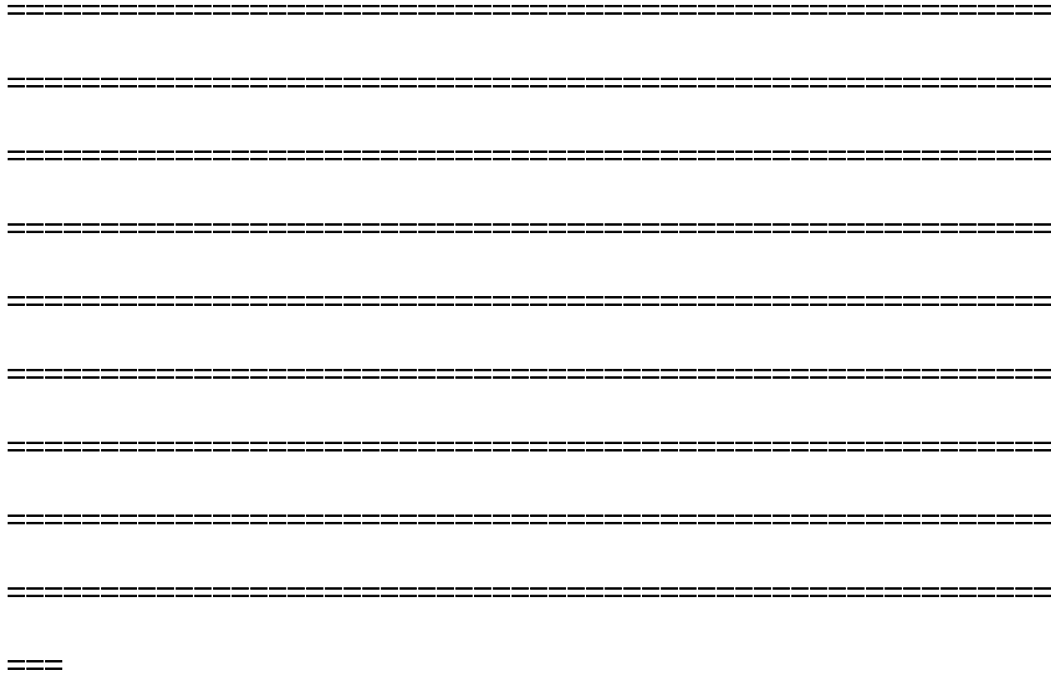
关于神术，它承诺通过召唤恶魔来净化灵魂。

但在这里，我们有另一位比阿普列乌斯更博学的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他断言，由于我不知道是什么仪式，甚至神（偶像众神）本身也受到激情和扰乱的影响；因为他们受到如此束缚和惊吓，以至于无法赋予灵魂纯洁、——他们被强加给他们邪恶命令的人吓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同样的仪式摆脱这种恐惧，实现向他们祈祷的人的正义要求，或者做他所寻求的好事。除非他（波菲利）是恶魔的可怜奴隶，是真正的解放者的恩典的异类，否则谁会不明白所有这些事情（神学巫术之事）都是欺骗恶魔的虚构呢？因为如果卡尔代人所面对的是善良的神灵，那么一个想净化自己灵魂的好心人对他们（那些“神灵”）的影响力肯定要大于一个想阻碍他的恶人。或者说，如果诸神是公正的，认为这个人配得到他所寻求的净化，那么无论如何，他们不应该被一个嫉妒的人吓倒，也不应该像波菲利所宣称的那样，因为害怕更强大

的神灵而受到阻碍，而应该只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判断拒绝给予他恩惠。令人惊奇的是，那位希望通过祭神仪式净化自己灵魂的好心的卡尔代人，却没有发现任何高明的神灵能够让受惊吓的神灵更加恐惧，迫使他们赐予恩惠，或者化解他们的恐惧，使他们能够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行善，即使假设这位好心的祭神者没有任何仪式可以让他自己通过祭神仪式清除他为净化自己的灵魂而召唤的神灵身上的恐惧污点。为什么有一个神有能力让下位神恐惧，而没有一个神有能力让上位神恐惧呢？难道没有一个神倾听嫉妒之人的心声，使众神不敢行善？难道没有一个神倾听善良之人的心声，消除众神的恐惧，使众神可以为他行善？哦，“卓越”的（波菲利）神学！在这种仪式中，不纯洁的嫉妒的暴力比纯洁和圣洁的恳求更有影响力。

让我们摒弃和避免这些邪恶精神的欺骗，聆听正确的教义。至于那些通过亵渎的仪式进行这些污秽的“洁净”，并在他们入门的状态下（正如波菲利进一步告诉我们的，尽管我们可能会质疑这种异象）看到天使或神的某些奇妙“可爱”的外表的人，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谈到“撒旦把自己变成（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时所指的。因为这些都是那个灵（恶魔）的妄想显现，他渴望把可怜的（人的）灵魂纠缠在对许多假神的欺骗性崇拜中，使他们偏离对真神的真正崇拜；——只有真神才能洁净他们，医治他们；就像对普罗提乌斯所说的那样，他（恶魔）“把自己变成各种形状”，不管是作为敌人攻击我们，还是伪装成朋友（陷害我们），

都同样具有伤害性。



## 第十一章.

关于波菲利写给阿尼波的书信，他在信中询问了关于恶魔之间差异的信息。

波菲利在给埃及人阿尼波的信中采用了一种更好的语气，在信中，他假扮成一个向阿尼波请教的询问者，揭露并揭穿了这些亵渎神明的艺术。

在这封信中，他（波菲利）确实驳斥了所有的恶魔，他认为恶魔

是如此愚蠢，竟然会被献祭的蒸气所吸引；因此，恶魔不是居住在以太中，而是居住在月亮下面的空气中，甚至是月亮本身。然而，他（波菲利）却没有勇气把所有的欺骗、恶意和愚蠢的行为都归咎于所有的恶魔。因为，尽管他承认恶魔作为一个种族是愚蠢的，但他还是顺从了大众的想法，称其中一些恶魔是善良的。他感到惊讶的是，献祭不仅会使神灵倾向于，而且还会蛊惑和强迫神灵按照人的意愿行事。

他（波菲利）不明白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可见的天体——他并不怀疑它们是天体——是如何被视为神的，如果神与恶魔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无体性的话；他也不明白，如果它们（天体）是神，为什么有的被称为善神，有的被称为害神；它们是有体的，又是如何与无体的神相提并论的。他还询问，占卜者和奇术师是否是灵魂异常强大的人，或者做这些事情的能力是否是由外来的神灵传递的。他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理由是他们使用石头和草药给人下咒语，打开紧闭的门，做出类似的奇迹。因此，他（波菲利）说，有些人认为有一种生物，他们的天性就是倾听人类的声音，这种生物诡计多端，充满了阴谋诡计，能够化身为各种形态，模拟神灵、恶魔和死人，正是这种生物带来了所有这些貌似善恶的事情，但真正的善事他们却从不帮助我们，而且也确实不了解，因为他们让邪恶之事变得容易，却在那些热衷于追随美德的人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这种生物）充满了骄傲和鲁莽，喜欢祭祀的香味，喜欢阿谀奉承。

他（波菲利）在描述这群欺骗人的恶灵的这些特征和其他特征时，并没有把它们说成是他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而只是带着极大的怀疑和疑惑，以至于他把它们说成是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应该同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在了解并自信地抨击整个魔鬼兄弟会时所经历的困难时，任何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老妇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描述、并毫无保留地憎恨魔鬼兄弟会。不过，也许他（波菲利）是怕得罪阿尼波（他写信给阿尼波，阿尼波本人就是这些神秘事物最杰出的赞助人），或者是怕得罪其他那些惊叹于这些神奇壮举的人（他们认为这些壮举是神的杰作，与对神的崇拜密切相关）。

然而，他（波菲利）还是继续这个话题，并且仍然以探究者的身份提到了一些事情；任何冷静的判断都无法不将这些事情归咎于任何恶意和欺骗的力量。

他问，为什么在召唤了较好的神灵之后，又命令较坏的神灵去满足人的邪恶欲望；为什么他们不听刚离开女人怀抱的男人的祷告，而他们自己却肆无忌惮地引诱男人乱伦和通奸；为什么他们命令祭司禁食动物性食物，因为他们害怕被肉体的呼气污染，而他们自己却被献祭和其他呼气的烟雾所吸引；为什么入门者被禁止接触尸体，而他们的神秘仪式却几乎完全是通过尸体进行的？为什么沉迷于任何恶习的人都要发出威胁，不是威胁恶魔或死人的灵魂，而是威胁太阳和月亮，或者一些天体，用虚构的恐怖来恐吓

这些天体，以便从它们那里榨取真正的好处，因为他威胁说他将毁掉天空，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可能之事——这样，那些神就会像傻孩子一样，被虚构的、荒谬的威胁所惊吓，从而听命行事。

波菲利还说，一个精通这些神圣或亵渎神明的奥秘的人查尔蒙（Chæremon）曾写道，埃及著名的伊希斯和她丈夫奥西里斯的奥秘对诸神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迫使他们（诸神）听从命令，而当时使用咒语的人却威胁要泄露或废除这些奥秘，并用威胁的声音喊道，如果奥西里斯的成员（偶像神）怠慢了他的命令，他就会把他们（诸神）驱散。

波菲利惊讶于一个人对神灵发出如此狂妄而空洞的威胁——不是对不重要的神灵，而是对天上的神灵和那些闪耀着恒星之光的神灵——而且这些威胁还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效地约束他们（诸神），使他们（诸神）惊慌失措，从而实现他（使用咒语之人呢）的愿望，——这并非毫无道理。

他（波菲利）以一个探究者的身份来探究这些令人惊奇的事情的原因，让人们明白这些事情是由他之前描述的那个精灵种族（恶魔）所做的，——就好像他引用了别人的观点一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精灵（恶魔）不是像他（波菲利）说的那样，靠天性，而是靠他们（恶魔）自己的堕落来欺骗人；他们模拟神和死人，而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模拟恶魔，因为他们确实是恶魔。



至于他（波菲利）认为，人们通过草药、石头、动物，以及某些咒语、声音和图画（有时是虚构的，有时是模仿天体的运动），在地上创造出能够带来各种结果的力量，这一切不过是这些恶魔对那些臣服于他们的人实施的神秘化，目的是以牺牲他们的受骗者为代价，为自己提供欢乐。

那么，要么波菲利的怀疑和探究是真诚的，他提到这些事情是为了证明和排除疑问，它们不是帮助我们获得生命的力量们的杰作，而是骗人的恶魔的杰作；或者，如果对这位哲学家（波菲利）的看法更有利一些，那么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这位对这些错误深信不疑并引以为豪的埃及人（阿尼波），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摆出老师的姿态而冒犯他，也不会因为自称为攻击者的争吵而扰乱他的心神，而是以一个探究者的身份和一个渴望学习的人的谦逊态度，将他（那个埃及人、阿尼波）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事情上，并表明它们是多么值得被鄙视和放弃。

在信的结尾，他（波菲利）请求阿尼波告诉他，埃及人的智慧是否指出了通往幸福的道路。对于那些与众神交往，只是为了寻找逃亡的奴隶、获得财产、讨价还价的婚姻、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而纠缠众神的人，——他（波菲利）宣称他们自诩的智慧是徒劳的。

他（波菲利）还说，即使这些神（偶像众神）在其他方面的言论

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幸福的揭示是如此不明智和不令人满意，以至于他们既不能是神，也不能是好的恶魔，——他们要么是被称为欺骗者的精灵，要么只是想象中的虚构。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 关于真神通过圣天使的传道所行的神迹

既然通过这些（巫术）艺术创造出的奇迹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只能相信这些看似“神奇”和“神圣”的预言和行动，同时又不构成对唯一神的崇拜的一部分，正如柏拉图

主义者自己充分证明的那样，所有的幸福都在于对唯一神的信奉，而这些（巫术）都是邪恶精灵的消遣，他们试图以此来引诱和阻碍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相信，所有的奇迹，无论是由天使创造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创造的，只要它们是为了褒扬对唯一真神的崇拜和信仰，都是由那些真正虔诚地爱我们的（天使）创造的，或者说是通过他们（天使）的方式，上帝亲自在他们里面做工。

我们不能听信那些认为看不见的上帝不会行看得见的神迹的人的话，因为即使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他们也不会否认世界是看得见的。

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它的奇妙程度肯定比不上整个世界本身，我指的是天空和大地，以及其中的一切，而这些肯定是上帝创造的。

但是，造物主本身是隐藏的，人类无法理解，创造的方式也是如此。因此，虽然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可见世界的永恒奇迹，因为它总是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唤醒自己去思考它时，它是一个比最罕见、最闻所未闻的奇迹还要伟大的奇迹。

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胜过任何通过他的工具创造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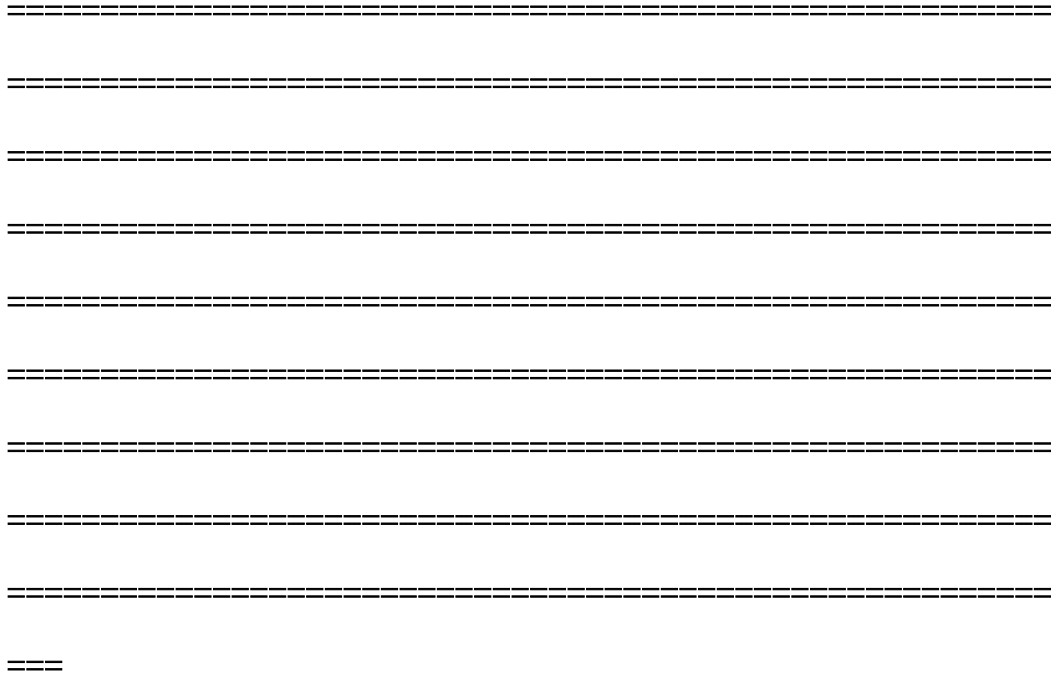
### 第十三章

关于看不见的神，他时常显明自己，不是显明他的真实面目，而是显明观看者所能忍受的景象。

我们也不必惊讶，上帝本是不可见的，却常常显现在始祖面前。就像声音传递着思想一样。

就像在心灵的寂静中传达思想的声音并不是思想本身一样，上帝本是不可见的，他显现的形式也不是上帝本身。然而，在这种形式下，人们看到的是上帝本身，就像在声音中听到的是思想本身一样；族长们认识到，虽然身体的形式不是上帝，但他们看到的是看不见的上帝。摩西虽然与上帝交谈，但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显明给我看，使我看见你，认识你”。律法不是传给一个人或几个开明的人，而是传给整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以律法应该伴随着令人敬畏的神迹，在山上，当律法通过一个人传给百姓的时候，在众人看到可怕的显现时，通过天使的传道，在百姓面前出现了巨大的奇迹。因为以色列人相信摩西，并不像拉塞多蒙人相信他们的利古古一样，因为他从朱庇特或阿波罗那里得到了他给他们的律法。因为当要求人们敬拜一位神的律法传给

他们的时候，奇妙的征兆和地震就在众人的眼前出现了，这些征兆和地震都是神的智慧认为足够的，好让他们知道是造物主可以这样利用造物来颁布他的律法。



#### 第十四章.

敬拜独一的神，不仅是为了永恒的祝福，也与世俗的繁荣有关，因为万事万物都由神的旨意调节。

以神的子民为代表的人类的教育，就像一个人的教育一样，经历了某些时代，或者可以说是某些年龄，从而逐渐从地上的事物上升到天上的事物，从有形的事物上升到无形的事物。这个目标是

如此清晰，以至于即使在应许给予世俗奖赏的时期，独一的上帝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样，人们就不会承认除了真正的造物主和精神之主之外还有其他的神，即使是与这短暂生命中的世俗祝福有关的神。因为否认天使或人类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唯一的全能者手中的人，就是一个疯子。

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从花朵和树叶的美来证明，从至高无上的上帝（他的美是看不见的、不可言喻的）那里，天意甚至延伸到了世间万物；他（普罗提诺）还论证说，所有这些脆弱的、易朽坏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如此精致细腻的美，如果它们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上帝的美是看不见的、不可改变的，它不断地渗透到万物之中。

主耶稣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旨意就是要通过天使的处置来颁布要求人们敬拜一位上帝的律法。但在他们中间，上帝的位格本身明显地显现出来，事实上，不是以他的本体显现，因为凡人的眼睛始终看不见他的本体，而是通过受造物（人）为顺从造物主而提供的无可置疑的迹象。他也使用人类的语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话，尽管他本身的本性不是以肉体而是以精神的方式说话；不是对感官说话，而是对心灵说话；不是以占用时间的话语说话，而是永恒地说话，既没有开始说话，也没有结束说话。他所说的话，不是被他的大臣和使者的肉体之耳，而是被他们的心灵之耳准确地听到，他们在享受中得到永恒的祝福。

他们（天使）以某种不可言喻的方式接受的指示，在有形和可见的世界里毫不迟延、毫不费力地执行。这部律法是根据世界的时代而颁布的，最初包含着尘世的应许，正如我所说的，然而，这些应许象征着永恒的应许；这些永恒的祝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尽管许多人参与了庆祝其可见的标志。尽管如此，该律法的文字和可见的仪式都一致要求人们敬拜一位上帝——不是众神中的一位，而是那位创造了天地和除他之外的每一个灵魂和每一种精神的上帝。他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他创造的；万物的存在和福祉都需要他的创造。



因此，既然有些天使创造奇迹是为了引导我们崇拜这位神（上帝），有些天使（恶魔）创造奇迹是为了引诱我们崇拜他们自己（偶像众神）；——或者，既然前者（圣洁天使）禁止我们崇拜这些（偶像），而后者却不敢禁止我们崇拜偶像（众神）；——那么我们该听信哪一个呢？

让柏拉图主义者来回答，或者让任何哲学家来回答，或者让那些术士来回答，或者更确切地说，让那些periurgists来回答，因为这个名字对于那些从事这些（巫术）艺术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总之，让所有的人都来回答吧——如果，至少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作为有理性的人在被创造时所具有的那种自然感知的火花的话——我说，让他们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向神灵（唯一真神）献祭，还是应该向那些爱管闲事的天使（偶像众神）献祭。

即使，这一方或那一方都没有创造奇迹，而只是发出命令，一方命令我们向他们自己（偶像众神）献祭，另一方禁止我们这样做，并命令我们向上帝献祭，——那么，一颗虔诚的心也不会分不清哪条命令来自骄傲自大，哪条命令来自真正的宗教。

我还要多说几句。

即使，只有那些要求为自己献祭的（偶像众神）才会创造神迹，而那些禁止（向偶像众神）献祭、并要求只献祭给独一的上帝的（圣洁天使）却认为完全可以放弃使用可见的神迹，——那么，后者的权威也仍然会被所有——不是愿意仅用眼睛而更是愿意用心灵理智的人所青睐。

但是，上帝为了向我们传达他真理的神谕，通过这些不朽的使者（圣洁天使）（他们宣扬的是上帝的威严，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骄傲），创造了无比伟大、确定和清晰的奇迹，为了使虔诚的人们中的弱者不被那些要求我们向他们（偶像众神）献祭、并试图用巨大的感官吸引力来说服我们的人引向虚假的宗教，——当他发现真理有比虚假更惊人的证据时，谁会如此毫无道理地不选择和追随真理呢？

至于那些历史上被归于异教徒神灵的奇迹——我指的不是那些偶尔发生的、由未知的物理原因造成的、由神的天意安排和指定的神迹，比如畸形的出生和不寻常的气象现象，不管这些现象只是令人震惊的，还是有害的。但我指的是这些神迹，它们显然是由恶魔的能力和力量造成的，比如，埃涅阿斯从特洛伊逃亡时携带的家神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塔昆用剃刀割断了一块磨刀石；埃皮道里亚蛇在埃斯库拉庇乌斯前往罗马的途中与他结伴而行；弗里吉亚母神像所在的船，即使有许多人和牛也无法移动，却被一个弱女子移动了，她把腰带系在船上，拉动船身，以此证

明自己的贞洁；一位贞洁受到质疑的圣母，从台伯河上舀了满满一筛子的水，却一点也没有掉下去，从而消除了人们的怀疑：——那么，这些以及类似的事迹，就其伟大和美德而言，绝不能与我们所读到的那些在上帝子民中创造的（圣经）事迹相提并论。

我们更不能与那些连异邦法律都禁止和惩罚的奇迹相比，我指的是魔法和巫术奇迹，其中大部分只是对感官施加的幻觉，就像把月亮拉下来，“以便”如卢肯所说，“对植物施加更大的影响？”如果说其中有些奇迹似乎与虔诚的人所创造的奇迹相当，那么创造奇迹的目的则将两者区分开来，并表明我们的奇迹无比卓越。因为那些神迹褒扬的是对多神的崇拜，多神越是要求崇拜，就越不值得崇拜；——而我们的这些神迹褒扬的是对独一无二上帝的崇拜，上帝用自己的圣经作证，并最终废除了献祭，证明他不需要这样的祭品。

因此，如果有天使（恶魔）要求为他们自己（偶像众神）献祭，我们一定更喜欢那些不是为他们（圣洁天使）自己、而是为他们所侍奉的上帝——万物的创造者——要求献祭的（圣洁）天使。

这样，他们（圣洁天使）就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真诚地爱我们，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献祭使我们服从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也因仰望上帝而蒙福，并使我们归向他们自己从未偏离过的上帝。

另一方面，如果——有天使（恶魔）希望我们献祭，不是献祭给一个人（唯一真神、上帝），而是献祭给许多人（众神）；不是献祭给他们（恶魔）自己，而是献祭给他们作为其使者的（偶像）众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选择那些是众神之神（即上帝自己）的天使，他们（上帝天使们）让我们崇拜他（上帝），以阻止我们崇拜任何其他人（众神）。

此外，如果——他们（恶魔）的骄傲和欺骗表明，他们既不是好天使，也不是好神（上帝）的天使，而是邪恶的恶魔，他们希望我们献祭的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神，而是他们（偶像众神）自己，那么，——除了好天使所侍奉的唯一的上帝，我们还能选择什么更好的保护来抵御他们（偶像众神、恶魔们）呢？

=====

=====

=====

=====

=====

=====

=====

=====

=====

=====

===

## 第十七章.

关于约柜，以及上帝为律法和应许作见证的神迹。

上帝的律法是由天使降示的，它命令只有众神中的唯一神（即上帝自己）才能接受神圣的敬拜，其他一切神（偶像众神）都不能参加（受到这样的敬拜），因此，律法被存放在约柜里，称为见证之柜。

这个名字充分表明，并不是说通过所有这些仪式来崇拜的上帝被封闭在那个地方（约柜），尽管对于他的反映与感官可感知的迹象一起从那里发出；——而是说他（上帝）的旨意从那个宝座上宣告出来。律法本身也刻在石板上，如我所说，存放在约柜里，在旷野逗留期间，祭司们（利未人）怀着应有的敬意，将约柜和会幕一起抬着，会幕同样被称为见证帐幕；当时还有一个伴随的征兆，它白天像云柱，晚上像火柱，云移动时，营地就转移，云站在哪里，营地就扎在哪里。

除了这些征兆和从约柜所在之处发出的声音，还有其他神奇的律法见证。当约柜被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河的上游停住了，下游继续流淌，使约柜和（以色列）百姓都有干地可以通过。

然后，当约柜绕着他们（以色列人）来到的第一座敌对的多神教城市（耶利哥）转了七圈后，虽然没有人攻击，没有撞锤撞击，但（耶利哥的）城墙突然倒塌了。

后来，他们住在应许之地（迦南地），约柜被敌人抢走，作为对他们（以色列人）罪孽的惩罚，抢夺约柜的人得意洋洋地把约柜放在他们最喜欢的（偶像）神庙里，并把约柜关在那里，但第二天打开神庙时，他们发现他们用来祈祷的神像倒在地上，碎得不成样子。然后，他们自己被预兆惊吓，受到了更可耻的惩罚，便把见证的约柜还给了被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人（以色列人）。

是怎样归还的呢？他们（异教徒）把约柜放在一辆马车上，用轭拴住他们牵走牛犊的牛，让它们（牛）选择自己的路线，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表明神的旨意；这些牛在没有任何人驱赶或指挥的情况下，不顾牛犊的叫声，稳稳地向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方向走去，就这样把约柜归还给了它的崇拜者。

对上帝来说，这些和类似的奇迹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却能给人带来恐惧和有益的启示。如果说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者，被公正地认为比其他人更有智慧，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即使是这些尘世间微不足道的事物，也是由神的天意主宰的（他们从无数的美丽中推断出这一点，这些美丽不仅在动物的身体上可以观察到，甚至在植物和草上也可以观察到）；一



——那么，——（圣经的）这些事情是多么清楚地证明了神性的存在，它们在预言的时间发生，在这些事情中，——人们赞扬了禁止向任何天体、地面或地狱生物献祭的宗教，——并命令将祭品献给上帝自己，——唯有上帝因其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他的爱——而赐福于我们；——他安排了这些祭祀的指定时间，并预言这些祭祀将由一位更好的祭司（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他（基督）自己因这些荣耀而得荣耀，而是为了让我们因他的爱而被激起对他的敬拜和依恋，而这是我们的好处，而不是他的好处（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不匮乏，而是无限丰盛、全能、全知、全在；他并不需要人手的服事，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好像他缺少什么）。

=====

=====

=====

=====

=====

=====

=====

=====

=====

=====

=====

## 第十八章

有人否认教会的书籍（圣经）中记载了上帝的子民受教育的神迹。

有人会说这些神迹是假的，它们从未发生过，有关它们的记载是谎言吗？如果有人这样说，并断言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任何记录可以相信，那么他也可以说没有神会关心人类的事情。

因为他们（众神）只是通过神迹来引诱人们崇拜他们，而异教徒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些神迹，神灵们（偶像众神、恶魔们）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做任何真正的服务。这就是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进行论述的原因、我们现在写的是第十卷，不是为了——驳斥那些否认有任何神力，或争辩说神力不干涉人类事务的人，而是为了——驳斥那些偏爱他们自己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神——神圣和最荣耀之城的缔造者——的人，他们（崇拜偶像众神的人）不知道神（上帝）也是这个有形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无形和不变的缔造者，也是有福的生命的真实的赐予者，——这种生命不是存在于被造之物中，而是存在于他自己之中。

因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圣经诗篇）先知是这样说的：“与上帝合一对我有益”。在哲学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义务都与实现这个目的和善有关系，那么这个目的和善是什么呢？诗篇的作者并没有说，拥有巨额财富或佩戴帝王的徽章、紫色、权杖

和冕旒对我有益；或者，甚至有些哲学家也毫不脸红地说，享受感官的快乐对我有益；或者，就像他们中的好人似乎说的那样，我的益处是我的精神力量；而是说，“与上帝合一对我有益”。这是他（诗篇作者）从神那里学到的，神圣的天使在神迹的见证下，把神（上帝）作为唯一的崇拜对象。因此，他（诗篇作者）自己也成了（献给）上帝的祭品，上帝的灵爱让他热血沸腾，他渴望投入上帝不可言喻、无形无质的怀抱。此外，如果许多神（偶像众神）的崇拜者（不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都相信他们的民间历史、魔法书或更受人尊敬的神学书中记载的奇迹是这些神（偶像众神）创造的，那么，他们（那些敬拜偶像众神的人）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相信这些著作（圣经）中记载的奇迹呢？

## 诗篇

73:1       （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73:2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

73:3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73:4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73:5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

73:6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73:7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73:8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73:9 他们的口褻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73:10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73:11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73:12 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73:13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73:14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

73:15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73:16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73:18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73:19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73: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阿，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73:21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

73:22 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73:23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

73:24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73:26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73:27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73:28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因此，我们要明白，在献祭时，我们只向他（上帝）献上看得见的祭品，而在我们心中，我们应该向他献上看不见的祭品（即：纯洁的心灵和圣洁的意志的义务）。这样，天使和所有那些因善良和虔诚而强大的上位者才会高兴地看待我们，与我们同喜，并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天使们）献上这样的（对于上帝的）敬拜，他们（天使）就会拒绝；而当他们（天使）在对人类的任何使命中变得为感官所见时，他们就会坚决禁止世人把这种本来应当献给上帝的敬拜，用于针对他们（天使们）。

圣书（圣经）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以为他们应该通过崇拜或献祭来向天使表达与对于上帝同样的敬意，但天使自己却阻止他们这样做，并命令他们将这种敬意单单地献给上帝自己。

圣洁的天使在这一点上被上帝的圣徒所效仿。保罗和巴拿巴在利卡尼亚行了医治的神迹后，被（迷信的百姓）认为是神，利卡尼亚人想向他们（保罗和巴拿巴）献祭，他们谦卑而虔诚地拒绝了这一荣誉，并向他们宣布了他们应该相信的神。

那些奸诈而骄傲的神灵（恶魔）之所以要人敬拜他们，只是因为 他们知道敬拜真神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恶魔）所喜欢的，并不像波菲利说的、和一些人幻想的那样，是受害者（献祭者）的（献祭）气味，而是神圣的荣誉。事实上，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很多气味，如果他们想要更多，他们可以自己提供。但是，那些







说到鬼魔为试炼和荣耀圣徒而得到的权柄，圣徒不是靠唆使空中的灵，而是靠住在神里面而得胜。

在某些指定的、调整好的时节，魔鬼被赋予了权力，它们可以通过煽动受其影响的人反对上帝之城，来表达它们对上帝之城的敌意，不仅可以从那些愿意献祭的人那里接受祭品，还可以通过暴力迫害从那些不愿意献祭的人那里勒索祭品；——人们发现，这种力量对教会不仅无害，甚至有益，因为它使殉道者的人数增加，上帝之城把他们尊为更杰出、更尊贵的公民，因为他们为反抗不虔诚的罪恶甚至流血牺牲。

如果教会的普通语言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更优雅地称这些人（基督徒殉道者）为我们的英雄（Heros）。因为这个名字据说源于朱诺，在希腊语中，朱诺被称为“Hêrê”，因此，根据希腊神话，她的一个儿子被称为“Heros”。这些寓言神秘地表示，朱诺是空气的女主人，他们认为空气中居住着恶魔和英雄，英雄指的是死得其所的人的灵魂。我们称我们的殉道者为英雄，就像我说的那样，假设教会语言的用法允许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基督徒殉道者）与空气中的恶魔生活在一起，而是因为他们战胜了这些恶魔或空气中的力量。

诗人通常把她（朱诺）描绘成一个敌视美德、妒忌有才能的人向

往天堂的人（即，妒忌那些有敬虔信仰的世人）。然而，（诗人）（异教徒）维吉尔却不幸让步，向她（朱诺）屈服了。

波菲利（Porphyry）说道（—不过，他表达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别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好的神或天才不可能降临到一个人身上，除非邪恶的天才首先得到了安抚，——这意味着邪恶的神灵比善良的神灵有更大的力量；因为，在它们得到安抚并让位之前，善良的神灵无法给予（世人）任何帮助；——如果邪恶的神灵反对，善良的神灵也无法给予任何帮助；——而邪恶的神灵可以造成伤害，善良的神灵却无法阻止它们。——这不是真正圣洁的宗教之道；我们的殉道者不是这样征服朱诺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殉道者）不是这样征服那些嫉妒虔诚者美德的空中（恶魔）力量的。

我们的英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他们战胜赫拉（朱诺），靠的不是顺从的礼物，而是神圣的美德。

=====

=====

=====

=====

=====

=====

---

---

---

---

## 第二十二章

圣徒从哪里获得对抗恶魔的力量和真正的心灵净化？

上帝的子民靠着真正的虔诚，驱除空气中反对敬虔的敌对力量；靠的是驱魔，而不是献祭、讨好、乞求；他们不是向敌对者祷告，而是向自己的上帝祷告，来战胜敌对者的一切试探。

因为除了那些与罪恶同流合污的人，魔鬼是无法征服或制服任何人的；因此，魔鬼是因着他（耶稣基督）的名而被（基督徒）征服的：他（基督）可以使罪得赦免，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耶稣——使罪得赦免，通过他（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罪的洁净得以实现。

因为人与神的分离只是因为罪孽，我们在今生不是靠自己的美德，而是靠神圣的怜悯；靠神的宽容，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洗清罪孽。



## 第二十三章.

根据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灵魂净化的原则是什么？

甚至波菲利也断言，神谕启示我们，我们不能通过向太阳或月亮献祭来净化灵魂，——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向任何“偶像神”（偶像众神）献祭来净化灵魂。如果被视为天神之首的太阳和月亮的奥秘都不能净化（我们的灵魂），那么还有什么奥秘能净化呢？他（波菲利）在同一处还说，“开端”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以免有人因为他说祭祀太阳和月亮不能净化，而认为祭祀其他神灵可以净化。

作为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开端”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提到了父神和圣子（即“开端”），他称圣子（希腊文）为父的智慧或思想；但对于圣灵，他要么只字未提，要么语焉不详，因为我不明白他说的在这两者（父神与圣子）之间占据中间位置的是什么。

亚历山大和雅典学派的柏拉图主义者，从普罗提诺到普罗克罗斯，都一致承认上帝有三个原则或方面：第一，“一”或“善”，即父；第二，“智”或“道”，即子；第三，“灵魂”，即生命的普遍原则。但是，关于这些方面的性质和顺序，亚历山大派（的柏拉图主义）

不再与雅典学派（的柏拉图主义）一致。关于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与波菲利的三位一体之间的细微差别，可参阅儒勒-西蒙先生的著作。

如果他（波菲利）像普罗提诺在讨论“三大本质”时那样，希望我们通过这第三种本质（“灵魂”）来理解自然的灵魂，那么他（波菲利）肯定不会把它（“灵魂”）放在这两种本质之间，即圣父和圣子之间的中间位置。因为普罗提诺把自然之魂放在父的理智之后，而波菲利把它作为中间者，不是放在父的理智之后，而是放在其他理智之间。毫无疑问，普罗提诺是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说话的；但我们断言，圣灵不是只属于圣父的灵，也不是只属于圣子的灵，而是同时属于圣父和圣子的灵。哲学家们随心所欲地说话，在最困难的问题上也不忌讳冒犯宗教人士的耳朵；但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说话，以免言论自由导致对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本身的不敬。

=====

=====

=====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关于唯一能净化和更新人性的真正原则

因此，当我们谈论上帝时，我们并不确认两个或三个原则方面，就像我们不随意确认两个或三个神一样；尽管在谈论圣父、圣子或圣灵时，我们承认每个位格都是上帝，但我们并不像萨贝拉异端所说的那样，说圣父与圣子相同，圣灵与圣父和圣子相同；但我们说，父是子的父，子是父的子，而父与子的圣灵既不是父也不是子。

因此，尽管柏拉图主义者错误地使用了原则（开端）的复数形式，但他们确实说过，人只有通过开端（原则）才能得到净化。但波菲利受这些妒忌力量的支配，他既感到羞耻，又不敢摆脱这些力量的影响，他拒绝承认基督是我们通过其道成肉身而得到净化的原理。他（波菲利）确实轻视基督，因为基督化身为肉身，为我们的净化献祭，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波菲利的傲慢无法理解，而真正仁慈的救世主却以谦卑的姿态将自己贬低，以肉身向凡人显现，而这正是他所化身的肉身。



歹毒而狡诈的中保（偶像众神、恶魔）自以为得意，允诺作为不朽者的恩赐，为可怜的人提供欺骗性的帮助。因此，真善美的中保（基督）表明，罪才是邪恶的，而不是肉体的实质或本质；因为肉体 and 人的灵魂都是无罪的，都可以被承担和保留，在死亡中被放下，并通过复活变成更好的东西。他（基督）还表明，死亡本身虽然是罪的惩罚，但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无罪地接受了死亡（我们本来不能因罪而逃避死亡，相反，如果有机会的话，要为义的缘故而承受死亡）。因为他（基督）能够以死赎罪，因为他既死了，而且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波菲利并没有认识到他（基督）是“原则（开端）”，否则他（波菲利）就会认识到他（基督）是“净化者”。在基督里，“原则”既不是肉体，也不是人的灵魂，而是创造万物的“道”。因此，肉体并不是凭借自身的美德来净化，而是凭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道”来净化。（在福音书中），在神秘地谈到吃他（基督）的肉时，那些不理解他的人不高兴了，说：“这话难懂，谁听得懂呢？”他回答其余剩下的人说：“使人复活的是圣灵，肉体毫无益处”。

因此，原则（“道”）在具有了人的灵魂和肉体之后，就洁净了信徒的灵魂和肉体。因此，当犹太人问他（耶稣基督）是谁时，他回答说他就是原理（“道”）。我们这些属肉体的软弱之人，容易犯罪，陷于无知的黑暗之中，除非得到他（耶稣基督）的洁净和医治，否则不可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人，但我们不是

义人；而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了人性，但那是义性，而不是罪性。这就是向丧失和堕落的人伸出援手的中保（耶稣基督）；这就是“天使所立”的种子，律法也是通过他（基督）的传道而颁布的，其中规定要敬拜独一的上帝，并应许这位中保（耶稣基督）的降临。

约翰一书 2: 14.

父老阿，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约翰福音6: 60-64.

6:60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6:61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作跌倒）

6:62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6:64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



为指导者存在），还是在律法之下的时期，即使是古时的圣徒，也是靠着对这奥秘的信和敬虔的生活，才得以洁净，尽管属灵事物的应许是以形象（预表）呈现的，似乎是属肉体的，因此被称为旧约。因为那时先知们还活着，他们像天使一样宣布着同样的应许；其中就有我刚才引用的那位（诗篇作者、亚萨）先知，他对人的终极和至善发出了宏大而神圣的感慨：“我与神亲近是有益的”。在这篇诗篇中，旧约和新约的区别被清楚地宣告出来。因为诗人说，当他看到肉体 and 属世的应许被不敬虔的人大量享用时，他的脚几乎要走不动了，他的步子几乎要滑倒了；当他看到那些藐视上帝的人在他所盼望的上帝之手带来的繁荣中不断增加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白白侍奉了上帝。他还说，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曾徒劳地调查这件事，直到他进入上帝的圣所，了解了那些他错误地认为幸福的人的结局。于是他明白了，他们（罪人）被自己所夸耀的东西所击倒，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们因自己的罪孽而被吞噬和灭亡；整个世俗繁荣的结构就像一个梦，当一个人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睡梦中所想象的一切欢乐。他说：“主啊，在你的城中，你必将他们的形象化为乌有”。他（亚萨）还表明，他只从唯一的真神那里寻求一切祝福是多么有益，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权能之中，他说：“我在你面前如同野兽，我常与你同在”。他说“如同野兽”，意思是他很愚蠢。因为我本该从你那里寻求不虔诚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我看到他们大量享用的东西，因此我断定我是在徒劳地侍奉你，仅仅因为（我谬误地以为）那些拒绝侍奉你的人拥有我所没有的东西。然而，”

我永远与你同在”，因为即使我渴望得到这些（世俗繁荣的）东西，我也没有向其他神灵（偶像众神）祈祷。因此，他（亚萨）继续说：“你用你的右手握住我，用你的智慧引导我，用荣耀把我托起，”——就好像世间的一切好处都是“左手”的福气，尽管当他看到恶人享受这些好处时，他的脚几乎已经走不动了。他说：“除你以外，我在天上有什么，在地上又向你求什么？”他责备自己，并理所当然地对自己感到不满；因为，虽然他在天上拥有如此巨大的财产（正如他后来所理解的那样），但他却在地上向他的上帝寻求短暂易逝的幸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泥潭般的幸福。他说：“我心的神啊，我的心和我的肉都失败了”。快乐的失败，从下面的事物到上面的事物！因此，在另一首诗中，他说：“我的灵魂渴慕耶和华的殿宇，是的，甚至惧怕（敬畏）”。然而，虽然他说他的心和他的肉都在衰败，但他并没有说，我心和我肉的神啊，而是说，我心的神啊；因为心使肉洁净。因此，耶和华说：“洁净内心，外面也必洁净”。然后他（亚萨）说，上帝本身，不是从他（上帝）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而是他（上帝）自己，才是他（亚萨）的份。“我心中的神，我永远的份”。在人类选择的各种对象中，唯有上帝满足了他（亚萨）。他说：“因为，远离你的人必灭亡：你毁灭所有离开你而去行淫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向许多“神”（偶像众神）献身的人。接下来的诗句似乎是全诗的铺垫：“我宜归向神（上帝），”不要远离神（上帝），不要随众神（偶像众神）飘荡。到那时，我们与上帝的结合将更加完美，因为我们身上要赎回的一切都已（因耶稣基督而）赎回。但就目前而言，正

如他（亚萨）接着所说，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盼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使徒（保罗）说：“因为所看见的，不是盼望。人既看见，为什么还盼望呢？我们若没有看见，就存心忍耐等候”。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盼望，就让我们像诗篇作者（亚萨）所说的那样；诗篇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心目中，要成为天使或上帝的使者，宣告他（上帝）的旨意，赞美他（上帝）的荣耀和恩典。

因为当他（亚萨）说，“将我的盼望寄托在神身上，”他接着说，“使我可以你的门前宣告你的一切赞美。我可以在锡安女儿的城门里宣告对于你的一切赞美”。这是神最荣耀的城市；这是认识并敬拜唯一真神的城市。她（锡安）被神圣的天使所赞美，他们（圣洁天使们）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社交圈，希望我们成为这座城市的同胞。因为他们（天使）不希望我们把他们（天使）当作我们的神来崇拜，而是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崇拜他们的神和我们的神（即上帝）；也不希望我们向他们献祭，而是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成为（献给）上帝的祭品。因此，无论谁放下恶意的固执，考虑这些事情、就会确信，所有这些受祝福的不朽精灵（圣洁天使），他们不嫉妒我们（因为如果他们嫉妒，他们就不是有福的）、而是爱我们，希望我们像他们自己一样有福。当我们与他们（天使）一起敬拜一位上帝时，他们会更高兴地看待我们，并给予我们更大的帮助；当我们与他们一起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

上帝时，我们与他们一同献上祭品（就是我们与他们的生命、心灵、以及对于上帝的爱与侍奉）和崇拜。

### 诗篇73篇

73:1 （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73:2 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

73:3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73:4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73:5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

73:6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73:7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凸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73:8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73:9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73:10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

苦水。

73:11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73:12 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73:13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73:14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

73:15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73:16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73: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73:18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73:19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73: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阿，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73:21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

73:22 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73:23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

73:24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73:26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73:27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73:28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 诗篇27篇

27: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或作力量），我还惧谁呢？

27:2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跌仆倒。

27:3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

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27:5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27:6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27:7 耶和华阿，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

27:8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耶和华阿，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27:9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阿，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27:10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27:11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27: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

27:13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关于波菲利在敬拜真神和崇拜恶魔之间摇摆不定的弱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在我看来，波菲利似乎为他的炼金术士朋友感到羞愧；因为他知道我所引证的一切，却没有坦率地谴责多神主义崇拜。事实上，他说，有一些天使拜访人间，向神术（巫术）师揭示神圣的真理；还有一些天使在人间发布属于天父的东西、关于他的高度和深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相信，以宣示天父旨意为己任的天使们，除了他们所宣示的天父旨意之外，还希望我们服从任何其他（天使）呢？因此，就连这位柏拉图主义者自己也明智地指出，我们宁可效法他们（天使），也不要敬拜他们。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会冒犯这些不朽而幸福的臣民（天使）。

因为他们（天使）知道，只有上帝的参与（即，只有我们把敬拜献于神）才是他们的福气，他们决不会用数字或符号（就像巫术中那样）来归功于自己。这种傲慢属于骄傲和可悲的恶魔，他们的性情与那些臣服于上帝的人以及天使的虔诚截然相反；他们（天使）的幸福在于对上帝的依附。为了让我们也能获得这种幸福，他们（圣洁的天使）会以真诚的善意帮助我们，不会篡夺我们的统治权，而是向我们宣布我们是他（天使）的同胞。那么，哲学家（波菲利）啊，你为什么还不敢畅所欲言地反对那些与真正的美德和真神的恩赐为敌的力量呢？你已经区分了那些宣扬上帝旨意的天使，和那些不知用什么艺术（巫术）蛊惑人心的神棍。为



波菲利的不虔诚，甚至比阿普列乌斯的错误还要糟糕。

相比于波菲利，你们柏拉图主义的同路人阿普列乌斯的错误是多么的可容忍，多么的符合人类的感情啊！因为阿普列乌斯的谬误是，他把人类激情的疾病和风暴仅仅归咎于月亮之下的恶魔，甚至对他所敬重的神灵也是这样宣称的，就像受了约束一样；但对于居住在虚无缥缈的地区的高高在上的天神，不管是看得见的，如太阳、月亮和其他发光体（它们的光辉使它们显眼），还是看不见的，他（阿普列乌斯）都相信它们，他都竭尽全力消除这些扰乱的最轻微的污点。

因此，你们（波菲利等）不是从柏拉图那里，而是从你们的迦勒底老师那里学会了把人类的恶习提升到世界的虚无缥缈的区域和天穹，以便你们的“神学家”能够从你们的“神”那里获得神圣的启示；然而，你们却通过你们的智力生活使自己优越于这些神圣的启示，你们的智力生活免除了这些“神学净化”，因为哲学家并不需要这些“净化”。但是，为了酬谢你们的老师，你们把这些（巫术）技艺推荐给其他人，这些人不是哲学家，可能会被说服使用你们认为对自己无用的东西（巫术以及偶像众神）；这样，那些无法利用哲学美德的人就可以在你们的怂恿下，把自己交给炼金术士，他们可以通过炼金术士得到净化，事实上，不是在智力上，而是在灵魂的精神部分。现在，由于不适合学习哲学

的人在人类中占绝大多数，因此，被迫向你们这些秘密的非法教师求教的人可能比经常去柏拉图学派求教的人还要多。因为这些最不纯洁的恶魔自称是虚无缥缈的神灵，你（波菲利）成了他们的传话人和信使，他们（恶魔）许诺说，那些被“神术净化”了灵魂的人（不是会回到天父身边，而是）会居住在高空中的虚无缥缈的神灵（恶魔）之中。但是，基督是来把人们从恶魔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的，他（基督）不会听信这些幻想。因为在他（耶稣基督）那里，他们（基督徒们）得到了最仁慈的洁净，心灵、精神和身体都得到了洁净。为了医治全人类的罪孽，他（基督）取了无罪的人性。他不会欺骗你们的；他不会让你们的罪孽蒙蔽他的眼睛；他不会让你们的罪孽蒙蔽他的心灵！他不会欺骗你们；因为他是你们自己的神谕，在你们自己的显示下，他是神圣不朽的。最著名的诗人也是这样谈论他的，这的确很诗意，因为他把它用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但如果你把它指的是基督，那就是真的了，他说：“在你的主持下，如果我们的罪行留下任何痕迹，它们都将被抹去，地球也将从永久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他（你们的诗人）通过这句话表明，由于今生的虚弱，在美德和公义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即使本身不留下犯罪的痕迹，也无法消除过去犯罪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只有通过这句诗词所提到的救世主才能消除。维吉尔在第 4 章《独白》的几乎最后一节中告诉我们，他说“库曼女巫预言的最后时代已经来临”，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想象，而是库曼女巫的预言。但是，那些神术（巫术）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假扮神的恶魔，通过虚假的外表和对非实体形式的妄想

嘲弄，污染而非净化人类的精神。那些自己精神不洁的恶魔怎么能净化人的精神呢？如果他们（人）不是不洁的，他们就不会被妒忌者（魔鬼）的咒语所束缚，也不会害怕或憎恨他们（魔鬼）许诺的空洞的恩惠。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你承认智慧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不能通过宗教仪式（巫术）来净化；甚至我们灵魂的精神或低级部分也不能通过这种（巫术）行为变得永恒和不朽，这就足够了。

然而，世人对基督趋之若鹜，这大大激起了你们的愤慨，也大大令你们感到惊讶和困惑。你强词夺理地宣称：——神学把人引入歧途，用无知愚昧的教导欺骗了大量的人，用祈祷和献祭来求助于天使和主宰（上帝）是最明显的错误；——这又有什么用呢？与此同时，你为了使自己免于被指控在这些（巫术）技艺上白费力气，你又引导、让那些不以理智灵魂为准则的人通过他们的（巫术）手段净化自己的精神灵魂？

=====

=====

=====

=====

=====

=====

=====



---

---

---

## 第二十八章

波菲利为什么如此盲目，以至于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智慧——基督。

因此，你们把人们带入了最明显的错误之中。虽然你（波菲利）自称是美德和智慧的爱慕者，但你并不为造成如此大的伤害而感到羞耻。如果你忠实于你的职业，你就会认识到基督，认识到上帝的美德和智慧，就不会因为虚荣的科学而背弃他的谦卑。尽管如此，你们还是承认，灵魂的精神部分可以通过贞洁的美德得到净化，而无需借助那些你们浪费了时间去学习的神术和奥秘。你有时甚至说，这些奥秘在死后并不能使灵魂升华，因此，在此生结束之后，它们似乎对你所谓的精神部分也毫无用处；然而，你却一有机会就重提这些（巫术）技艺，据我所知，你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成就的术士，满足那些对非法技艺（巫术）好奇的人，或者激发其他人同样的好奇心。不过，我们还是要称赞你，因为你说这门技艺（巫术）值得惧怕，这既是因为有法律条文禁止，也是因为这种技艺本身就很危险。但愿至少在这一点上，它（巫术）的可悲的拥护者们能听你的话，使他们（世人）不再全神贯注于它，甚至可以根本不碰它！你们的确

说过，无知以及由无知产生的无数恶习，是任何奥秘都无法消除的，只有  $\pi a \tau \rho \iota \cos \nu o u s$ ，即意识到天父旨意的天父之心或智慧，才能消除。但你们不相信基督就是这样的心灵；你们轻视他，因为他成为女人的后裔，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因为你们崇高的智慧摒弃了这些卑微可鄙的东西，而飞升到更崇高的境界。但他（耶稣基督）实现了神圣先知对他的真实预言：“我要毁灭聪明人的智慧，使谨慎人的谨慎归于无有。”

因为他（耶稣基督）并没有毁坏和废掉他们在他们身上的恩赐，而是他们自以为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使徒在引用了先知的这一见证之后，又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神岂不是使这世界的智慧变为愚拙了吗？世人本有智慧，因着智慧不认识神，神就喜悦用传道的愚拙，拯救信的人。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是绊脚石，在希利尼人看是愚拙；但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聪明，神的软弱比人刚强。”

那些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轻视这一点，认为它（基督福音）软弱无力；然而，这是医治软弱者的恩典，他们不会骄傲地夸耀自己的福气，而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真正的苦难。



能凭借智慧到达上帝那里。因为你们不是说“很少人认为合适或有愿望”，而是说“很少人得到了恩典”，明确承认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充足。你还更明确地使用了（恩典）这个词，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你毫无疑问地认为，人在今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智慧，但是，对于那些靠智慧生活的人来说，上帝的旨意和恩典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弥补他们所欠缺的一切。哦，如果你认识到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显明）的恩典，认识到他的道成肉身，在他的道成肉身中，他有了人的灵魂和肉体，你可能就会成为恩典最耀眼的榜样！但我在做什么呢？我知道对一个死人说话是无用的，至少对你来说是无用的，但对那些尊敬你、爱戴你的人来说也许不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喜欢智慧，或对那些你本不应该学会的（巫术）技艺感到好奇；我以你的名义对这些人说话。上帝的恩典再没有比这更恩典的了，上帝的独生子，在他自己不变的时候，成为了人，通过人性的中介，给我们带来了他爱的希望，通过他，我们可以从人的境况中来到他（耶稣基督）的身边，从凡人中来到不朽的他身边；从易变的人中来到不变的他身边；从不公的人中来到公义的他身边；从可怜的人中来到有福的他身边。他给了我们渴望祝福和不朽的本能，他自己也继续得到（天父）祝福；但他承受十字架的死亡，通过忍受我们所恐惧的，教导我们轻视死亡，以便我们所渴望的他能赐予我们。

但是，为了让你们接受这一真理，你们必须谦卑，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对你们这样习

惯于猜测的人来说，你们可能会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即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但我说，上帝拥有人类的灵魂和肉体这一说法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你们自己也认为（人的）智慧的灵魂——它毕竟是人类的灵魂——是如此的卓越，以至于你们认为它可以与你们所相信的、作为上帝之子的天父的智慧同体。那么，如果一个人性的灵魂被他（圣子）以一种不可言喻的独特方式承担起来，以拯救许多人，这多么地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此外，我们的天性本身也证明，如果没有肉体与灵魂的结合，人就是不完整的。如果这不是所有事物中最常见的，那肯定会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更容易相信精神与精神之间的结合，或者用你们（柏拉图主义）自己的术语来说，无体与无体之间的结合，即使一个是人，一个是神，一个可变，一个不可变，也比相信有体与无体之间的结合更容易。但是，也许是童贞女前所未有地诞下肉身让你感到震惊？但是，一个神奇的人奇迹般地降生，这非但不是困难，反而应该有助于你们接受我们的宗教。或者，你们是否认为，在他的身体被交给了死亡，并通过复活变成了一种更高的身体，现在不再是必死的，而是不可朽坏的之后，他带着它升到了天上的地方这一事实有困难？也许你拒绝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柏拉图主义者）还记得波菲利在我引述了如此之多的这些论述灵魂回归的书中，经常教导人们要摆脱各种身体，以便灵魂

能与上帝同住在福中。但是，在这里，你（柏拉图主义者）不应该追随波菲利，而应该纠正他，尤其是你同意他的观点，相信这个可见世界的灵魂和巨大的物质框架是如此不可思议。因为，作为柏拉图的学者，你们认为世界是一种动物，而且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动物，你们希望它也是永恒的。那么，如果为了灵魂的幸福，必须抛弃肉体，那么肉体怎么会永远不脱离肉体，却永远不失去幸福呢？太阳和其他星星，你不仅承认它们是肉体，得到了所有明眼人的衷心赞同，而且还顺从你认为更深邃的洞察力，宣布它们是非常幸福的动物，和它们的肉体一起永恒。那么，为什么当基督教信仰临到你们时，你们会忘记或假装忽略你们惯常讨论或教授的东西呢？为什么你们拒绝成为基督徒，理由是你们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你们自己所否定的呢？

难道不是因为基督来的时候是谦卑的，而你们却是骄傲的？

关于圣徒复活后的身体的确切性质，有时可能会引起那些最熟悉基督教圣经的人的讨论；但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圣徒）的身体将是永恒的，而且具有基督复活后的身体所具有的性质。但是，不管它们的性质如何，既然我们坚持认为它们绝对是不朽不坏的，不会妨碍灵魂的沉思，而灵魂正是通过这种沉思被固定在上帝里面的，既然你说在天人之中，永福之人的身体是永恒的，那你为什么又坚持认为，为了获得祝福，每一个身体都必须摆脱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再说一遍，基督是谦卑的，而你们是骄傲的，那你

们为什么要为逃避基督教信仰寻找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呢？你们羞于被纠正吗？这是骄傲者的恶习。

基督用他的灵教导一个渔夫（使徒约翰）思考，并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后来担任米兰主教的老圣徒辛普利西亚努斯曾经告诉我，有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习惯于说，应该用金字写成《约翰福音》开篇的这段话，挂在所有教堂最显眼的地方。然而，骄傲的人却蔑视上帝为他们的主人，——仅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因此，对于这些可悲的人来说，他们有病还不够，还要夸耀自己的病，并以能够医治他们的药物为耻。这样，他们得到的不是升华，而是更灾难性的堕落。

=====

=====

=====

=====

=====



### 第三十章.

波菲利对柏拉图主义的修改。

如果人们认为修改柏拉图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是不体面的，那么为什么波菲利自己也要修改呢。

#### 波菲利的柏拉图主义

因为柏拉图写道，人死后灵魂会回到野兽的身体里，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他认为人的灵魂的确会回到人的身体里，但不是回到他们离开的身体里，而是回到其他新的身体里。他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因为他担心一个女人回到骡子里后，可能会把自己的儿子背在背上。然而，他并没有因为一种理论而退缩，这种理论承认母亲有可能变回女孩并嫁给自己的儿子。圣洁而真实的天使所教导的信条，被上帝之灵感动的先知们所说出的信条，被先行的使者们所预言为救世主降临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所传扬的信条，



以及被救世主派出并用福音充满整个世界的使徒们所传扬的信条，——我说，灵魂一劳永逸地回到自己的身体的信念，比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不同的身体的信念，难道不是要光荣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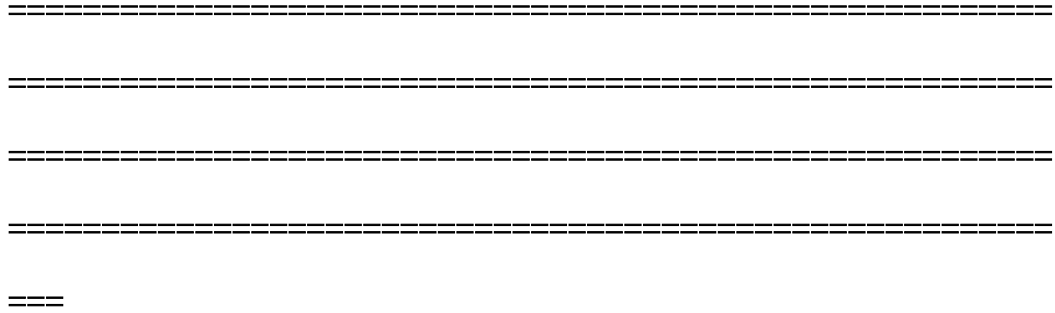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然而，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波菲利对柏拉图这一观点做了很大的改进，至少他坚持认为人的灵魂只能转入人的身体，并毫不犹豫地拆除了柏拉图希望将他们投入的兽性监狱。他还说，上帝让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让它认识到物质的罪恶，回到天父身边，永远摆脱物质的污染。虽然这里有一些不恰当的想法（因为把灵魂交给肉体是为了让它行善；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行善，它就不会学恶），但他（波菲利）纠正了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而且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因为他承认，灵魂从一切罪恶中净化出来，被接到天父的面前，就再也不会遭受今生的痛苦了。他的这一观点完全颠覆了柏拉图最喜欢的教条，即死人是由活人转化出来的，活人也是由死人转化出来的；他（波菲利）还揭穿了维吉尔似乎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观点，即被送入极乐世界的净化灵魂：——

“被召唤到勒特河，  
即过去的遗忘、  
让他们再次逝去、  
不记得以前的事、  
盲目地渴望

回归肉体”。

波菲利不喜欢这种说法，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认为灵魂渴望从那种除非有永恒的保证才会非常幸福的生活中返回，并回到这种（世俗）生活中，回到被腐朽的身体污染的生活中，这确实是愚蠢的，就好像完美净化的结果只是使污秽变得可取。因为，如果完美净化的结果是忘却一切罪恶，而对罪恶的忘却又使人渴望拥有一个灵魂可能再次与罪恶纠缠在一起的身体，那么，至高无上的幸福就会成为不幸福的原因，完美的智慧就会成为愚蠢的原因，最纯洁的净化就会成为污秽的原因。而且，无论灵魂的幸福持续多久，它都不可能建立在真理之上，——如果为了获得幸福，它必须受到欺骗的话。因为，如果灵魂不能摆脱恐惧，就不可能得到祝福。但是，为了免于恐惧，它（人的灵魂）必须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它将永远受到祝福——这个错误的印象。那么，如果灵魂的喜悦建立在虚假之上，它又如何能在真理中欢欣鼓舞呢？波菲利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净化后的灵魂会回归天父，这样它就再也不会被邪恶的污染所缠绕。

=====  
=====  
=====  
=====  
=====



### 第三十一章

反对柏拉图主义者断言人类灵魂与上帝同在的论点。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那些人（柏拉图主义者）的才能无法理解的事情上相信关于人的所谓神性呢？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所谓（关于人的）神性的断言，即灵魂并非与上帝同在，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曾经不是呢？因为柏拉图主义者似乎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一学说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他们断言，若有什么东西不是一直存在的，它就不是永恒的。然而，柏拉图在论述至高无上者创造的世界和其中的诸神时，最明确地指出，他们（世界与诸神）有始无终，而由于造物主的主宰意志，他们将永恒存在。但是，柏拉图主义者通过解释这句话发现，他的意思不是时间的开始，而是原因的开始。他们说：“就像一只脚从一开始就在尘土中，脚下就一直有一个脚印；然而，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脚印是由脚的压力造成的，也没有人会怀疑，虽然一个是由另一个造成的，但两者都不在另一个之前；所以，”他们说，“世界和在其中创造的神灵一

直存在，它们的造物主一直存在，然而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如果灵魂一直存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它的悲哀也一直存在呢？因为如果灵魂中的某些东西不是从永恒开始的，而是在时间中开始的，那么灵魂本身虽然以前并不存在，但为什么不可能在时间中开始存在呢？同样，他（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在灵魂经历了邪恶之后，它的幸福会变得更加稳定，甚至是无穷无尽的，这无疑始于时间的，尽管它之前并不存在，但却永远存在。因此，整个论证都是为了证明，是否除了无始无终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灵魂的幸福，它有始无终。因此，让人类的无能位于上帝的权威吧。

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不为自己谋求他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应得的荣誉，他们也不吩咐我们只向上帝献祭，正如我经常说过，而且必须经常再说的那样，我们和他们都应该向上帝献祭，通过那位为我们献身的祭司（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人性为我们献祭，他希望成为我们的祭司。

=====

=====

=====

=====

=====

=====

---

---

---

---

## 第三十二章.

关于灵魂解脱的普遍途径，波菲利没有找到它，因为他没有正确地寻找它；只有基督的恩典开启了它。

这就是拥有拯救灵魂的普遍途径的宗教（基督教）；因为，除了这条途径，没有人能得到拯救。这是一种王道，唯有它才能通向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像所有暂时的尊贵一样摇摇欲坠，而是屹立在永恒的根基之上。

当波菲利在《论灵魂的回归》（*De Regressu Anima*）一书的结尾处说，无论是从最真正的哲学，还是从印度人的思想和实践，或是从迦勒底人的推理，或是从任何其他来源，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套学说体系提供了拯救灵魂的普遍途径，也没有任何历史读物让他了解这种途径时，他显然承认有这样一种途径，但他还不了解它。他辛辛苦苦学到的关于灵魂解救的一切知识，他在别人看来（如果不是他自己的话）知道并相信的一切知识，都不能使他感到满意。因为他意识到，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还缺少一个

正确的权威。当他说他还没有从任何最真实的哲学体系中学到灵魂解脱的普遍方法时，他清楚地表明，在我看来，要么他作为弟子的（柏拉图主义）哲学不是最真实的，要么它（柏拉图主义）不包含这种方法。而不具备这种方式的哲学怎么可能是最真实的哲学呢？因为灵魂解脱的普遍方法，除了归纳法（详细的考察探究），还有什么呢？

他（波菲利）还说：“或从印度人的思想和实践中，或从迦勒底人的推理中，或从任何来源”，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宣布，他从印度人或迦勒底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中并不包括这种普遍的灵魂解救方式；然而，他不能不说，他正是从迦勒底人那里得到了他经常提到的这些神圣的神谕。因此，他所说的这种灵魂解脱的普遍方法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方法还没有被任何最真实的哲学、或那些被认为对神圣事物有深刻洞察力的民族的教义体系所认识，因为他们更自由地沉溺于对天使（恶魔、偶像众神）的好奇和幻想的科学和崇拜中。他承认自己无知的这种普遍的方法，如果不是一种不属于某个民族的特殊财产，而是所有民族共有的、上天赐予的方法，那又是什么呢？波菲利，一个能力并不平庸的人，并不质疑这种方式的存在；因为他相信，天意不可能让人类缺少这种普世的拯救灵魂的方式。因为他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存在，而是说这种巨大的恩惠和帮助尚未被发现，也没有被他所知。这也难怪，因为波菲利生活的那个时代（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时期），这种普遍的灵魂解救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教，正遭受着

偶像崇拜者、魔鬼崇拜者和世俗统治者的迫害，这样，基督徒殉道者或真理见证者的人数就可以得到补充和奉献，通过他们（基督徒殉道者）可以证明，为了神圣的信仰，为了真理的褒扬，我们必须忍受身体上的一切苦难。

波菲利目睹了这些迫害，断定（基督教的）这种（灵魂救赎）方式注定会迅速消亡，因此，它（基督福音）不是灵魂解脱的普遍方式；他（波菲利）却没有看到，正是这件事（基督教被迫害）打动了，使他不愿成为基督徒，而这件事却有助于完成和更有效地弘扬我们的宗教。

这就是灵魂解脱的普遍途径，也是神圣的慈悲赐予世界各国的途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已经知道或将来可能知道，就不应该要求“为什么这么快”或“为什么这么晚”——因为神的旨意是人类无法理解的。

当波菲利只说他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恩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虽然如此，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说“道”本身并不存在。我说，这就是拯救信徒的普世之路，关于这条路，忠实的亚伯拉罕得到了神圣的保证：“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拉罕生来是迦勒底人，但为了得到这些伟大的应许，为了从他那里繁衍出“天使在中保手中安排”的后裔，为了找到这条向

所有民族开放的拯救灵魂的普世之路，他奉命离开自己的国家、亲族和父家。于是，他自己首先从迦勒底的迷信中解脱出来，顺从地敬拜唯一的真神，他忠实地相信真神的应许。

这就是神圣的预言中所说的普世之道：“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使他的面光照耀我们；使你的道路在地上广为人知，使你的救恩在万国中广为传颂”。因此，当我们的救世主在很久很久以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取得肉身时，他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普世的道路，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言过：“末世的时候，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在山顶，高过众山；万国都要向它涌来。许多人要去说：你们来，我们上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去；他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从锡安要传出律法，又要传出神的道。”

因此，这条路，“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之道”不是一个人的财产，而是所有民族的财产。耶和华的律法和话语并不停留在锡安和耶路撒冷，而是从那里发出，向全世界传播。因此，中保复活后，对惊慌失措的门徒说：“这就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有关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他（耶稣基督）就开他们的悟性，叫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基督受苦，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是应当的；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悔改赦罪的道给万民”。



这就是灵魂得救的普遍途径，神圣的天使和神圣的先知们曾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在发现上帝恩典的少数人中间，特别是在希伯来民族中，揭示了这一途径，希伯来民族的国度就像是被献给了上帝，通过他们的帐幕、圣殿、祭司和祭祀，预示和预告了将从万国聚集而来的上帝之城。在一些明确的陈述和许多隐晦的预示中，这种方式被宣告出来；但后来，中保亲自道成肉身，和他受祝福的使徒们，揭示了新约的恩典如何更公开地解释了前代人隐晦地暗示过的东西，这符合人类的时代关系，也是上帝以他的智慧所喜悦指定的，他还用神迹和奇迹为他们作见证，其中一些我已经在上面引用过了。因为不仅有天使的异象，从天上的管理者那里听到的话语，而且还有上帝的子民，用朴素虔诚的话语武装起来，从人的身体和感官中赶走不洁的灵魂，治愈畸形和疾病；地上和海里的野兽、空中的飞鸟、无生命的东西、元素、星辰都服从他们神圣的命令；地狱的力量在他们面前让步，死者复生。至于救世主本人所特有的神迹，尤其是他的降生和复活，我就不多说了。在前者中，他只完成了童贞女孕育的奥秘，而在后者中，他提供了复活的实例，所有人最终都将经历复活。

这种方式净化了整个人，并使凡人的所有部分都为不朽做好了准备。因为，为了防止我们为波菲利所说的智力部分寻求一种净化，为他所说的精神部分寻求另一种净化，为身体本身寻求另一种净化，我们最强大、最真实的净化者、救世主（耶稣基督）承担了整个人类的本性。在应许和宣布应许实现的时期，这种方式一直

存在于人类中间，除了这种方式，没有人曾被解救过，没有人会被解救过，也没有人将被解救。

至于波菲利所说的，灵魂解救的普遍方式还没有通过他对历史的了解而被他所认识，我想问，还有什么比以其权威性的声音占据整个世界的历史更了不起的呢？或者还有什么比叙述过去的事件，并以同样清晰的方式预言未来，而且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些已经实现的预言与未实现的预言更可信的呢？因为无论是波菲利还是任何柏拉图主义者都不会轻视占卜和预言，即使是与今生和尘世有关的事情，尽管他们理所当然地轻视普通的占卜和与魔法有关的占卜。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否认这些（占卜算卦一类的事情）都是伟人的预言，也不认为这些预言很重要，他们是对的；因为这些预言要么是建立在对次要原因的预见之上，就像专业人士通过某些前兆症状预见到疾病的大部分进程一样，要么是不洁的恶魔预言了它们决定要做的事情，这样它们（恶魔）就能以一种权威的外表影响恶人的思想和欲望，并使脆弱的人类效法它们不洁的行为。

在圣经预言中，虽然为了彰显信仰，他们（圣经先知们）知道并经常预言一些无法通过人类观察发现、也不容易通过经验验证的事情，但走在普世道路上的圣徒并不把这些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来预言。但是他们（圣经先知们）还预言了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神圣事件，只要他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基督道成肉身，在他身上

成就的所有重要奇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人们的悔改，他们的意志皈依上帝；罪孽的赦免，公义的恩典，虔诚者的信仰，以及世界各地相信真神的芸芸众生；偶像崇拜和魔鬼崇拜的覆灭，以及对信徒的考验； 审判日、死人复活、不敬虔者的永恒诅咒，以及上帝最荣耀之城的永恒国度，永远享受上帝的异象，这些都是圣经中预言和应许的；我们看到其中许多都应验了，因此我们虔诚地相信其余的也会实现。至于那些不相信、因此也不明白、根据圣经的真实预言和陈述、这条路直通上帝的异象、通向与上帝永恒的团契的人，他们可以攻击我们的立场，但他们无法攻击我们的事实。

因此，在这十卷书中，尽管我敢说没有满足某些人的期望，但我还是在真神和主的帮助下，满足了某些人的愿望，驳斥了那些不虔诚的人的反对意见，他们宁愿选择自己的“神”（偶像众神），也不愿选择我们承诺要讲述的圣城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这十卷书中，前五卷是针对那些认为我们应该为了今生的幸福而敬拜神灵（偶像众神）的人，后五卷是针对那些认为我们应该为了死后的生活而敬拜神灵（偶像众神）的人。现在，为了履行我在第一卷书中的承诺，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继续讲述我认为有必要讲述的关于这两座城市（上帝之城与人类之城）的起源、历史和应有的结局，正如已经说过的，这两座城市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交织、相互牵连。



本著作的第二部分从这里开始，论述两座城市——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起源、历史和命运。首先，奥古斯丁在本书中说明了这两座城市最初是如何通过好天使和坏天使的分离而形成的；并借机论述了《创世纪》一书开篇所描述的圣经中世界的创造。

## 第一章

在这部分作品中，我们开始解释两座城市的起源和结局。

我们所说的上帝之城就是《圣经》所见证的那座城，《圣经》以其神圣的权威超越了所有国家的著作，并将各种思想纳入其影响之下，而这并非偶然的思想运动，显然是有明确的天意安排的。在另一篇诗篇中，我们读到：“耶和华是伟大的，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圣洁的山中，应受大大的赞美，使全地的喜乐增加”。稍后，在同一诗篇中，“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在我们神的城中，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是如此。上帝将它建立到永远”。在另一首诗中，“有一条河，河水使我们神的城，就是至高者帐幕的圣所欢欣。上帝在她中间，她必不动”。从这些和类似的见证中，我们了解到有一座上帝之城，它的创建者用一种爱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渴望成为它的公民。对于这座圣城的缔造者（耶稣基督），尘世之城的市民们却偏爱他们自己的神（偶像众神），不知道他（基督）才是神。



===

## 第二章.

关于对上帝的认识，除非通过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即基督耶稣，否则没有人能达到。

一个人在观察了整个被造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并发现了它的可变性之后，会想要超越它，通过思想的不断翱翔，达到上帝不可改变的本质，——并在这种高度的观察中，从上帝那里了解到，除了他（上帝），没有人能够创造这一切非神圣本质的东西，——这是一件伟大而又非常罕见的事情。

因为上帝与人说话，不是通过某种可听的生物在人的耳朵里说话，使发出声音的上帝与听到声音的人之间有了大气振动的联系，甚至也不是通过具有身体外貌的精神存在物，就像我们在梦中或类似的状态中看到的那样；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说话也像是对着身体的耳朵说的，因为他是通过身体的外貌说话的，而且看起来有真实的空间间隔，因为幻象是身体物体的精确再现。——如果有人愿意用心灵而不是身体去聆听，那么，上帝不是通过这些，而是通过真理本身说话。因为他对人的那部分（即人的心灵）说话，那部分比人里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上帝自己比他（人的心灵）更好。

唯有上帝本身（比人的心灵）更胜一筹。既然人被最恰当地理解为（或者，如果不能这样理解，那么，至少要相信）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毫无疑问，正是人的这一部分（人的心灵、灵魂）使他超越了他与野兽共有的低等部分（人的肉体），使他更接近至高无上的上帝。

但是，由于（人的）心灵本身虽然天生具有理性和智慧，但却因嗜好和痼疾而残缺不全，不仅无法愉悦于、和驻足于上帝，甚至无法忍受上帝永恒不变的光辉，——因此，在心灵逐渐痊愈、焕然一新、并能够享受这种愉悦之前，——首先必须用信仰浸润心灵，使之纯洁。为了使人在这种信仰中更有信心地走向真理，走向真理本身，上帝，上帝的儿子，在不破坏其神性的情况下，化身为人性，建立并巩固了这种信仰，使人可以通过一个“神人”通往人的上帝。因为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唯一能保证不犯任何错误的方法，就是当同一个人同时是神和人的时候，神是我们的目的，人是我们的道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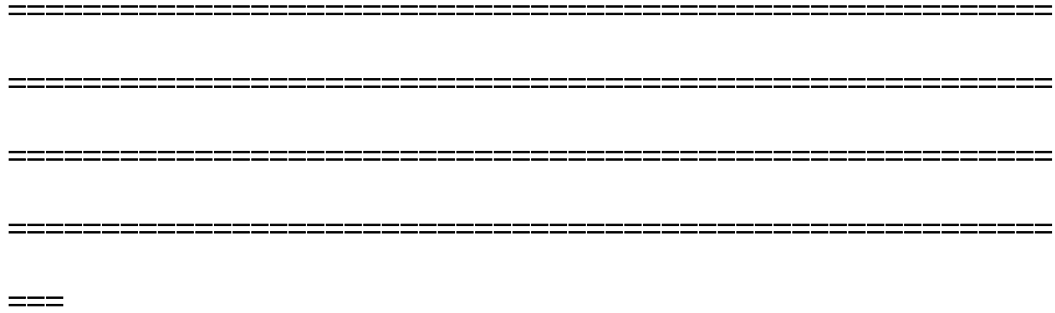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第三章.

关于圣灵所撰正典圣经的权威。

这位中保（耶稣基督）先是通过众先知，然后通过自己的嘴唇，最后通过使徒，说出了他认为足够的话语，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被称为正典的圣经，这本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所有我们不应该无知、却又无法自知的事情上，我们都同意这本圣经。因为，如果我们是通过自己感官（无论是内在感官还是外在感官）的见证来获得对眼前事物的认识，那么，对于远离我们感官的事物，我们就需要他人来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见证。

因为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它们，我们只能相信那些曾经、或正在感受到这些物体（事物）的人。因此，对于我们没有看到过的可见物体，我们相信那些看到过的人，（同样，对于所有可感知的物体，我们也相信那些看到过的人，）对于心灵和精神所感知的事物，即远离我们内在感官的事物，我们应该相信那些看



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时先知在场吗？没有；但上帝的智慧在那里，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智慧潜入圣洁的灵魂，使他们成为上帝和先知的朋友，并无声无息地告诉他们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天使也教导他们（圣徒、先知），他们（天使）总是看到天父的面容，并向合适的人宣布他的旨意。在这些先知中，他（摩西）曾说过并写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摩西）是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的灵将这些事启示给他，使他在很久以前就能预言我们的信仰也会到来。

尽管先知们的声音是无声的，但世界本身，通过其井然有序的变化和运动，以及所有可见事物的美丽外表，都证明了它本身，既证明了它是被创造的，也证明了它不可能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的伟大和美丽是不可言喻的，也是无形的。

至于那些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却认为它不是一个时间的开始，而只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即，他们认为，世界没有时间上的开始，是无始无终的），因此，（他们认为），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世界应该一直存在于一个被创造的世界中的人（即，他们认为世界永恒、无始无终），他们所做的断言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在为上帝辩护，使他免于被指责为任意草率，或突然想到创造世界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或随意改变他的意愿，尽管他是不可改变的。

但我看不出他们（即，那些认为世界以及被造之物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人们）的这一假设在其他方面，主要是在灵魂方面如何站得住脚；因为如果他们认为灵魂与上帝是共永恒的，他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灵魂）会产生新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之前的永恒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他们说它（灵魂）的幸福和苦难不停地交替，他们就必须进一步说，这种交替将永远持续下去；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荒谬的说法，即虽然（人的）灵魂被称为有福之人，但在这一点上它并非如此，因为它预见到了自己的苦难和耻辱。然而，如果它没有预见到这一点，而认为自己既不会蒙羞，也不会受苦，而是永远蒙福，那么它之所以蒙福，是因为它被欺骗了；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说法了。但是，如果他们（那些认为世界亘古、无始无终的人）认为，在过去的永恒岁月里，灵魂的苦难与幸福交替出现，而现在，当灵魂获得自由之后，它将不再回到苦难之中，——那么，他们就（实际上等于）认为，灵魂以前从未真正得到过幸福，而是（现在才）终于开始享受一种新的、不确定的幸福；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承认，灵魂身上发生了一些新的事情，而且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这在过去的整个永恒岁月里从未发生过。如果他们否认上帝的永恒目的包括灵魂的这种新体验，他们就否认上帝是灵魂的创造者。

这（种观点）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敬。另一方面，如果说灵魂未来的幸福是上帝新的命令的结果，那么他们又如何证明上帝不会因为他们不高兴的易变性而受到谴责呢？此外，如果他们承



接下来，我们必须看看，对于那些同意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但对世界的创造时间却有疑难的人，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对于我们可能提出的关于世界创造地点的疑难，他们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因为，既然他们问为什么世界是在那时创造的，而不是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世界是在这里创造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因为，如果他们想象在世界之前有无限的时间，而上帝在这段时间里不可能无所事事，那么同样，他们也可以想象在世界之外有无限的空间领域，在这些空间领域里，如果有人说全能者不能不工作，那么他们岂不是必须采用伊壁鸠鲁关于无数世界的梦想吗？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伊壁鸠鲁断言这些世界是由原子的偶然运动形成和毁灭的，而他们却认为这些世界是由上帝之手创造的，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在无边无际的浩瀚空间中，上帝向世界的各个方向无限延伸，上帝不能休息，他们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不会毁灭的。

因为这里的问题是那些和我们一样相信上帝是灵性的，是除他自己之外所有存在物的创造者的人的问题。至于其他人，在宗教问题上与他们争论是一种屈尊，因为他们只在人们中间获得了声誉。

他们在其他哲学家中之所以引人注目，无非是因为他们虽然离真理还很远，但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已经接近真理了。

那么，这些人既不把神圣的物质（神）局限在任何地方，也不限制或分配它，而是像神所应有的那样，认为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存在的，尽管是精神上的存在；他们会不会说，这种物质（神）不存在于世界之外的如此巨大的空间里，而只存在于一个空间里，（与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间相比，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也就是世界所在的那个空间里呢？我想，他们不会走到这种荒谬的地步。既然他们认为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物质体积的确很大，但却是有限的，而且有它自己确定的位置，而且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的工作所创造的，那么就让他们对上帝在世界之前的无限时间里的安息作出与他们对上帝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间里的安息所作出的同样的解释吧。虽然人类的理性无法理解世界为何被如此设定，虽然所选的位置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让它优先于其他无限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将世界设定在它所占据的位置而不是其他位置是出于偶然而不是神圣的理性，同样，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上帝在那个时间而不是更早的时间创造世界是出于偶然，虽然之前的时间已经在无限的过去中流逝，虽然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让一个时间优先于另一个时间。但如果他们说，当人们设想无限的地方时，他们的想法是空想，因为除了世界之外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回答说，同样的道理，设想上帝休息的过去时间也是空想，因为在世界之前没有时间。



## 第六章 世界和时间

世界和时间都有一个起点，一个起点并不预示另一个起点。

如果说永恒和时间的正确区别在于，时间的存在离不开某种运动和过渡，而永恒中却没有变化，那么谁会不知道，如果不是某种生物被制造出来，通过某种运动产生了变化，就不可能有时间呢？

因此，在这些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中，时间就开始了；上帝的永恒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他是时间的创造者和安排者，既然如此，我看不出他怎么能说是在时间流逝之后才创造了世界，除非说在世界诞生之前，有某种生物的运动使时间得以流逝。如果神圣无误的《圣经》说上帝在起初创造了天地，是为了让人明白他在此





## 第七章 早晨

关于最初的日子性质，据说在有太阳之前就有早晨和傍晚。

的确，我们平常的日子，除了太阳落山，没有晚上；除了太阳升起，没有早晨；但最初的三天是没有太阳的，因为据说太阳是在第四天升起的。首先，光确实是由上帝的话语创造的，我们读到，上帝将光与黑暗分开，称光为“日”，称黑暗为“夜”；但那是什么样的光，它通过什么样的周期性运动创造了夜晚和清晨，这不是我们的感官所能理解的；我们也无法理解它是如何创造的，但却必须毫不犹豫地相信它。因为要么它是某种物质的光，要么它来自世界的上层，无论是从远离我们视线的世界上层发出的，还是从后来太阳点燃的地方发出的；或者是以光的名义表示圣城，由圣洁的天使和蒙福的灵组成；使徒说：“在上头的耶路撒冷是我们在天上的母亲”（加拉太书4：26）；另一处说：“因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然而，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可以恰当地谈论这一天的早晨和傍晚。因为与对造物主的认识相比，对受造之物的认识不过是一个黄昏；因此，当人接近造物主的爱和赞美时，白昼就会降临。只有当造物主的爱抛弃他时，他才会迷失方向。

总之，圣经在按顺序叙述这些日子时，从未提到过黑夜这个词。



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在做完六天的工作之后，在第七天休息。

上帝“说了就成了”，“说”是指精神上的和永恒的，而不是声音上的和短暂的。但上帝的安息指的是那些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的安息，就像房子的喜乐指的是房子里那些喜乐的人的喜乐一样，尽管不是房子，而是其他东西导致了喜乐。那么，如果房子本身因其美丽而使居住者喜乐，这样的措辞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用“所含之物”指“所含之物”（就像我们说“剧院在鼓掌”、“草地在低头”，意思是一个剧院里的人在鼓掌，另一个场地里的牛在低头）的语法来称其为“喜乐”，还可以用“原因”指“结果”的语法来称其为“喜乐”，就像我们说一封信是喜乐的，因为它让读者感到喜乐。因此，最恰当的是，神圣的叙事说上帝安息了，这意味着那些在他里面的人安息了，他使他们安息了。预言性的叙述也向它（圣经）的读者，也是为他们而写的人应许了这一点，即他们自己，在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善事之后，如果他们凭着信心在今生亲近上帝，就会在上帝那里享受永恒的安息。安息日律法所规定的安息向古代上帝的子民预示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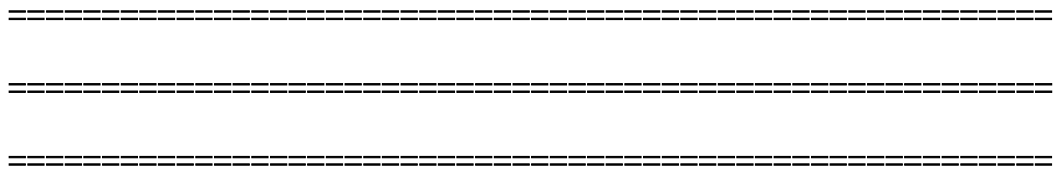
在适当的时候再详述。



切工；而这本书本身的开头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因此，在天地之前，上帝似乎什么也没有造。因此，既然上帝从天地开始——而地本身，正如圣经所补充的，起初是看不见的，无形的，光还没有造出来，黑暗笼罩着深渊（也就是说，笼罩着未确定的混沌的大地和海洋）、然后，当记录在案的万物在六天内完成了创造和安排，天使怎么会被遗漏，就好像他们不在上帝的作为之列，而上帝在第七天休息了呢？然而，虽然这里没有省略天使是上帝杰作的事实，但确实没有明确提及；但在其他地方，圣经以最清晰的方式断言了这一点。三个孩子在他们的赞美诗中唱道：“耶和华的一切作为啊，你们要祝福耶和华。”在后来详细提到的这些作为中，天使被点名了。诗篇中说：“你们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赞美他，他的众天使；赞美他，他的众天兵；赞美他，他的众星。赞美他，太阳和月亮；赞美他，天上的众星。让它们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他吩咐了，他们就被造了”。

在这里，天使被最明确地以神圣的权威说成是上帝创造的，因为在其他天物中，天使被说成是“他（上帝）吩咐，他们（天使）就被造了”。那么，谁还敢说天使是在六天的创造之后被造的呢？如果有人如此愚昧，他的愚昧也会被同样权威的经文所消除，上帝在经文中说：“众星被造的时候，天使大声赞美我”。因此，天使存在于星辰之前；而星辰是第四天造出来的。那我们还能说它们是第三天造的吗？远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造了什么。地与水分开，每块地的元素有了自己独特的形态，大地产生了生

长在上面的一切。第二日呢？甚至不是在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穹苍被造在水的上下之间，被称为“天”，第四天，恒星在穹苍中诞生。那么，毫无疑问，如果天使包括在上帝这六天的工作中，他们就是那被称为“日”的光，圣经称那一天不是“第一天”，而是“一天”，这表明了它们的统一性，因为第二天、第三天和其余的日子都不是其他的日子；而是重复的“一天”，以完成六或七这个数字，这样就可以同时了解上帝的工作和他的休息。因为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时，如果我们有理由从这光中理解天使的创造，那么他们肯定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们与永恒的光有份，这光就是上帝永不改变的智慧，万物都是由这智慧创造的，我们称他为上帝的独生子；这样，他们（天使）被创造他们的光照亮，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光，被称为“日”，参与那永不改变的光和日，这光就是上帝的道，他们（天使）自己和其他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真光照亮了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这光也照亮了每一个纯洁的天使，使他（天使）不是在自己里面是光，而是在上帝里面是光；如果天使离开了上帝，他（天使）就会变得不纯洁，就像所有那些被称为不洁的灵一样，在主里面不再是光，在他们自己里面却是黑暗，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永恒之光的参与。因为恶没有正面的性质；但善的丧失却得名“恶”。







一体的神是同一个神；而且因为是三位一体，所以更简单。我们不说“善”的本质是简单的，因为只有圣父拥有它，或只有圣子拥有它，或只有圣灵拥有它；我们也不像撒贝里异端说的那样，它只是名义上的三位一体，并没有真正的位格区别；我们说它是简单的，因为它就是它所拥有的，但位格之间的关系除外。因为，就这种关系而言，父确实有子，但他本身并不是子；子也有父，但他本身并不是父。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无论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每个人都是他所拥有的；因此，他本身就是生命，因为他拥有生命，他本身就是他所拥有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三位一体的本质才被称为简单，因为它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也因为不是一物而其内容物是另一物，就像杯子和酒，或身体和它的颜色，或空气和它的光或热，或思想和它的智慧。因为这些都是它所具有的：杯子不是酒，身体不是颜色，空气不是光和热，头脑不是智慧。因此，它们可以被剥夺，可以被转化、或改变成其他的品质和状态，这样，杯子里的液体就会被倒掉，身体就会褪色，空气就会变暗，思想就会变得愚蠢。复活时应许给圣徒的不朽坏的身体确实不会失去其不朽坏的品质，但身体的物质和不朽坏的品质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不朽的品质完全存在于每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部分多，另一个部分少。

因为没有哪个部分比另一个部分更不朽。身体本身的整体性确实大于部分性；身体的一部分大，另一部分小，但大的部分并不比

小的部分更不可朽坏。那么，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这是一码事；至始至终都是完整的不朽，又是另一码事；因为不朽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无论在其他方面与其他部分有多么不平等，都是同样不朽的。例如，手并不比手指更洁净，仅因为手比手指大；因此，虽然手指和手不平等，但它们的洁净性是平等的。因此，虽然不朽性与不朽的身体密不可分，但身体的实质是一回事，不朽的品质又是另一回事。

灵魂本身也是如此，尽管它永远是智慧的（当它被救赎时，它将永远是智慧的），但它是通过参与不变的智慧而成为智慧的，而它本身并不是（智慧）；因为尽管空气永远不会被夺去在它里面洒下的光，但它与光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灵魂就是空气，有些人认为灵魂就是空气，他们无法想象灵魂的本质；而是说，这两种东西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却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非物质的灵魂被上帝朴素智慧的非物质之光照亮，就像物质的空气被物质之光照射一样，而空气一旦失去这种光，就会变得黑暗（因为物质的黑暗只不过是空气缺少光而已），灵魂失去智慧之光，也会变得黑暗。

因此，那些本质上真正神圣的东西被称为简单，因为它们的品质和实质是相同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神圣的、智慧的或有福的，没有外在的补充。



## 第十一章.

堕落的天使是否享受过圣洁的天使从被造之初就一直享受的福分。

既然如此，那些我们称之为天使的灵，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不是黑暗的，而是一被造就被造为光明的；然而，他们这样被造，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以任何方式存在和生活，除了是为了让他们有智慧、有福地生活而被启示。他们（天使）中的一些人背离了这种光明，没有赢得这种智慧和有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肯定是永恒的，并伴随着对其永恒性的确信；但他们（堕落天使）仍然拥有理性的生活，尽管被愚昧所蒙蔽，即使他们愿意，也无法失去这种（理性的、但堕落而愚昧的）生活。但是，谁能确定他们在堕落之前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属神的）智慧呢？我们又怎么能说，他们与那些通过智慧而得到真正的、完全的祝福，安息在真正的永恒幸福中的（圣洁）天使一样，同样参与了智慧呢？因为，如果他们（邪恶堕落的天使）同样参与了这种真正的（属神）知识，那么邪恶的天使就会与善良的天使一样永远得到祝福，因为他们（善良圣洁天使）同样期待着这种知识。我们怎么能说他们（邪恶堕落的天使）与那些因永恒的确信而真正蒙福的（善良圣洁天使）是平等的分享者呢，如果他们在永恒中是平等的，他们还能因同样的确信而继续在同样的永恒中吗？生命固然有尽头，但永恒也有尽头，因为永恒就是生命，就是生活；永恒就是

永无止境。

因此，虽然不是所有的永恒都是有福的（因为地狱之火是永恒的），但如果真正的幸福不是没有永恒，他们的幸福就不是这样的，因为有终结，所以不是永恒的，不管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恐惧使他们的知识保持不变，错误使他们的无知不被祝福。

但是，如果他们（邪恶堕落天使）的无知不是牢牢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而是在两边，在他们的幸福的终结或永恒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拖沓证明他们不是有福天使的幸福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把“幸福”这个词严格地限制使用，认为它是上帝独有的：然而，他（上帝）是如此幸福，没有人比他更幸福了：与之（上帝的幸福）相比，（圣洁天使们自己也是如此幸福），一切（天使或世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将尚未获得神圣奖赏的义人的福分与我们在乐园中的始祖父母的福分进行比较。

天使并不是唯一被我们称为有福的理性和智力受造物的成员。因为有谁会自作主张地否认，乐园里最初的那些人（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是有福的，尽管他们不确定他们的福分会持续多久，是否会永恒的（如果他们没有犯罪，他们的福分本应是永恒的）；——因为即使是现在，我们把那些我们看到的过着正直圣洁的生活、盼望永生的人称为有福之人，他们没有令人痛苦的良心悔恨，而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神对他们目前虚弱的罪孽的赦免，这不是不合适吗？这些人（义人）虽然确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会得到奖赏，但他们并不确信自己会坚持不懈。因为谁能知道自己会在恩典的锻炼和增长中坚持到底呢，除非他得到了来自神的某种启示，而神在他公正而秘密的判断中，虽然没有欺骗任何人，却很少告诉他这件事。

因此，就目前的舒适而言，乐园中的第一个人比任何处于这种不



综上所述，任何人都会很容易地想到，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所渴求的作为其合法目标的幸福，是由这两件事情结合而成的，即：它不间断地享受着不变的善，那就是上帝；它从所有的疑虑中解脱出来，并且肯定地知道它将永远停留在同样的享受中。

我们虔诚地相信，光明天使也是如此；但堕落天使由于自己的过失失去了光明，甚至在他们犯罪之前就没有享受过这种福分，这是理性让我们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他们的生命在堕落之前是有期限的，我们就必须允许他们有某种福分，尽管不是伴随着预见的（完全的）福分。或者，如果我们很难相信，当天使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些被创造出来的天使对他们的坚忍或堕落一无所知，而有些被创造出来的天使却确信他们的幸福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很难相信，如果说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处于平等的地位，直到现在这些邪恶的天使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从善的光芒中堕落，那就更难相信神圣的天使们现在对他们永恒的福分并不确定，对他们自己的了解也不如我们从《圣经》中对他们的了解多。有哪个基督徒不知道，善良的天使中永远不会出现新的魔鬼，就像他知道现在的魔鬼永远不会再回到天使中一样。

因为福音中的真理向圣徒和信徒们许诺，他们将与上帝的天使们



平起平坐；而且还向他们许诺，他们将“进入永生”。但是，如果我们确信自己永远不会离开永恒的幸福，而他们（善良圣洁天使）却不确信，那么我们就不是他们的平辈，而是他们的上级了。但是，既然真理永远不会欺骗人，既然我们将与他们平等，他们就必须确信自己的幸福。由于恶天使不能确定他们的福分，因为他们的福分注定要终结，因此，要么天使们是不平等的，要么，如果平等的话，善天使在其他天使灭亡之后，也能确定他们的福分是永恒的；除非，可能有人会说，主关于魔鬼的话，“他从起初是个杀人犯，不住在真理里”，应该理解为他（魔鬼）不仅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是个杀人犯（当人类被他的欺骗所杀害时）、而且从他（魔鬼）被造的时候起，他就没有住在真理里，因此从来没有与圣洁的天使同受祝福，而是拒绝服从他的造物主，骄傲自大，就像在他自己的私人主宰里一样，因此受到（他自己之愚昧的）欺骗和蒙蔽。因为全能者的统治是无法逃避的；不虔诚地顺从事物本相的人（魔鬼），就会骄傲地佯装，用不存在的事物状态来嘲弄自己；因此，有福的使徒约翰所说的话就变得容易理解了：“魔鬼从起初就犯了罪，”也就是说，从他被造的时候起，他就拒绝公义，而除了虔诚地服从上帝的意志之外，没有人能享受公义。接受这一观点的人至少不同意摩尼教这些异端，也不同意任何其他瘟疫教派的观点，即认为魔鬼从某种不利的邪恶原则中获得了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些人被错误所迷惑，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承认福音书的权威性，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主并没有说：“魔鬼自然地与真理格格不入”，而是说：“魔鬼不住在真理里”，如果他（魔





至于约翰关于魔鬼所说的“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些认为这里的意思是魔鬼是带着罪性被造出来的人误解了；因为如果罪是自然的，那就根本不是罪。以赛亚在以巴比伦王的身份表现魔鬼时说（以赛亚书14：12-20）：“清晨之子路西法啊，你是怎样堕落的！”以西结说（以西结书28：12-19）：“你曾在伊甸园，上帝的园子里；每一块宝石都是你的遮盖。”这里的意思是他（魔鬼）曾有一段时间没有罪；因为过了一会儿，又更明确地说：“你在你的道路上（曾）是完全的。”他们（那些误以为魔鬼是带着罪性而被造出来的人）又如何回答先知的证明呢？如果这些经文不能很好地作其他解释，那么我们也必须从“他不在真理中居住”这句话中理解他（魔鬼）曾经在真理中、但却没有留在其中。

从这段经文“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来看，我们不能认为他从被造之初就犯罪，而是从他犯罪之初，当他因骄傲而开始犯罪时就犯罪了。《约伯记》（40：16-18）中也有一段以魔鬼为主题的经文：“...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也是百兽游玩之处”，这与《诗篇》（104：26-30）中所说的“有那鳄鱼，是你使之成为其中的玩物”相吻合。但这些经文并不是要让我们认为魔鬼最初是被创造出来为了供天使们玩乐的，而是在他犯罪之后注定要受到这种惩罚。那么，他的开端就是上帝的杰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天性，即使是最卑微、最低贱、最末位的野兽，不是上帝的杰作，因为所有的度量、所有的形式、所有的秩序，都是从上帝那里产生的，没有上帝的杰作，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计划或想象。因此，天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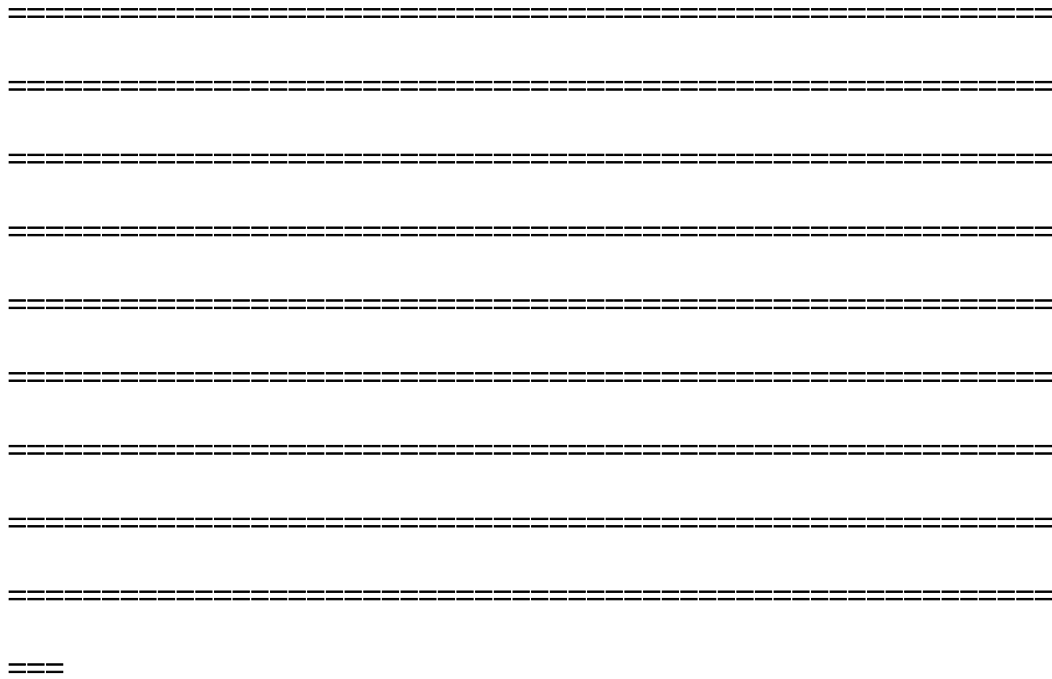
高于凡人，如人类。这些都是根据自然规律划分的等级；但根据每个人对事物的实用性的不同，价值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更喜欢一些没有感觉的事物，而不是一些有知觉的生物。

这种偏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会把后者从自然界中完全剔除，无论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还是虽然我们知道，但仍然还是要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而牺牲它们。

比如说，谁不愿意在家里有面包而不是老鼠，有金子而不是跳蚤呢？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即使是人自己（他们的天性在自然世界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看重的东西，买一匹马也往往比买一个奴隶多，买一件珠宝也比买一个女仆多。

因此，对自然进行思考的人的理性所作出的判断，与有需要的人的需要，或贪婪的人的欲望所作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前者考虑的是一件东西本身在造物的天平上有什么价值，而后者因其需要而所考虑的是它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

理性寻找的是精神之光会判断为真实的东西，而快乐寻找的是能使身体感觉愉悦的东西。但是，意志和爱在理性天性中的分量可以说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尽管在自然界的秩序中，天使的地位高于人类，但从正义的天平来看，好人的价值高于坏天使。



## 第十七章.

邪恶的缺陷不是天性，而是与天性相反，它的起源不是造物主，而是意志。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是上帝杰作的开端”（“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约伯记40：19）这句话，——因为毫无疑问，只有在本性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即，本性是“意志”；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邪恶才可能是一种缺陷或恶习（即，邪恶是意志选择的结果）。恶行也是如此违背天性，它只能损害天性。因此，背离上帝就不是恶行，除非天性（即，意志、意愿）

是与上帝同在的。因此，即使是邪恶的意愿，也是本性善良的有力证明。上帝是善良本性的至善创造者，他也是邪恶意志的至公统治者；因此，当善良本性被邪恶意志利用时，他（上帝）甚至会善用邪恶意志。因此，他（上帝）使魔鬼（因上帝的创造而为善，因他【魔鬼】自己的意愿而为恶）从他（魔鬼）的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他（上帝）的天使们的笑柄，也就是说，他（上帝）使他（魔鬼）的诱惑有利于那些他（魔鬼）想通过诱惑伤害的人（即，圣徒在试探、试炼中得到显明、锻炼）。因为上帝在创造他（魔鬼）的时候，既预见到他的邪恶意志，也预见到上帝要借此达到什么善果；所以诗篇（104：24-32）的作者说：“你所造的这鳄鱼，是为人所蔑视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帝以他的仁慈创造了他，但他已经预见并安排了当他（魔鬼）变得邪恶时如何利用他。

=====

=====

=====

=====

=====

=====

=====

=====

=====

=====



---

## 第十八章

宇宙之美，在上帝的旨意下，因着对立面的对立而变得更加灿烂。

因为上帝绝不会创造任何一个人，我不是说天使，即使是人，他未来的邪恶他是预知的；——除非他（上帝）同样知道他可以把他用好的方面，从而点缀了时代的进程，就像一首精致的诗，用反义词来衬托。因为所谓的反问句是最优雅的语言装饰之一。在拉丁语中，它们可能被称为“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偶”；但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并不常用，尽管拉丁语，甚至所有国家的语言，都利用了同样的文体装饰。在《哥林多后书》中，使徒保罗也优雅地使用了反义词，他说：“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就像这些对立面的对立赋予语言以美感一样，这个过程之

美也是通过对立面的对立来实现的，就像通过一种不是语言而是事物的雄辩来安排的一样。这一点在《传道书》中有明确的阐述：“善与恶对立，生与死对立，罪人与虔诚人对立。你看至高者的一切作为，都是两两相争，彼此对抗”。

### 传道书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3: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3: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3: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3: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3: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3: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3: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3:9 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3:10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3: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3:13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3: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或作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

3:16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3:17 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3:18 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3:19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



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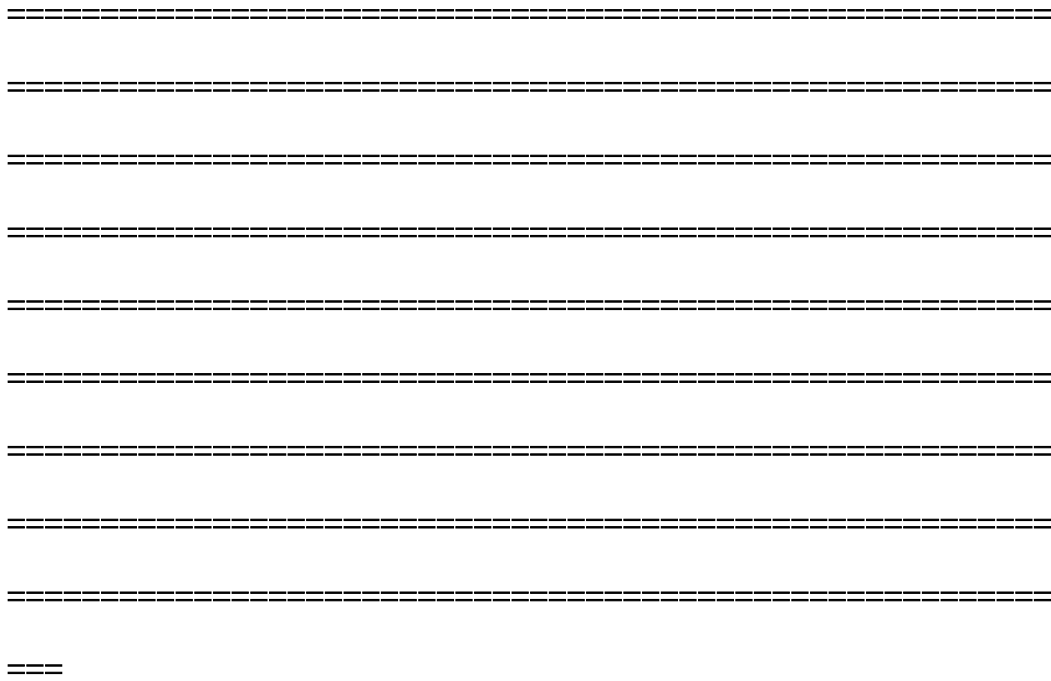
因此，虽然神谕（即上帝的启示）的晦涩难懂当然有这样的益处，即它会使许多关于真理的观点被提出来并加以讨论，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到一些新的含义，但是，一段晦涩难懂的经文中所说的任何意思，要么应该被明显的事实所证实，要么应该在其他不那么含糊的经文中得到断言。

这种晦涩是有益的，不管是在对许多其他解释进行讨论之后最终得出作者的意思，还是虽然这种意思仍然被掩盖，但通过对晦涩的讨论揭示出其他真理。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理解天使是在第一道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并且理解圣洁的天使和不洁的天使是在“神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的时候被分开的，那么这与神的作为似乎并不矛盾。因为只有神才能做出这样的区分，神也能够他们在他们堕落之前，就预知他们会堕落，他们被剥夺了真理之光，就会沉浸在骄傲的黑暗中。

因为，就我们所熟悉的白天和黑夜而言，他吩咐那些我们感官上显而易见的天上的发光体来区分光明和黑暗。他说：“天穹要有光，把光暗分开。”不久，他又说：“神造了两个大光，大光掌管白昼，小光掌管黑夜；就是星宿。神又将它们安置在天穹，照亮地上，

管理昼夜，将光明与黑暗分开”。但是，在那光（即被真理的光辉照耀而精神焕发的圣洁天使）与那黑暗（即那些背离公义之光的  
天使的精神状态的嘈杂污秽）之间，只有上帝才能将它们分开，  
因为上帝预见到了，而且能预见到它们（魔鬼）的意志（而非受  
造的本性）未来的一切罪恶。



## 第二十章

在光与暗分离之前的一句话中：“上帝看见光是好的。”（创世纪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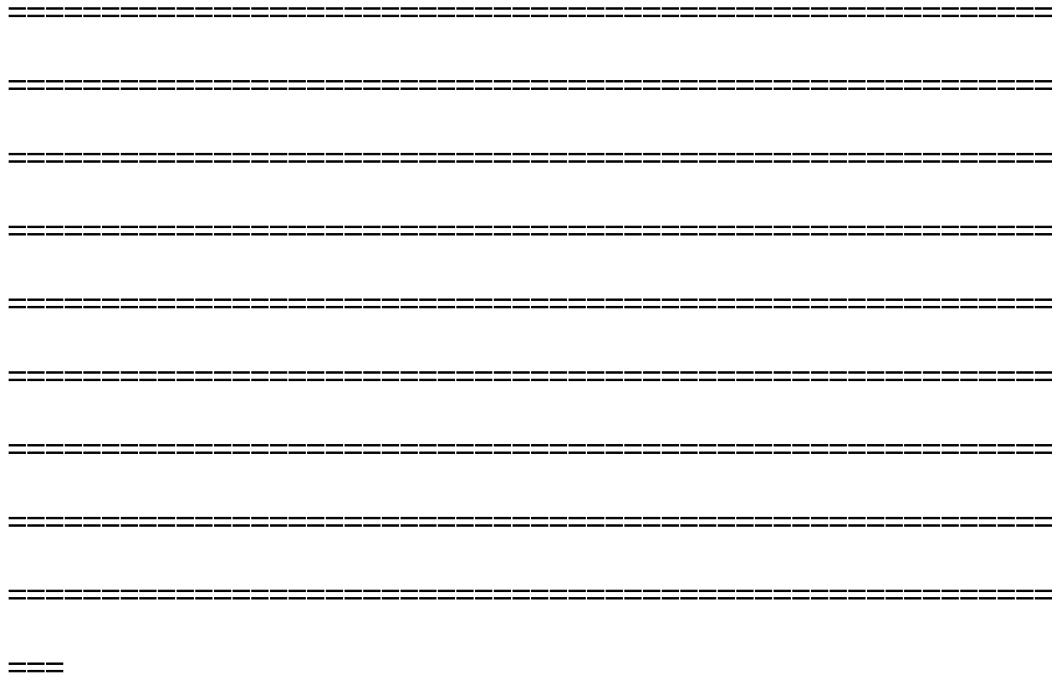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

有了光 ”（创世纪1： 3）时，紧接着又说：“上帝看光是好的”（创世纪1： 4a）。在 “神把光和黑暗分开，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 ”（创世纪1： 5）这句话之后，并没有这样的表述，以免让人觉得神的认可印记既印在了光上，也印在了黑暗上。

因为当黑暗不是不被认可的时候（创世纪1： 14-19），就像当它被天体从我们眼睛所能分辨的这道光中分割出来的时候，“上帝看它是好的 ”（创世纪1： 18b）这句话不是在分割之前，而是在分割之后插入的。“上帝把它们安置在天穹，”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在地上放光，管理昼夜，把光暗分开，上帝看这是好的”（创世纪1： 18）。“上帝看这是好的”（创世纪1： 18b），因为他认可（昼夜）这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无罪的。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那光是好的”（创世纪1： 3， 1： 4a）。接着又说：“上帝把光从黑暗中分开，上帝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创世纪1： 4b， 1： 5a）。在这里，没有加上 “上帝看着是好的 ”这句话，以免（光与暗）两者都被说成是好的；而其中一个（魔鬼）却不是因为本性（即他在受造时所得到的意志），而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即意志的决定）而成为邪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光明得到了造物主的赞许（创世纪1： 4a），而天使的黑暗虽然是命定的，却没有得到赞许。



## 第二十一章

上帝永恒不变的知识 and 旨意，使他所造的一切在永恒的设计和实际的结果上都使他喜悦。

因为“上帝看这是好的”这句永恒不变的话，除了在作品的设计上得到上帝智慧的认可之外，还能理解什么呢？

当然，上帝并不是在作品的实际完成过程中首先知道它是好的，相反，如果上帝没有首先知道它是好的，那么任何作品都不会被创造出来。



因此，当上帝看到那些好东西时，如果不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之前就看到了，它就永远不会被创造出来，很明显，（在创世纪1章中），上帝不是在发现它是好的，而是在教导（我们）它是好的。

-----

柏拉图敢于更进一步说：“上帝对宇宙之美感到无比喜悦”。他（柏拉图）并不那么喜欢认为工作的新颖性增加了上帝的喜悦；但他表明，他（上帝）所喜悦的是，他的智慧所预知的应该如此实现，而不是说上帝的知识各不相同，或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有不同的理解。——柏拉图并没有愚蠢到用这句话来表示上帝因其创造的新奇而更加有福；他只是想以此表明，现在完成的工作得到了创造者的认可，就像它在设计时一样。

上帝的知识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尚未存在的事物、存在的事物和已经存在的事物。因为他不是以我们的方式展望未来，也不是以我们的方式审视现在，更不是以我们的方式回顾过去；而是以一种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遥远而深刻的方式。因为他不是通过思维的转换从这到那，而是以绝对不变的方式观察万物；因此，在那些在时间中出现的事物中，未来确实尚未出现，现在是现在，过去不再是过去；但所有这些都他（上帝）包含在他稳定而永恒的存在中。他也不是用眼睛看，用心灵看，因为他不是由心灵和肉体组成的；他（上帝）现在的知

识也与（我们的关于）过去或将来的知识不同，因为时间的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虽然改变了我们的知识，但并不影响他（上帝）的知识，“他的知识没有变幻，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在他（上帝）的灵视中，他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都是一目了然的。就像他自己在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测量的运动的情况下移动所有的时间性事物一样，他也以时间无法测量的知识了解所有的时间。

因此，当他看到所造之物是好的时候，他就看到所造之物是好的。当他看到所造之物时，他对它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两倍，也没有因此而增加任何知识；就好像他在造物之前的知识较少一样。

他（上帝）不是完美的工人，——除非他的知识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没有从他完成的作品中得到任何补充。因此，如果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是谁造了光，那么说“上帝造了光”就足够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造光的方法，那么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足够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上帝造了世界，还可以知道他是通过话语造了世界。

但是，因为应该向我们说明关于被造物的三个主要真理，即谁造了它，用什么方法造的，为什么造的，所以经文写道：“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看见光是好的”（创世纪1：3，1：4a）。

如果我们问是谁创造了光，那就是“上帝”。如果我们问是谁造的，那就是“上帝”；如果我们问是用什么方法，——他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如果我们问他为什么创造它，那就是“它是好的”。

没有任何作者比上帝更优秀，也没有任何技巧比上帝的话更有效，更没有任何原因比善良的上帝创造出美好的事物更好。

-----

这也是柏拉图认为创造世界最充分的理由，即善的神可以创造善的行为；不管——他（柏拉图）是读过（圣经创世纪1章）这段话；还是从那些读过这段话的人那里得知这些事情；还是凭借他（柏拉图）的慧眼；通过被创造的事物洞察到灵性和不可见的事物；还是从那些洞察到这些事物的人那里得到有关这些事物的启发。

=====

=====

=====

=====

=====

=====

=====

=====

---

---

## 第二十二章

有些人不赞成造物主创造的美好事物中的某些东西，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自然的邪恶。

然而，造物之善的原因，即上帝的仁慈，我说，这个原因是如此公正和恰当，只要虔诚地仔细权衡，就能结束那些探究世界起源的人的所有争论；——但有些异端却不承认，因为有许多东西，如火、霜冻、野兽等等，不仅不适合我们，反而伤害了我们这个血薄而脆弱的凡人。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就会知道它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以至于毒药（一种有害的东西）只要使用得当，就会带来健康，相反，我们的肉食、饮料，甚至是清淡的食物，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伤害。

考虑这些东西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是多么令人钦佩，它们自己的本性是多么优秀，它们与造物的其他部分是多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自己的贡献为宇宙贡献了多少利益，就像为一个国家贡献了多少利益一样；因此，即使是毒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

造成破坏，但如果使用得符合它们的特性和设计，就会变得有益健康和药用；另一方面，那些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如食物、饮料和阳光，如果使用不当或不合时宜，就会造成伤害。因此，神的旨意告诫我们，不要愚蠢地诋毁事物，而要谨慎地研究它们的功用；如果我们的智力或体质有问题，则要相信它们的功用虽然被隐藏起来，但还是存在的，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它们的功用。因为这种对事物用途的隐藏本身就是对我们谦逊的锻炼，或者是对我们傲慢的平复；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本性是邪恶的，而这只不过是对善的匮乏的一种称呼。但是，从地上的事物到天上的事物，从可见的事物到不可见的事物，有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好；为此，它们是不平等的，以便它们都能存在。上帝在大事上如此伟大，在小事上也不遑多让，因为这些小事不是以其本身的伟大（并不存在）来衡量的，而是以其设计者的智慧来衡量的；就像在一个人可见的外表上，如果剃掉了他的一撮眉毛，那么他的身体几乎什么也没有失去，但他的美貌却失去了很多！因为美貌不是由体积构成的，而是由肢体的比例和排列构成的。

但我们并不十分奇怪，有些人（异端主义者）认为某种邪恶的本性是由一种与之相悖的原则产生和繁殖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承认创造的原因是这样的，即善良的上帝创造了善良的被造物。因为他们（异端主义者）认为，上帝是迫于击退与他作对的邪恶的迫切需要，才进行这一创造活动的。

他们（异端主义者）认为，他（上帝）的这一本性受到了可耻的污染，受到了最残酷的压迫和囚禁，他（上帝）费尽心机要净化和解救它，但并没有完全成功；但他（上帝）无法从污秽中净化的那部分本性却被用作被征服和囚禁的敌人的监狱和锁链。

（异端主义）摩尼教徒如果相信上帝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绝对廉洁、不受任何伤害的，他们就不会胡言乱语，或者说，不会以这样的（异端）方式咆哮；此外，他们应当以基督徒的清醒态度认为，灵魂可以因自己的意志而变得更糟，可以因罪而堕落，因此，可以被剥夺永恒真理的光辉——我说，这个灵魂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也不具有与上帝相同的性质，而是由上帝创造的，与造物主大相径庭（即，受造物的灵魂因自己的意志而选择罪恶，这与上帝的圣洁公义大相径庭）。

=====

=====

=====

=====

=====

=====

=====

=====

---

---

第二十三章.

奥利的学说所包含的错误。

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人甚至和我们一样，相信万物只有一个源头，除非由造物主创造，否则任何非神圣的性质都不可能存在；但他们却拒绝以善良而简单的信仰接受这个如此善良而简单的理由。

他们说，创造世界的是一位善良的上帝；被造之物与上帝不同，不如上帝，但却善良，因为它们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上帝创造的。

但他们（谬误地）说，灵魂虽然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但却是由上帝创造的，他们抛弃了上帝，因而犯了罪；根据他们（受造物之灵魂）不同的罪过，他们从天上到地上应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并应得到不同的身体作为监狱；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被创造的原因，不是产生美好的事物，而是抑制邪恶。

奥利因持有这种观点而受到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名为《Tepi

ἀρχῶν》（即《起源》）的书中，这是他的观点，这是他的言论。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惊讶，一个如此博学、精通教会文学的人，竟然没有首先注意到，这与《圣经》这本权威性经书的意思是多么相反。

《圣经》在叙述上帝的一切作为时，经常加上“上帝看这是好的”，当所有的作为都完成后，又加上“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看哪，都是非常好的”，难道这不是显然要让人明白，除了好的上帝造出好的生物之外，世界的创造别无其他原因吗？

在这个（圣经所讲述的）创造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犯罪，世界就会无一例外地充满和美化美好的本性；虽然有罪恶，但万物并不因此充满罪恶，因为绝大多数天上的居民（天使们）都保持了他们本性的完整性。（邪恶天使以及罪人的）罪恶的意志虽然违背了自己本性的秩序，但并没有因此而逃脱上帝的律法，上帝公正地安排万物向善。就像一幅画的美感会因为精心处理的阴影而增加一样，对于善于辨别的眼睛来说，即使罪人也会美化宇宙，尽管从他们自身来看，他们的畸形是一种可悲的瑕疵。

其次，奥利和所有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都应该看到，如果真的认为创造世界是为了让灵魂因其罪孽而与躯体相适应，让他们像在教养院中一样被关在躯体中、那么，邪恶程度最深的魔鬼就应该拥有尘世的躯体，而不是邪恶的人，因为尘世的躯体是最粗俗、



最不缥缈的。

但事实上，为了让我们明白，灵魂的命运并不能用肉体的品质来估量，最邪恶的魔鬼拥有的是虚无缥缈的肉体，而人虽然邪恶，但与魔鬼相比，他的邪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他犯罪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泥土的身体。

还有比这更愚蠢的断言（即谬误地认为躯体的被造是为了对应于罪恶的大小）吗？（那些有错误观点的人，误认为，）——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太阳，并不是为了造福于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给物质世界的美丽增添光彩，——而是只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个太阳，因为恰好有一个灵魂犯了罪，才配得上被装在“太阳世界”这样一个（禁锢性的）身体里。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不是一个人（邪恶天使），而是两个、十个、一百个人（邪恶天使）犯了同样的罪，而且罪孽深重，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有一百个太阳。

（那些持错误观点的人认为）：——这不是因为造物主有深谋远虑的远见卓识，设计了安全而美丽的物质，而是因为只有一个灵魂犯了如此严重的罪，所以只有它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禁锢性的）身体。

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致力于禁锢的，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灵魂，而是他们自己，以免他们堕落，而且是罪有应



关于神圣的三位一体，以及散布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三位一体存在的迹象。

我们相信，我们坚持，我们忠实地传道，父生道，即智慧，万物由智慧而生，即独生子，如父独一，如父永恒，与父同等，至善至美；圣灵既是父之灵，也是子之灵，他本身与父子同体，共生；由于位格的个体性，这个整体是三位一体的；由于不可分割的神圣实质，这个整体是一位上帝；由于不可分割的全能性，这个整体也是一位全能者；然而，当我们单独询问每一位时，我们会说每一位都是上帝和全能者；而当我们把三者合在一起时，就会说不是有三个神，也不是有三个全能者，而是有一个全能的神；这三者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须这样说。但是，圣父和圣子的圣灵都是良善的，是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两者的良善呢？

我不敢妄下定论。然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他（圣灵）是两者（圣父与圣子）的圣洁，而不仅仅是神圣的属性，他（圣灵）本身也是神圣的实质，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第三位。我更敢于这样说，因为虽然圣父是灵，圣子是灵，圣父是圣洁的，圣子也是圣洁的，但第三位却被独特地称为圣灵，就好像他是与其他两位同体的实质的圣洁。但是，如果神圣的良善不过是神圣的圣洁，那么，当书上写到谁造了每一个被造物，用什么方法造的，为什么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探究，这三位一体是否在一种神秘的说

话方式中被暗示了；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研究，而不是冒昧的闯入。

（创世纪1章中的）“上帝看这是好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上帝造物不是出于任何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需要，而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良善，即因为这是好的。

这（句话）是在创造发生之后才说的，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被造之物满足了创造它的善意。

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这种善就是圣灵，那么整个三位一体就会在创造中展现给我们。这也是圣城（上帝之城）的起源、启迪和祝福，圣城就在圣天使之中。

如果我们探究它（上帝之城）从何而来，那么上帝创造了它；如果我们探究它的智慧从何而来，那么上帝照亮了它；如果我们探究它的福气（幸福）从何而来，那么上帝就是它的福气（幸福）。它（上帝之城）的形式来自于上帝，它的启迪来自于对上帝的思索，它的喜悦来自于对上帝的依恋。它是（存在）；它看；它爱。上帝的永恒是它的生命，上帝的真理是它的光明，上帝的仁慈是它的喜悦。



些哲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在这种三重划分中包含了上帝三位一体的思想。

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哲学家们对事物的本质、研究真理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一切行为所应趋向的善——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哲学家们）的全部智慧都花在了这三个重大的一般性问题上。

虽然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想在每个问题上确立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自然有其原因，科学有其方法，生活有其目的和目标。

同样，每个工匠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样东西：自然、教育和实践。

我知道，正确地说，果实是一个人享受的东西，使用[实践]是一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似乎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说享受的是本身令我们愉悦的东西，与其他目的无关；而使用的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追求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该使用，而不是享受（短暂）时间之物（即世俗之物、属世之物），——这样我们才有资格享受永恒之物；而不是像那些倒行逆施的人一样，宁愿享受金钱也要使用上帝——不是为了上帝而花钱，而是为了金钱而崇拜上帝。

然而，按照通常的说法，我们既使用果实，也享受使用。因为我们说的“田里的果实”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都在使用它。

正是根据这种用法，我才说人有三样东西需要观察，即天性（自然）、教育（理性）和实践（道德）。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从这三点出发，详细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三重划分。

自然是指天性，理性是指教育，道德是指实践。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是我们本性的创造者，我们就应该在自己身上产生知识，而不需要通过教育，即通过向他人学习来达到。我们的爱也是如此，我们的爱若来自我们自己，又回到我们自己，这就足以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幸福，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享受。

但是，现在，——既然我们的天性以上帝为必要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就必须以上帝为我们的老师，这样我们才会有智慧；上帝也会给我们精神上的甜美，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祝福。

=====  
=====  
=====



## 第二十六章

关于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的形象，即使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们也能在人性中找到某种形式的形象。

我们确实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上帝的形象，也就是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的形象，这个形象虽然不等同于上帝，或者说，虽然与上帝相去甚远，既不是与上帝同在的，也不是与上帝同体的，但在本质上却比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接近上帝，而且注定还要恢复（即，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中得到重生、永生），使之更加相似。

因为（1）我们都是（存在），（2）都知道我们存在（即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3）都喜悦于我们的存在和我们对它（“我



们的存在”这件事本身)的认识。

此外，在这三样东西中，没有任何看似真实（但其实不真实）的（错误）幻觉会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通过某种身体感官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即，我们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喜悦我们的存在），——就像我们感知身外之物一样——例如，通过视觉感知颜色，通过听觉感知声音，通过嗅觉感知气味，通过味觉感知味道，通过触觉感知硬物和软物，——在所有这些感官对象中，是与它们（即那些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软硬）相似的“图像”，而不是它们本身，——我们在头脑中感知这些“图像”，并将其保存在记忆中，从而激发我们对（外在）对象的渴望。

但是，在没有任何虚幻的形象或幻象的情况下，我（就已经）非常确定我是存在的，我知道（此事、即我的存在）、并为此感到高兴。

关于这些真理，我一点也不害怕学院派院士们的争论；他们说，如果你被欺骗了呢？——因为如果我被骗了，就是“我”被骗了。因为没有“被欺骗的人”是会被欺骗的（即，“被欺骗的人”，必须首先要存在，才能被欺骗）。

【英文译注：——这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引用的一段话，与笛卡

尔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一起，证实了他的证明，即只要我们意识到某种存在方式，我们就拥有我们对于自己存在的绝对确定性。见 Hamilton’s Reid 第 744 页注释 A。】

因此，在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没有被欺骗。因为我知道我存在，所以我也知道我知道。当我爱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即，我的存在、以及我对于自己的存在的知道），我还爱上了第三样东西，那就是我的爱。

因为在“我爱”的这件事上，我也没有被欺骗，因为在我爱的那些事（包括，我的存在，以及我对我的存在的知道）上，我没有被欺骗；即使这些事是假的，我爱的也是假的；因为如果我所爱的是虚假的（例如，我并不真的存在），我又怎么能被指责和禁止去爱虚假的东西呢？——但是，既然它们是真实的，谁还会怀疑当它们被爱时，对它们的爱本身就是真实的呢？——此外，没有人不希望幸福，也没有人不希望快乐。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是（即，若一个人不存在），他怎么会快乐呢？

=====

=====

=====

=====

=====



这些人们众所周知的感觉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我们看到他们（世人）害怕死亡，宁可生活在这样（穷困潦倒）的不幸中，也不愿以死亡来结束，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人的）天性对（其）毁灭的畏惧还不够明显吗？

因此，当他们（世人）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希望得到这种怜悯，让他们能在同样的痛苦中多活一段时间，推迟死亡的到来。

因此，他们（世人）无可争辩地证明，即使永生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穷困潦倒，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什么！甚至所有无理性的动物，从巨大的龙到最小的虫子，不都在证明它们希望存在，并因此通过它们所能做的一切运动来逃避死亡吗？

植物和灌木也是如此，它们没有生命，无法通过我们所能看到的运动来避免毁灭，难道它们不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保存自己的存在，把自己越来越深地扎根于大地，以便汲取养分，并向天空伸出健康的枝条吗？

总之，即使是没有生命的躯体（物体、物质），它们不仅缺乏感觉，还缺乏精液（能量），但它们（物体、物质）要么寻求高处

的空气，要么沉入深渊，要么在中间位置保持平衡（水往低流，热气上腾），——以便在最符合它们本性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存在。

人类的天性是多么喜欢了解自己的存在，又是多么害怕被欺骗，——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就可以充分理解：每个人都宁愿在理智的头脑中悲伤，也不愿在疯狂的头脑中高兴。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拥有这种伟大而奇妙的本能；因为，虽然有些动物比我们拥有更敏锐的洞察世间万物的能力，但它们却无法达到我们的心灵所具有的那种精神之光，而我们的心灵却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种精神之光的照耀，从而使我们能够对万事万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的判断力与我们对这种（精神之）光的接受程度成正比。

然而，无理性的动物虽然没有知识，却肯定有类似于知识的东西；而其他物质的东西之所以被说成是可感知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感官，而是因为它们是我们感官的对象。然而，在植物中，它们的营养和生成与感性生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些东西和所有物质的东西，它们的原因都隐藏在它们的（自然）本性中；我们的感官感知到了世界的可见结构，因此它们（世界中的物质）似乎希望通过向我们提供知识来弥补自身知识的匮乏。

但是，我们用身体的感官感知它们，却不是用这些感官来判断它们。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种更高级的感官，属于人的内心，我们通



关于这两样东西，即（1）我们的存在和（2）我们对它（即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认识，以及（3）我们对它们的爱有多深，——甚至在低等生物身上也能发现这些东西的某种相似之处，但又有所区别；——我们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我们还得谈谈对它们（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于自己存在的意识）的爱，以确定这种爱本身是否（应当）被爱。毫无疑问，它是爱，这就是证据。

因为在那些被公正地爱着的人身上，爱本身才是被爱的；因为知道什么是好的人不应当被公正地称为好人，而只有被称为爱的人才是好人。

因此，我们爱自己，不正是爱我们所爱的一切美好事物吗？但我们也有另一种爱，我们爱的是我们不该爱的东西；而这种爱，是爱他该爱的东西的人（即，良善人、圣洁人）所憎恨的。

因为这两种爱（即，对那些不该爱的东西的爱，以及对于那些该爱的东西的爱）完全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种并存对一个人来说是有益的，目的是让这种使我们生活美好的爱增长，而另一种使我们走向邪恶的爱减少，直到我们的整个生命得到完全的治愈并转化为（完美地）美好。

如果我们是野兽，我们就应该热爱肉体和感官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足够的善。当我们在肉体和感官生活上过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追求其他的東西了。

同样，如果我们是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不能爱任何东西；然而，我们似乎应该渴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能够结出更丰硕、更茂盛的果实。如果我们是石头、海浪、风、火焰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们确实应该既想要感觉，又想要生命，但又应该对我们自己的适当位置和自然秩序有一种吸引力。

因为身体（物体、物质）的比重，就好比是它们的爱，无论它们是被自己的重量带向下，还是被自己的轻盈带向上。因为身体（物体、物质）被其重力所承载，就像精神被爱所承载一样，无论被承载到哪里。

造物主的永恒是真实的，他的真理是永恒的，他的爱是永恒而真实的，他本身就是永恒、真实、可爱的三位一体，没有混淆，没有分离；因此，当我们浏览他所创造的一切时，我们会发现他的脚印，甚至在我们脚下的事物上，他的脚印时而明显，时而不明显，因为这些事物如果不是由至高无上、至善至慧的他所创造，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有任何形状，也不可能遵循和遵守任何规律；——然而，当我们看到他的形象时，让我们像福音书中的那个小儿子（浪子）一样，醒悟过来，站起来，回到因我们的



罪而离弃的他（天父）身边。

在（上帝）那里，我们的存在不会死亡，我们的知识不会出错，我们的爱不会失误。

现在，虽然我们确信自己拥有这三样东西（存在、知识、爱），但这并不是因为别人的见证，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们用自己最真实的内视看到了它们，然而，由于我们因自己的原因，而无法知道它们（即我们的存在、知识、爱）会持续多久，是否永远不会消失，以及它们的使用好坏会导致什么结果，——因此，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能让我们了解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就会去寻找他们。

关于这些见证人的可信度，不是现在，而是以后才有机会说。但在本书中，让我们像开始那样，在上帝的帮助下，继续谈论上帝之城。

我们要谈论的是那些忠于上帝的神圣（良善圣洁）天使，他们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与上帝）背道而驰，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上帝一开始就把他们与那些抛弃永恒之光而成为黑暗的（邪恶天使）区分开来。

在这本关于上帝之城的书中，上帝之城从来不是客旅之地，而是

永远不朽的天堂，它是由与上帝永远一致的天使组成的，并且永远不会停止这种一致性。现在我们将借着上帝的恩典，继续我们已经开始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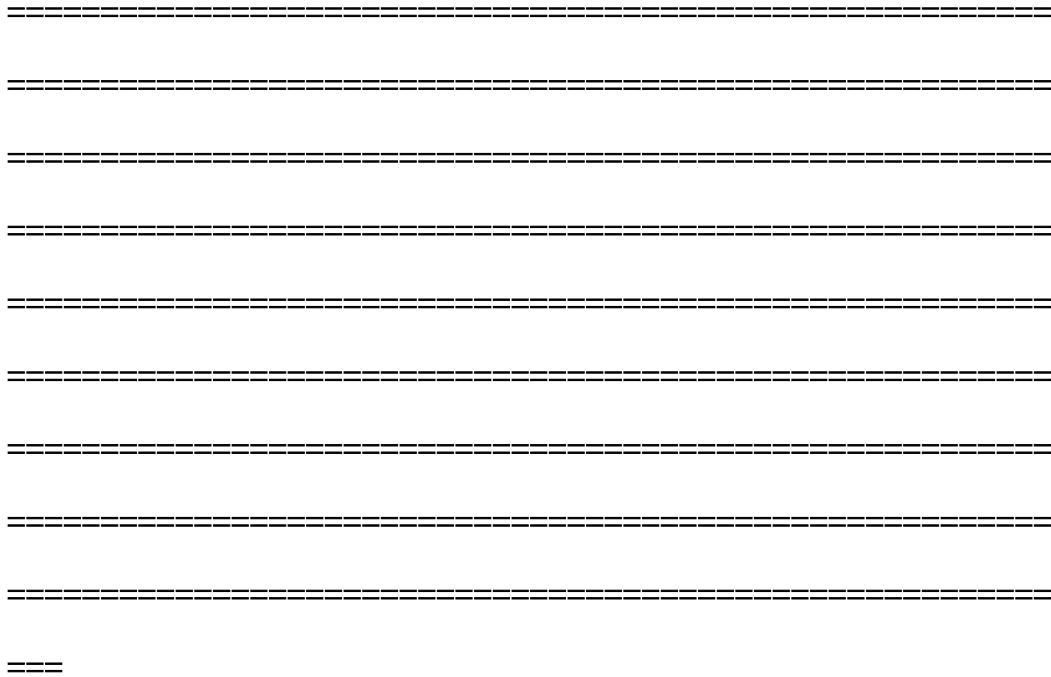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九章

### 关于圣天使认识上帝本质的知识

圣天使认识上帝，不是通过听觉语言，而是通过永恒不变的真理（“道”），即上帝的独生子圣言（道）在他们灵魂中的显现；他们认识圣言本身，认识圣父，认识圣灵，认识三位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认识三位一体是一个实体，认识上帝不是三位而是一位；

他们如此认识上帝，以至于他们比我们更能理解上帝。因此，他们也认识世上的被造物，但不是认识被造物本身，而是以这种更好的方式，以上帝的智慧认识被造物，就好像以创造被造物的艺术认识被造物一样；因此，他们在上帝那里比在他们自己那里更好地认识他们自己，尽管他们也有后一种知识。因为他们（天使）是被造的，与造物主不同。因此，根据我们之前的解释，在上帝那里，他们拥有的是正午的知识；在他们自己那里，他们拥有的是黄昏的知识。线条的笔直和数字的正确，在头脑中构思时是一种认识，在纸上描述时又是另一种认识；正义在不变的真理中是一种认识，在正义之人的精神中又是另一种认识。其他万物也是如此——比如，上下水之间的穹苍，被称作天；下面水的聚集，旱地的平铺，花草树木的生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创造；水中动物、禽类、鱼类和深海怪兽的创造；地上万物的创造，以及人本身的被创造——他是“人”（位格）。

天使在上帝的话语（道）中以一种方式认识了所有这些事物，他们在话语（道）中看到了永恒不变的原因和造物的理由，而他们自己则以另一种方式认识了所有这些事物，在前者，他们的认识更加清晰；在后者，他们的认识更加模糊，与其说是认识了设计，不如说是认识了设计的作品。然而，当这些作品被用来赞美和崇拜造物主本人时，就好像早晨的曙光照亮了那些欣赏它们的人的心灵。



### 第三十章

数字“六”的完美性，“六”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数字。

据记载，这些工程是在六天内完成的（同一天重复了六次），因为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这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就好像他不能立刻创造万物，而万物又应该以适当的运动来标示时间的进程；而是因为工程的完美是用数字六来表示的。因为“六”是第一个由其自身组成的数字，即第六、第三和一半，它们分别是一、二和三，总共是六。用这种方法看一个数，那些正好分割它的部分，如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任何分母的分数，就被说成是它的部分，例如，四是九的一部分，但不是等

分数；但一是，因为它是第九部分；三是，因为它是第三部分。然而，这两部分，即第九部分和第三部分，或一和三，还远远不能构成九的总和。同样，在数字“十”中，“四”是一个部分，但并不分割它；“一”是一个等分部分，因为它是十分之一；所以它有“五”，即“二”；还有“半”，即“五”。但是这三个部分，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和一半，或者说一、二和五，加在一起并不是十，而是八。在十二这个数字中，各部分加起来又超过了整体；因为它有十二分之一，即一；六分之二，即二；四分之三，即三；三分之四，即四；半分之六，即六。但是，一、二、三、四、六组成的不是十二，而是更多，即十六。为了说明数字“六”的完美性，我想就说这么多吧。正如我所说，“六”是第一个或多个部分。

在这个天数里，上帝完成了他的工作。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数字学，在圣经的许多经文中，我们都发现数字学对细心的解释者大有裨益。在上帝的赞美诗中，“你用数目、度量和重量安排万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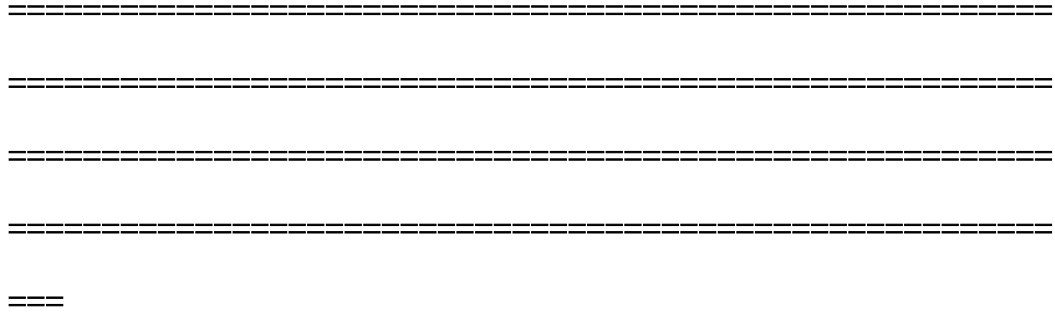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三十一章

关于第七日，第七日是完整和安息的日子。

但是，在第七天（即同一天重复七次，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完美的数字，虽然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上帝的安息被提出来，然后，我们也第一次听到它被神圣化。因此，上帝并不希望通过他的作为，而是通过他的安息（没有黄昏，因为它不是受造物）来使这一天神圣化；这样，在上帝的话语中以一种方式被认识，而在其本身中又以另一种方式被认识，它就应该有双重的认识，即白天和黄昏。关于“七”这个数字的完美性，我还可以说得更多，但这本书已经太长了，而且我怕我似乎抓住了一个机会，把我那点零星的科学知识说得更幼稚，而不是更有益处。因此，我必须有节制、有尊严地发言，以免因为过于关注“数字”而被指责忘记了“重量”和“度量衡”。这里我只想讲，3 是第一个奇数，4 是第一个偶数，而 7 就是由这两个数组成的。因此，“七”常常被用来表示所有的数字，如：“一个正义的人跌倒七次，又爬起来。

“也就是说，让他永远不要跌倒那么多次，他就不会灭亡（这不是指罪，而是指导致卑微的苦难）。同样，“我一天要赞美你七次”，在其他地方是这样表达的：“我要时时刻刻为耶和华祝福”。这样的例子在神的权威中还有很多，如我所说，数字“七”通常用来表示整体或任何事物的完整性。

上帝的安息，他的子民在他里面找到的安息。

因为安息是在整体中，即在完美的完整性中，而在部分中则是劳动。因此，只要我们知道的是部分，我们会劳累；“但当那完全的来临时，那部分的就必除去”。我们甚至在辛苦地探究圣经本身。然而，当我们在这艰辛的世上客旅中叹息时，神圣的天使们，他们的社会和集会，就像他们已经住在他们永恒的家中一样，他们也享受着完美的知识便利和幸福的安息。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帮助我们，因为他们的精神活动纯粹而自由，不费吹灰之力。



---

---

---

## 第三十二章.

### 关于他们认为天使先于世界被造的观点

如果有人反对我们的观点，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句话所指的不是神圣的天使；如果他假定或教导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句话所指的是某种物质的光，而天使不仅是在分水的穹苍被命名为“天”之前被创造的，而且是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所指的时间之前被创造的；如果他说“起初”这个短语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被创造（因为天使被创造了），而是说上帝用他的智慧或话语创造了万物，这在圣经中被称为“起初”，正如他（耶稣基督）自己在福音书中回答犹太人，当他们问他是谁时，他说他是起初；我不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主要是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颂扬三位一体给了我 strongest 的满足感。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意思是父在子的里面创造了天地（正如诗篇中所说的“耶和华啊，你的作为何等繁多！你创造了他们一切”），稍后又恰当地提到了圣灵。

因为，当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最初创造了什么样的大地，或者上帝





关于天使的两个不同的群体，用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名称来表示并无不妥。

某些天使犯了罪，被打入这个世界的最底层，在那里被关押，直到审判日的最后审判，使徒彼得非常明确地宣布：“上帝没有放过犯罪的天使，而是把他们打入地狱，交在黑暗的锁链里，等候审判”。那么，谁能怀疑上帝在预知或行动中将这些天使与其余的天使区分开来了呢？又有谁会质疑其余的人被称为“光明”？因为就连我们这些还凭着信心活着，只抱着希望，还没有享受到与他们（圣洁天使）平等的人（基督徒），也已经被使徒称为“光了”：“你们从前是黑暗，如今在主里是光明了”。

那些理解或相信他们（邪恶天使）比不信的（凡）人更坏的人很清楚，他们（魔鬼）被称为“黑暗”。因此，在创世记的这些经文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把光从黑暗中分开”，虽然光和黑暗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但就我们而言，我们理解的是这两类天使——一个在享受上帝，另一个在骄傲自满；一个（圣洁天使的这一类）说：“他（上帝）的众天使，你们要赞美他（上帝）。”另一个（邪恶天使的这一类）的王（撒旦）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一个燃烧着对上帝圣洁的爱，另一个散发着自我膨胀的不洁欲望。正如经上所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住在天上的天堂，

另一个被抛下，在空中的低处肆虐；一个在虔诚的光辉中宁静，另一个在阴暗的欲望中暴躁；一个在上帝的喜悦中温柔地帮助、公正地（针对罪恶）复仇，另一个则因自己的骄傲而沸腾，充满了征服和伤害的欲望；一个是上帝的善良的使者，尽其最大的善意，另一个则被上帝的力量所控制，不能做它想做的伤害；前者（圣洁天使）在后者（被迫地）不情愿地、不得不行善时嘲笑后者（邪恶天使），后者在前者聚集敬拜者时嫉妒前者。因此，这两个天使群体彼此不同、背道而驰，一个天性善良、意志正直，另一个天性（在被造时本是）善良、意志堕落，正如它们在其他更明确的圣书经文中所展示的那样，我认为它们在《创世记》中也是以光明和黑暗之名被提及的；即使作者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我们对晦涩语言的讨论并没有浪费时间；因为，尽管我们无法发现他的意思，但我们坚持了信仰的准则，这一点信徒们已经从其他具有同等权威的经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为，虽然这里所说的是上帝的物质工程，但它们肯定与精神工程有相似之处，所以保罗可以说：“你们都是光明的子孙，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另一方面，如果《创世记》的作者在字里行间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论：属上帝的人是如此具有卓越的神性智慧，或者说，上帝的灵借着祂（摩西）记录了上帝在六日完成的作为，可以认为他没有遗漏所有关于天使的记载，无论他把天使包括在“起初”这几个字里，是因为祂（上帝）首先创造了他们，还是（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因为祂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话语（道）中创造了



或者是指众多坏天使，或者是指人的万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就不是指天使何时被造，而是指他们何时被分开。虽然不乏愚蠢和邪恶的人否认水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没有一处写着“上帝说，要有水”。同样愚蠢的是，他们还可以说地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写着“上帝说，让地存在”。——但他们说，经上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的，这里指的是水，因为两者都包含在一个词中。因为“海是他的”，正如诗篇所说，“他造了海，他的手造了旱地”。但那些想用天空之上的水来理解天使的人，却对元素的比重感到困难，他们担心水由于其流动性和重量，无法被放置在世界的上部。因此，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造人，他们就不会在人的脑袋里放任何潮湿的湿气，或者希腊人所说的“痰”，而痰在我们身体的各种元素中扮演着水的角色。但是，在上帝的杰作中，头部是痰的所在地，而且肯定是最合适的地方；然而，根据他们的推测，这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且从同样的记录中得知上帝在人身体的最上部放置了湿冷的湿气，因而是沉重的湿气，这些世界权衡者就会拒绝相信。如果他们面对的是圣经的权威，他们会坚持认为这些话一定另有含义。但是，如果我们要调查和发现这本神圣的书中所记载的关于创造世界的所有细节，我们就会有很多话要说，而且会大大偏离这部著作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我们已经对这两个不同的、相反的天使群体作了必要的说明，而在这两个群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人类群体的起





创造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和欲望不同，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有些天使坚定不移地追求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即上帝本身，以及他的永恒、真理和爱；另一些天使则迷恋于自己的力量，好像他们可以成为自己的利益，他们从那更高更美好的、所有人共同的利益中迷失了，他们用永恒的崇高尊严换成了骄傲的膨胀，用最可靠的真实换成了虚荣的狡猾，用爱的结合换成了派别的纷争，他们（邪恶天使）变得骄傲、欺骗、嫉妒。因此，善良的天使与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信奉上帝。因此，其他人（邪恶天使与邪恶之人）的苦难的原因就在于相反。

如果问前者为什么有福，正确的回答是，因为他们信奉上帝；如果问后者为什么悲惨，正确的回答是，因为他们不信奉上帝，那么，对于理性或智力的受造物来说，除了上帝就没有其他的善了。

因此，虽然不是每一种生物都能得到祝福（因为野兽、树木、石头和其他同类都没有这种得到祝福的能力），但有这种能力的生物靠着本身的力量是不会得到祝福的，因为它是无中生有的（即，是从无中所创造出来的），只有它的创造者才会祝福它。那么，不是在他人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得到祝福的（上帝）是不会痛苦的，因为他不会失去自己。

因此，我们说，除了唯一的、真实的、有福的上帝之外，没有不变的善；他（上帝）所造之物（天使与人）确实是善的，因为它



们来自他，但又是可变的，因为它们是从无到有而被造的。因此，虽然它们不是至善，因为上帝是更大的善，但这些可变之物能够依附于永恒不变的善，因而受到祝福，它们是非常善的；因为上帝完全是它们的善，没有上帝，它们只能是可怜的。

但宇宙中的（天使与人之外的）其他被造物也不会（比天使与人）更好、仅因为它们不会悲惨。因为没有人会说身体的其他部分比眼睛优越、仅因为它们不会失明。然而，有知觉的天性（动物）即使在感到痛苦的时候，也比没有知觉的石性（石头）优越；同样，有理性的天性（人）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比没有理性和感觉的天性（动物）优越，即使后者不会经历痛苦。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个被创造得如此优秀的天性（天使与人）中，虽然它本身是易变的，但它可以通过依附于永恒不变的善，即至高无上的上帝，来确保自己的幸福；既然它（天使与人）除非得到完美的祝福，否则就不会满足，而且除非在上帝那里才能得到祝福，——那么我说，在这个天性中，不依附于上帝，显然是一种过错。现在，每一种过失都会伤害天性，因而也就违背了天性。因此，附上帝的受造物（善良的天使与人）不同于背离上帝的受造物（邪恶的天使与人）。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过错，（天使与人在受造时的）天性本身被证明是（相对于其他没有生命的被造物而言）非常高尚和令人钦佩的。这种天性固然值得称赞，但其过错（即背离上帝）却理应



## 第二章

没有与神性相反的实体，因为非实体似乎是与至高无上、永远存在的神完全相反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叛教的天使（魔鬼、邪恶天使）时，这足以防止任何人假定他们可能有另一种性质，就像从某种不同的起源而来，而不是从上帝而来。我们越是清楚地理解上帝差遣摩西到以色列子民那里时天使所说的话（“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就越容易摆脱这种错误的极大不敬：因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也就是说，是至高、终极的存在，因此是不可改变的，他所创造的万物是他所赋予的，但不是至高无上地像他自己一样。他赋予一些事物以更丰富的存在，赋予另一些事物以更有限的存在，并以此将生命的性质分等级。正如“sapere”一词产生了“sapientia”一词，“esse”一词也产生了“essentia”一词——这确实是一个新词，古拉丁文作者没有使用过，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被自然化了，这样我们的语言就不需要与希腊文“οὐκία”相对应的词了。因为，essentia 一字不差地表达了这一点。

因此，对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来说，除了非本质与上帝相反之外，没有任何本质是相反的。

上帝创造了（本来）不存在的一切。因此他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因为他们与神为敌，不是因为他们有伤害神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有反对神的意愿。因为上帝是不可改变的，完全不会受到伤害。

因此，使那些被称为上帝之敌的人反抗上帝的罪恶，不是对上帝的罪恶，而是对他们自己的罪恶。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败坏了他们（被造时）本性中的善。因此，违背上帝的不是（他们被造时的）本性，而是（他们的）罪恶。因为恶与善是相悖的。

谁又能否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善呢？因此，恶与上帝相悖，就像恶与善相悖一样。此外，它所玷污的（他们自己的）本性是一种善，因此它也与这种善背道而驰。但是，虽然它只是作为恶与善相悖而与上帝相悖，但它作为恶和作为伤害——却与它所玷污的（他们自己的）本性相悖。

因为对上帝来说，没有恶是有害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本性是可变的、可败坏的，尽管根据恶习本身的证明，它们（即本性）原本是好的。

如果（他们自己的）本性不是好的，恶习就不会伤害它们。因为除了剥夺他们的正直、美丽、福利、美德，以及总之，任何恶习而惯于减少或破坏的自然之善，——恶习还能伤害他们吗？

但是，如果没有好处可剥夺，就不会有伤害，因此也就不会有罪恶。因为不可能有无害的恶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虽然恶习不能伤害不变的善（即上帝），但它只能伤害善，因为它（罪恶）不存在于不伤害善的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恶不可能存在于最高的善之中，也不可能只存在于某种善之中。

因此，纯善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存在的；纯恶的东西是永远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是那些被恶的意志所玷污的（善的）本性，只要它们被玷污了，它们就是恶的；但即使是天性中的恶行，它们的天性（即，作恶者被造时本来的天性）也是善的。当然，一切正义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对于自愿的恶习，由于习惯的力量和长期的延续，已经成为第二本性，起源于意志。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天性（第二本性）中的恶习，而天性（第二本性）中的恶习是有思想能力的，它能辨别正义与非正义。

【他们反抗的意愿，而不是伤害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敌人，因为上帝是不可改变的，是完全不可朽坏的：因此，使他们反抗上帝的恶习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伤害，而不是（对于）上帝的伤害：只是因为它败坏了他们善良的本性。不是他们（被造时）的本性，而是他们的恶习与上帝背道而驰：恶只是与善背道而驰。

谁否认上帝是至善，那么罪恶就与上帝背道而驰，就像邪恶与善良背道而驰一样。它所败坏的本性也是善的，因此与它相对立：因为邪恶不能伤害上帝，只有不朽坏的天性才能伤害上帝，因为如果天性不是好的，邪恶就不能伤害它们，因为邪恶伤害它们只会破坏它们的完整性、光泽、美德、安全，以及邪恶所能破坏或根除的一切美好的天性； 如果不在其中，恶习就不会夺走它，因此也就不会伤害它，因为它不可能既是恶习，又不会伤害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虽然恶习不能伤害不变的善，但它只能伤害善：因此，我们可以说，恶行不可能存在于最高的善之中，也不可能只存在于某种善之中。因此，善可以是唯一的，恶不能是唯一的：因为恶的意志所败坏的（受造物自己在受造时的）本性，虽然被污染了，但既然是本性，就是善的。当邪恶的本性受到惩罚时，除了本性之外，还有善，它不会不受惩罚，因为这是公正的『与此相比，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中的论证则表明，逃避惩罚比遭受惩罚更糟糕，最大的罪恶就是做错事却不受惩罚。』，而公正的东西就是毋庸置疑的善，没有人会因为本性的过错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意志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恶之习惯中养成的看似自然的恶习，最初都是由意志的堕落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本性的恶习，在这种（第二）本性中，灵魂（仍然）具有智慧的光辉，我们据此来辨别公正与不公正。】

=====

=====



#### 第四章.

无理性和无（道德）生命的生物的本性，它们的种类和秩序并不破坏宇宙的美。

但是，谴责野兽和树木，以及其他没有智慧、感觉或生命的凡物和易变之物的缺点是荒谬的，即使这些缺点会毁掉它们可腐朽的本性；因为这些生物按照造物主的意愿获得了一种存在，通过消亡和让位于其他生物，使它们能够获得最低级的美，即四季之美，而四季之美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尘世的事物既不能与天上的事物相提并论，也不能在宇宙中被完全忽略。

因此，在这些事物适合的情况下，一些事物会消亡，以便为在它们的位置上诞生的其他事物让路，较弱的事物会屈服于较强的事



物，而被战胜的事物会转变为那些拥有主宰权的事物的品质，这就是短暂事物的既定秩序。

在这一秩序中，美并没有打动我们，因为我们凡人的弱点使我们被其中的一部分所牵绊，以至于我们无法感知整体，而在整体中，这些冒犯我们的片段与最精确的适宜性和美相协调。

因此，当我们不能很好地感知造物主的智慧时，我们就应该相信它（造物主的智慧），以免因为人类的虚荣心而妄想对如此伟大的工匠（上帝）的作品找出任何瑕疵。

同时，如果我们细心地考虑一下世间的这些缺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缺点都是有道理的。

在这些既非自愿（即，这并非是故意背离上帝者所作的、具体的、罪恶之事）也非惩罚（即，这也并非是上帝对于具体的罪恶的正义惩罚之事）的事情（即，自然界中的一些『看似』自然的生生不息的事情）中，——它们似乎说明了（受造物）天性本身的优越性，而这些天性都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正是这种天性中令我们愉悦的东西，让我们不乐意看到它被过失所消除，除非连天性本身也让人不悦，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天性对人造成伤害时，人们就不是根据它们的天性，而是根据它们的效用来评价它们了；就像那些成群结队的动物祸害了埃及人的骄傲一样。

但是，在这种估算（对于价值的评断）方式中，他们可能会发现太阳本身的错误；因为某些罪犯或债务人被法官判处在太阳下暴晒。因此，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或不适，而是为了它们自己的本性，生物们（受造物们）在颂扬它们的造物主。因此，即使是永恒之火的性质，虽然对被定罪的罪人来说是一种惩罚，但也确实值得赞美。有什么比火焰更美丽、更炽热、更闪耀呢？还有什么比火更有用，它可以取暖、修复、烹饪，尽管没有什么比火的燃烧和吞噬更具破坏性？同样的东西，如果以一种方式使用，就会造成破坏，但如果适当地使用，就会带来最大的益处。谁又能用语言来描述它在全世界的用途呢？因此，我们绝不能听信那些赞美火光却指责火热的人，他们不是根据火的性质，而是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不适来判断火的好坏。因为他们只想看，不想被灼伤。但是，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让他们感到愉悦的光，却与弱小的眼睛格格不入，并伤害了它们；而在这种让他们感到不适的热量中，一些动物却找到了健康生活的最合适的条件。

=====

=====

=====

=====

=====

=====

---

---

---

---

## 第五章

在所有的（受造物的）本性中，无论何种种类和等级，上帝都是荣耀的。

那么，所有的（受造物的）本性，只要它们存在，并因此具有自己的等级和种类，以及一种内在的和谐，当然都是好的。当它们处于其本性的秩序所分配给它们的位置上时，它们就保持了它们所（被）接受的存在。而那些没有获得永恒存在的事物，则会或好或坏地发生变化，以适应造物主的法则使它们服从的那些事物的需要和运动；以及，因此，它们在神的旨意中趋向于宇宙治理总计划中所包含的目的。

因此，虽然短暂和易腐之物的腐朽会使它们彻底毁灭，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产生原本设计好的结果。既然如此，上帝，这位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这位创造了一切非至高无上存在者的存在者（因为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无法与上帝相提并论，事实上，如果不是上帝创造了它们，它们根本不可能存在），——就不应该因为



这种恶习，除了骄傲，还能叫什么呢？因为“骄傲是罪恶的开端”。因此，他们不愿意依附、顺服于上帝；——虽然依附上帝是他们享有更强大存在的条件，但是他们却宁愿自己比上帝更强大、从而削弱上帝的力量（尽管这根本不可能）。

这是他们天性（不是受造时的天性，而是由于其意愿而导致的第二本性）的第一个缺陷、第一个贫乏和第一个匮乏，——他们（受造时）的天性被创造出来，其实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是在享受至高无上的存在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抛弃了上帝，他们的天性就会变成，其实并不是没有天性，而是一种不那么充分存在的天性，因此是可悲的。

-----

如果进一步问，他们的邪恶意志的有效原因是什么？因为使意志变坏的是意志本身，而使行为变坏的是行为本身。因此，坏意志是坏行为的原因，但没有任何东西是坏意志的有效原因。因为如果任何东西是原因，那么这个东西要么有意志，要么没有意志。如果有，意志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如果是好的，谁会自以为是地说一个好的意志使意志变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善意就是罪的原因；这是一种最荒谬的假设。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假设的东西有一个坏的意志，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它变成这样的；为了不让我们永远这样下去，我马上问，是什么让第一个邪恶的意志

变成坏的？

因为这不是第一个本身被邪恶的意志所腐化的东西，而是第一个没有其他意志（的原因）而变得邪恶的东西。——因为如果在它之前有使它变得邪恶的意志，那么使其他意志变得邪恶的（那个）意志就是第一个。

但如果有人回答说：“没有任何东西使它变得邪恶，它一直都是邪恶的”。

但是，（我对此的反驳是），如果不是（被造时的天性为善的），那么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它（即，被造时就是恶的天性）确实存在于某种自然界中，那么它就削弱了自然界，败坏了自然界，伤害了自然界，从而剥夺了自然界的善。

因此，邪恶的意志不可能存在于邪恶的本性（受造之天性）中，而是存在于一种既善良又易变的本性中，这种邪恶的意志会伤害这种本性。因为如果它（邪恶的意志）没有伤害，它就不是恶；因此，它所在的意志就不能被称为恶。但如果它造成了伤害，它就是通过夺走或减少善而造成的。

因此，不可能像有人说的那样：——“从古至今就有一种（来自永恒的）邪恶的意志，而在这种事物中，以前曾有过一种自然的

善，邪恶的意志能够通过败坏它来减少这种善”。

那么，如果它（邪恶）不是来自永恒，那么我要问，是谁创造了它呢？唯一可以回答的是，某种本身没有意志的东西使意志变成了邪恶。那么，我要问的是，这个东西是优于、劣于还是等同于它（即，变成了邪恶的意志）呢？如果是优越的，那么它（导致邪恶意志的因素）就是更好的。那么，它（这个因素）怎么会没有意志、而不是善良的意志呢？如果它（这个因素）是（与邪恶意志）平等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只要两个东西同样具有善的意志，一个就不可能在另一个身上产生恶的意志。那么，还有一种假设，即败坏了最初犯罪的天使本性的意志的东西，本身是一种没有意志的低等事物。但是，无论是最低级和最世俗的东西，其本身肯定是好的，因为它（作为受造物）是一种本性和存在，在其本身的种类和秩序中具有自己的形式和等级。那么，善怎么会成为恶的有效原因呢？我说，善怎么会是恶的原因呢？因为当意志放弃高于自身的东西而转向低级的东西时，它就会变得邪恶，不是因为它所转向的东西（作为受造物本身）是邪恶的，而是因为“转向”本身就是邪恶的。

因此，不是低等的东西使意志变得邪恶，而是意志本身因为邪恶地、过分地渴望低等的东西而变得邪恶。

如果两个人，在身体和道德上都是一样的，看到同样的肉体之美，

其中一个人被这美景激起了对不正当享受的欲望，而另一个人却坚定地保持着对自己意志的适度克制，我们认为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的邪恶意志呢？是什么让一个人产生了恶念？不是身体的美，因为身体的美同样呈现在两个人的眼前，但并没有在两个人身上产生邪恶的意志。是一个人的肉体让他产生了欲望吗？为什么另一个人的肉体不会呢？还是因为性情？为什么不是两个人的性情呢？因为我们假设两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具有相同的气质。那么，我们是否必须说，一个人是受到了邪灵的暗中引诱？好像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才同意这种暗示和任何引诱似的！

那么，他（那个产生了邪恶欲望的人）的这种同意，他向邪恶的诱惑力所表现出的这种邪恶的意志——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两个人都受到同样的诱惑，一个人屈服于诱惑，而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那么，除了一个人愿意、另一个人不愿意脱离贞洁之外，我们还能对这件事做出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至少在我们假设的这种情况下，在性情相同的情况下，除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同样的美在两人眼中同样明显；同样的秘密诱惑在两人身上同样



强烈。因此，无论我们如何仔细研究这件事，我们都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使一个人的意志变得邪恶（而不是使另一个人的意志变得邪恶）。

如果我们说是这个人自己使他的意志变得邪恶，那么在他的意志变得邪恶之前，这个人本身又是什么呢，不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善良本性吗，不就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不可改变的善吗？这里有两个个人，在受试探之前，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一样的，其中一个人屈服于劝说他的试探者（撒旦），而另一个人却无法被劝说去渴望那可爱的身体，而那身体在两个人的眼前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成功受诱惑的人，在他的意志变坏之前，他肯定是善良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的意志是一种天性（即，他的意志来自于邪恶的、出于亘古的永恒天性），还是因为他的意志是无中生有（即，从无中产生出来）？我们会发现是后者。因为如果（那人在被造时的）本性是恶的意志的原因，那么我们除了说恶源于善，或者说善是恶的原因之外，还能说什么呢？那么，本性虽然是善的，但也是可变的，怎么会产生恶，也就是说，怎么会使意志本身变得邪恶呢？

如果我们把他（被造时）的本性当作他的恶欲的作用者，那么我们除了肯定善是恶的有效原因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本性（尽管它是可变的）在它有恶毒的意志之前，怎么会做恶毒的事，



现在，试图发现这些缺陷的原因——如我所说，不是有效的原因，而是有缺陷的原因——就好像有人试图看到黑暗或听到寂静一样。

然而，这两样东西（黑暗与寂静）我们都知道，前者只通过眼睛，后者只通过耳朵；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性，而是因为它们缺乏存在性。

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想从我这里知道——我所知道的我所不知道的东西；——除非他也许想学会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而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无法知道的。

如果我们的表述可以被允许和理解的话，那么，那些不是因其实际存在而被认识，而是因其缺乏实际存在而被认识的事物，是通过不认识它们而被认识的，以便通过认识它们而使它们不被认识。

因为当视力观察冲击（可被）感官（感知）的物体时，除了开始看不到的地方，它看不到任何黑暗之处。因此，除了耳朵之外，没有其他感官可以感知到寂静，但寂静却只能通过“听不见”来感知。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是通过理解来感知可理解的形式；但当它们有缺陷时，它又通过“不理解”来认识它们；因为“谁能理解缺陷呢？”【即，对于邪恶的意志的原因，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缺陷，因此它是不可理解的；而我们正是通过“不理解”它，来



就做了坏事（因为它们的工作除了虚荣还有什么？）——我还知道，如果意志不愿意作恶，它就不可能作恶；因此，它（意志）的失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为它（的作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愿的。

因为它（意志）的缺陷不是针对邪恶的东西，而是本身就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不是针对自然和本身就是邪恶的东西，而是意志的缺陷是邪恶的，因为它违背了自然的秩序，是为了较少的东西而放弃具有最高存在性的东西。

因为贪婪并不是金子固有的缺点，而是——过分热爱金子而损害了正义的人的——缺点，而正义应该远比金子更受到无比崇高的重视。

奢侈也不是可爱迷人之物的过错，而是——过分热爱感官享乐的心——过错；它忽视了节制，而节制则使我们专注于精神上更可爱、因廉洁而更美好的东西（品性、品格、对象、事物）。

夸夸其谈也不是人类赞美的过错，而是灵魂过分喜欢人类的掌声，轻视良知的声音。

傲慢也不是权力下放者的过错，也不是权力本身的过错，而是灵魂过分迷恋自己的权力，因而轻视更高权力的更公正的统治。



为恶，无非是背离了上帝，而这种背离的原因当然也是不充分的（即有缺陷的）。

至于善意，如果我们说它（善意）没有有效的原因【这样说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不要说：——善意天使的“善意”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与上帝同样地永恒的（即，我们应当说：——善良天使的善意，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善，而不是来自于天使自己）。

因为如果他们（善良天使）本身是被创造的，我们怎么能说他们的善意是永恒的（即，独立于上帝的）呢？但如果（善良天使）是被创造的，那么它（善良天使的善意）是与他们（善良天使）自己一起被创造的，还是在他们（善良天使）还没有被创造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过一段时间呢？

如果（善良天使的善意）是和他们（善良天使）自己一起被创造的，那么毫无疑问，它（善意）是由创造他们的神创造的，他们（善良天使）一被创造出来，就带着神在他们身上创造的爱，将自己与创造他们的神联系在一起。

他们（善良天使）之所以与其他天使（邪恶天使）分离，是因为他们继续保持着这同样的善意；而其他天使（邪恶天使）则因为脱离了这善意，而堕落到了另一种“善意”，也就是邪恶的“善

意”（即，邪恶天使们——自高、自傲、喜爱自己胜过敬拜上帝）；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如果他们（邪恶天使）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是不会脱离善意的。

但是，如果善良的天使们在没有善意的情况下存在过一段时间，并且在没有上帝干预的情况下自己产生了善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自己创造的（这“善意”）比上帝创造的更好。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若没有善意，他们（善良天使）又何尝不是邪恶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善良天使）不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没有邪恶的意志，也没有善良的意志（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他们还没有开始享受的东西上堕落），那么，他们肯定就不一样了，不那么善良了；就像他们有了善良的意志一样。

或者说，如果他们（善良天使）不能把自己变得比那位在工作上无人能超越的主所创造的更好，那么，如果没有他（上帝）的帮助，他们（善良天使）当然就不可能拥有使他们变得更好的善意。

虽然他们（善良天使）的善意使他们没有转向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存在是更加谦卑的），而是转向了至高无上的主，而且，由于与主的结合，他们自己的存在也得到了扩展，他们通过主对他们的沟通过上了智慧和有福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位（上帝）



从虚无中创造了他们（天使）的本性，并使他们能够享受他（上帝），首先激发他们（天使）对他（上帝）的渴望，然后用他自己充满了他们的本性，从而使他们的本性变得更好，那么，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此外，这一点也必须加以探究，那就是，那些未堕落的天使，他们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意志的？如果没有（维护），那就不是他们做的。如果有意志，那么意志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坏的，那么坏的意志怎么会产生好的意志呢？如果是好的，那么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意愿。

是谁创造了他们本来就有的这种意志，是上帝创造了他们，使他们具有善良的意志，还是上帝创造了他们，使他们具有贞洁的爱，使他们与上帝结合，在同一行为中创造了他们的天性，并赋予天性以恩典？

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神圣的天使从来都不是没有善意或上帝之爱的。但是，天使虽然被造为善，现在却变成了恶，这是由他们自己的意愿造成的。

他们的善性并没有使他们的意志变得邪恶，除非他们自愿背离善性；因为善性不是邪恶的原因，而背离善性才是。

因此，这些（邪恶）天使所得到的神爱的恩典，要么比那些坚守神爱的天使少；要么，如果两者被造的时候都一样好，那么，当一个天使因其邪恶的意志而堕落时，其他天使却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达到了他们确信永远不会堕落的福分，正如我们在上一卷书中已经说明的那样。

因此，我们必须以对造物主的赞美承认，不仅圣洁的人，而且圣洁的天使，都可以说“上帝的爱藉着赐给他们的圣灵流淌在他们心里”。而且，不仅人是这样，天使也主要是这样，正如经上所说：“亲近上帝是好的”。

那些有这种共同益处的人，与他们所亲近的神，以及彼此间，都有神圣的关系，并组成神的一座城（上帝之城）——他的活祭，他的活殿。

我想，既然我现在已经谈到了这座城（上帝之城）在天使中的兴起，那么现在就该说说它的起源了，它（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将在以后与不朽的天使结合，而现在，它正从凡人中被聚集起来，或者寄居在地上（基督徒是在地上作寄居、作客旅的），或者，在那些已经经历了死亡的人（基督徒）身上，正安息在秘密的容器里和非肉身的灵的居所中。

因为从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开始，产生了整个人类。根据《圣经》



因为有些人对人类看法就像他们对世界本身的看法一样，认为人类一直存在。因此，阿普列乌斯在描述我们的（人类）种族时说：“就个体而言，他们是必死的，但就集体而言，作为一个种族（人类），他们是不朽的”。

当有人问他们，如果人类一直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历史会记录了谁谁谁是发明家，谁谁谁发明了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东西，谁谁谁最先建立了通识教育和其他艺术、等等，谁谁谁最先居住在这个或那个地区，这个或那个岛屿，等等？（即，这些说明了，人类的历史是有开端的，而不是一直亘古以来就存在的。）————他们回答说：“即使不是所有的土地，也是大多数土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火灾和洪水而荒芜，人的数量大为减少，然后，人口又恢复到以前的数量，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开端，虽然那些因严重破坏而中断和受到抑制的事物只是重新出现，但它们似乎是那时产生（发明）的；但是，人类不可能有生产（发明），只能从人类那里获得”。

但他们说的是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他们所知道的。

他们还被那些自称记载了数千年历史的虚假文献所欺骗，尽管根据圣书的记载，我们发现至今还没有过 6000 年。

【奥古斯丁在这里沿用了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年表，尤西

比乌斯认为从创世纪到罗马被哥特人攻占共有 5611 年；他采用了七十士译本的族长时代版本。】

我（奥古斯丁）只想引用亚历山大大帝写给他母亲奥林匹亚斯的一封信，信中向她讲述了他从一位埃及祭司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从埃及的神圣档案中摘录了这些消息，信中提到了希腊历史学家也提到过的一些王国。在亚历山大的这封信中，亚述王国的历史长达 5000 多年；【但是实际上】而在希腊历史中，从贝尔本人在位算起（时间跨度）只有 1300 年，希腊人和埃及人都认为贝尔是亚述的第一个国王。然后，这位埃及人把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的帝国算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共 8000 多年；【但是实际上】而希腊人把马其顿人的帝国算到了亚历山大死后的（时间跨度为）485 年，把波斯人的帝国算到了亚历山大征服结束后的（时间跨度为）233 年。因此，这些年数比埃及人的年数要少得多；事实上，即使乘以三倍，【真实的】希腊人的年表仍然会更短（因为据说，埃及人以前一年只计算四个月，所以按照他们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更全面、更真实的计算方法，一年将包括他们过去的三个年）。

但正如我所说的，希腊历史与埃及历史在年代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希腊历史）必须得到更大的信任，因为它并没有超出我们真正神圣的文献（圣经）对世界持续时间的真实描述。此外，如果亚历山大的这封著名的信在纪年方面与可信的记载大相径庭，

那么我们就更不能相信这些（埃及）文献了，因为这些（埃及）文献虽然充满了虚构和光怪陆离的古迹（历史），但却极力反对我们众所周知的神圣书籍（圣经）的权威性，而这些（圣经书籍的）权威性是在这些（埃及）文献之前（的更早的历史时间）。

这也证明，它（圣经）通过对未来事件的预言，真实地叙述了过去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是如此准确地发生了！

【如果亚历山大的这封书信如此著名，却与最有可能的（希腊历史）说法相差如此之远，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相信他们（埃及）那些神话般的古迹（历史）了，这些古迹（历史）充满了谎言，与我们的神书（圣经）背道而驰，而我们的神书（圣经）曾预言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并将会）相信它（圣经），全世界的人也都这样做了：——它们（圣经书籍）通过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发生，证明它们所写的过去的事情是真实的。】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有些人认为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无数个世界的解体和生成，或者是这个世界在若干年后的解体和生成。

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认为世界是永恒的，却认为它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个世界，或者只有一个世界，在若干年后周而复始地解体和再生。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及其弟子伊壁鸠鲁（Epicurus）持前一种观点（关于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永恒）；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持后一种观点（关于世界与人类历史的周而复始），他认为“神”通过不断更新世界来“自娱自乐”。】

现在，这些人必须承认，在任何人被生下来之前，他们自己就必须已经有了最初的人。因为他们不可能认为，整个世界都毁灭了，还会有人留下来，就像他们可能会认为，在那些焚烧和淹没中，还留下了一些人来修复人类：——但是，既然他们认为世界是从它自己的废墟中被重新改造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必须相信，人





们，就像我就世界的起源回答那些不愿意相信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一个开端的人一样。

让他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任何有界限的事物都不是漫长的，所有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与无尽的永恒相比，时间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根本算不上什么。因此，如果自从造人以来，我不说五六年，而是六十年或六十万年，或者六十倍，或者六百倍或六十万倍，或者这个总和成倍增加，直到无法再用数字来表示，那么仍然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造人？因为上帝没有造人的过去和无边无际的永恒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你想把它与多么巨大和难以计数的时代相比，只要这个时间期限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甚至不亚于你把最微小的一滴水与遍布全球的海洋相比。因为在这两者中，一个（水滴）确实非常小，另一个（海洋）则无比广阔，但两者都是有限的；但那从某个起点开始，并受某个终点限制的时间空间（跨度），不管它有多大，如果你把它与没有起点的（无限）时间相比较，我不知道该说我们应该把它（有限的时间跨度）算作最微小的东西，还是什么都不算。因为，就拿这有限的时间（跨度）来说，从它的尽头逐一减去最短暂的时刻（就像你可以从一个人的一生中逐日减去，从他现在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回到他出生的那一天），尽管在这一倒退的过程中，你必须减去的时刻之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但这一减法会在一段时间内把你带回到时间起点（回到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天）。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没有起点的时间中减去的，

我不是说一个一个短暂的瞬间，也不是说小时、天、月或年，甚至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庞大到最娴熟的算术家也无法说出其名称的年数，减去的年数就像我们假定通过瞬间的推导逐渐消耗掉的年数一样庞大，而且不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减去，而是始终减去，那么你会产生什么结果，你的推导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你永远也到不了那个不存在的起点？

因此，我们现在要求在（创世以来的）五千多年后所得到的东西，我们的（遥远）后代可能会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要求在（创世以来的）六十万年后得到，——假设（我们）这些垂死的人一代代地衰败下去，又一代代地更新，——假设（我们的）后代继续像我们自己一样软弱和无知。

在我们之前，甚至在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的时候，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前的人也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

简而言之，第一个（被造的）人自己，可能会在他被创造的第二天，或者就在他被创造的那一天，问为什么他没有被更早地创造出来。

无论他是在哪个时期被创造出来的，这场关于世界历史开端的争论都会遇到与现在完全相同的困难。



时间间隔内消亡，并重新焕发生机，从而呈现出同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现象——过去的事物和将要出现的事物相吻合——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甚至连获得智慧的不朽灵魂也不放过，让它（灵魂）在虚幻的幸福和现实的痛苦之间不停地辗转。因为，如果没有永恒的保证，要么对真相一无所知，对即将来临的苦难视而不见，要么明知苦难，却陷入痛苦和恐惧之中，这样的灵魂怎么能被称为真正的幸福呢？或者，如果它（灵魂）走向了极乐，永远离开了苦难，那么在时间的长河中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事物，而时间是不会终结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不能如此呢？人为什么不也是如此呢？因此，只要遵循“正确”的教义，我们就可以吹嘘这种循环往复理论。

安东尼说：“万物自始至终都有相似的形态，并循环往复”。

我不知道被欺骗和被蒙蔽的“圣人”们（哲学家们）发现了哪些迂回曲折的道路。

-----

有些人也在鼓吹这些使万物恢复原状的循环往复时，引用所罗门在（圣经）《传道书》中的话来支持他们的假设：“过去的是什么？”

就是将要发生的。已行的是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谁能说，看，这是新的事呢？（因为）这是在我们以前的旧事”。【但实际上】他（所罗门）（在圣经传道书中）所说的这些，要么是指他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世代的更替、太阳的运行轨道、河流的流向，要么是指各种生老病死。因为人在我们之前，与我们同在，并将在我们之后；所有生物和植物也是如此。即使是畸形和不规则的产物，虽然彼此不同，虽然有些被报道为孤例，但只要它们是奇迹和畸形的，就大致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并不是太阳底下新近出现的事物。

然而，有些人会把（圣经传道书的）这些话，（错误地）理解为，在上帝的宿命中，万物早已存在，因此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

无论如何，任何真正的（基督教）信徒都不会（错误地）认为所罗门的这些话是指那些哲学家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周而复始的、“无限循环”的）周期，——（那些哲学家们认为）在这些（无限循环的）周期中，相同的时间段和事件会重复出现。

比如说，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的学校里教书，这所学校被称为“学院”，那么，在无数个时代之前，在漫长而又确定的（无限循环重复的）时间间隔里，同样的柏拉图、同样的学校、同样的弟子都曾存在过，而且也会在无数个轮回中重复出现，——我说，我们绝不能相信这些。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过一次，从死里复活后就不再死了。”死亡不再辖制他，“复活后的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正如神圣的（圣经）诗篇作者所说，我们现在对他说：“主啊，你要保守我们，你要保护我们脱离这世代”。

而（圣经诗篇）接下来的这句话，我认为也足够恰当：“恶人在圆圈中行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要通过这些圆圈（这些哲学家所想象的）来循环往复，而是因为他们的错误学说使得他们的充满谬误的心思意念像作茧自缚一般地被困住，因而他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被困在一个死循环里面。

### 诗篇12篇

12:1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调用第八。）  
耶和華阿，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

12:2 人人向鄰舍說謊。他們說話，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12:3 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華必要剪除。

12:4 他們曾說，我們必能以舌头得勝。我們的嘴唇是我們自己的。誰能作我們的主呢？



关于人类在时间中的创造，这是由上帝创造的，并非出于（上帝的）新意或意志的改变。

如果他们（那些谬误的、充满臆想的哲学家们）被这些（无限循环、周而复始的）“圈子”缠住，既找不到入口，也找不到出口，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因为他们（哲学家们）不知道人类和我们的这种（今生）必死状态是如何起源的，也不知道它将如何终结，因为他们无法洞悉上帝深不可测的智慧。

上帝虽然自己是永恒的，没有起点，却使时间有了起点；他以前没有造过人，却在时间中造了人，这不是出于（他的）新的突然的决定，而是出于他不可改变的永恒的计划。

谁能探索出这一目的不可测度的深度，谁能仔细研究上帝在不改变意志的情况下，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人，并赋予他（人）时间上的存在，使人类从一个个体增加到另一个个体的——不可捉摸的智慧？

因为诗篇的作者自己，当他首先说：“耶和华啊，你要保守我们，你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世代，直到永远”，然后斥责那些愚昧和不虔诚的（恶人的）教义没有为（人的）灵魂保留永恒的解脱和祝福时，——他（诗篇作者）立即补充说：“恶人在圈子里行走”（“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为了维护上帝永恒的统治权，我们是否必须假定他一直有受造之物可以统治，以及如何认为受造之物（包括天使）一直是被创造的，而不是与上帝同在的（即，天使不是与上帝同为永恒、来自亘古永恒）。

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敢说“主神（上帝）曾有过不做主的时候”，而我也应该怀疑——天使在时间之前并不存在，而是在时间中首次被创造出来的。（即，在创世的时候，当世界、受造物被造的时候，也是时间本身被造、开始的时候。）

但是，当我考虑到，如果不是一直有某种生物存在，上帝会是什么的主宰时，我就不敢妄下断言了，因为我还记得自己的渺小，经上写道：“有什么人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因为凡人的意念是怯懦的，我们的计谋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败坏的身体压迫灵魂，尘世的帐幕拖累思虑万事的心。——在这尘世的帐幕中，我当然会思索许多事情，因为在许多事情中，或在许多事情之外，我找不到一件真实的事情。

如果说，在这些众多的想法中，我说，一直都有受造物让他（上帝）做主，而他（上帝）也一直都是主，但这些受造物并不总是相同的，而是彼此继承（因为我们似乎并没有说，有任何受造物与造物主是共存的、同样地永恒的）、——我必须小心谨慎，以

免陷入荒谬而无知的错误，即认为：——（这些彼此继承的）凡人生物一直（永恒地）存在于这些继承和变化之中，而不朽的（造物）生物（天使）直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使）被创造的那一天才开始存在；——如果至少是指天使的话。

天使是由最初的光创造的，或者说，是由“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那个时间创造的。天使至少在被造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我们说他们一直存在，我们就似乎把他们与造物主合二为一了。

同样，如果我说天使不是在时间中被创造的，而是在所有时间之前就存在的，因为上帝是永远的主宰，他对天使行使主权，——那么我就会被问到，如果天使是在所有时间之前就被创造的，那么作为被造物，它们（天使）是否可能（从亘古就）永远存在？

也许有人会回答说，——既然亘古存在的东西可以非常恰当地被称为“永远”，为什么（天使）不能永远存在呢？现在，这些天使确实一直存在，甚至在有时间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创造了；如果至少时间是从天体开始的，而天使在天体之前就存在的话。——如果时间在天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以小时、日、月和年为标志，因为这些通常被恰当地称为时间的时间尺度，显然是随着天体的运动而开始的，所以上帝在指定它们（天体）时说：“让它们（天体）成为征兆（记号）、节令、日、年”；——如果，我说：“时间在这些天体之前就已经存在”、我说，如果时间是通

过某种不断变化的运动先于天体而存在的，而天体的各个部分又是彼此相继的，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天使中也存在着某种这样的运动，从而导致了时间的存在，而且他们（天使）从被造之初就应该受到这些时间变化的影响，那么他们（天使）在所有的时间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时间是随着他们的存在而产生的。————谁能说从有时间的的时候就存在着的東西不是一直存在的呢？

但是，如果我这样回答，就会有人对我说：“如果造物主和它们（天使）一直存在，那么它们（天使）怎么不是与造物主共存呢？如果我们要理解它们一直存在，那它们又怎么能说是被创造的呢？”——我们该如何回答呢？——是说它们（天使）一直都在，因为它们一直都在，还是说时间与它们一起被创造，因而它们也是被创造的？————同样，我们也不会否认时间本身是被创造的，尽管没有人怀疑时间是自古不变的；因为如果时间不是自古不变的，那么就曾有过的没有时间的时代。——但是，再愚蠢的人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断言。——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曾几何时，罗马还不存在；曾几何时，耶路撒冷还不存在；曾几何时，亚伯拉罕还不存在；曾几何时，人类还不存在，等等。————我们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世界并不存在。但这就像说，在没有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个人，或者在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有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我们指的不是同一个对象，就可以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这个人没有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说，

在这个时间不存在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时间；——但最简单的人也不能说，在没有时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那么，正如我们说时间是被创造的，虽然我们也说时间一直都在，因为在所有的时间里，时间一直都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天使一直都在，那么他们就不是被创造的。——我们说他们（天使）一直存在，是因为他们一直存在于时间之中；我们说他们一直存在于时间之中，是因为时间本身不可能没有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生物的运动变化是可以连续的，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因此，即使它们（天使）一直存在（于时间中），它们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即使它们一直存在，——它们也不是与造物主共存的。——因为造物主一直存在于不变的永恒之中；而它们（天使）是被创造出来的，之所以说它们一直存在，是因为它们一直存在于时间之中；没有造物主，时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时间因其多变而消逝，不可能与不变的永恒同在。因此，——虽然天使的不朽，不会在时间中流逝，不会成为过去，就好像现在不是过去一样，也不会有未来，就好像现在还不是未来一样，——但他们（天使）的运动，也就是时间的基础，确实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因此，他们（天使）不可能与造物主同为永恒；在造物主的运动中，我们不能说有现在没有的过去，也不能说将有现在还没有的未来（因为现在、过去、将来都在造物主的眼前）。——因此，如果上帝一直是主，他就一直有受造之物在他的统治之下，——但这些受造之物不是他“所生”的，而是他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与他同永恒的，因为他在受造

之物之前，而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受造之物；——因为他在受造之物之前，不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是因为他的永恒。————但是，如果我这样回答那些要求他（上帝）永远是造物主、永远是主的人，如果主不是永远有一个被造物（天使）的话；或者这个被造物（天使）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与上帝同永恒；————我担心我会被指责为鲁莽地肯定（言说）我所不知道的（事），而不是教导我所知道的。

因此，我还是回到造物主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上来；至于造物主允许更聪明的人在今生知道的事情，或者保留到来世由完美的圣徒知道的事情，我承认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但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而不作肯定的断言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告诫阅读者不要提出危险的问题，不要认为自己适合做任何事。

我借着所赐的恩典，对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过于所当想的；只要照着神给各人信心所定的分量，谨慎地想”。

=====

=====

=====

=====







有些人认为，上帝的作为在循环往复中永恒地重复，使万物恢复原状；那么，对于上帝不可改变的谋划和旨意，正确的信仰会做出怎样的辩护呢？

对于这一点，我也毫不怀疑，在第一个人被创造出来之前，根本就不曾有过人，更不可能有：——这个人本身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循环，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也不曾有过任何其他类似的性质（的事情）。

我的这种信念并没有被（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的、错误的）哲学论点所吓倒，其中最尖锐的论点是，任何知识模式都无法理解无限的事物。因此，他们认为，上帝在自己的心中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有限事物都有有限的概念。现在，我们不能认为上帝的仁慈从来都是无所事事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把上帝从过去的永恒的无所事事中苏醒过来的时间归因于他的活动，就好像他对无始无终的无所事事感到懊悔，并因此开始着手工作一样。

既然如此，他们（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就会说，同样的事情总是重复发生，当它们过去的时候，它们也注定总是要回来的，无论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世界是否保持不变——这个世界一直都在，但却被创造出来了——还是说，世界在这些旋转中不断消亡，又不断更新；————否则，如果我们指出上帝的作为开始于何时，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上帝认为他过去的永恒闲暇是惰性和懒散的，

因此谴责并改变了它（上帝自己的“惰性和懒散”），因为这（永恒闲暇）令他自己不悦。

如果说上帝确实一直在创造世间万物，但彼此不同，而且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最后造出了他从未造过的人，那么，上帝造人似乎并不是在有（预先）知识的情况下（因为他们、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认为，任何知识都无法理解无穷无尽的被造物的连续性），——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上帝）突然偶然改变了主意。

另一方面，他们（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说，如果承认这些循环，如果我们假设同样的时间性事物重复出现，——而世界要么在所有这些轮回中保持不变，要么消亡并更新，——那么上帝就既没有过去永恒的懒惰安逸，也没有轻率和未预见到的创造。

（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说），如果同样的事物不是这样循环往复，那么任何科学或先知都无法理解它们无穷无尽的多样性。

对于上述谬误的哲学观点和错误，即使我们的理性无法反驳，信仰也会对这些论点嗤之以鼻；——不信神的人试图用这些（谬误的哲学）论点让我们单纯的虔诚信仰偏离正轨，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兜圈子”。

但在主、我们上帝的帮助下，即使是理智，也能轻易地打破这些

由猜测构成的旋转圈（“轮回”）。

因为导致这些人（谬误的哲学家们、以及那些秉持这些错误观念的人们）误入歧途，宁愿走自己的圈子，也不走真理的坦途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自己人类的、易变的、狭隘的理智来衡量神圣的心灵，而神圣的心灵是绝对不变的、无限宽广的，——而且没有思维的连续性，万事万物都是不计其数的。

因此，使徒的那句话在他们身上成真了，因为“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哥林多后书10：12）。

因为他们根据一个新的目的，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新的事情，就会（轻率、鲁莽、未预见地）去做（他们的思想是多变的），所以他们得出结论，上帝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那些持这些谬误观点的人们）比较的不是上帝，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上帝，而是在想到上帝的时候，想到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比较的不是上帝，而是他们自己。

就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敢相信上帝在工作时会受到某种影响，在休息时会受到另一种影响。事实上，说他（上帝）受到影响是一种滥用语言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在他的本性中出现了

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因为受影响的人是被作用的，而被作用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在他（上帝）的闲暇中，没有懒惰、怠惰、无为懒散；在他的工作中，也没有辛苦、努力、勤奋。他可以一边休息一边行动，一边行动一边休息。他可以以（不是新的、而是）永恒的设计开始新的工作；他以前没有做的事，现在开始做成，但不会是因为他悔恨以前的安逸。

当人们谈到上帝“以前”的静止和“后来”的运行时（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事情的），“以前”和“后来”只适用于被造物，它们（受造物）以前并不存在，后来才出现。但在上帝那里，前一个目的并没有被后一个不同的目的所改变和抹杀，而是通过同一个永恒不变的旨意，对他所创造的事物产生了影响，即：以前，只要它们（受造物）不存在，它们就不应该存在；后来，当它们开始存在时，它们就应该出现。这样，他（上帝）也许就会以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向那些有眼睛的人表明，他（上帝）是多么独立于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他是多么出于自己的无偿的仁慈而创造万物，——因为从亘古以来，他在没有被造物的情况下，也同样生活在完美的幸福之中。

=====

=====

=====

=====



某一高度，而对其余部分一无所知？有谁会这样说呢？

然而，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很难假装不把数字排除在外（从而声称上帝不能认识所有数字），或坚持认为数字与上帝的知识无关；因为他们的权威柏拉图认为，上帝是根据“无限”即无界限的“无垠”构建世界的。

在我们的书（圣经）中，也有人对上帝说：“你用数目、度量和重量安排了万物”。先知（以赛亚）也说：“他以数字带出万物”（以赛亚书40：26“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救世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那么，我们决不能怀疑，所有的数字都为“他（上帝）的理解力”（根据诗篇作者的说法，“是无限的”）所知晓。

数字的无限性，虽然没有无限数字的编号，但对于理解力是无限的他（上帝）而言，并非无法理解。因此，如果被理解的万事万物，都被那位理解它的上帝所定义或使其有限，那么所有的无限对于上帝来说就都是以某种不可言喻的方式使其有限的，——因为这是他的知识所能理解的。

因此，如果对于上帝的知识来说，数字的无限性不可能是无限的



## 第十九章

世界无穷无尽，或万古长青。

我不敢断定：——上帝是否这样做了；也不敢断定这些被称为“万世”的时代是否连成了一个连续的系列，并以有规律的多样性彼此相继，只留下那些从沧桑中解脱出来的人，在有福的不朽中永生不灭；或者，这些被称为“万世”的时代，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在上帝坚定不移的智慧中，万世是不会改变的，就像在时间中度过的那些时代一样，——（上帝的智慧是）是它们的有效的原因。

单数可能是对复数的解释，就好像我们应该说，天的天。但因为上帝称水在其上的穹苍为“天”（单数），而诗篇中却说：“让天上的水（复数）赞美耶和華的名”。在（单数与复数）这两种含义中，我们应该赋予“万古长青（万世）”哪一种含义，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含义，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而我们目前正在处理的这个问题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推迟对它的讨论，无论我们是否能够确定它的任何内容，或者只是通过对它的进一步处理而变得更加谨慎，从而避免在一个如此模糊的问题上做出任何轻率的肯定。



目前，我们正在争论的观点是，是否存在周期性的旋转（轮回），即相同的事物总是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重复出现。现在，无论这些关于“岁月的岁月”的假设中（单数或复数的表述）哪一个是真实的，都无助于证实那些关于“岁月的岁月”的循环（轮回）。因为不管“万世”是不是：同一个世界的重复，而不同的世界在有规律的联系中彼此接替，——被赎回的灵魂安居在有保障的极乐世界里而不再遭受任何苦难，——还是“万世”是永恒的原因，它主宰着时间中将会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那些使同样的事情循环往复的周期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比圣徒永生的事实更能彻底揭穿它们了。

【现在，我们和那些把所有事情都转来转去，直到修好的循环论者在一起辩论了。但是，无论这些观点中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对于这些旋转轮回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世界的世界是不是同样的旋转，而是其他世界接连不断地依附于前者（被释放的灵魂仍然留在他们无尽的极乐世界里），或者无论世界的世界是不是这些短暂时代的形式，并作为它们的主体统治着它们：——无论如何，循环论在这里都没有任何地位：圣徒的永生彻底推翻了它们。】

=====

=====

=====



一切，都是因为通过这些循环，将我们和我们虚假的幸福转化为真正的痛苦（连续的，但却是永恒的）；（然而讽刺的是）——上帝可以认识他自己的作为。否则，他（上帝）既不能从工作中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是有限？————谁能听到或忍受这些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隐瞒它不仅更有智慧，而且（尽我所能说出我的想法）不知道它也更有学问：——因为如果我们在那里（来世）不记得它们就会得到祝福，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此生）知道它们就不会加重我们的痛苦呢？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那里（来世）知道它们，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此生）不知道它们，以便有比我们将达到的“美好”境界更幸福的期待：在这里（此生）期待有福的“永恒”，而在那里（来世）只达到极乐，但确信那只是短暂的（由于无穷循环往复的轮回）。但如果他们（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说，人若不知道短暂的轮回，就无法在离开今生之前达到这种极乐，那他们又怎么会承认，人越爱上帝，就越容易达到极乐，（但是轮回的教义）却又教人如何使这种爱的情感变得迟钝。————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朋友将成为他的敌人，他就永远不会忠实地爱他的朋友。但是，上帝不允许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的这种威胁是真的，——即（那些谬误的哲学家们所说的：）我们的痛苦永远不会结束，而只是时不时地被虚假的幸福所打断。————有什么比这种（轮回的）“幸福”更虚假呢？——在这种“幸福”中，我们要么（在此生）对这种（讽刺般的）“光明”一无所知，要么（在来世）一直害怕失去它，因为我们正处在幸福的顶峰。————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得可怜，

那么我们在这里（此生）的痛苦比在那里（来世）的“幸福”更明智。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荒谬的教义若真的是真理），那么，悲惨的灵魂最好生活在悲惨的状态（此生）中，从此走向永恒，而不是生活在幸福的状态（来世）中，从此坠入苦难。——因此，我们（此生）对幸福的期盼是不幸的，而（来世）对苦难的期盼则是幸福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此生）遭受苦难，在那里（来世）期盼苦难，其实是可悲的，而不是幸福的。————但是，虔诚的呼喊和真理使我们确信这（种荒谬的轮回教义）是错误的。（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幸福是真实的、永恒的，完全不会因任何变坏的轮回（所谓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而中断。】

有多少虔诚的耳朵能够承受这样的说法：——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如果这还能被称为生活的话；那就是死亡；因为对现在生活的爱使我们惧怕将我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的死亡），——在经历了如此灾难性的邪恶和各种苦难之后，——在真正的宗教和智慧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得到了解脱，完成了苦难，当我们因此获得了上帝的眷顾，并进入了极乐世界的时候；——难道我们（在来世）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一切（由于循环的轮回），而失去这一切的人就会从永恒、真理和幸福中坠落到无尽的死亡和可耻的愚昧中，卷入被诅咒的苦难中，在苦难中失去上帝，在憎恨中坚持真理，在邪恶的杂质中寻求幸福？这一切都将无休止地重复发生，以固定的间隔和有规律的周期重复出现？

（根据那些谬误哲学家们的错误教义），这种永恒的、无休止的确定周期的循环，依次消除和恢复真正的痛苦和欺骗性的幸福，是为了让上帝能够知道他自己的作为而设计的，因为一方面他不能停止创造，另一方面，如果他总是创造各种受造物，他（的知识）就不能知道他的受造物的无限数量？——我说，谁能听这种（愚昧、荒谬、不敬虔的）话？谁能接受或容忍它们被说出来？如果这些话是真的，那么对它们保持沉默不仅是更谨慎的做法，甚至（尽我所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知道它们也是（人的）智慧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们不会记得（今生）这些事情，并因此而得到祝福；——那么，我们现在（今生）又何必因为知道（来世）这些（关于循环往复轮回的荒谬教义的事情）而增加我们已经够沉重的痛苦呢？——反之，如果我们将来不得不知道这些（关于循环轮回的）事情，那么现在至少让我们保持（这种对于循环轮回的）无知，以便在现在（今生）期待（来世）享受那将来的现实不会赐予我们的幸福；——因为在今生我们期待获得永生，而在来世却会发现，它虽然是有福的，但却是短暂（因为轮回）、而不是永生的。

如果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坚持认为，除非我们在今生接受了幸福与痛苦相互缓解的循环（轮回）教育，否则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来世的幸福，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宣称，一个人越爱上帝，就越容易获得幸福呢？因为谁对一个他认为自己（由于在循环往复的轮回中）将被迫抛弃、他将（在轮回的苦难中）憎恨其真理和智

慧的上帝的爱不会更加疏忽和冷淡呢？有谁能（在轮回往复中）忠于自己的爱，甚至忠于一个人（上帝）？【西塞罗也有同样的说法（de Amicitia, 16）：“Quonam modo quisquam amicus esse poterit, cui se putabit inimicum esse posse? 他还引用西庇阿的话说，没有比这更不利于友谊的了：——我们应该爱他、爱得就像有一天我们要恨他一样。】

上帝保佑，这种（关于循环往复轮回的谬误）观点不可能有任何真理，因为它威胁我们的是永远不会结束的真正苦难，而这种苦难经常无休止地被谬误的幸福间歇打断。————因为还有什么幸福能比这样的幸福更虚伪、更虚假呢？在真理的光辉下，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将是悲惨的，或者在最安全的城堡里，我们仍然担心自己将是悲惨的。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现在的苦难就不是那么目光短浅，因为（我们在此生认为）它是即将到来的幸福的保证。另一方面，如果在未来的世界里，威胁着我们的灾难并没有被掩盖，那么灵魂所度过的苦难时光就会比它的幸福时光更多，因为后者最终会回到苦难之中。因此，（根据这种谬误的循环轮回教义，讽刺的是），我们（来世）对不幸的期待是快乐的，而（此生）对幸福的期待却是不幸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实际将要轮回到无穷的苦难中）。因此，既然我们在这里（今生）遭受目前的痛苦，而在未来又担心即将来临的痛苦，——那么说我们将永远痛苦，就说我们会在某个时候幸福更真实。

---

但是，宗教（基督教）和真理的有力见证已经证明这些（谬误的循环轮回教义）都是错误的；——因为宗教（基督教）真实地许诺了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们将永远得到这种幸福的保证，而且（在来世、永生中的）这种幸福不会因任何灾难而中断。因此，让我们坚守基督这条正路，以他为我们的向导和救世主，从心灵和思想上远离不信神者的虚幻和徒劳的循环。

尽管波菲利是柏拉图主义者，但他摒弃了他的学派的观点，即灵魂在这些轮回中不停地消逝和回归。正如我在第十卷书中提到的，他（波菲利）更倾向于说，灵魂被送到（今生）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它认识邪恶，并从中得到净化和解脱，因此，当它一旦回到（今生）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会会有这样的（邪恶）经历了。

**【尽管波菲利的思想还不全对，但已经在试图摆脱那种荒谬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荒谬轮回教义。】**

如果他（波菲利）摒弃了他的学派的（错误的轮回）信条，那么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摒弃和避免这种毫无根据、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的（谬误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所谓轮回）观点。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些循环，摆脱了这些循环，我们就

没有必要再假设：——“人类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在我（此生所）不知道的循环中——没有在以前的某个时期存在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存在”。————因为，如果灵魂一旦解脱，就再也不会回到痛苦之中，那么，在它的经历中就会发生一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因耶稣基督的白白救赎恩典而得救的人的灵魂）可以安全地进入永恒的幸福之中。如果在（圣洁天使）不朽的天性中会出现一种新奇的东西，而这种新奇的东西从未在任何周期中出现过，也不会任何周期中再现，那么，在凡人（圣徒）的天性中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新奇的）东西（即，灵魂的重生），这又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如果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认为，幸福对灵魂来说并不是新的体验，而只是回到了灵魂永恒的状态，那么至少灵魂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根据他们（谬误哲学家们）自己的证明，灵魂“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本身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如果这种新的体验是偶然出现的，并没有包含在天意安排的事物秩序中，那么，那些确定的、有节制的循环又在哪里呢？——在这些循环中，没有新的事物发生，所有的事物都是原样重现的。——然而，如果这一新的经历被纳入了天意安排的自然秩序之中（无论灵魂是为了接受管教而暴露于这个世界的邪恶之中，还是因为犯罪而堕入邪恶之中），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新事情、而这些事情并不脱离自然秩序。如果灵魂能够通过自己的轻率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苦难，而这种苦难并不是神的天意所没有预见到的，而是在自然的



秩序中与摆脱苦难一起被安排好的，那么，即使是以人类虚荣心的所有鲁莽，我们又怎么能妄想否认上帝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对世界来说是新的，但对他来说不是新的，——而他以前从未创造过这些事物（救赎的恩典，以及重生的人的灵魂），但却从亘古以来就预见到了呢？

如果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说，被救赎的灵魂不再回到苦难中是真的，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新的事物，那么他们至少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新的灵魂，对他们来说，苦难、和摆脱苦难都是新的。因为如果他们（谬误的哲学家们）坚持认为，那些每天都在被制造的新人的灵魂（重生得救的、新人的灵魂）（如果他们〈即得到救赎的人〉明智地生活过，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身体中被解救出来，永远不再回到苦难中）并不是新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那么他们在逻辑上就必须承认，这些灵魂将是无限多的。——因为无论有多少有限的灵魂，（在无穷循环往复中），都不足以造就永恒的新人——他们的灵魂将永远摆脱这种必死的状态，再也不会回到这种状态。我们的哲学家很难解释，在他们要求有限的自然秩序中，怎么会有无限多的灵魂，使得上帝能知道。

-----

既然我们已经揭穿了这些被认为会让灵魂在固定的时期回到同样痛苦的循环，那么还有什么比相信上帝有可能既创造出前所未有

的新事物，又在这样做的同时保持他的旨意不被改变——更符合上帝的理性呢？

至于永恒救赎的灵魂的数量是否会不断增加，就让哲学家们自己来决定吧，他们在确定哪些地方不能容许无限时是如此精妙。——就我们而言，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推理都是成立的。如果灵魂的数量可以无限增加，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认以前从未被创造过的东西可以被创造呢？因为被救赎的灵魂的数量以前从未存在过，而且不仅已经创造过一次，而且永远不会停止新的创造。另一方面，如果说永恒的得到赎罪的灵魂的数量是确定的，而且这个数量永远不会增加，那么这个数量，不管它是什么，以前肯定从未存在过，如果没有某个开端，它就不可能增加，也不可能达到它所确定的数量；而这个开端以前从未存在过。——因此，为了这个开端，第一个人被创造出来了。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最初只创造了一个人，而人类是在他身上创造的。

现在，我们已经尽可能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永恒的上帝在没有任何新意的情况下创造新事物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看出，上帝乐于从他所创造的一个人身上创造出人类，这比他从几个人身上创造出人类要好得多。至于其他动物，他创造了一些独居的，天生喜欢寻找孤独的地方，如鹰、风筝、狮子、狼等；另一些群居的，成群结队，喜欢结伴而行，如鸽子、椋鸟、雄鹿、小鹿等。另一方面，人的本性是介于天使和兽类之间的，他是这样创造的：如果他（人）始终服从他的创造者（上帝），把他（上帝）当作合法的主，并虔诚地遵守他的诫命，他（人）就会进入天使的行列，在没有死亡干预的情况下获得“有福的和无尽的不朽”；但是，如果他（人）傲慢而不顺从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冒犯了主、他的神，他就会受制于死亡，像野兽一样活着，成为食欲的奴隶，注定在死后受到永恒的惩罚。





## 第二十三章

关于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灵魂的本质。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因为他为人创造了一个具有理性和智慧的灵魂，使他（人）可以胜过地上、空中和海里所有没有这种天赋的生物。

上帝用泥土造了人，把他（上帝）所造的灵魂吹入他（人）的体内，或者说把他（上帝）所吹入的气息吹入他（人）的体内（因为呼吸，不过是吸一口气），然后从他的身体里取出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造了他的妻子和帮手；——因为他是上帝，因为我们不能凭肉体想象这一点，就像我们看到工匠用艺术把任何东西加工成人的形状一样：上帝的手是他的大能，在无形中运行有形的事物，产生了可见的结果。

但在人看来，这似乎是虚构而非真实的，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起初被创造的事物，所以他们对这些事物持怀疑态度——就好像他们所知道的关于人类繁殖、孕育和出生的事情，如果告诉那些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似乎就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了【即，其实，这些关于人类繁殖、孕育、和出生的事情，也是和人类起初被创造一样，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但是，世人常常把前者（繁殖、孕育、



至于那些相信他们自己的柏拉图的人（柏拉图主义者），即所有的凡人动物——其中人居首位，接近神灵本身——都不是由创造世界的至高神创造的，而是由至高神创造的其他较低级的神灵创造的，并在他的控制下行使授权的权力，————只要这些人（柏拉图主义者）从迷信中解脱出来，——因为（关于偶像众神的）迷信促使他们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向这些神灵（不是至高神，而是低级神灵、或天使）表示神圣的敬意，并把他们（偶像众神）当作自己的创造者来献祭，————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就会很容易地从这个（多神主义的）错误中解脱出来。因为相信、或说（甚至在理解之前）上帝以外的任何人（偶像众神、或天使）是任何自然界的创造者，——都是对神（上帝）的亵渎，无论它（偶像神、或天使、或人）是多么渺小和凡人。

至于那些柏拉图主义者喜欢称作“神”的天使，虽然他们（天使们）在被允许和被委托的范围内确实帮助我们营造周围的事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称他们（天使）为创造者，就像我们不能称园丁为果实和树木的创造者一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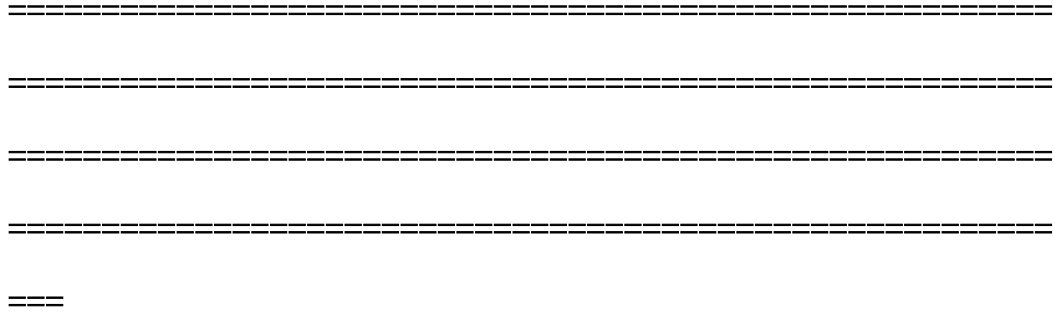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第二十五章

只有上帝才是各种生物的创造者，无论其（受造物的）性质或形式如何。

因为有一种形式是外在地赋予每一种有形物质的，比如陶匠和铁匠所构造的形式，以及绘画和塑造（雕刻）动物身体形式的那一类艺术家；但另一种内在的形式本身并不是构造出来的，而是作为有效的原因，不仅产生了（受造物的）自然的身体，也产生了（受造物的）内在的形式。

让我们把前一种形式归功于每一个工匠，而把后一种形式归功于一个“人”（能听、能看、有思想智慧与意志的造物者），那就是上帝，他是造物主和创始者，他创造了世界本身和天使，而没有世界或天使的帮助。同样的神圣、有效和创造性的能量赋予了眼睛和苹果圆润的外形；我们随处可见的其他自然物也不是从外部，而是从造物主秘密而深邃的力量中获得了外形，造物主说：“

我不是充满了天地吗？”他的智慧“从天的一端有力地伸向另一端，甜蜜地安排着万物”。因此，我不知道首先被创造出来的天使在造物主创造其他事物的过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把他们（天使）做不到的事情归咎于他们，也不应该否认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但是，在他们（天使）的衷心赞同下，我把赋予万物生命的创造和起源工作归功于上帝，而他们（天使）自己也感激地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上帝。我们不称园丁为果实的创造者，因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哥林多前书3：4-7“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不，我们甚至不称大地本身为创造者，尽管她似乎是万物的多产之母，她帮助种子发芽、破土而出，并让它们扎根于自己的胸怀；因为我们同样读到：“上帝照他所喜悦的，给它身体，给每一粒种子自己的身体”。我们甚至不应该称一个女人是她自己后代的创造者；因为他（上帝）才是后代的创造者，他对他的仆人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就已经认识你了。”（耶利米书1：5“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

别 你 为 圣 。” ) 虽然孕妇的各种精神情感确实会在她子宫里的果实中产生类似的品质，就像雅各用他的剥了皮的树枝使羊生出有纹、有斑点的羊一样；——但母亲并非她的后代创造者，正如她不是自己的创造者一样。无论身体或精液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天使、人或低等动物的合作，或通过性的生成来产生万物；无论母亲的欲望和精神情感有多大的力量，都可以在柔嫩可塑的胎儿身上产生相应的线条和颜色；——然而，受到如此不同影响的本性本身，——除了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外，——都不是任何其他存在者所能创造的。

正是上帝的神秘力量渗透万物，存在于万物之中而不被污染，它赋予万物以存在，并改变和限制着万物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万物就不会这样或那样，也根本不会有任何存在。

因此，如果说罗马和亚历山大城是由泥瓦匠和建筑师建造的，那么，即使考虑到工人的手加诸其作品的外在形式，我们也并不是说它们（罗马和亚历山大城）是由泥瓦匠和建筑师建造的，而是说它们（罗马和亚历山大城）是由国王建造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城不是由泥瓦匠和建筑师建造的，而是由国王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计划和资源建造的，所以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的创建者一个是罗穆卢斯（罗马的创建者），一个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城的创建者）；————我们应该更有理由说，只有上帝才是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他（上帝）既没有使用任何不是他创造的



很明显，他（柏拉图主义者）把其他动物的创造归功于那些由至高神创造的下位神（天使），是想让人们明白，不朽的部分是从神（上帝、即至高神）本身取来的，而这些次要的创造者（下位神，即天使）又加上了凡人的部分；——也就是说，他（柏拉图主义者）是想把他们（天使）看作是我们身体的创造者，而不是我们灵魂的创造者。

因此，波菲利认为，在灵魂得到净化之前，必须避免肉体，并与柏拉图和他的教派一样，认为脾性不好的人的灵魂会被塞进肉体（柏拉图说是塞进野兽的肉体，波菲利说是塞进人的肉体；但只有波菲利说是人的身体）。————这就是直接申明，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要我们把这些“神”（偶像众神；天使）当作我们的父母、和创造者来崇拜的神，——不过是我们监狱的制造者，而不是我们（心灵与灵魂）的塑造者，——只是我们的狱卒，把我们锁在那些可怕的栅栏和可悲的枷锁里。

由此可见，那些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想让我们崇拜为我们的父母和作者，以便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称他们为神的东西（偶像众神；天使），——归根结底不过是我们的枷锁和锁链的制造者；不是我们的创造者，而是我们的狱卒和役使者，是他们把我们关进了最痛苦、最忧郁的教养院。————那么，柏拉图主义者要么停止用我们的肉体来威胁我们，作为对我们灵魂的惩罚；要么

停止鼓吹让我们把那些他们劝告我们本应要千方百计避免和逃避的人（天使；偶像神）当作神来崇拜。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1）说灵魂会再次回到今生接受惩罚是错误的；（2）说除了创造天地之神之外，天地间还有其他创造者也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活在肉体里只是为了赎罪，那么柏拉图在另一处又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世界不是充满了各种生物，无论是凡人（世人）还是不死之身（天使），它（世界）就不可能是最美最善的？如果上帝，就像柏拉图一直认为的那样，在他永恒的智慧中包含了宇宙和所有受造生物的思想，那么，他（上帝）怎么能不亲手创造它们（万物，包括一切受造的生物）呢？难道他（上帝）不愿意成为作品的建造者，一而这些作品的构思和计划必须需要他那不可言喻和不可赞美的智慧吗？

因此，我们真正的（基督教）宗教正确地肯定他（上帝）是世界和其中所有生物、肉体 and 灵魂的创造者，而在地球上，人是最主要的部分，是按照他（上帝）的形象制造的，原因如前所述，如果不是为了更大的原因的话：然而，他（人）并不是被单独造出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人一样，天性如此具有社会性，（而又由于其堕落，因此）恶习如此令人不快（即缺乏社会性）；人的天性无论是在不和谐时保持和谐，还是不和谐时驱逐不和谐，都比不上记录我们的始祖——上帝创造了一个人（亚



## 第二十七章

人类的全部都包含在第一个人（亚当）身上，上帝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类中应该受到尊敬和奖赏的部分，以及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部分。

因此，真正的宗教（基督教）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并宣布，创造宇宙的上帝也创造了所有的动物、灵魂和躯体。人是由他（上帝）创造的，按照他（上帝）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它（人的灵魂）的形象是（上帝）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且，由于我所给出的原因，它（人）被塑造成了一个个体，因而它（人）并不孤独。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像这个种族（人类）一样，天生如此具有社会性，又因其堕落而如此缺乏社会性。——人类的天性，无论是为了防止不和，还是为了医治存在的不和，没有比纪念我们所有人的始祖（亚当）更合适的了，上帝乐于单独创造他（亚当），使所有人都来自一个人，从而告诫他们（人类，世人）在整个人群中保持团结。但是，从女人（夏娃）从他（亚当）身边为他（亚当）而造这一事实来看，这显然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男人和妻子之间的纽带应该是多么紧密。上帝的这些作为看起来确实非同寻常，因为它们是（创造人类时的）最初的（上帝）作为。不相信它们（这些创造之事）的人，就不应该相信任何神迹；因



为这些神迹如果不是在自然界的正常过程中发生的，就不会被称为神迹。——但是，在如此宏大的天意政府（即上帝旨意的主权与治理）中，无论起因多么隐秘，有可能徒然发生任何事情吗？一位神圣的诗篇作者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在地上作了何等神迹。”——上帝为什么要从男人的身体里造女人，这第一个神迹预示着什么，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在另一个地方讲述。——但现在，既然这卷书必须结束，让我们只说，在这个起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身上，就人类而言，奠定了这两个城市或社会（上帝之城与人类〈世俗〉之城）的基础，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上帝的预知。因为从那个人（亚当）开始，所有的人都将产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与善良的天使一起接受奖赏，另一些人将与邪恶的天使一起接受惩罚；这一切都是上帝秘密而公正的审判所安排的。因为经上記着：“耶和华的道路都是仁慈和真理”，所以他的恩典不会是不公正的，他的正义也不会是残酷的。

## 诗篇

46:1 （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伶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46:2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46:3 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细拉）。

46:4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

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46:5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46:6 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熔化。

46:7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细拉）。

46:8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46:9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46:10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46:11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 诗篇

25:1 （大卫的诗。）耶和华阿，我的心仰望你。

25:2 我的神阿，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

25: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25:4 耶和華阿，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25:5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25:6 耶和華阿，求你记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

25:7 求你不要记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華阿，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记念我。

25: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25:9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25:10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25:11 耶和華阿，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25:12 谁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25:13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25:14 耶和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25:15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25:16 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25:17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25:18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25:19 求你察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

25:20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25:21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

25:22 神阿，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  
++++  
++++  
++++  
++++  
++++  
++++

++++  
++++  
++++

## 第十三卷

### 死亡的本质

本卷教导我们，死亡是一种刑罚，它起源于亚当的罪。

====  
====  
====  
====  
====  
====  
====  
====  
====  
====  
====

### 第一章



不朽的灵魂会受到死亡的影响，而肉体也会受到死亡的影响。

但我认为我必须更仔细地谈谈死亡的本质。虽然人类的灵魂确实是不朽的，但它也有自己的死亡。因此，灵魂被称为不朽，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会停止生存和感受；而肉体被称为必死，因为它可以被抛弃一切生命，本身根本无法生存。

因此，灵魂的死亡发生在上帝抛弃它的时候，就像身体的死亡发生在灵魂抛弃它的时候一样。

因此，当被上帝抛弃的灵魂抛弃身体时，两者的死亡——即整个人的死亡——就发生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既不是灵魂的生命，灵魂也不是身体的生命。在这种整个人的死亡之后，根据《圣经》的权威，“灵魂”和“肉体”都会死亡。

根据神谕，我们称之为第二次死亡。救世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敬畏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投在地狱中的主。”他指的就是第二次死亡。

既然在灵魂与肉体结合到无法分离之前，这种情况（第二次死亡）并不会发生，那么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肉体在死亡中并没有被灵魂抛弃，而是被灵魂激活并变得敏感，受到折磨，怎么能说肉体被死亡了呢？

因为在刑罚和永恒的惩罚中（我们将在适当的位置上更详细地讨论它），灵魂理所当然地被说成是死了，因为它不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但我们怎么能说身体死了（因为它是靠灵魂活着）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身体就不会感受到活着的痛苦。

是不是因为各种生命都是善的，而痛苦是恶的，所以我们拒绝说那个灵魂不是生命而是痛苦的原因的身体活着呢？

那么，当灵魂活得好的时候，它是靠上帝而活，因为除非上帝在它身上做工，否则它不可能活得好；当灵魂活在身体里的时候，身体是靠灵魂而活，无论它本身是否靠上帝而活。

因为恶人在身体里的生命不是灵魂的生命，而是身体的生命，即使是死去的灵魂——也就是被上帝抛弃的灵魂——也能赋予身体以生命，无论他们保留了多少自己本有的生命，因为他们（被上帝抛弃的灵魂）的生命是不朽的。但是，在最后的诅咒中，虽然人并没有停止感觉，但由于他的这种感觉既不是甜蜜的快乐，也不是健康的安宁，而是痛苦的惩罚，所以被称为死亡而不是生命，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死亡，是因为它紧随第一次死亡之后，它割裂了两个连贯的本质，无论是上帝和灵魂，还是灵魂和肉体。





有益吗？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死亡）发生，成为罪的惩罚呢？因为最初的人如果没有犯罪，就不会遭受死亡。那么，这对好人来说怎么会是好事呢？那么，同样，如果它（死亡）只能发生在恶人身上，那么对于善人来说，它（死亡）就不应该是善的，而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没有任何惩罚的地方，为什么会有惩罚呢？因此，我们必须说，最初的人确实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就不会经历任何形式的死亡；但是，由于他们成了罪人，他们受到了死亡的惩罚，以至于从他们身上生出的任何东西（后代）也要受到同样的死亡惩罚。因为从他们身上生出的东西（后代），除了他们自己曾经是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亚当夏娃）的天性退化了，退化的程度与他们所受的罪责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因此，在最初犯罪的人身上作为惩罚而存在的东西，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就成了自然的结果。因为人不是由人产生的，就像人是从尘土中产生的一样。因为尘土是造人的材料：人是由尘土所生的父母。因此，土和肉不是一回事，虽然肉是土造的。人是父母，人也是后代。因此，在第一个人身上，存在着整个人类的本性，当他（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受到神的谴责定罪时，这种罪通过女人传给后代。这个人（亚当）不是在被造的时候，而是在犯罪和受惩罚的时候，他（亚当）变成了什么样子，而就罪的起源和相关的死亡而言，这是他传播的。他（亚当）本身没有因为所犯的罪以及相关的惩罚而被进入婴儿状态，或者像我们在幼儿身上看到的那样

变得无助，身体和心灵十分虚弱。但是上帝规定从那以后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应当像小兽一样，因为他们的父母的生活和死亡已经堕落到野兽的水平。正如经上所写的：“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 诗篇

49:1       （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伶长。）万民哪，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

49:2       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

49:3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49:4       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

49:5       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

49:6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

49:7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

49:8       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49:9

49:10 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49:11 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

49:12 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49:13 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细拉）。

49:14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

49:15 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细拉）

49:16 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

49:17 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49:18 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

49:19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

49:20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

我们看到，与其他动物最幼嫩的后代相比，（人类）婴儿在四肢的使用和运动方面更加孱弱，在选择和拒绝方面更加软弱无力；——就好像蕴藏在人性中的力量注定要超越其他一切生物，因而它的能量受到了更长时间的限制，它的运动时间被推迟了，就像箭越往后拉就飞得越高一样。

第一个人（亚当）并没有因为他的无法无天的自以为是和正义的判决而堕落到这种幼稚低能的地步；而是人性在他的身上被玷污和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的肢体遭受了不听话的情欲的争斗，变得必须死亡。

他自己因罪和惩罚而变成了这样，他所生的人也变成了这样；也就是说，受罪和死亡的支配。

但如果婴孩因救赎主的恩典而摆脱了罪的束缚，他们只能遭受这种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死亡；然而由于他们从罪的义务中得到了救赎，他们就不会进入第二种无尽和惩罚性的死亡。



在过去的时代里，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在圣洁的殉道者身上尤为明显，他们本不可能有胜利，不可能有荣耀，甚至不可能有任何冲突，——如果在重生的洗礼之后，圣人不能受身体死亡之苦的话。

那么（假如承受恩典的人没有经历在此世的肉体的死亡），谁不愿意与受洗的婴孩一起，奔向基督的恩典，这样他就会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呢？这样，信心就不会受到看不见的奖赏的考验；这样，信心就不会寻求、并立即得到其作为的奖赏。

但现在，由于救赎主更伟大、更令人钦佩的恩典，罪的惩罚变成了义的服务。以前对人说：“你若犯罪，必死无疑。”现在对殉道者说：“你死吧，免得犯罪。”当时说：“你们若犯戒，就必死亡。”现在说：“你们若拒绝死亡，就是犯戒。”昔日为使人不犯罪而设定的恐怖对象（死），如今如果我们不愿犯罪，就必须承受。

因此，由于上帝不可言喻的仁慈，甚至邪恶的惩罚（死亡）也变成了美德的盔甲，罪人的惩罚变成了义人的奖赏。

过去，死亡是因犯罪而招致的，现在，正义因死亡而（在殉道者身上）实现。圣洁的殉道者就是如此；因为迫害者向他们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叛教或死亡。因为义人宁愿因信而遭受最初的过犯因不信而遭受的（死亡）痛苦。因为除非他们（亚当夏娃）犯了





使徒（保罗）为了表明，当恩典不帮助我们时，罪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地说，罪的力量正是禁止罪的律法。“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这当然是对的；因为禁令会增加非法行为的欲望，如果不如此爱慕公义，就会产生对违犯律法的欲望。

除非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战胜罪，否则我们就不会爱真正的义，也不会喜悦真正的义。

“律法本是圣洁的，诫命本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难道这圣洁的东西在我身上成了死亡吗？上帝不许。惟有罪，叫它显为罪，因那善的在我心里作了（使我）死（的力量）；叫罪因诫命变得罪孽深重”。

他（保罗）说“罪孽深重”，是因为当罪的情欲日益膨胀，律法本身也被轻视时，罪孽就更加深重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值得提及这一点呢？因为，当律法增加犯罪者的情欲时，它本身（律法）并非一件坏事；同样，当死亡增加受难者的荣耀时，它本身（死亡）并非一件好事。因此，律法确实是善的，因为它禁止罪恶；死亡





关于未受洗者因承认基督而受的死。

无论是否受洗的人因承认基督而死，这种承认对于赦罪的效力都与他们在神圣的洗礼盆中所受的洗礼相同。因为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主（耶稣基督），也为他们破了例，在另一句话中，他同样绝对地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在另一处，“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就解释了“主眼中看圣徒的死是宝贵的”这句经文。

通过（因信耶稣基督而）死，一个人的罪全部得到赦免，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呢？

因为那些在无法逃脱死亡（的此世）时接受了洗礼，并带着（因）被抹去的所有罪孽（的恩典）离开人世的人，与那些虽然有能力强推延迟死亡、但却宁愿通过承认基督来结束生命（即为了信仰而宁愿殉道）、而不是通过否认基督来获得洗礼机会的人相比，他们（基督徒殉道者，与非殉道者的基督徒）的功绩并不相等。

即使他们在死亡的压力下否认了基督，他们也会在洗礼中得到宽恕，甚至那些杀害基督的人的巨大罪恶也会在洗礼中得到赦免。

但是，圣灵的恩典在这些人（基督徒殉道者）身上是何等的丰盛

啊！圣灵会在他所彰显的地方显明，因为他们（基督徒殉道者）如此深爱基督，以至于在如此严重的紧急情况下也无法否认他（耶稣基督），而且还有如此确定的赦免希望！因此，圣徒的死是宝贵的。

基督的恩典对他们（基督徒殉道者）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毫不犹豫地亲自迎接死亡，——如果他们能与他（耶稣基督）相遇的话。这（殉道）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证明了原本是用来惩罚罪人的（死亡），却被用来收获更丰盛的义。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死亡看成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之所以被转用于如此有用的目的，不是因为它（死亡）本身的任何美德，而是因为神的干预。死亡最初是作为一种恐惧的对象而被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不犯罪；现在，我们必须经历死亡（殉道），以便使人不犯罪；或者即使犯罪了，也能得到赦免，并将公义的奖赏赐给那些赢得了公义的人。

=====

=====

=====

=====

=====

=====

=====

---

---

---

## 第八章

圣徒（基督徒殉道者）为真理的缘故受了第一次死，就免去了第二次的死亡。

因为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即使一个人为了真理的缘故忠实而体面地死去，他所避免的仍然是死亡。因为他屈从于死亡的一部分，其目的正是为了避免死亡的全部，以及高于（第一次）死亡的第二次和永恒的死亡。

他（基督徒殉道者）顺从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第一次的死亡），以免：——灵魂既与上帝分离、又与肉体分离（第二次死亡），这样（他若因怕死而放弃信仰，那么），他不仅注定第一次死亡，而且注定第二次死亡。

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死亡在实际受苦时，在使垂死的人屈服于死亡的力量时，对任何人没有好处；但为了保留或赢得美好的东西，（第一次的）死亡（殉道）是有功劳的。



善或恶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间点，我们应该说是在死后，还是在死（的过程）中？如果是在死后，那么善恶（的分离）就不是死亡，因为死亡已经结束和过去了；而（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间点）是在死（的过程）中（即，不是在死后）。

当死亡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死亡还在濒临死亡的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死亡是一种恶；因为对他们来说，死亡带来的是一种严峻而痛苦的经历，而善良的人却能很好地利用这种经历。但是，当死亡已经过去，不再存在的东西（“死的过程”）又怎么会是善或恶呢？

此外，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濒临死亡的人所经历的那种剧烈的痛苦本身也不是死亡。因为只要他们还有知觉，他们就肯定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应该说是处于死亡之前的状态，而不是死亡之中。因为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它剥夺了我们身体的所有感觉；但当死亡即将来临之前的时候，这种感觉是痛苦的。因此，我们很难解释如何把那些还没有死去，但在最后和致命的极度痛苦中的人说成是处于（已经）死亡之中。因为当死亡（已经）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称他们为垂死之人，而只能称他们为死亡之人了。因此，除非活着，否则没有人是垂死的；因为即使是处于生命最后关头的人，也仍然活着。因此，同一个人既是在（垂）死，也是在活，只是





因为我们刚开始在这个垂死的身體里生活，就开始不停地走向死亡（如果我们必须称其为生命的话）；它（此生）的易变性趋向于死亡。

当然，没有人今年不比去年更接近死亡，明天不比今天更接近死亡，今天不比昨天更接近死亡，不久之后不比现在更接近死亡，现在不比不久之前更接近死亡。

因为无论我们活着的时间是多少，都会从我们整个生命的期限中扣除，而剩下的时间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不过是一场迈向死亡的赛跑，在这场赛跑中，没有人可以稍作停顿，或者走得慢一些，而是所有人都在以一种不偏不倚的运动，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奔跑。

因为生命短暂的人度过一天的速度并不比生命漫长的人快。但是，虽然两人都在不偏不倚地攫取着相同的时间，但一个人却有一个更近的目标，而另一个人却有一个更远的目标。

因此，在死亡之路上花费更多时间的人并不是走得更慢，而是走过更多的地方。此外，如果每个人一开始将要死亡（即通过夺走生命；因为当生命全部被夺走时，这个人就不是在死亡进程中，而是在已经死后），他就开始已经死亡了。

因为在这缓慢的死亡完全结束之前，他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刻都在进行着什么呢？于是就有了“死”的时间，而不是生命正在消逝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死亡中的时间”。

那么，从人住在这个垂死而非（永生）活着的身体里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在生命中了——如果至少他不能同时在生命和死亡中的话。

或者我们应该说，他既在生中，也在死中，即在生中，他活着，直到生命耗尽；但也在死中，当他的生命耗尽时，他也死了。因为如果他不在生命中，那又有什么东西会在生命耗尽时才消失呢？如果他不在死亡中，那么这种消耗本身又是什么呢？因为当生命全部消耗殆尽时，如果消耗的不是死亡，“（已经）死后”一词就毫无意义了。如果当生命全部耗尽时，一个人不是在死亡（进程）之中，而是在（已经）死亡之后，——那么他什么时候在死亡（过程）之中，除非生命正在被耗尽？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一个人能否同时既活着又死了。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在到达死亡之前就已经处于死亡之中是荒谬的；——因为如果他已经处于死亡之中，那么他的生命轨迹又将走向何方呢？因为，在死亡来临之前，他不是死了，而是活着；而当死亡来临之后，他不是死（的进程中），而是（已经）死了。

一个是死前，一个是死后，我们能说他是死的吗？死前、死中、死后、生、死的、已死，定义一个人是死中还是死时，他既不是生（死前），也不是死（死后），而是“正在死”（死中）。因为只要灵魂还在身体里，尤其是意识还在，人就肯定活着；因为身体和灵魂构成了人。因此，在（已经）死亡之前，不能说他处于（已经）死亡之中；但另一方面，当灵魂离去，身体的所有感觉都消失时，死亡就（已经）过去了，人也就（已经）死了。在这两种状态（将要死、和已经死）之间，没有死亡状态；因为如果一个人还活着，死亡就还没有到来；如果他已经不再活着，死

亡就已经过去了。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再经历第一次的）死亡，也就是永远不会（再）被纳入（第一次的）死亡状态。

时间的流逝也是如此——你试图用手指去触摸现在，却找不到它，因为现在并不占据空间，而只是时间从未来向过去的过渡。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体根本不存在死亡？如果有，那它（身体的死亡）在哪里呢？因为它（身体死亡）不在任何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他（身体死亡）身上。事实上，如果生命还在，死亡就还不存在；因为（生命的）这种状态是在死亡之前，而不是在死亡之中；如果生命已经停止，死亡就（也）不存在；因为（生命的）这种状态是在（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死亡之后，而不是在（第一次的）死亡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生）前（死）后都没有（第一次的）死亡，那么我们说“死后”或“死前”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身体）死亡（这回事），这种说法就太愚蠢了。如果我们在天堂生活得如此美好，那么现在就真的没有死亡了！但是，死亡不仅现在存在，而且如此可怕；那么，他（身体灵魂）在死亡中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死亡有三种时间，所以也有三种状态。没有任何技巧足以解释或逃避它。

那么，让我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说话——没有人应该说别的，让我们把死亡来临之前的时间称为“死亡之前”；正如书上所写，“在人死之前不要赞美他”。当（死之）事情发生后，让我们说“死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至于现在，让我们尽可能地说，就像我们说“他临死时立下遗嘱，把这个或那个留给了这样或那样的人”，当然，除非他还活着，否则他不可能这样做，而且他是在死前而不是死后这样做的。让我们使用与《圣经》相同的措辞，因为《圣经》毫不忌讳地说，死人不是在死后，而是在死中。所以那节经文说：“因为在死里没有人纪念你”。因为在复活之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被说成是在死亡中；就像每个人被说成是在睡眠中直到醒来一样。然而，虽然我们可以说沉睡中的人在睡觉，但我们却不能这样说死去的人，说他们正在死去。因为，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身体死亡而言，我们不能说那些已经与身体分离的人还在继续死亡。但是，你看，这正是我刚才所说的——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解释为什么说垂死的人还活着，或者为什么说死去的人即使死后还在死亡之中。尤其是我们甚至不称他们为“死着”，就像我们称沉睡的人为“睡着”，称无精打采的人为“无精打采着”，称悲伤的人为“悲伤着”，称活着的人为“活着”一样。然而，死人在复活之前，被说成是在死亡之中，却不能被称为垂死。

因此，我认为，虽然不是出于人的本意，但也许是出于神的旨意，拉丁文 *moritur* 这个词不能被语法学家按照类似词的规则去掉，

这既不是不合适，也不是不恰当。因为oritur给出了ortus est的完成时形式；而所有类似的动词都是由它们的完成分词构成这种时态的。但是，如果我们问 moritur 的完成时，我们得到的答案是:mortuus；因为这样一来,mortuus 的发音就像 fatuus、arduus、conspicuus 和类似的词一样，它们都不是完成分词，而是形容词，而且不考虑时态而被去掉。但是，mortuus 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形容词，却被用作完成分词，就好像那个不能被去掉的词要被去掉一样；这样就恰当地说明了，既然事情本身事实上不能被去掉，那么对行为有意义的词也不能被去掉。

然而，借助救赎主的恩典，我们至少可以拒绝第二种（第二次的死）。因为那是更痛苦的，而且是所有罪恶中最可怕的，因为它不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而是两者在永恒的死亡中结合。在那里，与我们现在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不是在死前或死后，而是永远处于死亡之中；因此，永远不会活着，永远不会死去，而是无休止地死着。当死亡本身不再是死亡时，人在死亡中的处境将是最悲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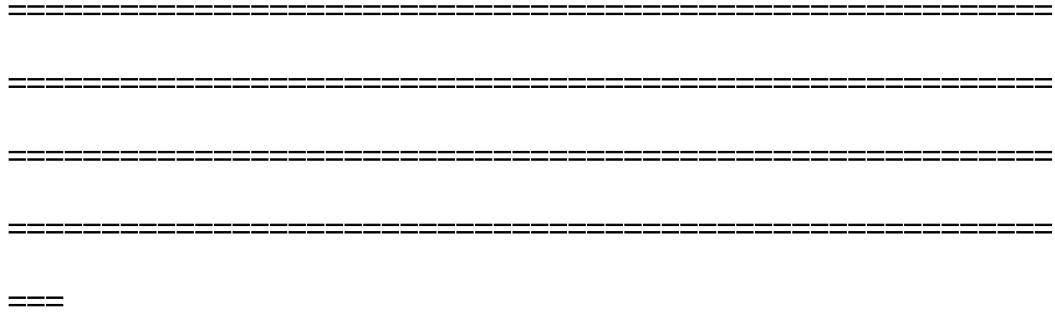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二章

当上帝威胁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说，如果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就必死无疑时，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因此，当有人问我们，如果我们的始祖违背了从他（上帝）那里接受的诫命，并且没有保持顺从，那么上帝威胁他们的死亡是什么——是灵魂的死亡，还是身体的死亡，还是整个人的死亡，还是所谓的第二次死亡，我们必须回答：都是死亡。

因为前者是两个人的死，后者则是全部人的死。因为，正如整个地球由许多土地组成，普世教会由许多教会组成，普世的死亡也由所有的死亡组成。第一种死亡包括两种，一种是身体的死亡，另一种是灵魂的死亡。因此，第一次死亡是整个人的死亡，因为没有上帝和身体的（人的）灵魂会暂时受到惩罚；而第二次死亡是没有上帝但有身体的灵魂会永远受到惩罚。因此，当上帝对他安置在乐园里的第一个人提到禁果时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己的恶行感到迷惑；因此，他们拿起无花果树叶（这可能是他们心绪不宁时最先拿到手的），遮盖他们的羞耻；因为尽管他们的肢体没有变化，但他们现在有了羞耻，而他们以前是没有羞耻的。他们经历了肉体的新运动，肉体变得不顺服他们，这是对他们自己不顺服上帝的严格报应。因为灵魂陶醉于自己的自由，蔑视侍奉上帝，它自己也被剥夺了以前对肉体的指挥权。因为它故意抛弃了它的上主，所以它不再控制它自己的仆人（身体）；——它不再能控制肉体：如果它自己仍然服从上帝的话，它本来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肉体开始与圣灵相争，我们就在这种争斗中出生，从第一次的过犯中生出死亡的种子，在我们的肢体中，在我们败坏的本性中，承受着肉体的较量，甚至是（肉体的）胜利。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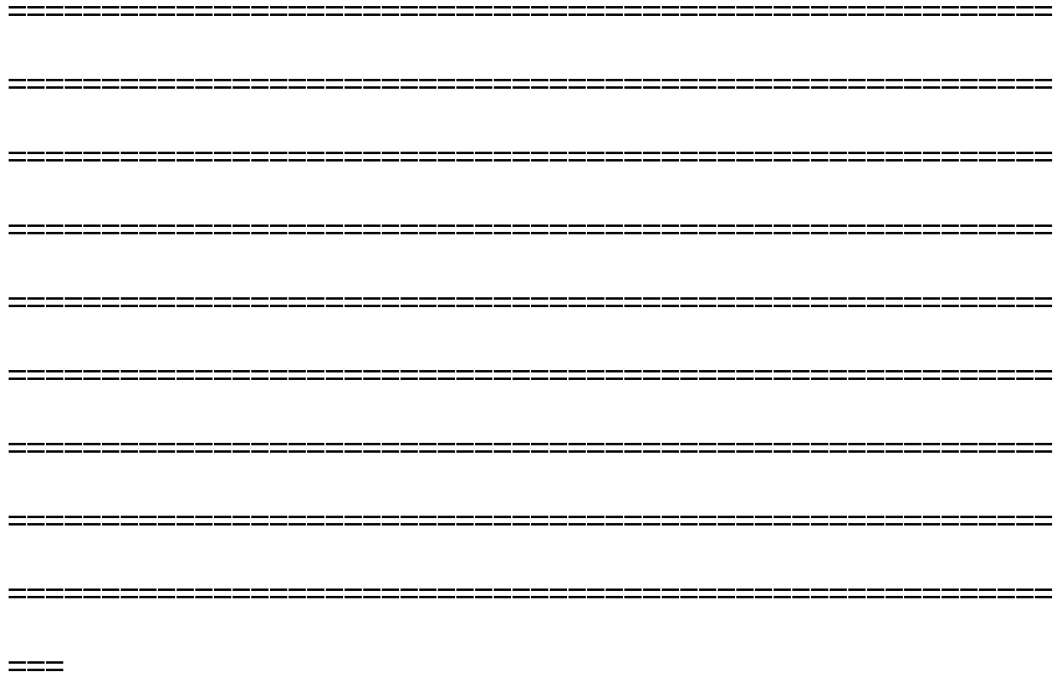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处于什么状态；他（人）又因自己的意愿堕落到什么地步。

因为上帝是（人生命之美善）本性的创造者，而不是（人生命之）恶习的创造者，他（上帝）创造了“正直”的人，但人却因自己的意志堕落了，并受到了公正的谴责，于是生下了堕落和受谴责的孩子。

因为我们都在那一个人（亚当）里面，因为我们都是那一个人（亚当），在犯罪之前，因从他造的女人而堕入罪中。因为还没有创造出特定的形式，并分配给我们，让我们作为个体生活在其中；但已经有了罪人的性质，而罪人的性质就是从这始祖中产生的。

我们的生命因罪而失效，被死亡的枷锁所束缚，理应受到谴责，因此人类不能在任何其他状态下由人类所生。因此，由于自由意志的错误使用，就产生了整个罪恶的链条，它连同各种苦难，把人类从堕落的起源，像从腐烂的根部，一直带到第二次死亡的毁灭，而第二次死亡是没有尽头的，只有那些因上帝的恩典而获得自由的人除外。



## 第十五章

亚当犯罪离弃上帝之后，上帝才离弃了他；他（上帝）的离弃是（亚当）灵魂的第一次死亡。

也许有人会认为，因为上帝说“你们必死”而不是“（已经）死亡”，我们应该理解为（人）灵魂被上帝抛弃时发生的死亡，上帝是（人）灵魂的生命；因为它（灵魂）不是被上帝抛弃、所以抛弃了上帝，而是（它）抛弃了上帝、所以被上帝抛弃。因为它（灵魂）自己的意志是其邪恶的始作俑者；正如上帝是其向善运动的始作俑者一样，上帝在它（人的灵魂）不存在时创造了它，在它

（人灵魂）堕落和灭亡时又重新（在那些承受恩典之人的罪人生命中）创造了它（重生的灵魂）（并使悔改的罪人归向上帝）。虽然我们认为上帝的意思只是这个死，“你们吃的日子必死”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你们悖逆离弃我的日子，我也要公义地离弃你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死中，其他的死也受到了威胁，这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

因为在不顺服的灵魂的肉体中感受到的不顺服运动的第一次搅动中，使我们的始祖蒙羞，确实经历了一种死亡，即上帝抛弃灵魂时发生的死亡。——当人因恐惧而昏迷，躲藏起来时，上帝说了一句话：“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暗示了这一点——上帝说这句话并不是问，而是警告他要考虑一下自己在哪里，因为上帝并不与他同在。）当灵魂本身离弃了肉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堕落、腐烂时，就经历了另一种死亡，上帝在宣布对人的判决时曾说过：“你本是土，也要归于土”。这两种死亡（灵魂死亡，与身体死亡）构成了整个人的第一次死亡。

这第一次死亡，除非人因恩典而得到解脱，否则第二种情况（第二次的死，即永死）最终会发生。因为身体不会回到它被制造出来的泥土中去，除非是它（身体）自己的死亡，也就是它的灵魂，它的生命被遗弃时发生的死亡。因此，所有忠实于大公教会信仰的基督徒都同意，我们受身体死亡的限制，不是因为自然法则，上帝没有为人规定死亡；而是因为他（上帝）对罪的公义惩罚；



因为他们（某些哲学家）认为，只有当灵魂完全脱离肉体，以一个纯洁、简单、赤裸的灵魂回到上帝身边时，灵魂的祝福才是完整的。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在他们自己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东西来反驳这种观点，我就不得不费力地证明，对灵魂造成负担的不是肉体（本身），而是肉体的堕落。因此，我们在上一卷书中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因为败坏的身体压迫灵魂”。加上“败坏的”一词，是为了说明灵魂所承受的负担，不是任何身体（本身），而是因罪而变成的身体。即使不加上这个词，我们也无法理解其他意思。（即，身体本身不构成重担；而是身体的犯罪。）

但是，当柏拉图最明确地宣布，由至高者创造的诸神拥有不朽的躯体，当他介绍他们的创造者亲自许诺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恩惠，让他们永恒地居住在自己的躯体里、永远不会因为任何死亡而从躯体中解脱出来时，——为什么那些声称人的灵魂与肉体分离是解脱、是好事的哲学家（我们的这些对手），假装对他们非常清楚的事情（即，柏拉图对于身体与灵魂的不朽结合的高度赞扬）一无所知，甚至宁愿自相矛盾，也不愿失去对抗（我们基督徒）的机会呢？

（请看）这里是柏拉图的话，正如西塞罗引述。在这段话中，最

高神对他所创造的诸神说：“你们这些从神的血脉中生长出来的人，想想我是你们的父母和创造者。只要我愿意，这些（你们的身体）是坚不可摧的；虽然所有组成的东西都可能毁灭。但是，把理性所压实的东西（即身体）溶解是邪恶的。但是，鉴于你们已经出生，你们确实不可能是不朽和不灭的；然而，你们决不会被毁灭，也不会有任何命运将你们置于死地，并证明你们比我的意志更强大，这（我的意志）比你们出生时所结合的那些身体更能保证你们的永恒”。

柏拉图说，众神的肉体 and 灵魂（本来）都是必死的，但造物主的意志和法令却使他们永生。因此，如果灵魂与任何躯体相连都是对灵魂的惩罚，那么神（上帝）为什么对他们（诸神）说得好像他们（诸神）害怕死亡，即害怕灵魂与躯体分离？为什么上帝为了安抚他们，向他们许诺永生，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复合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因为上帝不可战胜的意志，上帝可以使出生的事物不死亡，使复合的事物不解体，而是永恒地保存下来？

柏拉图关于恒星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马上同意他的观点，即这些发光体或球体在白天和黑夜都以其身体的光辉照耀着大地，它们也有智慧和受祝福的灵魂，这些灵魂赋予每个球体以生命，就像他（柏拉图）自信地肯定宇宙本身一样，就好像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动物，所有其他动物都包含在其中。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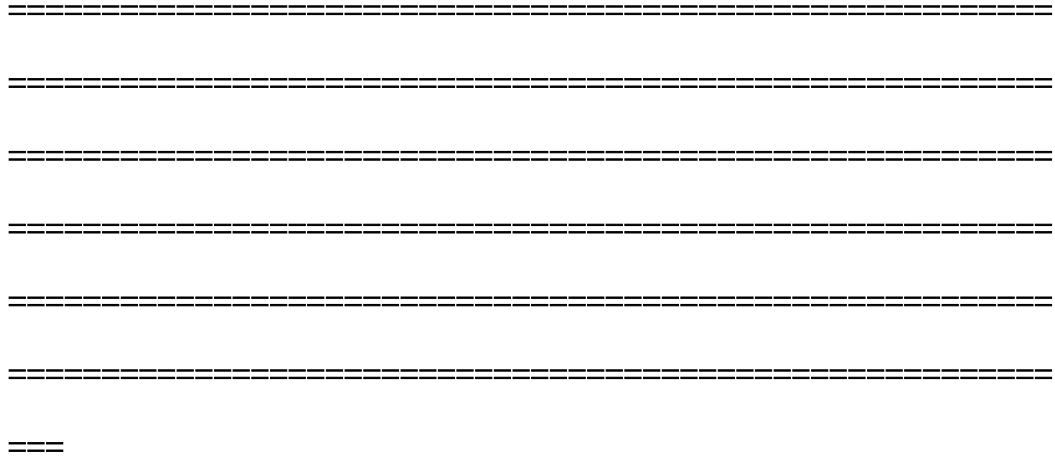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描绘了德米尤格斯构建宇宙或世界的过程，使之成为动物观念的完整呈现。他在宇宙的中心植入了一个灵魂，灵魂向外扩散，以弥漫整个宇宙；然后，他将动物的概念中包含的各种动物引入宇宙。在这些动物中，首先是天体，即体现在恒星中的神；其中最古老的是地球，位于所有动物的中心，紧紧地围绕着横穿宇宙中心的大轴心。

对于柏拉图上述的这个论点，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讨论。我认为有必要（暂时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反对那些以自己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被称为柏拉图主义者而自豪的人；他们羞于成为基督徒，不能忍受被称为这个普通人也承受的名字（基督徒），以免他们哲学家的小圈子被“庸俗化”，这是与它（柏拉图主义者）的排他性成比例的骄傲。这些人在基督教教义中寻找弱点，选择身体的永恒作为攻击的对象，好像为灵魂的幸福而奋斗，又希望灵魂永远驻留在身体里、被一条“可悲的锁链”束缚着，这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他们自己的创始人和大师柏拉图曾经肯定说，至高无上的神（上帝）赐予他们（诸神）不死的恩惠，也就是说，他们（诸神）不应该与神（上帝）使之相连的身体分离。

=====

=====

=====



## 第十七章

反对那些断言尘世的躯体无法变得不朽和永恒的人。

同样是这些（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他们进一步争辩说，地上的躯体不可能永恒，尽管他们毫不怀疑，整个大地本身就是他们的神的核心成员——的确不是最伟大的神（上帝）的核心成员，但却是一个伟大的神的核心成员，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核心成员——是永恒的。既然至高无上的神（上帝）为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创造了另一个神，也就是这个世界，高于他（上帝）之下的其他神（诸神）；既然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这个“神”（世界）是一种动物（生灵），正如他们所断言的那样，有一个理性或知性的灵魂被包裹在其巨大的躯体中，并且有四大元素作为其躯体的适当位置和调整的成员，他们希望四大元素的结合是不可分割和永恒的，以免他们的这个伟大的“神”（世界）有一天会灭亡；地

球是这个伟大的生物身体的核心部分，———那么，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有什么理由说地球是永恒的，如果上帝愿意，其他陆地生物（人类）的身体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呢？

但是，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说，大地必须回归大地，（陆地上的）动物的陆地躯体就是从大地中取出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它们（人类与陆地动物）必须死亡和解体的原因，这就是它们从哪里来又回到坚固和永恒的地球的方式。

但是，如果有人对火说同样的话，认为从火中产生的身体必须回到火中去，那么，柏拉图所说的天神（偶像众神）从至高无上的神（上帝）那里获得的不朽，难道不会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消失吗？或者说，这些诸神之所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因为柏拉图所说的至高神（上帝）的意志压倒一切力量，而他（上帝）的意志不希望如此（天使的躯体朽坏）吗？那么，又是什么阻碍了至高神（上帝）对陆地上的（人类的）身体做出同样的规定呢？

既然柏拉图承认，上帝能够阻止出生的事物死亡，能够阻止结合的事物分离，能够阻止组成的事物解体，并且能够规定，（天使的）灵魂一旦被分配到它们的躯体上，就永远不会抛弃它们，而是与它们一起享受不朽和永恒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上帝不能使陆地上的（人类的）躯体也不死亡呢？

难道上帝无力做到基督教信条中的一切，却有能够实现柏拉图主义者的一切愿望吗？（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们被允许了解神圣的目的和力量，而（圣经）先知们却被否认了！

事实是，上帝的灵将他认为适合揭示的旨意教给了他的（圣经）先知们，但（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们在试图发现它（上帝旨意）时，却被人类自己的猜测所欺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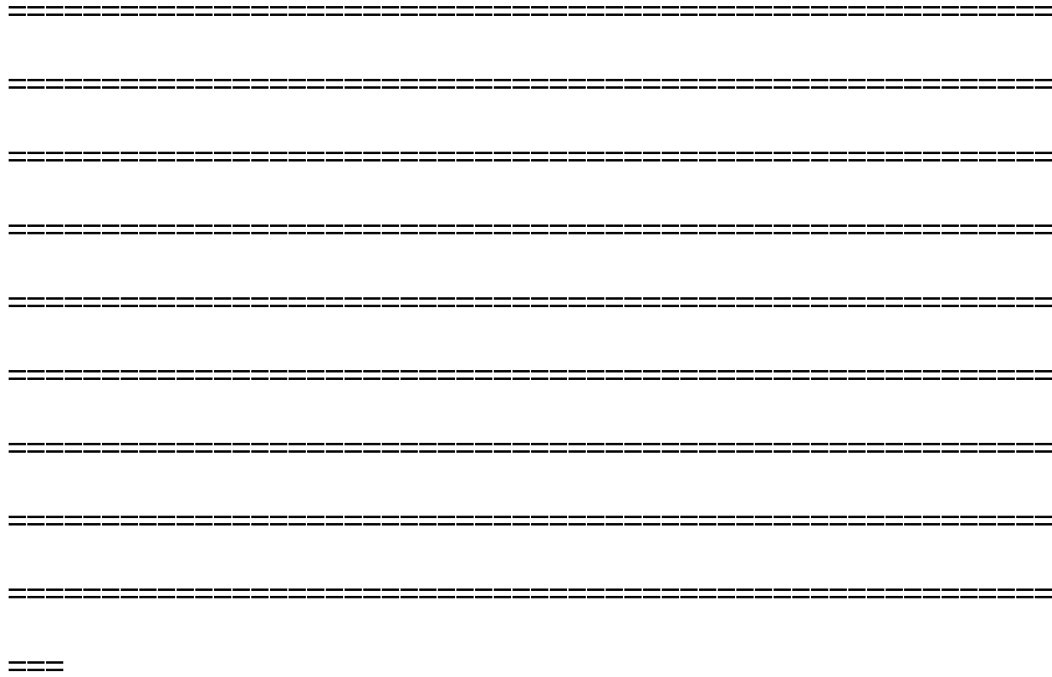
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不应该如此误入歧途；我不说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是由于他们的固执，以至于如此频繁地自相矛盾；因为他们竭力主张，为了灵魂的幸福，灵魂不仅必须抛弃尘世的身体，而且必须抛弃各种身体。

然而，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自相矛盾地）认为，灵魂最有福的诸神被束缚在永恒的躯体上，被束缚在火热的躯体上，而朱庇特本人的灵魂（或这个“世界”，正如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则被束缚在构成这个从地到天的整体的所有物质元素上。柏拉图认为，“这个灵魂是由音乐数字延伸和扩散的，从地球内部的中间（几何学家称之为中心）向外通过其所有部分一直延伸到天的最高处和最尽头；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伟大和幸福的不朽动物（生灵），它的灵魂既有智慧的完美祝福，又从不离开自己的身体，它的身体具有永恒的生命”。（关于这些数字，见格罗特的《柏拉图》，iii. 254）。

虽然它（“世界神”）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躯体，而是由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材料压缩而成的，但它并不妨碍、或阻碍（“世界神”的）灵魂。既然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对自己的猜想如此宽容，那他们为什么拒绝相信神圣的意志和力量可以赋予世俗（之人）的躯体以不朽，灵魂在其中既不会被（人的）躯体的负担所压迫，也不会因（永死的）死亡而与躯体分离，而是永恒而幸福地活着呢？

难道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没有断言，他们自己的神（“世界神”）就生活在火的躯体中，他们的国王乔维（朱庇特）本人就生活在物质元素中吗？如果为了获得幸福，灵魂必须离开各种躯体，那就让他们的“神”（偶像众神）从星空中飞来，让朱庇特从地上飞到天上；如果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不能这样做，那就让他们被宣判为可悲的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一方面，他们不敢让自己的“神”（偶像众神）离开躯体，以免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崇拜凡人；另一方面，他们不敢否认（诸神）自己的幸福，以免他们承认可怜虫是（诸）神。

因此，为了获得幸福，我们（人）不需要放弃每一种身体，而只需要放弃可腐朽的、累赘的、痛苦的、垂死的身体——不是以上帝的仁慈而为第一个人设计的身体，——而只是因人的罪而带来的身体。



## 第十八章

（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家们认为，地上的躯体不可能在天上，因为凡是地上的东西都会因其自然的重量而被吸引到地上。

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家们）说，土体的自然重量必须使它们留在地上或被吸引到地上；因此，它们不可能在天上。我们的始祖确实在地上，在一个树木繁茂、果实累累的地方，那里（伊甸园）被命名为天堂。

但是，让我们的对手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关于地上重量的问题，

因为它对基督身体的升天和圣徒复活的身体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人类的技术可以通过某种巧妙的方法，用那些一放到水上就会下沉的金属，制造出可以漂浮的容器，那么，上帝通过某种神秘的操作方式，甚至可以更加肯定地使这些土块从其重量的下压中解放出来，这又是多么可信呢？对于上帝来说，这不可能是不可可能的。

尤其是精神和肉体的本质结合在一起比肉体与其他物质结合在一起要奇妙得多。难道我们还不能轻易地相信，被赋予完美祝福的灵魂，会被赋予随心所欲、几乎自发地移动其尘世但却不朽的躯体，并以最敏捷的动作将其放置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的能力吗？

如果天使能随心所欲地从任何地方运送任何陆地上的生物，并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难道人们不会相信，他们（天使）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会感到辛苦和负担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因神圣恩典而变得完美和蒙福的圣徒的灵魂，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身体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放在他们想放的地方呢？虽然我们习惯于在负重时注意到，土体的数量越多，重量就越大，重量越大，负担就越重，但灵魂在携带自己肉体的肢体时，如果它们是健康的，就没有那么困难，如果它们是轻盈（软弱）的，也没有那么困难。虽然在别人看来，精神矍

铄的人比羸弱多病的人更容易负重，但当一个人拥有强健的体魄时，他自己移动和扛起自己的身体也不会感到那么沉重，而当他的体格因饥饿或疾病而变得羸弱时，他自己也不会感到那么沉重。

因此，在估算（人类的）世间躯体的重量时，即使它还在腐朽和死亡，考虑的也不是死重，而是各部分的健康平衡。我们现在所说的健康和未来的不朽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因此，不要让哲学家们用身体重量的论据来扰乱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不屑于去探究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地上的身体可以在天堂，而整个地球却悬浮在虚无之上。因为也许世界是通过吸引所有重物到其中心的同一定律来保持其中心位置的。

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柏拉图把创造人类和其他陆地生物的任务交给了小神，他们能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从火中抽走燃烧的特性，而把照明的特性留在火中；如果柏拉图也承认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有能力使已出生的事物免于死亡，使由身体和精神等不同部分组成的事物免于解体；——那么，我们难道还要犹豫，不承认这位至高神（上帝）也有能力对他所赋予的不朽的人的身体进行操作，使其不再腐朽，但保留其本性；使其不再沉重，但保留其貌美的外形和肢体吗？

但是，关于我们对死人复活的信仰，以及他们（复活后）不朽的肉体，我们将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处详细论述，愿上帝保佑。





尽管正义和圣洁的死者（圣徒）的灵魂生活在平静的安息中，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他们（圣徒）能在健康、良好的躯体中活着，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甚至那些坚持“脱离各种躯体是最幸福的”这一信条的人（柏拉图主义者），宁可自相矛盾，也会不顾自身地赞成这种观点（即，好人不死、一直健康地活着该多好）。

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不敢把（他们自己中间的）智者置于不朽的神灵之上，不管他（智者、好人）是将死还是已死；——在柏拉图看来，至高无上的神（上帝）许诺给诸神的是不可分割的生命，或者说是与他们（诸神）的身体永恒结合的生命；——而同样是这个柏拉图，认为人最好的结局莫过于虔诚而公正地度过一生，在与肉体分离后，被接到众神的怀抱中；而众神则永远不会抛弃他们的身体。

“他们可以忘却过去，重温上层的空气，想象着再次回到身体的渴望”——维吉尔 Virgil, 《Eneid》, vi. 750, 751.

人们称赞他（维吉尔）从柏拉图体系中借用了这一点。当然，柏拉图认为，凡人的灵魂不可能永远在他们的身体里，而必须由死亡来解脱；另一方面，他（柏拉图）认为，没有身体，他们（灵

魂)就不可能永远存在,而是不停地交替着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然而,他(柏拉图)把智者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认为他们(智者)死后会被带到星星上去,每个人都可以在适合自己的星星上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当他忘却了以前的苦难,并渴望得到身体时,就可以回到凡人的劳作和苦难中去。同样,那些生活愚昧的人也会蜕变成适合自己的躯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兽类。因此,即使是善良睿智的灵魂,他的命运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得到的不是他们可以永远、甚至不朽居住的身体,而是他们既不能永久保留,也不能享受永恒纯洁的身体。

关于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我们在前一卷书中已经说过:——波菲利在基督教时代的教义光辉下感到羞愧,因此他不仅把人类的灵魂从野兽的躯体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主张把智者的灵魂从一切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一切肉体的束缚,作为赤裸裸的、受祝福的灵魂,与天父永远同在。为了不被基督对圣人永生的应许所击败,他(波菲利)还将被净化的灵魂置于无尽的幸福中,不再回到他们以前的苦难中;但是,为了与基督唱反调,他(波菲利)否认了不可朽坏的身体的复活,并坚持认为这些灵魂将永生,不仅没有尘世的肉体,而且根本没有任何身体。然而,无论他(波菲利)的这一教导是什么意思,他至少没有教导这些(人的)灵魂不应该向居住在身体中的神灵(偶像众神)献上宗教仪式。他(波菲利)为什么不这样做,除非他相信(人的)灵魂即使与肉体分离,也不比那些(有身体的)神灵(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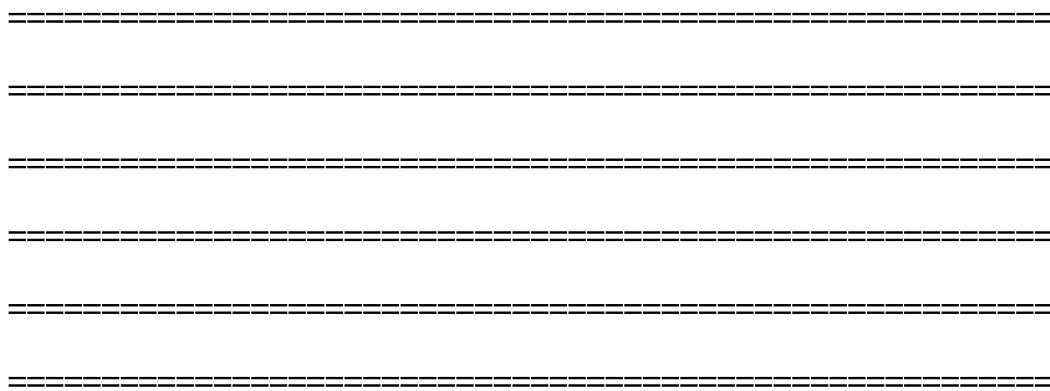
## 第二十章

现在安息的肉体将升华到我们始祖的肉体所没有的完美境界。

因此，逝去的圣徒的灵魂不会受到使他们离开肉体的死亡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肉体在希望中安息，无论在感觉消失后受到怎样的侮辱。因为他们并不像柏拉图所想的那样，希望自己的肉体被遗忘，而是因为他们记得那位不欺骗任何人的神（上帝）所应许的，那位给了他们安全保障的神，甚至是他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失；他们怀着憧憬的耐心等待着他们肉体的复活，他们在肉体中遭受了许多苦难，而现在将永远不再遭受苦难。如果说，当他们的肉体带着天生的孱弱与他们的意志作对，不得受制于属灵的律法时，他们还不“恨自己的肉体”，那么，当肉体本身也变成属灵的时候，他们就更应该爱它了！因为，当灵魂服侍肉体时，它（灵魂）被称作属肉体是恰当的，同样，当肉体服侍灵魂时，它（肉体）也会被称属灵的。这并不是说它（肉体）变成了（没有身体的）灵，就像有些人从“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句话中所臆想的那样；而是因为它（肉体）以一种完美而奇妙的顺服态度服从于灵魂，并在所有事情上对进入不朽的意志做出回应，所有的勉强、所有的败坏和所有的迟钝都被消除了。因为身体不仅会比在这里的最佳健康状态更好，而且会超越我们的始祖在犯罪之前的身体。因为，虽然他们（始祖）不犯罪就不会死，但他们像现

在的人一样使用食物，他们的身体还不是灵性的，只是动物性的；虽然他们（若不犯罪）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老，也没有离死亡越来越近——在上帝奇妙的恩典中，生命之树与禁树一起生长在乐园之中，这为他们提供了保障——但他们还是摄取了其他的养料，虽然不是那棵树（禁树）的养料。

禁树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好，而是为了表彰纯洁而简单的顺从，这是理性的受造物在作为其主的造物主之下的伟大美德。因为，虽然没有触碰邪恶之物，但如果触碰了被禁止之物，不服从本身就是罪。他们（始祖）吃其他的果子，是为了使他们的动物身体不至于因饥饿或干渴而感到不适；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为了使死亡不会从任何地方偷袭他们，使他们不会因年老而腐烂。可以说，其他水果是他们的营养品，而这棵树（生命树）却是他们的圣餐。因此，生命树在陆地乐园中的地位，就像上帝的智慧在灵界中的地位一样，经上写道：“她（智慧）是生命树，给倚靠她的人”。



---

---

---

---

## 第二十一章

关于乐园（伊甸园），可以从灵性的角度来理解，而不必牺牲关于真实地点的叙述的历史真实性。

因此，有些人把所有与乐园（伊甸园）本身有关的东西都寓言化了，根据圣经的真理，最早的人，也就是人类的父母（亚当夏娃），被记载在乐园里；他们（那些只以寓意理解圣经的人）把乐园里所有的树木和结果实的植物都理解为美德和生活习惯，就好像它们在外部世界并不存在，只是为了精神意义才这样说或与之相关。仿佛不存在真正的人间天堂！就好像从来没有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女人，也没有亚伯拉罕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另一个是自由妇人所生，因为使徒说，在他们身上预表了两个盟约；又好像摩西击打磐石时，水从来没有从磐石中流出，因为在磐石中可以看到基督的形象，正如同一位使徒（保罗）所说：“现在那磐石就是基督！”。

因此，没有人否认天堂（伊甸园）可以代表有福之人的生活；天

堂的四条河流代表四种美德，即谨慎、刚毅、节制和正义；天堂的树木代表所有有用的知识；天堂的果实代表虔诚之人的习俗；天堂的生命之树代表智慧本身，即万善之母；而分别善恶树则代表（人）违背诫命的经历。上帝指定的惩罚本身是公正的，因此也是善的；但人对它的体验却不是善的。

这些事情也可以被理解为教会的事情，而且更有意义，因为它们未来事情的预言。因此，乐园就是《雅歌》中所说的教会；乐园的四条河流就是四福音书；果树就是圣人，果实就是他们的行为；生命树就是圣所，就是基督；分别善恶树就是意志的自由选择。因为如果人轻视上帝的旨意，他只能毁灭自己；因此，他学会了献身于公共利益、和陶醉于自己的利益之间的区别。因为爱自己的人是被自己抛弃的，这样，当他被恐惧和忧伤所淹没时，如果他还有灵魂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就可以像诗篇中所说的那样哭喊：“我的灵魂在我里面沉沦，”当受到责罚时，他可以说：“因为主的力量，我要等候你”。这些和类似的寓言式解释可以适当地加在《乐园（伊甸园）》上，而不会冒犯任何人，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段历史（创世纪）的严格真实性，并通过其对事实的间接叙述得到了证实。

诗篇

42:1 （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伶长。）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42:2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42:3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42:4 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

42:5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42:6 我的神阿，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但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記念你。

42:7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42:8 白昼耶和華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42:9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42:10 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42:11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



择进食之外，不需要进食，也没有进食的必要。天使也是如此，他们（天使）呈现在人的眼前，让人触摸，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也愿意通过一种人的身份来适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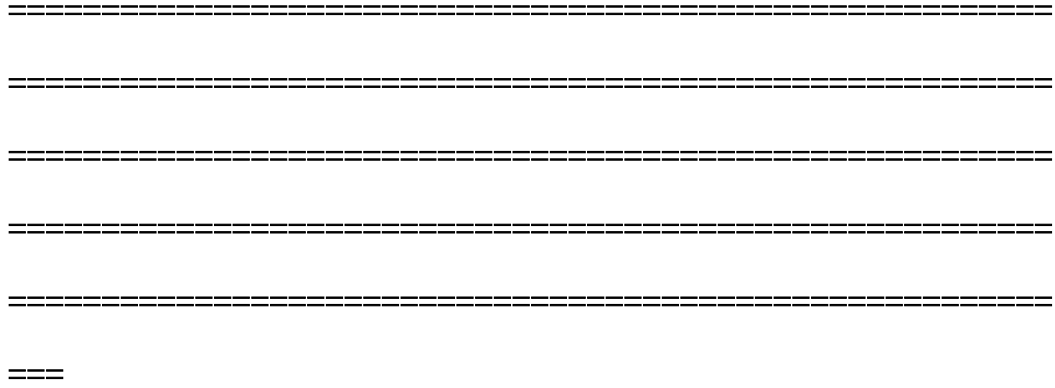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我们也不能认为，当人接待天使作为客人时，天使只是在表面上吃东西，尽管对任何不知道他们是天使的人来说，他们似乎（看起来）和我们一样需要吃东西（其实他们并不必需食物）。因此，《托比特书》中说：“你们看见我吃东西，却只是在幻觉中看见；”也就是说，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是为了使身体清爽才吃东西的。但是，如果说在天使的问题上，另一种观点似乎更有辩护的余地，那么在我们的主自己的问题上，我们的信仰肯定不会让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即使在他（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他现在是灵性的但却是真实的肉体的时候，他还是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喝；因为不是吃喝的能力，而是吃喝的需要，都是从这些肉体中剥夺的（即，复活后的身体，并非不能吃喝，而是不必需吃喝）。因此，它们（复活后的身体）将是属灵的，不是因为它们不再是肉体，而是因为它们将靠复活的灵存活。

=====

=====

=====

=====



## 第二十三章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动物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或者说，在亚当里死了的人和基督里活了的人。

就像我们（在此生）有活魂灵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复活的灵，却被称为有灵魂的身体，但却不是灵魂（本身），而（仅）是肉体；同样，那些（义人复活后的）身体也被称为灵性的身体，但上帝不允许我们因此认为它们（复活后的身体）是灵而不是身体，因为灵性的身体被圣灵复活后，有肉体的实质，但却没有肉体的不坚固和败坏。

到那时，人就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了——这并不是因为人的身体不再是由地所造的身体，而是因为人将因其属天的禀赋而成为天堂的合适居民；这并不是因为人失去了其本性，而是因为人改变了其品质。

第一个人（亚当）是土生土长的，他被造的是一个活的灵魂，而不（仅）是一个活泼的灵（因为他有肉体），这是为他保留的顺从的奖赏。因此，他的身体需要食物和饮料来满足饥渴，没有绝对的、不可毁灭的性质。

我说，这个（亚当的）身体无疑不是灵性的，而是动物性的；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它（亚当）冒犯了上帝，招致了上帝威胁的报复，它是不会死的。虽然他（亚当）在乐园之外也没有被剥夺食物，但由于被禁止吃生命之树，他被交付给了时间的浪费（损耗），至少在生命方面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犯罪，他可能会永远保留在乐园里（不死），尽管只是动物的身体；直到他的顺从使他的身体变得有灵性为止。

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时，也表示了这种明显的死亡，即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亚当夏娃）在吃了禁果、带来死亡的果子的那一天没有（立即地）脱离肉体是荒谬的。因为就在那一天，他们的本性被改变了，变坏了，由于他们被最公正地驱逐出生命之树（的伊甸园），他们甚至被卷入了身体死亡的必然性中；而我们生来就是在这种必然性中长大的。

因此，使徒（保罗）没有说“身体确实因罪而注定死亡”，而是说

“身体确实因罪而死”。然后他又说：“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这样，（义人复活的）身体就会相应地变成一个活的灵魂的身体；然而，使徒称它（罪人的肉体）为“死”，因为它已经处于死亡的必然之中。

既然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是指灵魂的死亡，这是他（亚当）抛弃灵魂的结果；既然上帝说：“你本是土，也要归于土”，是指肉体的死亡，这是当灵魂离开肉体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上帝）对第二次死亡只字未提，而是希望将其隐藏起来，留待新约中再讲；在新约中，第二次死亡得到了最明确的揭示。他（上帝）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让人明白，这人人都有第一次死亡，是一个人身上的罪所造成的，而这罪成为了人人都有。但第二次死亡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除外。因为“他（上帝）既预先知道谁，就预定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上帝的恩典藉着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将这些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从第二次死亡中拯救出来。

-----  
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

### 哥林多前书

15:34 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15:35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15:36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15:37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

15:38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15:39 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

15:40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15:41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15:42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15:43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15: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15: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15:46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15:47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15:48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15:49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15:50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15:52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15:53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变成原文作穿下同)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15:54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15:5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15: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15:57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因此，使徒指出，第一个人（亚当）是以动物的身体被造的。为了将现在的动物身体与复活后的灵性身体区分开来，他（保罗）

说：“撒种在败坏里，复活在清白里；撒种在羞辱里，复活在荣耀里；撒种在软弱里，复活在能力里；撒种在属血气的身体上，复活在属灵的身体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接着说：“有属血气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为了说明什么是有灵的身体，他说：“经上記着说：第一个人亚当被造为有灵的活人，末后一个亚当（耶稣基督）是使人活的灵”。

因此，通过“第一个人被造为有灵的活人”这句话，使徒保罗希望理解的是人有灵的身体。但他希望人们如何理解灵体，他补充说：“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成了使人活的灵。”这显然是指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再也不会死了。他（保罗）接着说：“但那首先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血气的；后来才是属灵的”。在这里，他更明确地断言，他所说的第一个人（亚当）是指动物的身体。

当他（保罗）说后一个人（耶稣基督）成了使人活的灵时，他说的是灵体。动物的身体是前者的，是第一个亚当所拥有的，如果他沒有犯罪就不会死，也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它（肉体）的本性因罪而改变和败坏，以至于把我们带到死亡的必然性之下；甚至基督也首先屈尊承担了这样的身体，这确实不是出于必然，而是出于选择。

然后，使徒在这两个人（亚当与基督）之间加上了一个显著的区别，他说：“第一个人（亚当）是属地的，是土的；第二个人（基

督)是从天上来的主。地上的是这样,地上的人也是这样;天上的是这样,天上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既有地上人的形像,也要有天上人的形像”。他(保罗)还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受洗归入基督,就有多少人穿上了基督”。因为,用他的话说,“我们因盼望而得救”。现在,我们因罪和死亡的传播而有了属世之人的形象,这是由普通的世代传递给我们的;但我们因赦免和永生的恩典而有了属天之人的形象,这恩典是通过神与人的中保——基督耶稣——赋予我们的。他(耶稣基督)是保罗这段话的中心,因为他(基督)从天上来,以地上凡人的身体为衣,为要(使我们)以天上的不朽为衣。他(保罗)称其他人(跟随基督的人)为属神之人,因为他们(基督徒)因着恩典成为了他(基督)的肢体,这样,他(基督)就成为他们的头。在同一封书信中,他(保罗)把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死是因一人(亚当)而有的,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基督)而有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

---

## 罗马书

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

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8: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

们吗？

8: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

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

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8: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8: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8:39 是高大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

哥林多前书

15:50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15:52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15:53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变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15:54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15:5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15: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15:57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

### 加拉太书

3:21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3: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3: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3: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3:25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3:26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3: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3:28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3:29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

除了在亚当里，没有人是以动物的身体死去的，所以除了在基督里，也没有人是以属灵的身体复活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我们在复活时会拥有第一个人（亚当）犯罪前的身体，也不能认为“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这句话应理解为天上的形体如同地上由罪带来的身体；因为我们不能认为亚当在堕落前拥有灵性的身体，而为了惩罚他的罪，灵性的身体变成了动物的身体。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一位如此伟大的导师（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有天然的身体（地上的形体），也有灵性的身体（天上的形体）；正如经上所记，第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灵的活人。难道亚当是在犯罪之后才变成这样的吗？难道这不是人类最原始的状态吗？

=====

=====

=====

=====





但人起初被造时的情况并非如此（即并不是像福音书中所讲的，耶稣基督对门徒吹气、使他们受圣灵），这段（创世纪）叙述的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有些人认为用“上帝用泥土造人”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因为（创世纪二章）之前已经说过，“有雾从地里升起，浇灌了整个地面”，这样就可以理解是指由这些水分和尘土形成的粘土。因为在这节经文的后面紧接着一句话：“上帝从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不过，希腊文中的“τλαοεβ”是“创造”还是“形成”并不重要，“形成”才是更好的译法。但那些倾向于“创造”的人认为这样就避免了因以下事实而产生的歧义：在拉丁语中，有这样一种用法，即那些被说成是形成了某种事物的人，是假造和虚构的。那么，这个用尘土或湿润的尘土或粘土造出来的人，这个“尘土”（我可以用圣经的明文），就像使徒教导的那样，当他有了灵魂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躯体。他（保罗）说，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这颗尘土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们说，他（亚当）已经有了灵魂，否则他就不能被称为人；因为人不只是一个身体，也不只是一个灵魂，而是由两者组成的存在。这的确是真的，灵魂不是人的全部，而是人的较好的部分；身体不是人的全部，而是人的较差的部分；然后，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就获得了人的名称，然而，即使我们单独谈论它们

时，它们（灵魂与肉体）也不会分别失去这个名称。因为在口语中，谁会被禁止说“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正在休息或受苦”，尽管这只能是指灵魂；或者“他被埋葬在这样那样的地方”，尽管这只是指身体？他们会说圣经没有遵循这样的用法吗？恰恰相反，《圣经》完全采用了这种用法，甚至当人活着，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时，《圣经》（哥林多后书4：16）还把它们各自单独称为“人”，把灵魂称为“内在的人”，把身体称为“外在的人”，就好像有两个人一样，虽然两者加在一起确实是一个人，但我们必须明白，人在什么意义上被说成是神的形象，但仍是尘土，并要回归到灰尘。

因上帝向他吹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前者（“灵魂”）指的是理性的灵魂，上帝通过他的呼吸，或者更恰当地说，通过他的启示，将理性的灵魂传递给了人，也就是他（亚当）的身体；而后者指的是他的身体，上帝用尘土塑造了他的身体，并赋予了他灵魂，使之成为有生命的身体，也就是人成为有生命的灵魂。

因此，当我们的主向他的门徒吹气并说：“你们受圣灵”时，他（耶稣基督）当然希望人们明白，圣灵不仅是父的灵，也是独生子自己的灵。因为同一位圣灵确实是圣父和圣子的灵，与他们一起构成了父、子、灵三位一体，不是受造物，而是造物主。因为从他（耶稣基督）肉身口中吐出的物质气息，也不是圣灵的实质和本质，而是如我所说，圣灵是父与子共有的暗示；因为他们没有各

自独立的灵，而是同为一体。在圣经中，圣灵总是用希腊语来称呼。Τῷ εὐμῶν, 这也是主在把他赐给门徒时，通过嘴唇的呼吸暗示恩赐的地方给他起的名字。但在这段经文中，“耶和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或者说启示他”，希腊文中没有 πνεῦμα 这个通常指圣灵的词，而是 πνοή，这个词更多地用于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因此，一些拉丁文译者更愿意用“气息”而不是“灵”来翻译这段经文。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也出现在《以赛亚书》lvii. 16 中，上帝说：“我创造了一切气息”，无疑指的是一切灵魂。因此，这个词 πνοή 有时被译为“气息”，有时被译为“精神”，有时被译为“灵感（启示、默示）”，有时被译为“愿望”，有时被译为“灵魂”，甚至在用于上帝时也是如此。而 Πνεῦμα 则统一译为“灵”，无论是人的“灵”，使徒说：“因为人的事，除了人里面的灵，还有什么人知道呢？”（如《哥林多前书》第 2 章第 11 节）还是兽的“魂”，所罗门说（传道书 3: 21）：“谁知道人向上的灵，和兽向下到地的魂呢？”或被称为风的物质灵，因为《诗篇 148: 8》如此称呼它：“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或者是未被创造的、造物主的灵，主在福音书中说：“你们要接受圣灵”，用他口中的呼吸表示恩赐；当他说：“你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去给万民施洗”时，这句话非常明确和出色地赞扬了三位一体；——还有在圣书的许多其他地方说：“上帝是灵”。在所有这些引用的经文中，我们没有发现希腊文中使用的是 πνοή 这个词，而是 Τῷ εὐμῶν，拉丁文中使用的不是 flatus，而是 spiritus。

因此，再看那处经文，“他（上帝）启示了”，或者更恰当地说，“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他（亚当）的脸上”，即使希腊文没有使用  $\tau\nu\omicron\nu\acute{\iota}$ （即，灵；如它所使用的那样），而是  $\nu\epsilon\upsilon\mu\alpha$ （即，气息），也不一定就意味着造物主的灵（在三位一体中被明确称为圣灵），因为如前所述， $\pi\nu\epsilon\upsilon\mu\alpha$ （气息）显然不仅用于造物主，也用于受造物。

但是，他们（那些错误理解圣经的人）说，当圣经使用“灵”这个词时，它不会加上“生命的”这个词，除非它想让我们理解圣灵；当它说“人成了灵魂”时，它也不会加上“活”这个词，除非灵魂的生命是由上帝的恩赐从上面赐予它的。他们问，既然灵魂本身就有自己的生命，那还有什么必要加上“活”呢？这不过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猜想极力辩护，却漫不经心地忽视了圣经的教导，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创世记》的前一页找到“地要生出活的灵魂”这句话，当时所有的陆生动物都被创造出来了。然后，稍作间隔，但仍是在同一本书中，难道他们不可能注意到这节经文：“凡鼻孔里有生命气息的，旱地上所有的人都死了。”这节经文表示生活在大地上的所有动物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吗？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圣经在提到野兽时也习惯于说“活的魂”和“生命的灵”；如果在这里说“凡有生命之魂的”，用的是  $\nu\omicron\nu\acute{\iota}$  而不是  $\pi\nu\epsilon\upsilon\mu\alpha$ ，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既然灵魂没有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加上“活的”呢？在“

魂”后面加上“生命的”又有什么必要呢？

但我们知道，只要圣经提到动物，即有生命的躯体，灵魂在其中充当感觉的居所，圣经就会按其普通的风格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当提到人时，我们就会忘记圣经的普通和既定用法，即表示人获得了理性的灵魂，它不是像其他活物一样从水和土中产生的，而是由上帝的气息创造的。然而，这种创造是如此有序，以至于人的灵魂应该生活在动物的身体里，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其他动物一样，“地要生出一切有魂的活物”，关于这些动物，圣经中又说，在它们里面有生命的气息，在希腊文中使用的是 von 而不是 veu μα 这个词，在这个名称下表示的当然不是圣灵，而是它们的灵魂。

但是，他们（那些错误理解圣经的人）又反对说，气息被理解为是从上帝的口中发出的；如果我们相信那就是灵魂，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是同一种物质，与智慧是同等的，智慧说：“我是从至高者的口中出来的”。的确，智慧并没有说它是从上帝的口中“吹”出来的，而是从上帝的口中出来的。但正如我们在呼吸时，不是从我们自己的人体，而是从周围的空气中吸入和呼出，当我们吸气和再次呼吸时，全能的上帝也能够制造呼吸，不是从他自己的本性，也不是从他下面的受造物，而是甚至从无中创造出来。

他（上帝）的呼吸或启发，非物质的呼吸也是非物质的，但不可

改变的呼吸不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气息）是被创造的，而他（上帝）是未被创造的。然而，为了让这些喜欢引用圣经却又不了解圣经用语的人知道，从上帝口中吐出的不仅是与上帝平等和同质的东西，让他们听听或读读上帝说的话：“你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将你从我口中吐出”。

那么，当使徒（保罗）如此明确地将动物的身体与属灵的身体区分开来时，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与我们将来的身体是有区别的。他（保罗）说：“种下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有属世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经上记着：第一个人亚当被造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然而，先有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血气的；后有的才是属灵的。第一个人是从地上来的，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从天上来的主。地上的是这样，属地上的人也是这样；天上的是这样，属天上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像，也必有属天的形像”。关于他的这些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因此，使徒说，第一个人亚当被造的动物身体，并不是为了让它会死，而是为了让它不会死，除非他犯了罪。事实上，因圣灵使之复活而成为灵性和不朽的身体是不会死的；因为灵魂被造是不朽的，因此，虽然可以说它（肉体）因罪而死，并失去了它自己的某种生命，即上帝的灵（它因上帝的灵而得以智慧和有福地生活），但它并没有停止某种生活，尽管是悲惨的，因为它（罪人）因被造而不朽。悖逆的天使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因犯罪而在某种意义上死亡，因为

他们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生命之泉（当他们喝下生命之泉的时候，他们本来能够智慧而美好地生活），但他们不能因此而死亡，以至于完全停止生活和生命；因为他们受造时是不死的。

因此，在最终审判之后，他们将被扔进第二次死亡，甚至在那里也不会被剥夺生命或感觉，而是遭受折磨。

但是，那些被上帝的恩典所接纳，成为圣洁天使的同胞，继续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人，将永远不会再犯罪或死亡，因为他们拥有灵性的身体；由于他们拥有天使所享有的不朽，他们身体的性质将继续保持不变，但所有肉体的堕落和不坚固都将被消除。

-----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讨论，并在真理之神的帮助下解决： 如果我们始祖不羁的肢体中的淫乱运动是由于他们的罪而产生的，而且只是在神圣的恩典抛弃了他们的时候才产生的；如果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被睁开，看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注意到了他们的赤裸，而且他们（用树叶）遮盖了他们的羞耻，因为他们肢体的无耻运动不服从他们的意志，那么，如果他们（未曾犯罪背离神，）仍然像被造时那样没有罪，他们怎么会生孩子呢？但是，由于这本书必须结束了，而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又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下一卷书中去，在下一卷书中处理这



个问题会更方便。

++++  
++++  
++++  
++++  
++++  
++++  
++++  
++++  
++++  
++++  
++++

## 第二册

++++  
++++  
++++  
++++  
++++  
++++  
++++  
++++

+++++

目录

第十四卷

关于人类第一宗罪的惩罚和结果，以及没有情欲的人的诞生

第十五卷.

神圣的历史所追溯的地上和天上城市的发展历程

第十六卷

从挪亚到以色列国王时代的上帝之城的历史

第十七卷

从先知时代到基督时代上帝之城的历史

第十八卷.

从亚伯拉罕时代到世界末日的地上和天上城市的平行历史

第十九卷

对有关至善的哲学观点的回顾，以及这些观点与基督教信仰的比较

第二十卷

关于末日审判，以及《旧约》和《新约》中有关末日审判的声明

第二十一卷

关于恶人在地狱中的永恒惩罚，以及对其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

第二十二卷

关于圣徒永恒的幸福、肉身的复活，以及早期教会的神迹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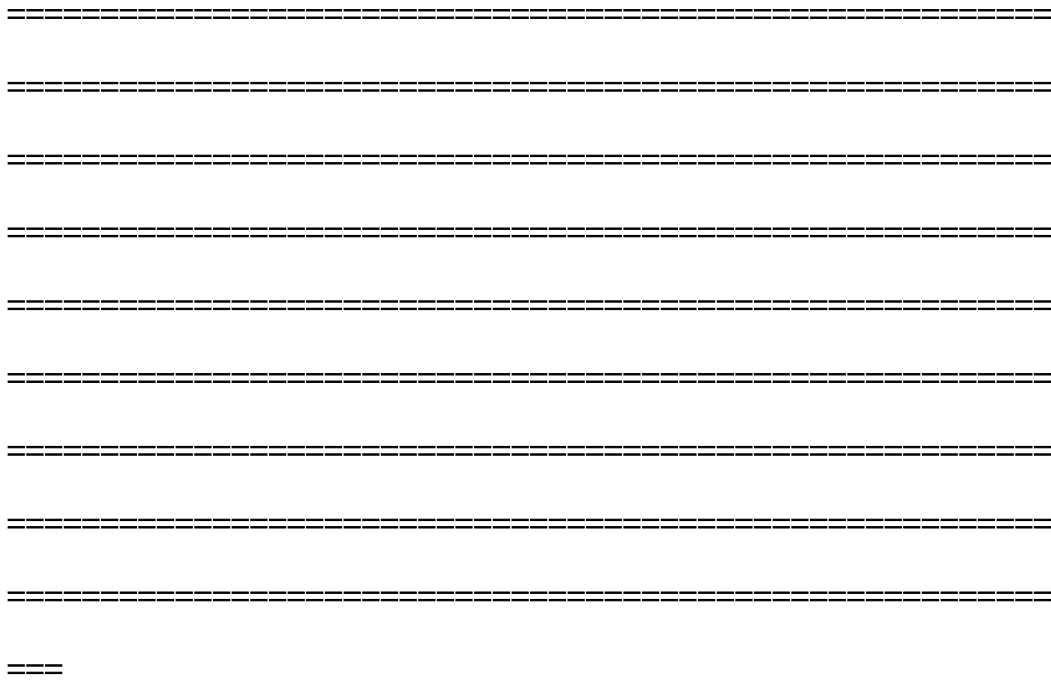
## 上帝之城

### 第十四卷

====  
====  
====  
====  
====  
====  
====  
====  
====  
====

论证。

奥古斯丁再次论述了始祖的罪，并指出这是人类肉欲生活和邪恶情感的根源。他还特别证明，伴随情欲而来的羞耻是对这种悖逆的正当惩罚，并询问人类如果没有犯罪，如果没有情欲，如何能够繁衍后代。



## 第一章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許多人，第一个人的悖逆就会使所有人陷入第二次死亡的无尽苦难之中。

我们在前面的书中已经说过，上帝不仅希望人类能够因其相似的

天性而彼此交往，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因关系的纽带而和睦相处、和平相处，所以他（上帝）乐意将所有人从一个个体（亚当）中衍生出来，并创造了具有这样天性的人，如果不是两个始祖（其中一个是从无中创造、即亚当，另一个是有中创造、即夏娃）的悖逆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人类的成员本不应该死亡；因为他们（始祖）犯了如此大的罪，以至于人类的本性因此而改变，并传给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的子孙后代会犯罪，会死亡。

死亡的国度如此统治着人类，如果不是上帝（所赐给罪人的）不配的恩典将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罪应得的惩罚甚至会将所有人推向没有尽头的第二次死亡。

因此，虽然地球上有许多伟大的民族，他们的礼仪和习俗、语言、武器和服饰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人类社会不外乎两种，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可以称其为两座城市。一个是那些希望按照肉体生活的人，另一个是那些希望按照精神生活的人；当他们各自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平相处。

=====

=====

=====

=====

=====



如“所有的肉体不都是同一种肉体，而是人有一种肉体，野兽有另一种肉体，鱼类有另一种肉体，鸟类有另一种肉体”，而且这个词还有许多其他含义；在这些不同的用法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用法是用肉体来指人本身，人的本性用部分来指整体，如“没有肉体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这里的“没有肉体”若不是指人，是指什么呢？事实上，不久之后，他（保罗）就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人不能因律法称义”。

我们也是这样理解“道成了肉身”这句话的，“道成了肉身”就是（完全的）人；有些人（错误地）不接受这句话的正确含义，认为基督没有人的灵魂。福音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说：“他们把我的主带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她说的“他们把我的主带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她指的只是基督的肉身，她认为肉身是从埋葬基督的坟墓中被带走的。

既然圣经以多种方式使用“肉体”一词，我们没有时间去收集和 研究，如果我们要确定什么是随肉体而活（这当然是邪恶的，尽管肉体的本质本身并不邪恶），我们就必须仔细研究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的一段话，他说：“现在肉体的行为显明了，就是这些：奸淫、私通、污秽、淫乱、拜偶像、巫术、仇恨、纷争、嫉妒、忿怒、纷争、骚乱、异端、嫉妒、凶杀、醉酒、狂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也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不能承受神的国。”



如果考虑到使徒书信中的这整段话，只要它与当前的问题有关，就足以回答什么是随肉体而活的问题。因为在他所说的肉体的行为中，不仅有那些与肉体之乐有关的行为，如私通、不洁、淫乱、醉酒、狂欢，还有那些虽然远离肉体之乐，但却暴露出灵魂恶习的行为。谁不知道拜偶像、巫术、仇恨、纷争、嫉妒、忿怒、纷争、异端邪说、妒忌，与其说是肉体的恶行，不如说是灵魂的恶行呢？因为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为了偶像崇拜或某些异端错误而戒除肉体的享乐；然而，即使他这样做了，使徒的权威也证明他是随肉体而活的。

不贪肉体之乐，并不能就证明他没有在行肉体可恶的行为。

谁的灵魂里没有敌意呢？谁会对他的敌人或他认为敌人的人说，你对我的肉体不好，而不是说，你对我的精神不好呢？——总之，如果有人听说过我所谓的“肉体”，他一定会把它们归咎于人的肉体部分；因此，没有人会怀疑“敌意”属于人的灵魂。那么，为什么外邦人的博士在信仰和真理上称所有这些和类似的事情为肉体的作为；——除非是因为，通过这种用部分代表整体的说话方式，他（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让我们通过肉体这个词来理解人本身？

## 加拉太书

5:15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5: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5:17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5:18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5:1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5: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是因为受到肉体的驱使才过着邪恶的生活，那么他肯定没有仔细考虑过人的整个本性。

因为“可败坏的肉体，确实使灵魂疲惫”。因此，使徒（保罗）在谈到他不久前说过的“我们外面的人虽然灭亡”的这可朽坏的身体时说：“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幕房舍若拆毁了，我们就有神所造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我们为此叹息，恳切盼望得着从天上来的殿宇，倘若得着了，就不至于赤身露体。我们在这帐幕里的人，因有重担，就呻吟，不是要我们不穿衣服，乃是要我们穿上衣服，叫生命吞没死亡”。

这样，我们就为这可朽坏的身体所累；但我们知道，造成这种累赘的原因不是身体的性质和物质，而是它的朽坏，所以我们不希望失去身体，而是希望披上它的不朽。因为到那时，身体也将存在，但它不再是负担，因为它不再腐朽。现在，“败坏的身体压迫灵魂，尘世的帐幕使思索的心灵沉重”。

哥林多后书

4:1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4:2 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

4:3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4:5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4:6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4: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4:8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4:9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4: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4:12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4:13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記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4: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祂面前。

4:15 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神。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4: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

### 哥林多后书

5:1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5:2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

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5:3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5:4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5: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

5:6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5:8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5:9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  
-----  
-----

然而，那些认为灵魂的一切罪恶都来自肉体的人是错误的。

事实上，维吉尔似乎在优美的诗句中表达了柏拉图的观点，他说：

——

“炽热的力量激励着他们的生命、  
一种来自天堂的本质、  
尽管部分被泥土的肢体堵塞、  
和枯燥无味的腐朽之衣；”

但尽管他（维吉尔）接着提到了四种最常见的精神情感——欲望、  
恐惧、喜悦、悲伤——意在表明身体是一切罪孽和恶习的根源，然  
而，他（维吉尔）说： ——

“因此有狂野的欲望和卑躬屈膝的恐惧、  
人类的欢笑，人类的眼泪、  
沉浸在地牢般的黑夜中、  
他们向外张望，却看不到光明”。

-----  
-----  
-----

然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即，不同意：——“灵魂的一切罪恶  
都来自肉体”）。因为肉体的败坏使灵魂沉重，这不是第一宗罪  
的原因，而是惩罚；不是败坏的肉体使灵魂有罪，而是有罪的灵



魂使肉体败坏。

虽然肉体的堕落会诱发一些恶行，也会产生一些恶毒的欲望，但我们不能把邪恶生活中的所有恶行都归咎于肉体，以免因此而洗清魔鬼的所有恶行，因为魔鬼没有肉体。

虽然我们不能说魔鬼是通奸者或酗酒者，也不能把任何感官上的放纵归咎于他（魔鬼）（虽然他是那些以这些方式犯罪的人的暗中怂恿者和推动者），但他是极其骄傲和嫉妒者。

使徒保罗将这些魔鬼支配的恶行归咎于“肉体”（换言之，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并非是用“肉体”指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而是指整个的人的性质），而魔鬼当然没有（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因为他（保罗）说：“仇恨、纷争、嫉妒、纷争、争竞”都是“肉体”（即整个人的属肉体血气的性质）的作为；——在所有这些恶行中，骄傲是起源和首脑，虽然魔鬼没有（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但骄傲在魔鬼身上掌权。——有谁对圣徒表现出更多的仇恨？还有谁比他（魔鬼）更嫉妒、更痛苦、更妒忌？既然他（魔鬼）没有（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却做了所有这些事，那么这些事怎么会是（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的事，除非它们是人（整个人的性质）的事，而我说过，人是（在这里）以“肉体”（即人的整个属肉体血气的性质）的名义被谈论的？因为人不是因为有（身体性、物理性的）肉体（魔鬼没有



也不能照着天使而活，只有照着神而活，——如果他遵守真理，说神的真理，不说自己的谎言。关于人，同一位使徒（保罗）在另一处也说：“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

因此，人若按真理而活，就不是按自己而活，而是按上帝而活；因为说“我就是真理”的是上帝。

因此，当人按照自己而活，也就是按照人而不是按照神而活的时候，他肯定是按照谎言而活；不是说人本身是谎言，因为神是他的创始者和创造者，神当然不是谎言的创始者和创造者，而是因为人本来被造得正直，使他不按照自己而活，而是按照造他的神而活，换句话说，使他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

但是，如果人不是——按照他被造的（正直的）样子而活（即，人按着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而活），——那就是谎言。因为他（人）当然渴望得到祝福；但是，如果人按着自己的旨意而活着，他就得不到幸福。——如果这种愿望（即，人希望按着自己的旨意、而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活着、却想要得到幸福）不是谎言，那又是什么呢？因此，说一切罪都是谎言，并非毫无意义。

因为除了我们希望自己过得好、而不愿自己过得不好的、那种欲望或意愿之外，就没有别的罪了。因此，我们所做的谎言之事是

为了使我们过得好，但却使我们更加痛苦。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幸福的源泉只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在他自己那里，因为他在犯罪时抛弃了上帝。

那么，在阐述我们的这一命题，即“因为有人按肉体而活，有人按灵而活，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城市”时，我们完全可以说，“因为有人按人而活，有人按神而活”。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中间有嫉妒和纷争，岂不是属肉体的，是按人而行吗？”所以，随人而行和属肉体是一样的；因为肉体，即人的一部分，指的就是人。因为在此之前，他（保罗）说那些人是“肉体”，而之后他又称他们是属肉体血气的，他说：“人的事，除了人的灵，还有什么人能知道呢？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乃是神的灵；叫我们知道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讲论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训人的话，乃是用圣灵所教训人的话；将属灵的事与属灵的事相比较。但属肉体的人不领会上帝之灵的事，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愚拙的”。因此，正是对这种人，也就是属肉体性的人，他接着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这句话也可以用同样的用法来解释，即用一部分来代表全部。因为人的灵魂和肉体，即人的组成部分，都可以用来表示人的整体；因此，动物性的人和肉体的人不是两个



===

## 第五章

柏拉图派关于肉体 and 灵魂本质的观点并不像摩尼教派的观点那么值得指责，但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也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把恶习的根源归结为肉体的本质。

因此，在我们的罪孽和恶行中，我们没有必要指责肉体的本性而伤害造物主，因为就其本身的种类和程度而言，肉体是善的；但抛弃造物主的善，按照被创造的善（肉体）而生活，无论一个人是选择按照肉体生活，还是按照灵魂生活，或者按照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整个人类本性生活，都不是善的（因为这样的人是按着人的心思意念而活，而不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活）；因此，要么只用肉体这个名称来称呼它（人），要么只用灵魂这个名称来称呼它（人）。

赞美灵魂的本性是首善、而谴责肉体的本性是邪恶的人，肯定是肉体主义者，因为他对灵魂的爱和对肉体的恨都来自人的幻想，而不是神圣的真理。

事实上，柏拉图主义者并没有愚蠢到和摩尼教徒一样，把我们现在的肉体当作邪恶的天性来憎恨，因为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把

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所包含的所有元素及其所有品质都归功于造物主上帝。

然而，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由于身体的肢体和尘世的构造受到了死亡的影响，（人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而产生了欲望、恐惧、喜悦和悲伤等疾病，在这四种扰乱（西塞罗称之为“激情”）（希腊人也更喜欢把它们叫做“激情”）之下，包含了人类生活的全部恶性。——如果是这样的话，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又怎么会从他在冥府的父亲那里听说灵魂应回归身体，他对这一说法表示惊讶，并感叹道：——

“父亲啊！你能想象  
幸福的灵魂会离开这个世界、  
寻找更高的天空、  
与迟缓的泥土重聚？  
这种对光明的可怕渴望、  
从何而来，为什么？”

那么，这种可怕的渴望，即使是在那些自诩纯洁的非肉体灵魂中，是否仍然存在，是否仍然来自受死亡感染的肢体和尘世的肢体？难道他（维吉尔）没有断言，当他们开始渴望回到肉体时，他们已经从所有这些所谓的肉体瘟疫中解脱出来了吗？





人类意志的特性使灵魂的情感变得正确或错误。

但人的意志的特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它是错误的，灵魂的这些运动就会是错误的；但如果它（意志）是正确的，它们就不仅是无可指责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因为意志存在于它们（灵魂的运动与情感）之中；是的，它们中没有一个不是意志。

因为除了同意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物的意志之外，还有什么欲望和快乐呢？而恐惧和悲伤又何尝不是一种厌恶我们所不希望的事物的意志呢？而是，当同意的形式是想拥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时，这就叫欲望；当同意的形式是享受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时，这就叫快乐。

同样，当我们厌恶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时，这种意志被称为恐惧；而当我们厌恶违背我们意愿的事情时，这种意志行为被称为悲伤。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所追求或回避的一切，正如一个人的意志被吸引或排斥一样，它（灵魂的运动和情感）也会发生变化，变成这些不同的情感。

因此，按照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按照人的旨意生活的人，应该是一个爱“善”的人，因此也是一个恨“恶”的人。既然没有人天生



因为使徒说，被选为（教会）人民统治者的人必须是一个爱善的人。当主亲自问彼得：“你对我的看重（dipidis）比这些还重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amo）”。主第二次不是问彼得爱不爱（amaret）他，而是问他有没有看重（dibilcret）他，他（彼得）又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amo）”。但在第三次询问时，主自己不再说“你有没有看重我”，而是说“你爱我吗？”然后福音书作者又说：“彼得很忧愁，因为主第三次对他说：你爱（amas）我吗？”虽然主并没有说三次，而只是说了一次：“你爱（amas）我吗？”和两次：“你看重我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主说“看重（diligis）”时，他也使用了与“amas”相当的词。彼得也自始至终使用一个词，第三次也回答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amo）你”。

我认为提及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有些人认为仁爱或尊重（看重）（dilectio）是一回事，爱（amor）是另一回事。他们（错误地）说dilectio指的是好的感情，amor指的是邪恶的爱。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世俗文学也没有这样的区分。哲学家们自己的著作足以证明，他们对美好事物，甚至对上帝本身的爱（amor）都有很大的论述，但这要由哲学家们来决定它们是否有区别以及如何区别。但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宗教经文（圣经）（我们认为其权威性胜过一切著作）并没有区分“爱”（amor）、“选择（看重）”（dilectio）和“关怀”（caritas）；而且我们已经说明，“爱”（amor）是用于好的方面的。如果有人认为，“爱”（amor）

无疑既用于好的爱，也用于坏的爱，而“爱”（dilectio）只用于好的爱，那就让他记住诗篇中的话：“爱（dilibit）不义之财的，就是恨自己的灵魂”；还有使徒约翰的话：“人若爱（dilibere）世界，父的爱（dilectio）就不在他里面了”。在这段话中，“爱”既有好的含义，也有坏的含义。如果有人要求举例说明“爱”（amor）在不好的意义上的用法（因为我们已经说明了它在好的意义上的用法），那就让他读读这段话：“因为那时人要爱自己（amantes），爱钱财（amatores）”。

因此，正确的意志是方向正确的爱，错误的意志是方向错误的爱。那么，爱，渴望拥有所爱，是欲望；拥有并享受所爱，是喜悦；怕失去所爱，是恐惧；感受失去所爱，是悲伤。如果爱是邪恶的，这些动作（欲望、喜悦、恐惧、悲伤）就是邪恶的；如果爱是善良的，这些动作（欲望、喜悦、恐惧、悲伤）就是善良的。

让我们从圣经中证明我们的论断。使徒“渴望离世，与基督同在”，“我的灵魂渴望你的正义；”或者说“我的灵魂渴望你的审判”更为恰当。还有，“智慧的渴望会带来国度”。

然而，人们（那些鄙视肉体的人）总是习惯于把欲望和愉悦理解为一种不好的意义，如果对象没有界定的话。但“喜乐”的含义是好的：“你们这义人，当因耶和华喜乐。”“你将喜乐放在我心里”。使徒说：“你们要战战兢兢地作成救恩的工夫”，“不要心



斯多葛学派将希腊人称之为“εὐπαιδεία”；西塞罗称之为“constantia”的那些情感限制为三种；他们将智者灵魂中的三种“扰动”分别替换为：代替欲望的是意志；代替快乐的是满足；代替恐惧的是谨慎；至于疾病或痛苦，为了避免歧义，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悲伤，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否认智者的心灵中可能存在悲伤或痛苦。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说，意志追求的是善，智者追求的也是善。知足以拥有的善为目标，而这正是智者不断拥有的。谨慎避免邪恶，这是智者应该避免的。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智者不会遇到任何坏事，所以他的心中不会有悲伤。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除了智者之外，其他人都不会有愿望、满足和谨慎；而愚者除了渴望、喜悦、恐惧和悲伤之外，就再也做不了别的了。前三种情感（愿望、满足和谨慎），西塞罗称之为“常情”（constantia），后四种（渴望、喜悦、恐惧和悲伤）则是“骚动”（perturbationes）。然而，许多人把最后这四种情感称为激情；正如我所说，希腊人把前者称为 εὐπαιδεία，后者称为 πάθη。

-----

当我仔细研究圣经，想知道上述这种说法是否得到圣经的认可时，我看到了先知的这句话：耶和華说，“恶人是没有知足的。”好像恶人对邪恶感到满足比喜悦更合适，因为知足是善良和虔诚人的属性。我还在《福音书》中找到了这节经文：“你们愿意人怎

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似乎意味着邪恶或可耻的事情可以是欲望的目标，但不是正确的意志的目标。事实上，有些解释者为了使表达更符合习惯用法，加上了“善事”，并给出了这样的意思：“（在善事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防止任何人希望别人为他提供不体面的，更不用说可耻的满足，例如奢华的宴会，假定如果他回报给别人同样的东西，他就履行了这一诫命。然而，在希腊文福音书（拉丁文译自该福音书）中，“善”一词并没有出现，而只是说：“凡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认为，这是因为“善”已经包含在“愿意”一词中。

然而，尽管我们有时可以利用这些精确的语言特点，但我们不能总是被它们（字句）所束缚；当我们阅读（圣经）那些作者的著作时，对他们的权威进行反驳是不合法的，在没有其他解释可以得出正确意义的经文中，我们必须接受上述含义，就像我们引用的那些部分来自先知，部分来自福音书的例子一样。谁不知道恶人欢喜快乐？然而，“耶和華說，惡人沒有知足”。为什么会这样，除非“知足”这个词在其适当而独特的意义上使用时，与“喜乐”有着不同的含义？同理、谁会否认要求人们无论希望别人对他们做什么，他们自己也应该对别人做什么，以免他们通过可耻和非法的快乐相互取悦是错误的呢？然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的诫命却是非常有益和公正的。如果没有邪恶的意愿，普通的措辞就不会有“不愿意做任何虚谎的事”这句

话，因为邪恶的意愿使它（邪恶）与天使们所颂扬的“地上平安，人与人和睦”区别开来。

如果除了善意，没有其他的意愿，那么“善意”就是多余的。为什么使徒要在对慈善的赞美中提到“慈善、不以不义为乐”，如果不是因为邪恶（的人）也会如此欢喜（不义）呢？因为即使在世俗作家那里，这些词也是被随意使用的。西塞罗是最有才华的演说家，他说：“征召的父亲们，我渴望仁慈。”有谁会如此迂腐地说，他应该说“我愿意”而不是“我渴望”，因为这个词是用在好的方面？同样，在《特伦斯》中，那个挥霍无度的青年被狂野的情欲所燃烧，他说：“除了菲卢梅娜，我别无所求”。他的老仆人的回答充分说明了这个“意愿”就是情欲：“试着将那份爱从你心中驱除，比说这些无用的话更能激起你的激情！”

维吉尔的诗句证明了世俗作家对“知足常乐”的误解，他在诗句中最简洁地概括了这四种烦恼：“因此，他们恐惧而渴望，悲伤而知足”。

因此，好人和坏人都有意愿、谨慎和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好人和坏人都有欲望、恐惧和喜悦，但前者（好人的意志）是好的，后者（坏人的意志）是坏的，这取决于意愿（的对象与内容）是对还是错。



悲伤本身也是如此。斯多葛学派不允许在智者的思想中表现的“忧伤”，在我们的著作中却被善意地使用，尤其是在我们的圣经著作中。因为使徒（保罗）称赞哥林多信徒是因为他们有虔诚的忧伤。但可能有人会说，使徒祝贺他们是因为他们悔改，而这种忧伤只有在犯了罪的人才会有。因为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知道，同一封书信使你们难过，但你们忧愁，以致悔改；因为你们忧愁是出于虔诚，为要叫我们无事损伤你们。因为敬虔的忧伤使人悔改，得着不会后悔的救恩；世人的忧伤却使人死亡。你们看，你们敬虔地忧伤，这本身就在你们心里造成了何等的谨慎啊！”

-----

#### 哥林多后书

7:1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7:2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7:3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7:4 我大大地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

外的快乐。

7:5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

7:6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7:7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7:8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7:9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7:10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7:11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7:12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7:13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7:14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7:15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7:16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

因此，斯多葛派可以为自己辩护说，忧伤对于悔罪确实有用，但这在智者的心中没有任何地位，因为他（智者）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让他忧伤悔罪的罪，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让他忧伤的苦难或经历的罪恶。据说，阿尔西比阿德（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自认为是幸福的，但当苏格拉底与他争论时，他却流下了眼泪，并证明他之所以悲惨是因为他“愚蠢”。因此，在他的情况



在我们中间，根据神圣的圣经和正确的教义，上帝圣城的公民，在今生的客旅中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既恐惧又渴望，既悲伤又喜悦。因为他们的爱是，他们害怕永远的惩罚，他们渴望永远的生命；他们悲伤，因为他们自己在内心呻吟，等待着被归回，等待着他们身体的救赎；他们在盼望中喜乐，因为“经上记着说：死亡被胜利吞没”。

同样，他们害怕犯罪，他们渴望坚持到底、谨守；他们在罪中悲伤，他们在善行中喜乐。他们害怕犯罪，因为他们听到“因为不义的事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他们渴望坚持到底，因为他们听到经上记着：“忍耐到底的必得救”。他们为罪忧伤，因为他们听到“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他们因善行而喜乐，因为他们听说“主喜欢乐善好施的人。”同样，他们或强或弱，或惧怕或渴望被试探，或在试探中忧伤或喜乐。他们害怕被试探，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训令：“人若在过失中跌倒，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也要顾念自己，免得也被试探。”他们渴望被试探（试炼），因为他们听到上帝之城的一位英雄说：“主啊，求你鉴察我，试探（试炼）我，试试我的缰绳和我的心”。他们在试探（试炼）中忧伤，因为他们看到彼得在哭泣；他们在试探（试炼）中喜乐，因为他们听到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各样试炼中，都当以为喜乐。”

他们（义人、属神的人）经历这些情绪，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

为了那些他们渴望其得救、害怕其灭亡的人（世人），以及，——为那些因丧失、或得救的人（世人），而（义人在心中）悲痛或喜乐。

——因为我们这些从外邦人中进入（基督）教会的人，可以适当地以那位高贵而伟大的英雄（使徒保罗）为榜样；他以自己的软弱为荣耀，他是众民在信仰和真理上的导师（博士），他（保罗）也比他（耶稣基督）所有其他的使徒更加劳苦，并以他（基督）的方式教导上帝子民的各支派。

我说，他（保罗）是基督的英雄和运动员，受他（基督）的教导，受他圣灵的膏油，与他同钉十字架，在他里面荣耀，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合法地维持着一场伟大的冲突、“在天使和人面前都成了奇观”，并为他崇高呼召的奖赏而奋力向前——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他（保罗），——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真是非常喜乐；尽管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他还是渴慕离世，与基督同在；——他也渴望见到罗马人，好在他们中间结出果子来，就像在其他外邦人中间一样；为哥林多人担心，又由于为其担心而害怕，怕他们的心志败坏，失去基督里的贞洁；为以色列人忧愁，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要建立自己的义，却不顺从神的义；他（保罗）不仅忧愁，还为一些正式犯罪、不悔改不洁和私通的人痛心疾首。

——如果说这些由对善的爱和圣洁的仁慈所产生的情绪和情感被称为（柏拉图主义者哲学家们，以及斯多葛学派所说的）“恶行”，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这些真正属于（所谓的）“恶行”的情绪以美德的名义存在。

但是，既然这些情感是在正确理智的指导下以合乎情理的方式进行的，又有谁敢说它们是疾病或邪恶的激情呢？

-----

#### 腓利比书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2: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2: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2: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

父神。

---

因此，即使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当他屈尊以奴仆的形式过着人的生活时，也没有任何罪过，却在他判断应该行使这些情感的地方行使了这些情感（欲望、渴望、悲伤、忧伤、喜悦、爱、等等）。因为在他（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人类身体和真正的人类灵魂，所以也有真正的人类情感。因此，当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当犹太人内心刚硬的时候，他心里忧愁；我们还看到，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约翰福音11：15）”当他（耶稣基督）要使拉撒路复活时，他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恳切地希望与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当他的激情临近时，他的灵魂是忧伤的，这些情感当然不应是错误地归咎于他。但正如他喜悦成为人一样，在他明确目的的恩典中，他愿意在人的灵魂中体验到了这些（喜悦与忧伤等）情感。

---

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承认，即使这些情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并符合上帝的旨意，它们也是今生所特有的，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将来生活所特有的，而且我们常常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屈服于它们（这



些今生的情感)。因此，有时我们会不顾自己的感受而哭泣，因为我们超越了自己，这其实不是因为可耻的欲望，而是因为值得称赞的慈善。

因此，在我们身上，这些情感源于人类的软弱；但主耶稣却不是这样，因为即使是他的软弱也是他能力的结果。

但是，只要我们还带着今生的虚弱，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这些（圣洁的）情感（喜悦与忧伤等），我们就不是更好的人，而是更坏的人。

正如使徒所说，有些人“没有自然的感情”。神圣的诗篇作者也发现了那些人的错误，他说：“我寻找与我一同哀叹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因为当我们身处苦难之地时，要想完全摆脱痛苦，正如一位世间的文人所感知和评论的那样，“只能以身心的迟钝为代价”。

因此，希腊人所称的“ἀπάθεια”，拉丁人所称的“impassibilitas”（如果他们的语言允许的话），如果是指精神而非身体的宁静，或者换句话说，不受那些违背理性、扰乱心智的情绪的影响，那么它显然是一种美好的、最令人向往的品质，但却不是今生可以达到的。

因为使徒的话不是普通人的告白，而是虔诚、正义和圣洁之人的告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欺人，真理不在我们心中”。

当一个人没有罪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和平宁静的）爱。目前，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没有犯罪的环境中，那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自欺欺人地、自以为生活在没有罪恶的环境中的人，那么，我们不是放下罪恶，而是无法接受神的恩慈与赦罪。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冷漠（冷静，“宁静”），心灵没有任何情感，那么谁会不认为这种冷漠比所有的恶行更可怕呢？

的确，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所期盼的完美的幸福将没有任何恐惧或悲伤的刺痛；但如果不是完全迷失了真理，谁会说在那里（在那永生完美的幸福中）既不会体验到爱，也不会体验到快乐呢？

但是，如果冷漠（无动于衷）是指没有恐惧的恐惧、也没有痛苦的痛苦，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在今生放弃这种状态，而希望在应许作为我们永恒状态的福乐中享受（宁静和平）这种状态。

使徒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种惧怕与使徒保罗怕哥林多信徒被蛇

的诡计所引诱的惧怕（担心）不同，因为爱是可以产生这种惧怕（担心）的，是的，只有爱才能产生这种惧怕（担心）。

但不在爱中的恐惧，就是保罗自己所说的那种恐惧，“因为你们没有再受惧怕捆绑的灵”。至于那“永存的清洁的敬畏”，如果它存在于来生的世界，它还能被称为永存吗？因为，如果对来生之善的爱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在那里（来生），避开邪恶的恐惧当然也就没有焦虑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因为在“洁净的敬畏”这个名字下，大卫指的是一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我们必然会远离罪恶，防备罪恶，而不是带着软弱的焦虑，担心我们会强烈地犯罪，而是带着完全的爱的宁静。或者说，如果在永恒和幸福的喜乐中，在那最无忧无虑的安全感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恐惧，那么“敬畏”这个词就会出现。

“敬畏耶和华的圣洁，直到永远”必须与另一句话“困苦人的忍耐，必不永远落空”的意义相同。因为忍耐只有在需要承受痛苦的时候才是必要的，它不会是永恒的，但忍耐所引导我们去做的事却是永恒的。所以，也许说这种“对于圣洁之上帝的敬畏”是永恒的，因为敬畏所指向的对象是永恒的。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必须过好（善）的生活才能获得有福的生活，那么好（善）的生活就会有正确的情感，坏的生活就会有错误的

情感。但在永恒的幸福生活中，爱与喜悦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保障的；但恐惧与悲伤则是没有的（即我们在天国中不再有恐惧和忧伤）。由此可见，上帝之城的居民在他们的此生寄居之旅中必须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按照灵、而不是按照肉体生活的，也就是说，是按照上帝而不是按照人生活的。邪恶之人的城市或社会，他们不按上帝而按人生活，接受人或魔鬼的教义，崇拜虚假而蔑视真实的神，这些邪恶的情绪就像疾病和骚乱一样动摇着他们的城市或社会。如果有一些（邪恶之城的）公民看似克制了这些激情，那么他们却会被不敬虔的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他们的痛苦越少，疾病却越多。如果有些人的虚荣心畸形得与它的稀有程度成正比，因为他们不受任何情绪的刺激和激动，不受任何感情的感动或折服，而变得迷恋自己，那么这些人（清高自傲之人）宁可失去所有的人性，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安宁。因为一件事不一定因为它不灵活而正确，也不一定因为它不敏感而健康。

=====

=====

=====

=====

=====

=====

=====

=====

---

---

## 第十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我们在伊甸园的始祖在犯罪之前，是没有任何不安的。

但一个公平的问题是，我们的始祖或先祖父母（亚当、夏娃；因为有两个人的婚姻）在他们犯罪之前，是否在他们的动物身体（肉体）里经历过这样的情感，就像我们在犯罪之后在灵性的身体里所经历的那样？——但当我们在罪得到净化并最终被废除之后，我们的灵体就不会再有这种情感了。

如果是这样（即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就经历我们这些罪人的情感），他们又怎么会在那个极乐世界——伊甸园——中受到祝福呢？因为谁会被恐惧或悲伤所影响，却会被称为绝对有福呢？在这样的福地（伊甸园）里，人既不惧怕死亡，也不惧怕疾病，没有任何东西是善良的意愿所缺乏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会打扰人的精神或身体的享受，——（伊甸园中的）他们（亚当夏娃）还会有什么恐惧或痛苦呢？他们对上帝的爱是纯洁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忠实和真诚的婚姻；从这种爱中流淌出一种奇妙的喜悦，因为他们总是享受所爱。他们（亚当夏娃）对罪恶的回避是宁静的；只要保持

这种宁静，就不会有任何其他疾病侵袭他们，给他们带来悲伤。

或者，他们（亚当夏娃）渴望触摸并吃下禁果，但又害怕死亡；因此，即使在那个幸福的地方，恐惧和欲望也已经侵扰着人类的第一批人？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这已经是罪了：渴望做那些上帝的律法所禁止的事情，却因为害怕惩罚而不做；而不是因为爱正义而不做。——“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

那么，就像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中一样幸福，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不安，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如果他们没有引入他们传给后代的罪恶，如果他们的后代没有人犯下值得诅咒的不义，那么整个人类本该如此幸福；——但是，这种最初的幸福一直持续到由于那句“生养众多”的祝福，预定的圣徒的人数应该已经满了，——那时就会赐予人：——最有福的天使所享有的更高的幸福——在这种幸福中，应该有一个安全的保证，即没有人会犯罪，也没有人犯罪。

圣人（若亚当夏娃未曾犯罪）在没有尝过劳苦、痛苦和死亡之后，也应该这样生活，就像现在他们在忍受了这一切之后，将在复活中生活一样。



虽然说上帝改变了他的决定（因此，在人的角度的意义上，《圣经》甚至说上帝后悔了），但这是针对人的期望或自然原因的顺序说的，而不是针对全能者预知他要做的事说的。因此，正如经上所写，上帝造人原本正直，因此使人具有善意。因为如果人若没有善意，就不可能正直。因此，善意是上帝的杰作，因为上帝用善意造人。但是，在人的所有恶行之前的最初的邪恶意志，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不如说是一种（人）从上帝的作为中堕落到自己的作为中的一种堕落。因此，由此产生的行为都是邪恶的，不是以上帝为目的，而是以（人自己）意志本身为目的；所以，（人的）意志或人本身，只要他的意志是邪恶的，就好比是结出邪恶果实的邪恶之树。此外，邪恶的意志虽然不与自然和谐，而是与自然相反、因为它是一种恶行或瑕疵，但它与所有恶行一样，除非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只能存在于造物主从无中创造有的自然之中。虽然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大地本身和地上的一切物质绝对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的；人的灵魂也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的。

上帝造人时，是凭空创造了人的灵魂，并将其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但是，恶是如此彻底地被善所战胜，——以至于尽管为了证明上帝最公义的远见如何能够善用恶而允许恶的存在，——但善可以没有恶而存在，就像在真正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本人身上，以及在这阴暗的大气层之上存在的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天体生物身上一样；——但恶不可能没有善而存在，因为恶所（依附）存



在的本性，只要是本性，就是善的。——邪恶的消除，不是通过消除邪恶所带来的任何本性或本性的一部分，而是通过治愈和纠正被玷污和堕落的本性。——因此，当意志不再是恶习和罪恶的奴隶时，它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由于自身的过错而丧失，只能由最初能够赐予我们意志的上帝来恢复。因此，真理说：“（圣）子（耶稣基督）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相当于说：“子若拯救你们，你们就真得救了”。因为他是我们的解放者（释放者），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那时，（在基督里得到救赎的）人，与上帝共同生活在一个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天堂里。这个乐园既不是只为身体的利益而存在，也不是只为精神的利益而存在；但很明显，它是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兼而有之的。但是，那个骄傲因而嫉妒的天使（关于他的堕落，我在本著作的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中已经尽我所能地作了描述，他的同伴们也是如此，他们从属上帝的天使变成了堕落的天使），宁愿用一种帝国的华丽来统治，也不愿成为别人（上帝）的臣民，他（撒旦）从精神的天堂堕落了、他选择了蛇作为他的喉舌，因为蛇滑溜溜，蜿蜒曲折，适合他的目的。这动物被他（撒旦）天使本性的存在和强大的力量所控制，达到了他邪恶的目的，他就滥用这动物作为他的工具，首先在女人身上试行他的欺骗，对人类联盟中较弱的部分进行攻击，以便逐渐俘获整个联盟，他并不指望男人会轻易听他的话，或被他欺骗，而是希望他（亚当）能屈服于女人的错误；就像亚伦在人们盲目地希望他制造偶像时，

屈服于民意；就像所罗门被女人的诱惑引向偶像与亵渎。因此，我们知道，不是亚当直接接受了魔鬼欺骗，把魔鬼的话当成真理、因而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是他在妻子的引诱下屈服于她；丈夫屈服于妻子，一个人屈服于唯一的另一个人。使徒说（提摩太前书2：14）：“亚当并没有受引诱，而是女人受了引诱，就犯了罪。”他（保罗）这样说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女人把蛇告诉她的话当作事实接受了，而男人却无法忍受与他唯一的伴侣分离，即使这涉及到在罪中的合作。他（亚当）并没有因此而减轻罪责，而是睁着眼睛犯了罪。因此，使徒没有说“他没有犯罪”，而是说“他没有被（撒旦直接地）引诱”。因为他（保罗）说“罪由一人入了世界”，紧接着更明确地说“照亚当犯罪的样子”，就表明他犯了罪。但他（保罗）的意思是，那些没有判断自己所做的是罪的人（也）是被欺骗引诱了；因此，亚当回答神说：“你所赐与我的妇人，她给了我，我也吃了。”还用说吗？他们（亚当夏娃）虽然没有同时被轻信所蒙蔽，但他们都被魔鬼的圈套所缠，被罪所掳。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关于人类第一宗罪的性质。

如果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不是其他罪最初改变人的本性，而就像人类最初的过犯改变了人的本性一样，以至于人的本性因它而受到我们所感受和看到的巨大堕落的影响，受到死亡的影响，被许多狂暴的、争斗的情绪所困扰和折腾；那么，我说，如果有人因此而感动，他就不应该认为那罪是小罪和轻罪，仅仅因为它是为了食物而犯的，（那食物本身并不坏也不毒，只是因为它是被禁止的）；因为在那个奇异的幸福之地，上帝不可能创造和种植任何邪恶的东西。顺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智的生物所有美德的母亲和守护者；它（有理智的生物）被创造出来，顺从对它是有利的，而违背造物主的意愿而实现自己的意愿则是毁灭。

在其他种类的食物如此丰富的情况下，禁食一种食物的诫命、却如此容易遵守，对记忆负担如此之轻，更重要的是，情欲对遵守诫命没有任何阻力；而情欲只是后来作为罪的惩罚后果才出现



当灵魂成为自己的满足时，就会出现这种（骄傲）情况。当它（人的灵魂）偏离了本应比自身更能满足它的永恒不变的善时，它就这样做了。这种背离（的意志）是自发的；因为如果意志一直坚定地爱着那更高的和不变的善，它就不会在自己身上寻找满足，从而变得冷漠和愚昧；女人就不会相信蛇说的是真话，男人也不会宁愿接受妻子的要求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更不会认为与自己的生命伴侣结成罪侣是一种轻微的过失。那么，邪恶的行为，也就是吃禁果的过失，是由已经邪恶的人犯下的。只有“败坏的树”才能结出“恶果”。但是，“这棵树是邪恶的”并不是自然的结果；因为只有意志的邪恶才能使它变得邪恶，而邪恶是与自然背道而驰的。如果自然（的人）不是（被从）无中（创造而）产生有，它（人）就不可能因恶习而堕落。因此，它（人的本性）是一种天性，这是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但它脱离了上帝，这是因为它（被上帝从）无中（创造而）产生有的。

但是，人并没有因为离开上帝而变得一无所有，而是因为转向了自己，他的存在比他依附于上帝时更加萎缩了。因此，人存在于自己之中，也就是在抛弃上帝之后成为自己的满足，并不是完全成为一个“无实体”，而是接近于“无实体”。因此，圣经用另一个名字“自我满足者”来称呼骄傲的人。因为心被高举是好的；但不（应）是对自己，因为这是骄傲；而是对主，因为这是顺从，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这样做。

因此，奇怪的是，谦卑中有些东西会使心灵升华，而骄傲中有些东西会使心灵堕落。

高傲使人堕落，卑微使人高贵，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虔诚的谦卑使我们能够顺服高高在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高高在上了；因此，《马太福音》第23章第12节说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谦卑使我们臣服于神，从而使我们升高。作为天性的缺陷，拒绝臣服和反抗至高无上的神的行为本身，就会使我们堕落到卑微的境地；于是就有了经上所说的：“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因为他（圣经诗篇作者）没有说“当他们被举起的时候”，好像他们（罪人）先是被举起，然后又被打倒；而意思是说“当他们举起自己的时候”，甚至在那时他们就被打倒了，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想要）举起（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是跌倒了。

因此，当上帝之城（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作寄居客旅的时候，谦卑是特别推荐给它的，它在上帝之城和它的国王基督身上得到了特别的展示；而与此相反的骄傲的恶习，根据圣书（圣经）的见证，则特别统治着它的对手魔鬼。

当然，这也是区分我们所说的两座城（上帝之城与罪人之城）的

最大区别，一座是敬虔之人的社会，另一座是不敬虔之人的社会，每座城都与隶属于自己一方的天使有关联，一座城受爱自己的（撒旦的）引导和塑造，另一座城受爱上帝的引导和塑造；如果不是人类已经开始为自己而活，魔鬼就不会让人类公开犯下上帝所禁止的罪行。正是这一点让他（亚当）欣然接受了“你们要像神一样”这句话；若他们（亚当夏娃）顺从地遵从自己（生命被赋予的）至高无上的真正目的（即谦卑地顺服于上帝），要比骄傲地为自己而活——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即“你们要像神一样”）。

因为“被造之神”之所以为神，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真神。

人渴望变得更多，就会变得更少；渴望自给自足，就会远离真正满足他的神。

因此，这种邪恶的欲望促使人取悦自己，仿佛他自己就是光；从而使他远离了光；如果他顺从这种欲望，（错误地以为）他自己就会变成光，那么，我说，这种邪恶的欲望早已暗暗地存在于他心中，而公开的罪不过是它的后果。因为“骄傲在毁灭之前，谦卑在尊贵之前”这句话是对的；也就是说，秘密的毁灭在公开的毁灭之前。虽然放弃最高信仰的同时就开始了堕落，但谁不知道这就是毁灭呢？当发生明显而不可否认的违反诫命的行为时，谁不认为这是毁灭呢？因此，上帝的禁令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一





---

---

---

## 第十四章

罪中的骄傲比罪本身更可怕。

但更糟糕、更可恶的是，“骄傲”甚至在明显的罪中也要四处寻找借口，就像我们的始祖一样，女人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男人说：“你所赐与我同居的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

这里没有乞求赦免的话，也没有恳求医治的话。虽然他们（亚当夏娃）没有像该隐一样否认自己的行为，但他们的骄傲却试图把自己的恶行归咎于他人——女人的骄傲使其将自己的恶行归咎于蛇，男人的骄傲使其将自己的恶行归咎于女人。

但是，在明显违反神圣诫命的情况下，这与其说是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在指责自己。因为女人因蛇的劝诱而犯罪，男人因女人的提议而犯罪，这并没有使违法行为减轻；（亚当夏娃的谬误的推脱），就好像有谁比上帝更值得我们相信或屈服。



人本应通过遵守诫命而在肉体上成为属灵的，但却在灵里成为属肉体的；由于他的骄傲，他试图满足自己；上帝以他的公义将他抛弃，不是让他活在他所追求的绝对独立中，而是让他活在对自我的不满意中，活在对因犯罪而屈服的那个人（撒旦）的艰难而悲惨的（罪的）奴役中，注定要在身体上死去，正如他心甘情愿地在灵里死去，甚至被判永死（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他），因为他抛弃了永生。

无论谁认为这种惩罚过分或不公正，都表明他无法衡量在本可以轻易避免犯罪的地方犯罪的巨大不义。

正如亚伯拉罕的顺从被认为是巨大的，因为他所受的命令——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在乐园里，他（亚当）的不顺从也是巨大的，因为他所受的命令（诫命）是难以察觉的（即非常容易遵行的）。

正如第二个人（耶稣基督）的顺从更值得称赞，因为他甚至“至死”都顺从，第一个人（亚当）的不顺从也更令人憎恶，因为他甚至至死都不顺从。

因为如果不服从的惩罚是巨大的，而造物主所命令的事情是容易的，那么谁能充分估计，在如此容易的事情上，不服从如此伟大的权力的权威，——即使该权力以如此可怕的惩罚来威慑，——

这是多么大的邪恶？

总之，一言以蔽之，忤逆罪的惩罚除了抛弃（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还有什么？人的痛苦除了自己对自己的悖逆之外，还能有什么呢？由于他（人）不愿意做他能做的事（顺服神），所以他现在愿意做他不能做的事（承受痛苦）？因为在他（亚当）犯罪之前，虽然他不能在乐园里做所有的事，但只要他只想做他能做的事，他就能做他想做的所有事；但现在，正如我们从他的后代身上所认识到的，也正如神圣的《圣经》所见证的，“人如同虚空”。

因为只要他（“人”）不顺服自己，也就是只要他的心灵和肉体不顺从他的意愿，谁能计算出他有多少心愿不能实现呢？因为尽管他自己不愿意，他的心灵也经常受到干扰，他的肉体也在受苦、变老、死亡；尽管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也在遭受其他一切痛苦；而如果我们的本性在所有方面都绝对服从我们的意志（即顺服），我们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

难道不是肉体的缺陷妨碍了它（对于我们灵魂）的服务吗？然而，只要我们拒绝服从和侍奉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公正报应仍然存在，我们的肉体就会因不服从（我们的心灵）而折磨我们；尽管我们的不服从（于上帝）给我们自己、而不是给上帝带来了麻烦，但肉体（对于我们心灵）的侍奉受到怎样的阻碍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上帝）不需要我们的侍奉，就像我们不需要自己的身体

（的侍奉）一样；因此，我们所做的对他（上帝）来说不是（对于上帝的）惩罚，但我们所受的对我们来说却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惩罚。

所谓肉体的痛苦，是（我们）灵魂在肉体中的痛苦，也是来自肉体的痛苦。因为没有灵魂，肉体本身又能感受到什么痛苦或欲望呢？但当说肉体有欲望或痛苦时，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是指人这样做（即有欲望和痛苦），或者说是指灵魂的某个部分受到肉体感觉的影响，不管是剧烈的感觉导致痛苦，还是温和的感觉导致快乐。

但肉体的痛苦只是（我们）灵魂因肉体而产生的不适，是对肉体之痛的一种反映，就像灵魂的痛苦，即所谓的悲伤，是对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的反映一样。

还有，恐惧通常先于悲伤，恐惧也是灵魂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肉体中的某种东西；因为肉体痛苦之先并无我们所谓的肉体的担忧，能在痛苦到来之前就在肉体中感受到。另一方面，快乐之先有某种嗜好在肉身中作为它自己的欲望被感受到，比如饥与渴，当这类感觉发生在性器官时被称作情欲，尽管欲望是一个可以指称各种愿望的一般性名称。

甚至愤怒本身在古时候也被定义为无非就是复仇的欲望；尽管一



## 第十六章

淫欲之恶——这个词虽然适用于许多恶行，却特别适用于性不洁。

因此，虽然情欲（欲望）可以有許多对象，但当没有指明对象时，情欲一词通常会让人联想到生殖器官的情欲刺激。这种情欲不仅占据了整个身体和外在的肢体，而且还让人感觉到它的内在，并以一种精神情感与身体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激情搅动着整个人，因此所产生的快感是所有身体快感中最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快感达到顶峰的那一刻，所有的精神活动都被中止了。

一个有智慧和圣洁之乐的朋友，在结婚之后，会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样的人肯定会生儿育女，但宁可没有这种淫欲，——如果这种事（即若没有淫欲也能生育后代）有可能的话。因为这样的话，为了这一目的而被造的（身体的）部分就会是他的心灵的仆人——哪怕是在执行生殖任务的时候，就像他的其他肢体部分执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一样。它们（身体肢体）会按他的意志行事，而不会在（性）欲望的强烈要求下骚动。





## 第十七章

我们的始祖在犯了卑鄙可耻的罪之后所看到的赤身露体。

羞耻与这种（性欲）情欲特别相关，这是有道理的；同样有道理的是，这些肢体本身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而是通过某种独立的专制来运动和约束，可以说，它们被称为“可耻的”。在犯罪之前，它们的状况是不同的。因为正如经上所写，“他们（在犯罪之前）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而是因为赤身露体还不可耻，因为情欲还没有不经意志的同意而使这些肢体活动；肉体还没有以它的悖逆来证明人的悖逆。因为他们（亚当夏娃）并不是像未开化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是被造出来的瞎子；因为亚当看见了他为之取名的动物，而关于夏娃，我们读到：“女人看见那树上的果子是好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因此，他们的眼睛（在犯罪之前本来）是睁开的；但却没有“睁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恩典的外衣赋予了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肢体在与他们的意志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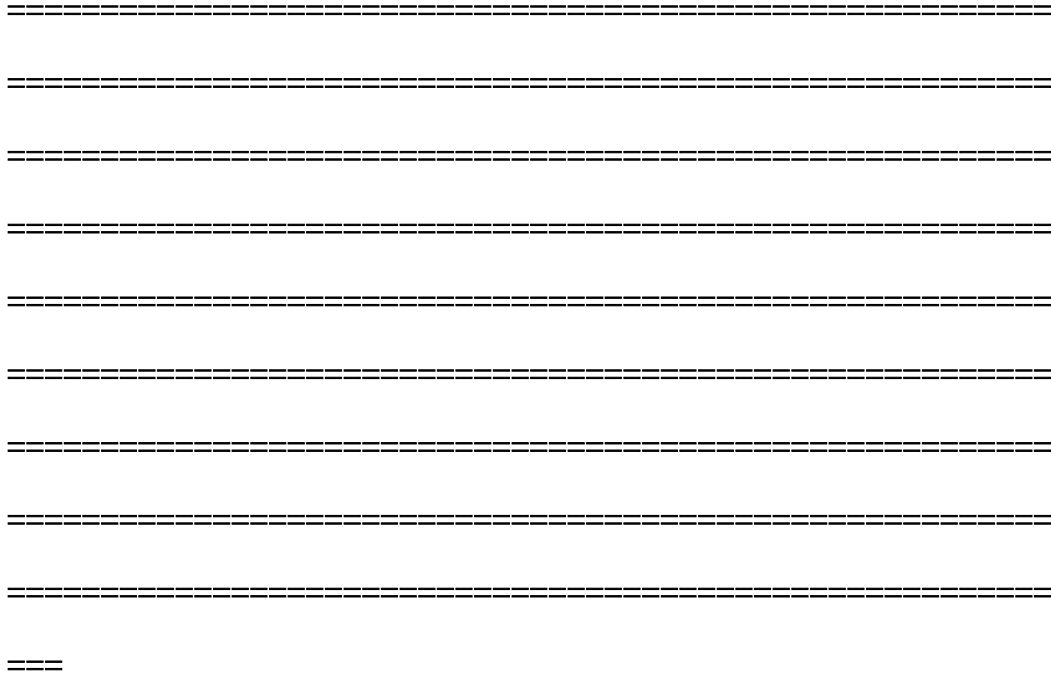
但为了使他们的悖逆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被剥夺了这一恩典，他们的身体开始有了一种无耻的新奇运动，这种运动使赤身裸体变得不雅：它一下子使他们警觉起来，并使他们感到羞耻。因此，在他们公然违背上帝的命令之后，（圣经）经文写道：“他们二

人的眼睛都睁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把无花果叶缝在一起，做成围裙”。他们俩的眼睛都睁开了，不是“看见”，因为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已经看见了；而是分辨出他们所失去的善和所陷入的恶。

因此，他们被禁止吃的那棵树的果子本身也被称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如果他们吃了这棵树，它就会“传授”给他们这种知识，正如疾病的不适揭示了健康的快乐。因此，“他们知道”，“他们是赤身露体的”——（在犯罪之前的）赤身露体的恩典使他们不会因身体的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而罪的律对他们的心灵没有任何侵犯力。因此，如果他们本着对上帝的信任和顺从，拒绝犯下这种使他们体验到不忠实和不顺从所带来的伤害的罪行，他们本会生活在幸福的无知之中。

因此，（在犯罪以后），他们为自己肉体的悖逆感到羞耻，因为肉体在惩罚他们的同时也见证了他们的悖逆，“他们把无花果叶子缝在一起，给自己做了围裙”，也就是给他们的私处做了遮盖；因为有些解经家把这个词译为succinctoria。Campestris确实是一个拉丁词，但它是指在校园里脱衣锻炼的年轻人用于类似目的的遮盖布或围裙；Lence把这样束腰的人通常称为campestrati。就这样，出于一种羞耻感，用来遮掩在情欲推动下不服从意志的羞怯本身成为由于不服从之罪而受谴责的对象；从那时候起，遮掩羞处的习俗为一切民族所拥有——因为他们全都来源于一个祖先——

某些野蛮民族甚至在洗澡时也不暴露他们的羞处，而只能穿着衣服洗。在印度的黑暗神秘隐士中，有些人实行裸体哲学，因此被称作裸体派；他们在任何时候都遮住他们的阳具，尽管他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什么也不穿。



## 第十八章

所有性交都是羞耻的。

情欲的满足需要黑暗和秘密；这不仅是在想要非法性交的时候，甚至是在尘世城市已经合法化的卖淫的时候。在没有惩罚恐惧的地方，这些被允许的享乐仍然躲避着公众的视线。即使是在为这

种情欲做出（合法）规定的地方，也有保密的规定；虽然情欲很容易消除法律的禁止，但无耻却发现不可能揭开隐蔽的面纱。因为即使是无耻之徒也认为这是可耻的；他们虽然喜欢这种快乐，却不敢表现出来。什么！即使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被法律认可的夫妻交合，即使是合法而光荣的夫妻交合，难道不也是在躲避所有人的目光吗？新郎在抚摸他的新娘之前，难道不把随从，甚至是伴娘，以及那些关系最亲密的朋友们排除在洞房之外吗？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大师说，所有正确的行为都希望被置于光明之中，即希望被人知晓。然而，这种正确的（夫妻性交）行为却渴望被人知晓，却又羞于被人看见。谁不知道夫妻之间为了生儿育女而发生了什么？妻子们举行如此隆重的婚礼，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吗？然而，即使当这种众所周知的行为是为了生儿育女时，甚至连他们可能已经生下的（其他）孩子自己都不能成为见证人。这种正确的行为寻求光明，因为它希望被人了解；但又害怕被人看见。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是因为这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会伴随着可耻的罪罚吗？

=====

=====

=====

=====

=====

=====

---

---

---

---

## 第十九章

现在需要用智慧来抑制愤怒和情欲，而在人类犯罪之前是不需要的。

因此，即使是接近真理的哲学家也承认，愤怒和情欲是恶毒的精神情绪，因为即使是对智慧并不禁止的对象，它们也是不受控制和无节制的，因此需要心灵和理性的调节。他们（哲学家们）断言，心灵的这第三个部分（理性）就像被安置在一种城堡中一样，给其他部分以统治，这样，当它（理性）统治、而它们（其他部分）服务时，人的正义就不会受到破坏。

这些部分（包括愤怒和情欲），即使在一个明智而节制的人身上也是恶性的，因此，心灵必须通过它的凝聚和约束作用，将它们从它们所非法趋向的对象中驯服和召回，而只允许它们做智慧的律法所允许的事。例如，愤怒被允许用来加强正义的权威，就好像情欲被允许用来生育后代。但我要说，在（伊甸园）乐园中，在罪恶产生之前，这些激情并不以它们现在的邪恶形式存在，因

为它们从未违背神圣的意愿，对任何对象产生过需要用理性的约束缰绳加以阻止的冲动。

虽然现在它们（愤怒与情欲）以这种方式行动，并受到一种缰绳和约束力量的控制，而那些有节制、公正和虔诚地生活的人也在行使这种力量，有时很容易，有时更困难，但这并不是天性的健康，而是罪所导致的软弱。

还有，羞耻并不会像隐藏由性器官实施的情欲行为那样隐藏愤怒的行为，以及与其他情欲相伴随的言行。但这不正是因为，在其他激情中，不是情欲（性欲）本身在推动身体的肢体，而是与激情达成一致之后的意志在推动身体的肢体吗？因为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如果他的舌头和手不是被意志的力量所驱使，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在没有愤怒的时候，舌头和手也是被（意志）驱使的。但生殖器官却如此受制于情欲（性欲）的支配，除了情欲所传达的信息之外，它们没有任何运动。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羞耻；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羞愧难当。

一个人宁愿——在他不公正地向某人发泄他的愤怒时，不躲避旁观者的目光，忍受一群人的见证；也不愿在当他无辜地与他的妻子交媾时，忍受一个旁观者的目光。



愧，而不是错误使他们（人）像狗一样（无耻）。即使是第欧根尼和那些模仿他的人，也可能只是表面上假装交媾，而不是真的交媾。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犬儒主义哲学家的身影；因为这些犬儒主义哲学家并不满足于穿着袍子，他们还拿着一根棍子；然而，他们中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会被暴徒唾弃，更不用说被投掷石块了。毫无疑问，人类的天性为这种情欲感到羞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肢体的不服从和对意志的蔑视，正是人类第一宗罪的惩罚的明证。

而这种惩罚应该特别显现在这些肢体上，因为这些肢体产生了因第一宗大罪而变坏的本性——没有人能够摆脱这种罪恶的联系，除非上帝的恩典能在他身上逐一消除这种罪恶，因为当所有人都在一个人（亚当）身上的时候，这种罪恶毁灭了所有人，而上帝的正义已经为这种罪恶复了仇。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人类的犯罪并没有取消在其犯罪之前就己（被上帝所）宣布的生育之福，而是使其染上了情欲之病。

因此，我们绝不能假定，我们在乐园中的始祖（在犯罪之前）感受到了情欲，这种情欲使他们后来羞红了脸，隐藏了自己的裸体，或者通过情欲他们本应实现上帝的祝福：“生养儿女，遍满地面”；因为情欲是在犯罪之后才开始的。正是在罪之后，我们的天性失去了支配全身的力量，但还没有失去所有的羞耻感，于是就觉察到、注意到、脸红、并遮住了它（情欲）。但是，对婚姻的祝福，鼓励他们增加、繁衍和补充地球的祝福，虽然在他们犯罪之后仍在继续，但却是在他们犯罪之前赐予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儿育女是婚姻荣耀的一部分，而不是罪的惩罚。但现在，人们对（伊甸园）乐园的幸福一无所知，认为那里不可能生出孩子。有些人不仅拒绝，而且还怀疑地嘲笑神圣的圣经；在圣经中我们读到，我们的始祖父母在犯罪之后，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于是把它遮盖起来；——还有一些人虽然接受并尊重圣经，但他们认为“生养繁多”并不是指肉体的繁衍，因为在“你要使我的



夫妻结合是上帝最初创造和祝福的。

但就我们而言，我们毫不怀疑，因着上帝的祝福而增加、繁衍和遍满大地，是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前，从一开始就设立的婚姻的恩赐，当时他创造了男性和女性，换句话说，两种性别是明显不同的。上帝的祝福正是来自于这项工作。《圣经》刚说“造男造女”，紧接着又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又对他们说，要增多，要繁衍，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虽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从精神的角度来解释，但“男人和女人”不能理解为一个人身上的两样东西，就好像在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是统治的，另一样东西是被统治的；但非常清楚的是，他们被造的时候是男人和女人，有不同性别的身体，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后代，从而增加、繁衍和遍满大地；反对如此明显的事实是非常愚蠢的。

我们的主当被问及因任何原因离弃妻子是否合法时（因为以色列人的心肠太硬，摩西允许提出离婚），他回答说：（这不是指命令的精神和服从的身体，也不是指主宰的理性灵魂和被主宰的非理性欲望，也不是指至高无上的沉思美德和受制于人的主动美德，也不是指心灵的理解力和身体的感官，而是指两性相互结合的婚姻关系），“你们岂没有读到那起初造人的主，造男造女，说：‘为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吗？因此，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开始，当人被创造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和知道的那样，有两个性别，男性和女性，而他们被称为一体，要么是因为婚姻的结合，要么是因为女人的起源，她是从男人身旁的肋骨创造出来的。使徒（保罗）正是根据这个上帝亲自树立的最初的（婚姻）榜样，告诫所有的丈夫要特别爱自己的妻子。

以弗所书

5:20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5: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5: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5:24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5: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5:26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5:27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

的。

5:28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5: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5:30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5:31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5: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

=====

=====

=====

=====

=====

=====

=====

=====

## 第二十三章

如果人没有犯罪，天堂里是否也会发生世代交替，或者那里是否会有贞洁与情欲的争斗。

（有人错误地认为），如果这两个人（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本会继续单独生活，因为，正如人们所认为的，如果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就不可能生儿育女，那么，为了使义人不仅有两个，而且有许多，犯罪当然是必要的。

如果这（上述论调）不能不说是荒谬的话，我们就必须相信，即使没有人犯罪，适于完成这座至福之城（上帝之城）的圣徒人数也会是一样多的，就像现在一样，上帝的恩典从众多的罪人（世人）中聚集了它（上帝之城）的公民。

因此，配得上天堂幸福的（亚当夏娃的）婚姻，如果没有罪，本应结出理想的果实，而不会因情欲而羞耻。但这怎么可能呢？

既然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为情欲服务，那么在当时，一个人可以不带情欲地为意志服务似乎不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当我们想通过（身体的）这些肢体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时，我们是否会随意移动我们的脚和手？我们是否在这些肢体上没有遇到任何阻

力，而是察觉到它们是意志随时的仆人，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下、还是在其他人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从事机械操作的工匠身上，通过勤奋的锻炼，天性的软弱和笨拙变得异常灵巧？——我们难道不应该相信，就像所有这些肢体都顺从地为意志服务一样，（在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的）肢体也应该可以履行生育的功能，——尽管（在犯罪以后的世人的）不顺从的罪魁祸首是情欲？

西塞罗在他的《共和论》（De Republica）中讨论政府的差异时，不是采用了人类的一个比喻吗——他（西塞罗）说，我们像命令孩子一样命令我们的身体器官，它们是如此顺从；但灵魂的恶性部分必须像对待奴隶一样，用更严厉的权威来胁迫？——毫无疑问，在自然的秩序中，灵魂比肉体更优秀；然而，灵魂命令肉体比命令自己更容易。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情欲（性欲）却因此而更加可耻，因为灵魂在其中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以至于（否则灵魂就）根本不会陷入情欲（的捆绑）；也不是身体的主人，以至于（否则）肢体（就会）受意志的控制；——因为如果肢体受意志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可耻的了。

但现在，灵魂感到羞耻的是，天生低一等、受制于它（灵魂）的身体竟然抵制它的权威。

因为灵魂在其他情感中所经历的（对于上帝的）反抗并不那么（令灵魂自觉）羞耻，因为这种（对于上帝的）反抗是来自灵魂本身，

因此，当灵魂被自己（的罪恶）征服时，灵魂本身就是征服（自己）者，尽管这种征服是无度的、恶毒的，因为是由灵魂那些本应服从理性的部分完成的（对于上帝的悖逆），但是，由于是由灵魂本身的部分和能量完成的，因此，正如我所说的，这种“征服”（即对于上帝的叛逆）是灵魂本身的。

而且，如果当灵魂征服了自己（的罪），使自己处于适当的从属地位，从而使自己不合理的运动受到理性的控制，同时又服从上帝，那么这就是一种良性的、值得称赞的征服。

然而，当灵魂受到自身恶性部分的抵制时，它的羞耻感要小于它的意志和秩序受到身体的抵制时（即，对于灵魂来说，相对而言，它会为自己受身体的抵制、即身体的情欲而羞愧，但却不会因自己本身的罪恶部分而羞愧）。

但只要意志凭着它的权威约束着其他肢体——没有它（意志的许可），由抗拒意志的情欲所推动的肢体就不能满足它们的欲求——羞怯就会保存下来，这不是因为犯罪的兴奋被消除了，而是因为它的快乐没有得到允许。那么贞洁就得以保持，而罪恶的快乐就会被放弃。当然，如果不是罪大恶极的悖逆受到了惩罚性的悖逆，天堂的姻缘本不应该知道这种斗争和反抗，——这种意志与情欲之间的争吵，以便满足意志，抑制情欲，——但（身体的）这些部分，就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本应该服从意志。



无疑，（若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伊甸园）乐园中的婚姻不会知道这种抗拒，这种对立，这种情欲和意志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要是不服从之罪没有产生，作为惩罚的（身体对于灵魂的）不服从也没有出现，意志至少会充分控制情欲的需要。意志就会不仅拥有身体的其他肢体的侍奉，而且拥有性器官的侍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育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身体器官就会对着“生殖的土地”播下它的种子，就像现在用于在地里撒种的手一样，羞怯就没有必要成为我们现在详加讨论的主题，我也没有必要对那些贞洁的耳朵说对不起了。

而现在，当我们试图更准确地研究这个问题时，谦虚却阻碍了我们，迫使我们请求贞洁的耳朵原谅，本来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而不必担心显得淫秽，讨论一个沉思这个问题的人所想到的所有问题。甚至不会有被称为淫秽的言辞，而所有关于这些肢体的言辞都会像关于身体其他部分的言辞一样纯洁。因此，无论谁带着不贞洁的思想来阅读这些书页，让他责备自己的性情，而不是（上帝所创造他的）本性（因为他的罪是在于他在灵魂中对于上帝的叛逆）；让他烙上自己不洁行为的印记，而不是必要时我们不得不使用的词语；每一个纯洁虔诚的读者或听众都会非常乐意原谅我，——因为我揭露了那种怀疑论的愚蠢，这种怀疑论只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论证，而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信心。使徒（保罗）斥责那些“将自然之用变为违反自



因为我们不仅可以随意移动那些有坚硬骨头关节的肢体，如手、脚和手指，我们还可以随意移动那些由松弛柔软的神经组成的肢体：我们可以让它们运动，或伸展它们，或弯曲扭曲它们，或收缩僵硬它们，就像我们对嘴和脸的肌肉所做的那样。肺是除大脑之外最柔弱的内脏，因此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在胸腔中，但为了吸气和呼气、发声和调节声音的所有目的，当我们呼吸、呼气、说话、喊叫或唱歌时，肺都会顺从意志，就像风箱顺从人（铁匠或风琴师）的意志一样。

我不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动物有一种天然的能力，当它们感觉到身上有任何它们想要驱赶的东西时，就会移动它们全身覆盖的皮肤上的一个点，这种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通过这种皮肤的颤抖，它们不仅能甩掉落在它们身上的苍蝇，甚至还能甩掉扎进它们肉里的长矛。人类确实没有这种能力，但这难道就能说明上帝不能把这种能力赐给那些他希望拥有这种能力的生物吗？因此，如果人不是因为不顺服而丧失了对自己肢体的绝对权力，他自己也完全有可能享有这种权力；因为上帝并不难塑造他，使他身体里现在只因情欲而活动的东西只按自己的意愿活动。

我们也知道，有些人的身体构造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有一些罕见而非凡的能力，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做其他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当他们听到其他人做了这些事情时，他们几乎都不会相信。有些人可以移动耳朵，可以同时只移动一只耳朵（而另

一只耳朵不动），也可以同时移动两只耳朵。有些人不用动头，就能把头发垂到额头上，并随心所欲地前后移动整个头皮。有些人只要轻轻按压胃部，就能把吞下的各种东西吐出来，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令人难以置信。有些人会准确地模仿鸟兽和其他人的声音，他人除非亲眼所见，否则根本无法分辨。有些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肠道，随心所欲地连续不断地放屁，从而达到唱歌的效果。我自己就认识一个人，他习惯于想出汗就出汗。众所周知，有些人一高兴就会哭泣，流出大量的眼泪。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一些弟兄最近看到的情况。——在卡拉门西亚教会的教区里，有一位名叫雷斯蒂图斯的长老，只要他愿意，他就会经常这样做；当有人模仿哀悼者的哭声时，他可以变得毫无知觉，躺在地上，就像死了一样，不仅被人掐和扎时没有感觉，就连用火烧他，他被火烧伤后也没有疼痛感。他的身体一动不动，不是因为他的自控力，而是因为他没有知觉，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呼吸比死人还微弱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然而他说，当有人说话时，他听得非常清楚，但仿佛声音离他很远。

那么，即使在这必死的悲惨生活中，身体也会以许多非同寻常的动作和情绪为一些人服务，超出了正常的自然规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在人（亚当）因罪而陷入这种软弱和堕落的状态之前，他（亚当）的肢体本可以为他的意志服务，在没有情欲的情况下繁衍后代呢？——人之所以被自己的肢体（情欲）所控制，是因为他在寻求自我满足的同时抛弃了上帝；而当违背了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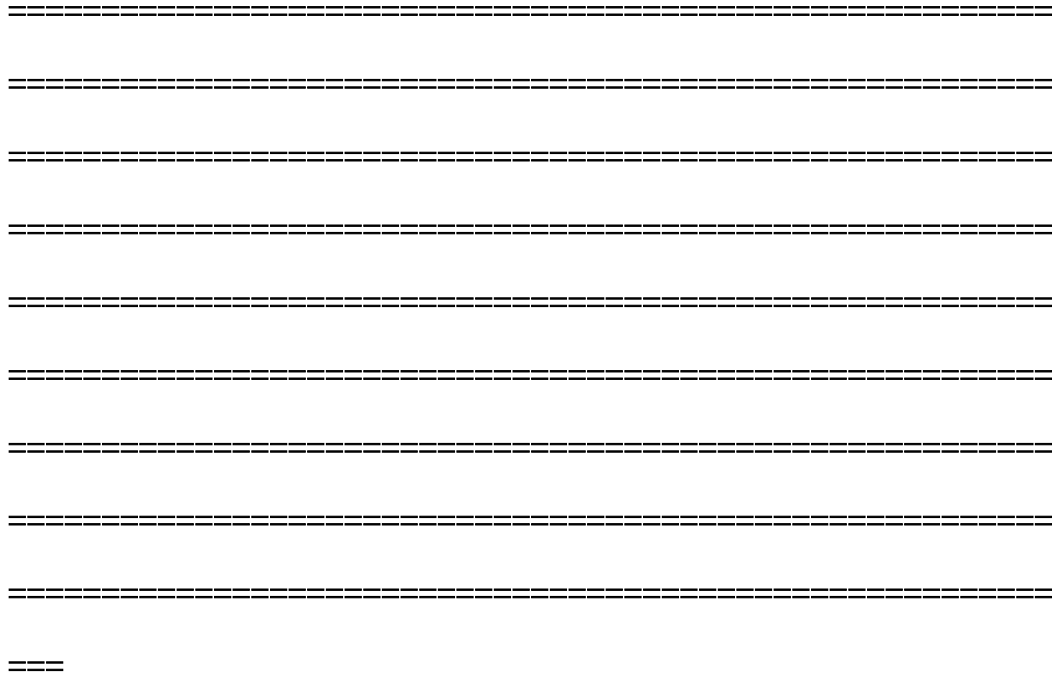


他确信这将是永恒之境况之前，他也不会随心所欲地生活。因为这是天性的要求（即随心所欲地圣洁而幸福地生活）；而天性在得到它所追求的东西之前，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幸福。

然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让他活下去时，又有哪个人能够如愿以偿地活下去呢？他想活，却不得不死。那么，只要不能不死，又怎么能如愿以偿地活着呢？

如果他想死，又怎么能如愿以偿地活着呢？既然他连活着的愿望都没有？如果他想死，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生活，而是为了死后能生活得更好，那么他仍然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只有当他通过死亡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生活时，他才有可能过上他所希望的生活。但是，他承认他如愿以偿地（在今生）活着，——因为他对自己施暴，强迫自己不希望得到他无法得到的东西，而只希望得到他能够得到的东西。正如特伦斯所说：“既然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那就做你能做的事吧！”——那么，他是否因为忍耐着痛苦而得到了幸福呢？

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如果它（生活）被爱，被拥有，那么它必然比其他一切都更值得爱。因为所爱的一切，都是为了有福的生命。如果它（生活）得到了应有的爱——而不爱幸福生活的人是不幸福的、——那么爱它的人就会希望它（生活）永恒。因此，只有当它是永恒的，它才是有福的。



## 第二十六章

我们应当相信，在伊甸园里，我们的始祖（若没有犯罪，本来可以）生儿育女，没有羞耻。

那么，在（伊甸园）乐园里，只要人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他（亚当）生活在上帝的恩惠之中，因上帝的恩惠而美好；他生活无忧，而且有能力永生。他有食物，使他不饥饿；他有饮料，使他不干渴；他有生命树，使他不衰老。他的身体里没有腐败，也没有腐败的种子，不会在他身上产生任何不愉快的感觉。他不惧怕内在的疾病，也不惧怕外在的意外。

他的身体最健康，他的灵魂绝对安宁。（伊甸园）那里没有酷暑或严寒，那里的居民也没有恐惧和（邪恶的）欲望。那里没有任何悲伤，也没有任何愚蠢的喜悦；真正的快乐源源不断地从上帝那里流淌出来，（人的喜悦）“出于纯洁的心、良知和无伪的信”。身体和精神和谐共处，诫命得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遵守。没有慵懒使他们的闲暇变得乏味；没有困倦打断他们劳动的愿望。

当人类处于如此安逸幸福的状态中时，上帝禁止我们设想，要播下生育后代的种子，没有不健康的情欲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性器官会像其他肢体一样按照意志的命令行动。所以，无需欲望的刺激，丈夫就会在心灵安宁的时候把他的种子放入妻子的子宫，而妻子身体的完整性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尽管经验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当身体的这些部分不受热流的推动，而是在生育的需要产生时由意志的力量来推动，精子可以进入子宫而不会使妻子失去完整性，就好像处女流出经血无损于她的完整，精子也能经由经血排出的通道进入子宫。就好像妇女的子宫在胎儿成熟时张开分娩，没有痛苦的嚎叫一样，两性之间也可以按照意志的自然方式，为了生育和受孕的目的而结合，而不是为了满足情欲而结合。

我现在谈论的事情会被人们认为是可耻的，尽管我已经尽力想要说明这些事情在它们变得可耻之前（即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是可能发生的，但我们的讨论宁可受到那些羞怯的有节制的声音的检



查，也不愿被我的口才继续推进。在任何情况下，我所谈论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被可能经历它的人所经历（因为人已经犯罪）。因为他们的罪过发生在先，所以他们在能够聚在一起按照意志的安宁行为完成生育任务之前就被赶出了乐园。而现在提起这样的事情，除了狂暴的淫欲的经验，而非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宁静，人们的感受中还会出现其他什么事吗？

我们谈论的都是现在看来可耻的事情，尽管我们尽我们所能去想象它们在变得可耻之前的样子，但必要性迫使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谦虚所设定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我们温和的话语能力所建议的那样去扩展它。因为我所说的这些，即使是那些可能经历过的人也没有经历过，我指的是我们的第一代父母（亚当夏娃）（因为罪恶及其被逐出伊甸园的灾祸预示着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是没有纯情的）；所以当现在谈论性交时，人们想到的不是我们的第一代父母（在犯罪之前）所能想象的那种（身体的）对意志的平和顺从，而是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种激烈的情欲行为。——因此，尽管我的思想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还是谦虚地闭上了嘴。全能的上帝，至高无上、至善至美的万物造物主，他帮助和奖赏善良的意志，同时摒弃和谴责邪恶的意志，并统治着这两种意志。

他（上帝）现在不是以功绩来区分他们（世人），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就像被玷污的根一样；而是以恩典来区分他们，不



---

---

---

## 第二十七章

天使和人犯了罪，他们的邪恶并没有扰乱上帝的旨意。

人和天使的罪孽并没有妨碍“主成就他旨意的大工”。因为他（上帝）以他的旨意和全能分配给每个人自己的那一份；（上帝）不仅能善用好人，也能善用恶人。就这样，作为对它最初邪恶意志应得的回报，邪恶的天使受到了这样的处罚，使它的恶变得如此顽固，使它不再能拥有善良的意志。但为什么上帝不能善用它，反而允许他去诱骗被造就为公义的——亦即有善良意志的——第一个人呢？因为第一个人是被这样创造出来的、是正直的，也就是说，是有善意的。因为他（亚当）是这样被造出来的，如果他向上帝寻求帮助，人的善良就会战胜天使的邪恶；但如果他因骄傲自满而抛弃了上帝、他的创造者和养育者，他就会被（罪所）征服。

如果他的意志因倚靠上帝的帮助而保持正直，他就应该得到奖赏；如果他的意志因抛弃上帝而变得邪恶，他就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即使是这种对上帝之帮助的信赖本身，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也无

法实现，尽管人有能力通过取悦自己来放弃神恩的益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不靠食物维持生命，而我们却有能力拒绝这种（食物的）滋养而停止生存。因此，即使在（伊甸园）乐园里，没有上帝的帮助，人也没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他有能力过邪恶的生活，尽管这样会缩短他的幸福，并招致非常公正的惩罚。既然上帝并非不知道人类会堕落，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人类受到憎恨和嫉妒他的天使的诱惑呢？事实上，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人类会被（罪）征服，而是因为他预见到，通过人类的后裔，在神圣恩典的帮助下，这个魔鬼（撒旦）自己也会被征服，从而使圣徒们获得更大的荣耀。这一切都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了，既没有任何未来的事件逃脱上帝的预知，也没有他的预知迫使任何人犯罪，从而在智慧的受造物，人类和天使的经验中证明，受造物的私自推断和造物主的保护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谁敢相信或说上帝没有能力阻止天使和人类犯罪呢？但上帝宁愿让他们自己去做（罪的事），从而显示他们的骄傲会带来什么恶果，上帝的恩典又会带来什么善果。

=====

=====

=====

=====

=====

=====

---

---

---

---

## 第二十八章

关于地上和天上两座城的性质。

因此，两种爱形成了两座城（上帝之城与罪恶之城）：地上的城（罪恶之城）因爱自己而形成，甚至蔑视上帝；天上的城（上帝之城）因爱上帝而形成，甚至蔑视自己。

总之，前者（罪恶之城）以自己为荣耀，后者（上帝之城）以主（上帝）为荣耀。因为前者（罪恶之城）从人中寻求荣耀，而后者（上帝之城）最大的荣耀则是上帝，是良心的见证。

前者（罪恶之城）在自己的荣耀中抬起头来，后者（上帝之城）则对神说：“你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人”。

在一个国家（罪恶之城）中，王公和被征服的国民都被统治之爱（权力欲以及罪恶的野心）所支配；在另一个国家（上帝之城）中，王公和臣民在爱中彼此服侍。后者（上帝之城）服从（上帝

的心思意念)；而前者(罪恶之城)为人自己的罪恶心思意念着想。一个国家(罪恶之城)以其统治者所代表的自身力量为乐；另一个国家(上帝之城)则对其上帝说：“耶和华啊，我要爱你，我的力量。”

(在罪恶之城中)，那些(本应当)认识上帝的人(世人)“不荣耀他为上帝，也不感恩，反倒妄想，愚昧的心也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就是说，以自己的智慧为荣耀，被骄傲所占据，——“就变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将朽坏的人、飞鸟、四足走兽和爬行之物的形像。”——因为他们(世人)要么是崇拜偶像的领导者，要么是崇拜偶像的追随者，”(他们)敬拜和事奉受造物胜过敬拜创造主；——尽管，创造主是永远应当被(人)称颂的”。

但在另一座城(上帝之城)中，没有人(自以为聪明)的智慧，只有敬虔；敬虔就是向真神献上应有的敬拜；并在圣徒、圣天使和圣人的聚会中寻求(上帝的)奖赏，使神成为一切的一切”。

++++  
++++  
++++  
++++  
++++

++++  
++++  
++++  
++++  
+++

## 第十五卷

论证。

奥古斯丁在前面论述了地上和天上两座城市（上帝之城与罪恶之城）的起源，并在随后解释了它们的发展和进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解释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神圣历史的主要段落。在第十五卷中，他首先解释了《创世纪》中记载的从该隐和亚伯时代到大洪水的事件。

=====  
=====  
=====  
=====  
=====  
=====  
=====

---

---

---

## 第一章

人类从最初到最后分为两系。

关于（伊甸园）乐园的幸福，关于乐园本身，关于我们最初的父母在那里的生活，关于他们的罪和惩罚，许多人都想了很多，说了很多，写了很多。我们自己也在前面的书中谈到过这些事情，我们写的要么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要么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合理推断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就会出现无穷无尽的问题，这将使我们的工作量超出目前所能容纳的范围。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足够的空间来回答无所事事和桀骜不驯的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总是更愿意提出问题，而不是能够理解答案。

然而，我相信我们已经公正地回答了这些关于世界的开端、灵魂的开端、或人类本身的开端的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我们把人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人类（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另一部分是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的人。我们把这两部分人神秘地称为两座城，或人类的两个群体，其中一个（上帝之城）注定要与上帝



一起永恒地统治世界，另一个（罪恶之城）注定要与魔鬼一起遭受永恒的惩罚。然而，这是他们的结局，我们将在之后再谈。

目前，正如我们所说，关于他们（上帝之城与罪恶之城）的起源，无论是在我们不知道其数量的天使中，还是在最初的两类人类中，我们都已经说得够多了，因此，我们似乎应该试着叙述一下他们（上帝之城与罪恶之城）的生涯，从我们的两个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繁衍种族之时起，直到所有的人类世代停止。从我们的两个始祖开始繁衍后代，直到人类的世代结束，这整个时间或世界的时代，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两座城市（上帝之城与罪恶之城）的生涯。

那么，在人类的这两个始祖（亚当夏娃）的后代中，该隐是长子，他属于人类之城（罪恶之城）；在他之后出生的是亚伯，他属于上帝之城。正如使徒所说，“先有的不是属灵的，先有的是属血气的，后有的才是属灵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从被定罪的人中生出来的，首先是由亚当所生的邪恶和属肉体的，然后才是属灵的，当他通过重生归入基督的时候：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当这两座城（上帝之城与人类之城的臣民）通过一系列的死亡和出生开始运行时，这个世界的公民是长子（该隐）；在他之后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作寄居客旅的人）（亚伯），上帝之城的公民，因恩典而被预定，因恩典而被拣选，因恩典而成为下面（地

上世界)的陌生人(作寄居客旅的人),因恩典而成为上面(天上世界)的公民。因着恩典,--因为就他(亚伯)自己而言,他是从同一块泥土中生出来的,而这块泥土的本源(亚当夏娃)都是有罪的;但上帝就像一个陶匠(因为使徒巧妙地引入了这一比较,而且并非毫无深意),从同一块泥土中造出了一个尊贵的器皿(亚伯),另一个不尊贵的器皿(该隐)。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每个人身上,首先都有可憎的东西(罪),我们必须从它开始,但不一定要停留在它(罪)里面;然后才是可敬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进步达到它,达到它之后,我们可以停留在它里面。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恶人都会成为好人,而是说没有一个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恶人的,否则他就不会成为好人、在新的名字中废除旧的名字。

因此,圣经记载该隐建造了一座城,而亚伯作为一个寄居者却没有建造任何一座城。因为圣徒的城在上面(天上);虽然在下面(地上世界),它(上帝之城)却生出公民,在他们(世人)里面寄居,直到它(上帝之城)统治的时候到了,在复活的日子,它要聚集所有的(属神的)人,那时,应许的国度要被(上帝)赐给他们(神的子民);他们要在其中与他们的王(耶稣基督)、万世的君王一同统治,永无休止。



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4:2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4:3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4: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4:6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4:7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4:8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4:9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它作奴仆呢？

4:10 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期，年分。

4:11 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4:12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象我一样，因为

我也象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4:13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4:14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4:15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

4:16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4:17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原文作把你们关在外面）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4:18 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4:19 我小子阿，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4:20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4:21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4:22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

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4:23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照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4:24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4:25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

4:27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4:28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4:29 当时那照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照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4:30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4:3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

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

这一段（新约）经文（对于旧约的解释）是由使徒的权威传给我们的，它说明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两约——旧约和新约——的经文。

地上城（人类之城）的一部分成了天上城（上帝之城）的形象，它没有自己的意义，而是象征着另一座城，因此是服役的，或者说是“受奴役的”。因为它（人类之城）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预示另一座城（上帝之城）；而这座城（上帝之城）的影子本身也是由前面（人类之城）的另一个形象所预示的。

因为撒拉的婢女夏甲和她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是这个影子的形象（人类之城）。当光明到来时，阴影就会消失，因此，预示着自由之城的自由女子撒拉说：“赶出这使女和她的儿子；因为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以撒同作后嗣”，或如使徒（保罗）所说，“与自由女子的儿子同作后嗣”。

因此，在地上的城市（人类之城）中，我们发现了两样东西——它本身的明显存在，以及它对天上城市（上帝之城）的象征性呈现。在地上的城中，公民的出生是由于天性被罪玷污，而在天上的城中，公民的出生是由于恩典将天性从罪中释放出来；因此，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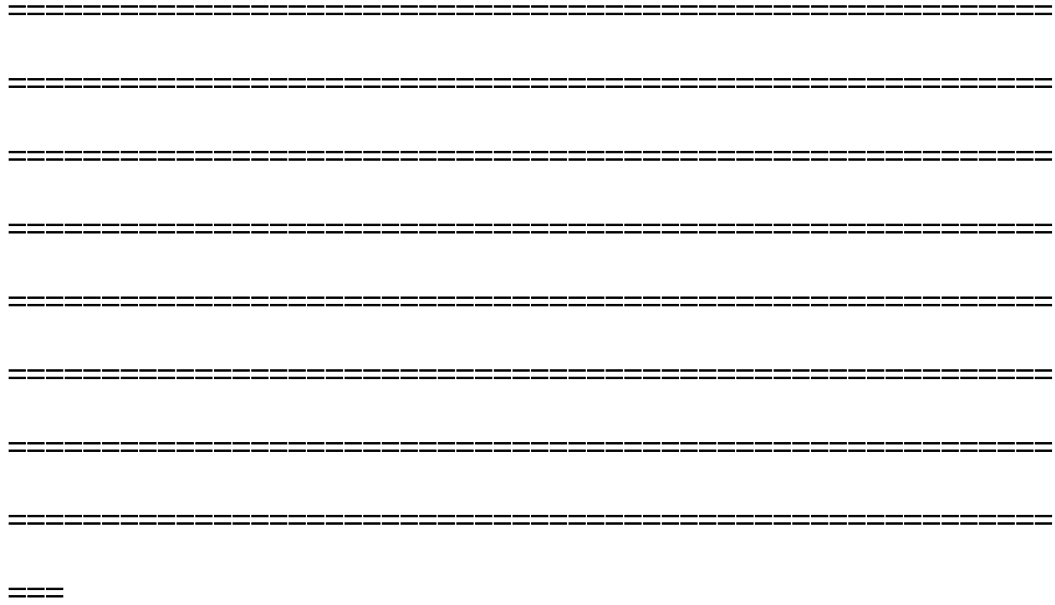


丈夫，而她自己却不能生育。她要求丈夫履行夫妻义务，在别人的子宫里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以实玛利就按照普通（自然）的方式出生了。

不是因为（以实玛利）这样的出生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上帝的杰作，上帝的创造智慧“从一端到另一端”，正如经上所写的，“他巧妙地安排了万物”；——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恩赐——这不是应归于人的能力，而是神恩典的无偿恩赐——是要（特别地）显明的，因此必须以一种自然界无法做到的方式生一个儿子（以撒）。

像亚伯拉罕和撒拉这样的年龄，自然是不会有孩子的；此外，就撒拉而言，她甚至在壮年时就已经不育了。这种无法生育后代的性质象征着人类因罪而败坏的性质，也是被定罪的性质，不配拥有未来的幸福。

因此，以撒，这个应许之子，恰当地象征了恩典之子，自由之城（上帝之城）的公民，他们（上帝的子民）共同居住在永恒的和平中，在和平中没有（出于罪的）自爱和自我意志，而是一种臣服（于上帝）的爱，为所有人的共同喜乐而喜乐，多心合一，也就是说，确保了完美的和谐。



#### 第四章

关于地上之城（人类之城）的冲突与和平。

尘世之城不是永恒的（因为它受到极刑、上帝的终极公义审判与永远刑罚时，它就不再是一座城了），——但它（人类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有它（自以为）的“好处”，并且它（人类之城、或尘世之城）以这种东西所能（给它）带来的喜悦而欢欣鼓舞。

但由于这（尘世之城的“好处”）并不是一种能让它的信徒（即那些喜爱尘世之城的世人）摆脱一切苦难的“好东西”，所以，这座城市常常因为诉讼、战争、争吵和那些要么毁灭生命要么昙花一现的胜利而自我分裂。

因为它（尘世之城）的每一部分都用武器对抗另一部分，试图通过自己在罪恶的力量中战胜各国。如果它（尘世之城中的那些“得胜者”）在征服后骄傲自满，那么它的胜利就是毁灭生命的；但如果它（尘世之城的统治者）把心思放在我们凡人担忧的普通伤亡上，对可能降临的灾难忧心忡忡，而不是为已经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那么这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胜利虽然是更高级的胜利，但仍然只是短暂的胜利；因为它（尘世之城的统治者）不可能永远统治那些被它战胜的人（尘世之城的众民）。

但这座城市（尘世之城）所渴望的东西（本身）不能说是邪恶的，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比其他一切人类之善都要好。因为它（尘世之城）所渴望的是享受世俗的物品，它（有了这些世俗物品后）能获得这种（暂时的）安宁；因为，如果它（尘世之城的统治者）仍然没有人反抗它，它就能享受一种安宁，这种安宁（与和平）是在有对立的双方争相享受那些太少而不能满足双方的物品时所没有的。

这种和平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战争换来的，是通过他们所谓的光荣胜利换来的。现在，当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时，谁还不会毫不犹豫地向着胜利者表示祝贺，并称之为理想的和平呢？这些（所享受的物品，以及地上的和平）都是好东西，无疑是上帝的恩赐。但是，如果他们（尘世之城的居民）忽略了天城更好的东西，——



伯)。

因此，我们不会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犯罪的第一个样本，或者像希腊人说的那样，犯罪的原型，在很久很久以后，在那个注定要统治这么多国家的城市（罗马）的基础上，找到了相应的犯罪，并且成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地上城市的首领。

因为，正如他们（罗马人）的一位诗人所说，这座城市的“第一道城墙上沾满了兄弟的鲜血”，或者，正如罗马历史所记载的，雷穆斯是被他的兄弟罗穆卢斯杀死的。

因此，这座城市（罗马）的建立与（该隐的）地上城市的建立并无区别，除非罗穆卢斯和雷穆斯都是地上城市的居民：——两人（罗穆卢斯和雷穆斯）都在寻求建立罗马的光荣，但这种荣耀不可能为两个人同时享有，只能为一个人独占，因为对谋求统治权的人来说，只要他活着的兄弟也想染指这种光荣，他的统治权必定受到削弱。因此，为了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能独掌统治大权，他的兄弟就得消失。通过这种罪行，这个（罗马）帝国变得更大，但却变得更糟，否则的话，它会变得较小，但却较好。

现在，该隐和亚伯这对兄弟并非都被同样的世俗欲望所驱使；杀人者（该隐）嫉妒另一个人（亚伯）也不是因为他（该隐）担心两个人的统治会削弱他自己的统治权，因为亚伯并不是想统治他

哥哥所建造的那座城市，——他（该隐）是被邪恶的、嫉妒的仇恨所驱使；邪恶的人用这种仇恨来看待善良的人，原因无非是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而自己却是邪恶的。

因为善的拥有决不会因为与永久、或暂时假定的伙伴分享而减少；相反，善的拥有会随着分享它的每个人的和谐与仁慈而增加。

简而言之，不愿意分享（善）的人就无法拥有它（善）；而最愿意让他人分享它（善）的人，自己就会拥有最丰厚的（良善）财富。

因此，罗穆卢斯和雷穆斯之间的争吵说明了尘世之城是如何分裂的；该隐和亚伯之间的争吵说明了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仇恨；——恶人与恶人之间的战争（尘世之城的分裂）；好人与恶人之间的战争（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争战）。

但是，好人，或者至少是完全善良的人，不能不与恶人争战；尽管他们只是在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但他们的争战却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每个好人都在他反抗自己的那些方面反抗他人。在每个人身上，“肉体与灵相争，灵与肉体相争。”因此，这种属灵的情欲可以与另一个人的肉体情欲交战；或者肉体情欲可以与另一个人的属灵欲望交战，就像好人与恶人交战一样；——或者更肯定的是，两个好人、但尚未完全的人的肉体情欲在一起争斗，

就像恶人与恶人争斗一样，直到那些在恩典治疗下的人的健康获得最后的胜利。

## 加拉太书

5: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5:2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5:3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5:4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5:5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5:6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5:7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5:8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

5:9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5:10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5: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5: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5:13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5:14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5:15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5: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5:17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5:18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5:1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5: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5: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

=====

=====

=====

=====

=====

=====

=====

=====

===

## 第六章

即使是上帝之城的公民，在这尘世的客旅、寄居之旅中，也会因罪的惩罚而遭受软弱，他们的软弱也会因上帝的眷顾关怀而得到医治。

这种病态，也就是我们在第十四卷书中提到的（肉体对灵魂的）悖逆，是对（亚当夏娃）第一次（对于上帝）悖逆的惩罚。因此，它（叛逆之罪）不是（人在被造时的）天性，而是恶习；所以有人对在恩典中成长、凭信心在寄居客旅中生活的良善之人说：——“你们要彼此担当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说的：“警告悖逆的人，安慰软弱的人，扶助弱小的人，对众人要忍耐，不要以恶报恶”。在另一处说，“人若被过犯所迷住，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你要顾念自己，免得也被试探”。在其他地方，“不可含怒到日落”。在福音书中，“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去告诉他，这样他的过错只有你和他知道”。对于可能造成丑闻的罪，使徒也说：“在众人面前责备犯罪的人，好叫别人也惧怕”。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我们能够保持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人能够见到主），《圣经》中有许多训诫都仔细地灌输了相互宽恕的思想；在这些训诫中，我们可以列举一个可怕的寓言：一个仆人因为没有减免他的同伴两百便士的债

务，而被命令偿还他以前减免的一万两银子的债务。——在这个寓言中，主耶稣又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各人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照样待你们”。

上帝之城的居民就是这样得到医治的，当他们还在尘世逗留，并为天国的安宁而叹息时。

圣灵也在内心做工，使外敷的药物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否则，——即使上帝亲自利用臣服于他的受造物，并以某种人类的形式影响我们人类的感官，无论我们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些印象，还是以某种外在的形式，——如果他（上帝）不以他自己内在的恩典支配和作用于心灵，那么传讲真理就毫无用处。

但上帝却这样做了（即上帝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做工、成就），——他用自己非常隐秘却又非常公正的旨意，区分可愤怒的器皿（恶人）和可怜悯的器皿（蒙恩的人）。

当他（上帝）以自己隐秘而奇妙的方式帮助灵魂，当居住在我们肢体中的罪——正如使徒所教导的，毋宁说是罪的惩罚，不再在我们必死的躯体中（作王，即，灵魂不再）顺从它（肉体血气）的情欲，当我们不再屈服于我们的肢体作为不义的工具，——那么灵魂就会从自己的邪恶和私欲中改变过来，上帝占有了它，它（灵魂）就会在今生平安地拥有自己，以后，它将拥有完美的健



是邪恶的，而他兄弟的行为是善良的时，该隐非常生气，脸色苍白。因为经上记载，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

请看这里所显明的信仰的准则。事实是，祭物“当献给真神”时，才是正确的献祭，因为只有真神是我们必须献祭的对象。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区分献祭的地点、季节或材料，或献祭的人，或被献祭的对象，或献祭后被分配食物的人，那么献祭就是“没有正确地区分”的。这里的“区分”指的是辨别，无论是在不应该献祭的地方献祭，还是用不应该在那里、而应该在其他地方献祭的材料献祭；或是在错误的时间献祭，或是用不应该在那个时间而应该在其他时间献祭的材料献祭；或是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不应该献祭的材料献祭；或是一个人独享比他献给上帝的更多的同类物品；或是他或其他不得合法分享的人亵渎地吃了祭物。——该隐究竟在哪些方面使上帝不悦，这一点很难确定。但使徒约翰在谈到这对兄弟时说：“不像该隐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兄弟的行为是义的”。因此，他（约翰）让我们明白，上帝不看重他（该隐）的祭物，是因为他的祭物没有正确地“区分”，他把自己的东西给了上帝，却把自己留给了自己。——所有（罪）人都是这样，他们不遵从上帝的旨意，而是遵从自己的旨意，他们不是以正直的心生活，

而是以弯曲的心生活，——却向上帝献上他们认为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他们错误地以为）上帝不是通过医治、而是通过满足他们的邪恶激情来帮助他们。————这就是世俗之城的特征，它崇拜的是可以帮助它在地上胜利、和平地统治的“上帝”或“神灵”，——而不是出于行善的爱，而是出于统治的欲望。

善人利用世界来享受上帝：相反，恶人为了享受世界，宁愿“利用上帝”——至少是那些已经相信上帝存在、并关心人类事务的人。因为那些连这种信念（即，关于上帝的存在性以及大能的观念）都还没有达到的人，他们的境界还低得多。

该隐看到上帝看重他兄弟（亚伯）的祭物，却不看重他自己的祭物，就应该谦卑地效法他兄弟，以之为榜样、献上好祭物；而不是骄傲地把他兄弟当作自己的对手。

但他（该隐）恼羞成怒，勃然变色。这种对他人、甚至是他兄弟的善行的愤怒、嫉妒，被上帝指责为一项大罪。上帝问他：“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上帝指责了他（该隐），因为上帝看出他嫉妒他的兄弟，并以此批评他。

因为对世人来说，他们的同胞的心是被隐藏起来的；对他们（世人）来说，可能会有疑问，也很难确定他（该隐）的悲伤是在哀

叹他自己的恶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恶行使上帝不悦），还是他兄弟的良善，使上帝喜悦，并赢得了上帝对他的祭物的青睐。

但上帝在说明为什么拒绝接受该隐的祭物，以及该隐为什么宁可为自己感到不悦时，向他（该隐）表明，虽然他“没有正确地分辨”，即没有正确地生活，不配献上他的祭物，是不公正的，但他无缘无故地憎恨他公正的兄弟，则是更不公正的。

然而，上帝并没有无缘无故地赶出他（该隐），因为他（上帝）是圣洁的、公正的、善良的。他（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他（上帝）是指（该隐要）制伏他的兄弟吗？当然不是；那么，除了罪，还有什么呢？罪“归于”人；罪的罪责不能归于他人，只能归于（罪人）自己。——因为这（罪人承认这一点）是（罪人）忏悔的良药，也是获得赦免的开端的合适理由；所以，当说“从罪中悔转”时，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预言。因为当一个人不是——喜欢他的罪并为之辩护，——而是通过悔改（罪）来使之（罪）臣服（于灵魂）时，他（罪人）就会统治他的罪（而不是被罪统治），否则，——成为罪的保护者的人必将成为罪的囚徒。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罪理解为使徒所说的“肉体的情欲与灵相争”的那种肉体的淫乱，在情欲所结的果子中；那么，我们可以

适当地强调“必”字，——读作：“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因为使徒所说的“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的肉体部分，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灵魂）恶性部分，它（肉体中罪的律）不应该引导心灵，而是心灵应该用理智来支配和约束它，使它远离非法的动作；——那么，当这一部分（肉体中罪的律）被动地犯下任何恶行时，如果它被遏制，如果它遵从使徒的话，——“不要让你们的肢体成为不义的工具，使你们犯罪”，它就会转向心灵，被心灵所制服、征服，这样，理性就会作为一个主体统治它。

上帝就是这样要求被嫉妒之火点燃的（罪）人的，因为他（该隐）嫉妒自己的兄弟，以至于想方设法要使自己本应以他为榜样的人（亚伯）受到迫害。他（上帝）（对该隐）说，不要犯罪；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躯体上作祟，以满足它的情欲，也不要让你的肢体成为不义的工具，去犯罪。

只要你不鼓励它，不给它（罪）缰绳，而是用熄灭它的火来约束它，“因为它必归向你”。而你要管理它，“因为当它（罪）不被允许有任何外在的行为时，它就会屈服于管理心灵和正义的意志的统治，甚至停止内在的动作”。

在同一部关于女人的神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他们犯罪之后，上帝质问和审判他们，并宣判了他



们所有人——蛇形的魔鬼、女人和她的丈夫。

当上帝对她说：“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时，他又说：“你要转向（恋慕）你的丈夫，他要管理你”。对该隐所说的关于他的罪，或关于他肉体的恶（应当被制服）的话，在这里也是对犯了罪的女人说的；我们要明白，丈夫要管理妻子，就像灵魂管理肉体一样。因此，使徒说：“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的身体”。

-----

因此，（我们作为罪人的）这肉体应该得到医治，因为它属于我们自己：不应该被遗弃毁灭，就好像它与我们的本性格格不入一样。但是该隐以一种不愿改正的精神面对了上帝的劝告。事实上，嫉妒的恶习在他身上愈演愈烈；他诱骗了他的兄弟，并杀死了他。这就是人间之城的建立者。他（该隐）也是犹太人杀死羊群的牧羊人基督之事的预表；羊群的牧羊人亚伯就是他（耶稣基督）的预表：但由于这是一个寓言和预言的问题，我现在不想解释它；此外，我记得我在针对摩尼教所写的文章中对此作了一些评论。

=====



分离出来的，——所以预示和预言了与永恒之城及其国王和创始人基督有关的一切，——这些事情在圣灵中被预言为注定要发生的；——然而，这一目的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对我们称之为地上之城的另一个人类社会只字未提，而是在必要时才提及，以便通过与之相反的对比来增强天上之城的荣耀。因此，当神圣的经文在提到以弗所书 1 章第 18、19 节等处时，就会提到天城。

（在创世纪4章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圣经没有提到这些儿女的名字，所以在早期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中，可能不会没有很多人出生，而这些人数量加在一起可能建造的不仅是一座城市，而是许多城市？但是，上帝的目的——这些历史是在他的启示下创作的——从一开始就安排和区分了这两个社会的不同世代，这样，一边是人的世代，也就是按照人的方式生活的人的世代，另一边是上帝之子的世代，也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的人的世代，可以一起追溯到大洪水，但又彼此分开，在大洪水时，他们的分离和联系就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两个世系的世代都被记录在不同的表格中，一个世系是该隐的兄弟相残的后裔，另一个世系是塞特的后裔，塞特是亚当所生，而不是他兄弟（该隐）所杀；——他们之间的联系，因为善良的人变得如此堕落，以至于整个种族都被大洪水卷走了，只有一个公正的人例外，他的名字叫挪亚，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只有这八个人被认为有资格从那场毁灭所有人的灾难中逃脱。

因此,虽然经文写道:“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作以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相信这以诺是他的长子;因为我们不能认为“他与他的妻子同房”这句话证明了这一点,就好像那时他第一次与她性交一样。因为在亚当(万物之父)的例子中,不仅在该隐——似乎是他(亚当)的长子——受孕时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而且在之后,同样的经文还说: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塞特。

由此可见,圣经既不总是在记录出生时使用这一表达方式,也不只是在提到头胎时才使用这一表达方式。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该隐给自己的城市起名,就认为以诺是他的长子。因为很有可能,虽然该隐还有其他儿子,但出于某种原因,他的父亲更爱他(以诺)。犹大并不是(雅各的)长子,尽管犹太人是以其的名字命名的。即使以诺是这座城市创建者的长子,也不能因此认为他一出生,父亲就以他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人,不可能创建一个市民团体,而市民团体无非是由一些联系纽带将许多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他的家族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拥有了相当多的人口时,他就有可能建立一座城市,并在建立后以自己儿子的名字命名。因为那些古人的寿命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圣经》中提到的那些人中,活得最短的人也达到了753岁。虽然没有人达到一千岁,但有几个人超过了九百岁。那么,

有谁会怀疑，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人类可能会繁衍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人口可以建造和占据的城市不是一座，而是数座？这一点很容易从以下事实中推测出来：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在不超过四百年的时间里，希伯来人的数量如此之多，据记载，在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六十万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这还不包括以东人；以东人虽然不在以色列人的后裔之列，但却是从他的兄弟（以扫，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繁衍出来的；（以色列人）也超过了与亚伯拉罕同宗的其他民族后裔，虽然不是亚伯拉罕通过撒拉所生的后代，即他与夏甲和基土拉的后裔，以实玛利人、米甸人等。

该隐可能建造了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因为我们看到人的寿命是多么的长，除非一些怀疑论者对我们的（圣经）作者认为古人的年限过长提出异议，并否认这是可信的。同样，他们（怀疑论者）也不相信当时人的身体比现在大，尽管他们自己最尊敬的诗人维吉尔在谈到那块被固定为地标的巨石时也这样断言；因此，他（维吉尔）认为当时的地球上诞生了更强大的人。如果是在近代（仍有那些古时巨人的痕迹），那么在举世闻名的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而且，原始人类身体的巨大尺寸常常被墓穴的暴露所证明，这些墓穴或是由于时间的磨损，或是由于暴雨的冲刷，或是由于某些意外事故，在这些墓穴中发现或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骨头。我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尤蒂卡的海岸边看到过一颗人的白齿，它的尺寸非常大，如果把它

切成我们这样的牙齿，我想可以做成一百颗。但我相信，那是某个巨人的牙齿。虽然现代有的普通人的身体比我们大，但古时的那些巨人的身材却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不乏巨人的例子，尽管这些例子可能很少。年轻的普林尼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坚持认为，世界变得越老，人的身体就会变得越小。他还提到荷马在他的诗歌中经常感叹同样的衰落；他并没有嘲笑这是诗人（荷马）的臆想，而是以自然奇观记录者的身份将其视为历史事实。但是，正如我所说，不时被揭开的骨头证明了古人身体的大小，而且在未来的岁月里也将如此，因为它们（那些骨头）腐烂得很慢。

但是，古人的寿命现在无法通过任何此类纪念碑式的证据来证明。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神圣历史的信仰，因为我们看到它（圣经）对未来的预测是准确的，所以我们更不能抹煞它对过去事实的陈述。即使是《普林尼二世》也告诉我们，仍有一个国家的人可以活 200 年。如果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人们相信人的寿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离我们遥远的时代也是如此呢？难道我们要相信在其他地方有这里没有的东西，而我们却不相信在其他时代（除了现在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



一致的。因此，在以后的世代中，父亲生儿子之前的时间在希伯来文中总是缩短 100 年，而生儿子之后的时间在希伯来文中却比我们的版本长 100 年。因此，将这两个时间段合在一起，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第六世代完全没有差异。然而，以诺是第七代的代表，据记载他因为取悦上帝而没有死亡就被离世了，这与前五代存在同样的差异，我们的文献认为他多活了 100 年才生了一个儿子。但结果还是一致的；因为根据这两份文献，他在离世之前活了 365 年。第八代的差异比其他几代要小，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差异。因为以诺所生的玛土撒拉，在生下他的后代之前，按照希伯来文的读法，不是少活了 100 年，而是多活了 100 年；而在我们的版本中，这些年份又被加到了他生下他儿子之后的时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总和也是一样的。只有到了第九代，也就是玛土撒拉的儿子、挪亚的父亲拉麦的年龄，总和才出现了差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差异也很小。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中，他比我们版本的说法多活了二十四年。因为在他生下他的儿子，也就是挪亚之前，希伯来文的年份比我们的少了六年；但在他生下这个儿子之后，希伯来文的年份比我们的多了三十年；因此，扣除前六年，如我们所说，还剩下二十四年。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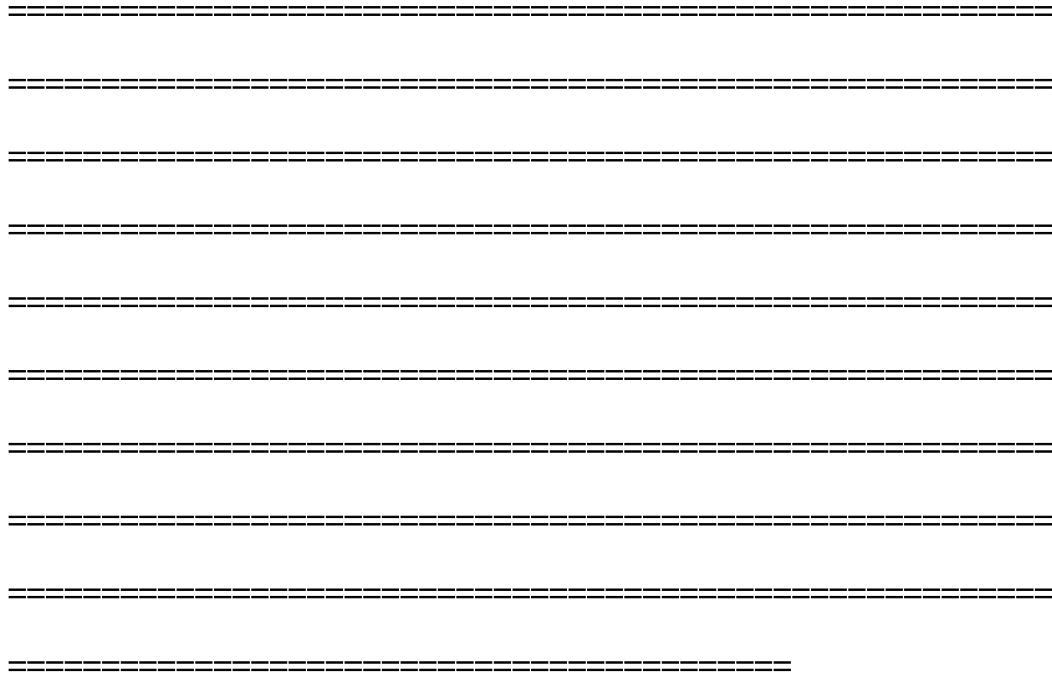


他的父亲（以诺）在一起，他的父亲已经被转移（离世），他（玛土撒拉）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洪水过去。他们（这些人）采用这种假设，是为了不对教会所接受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版本的可信度产生轻视，也因为他们认为是犹太版本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版本出了错。因为他们不承认这是（七十士译本）译者的错误，而是坚持认为（希伯来）原文中有篡改过的陈述，经由希腊文，圣经被翻译成了我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这些人）说，七十位译者同时一致译出了一个译本，他们不可能犯错，或者在不涉及他们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篡改译文；但犹太人嫉妒我们翻译了他们的律法和先知书，所以在他们的文本中做了改动，以损害我们的权威。

这种观点或怀疑，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纳。可以肯定的是，玛土撒拉并没有在洪水中幸存下来，而是在洪水发生的那一年就死了，如果希伯来原文中给出的数字属实的话。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在自己的位置上更仔细地阐述我自己对（七十士译本）七十位译者的看法，当我（按照本书这部著作要求的顺序）写到他们翻译的那个时期时。

就目前的问题而言，根据我们的版本，那个时代的人寿命很长，以至于很有可能在父母双方（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在世时，在地球上，人类繁衍到足以形成一个群体。



## 第十二章

有些人不相信在原始时代，人的寿命有这么长。

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个时代，年的计算方式不同，而且时间很短，我们的一岁可能相当于他们的十岁。因此，他们说，当我们读到或听到某个人活了 900 年时，我们应该理解为 90 年，其中的 10 年只相当于我们的 1 年，而我们的 10 年相当于他们的 100 年。因此，根据他们的假设，亚当生塞特的时候是 23 岁，塞特自己生儿子以挪士的时候是 20 岁零 6 个月，尽管《圣经》称这几个月为 205 年。因为，根据我们正在解释其观点的人的假设，人们

习惯于把一年分成十个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年。每一部分都由六天的平方组成；因为上帝在六天内完成了他的工作，第七天他可以休息。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一卷书中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了论证。现在，六的平方，或六乘以六，就是三十六天；再乘以十，就是三百六十天，或十二个阴历月。至于完成太阳年所需的其余五天，以及每第四年或闰年需要增加一天的第四部分天数，古人增加了罗马人称之为“闰年”的天数，以完成年数。因此，塞特的儿子以挪士在他的儿子该南出生时已经十九岁了，尽管圣经称这些年为 190 年。因此，在所有记载了古人年龄的世代中，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版本中，几乎没有人在 100 岁或 100 岁以下，甚至在 120 岁或 120 岁左右生下儿子；而最年轻的父亲却被记载为 160 岁或 160 岁以上。他们（那些人）说，这是因为没有人能在十岁时生儿育女，也就是那些人所说的一百岁，而十六岁是青春期，现在就有能力繁衍后代了；而这一年龄正是他们称之为 160 岁。

为了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那些人）引用了几位历史学家的记载：埃及人一年有四个月，阿卡南人一年有六个月，拉维尼安人一年有十三个月。年轻的普林尼提到有些作家说一个人活了 152 岁，另一个人活了 100 多岁，还有人活了 200 岁，300 岁，有些人甚至活了 500 岁和 600 岁，还有几个人活了 800 岁。他（普林尼）说，有些人把夏天和冬天各算一年，有些人把每个季节算一年，比如阿卡迪亚人，他说他们的年是三个月。他（普林

尼)还说,埃及人的小年是四个月,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有时在每个月的夕阳西下时结束他们的一年;因此,在他们那里产生了1000年的寿命。

通过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某些人无意削弱(圣经)这段神圣历史的可信度,而是想通过消除这种不可思议的长寿的困难来促进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信仰;他们自己被说服了,并认为他们在说服别人时是明智的;他们说,在这些日子里,一年是如此短暂,他们的十个年头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年头,而我们的十个年头相当于他们的一百个年头。但有最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不过,在提出(下面)这些证据之前,似乎应该先提一个更可信的猜想。根据希伯来文手稿,我们可以立即驳斥这种自信的说法;因为在希伯来文手稿中,亚当在生下第三个儿子之前不是活了230年,而是130年。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计算方法,亚当活了13年,那么他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肯定只有12岁左右。按照正常和熟悉的自然规律,谁能在这个年龄生孩子呢?但不要说他,因为他有可能一被创造出来就生了他的同类,因为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婴儿那么小,这一点是不可信的。

他(亚当)的儿子生以挪士时并不像我们的版本所说的那样是205岁,而是105岁,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他还不到11岁。他的



然而，如果我问他们，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可信，是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犹太民族一致合谋伪造了这个谎言，从而通过嫉妒他人的经文权威，剥夺了自己经文的真实性？或者说，七十个人，他们本身也是犹太人，被关在一个地方（因为埃及国王托勒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做这件事），他们嫉妒外国人会得到同样的真理，在共同同意的情况下插入了这些错误，——谁看不出来哪一个更容易让人自然而然地相信呢？

但是，任何谨慎的人都不会相信，犹太人无论多么恶毒，头脑多么错误，能够会篡改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如此广泛流传的手稿；也不会相信，那些著名的 70 个人有任何共同的目的，要把真理诋毁给万国。

因此，人们必须更有说服力地认为，当他们的工作开始从托勒密图书馆的副本开始抄录时，一些这样的错误陈述可能会出现在第一份副本中，并从副本中广为传播；而这可能不是因为欺诈，而仅仅是抄写员的错误。对于有关玛土撒拉生命的难题，以及其他在二十四年总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这样的解释是足够可信的。

但是，在那些篡改得有条不紊地相似的情况下，一个版本在儿子和孙子出生前的时间比另一个版本多 100 年，而在其后的时间则比另一个版本少 100 年，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错误似乎具有某种恒定性，而且不是偶然的，而

是有意为之。

因此，希伯来版本与希腊文和拉丁文抄本经文中数字的差异，包括连续几代人每一生中 100 年的统一加减，既不能归咎于犹太人的恶意，也不能归咎于像七十位译者这样勤奋谨慎的人，而应归咎于最初获准从上述国王的图书馆抄录手稿的抄写员的错误。因为即使是现在，在数字无助于更容易理解或更令人满意地了解任何事物的情况下，它们既被粗心地抄写，又被更粗心地修改。因为谁会费心去了解以色列的几个部落有多少千人呢？他认为这些知识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知识所蕴藏的巨大好处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连续这么多代人中，一份手稿中增加了 100 年，而另一份手稿中却没有计算，然后，在儿子和孙子出生后，又增加了所缺的年数，很明显，设计这种安排的抄写员是想暗示，古人之所以活了过多的年数，只是因为每一年都过于短暂，他试图通过对他们能够生育的青春期的陈述来引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为了避免难以置信的人被如此漫长的一生（的年龄）所困扰，他（七十士译本抄写员）暗示说，他们的 100 年只相当于我们的 10 年；为了表达这种暗示，每当他发现他们的年龄低于 160 岁或 160 岁左右时，他就会加上 100 年，然后再从儿子出生后的那段时间里减去这些年，这样总和就会协调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他想把后代的产生归因于一个合适的年龄，而不减少归因于个人一生的总年数。在第六代，他偏离了这一统一的做法，这一事实使我们更愿意相信，当我们提到的情况



需要他进行改动时，他就进行了改动；当这种情况不存在时，他就没有进行改动。因为在同一世代，他在希伯来文版本中发现，雅列在生以诺之前活了 162 年，按照短年计算，也就是 16 岁零 2 个月，这是一个能够生育的年龄；因此，没有必要再加上 100 短年，从而使年龄达到通常的 26 岁；当然，也没有必要在儿子出生后，再扣除他在此之前没有加上的年数。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两份手稿之间没有任何差异。

还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第八代中，希伯来版本在拉麦出生前给玛土撒拉分配了 187 年，而我们的书则少给他分配了 20 年，尽管通常会在这段时间上加上 100 年；然后，在拉麦出生后，又恢复了这 20 年，从而使两本书中的总数相等。如果他（七十士译本抄写员）的目的是将这 170 年理解为 17 年，以适应青春期的年龄，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增加任何东西，他也没有必要减少任何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了一个适合生儿育女的年龄，为此，他（抄写员）习惯于在他认为年龄不够的情况下增加这 100 年。这二十年的差异，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偶然发生的，如果他没有注意在事后恢复这些差异；否则他会从之前的时期中扣除了这些差异，这样就不会出现总数不足的情况。或者，我们或许可以假定，还有一种更为高明的设计，即隐藏在第一个时期中故意统一增加的 100 年，以及从随后的时期中扣除的 100 年。



## 第十四章

古代的岁月与我们的岁月一样长。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清楚地说明，在那些人漫长的一生中，岁月并没有短到他们的十年只相当于我们的一年，而是和我们的岁月一样长；我们的岁月是用太阳的运行轨迹来测量的。

由此可以证明，圣经说洪水发生在挪亚生命的第 600 年。但是，如果那短暂的一年（假如我们的一年真的需要他们的十年）有（我们的）三十六天，为什么在同一处又写道：“挪亚六百年，二月十七日，洪水泛滥在地上”呢？

因为如此短暂的一年，如果按照古代的习惯称其为“年”（假如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年）的话，要么没有月份，要么它的月份必须是三天，这样它就可能有十二月。那么，这里怎么会说“六百年，二月，十七日”，除非当时的月份与现在的月份长度相同？否则怎么会说洪水是在二月十七日开始的呢？之后，在洪水结束时，（圣经）又这样写道“方舟在七月十七日停在亚拉腊山上。水不断减少，直到第十一个月：在这个月的第一天，人们看到了山顶”。

每个月（如果真的只）有三天，当然不可能有第二十七天。或者

说，如果每一个时间单位都按比例缩小，三天的三十分之一被称作一天，那么，记录中持续了四十个昼夜的大洪水，实际上只用了不到四天的时间就结束了。谁能摆脱这种愚蠢和荒谬？我们要远离这种错误——这种错误试图将我们对圣经的信仰建立在错误的猜测之上，却在另一点上摧毁了我们的信仰。很明显，当时的昼和现在的昼一样，都是由昼夜交替决定的二十小时的时间；当时的月和现在的月一样，都是由一轮月亮的升起和落下决定的；当时的年和现在的年一样，都是由十二个阴历月组成，再加上五天又四分之一的的时间，以适应太阳的运行。

这样长的一年被认为是挪亚生命的第六百个年头；到了第二个月，也就是这个月的第 17 天，洪水就开始了一据记载，这场洪水是由持续了四十天的大雨引起的，这四十天不是仅有两个小时多一点，而是有四十个二十四个小时。因此，那些古人活了 900 多年，与亚伯拉罕后来活了 175 年、他的儿子以撒 180 年、他的儿子雅各近 150 年、摩西 120 年以及现在七八十岁或更长的人（的每年的年份）一样长，据说“他们的日子就是劳苦和愁烦”。

但是，我们的版本与希伯来文本之间存在的数字差异并没有触及古人的寿命；如果存在任何差异，以至于两个版本都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版本所翻译的那个文本中获取我们对真实事实的理解。然而，尽管任何人都有能力纠正这个版本，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许多版本中，没有人冒昧地根据希伯来

文修改七十士译本。

在许多地方，它们（希伯来版本与七十士译本）似乎存在分歧。因为这种差异并没有被认为是篡改；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篡改。但是，如果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抄写者的错误，而且其意义符合真理、并说明了真理，我们就必须相信，是神灵促使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版本，这不是出于他们翻译的职责，而是出于他们自由地预言。因此，我们发现，使徒们在引用圣经中的证据时，同时引用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文版本，是对七十士译本的认可。

但是，我已经答应过，如果上帝帮助我，我会在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要继续讨论手头的问题。毫无疑问，人的生命是如此漫长，以至于，第一个人（亚当）的长子（该隐）可以建造一座城，但那是一座属世的城，而不是被称为上帝之城的城。

=====

=====

=====

=====

=====

=====

---

---

---

---

## 第十五章

原始时代的人直到有记载说他们生儿育女的那一天才解除禁欲，这是否可信？

那么，有人会说，一个打算生儿育女而又无意禁欲的人，禁欲了一百多年，甚至按照希伯来文的说法，只少了一点，比如八十年、七十年或六十年；或者，即使他不禁欲，也无法生育后代，这可信吗？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要么是（古人的）青春期晚了很多，因为整个生命更长了；要么，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这里提到的不是长子，而是那些在挪亚之前需要补上名字的人，从他们开始，——我们又看到继承一直延续到亚伯拉罕，并在他之后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时间点，直到有必要通过血统来标明这座最荣耀的城市（上帝之城）的发展历程，——这座城市（上帝之城）在这个世界上像一个陌生人（寄居客旅者）一样游荡，并寻求天国。

不可否认的是，该隐是第一个由男人和女人所生的人。如果该隐不是第一个由两个未曾生育的人所生的人，亚当就不可能说出记录在案的那句话：“耶 和 华 使 我 得 了 一 个 男 子”。

紧随其后的是亚伯，哥哥杀死了亚伯；亚伯是第一个通过预示上帝的寄居之城（即上帝之城）来表明这座城市（上帝之城）将遭受邪恶之人的不公正迫害的人；这些（恶）人就像（尘世中的）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他们热爱自己的尘世出身，喜欢尘世之城的尘世幸福。

但是，亚当生这些儿子（该隐、亚伯）的时候有多大年纪却没有记载。在这之后，世代就分开了，一个分支源于该隐；另一个分支源于亚当所生的、代替被他兄弟杀死的亚伯的那个人，亚当称他为塞特，就像经上所写的那样：“因为神为该隐所杀的亚伯兴起了我另一个后裔”。<sup>2</sup>因此，这两个世代系列，一个是该隐，另一个是塞特，代表了两个城市的不同等级，一个是天上的城市，在地上游荡，另一个是地上的城市，追寻着地上的欢乐，并在其中呻吟，仿佛它们是唯一的欢乐。尽管包括亚当在内的八代人都记录在洪水之前，但该隐这一脉却没有一个人的年龄被记录下来，而继承他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年龄出生的。因为上帝的灵拒绝在地上城市的世代中记下洪水之前的时间，却偏要在天上的世代中记下，似乎这样更值得纪念。此外，塞特出生时，他父亲的年龄被

提到了；但他已经生了其他儿子，谁敢说该隐和亚伯是之前唯一生的儿子呢？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是亚当所生的，因为只有他们的名字才是为了延续一系列的世代，而这是需要提及的。虽然其余人的名字都被默默地埋葬了，但据说亚当生了儿子和女儿；谁敢说他的后代有多少呢？在塞特出生后，亚当受神的启示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儿子（赛特）将能够代表亚伯的圣洁，而不是因为他在时间上先于亚伯出生。又因为经文写道：“塞特活了 205 岁，”或根据希伯来文读法，活了 105 岁，并生了以挪士。

除了鲁莽的人，谁能肯定这（以挪士）是他（赛特）的长子呢？有谁会这样做来引起我们的惊奇，让我们去探究他（赛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性生活，尽管他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或者如果他（赛特）没有禁欲，他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圣经》中记载：“塞特生儿育女，一共九百一十二年，然后死了。”难道还有人会这样谬误地认为（赛特的长子是以挪士）吗？同样，对于后来提到的那些人，他们生儿育女的事也没有被掩盖。

因此，根本看不出在这里（创世纪5章）被称为儿子的人本身是否是长子。不，既然这些父亲们要么青春期太长，要么娶不到妻子，要么不能让妻子怀孕，——那么这些儿子是他们的长子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由于圣史的（圣经）作者想通过一系列有标记的世代间隔，一直写到挪亚的出生和生活，而洪水正是在挪亚的时代发生的，所以他提到的不是那些长子，而是那些由他们传承下来的儿子。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我所说的是真的。福音书的作者马太打算让我们记住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的一系列父母所产生的主的肉身，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为什么他不说他首先生的以实玛利呢？然后又说“以撒生雅各”，为什么不长子以扫呢？只因为这些儿子（以实玛利、以扫）不会帮助他到达大卫那里。接着说：“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犹大是长子吗？随后，“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然而，这对双胞胎也不是犹大的长子，在他们之前，犹大还生了另外三个儿子。

因此，在世代的顺序上，他（马太）保留了那些他可以到达大卫那里的人，以便继续达到他的目的（耶稣基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里提到的古人并不是长子，而是《路加福音》第 3 章中的那些人。

因此，我们不必疲于讨论他们迟迟未到青春期这一无谓而晦涩的问题。



父亲，另一个人是他的岳父时，友谊就会扩展到更多的人。但是，亚当只有一个人，他必须与他的儿子和女儿保持两种关系，因为兄弟姐妹是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的。夏娃也是如此，如果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婆婆，那么亲情就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妹妹成为妻子后，在她一个人身上维持着两种关系，如果这两种关系分布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个是妹妹，另一个是妻子，那么家庭纽带就会包含更多的人。但是，当时并没有实现这一点的材料，因为除了那第一对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之外，并没有其他人。

因此，在人口充裕的情况下，男人应该选择不是自己姐妹的女人为妻；因为这样就不仅没有必要娶姐妹为妻，即使娶了，也是非常可恶的。因为如果第一对夫妇的孙子孙女们现在可以选择自己的表姐妹为妻，却娶了她们的姐妹，那么一个男人就不再只是拥有两种关系，而是拥有三种关系，而每一种关系都应该由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这样才能通过家庭亲情把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人既是父亲，又是岳父，还是自己孩子（兄弟姐妹，现在是男人和妻子）的舅舅（他自己的孩子是他姐姐的孩子，因此是他的外甥；埃及人和雅典人都允许这种情况，但罗马人从不允许）；他的妻子是他们的母亲、姨妈和岳母；而他们自己不仅是兄弟姐妹、男人和妻子，还是堂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是兄弟姐妹的孩子。现在，所有这些关系将三个人合而为一，但如果每种关系都由一个人拥有，那么就会包含九个人，这样，

一个人就有一个人是他的姐妹，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人是他的表亲，还有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另一个人是他的叔叔，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岳父，还有一个人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姑姑，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岳母；这样，社会纽带就不会因为束缚少数人而变得更紧，而是会因为包含更多的关系而变得更松。

我们看到，自从人类繁衍生息以来，即使在褻渎的许多虚假神灵的人中间，也严格遵守着这一点，尽管他们违反常情的法律允许兄弟姐妹结婚，但他们真正的习俗要好一些，他们宁可取消这样做的自由。在人类最初的时代里，娶姐妹为妻一般来说是允许的，但这种行为现在遭到强烈的谴责，决不可能再成为合法的。因为（禁止娶姐妹为妻的）习俗对人的感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在这件事上，虽然它能在适当的范围内限制淫乱，但忽视和违背它的人却理所当然地被打上了可恶的烙印。如果说因贪图利益而超越自己的底线是不道德的，那么因性欲而逾越公认的道德底线岂不是更不道德吗？至于近亲结婚，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法律允许，但习惯道德却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神法没有禁止，人法也没有禁止；尽管如此，尽管是合法的，人们还是对它（近亲结婚）退避三舍，因为它与不合法的东西太接近了，娶表亲似乎几乎就是娶姐妹，因为表亲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们被称为兄弟姐妹，而且几乎真的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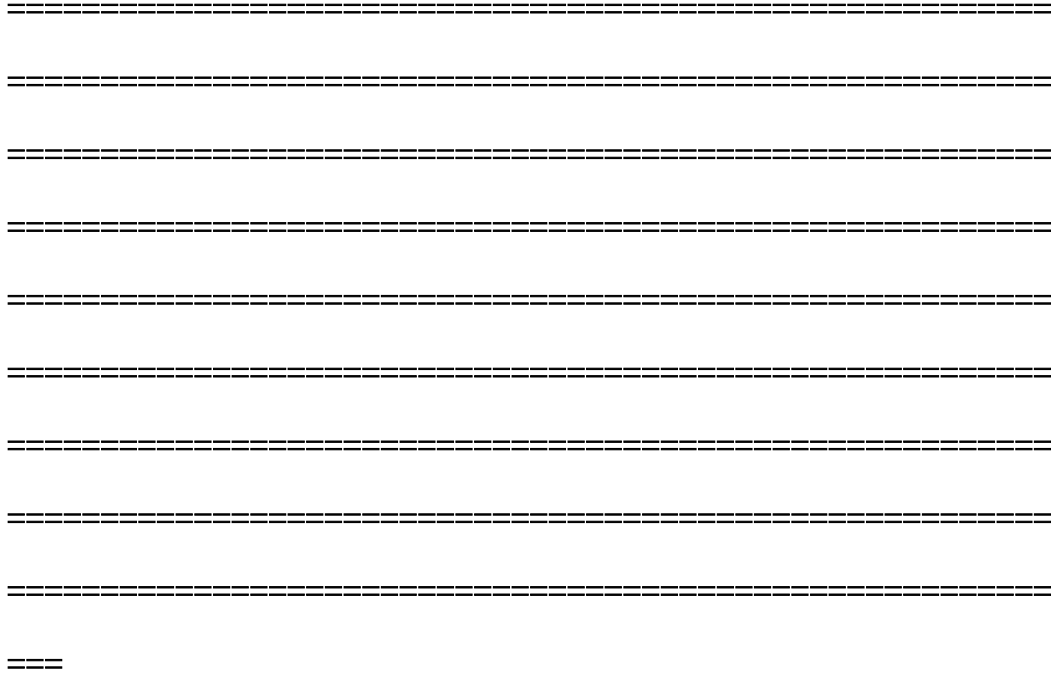
但是，古代的祖先们担心近亲关系会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逐渐疏

远，变成远亲关系，或者根本就不再是关系，因此，他们虔诚地努力在远亲关系变得疏远之前，用婚姻的纽带来限制这种关系，这样，就好比在远亲关系消失的时候，把它唤回来。因此，即使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的时候，尽管他们不从自己的姐妹或同父异母的姐妹中选择妻子，但他们还是希望她们与自己是同族。

但有谁会怀疑，现代禁止表亲结婚的规定更为合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原因，即关系的多重性，这样一个人就不会吸收两个人的关系，而且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分配给两个人，从而增加作为一个家庭结合在一起的人数。我不知道人类天性中有什么自然的、值得称赞的羞耻心，使我们不愿意与任何血缘关系要求我们尊重的人发生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为了繁衍后代，但却是淫荡的，甚至连夫妻间的谦恭都会为之脸红。

那么，男人和女人的性交在凡人的情况下就是城市的一种苗床；但是，地上的城市的人口只需要世代相传，而天上的城市（在地上作寄居客旅的时候）也需要更新，以摆脱世代相传的玷污。在大洪水之前，是否有任何身体的、或可见的更新迹象，就像亚伯拉罕后来受割礼时被要求的那样，或者是什么样的迹象，神圣的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但它确实告诉我们，即使是这些人类中也有最早的献祭、求告神的事情；据说（如圣经所记）挪亚在大洪水之后从方舟中出来时，也向上帝献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书中已经说过，魔鬼们（偶像众神）僭称自己是神，要求献

祭才能被尊为神，他们之所以喜欢这些尊荣，无非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祭品应当是献给真正的神的。



## 第十七章

关于从一个祖先中产生的两个父亲和领袖。

既然亚当是两个世系的父亲，也就是说，既是属于地上世系的父亲，也是属于天上之城（即上帝的百姓）世系的父亲，那么，当亚伯被杀，并通过他的死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奥秘时，从此就有了两个世系，分别来自两个父亲该隐和塞特，在他们的儿子身上，这两个城市的标志开始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该隐生了以诺，他以以诺的名字建造了一座城，一座尘世的城，这座城以这个世界为家，满足于世俗的安宁和幸福。该隐的意思也是“拥有”；因此，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或母亲说：“我通过上帝得到了一个人”。以诺的意思是“奉献”；因为地上的城市是在它所建立的这个世界上奉献（于世界）的，因为它（尘世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它的目标和向往的目的。此外，塞特表示“复活”，他的儿子以挪士表示“人”，而不是亚当，亚当也表示人，但在希伯来语中，亚当不分男女，正如经文所写：“他造男造女，赐福与他们，并给他们起名叫亚当。”毫无疑问，虽然女人被单独称为夏娃，但亚当这个名字，意思是人，是两人的共同名字。但“以挪士”的含义非常有限，希伯来语言学家告诉我们，它不能用于女人：它相当于“复活的孩子”，因为他们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被赐婚。因为在那个重生的地方（天上之城），我们将没有后代。因此我认为，“复活的孩子”这个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从塞特开始繁衍的子孙中，虽然据说生了女儿和儿子，但却没有一个女人的名字；而在从该隐开始繁衍的子孙中，在这条线的终点，最后一个被指名生下的人却是一个女人。因为我们读到：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

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或作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土八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该隐的子孙共有八代，包括亚当在内，即从亚当到拉麦共七代，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他的子孙中也有一个女人，这就是第八代。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地上的城市到它的终结，都会有肉体的世代，而肉体的世代是由男性和女性的性交产生的。因此，该隐家族最后一位父亲的妻子都以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册，在大洪水之前，除了夏娃的情况外，这种做法从未（在上帝之城的家谱序列中）被采用过。

该隐的意思是拥有，他是地上城市的建立者，他的儿子以诺的意思是奉献，这座城市是以他的名字建立的，这表明这座城市在开始和结束时都是地上的；在这座城市里，人们所希望的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看到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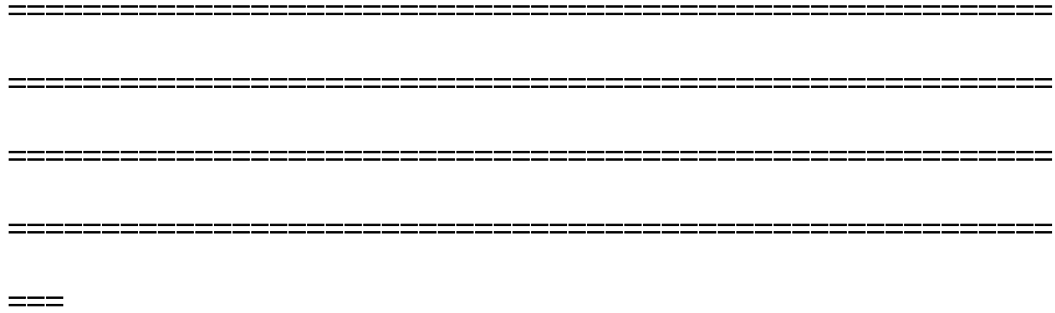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第十八章

亚伯、塞特和以挪士对基督及其身体（教会）的意义

据（圣经）说，“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响亮的真理见证。因此，人，复活之子，活在盼望中；只要是属于上帝的城（的子民），即从神所生的，就活在盼望中。

他们（天国子民）因着对复活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寄居。因为在这两个人身上，亚伯表示“悲痛（虚空）”，他的兄弟塞特表示“复活”，这对于基督的死和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都是预表。因着这两个人（亚伯、赛特）的信，在这个世界上孕育了上帝之城，也就是盼望呼求主（上帝）名的人。

罗马书

8: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8: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8:7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8:8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8:9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8: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8: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8: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8:15 你们所受的并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

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8: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享原文作入）

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8: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

使徒说：“我们得救是因着盼望，但所看见的不是盼望，因为人所看见的，为什么还要盼望呢？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谁能避免将其视为一个深奥的谜呢？《圣经》中提到亚伯的献祭被上帝接受，难道他不是希望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吗？塞特自己不也曾希望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吗？——（亚当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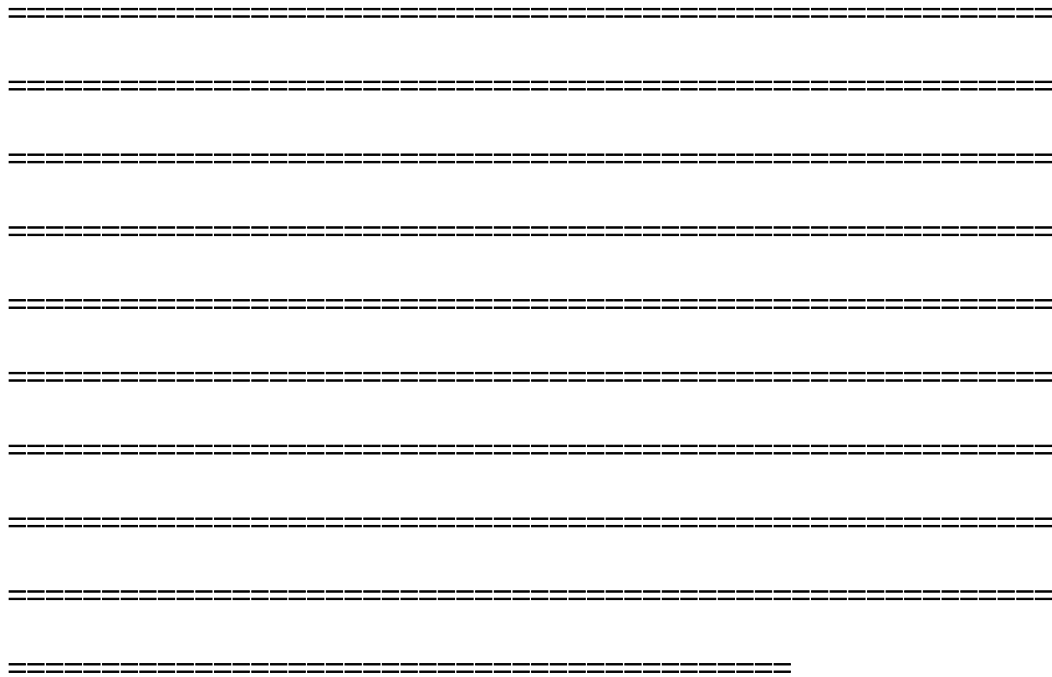
“因为上帝为我另立了一个后裔，代替亚伯”。

那么，为什么所有敬虔的人都有的这一点（即，呼求、求告神的名）要特别归因于以挪士呢？除非因为在他（以挪士）身上，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典型（预表），——他们（上帝之城的子民）不按照人的方式生活，满足于尘世的幸福，而是按照神的方式生活，盼望永恒的幸福，——而他（以挪士）被提到是那些被分到天城较好的地方的世代的父亲（赛特）的儿子，这样做不是合适的吗？

不是说“他盼望耶和华神”，也不是说“他呼求耶和华神的名”，而是说“他盼望与呼求（即求告）耶和华神的名”。这个“盼望与呼求（求告）”是什么意思呢，除非它是一个预言，预言有一个（属天的）民族会按照恩典的拣选，呼求耶和华神的名？——这是另一位先知所说的，使徒（保罗）将其解释为属于上帝恩典的子民：“凡求告耶和华之名的，必得救”。——因为这话足以证明，人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正如（圣经）其他地方写到的：“倚靠人的人是可咒诅的”。

所以人一定不要把盼望放在自己身上，这样才能变成另一座城（上帝之城）的公民，而不是成为这座奉献给这个尘世、以该隐之子（以诺；以诺的意思就是“奉献”）命名的这座城（尘世之城）的公民。也就是说，他（天国子民）一定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个可

朽世界的变化过程中，而应放在永恒幸福的不朽之中。



## 第十九章

以诺升天所展示的意义。

因为塞特为父的那一系（天国子民），在从亚当算起的第七代中，也有“奉献”之名（即以诺）。

因为从亚当算起，第七代是以诺，即“奉献”。这个人因为讨上帝的喜悦而被称为“以诺”，他在世代顺序中占有显著的位置，是亚当的第七代，这个数字以安息日的献祭为标志。但是，从（上帝

之城与尘世之城的) 两条线的分歧点, 或者说从塞特算起, 他是第六个。上帝正是在第六天造人, 完成了他的作为。但以诺的升天预示着我们的献祭将被推迟; 因为虽然(我们的得救) 在我们的元首基督身上已经完成了, 他复活了, 不再死去, 他自己也升天了, 但整个房子(家)(整个国度的属神百姓) 还有另一次献祭, 基督自己是它的根基, 这次献祭将推迟到末日, 当所有人复活不再死去的时候。

无论是上帝的国度(家), 还是上帝的圣殿, 或是上帝的城市, 都是一样的, 都符合拉丁语的用法。维吉尔本人称帝国最广阔的城市(罗马) 为“阿萨拉库斯之家”, 意指罗马人, 他们是阿萨拉库斯通过特洛伊人传下来的。他还称罗马人为“埃涅阿斯之家”, 因为罗马是由埃涅阿斯统治下、来到意大利的特洛伊人建造的。因为这位诗人模仿了圣书, 在圣书中, 希伯来民族虽然人数众多, 却被称为雅各之家。



---

---

---

## 第二十章

该隐的后裔到第八代就结束了，而挪亚虽然是同一个父亲亚当的后裔，却发现他是亚当的第十代。

有人会说，如果（圣经）这段历史的作者在列举从亚当到他的儿子塞特的世代时，是想通过他们一直传到挪亚；《马太福音》以亚伯拉罕为上帝之城永恒之王基督血统的开端；——那么他列举该隐的世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回答是：大洪水。

大洪水摧毁了地上之城的全部，但挪亚的子孙修复了它。我们的主说：“这 世 界 的 人 ， 有 娶 有 嫁 。”但是，在今世寄居的上帝之城通过更新（即，重生）被带到了来世；来世的人们既不娶也不嫁，也不被娶或嫁。在（今生）这个世界上，世代是两个城市（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共同的；尽管现在上帝之城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不做嫁娶之事，但另一个城市（尘世之城）也有一些市民模仿他们，尽管是错误的。因为那座城（尘世之城）中也有背离信仰（上帝之城）、引进各种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们是按人而不是按神生活的。印度的裸体者，据说在印度的孤寂之地



以裸体的状态进行哲学思考，他们也是这座城市（尘世之城）的公民；他们不结婚。因为禁欲并不是一件好事，除非它是在对最高的善、即神的信仰中实行的。事实上，即使是亚当的第七代儿子以诺（据说他没有死就被升天了），在被升天之前也生儿育女，其中就有玛土撒拉，记录在案的世代相传就是由他维持的。

那么，如果追溯该隐的世代到大洪水是恰当的，如果青春期的推迟并没有排除一百年或更长时间的后代希望，为什么该隐的世代记录得如此之少呢？因为如果本书（圣经）的作者没有考虑到某个人（耶稣基督），他可以严格地追溯一系列的世代，就像他设计从塞特的后裔一直传到挪亚，然后再按严格的顺序重新开始一样；那么，又有什么必要为了记述后代而省略长子（该隐）呢？

从这一点出发，他（圣经作者）似乎希望进入另一个系列，从而到达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城的预言形象，或者到达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掌管万有的，是永远受称颂的神”，是天城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我说，既然该隐的子孙都在大洪水中被毁灭了，还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由此可见，他们就是亚当家谱中登记的长子。那么，为什么他们（该隐后代）的人数这么少呢？如果他们的青春期与他们的寿命不成正比，而且他们在一百岁之前就有了孩子，那么他们在大洪水之前的数量肯定会更多。假设他们开始生育时平均年龄为 30 岁，那么，包括亚当和拉麦的孩子在内，一共有八代人，8 乘以 30 就是 240 年，难

道他们在大洪水之前的所有时间里都没有再生育后代吗？那么，写下这段记载的人是出于什么意图而不提及（该隐）后来的世代呢？因为从亚当到大洪水，根据我们的经文抄本，共计算了 2262 年，而根据希伯来文本，共计算了 1656 年。那么，假定较小的数字是真实的数字，从 1656 年中减去 240 年，该隐的子孙在大洪水之前剩下的 1400 多年中没有生儿育女，这可信吗？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动心，请记住，当我讨论“那些原始人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不生孩子”这个问题时，发现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是青春期与他们的寿命成正比，即青春期较晚；二是家谱中登记的儿子不是长子，而是本书（圣经）作者打算通过他们（亚当后代）达到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塞特的世代达到挪亚。

（尤西比乌斯、杰罗姆、比德和其他遵循七十士译本的人只算出了 2242 年，维维斯认为奥古斯丁是抄写员出错，从而对此做出了解释。）

因此，如果在该隐的世代中，没有一个人是作者可以通过省略长子而插入那些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即挪亚）的人，从而达到他的目的的（即到亚伯拉罕、雅各），那么我们就必须求助于青春期末期的假设，并说只有在超过一百岁的某个年龄，他们才有能力生育子女，这样世代的顺序就贯穿了长子，甚至填满了大洪水之前的整个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长。不过，也有可能出于某种我

无法理解的更隐秘的原因，这座我们所说的地上之城被世代地展示出来，直到拉麦和他的儿子们，然后作者就没有再记录大洪水之前可能存在的其他城市。在不假定这些人的青春期如此之晚的情况下，可能还有另一个理由来追溯非长子的儿子们的世代，即该隐所建造并以他的儿子以诺命名的那座城市，可能拥有广泛的统治权和许多国王，这些国王不是同时在位，而是相继在位，在位的国王总是生下他的继任者。该隐本人是这些国王中的第一位，他的儿子以诺是这些国王中的第二位。等等。但是，长子并不一定要继承父亲的王位，而是那些因拥有某种对地上的城市有益的美德而被推荐的人，或者是通过抽签被选中的人，或者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会通过一种世袭的王位继承权而继承王位。

大洪水可能发生在（该隐后代）拉麦在世和在位期间，可能把他和其他人一起毁灭了，除了方舟里的人。从亚当到大洪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期，而且每个人的年龄都不尽相同，两系的世代数却不相等，该隐的世代数是七代，塞特的世代数是十代，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已经说过，拉麦是亚当的第七代，挪亚是第十代。

在（该隐后代）拉麦的例子中，并不像前几例那样只登记了一个儿子，而是登记了更多的儿子，因为如果在他死后和大洪水之间有任何统治时间的话，他死后哪个儿子会继位是不确定的。

但是，不管该隐的世代是如何向下追溯的，是按长子还是按王位继承人，在我看来，我绝不能忽略的是，当拉麦被定为亚当的第七代儿子时，他（该隐）的后代中出了十一个，这是表示罪恶的数字；因为又多出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拉麦的妻子们还有另一个含义，与我现在要讲的不同。因为我现在说的是孩子，而不是孩子所生的人。既然律法是以数字“十”来象征的——也就是那个令人难忘的“十诫”，那么毫无疑问，数字“十一”，也就是“十”以外的数字，就象征着对律法的践踏，也就是罪。因此，在上帝子民漂泊的时候（即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时候），见证帐幕被命令挂上十一块山羊皮的遮盖，作为流动的圣殿。因为山羊要被放在审判者的左手边，所以当我们忏悔自己的罪过时，我们会跪在毛布上，就像我们在诗篇里写的那样：“我的罪永远在我面前”。亚当的后代由杀人犯该隐繁衍成数字“11”，它象征着罪；而这个数字本身又由女人组成，因为正是同性制造了罪的开端，我们都因此而死。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肉体的快乐，而肉体的快乐是抵制精神的；因此，拉麦的女儿拿玛（Naamah）的意思是“快乐”。但从亚当到挪亚，塞特一脉共传十代。挪亚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堕入罪中，另两个受到父亲的祝福；因此，如果扣除堕落的儿子，再加上有恩惠的儿子，就有十二个儿子，这个数字在始祖和使徒的例子中都有体现，由数字七的各个部分相乘而成，因为三乘以四，或四乘以三，就得到了十二。既然如此，我认为我必须考虑并提及这两系族谱（该隐与赛特的族谱）；它们分别描述了两个城市（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一个是在地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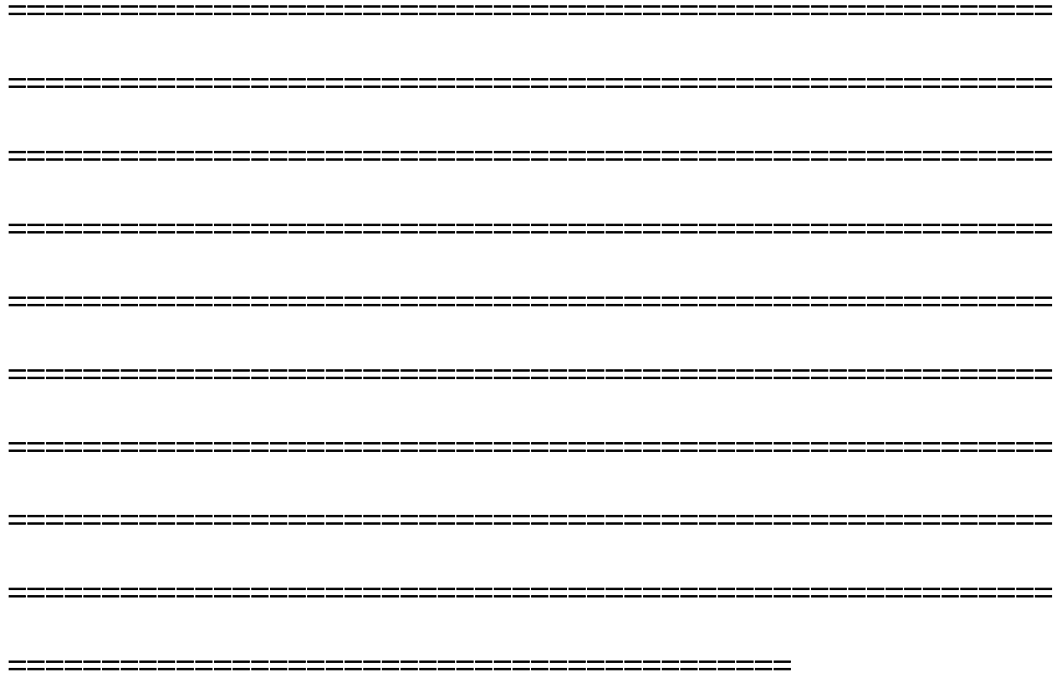
的地方；而在提到塞特的儿子以挪士之后，就没有立即列举其余的人，一直到大洪水；而是插入了大意如下的条款：“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在我看来，插入这一段的目的是为了时间的计算再次从亚当本身开始；而作者在谈到地上的城市（即该隐的后代）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好像神提到了它，但并没有考虑到它的持续时间。但是，为什么在提到塞特这个儿子、那个希望呼求耶和华上帝之名的人之后，他（圣经作者）又回到了这一复述（即神造人），除非是因为这样介绍这两座城是合适的；——一座从一个杀人犯开始，以另一个杀人犯结束（因为拉麦也向他的两个妻子承认他犯了杀人罪），另一座则是由希望呼求耶和华上帝之名的人建立起来的；因为上帝之城的最高和最完整的地面责任，就是在他所生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他（上帝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陌生人（作寄居客旅的），他是被谋杀的亚伯复活的典型（预表）。这一个人（赛特）就是整个天城的统一体，虽然尚未完成，但即将完成，正如这个预言性的形象所预示的那样。

因此，该隐之子，也就是“占有”之子（除了地上的占有，还有什么呢？）——《诗篇》中说：“他们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土地”，说的就是这种人。因此，他们招致了（圣经诗篇中）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后果：“耶和华啊，你在你的城中必轻视他们的形象”。

至于塞特的儿子（以挪士），“复活的儿子”，让他希望和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因为他（以挪士）预示着这样一个人的社会：“我在神的殿中却像一棵青橄榄树：我倚靠上帝的怜悯”。但他（以挪士）不要寻求世上虚名的荣耀，因为“以耶和华的名为托付，不慕虚荣，不说谎话的人有福了”。

在介绍了这两座城市（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之后，—— 其中一座建立在今世的物质利益上，另一座建立在对上帝的盼望上；但两者都是从亚当开启的一道共同的门进入这必死无疑的状态，并且都在继续运行，直到它们应有的、应得的结局；圣经开始计算时间，在这一计算中包括其他世代，从亚当开始进行重述，从亚当被定罪的种子中，上帝制造了一些愤怒的器皿来羞辱人，另一些则制造了怜悯的器皿来荣耀人；在惩罚中，前者得到了应得的，在恩典中，后者得到了不该得的。

这样，通过将自己与愤怒的器皿相比较，寄居在地上的天城就可以学会不倚赖自己意志的自由，而是希望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因为意志的本性是善神所造的善，但因是（从）无中（被上帝所造）而有，所以是可变的。意志既能从善而降为恶，这是在它自由选择时发生的，也能从恶而行善，这只有在神的帮助下才能发生。



## 第二十二章

关于上帝之子的堕落，他们被人类的女儿所俘虏，除了八个人之外，所有人都在大洪水中丧生，这是罪有应得的。

当人类在行使这种意志自由的过程中（数量）不断增加和进步时，两座城市因参与共同的罪恶而发生了混合和混乱。这场灾难和第一场灾难一样，都是由女人引起的，虽然方式不同；因为（在这场灾难中）这些女人本身并没有背叛，也没有劝说男人犯罪，但她们就属于尘世的城市和尘世的社会，从一开始就举止败坏，因其身体的美貌而受到上帝之子或在这个世界上游荡（作寄居客旅）的另一座城市（上帝之城）的公民的喜爱。



美貌的确是上帝的恩赐，但为了不让善良的人认为这是天大的恩赐，上帝甚至把它赐给了邪恶的人。因此，当上帝的儿子们（那些敬虔属神的、赛特的后裔）放弃了伟大的、善人所应有的善时，他们就沦落为微不足道的“善”（漂亮的外貌），而这种“善”不是善人所特有的，而是善人和恶人所共有的；当他们（上帝之城的子民）被人类的女儿（尘世之城的居民）所迷惑时，他们就采用世俗的礼仪来赢得她们作为自己的新娘，而放弃了他们在自己神圣的社会中所遵循的虔诚之道。因此，（外在相貌上的）美虽然是上帝的杰作，但只是一种暂时的、肉体的、低级的善，与上帝——永恒的、属灵的、不可改变的善相比，人们更不应该爱后者、而不是更爱前者。当守财奴宁要金子而不要正义时，这不是金子的错，而是人的错。因为尽管它（金子）是“善”的，但可以用恶的爱（即，以世界、而不是神，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去爱，也可以用善的爱（即，以神、而不是世界，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去爱：爱得正常，就是爱得正确；爱得不正常，就是爱得邪恶。有人在这些赞美造物主的诗句中简要地提到了这一点：“这些都是你（上帝）的，它们是好的，因为你是好的，你创造了它们。它们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我们的，除非我们忘记了事物的秩序、爱你所创造的东西胜过爱你；这就是我们所犯的罪”。

但是，如果造物主真的被（我们所）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爱的是造物主本身，而不是代替他的另一样东西，那么——他就



## 第二十三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具有灵性的天使爱上了女人的美貌，并与她们结婚，由此诞生了巨人。

在本著作的第三卷（5章）中，我们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决定天使既然是灵，是否可以与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因为经文写道：“他（上帝）使他的天使成为灵”，也就是说，他（上帝）使那些本质上是灵的，成为他的天使，任命他们承担传递他的信息的责任。希腊文的 $\alpha\gamma\gamma\epsilon\lambda\omicron\varsigma$ 在拉丁文中是“angelus”，意思是信使。但是，当诗人补充说“他的使者是燃烧的火焰”时，是指他们的身体，还是指上帝的使者应该像属灵的火焰一样燃烧着爱，这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同样可信的经文证明，天使曾以这样的身体向人显现，不仅可以看见，还可以触摸。此外，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传言，许多人通过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传言，或者值得信赖的人听到其他人的经历后也证实了这一传言，即通常被称为“incubi”的精灵和法老经常对妇女进行邪恶的攻击，并使她们受到引诱。

高卢人称之为“Duses”的某些魔鬼不断试图并实施这种不洁行为，这一点已被普遍证实，否认这一点也是厚颜无耻。从这些断言中，我确实不敢断定是否有一些灵体蕴含在空气中（因为这种元素即使被扇子扇动，身体也能感觉到），他们能够淫荡，能够

与女人有感觉地交合；——但我绝不相信上帝的圣天使当时（在创世纪6章）会如此堕落；我也不认为使徒彼得说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是指他们。我认为他（彼得）说的是那些最初背离上帝的（天使），还有他们的首领魔鬼（撒旦），魔鬼用蛇的形状欺骗了第一个人。——但同样的圣经也提供了最充分的证据，证明即使是敬虔的人也被称为天使；因为经上记载了（施洗）约翰：“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天使）在你面前，为你预备道路（马可福音1：2-4）”。而先知玛拉基，因着特别赐给他的恩典，被称为天使（玛拉基书2：7）。

但是，我们读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被称为上帝的天使和他们所爱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果实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男人，而是巨人，这让一些人很感动；就好像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我在本书前面提到的）也没有出生过比普通人身材高大得多的男人一样。几年前，在罗马，当哥特人即将摧毁这座城市时，不是有一个女人和她的父亲、母亲一起，以其巨大的身躯压倒了所有其他人吗？令人吃惊的是，她的父母都没有达到普通人的身高。因此，甚至在上帝之子（也被称为“上帝的天使”）（与“人的女儿们”）形成联系之前，巨人就可能诞生了。

在“塞特的儿子们”与“该隐的女儿们”建立联系之前，“杜西（Duses）”与人的女儿们，或与那些按人生活的人（尘世之城）

建立联系。

在我们所读到的那本书（圣经）中，圣经本身也是这样说的：“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神书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地上已经有巨人（伟人）了；上帝的儿子们（赛特的后代）娶了人类子孙的妻子（该隐的后代），他们爱她们不是因为她们善良，而是因为她们美丽。但在这种关系形成之后，巨人也诞生了。因为经文说“那时地上有巨人”“后来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因此，“在那些日子里”和“在那以后”都有巨人。

但是，这些“天使”（神的儿子们）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不是人，而是天使，圣经本身已经做出了裁定，它明确无误地宣布他们是人。因为当第一次提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时，紧接着

又说：“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因为他们（赛特的后代）因神的灵而成为神的天使和神的儿子；但他们向低等的事物堕落，被称为人，这是一个自然的名称，而不是恩典的名称；他们被称为肉体，因为他们抛弃了神的灵，并因他们的抛弃而被[神]抛弃。七十士译本确实既称他们为上帝的天使，也称他们为上帝之子（子孙），尽管不是所有的译本都这样说，有些译本只称他们为上帝之子（子孙）。与其他译者相比，犹太人更喜欢阿奎拉，他的译文既不是神的天使，也不是上帝之子（子孙），而是“神的儿子们”。但两者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赛特的后代，属神之人）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是他们是他们父亲的兄弟，和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神的孩子；——他们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是神所生的，按照诗篇的说法，他们自己也是神：“我曾说过，你们是神，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子孙。（诗篇82：6）（约翰福音10：31-38）” 因为七十士译本的翻译者被认为是接受了预言的灵；所以，如果他们在神的授意下做了任何改动，没有坚持严格的翻译，我们不能怀疑这是神授的意旨。然而，希伯来语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既可以译为“上帝之子（子孙）”，也可以译为“神的儿子们”。

-----

因此，让我们略去那些被（有些人）称为“启示”的（然而是在

圣经正典之外的) 寓言故事, 因为这些晦涩难懂的起源并不为(圣经) 先辈们所知, 而(圣经) 真经的权威正是从先辈们那里通过最确定、最可靠的方式传给我们的。虽然那些(圣经正典之外的) 所谓“启示”中有一些真理, 但它们包含了太多虚假的陈述, 因此不具有(圣经) 正典的权威性。——我们不能否认亚当的第七个儿子以诺留下了一些神圣的著作, 因为使徒犹大在他的正典书信中断言了这一点。但是, 这些著作在希伯来人的圣殿中通过历代祭司的辛勤工作而保存下来的(旧约) 圣经正典中没有一席之地,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它们的古老性使它们受到怀疑(即, 那可能并非是以诺所写的), 而且不可能确定这些是否是他(以诺) 的真迹; ——而那些被发现通过历代传承而谨慎保存(圣经) 正典书籍的人也没有将它们作为真迹提出来。因此, 审慎的人可以正确地判断, 那些以他的名字写成的、包含关于巨人的寓言、说他们的祖先不是人(而是“天使”) 的著作并不是真正的著作; ——就像异教徒以其他先知的名字, 以及最近以使徒的名字(伪造) 写成的许多著作一样, ——所有这些著作在经过仔细考证之后, 都被冠以伪经的名号, 与正典的权威区分开来。——因此, 毫无疑问, 根据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正典圣经(新旧约全书), 在大洪水之前有许多巨人, 这些巨人是世俗社会的公民, 而上帝的儿子们, 在肉体上是塞特的儿子, 当他们抛弃公义时, 就沉沦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也不必奇怪这些人中会生出巨人。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巨人, 但那时的巨人比大灾难后的其他时期要多。造物主喜悦地创造了他们, 这样就可以证明, 无论是美貌, 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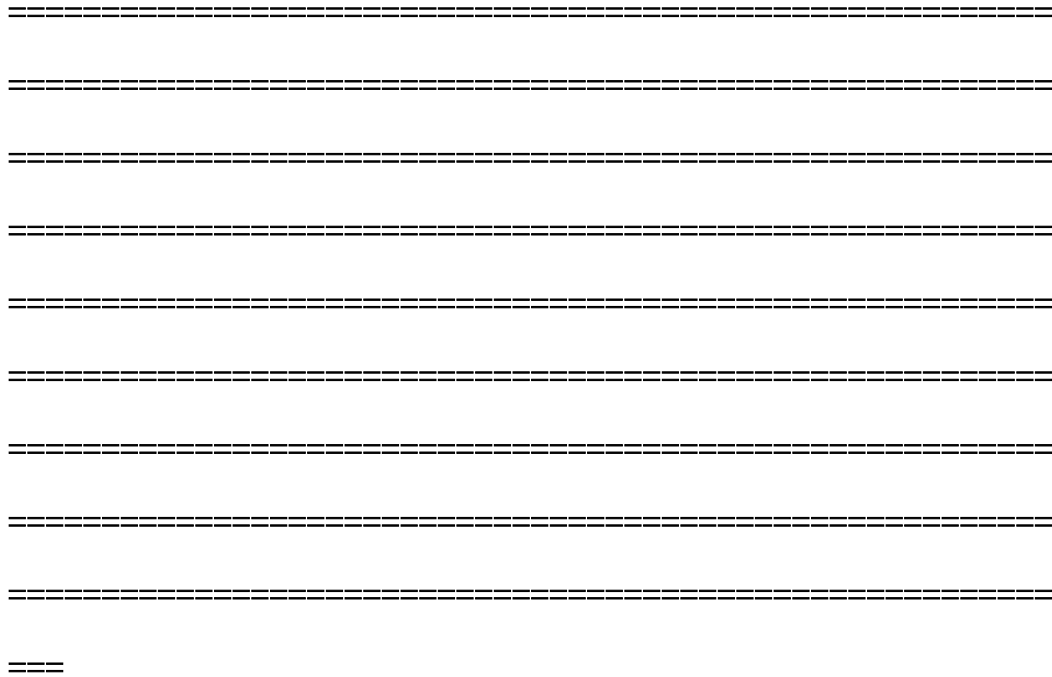




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在这里，上帝说的“他们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不能理解为预言从此以后人的寿命不会超过120年，因为即使在大洪水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寿命也超过了500年，但我们要理解的是，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挪亚已经快活完了他的第五个世纪，也就是活了480年，《圣经》经常用整体的名称来表示最大的部分，所以称之为500年。大洪水是在挪亚生命的第600年，也就是第二个月发生的；因此，预言那些注定要（在洪水中）遭厄运的人还剩下120年，这120年一过，他们就会被大洪水毁灭。

我们并非没有理由地相信，当大洪水发生时，大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不配遭遇这种死亡的人了，这种死亡对恶人来说是一个恰当的惩罚（尽管这样的死亡不会影响善人，他们虽然也有一死，但死后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伤害他们）。尽管如此，圣经中提到的塞特后裔中没有一个死于大洪水。但这里有关于大洪水原因的神圣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 第二十五章

神的忿怒不会使他的心发狂（愤怒），也不会扰乱他不变的宁静。

神的忿怒不是扰乱他的心绪，而是对罪施加惩罚的审判。他的思想和重新考虑也是永恒不变的。

因为他（上帝）不会像人一样，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悔改，因为在所有的事情上，他的决定是灵活的，就像他的预知是确定的一样。但是，如果圣经不使用上述这样的表达方式，它就不会熟稔地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到各阶层人的思想中去，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寻求接近他们的机会，以便让骄傲的人警醒，让粗心的人警惕，让好



美，在不朽的条件下与天使相等，——而是就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逗留（寄居客旅）所能达到的完美而言；——上帝命令他制造一只方舟，使他和他的家人，即他和他的妻子、儿子们、儿媳们，（属神的教会），能够从洪水的毁灭中获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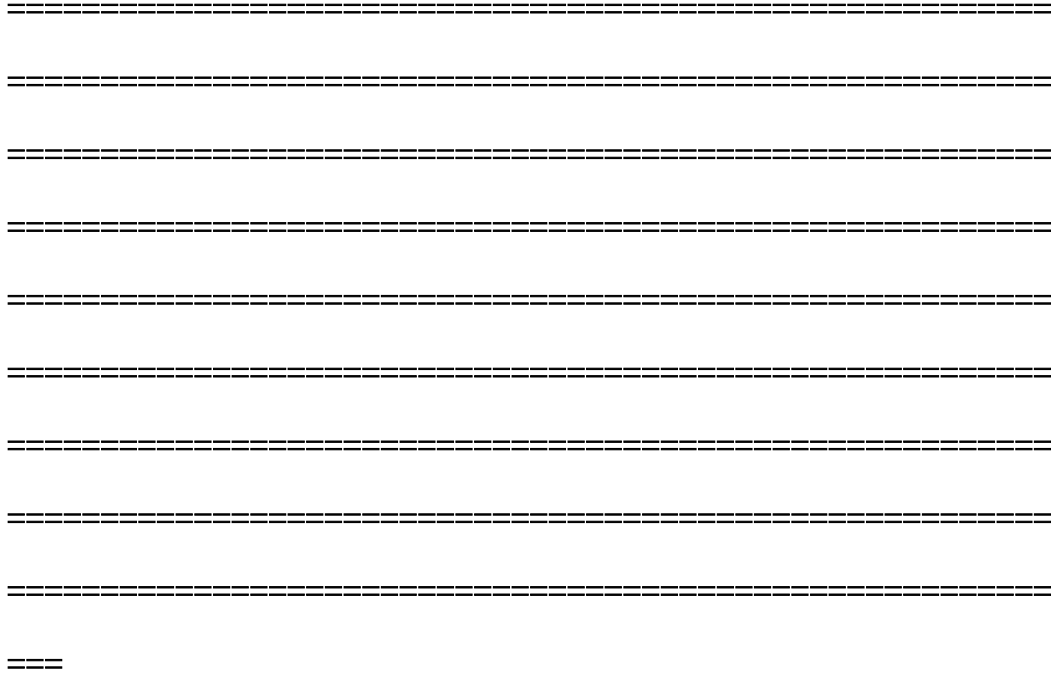
——这当然是上帝之城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形象（象征、预表）；也就是说，是基督教会的形象（象征、预表），它（教会）被悬挂着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耶稣的木头（十字架）所拯救。因为就连它（方舟）的尺寸，包括长度、宽度和高度，都代表着他（耶稣基督）的身体（人体），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因为人体的长度，从头顶到脚底，从侧面看高度是其宽度的六倍，从背面到正面看是其深度或厚度的十倍：也就是说，如果你测量一个人仰卧或仰面躺着的时候，他从头到脚的长度是他从侧面看宽度的六倍，从地面看高度是他厚度的十倍。因此，方舟的长度是300肘，宽度是50肘，高度（厚度）是30肘。

方舟的侧面有一扇门，这当然是指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被长矛刺穿时所造成的伤口：因为到他那里去的人都是从这扇门进去的；因为圣礼（基督的宝血）都是从这扇门流出来的，信的人都是从这扇门开始的。而事实上，它（方舟）是由方形木料制成的，这意味着圣徒的生命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无论你怎么转动立方体，它依然屹立不倒。

方舟构造的其他特点也是教会特征的标志。

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反对摩尼教徒浮士德的著作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浮士德否认希伯来圣书（旧约）中有关于基督的预言。一个人的解释可能比另一个人的好，而我们的解释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如果解释者不想大错特错地理解作者的意思的话，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必须是指我们所说的这座上帝之城（教会），它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就像在洪水中一样漂泊。——例如，我在《反对浮士德》一书中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这句话的解释是，因为教会是从万民中聚集出来的，所以说它有两层，代表两种人——即割礼的人和未受割礼的人，或如使徒所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它有三层，因为万民都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那里得到补充的。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反对这种解释，也可以提出另一种符合信仰准则的解释。因为方舟不仅下层有房间，上层也有房间，这就是所谓的“三层”，这样从底层开始的第三层就有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有人可能会把它们解释为使徒所赞扬的三种恩典——信心、希望和仁爱。或者更恰当的解释是，它们代表了福音中的三种收获：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贞洁的婚姻住在底层，贞洁的寡妇住在上层，贞洁的贞操住在顶层。或者可以给出任何更好的解释，只要这个城市（上帝之城）的指代得以保留。对于这段经文中其余所有需要解释的细节，我也会做出同样的说明。

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都必须符合一个和谐的大公教会的信仰。



## 第二十七章

关于方舟和大洪水，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只接受历史而拒绝寓意解释的人，也不能同意那些只坚持比喻寓意而不坚持历史意义的人。

然而，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写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目的，——或者，我们应该只研究历史真相，而不考虑任何寓言含义；或者，相反，这些只是寓言，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或者，无论是否如此，这里都没有关于教会的预言。

——因为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争辩说，如此虔诚地保存了数千年、如此有序地传承了数千年的书籍是毫无目的而写成的，——或者说，我们在阅读这些书籍时只应考虑那些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而不考虑其属灵的教导）？

且不说其他的例子，如果动物的数量要求建造一只巨大的方舟，那么，既然每种动物都可以以相同的数量保存下来，又有什么必要将两只不洁净的动物和七只洁净的动物送入方舟呢？或者说，上帝命令保存这些动物是为了繁衍后代，难道他不能以创造它们的同样方式恢复它们吗？

但是，那些认为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只是在描绘其他事情的形象（象征、预表）的人，首先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洪水，以至于洪水高出最高的山峰 15 肘，因为据说云不可能高出奥林匹斯山的山顶，因为它（山顶）到达的天空中没有风、云和雨所产生的更厚的大气层。他们（那些人）没有想到最稠密的元素土也能存在于那里；或许他们否认山顶就是土。他们（那些人）举出了什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土，这个较重和较低的元素，这么多年来一直攀升到宁静的宇宙，而水，这个较轻和更有可能上升的元素，却不能呢？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认为，地球的水即使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不能

升空呢？

他们（那些不相信大洪水真实性的人）还说，方舟的面积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种类的雌雄动物，两只不洁净的和七只洁净的。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只计算了一个长 300 肘、宽 50 肘的区域，而没有考虑到在上面一层还有一个类似的区域，再上面一层还有一个同样大的区域。如果我们接受奥利（Origen）颇为恰当的建议，即上帝的使者摩西，正如经上所写，“精通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喜好几何，可能指的是几何立方体，他们说一个肘等于我们的六个肘，那么谁还看不出这些尺寸给方舟带来了多大的容量呢？至于他们反对说，这么大的方舟是造不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愚蠢的诽谤；因为他们知道，巨大的城市已经被建造出来了，他们应该记得，方舟的建造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又或者，既然石头与石头之间只用石灰粘合就能筑起几英里长的墙，那么为什么就不可能用棒头、钉子、树脂胶水把笔直的木头，而非弯曲的木头连接起来，造出巨大的方舟来呢？这样的方舟不需要用人力推入海中，而是在大水到来时会由于重量上的天然差异而浮起来，当它漂流的时候，上帝的旨意而非人力在为其掌舵，免得它会在某个地方翻船。

至于那些对极微小的生物、不仅是老鼠和蜥蜴，还有蝗虫、甲虫、苍蝇、跳蚤等孜孜以求的人的另一个习惯性疑问，即方舟里的这些生物的数量是否超过了上帝在他的命令中所确定的数量，——



我们要提醒那些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人，“地上各样爬行的物”这句话只是表明，没有必要在方舟中保留那些可以在水中生活的动物，无论是生活在水中的鱼类，还是在水面上游泳的海鸟。

毫无疑问，“雌雄”指的是动物种族的繁衍，因此，方舟里没有必要放那些没有性别结合的生物，它们都是由无生命的东西或由它们的堕落而生；或者，如果它们在方舟里，它们可能就像它们通常在房子里一样，没有任何确定的数量；或者，如果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所有那些不能自然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这样，正在上演的最神圣的奥秘就可以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和完美的演绎，但这仍然不是挪亚或他儿子们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因为挪亚并没有把动物抓起来放进方舟，而是在它们寻找方舟时让它们进入方舟。这就是“它们必到你这里来”这句话的含义——也就是说，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当然不必相信那些没有性别的生物也会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明确肯定地说：“他们必有雌雄”。因为有些动物生来就是堕落的，但之后它们自己会交配并产生后代，比如苍蝇；但有些动物则没有性别，比如蜜蜂。那么，至于那些有性但没有繁殖能力的动物，如骡子和母骡，它们很可能不在方舟里，而是方舟被认为足以保存它们的父母，即马和驴，这适用于所有杂交种。然而，如果为了使谜团完整，有必要的话，它们就在那里；因为即使这个物种也有“雌雄”。

关于肉食动物的食物，人们通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在不违背规

定保存数量的命令的情况下，方舟中是否还必须要有其他食物供它们充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可能有一些食物不是肉食，但却适合所有以肉为食的动物食用。

我们知道有多少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无花果和栗子；因此，如果那个聪明公正的人（挪亚）得到上帝的指点，知道什么食物适合每一种动物，那么他就会在没有肉的情况下准备和烹饪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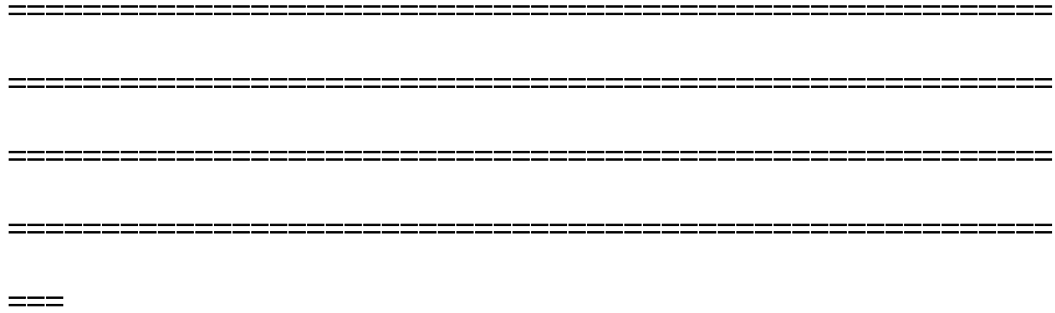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饥饿的人所不能接受的呢？有什么是饥饿不能让动物吃的呢？如果不是为了完成如此伟大的奥秘，必须给它们食物，上帝本可以用神力使它们完全不需要食物。

——但是，除了争论不休的人之外，没有人会认为在（关于挪亚洪水与方舟的）如此多方面和环境的细节中没有预示教会。因为万民已经充满了教会，并被包含在教会合一的框架中，洁净的和洁净的都在一起，直到指定的结局，——这一个非常明显的（预言）应验让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其他那些更模糊、更不容易辨别的预言应验。

——既然如此，即使是最胆大妄为的人，也不会妄言（圣经创世纪的）这些事情是毫无目的而写的，或者说这些事件虽然真实发生过，但毫无意义，或者说它们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而只是寓言而已，或者说无论如何，它们都与教会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一







## 第一章

大洪水之后，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是否还能找到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的家族。

从圣经中很难发现，在大洪水之后，圣城的痕迹是连续不断的，还是被中间不敬神的季节所打断，以至于在人中找不到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人； 因为从挪亚（他与妻子、三个儿子和同样多的儿媳在方舟中从大洪水的毁灭中获得解救）直到亚伯拉罕，我们在经典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的虔诚是通过明确的神的见证来赞美的，除非是挪亚，他用预言性的祝福赞扬了他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因为他看到并预见到了很久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也是出于这种预言的精神，当他的中间的儿子（含）——即比长子小、比末生的儿子大的儿子——对他犯罪时，他（挪亚）不是以他（含）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他儿子（迦南，挪亚自己的孙子）的名义诅咒他，他（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为另外两个儿子，即最大的儿



当时隐藏的事情，现在已被随后发生的实际事件充分揭示出来。因为谁能仔细、明智地思考这些事情，而不认识到它们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呢？基督由闪肉身所生，闪的意思是“名”。有什么比基督的名更大呢？他的名的香气现在到处都能闻到，甚至连预言都预先唱到了，在《雅歌》中把它比作倒出来的香膏。万国的“扩大”不也是居住在基督的家中，即教会中吗？因为雅弗的意思是“扩大”。含（即“热”）是挪亚的中间儿子，与挪亚和以色列都分开了，他既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初熟果子，也不属于外邦人的丰盛，他所代表的除了异端支派，还有什么？但即使是异端，也会给那些精通的人带来好处，正如使徒所说：“也必有异端，好叫那蒙悦纳的在你们中间显明出来”（“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因此，还有一句话说：“受教的儿子必聪明，他会用愚昧的人作他的仆人”。虽然异端的躁动激起了对大公教会信仰中许多条款的质疑，但捍卫这些条款的必要性迫使我们更准确地研究它们，更清楚地理解它们，更认真地宣讲它们；对手提出的问题也成为了教导的契机。

不管怎么说，认为挪亚的次子（含）不仅象征着那些公开与教会分离的人，而且也象征那些以基督徒之名为荣、但却过着放荡生活的人，这样说并不荒唐。因为这样的人宣扬基督受难——以挪亚的裸体为象征——但却用他们的邪恶行为羞辱它。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所以经上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因此，含因他的儿子而受到诅咒，因为他的儿子（迦南）就是他的果实。因此，他的这个儿子迦南也被恰当地解释为“他们的活动”，这无非是他们的工作。但闪和雅弗，（即预表了，受割礼的和与非受割礼的，或如使徒所称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但被称义的），不知何故发现了他们父亲（挪亚）的赤身露体（这意味着救世主的激情），“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因为我们既敬重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激情，也痛恨犹太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行。衣服代表圣礼，他们的背影代表对往事的回忆：因为教会颂扬基督的激情是已经完成的，不再需要期待，现在雅弗已经住在闪的居所里，他们邪恶的兄弟（含）也在他们中间。

然而，当好人巧妙地利用坏人，或是为了锻炼他们（好人）的忍耐力，或是为了提高他们（好人）的智慧时，——这个邪恶的兄弟（含）以他的儿子（迦南，即“他的工作”）的身份，住在他们中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因为使徒（保罗）见证说，有些人传扬基督的动机并不纯正；“但是，”他（保罗）说，“不管是假装的还是真实的，基督都被传扬了；我因此而喜乐，是的，并且将喜乐”（“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



喜”）。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正是基督自己栽种了葡萄树；——他（挪亚）喝了葡萄的酒；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耶稣基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以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里显然是指他（耶稣基督）的激情。这里讲的杯无疑象征着他（基督）的受难。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从这葡萄树上，也就是从以色列的种族中，成为血肉之躯，以便受苦。“他喝醉了”，也就是他受苦；“赤身露体”，也就是他的软弱在受苦中显现出来，正如使徒所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同一位使徒说：“神的软弱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比人聪明。”圣经在“他赤身露体”之后加上了“在他家里”，优雅地暗示了耶稣将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亲族——犹太人——的手中遭受十字架的苦难和死亡。基督的这一激情，只是后世之人在外表和口头上所宣称的，因为他们所宣称的他们并不明白。但蒙拣选的人却在内心深处持守着这个伟大的奥秘，在内心深处尊崇神的软弱和愚拙。含（挪亚的次子）出去宣扬他父亲的赤身露体，然而闪和雅弗为了遮盖或尊重赤身露体，就进去，也就是说，在内心深处这样做。

对于这些圣经文中的秘密，我们会尽力研究。所有人不会以同样的信心接受我们的解释，但所有人都确信，如果没有对未来事件的某种预示，这些事情既不会发生，也不会被记录下来，它们只能指基督和他的教会，也就是上帝之城，从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到处都在实现的预示宣告了这一点。

从挪亚的两个儿子（闪、雅弗）得到祝福，中间的儿子（含）受到诅咒，一直到亚伯拉罕，或者说其中的许多年来，正如我所说的，没有提到任何敬拜上帝的义人。因此，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没有义人；但如果一一提及，就会显得乏味，而且会显示出历史的准确性，而不是预言的预见性。这些圣书的作者，或者说在他们里面的上帝之灵，不仅要记录过去，还要描绘未来的荣耀，就上帝之城而言。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旧约）所记载的一切都有某种含义，而是那些本身没有含义的事物，为了有含义的事物而交织在一起。犁铧只是劈开土壤的工具，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犁铧的其他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竖琴和其他乐器的琴弦才能发出悠扬的声音；但为了使琴弦发出悠扬的声音，乐器上还有其他部分，这些部分并非由唱歌的人敲击，而是与被敲击的琴弦相连，并产生音符。因此，在这部先知史中，有些事情的叙述并不重要，但却可以说是重要事情的框架。



---

---

---

---

### 第三章

挪亚三个儿子的世代。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部著作中对挪亚三个儿子的世代做出解释，因为这可以说明两座城市（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在时间上的进展。圣经首先提到了最小的儿子雅弗：他有八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有七个孙子，一个儿子有三个孙子，另一个儿子有四个孙子；总共有十五个后代。挪亚的中子（含）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有五个孙子，另一个儿子有两个曾孙，总共十一个。在列举了这些儿子之后，《圣经》回到了（含的）第一个儿子，说：“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这就是那大城。”巨人宁录的父亲古实是含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中的第一

个名字。但他（古实）要么是在他的孙子出生后才生下这个巨人（宁录）的，要么圣经分开来提到宁录，因为他更突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经上确实写着，他的王国的开端就是巴比伦最杰出的城市，其他相关的城市或地区也有记载。经上说到，他（宁录）从那地——示拿地，属于宁录的王国——出来往亚述去，在那里建造了尼尼微和其他附属的城市，这些事情实际上很晚才发生。作者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亚述王国的宏大，这个王国在伯鲁斯（Belus）之子尼努斯（Ninus）、尼尼微大城的创建者的统治下神奇地扩张，尼尼微这个名称源于他的名字，也就是说，尼尼微城是以尼努斯的名字命名的。另一方面，亚述人之祖亚述不是挪亚次子含的儿子，而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儿子。因此很显然，闪的后裔后来取得了巨人王国的统治权，然后开始建造其他城市，其中第一座就是尼尼微，以尼努斯之名命名。

然后，圣经的叙述转向含的第二个儿子，名叫麦西。但圣经在叙述麦西的后代时不是提到一些个人，而是提到七个宗族。而从这第六个宗族中——也许是从第六个儿子那里——产生了那个称作非利士人的宗族，这样就有了八个宗族。然后又转回到迦南，含以他的名义受到咒诅，经上提到了他的十一个后代。再接下去就提到他们的疆域得到扩张，也提到他们的一些城市。这样，说完了含的儿孙，含的后裔数量达到三十一。

剩下要记载的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后代，从闪的最小的儿子开始。

但是这段叙述中有某些晦涩之处，我们必须详加解释，因为它对我们的考察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这段话写道“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帖，玛施。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腓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由此可见，作者在这里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理解闪是他这个家族的族祖，因此在他的叙述中，闪的儿子、孙子、曾孙，甚至更远的后裔都被包括在里面。闪本人确实没有生希伯，他是希伯之祖，因为闪生亚法撒和其他儿子，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

希伯的名字在闪的后代中排在第一位，甚至超过了他（闪）的儿子们，尽管他（希伯）只是后代的子孙，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正如传统所说，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们的语言被称为希伯来语，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没有其他人说

这种语言；——在他们中间有一座上帝之城，它神秘地预示着所有的人，并真实地存在于圣徒之中。先是提到闪的六个儿子，然后是其中一个儿子所生的四个孙子；接着又提到闪的另一个儿子，他生了一个孙子；他的儿子，也就是闪的曾孙，名叫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给其中的一个起名叫“法勒”(Peleg)，意思是“分割”；经文还附带说明了起这个名字的原因，说“因为在他的时代，地被分割了”。这意味着什么将在以后显现。希伯的另一个儿子生了十二个儿子，因此闪的后裔共有二十七人。

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共有七十三人，雅弗十五人，含三十一人，闪二十七人。然后经文又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整个数字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七十个人（或者说，正如我接下来要说明的，七十二个人）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因为在前一段经文中，在列举雅弗的子孙时，最后说到：“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而在含的子孙中，明确提到了民族，正如我在上面所说明的。在列举了所有这些人之后，圣经总结道：“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



虽然说这些民族是根据他们的语言而分散的，但叙述者还是回顾了当时所有民族都只有一种语言的时代，并解释了语言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座被称为“混乱”的城市名字与巴比伦相同，外邦人的历史也注意到了巴比伦的奇妙构造。因为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巨人宁录是巴别城（或巴比伦）的创建者，正如



前文所暗示的，圣经在谈到宁录时说，他的王国的开端是巴别，也就是说，巴别（巴比伦）作为大都会和王室居所，在其他城市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它并没有达到其骄傲而不虔诚的创建者所设计的宏伟规模。他们的计划是把它建得高耸入云，无论这是指他们打算建得比其他塔更高的一座塔，还是指所有的塔，这可能是单数的意思，就像我们说“士兵”，指的是军队；说青蛙或蝗虫，指的是摩西击打埃及人的天谴中的所有青蛙和蝗虫。——但是，这些虚荣妄为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呢？当他们把这个庞然大物建在高山和云层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能指望把这个庞然大物抬高来对抗上帝呢？任何精神或物质上的提升又能对上帝的造成什么伤害呢？通往天堂的安全和真正的道路是通过谦卑来实现的，谦卑使人心向主，而不是反对主；就像这个巨人（宁录）被说成是“反对主的猎人”一样。由于希腊文的歧义，有些人误解了这个词，他们将其翻译为“在耶和华面前”，而不是“反对耶和华”；因为 *evav τiov* 既有“在...面前”的意思，也有“反对”的意思。在《诗篇》中，这个词被译为：“让我们在造我们的主面前哭泣。”同样的词也出现在《约伯记》中，书中写道：“你向耶和华发怒”。因此，这个巨人（宁录）应被视为“对抗耶和华的猎人”。而“猎人”一词的含义除了欺骗者、压迫者和毁灭者之外，还能包括什么呢？

因此，他（宁录）和他的子民建造了这座塔来对抗耶和华，从而表达了他们不虔诚的骄傲；他们邪恶的意图受到了上帝公正的惩



我们读到：“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些人不是神的子民，而是那个以纯粹人类方式生活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地上的城（尘世之城）。上帝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不会（也不需要）在各地移动；但当他在地上做任何事情时，他就会被说成是降临，这就好比让人感觉到他的存在。同样，他也不会因为“看见”而了解一些新事物，因为他不可能对任何事情一无所知；但他会及时看见、并认识到——他使他人看见并认识到的事物。因此，那座城市（巴别）以前并没有被人看到，而是上帝让人看到的，因为上帝表明了那座城市对他的冒犯。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上帝降到那座城解释为他居住在其中的天使的降临；因此，接下来的——“耶和華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華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这都是一种复述，解释了之前暗示的“耶和華的降临”是如何实现的。如果他已经降下，为什么又说“来，让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言语？”——这句话似乎是（上帝）对天使说的，暗示在天使里面的他（上帝）在他们（天使）的话语行为中降临。

而最恰当的话不是“你们下去变乱（他们的语言）”，而是“我们



们)应当正确地理解为指的是三位一体。不管怎么说,三位一体是一神,因此,即使经上说“让我们造人”,它也会继续说“按上帝的形  
象造人”。它不会说“诸神造人”或“按诸神的形象”。

如果有什么事情禁止我们把它理解为指的是天使,那么我们在此考虑的这段话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指的是三位一体,就好像圣父在对圣子和圣灵说——“来吧,让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但是更恰当的理解是,天使应当神圣地来到上帝这里,也就是带着虔诚的思想,向作为它们这个天庭永恒法则的不变的真理(上帝自己)请教。因为它们(天使)自己并不是真理,它们是被造的真理的分有者,向着它(真理)运动,就像趋向生命的源泉,从它那里接受它们自身不拥有的东西。它们(天使)的这种运动是坚定的,决不会后退。

上帝对这些天使说话,不像我们彼此说话、或对上帝说话、或对天使说话、或天使对我们说话、或上帝通过他们对我们说话:——他(上帝)以他自己不可言说的方式对他们(天使)说话,而他所说的话则以适合我们能力的方式传达给我们。

因为上帝的说话先于他的一切作为,高于他的一切作为,是他工作的永恒不变的原因:它(上帝的说话)没有嘈杂和短暂的声音,而是一种永恒的能量,在时间中产生结果。因此,他对圣洁的天

使说话；但对我们这些（距离上帝）遥远的人，他（上帝）却不这样说。然而，当我们用（心灵中的）内耳听到上帝说话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就近似于天使了。但在本书的这部著作中，我不需要费力说明上帝说话的方式。因为不变的真理（上帝自己）要么以某种难以形容的方式直接对理性生物（天使）的心灵说话，要么通过可变的生物（先知）说话，要么向我们的灵呈现精神的形象，要么向我们的肉体感官发出身体的声音。

-----

“他们（那些建巴别塔的人们）想象要做的事，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这句话肯定不是肯定句，而是询问句，就好像我们为了表达一种威胁经常用的方式，例如，维吉尔的作品中的狄朵感叹道：“他们不会拿起武器追击吗？”

——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想象要做的事，难道就不能阻止他们吗？”

因此，从这三个人，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开始，我们的意思是，73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目录所显示的，72个国家和同样多的语言分散在大地上，随着他们的增加，甚至充满了岛屿。但是，民族的繁衍远远超过了语言的繁衍。因为即使在非洲，我们也知道有几个只有一种语言的野蛮民族；谁能怀疑，随着人类







某些畸形人种是否来自亚当或挪亚的儿子。

还有人问，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世俗历史中所说的某些畸形人种是由挪亚的儿子们，或者说是由他们自己的后代中的一个人所繁衍出来的。据说，有些人的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间；有些人的脚从脚后跟开始向后转；有些人有双重性别，右侧是男人，左侧是女人，他们交替生儿育女；有些人据说没有嘴，只能用鼻孔呼吸；有些人只有一肘高，因此被希腊人称为“猪人”；他们还说有一种人有两只脚，但只有一条腿，虽然膝盖不会弯曲，但行动却非常敏捷：他们被称为“Skiopodes”，因为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仰面躺下，用脚遮阳。据说还有一些人没有头，眼睛长在肩膀上；迦太基港口的海滨广场上还用马赛克描绘了其他人类或准人类的种族，以示对珍稀生物历史的信仰。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他们是野兽而不是人？不过，我们也不必全信这些怪胎的鬼话。但是，无论谁在任何地方生来就是人，也就是有理性的凡人动物，无论他在肤色、动作、声音上呈现出怎样不寻常的外表，也无论他在某些能力、部分或天性的品质上有多么奇特，任何基督徒都不会怀疑他来自那同一个原生质。我们可以将普通人的本性与奇特的、因此也是奇妙的本性区分开来。

对个别畸形出生的解释，也可以对畸形种族做出同样的解释。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知道每样东西应该在何时何地存在，或者说应该在何时何地创造出来，因为他看到了事物的相似性

和多样性，而这些相似性和多样性都能为整体之美做出贡献。但是，看不到整体的人却会因为部分的畸形而感到不快，因为他看不到平衡部分的东西，也看不到部分所属的东西。我们知道，有人出生时手上的手指或脚上的脚趾不止五根，这是个小问题；但我们不能愚蠢地认为造物主弄错了人的手指数量，尽管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差异。因此，在偏离规则常态较多的情况下，造物主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指责。在希波-迪亚希特斯（Hippo-Diarrhytus）有一个人，他的手是新月形的，每只手只有两根手指，他的脚也是类似的形状。如果有一个种族像他一样，那将会被载入奇闻异事的史册。但是因此，我们能否认这个人是最初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人（亚当）的后裔吗？至于雌雄同体的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两性人”，虽然他们很少见，但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性别不明的人，以至于人们无法确定他们的名字是由哪种性别而来的；尽管人们习惯于给他们起一个男性的名字，因为这样更有价值。因为从来没有人称她们为雌雄同体的人。几年前，就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人出生在东方，上半身是双的，下半身却是单的——他有两个头、两个胸、四只手，但却像普通人一样只有一个身体和两只脚。他活了那么久，许多人都有机会见到他。但是，谁又能列举出所有与已确定的父母大相径庭的人类出生呢？因此，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人都是那一个人的后裔，所以，所有据说在身体外观上偏离了大自然一般或几乎普遍保留的正常轨迹的种族，如果它们被包含在人类作为理性和凡人动物的定义中，那么毫无疑问，它们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那一个人（亚当）作为



## 第九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在地下和我们相对的地方，也住着人类

但是，至于说地球的另一端有“人”，即太阳从地球的那一端升起，而太阳从我们的这一端落下，那里人的双脚与我们的双脚相对，这种寓言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他们（那些有这样想法的人们）并不是根据历史知识，而是根据科学推测得出的结论，理由是地球悬浮在天空的凹处，它的一边和另一边有同样大的空间，因此他们说，下面的部分也一定有人居住。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虽然人们认为或科学证明世界是圆形和球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的另一面有干涸的陆地；即使有，也并不意味着地球的另一面有人居住。因为《圣经》通过预言的实现来证明其历史陈述的真实性，它没有提供任何虚假的信息；如果说有些人可能乘船穿越了整个广阔的海洋，从世界的这一边横渡到了世界的那一边，从而连那遥远地区的居民都是那第一个人的后裔，那就未免荒谬。因此，让我们在那些被编入目录、分为七十二个民族和同样多的语言的人种中，寻找是否能找到在地球上游荡（作寄居客旅）的上帝之城。因为它一直延续到大洪水和方舟，并通过挪亚的儿子们的祝福证明他们仍然存在，主要是在长子闪那里；而因为雅弗得到了这个祝福，他应该住在闪的帐篷里。



## 第十章

闪的家谱中，上帝之城一直保留到亚伯拉罕时代。

因此，有必要保留闪的后裔系列，以便在洪水之后展示上帝之城；就像在洪水之前，上帝之城是在塞特的后裔系列中展示的一样。因此，神圣的《圣经》在展示了巴比伦（巴别）或“混乱”这座地上之城后，又回到了始祖闪，重述了从他到亚伯拉罕的世代，还具体说明了每个父亲生下属于这一世系的儿子的年份，以及他活了多久。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实现了我（在本书前文）的诺言，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希伯的儿子被称为“一个叫法勒（Peleg），因为在他的时代，大地被分割了”。因此，圣经省略了与此无关的闪的其他儿子，列出了亚伯拉罕的家谱，就像洪水之前列出了

从塞特延续到挪亚的家谱一样。

因此，这一系列世代是这样开始的：——“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吴。法勒生拉吴之后，又活了二百零九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吴活到三十二岁，生了西鹿。拉吴生西鹿之后，又活了二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西鹿活到三十岁，生了拿鹤。西鹿生拿鹤之后，又活了二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拿鹤活到二十九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得。哈兰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吾珥，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亚伯兰的

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

这是闪的世代：闪一百岁，生亚法撒，这是在洪水后两年。闪生了亚法撒之后活了五百岁，又生了儿子和女儿。同样，《创世纪》也记录了其余的人，指出了每个人生儿子的年份，这些儿子都属于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一脉。它还具体说明了他后来又活了多少年，生了多少个儿子和女儿，这样我们就不会幼稚地认为被点名的人是唯一的人，而是可以理解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以及闪的后裔是如何居住在如此广袤的地区和王国里的；尤其是亚述王国，尼努斯从这里征服了周围的国家，在位期间繁荣昌盛，并给他的后代留下了一个庞大而又彻底巩固的帝国，这个帝国维持了许多世纪。

当我们在这（挪亚后代）七十二个民族中寻找上帝之城时，我们不能断言，当他们只有一张嘴唇，即一种语言时，人类就已经背离了对真神的敬拜，真正的敬虔只存留在从闪到亚法撒，再到亚伯拉罕的那些世代中；但从他们骄傲地建造了一座通天塔（象征

着无神的崇高)开始, 邪恶的城市或社会就显露出来了。至于这两个城市(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在洪水之后是否都还存在: 敬虔的在挪亚两个蒙福的儿子(闪、雅弗)和他们的后代身上, 不敬虔的在被诅咒的儿子(含)和他的后代身上, 从他们身上产生了强大的猎人来对抗耶和华, ——这并不容易确定。因为在巴比伦(巴别)建立之前, 这两个儿子(闪、雅弗)的后裔中就可能有人蔑视上帝, 而含的后裔中也有敬拜上帝的人。当然, 这两个种族都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因为在这两篇诗篇中都提到: ——“他们都离弃了, 都成了污秽; 没有行善的, 没有, 一个也没有。”我们还读到: “一切作恶的人岂不晓得吗? 他们吃我的民, 如同吃饼, 却不求告耶和华。”即使在那个时候, 也有上帝的子民。因此, “没有行善的, 没有, 一个也没有”这句话是对尘世之城之子说的, 而不是对上帝之城之子说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神从天上察看世人, 看有没有明白神、寻求神的。”接下来的话表明, 所有的尘世之人, 即所有属于按人而不是按神生活的城市的人, 都是可鄙的。

---

---

---

---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是后来被称为希伯来语的语言，希伯来语来自希伯来人，当语言混乱时，希伯来语被保留在希伯来人的家族中。

因此，就像所有人都使用一种语言这一事实并不能确保种族中没有受罪恶感染的人一样，因为即使在大洪水之前也有一种语言，但除了正义的挪亚一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洪水显明值得毁灭，所以当各国因更骄傲的不敬神行为而受到分散和语言混乱的惩罚，不敬神者的城市被称为混乱或巴比伦时，仍然有希伯来人的家族，种族的原始语言在其中存留。因此，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当我们在列举希伯来人的语言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是最原始的。

在列举闪的儿子们各自建立的国家时，希伯首先被提到，尽管他是闪的第五代。当其他种族因各自独特的语言而分裂时，他的家族保留了这一语言，而这一语言被认为是该种族的共同语言，这

不无道理。因此，希伯来语从此被命名为希伯来语。因为当时有必要用一个专有名称将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区分开来；虽然只有一种语言，但它除了人类语言或人类言语之外没有其他名称，因为整个人类都在使用这种语言。有人会说，如果在希伯的儿子法勒（Peleg）的时代，地球就已经被各种语言分割开来，那么以前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就应该以法勒的名字命名。但我们应该明白，希伯自己给他的儿子取了“法勒”这个名字，意思是“分裂”；因为他是在地球被分裂的时候出生的，也就是说，是在全地被分裂的时候出生的，这就是“在他的时代，地球被分裂了”这句话的意思。因为除非希伯在语言繁衍的时候还活着，否则在他家里保留下来的语言就不会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之所以相信这是原始和通用的语言，是因为语言的繁衍和变化是作为一种惩罚而出现的，而将这种惩罚的豁免权归于上帝的子民是合适的。

亚伯拉罕保留了这种语言，但他不能把这种语言传给他所有的后裔，而只能传给雅各的后裔，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了上帝的盟约，是基督肉身的祖先。同样，希伯本人也没有将这种语言传给他所有的后代，而只是传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尽管我们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在恶者建巴比伦（巴别）之时有任何虔诚者的种族存在，但这一晦涩之处并不会阻碍探索者的兴趣，反而会激励它。——因为我们看到最初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希伯被提到闪的所有儿子之前，尽管他属于从闪开始的第五代；先祖和先知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在他们的谈话中，而且在圣经的权威语言

中，都被称为希伯来语；——当我们被问及在语言变乱之后，这种原始的共同语言保存在哪里时，当然是希伯来语、————既然毫无疑问，保存这种语言的人可以免于这种语言所带来的惩罚，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其他的建议呢，只能说这种语言是在以它为名的那个人的家族中保存下来的，而其他家族所遭受的惩罚并没有落在这个家族身上，这不正是这个家族正义性的最好证明吗？

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希伯和他的儿子法勒都连续使用相同的语言，他们为何各自建立宗族？希伯来民族确实是从希伯一直延伸到亚伯拉罕，再经过亚伯拉罕到以色列而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希伯和法勒没有建立自己的宗族，那么为什么挪亚所有有记载的子孙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宗族？对此，很有可能巨人宁录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圣经》将他单独列名是因为他的帝国和他的身体都非常庞大，因此仍然有七十二个国家。但提到法勒，（或许）并不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因为他的种族和语言都是希伯来语），而是因为他出生的关键时刻，当时整个地球都被分割了。巨人宁录活到了巴比伦建立、语言混乱、地球分裂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虽然希伯是挪亚的第六代，宁录是第四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同时活着。当世代少时，他们活得更长，出生得更晚；但当世代多时，他们活得更短，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更早。我们应该明白，当地球被分割时，挪亚的后裔中被登记为国家创始人的人不仅已经出生，而且已经到了拥有庞大家族的年龄，值得被称为部落或国家。因此，我们绝不

能认为他们是按照所记的顺序前后出生的，否则，约坍的十二个儿子又怎么会出生呢？

因为如果约坍出生在他的兄弟法勒之后，就像他被登记的那样，因为在法勒出生时，地球就已经分裂了，那么他（希伯）的另一个儿子（约坍），也是法勒的兄弟，怎么可能已经建立了国家呢？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虽然法勒的名字在先，但他是在约坍之后很久才出生的，约坍的十二个儿子已经有了庞大的家族，以至于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划分。在挪亚的子孙中，雅弗的后代首先被命名，然后是次子含的子孙，最后是长子闪的子孙。这些民族的名字有一部分流传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他们的祖先，如亚述人的祖先是亚述，希伯来人的祖先是希伯，但也有一部分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改变了，以至于最有学问的人通过对古代记录的深入研究，几乎无法发现这些民族的起源（我不是说所有民族的起源，而是其中一些民族的起源）。

例如，埃及人的起源被追溯到含的儿子麦西，但在这个例子中（埃及）没有保留麦西这个名称的任何发音。埃塞俄比亚人也一样，据说他们是含的儿子古实的后裔。总的看来，发生了变化的名称要远远多于没有发生变化而保存下来的名称。





---

---

### 第十三章

为什么在他拉（Terah）离开迦勒底人，移居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他的儿子拿鹤（Nahor）。

接下来，他拉带着家人离开迦勒底地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住在哈兰。但（圣经）对他的一个儿子拿鹤却只字未提，好像他拉没有带他一起走。因为叙述是这样的“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以及他儿子亚伯兰的媳妇撒拉，领他们离开迦勒底人的地区，往迦南地去；他拉进了哈兰，住在那里”。

但后来，亚伯拉罕派仆人为儿子以撒娶妻时，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记载：“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和他主人所有的财物中取了十匹骆驼，起身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到了拿鹤城。”这段圣史和其他圣史的见证表明，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也移居到了美索不达米亚。

亚伯拉罕与他父亲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既然圣经提到他拉不仅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还带着他的儿媳撒拉和孙子罗得，那么当他拉带着家人离开迦勒底，住在哈兰时，圣经为什么没有提到

他（拿鹤）呢？我们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是，也许他已经背离了他父亲和兄弟的虔诚，信奉迦勒底人的迷信，后来或是因为忏悔，或是因为被怀疑而受到迫害，才移居到那里。在《朱迪斯》一书中，当以色列人的敌人荷罗弗尼询问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是否应该向他们开战时，亚扪人的首领阿奇奥这样回答他：“我们的主现在要听你仆人的一句话，我要把住在这山地附近的民族的实情告诉你，你仆人的口中不会说假话。因为这百姓是迦勒底人的后裔，他们从前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不肯随从他们祖先在迦勒底地所荣耀的神，却偏离他们祖先的道路，敬拜他们所认识的天神；天神把他们从他们的神面前带出去，他们就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住了许多日子。他们的神对他们说，要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到迦南地去；他们就住在那里，”等等，正如亚扪人亚基奥尔所叙述的那样。由此可见，他拉家曾因敬拜独一无二真神的虔诚而遭受迦勒底人的迫害。

=====

=====

=====

=====

=====

=====

=====

=====



---

---

## 第十四章

他拉在哈兰度过了他的一生。

他拉死在美索不达米亚，据说他在那里活了 205 年，现在（圣经）开始指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经上这样写道：“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这并不是说他在那里度过了所有的日子，而是说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一生。否则，就不知道他拉活了多少年，因为没有说他是在哪一年来到哈兰的；在这一系列的世代中，每个人活了多少年都有仔细的记录，而他的年龄是唯一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为，虽然《圣经》中提到的一些人的年龄没有记录，但他们并不在这个系列中；——而在这个系列中，时间的计算是通过父母的死亡和子女的继承来不断显示的，因为这一系列的记载是按照从亚当到挪亚，再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顺序排列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年数的。



了一百四十五年。因此，当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那座城市时，这就是他拉的年数；因为他已经到了他生命的第 75 个年头，因此，他的父亲在他生命的第 70 个年头生下了他，正如所说的，他已经到了他生命的第 145 个年头。因此，他不是在他父亲死后，也就是在他父亲活了 205 年后离开那里的；但他离开那里的那一年，因为是他的第 75 岁，所以毫无疑问可以推断为他父亲的第 145 岁，也就是生他的父亲（他拉）的第 14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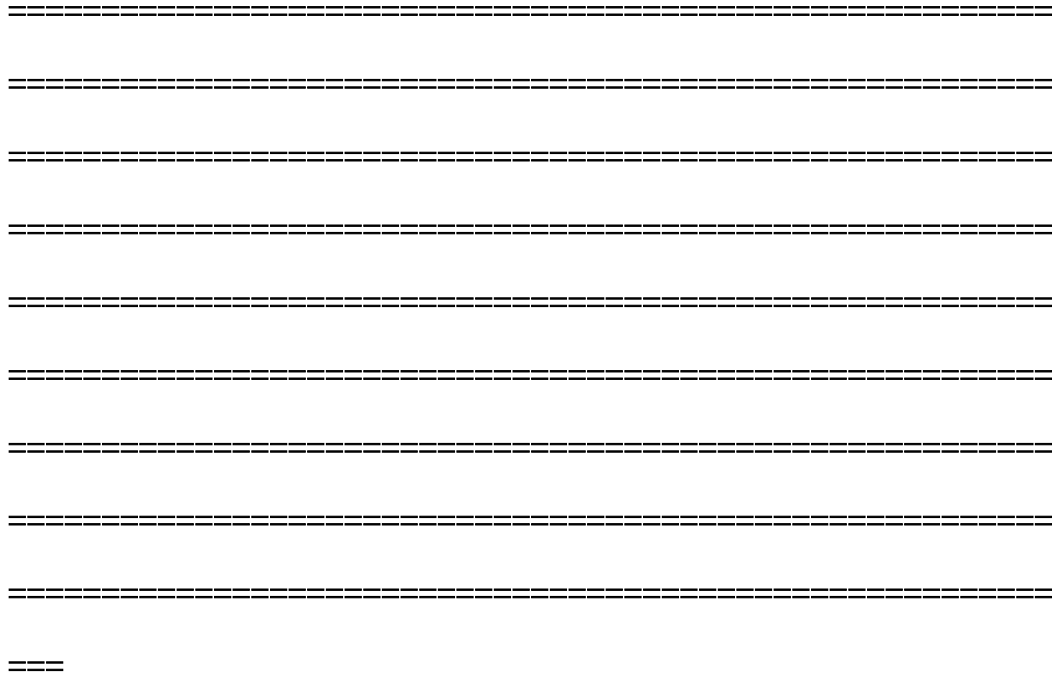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圣经》按照其习惯，回溯到了叙述中已经过去的时间；正如上文提到挪亚的孙子时，它说：“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然而，之后，好像这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它又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么，如果所有人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又怎么能说他们在自己的民族里，按自己的方言说话呢？同样，在这里，圣经在说了“他拉在哈兰的日子是 205 年，他拉就死在哈兰”之后，为了完成关于他拉的开头，又回到了过去，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国”。在神的这句话之后，又说：“亚伯兰照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去了，罗得也同他去了。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七十五岁了”。因此，亚伯兰是在他父亲 145 岁时离开的，因为那时正是他自己的 75 岁。但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即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时的七十五岁是从他从迦勒底人的火中被解救出来的那一年算起，而不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年算起，就好像他是在那一年出生的一样。

蒙福的司提反在使徒行传中叙述这些事情时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根据司提反的这些话，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不是在他父亲死后，他父亲当然是死在哈兰；他（他拉）的儿子也和他住在那里；而是在他（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城市（哈兰）之前，尽管他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因此，他（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迦勒底人。因此，当司提反补充说：“亚伯拉罕就出了迦勒底地”。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居住哈兰之前，神已经对他说过话；但他牢记神的诫命，与父亲一起来到哈兰，并在自己七十五岁时，也就是他父亲的第一百四十五岁时离开了哈兰。但他（司提反）说，他在迦南地定居，而不是离开哈兰，是在他父亲死后；因为当他买下那块地并亲自占有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但是，当他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也就是已经离开迦勒底人之地时，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国、你的宗族和你父亲的家”，这并不是要他从那里迁出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已经这样做了，而是要他迁离自己的灵魂。因为如果他还抱着回去的希望和愿望，他就没有从那里（彻底）出去的念头，而这种希望和愿望



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需要注意的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他的后裔应当拥有迦南地，这一点在“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这句话中已经有所暗示；——但另一个更美好的、不是关于肉体的、而是关于属灵的后裔，通过他的（属灵）后裔，他不仅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父亲，而是所有追随他信仰足迹的民族的父亲，————这在这些话中得到了首次应许，“地上万族都要在你里面得福”。尤西比乌斯认为，这个应许是在亚伯拉罕七十五岁时许下的，好像许下后不久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哈兰；因为经文中写道：“亚伯兰离开哈兰时七十五岁”，这与经文不矛盾。但如果这个应许是在那一年做出的，那么亚伯拉罕当然是和他父亲一起住在哈兰；因为他不可能离开那里，除非他先住在那里。那么，这是否与司提反所说的“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相矛盾呢？————但可以理解的是，整个过程都发生在同一年——无论是亚伯拉罕住在哈兰之前神的应许，还是他住在哈兰，以及他离开哈兰——这不仅是因为《编年史》中的尤西比乌斯是从应许之年开始计算的，并表明在430年之后，即律法颁布之时，才从埃及“出埃及”，还因为使徒保罗也提到了这一点。



## 第十七章

在亚伯拉罕出生时，有三个最著名的王国，其中一个，即亚述，已经非常显赫。

在同一时期，有三个著名的王国，即西西延、埃及和亚述。其中，亚述最为强大和崇高；因为贝鲁斯的儿子尼努斯国王征服了除印度之外的整个亚细亚。我现在所说的亚细亚，并不是指这个大亚细亚洲的一个省，而是指所谓的“世界亚细亚洲”，有些人把它说成是整个世界的一半，但大多数人把它说成是整个世界的第三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亚细亚洲、欧洲和非洲，这样就做了一个不平

等的划分。因为被称为亚细亚洲的部分从南面经东面一直延伸到北面；欧洲从北面一直延伸到西面；非洲从西面一直延伸到南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非洲这两个部分包含了世界的一半，而亚洲单独包含了另一半。这两部分的形成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这两部分之间有来自海洋的所有地中海水，这些地中海水构成了我们的大海。因此，如果把世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亚细亚洲在其中一部分，欧洲和非洲在另一部分。因此，在当时著名的三个王国中，有一个，即西西延，并不在亚述人的统治之下，因为它在欧洲；至于埃及，它怎么会不臣服于除印度之外统治整个亚细亚洲的帝国呢？因此，在亚述，不虔诚之城的统治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首领是巴比伦——一个土生土长的城市，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因为它意味着混乱。尼努斯的父亲贝鲁斯在巴比伦统治了65年，死后尼努斯即位。他的儿子尼努斯在他父亲死后继承了王国，在位五十二年，当亚伯拉罕出生时，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国王，这大约是罗马建国前的1200年；（罗马）就像是西方的另一个巴比伦。

=====

=====

=====

=====

=====

=====





---

---

---

## 第十九章

当亚伯拉罕称撒拉为妹妹而非妻子时，神在埃及保护了她的贞洁。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上帝，然后就离开那里，住在沙漠里，迫于饥荒的压力，他不得不进入埃及。在那里，他称妻子为姊妹，没有说谎。因为她与亚伯拉罕血缘相近，所以也称他为妹妹；就像罗得与亚伯拉罕血缘相近，又是他兄弟的儿子，所以称他为兄弟一样。现在，他没有否认她是他的妻子，而是对此保持沉默，将保护妻子贞洁的责任交托给上帝，并像一个男人一样防备人类的诡计；因为如果他不尽可能地防备危险，他就是在试探上帝，而不是信靠上帝。

对于摩尼教浮士德的诽谤，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最后，亚伯拉罕期待上帝做的事终于发生了。因为埃及王法老娶了她为妻，在因她而遭受严重的灾祸之后，又把她还给了她的丈夫。我们绝不能相信她是因与别人同房而被玷污的，因为法老因这些大灾难而不能这样做，这更可信。





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在这个应许中，是否也包含了使他成为万国之父的内容并不清楚。因为“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这句话似乎指的就是这个，它是用希腊人所说的夸张手法说的，这的确是比喻，而不是字面的意思。但任何明白人都不会怀疑《圣经》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一比喻和其他比喻的。因为这种比喻（即说话的方式）是在所说的内容远远大于所说的意思时使用的；因为谁不知道尘土的数目要比从亚当到世界末日的所有人的数目大得多？那么，它又该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多少呢——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后裔，也包括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正在和将要效法信仰的后裔！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 14-17 节中，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很小。虽然这少数的人组成了无数的人，但与众多的恶人相比，他们实在是微不足道。诚然，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许多人，对神来说不是无数的，虽然对人来说是无数的；但对神来说，连地上的尘土也不是无数的。此外，这里的应许不仅可以理解为以色列民族，也可以理解为亚伯拉罕的整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被恰当地比作尘土的数量，因为关于它也有多子多孙的应许，不是按肉体，而是按灵。但我们已经说过，这一点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因为即使是亚伯拉罕通过他的孙子雅各按肉身所生的那个民族，其数量也



亚伯拉罕战胜了所多玛的敌人，将罗得从掳掠中解救出来，并得到了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

亚伯拉罕领受了这应许的神谕后，迁徙到同一块土地上的另一个地方，即幔利橡树旁，也就是希伯伦。后来，所多玛被入侵，五个国王对四个国王开战，罗得与被征服的所多玛人一起被掳走，亚伯拉罕把他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带领他的三百一十八名仆人上了战场，为所多玛的国王赢得了胜利，但当国王献上战利品时，他却分文不取。

后来，他被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公开赐福，在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希伯来书）记载了关于他（麦基洗德）的许多大事，大多数人都说这（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但也有人否认这一点。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出现了现在全世界基督徒献给上帝的祭祀，而先知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对基督说的那句话也应验了，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旨意永远作祭司的”（诗篇110：4），也就是说，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即，利未祭司制度），因为当这些影儿所预示的事情（即，耶稣基督的救赎）显明出来的时候，亚伦的等次（利未制度）就要被取消了。







时，上帝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经上说，“有鸞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所有这些事都是在神的异象中说的，也是在异象中做的。我们只需知道，在亚伯兰相信了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之后，他并没有因为信心不足而说：“耶和华神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那地的继承权是应许给他的。他没有说“我从哪里知道”，好像他还没有信；他说的是“我怎能知道”，意思是要给他一些征兆，让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些事的（发生的）方式，就像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并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因为她询问的是，她确信会实现的事情该如何发生。当她这样问时，她被告知：“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亚伯拉罕）这里还给出了一个象征，由母牛、母山羊、公羊三只动物和斑鸠、鸽子两只鸟组成，让他（亚伯拉罕）知道他不曾怀疑过的事情会按照这个象征发生。因此，无论小母牛是否预示着人们将被置于律法之下，母山羊是否预示着这些人将成为罪人，公羊是否预示着他们将掌权（之所以说这些动物是三岁大的，是因为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在扫罗被弃后，大卫根据耶和华的旨意首先建立了以色列国：在这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第三段中，属神的人们长大成人，仿佛经历了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或者它们是否有其他更合适的含义，————但我丝毫不怀疑，它们和斑鸠、鸽子一样，都预示着属灵的事物。这里说：“鸟却不分开”，是因为属肉体的人彼此分开，而属灵的人却完全不分开，不管他们是像斑鸠一样远离人的忙碌交谈，还是像鸽子一样住在人中间；因为这两种鸟都是单纯无害的，这意味着即使在以色列人中，在那片将要

被赐予的土地上，也会有一些人是应许的儿女（即，以色列人中并不都是应许的、属灵的儿女），而且他们都是属灵的、是永恒幸福的王国的继承人。但飞禽落在被分割的尸体上，并不代表什么好东西，而是空中的灵，在肉体人的分割中为自己寻找一些食物。亚伯拉罕与它们（祭物）同坐，表示即使在肉体的分裂中，真正的信徒也会坚持到底。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亚伯拉罕非常害怕，并对巨大的黑暗感到恐惧，这表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信徒们将面临巨大的不安和磨难，主在福音书中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起初没有过的”。

但是，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要确知，你的后裔必作寄居者，住在不属他们的地方，那地方的人必使他们受奴役，苦害他们四百年”，这显然是关于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民的预言。并不是说这个民族要在埃及人的压迫下被奴役 400 年，而是预言在这 400 年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如关于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的记载：“他拉在哈兰的日子是 205 年”，不是因为这些日子都在那里度过，而是因为这些日子都在那里结束了，所以这里也说：“他们必使他们受奴役，使他们受苦四百年”，原因就在于这个数字已经结束，而不是因为这些日子都在受苦中度过。无论是从应许亚伯拉罕做这些事的时候算起，还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出生算起，这些事都是预言的。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从亚伯拉罕的第七十五年，即第一次应许显明给他的时候，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共算起来有 430 年，使徒就是这样提到的：（加拉太书3：17）

“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此，这430年可以称为400年，因为它们并不多，尤其是当这些事情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并说出来的时候，甚至已经过去了这个数字的一部分，或者当以撒在他父亲的100年岁的时候出生，也就是第一次应许之后的25年的时候，这430年中现在还剩下405年，上帝很高兴将其称为400年。没有人会怀疑上帝预言中的其他事情与以色列人有关。

又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表示在世界末日，肉体将受到火的审判。正如亚伯拉罕在太阳快要落山（即世界末日临近）时对黑暗的恐惧所预示的那样，在太阳落山（即世界末日）时，那火也预示着审判的日子，它将把那些被火拯救的肉体与那些在火中被定罪的人分开。然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特别列出了迦南地，并命名了其中的十一个支派，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不是指埃及的大河，即尼罗河，而是指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一条小河，也就是犀牛城所在的地方。





关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证明，上帝向年迈的亚伯拉罕保证，他将与不孕的撒拉生一个儿子，并任命他为万国之父，并以割礼的仪式来印证他对应许的信心。

以实玛利是夏甲所生；亚伯拉罕可能会认为，在他身上应验了上帝的应许，——因为当他想要收养他在家中所生的仆人时，上帝说：“这不可作你的后嗣，惟独从你生出来的，要作你的后嗣”。因此，为了避免他认为所应许的事在婢女的儿子身上实现了，——“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在这里，关于万国在以撒、也就是应许之子身上的呼召，有了更



明确的应许，这意味着恩典，而不是自然；因为儿子是从一个老人和一个不孕的老妇人身上应许出来的。因为虽然上帝甚至对自然的生育过程也起作用，但在上帝的作用显而易见的地方，通过自然的衰败或失败，（上帝的）恩典就更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因为这不是通过世代（自然繁衍）而是通过（神迹导致的）更新来实现的，——所以当撒拉得到应许生一个儿子时，割礼就被规定下来了。神使他（亚伯拉罕）命令所有的人，不仅是儿子，还有家里生的和买来的仆人，都要行割礼，以此证明这种恩典与所有人都有关。因为割礼除了意味着脱去旧的、而更新的本性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基督在一周结束后，即安息日之后复活，还有什么比第八日更有意义呢？——父母的名字都改变了：所有的事物都宣告了新生，新约在旧约中得到了体现。除了新约的隐藏，旧约还意味着什么？新约一词除了揭示旧约，还意味着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笑声是喜乐之人的欢呼，而不是不信任之人的轻蔑之笑。他在心里说：“我已经一百岁了，还能生儿子吗？九十岁的撒拉还能生育吗？”——这不是怀疑的话语，而是惊奇的话语。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如果有人怀疑这句话是否应验，或者是否仍可期待应验、既然没有任何一种地上的产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永恒的，那么请让他知道，我们的希腊文译者将“永恒”一词翻译为希腊语中的“αἰώνιον”，它源于 αἰών，即希腊语



何理解这句话，因为这并不是婴儿的过错，因为这句话说他生命必须消亡；也不是他违背了上帝的约，而是他的父母违背了上帝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注意给他行割礼。——但即使是婴儿，也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是根据人类的共同起源，都在那人（亚当）身上犯了罪的人（世人）身上违背了上帝的约。除了这两个伟大的盟约（分别善恶树的约，以及割礼之约）之外，还有许多被称为上帝之约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并了解它们；因此，《传道书》中写道：“一切肉体都会变旧，如同衣服一样”。因为从起初立的约就是：你必死亡。现在，既然律法是在后来更明确地颁布的，而且使徒说：“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或作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么，诗篇中所说的“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除了所有被追究任何罪责的人都被指控违反某些律法之外，还有什么假设是真实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真正的信仰，即使是婴儿也是生在罪中，不是实际的罪，而是原罪，因此我们承认他们需要恩典来减轻罪孽，当然，根据“我认为世上所有的罪人都是违犯律法者”和“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过犯”这两句经文的真理，我们必须承认，在同样的意义上，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是天堂律法的违反者。因此，因为割礼是更新的标志，而婴儿由于原罪，上帝的盟约首先被破坏，除非更新，否则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失去他的世代，所以这些神圣的话语应该被理解为好像在说：“凡没有重生（更新）的，那灵魂必从他的子民



## 第二十八章

亚伯拉罕和撒拉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们因一个不能生育，一个年老体衰而无法再生，但却得到了生育的恩赐。

亚伯拉罕得到了如此伟大而明确的应许，其中明确地对他说：“我使你作多国之父，我要使你大大增加，我要使你成为列国，君王也要从你而出。我要赐给你撒拉的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成为万国，万国的君王也要从他而出。”（“地上的万国都要在他里面得福。”在这里，这两件事都得到了最简洁和最充分的应许，即肉身的以色列国和信仰的万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应许在基督身上实现了，从那时起，这对夫妇在圣经中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称为亚伯兰和撒莱，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称呼他们，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这样称呼他们。亚伯拉罕的名字被更改的原因已经给出：“因为“他（神）说，“我使你成为万国之父”。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意思；但亚伯兰以前的名字是“尊贵的父亲”的意思。书中没有说明撒拉改名的原因；但正如那些对这些书中的希伯来名字进行解释的人所说，撒拉的意思是“我的公主”，而撒莱的意思是“力量”。因此，《希伯来书》中写道：“撒拉也因信得力”。

当时两人都老了，正如圣经所见证的；但她也不生育了，月经也停了，所以即使她没有不生育，也不能再生育了。此外，如果一

个女人年事已高，但仍然保持着女人的月经，她可以为年轻男人生儿育女，但不能为老人生儿育女，尽管老人也可以生儿育女，但只能为年轻女人生儿育女；就像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可以为基士拉生儿育女一样，因为他在基士拉活泼的年纪遇到了她。这就是使徒所说的奇妙之处，此外，他还说亚伯拉罕的身体现在已经死了；因为到了那个年龄，他再也不能为任何女人生儿育女了，因为她现在只保留了一小部分的自然活力。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他的身体只是在某些方面死了，而不是对所有人都死了；因为如果对所有人都死了，那就不再是一个活人的衰老的身体，而是一个死人的尸体了。虽然亚伯拉罕是如何与基士拉生儿育女的这个问题通常是这样解决的，即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生儿育女的恩赐在他的妻子死后仍然存在，但我认为我所遵循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取，因为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百岁老人不能与任何女人生儿育女，但在那时却不是这样，那时的人仍然活得很长，以至于百岁老人还没有衰老。

=====

=====

=====

=====

=====

=====

=====

---

---

---

## 第二十九章

在幔利的橡树下，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或天使。

神在幔利橡树下，借着三个人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三个人就是天使，这一点不容置疑，尽管有人认为其中一个人就是基督，并断言他在披上肉身之前就已经显现了。现在，神圣的力量，不可见的、无体的、不可改变的本性，甚至在凡人面前显现，不是通过它是什么，而是通过受它支配的东西，这属于神圣的力量。那么，什么不受它的支配呢？然而，如果他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就是基督，那就是，虽然他看到了三个人，但他是用单数称呼主的，就像经上所写的：“有三个人站在他旁边，他看见了，就从帐棚里跑出来迎接他们，并且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得了悦纳，”等等；他们为什么不指出这一点，即当他们中的两个人来毁灭所多玛人时，亚伯拉罕还在对其中一个人说话，称他为主，求他不要将义人与所多玛的恶人一同毁灭，罗得却以这样的方式接待了这两个人，以至于他在与他们交谈时也用单数称呼主呢？因为在用复数对他们说：“看哪，我的主啊，请转到你仆人的家里去”等之后，（圣经）又说：“天使就按住他

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因为主对他有怜悯。他们把他领到外边，就说：‘你要保命，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在这一带逗留，要到山上去，免得被人捉住’。罗得对他们说：‘主啊，我求你，既然你的仆人在你眼中蒙了恩典’”。在这些话之后，主也用单数回答了他，虽然他是在两个天使里，说：“看，我已经接受了你的面”等等。这使我们更加相信，亚伯拉罕在三个人中，和罗得在两个人中，都认出了耶和华，即使是在对人说话时，他们也是用单数称呼耶和华的；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接待他们，无非是为了把他们当作需要帮助的人，使他们得到人的安慰。然而，他们身上有如此卓越的品质，以至于那些以人的身份款待他们的人不会怀疑上帝就在他们里面，就像他惯常在先知里面一样，因此有时用复数称呼他们，有时用单数称呼他们里面的上帝。圣经不仅在记载这些事迹的创世记中，而且在希伯来书中都证明了他们是天使，希伯来书在赞美好客时说：“因为有些人因此在不经意间款待了天使。”

=====

=====

=====

=====

=====

=====

=====



---

---

---

## 第三十章

罗得脱离的所多玛，被天火烧毁；亚比米勒的情欲不能伤害撒拉的贞洁。

在这个应许之后，罗得被救出所多玛，天上的火雨将这个不虔诚的城市的整个地区化为灰烬，那里的风俗使鸡奸盛行，就像其他地方的法律使其他种类的邪恶盛行一样。但是，他们的这种惩罚是即将到来的神圣审判的一个样本。天使禁止那些被释放的人回首往事，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想逃避最后的审判，就不要在心里回首往事，因为我们已经通过恩典重生，摆脱了过去的生活动。罗得的妻子在回首往事的时候，确实没有离开，而且变成了盐柱，为信主的人提供了一种样本，让他们从这个例子中多少品尝到一些警告的滋味。

后来，亚伯拉罕在基拉耳又对该城的王亚比米勒做了他在埃及对他妻子所做的事，并以同样的方式把她原封不动地接了回来。这次，当国王责备亚伯拉罕没有说她是他的妻子，而称她为妹妹时，亚伯拉罕解释了他所害怕的事情，并补充说：“然而，她确实是我





服，从而让世人而不是上帝知道他的顺服。现在，每一次试验都无可指责；它甚至可能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提供了试炼。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心灵只有通过试验，通过某种实验性的、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自我审讯，来试炼自己的能力，才能达到自知之明；这时，如果它承认上帝的恩赐，它就是虔诚的，是被坚定的恩典所巩固的，而不是被虚妄的自夸所膨胀的。亚伯拉罕当然不可能相信上帝喜悦人类献祭；然而，当神圣的诫命如雷贯耳时，它就应该被遵守，而不是被质疑。然而，亚伯拉罕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一直相信他的儿子在被献上之后会复活；因为当他不愿意满足他妻子的喜悦，赶出那使女和她的儿子时，上帝曾对他说：“你的后裔要以以撒为名”。毫无疑问，他接着说：“至于这使女的儿子，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既然上帝称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后裔，又怎么会说“你的后裔必在以撒里面称名”呢？使徒在解释这一点时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惟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此，为了使应许的子孙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以撒里蒙召，即通过恩典的呼召聚集在基督里。因此，这位父亲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应许，而这个应许必须通过上帝命令他杀死的这个儿子来实现，他并不怀疑，他曾经认为无望得到的这个儿子，会在他把他献上之后归还给他。《希伯来书》中的这段话也是这样理解和解释的。”亚伯拉罕因着

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么，这里所说的儿子指的是谁呢？——不就是预表使徒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由于这个原因，因此，以撒也亲自扛着要献祭的木头（柴）到了献祭的地方，就像主自己扛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样。最后，既然以撒的父亲被禁止杀他，那用预表的血献祭的那只公羊是谁呢？因为亚伯拉罕看见他时，他被羊角绊倒在草丛中。耶稣在被献祭之前，被犹太人以荆棘为冠冕。

让我们听听天使所说的神圣话语吧。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

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已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用公羊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称那地方的名字为“耶和华以勒”，就像今天人们说的，耶和华在山上显现。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已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关于万国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蒙召的应许，就是以这种方式，甚至通过上帝的誓言，在燔祭之后得到证实的，燔祭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他（上帝）常常应许，却从未起誓。神的誓言是真实信实的，除了证实应许和对不信的人的责备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如何理解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娶基土拉为妻

但是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娶基土拉为妻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禁止我们怀疑他不能自制，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年纪和他信仰的神圣。

或者说，尽管他以最虔诚的信仰坚守着上帝的应许，即他的子孙要从以撒繁衍出来，如同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尘土，但他是否仍在寻求生儿育女？然而，如果像使徒教导我们的那样，夏甲和以实玛利指的是旧约中的肉体之民，那么为什么基土拉和她的儿子们不也可以指那些自以为属于新约的肉体之民呢？因为这两个人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妻妾；但撒拉从来没有被称为妾（只是妻）。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在迦南地住了十年，就把婢女埃及人夏甲嫁给她丈夫亚伯拉罕为妻（妾）。关于亚伯拉罕在撒拉离开后娶的基土拉，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这两个妻子都被称为妻，但却都是妾；因为经文后来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因此，妻妾的儿子，也就是异端和肉体的犹太人，有一些恩赐，但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国度；“因为他们是肉体的后裔，不是神的后裔；惟有应许的后裔，才算为神的后裔，就是所说，你的后裔要在以撒里面称名的”。——因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基土拉，那在他妻子撒拉死后结婚的基土拉被称为妾，除非是出于这



裔中是如何发展的。从以撒出生的第一年到他的儿子们出生的第七十个年头里，唯一值得纪念的是，当他祈求上帝让他不能生育的妻子怀孕时，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怀孕了，双胞胎还在她的腹中跃动。当她因这一挣扎而烦恼、并询问上帝时，她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腹中有两个民族，你的腹中要分出两种人，一种人要胜过另一种人，长的要服事幼的”。

使徒保罗希望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伟大的恩典事例；因为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也没有做过任何善事或恶事，年幼的孩子在没有任何善念的情况下被选中，而年长的孩子则被拒绝，毫无疑问，就原罪而言，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而就实际的罪而言，两个孩子都没有任何罪。但手头工作的计划不允许我现在更充分地谈论这个问题，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说了很多。只是“长辈要服侍晚辈”这句话，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我们的作者理解为长辈，即犹太人，要服侍晚辈，即基督徒；尽管这句话似乎应验在由年长者（有两个名字，既叫以扫，又叫以东，因此其后代得名以东人）所生的以东民族身上。然而，我们更应该相信，当“一个民族要战胜另一个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这句话被说出来的时候，预言是指一些更大的事情；除了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身上明显应验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呢？



### 第三十六章

关于以撒接受的神谕和祝福，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他（亚伯拉罕）的缘故被爱。

以撒也得到了他父亲经常得到的神谕。关于这个神谕，有这样的记载——“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

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耳。”——这位始祖（以撒）既没有另娶妻子，也没有纳妾，只满足于一世所生的双生子。当他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时，他也害怕因为妻子的美貌而陷入危险，他像父亲一样称她为妹妹，而不告诉别人她是他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父亲和母亲的近亲。当陌生人知道她是他的妻子时，她也没有被玷污过。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他除了唯一的妻子之外没有娶过其他女人，就把他比作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他父亲的信心和顺从的功劳更大，因为上帝说他（以撒）得到祝福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在你的后裔中，”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得福，因为你父亲亚伯拉罕顺从我的话语，谨守我的诫命”。

在另一个神谕中，他（上帝）又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必赐福与你，并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衍”。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亚伯拉罕是如何贞洁地行事的，因为那些轻率的人从圣经中为他们自己的邪恶寻找一些支持，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因情欲而行事的。我们还可以学习这一点，不要用单一的优点来比较人，而要考虑每个人的一切；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中可能会有他胜过另一个人的地方，而且可能比另一个人胜过他的地方还要出色得多。因此，根据正确和真实的判断，虽然禁欲比婚姻更可取，但一个信教的已婚男



他们之间的交易和协议转移给了小儿子，当时大儿子对小儿子准备的红豆汤产生了无尽的欲望，并以此为代价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卖给了小儿子，还用誓言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吃的食物的种类，而是过度的贪婪。以撒老了，年老使他失去了视力。他想祝福大儿子，却无意中祝福了小儿子，小儿子把自己放在父亲的手下，用羔羊的皮遮盖自己，好像（羔羊）在承担别人的罪过。——为了不使我们思考雅各的骗人诡计而不去寻求这件事的伟大奥秘，圣经在前面已经明确地讲“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我们有些翻译者把这句话中的“安静的”译为“无诡诈的”，但无论希腊词“aplastos”的意思是“无诡诈的”还是“单纯”，或者更好些，是“不做作”，但一个无诡诈的人接受祝福会有什么欺骗可言呢？一个单纯的人有什么欺骗呢？除非有深刻的、神秘的真相，一个不撒谎的人会有什么做作之处呢？这个祝福本身又是什么性质的？以撒说——“我儿的香气如同上帝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作你弟兄的主，你父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因此，在雅各得到的祝福中，预示着向万国宣谕基督，而这个宣谕现在正在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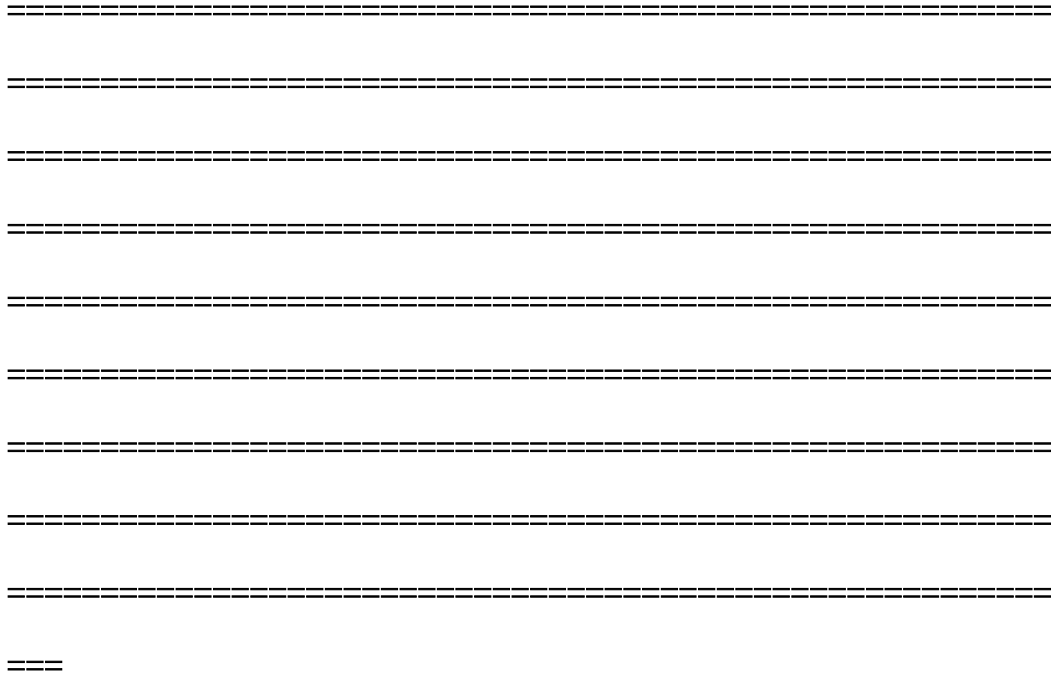
以撒就是律法和预言：甚至通过犹太人的口，基督也被预言祝福，就像被一个不知道的人祝福一样，因为预言本身是不被理解的。

世界就像一块田地，充满了基督之名的香气：他的祝福是天上的露水，也就是神言的雨露；他的祝福是地上的果实，也就是万民的聚集：他有丰盛的粟米和美酒，也就是在他的身体和鲜血的圣礼中，聚集了众多的面包和美酒。万民侍奉他，君王敬仰他。他是弟兄们的主，因为他的子民统治着犹太人。他是父的子孙所敬拜的，也就是亚伯拉罕因信所生的子孙；因为他（基督）自己就是亚伯拉罕因肉身所生的子孙。咒诅他的是被咒诅的，祝福他的是被祝福的。我说，我们的基督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从犹太人的口中真正说出来的基督是有福的，尽管他们犯了错误，但他们仍然歌颂律法和先知，并认为他们是在祝福他们错误地希望得到的另一个人。因此，当大儿子（以扫）（来了以后）要求得到应许的祝福时，以撒非常害怕，当他知道他祝福的是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时，他感到非常奇怪，并要求知道他是谁。

是的，当这个巨大的谜团向他（以撒）揭开时，他在内心深处立刻摒弃了愤怒，确认了祝福。他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如果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受到在上的灵的推动，而是按照世俗的标准，有谁不会期待这个愤怒的人在这里发出咒诅？噢，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但它们也是预言；它们是属地的，但也是属天的；——如果这些事是以属世的方式做的，而不是出于上天的启示，谁不希望在这里受到愤怒之人的诅咒呢？事情是做出来的，却又是预言性地做出来的；是在地上做出来的，却又是在天上做出来的；是



人做出来的，却又是神做出来的！如果仔细研究这些伟大奥秘的一切，会写满许多卷书；但为这项工作确定的适度范围迫使我们急于研究其他事情。



### 第三十八章

关于雅各去美索不达米亚娶妻的使命，以及他在途中梦见的异象，还有他在寻找一个妻子时得到了四个女人。

雅各被父母派往美索不达米亚，以便在那里娶妻。他父亲在派他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

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现在我们明白了，雅各的后裔与以撒通过以扫所生的其他后裔是分开的。因为当“你的后裔要在以撒里面称名”时，这个后裔指的完全是上帝之城；因此，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后裔，也就是外邦妇人的儿子和基土拉的儿子中的后裔，是与以撒的后裔分开的。但在此之前，关于以撒的孪生儿子，人们一直无法确定这种祝福是属于他们两个，还是只属于其中一个；如果属于其中一个，又是属于哪一个。现在，雅各在他父亲的预言祝福中，以撒对他说了这句话，这就说明了这一点：“你要成为万民的集合，神要将你父亚伯拉罕的福分赐给你”。

-----

当雅各要去美索不达米亚时，他在梦中得到了一个神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這是預言。因為雅各並沒有以偶像崇拜的方式在石頭上澆油，把它當作神；他也沒有崇拜那塊石頭，或向它獻祭。但是，既然基督的名字來源於“chrism”或“anointing”（膏油），那麼這件事肯定與偉大的奧秘有關。———在福音書中，救世主對拿但業說：“看哪，這是一個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沒有詭詐！”因為看到這個異象的以色列人不是別人，正是雅各。

“我实实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雅各前往美索不達米亞娶妻。神聖的經文指出了他是如何在沒有

任何非法要求的情况下，娶了四个女人，并为她们生了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因为他本来只想娶一个。但当一个女人（利亚）假意代替另一个女人（拉结）给他时，他并没有在夜里无意中与她（利亚）同房之后就把她打发走，免得让人觉得他让她蒙羞；但因为在当时，为了繁衍后代，没有法律禁止娶多个妻子，所以他也娶了她（拉结），因为他原本只答应娶她一个。因为她（拉结）不能生育，就把她的婢女给了她的丈夫，使她能替她生儿育女；她的姐姐（利亚）也效法她（拉结）做了同样的事，虽然她（利亚）也生了孩子，因为她也想多繁衍后代。我们没有读到雅各只找了一个，也没有读到他故意娶多个妻子，除非是为了生育后代，为了保留夫妻的权利；如果不是他的妻子们（她们对自己丈夫的身体有合法的权力）怂恿他这么做，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于是，他（雅各）与四个女人生了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后，他的儿子约瑟进入埃及；约瑟因为受嫉妒而被他的弟兄们卖掉，并被带到那里，他在那里得到了宰相高位。

=====

=====

=====

=====

=====

=====

=====

---

---

---

## 第三十九章

雅各又被称为以色列的原因。

正如我刚才所说，雅各也被称为以色列，这个名字在他的后裔中最为盛行。这个名字是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回来的路上与他摔跤的天使给他起的；他显然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当雅各战胜他（天使）时，毫无疑问是他（天使）自己同意的，这样才能体现出奥秘，这意味着基督的激情，在激情中犹太人看到战胜了他。然而雅各也从他赢了的这位天使那里得到赐福，因为得到这个名字也是一种福分。因为以色列意味着看见上帝，这最终将是所有圣徒的奖赏。天使还摸了他大腿，这样就使他瘸了。因此，同一个人，雅各，既是有福的，又是瘸腿的：他的福分应在那些相信基督的以色列人身上，他的瘸腿应在那些不信基督的以色列人身上。大腿窝象征着他（雅各）的后裔增多，而先知的警告确实针对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他们衰残，偏离他们的道路。”



不仅有他们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孙子，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雅各去埃及时，确实在那里看到了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但他们当时是不到9岁的儿童，因此他们怎么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呢？然而，不仅是他们的儿子，而且是他们的孙子，怎么也会计算在当时与雅各同到埃及的人中间呢？因为这里提到了玛吉，玛拿西之子、约瑟之孙，还有玛吉之子迦得，他是玛拿西之孙，约瑟之曾孙。这里也还提到约瑟另一儿子以法莲所生的后代：乌塔拉、约瑟之孙，还有以东，这位乌塔拉之子、以法莲之孙、约瑟之曾孙。这些人在雅各下埃及时绝不可能已经出生，约瑟的孙子也不可能见着他们的祖父，因为约瑟的儿子当时还不到9岁。

（奥古斯丁在这里沿用了七十士译本，在创 xlvii. 20 将这些名字添加到玛拿西和以法莲的名字中，并在第 27 节中给出了整个数字 As seventive soul. 27 节给出了整个数字，即七十五人）。

但毫无疑问，当《圣经》提到雅各带着七十五个灵魂进入埃及时，它不是指一天，也不是指一年，而是指约瑟活着的那段时间，他是约瑟进入的原因。因为同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约瑟的：“约瑟和他的弟兄，并他父亲的全家，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年，看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也就是他的曾孙，以法莲的第三代；因为第三代的意思是儿子、孙子、曾孙。然后又说：“玛拿西的儿子玛基尔的子孙，也是在约瑟膝下生的”。这就是玛拿西的孙子，约瑟的曾孙。但圣经中使用的是复数；因为雅各的一个女儿被称





关于雅各应许给他儿子犹大的祝福。

如果说，神的城寄居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中寻找基督的肉身，撇开妾的儿子，我们有以撒；如果说，在以撒的子孙中，撇开以扫（也就是以东），我们有雅各，他也是以色列；如果说，在以色列自己的子孙中，撇开其他的，我们有犹大，因为基督是从犹大支派中产生的。那么，让我们听听以色列（雅各）在埃及临终时，是如何在祝福他的儿子们时，先知般地祝福犹大的。他说：“犹大阿，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在与摩尼教争论时，我曾阐释过这些话；我认为，只要指出基督的死是由关于他躺卧的话语预言的，所预言的，不是他死的必要性，而是他死的自愿性；在狮子的称号中，就足以使这一预言的真理熠熠生辉。他在福音书中亲自宣告了这种能力，他说：“我有

舍命的权柄，也有取回的权柄。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只有我自己舍去，又取回来。”所以狮子吼了，他实现了自己所说的话。关于复活的补充提到了这种能力，“谁能叫醒他呢？”（谁敢惹他呢？）这意味着，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使他复活，他也曾关于自己的身体说过：“毁坏这殿，三日内我要使它重建起来”。——“你抓了食便上去”，这一句话就道出了他死亡的本质，也就是十字架的高度。福音书的作者解释了“你躺下就睡了”这句话，他（福音书作者）说：“他低头舍了命。”或者说，这里象征的是他的棺木，他卧在棺木中，没有人能将他唤醒，就像先知使某些人醒来，或者像他自己使某些人复活。他使自己复活，就好像从睡眠中醒来一样。

至于他用酒洗的袍子，即用他（耶稣基督）自己的血洗净罪孽，受洗的人知道这血的奥秘，所以他又说：“他的衣服用葡萄的血洗净，”这不是教会又是什么呢？”他的眼睛被酒染红，“[这些是]他的属灵子民醉在他的杯中，《诗篇》唱道：“你的杯使人醉酒，是何等美好！”

“他的牙齿比奶更白”，即使徒所说的婴孩喝的有营养的话（上帝话语），他们还不适合吃固体食物。

对犹大的应许“圭必不离犹大”指的是基督本人，“直等时候到来”指的是应验——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绝不会缺少王，以色列人的王。“万民都必归顺”，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已经比任何解释都要更





是最重要的王，根据圣事和品德

雅各死后，约瑟也死了，在余下的 144 年里，直到他们离开埃及地，这个民族增长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他们一再遭受迫害。甚至一度他们的男婴要被处死，因为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人丁兴旺感到惊讶和担心。当时，摩西秘密地逃脱了那些杀婴者的魔爪，被带进国王宫中，因为上帝准备用他来完成伟大的事业。他在法老女儿的抚养下成长（埃及的所有国王称作法老），成为拯救这个民族的伟人。是的，更确切地说，是上帝，他曾向亚伯拉罕应许过这一点，通过他一把这个如此奇妙地繁衍的民族从最艰难和最痛苦的奴役的枷锁中拉了出来。起初，他确实逃离了那里（我们听说他逃到米甸地），因为在保护一个以色列人时，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因此感到害怕。后来，他在神灵的大能中得到神的委托，战胜了法老的法师们。然后，当埃及人不让上帝的子民离开时，上帝降下了十个令人难忘的灾祸：水变成血、青蛙和虱子、苍蝇、牲畜得瘟疫、疮灾、冰雹、蝗虫、黑暗、头胎死亡。最后，埃及人在红海中追赶以色列人时被消灭了。分裂的大海为离开的以色列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但它自己又返回来，用它的波浪淹没了追赶他们的人。在摩西的带领下，上帝的子民在荒漠中走了四十年，见证帐幕被献上，在帐幕中，人们用预言未来的祭祀来敬拜上帝，那是在山上非常可怕地颁布了律法之后，因为律法的神性被奇妙的神迹和声音证明得淋漓尽致。这发生在出埃及后不久，当人们进入沙漠时，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人们

献上了一只羔羊，这完全是基督的象征，预示着他将通过献祭的激情从这个世界前往天父那里（希伯来语中“pascha”的意思是“迁移”），当新约揭示时，在我们的逾越节基督被献上之后，圣灵在第五十天从天上降临。在福音书中，他（圣灵）被称为神的手指（“神的能力”）（路加福音11：20），因为他使我们忆起以前所行的事，因为律法（十诫）的表（法版）据说是由神的手指写成的。

摩西死后，嫩的儿子约书亚管理百姓，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并将应许之地分给他们。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战争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和精彩，上帝让他们见证，这些胜利与其说是希伯来人的功劳，不如说是他们征服的民族的罪孽。在这些领袖之后，又有了审判官（士师），当人们在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时，在此期间，对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应许开始实现，那是关于一个民族，即希伯来人和迦南地的应许；但还不是关于所有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应许，因为那（对于整个世界的应许）不是通过遵守旧律法，而是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对福音的信仰来实现的。为了预示这一点，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不是在西乃山上为百姓接受（十诫）律法的摩西，而是约书亚，他的名字也在上帝的命令下改变了（民数记13：16），所以他被称为耶稣【译注：耶稣与约书亚是同一个字】。但在士师的时期，繁荣与战争的逆境交替出现，这取决于百姓的罪孽和上帝的怜悯。

接下来是国王时代。第一个在位的是扫罗；当他被弃绝，在战场上被击倒，他的后代也被弃绝，以至于没有国王从他的后代中产生时，大卫继承了王国，基督主要被称为他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大卫，上帝的子民已经过了青春期。福音书作者马太在记录世代时，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第一阶段归纳为十四代，这并非徒然。因为从青春期开始，人（上帝的子民）就有了世代交替的能力；因此，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记录世代，而亚伯拉罕在改名后也成为多国之父。因此，在此之前，上帝子民的这个家族是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上帝子民的这个家族还处于童年时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学会了使用第一种语言，即希伯来语。人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说话，孩提时代是婴儿时期的延续，因为那时（婴儿时代）人还不会说话，所以被称为孩提时代。因此，在上帝之城的进程中，上一卷书包含了第一个时代，这一卷书也应该包含第二个和第三个时代，在第三个时代，正如三岁的小母牛、三岁的母山羊和三岁的公羊所表明的那样，律法的枷锁被强加，出现了大量的罪恶，地上王国开始出现，其中不乏属灵的人，斑鸠和鸽子代表了他们的奥秘。

++++  
++++  
++++  
++++  
++++







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再到根据圣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人七十年后从那里回来，重新建造上帝的殿，这整个时期就是先知时代。虽然始祖挪亚（在他的时代，整个地球被洪水毁灭）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人，直到现在开始有君王管理上帝的子民，由于他们预言或以任何方式预示了与上帝之城和天国有关的某些事情将会发生，因此被称为先知也并非毫无道理、特别是我们读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亚伯拉罕和摩西，被明确地称为先知，然而，——从撒母耳开始预言的时候起，那些日子就被称为先知的日子（时代），撒母耳在上帝的命令下首先膏立扫罗为王，在他（扫罗）被上帝弃绝后，又膏立了大卫本人，只要“应该如此”，他（大卫）的后代就会继承他的王位。

因此，如果我想重述先知们所预言的关于基督的一切，而上帝之城的成员在那个时代不断地死去、以及不断地诞生，那么这项工作就会超出所有的范围。首先，因为《圣经》本身，即使在按顺序论述历代君王、他们的事迹和他们在位期间的事件时，似乎是在孜孜不倦地叙述所发生的事情，但如果在上帝之灵的帮助下考虑《圣经》所处理的事情，就会发现《圣经》在预言未来的事情方面的意图，比叙述过去的事情要多，或者肯定不会少。哪怕是对它稍有思考的人，也不会不知道，要想通过彻底的调查来找出这一点，并通过论证来证明这一点，将是多么费力和冗长的工作，需要多少卷书？此外，由于与预言有关的内容无可争议，还有许多与基督和天国（即上帝之城）有关的内容，要解释这些内容，



了；但另一个更美好的，不是肉体的种子，而是属灵的种子，他（亚伯拉罕）不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父亲，而更是追随他信仰脚步的所有民族的父亲，这在“地上万国都要在你里面得福”这句话中开始应许。”此后，我们又用许多其他证据证明了这两件事是所应许的。因此，亚伯拉罕的后裔，即肉身的以色列民，已经是在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不仅守住并占有了敌人的城市，还拥有了国王，已经开始统治，上帝对这一民族的应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不仅是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位祖先的应许，以及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应许，还有通过摩西本人的应许，摩西使这个民族摆脱了在埃及的奴役，在他的时代，当他带领百姓走过旷野时，所有过去的事情都显明了。但是，杰出的领袖嫩的儿子约书亚（与“耶稣”是同一个字）在——既没有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也没有在赶走列国之前，——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将应许之地分给十二个支派，然后死去；在他之后，在整个审判官时代，上帝关于迦南地的应许也没有（完全）实现，即从埃及的某条河流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虽然仍有预言说迦南地将会到来，但它的实现已在预料之中。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实现了这一预言，他们的王国扩展到了整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征服了所有这些国家，使他们臣服。就这样，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应许之地（即迦南地）建立了肉身，这样，上帝在地上的应许就没有什么可以（更多地）完全实现了，只要希伯来民族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律法，通过子孙后代的继承，在这块土地上保持不动摇的状态，——甚至可以直到这个凡人时



也是如此。

从国王时代开始的其他预言，部分与亚伯拉罕肉身的民族有关，部分与他的后裔有关，在《新约》中，万民都是基督的同胞后裔，拥有永生和天国。因此，这些预言部分与受奴役的婢女有关，也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她与她的儿女们一起受奴役；部分与上帝的自由之城有关，也就是天上永恒的真正耶路撒冷，她的儿女们是所有在地上按照上帝生活的人：但其中有些事情被理解为与两者都有关——正确地说，是与受奴役的婢女（地上的耶路撒冷）有关，是与自由的女人（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关。

因此，可以找到三种预言；因为有些预言与地上的耶路撒冷有关，有些预言与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关，有些预言与两者都同时有关。我认为应该用例子来证明我所说的话。先知拿单奉命向大卫王判定他犯下了滔天大罪，并向他预言将来会有什么恶果。无论是公开的，即为了人民的安全或帮助，还是私下的，当为了每个人的私事而发出神谕时，谁还能质疑这些和类似的事情与地面上的城市（地上的耶路撒冷）有关呢？

但是，当我们读到：“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一个新约，不是照我当日牵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时，为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耶和华说，这就是我要为以色列家立的约，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记在他们的心中，

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看顾他们；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民。”——毫无疑问，这是对天上耶路撒冷的预言；天上耶路撒冷的赏赐就是神本身，拥有神，成为神的子民，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主要和全部利益。这与神的城被称为（天上）耶路撒冷和它被预言为神的家都有关。

当所罗门王建造那座最高贵的圣殿时，这个（关于地上耶路撒冷的）预言似乎应验了。历史表明，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对于天上耶路撒冷的预表。

这种预言，就像古代典籍中包含历史叙事的其他预言的浓缩和混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极大地锻炼和试炼了那些研究圣书的人的智慧。例如，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预言并应验在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身上，我们也必须探究其寓意，因为它将应验在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身上。事实就是如此，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在这些书中，无论是预言尚未实现的，还是已实现的，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在暗示着另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以比喻的方式指代高高在上的上帝之城，以及她今生（在这个世界上）作寄居客旅的儿女（上帝子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知们的言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旧约》为名的全部经文，就不是三种，而是两种不同的预表了。

因为（旧约）那里将没有任何只与地面耶路撒冷有关的内容，——如果那里所说的和所应验的关于耶路撒冷或与耶路撒冷有关的内容，也是通过寓言预示指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话；——而是，（旧约）那里将只有两种，一种与自由的（天上）耶路撒冷有关，另一种与两者（天上与地上的耶路撒冷）都有关。

但是，我认为，那些——认为这类著作中的事件记录除了说明它们是这样发生的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人——是大错特错的，另一方面，我也认为那些——认为这些著作的全部内容要点都在于（属灵）寓意的人也是非常大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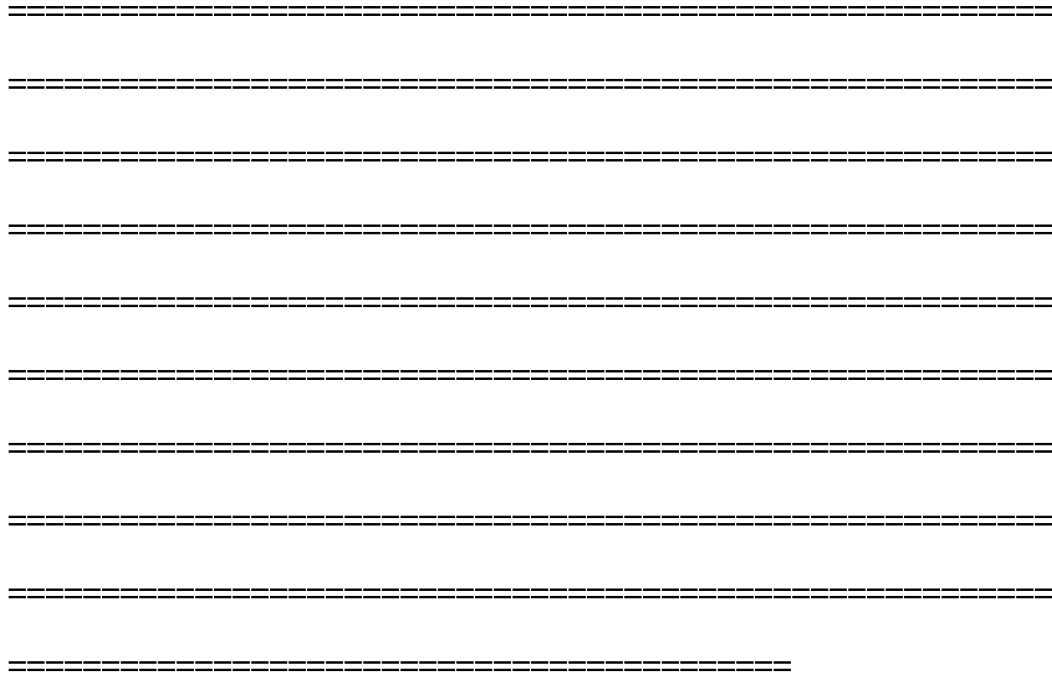
因此，我说它们（圣经预言）是三重的，而不是两重的。

然而，我持这种观点，并不责怪那些能够从其中的一切引申出精神意义（属灵意义）的人，只是首先（应当）保留了历史真相。

至于其他方面，有哪个信徒会怀疑，那些虚妄的事情（即对于圣经预言与寓意的错误解读），无论是说已经发生的，还是说将要发生的，都不符合人类或神圣的事务？

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愿意用心灵的理解来唤醒这些事（即正确地理解和解读圣经），谁不愿意承认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唤醒这些事呢？





#### 第四章

关于以色列王国和祭司的预言变化，以及关于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预言的事情，她是教会的化身。

因此，上帝之城的发展到了君王时代，产生了一个预表，当扫罗被弃后，大卫首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取得了王国，从此他的子孙将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断地继承王位；因为事态的发展表明并预示着，关于未来事物的变化，关于属于新旧两约的事情，是不能被悄无声息地忽略的——在（新约）那里，祭司和国度都被一位新的永远的王，即基督耶稣所改变，他既是祭司，又是王。

以利被弃绝担任祭司后，撒母耳代替他（以利）担任属神的职分，他同时执行祭司和审判官（士师）的职分；扫罗被弃绝后，大卫建立了王国，这都是我所说的预表。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以前不生育，后来因生育而喜悦，当她把自己生下并断奶的孩子交给上帝时，她以同样的虔诚向上帝表达了她的感恩之情。（撒母耳记上2：1-10）“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

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你说，这（仅仅）是一个弱女子为生下儿子而感恩的话吗？难道人的心灵会如此厌恶真理之光，以至于察觉不到这个女人所说的话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吗？此外，如果他对这些已经开始实现的事情感兴趣，甚至在这尘世的客旅中，他难道不会运用他的思想，察觉并承认，通过这个女人，她的名字，也就是哈拿，意味着“他的恩典”——基督教、上帝之城，它的王和创建者是基督，总之，上帝的恩典，通过先知的灵说了这样的话，从而使骄傲的人被斩断以致跌倒，使谦卑的人被充满以致站立起来，这正是那首赞美诗所主要歌颂的？——除非有人会说，这个女人什么预言也没说，只是因为她应祷告而得了一个儿子，才对上帝赞美有加。那么，她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她自己已经生了七个，尽管她一直不育？她说这话的时候只生了一个；后来她也没有生六个，而是生了三男两女。然后，如果她没有预言，她又怎么会在最后说“他赐力量给我们的君王，并要高举基督的角”（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呢？

因此，基督的教会，伟大君王的城市（上帝之城），充满恩典，多子多孙，让她（基督教会）说出很久以前这位虔诚的母亲（哈拿）口中关于她（教会）的预言所表白的：“我的心在耶和华那里刚强起来，我的角在我的神那里高举起来”。她（教会）的心真的坚强了，她的角真的高耸了，因为不是在她自己，而是在主、她的神。“我的口被扩张，胜过我的仇敌”，因为即使在紧迫的困境中，神的话语也不会被束缚，甚至在被束缚的传道人身上也不会。她（哈拿）说，“我因你的救恩而喜乐”。这就指的是基督耶稣本人，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老西缅拥抱着他（婴儿耶稣），但又承认他是伟大的，他说：“主啊，现在求你让你的仆人平平安安地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

——因此，教会可以说：“我因你的救恩而喜乐。因为没有一个人圣洁如主，没有一个人公义如我们的上帝；他使我们圣洁、成圣、公义、称义；在你以外没有一个圣洁的，因为除非因着你，没有人能成为圣洁”。——接下来又说：“不要这样骄傲，不要说高傲的话，也不要从你口中说夸口的话。因为耶和华是有知识的神。即使在无人知晓的时候，他也知道你；因为自以为有，其实无的，是自欺”。——这些话是对属巴比伦的神城的敌手说的，他们妄自尊大，以自己为荣耀，不以耶和华为荣耀；他们也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土生居民，正如使徒所说，他们”

不知道神的义”，也就是唯有神是公义的，也是使人称义的，赐给人的义，“想要建立自己的义”，也就是靠自己得来的义，而不是神赐给他们的义，“不服神的义”。

神是知识的神，因此也掌管良心，看人的意念；——若是出于人，不是从神而来，就是虚妄的。

她（哈拿）说，“准备他奇妙的计划”； 我们认为这些奇妙的计划是什么呢，——除了骄傲的人必须堕落，谦卑的人必须崛起？她在叙述这些奇妙的计划时说，“强者的弓被折断，弱者的腰被束紧”（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强者的弓被折断”指的是，那些自以为强大的人的意图，（他们谬误地自以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和帮助，他们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完成神圣的诫命；——“弱者的腰被束紧”（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指的是，那些内心呼喊“主啊，怜悯我吧，因为我是软弱的”的人。

她（哈拿）说：“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除了那些大能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上帝的神谕托付给了他们，谁还能被理解为饱足的人呢？——但在这些人中，他们（肉体的以色列人）却被减少（减弱）了。“减少”这个词虽然是拉丁语，但却很好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他们从大变得小了；他们被削弱乃是因为，尽管他们有食粮—

——即上帝的启示，在当时所有民族中，只有以色列人得着（旧约圣经）——但他们只想着地上的食粮。

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律法的民族（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在他们通过《新约》得到这些神谕之后，由于渴慕得多，已经超越了尘世，因为在这些神谕中，他们品尝到的不是尘世的东西，而是天上的东西。

她（哈拿）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在这里，所有的预言都照亮了那些理解“七”这个数字的人，“七”象征着普世教会的完美。因此，使徒约翰也写信给七个教会，以此表明他写信给唯一基督教会的全体。

因为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孩子出现（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前，上帝之城在万国都是不孕的。我们还看到，属世的耶路撒冷曾有过许多子孙，如今却衰弱了。因为在她里面凡是自由妇人的儿子，都是她的力量；但现在，因为只有文字，没有精神，她（肉身的以色列）失去了力量，就变得软弱无力了。

所罗门箴言中说“耶和华使人死又使人活：”，上帝使那有许多儿子的妇人死，也使那（如今）生了七个儿子的、曾经不育的妇人生。然而，这句话的意思更恰当地应当理解为，上帝可以使同一

批人死，也可以使同一批人生，因为似乎是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哈拿重复地又说，上帝“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徒（保罗）对他们（基督徒们）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当寻求那在上面的（事情）”，就是基督坐在神右边的地方。因此，主以一种有益的方式杀死了他们，所以他（使徒）又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些人（基督徒）就是那些饥渴的人，他们已经超越了尘世。他（保罗）说：“因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你们已经死了！”接着又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但他（耶稣基督）是否把他们（基督徒们）带到死中、又把他们带回来呢？——信徒（基督徒们）之间没有争议的是，我们最清楚地看到这项工作的两个部分都在他（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也就是我们的头（基督），使徒（保罗）说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他（天父）既不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样，他（天父）当然已经杀了他（基督）。既然他（天父）使他（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使他又活了。既然他（基督）的声音在预言中得到了承认，“你不会把我的灵魂留在阴间”，他（天父）就把他（基督）带到了阴间（死亡），又把他带了上来（即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他（基督）的贫穷，我们变得富足；因为“主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但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让我们听听接下来的话：“他使人卑贱，又使人升高；”——他使人谦卑，又使人升高。

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读到：“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

的人”。这就是这个名字被解释为“他的恩典”的女人（哈拿）整首歌的主旨。

更进一步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我对“他”的理解莫过于刚才所说的：“他（耶稣基督）原是富足的，却为我们变为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富足”。因为他（天父）使他（基督）从地上迅速复活，使他的肉体未见朽坏。我也不会不注意到，“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因为穷人也是乞丐。使徒（保罗）在讲到 he 属于犹太人时，曾迫害过他们的教会，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此，那穷人从地上被提拔起来，超过一切的富人，那乞丐从粪坑里被提拔起来，超过一切的富人，——“使他们坐在百姓中的勇士中间，”他（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使他们承受荣耀的宝座”。因为这些大能者（基督徒）曾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基督）”。他们发下了最有力的誓言。

——但他们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誓言的呢，难道不是从他（耶稣基督）那里吗？“把誓言赐给发愿的人”，这句话就是从他（基督）那里说的。否则，他们就会像那些强大的人一样，“弓箭被削弱了。



“她说，“把誓言赐给发誓的人”。因为除非从上帝那里得到他（誓言者）可以发誓的东西，否则没有人可以发誓得到上帝的认可。接下来说：“他赐福给义人的年日”，就是说，他（义人）可以永远与他同在，“你的年日必无穷尽”。因为在那里，岁月长存；而在这里，岁月流逝，是的，它们会消亡，因为在它们来临之前，它们不存在，而当它们来临之后，它们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它们会带来它们的逝去。

在这两件事中，即“把誓约赐给发愿的人”和“他赐福给义人的年日”，一件是我们所做的，另一件是我们所接受的。但这另一种不是从上帝——慷慨的给予者那里得到的，直到他（上帝）——（我们的）帮助者——亲自使我们有能力去做前者；“因为人的力量是不强大的”。“耶和华必使他的敌手软弱”，就是说，他（上帝）恨恶（那些凭自己）发誓的人（那些属世之人），并抵制他（属世之人），以免他实现自己的誓言。由于希腊文的歧义，也可以理解为“他（上帝）自己的对手”。因为当上帝开始拥有我们时，原本是我们对手的人就会立即成为他（上帝）的对手，被我们征服；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人的力量是不强大的”。因此，“耶和华必使他自己的敌手软弱，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这样他（敌人）就可以被圣洁的耶和华所立为圣的圣徒所征服。为此，“谨慎的人不要以他的谨慎为荣耀，有权柄的人不要以他的权柄为荣耀，富足的人不要以他的富足为荣耀；惟独荣耀的人，要以此为荣耀（即归荣耀与上帝），明白认识耶和华，在地中施行审判和公义”。

他（谦卑的义人）理解和认识主的程度并不低，因为他理解和认识到，即使是这一点，他能够理解和认识主，也是主赐予他的。使徒说：“你还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既然领受了，为什么还要荣耀（自己），好像并不是领受似的呢？”也就是说，（你谬误地自以为）好像你有自己可以荣耀的东西。活得正直的人，才会行审判和公义。但是，当上帝发出命令时，顺从他的人才是正直的人。“诫命的目的”，即诫命的所指，“乃是出于纯洁心灵的仁爱、良善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此外，正如使徒约翰所见证的，这种“仁爱”，“是出于上帝的”。因此，行公义和审判也是出于上帝。

但是“地中”（地极）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住在大地边缘的人不必要行公义。有谁会这样说？但为什么要加上“地中”呢？如果不加这个词，而只是说“行公义”，那么它显然既涉及那些住在大地边缘的人，也涉及住在海边的人。但在我看来，“地中”的意思是“活在肉体中的每个人”，加上这个意思就可以免得有人以为，在住在这个肉身中的今世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行我们在今生未曾行过的公义来逃避上帝的审判。确实，每个人都携带着他的“地”度过今生，当他死的时候，普通的大地会接受他的“地”，而在他复活的时候，又会把“地”复归于他。因此，“在地极”的意思也就是，在我们的灵魂被包裹在这个属地的身体中时，我们必须“行公义”。这有助于我们在将要到来的时候，“各人按着在肉身中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此，当使徒说“在肉

身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他活在肉身中的这段时间”。然而，如果有人怀着恶意和亵渎的思想亵渎神灵，而他的身体却没有任何肢体参与其中，那么他也不会因为没有用身体的动作去做而无罪，因为他是在身体里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做的。同样，我们也可以恰当地理解诗篇中所说的：“惟有神，我们的王，在万世之先，在地中施行救恩。”因此，主耶稣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神，他在万世之先，因为万世是由他创造的，他在地中施行救恩，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地上的身体里。

哈拿在预言中说，荣耀的人不应该荣耀自己，而应该荣耀耶和华，之后，她又说，在审判的日子里，会有报应：“耶和华升到天上，发出雷声：他将审判地极，因为他是公义的”。她始终坚持基督徒信条的顺序：因为主基督已经升天，并要从那里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因为，正如使徒所说：“那降在地上的，就是那升在万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因此，他通过他的云层发出雷鸣，他升天时用圣灵充满了云层。关于这一点，先知以赛亚曾威胁婢女、（即地上的）耶路撒冷，即不结果实的葡萄园，不会降雨在她身上。——但是，“他必审判地极”这句话就像说“甚至地极”一样。因为这并不是说他不审判地的其他部分，毫无疑问，他将审判所有人。但“地极”最好理解为“人极”，因为受审判的不是那些在中间时期变好或变坏的事物，而是受审判者的结局。因此，经上说：“那坚持到底的，就必得救”。因此，在世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正义和伸张正义的人，在世上的极端受到审判时，不会被定罪。她（哈

拿)说,“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使他们在审判时不被定罪。他赐给他们力量,使他们作为君王统治肉体,并在那为他们倾尽鲜血的他(耶稣基督)里面征服世界。”并要高举他基督(受膏者)的角”。基督如何高举他基督的角?因为上文所说的“主已升天”,指的就是主基督,他自己,正如这里所说的,“必使他基督的角高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将高举他每一个信徒(基督徒)的角,就像她在这首赞美诗的开头所说的那样,“我的角在我的神里被高举”?因为我们可以正确地称所有用他的圣膏膏过的人为“受膏者”,因为整个身体连同头都是一个基督。关于圣洁而备受赞美之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曾预言过这些事,在这些预言中,古代祭司职位的变化在当时就已显现,现在也已应验,因为她(以色列民)生了许多孩子,现在却变得软弱无力,以至于生了七个孩子的不孕者(外邦人)可以在基督里有新的圣职。

=====

=====

=====

=====

=====

=====

=====

=====

=====

---

## 第五章

有一位神人藉着圣灵对祭司以利所说的话，表示按亚伦所任命的祭司职分要被取消。

这是神差遣给祭司以利的人亲自说的，他的名字确实没有提到，但他的职分 and 事奉表明他无疑是一位先知。因为经上这样写道——“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華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

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撒母耳不属于上帝指定在祭坛侍奉的支派，他也不属于亚伦的子孙；而亚伦的子孙是被分别出来的；而祭司可以从亚伦的子孙中除去。因此，通过这件事，基督耶稣所要实现的同样的改变也被影射（预表）出来了，预言本身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在言语上，它属于旧约，但却象征性地属于新约，——用事实来表示通过先知对祭司以利所说的话（所预表的新约之事）。

因为在很久以前就预言过的关于祭司职位更迭的事情由基督来应验之前，曾有过亚伦一族的祭司，如大卫在位时的撒督和亚比亚他，以及其他相继出现的祭司。但是，现在有谁能以相信的眼光看待这些事情，而不认为它们已经应验了呢？事实上，犹太人已

经没有会幕、圣殿、祭坛、祭物，因此也没有祭司了，上帝的律法命令犹太人从亚伦的后裔中按立祭司；先知在这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因此，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前面说：“你父家在埃及地作法老家的奴仆时，我向他们显明；我从以色列的一切权杖中拣选了你父家，为我担任祭司的职分”。在埃及为奴的人中，除了亚伦，还有谁的父亲在他们获得自由后（即出埃及以后）被选中担任祭司呢？因此，他（神人）在这段经文中说，他们不再是祭司，这已经应验了。如果信心是警醒的，事情就在我们面前：它们被辨别出来，它们被抓住，并被强加在不情愿的人的眼睛上，因此，“日子必到，我（上帝）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预言的日子已经来临。亚伦的祭司，无论谁是他的后裔，当他看到基督徒的祭祀胜过整个世界，而这一伟大的荣誉却从自己身上被夺走时，他的眼睛就会失明，心灵就会消融，悲痛欲绝。

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应该属于以利家族，这些话是对他们说的：“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

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将成为你的征兆。因此，这是这人的家的祭司职分要改变的记号，以此表示亚伦家的祭司职分要改变。因为这个人的儿子们的死并不仅意味着人的死，而更是亚伦子孙的祭司职分本身的死。但接下来所说的，是撒母耳接替这位祭司而作祭司。因此，下文所说的是新约中真正的祭司基督耶稣：“我要为我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他要照着我心里和魂所行的一切事，我要为他建造稳固的殿宇”。永恒的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他说，“他必常在我受膏者面前行走”。“他要行走”的意思是“他要与之相交”，就像他以前对亚伦家所说的：“我说过，你的家和你父亲的家要永远在我面前行走。”但他所说的“他必在我受膏者面前行走”，应该完全理解为家本身，而不是祭司，他就是基督本身，中保和救世主。因此，他的家将在他面前行走。也可以理解为从死到生，即凡人所经历的一切时间，甚至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当上帝说：“他愿行我心、我魂中的一切事”时，我们绝不能认为上帝有灵魂，因为他是灵魂的创造者。而这只是对上帝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正确的说法，就像说他有手和脚，以及其他肉体的肢体一样。而且，为了避免人们从这些语言中推测出人的肉体形态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还把根本没有的翅膀也赋予了上帝；



有人对上帝说：“把我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样人们就会明白，这些话是用比喻的方式而不是正确的方式来描述那不可言喻的本性的。

但后面所说的“你家中剩下的人，必来敬拜他”，并不是指这个以利家，而是指那个亚伦。关于那个以利家族，上文已经说过：“你家中剩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倒在人的刀下”。因此，这里怎么可能真的说：“凡剩下的，都要来拜他。”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人可以逃脱（上帝）复仇的刀剑，除非他想让它理解为那些属于亚伦之后的整个祭司种族的人（之中的余数）（即那些悔改归向基督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因此，如果是这些被预定的余数，另一位先知说：“余数必得救，”因此使徒也说：“照着恩典的拣选，此时余数也得救了，”因为很容易理解是这样的余数。

在使徒的时代，那个民族（以色列民）中有很多人相信基督；现在也不缺乏那些虽然很少、但仍然相信（基督）的人，在他们身上应验了这位神人在这里紧接着补充的一句话：“你家中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拜谁呢，不是拜那位也是神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吗？因为在亚伦之后的祭司职分中，人们来到神的圣殿或祭坛，并不是为了敬拜祭司。还有，“一块银子”指的是什么？只能是使徒所说的简洁的信仰告白，“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迅速

地完结。“确实，《诗篇》可以证明这一解释，用“银子”这个词表示神圣的言语——“上帝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那么，来敬拜神的祭司、甚至是神的祭司的人是怎么说的呢？“把我放在你祭司的位置上吃饼”——我不愿受我祖宗的尊荣，那是没有的；求你把我放在你祭司的位分上。因为“我已被拣选在你家里作卑微的人，我愿作你圣职中的一员，不论是什么，或多么微小”。他这里所说的“祭司”是指（上帝）子民本身，而耶稣基督是（上帝）子民的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使徒彼得称这子民为“圣洁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但有些人翻译为“你的祭物”，而不是“你的祭司”，前者同样意味着基督徒。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们既是许多人，就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他（保罗）还说：“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因此，（这里）他（神人）所补充的“吃饼”，也优雅地表达了祭司（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那种献祭：“我要献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献的”。这种献祭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先德的等次。“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当经上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的时候，这是一个简洁的信仰告白，是一个完全谦卑的告白。这个告白本身就是“银子”，因为它是简短的，它是居住在信徒心中的上帝的言语。上帝已经说过，他从旧约的献祭中把食粮给了亚伦家，因为他说过“我不是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犹太人的献祭）；



犹太人的祭司和王国，虽然应许要永远建立，但并没有继续下去；因此，应该理解为永恒的其他事物。

因此，虽然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就像它们被高高地预言过一样，但有些人还是不禁要问：如果神所说的“你的家和你父亲的家要永远在我面前行走”这件事不能生效，我们怎么能确信这些书中预言的所有事情都会实现呢？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祭司的身份已经改变了；对那个（亚伦）家族所许诺的事情不可能有希望在某个时候实现，而在它被拒绝和改变之后接踵而至的事情反而被预言为是永恒的。

说这话的人还不明白，或者没有记住，这亚伦之后的祭司职分是作为未来永恒祭司职分的影子而被任命的；因此，当永恒被应许给它时，它并不是应许给单纯的影子和形象，而是应许给它的预表对象（耶稣基督）。——但为了避免让人认为影子本身将继续存在，因此也需要预言它（祭司制度）的变异。

同理，扫罗的王国——扫罗本人确实被抛弃和撇开——是将要到来的永恒王国的影子。扫罗受过膏，因此被称作“受膏者”，但这肯定要在神秘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件事是一个大奥秘。大卫本人极为敬重这个奥秘，以至于他会战悚和恐惧。当他藏身在一个山洞里的时候，扫罗进去大解，大卫悄悄地走到扫罗身后，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扫罗，在他能杀死扫罗的

时候，他宽恕了扫罗，藉此消除扫罗心中的疑心，由于这种疑心，扫罗把大卫当作他的敌人，对神圣的大卫进行凶猛的迫害。但是大卫非常害怕自己会冒犯了扫罗的大奥秘而受到谴责，仅仅由于他拉了扫罗的衣服。因为经上写道“随后大卫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跟随他的人催促他动手杀了送上门来的扫罗，他对他们说“我的主乃是上帝的受膏者，我在上帝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对这样一个预示着将要到来之事的影像，他（大卫）表现得如此敬畏，这不是由于这个影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被这个影像象征的事情的缘故。因此，撒母耳也这样对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上帝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上帝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这里的意思不可理解为上帝最初打算坚立扫罗的王国，以至永远，但后来扫罗犯了罪，上帝就不准备恪守应许了，这是因为上帝不会不知道扫罗会犯罪。上帝坚立扫罗的王国，为的是使它能够起到象征那个永恒王国的作用。所以上帝又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此，被象征的那个王国将会坚立，但它不是为扫罗而坚立，因为扫罗自己已经永远不能再统治了。这个王国也不是为扫罗的后裔所立，免得那个“永久”的应许似乎应在他的世代相继的后裔身上。撒母耳说“上帝要为自己找一个人。”这里的意思既可指大卫，又可指新约的那位中保，他确实在受膏中得到预示，而大卫和他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是受膏者。还有，这里说的并不是上帝似乎不知道去哪里找这样一



以色列王国的分裂，预示着属灵的以色列与属肉体的以色列的永久分裂。

扫罗由于不服从上帝而再次犯罪，撒母耳则又一次以上帝的言语对他说，“因为你厌弃上帝的命令，上帝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同样的罪，当扫罗忏悔，祈求赦免，并请求撒母耳和他一起回去安抚耶和华时，他（撒母耳）说：“我不和你回去，因为你藐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必藐视你，使你不能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脸要走，扫罗抓住他的衣裙，把它撕裂了。撒母耳对他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耶和华必藐视你，使你不能作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今日从你手中夺去以色列的国，”他（扫罗）在以色列统治了四十年，也就是说，和大卫本人统治的时间一样长、——然而，在他（扫罗）统治的第一阶段就听到了这句话，使我们明白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支派中没有人可以统治，也使我们可以仰望大卫的支派，按肉体说，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耶稣也是从大卫的种族中产生的。

但经文中并没有大多数拉丁文本中所写的“耶和华今日从你手中将以色列的国度夺去”，而是正如我们所写的那样，希腊文本中写道：“耶和华从你手中将以色列的国度夺去”；“从你手中”可以理解为从以色列夺去。因此，这个人（扫罗）形象地代表了将要失去王国的以色列人民；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将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掌权。当提到他（基督）时，“并要将它赐给你（扫罗）的邻舍”，这是指肉体上的亲缘关系，因为基督，按肉体说，是以色列人，扫罗也是从以色列来的。但后面所加的“在你之上的良善”（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确实可以理解为“比你更好”，确实有人这样翻译；但最好这样理解：“在你之上的良善”，意思是，因为他（基督）是良善的，所以他（基督）必须在你（扫罗）之上；根据另一句预言：“直到我（天父）把你（基督）的仇敌都放在你的脚下。（诗篇110：1）”——其中（这些基督的敌人中）就有以色列人，基督作为他们所迫害的对象，从以色列人那里夺走了王国；尽管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可能也在那里（基督的国度中），就像糠秕中的一粒。当然，使徒是从那里（信主的犹太人）来的，许多殉道者（犹太人基督徒）是从那里来的，司提反是其中的第一位，许多教会也是从那里来的，使徒保罗提到了这些教会的名字，他们在信主的过程中称颂上帝。

我不怀疑下面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要把以色列分成两半，”也就是说，要把以色列分成与使女（夏甲）有关的（属肉体的）以色列和与自由之妇女（撒拉）有关的（属灵的）以色列。因为



这两种人起初是在一起的，就像亚伯拉罕仍然接纳使女（夏甲）一样，直到因上帝的恩典而结出果实的不孕者（撒拉）喊道：“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

我们确实知道，由于所罗门的罪，在他的儿子罗波安统治时期，以色列被一分为二，并且一直如此，不同的部分有各自的国王，直到整个国家被大毁灭推翻，被迦勒底人掳掠带走。——但这对扫罗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有这样的威胁，那也是对大卫本人的威胁，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最后，（如今），希伯来民族（犹太人）现在并没有内部分裂，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分散在全地上，与同样的（背离基督的）错误为伍。但是，神关于——以扫罗为代表的王国和子民所受到的分裂的威胁，通过后面的这句话被证明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上帝不会像人一样后悔。因为当我们读到他“后悔”时，指的是情况的改变，源于神圣不变的预知；（而不是上帝本身心思意念的改变）。因此，当说上帝不会后悔时，应理解为他不会改变。

我们看到，神在这些话中所说的关于以色列人分裂的这句话是完全无法补救的，而且是永久性的。不管是谁已经回转，或者正在回转，或者将要回转归向基督，这都是根据神的预知，而不是根据人类的同一性。当然，没有一个归向基督并在他里面继续生活

的以色列人，——会成为那些坚持与他（上帝）为敌的以色列人，甚至直到生命的尽头，——而会永远处于这里所预言的分离之中。因为从西乃山开始的旧约，一直到在巴比伦被奴役，都毫无益处，除非它为新约作见证。否则，无论摩西书（创世纪至申明记）读了多久，幔子都会盖在他们的心上；但当有人转而归向基督时，幔子就会被拿掉。——因为转而归向基督的人的愿望本身就从旧约变成了新约，所以每个人都不再渴望获得肉体的幸福，而是渴望获得属灵的幸福。

因此，你们看伟大的先知撒母耳在给扫罗涂油膏之前是怎么做的。他“为以色列人呼求上帝，上帝就应允他”。当外族人要来与上帝的子民争战时，撒母耳献燔祭，上帝大发雷声，惊乱外族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然后，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旧的、和新的米斯巴之间，称它为“以便以谢”，在拉丁文中就是“助手之石”之意，撒母耳说“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们”。米斯巴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目的”，“助手之石”，是救世主的中保，我们通过它从旧米斯巴逾越到新米斯巴——亦即从人在属肉身的王国中寻求虚假的肉体幸福的欲望，进到在天国中寻求真正的灵性的幸福的欲望。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比后一种幸福更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获得它。



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  
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無論往  
哪里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  
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我  
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  
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  
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  
擾亂，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  
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  
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  
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  
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  
他。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  
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  
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  
必堅定，直到永遠。”

（撒母耳記下7：8-16）

認為這個偉大的應許在所羅門身上實現的人是  
大錯特錯的；因為他只注意到了“他必為我  
建造房屋”這句話，卻沒有注意到“他的家  
必忠心，他的國必永遠在我面前”這句話。

因此，让他（那错误理解圣经的人）看看所罗门的家中充满了拜假神的外邦女人，而国王本人也曾是聪明人，却被她们引诱，陷入了同样的偶像崇拜之中：让他（那错误理解圣经的人）不敢认为上帝要么是虚假地应许了这一切，要么是无法预知所罗门和他的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怀疑，也不应该看到这些事情的实现，——除非在我们的主基督身上，他是按肉身由大卫而出的后裔，以免我们像属肉体的犹太人一样，在这里徒劳无益地寻找其他的东西。

因为即使是他们（那些属肉体的犹太人，即那些如今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也明白这一点，——即他们在那个地方（撒母耳记下7：8-16）所读到的应许给大卫的儿子并不是所罗门；——因此，他们对那应许的、现在又以如此大的彰显宣告出来的神（耶稣基督）视而不见，他们说他们盼望的是另一个人。

事实上，即使在所罗门身上，也有一些未来事件的影子，因为他建造了圣殿，名符其实地享有和平（因为所罗门的意思是“和平”），而且在他统治的初期，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虽然他作为将要来临之主的影子，预表了我们的主基督，但他本人却并不像他。——因此，关于他（所罗门）的一些事情被写得好像是预言他自己一样，而圣经甚至通过事件来预言，以某种方式在他

身上描绘了未来事物的形象。——因为，除了记载他统治的神圣历史书之外，第 72 首诗篇也以他的名字为标题，其中提到的许多事情根本不适用于他，但却适用于主基督，其（对于耶稣基督）适用性非常明显，使人十分清楚，在一个人身上，形象（预表）是以某种方式影射出来的，而在另一个人身上，真理本身就呈现出来了。众所周知，所罗门的王国是在什么范围内；然而在那首诗篇中，我们读到“他必掌权，从海到海，从河到地极”，这在基督身上应验了。的确，他的统治是从约翰施洗的那条河开始的；因为，当施洗约翰指出这一点时，他（耶稣基督）开始得到门徒们的承认，他们不仅称他为夫子，还称他为主。

-----

## 诗篇

72:1       （所罗门的诗。）神阿，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72:2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72:3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72:4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

72:5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72:6 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霖滋润田地。

72:7 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72:8 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  
大河直到地极。

72:9 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  
仇敌，必要舔土。

72:10 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  
的王要献礼物。

72:11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事奉他。

72:12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

72:13 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  
人的性命。

72:14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  
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72:15 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

72:16 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五  
谷必然茂盛或作有一把五谷）所结的谷实，  
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

如地上的草。

72:17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留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72:18 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72:19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72:20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

所罗门的父亲大卫还在世的时候，所罗门就开始在位了，这在他们的国王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从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预言说：“当你的日子满了，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要兴起你的后裔，就是你腹中所出的，我要预备他的国”。因此，怎么能根据后面的“他必为我建造房屋”就认为预言的是这个所罗门，而不是根据前面的“当你的日子满了，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后裔”就理解为应许的是另一位和平者（耶稣基督），他被预言即将兴起，不是在大卫死前，而是在大卫死后？无论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时间间隔有多长，毫无疑问，他应该是在大卫王死后来临的，他（基督）是被这样应许给大卫王的，他应该建造一座神的殿，不是用木头和石头，而是用人建造的（即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我们很高兴他（耶稣





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

89:2 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

89:3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89:4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

89:5 耶和華阿，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

89:6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華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華呢？

89:7 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

89:8 耶和華万军之神阿，哪一个大能者象你耶和華？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

89:9 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

89:10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

89:11 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89:12 南北为你所创造。他泊和黑门都因你

的名欢呼。

89:13 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

89:14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89:15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阿，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89:16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89:17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角必被高举。

89:18 我们的盾牌属耶和華。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

89:19 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

89:20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

89:21 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

89:22 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

89: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

恨他的人。

89:24 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举。

89:25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89:26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89:27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89:28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

89:29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

89:30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

89:31 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

89:32 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

89:33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

89:34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89:35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决不

向大卫说谎。

89:36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

89:37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细拉）

---

因此，在标题为“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的诗篇第89篇中，也提到了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其中还添加了一些与撒母耳记中相似的内容，例如：“我曾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必预备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又说：“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如果正确理解这些话，就会明白这些话都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他以大卫为名，因为他（基督）是仆人的样式，而这位中保是从大卫后裔的童女那里降生的。———而马上就有关于他（大卫）子孙罪孽的记载，这在《撒母耳记》中有记载，更容易被认为是所罗门的事。因为在撒母耳记里，他（拿单）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这里的鞭打指的是惩戒。———因此，“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诗篇105：15）这句话除了“不要伤害他”，还能说什么呢？但在诗篇89篇中，当他仿佛是在说大卫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他（拿单在《撒母耳记下》）没有说“从他们”，虽然他说的是他（大卫）的后代，而不是他（大卫）自己；他说的是“从他”，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作为头的基督自己在教会中，找不到任何需要用人的矫正来约束的罪，怜悯仍在继续；但在他（基督）的身体和肢体，也就是他的（教会）子民中，却发现了这些罪。———因此，《撒母耳记》中说“

他的罪孽”，《诗篇》中却说“他儿女的罪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他的身体（即基督教会）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自己所说的。因此，当扫罗（保罗）迫害他（基督）的身体（即教会），也就是他的信徒时，他（基督）自己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然后，在接下来的诗篇中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决不向大卫说谎。”——也就是说，我决不会对大卫说谎；因为圣经中经常这样说。诗篇又说：“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

=====

=====

=====

=====

=====

=====

=====

=====

===

## 第十章

地上耶路撒冷王国的行为与神所应许的何等不同，因此应许的真理由应被理解为与另一位王（耶稣基督）和王国（基督国度）的荣耀有关。

-----

### 诗篇

89:38 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

89:39 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

89:40 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

89:41 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89:42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

89:43 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争战之中站立不住。



89:44 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

89:45 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  
(细拉)

89:46 耶和華阿，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忿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

89:47 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细拉)

89:48 谁能常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细拉)

89:49 主阿，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

89:50 主阿，求你記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記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

89:51 耶和華阿，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

89:52 耶和華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为了避免让人以为（诗篇89：1-37）如此强烈表达和确认的应许在所罗门身上实现了，就好像他（诗人）希望实现却没有发现一样，他（诗人）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所罗门的王国在他的子孙后代中确实如此，甚至连地上的耶路撒冷本身也被推翻了，那是王国的所在地，尤其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也被毁坏了。

但为了避免因此被认为上帝违背了他的应许，他（诗人）立即补充说：“你耽延了你的基督（受膏者）”。因此，如果耶和华的基督（受膏者）被延迟，他就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大卫本人。因为所有的君王都被称作他（上帝）的受膏者，他们都是用那神秘的圣膏油祝圣的，不仅从大卫王开始，甚至从最初被膏为同一民族之王的扫罗开始，大卫自己都称他（扫罗）为王的受膏者。

然而，有一位真正的基督（受膏者），他们（大卫王等人）因着先知的恩典而有了他（基督）的形象（即，他们是对于基督的预表），——按照那些认为他（耶稣基督）应被理解为在大卫或所罗门那里降临的人的观点，他被耽搁了很久，但按照上帝的安排，他（耶稣基督）将在自己的时间降临。

这首诗（诗篇89篇）的下面部分继续写道，在他（耶稣基督）被耽搁的这段时间里，地上耶路撒冷的王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

希望他（耶稣基督）一定会在那里掌权：“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争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

这些事情都落到做使女的耶路撒冷（即，属肉体的耶路撒冷）身上，那里也有某些自主之妇的儿子在统治，暂时延续着这个王国，但掌握属天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是忠心的、期盼真基督的耶路撒冷的子女。阅读这个王国的历史，将会显示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上帝子民的本质存于基督之中；只有基督有力量救他自己的灵魂出阴间

在预言了这些事情之后，（诗篇89篇的诗人）先知开始向上帝祷告，然而就连祷告本身也是预言：“主啊，你到底要到几时才转脸？”（耶和華阿，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忿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正如别处所说的（诗篇13：1）：“耶和華阿，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然而，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你收回了你应许给大卫的慈爱”。但是，当诗篇作者说“到永远”的时候，它的意思如果不是“到终点”，又能理解成什么呢？“终点”要理解为时间的终结，到那个时候甚至连犹太人也相信基督。然而，在这个终点之前，诗篇作者为之感到悲哀的事情必定会出现。

确实，由于第一个人的犯罪，整个人性现在已经从真理堕落为空虚。由于这个原因，另一首诗说“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然而上帝没有徒劳地创造所有人的子孙，因为他通



当他在诗篇中说：“主啊，你亘古的怜悯在哪里？”等等时，对应的恳求应被理解为属于谁。

但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是这样写的：“主阿，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阿，求你记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记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阿，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

也许有人会问，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渴望大卫的应许能应验在他们身上的以色列人说的，还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因为基督徒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而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这当然是在以探的时代说的或写的，这首诗的标题就来自以探的名字，而那正是大卫统治的时代；因此，不会有人说：“主阿，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除非先知自己是在以在他之后很久将会到来的那些人的名义讲话，说的是未来的事情，这些对大卫王应许的事情才是“从前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另一方面，这些话也可以理解为有许多民族迫害基督，所以他在这里用基督的受难来责备他们。根据这段经文，也可以理解为上帝子民受到以色列人的责

备（羞辱），因为当他们（以色列人）希望他（基督）成为他们（以色列人）的救主时，他却成为了万国的救主；许多通过新约信了他的国家现在用这个责备那些仍然留在旧约中的国家：所以经文说：“主啊，求你记念你仆人受的责备（羞辱）。”——因为主没有忘记，而是怜悯他们（外邦基督徒），甚至他们在遭受责备之后也要相信。但在我看来，我先说的是最合适的意思。因为对于那些因基督离开他们，转向外邦人而受到责备的基督的敌人来说，这句话是不协调的，“主啊，求你记念你仆人的责备（羞辱）”，因为这样的犹太人不应该被称为神的仆人；但这些话却适合那些为基督的名遭受迫害、受尽凌辱的人，他们能想到一个崇高的国度已应许给大卫的后裔，并在渴望得到它的时候，不是绝望地，而是询问、寻求、叩问地说：“主啊，求你记念在你的真道上向大卫所施的恩惠。主啊，求你记念你仆人的羞辱，就是我在多国的怀中所承受的；”——就是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所忍耐的。但“主啊，求你记念”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说你会怜悯我，会因为我忍辱负重而赏赐我你在真理中给予大卫的荣耀吗？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归于犹太人，那些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被征服时，在耶稣基督以人类的方式降生之前，就被掳去的上帝的仆人们，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通过他（基督）确实可以肯定地期待，不是像所罗门王统治的几年中出现的属地和肉体的幸福，而是属天和属灵的幸福。因此，当这首诗歌结束的时候，“耶和 华 是 应 当 称 颂 的 ， 直 到 永 远 。 阿 们 ， 阿 们 。”——对于属于天国耶路撒冷的全体神的子民来说是足够合适的，不管是对于那些

在新约显明之前隐藏在旧约中的事物，还是对于那些现在显明在新约中，明显属于基督的事物。

因为耶和华在大卫后裔身上的祝福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间，比如在所罗门的时代，而是永远可望的，在这个最确定的希望中，人们说：“阿门，阿门”；因为这个词的重复就是对这个希望的确认。因此，大卫明白了这一点，他在《撒母耳记下》7：19说，“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因此，他（大卫）在稍后又说：“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阿，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因为那时儿子即将降生，他（大卫）的子孙将从他延续到基督，通过他（基督），他的家将成为永恒，也将成为上帝的家。大卫的家之所以被称为大卫的家，是因为大卫的种族；而神的家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家，是因为神的殿是由人而不是石头建造的，在那里，百姓将永远与神同住，神也将永远与他的百姓同住，这样，神就可以充满他的百姓，百姓也将被他的神充满，而神将是一切的一切，是他们在和平中的赏赐，也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力量。因此，当拿单说：“耶和华必告诉你，你要为他建造什么房屋（家室）”时，大卫又说：“因为你，全能的主，以色列的神，开了你仆人的耳，说：我要为你建造房屋（家室）”。因为这座房子既是我们通过好好生活而建造的，也是上帝通过帮助我们好好生活而建造的；因为“除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否则建造房屋的人就是白费力气。”而当这所房子最终落成时，





罗门时代的)那和平是未来和平的影子。但这种观点(即认为所应许的和平,就仅仅是指所罗门时代的和平)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经上说了“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以后,马上又加上“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从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开始,到列王统治以色列民众之前,以色列人由士师统治。不义之子,也就是外敌,使他谦卑了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我们读到和平与战争交替出现;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发现和平的时间比所罗门在位四十年还要长。因此,我们不要相信所罗门的时代是在这个应许中所预言的,更不要相信任何其他国王的时代(是预言所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像他(所罗门)一样,在位时如此安宁;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守住王国的同时,不担心被敌人征服。——因此,这应许的和平与安全的居住地是永恒的,理所当然地永远属于自由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真正的以色列子民将在那里,因为这个名字的解释是“看见上帝”;在这悲惨的此世寄居之旅中,要通过信仰过虔诚的生活,以渴望这种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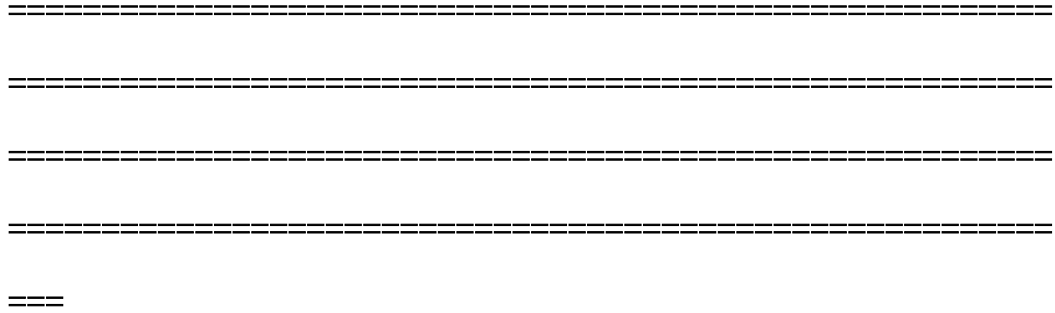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四章

大卫在写作诗篇时所关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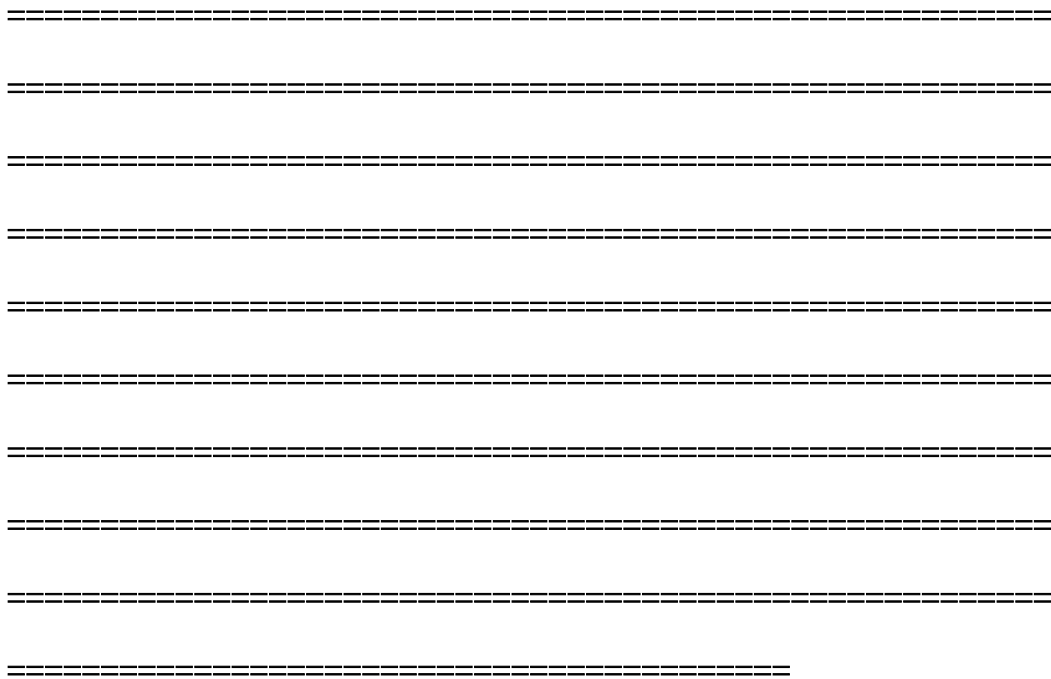
因此，在上帝之城历世历代的进程中，大卫首先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掌权，作为那将要来临之城（上帝之城）的影子。大卫是一个精通诗歌的人，他深爱音乐的和谐，不是庸俗的喜悦，而是带着信仰的性情，通过神秘地表现一件大事来侍奉他的神，他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因为合理而有序地协调各种和谐的声音，暗示着秩序井然的城市的紧密团结。他（大卫）几乎所有的预言都写在诗篇里。

救主自己在福音书中的声音提到了这一点。因为诗篇第 110 篇是这样开头的：“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又被大卫称为主。）





则的话，我似乎就只是在随意收集与我的目的相吻合的简短的段落，就好像在搞一个诗句的汇编，这些句子不是取自按同一主题所写的长诗，而是来自按不同主题所写的诗。然而，为了引述这些证言，我们必须解释被引述的每首诗的整体状况，从其他作者的著作和我已经完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因此，让任何希望阅读这些著作的人去阅读，他会发现大卫有大量重大的预言——他既是国王又是先知——涉及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亦即涉及上帝已经坚立起来的这位王和这座城。



## 第十六章

《诗篇》第 45 篇中公开或隐晦地提到的与基督和教会有关的事

情。

无论就何种主题所作的非比喻的、直白的预言，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象征性的表述混合，而象征性的表述尤其迫使博学者从事艰苦的讨论，为那些迟钝者作解释。当然，某些象征性的表述同时讲到了基督和教会，碰到这样的言语也会有某些事情不那么容易理解，需要在方便时加以解释。《诗篇》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心里涌出美辞。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锋快，身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主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神，用喜乐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无论心智多么迟钝，有谁看不出这里讲的是我们赞颂和相信的基督？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他的宝座直到永远，因为上帝确实不是膏了一位可见的救世主，而是膏了一位属灵的、智慧的救世主。有谁对这种宗教如此无知，或者如此不在意它广泛传播了的名声，以至于不知道基督之名就源于这种受膏？但是，承认这位王是基督以后，每个接受基督用真理、仁慈和公义进行的统治、做他的臣民的人，都要在方便的时候考察一下这里象征性地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例如，说他比世人更美，这就是说他的美更值

得世人去爱，这种美是非形体的；又比如说他的佩刀、箭，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些话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当视为象征性的。

下面让他思考一下基督的教会，一位如此伟大的丈夫（基督）与她（基督教会）在属灵的神婚中结合，诗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她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我不认为有谁会那么愚蠢，竟然相信这里赞扬和描写的是某些女人。这里描述的是基督的妻子（即基督教会），而经上已把基督说成“主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神，用喜乐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显然，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在基督徒之上受膏。基督徒被称作他的“同伴”，由于他们的团结与协和，成了基督的“王后”，她在另一首诗中被称作“大王之城”。

这位王后是灵性意义上的锡安，这个名字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沉

思”。因为她沉思着将要到来的这个世界的大善，因为这就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她也是灵性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对此我们已经说了许许多多。她的敌人是恶魔之城巴比伦，意思是“变乱”。然而这位各民族中的王后通过新生从巴比伦中得到救赎，从侍奉最坏的国王转为侍奉最好的国王，也就是从侍奉魔鬼转为侍奉基督。由于这个原因，经上说她要她“不要纪念你的子民和你的父家。”在这个褻渎的城中，也有一部分按血气而非按信仰来说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位大王（基督）和这位王后（基督教会）的敌人。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但却被他们杀了，所以他就成为其他人的王。这样，我们的王通过一首诗的预言亲自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所以，这些外邦人的民众，道成肉身时基督并不认识他们，但无论如何当基督对他们宣谕时他们相信他是基督。所以可以正确地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些人再加上那些按血气和信仰都属于（真）以色列的人，就是上帝之城。当她仅由以色列人组成时，这座城生了基督本人。因为那里来了童贞女马利亚，从她那里基督得着人的肉身。另一首诗说到这座城——“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诗篇87：5）。”如果不是上帝，谁又能是至高者呢？因此，基督在他通过马利亚在那座城中成为人之前是上帝，他本身通过族长和先知建了这座城。这样，预言中提到这位王后（基督教会、上帝之城），亦即上帝之城时





被宣称为王一样，”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基督坐在父神的右手边，这是信的，不是看见的；他的敌人也被放在他的脚下，这还没有显现出来；这是正在做的，[因此]最后会显现出来：是的，这是现在信的，以后会看见的。但接下来的”耶和华必从锡安发出你力量的杖，在你仇敌中间治理你”，这是很清楚的，否认这一点不仅意味着不相信和错误，而且简直是厚颜无耻。即使是敌人也必须承认，从锡安传出了基督的律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并承认这是他力量的杖。但是，他在他的敌人中间掌权，他所掌权的这些敌人自己也见证了这一点，他们咬牙切齿，消耗殆尽，却无力对他做什么。接着他又说”耶和华已经起誓，决不悔改，”他用这句话暗示，他所补充的是永恒不变的，”你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的祭司，”谁还能怀疑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地方有亚伦以后的祭司和献祭，但到处都有人（即基督徒）在基督的祭司之下献祭，这就是麦基洗德在祝福亚伯拉罕时所显明的。因此，在正确理解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时，我们可以参考同一诗篇中那些略显模糊的事情，我们已经在我们的通俗布道中阐明了如何正确理解这些事情。基督通过预言说出了他受难时的羞辱，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他说的这句话当然是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手脚被钉穿孔的身体，他以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那些注视和盯着他看的人的景象。他还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福音书的历史，叙述了这一预言是如何应验的。那



关于主的复活，诗篇的神谕也绝非沉默。在诗篇第三篇中，“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華都保佑我。”是否有什麼更好的理解，——除非那沉睡是死亡，那苏醒是复活？而这正是关于基督的预言。

在《诗篇》第 41 篇中，这一点也显示得更加清楚，在中保的身上，以通常的方式，叙述了预言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已经过去了一样，因为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上帝的预定和预知中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因为它们是确定无疑的。他（诗人）说：“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華阿，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他不是睡了又再起来了吗？’”这些话肯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思，就好像说“他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又活过来了吗？”前面的话证明他的敌人设计置他于死地，有一个人前来看他，然后又出去背叛了他。这个人不就是那个名叫犹大的那个门徒，后来当了叛徒的吗？这样，由于他们将要按计谋行事——也就是将要杀害他——所以他指出他们想要极为邪恶地杀害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会复活。于是，他添上了那句话，就好像在说：傻瓜，你们要干什么？这样做对你们是一桩恶行，对我来说是一次睡眠，“他不是睡了又再起来吗？”然而在后面的诗句中，他也指出他们犯下如此可悲的罪行不可能不受惩罚：“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也就是把我踩在脚下。他说“但是你，上帝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看到基督的受难与复活、犹太人遭战争屠杀和毁灭而被完全掷下他们的坐席以后，有谁还会否认这种解释的真实性？

基督被他们杀害以后又复活了，同时对他们进行暂时的惩戒，但对那些在他要来审判死人和活人的时候仍旧不悔改的人来说，那时候的惩罚就不是暂时的了。

我们的主耶稣本人用蘸一点饼递给犹大的方式，告诉使徒们犹大是出卖他的人。他回想起这首诗的一句话，并说这事要应验在他自己身上——（约翰福音13:18）“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换言之，救世主本人并非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为他已经说过“你们中有一个人

要出卖我”，“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但是，犹太人并不指望他们所期待的基督会死；因此，他们不认为我们的基督是（旧约）律法和先知所宣告的那一位。倒不如说，他们已经虚构了我所不知的、不会承受死亡的他们自己的弥赛亚。也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极端的空虚和盲目中认为我们所引的这些话并不象征死亡和复活，而只是说到睡与醒。但是《诗篇》第 16 首也大声对他们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有谁能说他的肉身安然居住，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而是直接复归肉身，再次复活，所以不会承受通常的尸体朽坏？——除了在第三天复活的基督，有谁能这样说？犹太人肯定不会这样说他们的先知和大卫王。《诗篇》第 68 首也大声对他们（犹太人）说“我们的主是诸般救恩的上帝，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还有什么能比这说得更清楚？因为“上帝的救恩”是我主耶稣，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救世主”或“救治者”。这个名字的来历在于，在耶稣从童女而生之前，“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由于他的血为赎罪而流，所以除了死亡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脱离今生。因此，当经上说“我们的主是诸般救恩的上帝”时，马上又说“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以说明我们通过他的死亡而得救。







## 第二十章

关于大卫的统治和功绩；关于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及与基督有关的预言，这些预言见于他（所罗门）所写的书中。

因此，大卫在地上的耶路撒冷统治，他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儿子，备受神圣见证的赞美；因为即使是他的过错，也因他悔改的谦卑而被伟大的虔诚所克服，他完全是他自己所说的“罪孽得赦免，罪恶得遮盖的人有福了”的一员。

在他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着同样的整个民族，如前所述，所罗门是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开始统治的。这个人有了好的开始，却有了坏的结局。因为“繁荣使智慧人的心力交瘁”，对他的伤害确实超过了智慧对他的益处。他的书中也有预言，即《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要说明其中有哪些与基督和教会有关的内容，就需要进行费力的讨论，如果现在开始讨论，就会不适当地延长本书这部著作的篇幅。然而，我们在《箴言》中所读到的不虔诚的人说：“让我们不义地把义人埋藏在地下，让我们像坟墓一样把他吞下，让我们从大地上消除对他的记忆，让我们攫取他的宝藏。”这些话并不是那么晦涩难懂，以至于不经过费力的解释就不能理解为基督和他的财产——教会。事实上，福音书中关于恶管家的寓言表明，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说过类似的寓言的话：“（恶管家说），这就是继承人，来吧、让我们杀了他，遗产就是

我们的了”。

——同样，我们在前文谈到“不孕的妇人生了七个孩子”时已经提到过的这本书中的一段话，在说出来之后不久，——那些知道基督是上帝智慧的人，一定会把它理解为只是指基督和教会。“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到，上帝的智慧，也就是与天父同在的“道”，为他（上帝）建造了一所房子，甚至在童贞女的子宫里建造了一个人的身体（道成肉身），并将教会作为头（基督）的肢体加入其中，将（基督徒）殉道者作为牺牲品杀死、他用酒和饼（主的圣餐）摆设筵席，在筵席上显出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基督的职分），他（耶稣基督）呼召单纯无知的人，因为正如使徒所说：“他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好叫有能力的羞愧”。然而，她（智慧）又对这些软弱的人说：“你们要舍弃单纯，好使自己存活；你们要寻求谨慎，好使自己得生”（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还有，在另一本书，即所谓的《传道书》中，经文说“人莫强如吃喝”。要使这句话更容易被人们相信，莫过于把它解释为指分享这

位祭司本人（基督）提供的这场筵席（主的圣餐），他（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级别而立的新约的中保，席上摆的是他的身体和鲜血（饼和杯，主的圣餐）。这样的献祭远远高于一切旧约的献祭，是作为将来要献上的祭品的象征物献上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在《诗篇》第 40 首中看到同一位中保预言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宁可要我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取代了所有祭物和礼物，他的身体给了所有分享者。《传道书》经常重复、多次赞扬吃喝，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指的不是使肉体快乐的筵席（而是属灵的，是主的圣餐）。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句经文中。稍后经上又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但是，我想尤其应当从这本书中引用与两座城相关的段落，一座城是恶魔的（尘世之城），另一座城是基督的（上帝之城），以及与两座城的王相关的段落，魔鬼和基督。“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胃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由于愚蠢、骄傲、鲁莽、任性，以及其他那个时代盛行的邪恶，魔鬼在此处被称作孩童。但基督是贵胃之子，也就是说他出身于属于自由之城（上帝之城）的神圣族长，他的肉身是从他们（以色列人）而来的。另一座城的群臣“早晨宴乐”，亦即在适当的时辰之前，因为他们没有寻求恰当的幸福，寻求那将要到来的世界中的真正幸福，因为他们想要今世的快乐，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显



## 第二十一章

### 所罗门之后的犹大和以色列诸王

所罗门之后的其他希伯来王几乎没有通过他们的某些神秘言行预言过犹大或以色列境内可能与基督和教会有关的事情；因为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位开始，由于所罗门的过失，上帝为了惩罚他而将犹大和以色列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所罗门的仆人耶罗波安被任命为撒玛利亚的国王，他所领导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明确地称为“以色列国”，尽管这是整个民族的名称；但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却被称为“犹大国”，因为这两个支派是大卫的后裔。而便雅悯，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属于同一个王国（犹大国）的另一个支派，是扫罗在大卫之前的支派。但这两个支派合在一起，如前所述，被称为犹大，并以此名区别于以色列，后者是十个支派在自己的国王（耶罗波安）统治下的独特称号。利未支派是祭司支派，受上帝的约束，而不是受国王的约束，因此被认为是第十三支派。因为约瑟是以色列十二子之一，他不像其他子孙那样组成一个支派，而是两个支派，即以法莲和玛拿西。然而，利未支派也更多地属于耶路撒冷王国（犹大国），因为那里有它所侍奉的上帝的圣殿。因此，在人民分裂之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为“犹大国”的第一任国王在耶路撒冷统治，所罗门的仆人耶罗波安作为“以色列国”的国王在撒玛利亚统治。当罗波安



但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心怀悖逆，不信神（上帝曾许诺并赐给他王国，证明神是真实的），他害怕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根据神的律法，整个民族都要到那里献祭），害怕人民会被引导（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而）离开他，回到大卫一脉，成为犹大王室的臣民；因此，他（耶罗波安）在自己的国度里建立了偶像崇拜（金牛犊），用可怕的不虔诚诱骗以色列国百姓，使他们与自己一起崇拜偶像（金牛犊）。

然而，上帝并没有完全停止用先知来责备他（耶罗波安），不仅责备这位（“以色列国”）国王，也责备他的继承者和模仿他悖逆的人，还责备百姓。——因为在那里出现了伟大杰出的先知以利亚和他的门徒以利沙，他们也行了许多奇妙的事。甚至在那里，当以利亚说：“耶和華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掘开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要我的性命”时，得到的回答是，那里面有七千人没有向巴力（偶像神）屈膝。

=====

=====

=====

=====

=====

=====

---

---

---

---

## 第二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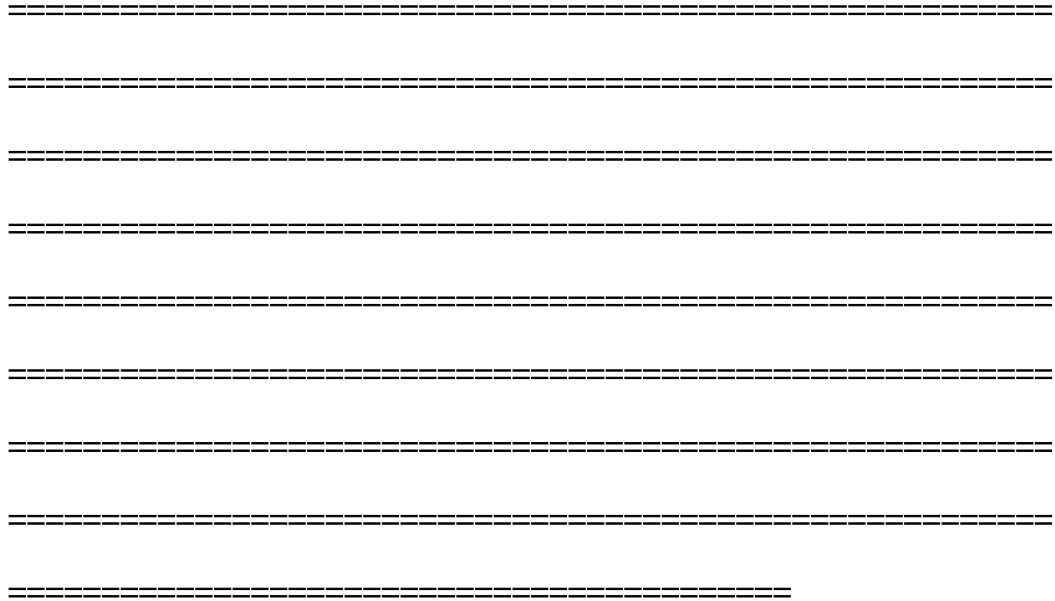
关于两个希伯来王国（“犹大国”与“以色列国”）的不同状况，直到两个王国的人民在不同时期被掳，犹大国后来被召回他的王国（即，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最后落入罗马人的手中（即，被罗马人统治）。

同样，在与耶路撒冷有关的犹大国，即使是在继任国王的时代，也不乏先知的身影，只要上帝乐意差遣他们，——或预言需要，或纠正罪恶，或教导公义；——因为在那里（犹大国），虽然出现的（行恶的）国王远比以色列国（的行恶的国王）少，但他们（即犹大国的那些很少数的行恶的国王）的悖逆也严重冒犯了上帝，因而，连同他们的（悖逆行恶的）子民（犹大国百姓），也和他们（犹大国国王）一样，受到了（上帝的）适度的惩罚。然而，这个王国（犹大国）敬神的国王功德不小，在圣经中得到赞扬。而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则有更多的罪大恶极、或持续行恶的国王。



因此，（在犹大国与以色列国之间），在神的旨意或命令或允许的情况下，每个部分都因繁荣而高涨，也因各种逆境而低落；它们不仅受到外来战争的折磨，也受到彼此内战的折磨，——以通过某些现有的原因来彰显神的仁慈或愤怒；直到神的愤怒日益增长，整个（以色列）民族被征服的迦勒底人不仅在其居住地推翻，而且大部分被运到亚述人的土地上，——首先是十三个支派中被称为“以色列国”的那部分；然后是“犹大国”，——当耶路撒冷和那座最尊贵的圣殿被推倒时，犹大国也被推翻了（并被掳掠到巴比伦）。此后（七十年后），他们（以色列人，或称为犹太人）被派往那里（归回耶路撒冷），重建了（耶路撒冷的曾经）被推翻的圣殿。

虽然有很多人（以色列人，或称为犹太人）留在外邦人的土地上，但王国（以色列人的国家）不再有两个独立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君王管理，而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君王管理他们；在某些时候（“耶和华的节期”，如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他们（犹太人、或称为以色列人）从各个方向，无论在哪里，无论从什么地方，都会来到（耶路撒冷）那里的神殿。——然而，即使在那时，他们也不是没有外敌和征服者；是的，确实，当基督看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罗马人的贡臣（即，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犹太人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统治，并需要向罗马人纳税）。



## 第二十四章

在犹太人历史的晚期出现的先知，以及福音书中提到的基督诞生时的先知

但在他们（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后的那段时间里，除了当时说预言的先知们——玛拉基、哈该、撒迦利亚和以斯拉之外，直到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先知，只有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当基督降生时，已经年迈的西缅和寡妇亚拿指出了婴孩时的他（耶稣基督），并说出相应的预言；最后是施洗约翰自己，他没有预言基督（现在已经来临、降生）将要来临，而是，通过先知的知识指出了他，尽管这时他（耶稣基督）还不为人所知；为此，主自己说：“律法和

先知直到约翰为止”。

但这五个人（撒迦利亚、以利沙伯、西缅、亚拿、施洗约翰）的预言在《福音书》中向我们作了说明；在《福音书》中，我们发现主的童贞女母亲也在施洗约翰之前说过预言。

但邪恶的（弃绝基督的）犹太人并不接受他们的预言；而那些从他们那里信了福音的人却接受了这预言。——因为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所预言的（以色列）分裂是永恒不变的。但即使邪恶的犹太人也接受玛拉基、哈该、撒迦利亚、以斯拉，承认他们是最后拥有神圣权柄的人，因为这些先知也像其他先知一样写了被纳入（圣经旧约）正典的经书。我认为将其中一些与基督和他的教会有关的预言写入本书是有益的；靠着主的帮助，这将在下一卷书中更方便地完成，以免我们进一步加重本卷已经太长的篇幅的负担。

+++++

+++++

+++++

+++++

+++++

+++++

+++++





致命的恶意猛烈憎恨基督徒。

在前十卷书中，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后，关于我刚才提到的三重承诺，我在第十卷之后的四卷书中明确论述了两座城市（上帝之城、尘世之城）的兴起。

之后，我用一卷书，即本著作的第十五卷，从第一个人（亚当）一直写到（挪亚时代的）洪水；再从洪水一直写到亚伯拉罕，我们的著作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从始祖亚伯拉罕一直写到以色列国王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第十六卷的结尾，然后一直写到基督道成肉身的时代，也就是第十七卷的结尾；——从我的写作方式来看，上帝之城似乎是独自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是，恰恰相反，在这个时代，它并不是独自走完了它的历程，因为这两座城（上帝之城、尘世之城）在人类的历程中，肯定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就像从一开始就经历了艰难的时期一样。但我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从上帝的应许开始变得更加清晰之时起，一直到他（耶稣基督）从童贞女（马利亚）降生，在他（基督）身上，那些从一开始就应许的事情将得到充实（的实现）。上帝之城的历程可以变得更加清晰明了，而不需要从另一座城（尘世之城）的历史中插入外来的东西，尽管直到新约的启示，它（上帝之城）的历程不是在光明中，而是在阴影中（即，在预言和预表之中）。因此，我认为现在应该做我所忽略



有人所满足，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东西。因为被征服者屈服于胜利者，他们宁可选择任何形式的和平与安全，也不愿选择自由本身；因此，那些宁死也不愿做奴隶的人让人大为惊奇。

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大自然的声音都在某种程度上宣告，那些被征服的人应该选择宁可臣服于征服者，也不愿意被各种战争破坏所杀害。这一切的发生都离不开上帝的旨意，在战争中征服或被征服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有的人被赋予王国，有的人则臣服于国王。现在，在社会因世俗利益或欲望而分裂成的众多王国中（我们把它们统称为“今世之城”），我们看到，有两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同的王国比其他王国要出名得多，先是亚述人的王国，然后是罗马人的王国。先有一个，后有另一个。前者在东方兴起，而后者在其（亚述王国）结束后立即在西方兴起。我可以说其他的王国和国王都是这些王国和国王的附属品。

亚述的第一任国王尼努斯继承了他的父亲贝鲁斯，当亚伯拉罕出生在迦勒底地时，他已经是这个（亚述）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了。当时还有一个很小的西西翁王国，最博学的马库斯-瓦罗在写罗马民族历史时，就是从这个王国开始的。因为从这些西西翁国王开始，他（瓦罗）写到了雅典人，从他们写到拉丁人，再从拉丁人写到罗马人。然而，与亚述相比，关于罗马建国之前的这些王国的记载却少之又少。



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承认雅典人在希腊非常有名，但他认为雅典人的名气比事实更大（即，有一些名不符实）。因为在谈到他们时，他（萨卢斯特）说：“我认为，雅典人的事迹尽管的确非常伟大和壮丽，但实际情况却比虚浮名声所报道的要少一些（即，实际情况并不如外在的虚浮名声那么显赫）。但由于雅典人中出现了天才作家，雅典人的事迹被世人传颂为非常伟大。因此，人们认为那些人的功德是伟大的，就像那些天才的人通过赞美的语言所能表现的那样伟大。”

这座城市（雅典）也从文学和哲学中获得了不小的荣耀；文学和哲学的研究主要在这里蓬勃发展。但就帝国而言，最早的时代没有一个帝国比亚述帝国更强大，也没有一个帝国比亚述的疆域如此之广。据说，当贝鲁斯的儿子尼努斯称王时，他征服了整个亚洲，甚至到了利比亚的边界，就数量而言，利比亚被称作其第三部分，但就面积而言，却相当于整个世界的一半。东部地区的印度人是他（尼努斯）唯一没有统治过的民族；但在他（尼努斯）死后，他的妻子塞米拉米斯向他们发动了战争。于是，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民和国王都臣服于亚述人的王国和权力之下，对他们言听计从。亚伯拉罕出生在迦勒底王国，尼努斯时代。但是，由于我们对希腊事务的了解远胜于亚述事务，而且那些孜孜不倦地研究罗马民族起源古老性的人已经按照时间顺序，探究了从希腊人到拉丁人，再从拉丁人到罗马人的历史；而罗马人本身就是拉丁人；——因此，我们应该在必要的地方提及亚述国王，以便让人

们了解罗马是如何像最初的巴比伦一样发展，及其与上帝之城的关系；而上帝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陌生人（即，上帝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是作寄居、作客旅的）。————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比较两座城市（即地上的和天上的）的适当内容应主要取自希腊和拉丁王国，因为罗马本身就像第二个巴比伦。

-----

亚伯拉罕出生时，亚述和西西翁的第二任国王分别是尼努斯和欧罗普斯，第一任国王分别是贝鲁斯和埃吉亚利乌斯。

但是，当上帝在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迦勒底）时应许他，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地上的万国都将因他的后裔而得福时，——亚述人有了他们的第七位国王，西西翁人有了他们的第五位国王；因为尼努斯的儿子在他的母亲塞米拉米斯之后统治了他们（亚述人），据说塞米拉米斯因试图与尼努斯乱伦而被尼努斯处死。有人认为是她建立了巴比伦，事实上，她也可能重新建立了巴比伦。但我们在第十六卷书中已经说过，巴比伦是何时或由谁建立的。尼努斯和塞米拉米斯的儿子继承了他母亲的王国，有人称他为尼努斯，也有人称他为尼尼亚斯，尼尼亚斯是一个父称。

泰勒西昂当时统治着西西翁王国。在他统治期间，时局平静而欢乐，以至于在他死后，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举行祭祀和庆祝



他的妻子利百加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在一百七十岁时去世，当时他（亚伯拉罕）还活着，算起来他已经一百六十岁了。（此时）在亚述人中，有更古老的薛西斯在位，他也被称作巴勒尤斯；在西西翁人中，有第七位国王在位、Thuriachus，或有些人把他的名字写成 Thurimachus（图里马库斯）。此时，伊纳库斯最先统治的阿尔戈斯王国是在亚伯拉罕的子孙时代建立的。

我不能遗漏瓦罗（Varro）的记载，（根据记载），西西翁人经常在他们的第七位国王图里马库斯的墓前献祭。在亚述的亚马米特雷斯，和西西翁的勒西普斯（作为第八位国王），以及伊纳库斯作为阿尔戈斯的第一位国王统治时期，——上帝对以撒说话，向他应许了与他父亲同样的两件事情，即迦南地归于他的后裔，万国的祝福归于他的后裔。

这些同样的（应许给以撒的）事情也应许给了他（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起初叫雅各，后来叫以色列。

当时，贝卢克斯是亚述第九位国王，伊纳库斯的儿子弗罗内乌斯在位，是阿尔戈斯的第二位国王；留西帕斯仍然是西西翁的国王。在那个时代，在阿尔戈斯国王弗罗内乌斯的统治下，希腊因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法官而变得更加著名。弗罗内乌斯死后，他的弟弟菲戈斯在他的墓前建造了一座神庙，人们把他（弗罗内乌斯）当

作神来崇拜，还用牛来祭祀他（弗罗内乌斯）。我相信，他们认为他（弗罗内乌斯）值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在属于他的那部分王国中——他的父亲（伊纳库斯）把整个王国分给他们兄弟俩（弗罗内乌斯与菲戈斯），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统治——建立了祭祀神灵的小殿宇，教他们用年月来计算时间，并以此来计算和推算事件。

仍未开化的人们因为欣赏他（弗罗内乌斯）的这些新奇举动，要么认为他是神，要么决心在他死后将他封为神。

据说伊奥是伊纳库斯的女儿，后来被称作伊希斯，当时她在埃及被当作伟大的女神来崇拜；不过也有人写道，她是从埃塞俄比亚来的王后，因为她的统治广泛而公正，为她的臣民建立了书信和许多有用的东西，所以她死后，那里的人们给了她如此神圣的荣誉，以至于如果有人说她是人，就会被控以死罪。

=====

=====

=====

=====

=====

=====

=====

---

---

---

## 第四章

雅各和他儿子约瑟的时代。

在亚述第九代国王巴勒尤斯（Balæus）和西西翁第八代国王梅萨普斯（Mesappus）（有人说他也曾被称作塞菲索斯〈Cephisos〉）统治时期，也就是当阿庇斯是阿尔戈斯的第三任国王时，——以撒去世了，享年一百八十岁，留下了一百二十岁的双胞胎儿子。小儿子雅各属于我们所写的那座上帝之城（大儿子以扫完全被弃绝了），他（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约瑟，他的哥哥们把他卖给了下埃及的商人，那时他的祖父以撒还活着。

但当他（约瑟）三十岁的时候，约瑟站在法老面前，从他所受的屈辱中得到了升迁，因为他（约瑟）在为国王（法老）解梦时，预言了将有七年的丰年，而这七年的丰年将被接下来的另外七年饥荒所吞噬。因此，国王（法老）任命他（约瑟）为埃及的统治者，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此之前，他（约瑟）曾因保持贞洁而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勇敢地保护了贞洁，没有让他的恋慕者（即他主人的妻子）玷污；他的恋慕者（他主人的妻子）



在这个时代，阿尔戈斯的阿皮斯国王乘船进入埃及，死后被封为塞拉皮斯，是所有埃及人的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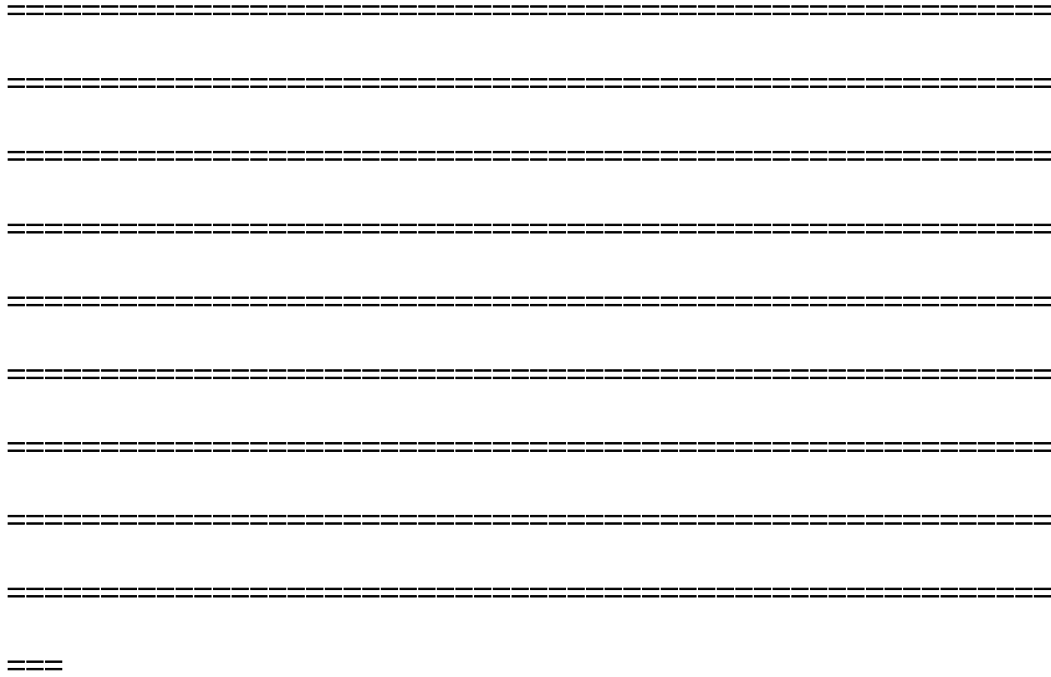
现在，瓦罗给出了一个非常现成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他死后，他不是被称为阿庇斯，而是被称为塞拉皮斯。他死后被安放在方棺里，现在人们都称它为石棺，当时希腊人称它为 σ ορòs，在他的神庙建成之前，人们就开始崇拜埋葬在方棺里的他；就像很容易发生的那样。

关于他的法令还规定，凡是说他曾是人（而不是神）的，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在每座供奉伊希斯和塞拉皮斯的神庙里，都有一尊用手指按在嘴唇上的神像，似乎在警告人们保持沉默，所以（历史学家）瓦罗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是人的事应该保密。

另一方面，被这弥天大谎蒙骗了的埃及人用精饲料喂养一头公牛，把这头公牛叫作阿皮斯，而不是塞拉皮斯，因为他们把公牛神圣化，但公牛是活的，没有棺材。这头公牛死后，他们就去寻访一头毛色相同的牛犊来代替，也就是有一些白斑的，一旦找到了，他们就认为这是神向他们显示的奇迹；他们相信这是神迹，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然而，“恶魔”为了欺骗他们，在母牛受孕和怀孕的时候，向她展示这样一头公牛的形象，只有她能看见，并以此吸引母牛的繁殖热情，让它（有白斑的牛）以肉体的形式出现



在她的小牛身上，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雅各用有斑点的树枝使绵羊和山羊生下来就有斑点一样。人可以用真实的颜色和物质做到的事，魔鬼也可以通过向繁殖的动物展示虚幻的形态轻易做到。



## 第六章

雅各死在埃及的时候，谁是阿尔戈斯和亚述的国王。

死在埃及的阿庇斯不是埃及的国王，而是阿尔戈斯的国王。他的儿子阿古斯（阿尔戈斯）继承了他的王位，这片土地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作阿尔戈斯，人民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作阿尔戈斯人，因为





## 第八章

摩西出生时有哪些国王，当时开始崇拜哪些神。

当萨弗勒斯在位时是亚述的第十四位国王，奥托波利斯是西西翁的第十二位国王，克里亚苏斯是阿尔戈斯的第五位国王时，摩西在埃及出生了，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他而（将要）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中经受考验，从而渴望得到造物主的帮助。有人认为，普罗米修斯生活在上述国王统治时期。据说他曾用泥土造人，因为他被认为是最好的智慧导师；但他的时代究竟有哪些智者，却不得而知。据说他的兄弟阿特拉斯是一位伟大的占星家，这就有了他撑起天空的寓言，尽管关于他撑起天空的庸俗观点似乎是由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山引起的。其他许多神话故事最初都是由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发明的。确实，直到雅典国王凯克罗帕的时代，雅典这个城邦才有了这个名字，在他统治时期，上帝通过摩西引导他的子民出埃及，而希腊人盲目的习俗和空洞的迷信把几个死人添加到诸神的行列中去。其中包括克里亚萨斯国王的妻子梅兰托米斯和他们的儿子法巴斯，法巴斯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成为亚基夫人的第六位国王；还有他们的第七位国王特里奥帕斯的儿子伊阿苏斯，以及他们的第九位国王斯泰内拉斯，或称斯泰内勒斯，或称斯泰内卢斯，因为他的名字在不同的作者那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书本上的常

见记载，阿特拉斯的孙子墨丘利也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以精通多种技艺而闻名，并将这些技艺传授给人们，因此人们决心让他成为神，甚至认为他死后理应成为神。赫拉克勒斯据说出生较晚，但属于同一时期；不过有些人（我认为他们搞错了）认为他比墨丘利出生得早。但是，无论他们出生在什么时候，将这些古老的事情写成文字的严肃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他们都是人，他们应得到凡人的神圣尊崇，因为他们给凡人带来了许多好处，使凡人的生活更加愉快。密涅瓦要比这些人古老得多；因为据说她在奥吉斯时代的处女时代就出现在一个叫特里顿的湖边，因此她又被称为特里多尼亚，她确实是许多作品的发明者，由于她的出身鲜为人知，人们更容易相信她是一位女神。而关于她从朱庇特的头颅中诞生的传说属于诗歌和寓言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和真实的事实。历史学家们对奥吉斯兴盛的时间也不一致，在他的时代也发生了一场大洪水，但不是那场除了能登上方舟的人之外无人能逃出的大洪水，因为希腊和拉丁的历史都不知道那场洪水，但那场洪水比后来在德奥卡利翁时代发生的洪水更大。而瓦罗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本书的，他并没有把比奥格斯的洪水（即发生在奥格斯时代的洪水）更古老的事情作为他了解罗马事务的起点。

现在，我们的编年史作家——先是尤西比乌斯，后是杰罗姆，他们完全遵循了一些早期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奥吉斯的洪水发生在三百多年后，即阿尔戈斯第二任国王弗罗内乌斯统治时期。但无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这两个神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城市。塞克洛斯得到这个神谕后，召集所有男女公民投票，因为当时在那些地方，妇女也有参与公共讨论的习惯。在征求众人意见后，男人们投给了尼普顿，女人则投给了密涅瓦；由于女人的票数占多数，密涅瓦胜出。然后，海神被激怒了，他掀起海浪，把雅典人的一些土地夷为平地；因为恶魔们不难把海水撒得更远。同一位权威人士（瓦罗）说，为了平息海神的愤怒，雅典人对妇女们进行三重惩罚——她们不能再有投票权；她们的孩子不能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任何人都不能称她们为雅典人。因此，这个城市（雅典），这个自由主义学说的母亲和哺育者，这个孕育了众多伟大哲学家的城市，这个希腊没有比他们更著名、更崇高的城市（雅典），由于恶魔们对他们的男神和女神争斗的嘲弄，由于女神通过妇女们取得的胜利，而获得了雅典的名字。

她（雅典）害怕海神的水，更害怕密涅瓦的武器。因为在这些受到惩罚的妇女中，被征服的密涅瓦也被征服了，她甚至无法帮助她的选民；她们失去了投票的权利，她们的儿子不能跟她们姓，密涅瓦甚至不能保证她们被称作雅典妇女，这就是她们帮助这位女神对那位男神取得胜利，使这座城市以女神的名字命名所得到的奖赏！如果我们不急于讨论其他事情，那么关于这件事还能说什么，能说多少，是显而易见的。





的另一种解释。他不希望我们认为雅典人把“ Ares” “pagus（地方）”放在一起，称这座山为“ Areopas”，就好像它的意思是“战神之山”，因为这种说法对诸神不公平，他相信法律诉讼和审判与诸神无关。他断言，这里讲的玛斯的故事与那个三女神的故事一样荒唐，据说朱诺、密涅瓦和维纳斯这三位女神比美，帕里斯是裁判，奖品是金苹果。这个故事以歌舞的形式上演，在剧院中博得阵阵掌声，但无论事情真假，人们总认为诸神会由于他们的恶行受到审判而感到愉悦。

瓦罗不相信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与诸神的本性或性格对立。然而当他对雅典的名称作历史的而非寓言的解释时，他却在他的著作中塞入尼普顿和密涅瓦之间的争端，这座城市是以密涅瓦而非尼普顿的名字命名的。当这两位神抵用展示奇迹来竞争时，甚至连阿波罗在有人来求神谕时也不敢在他们之间做出裁定。倒不如说，为了结束这场神抵间的争执，阿波罗让他们去接受凡人的裁决，就好像朱庇特把刚才提到的那些女神送给帕里斯裁决一样。在这样的法庭上，密涅瓦赢得了投票，但由于投票给她的妇女受到惩罚而失败。她能够在雅典对那些与她为敌的男人行使权力，然而却不能为她的（妇女）朋友取得“雅典妇女”这样的称号！在这些时期，如瓦罗所说，当凯克罗帕的继承人克拉诺斯统治雅典的时候，或者如我们的权威欧西庇乌和杰罗姆所认为的那样，当凯克罗帕仍旧是国王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一场洪水，被称作丢卡利翁大洪水，因为丢卡利翁统治的那些地方受到的危害最大。然而，





## 第十二章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去世这段时间里，希腊国王设立的假神仪式。

在这一时期，即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去世（通过约书亚，以色列人得到了应许之地），希腊的国王们举行了祭祀假神的仪式，通过所宣称的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洪水的记忆，以及对人们从洪水中解救出来的记忆，还有对他们当时在高原和平原之间来回迁徙的艰难生活的记忆。据说，“鲁伯西人”在登上或走下圣路时，也是代表那些因洪水泛滥而寻找山顶，又因洪水退去而返回低地的人们。在那个时代，狄俄尼索斯也被称作利伯尔神父，被尊为死后之神，据说他在阿提卡向他的主人展示了葡萄树。后来，人们为德尔菲克的阿波罗举行了音乐比赛，以平息他的愤怒，因为他们认为希腊地区会因此而遭受不育之苦，是由于他们没有保卫他的神庙，而达诺斯在入侵这些土地时烧毁了神庙；因而神谕警告他们要举行这些比赛。但国王埃里克索尼乌斯首先在阿提卡为他举办了比赛，而且不只是为他，也是为密涅瓦，在比赛中，胜利者的奖品是橄榄，因为据说密涅瓦是这种水果的发现者，就像利伯尔是葡萄的发现者一样。

在这些年代，据说欧罗巴被克里特王克珊托斯抢走（尽管在某些作

者那里，这个名字有不同的写法），结果拉达曼提斯、萨尔培冬、米诺斯出生了。最一般的说法是，他们是朱庇特与这个女人生的孩子，但崇拜这些神抵的信徒接受我们所说的这个故事，即与克里特王有关，并视之为历史事实，而把诗人们吟诵的与朱庇特有关的事情当作虚假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剧场中获得掌声，得到大众的喜爱。这样的故事仅仅是旨在用解释诸神之罪恶来讨好诸神的戏剧表演的一部分，哪怕这种解释是虚假的。

在同一时期，赫丘利在叙利亚得到高度崇敬，尽管无疑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赫丘利。秘传的历史确实说有好几个不同的父神利伯尔，也有好几位赫丘利。那十二项伟业肯定属于这位叙利亚的赫丘利，但不包括杀死亚菲利加的巨人安泰俄斯，这件事属于另一位赫丘利。也有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说，这位赫丘利在奥塔山（Mount Oeta）自焚，因为他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而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以往是战无不胜的。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国王布希里斯，或者说有一位僭主，把客人献祭给诸神。布希里斯据说是尼普顿与埃帕福斯之女利彼娅生的儿子。但我们肯定不能相信尼普顿会犯下这种不洁的行为，免得我们会冒犯诸神！让这样的故事归于诗人和剧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手段抚慰诸神！据说国王厄里克托尼俄斯的父母是伏尔甘和密涅瓦，嫩之子约书亚就死于这位国王的统治行将结束之际。但由于我们的对手也希望说密涅瓦是一位处女，所以他们

说这两位神在激烈搏斗的时候，伏尔甘异常兴奋，对着大地射精，生出来的这个人由于这个原因而得名。因为“eris”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搏斗，而“chthon”的意思是“大地”，厄里克托尼俄斯（Erichthonius）这个名字就是二者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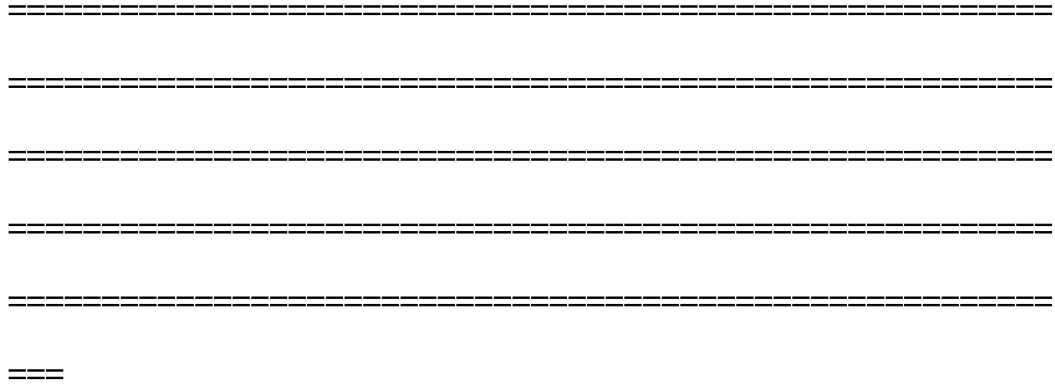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更加博学的权威拒斥这样的故事，以捍卫他们的诸神。他们考虑，这种荒谬信念的产生是由于在伏尔甘和密涅瓦共享祭祀的雅典神庙中发现了弃婴。这个婴儿被蛇盘绕，象征着他未来的伟大，由于这座神庙是两位神抵共享的，而又不知婴儿的父母是谁，所以就把他说成是两位神抵之子。对这个名字的来源所作的解释确实更像故事而非历史。但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出现在可靠书籍中的后一种解释教导虔诚者，让前一种解释在虚构的表演中使不洁的精灵愉悦。然而虔诚者把这些精灵当作诸神来崇拜，他们可能会否认关于诸神的这种故事，但他们不能清除这些无恶不作的神抵。因为，尽管这些故事在别处被审慎地否定了，但同样的故事仍旧在邪恶地上演，因为这些诸神本身需要它。当这样的戏剧在歌唱神抵的罪恶时，诸神也在这样的虚假和邪恶中得到抚慰。这样的故事确实是假的，但从一种虚假的罪恶中取乐是一桩真正的罪行。

=====

=====

=====

=====



### 第十三章

当士师开始统治希伯来人时，外邦人编造了哪些寓言故事？

在嫩的儿子约书亚死后，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有了士师；在他们（以色列人）的时代，他们因自己的罪过而受苦，又因神的怜悯而得到繁荣的安慰。

在那个时代，外邦人发明了关于特里普托勒摩斯的寓言故事，他在塞芮斯的命令下，由长着翅膀的蛇带着，在贫困的土地上飞过，把谷物赐给它们；关于米诺陶洛斯兽的寓言故事，它被关在迷宫里，进入迷宫的人找不到出口；关于半人马，他们的外形是马和人的混合体；关于地狱三头犬刻耳柏洛斯；关于弗雷克斯和他的妹妹赫拉斯，他们被一只长着翅膀的公羊驮着逃跑；关于戈尔贡，她的头发是由蛇组成的，她把那些看着她的人变成了石头；关于贝勒罗丰，他被一匹名叫飞马的长着翅膀的马驮着；关于安菲翁，

他用甜美的竖琴魅惑和吸引石头；关于工匠达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他们用自己装上的翅膀飞翔；埃迪普斯（Edipus），他迫使一个长着人脸的四脚怪物（被称为斯芬克斯），在解开了她经常提出的无解谜语后，一头栽下，自取灭亡；安泰乌斯（Antæus），他是大地之子，因此，当他摔倒在大地上时，他总是会更强壮地站起来，赫拉克勒斯杀死了他；也许还有其他的寓言，我已经忘记了。这些寓言很容易在记载真实事件的历史中找到，它们把我们带到了特洛伊战争，——马库斯-瓦罗在他关于罗马民族的第二部著作中结束了这场战争；——它们（那些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被罗马人如此巧妙地编造出来。

这些故事都是人类巧妙地编造出来的，并不涉及对神的诽谤。但是，关于朱庇特强奸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甘尼米德，有人声称是坦塔卢斯国王所为，而寓言则将其归咎于朱庇特；关于朱庇特让达内怀孕，有人声称这是一场金色的雨，而寓言则认为这意味着金子败坏了女人的美德：无论这些事情在当时是真实发生过，还是只是传说，抑或是别人真的做了，却被错误地归因于朱庇特，我们都无法知道；——人们的内心该有多么邪恶，才会认为自己能够耐心地听完这些谎言。事实上，他们越是虔诚地崇拜朱庇特，就越应该严厉地惩罚那些敢于说朱庇特坏话的人。——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对那些编造这些事情的人生气，反而害怕如果他们不在剧院里表演这些虚构的东西，神明就会对他们发怒。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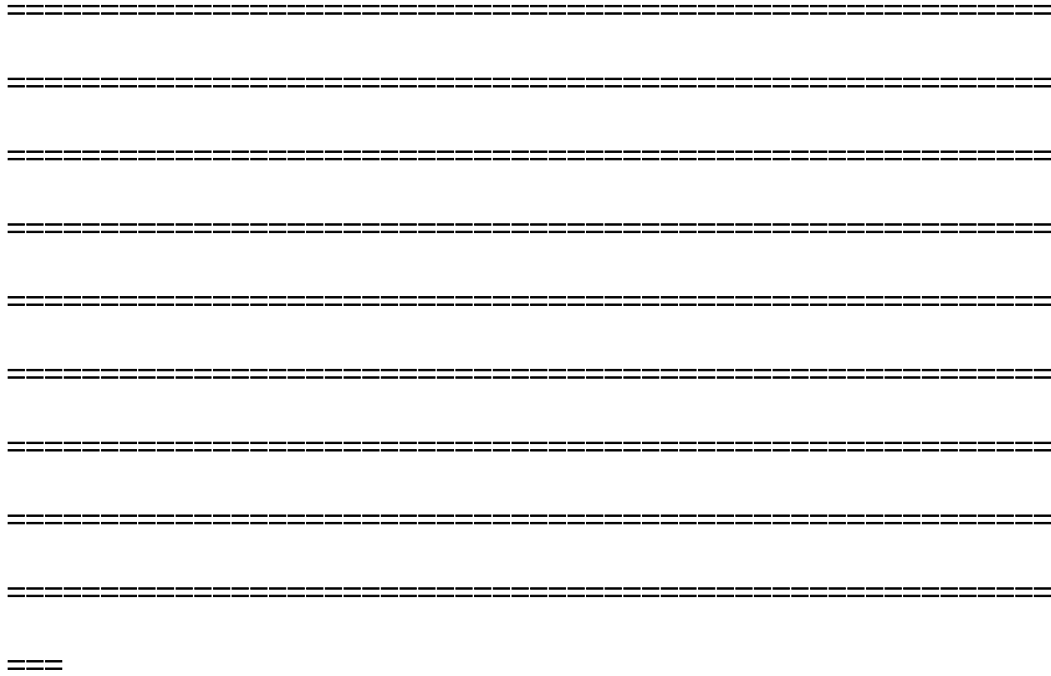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神”学诗人。

在同一时期，出现了诗人，他们也被称为“神”学家，因为他们创作关于“神”的赞美诗。然而，这些“神”虽然“伟大”，却不过是人，或者是真神创造的世间万物，或者是按照造物主的旨意和他们自己的功绩被任命为主宰和权力的生物（受造物）。

如果说，在众多虚妄和虚假的事物中，他们歌颂的是唯一的真神，那么，通过把他（上帝）和其他非神的人一起崇拜，并向他们（偶像众神）展示只属于他（上帝）的崇拜，——他们根本没有正确地侍奉他（上帝）；甚至像奥菲斯、穆赛乌斯和利努斯这样的诗人，也无法避免用寓言来玷污他们的“神”（偶像众神）。然而，这些神学家崇拜的“神”，并没有被当作神来崇拜。我不知道为什么褻渎者的城邦习惯上把奥菲斯列为祭祀冥神（“地狱之神”）的“神圣”的（或者倒不如说是褻渎的）祭仪之首。还有，国王阿塔玛斯之妻伊诺和她的儿子美利凯尔特志愿投海身亡，人们把他们提升到诸神的地位，就像那个时候的其他一些人——卡斯托耳和波吕克斯。希腊人确实把美利凯尔特的母亲称作琉科成亚，而

拉丁作家叫她马图塔，但都视之为女神。



## 第十五章

关于阿尔戈斯王国的衰落，萨图恩之子皮库斯第一次继承了他父亲的洛伦图姆王国。

在那个时代，阿尔戈斯王国灭亡了，被转移到了迈锡尼，阿伽门农就来自迈锡尼，劳伦图姆王国出现了，萨腾的儿子皮库斯是劳伦图姆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当时，女人底波拉作希伯来人的士师；但是，是上帝的灵使用她作为他（上帝）的代理人，因为她也是一位女先知，尽管她的预言非常模糊，以至于我们不经过

长时间的讨论就无法证明她说的是关于基督的。

现在，劳伦特人已经在意大利统治，罗马人的起源很明显是源于希腊人；然而，亚述王国仍然存在，当皮库斯开始在劳伦特统治时，兰帕雷斯是亚述王国的第 23 位国王。这些神（偶像众神）的崇拜者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皮库斯的父亲萨图恩的，他们否认萨图恩是一个人；有些人还写道，他本人在意大利的统治比他的儿子皮库斯还要早；维吉尔在他著名的书中说道——

“那个不羁的种族，穿过崇山峻岭

他定居下来，赋予他们法律、

将他们的国家命名为拉齐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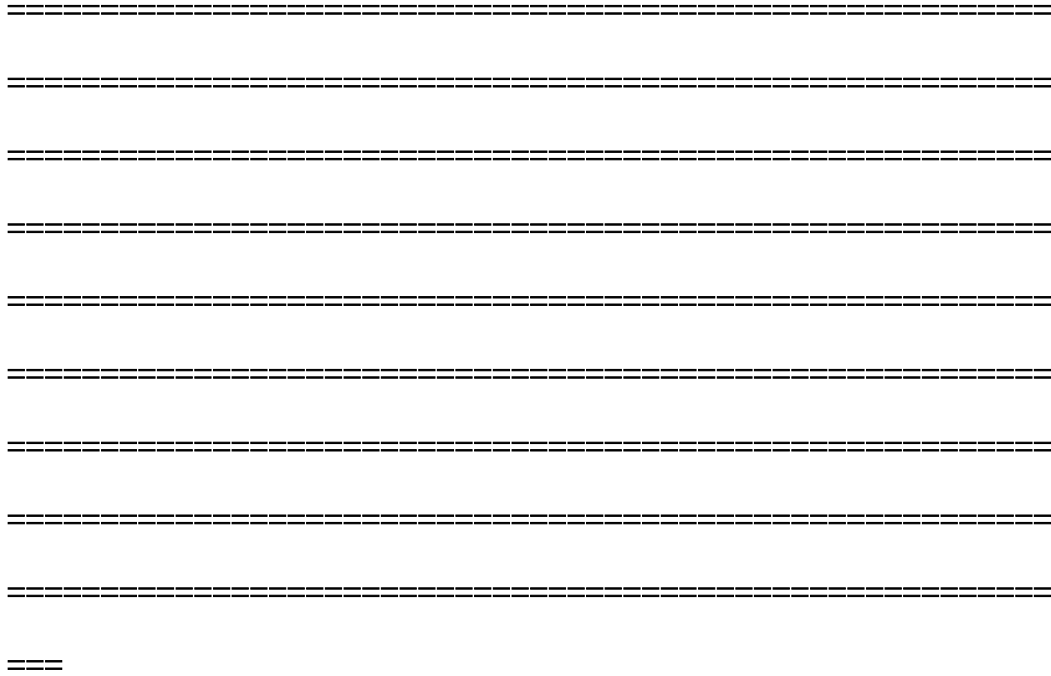
因为他安全地居住在他们的海岸。

传说中，纯净的黄金时代

始于他为王之时”。

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诗歌的幻想，并断言皮库斯的父亲是斯特塞斯，还说他是一个最出色的农夫，他发现田地可以用动物的粪便施肥，这就是他名字中的stercus。有人说他叫 Stercutius。但不管他们选择称他为萨图恩（土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把这个 Sterces 或 Stercutius 封为神，以表彰他在农业方面的功绩；他们还把他的儿子 Picus（皮库斯）封为神，并肯定他是一位著名的占卜师和战士。皮库斯生下了劳伦图姆的第二任国王法努斯，他也是、或曾经是他们的神。在特洛伊战争之

前，他们把这些神圣的荣誉赋予了死去的人。



## 第十六章

据说，特洛伊被毁后，迪奥米德被置于众神之中，而他的同伴则变成了鸟。

特洛伊被推翻后，到处都在传唱它的毁灭，甚至连男孩都知道它的毁灭；因为它本身的伟大和文采斐然的作家，它被大肆宣扬和传播到了国外。这一切都发生在法乌努斯的儿子拉蒂努斯统治时期，从他开始，拉蒂努斯王国被称为拉提姆，而不是劳伦图姆。胜利的希腊人在离开被摧毁的特洛伊回到自己的国家后，遭受了



## 第十七章

瓦罗所说的人的不可思议的变形。

为了佐证这个故事，瓦罗还讲述了其他一些同样不可思议的故事：最著名的女巫西尔塞把尤利西斯的同伴变成了野兽；阿卡迪亚人通过抽签游过一个水池，在那里变成了狼，并在那个地区的沙漠中与像他们一样的野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们在九年内从不吃人肉，那么当他们再次游过同一个水池时，就会恢复人形。最后，他明确提到了一个名叫德米涅特斯 (Demænetus) 的人，这个人在品尝了阿卡迪亚人按照习俗献给他们的神莱凯乌斯 (Lycæus) 的祭品后，变成了一只狼，并在第十年恢复了原形，训练自己成为一名拳击手，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了胜利。同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阿卡迪亚，人们将“狼”这个称谓用于潘和朱庇特，原因不外乎是人变成狼，因为人们认为，除非有神力，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狼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Auxòs, Lycæus 这个名字似乎就是由此而来。他还说，罗马的卢珀西 (Luperci) 就是从这些神秘的种子中萌发出来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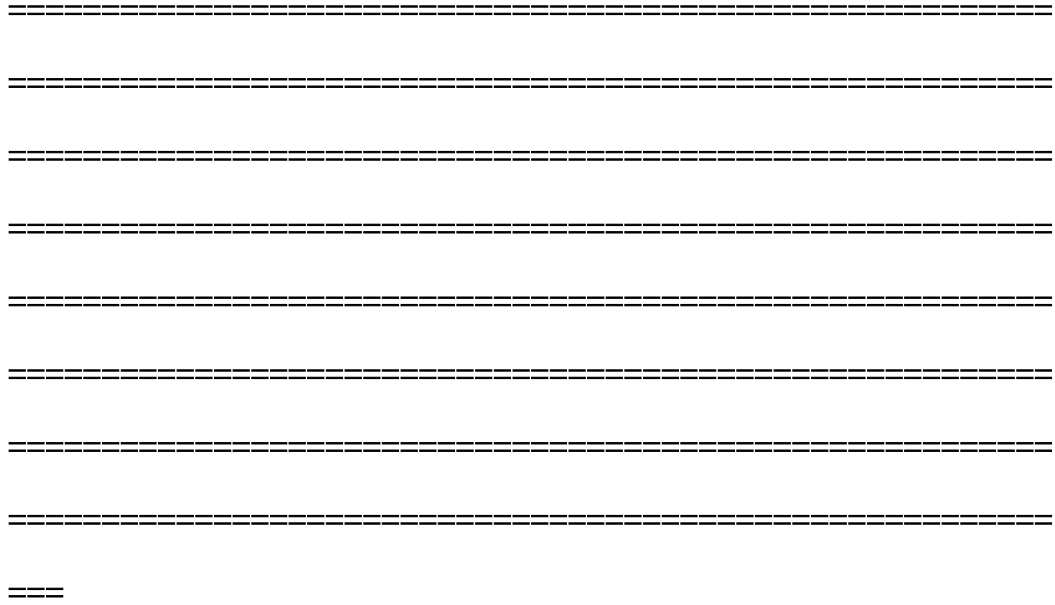
至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自己在意大利的时候，也听说过关于那里某个地区的这类事情，据说那里的旅馆老板都被这些邪恶的技艺所迷惑，他们习惯于在一块奶酪里放一些东西，给那些他们选择的、或者能够应付的旅行者，他们当场就会变成驮兽，搬运任何必要的东西，工作完成后又恢复原样。然而，他们的心智并没有变成兽性，而是保持着理性和人性，就像阿普列乌斯在他所写的《金驴》一书中所讲述的，或者说是佯称的，他自己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服毒之后，他变成了一头驴，但却保持着人类的心智。

这些事情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非同寻常的，以至于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但我们应该坚信，全能的上帝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无论是惩罚还是眷顾；而恶魔们凭借他们的自然力量（因为他们被造时本身就是天使，尽管他们因自己的过错而变得邪恶）什么也做不了；除非上帝允许；上帝的审判往往是隐秘的，但绝不会是不义的。事实上，如果恶魔真的做了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情，他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物质，而只是改变了真神所创造之物的外表，使它们看起来像而不是。因此，我无法相信，即使是身体，更不用说心灵，真的可以通过任何理性、艺术或魔鬼的力量变成兽类的形态和特征；但一个人的幻象，即使是在思想或梦境中，也会经历无数的变化，当这个人的感官处于沉睡状态或被压制住时，它可能会以肉体的形式呈现在其他人的感官中，以某种无法形容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不为人知的。

人的身体可能会躺在某个地方，确实还活着，但感官却被锁住了，而且比睡眠时锁得更紧、更牢，而那个幻象，就像化身为某种动物一样，可能会出现在别人的感官中，甚至在人自己看来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自己在睡眠中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并背上了重担；如果这些包袱是真实的物质，它们就会被恶魔扛起来，让人同时看到包袱的真实物质和背包袱的兽的模拟身体，从而被欺骗。一个叫普里斯坦提乌斯（Præstantius）的人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在自己家里中了毒，他把毒药放在一块奶酪里，躺在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却怎么也叫不醒。但他说，过了几天，他就醒了过来，把他所遭受的事情说了一遍，就像在做梦一样，他说，他被变成了一匹骏马，和其他驮兽一起，为被称为罗提亚军团的士兵运送粮草，因为该军团被派往罗提亚。这一切都和他说的一样，但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他自己的梦。还有一个人说，晚上在自己家里，睡觉之前，他看见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哲学家来到他身边，向他解释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些东西，而他（那个哲学家）以前被问到这些东西时却拒绝解释。当他（那个在自己家里准备睡觉的人）问这位哲学家为什么在他家做了他以前拒绝做的事时，他（哲学家）说：“我没有做，但我梦见我做了。”就这样，一个人睡着时看到的東西，另一个人醒着时看到的是幻象。

这些事例不是由那些各种各样似乎不值得我们信任的人提供给我们的，而是由一些我们无法相信他在撒谎的人提供的。因此，在

在我看来，这种口述的和书面记载的普遍现象或许是会发生的，以我已经说过的这种方式发生。不管怎么说，阿卡狄亚的诸神，或者倒不如说是魔鬼，不断地把人变为狼或许是真的，“喀耳刻凭着她的魅力把乌利西斯的伙伴变形”也或许是真的。但是据说狄奥墨得的那些鸟一代代繁衍下去仍旧是鸟，因此我不相信这种鸟的产生是人变形的结果，它们只是取代那些灵气已失的人而已，就好像那只取代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的雌鹿。这种伎俩对魔鬼来说，只要上帝允许它们这样做，做起来并不难，但由于后来发现这位少女仍旧活着，所以很容易明白这只雌鹿是她的代用品。另一方面，狄奥墨得的同伴突然消失，再也不在任何地方出现，因为他们被愤怒的邪恶天使摧毁了。所以人们假定他们变成了那些鸟，被秘密送往有这种鸟的踪迹的其他地方，这些鸟直接取代了他们。至于人们相信这些鸟会用嘴取水给狄奥墨得的神庙洒水，对希腊血统的人友好，并攻击陌生人，这是魔鬼在敦促它们这样做，不值得奇怪。以此说服人们相信狄奥墨得变成了神，欺骗他们，这样做符合魔鬼的利益。因为魔鬼希望人们由于崇拜众多伪神而对真正的上帝不义，希望人们用神庙、神坛、献祭、祭司去侍奉死人——他们甚至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真正地活着；——而所有这些东西（即人们敬虔地敬拜的态度）正确地说来不属于任何人（以及任何偶像众神），——而只能属于惟一真神和活生生的上帝。



## 第十九章

埃涅阿斯来到意大利时，士师押顿统治着希伯来人。

特洛伊被攻陷和摧毁后，埃涅阿斯带着满载特洛伊遗物的二十艘船来到意大利，当时拉提努斯在意大利统治，米内斯托斯在雅典统治，波吕菲多斯在西西翁统治，陶塔诺斯在亚述统治，押顿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士师。

拉提努斯死后，埃涅阿斯在位三年，同样的国王继续统治上述地方，只是佩拉斯古斯现在是西西翁的国王，参孙是希伯来人的士师，人们认为他就是大力士，因为他力大无比。现在，拉丁人把埃涅阿斯当作他们的神之一，因为他死后就不知所踪了。萨宾人

也把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桑库斯（Sancus）[Sangus]或桑克图斯（Sanctus）（有些人这样称呼他）列为众神之一。

当时，雅典国王科德鲁斯隐姓埋名，准备被伯罗奔尼撒的敌人杀死，结果被杀死了。据说，他以这种方式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因为伯罗奔尼撒人从神谕中得到答复，只有在不杀死雅典国王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战胜雅典人。因此，他欺骗了他们，打扮成乞丐奚落敌人，把他们惹火了而动手杀了他。因此维吉尔在提到这件事情时说“科德鲁斯的奚落”。雅典人把这个人当作神来供奉。拉丁人的第四位国王是埃涅阿斯的儿子希尔维乌斯，他不是第三位国王、阿斯卡尼乌斯所生的克吕萨的儿子，而是拉蒂努斯的女儿拉维尼娅的儿子，据说他是埃涅阿斯的遗腹子。奥涅斯是亚述的第二十九任国王，梅兰图斯是雅典的第十六任国王，祭司以利是希伯来人的士师；据说，西西翁王国在延续了九百五十九年之后终结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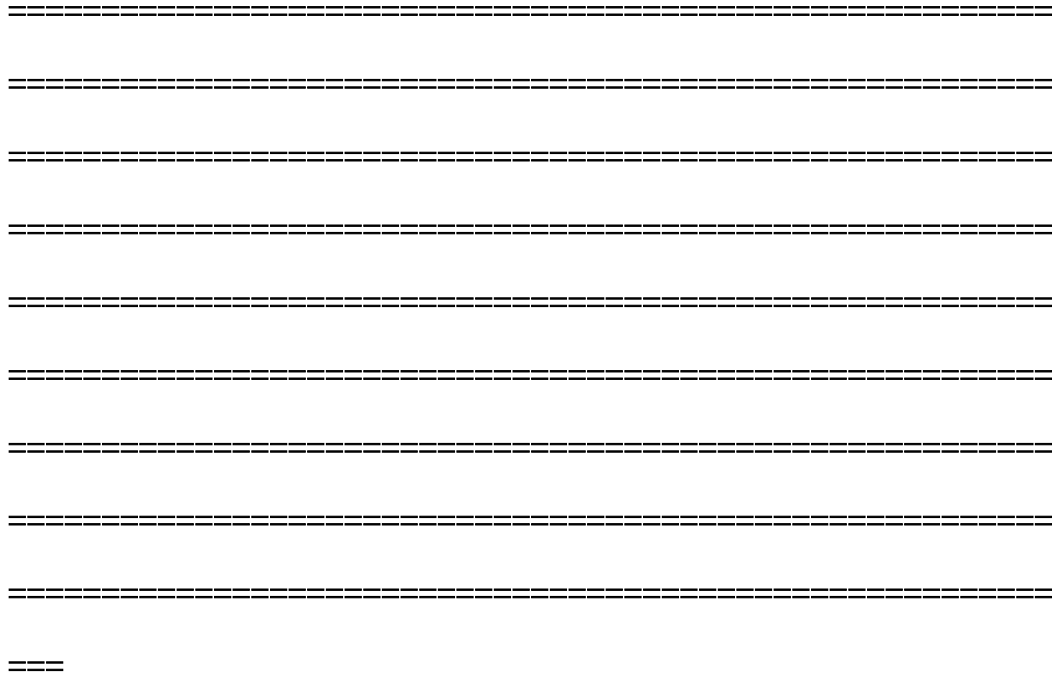
---

## 第二十章

关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之后的王位继承。

当这些国王在所提到的地方在位时，士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以色列的王国从先知撒母耳在世时的扫罗王开始。从那时起，拉丁国王开始使用西尔维这个姓氏，因为他们的前身埃涅阿斯的儿子被称为西尔维；就像很久很久以后，凯撒-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被称为凯撒一样。

扫罗被弃绝后，他的子孙都不在位，他死后，大卫继承了他的王国；（扫罗）在位四十年。科德鲁斯死后，雅典人不再称王，开始由地方官统治共和国。大卫也在位四十年，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以色列国王，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最高贵的神殿。在他的时代，拉丁人中建立了阿尔巴（Alba），从那时起，国王们开始不再被称为拉丁人的国王，而是被称为阿尔班人的国王，尽管他们的领地仍在拉齐奥。所罗门由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在他的统治下，这个民族（以色列人）被分为两个王国，每个部分开始有不同的国王。



## 第二十一章

拉提姆的国王，其中第一位和第十二位，埃涅阿斯和阿文提努斯，被封为神。

埃涅阿斯被神化后，拉齐奥共有 11 位国王，但没有一位被神化。阿文提努斯是埃涅阿斯之后的第十二位国王，他在战争中战死，被埋葬在那个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山丘上。事实上，有些人不愿意写他在战场上被杀，而是说他不知去向，那座山丘之所以被称为阿文提努斯（Aventinus），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是因为鸟儿的停落。但在这两位国王之间还有两位国王，我将在维吉尔

的诗句中描述其中的第一位：

“接下来是普罗卡斯，特洛伊种族的荣耀”。

亚述这个最伟大的王国在他的时代结束了它的漫长岁月，罗马诞生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亚述帝国在将近一千三百零五年后被移交给了玛代人，如果我们把贝鲁斯的统治时间计算在内的话，他生下了尼努斯，并且满足于一个小王国，是那里的第一任国王。现在，普罗卡斯在阿穆利乌斯之前在位。阿穆利乌斯把他哥哥努米托尔的女儿雷亚（又名伊利亚）封为圣母，她与马尔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野兽属于马尔斯，所以认为母狼把乳头给了婴儿，因为她知道他们是马尔斯的儿子；但有不少人说，当哭泣的婴儿躺在地上时，不知是哪个娼妓先抱起了他们，并让他们吮吸了她的乳房（现在，娼妓被称为 lupa，即母狼，因此，他们卑鄙的住处至今仍被称为 lupanaria），之后，他们到了牧羊人浮士德的手中，由他的妻子阿卡哺育。然而如果上帝为了斥责残忍地下令把他们扔到水里的国王，在把他们从水里救出来之后，又高兴地用野兽产奶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婴儿，并由他们建立起如此伟大的城市，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阿穆利乌斯的拉提亚王国由他的兄弟努米托尔（Numitor）继承，努米托尔是罗穆卢斯的祖父；罗马建于努米托尔元年，从那时起，努米托尔和他的孙子罗穆卢斯一起统治罗马。







## 第二十三章

厄里斯安的西庇阿唱了许多关于基督的歌

有人说，厄里斯安的西庇阿在这个时候说预言。现在瓦罗宣称有许多西伯利亚女巫，而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厄里斯安的西庇阿肯定写了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情，这些事情非常明显，我们最初是在拉丁语中读到的，这些诗句的拉丁语很差，而且没有节奏，因为我们后来知道，是某个我不知道的翻译不熟练所致。弗拉齐亚努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他也是一位执政官，口才了得，学识渊博，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份希腊手稿，说这是厄里斯安西庇尔的预言，他指出了其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首行字母是这样排列的，以至于可以读出这些词： **Ι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Θεοῦ υἱὸς σωτήρ**，意思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这几节经文的首字母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下面的内容是由某个人翻译成拉丁文的，节奏感很强：——

审判将以其标准的汗水滋润大地、  
恒久不变，看王穿越岁月而来、  
受命以肉身存在于此，在世界的最后一刻成为审判者。  
神啊，信者和无信者都将看到你  
当万世终结时，与圣人同在。  
在他面前，有肉身的灵魂等待他的审判。

隐藏在浓雾中，大地一片荒凉。  
偶像和藏匿已久的珍宝被人遗弃；  
大地被烈火吞噬，烈火搜索海洋和天堂；  
它喷涌而出，摧毁了地狱可怕的门户。  
圣人的肉体 and 灵魂将继承自由和光明；  
有罪的人将永远被硫磺和烈火焚烧。  
-神秘的行动显露出来，每个人都将公布自己的秘密；  
每个人心中的秘密，上帝都将在光明中揭示。  
那时必有哭泣、哀号、咬牙切齿；  
太阳黯然失色，星星的歌声沉寂。  
月光的光辉消失了，融化了天堂。  
山谷因他而升高，高山因他而倒塌。  
人世间的高低贵贱荡然无存。  
平原涌入丘陵，天空与海洋融为一体。  
哦，万物的终结！大地碎裂，万物消亡；  
水流和火焰将一齐涌入江河。  
天使长的号角将从天而降、  
笼罩着在罪恶和多灾多难中呻吟的恶人。  
大地颤抖着被打开，露出混沌和地狱。  
每一个国王都将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火焰和硫磺之河将从天而降。

在这些拉丁文经文中，希腊文的意思被正确地表达出来了，尽管

并不是按照与首字母相连的确切顺序排列的；因为在其中的三处，即第五、第十八和第十九处，希腊字母 T 出现的地方，找不到以相应字母开头并能产生适当意思的拉丁文词。因此，如果我们把拉丁文译本中所有诗行的首字母记下来，除了保留字母 T 在适当位置的那三行，它们将用五个希腊文单词表达这样的意思：“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这些经文共有二十七节，是三的立方。因为三乘以三等于九；而九本身如果增加三倍，从表面的正方形增加到立方体，就是二十七。但如果把这五个希腊字的首字母连接起来，即“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救世主”，就会组成“ixeus”这个词、即“鱼”，在这个词中，基督被神秘地理解为“鱼”，因为他能够生活，也就是存在，在这死亡的深渊中没有罪，就像在水的深处一样。

无论是埃里色雷亚的西庇阿，还是像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库曼的西庇阿，她的整首诗——这里所引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没有任何地方与崇拜伪神相关，或者与那些人造的神相关。正好相反，她强烈地反对这样的神抵及其崇拜者，她似乎可以算作上帝之城的人。还有，拉克唐修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这位西庇阿的某些关于基督的预言，尽管他没有说明是哪一位西庇阿。拉克唐修逐一提到这些预言，但我想最好还是把它们按逻辑顺序摆在一起，就好像由拉克唐修记录下来的许多简短的陈述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他说——“他（基督）以后会落人不义者和无信者的手中，他们会用污秽的手掌打神，他们的脏嘴会吐出毒汁样的唾沫，而

他则会决然伸出他神圣的背脊忍受鞭打。他挨打但不开口，免得有人知道什么是道，道什么时候到来，道会对凡人说什么，直至戴上荆棘编的冠冕，他们拿苦胆给他吃，拿醋给他喝。这就是他们对他的冷漠。你们津津乐道于有害的思想，不认你们的神，以凡人的想法去戏弄他，给他戴上荆棘编的冠冕，给他喝苦胆汁。殿中的幔子将撕裂，日头在正午落下，三个时辰大地黑暗如夜。睡了三天以后，他要使死亡的命运终结，他要从死亡中解救自己，他要走向光明，向那些蒙召者显示复活的开始。”拉克唐修每次引用一条西庇阿的证言，插入他的讨论，用在需要证明之处。然而我试图把这些证言放在一起，只用句首的大写字母来区分，这样抄写员就不会忽略了。要注意的是，也有不少作者说埃里色雷亚的西庇阿不是生活在罗穆卢斯时期，而是生活在特洛伊战争时期。

=====

=====

=====

=====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希腊七贤盛行于罗穆卢斯统治时期，当时被称为以色列的十个部落被迦勒底人掳去，罗穆卢斯死后，神圣的荣誉加冕于他。

罗穆卢斯在位时，据说迈尔斯人泰勒斯还活着，他是希腊七位贤人之一，继承了奥菲斯最著名的逻辑诗人的地位，被称为 Ζοροί，即贤人。在此期间，十个支派被迦勒底人征服，并被俘虏到他们的土地上，而两个支派被称为犹大，其王国的所在地在耶路撒冷，他们则留在了犹大的土地上。由于罗穆卢斯死后无处可寻，罗马人便将他置于众神之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当时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后来直到凯撒时代才有人这样做，而且当时不是因为错误，而是因为奉承。

罗穆卢斯获得这样的殊荣，是因为他不是人们在人们容易受骗的粗鲁和不学无术的时代，而是在已经成熟和博学的时代，尽管哲学家们精妙而敏锐的口才还没有达到顶峰。虽然后世没有把死人神化，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把古代被神化的人当作神来崇拜；不洁的恶魔在他们的心中起了这种作用，还用谎言的神谕欺骗他们，因此，即使是更有文明的时代也不曾想象过的神话般的神的罪行，却在纪念这些假神的戏剧中被卑劣地表演出来。努马在罗穆卢斯之后





当西底家统治希伯来人，安库斯-马歇斯的继任者塔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统治罗马人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耶路撒冷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被推翻。因为先知们在责备他们的不义和不虔诚时，预言了这些事情将会发生，尤其是耶利米，他甚至说出了犹太人将要被掳的时期的年数。据说，另一位希腊“七贤”之一，米提利尼的皮塔库斯在这个时候还活着。

尤西比乌斯写道，当上帝的子民被囚禁在巴比伦的时候，另外五位（希腊）圣贤还活着，他们必须加上我们上文提到的泰勒斯和皮塔库斯，才能凑成七人。他们是雅典的索隆（Solon）、拉塞蒙的奇洛（Chilo）、科林斯的佩里安德（Periander）、林达斯的克利奥布鲁斯（Cleobulus）和普里埃内的比亚斯（Bias）。他们在神学诗人之后兴盛起来，被称为圣贤，因为他们在某种值得称赞的生活方式上胜过其他人，并在格言中总结了一些道德戒律。但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文学遗迹，只有梭伦据说为雅典人制定了某些法律，泰勒斯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用简短的谚语为自己的学说留下了著作。在犹太人被掳期间，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和色诺芬斯（Xenophanes）兴盛一时。毕达哥拉斯也生活在那个时代，哲学家这个名称也是在这个时代首次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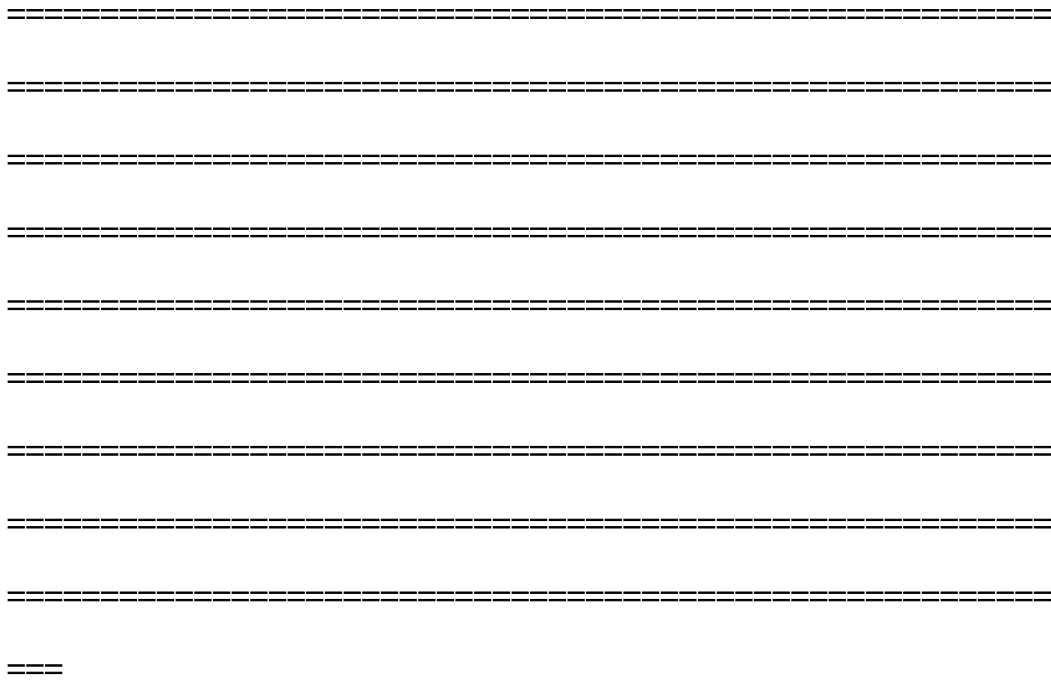




西阿被排在十二先知之首，他在书的开头写道：“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華的话临到备利的儿子何西阿。”

阿摩司的儿子以赛亚—要么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知，要么是另一位并非先知但被冠以同样名字的人—也把何西阿提到的这四位国王放在他的书的开头，并在序言中说他们在他们的时代说过预言。弥迦也说出了与他的预言相同的时代，即乌西雅时代之后；因为他说出了与何西阿相同的三个国王的名字—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我们从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发现，这些人是同时预言的。此外，约拿在乌西雅统治时期，约珥在继任乌西雅的约坦统治时期。但我们可以从编年史中找到这两位先知的日期，而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因为他们自己对此只字未提。现在，这些日子从拉丁人的国王普罗卡斯或他的前身阿文提努斯一直延续到罗马人的国王罗穆卢斯，甚至到他的继任者努马-庞皮利乌斯统治之初。犹大王希西家肯定在位至此。因此，这些我可以称之为预言的泉源，在亚述王国衰落、罗马王国兴起的时代一触即发；因此，正如亚述王国的第一个时期出现了亚伯拉罕，对他做出了最明确的应许，即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同样，在西巴比伦（即罗马）开始的时候，在其统治时期，基督要降临在他（罗马）身上，这些应许要在他（罗马）身上实现，先知们的神谕不仅以口头的形式，而且以书面的形式给出，以见证如此伟大的事情将会实现。

虽然以色列人从开始有国王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缺少先知，但这些先知只是为他们自己所用，而不是为列国所用。但是，当更明显的先知经文开始形成，并将惠及万国的时候，就应该从这座统治万国的城市建立之时开始。



## 第二十八章

### 何西阿和阿摩司预言的与基督福音有关的事

先知何西阿说得非常深奥，要理解他的意思是很费劲的。我们必须从他的书中摘录一些内容。他说：“到那时，在对他们说过‘你

们不是我的子民’的地方，他们必称为永生神的儿子”。甚至使徒们也把这句话说为对以前不属于上帝的民族的呼召的预言性见证；由于外邦人在精神上本身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被正确地称为（属灵的）以色列，所以他（何西阿）接着说：“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如果我们着手解释这一预言性的神谕，只会削弱它的味道。读者只要想起那块房角石（耶稣基督）和那两堵隔墙，一堵是犹太人的，另一堵是外邦人的，就会认出他们，一个是犹太的子孙，另一个是以色列的子孙，以同一个首领自立，从地上升起。但是，那些现在不愿意相信基督的肉体以色列人（犹太人）以后会相信，也就是他们的子孙会相信（因为他们自己当然也会因死亡而归于自己的地方）；这位先知见证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谁不知道犹太人现在就是这样呢？让我们听听他的补充——“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上帝，领受他的恩惠。”没有什么比这个预言更清楚的了，在这个预言中，大卫与王的称号不同，基督应被理解为“按肉体说，他（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正如使徒所说。这位先知还以先知的高度预言了基督第三天的复活，他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以同样的方式，使徒对我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阿摩司也预言了这些事情，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们的主。”他在



义的训诫、对邪恶的预言之外，还比其他人预言了更多关于基督和教会的事，也就是关于王和他所建立的那座城的事，所以有人说他应该被称为传道人而不是先知。但是，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在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段。他以天父的口吻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上帝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上帝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罪过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上帝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上帝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上帝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



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份，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是关于基督的。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接下去他是怎么提到教会的——“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放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上帝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上帝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等等。我们引用的经文已经足够了。这段话中有许多方面需要解释，但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我们的对手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被迫去理解它。

=====

=====

=====

=====

=====

=====

---

---

---

---

## 第三十章

弥迦、约拿和约珥的——与新旧约有关的预言的内容。

先知弥迦以大山的形象描述基督，他说“末后的日子，神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神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上帝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这位先知也预言了基督将要诞生的地方。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上帝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上帝的大能，并上帝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

然而，先知约拿关于基督的预言（的语言）没有他叙述自己的经



## 第三十一章

俄巴底亚、那鸿和哈巴谷关于基督拯救世界的预言。

就作品而言，俄巴底亚是所有先知中最简洁的。他反对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以撒的双胞胎中的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是被排除了的。但若按照用部分代表整体的语言象征，可以把以东理解为表示外邦人。我们可以察觉到这里有一个关于基督的预言，俄巴底亚说“在锡安山必有得救的人，那山也必成圣。”稍后，在预言的结尾处，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主了。”这里确实很清楚，这个预言应验在那些从锡安山得救的人要上来保卫以扫山——亦即那些相信基督而从犹大地得救的人，尤其是那些使徒。那么他们如何保卫呢，除了拯救那些通过福音的传播相信基督的人，使他们摆脱黑暗力量的统治，进入上帝之国，还能如何？后续的那句话表达了这个意思，“国度就归主了”。锡安山象征犹大地，它被预言将会得救和成圣，这就是基督耶稣。而以扫山就是以东，以此象征外邦人的教会，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锡安山得救的人来保卫它，使它成为上帝的国度。这段话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是晦涩的，但在这个事件之后还有谁看不出来呢？

先知那鸿——或者倒不如说上帝通过他——说“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

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那升上来的站在你面前，拯救你们出苦难。”让所有记得福音的人回想一下这位从地下升上来把圣灵的气息吹拂在犹大脸上的是谁，这里的犹大就是那些犹太门徒。他们的节日已经从精神上被造就为新的，属于新约，不能再回到古代。还有，依靠福音，那些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亦即伪神的偶像，被除灭了，我们看到它们已经没无闻了，就好像进了坟墓。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应验在这件事上。

还有，哈巴谷在下面这段话中讲的意思除了是指基督的再临还能指什么？”主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

=====

=====

=====

=====

=====

=====

=====

---

---

## 第三十二章

哈巴谷的祈祷和歌谣中所包含的预言。

还有，在哈巴谷的祈祷中有一首歌，他对基督说“主啊，我听见你的言语就害怕；主啊，我想到你的作为就害怕。”这里表达的不就是预见到一位新的、突然降临的救恩者的惊慌吗？“看到你站在两个人之间”，这里讲的要么是（基督）在两约之间，要么是（基督）在两名盗贼之间，要么是指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与他说话，对吗？“在这年份将近的时候你被认出来，你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这句话不用解释。“我在怒火中伤害你，你以怜悯为念”，这位先知在此以犹太人的口吻讲话，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愤怒中“伤害他”，他们把基督钉十字架，但他“以怜悯为念”，并且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神从提幔而来，圣者从隐秘的深山临到。”这里说到“神从提幔而来”，有些翻译者解释为来自南方，或来自东南方，象征中午，表示仁爱的热烈和真理的宏伟。“隐秘的深山”确实能够理解成好几种意思，但我宁可把它理解为这些关于基督的预言的精致。圣经中确实有许多隐秘的段落，锻炼着研究者的心灵。说基督来自那

里乃是因为那些理解圣经的人找到了他。“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这句话讲的意思不就是诗篇中讲的“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吗？“他的辉煌如同日光。”这句话讲的意思不就是基督的名声将照亮信徒吗？“他的手上拿着角”，这不就是十字架的纪念吗？“他用他的力量建立了坚定的爱”则不需要解释。

“在他面前有道，在他脚后有田野。”这里的意思不就是在他的到来之前有人为他开路，在他离去之后有人传扬他的名声吗？“他站立，大地震动”，他站立的意思就是他来帮助我们，使大地感动而相信他，不是吗？“他观看，赶散万民”，也就是说，他仁慈，使民众悔过。“他使山岭崩陷”，就是说那些傲慢者被他行奇迹所展示的力量震慑。“永久的山崩裂”，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候低微的将会永久上升。“我见他的行迹永久报答着他的辛劳”，这就是说我察觉到他的爱的辛劳不会没有永久的奖赏。“我见古珊的帐篷遭殃，米甸的幔子战兢”，这就是说即使这些不受罗马统治的国家也会在听到他的奇迹之后感到惊慌，那里的民众也将成为基督的民众。

“主啊，你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发愤怒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来审判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可以通过他得救。“你乘在马上，你的坐骑就是救恩”，也就是说你的传道人会成为你的驭手，他们将会听你的指点，你的福音就

是你的信徒的救恩。“主说，跪下，我要弯弓射权杖”，也就是说你要审判地上的君王。“你以江河分开大地”，这就是说那些传扬你的旨意的人开启着认信你的人的心，他们“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来见你且悲哀的民众”的意思不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吗？“你行走，水流散开”的意思只能是你在那些到处传扬你的人中间行走，你的教训像水一样散布各方，不是吗？“深渊发声”的意思只能是人心深处发出声音，说出什么对它最好。“它的想像的深处”是对前面这句话的解释，因为深处和深渊的意思是一样的。“它的想像”必须与发声联系起来，意思就是我已经说过的“说出什么对它最好”。“想像”确实是指异象，不是要藏匿异象，而是在告白中说出来。“太阳升上高空，月亮停在本宫”，意思是基督升天，教会居于她的王给她指定的位置。“箭射出发光”指的是你的话语不是秘密地传播，而是公开的。“你的枪闪出光耀”，这一句必须与前一句联系起来。因为基督曾对他的门徒说，我在暗中对你讲的事情，你们要公开讲。“你发忿恨通行大地”，意思是你通过威慑使人谦卑。“发怒气责打列国”讲的是你在愤怒中打击那些自傲的人。“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这些话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你们要有约束，直到颈项”，这些约束确实可以理解为智慧的良好约束，脚上穿鞋，颈上有衣领。“你在惊慌中受到击打”，意思就是说他提升好的约束，除去恶的约束，因为经上也提到“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至于说“在惊慌中”指的就是以奇迹的方式。“强者对此感动”，指的就是“惊慌”。“他们将张开大嘴，就像穷人在暗中偷吃”，因为有些犹太强人来



到主面前，对他的行为和言语感到惊讶，就好像在饥饿中想吃他的教会的食粮，但如福音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偷吃，“因为害怕这个犹太人。”“你乘马踏海，扰乱诸水”，这里诸水的意思无非就是“许多人”，如果他们不受扰乱，许多人就不会由于惊恐而皈依。“我听见我的嘴唇发出的祈祷声，身体战兢”，他注意他说的话，他为自己的祈祷感到恐惧，他以预言的方式说出内心察觉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惊恐中他看到了教会苦难的迫近。他马上就承认自己是教会的成员，并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作一个充满希望、耐心等候苦难的欢欣的人。他说“我可以在我客居的民众中稳行在高处”，丢下那些与他同族的恶人，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并不寻求天国。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他看到这个杀害基督的国家将会失去灵性的食粮，就用预言的方式加以描述，用属地的食粮象征精神的食粮。这个国家要在上帝的愤怒中遭受苦难的原因是，不知道上帝的义，要立自己的义。由于这个原因，先知接着就说“然而我要因上帝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立稳脚跟。他使我稳行高处，在上帝的歌声中克敌制胜。”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诗篇中讲的“他使我脚步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上帝的话。”这样，按照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唱着新歌克敌制胜的他就是赞美上帝而不是赞美自己的人。然而有些



发现，他一直预言到被掳的第五个月。西番雅是小先知之一，与他（耶利米）并列，因为他自己说他在约西亚时代就说过预言；但他没有说直到何时。因此，耶利米不仅在安库斯-马提乌斯时代预言，也在罗马人的第五位国王塔基尼乌斯-普里斯库斯时代预言。因为当掳掠发生时，他（塔基尼乌斯-普里斯库斯）已经开始统治。

耶利米预言了基督，说“基督耶稣好像我们鼻中的气，由于我们犯罪而被捉”，用这个简短的叙述表明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苦难。还有，他在另一处说“他是我们的上帝，谁也不敢跟他相比。他发现了全部的通往知识的道路，并且将智慧赐给他喜爱的仆人以色列。从那以后，智慧便出现在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中间。”有些权威把这段证言不是归于耶利米，而是归于他的抄写员，名叫巴录，但人们一般把它归于耶利米。

还有，关于基督，这位先知（耶利米）说“上帝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里，犹太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主我们的义’。”他也谈到后来对外邦人的召唤，现在我们看到这已经应验了。他说“上帝，主啊，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但这位先知也指出杀害基督的犹太人不认识他。他说“人心诡诈，他是凡人，有

谁认识他？”这位先知也是我已经在本书第十七卷引用过的那些话的源泉，涉及新约，以基督为中保。耶利米确实说过“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这段话的其余部分在前面都已经引用过了。

下面我要谈到西番雅关于基督的预言，他作预言的时间与耶利米相同。”上帝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意招聚列国，聚集列邦。”还有，“上帝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稍后，他又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上帝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上帝的名。”这里讲的“余数”在别处有预言，使徒引述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谓“余数”就是相信基督的这个民族。

=====

=====

=====

=====

=====





在被掳末期，还有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这三位小先知（即著作篇幅较短的先知）的预言。

在他们中间，哈该讲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最清楚。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们注意到这个预言的一部分已经应验了，而它的其他部分的应验还有待时日。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时天使和星辰的证言证明上帝已经震动了天；童女生子的巨大奇迹已经震动了地，上帝震动了沧海与旱地，所以基督在岛屿和整个世界被传扬。这样我们看到万国都受到感动而信基督。至于后面的“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指的是他的最后降临，我们还在期盼。因为在基督被那些相信他的人所爱之前，那些不想要他到来的人是不会期盼他的。

关于基督和教会，撒迦利亚说“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这个预言的应验，当我们的主基督要进入圣城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个预言的一部分。在另一处，先知按预言的精神谈到了通过基督的血罪得以赦免。他说“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深坑”的意思可以有多种理解，

但与正确的信仰都是一致的。然而在我看来，没有比把它解释为人的深重苦难更好的了，也就是说它是无水的和不育的，那里没有公义的溪流，只有邪恶的泥沼。在诗篇中也有一处与此相关，经上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里把我拉上来。”

玛拉基预言了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他以有可能最清晰的方式以上帝的口吻对犹太人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里收纳供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供物在各处献给上帝，通过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基督，从极远的东方到极远的西方。与此相反，关于犹太人，经上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里收纳供物”，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献祭已经停止了。尽管犹太人已经读到这段预言，看到这一预言的实现，明白这一预言只能通过基督本身来应验，但他们为什么仍旧还要期待另一个基督呢？

稍后，玛拉基又以上帝的口吻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主的使者。”基督耶稣被称作万军之主的使者不值得奇怪。正如他“以奴仆来到人间而被称作”奴仆”，所以他由于传福音而被称作“使者”。如果我们把希腊文的



“好消息”这个词译成“福音”，那么“天使”的意思是“使者”。玛拉基确实是在另一处提到基督“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在这段话中，他预言了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到来：第一次就是他说的“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亦即进入他的肉身，对此基督在福音书中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第二次就是他说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当先知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和“立约的使者”时，这肯定是指，按照他们所读的圣经，连犹太人也在寻找和期盼基督。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已经到来的、他们在寻找和期盼的基督，因为他们的心被他们自己的功德所占据而变得盲目。

当先知提到约的时候——无论是在前面那段话中提到“我与他立约”，还是在这段话中称基督为“立约的使者”——我们必须毫不怀疑地认为指的是应许永恒幸福的新约，而不是赐予暂时幸福的旧约。现在有许多人由于虚弱而侍奉真正的上帝，为的是这种暂时的（属世）幸福；他们看重这样的（属世）幸福，并因看到不虔诚者大量拥有这种（属世）幸福就感到困惑。由于这个原因，同一位先知（玛拉基）区别了只赐予善人的新约的永久幸福以及也经常赐给恶人的旧约的世俗的幸福。他说“主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

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上帝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上帝的彼此谈论，上帝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上帝、思念他名的人。”这里“纪念册”的意思是新约。

接下去让我们听听他下面是怎么讲的——“万军之上帝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万军之上帝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上帝说的。”这段话里讲的日子就是审判之日，关于这一点，要是上帝愿意的话，我们将在恰当之处更充分地谈论。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六章

### 关于以斯拉和马加比书

在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这三位先知之后，在人民（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同一时期，以斯拉也写了书，他的书是（神圣）历史书而不是先知书。他的著作赞颂上帝，描写了与这一时期相距不远的一些事件。但是当一些年轻人在争执世上什么事情最伟大的时候，可以认为以斯拉预言了基督。第一位年轻人说是“国王”，第二位说是“酒”，第三位说是“女人”，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女人支配国王。但这第三位年轻人也证明真理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如果我们看一下福音书，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真理。

重建圣殿以后，统治犹太人的不是国王，而是王子，一直到阿里斯托布罗时代。圣经正典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年代，但在《马加比书》中有记载。这些书卷不是被犹太人而是被教会接受为正典，因为这些书中记载了肉身的基督到来之前有某些殉道士承受巨大



名的哲学家之一，在被称为道德或活动的领域中居于首位。柏拉图也出生不久，他的成就远远超过苏格拉底的其他弟子。除了这些人之外，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前辈也算在内，他们（外邦人）当时（在旧约先知时代）还没有——被称为哲学家、即七位圣人，然后是物理学家，他们继承了泰勒斯的学说，并模仿他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即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斯、阿那克萨哥拉，以及毕达哥拉斯首次自称为哲学家之前的其他一些人；——即使是这些人，在古代也没有先于我们所有的（旧约）先知，——因为泰勒斯，其他人的继任者，据说是在罗穆卢斯统治时期兴盛起来的，——当时预言的溪流从以色列的泉源中迸发出来，形成了那些传遍全世界的（圣经）著作。因此，只有那些希腊“神”学诗人，奥菲斯、利努斯和穆赛乌斯，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是在旧约先知的时代。

但即使是这些先知，在时间上也不早于我们真正的神的摩西，摩西真实地传扬了唯一的真神，他的著作在权威的正典中也是第一位的；因此，这个（旧约先知）时代的（世俗）文学主要是用希腊人的语言写成的，希腊人没有理由夸耀他们的智慧，而我们的宗教（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的宗教即使不是更高明（对那些不信基督的外邦人而言），至少也是更古老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摩西之前，不是在希腊人中间，而是在野蛮的民族中间，比如在埃及，就已经有了一些可以被称为他们智慧的学说，否则圣书中就不会记载摩西学习了埃及人的所有智慧，因为他出



如果让我回忆一下更久远的时代，我们的始祖挪亚肯定是在那场大洪水之前，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他（挪亚）为先知，因为他制造的方舟，他带着他的家人逃生的方舟，本身就是对于我们时代的预言。亚当的第七代儿子以诺呢？使徒犹大的（新约）正典书信不是说他曾预言过吗？但这些人（以诺）的著作在犹太人和我们中间都不能被视为权威，因为它们太古老了，似乎有必要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们，以免以讹传讹。因为有些据说是他们写的著作被一些人引用，但正典（圣经）的纯洁性并没有接纳这些著作，不是因为这些取悦上帝的人的权威被拒绝，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这些著作是他们（所写）的。在我们认为属于正典圣经的犹太和以色列国王的历史中，提到了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在正典中得到解释，而是据说可以在先知们所写的其他书中找到，有时还提到了这些先知的名字，但在上帝的子民所接受的（圣经）正典中却找不到这些先知的名字。我承认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认为，即使是圣灵启示了那些应被视为具有宗教权威的事情的人（即先知），他们也可能通过对历史的勤奋，以人的身份写下一些事情，而以先知的身份，通过神的启示写下另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认为前者应归于他们自己，而后者则应归于神通过他们说话：因此，前者与知识的丰富有关，而后者则与宗教的权威有关。在这种权威下，（圣经）正典受到了保护。因此，如果现在有人打着古代先知的旗号，提出任何不属于正典的著作，它们甚至不能作为知识的帮助，因为它们是否真实尚不确定；正因为如此，它们不被信任，尤其是其中有些内





ε ις, 拉丁语称他们为字母的导入者或引入者, 因为他们将字母引入学习者的心中, 或者说将他们所教的人引入字母(文字)之中。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任何邪恶的虚荣心来吹嘘自己的智慧比我们(圣经)的始祖和先知更古老; 因为即使是埃及, 也不会虚妄地以其学说的古老性为荣, 因为人们发现她自己的智慧在时间上晚于我们(圣经)始祖的智慧。也没有(埃及)人敢说, 他们在认识文字之前, 即在伊希斯来到并在那里教导他们之前, 就已经精通奇妙的科学了。此外,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埃及人)那些令人难忘的、被称为智慧的学说, 除了天文学之外, 还有什么呢? 至于哲学, 它声称要教给人们一些能使他们幸福的东西, 大约在墨丘利(他们称他为特里斯梅吉斯特斯)时代, 这种研究就在这些国家兴盛起来了, 比希腊的圣人和哲学家还要早, 但却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之后, 甚至在摩西本人之后。摩西出生时, 人们发现伟大的天文学家阿特拉斯已经在世, 他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 也是老墨丘利的孙子, 而墨丘利-特里斯梅吉斯托斯是他的孙子。

=====

=====

=====

=====

=====

=====

---

---

---

---

## 第四十章

埃及人最虚伪的虚荣心，他们把自己的科学说成是十万年前的古老科学。

有些人妄自菲薄，说埃及对恒星的计算已经有十几万年的历史了。因为在两千多年前，他们从女主人伊希斯那里学会了字母，他们在什么书中收集了这个（关于年份的）数字呢？瓦罗（Varro）是历史学家中的权威，他的这一说法与神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因为从第一个人（即亚当）出现到现在还不到六千年，如果有人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任何与已确定的事实大相径庭、背道而驰的时间跨度，岂不是应该被嘲笑而不是被驳斥吗？

难道那些试图说服我们关于一个时间空间的任何东西都与已查明的真相大相径庭、背道而驰的人不是应该被嘲笑，而是应该被驳斥吗？有哪位历史学家曾经预言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实现的、（对过去而言的）未来，我们应该相信他呢？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宁可相信那些与我



不过，让我们略过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回到（世俗）哲学家们的话题上来。他们（世俗哲学家们）努力钻研的目的似乎不外乎是为了找到如何生活才能获得幸福。那么，为什么（在那些世俗哲学家们之间的）门徒们会与他们的师傅产生分歧，而同门之间也会彼此不和呢，——除了是因为，他们作为人、是用人的理智和人的推理来寻求这些东西的？

现在，虽然他们中间可能有对荣誉的渴望，以至于每个人都希望被认为比别人更聪明、更敏锐，而且是——绝不沉迷于他人的评判，而是自己的教条和观点的发明者，——但我可以承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甚至是非常多的人，对真理的热爱使他们与他们的老师或同门师兄弟分离，以便他们能够为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而奋斗，不管它是不是真理。

但是，如果没有神圣的权威引领，人类的苦难又能怎样，又如何、或在哪儿才能达到幸福呢？最后，让我们的（基督徒）作者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要有分歧，因为圣书的正典（圣经）在他们（基督徒作者们）中间是固定的、有界限的。

那么，不是像少数人在学校和体育馆里喋喋不休地争论（像那些世俗哲学家们一样），——而是如此众多的伟大人物（圣经作者们），无论是有学识的还是文化粗浅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

市，都相信上帝在他们（即正典作者）里面写这些书的时候，——对他们说过话，或者通过他们说过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圣经作者）的人数确实应该很少，以免由于人数众多，本应受到宗教尊敬的東西变得廉价；但也不能太少，以免他们的一致意见不那么美妙。因为在众多的（世俗）哲学家中，他们的作品都留下了他们的（各自意见纷争的）教条的遗迹，没有人会轻易找到任何一个在所有观点上都一致的人。但要说明这一点（即，在圣经的所有书籍中，在圣经的漫长写作历史年代中，有着惊人而奇妙的一致性、融会贯通性），对本著作来说是一项太长的任务。

但是，在这个崇拜魔鬼的城市（尘世之城）里，有哪个教派的作者得到了如此的认可，以至于其他在观点上与他不同或反对他的人都不被认可呢（即，在世俗世界中，在雅典，没有哪一个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伊壁鸠鲁派断言，人类事务不受诸神的支配；而持相反观点的斯多葛学派则认为，人类事务受到有利的守护神的统治和保护。——然而，这两个教派在雅典人中不都很有名吗？我很奇怪，为什么阿那克萨戈拉说太阳是一块燃烧的石头，根本不承认它是神，因而被指控有罪；而在同一座城市（雅典）里，伊壁鸠鲁却繁荣昌盛，生活安稳，尽管他不仅不相信太阳或任何星星是神，而且认为朱庇特或任何神灵都根本不居住在世界上，——因此人们的祈祷和祈求都不可能到达他们那里！——亚里斯蒂普斯和安提斯泰尼，两位高尚的哲学家，都是苏格拉底学

派，他们不是都在那里吗？然而，他们把人生的主要目的置于如此不同和矛盾的范围内，——前者把身体的快乐作为主要的善，而后者则断言，人的快乐主要靠心灵的美德。一个人还说智者应该逃离共和国，另一个人则说他应该管理共和国的事务。然而，每个人不都聚集弟子追随自己的教派吗？事实上，在显眼和著名的门廊里，在体育馆里，在花园里，在公共和私人的地方，他们公开地结成团伙，各持己见，有的断言只有一个世界，有的断言有无数个世界；有人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开端，有人说它没有；有人说它会灭亡，有人说它会永远存在；有人说它是由神的思想支配的，有人说它是由偶然和意外支配的；有些人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有些人则认为灵魂是必死的，——而在那些断言灵魂不朽的人中，有些人说灵魂是通过野兽转移（轮回转世）的，有些人则说绝不是这样，而在那些断言灵魂必死的人中，有些人说灵魂在肉体之后立即消亡，有些人则说灵魂或存活一小段时间或存活较长时间，但并非总是如此；——有些人认为身体是最美好的，有些人认为心灵是最美好的，有些人认为两者都是最美好的；有些人认为心灵和身体都是外在的美好；有些人认为身体的感官应该永远被信任，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永远被信任，有些人认为永远不应该被信任。现在，在这个不虔诚的城市（雅典）里，有哪个人民、元老院、权力机构或公众尊严曾经注意过对所有这些和其他几乎数不胜数的哲学家的分歧进行评判，赞同和接受一些，反对和拒绝另一些呢？难道它（雅典）没有随意地、不加任何判断地、混乱地将人们的许多争论，不是关于田地、房屋或任何金钱性质

的东西，而是关于那些使生活变得痛苦或幸福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怀抱里吗？即使里面说了一些真话，但假话也同样被放肆地说了出来；因此，这样一座城市被冠以神秘的巴比伦的称号是无可厚非的。巴比伦的意思是混乱，我们记得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对于巴比伦的国王——魔鬼来说，他们如何在相互矛盾的错误中争吵并不重要，——因为由于他们巨大而多样的不虔诚，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属于他（魔鬼）。

但是，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城市、那个共和国，这些受托于上帝神谕的以色列人，决不把假先知和真先知混为一谈，而是意见一致，毫无分歧，承认并支持他们圣书的真正作者。

这些人（圣经作者们）是他们的哲学家、圣贤、神学家、先知、正直和虔诚的教师。凡是有智慧并按照他们生活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不是按照人生活，而是按照通过他们说话的上帝生活。如果那里禁止褻渎，那就是上帝禁止的。如果说“孝敬父母”，那是上帝的命令。如果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以及其他类似的诫命，那不是人的嘴唇，而是神的神谕。无论某些哲学家在他们的错误观点中能够看到什么真理，并努力通过艰苦的讨论来说服人们，比如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亲自管理这个世界，或者美德的高尚、对国家的热爱、对友谊的忠诚、善行、以及与美德举止有关的一切，——虽然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和规则是什么，但所有这些都是预言性的，也就是神圣的，虽然





分是靠恐怖，在东方的其他王国中，他也进入并获得了犹太地；在他死后，他的将军们没有和平地将这个最广阔的王国分给自己作为财产，而是将其耗散，在战争中浪费一切。后来，埃及开始有了托勒密国王。第一个托勒密是拉格斯的儿子，他把许多俘虏从犹太带入埃及。但另一个继位的托勒密，名叫菲拉德尔福斯，允许所有被他俘虏的人自由返回；不仅如此，他还向（耶路撒冷）神的圣殿送去了国王的礼物，并恳求大祭司以利亚撒把经书（旧约圣经）给他（托勒密），他听说这些经书（旧约圣经）是真正神圣的，因此非常希望能在他建立的最尊贵的图书馆中拥有这些经书。当大祭司用希伯来文把这些话传给他之后，（托勒密国王）又要求他（大祭司）给他（国王）翻译，于是他（国王）（从以色列）得到了七十二个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每个支派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最精通两种语言，即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们的译文现在按习惯称为七十士译本。据说，他们的文字是如此的一致，如此的奇妙，如此的惊人，如此的神圣，以至于当他们坐在一起，各自独立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托勒密乐于这样来检验他们的忠诚度），他们没有一个字的意思和力量是不同的，也没有一个字的顺序是不同的；而是，就好像翻译者是一个整体一样，所有翻译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整体，因为在事实上，有一位圣灵在他们所有人里面。他们得到上帝如此奇妙的恩赐，是为了使这些经文的权威得到称赞，不是人的权威，而是神的权威，因为它确实是神的权威，是为了使那些在某个时候相信的民族（外邦人）受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所做的那样。



杰罗姆，他博学多才，精通三种语言，他不是从希腊语，而是从希伯来语（直接地）将这些经文翻译成拉丁语。尽管犹太人承认杰罗姆的翻译是忠实的，尽管他们认为七十士译本的译者在很多地方都有错误，但基督的教会仍然认为，没有人应该比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为这项伟大的工作所挑选的这么多人的权威更有权威。

但既然在他们（七十士译本的译者）身上出现了如此伟大的神性迹象，当然，如果有其他译者将圣经从希伯来语译成其他语言是忠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与这七十位译者一致，如果发现他与他们不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先知的恩赐在他们身上。因为临在于讲预言的先知的圣灵也临在于翻译预言的七十位学者，圣灵也会以神圣的权威讲其他事情，就像先知一样，因为讲这两种事情的圣灵是同一圣灵。圣灵也会以不同方式讲同一件事，所以即使用语不一，相同的意思仍旧能够启发能正确理解它们的人。圣灵也会省略或添加，以这种方式表明翻译工作的完成不是依靠凡人对语词的费力的解释，而是依靠上帝的权能充满和指引译者的心灵。

然而有不少学者认为希腊文圣经七十士本需要对照希伯来文本进行修正。但他们不敢去掉那些希伯来文本没有的内容。他们只是加上那些在希伯来文本中有，而在七十士本中没有的内容，并在句子开头加上星号表示这种添加。与此相同，那些在希伯来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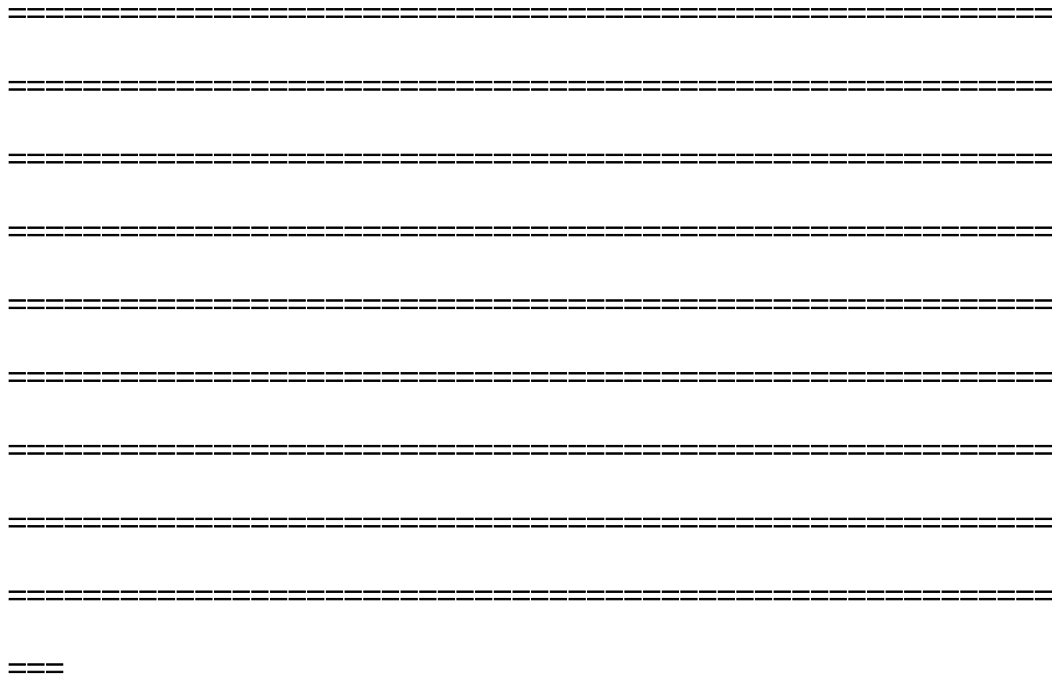
中没有，而在七十士本中有的内容则在句首加上横线，就好像我们用来表示盎司的符号一样。许多拉丁译本也有这些符号，这样的译本广为流传。

然而，不比较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我们就不能确定这些段落有无增减，有无不同表达法，也不能确定这些段落尽管与原文并不对立，但有无意思上的差别，或者说可以视为意思相同，但表达方式不同。我们应当看到，如果这些圣经中除了上帝之灵通过凡人讲话以外没有别的内容，那么在希伯来文本中有，但在希腊文本中没有的经文就是上帝之灵认为不宜通过翻译者来说、而只能通过先知来说的事情。同理，那些在希腊文本中有，而在希伯来文本中没有的经文就是这位圣灵选择要通过翻译者来说，而不通过先知来说的事情，以此表明前者和后者都是先知。因为，圣灵也以同样的方式，有些事通过以赛亚说，有些事通过耶利米说，还有些事通过其他先知来说，或者说圣灵通过这位或那位先知使同一件事得到不同的表达。还有，在两种文本中都有的内容就是这位圣灵希望通过双方来说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先知以预言的方式作前导，译者以先知性的翻译在后跟随。正如圣灵临在众先知，使他们说出完全一致的预言，这位圣灵也临在于七十位翻译者，尽管他们没有相互咨询，但仍旧能够把圣经译得一模一样。



同，但都是一样的。这可以告诫读者，不要轻视任何一方的权威，而要超越历史，寻找那些历史本身就是为了阐明而写的事情。这些事情的确发生在尼尼微城，但它们也象征着其他重大的事情，而不适用于该城。

就像先知（约拿）本人在鲸鱼腹中呆了三天一样，这也意味着，作为所有先知之主的他（耶稣基督）也要在地狱深处呆上三天。因此，如果正确地认为那座城预言性地代表了外邦人的教会，即因忏悔而被打倒，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这是基督在尼尼微所代表的外邦人教会中所做的，那么基督自己就同时用四十天和三天来表示：用四十天，是因为他在复活后与门徒一起度过了这个天数，然后升天；用三天，是因为他在第三天复活。因此，如果读者只想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么七十士译本的解经者和先知们就会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让他去探究预言的深意，就好像他们说：“在四十天里，你要寻找他，在他身上你也可以找到三天，四十天在他升天时找到，三天在他复活时找到”。这两个数字，一个是先知约拿用的，另一个是七十士译本的预言用的。我惧怕冗长，所以我不能用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些例子中，七十士的解释可能被认为与希伯来文不同，但如果理解透彻，就会发现它们是一致的。因此，我也根据自己的能力，追随使徒们的脚步，他们自己也从希伯来文和七十士译本中引用了预言性的见证，认为两者都应作为权威来使用，因为两者都是一体的，都是神圣的。现在，让我们尽可能地把剩下的内容说清楚。



## 第四十五章

圣殿重建后，犹太人不再有先知，从那时起直到基督降生，他们一直遭受着逆境，这证明了关于另一座圣殿（基督教会）的建造是先知们的应许。

毫无疑问，犹太民族在不再有先知之后变得更糟了，而这恰恰是在巴比伦被掳之后重建圣殿时，它希望变得更好的时候。因为这个属肉体的民族确实是这样理解先知哈该所预言的“后殿的荣耀必大过前殿”。现在，这句话是对新约说的，他（哈该）在上文稍作说明，他说，显然是在应许基督，“我要感动万国，所要的那

一位必来到万国”。在这段经文中，七十士译本的译者赋予了另一种意义，更适合于躯体而非元首，也就是适合于教会而非基督，他们以先知的权威说：“从万国中被主拣选的必来到”，也就是人，耶稣在福音书中对他们说：“蒙召的人多，被拣选的人少。”因为这些从万民中被拣选的人，通过新约，用活石（即神的子民）建造了一座神的殿（基督教会），远比所罗门王所建造、被掳后重建的圣殿荣耀。因此，这个（以色列人）国家从那时起就没有先知，却遭受外族君王和罗马人的侵略所导致的许多灾祸，以免他们以为哈该书中的预言因圣殿的重建而应验。

因为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到来，圣殿被征服，虽然没有发生掠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不敢反抗他（亚历山大），因此很容易就被征服，和平地接受了他；但圣殿的荣耀并没有像在他们自己的国王的自由权力下时那么大。亚历山大确实在神殿里献祭，但他并不是真正虔诚地皈依神的崇拜，而是不虔诚地愚蠢地认为（真）神应该和假神一起被崇拜。

然后，我已经提到过的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死后把他们掳到了埃及。他的继任者托勒密-菲拉德尔福斯（Ptolemy Philadelphus）非常仁慈地遣散了他们；正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正是由于他，我们才有了七十士译本的圣经。

然后，他们被《马加比书》中所描述的战斗所击溃。之后，他们



被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王俘虏；托勒密王被称为埃皮法尼斯。

然后，叙利亚的安提阿哥王用许多最残酷的手段迫使他们接受拜偶像，并使圣殿中充满了各种亵渎的行为和外邦人的迷信。然而，他们最有力的领袖犹大，也就是马加比，在击败安提阿哥的将领之后，清除了所有偶像崇拜的污秽。

然而，不久以后，有个名叫阿尔西姆斯的人通过阴谋成了大祭司，尽管这是不合法的，因为他并不是祭司支派的成员。这段时间几乎延续了十五年，尽管犹太人在某些方面过得还不错，但他们知道没有和平。在那以后，阿里斯托布罗是犹太人中第一个攫取王冠的人，他既是国王，又是大祭司。在这个时期，在他们从巴比伦回归故土、重建圣殿以后，犹太人没有国王，而只有军队首长或头领。当然了，国王也可以称作领袖，因为他领导着整个政权，他也可以称作军队首长，因为他指挥着军队。但我们无法从中推论军队首长或指挥官也可以称作国王，像阿里斯托布罗一样。

他的后任是亚历山大，也和他一样既是国王又是大祭司，据说亚历山大残忍地统治他的国民。继他之后，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成了犹太人的女王。从她那个时候起，犹太人仍旧受到更加悲惨的苦难。确实，亚历山德拉的儿子，阿里斯托布罗和叙尔卡努斯，争夺王位，借助罗马的力量镇压以色列民众，因为叙尔卡努斯寻求罗马人的帮助来反对他的兄弟。这个时候，罗马已经征服了亚

菲利加和希腊，也在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她就好像还不能强到支撑她自己的体重，因其自身的庞大而会骨折。事实上，她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巨大纷争，经历了统一战争和内战，这些战争使她精疲力竭，从一个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此时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庞培，这位罗马人最杰出的统帅，率领大军进入犹大地，占领了这座城。他打开了圣殿的大门而没有任何祭献，凭的是胜利者的权力，他不是作为一名崇拜者，而是作为一名渎神者进入至圣所，而这个地方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在确认叙尔卡努斯为大祭司，并任命安提帕特为这个被征服民族的看管人（他们称之为行省总督）以后，庞培把阿里斯托布罗作为囚犯带走。从那以后犹太人也成了罗马人的贡臣。再往后，卡西乌斯（Cassius）甚至抢劫了圣殿。再过了几年，犹太人有了一个外国人希律做他们的国王，这是犹太人罪有应得；在希律王统治时期，基督诞生了。

因为这个时候预言之灵通过族祖雅各之口指出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说“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确实，到希律为王的时候，犹太人一直不缺犹太人为王，而希律则是第一个出身于外族的人被他们接受为王的。

因此，这是基督应当到来的时候，他是新约之下得应许的，他应当得到异邦人的期待。但是，万民不可能期待他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权力的光辉下施行审判，除非他们先相信他，当他



在他自己身上彰显上帝，其中一些神迹，甚至是足以宣扬他的神迹，都记载在福音经文中。其中第一个神迹是他奇妙地降生，最后一个神迹是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了。但是杀害基督的犹太人不会相信他，也不相信他会死后复活，他们在罗马人手中受到更加不幸的毁灭，他们的王国被连根拔起，而在这个王国中他们已经处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散布到全世界（犹太人确实无处不在），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圣经，他们为我们作了见证，因为我们并没有虚构关于基督的预言。确实有许多犹太人在基督受难以前就思考这些预言，而在他复活之后就相信了他。对这些犹太人有预言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归回。”而其他犹太人则是盲目的，有预言说到他们，“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成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因此，当犹太人不相信我们的（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旧约）圣经应验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用昏蒙的眼睛阅读圣经。当然，有些人会说，基督徒虚构了关于基督的预言，以西彼拉的名义发表，还有归于其他人的诸如此类的预言，要是有的话；但这些预言并非从犹太人中产生。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些产生于我们对手的书中的预言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知道，依据他们（以色列人）拥有和保存在这些书中的证言，哪怕不情愿，他们也已经散居到各国，而基督的教会也在各国传播。

确实，关于这种散居的预言很早以前在《诗篇》中就已经有了，



## 第四十七章

在基督教时代之前，是否有任何以色列种族之外的人属于天城（上帝之城）的团契。

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或将来知道有任何外邦人——亦即不是出生在以色列之家，也没有被这个民族纳入圣典的人——写过关于基督的预言，我们可以引用他们的话作为附加的证言。这样的证言对我们来说不是必需的，但若它是我们缺少的，那我们就不要加以忽略。但我们相信，其他民族也和犹太人一样，会有一些人得到这个奥秘的启示，并受到感动而宣扬基督，这种信念并非不可接受。他们可以享有上帝同样的仁慈，或者说他们也有可能受到恶鬼的教唆，我们知道这些恶鬼在基督出现时认出基督来，而犹太人却不认识他。确实，除了犹太人，没有其他民族可以称作上帝的子民，但犹太人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在其他民族中也有某些人属于真正的以色列人，这样说不是依据属地的团契，而是依据属天的团契，他们是超自然的国度的公民。如果他们（犹太人）否认这一点，那么用圣洁而又神奇的约伯为例可以很容易证明他们错了。因为约伯从出生来讲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改宗者，亦即皈依以色列民族的人。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东的种族，他出生在那里，也死在那里。然而在神圣的话语中他得到高度赞扬，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在公义与虔诚上与他相比。尽管我们在《编年史》中没有发现他的年代，但他的书由于自身的重要性

而被以色列人接受为权威正典，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属于以色列之后的第三代。我不怀疑这是由于上帝旨意的特许，而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应当知道，其他民族中也有人按照上帝生活，令上帝喜悦，他们属于灵性的耶路撒冷。然而不可相信这种特许会赐予任何人，除非他得到上帝的启示，“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基督将要降世为人这件事已经预言给古代的圣徒，就好像基督降临这件事已经对我们做了宣告，这样，通过基督，这种信心可以引导所有预定为上帝之城公民的人趋向上帝，上帝之城是上帝之家和上帝的圣殿。

但从圣经之外的来源产生的显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展示恩典的所有预言都会被怀疑为基督徒的伪造。由于这个原因，除了指出写在犹太人圣经（即旧约）中的关于基督的神圣预言，我们没有其他更加确定的方式驳斥那些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争辩、认为他们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外人。正因如此，犹太人为了做见证而被赶出家园，散居到全世界，而基督的教会也在全世界增长。

=====

=====

=====

=====

=====

=====

---

---

---

---

## 第四十八章

哈该在预言中说，神家的荣耀要比最初的荣耀更大，这个预言不是在圣殿的重建中，而是在基督的教会中真正应验了。

神的殿比用木头、石头、金属和其他贵重物品建造的第一座殿更加荣耀。因此，哈该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圣殿的重建上。因为圣殿在重建之后，永远不会像所罗门时期那样荣耀；是的，相反，圣殿的荣耀已经被削弱了，首先是预言停止了，然后是国家本身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难，甚至最后被罗马人摧毁，正如上述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但这所与新约有关的房屋（基督教会），与它所建造的活石，甚至是有信仰的、更新的人（基督徒），都是更加荣耀的。但是，重建圣殿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圣殿的翻新在先知的预言中是另一个被称为新约的典型。因此，当神说“我必在这地方赐平安”，他指的就是那个预表的地方（基督教会）；因为既然那个重建的地方（圣殿）是基督所要建造的教会的预表，那么“我必在这地方赐平安”这句话的含义就没有别的可以接受了，除非“我在那个地方所象征的地方赐平安”。因为所有预表的事物



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是它们所预表的人的化身，正如使徒所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因此，这座新约之屋（教会）的荣耀比旧约之屋（圣殿）的荣耀更大；当它（教会）被献上时，它将显示出更大的荣耀。因为那时“万国所盼望的必来到”，正如我们在希伯来文中所读到的。因为在他（基督）降临之前，他还没有被万国所渴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渴慕的是谁，他们还没有相信他。然后，根据七十士译本的解释（因为这也是预言性的意思），“从万国中被主拣选的人必来到”。使徒说：“正如他（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为基督说：“蒙召的人多，被拣选的人少”，并不是指那些蒙召却被赶出筵席的人，而是指那些被拣选的人所建造的房子，从今以后，这房子不怕毁坏。然而，由于教会中也充满了那些要像在打谷场上一样被簸箕分开的人，这座房子（教会）的荣耀现在还不像将来那么伟大、明显，而到了那个时候，在那里（教会里）的每个人就会永远在那里了。



---

---

---

## 第四十九章

教会的增长，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属世的后裔与属神的选民混杂在一起。

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在这些邪恶的日子里，教会正在通过她当前的谦卑来准备她将来的提升。她正在经历恐惧的毒针、悲哀的折磨、劳役的艰辛和诱惑的危险。她只有在盼望中才能欢乐，在她的欢乐圆满的时候。因此，在这个时候，教会里有许多坏人与义人混在一起。他们都好像是被福音之网聚拢到一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像在大海中一样，好人与坏人都被网聚拢在一起，直到被拉上岸。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恶人会与义人分别开来，就像在上帝的圣殿中一样，“上帝为万物之主。”我们确实知道他的道现在已经应验了，他在诗篇中说“我已经陈明，其事不可胜数。”自从他陈明以来，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他首先通过他的先驱约翰之口，然后通过他（耶稣基督）自己的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基督拣选了他的门徒，他也称他们为使徒。他们出生卑贱，默默无闻，没有文化，所以，如果说在他们身上或在他们的行为中有什么伟大之处，就应当归于基督本身，基督临在他们，

是基督在起作用。

他的门徒中有一个恶人，但基督恶人善用，用他们来完成他的受难，并且给他的教会树立了一个宽容恶人的榜样。在通过他的身体的临在传播神圣的福音以后，他受苦、死亡，然后复活，他的受难告诉我们必须寻求真理，他的复活告诉我们必须盼望永恒，更不必说他流血为我们赎罪这个深刻的奥秘了。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他的门徒一起度过四十日，他们看着他升天。后来，过了十天以后，像他所应许的那样，他派来了圣灵。这位圣灵来到他的信徒中间，这件事最大的、最令人惊奇的征兆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别国的话。这种方式表明大公教会的统一将会在万国应验，教会将说各种语言。

=====

=====

=====

=====

=====

=====

=====

=====

=====

=====

## 第五十章

福音的传扬，因着传道人的受苦而更加著名和有力。

然后就是“训诲必出于赐安，上帝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条预言的应验，还有主基督在他复活以后亲自所作的预言。对此他的门徒非常惊讶，“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得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还有，当门徒们问他何时再临时，他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教会首先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的许多人相信了，基督本人亲自准备的那些传福音的人就好像明灯，把福音送往许多国家，因为基督用他的话语修剪他们，用圣灵点燃他们的热情。基督对他们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样，他们就不会由于害怕而呆滞，而会在仁爱中充满热情。最后，福音传播到全世界，不仅依靠那些在基督受难之前和复活之后亲眼看到基督和听到他讲话的那些人，而且也依靠他们的后继者。他们处在恐怖的迫害之中，许多殉道士受酷刑和死亡。上帝用征兆、显现和权柄的隐秘运作，用圣灵的馈赠，使外



上帝之城一样；就像混乱之城冷漠地容纳那些观点各异、持相反意见的哲学家一样。

因此在基督的教会中有些人嗜好某些病态的、堕落的学说，通过矫正这些人的谬误，才会有助确立完善和正确的学说。他们（那些坚持谬误的人）拒绝修正他们那些瘟疫般的、致人于死地的教义，固执地加以坚持和捍卫。这些人成为异端，当他们离开教会时，就成了给教会增添麻烦的敌人。然而，即使这些十分邪恶的人也会给真正的、基督的大公教会的成员带来一定的好处。因为上帝甚至能够善用恶人，确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教会的所有敌人确实都因谬误而盲目，或因邪恶而堕落，如果他们得到伤害（教会）身体的权能，他们就会起到锻炼教会、增强其坚韧性的作用。如果他们仅仅用他们邪恶的信仰反对教会，那么他们训练了教会的智慧。还有，他们甚至在仁慈方面，甚至在善行方面，训练了教会，因为教会甚至可以爱她的敌人，通过教育或严格执行教会纪律的方法说服他们（那些谬误的人）。这样的话，哪怕是魔鬼，这个亵渎之城的国王，当他亲自反对在这个世界上客居的上帝之城时，上帝也不会允许它伤害上帝之城。无疑，上帝的旨意既让这座城（上帝之城）得到有形的繁荣的安慰，让她不至于被对手打败，又让她接受严格的纪律，使她不至于因为繁荣而腐败。上帝用一样东西来考验另一样东西，以这种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认识到诗篇中的那句话的来源，“我心里多忧多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还有使徒的话“在指望中要喜

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下面所说的相同教导会在任何时候失效：“凡立志在基督里虔诚信仰的，也都要受逼迫。”当教会之外的人不愤怒时（即当基督教会没有受到很大逼迫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而且确实会有（给教会）带来巨大安慰的安宁，尤其是对弱者（软弱的基督徒）。——但是，在教会内部，也不会缺少这样的人（那些虚伪的基督徒），用他们对道德的抛弃来折磨那些虔诚生活的人的心。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褻渎了“基督徒”和“大公教会”的名字。这个名字对那些立志在基督里虔诚信仰的人越亲切，他们对那些恶人的所作所为也就越悲哀，虔诚的心灵想要爱他们，但他们（那些恶人）却变得不那么可爱。还有，当异端自己认为拥有基督徒的名字和圣礼、圣经、教条时，会给虔诚者的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这是因为，许多原来想成为基督徒的人会由于异端的分裂活动而变得犹豫不决。也因为许多褻渎者会在这样的分裂中伺机诬蔑基督徒的名字，因为连异端也被称作基督徒。由于这种人的堕落行径，那些“在基督里虔诚信仰的人”忍受着（心灵所受到的）逼迫，哪怕身体上没有受到骚扰和折磨。他们忍受这种逼迫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心里。因此诗篇作者说“我心里多忧多虑”，没有说“我身上”。

还有，由于人们认为上帝的应许是不变的，也因为使徒说过“上帝知道他们（真正的基督徒）是（属）他的，他预先就知道他们，他预先就定下、让他们具有他儿子的模样”，由此可见他（上帝）的选民没有一个会灭亡。这就是那首诗要继续说“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的原因。当那些坏的或假的基督徒逼迫他们（真正的基督徒），由此给他们（真正的基督徒）带来一定的（磨练的）好处时，他们（良善基督徒）的心感到悲哀。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样的痛苦从一种仁慈中产生出来，他们并不希望这些逼迫者灭亡或去阻碍他人的得救。总之，当这些犯错误的人得到矫正时，安慰就到来了，这些安慰就像洪水一样冲刷着虔诚者的心，就好像当他们想到这些犯错误的人将会失丧时感到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一样。在这些罪恶的日子里，教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客居。这种客居不是从基督以肉身显现以及使徒的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第一位义人亚伯开始的，他被他褻渎的兄弟杀害，这种客居从那时候起一直要延伸到这个世界终结，虔诚者会处在这个世界的逼迫和上帝的安慰之中。

=====

=====

=====

=====

=====

=====



---

---

---

---

## 第五十二章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某些人的观点，即既然过去的十次迫害已经应验，那么第十一次迫害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迫害了，而第十一次迫害必须发生在敌基督的时代。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有些人的想法或可能的想法是妄言或轻信的，即在敌基督的时代之前，基督的教会除了已经遭受的迫害（即十次迫害）之外，不会再遭受任何迫害，而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迫害将由敌基督施加。他们认为尼禄的迫害是第一次，多米蒂安的迫害是第二次，特拉扬的迫害是第三次，安东尼的迫害是第四次，塞维鲁的迫害是第五次，马克西明的迫害是第六次，德西乌斯的迫害是第七次，瓦勒里安的迫害是第八次，奥勒良的迫害是第九次，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迫害是第十次。因为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开始出埃及之前，埃及发生了十次灾祸；他们（那些进行这种比较的人们）认为这表明敌基督者的最后一次迫害一定会像第十一次灾祸一样。在第十一次灾祸中，埃及人怀着敌意追随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当上帝的子民从干地上通过时，

他们却葬身红海。然而，我并不认为（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在埃及所发生的事预示着（对于基督教会的）迫害，无论那些这样想的人看起来多么巧妙地将两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但这不是预言的灵，而是人的思想的猜测，——人的思想有时会击中真理，有时会被蒙蔽。——有这种想法的人又如何看待主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迫害呢？他们会把它归入哪个数字呢？

如果他们应该只计算这一次（即基督被钉十字架），就好像必须计算那些与（基督）身体（即教会）有关的迫害，而不计算元首自己被陷害和被杀害的迫害，那么他们又能如何看待基督升天后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对于基督教会的）迫害，当蒙福的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时；当约翰的兄弟雅各被用刀屠杀时；当使徒彼得被囚禁待杀，却被天使释放时；当弟兄们被赶出耶路撒冷，四散逃亡时；还有，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使教会的弟兄们逃亡和散落；还有，当保罗本人已经成为信徒，宣扬他曾经加以迫害的福音时，他自己也受到迫害，就像他以前迫害教会一样。无论他（保罗）抱着巨大的热情去哪里传福音，在犹太人中或者在外邦人中，这种事情都发生了。——那么他们（那些声称教会经历十次迫害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从尼禄的时代开始计算迫害，而自从教会成长以来，她已经经历了许多最残忍的迫害，要想把它们全都写出来不就太长了吗？还有，他们（那些声称教会经历十次迫害的人们）若是认为只有由国王发起的迫害才应当计算在内，那么希律是一位国王，他甚至在我

主升天以后还进行过最残忍的迫害。还有，关于朱利安他们又该如何处理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朱利安的迫害算在这十次之内，——当他责令基督徒实行或接受普通教育时，他不是在对教会进行迫害吗？在他统治之下，老瓦伦廷（他是朱利安之后的第三位罗马皇帝）表明自己有基督徒的信仰，于是被剥夺兵权。

至于朱利安开始在安提阿做了些什么我就不说了，只提到他被那里的一位忠诚的年轻人所深深打动。当时有许多人被捕，受到严刑拷打。这位年轻人被捕后受到一整天的折磨，然而即使在受到酷刑的时候，他仍旧在唱赞美上帝的颂歌。这位皇帝对这样的奇迹感到震惊，不敢再去伤害别的囚犯，免得自己羞得无地自容。最后，在我们记忆的范围之内，瓦伦斯，那个雅利安人，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位瓦伦廷的兄弟，不是在东部的一次大迫害中想要摧毁大公教会吗？并且，如果认为在全世界结出果实和不断增长的教会不会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国王的迫害，那该有多么奇怪！在哥特人的王国，国王们对基督徒的残忍迫害是惊人的，那里的民众不也都是大公教会的信徒吗？他们中有许多人因为殉道而获得荣耀，这是我们从某些兄弟那里听说的，他们栩栩如生地回忆了当时他们看到的情况，而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少年。最近在波斯发生的事件怎么样？那里对基督徒的迫害如此凶狠——尽管它目前确实已经消退——以至于有许多人逃离，甚至来到罗马的城镇。每当我想起这些类似的事件，我似乎就无法给基督徒受迫害的次数设置任何限制，教会必须承受对她的锻炼。但是，除了没有基



恰当的。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有益，那么当耶稣的门徒问这个问题时，我们的主，上帝本身就会做出回答。当他们（门徒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保持沉默。正好相反，他们直接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是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因此，如果我们努力去计算和限定这个世界还剩下多少时间，计算还有多少年，那么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听到真理本身的口中说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然而有些人已经说过，从主升天到他最后的降临之间还会有四百年、五百年，甚至一千年。然而，若要说明这些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仅仅是在使用人的推测能力，而没有提供来自正典圣经的坚强证据。当基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时候，他确实是在吩咐所有作这种计算的人放松他们的数算的手指头，让它们休息。

但由于这句话出现在福音书中，所以许多伪神的崇拜者不会以此约束他们的伪装，这不值得惊讶。这些崇拜者实际上是根据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的魔鬼的反映来确定基督徒的宗教会延续多久。因为当这些崇拜者看到基督宗教在经历了这么多次大迫害之后都没有被摧毁，反而由于受到迫害而神奇般的增长，他们就虚构出一些我不懂的希腊文的句子，当作神谕来告诉某些向他们询问的人。在这些句子中，他们确实说基督没有犯渎神罪，但他们说彼

得使用巫术来确保基督之名得到 365 年的崇拜，在过了这些年以后，就直接走向完结。

啊，博学者的心哪！这些有文化的知识人，竟然不选择相信基督，反而认为相信这些有关基督的（臆想的）事情才是恰当的！他们认为基督的门徒彼得没有向基督学习巫术，但这样一来，尽管基督是清白的，彼得却成了巫师。他们宁可相信通过彼得的巫术可以使基督之名得到崇拜，而不是使彼得自己的名字得到崇拜，而彼得在这样做的时候要花费巨大的辛劳和冒着巨大的危险，最后甚至要流血牺牲！如果巫师彼得使全世界热爱基督，那么清白的基督做了些什么使彼得如此热爱他？让我们的对手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吧。还有，要是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让他们知道使这个世界为了永恒生命而热爱基督的的恩典，也正是由于这种恩典，彼得为了能够从基督那里得到永恒生命而热爱基督，哪怕为了基督而承受暂时的死亡。

还有，能够预言这样的事情但却不能消除这些事情的是什么样的神？这些神屈从于一位巫师，屈从于一种邪恶的巫术（他们说有个一岁的儿童被杀害了，撕成碎片，用邪恶的仪式埋葬），也允许一个与它们为敌的宗教长时间地积聚力量，面对多次残忍恐怖的大迫害，不是去抗拒它，而是耐心地忍受它。这些神甚至允许人们废弃它们自己的偶像、神庙、祭仪和神谕？最后，受到劝说或被迫去做这种事情的神是什么神？因为它肯定不是我们的神，而



降临，以及他的门徒设立对基督的崇拜算起，365年事实上已经过了好久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找其他论据来驳斥这种谎言呢？我们不需要以基督的诞生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因为他在婴儿时期和少年时期并没有门徒，但从他开始有门徒起，那么基督的教义和宗教无疑就开始通过他的有形的临在而开始为人所知了，亦即从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他受洗开始算起。这确实是很以前就有的预言的原因，“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然而，在基督受难和复活之前，基督徒的信仰还不具备一种为所有信徒所设的确定形式。通过基督的复活，这种形式确定了，因此使徒保罗对雅典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因此，若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从复活开始，尤其是也是在基督复活以后的这一时期，圣灵在那座城中赐予了第二律法，亦即立下了新约。称作旧约的第一律法通过摩西来自西乃山，这件事是第二律法的预言，而第二律法通过基督赐予，“训诲必出于赐安，上帝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基督本人说要奉他的名悔改，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因此，对这个名字的崇拜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所以人应当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难而又复活。从那里开始，这种信仰喷发出来形成熊熊烈焰，有如此高尚的开端，数千人欣然皈依基督之名。他们出售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凭着一种神圣的决心和最坚定的仁慈，自甘贫穷，他们自己作好了准备，要在愤怒的、想要喝他们血的



犹太人中间为真理而斗争，直到牺牲。他们用的不是武器，而是坚贞不屈这种更加伟大的力量。如果这么多工作的完成并没有使用巫术，我们的对手为什么要犹豫不决，不相信同一上帝的权能在这里产生的结果也能够在全世界产生？

然而，让我们假定彼得确实行过巫术，使耶路撒冷大量的民众狂热地崇拜基督之名。而那里的人曾经抓住基督，把他钉十字架，或者在他钉十字架时嘲笑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实行这种巫术的那一年开始算起，来看一看 365 年什么时候过完。基督死于两位盖弥尼执政（罗马）时期，在四月的第一天之前的第八天。他死后在第三天复活，这是使徒们亲自证实的。四十天以后他升天，十天以后（亦即他复活以后的第十五天）他派来了圣灵。当使徒们传扬他的时候，就有三千人相信了他。因此，崇拜他的名在那个时候兴起了，通过圣灵的作用，这既是我们相信的，又是真实的。但是按照那些不虔诚者虚构的故事，这件事是彼得用巫术来完成的。稍后，当有神奇的征兆通过这位彼得出现时，又有 5000 人相信了基督。当时有一个乞丐生来就是瘸子，由别人背着去圣殿门口乞食，但彼得以基督之名治愈了他，使他马上就能健步行走。随着教会的增长，信徒越来越多。

这样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日子，作为计算的开始，亦即基督派来圣灵的那一日，5月的第十五日。如果我们算一下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执政官，那么我们发现 365 年的时间应当在荷诺留和欧提基阿

努执政的那一年的 15 日结束。因此，第二年，在马利乌斯-狄奥多罗斯（Mallius Theodorus）执政期间，根据恶魔或人类虚构的神谕，当时应该已经没有基督教了。但是，我们知道，在非洲最著名、最显赫的城市迦太基，霍诺留皇帝的官员高登提斯和约维乌斯在四月节前的第十四天推翻了庙宇，打碎了假神的肖像。从那时起到现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谁没有看到对基督之名的崇拜有了多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许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曾因认为占卜是真的而远离信仰，但当同样的年数过去之后，他们才发现占卜是空洞可笑的。因此，我们这些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信彼得，而是信彼得所信的那位，我们被彼得关于基督的布道所启发，没有被他的咒语所毒害；没有被他的魔法所欺骗，而是被他的善行所帮助。在通往永生的教义上，基督本身就是彼得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

在论述并尽可能充分地展示了天上和地下两座城的必死历程之后，我们终于要结束这本书了，这两座城从头到尾都混杂在一起。在这两座城中，地上的那座城为自己造了假神，她可以从其他地方，甚至从人中间，用祭祀的方式来侍奉这些假神；而天上的那座城，是地上的客居者，她不造假神，而是由真神自己造的，她自己必须是向真神的献祭。然而，这两个人要么都享受着属世的好处，要么都遭受着属世的苦难，但却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盼望和不同的爱，直到最后的审判将他们分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结局，而这结局是没有尽头的。关于这两种结局，我们





瓦罗指出，关于至善的各种观点可能会形成二百八十八个不同的哲学派别。

鉴于我还要讨论地上和天上两座城市的命运，我必须在本著作允许的范围内，首先解释一下人们试图在不幸的人生中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理由、这样，不仅从神圣的权威，而且从可以向不信的人提出的理由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家们的空想与上帝赐予我们的希望，以及他将赐予我们的、作为我们的福气的希望的实质性实现，有着怎样的不同。

哲学家们对善与恶的目的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他们热切地探讨这个问题，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现是什么使人幸福。

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最终的善，而人们想要得到最终的善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我们想要回避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最终的恶，而最终的恶被回避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善的目的”，是指完成善，使善变得完整；我们所说的“恶的目的”，是指完成恶的发展。因此，这两个目的就是至善和至恶；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那些在虚妄的人生中自称研究智慧的人，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发现这些目的，并在今生获得至善，避免至恶。虽然他们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天生的洞察力使他们没有偏离真理，以至于他们把至善和至恶，有的放在灵魂里，有的放在肉体里，有的放在两者之间。马库斯-瓦罗（Marcus

Varro) 在他的《哲学论》(De Philosophia) 一书中, 从哲学派别的这种三方分布中, 得出了如此之多的观点, 以至于通过对区别进行微妙而细致的分析,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数出了多达 288 个派别, 这并不是说这些派别实际存在过, 而是说这些派别有可能存在。

为了简明扼要地说明他的意思, 我必须从他在上述书中的开场白说起: 有四种东西是人所渴望的, 就像天性一样: 或者是快乐, 即身体感官的愉悦刺激; 或者是安宁, 即排除身体上的一切不便; 或者是这两种东西, 伊壁鸠鲁把它们称为一个名字——愉悦; 或者是本性的主要对象, 它包括前面提到的东西和其他东西, 或者是身体上的, 如健康、安全和肢体的完整, 或者是精神上的, 如人身上所具有的较大和较小的精神天赋。现在, 这四种东西——快乐、安宁、两者的结合以及本性的主要对象——在我们身上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我们要么因为它们而渴望美德, 要么为了美德而渴望它们, 要么为了它们本身而渴望它们; 因此, 从这种区别中产生了十二个教派, 因为每个教派都因为这种考虑而增加了三倍。我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这样就不难理解其他的例子了。那么, 按照身体的快乐受制于美德、优先于美德或与美德结合, 就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当身体的快乐被选作美德的附属品时, 它就服从于美德。

为国家而活是一种美德, 为国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 而这两

者都离不开身体的愉悦。因为吃喝有快乐，性交也有快乐。但是，当快乐比美德更重要时，快乐是为了快乐本身，而选择美德只是为了美德能够：——除了获得或保持身体的快乐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这的确让生活变得丑陋不堪；因为当美德成为享乐的奴隶时，它就不再配得上美德之名了。然而，即使是这种可耻的歪曲，也会得到一些哲学家的支持和维护。那么，美德与享乐的结合，就是两者都不是为了对方的缘故，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因此，快乐与美德的服从、偏爱或结合形成了三个派别，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以及首要的本性祝福也形成了三个派别。由于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这四种事物有时受制于美德，有时优先于美德，有时又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因此产生了十二个派别。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个不同点，即社会生活，这个数目又会增加一倍；因为无论谁加入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个，要么是为了自己，要么是为了同伴，他应该为同伴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就会有十二个人认为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坚持这些观点中的某一种，而另外十二个人则决定，他们不仅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循这种或那种哲学，还应该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遵循这种或那种哲学。这二十四派别又增加了一倍，加上《新学派》中的差异，变成了四十八个派别。因为这二十四派别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肯定地坚持和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像斯多葛派捍卫人的至善只在于美德的

立场一样；也可以认为它们是可能的，但并不肯定，就像新学院派所做的那样。因此，有二十四个人认为他们的哲学肯定是正确的，另外二十四个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可能的，但不是肯定的。此外，每个加入这些派别的人都可以采用犬儒学派或其他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这种区别会使人数增加一倍、这样就有了九十六个教派。

最后，这些教派中的每一个教派都有可能被热爱悠闲生活的人所信奉，比如那些由于选择或需要而沉迷于研究的人，或者被热爱忙碌生活的人所信奉，比如那些在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又忙于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人，或者被选择混合生活的人所信奉，他们模仿那些把时间一部分分配给博学的休闲生活，一部分分配给必要的事务的人。

就这样，我尽可能简洁明了地用自己的话阐述了瓦罗在书中表达的观点。但他是如何驳斥了所有其他教派，并选择了一个教派，即柏拉图创立的旧学派，并一直延续到该哲学流派的第四位老师波勒莫，他认为他们的体系是确定的；他如何以此为由将其与“新学派”区分开来，“新学派”始于波勒莫的继任者阿西西劳斯，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不确定的；他又如何试图证明旧学派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疑问，——我说，所有这一切都太长了，无法详加论述，但我绝不能沉默地将其一笔带过。



然后，瓦罗首先否定了所有那些使教派数量倍增的分歧；他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些分歧不是关于至善的分歧。他认为，在哲学中，宗派的产生只是因为它在主要目的这一点上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学派的观点。因为人之所以要进行哲学思考，无非是为了获得幸福；而使人幸福的东西本身就是至善。换句话说，至善就是哲学的原因；因此，不能把那些不走自己的路去追求至善的哲学派别称为哲学派别。因此，当有人问一个智者是否会采取社会生活，对朋友的至善像对自己的至善一样渴望和关心，或者相反，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时，这里没有关于至善的问题，而只有关于与朋友交往或不交往涉及至善是否恰当的问题：智者是否会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朋友的利益，他对朋友的利益就像对自己的利益一样乐此不疲。同样，当有人问哲学所关注的一切事物是像新学院那样被认为是不确定的，还是像其他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确定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应该追求什么目的，而是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个目的的实质存在；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追求至善的人是否必须坚持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善，或者只是在他看来是真实的，尽管可能是虚幻的，——两者追求的是同一种善。这种区别也是建立在犬儒学派的服饰和举止之上的，它并不涉及至善的问题，而只是涉及追求在自己看来是真实的善的人是否应该像犬儒学派那样生活的问题。事实上，有些人虽然追求不同的至善，有些人选择享乐，有些人选择美德，但他们却采用了犬儒学派得名的生活方式。因此，无论犬儒学派与其他哲学家有何不同，这与选择和追求构成幸福的善没有任何关



及对善的目的的争论，而是询问这三种生活中的哪一种使人处于发现和保持至善的最佳位置。因为这种善，一旦被人发现，就会使人幸福；但文人的闲暇，或公共事务，或这三者的交替，并不一定构成幸福。事实上，许多人发现，他们有可能采取这些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但却错过了使人幸福的东西。因此，关于至善和至恶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生活、学院派的疑惑、犬儒学派的衣食住行、三种生活方式—积极的、沉思的和混合的—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而主要的善的问题却与之无关。

因此正如马库斯-瓦罗通过引入从社会生活、新学院、犬儒学派和三重生活形式中衍生出来的这四种差异，将教派增加到了 288 个（或他选择的更大的数字），同样，他通过消除这些差异，认为它们与至善无关，因此不构成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教派的东西，他回到了那十二个关注于探究使人幸福的善是什么的学派，他表明其中一个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换句话说，他摒弃了建立在三重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区别，从而将教派总数减少了三分之二，使教派减少到九十六个。然后，撇开犬儒学派的特殊性不谈，数目又减少了一半，为四十八个。再撇开新学院派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区别，数量再次减半，减至二十四个。同样，考虑到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多样性，剩下的只有十二个，而这一差异又将其增加了一倍，变成了二十四个。关于这十二个教派，没有理由不把它们称为教派。因为在这十二个宗派中，唯一的探究是关于至善和至恶的，也就是说，关于至善的探究，因为找到了至善，也就找到

了相反的恶。为了形成这十二个派别，他把这四种事物——快乐、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以及瓦罗称之为primigenia的本性的主要对象——乘以三。因为这四种东西有时从属于美德，所以它们似乎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美德而被渴求；有时优先于美德，所以美德似乎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而被需要；有时与美德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们和美德都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被渴求，——我们必须把这四种东西乘以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十二个教派。但是瓦罗从这四种事物中剔除了三种——快乐、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事物不配拥有它们的地位，而是因为它们被包含在本性的主要对象中。既然快乐和安宁以及其他许多事物都包含在本性的主要对象中，那么无论如何，又有什么必要把快乐和安宁这两端分成三部分，先把它们分开，然后再把它们结合起来呢？必须从其余三个派别中选择哪一个？这是瓦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不管是选择这三个派别中的一个还是另一个，理性都不允许有不只有一个派别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但同时，让我们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瓦罗是如何从这三个教派中做出选择的，即从分别认为本性的主要对象是为了美德而被渴求、美德是为了这些对象而被渴求、美德和这些对象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被渴求的教派中做出选择的。

=====

=====



和杯子里的饮料”，而仅仅是杯子；但它之所以被称为杯子，是因为它是用来装饮料的。

最后，人既不是只有灵魂，也不是只有身体，而是两者共同构成的，身体和灵魂各为一部分，但整个人是两者共同构成的，——就像我们把两匹拴在一起的马称为一对，在这对马中，近马和远马都是各自的一部分；但我们不把它们中的任何一匹马自己，无论与另一匹马有怎样的联系，称为一对；而只把两匹马放在一起时才是一对；——那么，在这三种选择中，瓦罗选择了第三种，即人既不只是身体，也不只是灵魂，而是两者共同存在。因此，作为人的幸福所在的最高的善，是由身体和精神这两种善组成的。因此，他认为本性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它们本身而追求，而美德是生活的艺术，可以通过教导传达，是精神财富中最优秀的。那么，这种美德或调节生活的艺术，当它接受了这些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在任何教导之前就已存在的本性的主要对象之后，就会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追求它们，同时也追求它自己；它利用它们，就像它也利用它自己一样，以便从它们中获得或多或少的利益和享受，就像它们本身或多或少一样；虽然它从所有这些对象中获得快乐，但它会轻视较少的对象，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或保留较多的对象。

现在，在所有的物品中，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没有一样能与美德相比。人的幸福就在于美德；如果没有美德，一个人无论拥有多少好东西，都不是为了他好，因此，如果这些好东西

属于一个因使用不当而变得毫无用处的人，就不应该称之为好东西。因此，当人享有美德和其他精神与肉体上的美好事物时，他的生活才称得上幸福。而最幸福的，则是与身体和灵魂相关的美好事物一件也不缺。因为生命与美德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并不是每一种生命，而是有智慧调节的生命，才是美德；然而，虽然可以有某种生命而没有美德，但不可能有美德而没有生命。这一点我可以适用于记忆力和理智，以及诸如此类的心智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先于教导而存在，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任何教导，因而也就不会有美德，因为美德是学来的。但身体的优势，如敏捷，我们的哲学家认为，即使是这些优点，也是美德所需要的，而且美德会以合乎礼仪的方式加以利用和享受。

他们说，这种幸福的生活也是社会性的，它把朋友的好处当作自己的好处来爱，为了他们，它希望他们得到它为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无论这些朋友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如妻子、孩子、佣人；还是生活在自己家所在的地方，如同一个城镇的市民；还是在整个世界，作为人类共同的兄弟情谊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或者是在宇宙本身，包括在天地之间，作为他们称之为神的人，以及作为智者的朋友，我们更熟悉地称之为天使的人。此外，他们还说，关于至高无上的善与恶，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与新学院不同，他们并不关心哲学家是以犬儒主义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追求他们认为真实的目的。最后，关于三种生活方式，即沉思的、积极的和综合的，他们宣布赞成





至善和至恶的看法是什么，它就会回答说，永生是至善，永死是至恶，为了这两者，我们必须正确地生活。因此经上写道：“义人因信而活”。

我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好处，因此必须凭信心生活；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正确地生活，只有当我们相信和祈祷时，赐给我们信心相信他的帮助的上帝才会帮助我们。至于那些认为善恶的主宰就在今生的人，他们把善恶置于灵魂或肉体之中、或两者之中，或者更明确地说，置于快乐或美德之中、或两者之中，置于安宁或美德之中、或两者之中；置于快乐和安宁之中、或美德之中、或两者之中；置于本性的主要对象之中、或美德之中、或两者之中，——所有这些人都是以惊人的肤浅，试图在今生和他们自己身上找到他们的幸福。先知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或如使徒保罗引用的经文：“耶和华知道聪明人的意念”），“知道他们是虚妄的”。

什么样的雄辩才足以详述今生的苦难呢？西塞罗在《女儿死后的安慰》中用尽了他所有的能力来哀叹，但在这里他的能力又是多么的不足？人生在世，何时、何地、如何才能拥有这些自然之物，使它们不被不可预见的意外所侵袭？难道智者的身体就不会遭受任何可能消解快乐的痛苦，不会遭受任何可能驱逐安宁的不安吗？肢体的断裂或腐烂会破坏它的完整，畸形会影响它的美观，虚弱会影响它的健康，倦怠会影响它的活力，困倦或迟钝会影响

它的活动，而这些又有哪一样不会侵袭智者的肉体呢？身体的姿态和动作美观得体，这是最重要的自然之福；但是，如果疾病使肢体颤抖呢？如果一个人的脊柱弯曲，以至于双手触地，像四足动物一样四肢着地呢？这岂不是破坏了身体的所有美感和优雅，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感官和智力是灵魂的基本祝福，一个是为了感知，一个是为了理解真理，我该怎么说呢？

当疾病使人神志不清时，理智和智力在哪里？当我们想到或看到这些疯狂的人的言行，想到他们现在的举止与自己清醒的判断和正常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时，我们几乎不能不流泪，或者根本不能不流泪。对于那些被恶魔附身的人，我该怎么说呢？当恶鬼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时，他们自己的智慧被隐藏和埋葬在哪里？谁又能肯定，今生的智者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么，至于对真理的感知，正如我们在真正的《智慧书》中所读到的：“败坏的身体使灵魂疲惫，尘世的帐幕使思索万事的心灵疲惫。”而急切，或行动的欲望，如果这是对希腊文 *opun* 的正确解释的话，也被认为是天性的主要优点之一；然而，当感官受到欺骗，理智发生错乱时，不正是这种欲望产生了精神病人那些可怜的动作，以及那些我们看到就不寒而栗的行为吗？

总之，美德本身并不属于本性的主要对象，而是作为学习的结果继承了本性的主要对象，尽管它在人类的美好事物中占有最高的

地位，但它除了与恶习——不是我们身外的，而是身内的；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进行持久的战争之外，还有什么职业可言？

正如使徒所说：“肉体的情欲与灵相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罪恶，因为与罪恶相反的是美德，正如同作者所说：“灵的情欲与肉体相争”。他（使徒保罗）说，“因为这两者，是相反的，所以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然而，当我们追求至善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什么呢？除非肉体不再与灵相争，我们里面不再有恶习，否则，我们就不能追求至善；无论我们多么渴望，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至少做到这一点，保护灵魂不屈服于肉体的欲望，拒绝同意犯罪。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幻想，当我们还在进行这场肠道战争时，我们就已经找到了我们想要通过胜利达到的幸福。又有谁会如此聪明，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与自己的恶习作斗争呢？

我应该怎样评价被称为谨慎的美德呢？它的所有警惕不都是为了辨别善恶，以便在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不犯错误吗？因此，它本身就证明了我们身处罪恶之中，或者说罪恶就在我们心中；因为它告诉我们，同意犯罪是恶，拒绝犯罪是善。

然而，“审慎”教导我们的这种恶，以及节制使我们不同意的这

种恶，既没有被“审慎”、也没有被“节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正义的职责是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因此人本身就有某种公正的自然秩序，这样灵魂服从上帝，肉体服从灵魂，从而灵魂和肉体都服从上帝，难道这种美德不表明它还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努力，而不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中休息吗？

因为魂对神的服从是如此之少，因为它对神的思念是如此之少；肉体对灵的服从是如此之少，因为它对灵的（统治）欲望是如此之强烈。因此，只要我们被这种软弱、这种瘟疫、这种疾病所困扰，我们怎么敢说我们是安全的？

那么，以坚忍为名的美德就是生活弊病的明证，因为正是这些弊病迫使它忍耐。无论最成熟的智慧是否与之共存，这一点都是正确的。我不明白，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怎么能说这些（肉体对灵魂的统治；灵魂对于神的偏离）都不是弊病，尽管他们同时允许智者在这些弊病变得如此痛苦以至于他无法忍受的时候自杀，离开人世。

但愚蠢的人就是这样，这些人自以为是，以为在今生就能找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获得幸福，以为他们的智者，或者至少是他们幻想中的智者，总是幸福的，即使他（那个智者）变成瞎子、聋子、哑巴、肢体残缺、满身伤痛，或者遭受任何可以想象的灾难，甚至可能迫使他自杀。——他们还不耻于

把被这些罪恶困扰的人生称为幸福的人生。幸福的生活啊，它寻求死亡的帮助来结束它！如果它是幸福的，就让聪明人留在其中吧；但如果这些弊病把他赶出了它，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幸福的呢？

或者，他们怎么能说这些不是征服坚忍美德的邪恶，迫使它（“美德”）不仅屈服，而且如此咆哮，以至于它（“美德”）一口咬定生活是幸福的，并建议放弃它（生活）呢？谁会如此盲目，看不到如果生活是幸福的，就不会有人逃避它（生活）？如果说，我们应该逃离它，因为它的弱点缠绕着它，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降低自己的骄傲，承认它（生活）是悲惨的呢？

我要问的是，是刚毅还是软弱促使加图自杀？（如果是软弱），那么，他的刚毅到哪里去了？它（生活）屈服了，它被彻底征服了，以至于放弃了，抛弃了，逃离了这幸福的生活。还是它不再幸福？那么它是悲惨的。那么，这些（这种逃离态度本身）又何尝不是使生活变得悲惨、需要逃避的罪恶呢？

因此，那些承认这些都是罪恶的人，就像佩里帕提亚派和瓦罗所主张的旧学院派那样，表达了一种更容易理解的学说；但他们的学说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错误，因为他们争辩说，这是一种被这些罪恶所困扰的幸福生活，即使这些罪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忍受它们的人应该自杀来逃避它们。瓦罗说：“身体的痛苦和苦恼，都是罪恶，而且与它们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更加可怕；为了逃避

它们，你必须放弃这种生活”。什么生活？他说，这种生活被这些邪恶所压迫。那么，在你说我们必须放弃它的这些邪恶（态度）中，它是幸福的吗？还是你说它是幸福的，因为你可以自由地以死亡来逃避这些罪恶？

那么，如果由于上帝的某种秘密审判，你被禁锢，不允许死亡，也不允许在没有这些罪恶的情况下生活呢？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说这样的生活是悲惨的。毫无疑问，它很快就会被放弃，但这并不能使它不悲惨；因为如果它是永恒的，你自己也会说它是悲惨的。因此，它的短暂并不能消除它的悲惨；它也不应该因为是短暂的悲惨而被称为幸福。当然，这些罪恶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迫使一个人——按照他们的说法，甚至是一个智者——不再是一个人，以便他可以逃避这些罪恶，尽管他们说，而且说得很对，一个人珍爱自己，自然而然地避免死亡，应该站在自己的朋友的立场上，希望并强烈地争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物继续存在，并在这种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中生存下去，这简直是本性的首要和最强烈的要求。这些罪恶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能克服这种自然本能，使人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避免死亡，并能完全克服这种本能，使人渴望、追求被避免的东西，如果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就由人施加于自己。这些罪恶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坚忍成为一种杀人行为，如果坚忍真的被这些罪恶彻底征服，以至于它不仅无法通过忍耐来保护它承诺要管理和捍卫的人，而且它本身也不得不杀死他的话。

我承认，智者应该忍耐死亡，如果死亡是别人造成的。但如果像这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他不得不把死亡强加于自己，那么当然必须承认，迫使他这样做的弊端不仅是弊端，而且是无法忍受的弊端。那么，如果那些给人生冠以幸福之名的人，在追求幸福人生时，能够屈服于真理，能够被有效的论据所征服，就像他们在追求不幸时屈服于不幸，在追求死亡时被压倒性的罪恶所征服一样，如果他们不认为至善就在这凡人的生命中，那么，要么受制于意外，要么被如此巨大和令人痛苦的罪恶所包围的人生，就永远不会被称为幸福的人生。

因为人生的美德固然是人生最美好、最有用的财富，但如果这些美德有助于抵御人生的危险、苦难和悲哀，就更能证明人生的悲惨。

因为如果这些是真正的美德，而这种美德除了在某些真正虔诚的人身上才会存在，那么它们并不声称能够使拥有这些美德的人摆脱一切苦难；因为真正的美德不会说这样的谎话，它们只是声称，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期盼，这个被今世许多巨大的罪恶所苦的生命是幸福的，因为它也是安全的。

如果还不安全，又怎么会幸福呢？因此，使徒保罗在谈到那些不是谨慎、节制、刚毅和正义的人，而是那些以真正的虔诚规范自





## 第五章

社会生活虽然是最令人向往的，但也经常受到许多苦恼的干扰。

他们认为，智者的生活必须是社会性的，我们对这一观点给予了更广泛的认可。因为如果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社会生活，那么上帝之城（我们已经写了不少）又怎么会开始，怎么会发展，怎么会达到它应有的命运呢？但是，谁又能列举出人类社会的以下方面充满的所有巨大的不满呢？

谁能掂量掂量？听听他们的一位喜剧作家是如何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表达所有人在这件事上的共同感受的：“我结婚了，这是一种痛苦。我生了孩子，他们是我额外的烦恼。”对于泰伦斯也叙述过的爱情的苦难——“轻视、猜疑、争吵、今天的战争，明天的和平”，我又该怎么说呢？即使在光荣的友谊中不也经常发生吗？我们在各方面都会遇到这些轻视、猜疑、争吵、战争，所有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罪恶；而另一方面，和平又是令人怀疑的好事，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朋友的内心，即使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明天也会一无所知。有谁会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人更友好呢？然而，谁又能依靠这种友谊呢？因为秘密的背叛常常使这种友谊破裂，产生的敌意既痛苦又甜蜜，或者通过最完美的伪装而显得甜蜜？

正因为如此，西塞罗的话才如此打动人心，引人叹息：最危险的陷阱莫过于那些打着责任的幌子或关系的名义潜伏的陷阱。对于你公开的敌人，你可以通过预防措施轻易地将其击退；但这种隐藏的、肉体的和家庭的危险不仅存在，而且在你预见和审视它之前就已将你淹没。

因为尽管一个人有足够的毅力去平静地忍受，也有足够的智慧去挫败一个假冒的朋友的恶意，但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么当他发现恶人的背信弃义时，他就会非常痛苦，不管他们是一一直是恶人，只是假装善良，还是从善良堕落为恶意。

如果说，家这个天然的避风港本身就不安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城市呢？因为城市越大，民事和刑事案件就越多，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如果有时真的爆发了令人不安的血腥叛乱和内战，是否就可以免于恐惧？

=====

=====

=====

=====

=====

=====

=====

---

---

---

## 第六章

### 当真相被掩盖时，人类判断的错误

人对人的判断是社会所必需的，无论他们享有怎样的外在和平。这些判决是可悲可叹的，因为法官们无法辨别出庭作证的人的良知，因此常常被迫对无辜的证人施以酷刑，以查明他人罪行的真相。对被告本人施以酷刑又如何呢？他受刑是为了弄清自己是否有罪，因此，尽管他是无辜的，却要尚存疑点的罪行遭受最确凿无疑的惩罚，这不是因为已经证明他犯了罪，而是因为还不能确定他是否犯了罪。因此，法官的无知常常使无辜者遭受痛苦。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当法官向被告提问时，为了不让他（法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个无辜的人处以死刑，这种可悲的（法官）无知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被他折磨以防被判无罪的人，既被折磨又被判无罪。

因为如果这个人遵照哲学家对智者的教诲，选择放弃生命而不再忍受这种折磨，他就会宣称自己犯了罪，而事实上他并没有犯罪。

当他被判刑并处以死刑时，法官仍然不知道他处死的是一个无辜的人还是一个有罪的人，尽管他让被告受刑的目的正是为了使自已免于判处无辜者死刑；因此，他既折磨了一个无辜的人以发现他的清白，又在没有发现清白的情况下处死了他。

如果这样的黑暗笼罩着社会生活，明智的法官还会坐在审判席上吗？毫无疑问，他会。因为他认为抛弃人类社会是一种邪恶，而人类社会却约束着他，迫使他履行这一职责。

他认为无辜的证人因为别人被指控的罪行而遭受酷刑；或者被告被施以酷刑，以至于他们常常痛苦不堪，虽然是无辜的，却对自己作了虚假的供词，因而受到惩罚；或者他们虽然没有被判死刑，却常常在酷刑中或因酷刑而死；有时，控告者也许是出于将罪犯绳之以法以造福社会的愿望，但由于法官的无知，他们自己也被判刑，因为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控告是真实的，尽管这些控告是真实的，而且由于证人撒谎，被告忍受着酷刑而不招供。

他（法官）并不认为这些众多而重要的罪恶是罪过；因为明智的法官做这些事，并没有任何伤害的意图，而是因为他的无知迫使他这样做，因为人类社会要求他成为一名法官。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法官没有恶意，但我们还是必须谴责人类的悲惨生活。如果他（法官）因为职务和无知而不得不折磨和惩罚



室，第二圈是城市。世界越大，危险也就越多，正如大海越大，危险也就越多。在这里，首先，人与人之间因语言的不同而分离。如果两个不懂对方语言的人相遇，而且不仅不能被迫离开，反而会不得被迫继续相伴，那么，虽然是不同物种的哑兽，也会比他们人类更容易交往。因此，人与狗交往比与外国人交往更容易。

但是，帝国城市不仅努力把自己的枷锁强加给臣民国家，还努力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臣民国家，以此作为和平的纽带。这是事实，但多少大战、多少屠杀和流血才促成了这种统一！虽然这些都已经过去，但这些苦难还没有结束。

虽然帝国以外的敌对国家从未缺乏过，现在也不缺乏，而且战争也一直在对这些国家进行，但是，假设没有这些国家，帝国本身的范围就已经产生了更令人厌恶的战争——社会战争和内战——整个民族都因这些战争而激动不已，要么是实际的冲突，要么是对战争再次爆发的恐惧。

如果我试图充分描述这些多方面的灾难、这些严酷而持久的必然性，尽管我很难胜任这项任务，但我还能设置什么限制呢？

但是，他们说，聪明人会发动正义的战争。如果他还记得自己是一个人，他就不会不对正义战争的必要性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战争不正义，他就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他就可以摆脱一切战争。



只要今生的危险迫使我们忧心忡忡，好人的友谊就不能得到安稳。

在我们目前的悲惨境遇中，我们常常错把朋友当敌人，错把敌人当朋友。如果我们能摆脱这种可悲的盲目性，那么真正的好朋友的真诚信任和相互关爱不正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唯一慰藉吗？

在充满误解和灾难的人类社会中，友谊难道不是我们唯一的慰藉吗？然而，我们的朋友越多，分布得越广，我们就越担心生活中的灾难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们不仅担心他们会遭受饥荒、战争、疾病、囚禁或难以想象的奴隶制的恐怖，而且还担心他们的友谊会变成背信弃义、恶意和不公正。

而当这些突发事件真的发生时——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分散，发生的频率就越高，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时，除了亲身经历的人，还有谁能说得清内心的煎熬？事实上，我们宁愿听到他们（朋友们）死去的消息，尽管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会感到痛苦。

然而如果他们（朋友们）的生命以友谊的魅力慰藉了我们，难道他们的死亡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悲伤吗？

如果他（任何人）不希望有这种悲伤，他就必须尽可能不与人友好往来。——让他禁止或熄灭友好的感情；让他无情地、麻木不仁地破坏每一种人际关系的纽带；或者让他想方设法地利用这些



纽带，使他的精神不再充满甜蜜。

但如果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又该如何设法在那些对我们来说生活甜蜜的人死去时不感到痛苦呢？因此，就会产生一种悲伤，它像伤口或瘀伤一样影响着稚嫩的心灵，并通过善意的安慰而痊愈。虽然灵魂的状况越好，治愈就越容易和越快，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治愈的。因此，虽然我们现在的的生活由于我们所亲爱的人，特别是有用的公众人物的死亡而受到折磨，有时程度较轻，有时程度较重，但我们宁愿听到这些人死了，也不愿听到或看到他们从信仰或美德中堕落了，换句话说，他们在精神上死了。地球上充满了这种巨大的痛苦材料，因此经文（约伯记）写道：人在世上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考验吗？”同样，主说：“世人有祸了，因为犯罪！”又说：“因为不义的事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因此，当我们的好朋友去世时，我们会感到一些欣慰；因为尽管他们的死让我们悲伤，但我们有一个安慰性的保证，那就是他们已经超脱了今生的弊病，——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被这些弊病击垮或败坏，或面临这两种结果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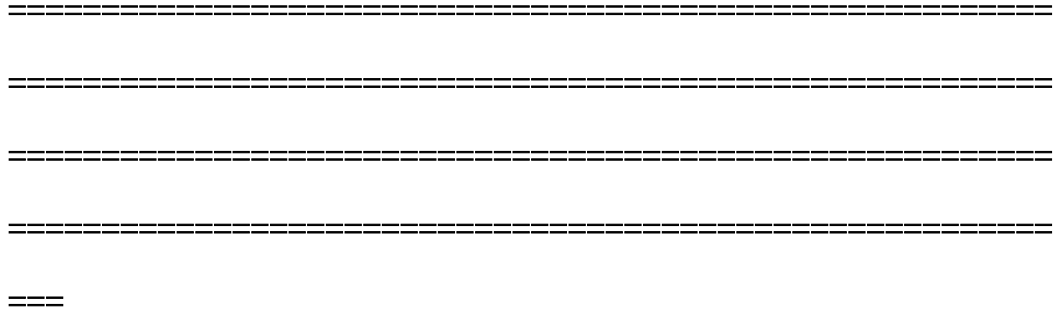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九章

关于神圣天使的友谊，由于恶魔的欺骗，人们在今生无法确定这种友谊，因为恶魔束缚着多神主义崇拜者。

希望我们以神为友的哲学家们把神圣天使的友谊列为社会的第四层，从地球上的三层社会上升到宇宙，包括天堂本身。在这种友谊中，我们确实不用担心天使会因为他们的死亡或变质而让我们伤心。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像与人一样与他们打交道（这本身就是今生的遗憾之一），而且正如我们所读到的，撒旦有时会把自已变成光明天使，去引诱那些需要管教的人，或者只是为了欺骗他们，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上帝的怜悯，以保护我们不与伪装的恶魔为友；而我们（在与恶魔为友的时候）却（经常）幻想有好天使做我们的朋友；因为这些邪恶灵魂的精明和欺骗性与他们的伤害性不相上下。

如果不是上帝的仁慈，我们就会成为这些恶魔的猎物，这难道不



圣徒经受了今生的考验之后所预备的得到的奖赏。

但即使是唯一至高真神的圣徒和忠实的崇拜者，也不能幸免于魔鬼的种种试探和欺骗。因为在这个软弱的（身体）居所，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有它的用处，它能刺激我们更加强烈地渴望寻求安全，在那里，和平是完全的、不可动摇的。在那里，我们将享受上帝这位万物之主赐予我们的一切恩赐，这些恩赐不仅是美好的，而且是永恒的，不仅是现在因智慧而使我们痊愈的精神的恩赐，而且是因复活而焕然一新的身体的恩赐。

在那里，美德将不再与任何恶习或邪恶抗争，而是享受胜利的奖赏，享受永恒的安宁，任何对手都无法打扰。这就是最终的幸福，这就是最终的圆满，这就是无尽的终结。在这里，当我们拥有在美好生活中可以享受到的平安时，我们确实被说成是有福的；但与最终的幸福相比，这样的幸福只是苦难。当我们凡人拥有这种凡人生活所能提供的安宁时，如果我们生活得正确，美德就会正确地利用这种安宁的好处；当我们没有这种安宁时，美德甚至会很好地利用人所遭受的患难。然而，当美德把它所善用的一切好处，把它在善用（安宁）和恶用（患难）方面所做的一切，以及它本身，都归结到我们将享有最佳和最大的和平这一目的时，这才是真正的美德。



在一起的，而永恒的生命肯定与这些事物无关，所以我们宁愿称这座城市的目的或最高利益为永恒的生命，而不是平安。

关于这个目的，使徒说：“但如今你们既从罪中得了释放，作了神的仆人，就有果子归于圣洁，结局就是永生。”但另一方面，那些不熟悉圣经的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恶人的生命是永生，这可能是因为灵魂不死，有些哲学家甚至承认这一点，也可能是因为恶人会受到无尽的惩罚、—— 因此，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容易地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不妨说，这座城市（上帝之城）的终结或最高的善，要么是永生中的和平，要么是和平中的永生。因为和平是一种如此伟大的福祉，即使在尘世和凡人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词语能让我们听得如此愉悦，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如此热切地渴望，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觉得更彻底地满足。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谈一会儿，就不会让我们的读者感到乏味，他们会为了了解我们所说的这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也为了享受人人都珍爱的和平的甜美而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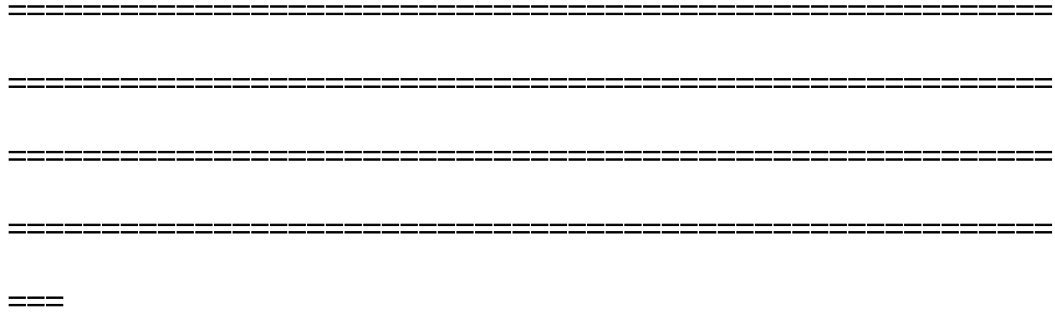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二章

即使是激烈的战争和人们的所有不安，也是为了实现每个人都渴望的和平这一个目的。

任何人只要对人类事务和我们的共同本性稍加关注，就会认识到，如果没有人不希望快乐，也没有人不希望和平。

因为即使是发动战争的人，也只渴望胜利，也就是说，渴望光荣地获得和平。因为除了征服那些反抗我们的人，还有什么胜利呢？因此，即使是那些以在指挥和战斗中发挥好战天性为乐的人，也是怀着对和平的渴望而发动战争的。

因此，和平显然是战争所追求的目的。因为每个人都通过发动战争来寻求和平，但没有人通过缔造和平来寻求战争。即使是故意破坏和平的人，他们也不憎恨和平，只是希望和平变成更适合他们的和平。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没有和平，而只希望有一种更符

合他们心意的和平。

在煽动叛乱的情况下，当人们脱离社会时，除非他们与同谋者保持某种和平，否则他们并不能如愿以偿。因此，即使是强盗也要注意与同伴保持和平，这样才能更有效、更安全地破坏他人的和平。

如果一个人碰巧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又非常忌妒同伙，以至于他不信任自己的同伙，而是自己策划阴谋，自己实施掠夺和谋杀，但他还是会与那些他无法杀死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和平，因为他希望向他们隐瞒自己的行为。在自己家里，他也以与妻子儿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和平相处为目标；因为毫无疑问，他们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言听计从，这让他感到很高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会发怒、训斥和惩罚；甚至在必要时，他还会通过这种暴风雨来确保自己家中的平静安宁。因为他知道，除非同一家庭圈子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一个首领，就像他自己在自己家里作为首领一样，否则和平是无法维持的。因此，如果一个城市或国家愿意臣服于他，像他让他的家人服侍他那样服侍他，他就不会再潜伏在强盗的藏身之处，而会像国王一样在公开场合抬起头来，尽管他的贪婪和邪恶依然如故。

因此，所有人都希望与自己的圈子和平相处，他们希望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圈子。因为即使是那些他们与之交战的人，



他们也希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人，并把自己的和平法则强加给他们。

但是，让我们假设一个人，就像诗歌和神话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如此不合群和野蛮的人，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半人，而不是人。——尽管他的王国是一个寂静的山洞，尽管他本人心地非常坏，以至于他被命名为 Kakós（在希腊语中是坏的意思）；尽管他没有妻子用温馨的话语抚慰他，没有孩子和他一起玩耍，没有儿子听他的吩咐，没有朋友与他交往，甚至没有他的父亲、火神（尽管在一个方面他比他的父亲更幸福，因为他没有生下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怪物）；——虽然他不施舍给任何人，而是随心所欲地从任何人那里，在他有能力的时候，拿走他能拿走的任何东西；——然而，在那个孤独的巢穴里，正如维吉尔所说，地板上总是散发着新近发生的屠杀的恶臭，他所追求的除了和平，还是和平，在这种和平中，没有人可以骚扰他，也没有人可以用任何攻击或惊吓来扰乱他。——他渴望与自己的身体和平相处；只有当他拥有这种和平时，他才会感到满足。因为他统治着他的肢体，而肢体服从他；为了安抚他那在缺乏任何东西时就会反叛的凡人本性，为了消除饥饿的骚动，因为饥饿有可能把灵魂从肉体中驱逐出去，他四处闯荡，杀戮，吞食，——但他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的凶残和野蛮只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生命的安宁。

因此，如果他愿意与其他人建立他在自己洞穴里与自己建立的同

样的和平，他就不会被称为坏人，也不会被称为怪物，更不会被称为半人。——或者说，如果他的外表和他吐出的烟火吓得人们不敢与他打交道，那么他的凶猛行为也许并不是因为他想做坏事，而是因为他必须谋生。——但他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他并不像诗人们臆想中描述的那样，因为他们（诗人们）必须颂扬大力神，而且是以牺牲卡克斯（Kakós）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最好相信这样一个人或半人从未存在过，而且这与诗人的许多其他幻想（臆想）一样，只是虚构的。因为最野蛮的动物（据说他Kakós几乎是一种野兽）都用一种保护和平的环圈包围着自己的同类。它们同居、生儿育女、吮吸乳汁、抚养幼崽，尽管它们中的许多不是群居的，而是独居的，不像羊、鹿、鸽子、棕鸟、蜜蜂，而是狮子、狐狸、鹰、蝙蝠。

哪一只母老虎不温柔地呼噜着她的幼崽，放下她的凶猛去抚摸它们？哪只鹰在猎物上空盘旋时不是独来独往，寻找配偶、筑巢、孵蛋、抚养幼鸟，并尽可能与家庭的母亲保持和平的家庭关系？————人的天性是多么强烈地促使他与所有人保持联系，维护和平，因为即使是邪恶的人也会发动战争来维护他们自己圈子的和平，并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属于他们，让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只为一个首领服务，并（让众人）可能因为爱或恐惧而与他和平相处！

（恶人的）傲慢就是这样以其变态的方式模仿上帝。它憎恶在上帝之下与他人平等；但它却不接受上帝的统治，而是试图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自己的平等者。它憎恨上帝公正的和平，却热爱自己不公正的和平；但它又不能不热爱这样或那样的和平。——  
——因为没有一种恶行是如此纯粹地违背自然，以至于连最微弱的自然痕迹都会被抹去。

因此，喜欢正确的事物胜过错误的事物，喜欢井然有序的事物胜过颠倒是非的事物的人，会发现不公正的人的和平与公正的人的和平相比，不配称为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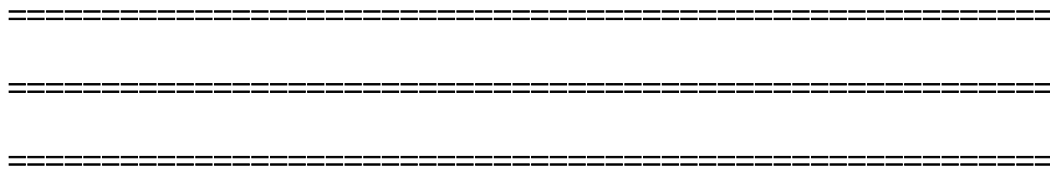
然而，即使是颠倒的东西，也必然与事物的秩序相协调，依赖于事物的某一部分，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假设一个人头朝下悬挂着，这肯定是一种变态的身体姿态和肢体安排；因为自然界要求上面的东西不在下面，反之亦然。这种反常现象扰乱了身体的平静，因此令人痛苦。

尽管如此，精神还是试图与身体和平相处，并为保护身体而努力，因此才会痛苦；——但如果精神因痛苦而被驱逐出身体，那么只要身体的框架还在，肢体之间就会保持一种和平，因此身体就会保持悬浮状态。由于泥土的躯体（肉体）趋向于泥土，并依靠其悬浮的纽带，因此它趋向于其自然的安宁，其自身重量的声音要

求为它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即归于泥土）。

尽管它（失去了精神的肉体）现在没有生命，没有感觉，但它不会从它在造物中的自然安宁中坠落，无论它（躯体）是已经拥有安宁，还是正在趋向安宁。——因为如果你使用防腐剂来防止躯体的腐烂和溶解，一种安宁仍然会将躯体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使整个躯体保持在地球上一个合适的位置，换句话说，保持在一个与躯体相安无事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身体没有得到这样的照顾，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那么它就会受到彼此不协调的呼气的干扰，并冒犯我们的感官；因为在腐烂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呼气，直到它被世界上的元素同化，一粒一粒地与它们和平相处。——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最高造物主和管理者的法则都得到了严格遵守，因为宇宙的和平正是由他管理的。——虽然微小的动物是从较大的动物的尸体中产生的，但所有这些小原子都会根据同一位造物主的法则，和平地为它们所属的动物服务。虽然死去的动物的肉被别人吃掉了，但不管它被带到哪里，也不管它与什么接触，也不管它被转化成什么，它仍然受同样的法则支配，这些法则遍及万物，以保护每一个凡人的种族，并使相互适合的事物和谐相处。





因此，尽管悲惨的人，就他们本身而言，肯定享受不到和平，而是与秩序的宁静割裂开来，在秩序中没有任何干扰；然而，只要他们是理所应当的悲惨，他们的悲惨本身就与秩序有关。事实上，他们不是与有福之人连在一起，而是通过秩序的法则与他们分离。虽然他们是不安宁的，但他们的环境还是与他们相适应的，因此他们有一些秩序的安宁，因此也有一些和平。

但他们之所以悲惨，是因为他们虽然不完全悲惨，但却不在那种不可能有任何苦难的地方（即天国）。然而，如果他们没有因与自然秩序和谐相处而产生的安宁，他们就会更加悲惨。当他们受苦受难时，他们的安宁就会受到干扰；但只要他们不受苦受难，只要他们的本性继续存在，他们的安宁就会继续。

因此，没有痛苦就可能有生命，但没有某种生命就不可能有痛苦，同样，没有战争就可能有和平，但没有某种和平就不可能有战争，因为战争假定存在着某种发动战争的本性，而这些本性如果没有某种和平就不可能存在。

-----

因此，有一种天性是恶不存在、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但不可能有一种天性是善不存在的。

因此，即使魔鬼本身的本性也不是邪恶的，只要它是本性；但它因被扭曲而变得邪恶。因此，他（魔鬼）不遵守真理，但却无法逃脱真理的审判；他不遵守秩序的宁静，但却无法逃脱命令者的力量。上帝赋予他（魔鬼）本性的善并不能使他免受上帝正义的惩罚；上帝的正义在惩罚他时维护了秩序；上帝惩罚的也不是他所创造的善，而是魔鬼所犯下的恶。上帝并没有收回他赋予他（魔鬼）本性的一切，而是拿走了一些，又留下了一些，这样就有足够的余地来感受被拿走的东西所带来的损失。而这种对痛苦的敏感正是被夺走的善和被留下的善的证据。

因为，如果美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会因为失去了美好的东西而感到痛苦。

因为犯罪的人如果因失去公义而喜悦，那就更糟糕了。而痛苦的人，如果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至少也会为失去健康而悲伤。既然公义和健康都是好东西，而失去任何好东西都是悲痛而非喜悦，——如果至少没有补偿的话，就像精神上的公义可以补偿身体健康的损失一样，——那么对于一个恶人来说，因惩罚而悲伤肯定比因自己的过错而喜悦更合适。

因此，罪人放弃了善，他的喜悦就证明了他的意志不好；而当他受到惩罚时，他为失去的善而悲伤，就证明了他的本性是好的。因为那些为自己的天性失去了和平而悲伤的人，是被一些使他的

天性对自己友好的和平遗迹所激起的。

在最后的惩罚中，恶人和不信神的人应该痛苦地哀叹他们所享有的自然优势的丧失，并且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蔑视的仁慈宽厚的上帝夺走了他们所享有的自然优势，这是非常公正的。上帝是最智慧的造物主，也是最公正的主宰者，他将人类安置在地球上，（地球）作为其最大的装饰品，他赐予人类一些与今生相适应的美好事物，即暂时的安宁，比如我们在今生可以享受到的健康、安全和人际交往。健康、安全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以及维护和恢复这种安宁所需的一切，比如与我们的外在感官相适应的物体、光线、黑夜、空气和适合我们的水，以及身体所需的一切来维持、庇护、治疗或美化它，所有这一切都在这种最公平的条件下、——每一个善用这些与凡人的平安相适应的好处的人，——都会得到更多更美好的祝福，——那就是不朽的平安，在无尽的生命中伴随着荣耀和尊贵，适合享受上帝和上帝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凡是不善于利用现有福分的人，既会失去这些福分，也不会得到其他的福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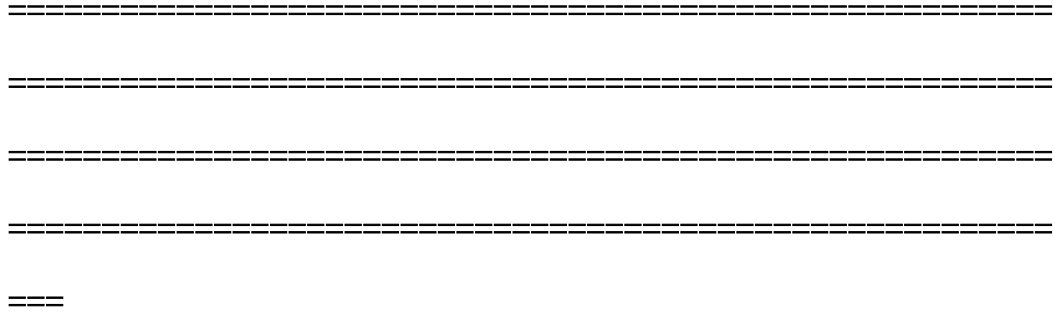
=====

=====

=====

=====





## 第十四章

关于天地间的秩序和法则，人类社会是由统治它的人来服务的。

因此，对世俗事物的全部利用都是为了在世俗社会中实现尘世的安宁，而在上帝之城则与永恒的安宁息息相关。

因此，如果我们是没有理智的动物，除了适当地安排身体的各个部分和满足食欲之外，我们应该什么都不渴望；除了身体的舒适和丰富的享乐之外，身体的平安可以促进灵魂的平安。因为如果身体的安宁得不到满足，即使是无理性的灵魂的安宁也会受到阻碍，因为它无法满足自己的食欲。这两者的结合有助于灵魂与肉体的共同安宁，即和谐生活与健康的安宁。

动物逃避痛苦，表明它们热爱身体的安宁；动物追求快乐以满足食欲，表明它们热爱灵魂的安宁，因此，动物对死亡的退缩足以表明它们强烈热爱这种将灵魂和身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安宁。

但是，由于人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他把他与野兽共同拥有的一切都置于他理性灵魂的安宁之下，以便他的智力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调节他的行为，从而可以享受知识和行动的有序和谐，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构成了理性灵魂的安宁。

为此，他必须渴望既不受痛苦的骚扰，也不被欲望的干扰，更不被死亡所毁灭，这样他才能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从而规范自己的生活和举止。

但是，由于人的思想容易陷入误区，除非他有一个神圣的主人，他可以毫无顾虑地服从他，同时他还可以给他以帮助，以维护他自己的自由，否则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只要他还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他就是上帝的陌生人（即，属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作寄居、作客旅的），所以他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行事；——因此，他把所有的平安，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或是两者都有的平安，——都归结为必死的人与不朽的上帝之间的平安，——这样他就表现出了信心对永恒律法的井然有序的服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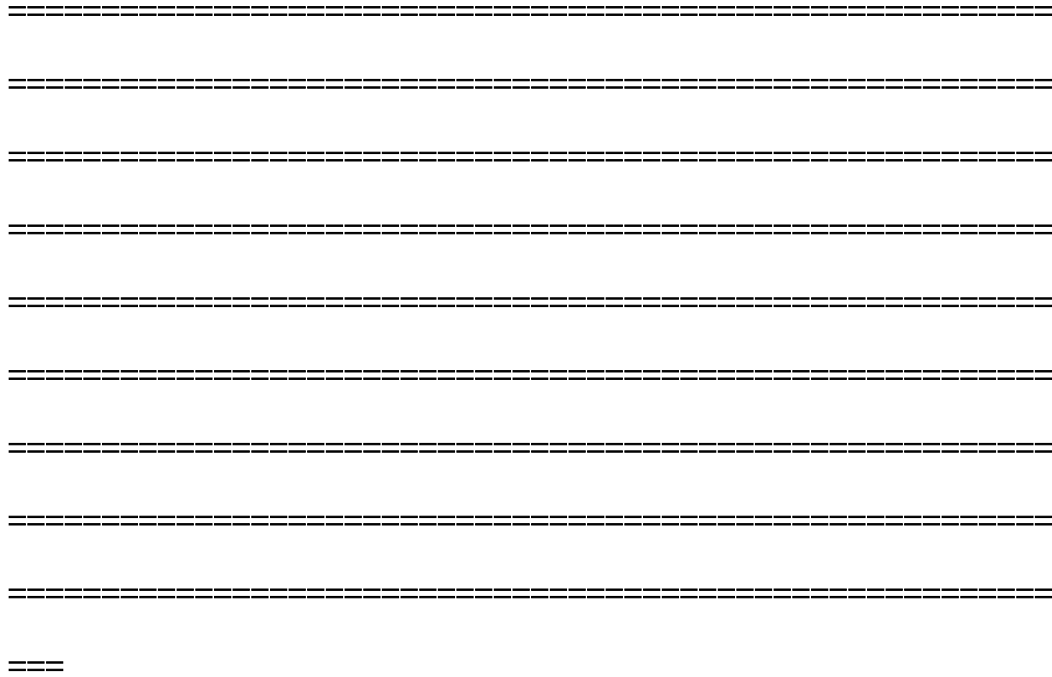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这位神圣的夫子（耶稣基督）灌输了两条诫命，即爱

上帝和爱我们的邻人；因而，在这些诫命中，一个人发现了他必须爱的三样东西——上帝、他自己和他的邻居，而爱上帝的人也因此爱他自己，因此，他必须努力让他的邻居爱上帝，因为他奉命爱邻居如同爱他自己。

他应该为他的妻子、儿女、家庭，所有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出这种努力，就像他希望他的邻居在他需要的时候为他做同样的事情一样。这种和睦的顺序是：首先，一个人不伤害任何人；其次，对他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行善。

因此，他首先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因为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让他更容易接触到他们，有更多机会为他们服务。因此，使徒说：“若有人不供给自己的人，特别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了真道，比异教徒还不如”。这就是家庭和睦的起源，或者说是家庭中管理者与服从者之间井然有序的和谐。因为照顾其余的人是统治者，丈夫是妻子，父母是孩子，主人是仆人——（的统治者）；被照顾的人是服从者，女人是丈夫，孩子是父母，仆人是主人——（的服从者）。

但在凭信心生活、仍在朝向天城（上帝之城）的正义之人的家庭中，即使是那些统治者也会服侍那些他们似乎是命令的对象的人，——因为他们不是出于对权力的热爱，而是出于对他人应尽的义务——不是因为他们以权力为荣，而是因为他们热爱仁慈。



## 第十五章

关于人本性中的自由和罪带来的奴役——在这种奴役中，意志邪恶的人是自己情欲的奴隶，尽管他对其他人来说是自由的。

这是自然规律的规定：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上帝说，“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一切爬物”；——他（上帝）并不打算让他的理性造物（世人），即按照他的形象造出的仆人，来统治除了非理性造物之外的任何东西，——不是人统治人，而是人统治野兽。

因此，在原始时代，义人被造为牛的牧人，而不是人的王，上帝意在以此教导我们，什么是受造物的相对地位，什么是罪的荒漠；因为我们相信，奴役的状况是罪的结果，这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奴隶”这个词，直到正义的挪亚用这个名字为他儿子的罪孽打上烙印。因此，“奴隶”这个名字是由罪、而非天性带来的。拉丁文中“奴隶”一词的由来，据说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根据战争法，那些有可能被杀死的人有时会被胜利者保留下来，因此被称为仆人。——因为即使我们发动了正义的战争，我们的对手也一定在犯罪；每一场胜利，即使是由邪恶的人取得的，也是上帝（针对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一次审判的结果，——上帝为了消除或惩罚被征服者的罪而使他们谦卑。

但以理就是这样一位神人（属神的人），他在被掳之时，向神承认了自己和子民的罪，并虔诚地悲痛地宣告，这些（犹太人的罪）都是（犹太人）被掳的原因。

因此，奴役的主要原因是罪，罪将人置于其同伴的统治之下；除非上帝的审判，否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上帝没有不义，他知道如何对各种罪行给予适当的惩罚。

但我们的上帝说：“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因此，有许多邪

恶的主人把虔诚的人当作自己的奴隶，而他们自己却被（他们自己的罪所）奴役；“因为人被谁征服，就被谁奴役。”毫无疑问，成为人的奴隶比成为情欲的奴隶更幸福；因为即使是这种统治者的情欲，也会以最无情的支配力摧残人（统治者）的心灵。此外，当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时，卑微的地位对仆人的好处不亚于骄傲的地位对主人的害处。

但就本性而言，正如上帝最初创造我们一样，没有人是人的奴隶，也没有人是罪的奴隶。然而，这种奴役是刑罚性的，是由要求维护自然秩序、禁止扰乱自然秩序的律法所规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违反律法的行为，就不会有刑罚性奴役的约束。

因此，使徒告诫奴隶们要服从主人，真心诚意地服侍主人，这样，如果主人不能释放他们，他们自己也可以通过不以狡猾的恐惧，而是以忠实的爱服侍主人，使他们的奴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释放，直到一切不义都消失，一切公理和人的权势都归于虚无，神在一切之中。

=====

=====

=====

=====

=====



如果家庭中有人不服从命令，破坏了家庭和睦，他就会受到批评或打击，或受到某种公正合法的惩罚，比如社会允许的惩罚，这样他（不服从者）自己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并重新回到他曾破坏过的家庭和睦中来。

因为帮助一个人而牺牲他可能得到的更大利益不是仁慈的，所以饶恕一个人而冒着他陷入更大罪恶的风险也不是无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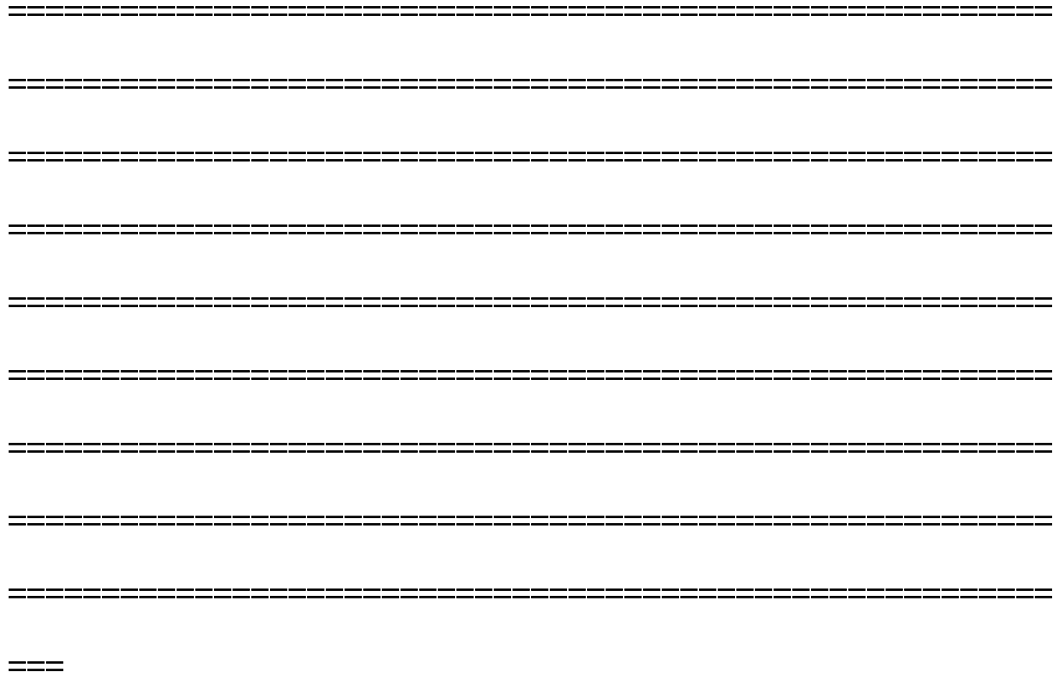
要做到清白，我们不仅不能伤害任何人，而且还要阻止他犯罪、或惩罚他的罪过；这样，被惩罚的人自己可以从他的经历中获益，其他人也可以从他的榜样中得到警示。

-----

那么，既然家室应该是城市的开端或要素，而每一个开端都与它自身的某种目的有关，每一个要素都与它作为要素的整体的完整性有关，那么，很明显，家庭的安宁与公民的安宁有关系，——换句话说，家庭服从和家庭统治的井然有序的和谐，与公民服从和公民统治的井然有序的和谐有关系。

因此，进一步说，家主（“父亲”）应该按照城市的法律来制定家规，使家庭与公民秩序和谐一致。





## 第十七章

天城（上帝之城）与地城（尘世之城）之间，何者产生和平，何者产生不和。

在天上的城市（上帝之城）和地上的城市（尘世之城）之间，是什么产生了和平，又是什么产生了不和。

不凭信心生活的家庭，在今生属世的好处中寻求平安。——凭信心生活的家庭，则寻找所应许的永恒的福分；——把自己当作在世上作寄居、作客旅的，对于时间（暂时的）和地上的好处，一

—这些好处不会使他们着迷，不会使他们偏离上帝，而是帮助他们更轻松忍受，减少那些压在灵魂上的败坏躯体的负担。

因此，凡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两种（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人和家庭都在使用，但每种人和家庭在使用这些东西时都有自己独特而又大不相同的目的。

不以信仰为生的地上之城（尘世之城）追求的是地上的和平，在公民服从和统治的井然有序的和谐中，它所提出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意志结合起来，以获得对今生有益的东西。

天国的城市（上帝之城），或者说它在地上游荡（即作寄居、作客旅）并以信仰为生的部分，利用这种和平只是因为它必须这样做，直到这种需要它的凡人条件消失。因此，只要它像一个被俘虏的异乡人一样生活在地上的城市里，——虽然它已经得到了救赎的应许，也得到了圣灵的恩赐作为救赎的保证，但只要它还生活在地上的城市里，它就会毫不犹豫地遵守地上城市的律法，因为维持这必死无疑的生命所必需的东西都是由地上城市管理的。

但是，尘世之城有一些哲学家，他们的学说受到神圣教导的谴责，他们或被自己的猜想或被恶魔所欺骗，认为必须邀请许多神灵（偶像众神）来关心人类的事务，并给每个神灵（偶像神）分配了单独的职能和单独的部门，一个是身体，另一个是灵魂；在身体本

身，一个是头，另一个是脖子，而其他每个身体部分都属于其中一个神灵（偶像神）；同样，在灵魂中，自然能力被分配给一个神（偶像神），教育被分配给另一个神（偶像神），愤怒被分配给另一个神，欲望被分配给另一个神；生活中的各种事务也是如此，牛被分配给一个神，谷物被分配给另一个神，酒被分配给另一个神，油被分配给另一个神，树林被分配给另一个神，金钱被分配给另一个神，航海被分配给另一个神，战争和胜利被分配给另一个神，婚姻被分配给另一个神，生育和繁衍被分配给另一个神，其他事情被分配给其他神：———另一方面，由于天城（上帝之城）知道只能崇拜一个神（上帝），而且只有对真神（上帝）才应该提供希腊人称之为 *λ arpeía* 的服务（即真诚的敬拜），这种服务只能提供给一个神，———因此两座城市（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无法拥有共同的宗教法律；在这件事上，天城（上帝之城）被迫持不同意见（即不愿意敬拜偶像众神），为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即那些敬拜偶像众神的人）所厌恶，——并且（上帝子民）承受他们（那些敬拜偶像众神的人）的愤怒、仇恨和迫害，——除非他们（基督徒）的敌人（即拜偶像者）的思想被众多基督徒所惊扰，并被上帝给予他们的明显保护所镇压。

因此，这座天国之城在人间游历（即，上帝子民在这个世界上作寄居、作客旅）时，会汇聚各国的公民，汇集各种语言的上帝子民（即，那些皈依基督信仰、敬拜造物主上帝、敬虔的上帝百姓们），它（上帝之城）并不忌讳、并且遵守——据以保障和维持

人间和平的礼仪、法律和制度的多样性，————而是承认，无论这些礼仪、法律和制度有多么千差万别，它们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目的——人间和平。

因此，它（上帝之城）不仅没有取消和废除这些（制度的）多样性，甚至还只要不妨碍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神的敬拜，它（上帝之城）就会保留和采纳它们（那些以人间和平为目的的礼仪、法律、制度、等等）。

因此，即使是天国的城市（上帝之城），在世界上作寄居、作客旅、走过天路历程、的过程中，——也会利用地上的和平，在不损害信仰和虔诚的情况下，希望、并维持人与人之间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共同协议，并使这种地上的和平与天上的和平相辅相成；————因为只有这种（天上的）和平才能真正被称为、和被尊崇为理性的被造物的和平，因为它包括完全有序、和和谐地享受上帝、和（人们在）上帝中的彼此（和平）。

当我们达到这种（属天的）平安时，凡人的生命将被永恒的生命所取代，我们的身体将不再是动物的躯体（因为它的堕落使灵魂不堪重负），而是灵性的躯体、感觉不到匮乏、所有的肢体都服从意志。

在世上作寄居、作客旅的状态中，天城（上帝之城）因着信仰而





## 第十九章

关于基督徒的衣着和生活方式。

在上帝之城，接受使人归向上帝的信仰的人，是以一种服饰和生活方式接受信仰，还是以另一种服饰和生活方式接受信仰，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他的生活符合上帝的诫命就可以了。

因此，当哲学家自己成为基督徒时，他们的确不得不放弃他们错误的教义，但他们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却不须放弃，因为这对宗教没有任何障碍。

因此，我们不需要考虑瓦罗就犬儒学派提出的教派区别，只要不保留任何下流或自我放纵的东西即可。

——至于这三种生活方式，即沉思的、积极的和综合的，虽然只要一个人的信仰还在，他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而不会损害他永恒的利益，但他决不能忽视真理和责任的要求。

任何人都无权过着沉思的生活，以致在自己的安逸中忘记了对邻人应有的服务；任何人也无权沉浸在积极的生活中，以致忽略了对上帝的思索。

闲暇的魅力不应是懒散的心灵空虚，而应是对真理的探究或发现，这样每个人才能取得坚实的成就，而不吝惜别人也这样做。

在积极的生活中，我们应该觊觎的不是今生的荣誉或权力，因为日光之下的万物都是虚空，我们应该以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这些地位和影响力是光荣地获得的），为在我们之下的人谋福利。使徒说：“渴慕主教（教会监督）之位的，渴慕善工。”就是指这一点，他想说明主教之位是一种工作的称号，而不是一种荣誉的称号。这是一个希腊词语，表示管理者、监督或照顾他所管理的人：因为ἐπί的意思是管理，σκοπεῖν的意思是观看；因此ἐπισκοπεῖν意为（教会）监督（即，牧师、主教）。

因此，喜欢管理而不喜欢行善的人不是主教。因此，没有人被禁止探求真理，因为闲暇可以用来做最值得称赞的事情；——但觊觎管理人民所需的高位，即使职位和管理都很体面，也是不体面的。

因此，圣洁的闲暇是热爱真理的人所渴望的；但承担必要的事务却是爱的需要。如果没有人强加给我们这个负担，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筛选和思考真理；但如果有人强加给我们这个负担，我们就必须为爱而承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完全放弃思考的乐趣；因为如果放弃这些乐趣，（事务的）负担可能会







是否曾有一个罗马共和国，符合西塞罗对话著作中的、西庇阿的定义。

那么，这就是我应该履行诺言的地方（我在本书前文曾许诺过要讨论这个问题），并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解释说，——如果我们接受西塞罗在《共和论》（或译《论联邦》）中的、西庇阿所下的定义，那么罗马就从未有过共和政体；因为他简明直接地将共和政体定义为人民的福祉。

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罗马就从未有过共和国，因为罗马人从未实现过人民的福祉。根据他（西庇阿）的定义，人民是由共同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集合体。他详细解释了“共同承认的权利”的含义，说明没有正义就无法管理共和国。因此，没有真正的正义，就不会有权利。因为正义的行为是公正的行为，不公正的行为不可能是正义的行为。因为人的不公正发明既不能被视为权利，也不能被说成是权利；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说，权利是从正义之泉中流淌出来的，他们否认那些误解这个问题的人通常给出的定义，即权利是对强者有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没有真正的正义，就不可能有因共同承认权利而联合起来的人的集合，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西庇阿或西塞罗（在其著作《共和论》中、借西庇阿之口）所定义的人民；——如果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些不配称为人民的杂乱人群

的利益。

因此，如果共和国是人民的福祉，而人民如果不共同承认权利，就没有人民，如果没有正义就没有权利，那么，没有正义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共和国。——此外，正义是一种美德，它赋予每个人应有的权利。那么，当人背弃真神，屈从于不洁的恶魔时，他（人）的正义何在？这就是各得其所吗？或者说，把一块地从买主那里收回来，给了一个无权得到它的人，是不公正的，而把自己从创造他的上帝那里收回来，侍奉邪灵的人，是公正的吗？

-----

在关于“正义”与“不公正”之间的辩论中，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不公正”反对“正义”的辩护；——有人断言，没有不公正，共和国就不可能壮大，甚至不可能存在，因为有些人统治、有些人服务是不公正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立场；而且，共和国所属的皇城（首都）如果不诉诸这种不公正，就无法统治她的各个省份。

有人说，（首都的）这种对各省的统治是正义的，因为奴役可能对各省人民有利，如果管理得当，也就是说，当各省无法无天的人被阻止为非作歹时，奴役就是正义的。此外，只要他们（被统治者）是自由的，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坏，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巨

服（于统治者）而得到改善。为了证实这一推理，还有一个从人本性中引出的著名例子：——因为，“为什么”有人问，“上帝统治人，灵魂统治身体，理性统治激情、和灵魂的其他邪恶部分？”————这个例子毫无疑问地表明，对某些人来说，奴役是有益的；事实上，侍奉上帝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正是当灵魂侍奉上帝时，它才能对身体行使正确的控制；而在灵魂本身，理智必须服从上帝，才能支配激情和其他恶习。————因此，当一个人不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还能赋予他什么公义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灵魂无法对身体进行公正的控制，他的理性也无法控制他的恶习。————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正义，那么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当然也不会有正义。——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对权利的共同认可，而正是这种认可使人们的集合体成为我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人民。

我为什么要谈共同参与的好处呢？因为，如果你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说，（共和，或共同参与权利）没有什么好处，就像每个不侍奉上帝而侍奉魔鬼的人一样，你可以用——他们虽然自己的灵最不纯洁、但却渴望接受人的崇拜——来衡量他们的邪恶，————但我所说的对权利的共同承认足以证明，根据上述定义，不可能有人民、——没有正义，就不会有人民，也就不会有共和国。

如果他们（即那些主张共和国主义的人们）断言，在他们的共和



基督徒所侍奉的神是真正的神；只应向他（上帝）献祭。

但有人会回答说，这位神是谁，有什么证据证明只有他才配接受罗马人的祭祀？还在问这位上帝是谁的人一定是非常盲目的。

他（上帝）是神，他的先知预言了我们所看到的成就。亚伯拉罕从他那里得到了“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保证。这句话在基督身上应验了，而基督的肉身就是从那（亚伯拉罕）后裔中生出的；无论他们（不信基督的人）愿意与否，甚至那些一直与基督之名为敌的人都承认了这一点。

他（基督）就是上帝，他的圣灵通过我在前几本书中引用的那些人（圣经先知）的预言说话；这些预言在遍布全世界的（基督）教会中实现了。这就是罗马人中最博学的瓦罗所认为是朱庇特的神，尽管他（瓦罗）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我认为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博学者并不认为这位（基督教）上帝不存在或微不足道，而是相信他（上帝）是至高神；总之，他就是波菲利，这位最博学的哲学家，虽然是基督徒的死敌，但却承认上帝是一位伟大的神，甚至根据他（波菲利）所尊崇的神的神谕，承认上帝是大神。





暴死而可耻地灭亡了”。

在阿波罗的这些诗句（我们提供的拉丁文版本没有保留韵律形式）之后，他（波菲利）接着说：“在这些诗句中，阿波罗揭露了基督徒无可救药的堕落，他说是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承认了上帝”。

看看他（波菲利）是如何歪曲基督的，让犹太人比基督徒更容易认识上帝。这是他（波菲利）对阿波罗诗句的解释，他在经文中说，基督是被思想正确或公正的法官处死的，换句话说，他死有余辜。我把这个关于基督的神谕的责任留给了撒谎的阿波罗的解释者（波菲利），或者这个相信它、或可能自己编造它的哲学家；至于它与波菲利的观点或其他神谕的一致性，我们稍后会有一些要说的。

然而，在这段话中，他（波菲利）说犹太人作为上帝的解释者，作出了公正的判断，宣布基督应受到最可耻的死亡。那么，他就应该听从他所见证的这位犹太人的神，因为这位神说：“除了献祭给耶和华以外，献祭给任何其他神的，必被彻底毁灭”。

让我们用更直白的语言表达，听听波菲利认为犹太人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他（波菲利）说，当阿波罗被问及是文字（即理性）好还是法律好时，他（阿波罗）在下面的诗句中回答说：“上帝、生成者、万物之王，在他面前，天地、大海、地狱的隐秘处都在

颤抖，神灵们自己也在害怕，因为他们的律法就是神圣的希伯来人所尊崇的父”。

波菲利在他的阿波罗神谕中宣称，希伯来人的神是如此伟大，以至于神灵们在他面前都感到害怕。因此，我很惊讶，当上帝说，向其他神献祭的必被彻底毁灭时，波菲利本人并不害怕自己会因为向其他神献祭而被毁灭。

然而，这位哲学家（波菲利）也有一些关于基督的好话，对我们刚才所说的、他（阿波罗）的蔑视视而不见；或者说，就好像他的众神只是在沉睡时才说基督的坏话，而当他们醒来时，才承认他是好的，并给予他应有的赞美。他说，“我们要说的话肯定会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众神已经宣布，基督非常虔诚，已经成为不朽，他们珍视对他的记忆：然而，基督徒已经被污染、被玷污，陷入了错误之中。还有其他许多谬误”。

他（波菲利）说：“诸神对基督徒说了许多这样的话”。然后他（波菲利）举例说明了众神对基督徒的指责，然后继续说道，有人问赫卡特，基督是否是神，——她回答说：“你们知道非肉身的不朽灵魂的状况，如果它与智慧分离，它就会犯错。你所说的灵魂是一个人最虔诚的灵魂：他们崇拜它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真理”。对于这个所谓的神谕式回答，他（波菲利）还补充了以下自己的话：“关于这个非常虔诚的人（基督），赫卡特说，他的灵魂和其他好

人的灵魂一样，死后获得了永生，而基督徒却因为无知而崇拜它。  
”

对于那些问他（基督）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的人，女神的神谕回答说：“肉体确实总是要受折磨的，但虔诚者的灵魂却永驻天堂。你们所询问的这个灵魂是其他灵魂错误的致命原因，这些灵魂命中注定不能接受天神的恩赐，也不能获得天神的恩赐和对于不朽的上帝的知识。因此，诸神憎恨这些人（基督徒）的灵魂；因为他们（基督徒）命中注定不能接受诸神的恩赐，不能认识上帝，他们命中注定会因为你所说的那个人（基督）而陷入错误。然而，他（基督）本人是善良的，天堂向他敞开了大门，也向其他善良的人敞开了大门。因此，你们不应该说他的坏话，而应该怜悯人类的愚蠢，通过他（基督），人类的危险迫在眉睫”。

谁会愚蠢到看不出这些神谕要么是由一个对基督徒怀有强烈敌意的聪明人创作的，要么是由不纯洁的魔鬼出于同样的目的作为回应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使他们对基督的赞美能够为他们对基督徒的诽谤赢得信任；这样，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可以关闭因基督教而带来的永恒救赎之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对基督徒的诽谤也被接受，他们就绝不是在通过促进对基督的信仰来抵消他们自己的害人伎俩；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即使是对基督有好感的人也不会成为基督徒，从而不会被他们（波菲利）所赞美的基督从他们（罗马偶像众神）自己的统治中

解救出来。

此外，他们（罗马偶像众神）对基督的赞美是如此精心策划，以至于无论谁相信这样所描述的基督，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异端，即只承认基督的人性，而不承认基督的神性，从而无法得到救赎，无法从这些魔鬼（偶像众神）谎言的网罗中解脱出来。

就我们而言，我们对赫卡特对基督的赞美并不比对阿波罗对基督的诽谤更满意。阿波罗说基督是被正直的法官处死的，这意味着他（基督）是不正直的。赫卡特说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人，但仅此而已。两者的意图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们成为基督徒，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人们就永远无法从他们（偶像众神）的权势中解救出来。

但是，我们的哲学家（波菲利），或者说那些相信这些针对基督徒的假神谕的人，首先要做的是，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让阿波罗和赫卡特对基督有相同的看法，这样，他们（偶像众神）要么都谴责他，要么都赞美他。

即使他们（偶像众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会拒绝接受恶魔的证词，无论是对基督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但是，当我们的对手发现他们自己的神和女神在基督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个赞美

他，另一个诋毁他时，——如果他们有判断力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相信那些亵渎基督徒的人。

当波菲利或赫卡特赞美基督，并补充说他把自己作为致命的礼物赐给基督徒，使他们陷入错误时，他（波菲利）揭露了他所认为的这种错误的原因。

但在我为此引用他的话之前，我想问，如果基督真的这样把自己赐给基督徒，让他们卷入错误，他是自愿这样做的，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如果是自愿的，他怎么会是公义的呢？如果违背他的旨意，他又如何蒙福呢？然而，让我们听听（波菲利的）这个错误的原因。

他（波菲利）说：“在某个地方，有非常小的地灵，受制于邪魔的力量。希伯来的智者，其中就有这位耶稣，正如你们从上面引用的阿波罗神谕中听到的那样，使宗教人士远离这些非常邪恶的恶魔和小鬼，教导他们崇拜天神，特别是崇拜天父上帝”。

他（波菲利）说：“这是众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说明了众神是如何告诫灵魂归向上帝，并命令灵魂敬拜上帝的。但是，无知和不虔诚的人注定不会得到神灵的恩惠，也不会认识不朽的朱庇特，他们听不进神灵和神灵的教诲，背离了所有的神灵，不仅拒绝憎恨、反而崇敬被禁止的恶魔。他们自称敬拜上帝，却拒绝做那些只有

上帝才能被敬拜的事情。上帝，作为万物之父，的确不需要任何东西；但对我们来说，通过正义、贞洁和其他美德来崇拜他是有益的，这样，通过探究和模仿他的本性，使我们的生活本身成为对他的祈祷”。他说，“因为探究能净化我们，模仿能神化我们，让我们更接近他”。

他（波菲利）是正确的，因为他宣扬了上帝是父，以及我们应该崇拜他的行为。希伯来人的预言书在赞美或指责上帝百姓的生活时，充满了这样的戒律。但在谈到基督徒时，他却犯了错误、就好像任何人都很难回忆起过去在剧院和庙宇中为取悦神灵而做的那些可耻可耻的行为，也很难将我们教会中听到的、和献给真神的东西与这些东西进行比较，并从比较中得出结论，哪里的品格得到了熏陶，哪里的品格遭到了摧残。

除了恶魔的灵魂，还有谁对这个人（波菲利）说过或暗示过如此明显而虚妄的谎言，说基督徒尊敬而不是憎恨恶魔、而希伯来人禁止对恶魔的崇拜？

但是，希伯来圣贤（旧约先知）所崇拜的上帝，甚至禁止向天上的圣天使和神力者献祭，而我们（基督徒）在天路历程的路上，把他们（圣洁天使）当作我们最有福的同胞来尊敬和爱戴。因为在上帝赐予希伯来人的律法中，他发出了如雷贯耳的威胁：“凡向任何神献祭的”、“不唯独向耶和华献祭的”、“必被彻底毁灭”

——为了不让人认为这一禁令只适用于敬拜那些非常邪恶的恶魔和地上的精灵（哲学家称它们非常渺小和低劣），——因为即使这些在圣经中也被称为“神”，不是希伯来人的神，而是列国的“神”、正如七十士译本的译者在诗篇中指出的那样，“因为列国的神都是鬼魔”——我说，为了不让人认为，仅仅向这些鬼魔献祭是被禁止的、而（误以为）可以向所有其他或某些天神献祭，——所以（圣经）立即加上了“唯独向耶和华献祭”。

希伯来人的神，也就是这位著名哲学家（波菲利）所见证的神，给了他的希伯来子民一条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律法，这条律法并不晦涩难懂，也不默默无闻，而是现在在每个国家都公布了，在这条律法中写道：“凡向任何（其他）神献祭的，除了献给耶和华以外，必被彻底毁灭”。还有什么必要在律法或先知中寻求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呢？我们不必说，因为这些经文既不多，也不难找；但我们又何必收集其他证据呢？

在我的论证中，是否有大量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除了至高无上的真神之外，祭品不能献给任何人？这里有一段简短但果断、甚至是威胁性的话语，当然也是我们的对手中最有智慧的（波菲利）（所承认的）那位上帝的真实话语，就是波菲利所高度赞扬的那位上帝。

让我们聆听、敬畏、履行这句话，不要让不顺服的灵魂被丧失。

他（上帝）说“献祭的（应当专诚）”，不是因为他（上帝）需要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理应成为他（上帝）的所有物。因此，希伯来经文中的诗篇作者唱道：“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因为你不需要我的好处”。因为我们自己是他的城，是他最尊贵、最值得的祭品，我们在献祭时所颂扬的正是这个奥秘，正如我们在前几卷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也是信徒们（基督徒们）所熟知的。因为上帝的神谕通过众先知宣布，犹太人作为将要发生的事的影子而献上的祭祀将停止，万国从日出到日落（在耶稣基督里）都将献上同一种祭祀。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完成的神谕中，我们选取了一些似乎适合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的目的的内容。———因此，如果没有——这种公义，唯一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按照他的恩典统治这座顺从的城市（上帝之城），使它只向他献祭，并且在这座顺从的城市的所有公民中，灵魂因此按照正确的顺序统治身体和理智（的恶习），这样、——我说，那么，就没有一个因共同承认权利和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的集合体。【即，如果没有上帝之城，如果没有敬虔专诚的信仰，那么，就没有彼此真诚联结的人民，也就因此没有共和国。】

——如果我们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人民，因此也就没有共和国；因为没有人民，就没有共和国。





会是一个较低劣的民族。

根据我们的这个定义，罗马人是一个民族，它的利益毫无疑问是一个联邦或共和国。但是，它在早期和后来的日子里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如何衰落为腥风血雨的骚乱，然后又是如何陷入社会战争和内战，以至于一个民族的健康所依赖的和谐纽带破裂、断裂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在前几本书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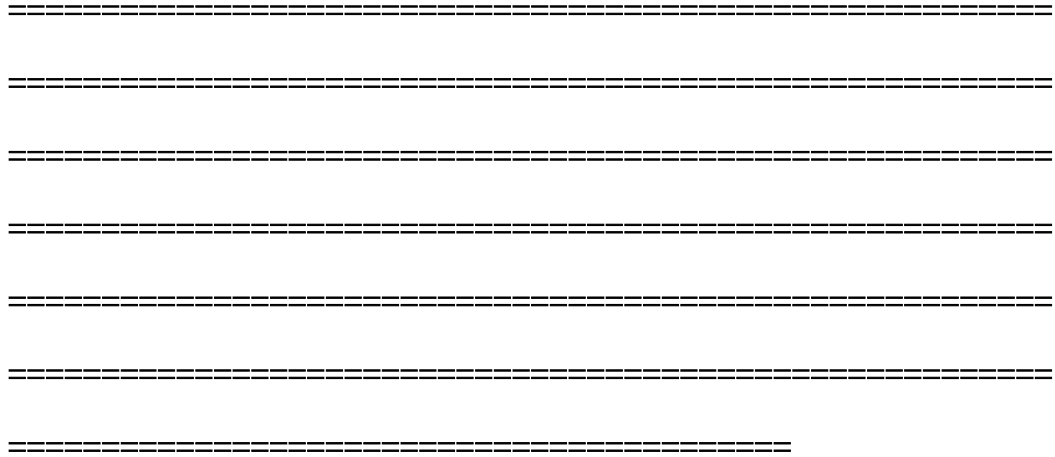
然而，我不会因此就说它（罗马人）不是一个民族，也不会说它的管理不是一个共和国，——只要在爱的目标上仍有一个共同协议将理性的众人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

但是，我所说的这个民族和这个共和国，必须被理解为雅典人或任何希腊国家、埃及人、早期亚述巴比伦人，以及其他所有拥有公共政府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如此。因为，一般来说，不虔诚的城市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即除了献给上帝之外，不得献祭），因此，它不能让灵魂对肉体拥有适当的指挥权，也不能让理性对恶习拥有公正的权威。 它没有真正的正义。

=====

=====

=====



## 第二十五章

没有真正的宗教，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因为尽管灵魂看似令人钦佩地支配着身体，理性看似令人钦佩地支配着恶习，但如果灵魂和理性本身不服从上帝（如同上帝命令它们侍奉上帝一样），——它们（灵魂和理性）就没有支配身体和恶习的适当权力。

因为，如果心灵对真神一无所知，不服从真神的权威，反而被最邪恶的魔鬼所腐蚀，那它（心灵）还能成为身体和恶习的女主人吗？——正因为如此，只要在这件事上没有提到上帝，那么它自己看起来所拥有的美德，以及它用来约束身体和恶习以获得和保持它所渴望的东西的美德，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



与上帝疏远的人们所享有的“和平”，以及人们对它的利用；神的子民在此世作寄居、作客旅时对它（属世的“和平”）的使用。

因此，正如肉体的生命是灵魂，人的有福的生命也是源自上帝。希伯来圣书（旧约圣经诗篇）说：“其神为耶和华的子民是有福的”。

因此，远离上帝的民族必定是邪恶的。然而，即使这样的民族也有它自己热爱的和平，不能加以轻视。它不会在终结之时拥有和平，因为在终结之前它没有很好地使用和平。但若这样的民族和平地生活，对我们也是有利益的；因为，当两座城（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巴比伦的和平。尽管上帝的子民在巴比伦的客居是暂时的，是凭着信心从巴比伦得救的，但我们仍旧要这样做。由于这个原因，使徒告诫教会要为国王祈祷，为所有在位的祈祷，然后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还有，当先知耶利米预言古代的上帝子民（犹太人）被掳时，他以神圣的诫命吩咐他们顺从地去巴比伦，耐心地忍受，以此侍奉上帝。他本人告诫他们要为巴比伦祈祷，说“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暂时的（属世）和平是善人和恶人共享的。



## 第二十七章

事奉神的人的平安，在今生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我们因信与上帝同在，以后也将因眼见与上帝永享平安。但是，我们今生所享受的平安，不管是所有人共有的，还是我们自己特有的，与其说是幸福的积极享受，不如说是苦难的慰藉。我们的义也是如此，虽然就真善美而言，它是真实的，但在今生，它是这样一种义，它与其说是美德的完善，不如说是罪孽的赦免。请看整个上帝之城（基督教会）在世上作客旅、作寄居状态下的祷告，因为它借着所有（教会）肢体的口向上帝呼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这种祷告不是对那些“没有行为、死气沉沉”的人有效，而是对那些“因爱做工”的人有效。因为理

智虽然服从上帝，却“被败坏的身体压住”，只要它还处于这种必死的状态，它就没有完全的权柄战胜恶习，因此义人需要这样的祷告。因为尽管它（心灵、理智）在行使权力，恶习却不会不经挣扎就屈服。因为无论一个人如何坚持斗争，无论他如何彻底地征服了这些敌人（肉体血气中的罪），都会有一些邪恶的东西潜入他的内心，这些邪恶的东西如果不能在行动中得到及时的表达，就会从他的嘴唇溜出，或者潜入他的思想中；因此，只要他还在与他的恶习斗争，他的平安就不会是完全的。因为他与那些反抗者（肉体血气中的罪）之间的冲突是令人怀疑的，而他战胜那些被打败者的胜利也不是稳操胜券的，而是充满焦虑和努力的。因此，在这些诱惑中，神圣的神谕曾概括地说：“人在世上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除了一个骄傲的人，谁还能自以为是地认为，他是这样生活的，以至于他没有必要对上帝说：“原谅我们的债务吧！”——这样的人并不伟大，而是因虚荣而膨胀；因虚荣而膨胀的人，理应受到那赐予谦卑的人丰盛恩典的神的抵制。因此，有人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此，人的公义就在于此，他顺服上帝，用心灵统治他的身体，用灵魂管治他的恶习；即使恶习反叛，也要顺服他的理智，因为理智可以打败恶习，至少可以抵制恶习；——他还要乞求上帝恩典，使他能履行职责，赦免他的罪，并为他所得到的一切祝福向上帝表示感谢。但是，在我们的公义所指向的最终和平中，——也是为了维持这种和平，——因为我们的本性将享有健全的不朽

和清白，将不再有恶习，因为我们将不会遇到来自自己或他人的阻力，所以没有必要由理性来管理不再存在的恶习，而是由上帝来管理人，由灵魂来管理身体，以一种甜蜜和便利的方式，适合于摆脱了束缚的幸福生活。这种状况将是永恒的，我们将确信它的永恒；因此，这种幸福的平安和这种平安的幸福将是至高无上的善。

=====

=====

=====

=====

=====

=====

=====

=====

=====

=====

## 第二十八章

### 恶人的结局

另一方面，不属于上帝之城的人将继承永恒的苦难，这也被称为



第二次死亡，因为那时灵魂将与上帝的生命分离，因此不能说是活着，身体将遭受永恒的痛苦。因此，这第二次死亡将更加严重，因为任何死亡都不会终止它。然而，战争与和平背道而驰，就像痛苦与幸福背道而驰，生命与死亡背道而驰，人们不禁要问，在恶人的结局中，什么样的战争才能与义人的结局所宣称的和平相呼应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只要观察一下战争中具有伤害性和破坏性的东西，就会明白战争无非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对立和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意志与激情对立，激情与意志对立，双方的敌对永远不会以任何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痛苦的暴力与身体的天性相冲突，双方都不向对方屈服。因为在今生，当这种冲突发生时，要么是痛苦战胜了死亡，死亡驱走了痛苦的感觉，要么是自然战胜了痛苦，健康驱走了痛苦。但在来世，痛苦仍在继续，以便折磨人；天性仍在忍受，以便让人感觉到痛苦；两者都没有停止存在，以免惩罚也随之停止。现在，由于人要通过最后的审判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善者达到至善，恶者达到至恶，我将在下一卷书中论述这一审判。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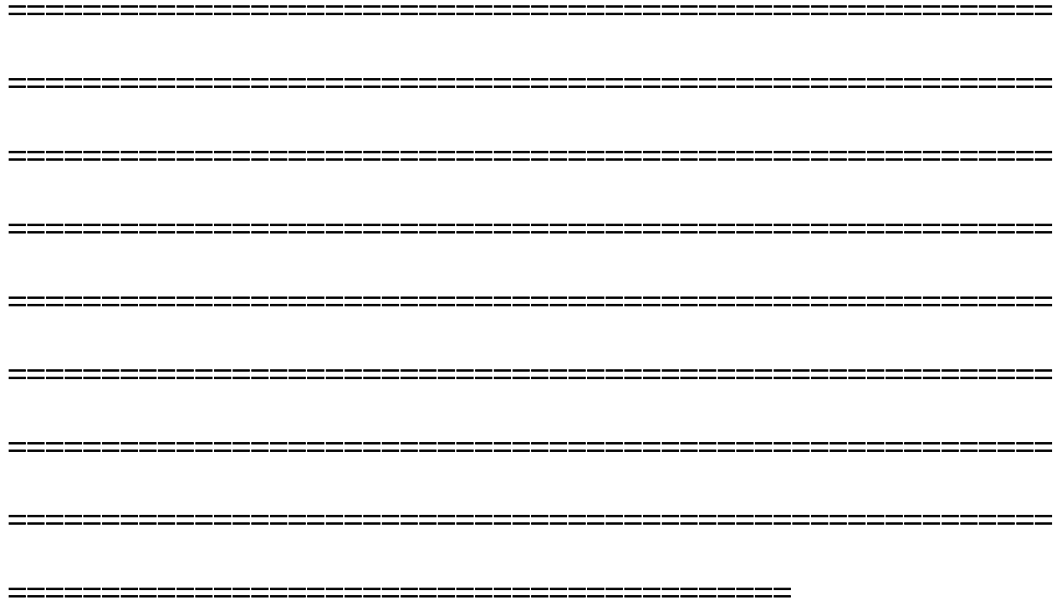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卷

=====  
=====  
=====  
=====  
=====  
=====  
=====  
=====  
=====  
=====  
=====  
=====

论证。

关于最后的审判，以及新旧约中关于它的宣言。

=====



## 第一章

虽然上帝总是在审判，但我们在本书中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最后的（终极）审判上是合理的。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谈论他最后审判的日子，并针对不虔诚和不愿意相信神的人肯定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在大厦的地基上奠定神圣的宣告。那些不相信这些宣言的人竭力用他们自己虚假而虚幻的诡辩来反对这些宣言，他们或者争辩说圣经中的内容另有含义，或者完全否认这是上帝的话语。因为我认为，凡是理解圣经经文的人，凡是相信圣经经文是由至高无上的真神通过圣徒传达的人，都不会拒绝承认其真实性；——无论他是口头承认同意，还是因某种邪恶的影响而羞于或不敢这样做，甚至以一

种近似疯狂的主观性，竭力为他所知道并相信是假的东西辩护，以反对他所知道并相信是真的东西。

因此，真神的整个教会所信奉的信条，即基督将从天上降临，审判快死的人和已死的人，我们称之为神圣审判的末日或审判日。我们不知道这场审判会持续多少天，但无论多么疏忽，读圣经的人都不需要知道，在圣经中，“日子”通常指“时间”。当我们谈到上帝审判的日子时，我们会加上“最后”或“终结”这个词，这是因为上帝现在就在审判，而且从人类历史的开端就在审判，将犯下如此大罪的第一批人驱逐出（伊甸园）乐园，将他们排除在生命树之外。是的，当他们的罪恶的王（撒旦）被嫉妒冲昏了头脑，在自己被引诱之后又引诱了人类，上帝的审判就指向了他们与撒旦。恶魔和人类的生活，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上，充满了痛苦、灾难和错误，这也离不开上帝深刻而公正的审判。

即使没有人犯罪，也只有通过上帝善意而正确的审判，整个理性的受造物才能通过坚持不懈地追随它的主而得到永恒的祝福。

此外，上帝不仅对大众进行审判，判定魔鬼种族和人类种族因其原罪而悲惨，而且还对个人的自愿和个人行为进行审判。因为即使是魔鬼也会祈求不要折磨他们，这证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得到宽恕或折磨，而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人因自己的罪过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往往是显而易见的，不总是暗地里的，无论

是在今生还是死后，——尽管没有人的行为是正确的，除非得到神圣的帮助；也没有人或魔鬼的行为是不正确的，除非得到神圣和最公正的审判。因为，正如使徒所说：“在神没有不义的事；”又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他的审判是不可测的，他的道路是不可测的”。

那么，在本卷书中，我将在上帝的允许下，不谈那些最初的审判，也不谈上帝这些中间的审判，而是谈最后的（终极）审判，即基督从天而降审判活人和死人的时候。因为那一天被称作审判日是恰当的，因为在那一天，无知的人不会再质疑为什么这个邪恶的人幸福，而那个正义的人不幸。在那一天，除了善良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得到真正的、完全的幸福，而罪有应得的、终极的痛苦则是恶人的命运，而且只有他们才会有。

=====

=====

=====

=====

=====

=====

=====

=====

=====

---

## 第二章

在人类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上帝的审判是存在的，尽管我们无法辨别。

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会心平气和地承受连好人都会遭受的苦难，也要学会珍惜连恶人都会享受的福气。

然而，即使在上帝的公义并不明显的生活条件下，他的教导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判断是什么，这个好人贫穷，那个坏人富有；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应该受到惩罚的恶人却享受着自己，而悲哀却追随着看似的好人，因为他值得称赞的生活使我们认为他应该是幸福的；为什么无辜的人不是被法官的不公正所冤枉，就是被虚假的证据所淹没，不仅没有得到宽恕，甚至还被判刑；而另一方面，他有罪的对对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甚至他的诉求还得到了承认；为什么不虔诚的人身体健康，而虔诚的人却病痛缠身；为什么流氓体格健壮，而那些连一句话都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的人却从襁褓中就患上了复杂的疾病；为什么对社会有用的人却因过早死亡而断送了生命，而那些看起来根本就不应该出生的人却拥有非同寻常的长寿；为什么罪行累累的人被加冕为荣誉之王，而无过错的人却被埋葬在无人问津的黑暗之中。但谁又能收

集或列举出所有这类对比呢？但是，如果这种反常的状态在今生是一致的，正如神圣的诗篇所言：“人如虚空，他的日子如影随形，一去不复返”，——那么一致的是，除了恶人，没有人赢得人间短暂的繁荣，而只有善良的人才遭受人间的苦难，这可以说是上帝公正甚至仁慈的审判。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注定不会获得构成人类幸福的永恒利益的人，要么被短暂的幸福所迷惑，认为那是对他们的恶行的公正奖赏，要么在上帝的仁慈下得到这些暂时幸福的安慰；而那些注定不会遭受永恒折磨的人，则因他们的罪过而受到暂时的惩罚，或者受到激励，在美德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现在，既然我们不仅看到好人被卷入生活的弊端，坏人享受生活的好处，这似乎是不公正的，而且恶人常常被恶人所欺凌，好人的平安却出乎好人的意料。

他（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探知的。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根据什么判断做出、或允许做出这些事情的，因为上帝有最高的美德、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公义，没有软弱、没有鲁莽、没有不义；——但我们学会在世上轻省地持有这些东西（属世之事），不管是善是恶，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并觊觎那些只属于好人的善事，逃离那些只属于恶人的恶事，这对我们是有益的。

但当我们到了那审判之日（其日期被特别称为审判日，有时也被称为主的日子），我们就会认识到上帝所有审判的公正性，不仅是那些将被宣布的审判，还有所有从一开始就生效的审判，或可

能在那（末日）之前生效的（一直持续到今日与明天的）审判。

到了那日，我们也将认识到，上帝在今生的许多或几乎所有公正的审判，都是何等的公义，是人类的理智或洞察力所无法审视的，尽管在这件事上，虔诚的心灵并不讳言，被掩盖的也都是公正的（即，今天在我们看来，可能会有一些公正的事情是被掩盖着的）。

=====

=====

=====

=====

=====

=====

=====

=====

=====

=====

### 第三章

所罗门在《传道书》中关于善人和恶人所遭遇的事情的论述。

所罗门是以色列最有智慧的国王，曾在耶路撒冷在位，他的传道



书是这样开头的，犹太人把这本书列为他们的圣经正典之一：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所受的一切劳苦，有什么益处呢？”他（所罗门）以此为经，列举了今生的灾难和妄想，以及现世的变幻无常，其中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持久的东西、虽然智慧胜过愚蠢，就像光明胜过黑暗一样，虽然智慧人的眼睛长在脑袋里，而愚昧人却行走在黑暗中，但有一件事却发生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也就是说，发生在太阳底下的这一生中，这无疑是指我们看到的好人和坏人所遭遇的那些灾祸。他（所罗门）还说，好人遭受生活的苦难，就好像他们是作恶的人，而坏人则享受好的生活。

“世上有一种虚妄的事，就是有正义的人，接着邪恶人的行为而发生（即义人遭受患难）；又有邪恶的人，接着正义人的行为而发生（即恶人得到亨通）。我说，这也是虚妄”。这位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充分揭露这种虚妄，显然，他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憧憬这样的生活：——在太阳之下没有虚妄，在创造太阳的主之下只有真实。

那么，在这种虚荣（虚空、虚妄）中，人被造得与虚荣（虚空、虚妄）一样，不正是上帝公正和公义的审判所注定要指向的吗？但在这虚荣的时代，人是抵制还是屈服于真理，是缺乏真正的虔诚还是有份于虔诚，都有着重要的区别——重要的不是获得这短暂而虚荣的生命中的祝福或避免其灾难，而是与未来的审判有关，

——未来的审判将把好的东西永久地、不可剥夺地归于好人，把坏的东西永久地、不可剥夺地归于坏人。

总之，这位智者（所罗门）在这本书的结尾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每个人的责任。因为上帝必将各样的行为，连同各样被藐视的人，不论是善是恶，都归于审判”。————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严肃、更有益的告诫呢？

他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因为凡是真正存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上帝诫命的遵守者；而不是这样的人，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只要他（罪人）还停留在虚荣的形像中，他就没有按真理的形像更新。——“因为神要审判各样的工作，”就是说，人在今生所做的一切事，无论是善是恶，凡被藐视的人（和事），——就是说，凡在这里（此世）似乎被藐视，因而不被考虑的人；因为神甚至看见他，在审判时不藐视他，也不忽略他。（——即，在神的审判中，绝不忽略人所忽略的人和事）。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末日审判的证据将首先从新约，然后从旧约中引出。

那么，我所引证的上帝最后审判的证据是，——我将首先从新约中，然后从旧约中引证。虽然旧约在时间上先于新约，但新约在内在价值上更胜一筹，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先驱。因此，我们将首先引用《新约》中的经文，并通过引用《旧约》中的经文来证实这些经文。旧约包含律法和先知，新约包含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使徒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属于新约，其证据存在于旧约中，即律法和先知中。那么，我将首先陈述案情，然后传唤证人。耶稣基督亲自指示我们要遵守这个顺序，他说：“在神的国里受教的文士，就像一个好管家，从



农阿，你已经升到天上。（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吗）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他（耶稣基督）在这里最明确地预言了审判日的到来。在另一处，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从上面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两件事：——审判将要发生，而且是在死人复活的时候。因为当他提到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时，他说的当然是死人，但他说他们在审判的日子应当复活。他说“他们将定罪”，意思并非是说，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审判者，而是因为与他们相比，其他人将被公正地定罪。

同样，在另一段经文中，他说到好人、坏人现在的混合和将来的分离，即在审判之日的分离，他引用了播种在他们中间的麦子和

稗子的比较，并对门徒作了这样的解释：“撒下良种的就是人子”，等等。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出审判或审判日的名称，而是通过描述当时的情况更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并预言审判将在世界末日发生。

---

### 马太福音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1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13:32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13:33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13:34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13:35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

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13:44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13:45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13:46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13:47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13: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13: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13: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51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13:52 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

同样，他（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耶稣将与他的门徒一同审判（世人）。因此，他在别处对犹太人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虽然他说他们（基督使徒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只有十二个人要与他一同审判；因为十二这个数字表示审判者的人数是完整的。因为数字“七”（通常象征全部）的两个部分，即“四”和“三”，相乘就是十二。因为四乘以三，或三乘以四，就是十二。十二这个数字还有其他含义。如果这不是对十二个宝座的正确解释，那么，使徒保罗在（取代）叛徒犹大的位置被按立为使徒，虽然他比他们（其他基督使徒们）都更加劳苦，却不应该有审判的宝座；——但他（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他（保罗）明确无误地认为自己也在审判者之列。将十二这个数字应用于受审判的人时，也应遵守同样的规则。因为虽然说“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但利未支派，也就是第十三个支派，不能因此而免于审判，也不能只审判以色列而不审判其他民族。他所说的“复兴”（“到复兴的时候”）

当然是指死人的复活；因为我们的肉体将因不朽坏而再生，就像我们的灵魂因信心而再生一样。

-----

许多经文我都省略了，因为虽然它们似乎指的是最后的审判，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是模棱两可的，或者是在暗指其他事件，无论是——指救赎主的降临，这种降临不断地发生在他的教会里，也就是他的肢体里，他一点一点、一片一片地降临，因为整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还是——指地上耶路撒冷的毁灭。因为当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经常使用适用于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大日的语言，所以这两个事件是无法区分的，除非将马太、马可和路加三位福音书作者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相应经文相互比较，因为有些事情在一位福音书作者那里说得更模糊，而在另一位福音书作者那里说得更清楚，这样就可以看出哪些事情是指某一事件。我在写给萨隆主教赫西基乌斯（Hesychius of blessed memory）的一封信题为“关于世界末日”的信中，就不遗余力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将引用《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讲述了基督最有效、最终极的审判将善人与恶人分开。

-----

## 马太福音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25: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25: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25: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25: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25: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25:37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25:38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25:39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25: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25: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25: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25: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

他（耶稣基督）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他也要对他左手边的人说：你们离开吧。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然后，他（耶稣基督）以同样的方式向恶人讲述了他们没有做过那些——他说过

在右手边的人做过的事。当他们问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情时，他（基督）回答说，只要他们没有对他弟兄中最小的人做过，他们就没有对他做过，并用“这些人要去受永远的刑罚，义人要去得永生”结束了他的讲话。

此外，福音书的作者约翰非常明确地指出，他（耶稣基督）曾预言审判应在死人复活时进行。他（基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紧接着，他（基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在这里说，信他的人不至于受审判。那么，除非在这段经文中，“审判”是指“定罪”，否则他们（义人）如何通过审判与恶人分开，并被安置在他（耶稣基督）的右手边呢？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听见他的道，又信差他来者（即天父上帝）的人，是不会受审判的。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什么是第一次复活，什么是第二次复活。

在此之后，他（耶稣基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而，他（基督）并没有提到第二次复活，也就是身体的复活，那将是最后的复活；而第一次复活，也就是现在的复活。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正是为了区分这一点。——现在，这个复活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灵魂。——因为灵魂也有自己在邪恶和罪孽中的死亡，因此“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也就是说，让灵魂已死的人埋葬身体已死的人。

他说，“时候将到，就是现在，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必存活”。“听见的”，就是顺从、相信并坚持到底的人。这里

没有区分好人和坏人。因为听见他的声音，从不虔诚的死亡中走向虔诚的生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关于这种死亡，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死在了罪中，无论是原罪还是自愿的罪，是无知的罪还是违背知识的罪；为了使那些因罪得赦而活着的人，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为众人、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称义而复活的主——而活，使我们相信那使不虔诚的人称义的主，从不虔诚中称义，或从死亡中复活，——就能达到现在的第一次复活。

因为在这第一次复活中，除了那些将永远蒙福的人之外，没有人有份；但在他（基督）接下来所说的第二次复活中，正如我们将要知道的，所有人都有份，包括蒙福的人和可怜的人。一个是仁慈的复活，另一个是审判的复活。因此，诗篇中写道：“我要歌唱怜悯和审判：主啊，我要向你歌唱”。

关于审判，他（基督）接着说：“又赐给他权柄执行审判，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他（基督）在此所用的意义与前文相同，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说，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人，借着第一次复活，在现今这个时代实现了从死到生的过渡，他（这样的人）就不会下地狱；他（基督）用审判的名字提到了这一点，正如他在这里说的那样，“惟有作恶的人，到了审判的日子复活，”也就是下地狱。——因此，不愿在第二次复活中被诅咒的人，就让他第一次复活中复活吧。因为“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必存活，”——也就是说，不会陷入被称为第二次死亡的诅咒之中；但是，——在第二次或身体复活之后，那些没有在第一次或属灵复活中复活的人将被扔进终极的“死亡”（即永刑）之中。

因为“时候将到”（但他在这里没有说“现在就是”，因为它将在世界末日，在上帝最后和最大的审判中到来），——“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基督）的声音，就必出来”。——他（基督）没有像第一次复活那样说：“听见的就必存活”。——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永远天国中）活着，即不会有这样的（永远天国中的）生命，只有这样的（属天）生命才应该被称为（真正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复活者）必须拥有某种生命，才能听见，并以复活的身体从坟墓中出来。他在接下来的话语中教导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行善的，复活得生，”这些人是要活（在天国）的；——“作恶的，



复活受审判，”——这些人是不能活（在天国）的，因为他们将死于第二次死亡（即被投入地狱永火之中，承受永刑）。他们作恶，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邪恶的；他们的生命是邪恶的，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在第一次或现在的属灵复活中得到更新，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更新的生命中坚持到底。因此，有两种重生，我已经提到过，一种是根据信仰的复活，（通过洗礼所象征的救恩）在今生发生；另一种是根据肉体的复活，它将在不朽坏和不朽的生命中完成。（义人复活得到永生；罪人复活受到终极审判与永刑。）

一个是第一次灵性的复活，它发生在今生，保护我们不进入第二次死亡；——另一个是第二次（即肉体的）复活，它不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世界末日，它是身体的复活，而不是灵魂的复活，它将通过最后的审判使一些人进入第二次死亡（即地狱与永刑），另一些人进入没有死亡的生命（即天国与永生）。

=====

=====

=====

=====

=====

=====

=====

=====

---

---

## 第七章

约翰启示录中关于两次复活和千年的记载，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看法。

---

### 启示录

20:1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20:2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

20:3 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

20:4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

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20:5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20: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20:8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20:9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

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在被称为《启示录》的书中谈到了这两次复活，但有些基督徒却不理解其中的第一次复活，因此将这段经文理解

为荒谬的幻想。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说：“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而降。...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些根据这段经文而疑似认为第一次复活是指未来的、身体的复活的人，特别被一千年这个数字所打动，好像圣徒在那期间享受一种安息休息是一件合适的事情。因此，正如经上所写，“在耶和華那里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六千年完成之后，就应该像六天一样，在随后的一千年里享受一种七日安息日；圣徒们正是为此而起，即庆祝这个安息日。如果相信圣徒在安息日的喜乐是属灵的，是因神的同在而产生的，那么这种观点就不会引起反对；因为我自己也曾持这种观点。但他们断言，复活的人将享受安息日的闲暇，——适度的肉欲宴会，提供的酒肉不仅让有节制的人感到震惊，甚至超过了可信度本身的尺度，——这种说法只有肉欲的人才会相信。那些相信这些论断的人被属灵的人称为“千禧年人”（Chiliasts），我们可以用“千禧年”这个名字来直译。

主耶稣基督自己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壮士指的是魔鬼，因为他有能力掳掠人类；他要夺取的财物指的是那些被魔鬼用各种罪孽和不义挟持、但要成为他

（撒旦）自己信徒的人（即沉浸于罪中的罪人）。

正是为了捆绑这个强者（撒旦），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看到——“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也就是说，缚住并限制了它（撒旦）的力量，使它不能引诱和占有那些要被释放的人（即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中得救的人）。

在我看来，“一千年”有两种理解： 或者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第六个千年或第六个千禧年（其后半段现在正在过去），就好像在第六日，其后是一个没有晚上的安息日，即圣徒无尽的安息日，因此，在整体的名义下谈论一部分时，他称千禧年的最后一部分——即在世界末日之前尚未结束的部分——为一千年； 或者说，他用千年来表示这个世界的整个持续时间，用完美的数字来表示时间的充裕。因为一千是十的立方。因为十乘十等于一百，也就是平面表面的平方。但是，为了使这个平面表面具有高度，并使其成为立方体，一百又要乘以十，这就得到了一千。

此外，“一百”有时也用来表示全部，如主应许撒下一切跟从他的人说：“他（全身心跟随基督的人）在今世要得着百倍。”使徒（保罗）对此作了解释，他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

样都有的。”——因为古时就有人说：“全世界都是信徒的财富。”既然千是立方体，而另一个（即“百”）只是平方，那么用千来表示全部，理由又何其充分呢？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对诗篇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这句话的解释，莫过于将其理解为“传到万代”。

-----

“他（天使）就把他（撒旦）丢在深渊（即无底坑）里，”——深渊指的是无数的恶人，他们对神的教会的恶意深不可测；并不是说魔鬼以前不在那里，而是说他被扔进了深渊，因为当他被阻止伤害信徒时，他就更彻底地占有了不敬虔的人。因为那人（不敬虔的人）不仅与神隔绝，而且还无故地憎恨事奉神的人，他就会被魔鬼更充分地占有。

“把他关起来，在他身上加了印记，叫他不再欺骗列国，直到千年期满”。——“把他关起来，”即禁止他出去，禁止他做被禁止的事。在我看来，加上“在他身上加上印记”的意思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密谁是魔鬼的党羽，谁不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秘密，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看似站立的人是否会倒下（即，表面上的基督徒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看似撒谎的人是否会（在基督的恩典中得救而有属灵的）复活。——但是，通过这个禁令

的锁链和牢房，魔鬼被禁止和限制诱惑那些属于基督的民族，而他以前曾诱惑或控制过这些民族。——因为在创世之前，上帝就选择了把这些人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送入他爱子的国度，正如使徒所说。

魔鬼经常试图引诱那些在基督里重生并开始走上帝道路的人，这一点不要让任何人感到沮丧。因为“主认识属他的人”，在这些人（上帝真正的百姓）中，魔鬼无法引诱任何人走向永恒的诅咒。因为主知道他们，就像神知道将来的事一样，没有什么是瞒不过他（上帝）的；而不是像人一样，看到另一个人的现在（如果说他看到了一个他看不到其内心的那另一个人），却连他自己（的未来）都看不到，以至于无法知道他（那另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魔鬼被捆绑并关在深渊里，以免他引诱教会所聚集的国家，而在教会存在之前，他曾引诱过这些国家。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一——“不让他引诱任何人”，而是——“不让他引诱列国”；————毫无疑问，指的是教会存在的那些国家——“直到千年期满”——即由千年组成的第六日的剩余部分，或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岁月。

“他不可引诱列国，直到千年期满”这句话并不一定能理解为他（“被暂时释放”）以后会去引诱那些——预定的教会所组成的

民族国家、以及他被锁链和囚禁期间所限制去引诱的民族；——而是这句话的用法符合圣经中经常使用的用法，并在诗篇中作了例证：“所以我们的眼目等候耶和华我们的神，直等到他怜悯我们”——不是说，好像他（神）的仆人的眼目在耶和华他们的神怜悯他们之后就不再等候他了。

——或者这句话的顺序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他（天使）就把他（撒旦）关起来，在他（撒旦）身上设下印记，直到千年期满；”而插入的句子“使他不再引诱列国”不应该按照它所处的顺序关系来理解，而应该分开来理解，好像是在后面加上去的，这样整句话就可以读作：“他就把他关起来，在他身上设下印记，直到千年期满，使他不再引诱列国”——即他被关起来，直到千年期满。 即：他被关起来，直到千年，因此，“千年期满，他就不再欺骗列国”。

=====

=====

=====

=====

=====

=====

=====

=====

=====

=====



---

## 第八章

关于魔鬼的捆绑和释放。

约翰说：“在那以后，”他必须被释放一小段时间。如果捆绑和封闭魔鬼是指使他无法诱惑教会，那么释放他就一定是恢复这种能力吗？绝不是。因为在创立世界之前就被预定和拣选的教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主知道属他的人”的教会，是永远不会被魔鬼引诱的。然而，即使当魔鬼被释放时，这个世界上仍会有一个教会，就像从起初就有的那样，而且会一直存在，逝去圣徒的位置会由（一代又一代的、敬虔真挚的）新信徒来填补。

因为不久之后，约翰说，魔鬼被释放后，将吸引他（撒旦）在全世界引诱的各国来与教会争战，这些敌人的数量将如海沙一样多。于是，——“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与末日审判有关，但我认为现在提它是合适的，以免有人认为，在魔鬼被释放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地上将没有教会，不管是因为魔鬼没有找到教会，还是因为魔鬼通过多方面的迫害摧毁了教会。

那么，在本书（圣经启示录）所包含的整个时期，即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世界末日，当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魔鬼并没有被捆绑；没有被捆绑的意思是，在这段被称为一千年的时间里，他无法引诱（真正的）教会，因为即使在被释放的时候，他也无法引诱（真正的）教会。

当然，如果他被捆绑的意思是他不能或不被允许诱惑教会，那么他被释放的意思又何尝不是他能够或被允许诱惑教会呢？但上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而是，魔鬼的捆绑就是阻止他行使其全部的能力来引诱人，无论是通过暴力强迫、还是通过欺骗来使人与他同流合污。如果允许他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攻击人的软弱，那么许多人，比如上帝不希望暴露在这种诱惑之下的人，就会被推翻信仰，或者被阻止信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撒旦）是被捆绑的。

但当短暂的时间到来时，他（撒旦）将被释放。因为他（撒旦）将用自己和他的天使的全部力量肆虐三年零六个月；与他交战的人将有能力抵挡他的一切暴力和计谋。如果他（撒旦）永远不被释放，他的恶毒力量就不那么明显了，圣城的坚韧也不那么明显了：总之，全能者如何善用他（撒旦）的大恶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全能者并没有绝对地将圣徒与他（撒旦）的试探隔绝开来，而只是庇护他们（圣徒们）的内心，也就是信心所在的地方，使

他们通过外在的试探在恩典中成长：他（上帝）束缚他（撒旦），是为了不让他（撒旦）在自由和急切地施展他的恶意时，阻碍或摧毁那些已经信主或尚未信主的无数软弱者的信心，教会必须从他们（那些基督徒们）那里得到增加和完成；他（上帝）最终会松开他（撒旦），让上帝之城看到它战胜了多么强大的对手，以彰显它的救赎主、帮助者、拯救者（耶稣基督）的伟大荣耀。我们与那时的信徒和圣徒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经受敌人被释放的考验；（而今天），即使敌人（撒旦）被捆绑，我们也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与之交战。虽然也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一些基督的战士是如此聪明和坚强，以至于如果他们魔鬼被释放时还活着，他们会最明智地防范和最耐心地忍受魔鬼的一切陷阱和攻击。

现在，魔鬼不仅在教会开始越来越广泛地扩展到犹太以外的国家时被局限住了，而且现在也被捆绑住了，直到世界末日他被释放的时候。因为即使是现在，毫无疑问直到世界的末了，人们都在从他所控制的不信中皈依信仰。这个强壮的人（撒旦）每次被夺走一件东西，就会被捆绑起来；他被关在其中的深渊（无底坑），并不是在他第一次被关在其中时、还活着的人（即那些抵抗基督福音的恶人）死后就结束了，而是这些人（恶人）已经被后来出生的其他人（即后来的那些抵抗基督福音的恶人）所继承，——直到世界的尽头，这些人对基督徒有着同样的仇恨；他（撒旦）被关在这些人（恶人）盲目的内心深处，就像被关在深渊中一样。

但问题是，在这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即撒旦被释放的时期），当他（撒旦）肆无忌惮地肆虐时，是否会有未曾信主的人加入信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此时撒旦被暂时释放），——“谁会进壮士（撒旦）的家、要抢夺他的财物（那些被撒旦掳掠的、沉浸于罪中的世人；即使他们信福音、得救赎），——除非先把壮士捆绑了？”——这句话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因此，这节经文似乎迫使我们相信，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没有人会加入基督徒的行列，魔鬼会与那些先前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争战，虽然其中有些人（那些信仰虚伪的、徒有其表的、仅仅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可能会被撒旦征服，被魔鬼引诱，但这些人并不属于上帝之子民的预定人数。

写这本启示录的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提到某些人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但那些年龄幼小的人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在这些日子里，会不会有一些基督徒的孩子出生了，但还没有受洗，也不会有一些孩子是在那个时期出生的；如果有这样的孩子，我们无法相信，他们的父母不会想办法把他们带到重生的盥洗池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孩童又怎么能在魔鬼松动（“被暂时释

放”）的时候从他（撒旦）手里夺走（即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呢？因为除非先把魔鬼捆绑起来，否则没有人会进入他（撒旦）的房子抢夺他的东西（即被罪所掳掠的人）。——相反，我们宁可相信，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脱离教会的人，还是归附教会的人，都不会缺乏；而在（基督徒）父母身上，都会有这样的决心，为他们的孩子寻求洗礼，以及那些首先相信的人（即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徒们），——他们将征服那个强者（撒旦），即使他（撒旦）没有被捆绑，也就是说，（基督徒们）既要警惕地辨别他（撒旦），又要耐心地向他（撒旦）对抗，尽管他（撒旦）使用了从未使用过的诡计和力量；因此，即使他没有被捆绑，他们（那些因信基督得救的人）也将被从他那里夺走。然而，《福音书》中的诗句不会是不真实的：“谁进壮士的家，要夺走他的东西，除非先把壮士缚住。”——因为根据这句真言，顺序是这样的一强者先被捆绑，然后他的东西（被掳掠于罪中的人）才会被抢夺；——因为教会是如此因远近各国的基督徒们而壮大，凭着它对神所预言和成就之事的坚定信念，它（基督教会）甚至能够毁坏（抢夺）未被捆绑的魔鬼的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罪恶一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那些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会有很多人屈服于现在被释放的魔鬼的空前严厉的迫害和计谋；——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不仅那些到那时会发现在信仰上健全的人，而且一些到那时还没有被发现的人、上帝的恩典会帮助他们理解圣经，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还预言了他们自己所看到的即将到来的结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撒旦）的捆绑就应该被说成是在此之前的，这样一来，无论是被捆绑的还是被松绑的，（其掳物、即罪人）都会被抢夺（即归于基督）；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谁能进壮士（撒旦）的家抢夺他的东西（撒旦的掳物），除非他（即基督）先捆绑了壮士。”

=====

=====

=====

=====

=====

=====

=====

=====

=====

=====

## 第九章

圣徒与基督同在的千年统治是什么，它与永恒的国度有何不同。

但是，当魔鬼被捆绑一千年的时候，圣徒也要和基督一道统治一

千年，这一点无疑也要按同样的方式加以理解，也就是指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开始的这个时期。这个千年统治与福音书所说的那个最后的王国是很不相同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教会现在不能被称为他（基督）的国度或天国，除非他的圣徒现在就与他一同掌权，尽管是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因为他（基督）对圣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位在神的国度里受过良好教导的文士，从他的宝库里拿出了新旧事物。那些收割者将从教会中薅出稗子；他曾让这些稗子与麦子一起生长，直到收割，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基督）的意思是“薅出去”吗？那么一定是从他现在的国度

——教会——里把他们薙出去。所以他（基督）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他（基督）说这两个人都在天国里，一个是不执行他所教导的诫命的人——因为“违背”的意思是不遵守，不执行；——另一个是像他那样行和教导的人；但他（基督）称一个为最小，另一个为大。他紧接着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些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些违背他们所教导的教义的人；因为他（基督）在其他地方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因为他们说而不做；”——因此，“除非你们的义超过他们的义”，也就是说，你们不违背、而是照着你们所教导的去做，“否则你们就不能进天国”。——我们必须从一种意义上理解天国，在天国里，违背教导的人和实行教导的人都存在，一个最小，另一个最大；从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天国，只有（真心地）实行教导的人才能进入天国。

因此，在两类人都存在的地方，它就是现在的教会（即世人眼中的、存在于尘世中的教会）；而在只有一类人存在的地方，它就是预定的教会（即神在预定中所拣选的、由真正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真正上帝子民的全体集合），当没有恶人在她里面的时候。——因此，教会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天国。——因此，他



的圣徒现在就（在此世）与他（基督）一同掌权，尽管与他们以后（在永恒的天国里）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方式不同；——然而，尽管稗子（即那些信仰虚伪的、徒有其表的“名义基督徒”）与麦子（即那些真挚的、信仰专诚的、真正基督徒）一起长在教会里，他们（稗子）却不与他（基督）一同掌权。

使徒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关于这些人，他还说，他们是天上的国民。

简言之，他们（真正的基督徒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他们在基督的国度里，他们自己就是基督的国度。

然而，那些在基督的国度里，直到世界末日所有的罪行都被聚集、显明出来（“薹出去”），却在其（教会）中寻求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基督的东西的人（即那些虚伪的名义基督徒，在教会中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又岂能是基督的国度呢？

因此，在这个与罪争战的国度里，与敌人的冲突仍在继续，与冲突的情欲的战争仍在进行，或在他们（罪、以及罪人）屈服时对他们施加统治，直到我们来到那个最和平的国度，在那里我们将

“没有敌人地”统治，《启示录》在刚才引用的话语中所说的正是现世的第一次复活（即，相信福音、属灵的重生复活）。《启示录》说魔鬼被捆绑一千年，然后在短暂的时间内被释放，接着就用“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句话来概述教会在那些日子里所做之事、或在教会里所做之事。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指最后的审判，而是指统治者的座位和统治者本身，教会现在就是由他们统治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对于审判的解释，没有比这句话更好的了。

因此，使徒（保罗）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约翰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很清楚，这些灵魂是还没有回归肉身的殉道士的灵魂。死去的虔诚者的灵魂不会与教会分离，甚至现在也在基督的王国之内。否则，当我们分有基督的肉身时，它们就不会在上帝的祭坛前受到赞扬了。还有，如果死去的虔诚者的灵魂与教会分离，那么当危险逼迫时接受教会的洗礼对我们就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害怕无洗礼或无忏悔地了结今生，免得由于缺少耐心或心地不善而与肉身分离。

除非忠信者甚至在死后也仍旧是基督的肢体，否则怎么会有这些事呢？因此，他们的灵魂，尽管与他们的身体没有联合，也已经在这千年进程中与基督一道统治。在同一本书的另一部分，我们读到——“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样，教会现在开始与基督一道在活人与死人中间实行统治。因为如使徒所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启示录》中只提到殉道士的灵魂，因为这种死后的统治尤其属于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人。但是按照部分可以代表整体的原则，我们可以把圣经的意思理解为其他（在主里面的去世的）死者（即所有逝去的、真正的基督徒们）也属于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王国。

下面我们来看这些话——“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我们认为这些话既适用于活人，又适用于死人。“兽”表示什么意思，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然而，把“兽”理解为象征不虔诚的城本身与真正的信仰并无矛盾之处，不虔诚的城就是不信者的集体，它反对忠信的民众和上帝之城。“兽像”在我看来似乎是指它（尘世之城）的虚伪，也就是说，指的是有些人（即虚伪的名义基督徒）虽然向信仰忏悔，但却像不信者一样生活，由此而表现出来的虚伪。他们实际上不是基督徒，但却伪装成基督徒，他们被称作基督徒依据的不是真相，而是假

象。基督之名的公开敌人属于这兽，上帝最荣耀的城的敌人也属于这兽。在世界末日，还有稗子从上帝的王国里拔出来，这王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的）教会。除了那些使徒所说的“不要与不信者同负一轭”的人，还有谁是不拜兽和兽像的人呢？这些人（那些敬虔真挚的基督徒们）不拜兽，也不认同和服从兽。所以他们不受兽的印记——罪的印记——要么在额上，依据他们的言辞告白，要么在手上，依据他们的行为。不犯这种罪恶的人（敬虔真挚的基督徒），无论是仍旧活在可朽肉身中的，还是已经死去的，都在这个由千年来象征的整个时期，哪怕是现在，以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方式，与基督一道统治。

经上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因为在将要到来的时候，“死人（即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逝世的敬虔基督徒们）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此，其余的死人（那些听不见基督声音的人，即那些没有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中逝世的人）是不会复活的。但是接下来的话是“直等那一千年完了”，意思是一千年过完后，他们也不会（属灵地）复活，亦即不会出死入生；而是当日子到了的时候，（那些非基督徒们的）肉身会复活，会从坟墓里出来，但它们不是来得生命，而是来受审判，亦即来被定罪的，这被称作第二次死亡。在那一千年完了的时候没有得着生命的任何人——指在第一次复活的整个时期没有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没有出死入生的人（即那些没有在对耶稣基督信仰中逝世的一切世人）——肯定会在这第二次复活，亦即肉体的复

活中，连同肉身进入第二次死亡（终极的审判与永远的刑罚）。  
因为圣经又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圣洁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人（敬虔真挚的基督徒们）不仅从罪的死亡  
中复活，而且会坚定地保持这种更新了的（重生）生命。《启示  
录》说“第二次的死在他们（敬虔真挚的基督徒们）身上没有权柄  
”。

=====

=====

=====

=====

=====

=====

=====

=====

=====

=====

=====

## 第十章

对于那些认为复活只与肉体有关而与灵魂无关的人，该如何回

答？

有些人认为复活只能指身体，因此他们认为（启示录中的）第一次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为他们说，“复活”只能是指那些倒下的（即死了的）东西。因此，不可能有灵魂的复活，只有肉体的复活。但是，使徒说的是灵魂的复活，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使徒（保罗）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思念上面的事”。同样的意思，他在其他地方也有表达，他说：“基督既因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当有新生命的样式”。同样，“你睡了就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必赐给你光明。”至于他们所说的，除了倒下的，没有什么能够复活，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复活只与身体有关，与灵魂无关，因为身体会倒下，——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敬畏耶和华的，要等候他的怜悯；不要走开，免得跌倒”、“站立或跌倒，都是为了自己的主”、“自以为站立的，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些话不屑一顾呢？因为我认为，我们要注意的跌倒是灵魂的跌倒，而不是身体的跌倒。那么，如果复活属于跌倒的事，而灵魂也会跌倒（死了），那么灵魂也一定会复活。

在“在他们（敬虔基督徒们）身上，第二次的死就没有能力了”这句话之后，还加上了“但他们必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与他（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称所有信徒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有神秘的圣衣；我们称所有的基督徒为祭司，是因为他们是唯一祭司（耶稣基督）的肢体。关于他们，使徒彼得说：“是圣洁的子民，

是有君尊的祭司”。当然，他（彼得）是顺便暗示基督是神，说基督徒是——神和基督的祭司，也就是父和子的祭司；——尽管基督是以他（即父）仆人的身份，以人子的身份，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但这一点我们已经解释过不止一次了。

=====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关于歌革和玛各，当魔鬼在世界末日被释放时，他们会被魔鬼唤醒来迫害教会。

“一千年满了，撒但必从监里出来，出去引诱（迷惑）四方的列国，

就是歌革和玛各，引他们来争战，他们的数目如同海沙”。——这就是他（撒旦）引诱他们（列国）的目的，引他们去打仗。因为甚至在此之前，他（撒旦）就已经习惯于使用各种诱惑手段。”他要出去“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要从潜伏的仇恨中爆发出来，变成公开的迫害。因为这场迫害发生在最终审判即将来临的时候，将是全世界圣洁的教会所要承受的最后一次迫害，整个基督之城将受到魔鬼之城的攻击，因为每个魔鬼之城都存在于世上。因为他（撒旦）所命名的歌革和玛各，并不是指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一些野蛮民族，无论是Getæ族和Massagetæ族（有些人从首字母得出结论），还是其他不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的外国。约翰说：“在地四方的列国”，他还说这是歌革和玛各。我们发现这些名字的含义是：歌革，“屋顶”；玛各，“从屋顶”——就像一座房子，以及从房子里出来的人。因此，他们就是我们发现魔鬼被关在其中的国家，就像被关在深渊里一样，而魔鬼自己也会从其中出来。

所以他们是屋顶，他（撒旦）是从屋顶出来的。或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词都指万国，而不是一个指它们，一个指魔鬼，那么它们都是屋顶，因为在它们里面，宿敌现在是被封闭的，就像屋顶一样；当它们从隐藏的仇恨中爆发出来时，它们将从屋顶中出来。“他们就上到全地，包围了圣徒的营盘和爱城，”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或将要来到一个地方，就好像圣徒的营盘和爱城应该在某个地方一样；因为这个营盘无非就是遍及全世界的基督的教会。因此，教会无论在哪里，都将遍及万国，正如“地广”所表示的



那样，那里也将是圣徒和爱城的营盘，那里也将被所有敌人的野蛮迫害所包围；因为他们（敌人）也将与教会一起存在于万国之中，也就是说，教会将在苦难的漩涡中受困、受压、被关闭，但不会放弃“营盘”一词所表示的军事职责。



## 第十二章

从天降下的火吞灭他们，是否指恶人最后的刑罚。

“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了他们，”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里去吧”时所受的最后惩罚，因

为那时他们将被扔进火里，而不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在他们身上。在这里，“从天上降火”很好地理解为圣徒的坚定，他们拒绝服从那些肆意攻击他们的人。因为穹苍就是“天”，由于圣徒们的坚定，那些攻击圣徒的人会被他们烈火一般的焦急所折磨，因为他们不能把基督的圣徒拉入敌基督的阵营。这种焦急会成为吞食他们的烈火，它来自上帝，因为靠着上帝的恩赐，圣徒们被造就为不可征服的，由此成为他们敌人的苦恼的根源。“焦急”既有褒义，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又有贬义，比如“不受教训的人焦急，现在烈火将烧灭敌人”。句中的“现在”清楚地表明这里的烈火指的不是作为最后惩罚的火。另一种理解，从天而降烧灭他们的火指的是基督消灭教会的迫害者，这些人现在还活在大地上，基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的人。但即使作这种解释，这里指的仍旧不是对不虔诚者的最后审判，因为最后的审判是肉身复活时他们将要承受的事情。

=====

=====

=====

=====

=====

=====

=====

=====

---

---

## 第十三章

敌基督迫害的时间是否应计算在千年之内。

敌基督最后的迫害将持续三年零六个月，我们已经说过，《启示录》和先知但以理都肯定了这一点。虽然这段时间很短，但人们不禁要问，这段时间是否包含在魔鬼被捆绑、圣徒与基督一同掌权的那一千年中，或者这一小段时间是否应该加在这一千年之上。因为如果我们说它们包含在这一千年中，那么圣徒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时间就比魔鬼被捆绑的时间更长。因为他们将与他们的王和征服者（耶稣基督）一同大有能力地掌权，即使当魔鬼将被解除束缚、并将用他所有的力量肆虐他们的时候。如果魔鬼的捆绑在圣徒与基督一同掌权之前三年零六个月就已停止，那么圣经是如何定义魔鬼的捆绑和圣徒的掌权同为一千年的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这次迫害的短暂时间不应算作千年的一部分，而应算作一个额外的时期，那么我们就确实能够解释“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圣徒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满了，撒但必从他的监牢中释放出来。”因为这意味着圣徒的统治和魔鬼的捆绑将同时停止，所以我们所说的迫害时间既不与圣徒的统治同时，也不与撒但的监禁同时、而是作为时间的附加部分。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承认，圣徒在受逼迫期间不会与基督一同掌权。但谁敢说，当他（基督）的肢体（教会）以最大的毅力与他（基督）紧紧相连时，当抵抗的荣耀和殉道的冠冕与战斗的激烈程度成正比时，他的肢体（教会）就不会与他同在了呢？如果有人说，由于他们将遭受的磨难，他们可以说没有统治，那么，在这一千年里，所有曾经遭受磨难的圣徒，在他们遭受磨难的时期，就不能说是与基督一同统治了、因此，即使是本书作者说他看到的那些灵魂，那些因耶稣的见证和上帝的话语而被杀的人，在他们遭受迫害时，也没有与基督一同掌权，他们本身并不是基督的国度，尽管基督当时卓越地拥有他们。这的确是荒谬至极，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光荣殉道者的得胜灵魂已经战胜并完成了所有的苦难和艰辛，放下了他们必死的肢体，与基督一同掌权，直到千年期满，以便在他们得到不朽的躯体后与基督一同掌权。因此，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那些为基督作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包括那些曾经离开肉体的灵魂和那些将在最后的迫害中离开肉体的灵魂，都将与基督一同掌权，直到凡人的世界结束，进入那个没有死亡的国度。因此，圣徒与基督同在的时间将比魔鬼被捆绑和监禁的时间更长，因为在魔鬼不再被捆绑的这三年半里，他们将与他们的王，上帝的儿子同在。因此，当我们读到“神和基督的祭司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满了，魔鬼也要从监禁中释放出来”时，我们的理解是，圣徒统治的一千年并没有终止，尽管魔鬼的监禁已经结束。

因此，双方都有自己的千年，即完整的时间，但各自的实际期限不同，圣徒的国度较长，魔鬼的监禁较短，至少如此，因为三年零六个月是很短的时间、它既不是从撒旦被囚禁的整个时间中扣除的，也不是加在圣徒统治的整个时间中的，正如我们在上文第十六卷中就四百年这个整数所表明的那样；类似的表述在圣书中也经常出现，如果有人愿意标记的话。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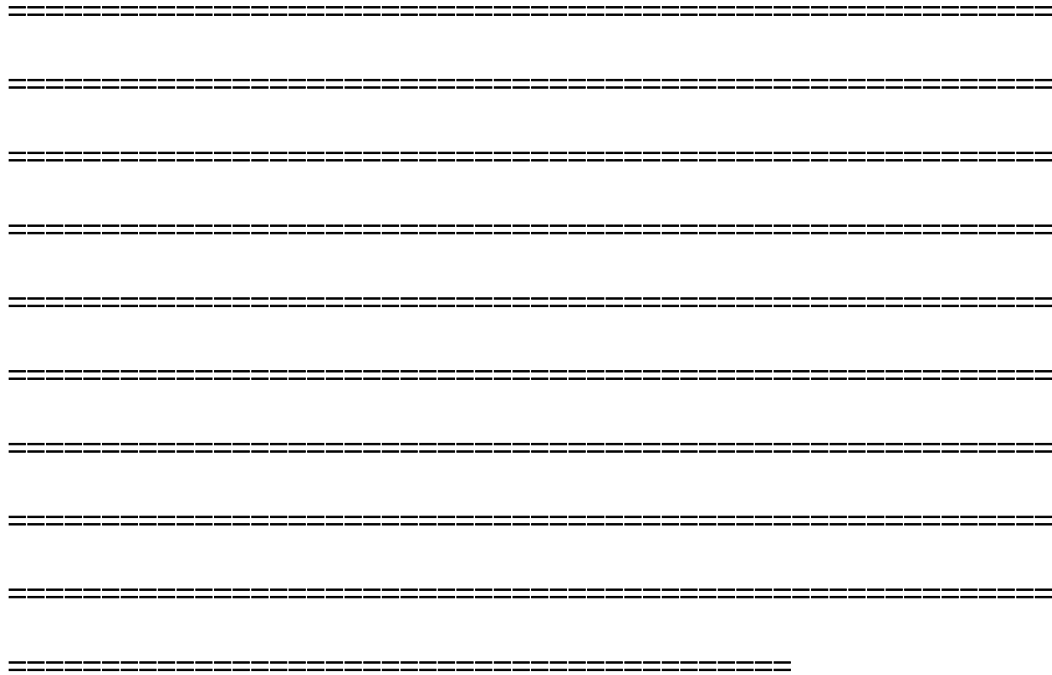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关于魔鬼及其追随者的诅咒；以及关于所有死者肉身复活和最终报应审判的简述。

在提到即将结束的迫害之后，他（约翰）总结性地指出了魔鬼和他所统治的城市在最后的审判中将遭受的一切。因为他说：“引诱他们的魔鬼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兽和假先知也在湖里，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已经说过，“兽”就是邪恶之城。他的假先知要么是敌基督，要么就是我们在同一处提到的那个罪恶的形象或臆想。在此之后，他（约翰）简短地叙述了最后的审判本身，这将在死人的第二次复活或肉身复活时发生，就像向他揭示的那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不是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亦即这件事在审判死人和活人之前没有发生。倒不如说，他说他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审判之后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审判完成以后，天地都会离开，因为会有新天和新地。当这个世界消失以后，不会出现事物的绝对毁灭，而会出现变型了的事物。由于这个原因，使徒说“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要过去的是样子，而不是本性。

约翰说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天地都从他面前退去，但直到后来他才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他说，案卷被打开了，还有一本书；——后者的“这本书”，他说，“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册”。那么，他

首先提到的前者“打开的案卷”，我们应该理解为新旧圣书（新旧约全书圣经），从圣经中可以看出上帝规定了哪些诫命；而那本记载每个人生活的书，则是要说明每个人做了或没做哪些诫命。如果从实质上考虑这本书，谁能计算出它的大小和长度，或阅读一本记录了每个人一生的书所需的时间？难道要有和人一样多的天使在场，每个人都要听分配给他的天使诵读他的一生吗？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一本记载所有生命的书，而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本单独的书。但我们的段落只要求我们想到一本书。它说“又有一本书打开了”。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某种神圣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每个人都将回忆起自己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善是恶，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头脑中对它们进行审视，这样，这种知识要么会指责良心，要么会为良心开脱，因此，所有人和每个人都将同时受到审判。这种神力被称作一本书，因为我们将书中阅读它使我们记住的一切。为了说明谁是将要接受审判的死人，无论大小，他（约翰）再次提到了他之前省略或推迟的内容，他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这当然发生在死人被审判之前，但却在审判之后被提及。但是现在，他保留了事件发生的顺序，并为了展示它，在适当的地方重复了他已经说过的关于被审判的死人的话。因为在他说了“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之后，他马上又加上他已经说过的话：“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 第十五章

谁是被大海、死亡交出的、受审判的死人。

但海和死亡与阴间接出的死人是谁呢？因为我们不能认为死在海里的人不在阴间，也不能认为他们的尸体保存在海里；更荒谬的是，不能认为海里保存的是好人，而阴间接受的是坏人。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但有些人很理智地认为，这里的海是指这个世界。当约翰想表明基督显明那些身体还活着的人将与那些肉体复活的人一起接受审判时，他（耶稣基督）称他们为死人，包括那些良善的人，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藏在上帝里面”，以及那些恶人，对他们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他们（世人）也可能被称为死人，因为他们穿着必死的身体，正如使徒所说：“身体因罪确实是死的；但灵因义却是活的”；这证明在一个活人的身体里，既有死的身体，也有活的灵。然而，他（约翰）并没有说身体是必死的，而是死的，尽管紧接着他以更常见的方式提到了必死的身体。那么，这些就是海中的死人，海所呈现（交出）的死人，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死，这个世界将他们呈现出来接受审判。他（约翰）说，“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唤回他们已经离开生命。也许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死亡和阴间都不足以被单独表达，而两者都被提及：死亡表示善人，他们只遭受了死亡而没有下地狱；地狱表示恶人，他们也遭受了地狱的惩罚。如果说相信基督和他将要再来的古代圣徒被关在远离恶人痛苦的地方，但却仍在死亡里，直到基督的宝血和他的降临将他们解救出来，这似乎并不荒唐，那么，被已经付出的宝贵代价所救赎的良善基督徒，在等待身体复原和接受奖赏的时候，肯定对地狱一无所知。在说完“他们各人按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之后，他（约翰）简要地补充了审判的内容：“死亡和阴间被丢在火湖里；”这些名字指的是魔鬼和他的所有天使，因为他（撒旦）是死亡和阴间痛苦的始作俑者。因为这是他（撒旦）已经预料到的，用更清楚的语言说过的：“引诱他们的魔鬼（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他（约翰）在“兽和假先知也在其中”这句话中所做的模糊补充，在这里得到了解释：“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

在火湖里”。这本书（生命册）不是用来提醒上帝的，就好像事情可能会因为遗忘而逃过上帝的眼睛，而是象征着上帝对那些将获得永生的人的预定。因为这并不是说上帝无知、要在书中阅读来告知自己，而是他无误的预知就是生命之书，——他们（圣徒们）都被写在里面，也就是说，事先就知道了。

=====

=====

=====

=====

=====

=====

=====

=====

=====

=====

## 第十六章

### 关于新天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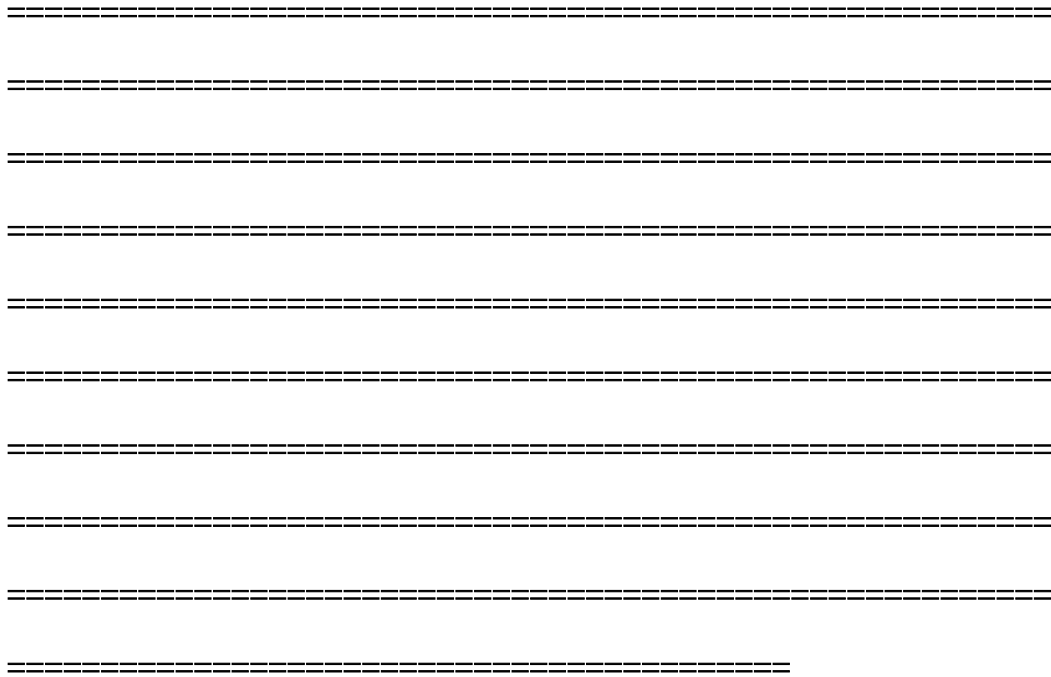
在完成了对恶人的审判预言之后，他（约翰）还要讲到善人。在简要解释了主的话“这些人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之后，他还需要

解释相关的话“义人要进入永生”。

他(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将按照他在“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这句话中预言的顺序发生。一旦那些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受到审判，被扔进永恒的火中，——我想没有人知道火的性质，或者它在世界或宇宙中的位置，除非神灵向某人显明，那么这个世界的形象就会在一场宇宙大火中消逝，就像世界曾经被一场宇宙大水淹没一样。——通过这场大火，适合我们腐朽身体的可腐朽元素的品质将彻底消亡，而我们的肉体将通过奇妙的嬗变，获得与我们不朽的身体相协调的品质，这样，就像世界本身被更新为更好的东西一样，它也适合于人，而人本身的肉体也被更新为更好的东西。

至于“不再有海”这句话，我不敢轻率地说，它是否会因为过度的热量而干涸，或者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更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读到将会有新天新地，但我不记得在任何地方读到过关于新海的任何东西，除非我在同一本书中发现了“就像水晶般玻璃的海”。但他当时说的不是世界末日，他似乎也没有说到字面上的海，而是“就像海”。预言性的措辞喜欢把比喻和真实的语言混合在一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意义，所以“再没有海了”这句话

可能与前一句话“海交出了其中的死人”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那时将不再有这个世界，不再有人类生活的罪的活动和躁动，而这正是海的象征。



## 第十七章

### 教会无尽的荣耀

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

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这座城被说成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上帝创造它的恩典来自天上。因此，以赛亚对它说：“我是造你的耶和華”。从一开始，它（上帝之城）确实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它的公民（上帝子民）在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成长的，而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从天上降下的圣灵中的重生之炉——而从天上降下来的。但到了上帝的最终审判，即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施行的审判，上帝的恩典将彰显出一种无处不在、焕然一新的荣耀，旧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就连我们的身体也将从旧的腐朽和死亡中蜕变为新的不朽和长存。在我看来，将这一应许与圣徒与他们的王（耶稣基督）一同统治千年的当下相提并论，实在是过于鲜明，因为其中说得最清楚的是：“神要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也不再有痛苦”。

——谁会如此荒谬，被争论的主观性所蒙蔽，竟敢大胆地断言，在这凡人的灾难（即尘世的世界）中，上帝的子民，甚至一个圣徒，确实活着，或曾经活着，或将永远活着，——没有眼泪或痛

苦；——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越圣洁，越充满圣洁的愿望，他的祈求就越充满泪水？——这难道不是天上耶路撒冷（上帝之城）公民（上帝子民）的（在这个世界上、尘世之城中的）话语吗？——“我的眼泪是我昼夜的食粮”，“我每夜要以泪为床，以泪浇灌我的榻”，“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难道那些上帝的儿女不是在此世叹息吗？他们（在此世）身负重担，并不是想不穿美好衣服，而是想穿上衣服，使死亡被生命吞没。——甚至那些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岂不是也在心里呻吟，等待着被上帝接纳，等待着身体的赎回吗？——但什么时候那城里不再有死亡，除非有人说：“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刺就是罪”。显然，当人们可以说“罪在哪里？”的时候，就不会再有罪了——但就目前而言，不是这个城市的某个可怜的弱小公民，而是这位使徒约翰自己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毫无疑问，虽然这本书被称为《启示录》，但其中有许多晦涩难懂的段落可以锻炼读者的思维，而且即使我们费尽心机，也很少有如此明白的段落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其他段落；而且，由于以如此不同的形式重复同样的事情，以至于所提到的事情似乎是不同的，尽管事实上它们只是表述不同而已，这就增加了这种（阅读理解的）困难。但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句话中，明显地提到了未来的世界和圣徒的不朽与永恒，因为只有到那时，也只有在那里，这样的条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晦涩难懂，我们就不必指望在圣经的任何部分中找到什么明白的东西了。

=====

=====

=====

=====

=====

=====

=====

=====

=====

=====

## 第十八章

使徒彼得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现在让我们看看使徒彼得是如何预言这次审判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

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这里没有提到死人的复活，但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已经足够了。通过提到大洪水，他（彼得）似乎在暗示我们，我们应该相信世界末日时，世界的毁灭会延伸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说，当时的世



界毁灭了，不仅地球本身，连天也毁灭了，我们可以理解为空气，水占据了空气的位置和空间。因此，整个或几乎整个狂风般的大气层（他称之为天，或更确切地说，天指的是地球的大气层，而不是太阳、月亮和星星所在的上层空气）都变成了水汽，就这样与地球一起灭亡了，而地球的原貌已被大洪水摧毁。”但现在的天地，也因同一句话，存留在火里，当审判和不敬虔的人灭亡的日子”。因此，天地，或者说从水中被保存下来的世界，是为了代替在洪水中灭亡的世界，而它本身则是为了在不敬虔的人被审判和灭亡的那一天，最终被放置在火中。他（彼得）毫不犹豫地断言，在这一巨大的变化中，人也将灭亡：然而，他们的本性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永恒的惩罚中。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宣判之后，世界本身将被焚毁，那么在大火中，在被新天新地所取代之前，圣徒们将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回答说，他们将在上层区域，那场大火的火焰不会升到那里，就像洪水的水也不会升到那里一样；因为他们（圣徒们）将拥有这样的身体，他们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此外，当他们成为不朽不坏的人时，他们就不会非常害怕大火的燃烧，就像（见但以理书）那三个人的不朽不坏的身体能够在炽热的熔炉中安然无恙地活着一样。

=====

=====

=====

=====

---

---

---

---

---

---

---

---

---

---

---

## 第十九章

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关于主的日子之前敌基督显现的信。

我知道我必须省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关于末日审判的许多论述，以免本卷变得过于冗长；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省略使徒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所说的话：“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

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没有人会怀疑他（保罗）是为敌基督和审判日（他在这里称之为主的日子）而写的，也没有人会怀疑他曾宣称，除非被称为叛教者的人首先降临，即从主神那里降临，否则这一天就不会来临。如果说所有不虔诚的人都是如此，那么他（叛教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不确定他将坐在哪座圣殿里，是所罗门所建圣殿的废墟里，还是教会里；因为使徒不会称任何偶像或恶魔的殿为神的殿。因此，有些人认为，在这段经文中，敌基督指的不是撒旦本人，而是他的整个身体，也就是追随他的人，连同他的王子；他

们还认为，如果我们不读“在上帝的殿里”，而是或读为“作为”上帝的殿，就会更准确地表达希腊文，就好像他本人（敌基督）就是上帝的殿，即教会。毕竟有一种与此相类似的通常的表达法，当我们说“他作为一个朋友坐着”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他像一个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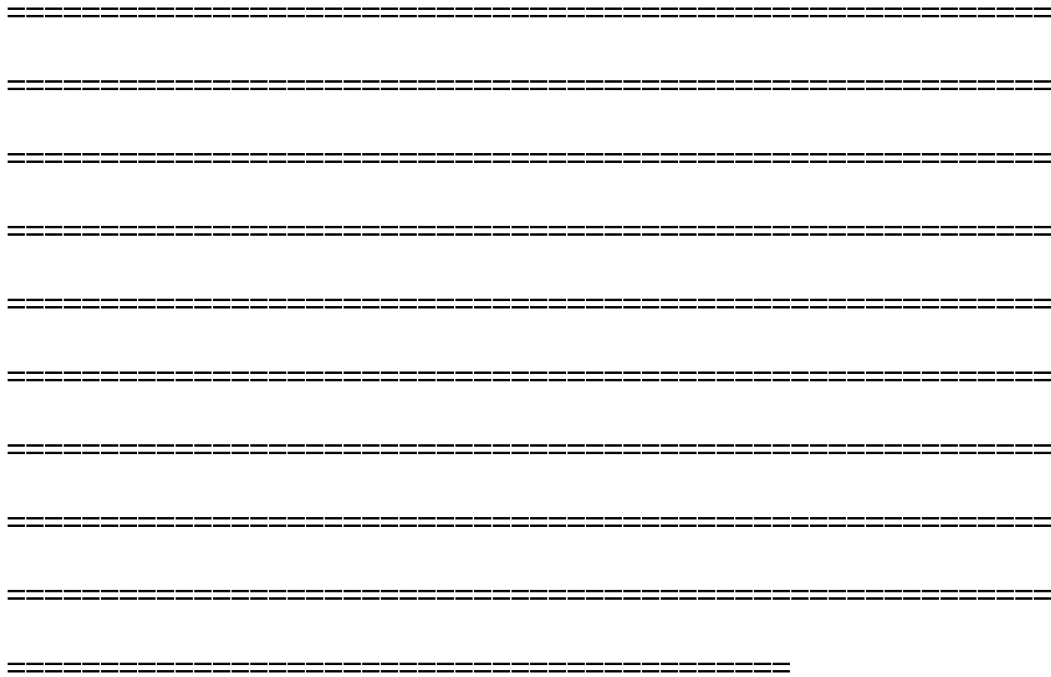
接下去的那些话“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讲的也就是拦阻和推延的原因。使徒在这里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因为如他所说，他们已经知道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不知道的人不能够明白使徒的意思，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或者多么希望知道。由于他下面的叙述更加晦涩，所以我们要想弄明白他的意思就更加困难了。“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承认自己不知道。但我不想省略我能够从人们那里听到或读到的各种猜测。

有些人认为这些话指的是罗马帝国，而使徒保罗不愿用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因为他担心会招受指责，说他希望一个想要永恒的帝国倒霉。因此，当他说“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的时候，他希望人们明白这里指的是尼禄，他的行为已经与敌基督的行为相似。所以有些人怀疑尼禄复活了，成为敌基督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尼禄没有被杀死，而是隐藏起来，但大多数人都相信他已经被杀死了。他们认为，当人们以为尼禄已经死去的时候，尼禄仍

旧处于壮年，因此他“必显露出来”，恢复他的王位。但在我看来，对这些猜测我只能表示惊讶。但是，当使徒说“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时，相信这句话指的是罗马帝国并不荒谬，他就好像在说“只是现在有一个统治的，让他统治，直到他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指敌基督的。然而有些人认为“你们知道那拦阻的”和“不法的隐意”指的只是恶人和教会里的假信徒，直到他们人数增多，成为敌基督的子民。他们争论说，这是“不法的隐意”，因为这件事看起来是隐秘的。他们还假设使徒正在鼓励忠心者顽强地保持信仰，“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的意思就是说，直到现在隐藏着的不法的隐意离开教会。还有，他们相信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讲的另一段话指的也是这个“不法的隐意”。他说——“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因此，就像当前有许多异端——约翰称他们为“好些敌基督的”——在这个世界末日之前的时候——被约翰称作“末时”——已经从教会出来一样，所以，当末日到来的时候，不属于基督的人会继续从教会出来，但敌基督的要到这个最后的时候才会显露。

因此，对于使徒晦涩难懂的话语，人们有各种猜测性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保罗）说的是，基督不会来审判快死的和已死的，除非敌基督，也就是他的对手，先来引诱那些灵魂已死的人。因为，正如经上所说，“他（基督）的出现必是撒但作工之后，（撒旦）带着各样的权柄、神迹、谎言奇事，并各样不义的诱惑，在那灭亡的人里面”。人们常问，这些作为被称为“神迹和谎言奇事”，是因为他（撒旦）要用虚假的表象欺骗人的感官，还是因为他（撒旦）所做的事虽然是真正的神迹，但对于那些相信这些事只能由上帝做的人来说，却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们不知道魔鬼的能力，尤其是他（撒旦）届时将首次施展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因为当他像火一样从天而降，一下子就把神圣的约伯的众多家人和他庞大的羊群卷走，然后又像旋风一样袭来，击毁了他的房子，杀死了他的孩子，这些都不是欺骗人的表象，然而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是上帝给了他这种能力。为什么称它们为神迹和说谎的奇事呢？但不管名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神迹奇事都会引诱那些应受引诱的人，“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爱，以致不能得救”。使徒也没有顾忌继续说：“为此，神必差遣谬误的工作临到他们，叫他们信谎言”。神要差遣，因为神允许魔鬼做这些事，这种允许是出于神自己公正的判断；虽然做这些事是为了达到魔鬼不义的恶毒目的，“叫那不信真理，只喜欢行不义的人，都要受审判”。因此，他们（恶人）既受审判，就必被引诱；既被引诱，就必受审判。但是，他们（恶人）既受审判，就必被上帝那些秘密而公正的审判所引诱，自从有理性的受造物第一次犯罪以来，上帝从未停止

过对他们的审判；他们既受引诱，就必在耶稣基督主持的最后而明显的审判中受审判；耶稣基督自己曾受到最不公正的审判；恶人也必将受到最公正的审判。



## 第二十章

同一位使徒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中关于死人复活的教导。

使徒（保罗）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没有说过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但他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

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使徒的这些话最清楚地宣告了未来的死人复活，即主耶稣基督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的时候。

但人们通常会问，我们的主将会显明那些在地上活着的人，在这段经文中以使徒和那些与他一起活着的人为代表，他们是永远不会死呢，还是会在与那些复活的人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一刻，以难以理解的速度穿越死亡，获得永生？因为我们不能说，他们在被带到空中的过程中，不可能既死而复生。因为“我们也必永远与主同在”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他的意思是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空中；因为他（基督）自己不会留在那里，而只会在他来的时候经过那里。因为我们将在他来的时候经过的地方去迎接他，而不



是在他（永久）停留的地方；但“我们也要与主永远同在”，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与他（基督）同在，我们都要以不朽的身体与他同在。我们似乎不得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句话，并假定主在地上找到的那些活着的人（属基督的人），在他来的时候，他们将与他在。因为这位使徒（保罗）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而在谈到同样的身体复活时，他（保罗）在别处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那些被基督显明在这里活着的人（属他的人），如果不死，那又如何能够得着不朽呢？因为我们明白，“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说“所种的”人的肉身只有以某种方式在死的时候回归土（就好像上帝在人类之祖犯罪时对他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显明那些还在身体里的人，既不包括在使徒的这些话中，也不包括在创世纪的那些话中；因为他们被提到云彩里，肯定不是被播种的，既不会进入也不会回归尘土，不管他们是根本没有经历死亡，还是在空中死了一会儿。

但另一方面，使徒在对哥林多信徒说到身体复活的时候，又对我们说：“我们都要复活，”或者，像其他一些教会语言所读的那样，“我们都要睡觉”。既然在死亡之前不可能有复活，既然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对睡眠的理解不外乎死亡，那么，如果基督在身体里找到的那么多人既不睡眠也不复活，他们怎么会都睡眠或复活呢？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发现还活着，并将被

接上升到与他相会的圣徒，将在同一次上升中从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死的身体，我们就不会在使徒的话中发现任何困难，无论是当他说“你所撒的种，若不死，就不复活”，还是当他说“我们都将复活”或“都将沉睡”，因为即使是圣徒，除非他们先死，无论多么短暂，都不会被复活到不朽；因此，他们不能免于复活，因为在复活之前，他们曾经无论如何短暂地沉睡过。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呢？

我们相信，根据同一位使徒的见证，复活将在眨眼之间发生，死去已久的躯体的尘土将以难以理解的便利和迅捷返回到现在将永生的肢体上，那么，在这些圣徒身上，“不朽”和“不朽坏”的句子就像播种在空气中一样吗？我们也不认为，在这些圣徒身上，“你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这句话是无效的，尽管他们的身体在死后并没有落到地上，而是在被带到空中的时候立刻死而复生。因为“你要回归大地”的意思是，你死后要回到生命开始之前的样子。当你失去生命时，你应该是你有生命之前的样子。因为当人成为有生命的灵魂时，上帝正是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了泥土的表面；就好像在说：你是有灵魂的泥土，当你死时，你将成为没有灵魂的泥土，就像你以前一样。这就是所有死人的尸体在即将腐烂之前的样子；如果那些圣徒死了，无论他们死在哪里，只要他们放弃了他们马上要重新获得的生命，他们的尸体就会变成这样。这样，他们就回归或归于尘土，因为他们从活人变成了尘土，就像将要变成煤渣的变成煤渣，将要腐烂的变成腐烂，其他六百种

事物也是如此。但具体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现在只能勉强猜测，只有等到事情发生时才能明白。因为当基督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时，死人会肉身复活（并接受审判、恶人进入第二次的死、接受永刑；但义人不受第二次的死、而是进入天国与永生），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相信这一点。但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复活的方式，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徒劳的。然而，正如我们以前所承诺的那样，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地说明古代先知书中关于上帝最后审判的预言；我想，如果读者已经注意利用我们已经提供的帮助，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和解释这些预言了。

=====

=====

=====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先知以赛亚关于死人复活和报应审判的言论。

先知以赛亚说：“死人要复活，所有在坟墓里的要兴起，所有在尘埃里的要醒来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就是他们的健康，恶人的地要塌陷”。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都与有福之人的复活有关；但“恶人的地必陷落”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指恶人的身体必陷落在诅咒的废墟中。如果我们想更准确、更仔细地研究有关好人复活的话语，我们可以把“死人必复活”这句话与第一次复活（即属神之人在此世因信基督而在属灵中复活）联系起来，把“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必复活”这句话与第二次复活（所有世人肉体复活、并接受神终极审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问那些主再来时发现还活着的圣徒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下面的句子可以恰当地指代他们：“凡在地上的，都要歌唱；因为从你而来的甘露，就是他们的健康”。这里的“健康”最好理解为不朽。因为这是最完美的健康，它不是靠营养来修复，而是靠日常的治疗。

同样，这位先知（以赛亚）在给善良的人带来希望的同时，也让邪恶的人对审判日感到恐惧，他说：“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她，如同漲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受。（原文作嘔）你們必蒙抱在肋旁，搖弄在膝上。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你們

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他（上帝）在对良善者的应许中说，他将像和平之河一样流淌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最终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平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卷书中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上帝）说，他将用这条河流向那些他应许给他们如此大幸福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那幸福的地区，也就是在天上，所有的东西都从这条河里得到满足。但因为从那里，甚至在地上的身体上，也将流淌着不朽和不死的平安之河，所以他说，他将像这条河一样流淌下来，使他自己从上面的事物倾泻到下面的事物，使人与天使平等。”耶路撒冷”（上帝之城），我们也不应该理解为与她的孩子们一起服侍的，而应该理解为，根据使徒的说法，是我们自由的母亲，在天上永恒的母亲（上帝之城）。当我们从尘世的忧虑和灾难中疲惫不堪地走出来时，我们将在她（上帝之城）那里得到安慰，像她（上帝之城）的孩子一样被抱在她的膝盖和肩膀上。我们将被带入从未有过的极乐世界（属天之城），在那里，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心将欢喜。他（以赛亚）没有说我们将看到什么，但除了

上帝，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福音中的应许将在我们身上实现。除了那些我们现在看不见、却相信的东西，在天上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根据我们微弱的力量，我们对这些东西所形成的想法，比其实际的光景要少得多。但因为他（以赛亚）说“你们的心也必欢喜”，——为了避免我们认为耶路撒冷的祝福只是属灵的，——他又补充说：“你们的骨头也必复活，如同草木。”——这暗指身体的复活，就像在弥补他（以赛亚）的遗漏。因为它（身体复活）不会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因为他（上帝）已经说过新天新地，——多次用许多比喻说到应许给圣徒的事，——并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还有其他应许，有些人试图把这些应许指的是一千年中肉体的享受。因为，在预言的方式中，比喻和字面的表达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严肃的头脑就可以通过有益和有利的努力，达到属灵的意义；但肉体的迟钝，或者说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纪律的头脑的迟钝，就会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上，认为下面没有什么可看的。

不过，关于刚才引用的那些预言性表达的风格，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回到对它们的解释上来。当他说到“你们的骨头必像草木一样复活”，以表明他所提到的是美好的复活，尽管是身体的复活时，他又补充道：“耶和華的手必被他的崇拜者所知道”。这不是区分敬拜者和轻视者的主的手吗？关于这些人，上下文立即补充道：“他必威胁悖逆的人，”或如另一位译者所译，“不信道的人”。届时，他（上帝）不会威胁（而是会行动），但现在发出的威胁届时会在实际上应验。

他（以赛亚）说：“看哪！上帝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上帝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上帝所杀的必多。”——他（以赛亚）所说的火、旋风、剑指的是上帝的审判惩罚。因为他（以赛亚）说，主自己将像火一样降临，针对那些人，也就是说，针对那些因他的降临将受到惩罚的人。他（上帝）的战车（因为这个词是复数），我们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天使的管理。当他（以赛亚）说所有的肉体 and 全地都将受到他（上帝）的火和剑的审判时，我们并不理解为其中包括属灵和圣洁的人，而是属世和肉体的人，据说他们“思想属世的事”，“思想肉体的事就是死”，主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时称他们（人）为肉体血气。

至于“必有许多人被主所杀”这句话，这将产生第二次死亡。的确，我们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理解火、剑和杀。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他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当圣灵降临时，使徒们感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圣经说，上帝的话语是一把两刃的剑。因为它有两个刃，即两部约法。在《雅歌》中，圣洁的教会说她被爱所伤，就像被爱之箭刺伤一样。我们读到或听到主将要再来施行责罚，按这种意思去理解，这些话的含义是清楚的。

然后，在简短地提到将在这场审判中毁灭的那些人以后——他（以赛亚）用那些不忌食旧约律法所禁肉类的人的形象描写了那些罪人和不敬虔者——这位先知提供了一段关于新约恩典的总结性解释，从救世主的第一次降临一直讲到我们正在处理的最终审判，从而结束他的讨论。他告诉我们，主说他将要来聚集万民万族，让他们来看他的荣耀。如使徒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说，主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感到惊讶并相信他。他还说主会把那些已经得救的差往列国去。这些人要去边远地方，要去遥远的海岛，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主的名声，也没有看见过主的荣耀。他们要将主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把他们的兄弟送回。先知所说的这些兄弟就是信仰拣选以色列人为子民的上帝圣父的人。他说这些兄弟要从列国送回，带着他们的供物献给耶路撒冷圣城，忠心的圣徒们已经把主的名声传遍全世界。这里提到的坐骑和轿子可以正确地理解为象征着侍奉上帝



的两个等次，天使的等次和人的等次，提供的圣洁的帮助。凡有圣洁的帮助之处，人们就相信了；他们一旦相信，就会前来。主把这些兄弟比作以色列人奉到上帝殿中的供物，就像教会在各处所行的那样。主应许说，他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这个应许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应验了，尽管事实上祭司和利未人现在已经不再是按亚伦等次的同族成员，这只是最初的状况。现在，出于新约的恩惠，“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是基督，我们看到，现在要做祭司是按照赐给各人的神圣恩典来拣选的。这些祭司并不按照他们拥有的称号来受审，因为常有坏人得到祭司的称号，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的圣洁来受审，圣洁并非好人和坏人可以共有的。

在清晰明白地谈到上帝赐予教会的恩典以后，主提到了一种确定的终结，当最后的审判把好人和恶人分开的时候，我们将面临这种终结。主通过先知讲话，或者说先知代表主讲话。他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上帝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说到这里，先知结束了这本书；而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在这个时候告终。有些人确实采用了“人的尸首”的译法，而不是译为“人的肢

体”。“尸首”这个词在这里想要表示肉身所受的可见的惩罚，尽管“尸首”这个词通常仅指无生命的躯体。不管怎么说，这些肉身仍旧是活着的，因为它们要是死了，就不能感受到任何折磨了。换一种理解法，这些肉身也许可以称作“尸首”而不至于荒谬，也就是说它们是陷入第二次死亡的那些人的肉身。因此，这位使徒说“恶人的大地要塌陷”，这句话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有谁不明白“尸首” (cadavera) 这个名称就源于它们的沉沦 (cadendo) 吗？还有，这些翻译者所使用的“男人” (men) 这个词显然是指“所有人” (human beings)，因为没有人会说女性的罪人就不会受惩罚。倒不如说，男性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性别，女人从男人而生，男人这个词在这里指两种性别的人。但与我们的主题关系更加密切的是，“凡有血气的必来”事实上指的也是好人。因为上帝的子民由各个民族组成（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在那里，因为有许多人要受惩罚）。因此，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那样，“血气”既表示好人，也表示坏人，而“肢体”或“尸首”表示恶人。由此清晰可见，肉身复活之后，紧接着就是好人和恶人要进入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对这种复活的信仰由此也得到了增强。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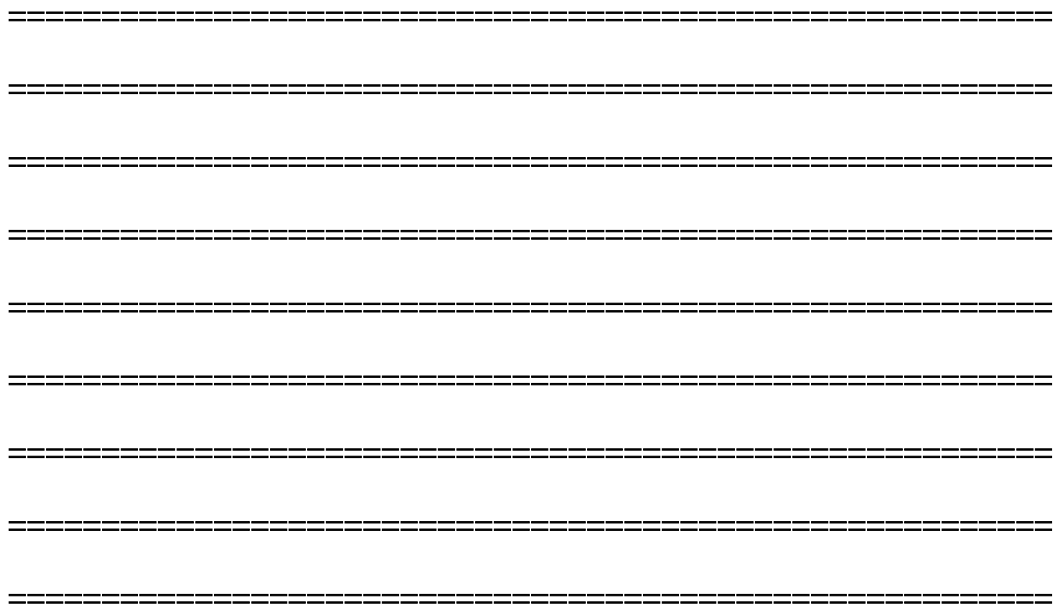
=====

=====



上帝完美地同在)，那么当上帝成为一切的时候，不朽的圣徒岂不也能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吗？那么，圣徒的种子和名字将留在那福分中，种子，即约翰所说的“存在他心里的种”；名字，即以赛亚所说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的名”。“他们每逢月朔、安息日”，就好像是说“每逢月朔和休息”。因为好人在经历了以往陈旧的时间之影后会进入永恒的新的光照，会有月朔和安息日。

不死的虫和不灭的火构成了对恶人的惩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把它们都指身体，有的人把它们都指灵魂；还有的人把火从字面上指身体，把虫从形象上指灵魂，这似乎更可信。但现在不是讨论这种分歧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的是最后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中，好人和坏人被分开：他们的奖赏和惩罚我们将在其他地方更仔细地讨论。



---

---

## 第二十三章

但以理书中关于敌基督者的迫害、神的审判和圣徒的国度。

但以理在预言最后的审判时，指出敌基督将首先降临，并将关于他（敌基督者）的描述延续到圣徒的永恒统治。因为当他在预言的异象中看到四个兽，表示四个王国，第四个王国被一个国王征服，这个国王被认为是敌基督，在此之后是人子，也就是基督的永恒王国时，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

但以理书

7:1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

7:2 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

7:3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

7:4 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7:5 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

7:6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7:7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

7:8 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7:9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7:10 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

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7:11 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7:12 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7: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7:14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7:15 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7:17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7:18 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7:19 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踏踏。

7:20 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

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

7:21 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

7:22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7:23 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

7:24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

7:25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7:26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7:27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

7:28 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

然后，但以理把他从侍立者那里听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就好像那侍立者在向他解释这些事情。——“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但以理告诉我们，这是他提出的问题，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他得到的答复——“他说（即那侍立者说）：‘那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变了，却

将那事存记在心。”

有人将这四个王国解释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王国。想了解这种解释是否合适的人，可以阅读杰罗姆的《但以理书》，这本书写得足够谨慎和博学。但凡读过这段经文的人，哪怕是半梦半醒，也不会不明白敌基督者的王国将在上帝最后的审判引入圣徒永恒的统治之前，对教会发起猛烈的攻击，尽管时间很短。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一载、两载、半载”指的是一年、两年和半年，也就是三年半。在圣经中，有时也用月份来表示同样的意思。虽然拉丁文中的“载（时间）”似乎是（作为一个不可数名词）不确定地使用，但这只是因为拉丁人没有复数，然而希腊人有（这个词的复数），据说希伯来人也有。因此，“时间（或时代）”是指两个时代。至于“十王”，似乎敌基督降临时会以十个人的身份出现，我担心我们会因此受骗，他（敌基督者）可能会在罗马世界还没有十个国王的时候突然降临。如果这个数字“十”是指在他（敌基督者）降临之前的所有国王，就像“千”、“百”、“七”或其他数字所象征的“总数”一样，那又如何呢？

但以理书在另一处说：“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段话与我们从《福音书》中引用的非常

相似，至少在死尸复活方面是如此。因为那里所说的“在坟墓里”的人，在这里被说成是“睡在土堆里”，或者像其他人翻译的那样，“睡在尘土里”。那里说“他们必出来”，这里也说“他们必起来”。在那里，“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即恶人将要受到终极审判与永远刑罚）。”在这里，“有的得永生，有的受羞辱和永远被憎恶”。虽然《福音书》中的表述是“所有在坟墓里的人”，但先知（但义理）并没有说“所有的人”，而是说“许多睡在土堆里的人”，这也不能说是一种区别。在圣经中，“许多”有时指全部。因此，圣经对亚伯拉罕说：“我已立你为多国之父”，尽管在另一处，圣经对他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关于这样的复活，稍后又对先知（但以理）本人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

=====

=====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大卫诗篇》中预言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的经文。

《诗篇》中有许多段落谈到最后的审判，尽管大部分都很简洁，一带而过。但我这样说绝不是要省略其中关于世界末日的清楚表述。“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为什么（希腊哲学家）波菲利在赞扬希伯来人虔诚地崇拜一位伟大、真实、对偶像众神本身来说也是可畏的神（上帝）的同时，却遵循这些神灵（偶像众神）的神谕指责基督徒极其愚蠢，因为他们说这个世界必将灭亡？

波斐利赞扬希伯来人虔诚地敬拜上帝，他们崇拜的上帝是伟大的、真实的，哪怕诸神也都害怕上帝。那么，他为什么要由于基督徒说这个世界将要终结而抱着满腔怒火追随那些诸神指责基督徒的神谕呢？你们看！在希伯来人的神圣著作中，连这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承认的、令诸神害怕的上帝是怎么说的——（关于上帝，圣经启示说）：“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它们都要灭没。”当诸天作为这个世界较高的、较为坚实的部分遭到灭亡时，这个世界本身还

不灭亡吗?这个说法令朱庇特不悦，在波斐利的著作中，当波斐利指责基督徒们的轻信时，朱庇特的神谕被当作最有分量的权威来引用。那么，他为什么不同样把希伯来人的智慧指责为愚蠢呢？这个说法是在希伯来人最神圣的书中发现的，我们从这种希伯来人的智慧中得知诸天将要灭亡，然而波斐利喜欢这样的智慧，哪怕是通过他自己的诸神之口道出这种喜悦！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由于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将会灭亡而犯下如此虚假的错误，厌恶基督徒的信仰呢？他厌恶的如果不是全部信仰，至少也是部分信仰。如果诸天将要灭亡，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也要灭亡。还有，在那些对我们来说特有的圣书中，亦即在我们并不与希伯来人共有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我们读到，“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们还读到，“这世界要过去”，“天地要废去”。尽管我认为，“过去”或“废去”比“灭没”要说得温和一些。

在使徒彼得的书信中也一样，那里说到，“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就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要灭亡的是这个世界的哪个部分，灭亡到什么程度，而这个世界的部分又是用整个世界来表示的。它也清楚地表明什么样的天“会存留，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和用火焚烧的日子。”稍后，使徒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然后他又添上，“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现在这些将要灭亡的诸天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所说的“存留下来等待火焚”的天。还有，那些被烈火销化的形

质可以理解为处在这个世界最低部分的那些激荡不安的元素，使徒说诸天也还要在这个世界存留。因为那些立有永恒星辰的较高的天会完善地存留。经上确实说过“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如果众星将从天上坠落，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诸天将要存留，尽管事实上这些话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所以这个说法既可以是象征性的，这也许是一种更加可能的解释，又可以是对这层较低的天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在这层天中有些事情会比现在发生的事更加神奇，就像维吉尔提到过的星辰，“拖着一条火尾，发出耀眼的光芒”，“落到伊达山的树林后面去了”。

然而，我从《诗篇》中引用的这段话似乎并没有排除诸天的任何部分将要毁灭。因为它说“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它们都要灭没。”由于它们没有任何部分不是上帝所造，因此它们也没有任何部分可以逃避毁灭。但是我们的对手不会停止为希伯来人的敬虔辩护，他们引用他们自己的诸神的神谕，也引用使徒彼得的话，因为他们痛恨彼得。他们确实可以依据诗篇作者说的“它们都要灭没”而不相信整个世界将会灭亡，因为在这句话中整体仅代表部分，只有最低的天将要灭没。但在作这样的理解时，必须与使徒在他的书信中的说法保持一致，当他说“世界”在大洪水中灭亡时，他也用整体来代表部分，这个部分指的就是世界的最低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诸天的区域。如我所说，我们的对手不会停止按这一思路进行推理，因为他们担心似乎不这样做就会证实彼得的意思。他们不希望把最后的大火说得像我们描写的大洪水那样重要，因

为他们争论说没有任何大水或大火能够彻底摧毁整个人类。因此，留给他们的能继续说的就是，他们的诸神赞扬希伯来人的智慧，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这段赞美诗！

还有，我们要把《诗篇》第50首理解为与上帝的最后审判有关。“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圣民，招聚他的圣民到他那里去，就是那些用祭物与他立约的人。”我们把这段话理解为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期盼中等候他，他将要从天而降，审判活人和死人。他会公开到来，审判义人和不义之人，而他的第一次到来是秘密的，被不义之人不义地审判。我要说，他也要公开到来，“绝不闭口”，也就是说他进行审判的声音会使他自己为人所知，而他的第一次到来是秘密的，在审判之前他是沉默的。就像我们在以赛亚的预言中读到、在福音书中应验的那样，“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至于“烈火”和“暴风”，当我们在处理以赛亚的一段相同的预言时，我们已经解释了该如何理解这些词的意思。至于“他召唤上天”，圣民和义人可以正确地称作“天”，所以这里的意思与使徒说的那句话的意思相同，“我们必和他们一道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毕竟，我们若按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词，那么“招呼上天”又如何可能，就好像天可以在除了上面以外的任何地方似的？至于接下来的那些词“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圣民”，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前面连起来一并理解，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他也

招呼下面的地”，从而提供一种与正确的信仰一致的意思。“天”象征着那些与基督一道要来进行审判的人，“地”象征着那些受审判的人。这样的话，“他将招呼上天”的意思就不是“他提升到空中”，而是“他将升空坐在审判席上”。还有，“他将招呼上天”可以表示“他将在崇高的处所召唤天使，与它们一道下来审判”；“他也招呼下面的地”则表示“他将招呼地上的人前来接受审判”。但若我们把“地”、“他将招呼”、“上”连起来考虑，整个意思是“他将招呼上天下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整段话最好理解为那些要被提升到空中与基督相遇的人。按照这种解释，他们被称作“天”，“天”指的是他们的灵魂，而“地”指的是他们的肉身。接下去，“审判他的民”的意思不就是通过审判区分好人和坏人，就像区分绵羊和山羊似的吗？然后他又转向天使，对它们说“招聚圣民到他那里去”，如此重要的事情当然要由天使来承担。

如果我们问由天使招聚到他那里去的圣民是谁，那么诗篇说了，“就是那些用祭物与他立约的人”。义人的整个生活就是用祭物与上帝立约。这里的“祭物”可以表示在上帝的审判中作用在祭物之上的怜恤，上帝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换言之，“在祭物之上”可以表示“在祭物之中”，以同样的方式某些在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说发生在大地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怜恤的作用就是令上帝喜悦的祭物，我记得我在本书第十卷中说过这一点。在怜恤的这些作用下，义人与上帝立约，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包含在上帝的新约中的应许。这样，当圣民们被招聚在一起，在最后的



审判中站在他的右边时，基督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等等，他讲述了义人的一系列善功，以及按这位法官的最后宣判赐予他们的永恒奖赏。

=====

=====

=====

=====

=====

=====

=====

=====

=====

=====

## 第二十五章

关于玛拉基的预言，他在预言中提到了最后的审判，以及一些人将经历的净化惩罚。

先知玛拉基 (Malachi) 或玛拉基尔 (Malachiel) 也被称作“天使”，有些人认为他就是祭司以斯拉 (因为杰罗姆说这是希伯来人的

看法)，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没有被收入正典。他预言了最后的审判，说“万军之主说，看，他来了。但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上帝。万军之主说：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上帝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敢畏我的。因为我是主，我不改变。”

依据这些话，似乎很清楚，当审判到来时，有些人要经受某种涤罪性的惩罚。因为除了这种理解以外，我们还能如何理解“但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这些话呢？以赛亚也说过相同的话“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除非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恶人与善人分开时，他们的污秽就被洗去了，在一定意义上洗去了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恶人的分隔和定罪是好人的洁净，因为从今以后他们就不必与恶人混在一起了。但是先知接下去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上帝。”在这里他确实告诉我们，那些经过洗涤的人会“蒙上帝悦纳”，因为他们“凭公义献供物”，其结果是他们洗涤了自己

的令上帝不悦的不公义。当他们在洗涤时，他们自己确实已经成了圆满的、完善的公义的供物，还有什么供物能比他们自己更能使上帝悦纳呢？但是，关于涤罪性的惩罚我们必须放到其他时间再谈，以便考察得比较仔细。

至于“利未人”、“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应当明白这些名称象征着教会本身，她的成员不仅来自希伯来人，而且也来自其他民族。教会也并非像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倒不如说，这些名称象征着将来的教会，在最后的审判中受到洗涤，就像在打谷场上扬谷，她的那些需要这种涤罪的成员都被火炼净了，没有一个需要继续为他的罪献祭。因为献供物的人显然还处在他们的罪中，献祭就是为了赎罪，如果上帝接受了他们的供物，他们的罪就可赦免了。

=====

=====

=====

=====

=====

=====

=====

=====

=====

=====

---

## 第二十六章

关于圣徒献给神的祭物，这些祭物要讨神的喜悦，就像在原始时代和以前的岁月一样。

由于上帝希望他的圣城不要继续遵守献祭的习俗，所以他说利未人凭公义献供物。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陷在罪中上供，也不会为了赎罪而上供。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先知接下去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上帝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借助这些词的力量，犹太人应许要按旧约的律法重新献祭，但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凭公义献祭，而是陷在罪中献祭。他们以往的献祭确实是为了赎罪，甚至对祭司来说也一样，我们必须相信祭司要比其他人公义，他们按上帝的诫命献祭，首先是为了赎自己的罪，然后是为他们族里的其他人赎罪。因此必须解释我们如何理解“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些词。先知这时候心里想的也许是最初的人在乐园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确实是纯洁无瑕、无罪无染的，把他们自己当作供物献给上帝。但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被赶出乐园，人的本性在他们身上被定了罪，惟一的例外是那位中保，还有那些刚出生就已经受洗的人。然而现在，“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也许可以回答，那些凭信仰献祭的人可以恰当地

说是在凭公义上供，因为义人凭信而生。然而无论谁说自己无罪就是在欺骗自己，所以义人不会由于自己凭信而生就这样说。还有，那些凭公义献上供物的人将在最后审判的烈火中炼净，这时候还会有人说当前的信仰会在最后阶段留下同样的印迹吗？我们必须相信，在这样的精炼之后，义人无罪了。一旦无罪，那么最后的审判之后的时代只能比作最初的人类在犯罪之前纯洁无瑕地生活在乐园中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正确理解了“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些话的意思。

在讲到关于新天新地的应许之后，以赛亚也对圣民的幸福做了寓意的和神秘的描述。想要避免不必要的冗长这一意愿阻止我对这些描述进行专门的解释。但以赛亚在谈到其他一些事情的时候说：“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现在，还有哪个看过一眼圣书的人会不知道，上帝种下生命树，从这棵生命树的果实中，上帝砍下最初的人类，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把他们逐出乐园，而把守生命树的是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

但有些人可以争辩说，先知以赛亚讲的“必像树木的日子”指的是基督的教会当前的日子，基督本人被预言称作生命树，因为他是上帝的智慧，而所罗门说过，“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有些人也可以坚持说最初的人类在乐园中并没有生活“许多年”，而是在他们还没有生育子女的时候就已经被赶出乐园。由此看来，“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些话不可能指最初的人类在乐园中度过的

日子。

然而这是一个我要加以省略的问题，仅仅为了弄清这一点而详细讨论每一个细节那就太冗长了。但我看到另外有一种意思会阻止我们相信先知在这里是应许我们回复到旧约用牺牲作供物的献祭，“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以为这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为在旧约律法的规定下，选作牺牲的牲畜应当是完全纯洁的、无瑕疵的。因为它们象征着无罪的圣洁之人，但只有基督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惟一的这样的人。然而在审判的时候，那些配得上涤罪的人甚至要被火炼净，从那以后，所有圣民都将是完全无罪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凭公义把自己当作供物献给上帝，就像完全纯洁的、无瑕疵的牺牲一样。这样的话，当献上预示着未来的最纯洁的牺牲时，他们确实“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些牺牲的肉身预示着圣民们的肉身和心灵的纯洁。接下去，上帝讲到那些不配涤罪，而要被定罪的人。“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在列举了其他一些要定罪的行为以后，他又添上“因为我是主，我不改变”。他就好像在说，“尽管你们的错误改变了你们，你们变得更坏了，但我的恩典不会改变，我不会改变。”他说他自己将要作“见证”，因为在他的审判中，不需要其他见证。他要“速速”，既可以表示他要很快地来到，进行审判，这在过去显得很慢，又可以表示他的到来是无法预期的，因为他对人的良心进行审判没有任何预备阶段。如经上所说“邪恶者意向将受到严密的监视。”使徒说“他们的思念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上帝的“速速”，他会突如其来地给人定罪，惩罚他们的良心。

=====

=====

=====

=====

=====

=====

=====

=====

=====

=====

=====

## 第二十七章

关于善恶的分别，这宣告了末日审判的鉴别力。

先知玛拉基还有另外一段话与最后的审判有关，这段话我在第十八卷中已经引用过了，不过背景不一样。他说“万军之上帝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





## 第二十八章

摩西的律法必须在灵性上理解，以排除肉体解释的可恶杂音。

接下去，这位先知又添上这样一些话“你们当记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先知在这里提到律例典章是很及时的，因为前面宣布了要区分遵守律法的人和藐视律法的人。与此同时，先知想要人们学会按灵性的意义解释律法，在其中找到基督，因为根据基督的审判，善人与恶人才能区分开来。主本人对犹太人说的话并非毫无意义，“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的话。”但由于犹太人以一种肉身的方式接受律法，由于他们不明白属土的应许是将在天上应验的事情的象征，所以犹太人就抱怨，甚至竟敢说“侍奉上帝是徒劳的，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上帝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人说的这些话迫使先知预言最后的审判。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恶人不会有丝毫幸福，而会极为悲惨，善人也不会再受以往那种苦难，而会享有光明和永恒的幸福。先知在前面也引用过一些类似的抱怨，这些人说“凡行恶的，上帝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我要说，这些人对上帝发出这样的抱怨是因为他们按肉身的意义理解摩西的律法。所以《诗篇》第 73 首的作者说，他的脚几乎闪失，险些滑跌，因为当他看到那些恶人享平安时，就愚

蠢地心怀不平。这样一来，他（恶人）就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还有，“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诗篇作者说，为了解决由善人受难、恶人享福这一事实提出来的困难问题，他思索良久，“实系为难，直到他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确实，在最后的审判中，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正好相反，随着恶人的灾难和义人的幸福显现出来，事物的状况就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

=====

=====

=====

=====

=====

=====

=====

=====

=====

## 第二十九章

以利亚在审判之前降临，犹太人可以通过他的布道和对圣经的解释皈依基督。

在告诫他们要注意摩西律法之后，因为他预见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精神上不会正确地理解摩西律法，他（玛拉基）接着说：“看哪，在耶和华伟大而有征兆的日子来临之前，我要差遣提斯比人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彻底毁灭全地”。在信徒的谈话和内心深处，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主题，在审判前的最后日子里，犹太人将通过这位伟大而令人钦佩的先知以利亚向他们阐释律法，从而相信真正的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希望以利亚在我们的审判者和救赎主降临之前降临，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现在还活着；因为正如圣经最清楚地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是被火车火马从今生接走的。因此，当他来临时，他将对犹太人目前肉体上理解的律法做出属灵的解释，从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即父亲的心转向他们的孩子；因为七十士译本的译者经常把单数译成复数。这里的意思是，儿子们，也就是犹太人，要像父亲们，也就是先知们，其中包括摩西本人那样理解律法。因为当子孙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理解律法时，祖先的心就会转向他们的子孙；当子孙具有与祖先相同的情感时，他们的心就会转向他们的祖先。七十士译本使用的表达方式是“人的心向他的近亲（邻居）”，因为父亲和子女是非常亲近的邻居。从七十士译本译者的话中可以找到另一个更可取的意义，他们翻译经文时着眼于预言，这个意义是：以利亚将使父神的心转向圣子；以利亚这样做肯定不是由于他能使圣父爱圣子，而是意思是说，他

要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让以前憎恨基督的犹太人也爱上我们的基督。因为就犹太人而言，（犹太人错误地认为）上帝的心背离了我们的基督，这是他们对上帝和基督的观念。但就他们而言，当他们自己回心转意，学习天父对圣子的爱时，上帝的心就会转向他们。至于后面的话，“以及人对他的邻居（近亲）的心”，讲的就是以利亚也会使人的心转向他的邻居，除了把这句话理解为人心转向基督这个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尽管处于“人的样式”中，他（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但他确实是我们的上帝，他使自己卑微，成了我们的邻居。这就是以利亚要来做的事，“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以利亚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免得”他说，“我来了，把地彻底砸碎”。因为那些关心尘世事物的人就是尘世。直到今天，属肉体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因此，他们对上帝发出了这样的杂音：“恶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奉上帝是徒然的”。

=====

=====

=====

=====

=====

=====

=====

=====

---

---

## 第三十章

在《旧约》中，凡提到神要审判世人的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基督的位格，但从耶和华神说话的一些经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基督就是指耶和华神。

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经文都与上帝最后的审判有关——实际上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如果要一一列举，就会使本书膨胀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只要证明新旧约圣经都提到了审判就足够了。但在旧约中，并没有像新约那样明确地宣布审判将由基督来执行，也就是说，基督将作为审判者从天而降；因为当耶和华上帝或其先知在旧约中说耶和华上帝将降临时，我们并不一定将其理解为基督。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主神。然而，我们决不能对此不加证明。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说明耶稣基督是如何在先知书中以“主神”的称谓说话的，而毫无疑问说话的是耶稣基督。

在其他经文中，这一点并不明显，但在说到耶和华神将来到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可以理解为指的是耶稣基督。先知以赛亚书中有一段话说明了我的意思。——“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上帝，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

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上帝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迦勒底人身上。惟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神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这是他自己作为主神在说话；然而，如果他不加上“现在主神和他的圣灵差遣了我”，我们就不会明白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以仆人的口吻说这句话的，把未来的事说成是过去的事，就像我们在同一位先知那里读到的：“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而不是“他将被牵到宰杀之地”；但过去式是用来表达未来的。预言经常以这种方式说话。

《撒迦利亚书》中还有另一段经文，明确宣告全能者差遣了全能者；除了父神和圣子之外，还能理解为谁呢？因为经上写着：“全能者上帝这样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睡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抢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全能者上帝差遣我了。”注意，全能的主说是全能的主派他来的。有谁胆敢把这些词理解为是指其他而不是指基督，亦即讲到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绵羊的基督？他在福音书中说过“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在这里他把以色列人比作上帝眼中的瞳仁，为的

是说明上帝对他们极为慈爱，使徒们本身也属于这个绵羊的等次。但在显出荣耀之后——因为在复活之前，如传道者所说“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他也被派到外邦人那里去，在他的使徒中，由此应验了《诗篇》中所说的“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作列国的元首。”这样，那些“掳掠”以色列人的人，那些以色列人在臣服外邦时侍奉的人，不仅在他们回归时被掳掠，而且他们自己也成了以色列人的掳物。（这是基督对使徒们的应许，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还对一位使徒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确实变成了掳物，但却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就像那位“壮士”被一位更强的壮士捆绑时从他那里取走的家产。

还有，主通过同一位先知说“那日，我必定意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除了上帝，还有谁能用他的力量摧毁与圣城耶路撒冷为敌的各国？这里的“与之为敌”就是“反对她”，或者如其他译法一样，要“征服她”。有谁能够“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事情显然与上帝的权能有关，先知在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然而基督表明他自己就是施行这些伟大而又神奇的事情的上帝，他继续说道“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到了那一天，当他们看到他尊贵地到来，当他们知道他就是曾以卑微的形象到来而被他们羞辱的基督时，犹太人

就会后悔在基督受难时对他的羞辱。或者说，这些犹太人无论如何将得到恩典和慈爱的灵。他们饶恕自己犯下的这种巨大的不敬虔，当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会再见到基督，但只是为了接受惩罚，而不是接受矫正。“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些话我们理解讲的不是这些人。倒不如说，我们认为这里讲的是他们的后裔，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会通过以利亚相信基督。但正如我们对犹太人说“你们杀了基督”一样，尽管他们宽恕了自己的行为，但到了那个时候犹太人会感到悲哀，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犹太人的祖先做的事就是犹太人做的事，这些后裔是他们祖先的后代。然而，尽管得到恩典与慈爱之灵的人不会与他们不敬虔的祖先一样定罪，但他们一定会感到悲哀，就好像他们自己也做了他们祖先做过的事。所以，他们的悲哀不是出于犯罪感，而是出于一种虔诚感。

当然了，希腊文圣经七十子本把希伯来圣经“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句话译为“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冒犯的”。“所扎的”这个词确实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基督被钉十字架。但是希腊文圣经七十子本的译者们宁可用“冒犯”这个词，因为在整个受难过程中，基督一直受冒犯。基督被捕、受捆绑、受审判；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的袍子，嘲笑他；他们跪在他面前拜他，戏弄他；他们给他戴上荆棘编的冠冕，拿苇子打他；基督背他的十字架，最后被钉十字架。



在这些时候，犹太人都一直在冒犯他。因此，当我们不是只根据一种解释，而是把“冒犯”和“扎”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时，我们对主受难的真相就认识得更加全面了。因此，当我们在先知书中读到上帝将要来执行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基督将要到来。哪怕没有别的说明，只要提到最后的审判，我们就必须这样理解。尽管圣父将要审判，但他的审判是通过人子的到来进行的。在圣父自身的临在中，“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而由于圣子是作为人来进行审判的，所以圣子将显身为人进行审判。上帝不是曾经通过以赛亚讲话，讲的是雅各和以色列，但实际上指的是从他们那里得着肉身的圣子基督吗？经上说“雅各是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以色列是我拣选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将要对外邦人进行审判。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进行审判。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进行审判，万国都期待他。”在希伯来经文中，没有“雅各”和“以色列”这些词，而只有“我的仆人”。但是希腊文圣经七十子本的译者无疑希望告诫我们，“我的仆人”要理解为指的是“仆人的形象”，至高者使自己卑微而取了仆人的形象。所以，译者们要在这里塞入一个人的名字，基督从他那里得着肉身，取了仆人的形象。上帝把圣灵赐给基督，并以鸽子的形象显现出来，这是福音书所证明的。他要审判外邦人，因为他预言将要到来的审判从前对外邦人是隐秘的。他是温和的，不喧嚷，不叫喊，但不会停止宣扬真

理。他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外面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是因为他并不服从那些外在于他的肉身的人。迫害他的犹太人，尽管像压伤的芦苇，失去了他们的完整性，但他不会去折断他们；像将残的灯火，尽管失去了光芒，他也不去吹灭他们。因为他饶恕了他们，尽管他受到了他们的审判，但还没有审判他们。他将凭真实进行审判，会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坚持邪恶，那么就要受到惩罚。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他的名声传扬全世界。他既没有被折断，也没有被征服，因为他本人和他的教会都没有向迫害者屈服并停止存在。所以，他的敌人说过的或仍在说的话，“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是不会实现的，“直到他在地上进行审判”。

所以，看，我们寻求的隐藏的事情现在都已显明了。这是基督从天而降在地上进行的最后审判。我们看到这段预言中的最后的话也已经在他身上应验，“万国都期待他”。凭着这种应验，无人能够否认我们的敌人最可耻地加以否认的事。而从前，有谁会期盼这样的事情呢？那些仍旧拒绝相信基督的人现在也能看到在我们身上应验的这些事，它们是无法被否认的，对此他们只能“咬牙消化”。我要说的是，当基督被捕、被捆绑、被鞭打、被嘲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甚至连他的门徒都已经失去他们开始在他身上拥有的希望时，有谁会希望万国期待基督的名？这一在当时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之外几乎无人相信的希望，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希望，十字架成了他们的标记，基督被钉死在上面，使他们可以永远不死。

所以，圣经作了预言的最后审判将由耶稣基督来执行，没有人会否认或怀疑这一点，除非有人瞎了眼，拒绝相信这些经文，它们的真实性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得到了充分证明。在审判的时候，或者在接近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还会发生这样一些事：提斯比人以利亚将要到来；犹太人将要信基督；敌基督的将要实行迫害；基督将要审判；死人将要复活；善人与恶人将分开；世界将会被大火烧毁并得到更新。我们必须相信这些将要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将如何发生，按什么样的顺序发生，我们可以在时候到来时通过经历这些事件来了解。而现在，这些事情是人的理智无法告诉我们的。然而，我本人确信这些事情会按我在这里叙述的顺序发生。

我还要写两卷书，以便在上帝的帮助下，实现我的诺言。一卷涉及对恶人的惩罚，另一卷涉及义人的幸福。在这两卷书中，我要尽力使用上帝赐给我的力量，试着驳斥某些对神圣的预言和应许咬牙切齿的恶人使用的论证，他们嘲笑作为我们信仰的丰富营养的那些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是虚假的，可笑的。另一方面，那些顺从上帝的聪明人认为真理和上帝的万能是最强有力的论证，有许多圣经上的事情在凡人看来似乎是不可信的，然而它们却已经以各种方式得到证实。因为他们确信上帝不会以任何方式撒谎，他能够做到那些不信者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

+++++

+++++

+++++

+++++

+++++

+++++

+++++

+++++

+++++

+++++

## 第二十一卷

=====

=====

=====

=====

=====

=====

=====

=====

=====

=====

论证。

恶魔之城的结局，即被诅咒者的永恒惩罚；以及不信者对此提出的反对论据。

=====

=====

=====

=====

=====

=====

=====

=====

=====

=====

## 第一章

讨论的顺序要求我们先讨论与魔鬼为伍的迷失者的永恒惩罚，然后再讨论圣徒的永恒幸福。

我提议，以上帝可能赐予我的能力，在本卷书中更透彻地讨论当

两座城市（一座是上帝之城，另一座是魔鬼之城）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者与死者的审判者——达到其应有的目的时，魔鬼及其所有随从将受到的惩罚的性质。我采用了这个顺序，并倾向于先说魔鬼的惩罚，后说圣徒的福分，因为身体与这两种命运都有关系；身体在永恒的痛苦中忍受，似乎比在永恒的幸福中没有任何痛苦地继续存在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我证明这种惩罚不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时候，这将大大有助于我证明更可信的一点，即圣人的身体从一切痛苦中解脱出来，是不朽的。在神的著作中，有时确实将善人的福分放在首位，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有时也放在最后，如“人子要差遣使者，从他的国中招聚一切犯罪的，丢在火炉里，必有哀号切齿的声音；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中要发光如日；”又说：“这些人要进入永刑，义人要进入永生。”

先知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把这个（恶人的惩罚）放在前面，有时候把那个（义人的幸福）放在前面。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例子实在太冗长，任何人只要去查看一下圣经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人要采用这种顺序的理由已经讲明了。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身体是否有可能在烈火中永存。

那么，对于那些拒绝相信有生命的身体不仅能在死亡中存活，而且还能在永恒之火的煎熬中永存的人，我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说服他们呢？他们不允许我们简单地把这归结为全能者的力量，而是要求我们用一些例子来说服他们。那么，如果我们回答他们说，有些动物当然是会腐烂的，因为它们是会死的，但它们却生活在火焰之中；同样，在灼热到没有人能把手伸进去而不受惩罚的泉水里，有一种蠕虫，不仅生活在那里，而且不能生活在别处；——他们要么拒绝相信这些事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它们；——要么，如果我们能够用肉眼或充分的证词来证明它们，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怀疑态度争辩说，这些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要证明的例子，因为这些动物并不是永远活着的，此外，它们在炽热的环境中生活而没有痛苦，火的元素与它们的天性相合，使它们茁壮成长而





是说，没有实体和可感知的身体，或者说，没有肉体，它可以受苦，也不会死亡，——这岂不是只告诉我们人们从经验和肉体感官中得出的结论吗？——因为除了会死的肉体之外，他们确实不了解任何肉体；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论据，即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却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把疼痛说成是死亡的假定，而事实上，疼痛是生命的象征。因为，虽然痛苦之物能否永生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遭受痛苦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而痛苦只能存在于有生命的主体之中。因此，被痛苦折磨的人必须活着，而不是被痛苦折磨死。任何痛苦都会杀死他们，这是因为灵魂与肉体紧密相连，以至于它在巨大的痛苦面前屈服并退缩；因为我们的肢体和重要部分（即灵魂）的结构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它无法承受导致巨大或极端痛苦的暴力。——但在来世，灵魂与肉体的这种联系，既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解体，也不会因任何痛苦而破裂。因此，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肉体会遭受痛苦却不会死亡，但在来世，会有现在没有的肉体，也会有现在没有的死亡。因为死亡不是被废除，而是永恒的，因为灵魂既不能享受上帝而活着，也不能死亡而逃避肉体的痛苦。——第一次死亡违背灵魂的意愿，将灵魂从身体中驱赶出来；——第二次死亡违背灵魂的意愿，将灵魂留在身体中。这两种死法的共同点是，灵魂违背自己的意愿，承受自己的身体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的反对者也大肆渲染这一点，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肉体能够承受痛苦，也没有肉体不会死亡；而他们却对存在着比肉体更

大的东西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因为精神是肉体的生命和主宰，它既能承受痛苦，也不能死亡。

因此，这里有一种东西，虽然它能感受到痛苦，但却是不朽的。我们现在在所有人的精神中看到的这种能力，以后也会出现在被诅咒者的身体中。此外，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身体疼痛应该是指灵魂的疼痛。因为是灵魂而不是身体感到痛苦，即使痛苦源于身体，灵魂也会在身体受到伤害的地方感到痛苦。就像我们说身体有感觉和生命，虽然身体的感觉和生命来自灵魂；我们也说身体痛苦，虽然离开灵魂身体不会痛苦。因此，灵魂在身体受到伤害的地方与身体一起感到痛苦；在身体安然无恙的时候，虽然灵魂在身体里，但当一些无形的原因使灵魂感到痛苦时，灵魂也会独自感到痛苦。即使与身体无关，它也会感到痛苦；因为当那个富人喊着“我在这火焰中受苦”时，他肯定是在地狱中受苦。但至于身体，当它没有灵魂时，就不会遭受痛苦；即使在有生命的时候，它也只能因灵魂的痛苦而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从痛苦的存在推断出死亡的存在，并得出结论说，凡是能感受到痛苦的地方就会发生死亡，那么，死亡倒不如说是灵魂的属性，因为痛苦更特别地属于灵魂。但是，既然最痛苦的东西（灵魂）是不会死的，又有什么理由认为那些身体因为注定要受苦，所以也注定会死呢？柏拉图主义者确实认为，这些尘世的躯体和垂死的肢体产生了灵魂的恐惧、欲望、悲伤和喜悦。维吉尔说：

“因此，……从这些尘世的躯体和垂死的肢体开始、  
“于是有了狂野的欲望和卑躬屈膝的恐惧、  
人类的笑，人类的泪”。

但是，在本著作的第十四卷中，我们已经证明，根据柏拉图主义者自己的理论，灵魂即使摆脱了肉体的一切污染，也会被一种畸形的欲望所控制，希望再次回到肉体之中。但是，只要欲望存在，痛苦当然也会存在；因为欲望受到困顿，要么是因为没有获得它寻求的东西，要么是由于失去它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而转入痛苦。然而，如果作为痛苦惟一的或主要的承受者的灵魂有某种它自身的不朽，那么事实上被定了罪的人的身体将受苦并不蕴涵着它们会死。简而言之，如果身体会让灵魂受苦，那么身体为什么不能在受苦的同时不导致死亡呢？那么，为什么这些火会导致痛苦，却不会导致我们所说的那些肉体的死亡，就像肉体本身会导致痛苦，却不会因此导致灵魂的死亡一样，这是不可思议的呢？因此，痛苦并不是死亡的必然前提。

=====

=====

=====

=====

=====

=====

---

---

---

---

## 第四章

自然界的例子证明，身体在火中可以不被吞噬，仍然活着。

因此，如果正如博物学家所记载的那样，蝾螈在火中依然存活，如果西西里岛的某些名山从远古至今一直在火中焚烧，却依然完好无损，这些都是足以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并非一切燃烧的东西都会被烧毁。既然灵魂也能证明，并非一切能承受痛苦的东西都会死亡，那么他们（那些反对圣经的人）为什么还要求我们拿出真实的例子来证明，被判处永刑的人的身体在火中可以保留灵魂，可以燃烧而不被吞噬，可以受苦而不灭亡，这不是不可思议的呢？

因为，赋予我们所见之物如此奇妙和多样特性的主，会将适当的特性传递给肉体的物质，以至于它们的数量之多让我们无法惊奇。除了创造万物的上帝，还有谁赋予了孔雀肉防腐的特性呢？当我第一次听说孔雀肉具有这种特性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但在迦太基，有一只这样的鸟被煮熟后端到我面前，我从它的胸脯上取下

一块合适的肉，命令把它保存起来。放置了三十多天后，它的状态依然如故；一年后，它的状态依然如故，只是更加干瘪了一些，更加干燥了一些。是谁给了谷糠如此强大的冰冻能力，使埋在它下面的雪得以保存；又是谁给了谷糠如此强大的保暖能力，使绿色的果实得以成熟？

谁又能解释火本身的奇异特性呢？火虽然本身是明亮的，却能使它燃烧的一切变黑；火虽然具有最美丽的色彩，却能使它接触和汲取的几乎一切褪色，并把炽热的燃料变成灰暗的焦炭？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统一的定律；相反，在熊熊烈火中烘烤的石头本身也会发光，尽管火是红色的，而石头是白色的，但白色与光明相一致，黑色与黑暗相一致。因此，虽然火在煅烧石头的过程中燃烧了木头，但这些相反的效果并不是因为材料的不同而产生的。因为木头和石头虽然不同，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就像黑色和白色一样，其中一种颜色是在石头中产生的，而另一种颜色则是在木头中通过火的相同作用产生的，火将自己的亮度赋予前者，而使后者变暗，如果不是通过另一种作用，火就不会对前者产生影响。我们发现木炭具有多么奇妙的特性啊，它是如此的脆，轻轻一敲就会碎裂，轻轻一压就会粉碎，但它又是如此的坚固，湿气不会使它腐烂，任何时间都不会使它腐烂。它如此经久耐用，以至于人们习惯在铺设地标时，在地标下面铺上木炭，这样，如果经过最长的时间间隔后，有人提起诉讼，辩称没有界石，他就可以被下面的木炭定罪。那么，除了这把吞噬万物的大火，

还有什么能让它（木炭）在埋在潮湿的泥土里这么久而不腐烂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石灰的神奇之处：因为石灰除了在火中变白（火会让其他东西变黑），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之外，它还有一种神秘的特性，那就是在它的内部孕育着火。石灰本身是冰冷的，但它却隐藏着火种，我们的感官无法立即察觉，但经验告诉我们，它就像隐藏在地下一样。因此，我们称它为“快石灰”，就好像火是无形的灵魂，使有形的物质或躯体充满活力。但奇妙的是，当火熄灭时，它又被点燃了。因为为了让隐藏的火熄灭，石灰会被水浸湿或浸透，然后，尽管它之前是冷的，却会因为冷却热的东西而变热。就像火从石灰中熄灭，咽下最后一口气，它不再隐藏，而是显现出来；然后，石灰在死亡的寒冷中无法重新燃烧，我们以前称之为“快”，现在称之为“熄灭”。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吗？然而，还有更奇妙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是用水，而是用油（油是火的燃料）来处理石灰，那么再多的油也加热不了它。如果这个奇迹是关于某种我们没有机会做实验的印度矿物的，我们要么会立即宣布它是假的，要么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每天都在观察的事物，我们却嗤之以鼻，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不那么神奇，而是因为它们太普通了；因此，即使是印度本身的一些产品，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只要我们能在闲暇时欣赏它们，就不会再引起我们的钦佩。

钻石是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拥有的宝石，尤其是珠宝商和青金石商

人，这种宝石非常坚硬，既不能用铁也不能用火来锻造，据说除了羊血以外，什么都不能锻造。但你认为那些拥有它并熟悉其特性的人和那些第一次见到它的人一样欣赏它吗？没有见过它的人也许不相信关于它的说法，或者即使相信，也会对它感到惊奇，因为它超出了他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碰巧见到了它，他们仍然会因为不习惯它而感到惊奇，但渐渐地，熟悉[它的]经验会让他们的赞叹变得迟钝。

当我第一次看到磁铁石时，我如雷贯耳，因为我看到一个铁环被石头吸引并悬浮起来；然后，好像它把自己的特性传递给了它所吸引的铁，并使它成为一种与自己相似的物质，这个铁环被放在另一个铁环附近，并把它举了起来；就像第一个铁环紧紧抓住磁铁一样，第二个铁环也紧紧抓住第一个铁环。同样，第三个和第四个环也被套住了，这样，石头上就挂起了一条环链，环圈相连，但不是互相套在一起，而是通过环圈的外表面连接在一起。谁会不惊讶于石头的这种美德，它不仅存在于石头本身，还通过这么多悬挂的圆环传递，并通过无形的纽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从我的主教兄弟，米莱维斯的主教塞维鲁那里听说的关于这块石头的事情。他告诉我，曾任非洲伯爵的巴塔那留斯在主教与他共进晚餐时，拿出一块磁铁，把它放在一个银盘下面，在银盘上放了一点铁；然后，当他用手移动银盘下面的磁铁时，银盘上的铁也随之移动。中间的银片丝毫不受影





有许多事情是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但却是真实的。

然而，当我们宣布上帝已经或将要创造的奇迹，而我们却无法将它们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时，怀疑论者却不断要求我们用理性来解释这些奇迹。由于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些奇迹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在说假话。因此，这些人自己应该对我们能够看到或确实看到的所有这些奇迹做出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应该承认，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无法与理性相调和，就断定它不存在或不会存在，因为现在存在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那么，我就不详述书本中记载的众多奇事了，这些奇事并不是指曾经发生过并已逝去的事情，而是指在某些地方永久存在的事情，如果有人愿意并有机会，他可以在这些地方查明它们的真相；我只叙述其中的几件。以下是人们告诉我们的一些奇事：西西里岛 Agrigentum 的盐，扔到火里会变成液体，就像在水里一样，但在水里却像在火里一样噼啪作响。加拉曼特人有一个喷泉，白天冷得没人能喝，晚上热得没人能碰。在伊庇鲁斯，也有一个喷泉，和其他喷泉一样，它能熄灭点燃的火把，但与其他喷泉不同的是，它能点燃熄灭的火把。在阿卡迪亚发现了一种石头，叫做石棉，因为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一种埃及无花果树的木头沉在水里，不像其他木头那样浮在水面上；更奇怪的是，当它沉在水底一段时间后，又会浮出水面，尽管大自然要求它在水里浸泡后应该比以前更重。还有索多玛的苹果，它们确实长到了成熟的样子，但是，当你用手或牙齿触摸它们时，

果皮就会裂开，它们就会碎成灰烬。波斯石头黄铁矿紧握时会灼伤手，因此得名。

摩尔在他的《旋律》中提到过：

“古老的时代

古时穿过阿蒙的树荫、

虽然白昼冰冷、

但它仍像欢乐的灵魂，

在夜幕降临时开始燃烧”。

在波斯，还发现了另一种被称为硒石的石头，因为它的内部光泽会随着月亮的变化而减弱。在卡帕多西亚，母马因风而受孕，它们的马驹只能活三年。印度的提隆岛有一个优于其他所有岛屿的地方，那就是岛上的树木从不落叶。

我没有时间细说这些奇迹，也没有时间偏离我的主要目标；但是，让那些拒绝相信神的著作的怀疑论者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的唯一理由就是，《圣经》中包含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我一直在叙述的那样。因为他们说，理性不可能承认肉体燃烧而不被吞噬，受苦而不死亡。的确，强大的推理者有能力给出所有奇迹存在的理由！那就让他们给我们讲讲我们所列举的几件事的原因吧！因此，让他们去解释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事情吧，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存在的，那么他们就会不相信这些事情，其程度绝不亚于他们现在拒

绝相信我们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说人的活体在未来将忍受永恒的痛苦和烈火而不死，而是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会有盐在火里变成液体、就像在水里一样，在水里噼啪作响、就像在火里一样，那么，他们中有谁会相信我们呢？或者说，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会有一个喷泉，它的水热得让人无法触摸，而在白天炎热的时候，它又冷得让人无法饮用；或者说，会有一块石头，当人们紧握它的时候，它自身的热量会把人的手烧伤；或者说，会有一块石头，只要点燃它的任何部分，它就不会熄灭；或者说，会有我所列举的那些奇迹中的任何一种，但却省略了无数其他的奇迹？如果我们说这些事情存在于将要到来的那个世界，那么不相信我们会回答说，“如果你们希望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就给每件事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凡俗虚弱的推理能力被上帝所行的奇事击败了。但我们也还应当说，我们的理性得到劝告，万能者做任何事都不会没有原因，尽管虚弱的人心不能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上帝的意图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想做的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说，上帝把他的意志告诉了我们，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不能认为他是没有力量的和不真实的。还有，尽管那些批评我们信仰的人要我们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当他们面对人的理性无法提供解释但确实存在的事情，面对这些看起来与合理的自然秩序相矛盾的事情，他们又能如何回答呢？如果我们说这些事情会在将来发生，不信者就要我们提供合理的解释，正如他们要求我们解释我们确实说过会在将来发生的事情一样。同

理，正如上帝当前做的工并不会由于人的理性和语言缺乏解释它们的力量就不存在，所以那些我们在这里说的事情也不会由于理性无法向人提供关于它们的解释而成为不可能的。

=====

=====

=====

=====

=====

=====

=====

=====

=====

=====

=====

## 第六章

并非所有的奇迹都是自然产生的，有些是人类的智慧，有些是天意。

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许会回答说：“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我们一个也不相信；它们只是旅行者的故事和虚构的浪漫。在露天的烛

台上点着一盏灯，这盏灯燃烧得非常旺盛，任何暴风雨都无法将它熄灭，因此，这盏灯和上面提到的石头一样，被称为石棉灯或不灭灯”。他们这样说可能是想让我们进退两难：因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会质疑其他记载的奇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可信的，那么我们会承认异教神灵的存在。但是，正如我在这部著作的第十八卷中所说，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相信世俗历史的所有内容，因为正如瓦罗所说，历史学家们似乎在许多事情上都想标新立异，就像是在提出肯定性的观点。但我们相信，我们选择的这些事情与我们必须确信无疑的圣经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至于那些永久性的自然奇迹，我们希望通过它们来说服那些对未来世界的奇迹持怀疑态度的人，那些我们自己能够观察到的，或者不难找到可信证人的奇迹，已经足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了。此外，维纳斯神庙那盏不灭的神灯非但没有把我们逼入绝境，反而为我们的论证开辟了有利的空间。因为除了这盏不灭的灯之外，我们还要加上许多由人或由魔法创造的奇迹，也就是说，由受魔鬼影响的人或由魔鬼直接创造的奇迹。因此，这盏灯要么是通过某种装有石棉的机械和人为装置，要么是通过魔法艺术的安排，以便让崇拜者感到惊奇，要么是某个以维纳斯为名的魔鬼如此明显地表现自己，以至于这种奇观开始并成为永久性的。现在，魔鬼是通过生物（上帝的生物，而不是他们的生物）被吸引到某些寺庙里居住的，这些生物（人）向魔鬼展示适合他们各种口味的东西。他们不是像动物一样被食物吸引，而是像精灵一样被符合他们口味的象征物、各种石头、树林、植

物、动物、歌曲、仪式所吸引。为了让人提供这些吸引力，魔鬼们首先狡猾地引诱他们，或者在他们的心里灌输一种秘密的毒药，或者以友好的面目示人，从而让他们中的少数人成为自己的弟子，成为众人的导师。因为除非他们先对人们进行指导，否则就不可能知道每个偶像神（魔鬼）想要什么、害怕什么、应该以什么名义召唤他们或强迫他们出现。这就是魔法和魔术师的由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魔鬼）拥有人类的心灵，当他们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时，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这种拥有。因此，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他们所为；而他们的这些行为，既然我们承认它们非常令人吃惊，就更应该小心避开。然而，正是这些行为推动了我现在的论点。如果不洁的魔鬼都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么圣洁的天使该有多么强大的能力啊！创造天使的上帝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如果说，人类的艺术可以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奇的效果，以至于没有见过世面的人都认为是神迹，比如说在一座寺庙里，两块磁铁被调整好，一块在屋顶，另一块在地板，这样，一个铁像就悬浮在两块磁铁之间的半空中；或者，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维纳斯之灯一样，它是对石棉的巧妙利用；再者，如果在被圣经称为巫师和魔法师的魔术师的帮助下，魔鬼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崇高的诗人维吉尔认为自己有理由在这些诗句中描述一位非常强大的魔术师：“她自称能用符咒解除人们心头的痛苦，如果她愿意的话；但她也能让另一些人陷入难熬的愁绪；她能使河水不流，星辰倒退，在夜晚时分唤起幽灵；你会听到大地在你脚

下隆隆作响，也会看到桉树从山上走下来”——既然如此，上帝又何尝不能做那些在怀疑论者看来不可思议，但在他的能力面前却轻而易举的事情呢？因为是他赋予石头和其他万物以特性，赋予人类以奇妙的方法使用它们的技巧；是他赋予天使比世间万物更强大的本性；是他的能力超越一切奇迹，是他的智慧在工作、命令和许可方面的奇妙，在管理万物方面不亚于创造万物！

=====

=====

=====

=====

=====

=====

=====

=====

=====

=====

=====

## 第七章

相信奇迹的最终原因是造物主的全能。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天空、大地、空气和水域中充满了无数奇迹，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它比世界上所有的奇迹都更伟大、更令人钦佩。但是，那些与我们争论的人，他们也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奇迹。我说，我们的对手，他们不仅没有坚决否认、反而断言世界上有一些力量会产生奇妙的结果（不管是它们自己主动产生的，还是因为被某些人召唤而产生的）、——当我们把既不是理性动物也不是理性精神的其他事物的奇妙属性摆在他们面前，并且把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物质对象的奇妙属性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习惯于回答说：这是它们的自然属性，它们的本性；这就是属于它们的自然力量。因此，阿格里琴丁盐之所以能在火中溶解，在水中噼啪作响，完全是因为这是它的本性。然而，这似乎与大自然背道而驰，因为大自然不是把融化盐的力量赋予火，而是赋予水；不是把灼烧盐的力量赋予水，而是赋予火。但他们说，这就是这种盐的自然属性，可以显示出与之相反的效果。因此，加拉曼特喷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中的一滴水白天冰冷，晚上沸腾，无论在哪个极端都无法触碰。另一个喷泉也是如此，虽然它触手冰凉，虽然它和其他喷泉一样会熄灭点燃的火把，但它又和其他喷泉不同，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点燃了熄灭的火把。石棉石也是如此，虽然它本身没有热量，但用火点燃后却不会熄灭。其余的也是如此，我已经不想再重复了，在这些事物中，虽然似乎有一种与自然相反的特殊性质，但除了这是它们的本性之外，并没有给出其他的理由，这确实是一个简短的理由，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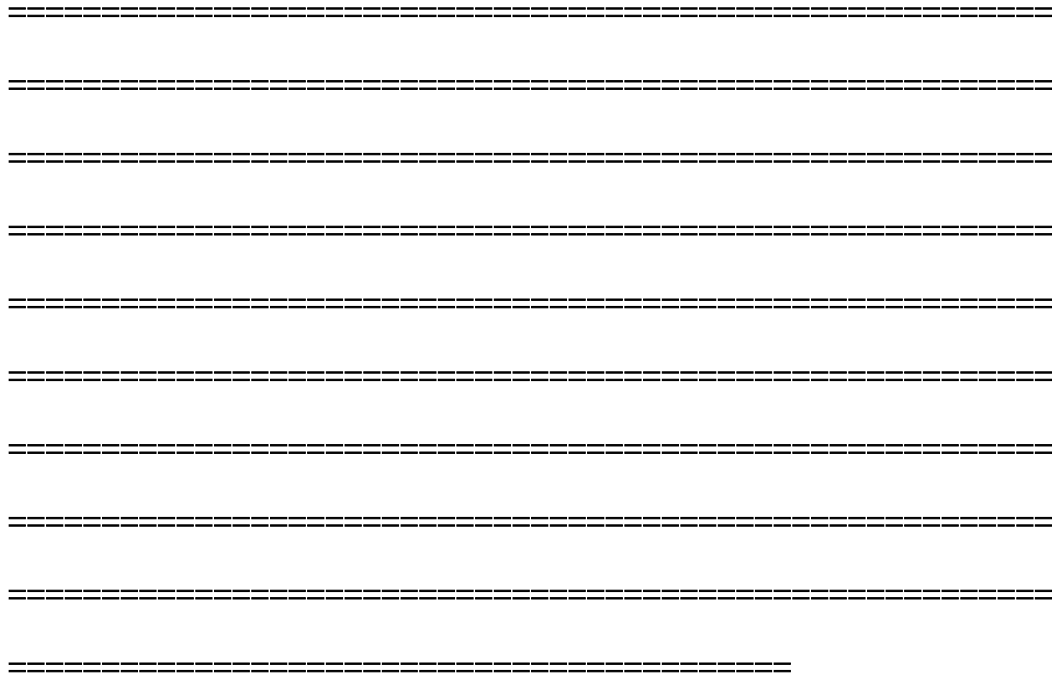
然上帝是一切本性的创造者，为什么我们的对手在以不可能为由拒绝相信我们所肯定的东西时，却不愿意接受我们比他们自己的解释更好的解释，即这是全能的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之所以被称为全能，当然只是因为他有能力完成他的一切旨意，他能够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这些奇迹不仅是未知的，而且是非常确定的，正如我一直在说明的那样。

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或者最近可靠的目击者所报道，这些奇迹肯定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些除了我们在书中读到的作者之外别无其他见证的奇迹，而这些作者是在没有得到神的指示的情况下写作的，因此很容易出现人为错误，我们不能责怪任何拒绝相信它们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希望我所列举的所有奇迹都被草率地接受，因为我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它们，除了那些我自己观察到的，或者任何人都可以轻易验证的奇迹，比如石灰被水加热，被油冷却；磁铁以其神秘莫测的吸力吸引着铁，却对稻草毫无作用；孔雀肉战胜了腐败，而柏拉图的肉却不能幸免；炽热的火焰，它的光辉外表使它烘烤的石头变得洁白，而与它的光辉外表相反，它使它燃烧的大多数东西变得肮脏（就像无论多么纯净的油都会弄脏污渍，就像白银画出的线条都是黑色的）；木炭也是如此，在火的作用下，木炭完全改变了其本来的面貌，以至于一块纹理清晰的木头变得面目狰狞，坚硬的木头变得易碎，腐烂的木头变得不可

腐化。在这些事情中，有些是我和许多人都知道的，有些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在本书中介绍。但是，在我所列举的这些事情中，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只是读到过，但我却无法找到可信的见证人，从他们那里我可以确定这些事情是否是事实，除了那个燃烧的火把被熄灭、熄灭的火把被点燃的喷泉，以及所多玛的苹果，它们表面上已经成熟，但里面装满了灰尘。事实上，我没有遇到过说在伊庇鲁斯见过那个喷泉的人，倒是有人知道在离格勒诺布尔不远的高卢有一个类似的喷泉。然而，索多玛树上的果实不仅在值得称道的书籍中有所记载，而且还有许多人说他们见过它。

我之所以引用它们，是因为我在我们的对手的著作中读到了它们，我想证明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事情，因为它们都写在他们自己的文人的作品中，虽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但当我们断言全能的上帝会做他们的经验和观察所不能及的事情时，他们却不屑于相信我们；即使我们为上帝的作为给出了理由，他们也会这样拒绝相信。————因为除了说全能的上帝能够使这些事情成真，并且会使这些事情成真，他在（圣经）那些书中预言了这些事情，而在（圣经）那些书中也预言了许多其他已经成真的奇迹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更有力的理由呢？——那些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必将接着预言，借着那预言并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奇事的神的大能而成就。



## 第八章

在一个性质已知的物体上，发现改变其已知的自然属性，并不违背自然。

但是，如果他们回答说，当我们说人体会一直燃烧却永远不会死亡时，他们不相信我们的理由是，众所周知，人体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对于这个奇迹，我们不能给出在那些自然奇迹的情况下有效的理由，即：这是自然的属性，是人类身体的自然属性；——那么，我们知道这（衰败性、死亡性）不是人类肉体的本性，——我们在圣书中找到了答案，即使是人类的肉体，在没有罪之前也是以一种奇妙方式构成的，事实上，它是

以如此一种方式构成的，所以它不会死；而在罪之后，它（肉体）又以另一种方式构成，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悲惨的死亡状态，无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因此，在死人复活的时候，它（身体）的构造也将与现在众所周知的状况不同。但是，由于他们（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不相信我们的这些著作（圣经），——在这些著作（圣经）中，我们读到了人在天堂中的本性，以及他离死亡的必然性有多么遥远，——事实上，我们必须从他们（那些不相信基督者）自己最有学识的权威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一个事物是有可能变得不同于它以前的特征的。

我从马库斯-瓦罗的《罗马人种》一书中逐字逐句地引用了下面的例子：“卡斯托尔记载，在灿烂的金星（普劳图斯称其为 *Vesperugo*，荷马称其为可爱的 *Hesperus*）上出现了奇异的现象，它改变了颜色、大小、形状和轨迹，这在以前和以后都从未发生过。著名数学家 *Cyzicus* 的 *Adrastus* 和 *Naples* 的 *Dion* 说，这发生在 *Ogyges* 统治时期”。——像瓦罗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不是因为这似乎违背了自然规律，肯定不会把它称为预兆。因为我们说所有的预兆都是违背自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如此伟大的造物主的旨意肯定是每一个被造物的本性，那么由上帝的旨意而发生的事情又怎么会违背本性呢？因此，预兆的发生不是违背自然，而是违背我们所知道的自然。但是，谁又能数得清世俗历史中记载的众多预兆呢？那么，让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手头的事情有关的这一个上吧。有什么东西能像恒星精确

有序的运行一样，被天地自然的创造者如此安排？有什么东西能像恒星的运行如此有条不紊？然而，当那位以主权和至高无上的权力管理着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主高兴的时候，一颗因其大小和光彩而在其他恒星中引人注目的恒星改变了它的颜色、大小、形状，最奇妙的是，它的运行秩序和规律也改变了！当然，这一现象扰乱了天文学家的准则（如果当时还有的话），他们根据这些准则，将恒星过去和未来的运行情况列成表格，就像通过精确的计算一样，以至于他们可以断言，发生在晨星（金星）身上的这种情况以前和以后都从未发生过。但我们在神书（圣经）中读到，当圣徒，嫩之子约书亚向上帝祈求时，甚至连太阳本身也静止不动了，直到胜利结束他已经开始的战斗；甚至太阳还往回走，以便希西家国王十五年寿命的应许能够通过这个额外的神迹得以实现。然而，这些因圣徒的功绩而产生的奇迹，即使我们的对手相信，他们也将其归因于魔法；因此，维吉尔在我上面引用的诗句中，将“使河流倒流回源头”的力量归因于魔法。

“让河流倒流回源头  
让星星忘记自己的轨迹”。

因为在我们的圣书中，我们也读到过这样的事情：当人们在上述首领—嫩的儿子约书亚—的带领下渡河时，“倒流”的河流（约旦河）在上面停留，而下面则继续流淌；当先知以利亚渡河时，也是如此；之后，当他的弟子以利沙渡河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提到过，在希西家国王的案例中，最大的“星星”是如何忘记了

自己的轨迹的。但是，根据瓦罗的说法，金星所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说是为了回应任何人的祈祷而发生的。

因此，怀疑论者们不要在这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上自欺欺人，就好像神力不能在一个物体上实现他们自己的经验所证明的事物本质一样。如果人们不是习惯于欣赏罕见的事物，那么即使是最常见的自然事物，也不会不那么奇妙，也不会不那么能让所有看到它们的人感到惊讶。因为，只要仔细观察无数的人和与他们相似的天性，谁会不惊讶和钦佩每个人的外貌的个性，因为它向我们暗示，除非人是彼此相似的，否则他们就无法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而另一方面，除非他们是不相似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彼此区分开来，因此，那些我们认为相似的人，我们也会发现他们是不相似的。不相似是两者中更奇妙的考虑；因为共同的本性似乎更需要相似性。然而，正因为事物的稀有性使它们变得奇妙，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会感到更加惊奇。

当我们看到两个如此相似的人，以至于我们总是或经常在试图区分他们时出错时，我们就会充满更多的惊奇。

但是，尽管瓦罗是一位异教徒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们可能会不相信我从他那里引用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例子是无效的，因为恒星并没有继续沿着它的新轨道运行多久，而是回到了它的普通轨道。那么，目

前还有另一种现象可供他们观察，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应该足以使他们相信，尽管他们已经观察到、并确定了某种自然规律，但他们不应该因此而对上帝作出规定，似乎上帝不能变化和改变它，使它变成与他们所观察到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多玛的土地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而是它曾经拥有其他土地的外观，享有同等甚至更丰富的肥力；因为在神的叙述中，它被比作神的乐园。但是，就像异教徒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就像现在到过这里的人所见证的那样，当它被天上的[火]烧过之后，它的外表变得一反常态，烟尘弥漫，令人毛骨悚然；它的苹果在成熟的假象下，里面却含有灰烬。这里有一种东西，现在却变成了另一种。你看，它的本性是如何被造物主的奇妙转变所改变，变成了如此令人厌恶的特性——这种改变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发生，而且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仍在继续。

因此，上帝并非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这些天性，他也并非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创造的这些天性改变成他所喜欢的任何样子，从而使许多被称为怪兽、预兆、神迹、现象的奇事到处流传，如果我打算列举和记录这些奇事，那么这项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说，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怪物”，是因为它们展示或象征着某种东西；被称为“预兆”，是因为它们预示着某种东西；等等。

但是，让他们的占卜者看看，他们是如何被欺骗的，或者即使他们真的预言了真实的事情，那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鬼神的启发，

这些鬼神一心想把人们的思想（确实值得这样的命运）缠绕在有害的好奇心的网中，或者他们是如何时不时地发现一些真相的，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预言。然而，就我们而言，这些违背自然的事情，被说成是违背自然的（就像使徒以人的方式说，把野橄榄嫁接到好橄榄里，并分享它的肥美，是违背自然的），被称为怪物、现象、预兆、神迹，应该证明、预示、预言——上帝会实现他所预言的关于人的身体的事情，没有任何困难阻止他，没有任何自然规律预设他的极限。我想我在上一卷书中已经充分说明了上帝如何预言了他要做的事，我从新约和旧约的圣经中摘录了一些经文，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经文，但只要我认为对这卷书来说足够多就可以了。

=====

=====

=====

=====

=====

=====

=====

=====

=====

=====

=====

=====

=====

=====

=====



## 第九章

关于地狱和永恒惩罚的性质。

因此，上帝通过他的先知所说的、对被诅咒者的永恒惩罚必将成为现实——必将实现，“他们的虫子不死，他们的火也不熄灭”。为了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主耶稣在命令我们砍掉自己的肢体时，指的是人所爱的那些最有用的肢体，他说：“你宁可残废着进入永生，也不愿有两只手进入地狱，进入那永不熄灭的火；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他们的火也不熄灭”。脚也是如此：“你跛脚进入永生，好过有两只脚下地狱，下那永不熄灭的火；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他们的火也不熄灭”。眼睛也是如此：“你一只眼睛进神的国，总比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强，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火也不熄”。在一段经文中，他毫不犹豫地三次使用了同样的词语。谁不为这重复的话语，以及主亲口如此强烈地说出的惩罚威胁而感到恐惧呢？

现在，那些把火和虫都指代精神而非肉体的人肯定地说，那些与神的国度分离的恶人将被焚烧，就像被悔改得太晚、且没有结果的灵魂的痛苦所焚烧一样；他们争辩说，因此，用火来表达这种焚烧的痛苦并无不妥，就像使徒感叹道：“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他们认为，虫子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经上写道，他们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蛀虫咬衣服，蛀虫咬木头。”但那些毫不怀疑在未来的惩罚中，肉体 and 灵魂都将受苦的人却认为，肉体将被火焚烧，而灵魂将被痛苦的虫子啃噬。虽然这种观点更合理，因为认为身体或灵魂在未来的惩罚中都将逃脱痛苦是荒谬的，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将两者都理解为指身体比认为两者都不痛苦更容易；我认为圣经对被诅咒者的精神痛苦保持沉默，因为尽管没有表达，但必然可以理解，在这样受折磨的身体中，灵魂也在无果的忏悔中受折磨。因为我们在旧约经文中读到，“恶人的身体得到的惩罚是火和虫”。也许可以更简短地说：“恶人得到的惩罚是火和虫”。那么，为什么说“恶人的身体”，除非因为火和虫都是对肉体的惩罚？或者，如果作者说“对肉体的报复”是为了表明这将对那些随肉体而活的人的惩罚（因为这会导致第二次死亡，正如使徒在说“你们若随肉体而活，就必死亡”时所暗示的那样），那就让每个人自己做出选择，或者把火归于肉体，把虫归于灵魂，一个是比喻，另一个是真实；或者把两者都归于真实（“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

因为我已经充分说明，动物能够在火中生存，在燃烧中而不被吞噬，在痛苦中而不死亡，这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奇迹，如果不是不知道大自然的一切奇妙都是由他创造的，就没有人能否认这是可能的。因为正是上帝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我所提



地狱的火如果是物质的火，是否能焚烧邪恶的灵魂，也就是魔鬼，他们是非物质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火不是非物质的，类似于灵魂的痛苦，而是物质的，通过接触燃烧，使身体在其中受苦，那么恶灵怎么能在其中受到惩罚呢？因为根据基督的话，这无疑是用来惩罚人和魔鬼的同一种火：“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这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除非，也许像有学问的人所想的那样，魔鬼有一种身体，是由稠密潮湿的空气构成的，当风吹过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种空气扑面而来。如果这种元素不受火的影响，那么在我们洗澡的时候，空气就不会温暖我们的身体了，只有空气首先被加热了，我们才能感到暖和。但如果有人说魔鬼没有身体，这就既不是一个需要费力研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激烈辩论的问题。如果人的灵魂也肯定是非物质的，但他们现在被包含在身体的物质部分中，而在来世又将与自己的永恒身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断言，即使是非物质的灵魂（魔鬼），也可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因物质之火的惩罚而真正感到痛苦呢？因此，虽然魔鬼没有肉体，但他们的灵魂，也就是魔鬼本身，将与物质的火焰彻底接触，受到火焰的折磨；并不是说他们接触的火焰本身会因为与这些灵魂的联系而变得有活力，成为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动物，——而是如我所说，这种结合将以一种奇妙而不可言喻的方式实现，因此他们将从火焰中接受痛苦，但不会给火焰带来生命。——事实上，

这种将肉体 and 灵魂结合在一起并变成动物（生物）的另一种结合方式是非常奇妙的，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尽管它就是人类。

有人回答说，那火焰的性质，与他（即，在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中的、那位财主）抬起并注视拉撒路的眼睛，与他（财主）请求滴下一点凉水的舌头，或与他请求拉撒路时所伸出的手指——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没有肉体的灵魂存在的地方。因此，他燃烧的火焰和他乞求的那一滴水都是非物质的，类似于沉睡者或处于狂喜中的人的幻觉，对他们来说，非物质的物体是以身体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虽然只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但他看到自己与自己的身体如此相似，以至于他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是，实际上，那个地狱，也被称为硫磺火湖，将是物质的火，将折磨被诅咒者的身体，无论是人还是魔鬼，一个是固体的身体，另一个是气态的身体。如果只有人有身体、也有灵魂，那么邪灵虽然没有身体、却会与身体的火相连，接受痛苦而不传递生命。当然，两种火都会有、因为真理是这样宣告的。

=====

=====

=====

=====

=====



惩罚吗？监禁又如何呢？难道罪犯被监禁的时间只能是他因犯罪而花费的时间吗？难道对于奴隶因挑衅主人的一句话或打了主人一下而很快就停手的惩罚不是多年的监禁吗？至于损害赔偿、耻辱、流放、奴役，这些通常被施加的刑罚是不允许放松或赦免的，难道这些刑罚不是在这短暂的生命所允许的范围内类似于永恒的惩罚吗？因为它们虽然不是永恒的，但只是因为“Talion”，即“物以类聚”，惩罚与所做的罪行完全相似。

然而，这些最漫长的苦难所惩罚的罪行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犯下的。也没有人会认为，刑罚的痛苦应该与犯罪的时间一样短；或者说，谋杀、通奸、褻渎或任何其他罪行，不应该以伤害或邪恶的严重程度来衡量，而应该以犯罪时间的长短来衡量。那么，对于任何重大罪行的死刑判决，法律是否认为惩罚就仅仅在于，造成死亡的短暂瞬间；还是在于，罪犯将永远被驱逐出活人的社会？——正如第一次死亡的惩罚将人与现在的凡人之城（尘世之城）隔绝开来，第二次死亡的惩罚也将人与未来的不朽之城（上帝之城）隔绝开来。因为就像现在这座城市（尘世之城）的法律没有规定被处决的罪犯可以回到这座城市一样，被判第二次死亡的人也不会被召回（到上帝之城），重新过上永生的生活。

我们的对手说，如果暂时的罪要受永久的惩罚，那么你们的基督说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怎么会是真的呢？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同样的量器”指的不是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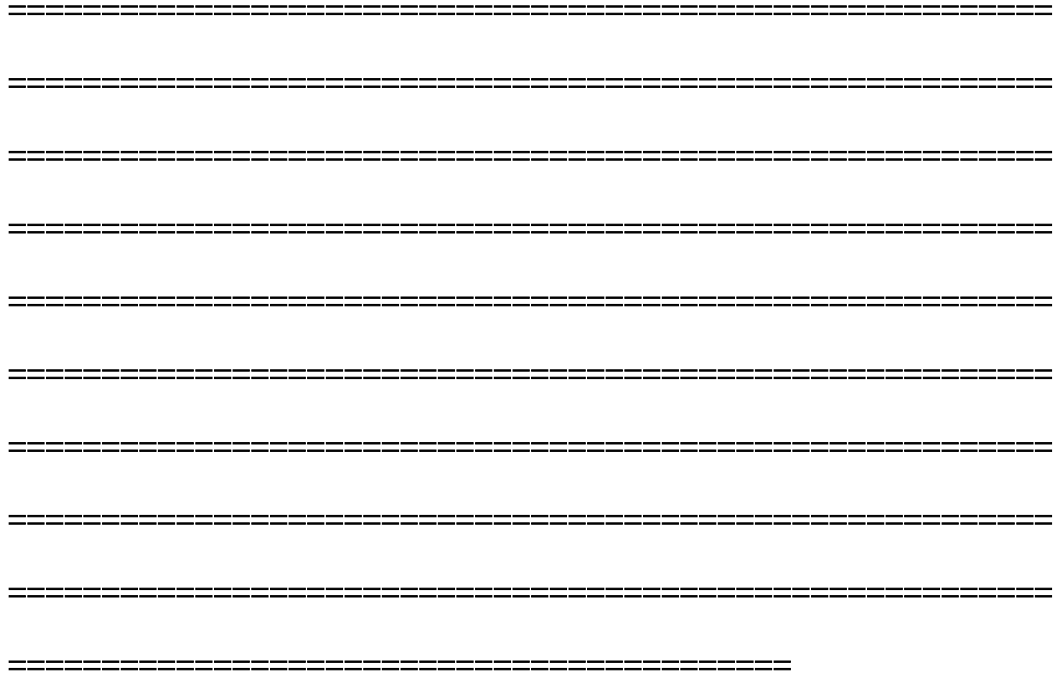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关于第一次犯罪的严重性，所有不在救赎主恩典范围之内的人都会因此受到永恒的惩罚。

但永恒的刑罚在人的观念中似乎是艰难和不公正的，因为在我们凡人的软弱条件下，缺乏最高最纯洁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用来显明人的第一次犯罪是多么的邪恶。人在上帝那里找到的快乐越多，他抛弃上帝的恶行就越大；他在自己身上毁灭了本可以永恒的善，却成了永恒的恶。因此，全人类都要受到谴责；因为最初犯罪的人，连同他的子孙后代都要受到惩罚，他们在他里面就像在树根里一样，因此，没有人可以免于这种公正和应有的惩罚，除非是被怜悯和无缘无故的恩典所拯救；人类是这样分配的，在一些人身上显示了怜悯恩典的功效，在其他人身上则显示了公正报应的功效。因为这两者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都显示出来；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留在正义的刑罚之下，就不会在任何人身上看到救赎恩典的仁慈。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从黑暗中走向光明，那么报应的严厉就不会在任何人身上显现。但是，受惩罚的人比被解救出来的人要多得多，这样才能显示出所有人都应受的惩罚。倘若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就没有人会为复仇者的公正提出异议；而当这么多的人从这公正的惩罚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就有理由对救赎者的无偿恩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 第十三章

反对那些认为恶人死后的惩罚是炼狱的观点。

事实上，柏拉图主义者虽然认为没有罪不受惩罚，但他们认为所有的惩罚都是为了补救的目的而实施的，不管是人法还是神法，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死后。柏拉图自己的理论认为，惩罚有双重目的，即改造和威慑。“没有人因为罪犯过去的罪行而惩罚他，也没有人仅仅因为他做了错事而惩罚他，而是为了将来，为了使同一人或任何看到他受到惩罚的人不再犯罪”——见《普罗塔哥拉》，324, b，以及格罗特的《柏拉图》，ii. 41。

维吉尔在谈到我们尘世的躯体和凡人的肢体时说，  
“因此有狂野的欲望和卑躬屈膝的恐惧、  
人类的笑，人类的泪；  
沉浸在地牢般的黑夜中、  
他们眺望远方，却看不到光明。  
不，当生命最终消逝、  
躯体冰冷死去、  
那时  
痛苦的泥土遗产；  
许多长期积累的污点  
必须深深地留在谷粒里。  
他们忍受着如此的苦难  
为了使他们变得纯洁，他们忍受着古老的罪行；  
有的高高悬挂，一览无余、  
让狂风把他们穿透、  
而另一些人则在烈火或汹涌的浪潮中  
在熊熊烈火或汹涌浪潮中洗清罪孽”。

持这种观点的人希望死后的一切惩罚都是炼狱式的；由于空气、火和水这三种元素都比泥土高级，它们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可能是赎罪和洗刷因泥土传染而染上的污点的工具。因此，维吉尔在“有些悬挂在高空，让风刺穿”这句话中暗示了空气；在“喘息的潮水”中暗示了水；在“燃烧的火焰”中暗示了火。——就我们

而言，我们认识到，即使在今生，有些惩罚也是炼狱式的——事实上，不是对那些生命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的人而言，而是对那些因惩罚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生活的人而言。所有其他的惩罚，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都是由神的旨意施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或是因为过去的罪孽，或是因为现在生活中允许的罪孽，或是为了锻炼和彰显一个人的恩典。——它们（磨难）可能是坏人和天使的工具，也可能是好人的工具。因为即使有人因他人的邪恶或错误而受到伤害，无知或不公正造成伤害的人确实是有罪的；但上帝以他公正而隐秘的判断允许伤害的发生，他（遭受磨难与伤害的人）就没有罪。但有些人在今生会遭受暂时的惩罚。但是，在那些死后遭受暂时惩罚的人中，并非所有人都注定要遭受那场审判之后的永恒的痛苦；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今世没有得到赦免的，来世也会得到赦免，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受到来世永恒的惩罚。

=====

=====

=====

=====

=====

=====

=====

=====

---

---

## 第十四章

关于人类今生所受的暂时的惩罚。

那些在今生没有受到惩罚，只是在来世才受到惩罚的人是非常例外的。然而，我从一些报道和自己的观察中得知，有些人到了年老体衰的时候，甚至没有经历过最轻微的疾病，而且还能不间断地享受生活。然而，我们凡人所过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因为它是一种诱惑，正如《圣经》中所说：“人在世上的生活岂不是一种诱惑吗？”因为无知本身就是一种不轻的惩罚，或者说是缺乏文化的惩罚，人们公正地认为有必要逃避这种惩罚，所以男孩们在遭受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手艺或文字；而他们在惩罚的驱使下学习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以至于他们有时宁愿忍受驱使他们学习的痛苦，也不愿忍受被惩罚所驱使的痛苦。如果有人向他提议，要么受死，要么再作一个婴儿，谁不会退缩，选择死亡呢？事实上，我们的婴孩时代不是在欢笑中而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它似乎在无意识中预示着我们将要遭遇的种种不幸。据说，只有琐罗亚斯德在出生时笑过，而这一不自然的预兆对他并无好处。因为据说他是魔法的发明者，尽管这些魔法确实无法让他抵御敌人的攻击，甚至无法保证他今生的幸福。因为他自己是



上帝的恩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从我们所陷入的滔天罪恶中解救出来，都与未来的世界有关；在未来的世界里，万物都会焕然一新。

然而，在“亚当的子孙，从出母胎的那一天起，直到回到万物之母那里的那一天止，所负的重轭”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尽管是痛苦的监督，它教导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新约》中所提到的一切，都属于未来的产业，它在来世等待着我们，为我们的接受而提供，作为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获得它所供应的产业的保证。因此，我们要在盼望中前行，靠着灵使肉体的行为死灰复燃，日复一日地进步。因为“主认识属他的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但这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罪人的）本性。因为神的儿子只有一个，他本有怜悯之心，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子，使我们这本为人子的，因着他的恩典，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耶稣基督）恒久不变，取了我们的性情，好叫我们归向他自己；他固守自己的神性，与我们同病相怜，叫我们既变为更好的人，就可以藉着参与他的公义和圣洁，成为神的儿子；就能失去我们自己的罪性和凡性，而保存他（基督）植入我们本性中的任何美好品质；——现在，我们因分享他本性的美好而变得完美。我们因一个人（亚当）的罪而堕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我们也将因一个人（耶稣基督）的义——他也是神——而得到难以想象的福分。在到达没有试探的地方（天国），进入他在这场“肉体与灵相争，灵与肉体相争”的战争中寻求的和平（永远的和平）

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他已经从一个人（亚当）进入了另一个人（耶稣）。如果人类的天性在行使自由意志的过程中，继续坚守其被创造时的正直，这样的（灵魂与肉体的）战争就不会存在。但现在，在它（灵魂）的苦难中，它向自己开战，因为在它的幸福中，它不愿意不继续与上帝和平相处；这虽然是一场悲惨的灾难，但却胜过此生的早期阶段，因为早期阶段并不认识到战争的存在（即，罪人没有认识到、并且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与恶习抗争总比没有冲突就被恶习征服要好。我说，有永恒和平希望的战争，总比没有任何解救念头的囚禁要好。的确，我们渴望停止这场战争，在神爱火焰的点燃下，我们渴望进入那种秩序井然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低等的东西永远服从于高等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果没有希望实现如此幸福的结局（上帝不允许；即，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还是宁愿忍受这场（灵魂与肉体）冲突的艰难，也不愿因为我们（灵魂）的不抵抗而让自己屈服于罪恶的统治。

=====  
=====  
=====  
=====  
=====  
=====  
=====



---

---

---

## 第十六章

恩典的律法，延伸到重生者生命的所有阶段。

上帝对他为荣耀所预备的怜悯器皿的怜悯是如此之大，因此忍耐他们的罪；——甚至人在第一个年龄阶段，即婴儿期，对肉体没有任何抵抗就顺从了；人在第二个年龄阶段，即所谓的少年期，还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几乎屈服于每一种恶毒的享乐。（因为这个年龄虽然有了语言能力，因此似乎已经过了婴孩时期，但心智仍然太弱，无法理解诫命），然而，如果这两个年龄阶段中的任何一个接受了中保的圣礼，那么，即使现世生活马上就会结束，但这个孩子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中转到了基督的国度，不仅会从永恒的惩罚中得救，甚至死后也不会遭受炼狱般的折磨。因为灵性的重生本身就足以防止死后因肉体生成与死亡的联系而产生的任何恶果。但是，当我们到了能够理解诫命的年龄、并服从法律的支配时，我们就必须向恶习宣战，并激烈地进行这场战争，以免我们陷入可恶的罪孽之中。如果恶习还没有积聚力量，那么通过习惯性的胜利，它们更容易被克服和制服；但如果它们已经被用来征服和统治（灵魂），那么只有经过艰苦的

努力，它们（恶习）才能被驾驭。事实上，只有喜悦真正的公义，才能真心实意地获得这种胜利，而正是对基督的信心带来了这种胜利。因为如果律法有命令，而圣灵没有帮助，那么禁令的存在只会增加犯罪的欲望，增加犯罪的罪过。事实上，有时显而易见的恶习会被其他隐蔽的恶习所克服，这些恶习被（错误地）认为是美德，尽管骄傲和一种破坏性的自足是它们的指导原则。因此，只有当恶习被上帝之爱所征服时，它们才会被认为是（真正地）被克服了，而上帝之爱只有上帝自己才会赐予，而且只有通过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耶稣——才会赐予，——基督耶稣与我们同死，使我们与他的神性有份。然而，很少有人能——如此幸福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没有犯下任何可恶的罪过，无论是放荡不羁或暴力的行为，还是追随一些不敬虔和不合法的观点，而是以他们伟大的灵魂征服了他们体内一切可能使他们成为肉欲享乐奴隶的东西。

他们（忏悔的罪人）——从前曾经违背了所接受的律法，让恶习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然后逃到恩典那里寻求帮助，通过比原来更痛苦的忏悔和更激烈的斗争，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上帝，从而使上帝拥有了战胜肉体的合法权力，成为了胜利者。因此，不管是谁，若想逃脱永恒的惩罚，不仅要受洗，还要在基督里称义，这样才能真正从魔鬼那里归向基督。让他（忏悔的罪人）不要幻想，除了在那最后的可怕审判之前，还有什么炼狱般的痛苦。——然而，我们决不能否认，即使是永恒之火，也会与恶人的

罪孽相称，因此，对一些人来说，痛苦会更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痛苦会更小，无论这种结果是通过火本身温度的变化来实现的，根据每个人的功绩而分级，还是火的温度保持不变，但所有人感受到的痛苦强度并不相同。

=====

=====

=====

=====

=====

=====

=====

=====

=====

=====

## 第十七章

那些认为没有人会受到永恒惩罚的人。

我想，现在我必须与那些心地善良的基督徒进行友好的争论了，他们（那些基督徒）拒绝相信任何或所有——被公正无比的审判者判定应受地狱惩罚的人都将永世受苦，——他们（错误地）认

为他们（罪人）将在一个固定的刑期后被释放，刑期的长短取决于每个人的罪孽大小。在这个问题上，奥利甚至更加宽容；因为他（错误地）相信，即使是魔鬼自己和他的天使，在遭受了他们的罪孽应得的更严重、更持久的痛苦之后，也应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与圣洁的天使们在一起。但教会不无道理地谴责了他（奥利）的这一错误和其他错误，尤其是他的幸福与苦难无休止交替的理论，以及在固定的时间段从一种状态无休止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理论中，他（奥利）甚至失去了仁慈的信用，因为他将真正的苦难分配给圣徒以赎罪，即，将虚假的幸福分配给圣徒以赎罪，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和安全的喜悦，即，没有永恒祝福的无畏保证。然而，我们所说的错误却截然不同。

这些（不相信罪人将要受到永恒惩罚的）基督徒认为，在审判中被定罪的人所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而所有迟早会获得自由的人的福分却是永恒的。如果说这种观点因为仁慈才是好的和真实的，那么随着它变得更加仁慈，它也会变得更好和更真实。那么，让这股仁慈之泉扩大，甚至流向迷失的天使，让他们也获得自由，至少在尽可能多和尽可能长的岁月之后！为什么仁慈的溪流流向全人类，而一到天使那里就干涸了呢？然而，他们（那些持有错误观念的基督徒）却不敢把怜悯延伸得更远，不敢提议解救魔鬼本身。————或者说，如果有人敢于这样做，他的确会使他们的仁慈蒙羞，但他（持错误观念的人）自己却会被判定犯了更难



但他们断言，当审判来临时，仁慈会占上风。他们说，上帝怜悯他们，会让他们接受圣徒的祈祷和代祷。如果圣人在他们遭受残酷的仇恨时为他们祈祷，那么当他们看到他们匍匐在地，卑微地祈求时，他们还会这样做吗？他们说，我们不能相信圣人在达到最完美、最彻底的圣洁时会失去怜悯之心；因此，他们在还是罪人时，就为他们祈祷，而当他们达到最完美、最彻底的圣洁时，就更不会失去怜悯之心。或者说，当上帝的圣洁已经消除了他们的祈祷对他的回应所造成的一切阻碍时，他还会拒绝倾听他如此多的爱子吗？那些承认恶人和异教徒虽然最终会脱离一切苦难，但仍将受到长期惩罚的人所引用的诗篇中的一段话，也被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人认为是为他们做了更多的事情。这节经文写道：“难道上帝忘记施恩吗？”——他们说，上帝的愤怒会让所有不配享受永恒幸福的人遭受无尽的惩罚。但是，如果他让他们长期受罚，甚至根本不受惩罚，他岂不是要关闭他温柔的怜悯，而这正是诗篇作者所暗示的他不会做的事吗？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恼怒时，岂可长久闭塞他温柔的慈爱吗？”而是暗示他根本不会闭塞。

他们否认这样就证明了上帝的审判威胁是虚假的，即使他没有审判任何人，就像我们不能说他推翻尼尼微的威胁是虚假的，虽然绝对预言的毁灭并没有实现。因为他并没有说：“尼尼微人若不悔改改过，必被倾覆”，而是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预言了这座城市将被倾覆。他们认为，这个预言是真实的，因为上帝预言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尽管他并没有施加惩罚。因为虽然他在他们悔

改时饶恕了他们，但他肯定知道他们会悔改，尽管如此，他还是绝对肯定地预言了这座城会被推翻。他们说，在严厉的事实方面，这是真的，因为他们是罪有应得；但在抑制他的愤怒的怜悯方面，他饶恕了他们，使他们免受他威胁叛逆者的惩罚，这就不是真的了。那么，如果他饶恕了那些因他的饶恕而被激怒的他自己的神圣先知，他又何尝不会饶恕那些他所有的圣徒都将为之求情的更可怜犯罪者呢？他们认为圣经中没有暗示他们的这一猜想，是为了刺激许多人因害怕长期或永恒的苦难而改过自新，并刺激其他人为那些没有改过自新的人祈祷。然而，他们认为神谕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完全沉默的；因为他们要问，“你为敬畏你的人所隐藏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如果不是为了教导我们，为了使人敬畏，才隐藏了上帝仁慈的伟大和隐秘的甜美，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认为使徒说：“因为神已经断定众人不信，好怜悯众人，”意思是没有人会被神定罪。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把这种观点延伸到魔鬼及其天使的无罪释放上。他们只对人怀有人类的柔情，他们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假借上帝对整个种族的准怜悯，希望自己堕落的生命能够逍遥法外。因此，他们（谬误地）甚至向魔鬼的王子和他的随从许诺不受惩罚，（误以为）这就更加充分地展示了上帝的仁慈。

=====

=====

=====











有些人相信我们的罪行若与我们的怜悯行为混合在一起，那么在最后审判时就不会被定罪

我还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忽视用施舍行为来掩盖自己罪孽的人，才会在永火中受到惩罚；他们引用使徒雅各的话说：“没有怜悯的人，必受无怜悯的审判”。因此，他们说，没有修正自己的行为，但却将自己的挥霍和邪恶行为与仁慈的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将在审判中得到仁慈，这样他要么可以完全逃脱罪责，要么可以在一段较短或较长的时间后从厄运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生者与死者的审判者（耶稣基督）在判定右手边的人永生、左手边的人受永远的惩罚时，除了所做的或遗漏的仁慈行为外，不愿提及任何其他事情的原因。他们说，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每天在主祷文中都要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毫无疑问，谁宽恕了对不起他的人，谁就做了一件善事。这一点也得到了主本人的高度赞扬，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使徒雅各所说的“没有怜悯的人，必受无怜悯的审判”，指的就是这种施舍行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没有区分大小罪，而是“你们饶恕人的罪，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罪”。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尽管一个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过着被遗弃的生活，但无论他犯了什么罪，只要他注意到这一点，当那些伤害过他的人请求他宽恕时，他就会发



---

---

---

---

## 第二十三章

反对那些认为魔鬼和恶人的惩罚都不是永恒的人。

首先，我们有责任探究并认识到，为什么教会一直不能容忍这样一种观点，即即使是最严厉、最持久的惩罚之后，也承诺对魔鬼进行净化或放纵。因为许多圣人，在《新旧约》精神的熏陶下，并不怨恨任何等级或品格的天使在受苦受难得到洁净后还能享受天国的福分，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能使主预言他将在审判中宣布的神圣判决失效或撤销，主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这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因为这里很明显，魔鬼和他的天使将在永火中燃烧。《启示录》中也有这样的宣告：“那欺骗他们的魔鬼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兽和假先知也在那里。他们必昼夜受刑，直到永永远远”。在前一段经文中用的是“永恒”，在后一段经文中用的是“永远”；圣经用这些词的意思无非是指无尽的持续时间。因此，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也没有任何更明显、更公正的理由，能让我们不把魔鬼和他的天使永远不会回到圣徒的正义和生活中，作为最虔诚的固定和不变的

信念，——因为圣经（圣经没有欺骗任何人）说上帝没有饶恕他们，他们事先被上帝定罪，并被扔进地狱的黑暗监狱中，被保留到末日审判时，永火将接收他们，他们将在永无休止的火湖世界中受苦。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相信所有的人，甚至是一些人，在受刑一段时间后，就会从刑罚的灾祸中解脱出来呢？因为，如果对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中去”——并非永远在火中，——那么还有什么理由相信魔鬼和他的使者会永远在火中呢？也许上帝对恶人和天使所宣判的刑罚，在天使的情况下是真的，在人的情况下却是假的？很显然，如果人的猜测比上帝的话语更有分量的话，情况就会是这样。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那些渴望摆脱永恒惩罚的人就应该放弃与上帝争辩，而是趁现在还有机会，顺从神的命令。既然基督在同一段经文中用同样的句子以相似的措辞谈论了这两种命运：“这些人要进入永刑，义人要进入永生！”——那么，认为永刑是指长期持续（但最后会终止）的惩罚，而永生是指没有尽头的生命，这又是多么美好的幻想啊！——如果这两种命运都是永恒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它们区别对待（即认为其中一个是永远的，另一个不是永远的）。如果这两种命运都是永恒的，“那么我们要么都把它们理解为长期持续但最终结束的命运，要么都把它们理解为无尽的命运”。——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是惩罚永恒，另一方面是生命永恒。在同一个意义上说，永生将是无尽的，但永恒的惩罚（却不是永恒、而将要）将终结，这简直是荒谬至极。——因此，圣徒的永生是无穷无尽的，





虔诚地为他们的敌人祈祷，他们的祈求会更加有效，值得上帝倾听，因为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就完全无罪了。那么，如果他们在完全的圣洁中，他们的祷告如此纯洁，无所不能，难道他们就不会为那些已为之准备了永恒之火的天使（魔鬼）祈祷，让上帝减轻他的判决，改变它，使他们脱离火刑吗？

或者，也许有人会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圣洁的天使也会与圣洁的人（圣徒将要成为与上帝的天使平等的）建立共同的事业，并为有罪的人和天使求情，使他们免受真理宣判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没有一个信仰正确的人断言过这一点，以后也不会有。否则，教会现在就没有理由不为魔鬼及其天使祈祷，因为上帝已命令她为敌人祈祷。那么，阻止教会现在为邪恶的天使（她知道他们是她的敌人）祈祷的原因，与阻止她（无论她在圣洁中多么完美）在最后审判时为那些将在永火中受罚的人祈祷的原因是一样的。——现在，她为她的敌人祷告，因为他们还有机会悔改。

正如使徒所说，“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脱离魔鬼的网罗，回到清醒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照魔鬼的旨意被魔鬼掳去的。”但如果教会确信谁是那些虽然还在今生，却注定要与魔鬼同归永火的人，那么她为他们祈祷就不比为魔鬼祈祷更重要了。但既然她（教会）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把握，她就为所有还活在世上的敌人祈祷；但她并没有为所有人祈祷。只有那些虽然反对教会、却因她的代祷而注定成为教会之子的人，她的祷告才会

被聆听。但是，如果有人至死仍有不悔改之心，没有从（神的）敌人转变为（神的）儿女，教会还会继续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的灵魂，也就是为这些已故之人的灵魂祈祷吗？为什么不再为他们祈祷？——除非是因为这个人在肉身的时候没有被转入基督的国度，现在被判定为撒旦的追随者？

我说，这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 25、26 节阻止教会在任何时候为他们祷告的原因是一样的。

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邪恶的天使祈祷，这也是教会在以后不能为那些将在永火中受惩罚的人祈祷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恶人活着，教会就为他们祈祷，但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教会也不为那些不信和不敬虔的死人祈祷的原因。对于一些死者，教会或虔诚的个人的祷告确实被听到了；但这是为那些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他们的一生并没有邪恶到不值得这种怜悯，也没有好到被认为不需要这种怜悯。同样，在复活之后，也会有一些死人在忍受了亡灵应有的痛苦之后，得到怜悯，免于永火的惩罚。如果不是有些人的罪孽在今生未被赦免，但在来世却会被赦免，那么就不能真正地说：“他们的罪孽在今世和来世都不会被赦免”。但当生者与死者的审判者（耶稣基督）说：“我父所赐福的人哪，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又对另一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以及“这些人要进入永刑，义人要进入永生”，——如

果说上帝所说的那些要进入永刑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所受的惩罚都不是永恒的，那就太自以为是了，从而给永生的相应应许带来绝望或怀疑。

因此，任何人都不要这样理解诗篇作者的话：“上帝岂可忘记施恩，岂可在恼怒中闭上他温柔的慈爱？”——好像上帝的判决对好人是真的，对坏人是假的，或者对好人和邪恶的天使是真的，对坏人是假的。因为《诗篇》的这句话指的是“蒙怜悯的器皿”和“得应许的儿女”，使徒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当他说了“难道上帝会忘记开恩？难道上帝会因为发怒而止住他的慈悲？”之后，他马上就添上，“我便说这是至高者的右手带来的变化。”在这里，他显然清楚地解释了“难道上帝会因为发怒而止住他的慈悲”是什么意思。因为上帝发怒确实是针对今生，人在今生被造的“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然而在愤怒中上帝并没有忘记慈悲，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以这样的方式，上帝并没有“因为发怒而止住他的慈悲”。这一点在《诗篇》作者的那句话中看得尤其清楚，“我便说这是至高者的右手带来的变化。”上帝使蒙怜悯的器皿变得较好，哪怕他们仍旧处在最可悲的今生，今生就是使上帝愤怒的原因，尽管他仍旧在对可悲的、腐败的今生发怒，但他并没有“因为发怒而止住他的慈悲”。

既然这首神圣颂歌的真理已经在这一应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就没有必要再提及那些不属于上帝之城的人将在永火中受到惩罚的地方了。但是，如果有人坚持要把它的应用延伸到恶人的痛苦上，至少让他们这样理解：上帝的愤怒威胁着恶人将受到永恒的惩罚，它将继续存在，但将与仁慈混合在一起，以减轻可能会受到的痛苦；因此，恶人既不会完全逃脱，也不会只是暂时忍受这些威胁的痛苦，但这些痛苦将比他们应得的痛苦更轻、更持久。因此，上帝的愤怒会持续下去，同时他也不会愤怒中关闭他温柔的仁慈。但即使是这个假设，我也不能认为我是肯定的，因为我并没有正面反对它。

至于那些认为这些经文是空洞的威胁而非真理的人，比如：“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去受永远的刑罚”；“他们要受刑，直到永永远远”；“他们的虫必不死，他们的火必不熄”，我要说，这些人都受到了最有力和最充分的驳斥，与其说是我的驳斥，不如说是神的驳斥，是圣经本身的驳斥。

尼尼微人在今生悔改了，因此他们的悔改是有果效的，因为他们在那块田里撒种，而主的意思是要他们流泪撒种，以便日后欢欢喜喜地收割。然而，谁会否认上帝的预言在他们身上应验了，如果他至少注意到上帝毁灭罪人不仅是出于愤怒，也是出于怜悯呢？因为毁灭罪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所多玛人一样，他们自己因罪受到惩罚；另一种是像尼尼微人一样，他们的罪因悔改而

被毁灭。因此，上帝的预言应验了，邪恶的尼尼微被推翻了，一个美好的尼尼微建立起来了。因为尼尼微的城墙和房屋依然屹立不倒，这座城市因其堕落的举止而被推翻。因此，虽然先知因为居民们因他的预言而惧怕的毁灭没有发生而受到挑衅，但上帝的预言却发生了，因为预言毁灭的是那个“罪恶的尼尼微”——上帝知道它应该如何较小的灾难中实现。

但是，为了让这些反常的同情者明白“主啊，你为敬畏你的人所隐藏的甜美是何等丰盛”这句话的含义，让他们读读下面的话：“你为盼望你的人成就了这甜美”。“你为敬畏你的人所隐藏的”、“你为盼望你的人所完善的”是什么意思，除非对那些因害怕惩罚而试图用律法来确立自己的义的人来说，上帝的义并不甜美，因为他们不知道它。他们没有尝过。

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自己，而不是神；因此，神丰富的甘甜对他们隐藏的。他们的确惧怕上帝，但却是那种“不在爱里的”奴性的惧怕，因为完全的爱驱除了惧怕。因此，对他们（那些爱上帝的）人来说，上帝使他的甜美更加完美，用他自己的爱激励他们，使他们怀着圣洁的敬畏，这种敬畏不是爱所能驱逐的，而是永远存留的，当他们荣耀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主里面荣耀。因为神的义就是基督，“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正如使徒所说，“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义是恩典的恩赐，不带（人的）任何功劳，那些想建立自己的义的人是不知道的，因此他们不服从

神的义，也就是基督。但正是在这义中，我们发现了上帝的甘甜，诗篇中说：“你们要尝尝，看耶和華何等甘甜”。在我们的天路之旅中，我们现在如饥似渴地渴求它，是为了日后当我们看到他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可以满足于它，而经上所写的“当你的荣耀显现时，我就满足了”也就应验了。基督就是这样使他的甜美在那些盼望他的人身上完美丰盛。但是，如果上帝对敬畏他的人隐藏了他的甜美，就像我们这些反对者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让人们不知道他怜悯恶人的目的，从而使他们敬畏他，更好地生活，从而为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祈祷，那么，他又是如何向那些盼望他的人完善他的甜美的呢？（因此那些反对者显然是荒谬的）。那么，让我们寻求他的甜美吧，他使那些对他抱有希望的人的甜美更加完美，而不是使那些轻视和亵渎他的人的甜美更加完美；因为一个人在今生之后寻求他在今生所忽略提供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

使徒还说过“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上帝不会定任何人的罪。正好相反，它的意思通过它前面的话表现出来。因为使徒这封信写给那些已经是信徒的外邦人，他对他们说，犹太人将来会相信基督。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为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然而，我们的对手错误地用来安慰他们自己的那句话，“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如果不是



那些接受了异端洗礼，后来又堕落过邪恶生活的人，或者那些接受了大公教会洗礼，后来又堕落为异端和分裂的人，或者那些仍然留在他们所接受洗礼的大公教会里，但继续过不道德生活的人，是否有希望通过圣礼的美德而免除永刑。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那些作从永火中得救的应许的人，他们应许的对象不是魔鬼和他的天使（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们已经驳斥过了），甚至也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已经被基督的洗礼洗净，成为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主的圣餐）的分享者的人，无论他们如何生活，无论他们陷入了何种异端或不虔诚。但使徒却反驳了他们，他说：“现在肉体的行为显明了，就是这些：奸淫、污秽、淫乱、拜偶像、巫术、仇恨、纷争、嫉妒、忿怒、争竞、异端、嫉妒、醉酒、狂欢，和类似的事”。使徒的这句话当然是假的，如果这些人（在永刑中）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被释放，然后进入神的国。但（使徒的话）既然不是假的，他们就一定不能进入神的国；如果他们永远不能进入神的国度，那么他们将永远被留在永恒的刑罚中；因为没有一个中间的地方可以让没有进入神的国度的人不受惩罚地生活（即，在永恒之中，除了地狱与天国之外，没有第三个地方）。

因此，我们有理由探究如何理解主耶稣的这些话：“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们现在对之作答的那些人对于这些话



的理解确实来自那些我们将简要作答的人，也就是说来自那些把拯救不应许给所有接受洗礼和圣体的人，而只应许给大公教徒的人，而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邪恶。他们说，大公教徒吃主的身体，不是礼仪性的，而是真实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构成主的肢体，对此使徒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此，与主的身体联合的人——亦即处在基督徒团契中的人，他们是基督的肢体，忠信者习惯上在基督的祭坛前分享基督的身体——真的可以说是吃了基督的肉，喝了基督的血。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从这种身体的联合中分裂出来的异端宗派可以得到相同的圣体，但对他们并无益处。正好相反，圣体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因为圣体会给他们带来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拯救，哪怕是很久以后。因为他们并不处在以圣体为象征的“用和平彼此联络”之中。

还有，即使那些正确地明白自己不属于基督身体的人，也不能说吃了基督的身体就可以得着应许，不能把免除永刑的拯救应许给那些从这种身体的联合中沦为异端，甚至沦为异教迷信的人。让他们注意，首先，如果许多离开教会、变成异端的人，或所有这样的人，将比大公教徒的处境还要好，因为他们已经落入异端的网罗，那么这样的说法与健全的学说是完全对立的，是无法容忍的。如果这些异端仅仅由于他们曾在大公教会中受洗、首先在基督的真正身体中得到了基督的圣体，就可得到拯救，免除永刑，那么事情是这样的。但对背弃信仰的人来说，先是背弃信仰，然

后又攻击信仰，那么他的情况肯定比那些从来没拥有过这种信仰，因此也无从背弃的人要糟。其次，让他们注意使徒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这些话后面说的话。在列举了肉身的表现后，他指出他们“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里指的就是异端。因此，那些放弃道德、应当遭谴责的人必定不会仅仅由于一直待在大公教会里就感到安全。他们不应当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由于生活邪恶，他们抛弃了基督赐予他们的生命的公义，无论是由于行奸淫，还是由于犯下使徒没有提到的其他不洁罪行，或是醉心于邪恶的奢侈，或者是做了使徒所说的任何事情，“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因此，行这样事的人除了待在永刑中，不会待在其他任何地方，因此他们不能在上帝的国中。如果他们行这样的事一直到今生结束，那么他们肯定不能说是在基督里忍耐到底的，因为在基督里忍耐到底就是一直保持对基督的信仰，这种信仰如使徒所定义的那样，是“由仁爱生发的”，而这种仁爱，他在别处说过，“不会生发出恶来”。所以，这些人既不能说是吃了基督身体的，因为他们不能算作他的股体。不必说其他考虑了，他们不能马上既是基督的肢体又是娼妓的肢体。还有，当主本人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吃肉喝血的真实意思是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它象征着什么。这就是常在基督里面，使基督常在我们里面。这样，主就好像是在说，“不在我里面的，我也不在他里面，让他不要说或不要认为，他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所以，那些不是基督肢体的人不在基督里面。那些使自己成为娼妓肢体的人不是



他们问，使徒保罗说：“但他自己要得救，却像被火烧过一样。”那么，是谁呢？——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探究；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雅各所说的不是他，否则我们就会使两个使徒互相矛盾，如果一个说：“人的行为虽然不好，他的信却能救他，如同被火烧过一样。”而另一个却说：“人若没有好行为，他的信还能救他吗？”

如果我们首先发现什么是以基督为根基，我们就能确定谁能被火拯救。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比喻的图像本身学到。在建筑物中，根基是第一位的。那么，谁的心中有基督，以至于世俗或属世的东西——甚至那些合法的、被允许的东西——都不比他（耶稣基督）优先，谁就有了基督作为根基。但如果这些（世俗的）东西是优先的，那么，即使一个人似乎对基督有信心，但基督对他来说并不是根基；如果他藐视健康的戒律，寻求被禁止的满足，他就会被明确地判定为不把基督当作根基，因为他藐视基督为他的主宰，宁愿满足自己邪恶的情欲，蔑视基督的命令和允许。因此，如果基督徒爱一个妓女，并与她结合，成为一体，他现在就没有基督作为根基了。但如果有人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希望他爱她那样爱她，谁能怀疑他有基督作为根基呢？但如果他以世俗的方式爱她，肉体地爱她，就像情欲的疾病促使他那样，也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样爱她，甚至使徒，或者说基督通过使徒，也允许这种爱是一种轻微的过错。

因此，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以基督为根基。因为只要他不把这种感情或快乐置于基督之上，基督就是他的根基，尽管他在上面建造的是木头、干草、秸秆。因为苦难之火将烧毁这些奢侈的享乐和世俗的爱情，尽管它们并不可恶，因为它们是在合法婚姻中享受的。而这把火的燃料就是丧亲之痛，以及所有吞噬这些欢乐的灾难。因此，上层建筑对于建造它的人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他将无法保留它，反而会因为失去那些他曾感到快乐的东西而痛苦。但通过这火，他将因根基而得救，因为即使迫害者要求他是保留基督还是保留这些东西，他也会选择基督。用使徒自己的话来说，你愿意听听在根基上建造金、银、宝石的人是谁吗？他说，“没有结婚的人，关心属于主的东西，他怎样讨主的喜悦。”你愿意听听谁是建造木头、干草、秸秆的人是谁吗？“各人的工作都要显明出来，因为有一天要显明出来，”毫无疑问，那一天是磨难的日子——“因为”他说，“要在火中显明出来”。他称磨难为火，正如别处所说的：“炉子可以证明窑匠的器皿，苦难的试验可以证明义人”。

试看各人的工作是什么。若有人的工作常存，“因为人关心主的事，怎样讨主喜悦，就常存——”他在上面所建造的，就必得赏赐，就是说，他必收获他所关心的果子。“但人的工作若被焚烧，他必受亏损，”因为他所爱的，他必不能保全：“但他自己必得救，”因为任何苦难都不能使他离开那稳固的根基，“但也像被火烧过一样，”因为他以爱的甘甜所拥有的，若没有痛苦的剧烈刺痛，

他是不会失去的。因此，在我看来，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火，它既不摧毁任何一方，却使一方富足，给另一方带来损失，证明了两者。

但是，如果[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是在解释主将对左手边的人说的那场火：“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那么在这些人中，我们要相信有一些人是在木头、干草、秸秆的基础上建造的，他们不是凭借着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在右边的人，主对他们说：“我父所赐福的，你们来承受那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除非他们是那些把金、银、宝石建造在（正确的）地基上的人呢？但是，如果我们的主所说的火与使徒所说的“然而这样如同被火烧过”的火是一样的，那么两者，也就是说，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都要被扔进火里。因为那火是要审判两者的，因为经上说：“因为主的日子要宣告，因为它要借着火显明出来；火要审判各人的工作是什么。”因此，如果火要审判两者，以便如果有人的工作得以保持——即如果上层建筑没有被火烧毁——他可以得到奖赏，如果他的工作被烧毁，他可以遭受损失，那么那火肯定不是永恒之火本身。因为只有左手边的人才会被扔进这后火（即永火、永刑）里，而且是带着最终和永恒的厄运；但前火证明的是在右手边的人。但它所证明的其中一些人，并没有焚烧和烧尽他们的结构。但如果他们得救了，那么他们肯定会站在右手边，与其他人一起听到那句话：“我父所赐福的，你们来承受那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而不是站在左手边，——站

在左手边的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将听到这样的厄运：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永火里去”。因为没有人能从那火（即永火）中得救，因为他们都将进入永刑，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会死，他们的火也不会熄灭，他们将在那里日夜受苦，直到永远。

但是，如果有人说，在这个身体的死亡和复活之后的审判和报应的最后一天之间的时间间隔里，死者的身体将被暴露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火中，——它不会影响那些在今生没有沉迷于这样的享乐和追求的人，这些人将像木头、干草和秸秆一样被烧毁，但会影响那些带着这样的结构的其他人；如果有人说，这些世俗的东西是有罪孽的，将在苦难的烈火中被烧毁，或者只是在这里，或者在这里和以后都会被烧毁，或者在这里被烧毁、以后就不会被烧毁，——我并不反驳，因为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也许连身体的死亡本身也是这苦难的一部分，因为它是由第一次犯罪引起的，所以在每一种情况下，死亡之后的时间都是根据人的建筑物的性质而定的。殉道者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各种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也会像火一样烧毁这两座建筑物，有些建筑物会连同建造者自己一起烧毁，如果基督没有在其中作为根基的话；而有些建筑物则不会连同建造者一起烧毁，因为基督在其中，他们得救了，尽管是有损失的；还有一些建筑物不会被烧毁，因为在其中找到了永存的材料。

在世界末日，敌基督的时代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磨难。那时会有多少金子或干草的建筑，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最好的根基上，火会证明这一点，给一些人带来喜乐，给另一些人带来损失，但不会摧毁任何一种，因为有这个稳定的根基！但有些人只爱他的家人，我就不说他爱他的妻子仅仅是为了肉体快乐的缘故，无论谁把这些事情置于基督之前，按照人的时尚喜爱这些事情，而不以基督为他的根基，那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欢乐。因此，这样的人不会在烈火中得救。确实，他根本不会得救，因为他不能与救世主在一起，关于这件事，救世主曾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但凡肉体上爱他的亲人，却不爱他们胜过爱基督，甚至如果让他经受考验，他宁愿要基督胜过要他们的人，必被火拯救，因为他必须因失去这些亲人而承受与他的爱相称的痛苦。凡照着基督爱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帮助他们得着基督的国度，归向基督的人，或者因为他们是基督的肢体而爱他们的人，上帝不允许他的爱像木头、干草、禾秸一样被烧毁，而不是被当作金子、银子、宝石的结构。因为一个人怎么能爱他所爱的人胜过基督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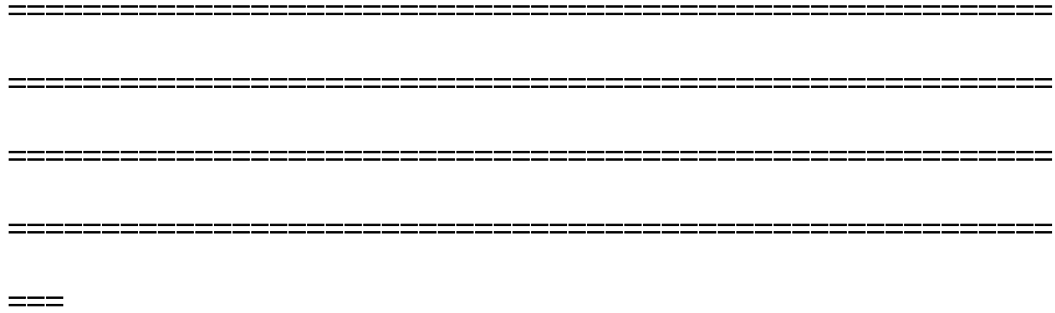
=====

=====

=====

=====





## 第二十七章

反对那些认为与怜悯相伴的罪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的人。

有些人认为，只有那些忽视与自己罪孽相称的怜悯行为的人才会被永火焚烧，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使徒雅各的话：“没有怜悯的人，必受无怜悯的审判”。因此，他们说，已经怜悯的人，虽然没有改正自己放荡的行为，而是在大量怜悯的同时仍过着邪恶和不义的生活，但他将受到仁慈的审判，这样他要么根本不会被定罪，要么在一段时间后将免于最终的审判。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认为，基督会区分在右手边的人和左手边的人，并将一方送入他的国度，另一方将受到永恒的惩罚，而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对慈善工作的关注或忽视。此外，他们还竭力利用主亲自教导的祈祷作为他们观点的证据和堡垒，即从未放弃的日常罪过可以通过怜悯行为来赎清，无论这些罪过行为多么令人反感或属于何种类型。因为，他们说，基督徒没有哪一天不应该做这样的祷告，所以也没有哪一种罪不被赦免，——尽管每天都在犯，但只要我

们说“免我们的债”，只要我们注意履行后面的话，“就像我们免了债人的债一样”，就没有什么罪是不能免的。他们接着说，主并没有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日日所犯的小罪”，而是说“必饶恕你们的罪”。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不管有多大的罪，不管是每天都在犯的罪，还是今生从未放弃或战胜过的罪，他们假定都可以通过怜悯得到宽恕。

如果他们说，任何形式的怜悯都可以使每天犯下的、习惯性的大罪得到神的赦免，如果他们说，这样的罪可以每天得到赦免，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教义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被迫承认，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有可能通过每天支付十个微不足道的硬币来购买免于谋杀、通奸和各种邪恶行为的赦免。如果承认这一点是非常荒谬和疯狂的，如果我们仍然要问，那些连基督的先驱（即施洗约翰）都说过“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的怜悯又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持有错误观点的人们）认为，只要把他们通过敲诈勒索和肆意挥霍获得的财富的一小部分分给穷人，他们就可以向基督求情，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犯下最可恶的罪过，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从他（基督）那里买到了犯罪的许可，或者说买到了每日的放纵。——如果他们因为一次犯罪而把自己所有的财物分给了基督那些需要帮助的肢体，除非他们停止一切类似的（罪恶）行为，并实现不作恶的怜悯，——否则这（施舍）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

——因此，怜悯与自己的罪行相称（相混杂）的人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为一个对邻居怜悯的人不对自己怜悯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听到主说：“你要爱人如己”，又说：“怜悯你的灵魂，使上帝喜悦”。那么，一个不怜悯自己的灵魂以取悦上帝的人，怎么能说他做了与他的罪相称的（对他人的）施舍呢？同样，“对自己不好的人，又能对谁好呢？”因此，我们应当施舍、怜悯，以便在我们祈祷过去的罪得赦免时，我们的祈祷能被听到，而不是在我们继续犯罪时，我们以为可以通过施舍为自己提供作恶的许可。

因此，我们之所以预言他（基督）会把那些在他右手边的人所做的施舍行为归于他们，而责备那些在他左手边的人不做施舍行为，是因为他要以此显示慈善的功效，是为了消除过去的罪孽，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永远逍遥法外。事实上，拒绝放弃邪恶的生活习惯而改过自新的人，不能说是在行善。这就是“你们既没有亏待这最小的一个，就是没有亏待我”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他们，即使他们认为自己在做慈善，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因为一个饥饿的基督徒而把饼给他，他们肯定不会否认自己是公义的饼，也就是基督本身；因为上帝考虑的不是送礼的对象，而是送礼的精神。因此，热爱基督的基督徒本着亲近基督的精神行怜悯，而不会本着弃绝基督的精神行怜悯，如果他能够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

一个人爱基督所不赞成的，他自己就抛弃了基督。人若不称义，

受洗又有什么益处呢？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主不是也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吗？为什么许多人因为害怕第一句话而跑去受洗，却很少有人因为害怕第二句话而寻求称义呢？因此，正如一个人不会去骂兄弟是“傻瓜”而招致地狱之火一样，他不会这样说他的兄弟，而会这样说他兄弟的罪，所以如果他不爱在他（兄弟）里面的基督，那么即使他周济了基督徒，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地周济基督徒。如果他不爱基督徒里的基督，他就不会对基督徒施以仁爱。

如果一个人拒绝在基督里称义，他就是不爱基督。同样，如果一个人犯了称自己的弟兄为愚人的罪，不公正地辱骂他，却不想消除他的罪，那么他的施舍对于弥补这个过错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除非他再加上同一段经文所规定的和解的补救措施。因为那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向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只要罪过者仍旧坚持恶行，无论何种怜悯的行为，对于弥补恶行都是无济于事的。

至于主亲自教导的、因此被称为主祷文的每日祷告，当我们日复一日地说：“免我们的债”时，当我们不仅说，而且行出来时，“就像我们免了债人的债一样”；但我们说这个祈求，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犯了，而不是为了（我们的）罪可以犯。因为我们

的救赎主想以此教导我们，无论我们在这虚弱黑暗的生命中如何正直地生活，我们仍然会犯下罪孽，而这些罪孽是需要我们去被赦免的。我们应该祈祷（主赦免我们），同时我们必须赦免那些对我们犯罪的人，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赦免。主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从这一祈求中获得信心，使我们能够日复一日地安心犯罪，或者把自己置于人类法律的恐惧之上（即摆脱对于人间法律的恐惧），或者在我们的行为上狡猾地欺骗他人，——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即使我们没有犯罪，也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罪；上帝也是这样告诫旧律法中的祭司，关于他们的祭祀，他吩咐他们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但我们必须警醒，关注我们伟大的主的真义。因为他并没有说，“你们饶恕人的罪过，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罪过，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罪过”。他只是说“你们的罪过”。他在这个时候教导我们的是每天进行祈祷，（当时）与他谈话的门徒显然是已经称了义的。所以，他所说的“你们的罪过”，除了表示“那些连称义和圣洁了的人也会犯下的罪过”以外，还能是什么意思？由于主在这里没有说“小小的罪过”，而只是说“你们的罪过”，因此那些在祷词中为每天犯罪寻找借口的人断言，“你们的罪过”也包括大的罪过在内。然而，我们在这里考虑到与主说话的那些人的性质，当我们听到“你们的罪过”这些词时，我们必须明白他指的只是小小的罪过，因为这样的人不会犯大罪。

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必须通过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宽恕的大罪肯定不会由于念了主祷词就得到宽恕，除非他们也能照着去做，饶恕那些冒犯了他们的人。由于最小的罪过，那些连公义地生活的人也不能避免的小小的罪过，也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得到宽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确定地说，这些犯有大量可悲罪行的人，尽管他们已经停止犯罪，但若他们顽固地拒绝宽恕他人对他们的罪过，那么他们决不会得到宽恕。主不是说过“你们不饶恕人的罪过，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罪过”吗？使徒雅各本着同样的精神也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那个主人宽恕了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但那个仆人遇到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就马上要他还钱。所以使徒雅各下面的话可以用于那些应许之子和怜悯的器皿：“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连那些生活圣洁、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的义人也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只能靠审判不虔敬之人的主的怜悯得拯救。主在计算给他们的奖赏时依据恩典，而不是按照工价。使徒本人确实属于得恩典的人，因为他说“我蒙主的怜恤能作忠心的人。”

然而必须承认，那些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的义人接受的人并不拥有足够的道德品性，使他们可以没有圣徒的代祷也能得救。因此对他们来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尤其正确。

然而我们不能按照这种解释假定每一个不去恶从善的人，都可以

由于他们不义地帮助了圣徒，亦即用不义的钱财帮助圣徒，而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哪怕他们的钱财是诚实地得来的，但仍旧不是真正的富有，而只是把邪恶当作了富有。不义之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在这样的财富中，那些富有者也会接受别人进入永存的帐幕。

所以，有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坏，按这种方式生活的人能依靠仁慈的怜悯得到帮助，进入天国，而他们的怜悯行为可以满足圣徒的需要，也可以与那些能把他们引入永存的帐幕的人交朋友；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好，如果按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人不能依靠他们赢得友谊的人的功德来取得怜悯，那么他们本身不足以获得巨大的幸福。（我经常惊讶地发现，维吉尔也有和我们的主一样的看法。主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使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还有意思很相近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而这位诗人在描述“厄琉息原野”时——异教徒认为灵魂幸福地居住在那里——他说在那里的不仅有那些凭自身功德抵达那里的灵魂，还有那些“给别人做好事，赢得别人怀念的人”。他指的是那些待奉他人的人，藉此配得上别人的怀念。就好像他们用了谦卑的基督徒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当他们把自己推荐给某些圣人时，他们常说“求你记念我”，试图让别人牢记。）

要发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还有，试图确定

什么样的罪过会阻碍我们得到上帝之国（而不是通过圣洁的朋友的功德无论如何可以得到宽恕）也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我本人想了很久，但无法得出结论。它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隐秘的，免得我们知道以后就不再去努力避免一切罪过。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些罪过，哪怕这些罪过仍在不断地犯，没有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遭到拒斥，那么它们仍旧不会阻碍我们寻求和期盼义人的代祷，人的懒惰会轻率地陷入这些罪过，也就不会注意凭借各种美德方面的努力摆脱罪过的纠缠。倒不如说，它会只想要凭借他人的功德获救，用不义之财去赢得这些人的友谊。但若我们对这种可以得到宽恕的罪过的性质保持无知，哪怕这些罪过仍在犯，那么我们在祈祷和努力进步的时候肯定会更加警醒。我们也不会停止努力用不义之财在圣徒中交友。所以，凭我们在这里讲的拯救，无论是自己祈祷还是由圣徒代祷，人都不会被掷入永火。但要说被掷入永火还会在一段时间后得救，那不是真的。经上说，好土里结好果，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有人认为这些话应当理解为圣徒按不同的功德拯救别人，所以有些圣徒能救三十人，有些能救六十人，有些能救一百人，尽管他们所相信的这种事通常认为发生在审判日，而不是在审判以后。然而，有人明白，想要对这种由凡人来应许的、把一切人都包括在内的拯救信念做出有效的回应是十分愚蠢的。他说，我们倒不如努力过一种良善的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成为能够为他人的得救代祷的人；否则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能代祷的人很快就会救完他们能拯救的三十人、六十人，或一百人，乃至大量的人得不到拯救，



对他们来说，由圣徒代祷而从罚中得救也就不再可能了。在这些  
人中间当然可以看到那些鲁莽而又徒劳地许诺自己是他人辛劳所  
结果实的人。

但愿我对这些人的答复已经够了，他们与我们共同拥有圣经，但  
由于错误地理解经文，他们对未来的期盼超越了圣经的教导。我  
已经按照我的诺言做了答复，现在可以结束本卷了。

-----

（以下为上段文字的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

但必须承认的是，那些被接进永恒居所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人，如  
果没有圣徒的帮助，他们自己的生命就足以拯救他们，因此，在  
他们的情况下，怜悯尤其与审判相冲突。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  
认为，每一个被遗弃的挥霍无度的人，只要他用不义的玛门，也  
就是用不义得来的金钱或财富，帮助了圣徒，就会被接进永恒的  
居所，因为这些金钱或财富即使是合法得来的，也不是真正的财  
富，而只是不义者所认为的财富，因为不义者不知道真正的财富，  
而这些人（圣徒）却在真正的财富中富足，他们甚至把别人也接  
进永恒的居所。因此，有一种生活，一方面，它既不是那么坏、  
以至于那些采取这种生活的人无法通过任何丰盛的施舍来帮助他  
们走向天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施舍来缓解圣徒的需要，并

结交可以接纳他们进入永恒居所的朋友；另一方面，它也不是那么好，以至于它本身就足以为人赢得如果他们不通过他们所结交的人的功劳来获得怜悯、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福分。我常常感到奇怪，就连维吉尔也会把主的这句话表达出来，主在这句话中说：“你们要以不义的玛门交友，使他们接你们进永生的居所。”还有一句非常相似的话，“以先知的名义接待先知的，必得先知的赏赐；以义人的名义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的赏赐”。因为当那位诗人描述他们认为有福之人的灵魂居住的极乐世界时，他不仅将那些凭借自己的功绩能够到达那里的人安置在那里，而且还补充道：“那些以感恩的记忆赢得了极乐世界的人，也将得到极乐世界的奖赏、还有那些通过对他人的服务赢得了感恩的记忆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曾为他人服务，因而值得被他人铭记。就像他们使用基督徒口中常用的表达方式一样，一些谦卑的人向某位圣徒自荐，并说，请记住我，并通过在他手中的良好表现来确保他这样做。但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是什么罪使一个人无法靠自己赢得神的国度，却又允许他利用圣徒的功劳，这些都很难确定，也很难界定。就我自己而言，尽管进行了各种调查，但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发现这一点。这可能是对我们的隐瞒，以免我们在避免“此类罪过”时变得粗心大意，从而停止进步。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罪孽是什么，它们虽然继续存在，而且没有为更高的生活而放弃，但并不妨碍我们寻求和盼望圣徒的中保，那

么人类的懒惰会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包裹在这些罪恶之中，而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以任何美德的灵巧力量将自己从这些包裹中解脱出来，只会渴望通过其他人的功绩来拯救自己，因为他们的友谊是通过大量使用不义的玛门而赢得的。但现在，我们不知道即使是屡犯的不义之罪的确切性质，当然，我们就会更加警觉地祈祷和努力，以求进步，并更加小心地在圣徒中为自己争取以不义之财结交的朋友。

但是，这种通过自己的祈祷或圣人的代祷而实现的解救，只能保证一个人不被投入永恒的火中，却不能保证他一旦被投入永恒的火中，就能在一段时间后被拯救出来。因为即使是那些认为“良田结出丰硕的果实，有的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是指圣徒，所以按照他们的功劳，有的会救三十个人，有的会救六十个人，有的会救一百个人的人，即使是那些坚持这种说法的人，通常也倾向于认为这种解救是在审判日发生的，而不是在审判日之后。在这种印象下，据说有一个人观察到了人们以所有人都将被纳入这种解救方法为由而承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的不体面的愚蠢行为，他非常高兴地说道，我们应该努力生活得很好，以便在为他人的解脱而求情的人中找到我们所有人、以免这些人的人数太少，以致在他们解救了三十个、六十个、一百个人之后，仍有许多人无法因他们的求情而免于惩罚，而在这些人中，每个人都妄想轻率地许诺自己将获得他人的劳动果实。

对于那些承认与我们一样的圣经的权威，但由于对圣经的错误解释，他们对未来的设想与其说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倒不如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做了上述回答之后，我现在按照承诺结束本卷。

++++  
++++  
++++  
++++  
++++  
++++  
++++  
++++  
++++  
++++  
++++  
++++

## 第二十二卷

=====  
=====  
=====  
=====



===

## 第一章

关于天使和人的创造。

正如我们在上一卷书中所承诺的，本卷是整部作品的最后一卷，将讨论上帝之城的永福。这种福分之所以被称为永恒，并不是因为它将持续许多时代、却最后它终将结束，而是因为——根据福音书中的话，“他的国度没有终结”。它也不会享有名不符实的永恒的表象，这种表象是通过新生代的崛起来占据那些已经消亡的人的位置来维持的，就像在常青树中，同样的清新似乎会永久持续下去，同样的茂密的叶子的表象是通过在那些已经枯萎和掉落的叶子的位置上生长新的叶子来维持的；但是在那座城市（上帝之城）中，所有的公民都将是不朽的，人们现在第一次享有神圣的天使从未失去过的东西。而这一切都将由这座城市最全能的缔造者——上帝来实现。因为他已经许诺过，他不会撒谎，他已经履行了他的许多诺言，并且对那些他现在要求相信他也会这样做的人施行了许多未曾许诺的恩惠。

因为是他起初创造了这个世界，其中充满了一切可见和可知的生命，他所创造的最好的莫过于那些被他赋予智慧的灵，使他们能够思考和享受他。我们称之为圣城和天城，在这个社会中，他们

（天使）赖以生存和享福的物质就是上帝本身，就像他们共同的食物和养料一样。是他赋予了他们这一智慧的天性自由意志，如果他们想放弃上帝的祝福，就会立即导致痛苦。是他（上帝），当他预知某些天使会因为骄傲而只想满足自己的幸福，而放弃他们的大善时，他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这种能力，因为他认为，从邪恶中产生善，比阻止邪恶的产生更符合他的能力和仁慈。事实上，如果不是可变的本性——虽然是善的，但却是可变的，而且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善，他创造了万物之善）——因罪而将恶带到了自己身上，恶就从未出现过。它的罪本身就证明了它的本性原本是善的。因为如果它不是非常善良，尽管不等同于它的造物主，那么抛弃上帝作为它的光明对它来说就不会是一种罪恶。正如失明是眼睛的一种恶习，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眼睛是为了看到光而被创造的，因此，恶习本身就证明了眼睛比其他肢体更优秀，因为它能够看到光（因为如果没有其他骄傲，眼睛自己想作光也是一种恶习），所以，（堕落的天使）曾经享受过上帝的本性，甚至通过它的恶习，（间接地）告诉人们，它被创造时是最优秀的，因为它现在很悲惨，因为它享受不到上帝。是他（上帝）用非常公正的惩罚，让那些自愿堕落的天使陷入永恒的苦难，并用无尽的安定作为他们（圣洁天使）忠诚的回报。是他使人本身正直，具有同样的意志自由——的确，人是尘世的动物，但如果他忠于造物主，就适合上天堂；如果他背弃造物主，就注定要遭受与这种天性相适应的痛苦。当他预知人类会背弃上帝、违背他的律法而犯罪时，他并没有剥夺人类的自由意志





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看似不利于他的旨意的事，都会趋向于他自己所预知的公正和美好的目的与结果。因此，当人们说上帝改变了他的旨意时，比如，当他对那些他曾经温柔对待的人发怒时，与其说是他改变了旨意，不如说是他们改变了旨意，他们发现他改变了旨意，因为他们在他手中受苦的经历是全新的，就像太阳改变了受伤的眼睛，从温和变得凶猛，从愉悦变得伤人，尽管它本身仍然和原来一样。这也被称作神的旨意，是他在遵守他诫命的人心中所行的；关于这一点，使徒说：“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就是旨意”。上帝的“义”不仅指他自己的义，也指在他使之称义的人身上所产生的义，因此也被称为他的律法，虽然是上帝所赐，但更确切地说，是人的律法。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律法上写着”的肯定是人，尽管在另一处我们读到：“他神的律法在他心里”。这样，按照上帝在人心中产生的这种意志，我们说上帝的意志并非上帝本身的意志，而是他使他的子民产生的意志，这就好比我们说上帝认识他使无知者认识的事情。使徒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只是上帝前来认识这些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预知的人那就有点亵渎了。说上帝“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应当被他们认识。我们不能认为上帝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那些在创世之前就被他预知的人；但他被说成是在那时认识了他们，因为那时他使他们认识他了。但我记得我曾在前面的书卷中说过，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表达方式。因此，按照上帝意志的这种意思，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意志就是他使其他人立志：一

一对立志者来说未来是不可知的、而上帝“想要（定意）”许多他尚未实施的事情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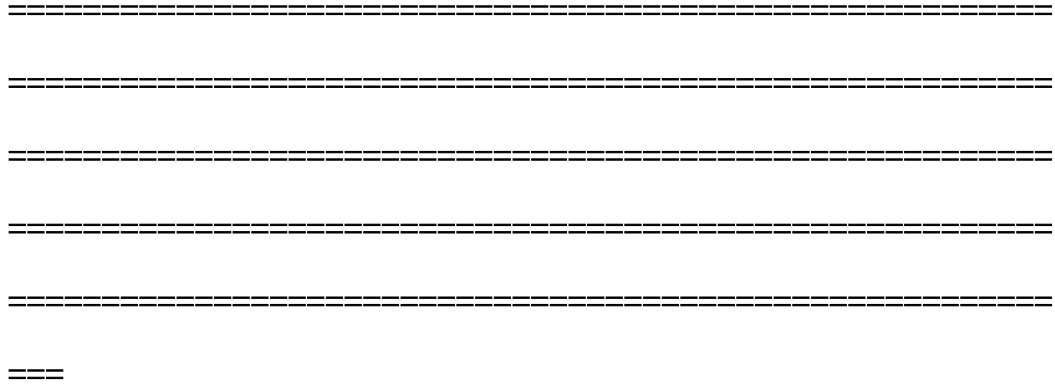
因此，他的圣徒在他神圣旨意的激励下，渴望许多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例如，他们以虔诚圣洁的方式为某些人祈祷——但他们所祈求的，他尚未实现，尽管他通过自己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形成了祈祷的意愿。因此，当圣徒按照上帝的心意，愿意并祈求所有人都得救时，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上帝立志而不执行，意思是使他们立志的那一位自己也立志（定意）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永恒的旨意说成是他的预知，那么他当然已经完成了他所定意去做的天上地下的一切事情——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事情，甚至还有未来的事情。但是，在他定意发生他在万古之前所预知和安排的事情的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会说：上帝定意的时候就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发生，甚至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发生，我们就会说，如果上帝愿意，它就会发生，这并不是因为上帝那时会有一个他以前没有的新旨意，而是因为在他不可改变的旨意中从亘古就已预备好的那件事，到时就会实现。

=====

=====

=====

=====



### 第三章

#### 关于圣徒永远蒙福、恶人永远受罚的应许

因此，且不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就像我们现在在基督身上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句话“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应验了一样，上帝应许同一民族的那句话也要应验了，他借先知之口说：“在坟墓里的必复活”，又说：“必有新天新地”：“因为我要以耶路撒冷为喜乐，以我的子民为喜乐。我要使耶路撒冷喜乐，使我的百姓喜乐，哭泣的声音也必消失。在她里面不再有哀声”。另一位先知也做出了同样的预言“那时，你的子民必得释放，凡被发现写在书上的、睡在地上尘土中（或有人解释为“睡在土堆中”）的许多人必醒，有的得永生，有的受羞辱和永远的蔑视”。同一位先知在另一处写道“至高者的圣徒必夺取国度，永远拥有国度，甚至直到永永远远。”再过一会儿，他又说：“他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我在第二十卷书中提出了与同一主题有



在极力反对肉身复活。因为当他（西塞罗）断言赫拉克勒斯和罗穆卢斯的神化时，他说：“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被带到天上去；因为大自然不允许地球上的身体存在于地球以外的任何地方”。这就是智者的深奥推理，上帝知道他们的想法都是虚妄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灵魂，即没有任何躯体的灵，如果我们住在天上，对地上的动物一无所知，而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将通过某种奇妙的结合纽带与地上的躯体结合，并使它们有生命，那么，我们不是应该更加坚决地拒绝相信这一点，并坚持认为大自然不允许用肉体的纽带来维系无实体的物质吗？然而，地球上到处都是活灵活现的精灵，陆地上的躯体与它们息息相关，它们与它们有着奇妙的联系。那么，如果创造了这些生命的上帝也希望如此，那么，既然比所有肉体，甚至比天体都更为卓越的精神已经与尘世的肉体联系在一起，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尘世的肉体升华为天体呢？如果如此渺小的尘世微粒已经能够与比天体更好的东西（灵魂）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感觉和生命，那么天堂会不屑于接受或至少保留这种有知觉、有生命的微粒吗，因为它的生命和感觉来自比任何天体都更优秀的那一位？如果这一切现在还没有发生，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而这时机是由那位已经做了比这些人拒绝相信的事情更加奇妙的事情的主所决定的。我们为什么不更加惊奇比天体更高级的无体灵魂被束缚在尘世的躯体上，而惊奇于躯体虽然是尘世的、却被提升到一个虽然是天体但却有身体的居所，——除非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这一点，而且确实是这一点，尽管我们还不是那另一个奇迹，也从未见过它？当然，如果我们冷静



此感到震惊。如果这是件可信的事，那么就让那些不信的人看看他们是多么的呆板；如果这（即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是件可信的事，那么这（所有的死人会复活；上帝的子民会复活进入永生国度）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复活）是可信的，那么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得到了如此的赞誉。在这里，我们有两个不可思议：一是我们的身体复活到永恒，二是世人竟然会相信如此不可思议的事；而这两个不可思议的事，在其中一个还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已经预言会发生。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中的一件已经发生了（即基督复活与升天），因为世人已经相信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剩下的一件也会发生、而且世人相信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本身也会发生感到绝望呢？因为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世人相信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两件事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我们看到已经发生，另一件我们相信将会发生；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圣经中的预言，而世人正是通过圣经才相信了这两件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赢得世人信仰的方式更加不可思议。这些人（基督使徒）没有受过任何通识教育，没有任何异教徒的高雅学识，不精通语法，没有辩证法的武装，没有修辞学的装饰，只是普通的渔夫，而且人数很少。如果你愿意，或者因为你应该高兴，让我们在前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外，再加上第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们有三件不可思议的事，它们都已经实现了。（1）耶稣基督以肉身复活，并以肉

身升天，这是不可思议的；（2）世人竟然相信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不可思议的；（3）出身卑微、地位低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极少数人，竟然能够如此有效地说服世人，甚至说服世人中的有识之士，相信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三个“不可思议”中，与我们辩论的人拒绝相信第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看到第二个，如果他们不相信第三个，他们就无法解释第二个。毋庸置疑，基督的复活，以及他带着复活时的肉身升天，已经在全世界被传扬和相信。

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可信，又怎么会在全世界都得到了相信呢？如果一些高贵、尊贵、博学的人说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不遗余力地公布他们所见证的一切，那么世人相信这一切并不奇怪，但拒绝相信却是非常顽固的；但是，如果世人真的相信了几个默默无闻、不起眼、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基督使徒），他们说并写下了他们亲眼所见，那么，一小撮头脑有问题的人（那些不愿意相信复活的人）竟然反对整个世界的（基督教）信条，拒绝相信他们（基督徒），这难道不是没有道理的吗？如果世人都相信少数出身卑微、地位低下、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是因为在这类可鄙的见证人身上，事情本身的神性显得更加明显。事实上，使他们的信息具有说服力的口才是由奇妙的行为而非言语组成的。因为他们（基督徒）没有看见基督肉身复活，也没有看见他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天，却相信了那些讲述自己如何看见这些事的人（基督使徒），他们不仅用言语，还用奇妙的神迹作见证。他



们知道那些人只会一种或最多两种语言，却听到他们说万国的语言，这让他们感到惊奇。他们看到一个从娘胎里就瘸腿的人、在四十岁时，一听到他们奉基督的名说的话，就能站起来；从他们（基督使徒）身上取下的手帕有治病的功效；无数身患各种疾病的人，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被摆成一排，让他们的影子在他们行走时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立刻就得到了健康；他们奉基督的名行了许多其他惊人的神迹；最后，他们甚至让死人复活。如果承认这些事情是如实发生的，那么除了这三个不可思议之外，我们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让人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积累了无数不可思议的神迹的见证，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撼动这些怀疑论者的可怕固执。但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些神迹是基督的使徒为了使他们对他的复活和升天的传道获得信任而创造的，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一个伟大的神迹（即基督复活与升天）就足够了，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不需任何其他神迹。

=====

=====

=====

=====

=====

=====

=====

---

---

---

## 第六章

罗马将其创始人罗穆卢斯奉为神，因为罗马爱他；而教会爱基督，因为教会相信他是神。

在此，让我们重温一下塔利（即西塞罗）对罗穆卢斯的神化被信以为真表示惊讶的这段话。我将原话照录：“在罗穆卢斯身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据说成神的人生活在教育程度较低的时代，那时人们更倾向于神话，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被说服相信任何事情。但罗穆卢斯的时代距今不过六百年，文学和科学已经消除了无文化时代的错误”。稍后，他（西塞罗）又提到了罗穆卢斯，大意如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荷马早在罗穆卢斯之前就已盛行，现在个人的学识如此渊博，启蒙如此普遍，几乎没有给寓言留下任何空间。因为古代承认寓言，有时甚至是非常拙劣的寓言；但这个时代（罗穆卢斯时代）已经开明到足以拒绝任何不具有真理气息的东西”。图利乌斯-西塞罗（M. Tullius Cicero）是最博学的人之一，当然也是最雄辩的人，他说，人们相信罗穆卢斯的神性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开明到不会接受虚构的东西。但是，除了罗马之外，谁会相信罗穆卢斯是神呢？后

来，后代人必须保留他们祖先的传统；在这种迷信的熏陶下，国家才能发展壮大，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才能从有利的位置将这种信仰强加给它所统治的所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可能不相信罗慕路斯是神，但至少会这样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冒犯他们的宗主国（即拒绝给予其创始人罗马所赋予的头衔）。虽然基督是这座永恒天城的创建者，但这座天城并不是因为由他创建才相信他是神，而是因为相信他，所以由他建立。罗马城在建造和献祭之后，在圣殿里把它的创建者当作神来崇拜；而这座耶路撒冷却把基督——它的神——作为它的根基，以便继续建造和献祭。前者爱它的创始者，因此相信他是神；后者相信基督是神，因此爱他。前一个城市的爱是有前因后果的，它相信即使是虚假的尊严也会附着在它所爱的对象身上；同样，后一个城市的信仰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它爱的是真正的尊严，而这种尊严是正确的信仰，而不是轻率的臆想所赋予它的对象的。因为，且不说证明基督是神的众多非常惊人的神迹，还有预示他的神圣预言，这些预言最值得相信，既然已经实现，我们就不必像祖先们一样等待它们的验证了。另一方面，关于罗穆卢斯，关于他建立罗马并在其中统治，我们读到或听到的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叙述，而不是事先预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于他被众神接受的事，历史只记载了人们相信这一点，并没有将其作为事实陈述；因为没有任何神奇的迹象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性。至于那只据说哺育了孪生兄弟的狼，人们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又如何证明它是神呢？因为即使这只狼是一只真正的狼，而不是一只普通的驯兽，但它也哺育

了兄弟俩，而雷默斯并没有被认为是神。此外，还有什么能阻止任何人断言罗穆卢斯、赫拉克勒斯或任何这样的人是神呢？又有谁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放弃相信他是神呢？难道没有一个国家把罗穆卢斯奉为神灵，除非是出于对罗马名字的恐惧？但是，有多少人宁可选择最残酷的死亡，也不否认基督的神性呢？因此，人们认为（也许不是毫无根据的）各国人心中可能存在着对罗马的一些愤怒的恐惧，这种恐惧迫使一些臣服于罗马的国家把罗穆卢斯当作神来崇拜；而人们所恐惧的，不是轻微的精神打击，而是严厉的各种惩罚。

然而，全世界无数的殉道者不仅崇拜基督，而且还承认基督是神。基督之城虽然还只是一个在此世作寄居客旅的，却拥有无数的市民，他们（基督徒）并没有为了暂时的安全而向不敬神的迫害者开战，而是宁愿通过避免战争来赢得永恒的救赎。他们被捆绑、被监禁、被殴打、被折磨、被烧死、被撕碎、被屠杀，但他们仍在繁衍。除了为救世主的缘故而蔑视自己暂时的救赎之外，他们没有为永恒的救赎而战的权利。

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西塞罗在他的《共和论》第三卷中指出，一个一流的强国不会参与战争，除非是为了荣誉或安全。关于安全问题以及安全的含义，他在另一处作了解释，他说：“个人常常以迅速的死亡来逃避贫困、流放、束缚、祸害以及最麻木不仁的人也会感受到的其他痛苦。但对国家来说，死亡似乎使个

人摆脱了一切惩罚，但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因为国家的构成应该是永恒的。因此，死亡对共和国来说并不像对人一样自然，对人来说，死亡不仅是必要的，甚至常常是可取的。但是，当一个国家被摧毁、被抹去、被消灭的时候，就好像（把大事比作小事）整个世界都灭亡和崩溃了一样”。西塞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和柏拉图主义者一样，相信世界不会灭亡。因此，人们一致认为，根据西塞罗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该为了安全而进行战争，这样才能使国家永久地存在下去，尽管其公民会发生变化；就像橄榄树、月桂树或任何此类树木的叶子是常年生长的一样，老叶会被新叶所取代。正如他所说，死亡不是对个人的惩罚，而是使他们免于所有其他惩罚，但死亡是对国家的惩罚。因此，我们有理由问，萨冈提尼人选择让整个国家灭亡，而不是对罗马共和国背信弃义，这样做对不对？但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接受，西塞罗告诉我们，除非是为了安全或荣誉，否则不得发动战争；他也没有说，如果发生了不损失一方就无法保全另一方的情况，这两者中哪一个更可取。很明显，如果萨冈提尼人选择了安全，他们就必须背弃信仰；如果他们坚守信仰，他们就必须拒绝安全。但是，上帝之城的安全是这样的，它可以通过信仰保留下来，或者说通过信仰获得；但如果放弃信仰，就没有人能够获得它。正是这种最坚定、最忍耐的精神造就了那么多崇高的殉道者，而罗穆卢斯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为他的神性而死。





但为什么现在不再行了呢？我可以回答说，在世人信主之前，为了让世人信主，神迹是必要的。如今，无论谁要求看到神迹以便相信，他自己就是一个大神迹，因为他不相信，尽管全世界都相信。但他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唯一目的，就是影射以前的那些神迹也从未出现过。那么，为什么到处都在庆祝基督复活和升天，人们对他的复活和升天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呢？在一切不可能都被否定的开明时代，世人怎么会在没有任何神迹的情况下，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或者他们会说，这些事情是可信的，因此被相信了？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相信呢？因此，我们的论证是一个总结性的论证——要么是没有亲眼目睹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世人相信了——其他的、既发生了、又亲眼目睹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要么是这件事情是如此可信，以至于不需要奇迹来证明它，因此判定这些不信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怀疑论。为了驳斥这些最轻率的反对者，我可以这么说。但我们不能否认，许多神迹都是为了证实基督升天和他复活时的肉身这一个伟大而健康的神迹。因为我们这些最值得信赖的书籍在叙述中既包含了所创造的神迹，也包含了它们所证实的信条。神迹的公布是为了让人们产生信仰，而产生的信仰又让神迹更加显赫。因为在会众中宣读这些神迹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它们，但如果人们不相信它们，它们就不会被宣读。因为即使是现在，以基督的名义，无论是通过他的圣礼（圣餐之礼），还是通过他的圣徒的祈祷或遗物，都会创造出奇迹；但这些奇迹并没有如此辉煌和显眼，以至于使它们像伴随着以前的奇迹那样荣耀地公布于众。因为圣书的正典已经广



为传播，但这些现代奇迹却鲜为人知，甚至连奇迹发生地也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充其量也只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因为经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奇迹，而其他人却一无所知，特别是如果这个国家很大的话；当这些奇迹被报告给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时，没有足够的权威给予它们迅速和坚定的信任，尽管它们是由信徒报告给信徒的。

我在米兰时，那里曾发生过一个奇迹，一个盲人因此而重见光明，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因为米兰不仅是一座大城，而且当时皇帝也在那里，许多人都目睹了这件事的发生，他们都聚集在殉道者普罗塔修斯和热尔瓦修的遗体旁，这两具遗体长期以来一直被掩盖着，无人知晓，但现在主教安布罗斯在梦中知道了这件事，并被发现了。凭借这些遗物，那个瞎子的黑暗被驱散了，他看到了白昼的光明。

但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还有谁知道对前副省长伊诺森提乌斯的治疗，那是在迦太基，当着我的面，在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治疗？因为当我和我的兄弟阿利比乌斯来到迦太基时，他们虽然还不是牧师，但已经是上帝的仆人了。他从国外来，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虔诚。医护人员正在为他治疗瘰管病，他的直肠里有许多错综复杂的瘰管。他已经接受过一次手术，外科医生们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为他解除痛苦。在那次手术中，他遭受了长期持续的剧烈疼痛；然而，在肠道的

众多褶皱中，有一个褶皱却完全逃过了手术医生的眼睛，尽管他们本应该用刀将其切开，但却从未触及。就这样，虽然所有被打开的肠子都被治愈了，但这个肠子却依然如故，让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病人因为耽误了时间而产生了怀疑，他非常害怕第二次手术，而另一个医生——他自己的佣人——告诉他必须接受第二次手术，尽管这个人甚至没有被允许目睹第一次手术，而且被逐出了家门，好不容易才被允许回到他愤怒的主人面前，病人突然对外科医生说：你们要再给我开一次刀吗？你们终究还是要实现那个你们甚至不允许他在场的人的预言吗？”外科医生们嘲笑这个不熟练的医生，并用善意的言辞和承诺安抚病人的恐惧。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们仍然坚持承诺，他们会不动刀，用药物治好瘻管。他们又请来了另一位在该领域享有盛誉的老医师阿摩尼乌斯（因为当时他还活着）；他检查了瘻管的部位后，保证他们的护理和技术会带来和他们一样的结果。有了这样的权威，病人变得信心十足，好像已经康复了一样，还对他的家庭医生说了一些俏皮话，因为医生曾预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长话短说，就这样徒劳无功地过了好几天之后，外科医生们疲惫不堪、无所适从，最后不得不承认，只有用刀子才能治好他的病。他因过度恐惧而激动不已，吓得脸色苍白。于是，他命令他们离开。

他想叫来一个亚历山大人，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术者，让他来做他的愤怒所不允许他们做的手术。但是，当他

来到这里，用专业的眼光检查了他们精心工作的痕迹后，他表现出了一个好人的风范，说服他的病人让这双手满意地完成了他的治疗，因为这双手以令他钦佩的技巧开始了他的治疗、他补充说，毫无疑问，他唯一的治愈希望就是动手术，但是，如果他只做了一点余下的工作就赢得了治愈的功劳，而把那些精湛的技术、细心和勤奋的人的报酬抢走，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本性，当他看到他们工作的痕迹时，他不能不钦佩他们。因此，他们再次受到接见，并商定当着亚历山大人的面，由他们为瘰管动手术，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只有用刀子才能治愈瘰管。手术推迟到第二天进行。但当他们离开后，屋子里响起了哀嚎声，与主人的过度绝望相呼应，在我们看来就像葬礼上的哀乐，我们几乎无法压抑。圣徒们有每天去看望他的习惯；撒托尼努斯（Saturninus），他是当时乌萨利的主教，还有长老盖洛苏斯（Gelosus），以及迦太基教堂的执事们；其中还有奥勒留主教（Aurelius），他们当中只有他还活着，我们将以应有的敬意来称呼他，我经常和他谈起这件事，我们一起谈论上帝的奇妙作为，我发现他清楚地记得我现在所讲述的事情。那天晚上，当这些人按照惯例来看他时，他流着泪恳求他们，希望他们能赏脸在第二天参加他认为他的葬礼，而不是他的痛苦。因为他之前的痛苦让他感到恐惧，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死在外科医生的手中。他们安慰他，劝他相信上帝，像个男子汉一样坚定自己的意志。然后我们就去祷告了；但是，当我们按照通常的方式跪在地上弯下腰的时候，他却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就好像有人推倒了他。但是，他祈祷的方式，他祈祷的神情，他祈

祷的泪水，他祈祷的呻吟，他祈祷的啜泣，他祈祷的全身颤抖，他祈祷的几乎说不出话来，谁也说不清楚！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在祈祷，他们的注意力是否被他的这一举动完全转移了。就我自己而言，我根本无法祈祷。我只在心里简短地说了一句话：“主啊，如果你不听这些祷告，你会听你子民的什么祷告呢？”因为在我看来，除非他在祷告中死去，否则这个祷告就没有任何补充了。我们跪下起身，接受了主教的祝福后离开了，病人恳求他的探访者第二天早上到场，探访者则劝他保持清醒。可怕的一天到来了。上帝的仆人们如约而至；外科医生到了；情况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可怕的器械被制造出来；所有人都在惊奇和悬疑中注视着。当那些对病人最有影响力的人正在安抚他昏厥的精神时，他的四肢被摆放在沙发上，以适应操作者的手；绷带的结被解开；部分被暴露出来；外科医生检查它，并用手中的刀急切地寻找要切开的窦道。他用眼睛寻找，用手指摸索，用各种方法检查：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窦道！我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大家的喜悦、赞美和对仁慈万能的上帝的感恩之情，大家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而不是描述！

在迦太基的同一座城市里，住着一位非常虔诚的妇女英诺森蒂娅，她是这个国家里地位最高的人。她的一个乳房得了癌症，医生说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因此，通常情况下，他们要么截肢，使患病部位与身体分离；要么放弃一切补救措施，听从希波克拉底的建议，使病人的生命得以延长，尽管即使稍有延迟，死亡也是不可

避免的。在复活节快到时，她在梦中得到指示，要她等待第一个受洗后从洗礼室走出来的女人，请她在她的疮上做基督的记号。她照做了，并立即痊愈。医生曾建议她，如果想多活一会儿，就不要用任何药方，当他检查完她的情况后，发现之前检查时患有这种病的她现在已经完全痊愈了，于是急切地问她用了什么药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急切地想找到一种能让希波克拉底的决定落空的药物。但当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时，据说他带着宗教般的礼貌，虽然语气轻蔑，表情却让她担心他会说出一些亵渎基督的话来，他回答说：“我以为你会给我带来什么重大发现”。她被他的冷漠吓了一跳，赶紧回答道：“基督治愈了癌症，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非常气愤，在那个著名的城市里，在一个肯定不是默默无闻的人身上发生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却没有被泄露出去。当她回答我说她并没有对这件事保持沉默时，我问她最熟悉的妇女们是否听说过这件事。她们告诉我，她们对此一无所知。“看吧，”我说，“你不保持沉默相当于什么，因为连那些和你如此熟悉的人都不知道。”由于我只是简单地听过这个故事，我让她把整个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其他妇女听了都非常惊讶，并赞美上帝。

同城的一位痛风病医生，当他自报姓名受洗时，在受洗的前一天，梦中出现的黑色毛发男孩禁止他在当年受洗，而后来这些男孩在洗礼的过程中医治了他，他不仅解除了折磨他的剧痛，还解除了

疾病本身，因此，尽管他后来活了很长时间，却再也没有患过痛风；然而，有谁知道这个奇迹呢？不过，我们知道，附近的少数弟兄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听到。

库鲁比斯的一位老喜剧演员在洗礼时不仅治好了瘫痪，还治好了疝气，从这两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后，他从重生之池中出来，就好像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一样。库鲁比斯以外的人有谁知道这件事，或者说，除了极少数可能在别处听到的人，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但是，当我们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就按照神圣的奥勒留主教的命令，让这个人来到迦太基，尽管我们已经根据一些人的消息确定了这个事实，但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话。

赫斯佩里乌斯（Hesperius）出身于特里布尼提亚家族，是我们的邻居，在富萨连地区有一个名叫祖贝迪的农场；他发现他的家人、牲畜和仆人都受到了邪灵的侵扰，于是在我不在的时候，他请求我们的长老们，让他们中的一个人跟他一起去，通过祈祷驱逐邪灵。一个人去了，在那里献上了基督的躯体，竭力祈祷，希望恶灵能够停止。由于上帝的怜悯，痛苦马上就停止了。现在，他从自己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从耶路撒冷带来的圣土，基督在那里被埋葬，第三天又复活了。他把圣土挂在卧室里，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是，当他的房子被恶魔侵袭后，他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理这些泥土；因为他对泥土的崇敬让他不愿意再把它放在卧室里了。碰巧，我和西尼塔的主教马克西米努斯，以及后来的我

的朋友们，都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泥土。我的同事就在附近。赫斯珀里乌斯让我们去拜访他，我们就去了。当他讲述了所有情况后，他恳求把土埋在某个地方，并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祈祷的地方，基督徒们可以聚集在那里敬拜上帝。我们没有反对，按照他的要求做了。附近有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瘫痪了，当他听说这件事后，恳求他的父母立即带他去那个圣地。当他被带到那里时，他做了祷告，然后就用自己的脚走了，病完全好了。

在距离希波-雷吉乌斯不到 30 里的地方，有一个叫维克多利亞纳的乡下小镇。那里有一座米兰殉道者普罗塔修斯和格瓦修斯的纪念碑。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在河边的水池里给马饮水时，被魔鬼附身。当他躺在纪念碑前，奄奄一息，甚至像个死人时，庄园主夫人带着她的女仆和宗教侍从，按照惯例进入这里做晚祷和赞美，他们开始唱赞美诗。一听到这个声音，年轻人就像触电了一样，被彻底唤醒了，他惊恐地尖叫着抓住祭坛，仿佛不敢或不能放手，又仿佛被固定或捆绑在祭坛上；他体内的魔鬼大声哀嚎，请求饶恕他，并坦白了他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占有这个年轻人的。最后，他宣称要离开他，并逐一说出了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威胁要在他离开时将这些部位肢解。但他的眼睛却掉在了他的脸颊上，一条细长的血管像树根一样垂了下来，原本黑色的瞳孔整个变成了白色。在场的人目睹了这一切（其他人也听到了他的哭声，并一起为他祈祷），虽然他们为他恢复了理智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他的眼睛感到悲伤，并说他应该去看

医生。但带他去看病的姐姐的丈夫说：“上帝驱逐了魔鬼，只要他的圣徒们祈祷，他的眼睛就能复原。”于是，他把掉下来的眼睛换了下来，用手帕把它绑在原处，并叮嘱他七天之内不要松开绷带。当他松开绷带时，发现他的眼睛非常健康。还有一些人也在那里痊愈了，但说起他们就乏味了。

我知道，希波的一位年轻女子用掺有为她祈祷的长老的眼泪的油膏涂抹自己，立刻就驱除了魔鬼。我还知道，一位主教曾为一个从未见过的患有恶魔的年轻人祈祷，结果他当场痊愈了。

我们在希波有个同乡，名叫弗洛伦提乌斯，是个虔诚而贫穷的老人，靠做裁缝养活自己。他的外衣丢了，又没有钱再买一件，于是他向二十殉道者祈祷，用清晰的声音乞求得到一件衣服。一些嘲笑他的年轻人碰巧在场，他们听到了他的话，在他离开时跟在他后面讽刺他，好像他向殉道者要了 50 便士来买一件衣服似的。他在年轻人善意的帮助下抓到了鱼，然后把鱼卖给了一个名叫卡托苏斯的厨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告诉他自己是如何得到这条鱼的，并得到了三百便士，他把这些钱放在羊毛里，让他的妻子施展她的技艺，为他做了一件大衣。但是，厨师把鱼切开后，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个金戒指；他立刻动了恻隐之心，也受到了宗教恐惧的影响，就把戒指给了那个人，说：“你看，二十殉道者给你穿上了衣服。”



当普罗佩勒斯主教把最光荣的殉道者斯蒂芬的遗物带到提比利斯的水域时，一大群人来到圣地迎接他。在那里，一位盲人妇女请求带她去见携带圣物的主教。主教把手中的鲜花送给了她。她立刻就看见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而她则带着各种喜悦的表情，走在他们前面，无需向导，继续前行。

西尼塔（Sinita）的主教卢西勒斯（Lucillus）在希波（Hippo）的附近，带着同一位殉道者的一些遗物游行，这些遗物被存放在西尼塔城堡里。他的瘰管病久治不愈，他的私人医生一直在寻找机会割除瘰管，但仅仅因为携带了那件圣物，他的瘰管病就突然痊愈了，至少后来在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到瘰管的痕迹。

居住在卡拉马的西班牙牧师欧查里乌斯长期患有结石。波西迪乌斯主教给他带来了同一位殉道者的遗物，使他痊愈了。后来，这位牧师又患上了另一种疾病，躺在地上已经死去，他们已经在捆绑他的双手。在同一位殉道者的帮助下，他起死回生了，神父的斗篷被从讲堂里拿来，披在了尸体上。

那里有一位名叫马蒂亚尔的老贵族，他对基督教非常反感，但他的女儿却是一名基督徒，而她的丈夫也在同一年接受了洗礼。当他生病时，他们流着泪祈求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但他断然拒绝，并怒气冲冲地把他们赶出了家门。女婿想到了去圣斯蒂芬讲堂，在那里诚心诚意地为他祈祷，希望上帝能给他一个正确的思想，

让他不再迟疑地信奉基督。他带着巨大的呻吟和泪水，带着诚挚的虔诚和火热的激情，做了这件事；然后，当他离开那个地方时，他拿了一些放在那里的鲜花，因为已经是晚上，就把它放在他父亲的头边，他父亲就这样睡着了。天还没亮，他就喊人去找主教。随后，当他听说他从家里来了，就请长老们来。在大家的欢喜和惊奇中，他说他信了，并接受了洗礼。只要他还在他的生命中，这些话一直挂在他的嘴边：“基督啊，接受我的灵魂吧！”尽管他不知道这是最有福气的司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他的遗言，因为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死了。

也是在那里，同一位殉道者（的遗物）治好了两个人的痛风病，一个是（天国）市民（即基督徒），另一个是陌生人（即还未信主的人）；但市民完全痊愈了，而陌生人只是被告知当疼痛再次出现时应该怎么做；当他听从了这个建议后，疼痛立刻缓解了。

Audurus 是一个庄园的名字，那里有一座教堂，教堂里有一座纪念殉道者斯蒂芬的神龛。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拉车的牛冲出了轨道，用车轮压住了他，他似乎马上就要咽气了。他的母亲把他抱起来，放在神龛前，他不仅苏醒过来，而且看起来毫发无损。

一位住在邻近的卡斯帕利姆（Caspalum）的女教徒在病重到绝望的时候，让人把她的衣服送到这个神社，但还没等衣服送回来，

她就去世了。然而，她的父母用这件衣服裹住了她的尸体，她的气息恢复了，病也就好了。

在希波（Hippo），一个名叫巴苏斯（Bassus）的叙利亚人在同一位殉道者的遗物前为他病危的女儿祈祷。他也带着女儿的衣服来到圣地。但就在他祈祷的时候，他的仆人从屋子里跑出来，告诉他女儿已经死了。然而，他的朋友拦住了他们，不让他们告诉他，以免他当众哀悼她。当他回到家里时，家里已经响起了家人的哀号声，他把随身携带的衣服扔在女儿的身上，女儿又恢复了生命。

在那里，一个人的儿子爱任纽（Irenæus）也病死了，他是我们的税吏之一。当他的尸体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人们正在准备最后的仪式时，在所有人的哭泣和哀悼声中，一位正在安慰父亲的朋友建议用同一种殉道者油膏抹他的尸体。于是，他苏醒了。

同样，在我们中间有地位的埃莱乌斯（Eleusinus），也把他死去的幼子放在他居住的郊区的殉道者神龛上，他流着泪在那里祈祷，祈祷之后，他抱起了还活着的孩子。

我该怎么办？我被完成这部著作的承诺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法记录我所知道的所有奇迹；毫无疑问，我们的一些追随者在读到我所叙述的内容时，会遗憾我遗漏了他们和我都肯定知道的那么多奇迹。现在，我请求这些人原谅我，并请他们考虑一下，如果我

把所有这些奇迹都讲述一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而完成我所承担的工作又迫使我不得不省略这些奇迹。因为如果我对所有其他奇迹都保持沉默，只记录这位殉道者——我指的是最光荣的司提反——在卡拉马和希波地区创造的医治奇迹，那将会写满许多卷书；然而，即使是这些奇迹也无法全部收集起来，只能收集那些已被写成文字公开传述的奇迹。当我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类似古代的神力存在的迹象时，我就希望能写出一些叙述，以免众人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些圣物第一次被带到希波-雷吉乌斯还不到两年，虽然它所创造的许多奇迹还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据我最确切的了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公布的奇迹已经达到了将近七十个。但在卡拉马，这些遗物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在那里有更多的神迹被公开报道，因此数量要多得多。

据我所知，在乌提卡附近的一个地方叫乌扎利，同样是这位殉道者创造了许多显赫的奇迹，他的遗物早在我们把它们运到希波之前，就根据埃沃迪乌斯主教的指示在那里安放了。但在那里，没有出版叙事诗的习俗，或者我应该说，以前没有，因为现在可能已经开始了。因为，我最近在那里的时候，一位名叫佩特罗尼亚的有身份的妇女，她的一场重病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征得上述地方主教的同意后，我劝她发表一篇文章，供人们阅读。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在她的叙述中插入了一个我不能不提的情况，尽管我不得不匆忙进入这部作品要求我讨论的主题。

她说，一个犹太人劝说她在衣服下面的皮肤上戴上一条束发带，束发带上戴着一枚戒指，戒指上的宝石不是宝石，而是一颗在牛肾里发现的石头。带着这个护身符，她向圣殉道者的门槛走去。但是，离开迦太基后，当她在巴格拉达河畔自己的庄园里住下，正准备起身继续赶路时，她看到自己的戒指躺在脚前。她非常惊讶地检查了束发带，当她发现束发带和原来一样，被结结实实地捆住时，她猜想戒指已经被磨破掉落了；但当她发现戒指本身也完好无损时，她猜想通过这个伟大的奇迹，她得到了某种治愈的保证，于是她解开束发带，把它和戒指一起扔进了河里。那些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没有破坏（马利亚）贞操就从母亲腹中出来，并在门被关上时进入门徒中间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个奇迹的；但让他们对这个奇迹进行严格的调查，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奇迹是真的，就让他们相信其他的奇迹吧。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嫁给了一位贵族。她住在迦太基。这座城市很显赫，这个人也很显赫，所以他们进行调查时一定会找到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位殉道者（司提反）本人，也就是她的祈祷使她痊愈的人，相信的是她（马利亚）那保持童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信的是在门被关上时进入门徒中间的那位；总之，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切，相信的是带着复活的肉身升天的那位（耶稣基督）；正是因为他为这一信仰献出了生命，他才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因此，即使是现在，仍有许多神迹被行出来，这与我们所读到的那些神迹是一样的。

但这些神迹并不那么为人所知，也不会像砾石一样，通过经常阅读而深深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至于无法忘怀。因为，即使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注意公开宣读受惠者的小册子，但在场的人只听过一次，许多人都不在场；因此，即使在场的人也会在几天内忘记他们所听到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向他不在场的人讲述他所听到的。

有一个奇迹在我们中间发生了，虽然它并不比我提到的那些奇迹大，但它是如此的明显和显眼，我想希波的居民没有一个不是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没有一个人可能会忘记它。卡帕多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里有七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他们的母亲是个新寡妇，因为他们（这十个儿女）对她做了一些错事而遭到了她的诅咒，她对此深恶痛绝，上天给了他们如此严厉的惩罚，以至于他们所有人都四肢发抖，面目狰狞。由于无法忍受同胞们厌恶的目光，他们几乎在整个罗马世界游荡，各奔东西。其中有两个人来到了希波，他们是一对兄妹，保卢斯和帕拉迪娅。他们来的时候离复活节还有十五天，他们每天都去教堂，特别是去祭拜最荣耀的司提反的遗体，祈祷上帝现在能够安抚他们，让他们恢复往日的健康。在那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有些人曾在别处见过他们，知道他们颤抖的原因，便在必要时告诉了其他人。复活节到了，在主日的早晨，当时有很多人在场，那个年轻人正扶着圣物所在的圣地的栏杆祈祷，突然他倒了下去，就

像睡着了一样躺着，但并没有像他睡觉时惯常做的那样颤抖。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有些人惊慌失措，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有人要把他扶起来，有人却阻止他们，说还是等一等，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他站了起来，不再颤抖，因为他已经痊愈，站得很好，扫视着那些扫视他的人。这时，还有谁不赞美上帝呢？整个教堂都充满了那些向他欢呼祝贺的人的声音。然后，他们向我跑来，我正坐在那里准备进教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涌了进来，最后进来的人把第一个人已经告诉我的消息告诉了我；正当我欢欣鼓舞，在内心感谢上帝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自己也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进来了，他跪倒在我的膝下，抬起头接受我的亲吻。我们走进会场：教堂里坐满了人，响起了欢呼声：“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每个人都加入进来，从四面八方喊道：“主已经治愈了他”。然后又用更大的声音喊。终于鸦雀无声，人们开始按照惯例诵读圣经。当我开始布道时，我说了几句与当时的场合和幸福快乐的心情相称的话，我并不想让他们听我讲道，而是想让他们思考上帝在这项神圣工作中的雄辩。那人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向我们仔细讲述了他自己、他母亲和他家人的灾难。因此，第二天，在布道之后，我答应第二天要把他的叙述读给大家听。复活节主日后的第三天，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让这对兄妹都站在我经常演讲的高处的台阶上；当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的小册子被读了出来。全场的人，不分男女，都看到哥哥站着，没有任何不自然的动作，而妹妹则四肢颤抖。在他身上，他们看到了值得祝贺的事情，在她身上，他们看到了祈祷的主题。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册子已经读

完，我吩咐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中离开；我开始对整件事进行更多的讨论，当我正在继续讨论时，忽然听到殉道者的坟墓里传来了其他声音，高喊着新的祝贺。我的听众转过身来，开始向坟墓跑去。那个年轻女人从她一直站着的台阶上下来后，就去向圣物祈祷，她还没碰到栅栏，就和她哥哥一样倒下了，就像睡着了一样，起来后又痊愈了。当我们还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欢呼声时，他们走进了我们所在的大殿，把她从殉道者的坟墓中抱了出来，她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时，男人和女人一起发出了惊奇的呼喊，赞叹声和泪水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她被带到她刚才还颤颤巍巍站着的地方。他们现在为她像她哥哥而高兴，就像他们以前为她仍然不像她哥哥而悲伤一样；由于他们还没有为她祈祷，他们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很快就被听到了。他们无声地高声赞美上帝，但声音之大，我们的耳朵几乎无法承受。在这些欢欣鼓舞的人们心中，除了司提反为之流血的对基督的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呢？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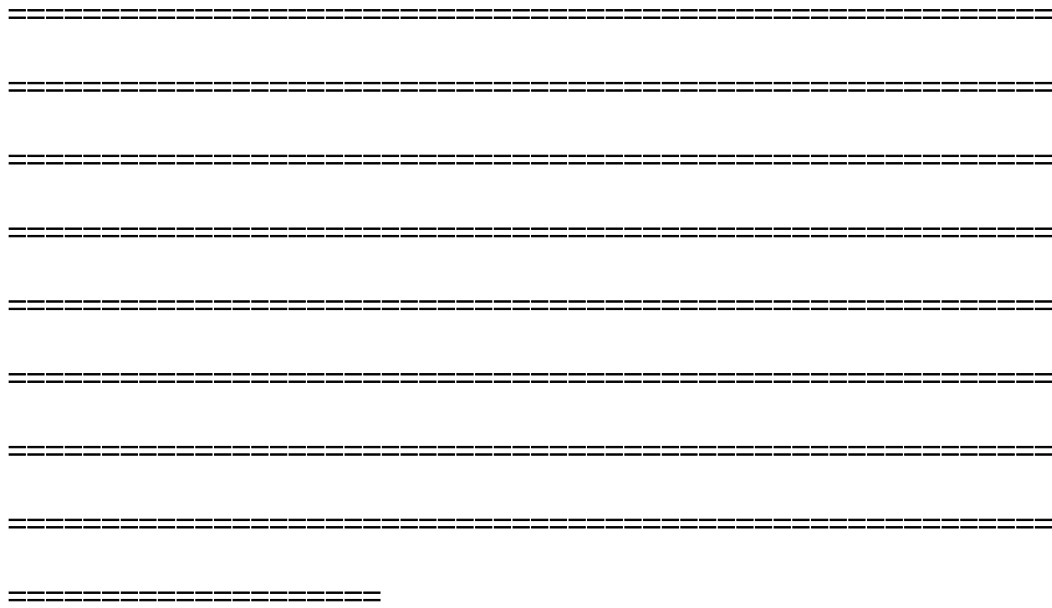
---

## 第九章

殉道者以基督的名义所行的一切神迹，都见证了殉道者对基督的信仰。

这些神迹见证了什么呢，不就是见证了传扬基督肉身复活并升天的信仰吗？因为殉道者本身就是殉道者，也就是说，他们是这一信仰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吸引了世人对他们的仇恨，他们不是通过抵抗而是通过死亡征服了世人。为了这个信仰，他们死了，现在可以从主那里得到这些好处，因为他们是以主的名义被杀的。因为这个信仰，他们表现出了奇妙的恒心，因此在这些神迹中彰显出了巨大的能力。如果肉身复活得永生没有在基督里发生，也没有在他的子民里实现，正如基督或预言基督要来的先知们所预言的那样，为什么那些因这宣告复活的信仰而被杀的殉道者会拥有如此大的能力呢？因为是上帝自己以那种奇妙的工作方式创造了这些奇迹，虽然他自己是永恒的，但却在时间中产生了效果；并且他通过仆人创造了这些奇迹，——如果是这样，他（上帝）是否利用了殉道者的灵魂，就像他利用仍在肉体中的人一样，还是通过天使创造了所有这些奇迹，他对天使施加了无形、不变、

无体的控制，所以说殉道者所做的事不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而只是通过他们的祈祷和请求；或者，最后，有些事情是以一种方式完成的，而另一些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的，以至于人类根本无法理解它们——尽管如此，这些神迹证明了这一宣扬肉身复活得永生的信仰。



## 第十章

殉道者为了让人们崇拜真神而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比恶魔更值得尊敬，因为恶魔（偶像众神）创造奇迹是为了让人们把他们自己当成神。

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对手开始把他们的神（偶像众神）与我们的

死人（殉道者）相提并论，也许他们会说他们的“神”也做过一些奇事。或者他们还会说，他们的“神”是从死人中抽取出来的，比如赫拉克勒斯、罗慕卢斯，以及其他许多他们认为已经被纳入神的行列的人。但我们的殉道者不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殉道者和我们都只有一个神，而且是同一个神。然而，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神庙所创造的奇迹与我们的殉道者的坟墓所创造的奇迹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如果说它们看起来相似，那也是他们的神被我们的殉道者打败了，就像法老的法师被摩西打败一样。实际上，恶魔们创造这些奇迹的时候，带着他们渴望成为万国之神的那种不纯粹的骄傲；但是殉道者们创造了这些奇迹，或者说是上帝在他们祈祷和帮助的时候创造了这些奇迹，目的是为了激发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相信他们（殉道者）不是我们的神，而是要敬拜与他们同在的一位上帝。总之，他们（那些异教徒）为他们的这些神（偶像众神）建造了庙宇，设立了祭坛，任命了祭司，指定了祭品；但我们为我们的殉道者建造的不是庙宇，好像他们是神，而是为那些灵魂与神同在的死人（殉道者）建造的纪念碑。我们也不在这些纪念碑前设立祭坛，而是把献祭的心献给——殉道者们和我们自己所敬拜的那唯一的——上帝；在这个祭祀中，他们（殉道者）作为上帝的子民，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被点名，他们因信靠上帝而征服了世界，但献祭的祭司并不对他们敬拜、祈求。因为他献祭的对象是上帝，而不是他们，尽管他是在他们的纪念碑前献祭的；因为他是上帝的祭司，而不是他们的祭司。祭品本身也是属基督的躯体，它不是献给他们（殉道者）的，因



## 第十一章

柏拉图主义者从元素的物理重量出发，认为地上的躯体不能居住在天堂。

这些推理者“主知道他们的思想是虚妄的”，他们从元素的重量出发来反对上帝的这一伟大恩赐；因为他们的大师柏拉图教导他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元素，也是彼此距离最远的两种元素，是由空气和水这两种中间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说，既然土是元素中的第一元素，从系列的最底层开始，第二元素是在土之上的水，第三元素是在水之上的空气，第四元素是在空气之上的天，那么土的身体就不可能生活在天上；因为每个元素都是有姿态的。

看吧，人类的虚弱与虚荣，是以怎样的理由与上帝的全能相抵触的！那么，既然空气是地球的第三元素，那么这么多尘世的躯体在空气中做什么呢？除非上帝赋予鸟类的尘世躯体以轻盈的羽毛和翅膀，使它们能够在空中飞翔，否则，他就无法赋予不朽的人类躯体以在最高的天堂中栖息的能力。地上的动物也不能飞，其中包括人，根据这些条件，它们应该生活在大地之下，就像水中的动物鱼类生活在水底一样。那么，为什么地球上的动物不能生活在第二元素，即水中，而可以生活在第三元素中呢？为什么尽

管它（动物）属于土，但如果它被迫生活在紧挨着土的第二种元素（水）中，而不是生活在第三种元素（空气）中、又不能离开土，那么它就会（在水中）立即窒息呢？是元素的顺序有误，还是错误在于它们的推理，而不在于事物的本质？我不再重复我在第十三卷书中所说的话了，“许多尘世的躯体虽然像铅一样沉重，却从工人的手中得到了一种使它们能够在水中游泳的形状”；然而，有人却否认全能的工人能够赋予人体一种特性，使它能够进入天堂并住在那里。

但是，对于我前面所说的话，他们却无话可说，即使他们引进并充分利用了他们所相信的元素的这种顺序。因为如果顺序是地第一，水第二，空气第三，天第四，那么灵魂就高于一切。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是第五个身体，而柏拉图则否认灵魂是身体。如果灵魂是第五个躯体，那么它当然会凌驾于其他躯体之上；如果灵魂根本不是躯体，那么它就更加凌驾于所有躯体之上。那么，它（灵魂）在尘世的身体里做什么呢？这个比其他一切都要纤细的灵魂，在这样一团物质中又能做什么呢？最轻盈的物质（灵魂）在这沉思中做什么？最敏捷的物质在这迟缓中做什么？如果现在尘世的躯体能把灵魂留（束缚）在下面，那么有一天灵魂不也能把尘世的躯体升到天上吗？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他们反对我们的殉道者的神迹，说它们是他们的神创造的，难道这些神迹就不能为我们造势，帮助我们论证吗？

如果说他们的神有什么奇迹是伟大的，那么瓦罗提到的一个圣母处女的奇迹肯定是伟大的，当她受到不贞的诬告而岌岌可危时，她用筛子装满台伯河的水，然后把水送到她的法官那里，而且没有任何部分漏掉。是谁保持了筛子里水的重量？是谁阻止了水滴从这么多的孔中落下？他们会回答：某个神或某个恶魔。如果是神，他比创造世界的神更伟大吗？如果是恶魔，他比侍奉创造世界的上帝的天使更强大吗？那么，如果一个较小的神灵、天使或魔鬼都能承受这种液体元素的重量，以至于水似乎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么全能的上帝——他自己创造了所有的元素——难道不能消除尘世躯体的沉重感，让复活的躯体居住在复活之灵所喜欢的任何元素中吗？

同样，既然他们让空气处于火与水之间的中间位置，为什么我们常常发现空气处于水与水、水与土之间呢？他们是怎么解释那些水云的？我想知道，在非常狂暴的暴风雨在空中冲向大地之前，是通过怎样的重量和元素的顺序悬浮在地球上空的云层中的？此外，如果空气的位置在天空和水之间，就像水的位置在天空和大地之间一样，那么为什么在整个地球上，空气都在最高的天空和大地之间呢？

最后，如果元素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就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火和土这两个极端通过空气和水这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火占据天空的最高处，土占据最低处，或者说是世界的基础，因此土不

可能在天上，那么火怎么会在地上的呢？根据这种推理，土和火这两种元素应该被限制在各自的位置上，即最高处和最低处，以至于最低处不能上升到最高处，最高处也不能下沉到最低处。因此，正如他们认为天空中没有或永远不会有一粒土，我们也不应该在大地上看到一粒火。但事实上，火不仅存在于地上，甚至存在于地底下，以至于山顶都能吐出火来；此外，我们还看到火存在于地上，供人类使用，甚至是从地上产生的，因为火是从木头和石头中点燃的，而木头和石头毫无疑问都是土体。但他们说，那（上）火是宁静的、纯洁的、无害的、永恒的；而这（地）火却是浑浊的、冒烟的、腐朽的、败坏的。但是，它不会腐蚀它不断肆虐的山脉和地洞。既然地火与其他的火如此不同，以至于适合它在地上的位置，那么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们相信地上的物体的性质有一天会变得不腐朽，适合于天空，就像现在的火是腐朽的，适合于大地呢？因此，他们从各种元素的重量和排列顺序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全能的上帝不可能使我们的身体居住在天空中。





---

---

---

## 第十二章

反对不信者对基督徒肉身复活信仰的诽谤。

但他们的方式是假装慎重焦虑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我们肉身复活的信仰进行嘲弄，他们问：堕胎会复活吗？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至朽坏。”那么，所有的身体是否都有同等的身材和力量，还是会有大小的差别呢？如果是平等的，那么那些堕胎，假设他们会复活，又该从哪里获得所说的、在这里所没有的“体积”呢？如果说他们（堕胎）不复活是因为他们不是被生下来而是被赶出去的，那么他们就会对那些在孩提时代就死去的孩子提出同样的问题，问我们他们的身材从何而来，而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这样的身材；因为我们不会说那些不仅被生下来，而且还重生了的人不会复活。然后，他们又问，这些平等的身体应该有多大。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像这个世界上最高大的人一样高大，他们就会问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要得到他在这里所拥有的东西，那么不仅是孩子，还有许多成年的人都要得到他们在这里所没有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使徒说，我们都要到“基督丰盛的时代”，或另一句话，“他所预

定要效法他儿子形像的人”，是指基督身体的身量和大小将成为所有在他国度里的人身体的尺度，那么，他们说，许多人的身量和高度一定会减少；如果连身体本身都失去了那么多，那么“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至枯干”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此外，人们可能会问，就头发本身而言，理发师剪下的头发是否都会恢复呢？如果要恢复，谁会不为这种畸形而退缩呢？就像指甲也会被剪掉一样，身体上也会重新长出许多为了美观而被剪掉的东西。那么，它的美将何去何从呢？在不朽的状态下，它的美肯定要比在这腐朽的状态下大得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恢复到身体上，它们就一定会消亡；那么，他们说，一根头发怎么不会消亡呢？同样，他们还推论肥胖和瘦弱；因为如果人人平等，那么肯定不会有人肥胖，有人瘦弱。因此，有些人会有所得，有些人会有所失。因此，不是简单地恢复以前存在的东西，而是一方面增加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失去以前存在的东西。

关于尸体腐烂和溶解的难题也是如此。有的被野兽吃掉，有的被火烧掉，有的因海难或溺水而死，尸体腐烂成液体，这些难题让他们惊恐万分，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溶解的元素都无法再聚集起来，重新组成一个身体。他们还热衷于利用意外或出生所造成的一切畸形和瑕疵，并因此带着恐怖和嘲笑举出畸形的出生，并询问是否每一种畸形都会在复活时保留下来。因为如果我们说，人的身体里不会再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引用我们断言在主基督复活的身体上发现的伤痕来反驳我们。但是，在所有这些





## 第十四章

婴儿是否会以他们长大后的身体复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因为主说：“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至朽坏”，这句话断言所拥有的一切都将不缺，但没有说所不拥有的一切都将得到。对于死去的婴儿来说，他缺少的是完美的身材；因为即使是完美的婴儿也缺少完美的身材，因为他还可以继续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拥有这种完美的身材，以至于他们在受孕和出生时就拥有这种身材、-就像所有的身体器官都潜在地存在于种子中，尽管在孩子出生后，其中的一些器官，比如牙齿，可能还不存在。在每种物质的这一精髓原则中，似乎存在着万事万物的开端，这些开端还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出现，或者说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因此，将要长高或长矮的孩子已经长高或长矮了。在身体复活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需要担心身体的损失；那奇妙的工人既然是创造者，他（上帝）自己从无到有创造了万物，为什么会缺少使万物增加的方法呢？

=====

=====

=====

=====









## 第十七章

妇女的身体在复活时是否会保留自己的性别。

从“直到我们都成了完全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和“照着神儿子的形像”这两句话中，有些人得出结论说，女人复活时不会是女人，而是所有人都会是男人，因为神造人时是出于土，造女人时是出于男人。就我而言，他们似乎更明智，他们毫不怀疑男女都将复活。因为将不会有情欲，而情欲正是现在造成混乱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犯罪之前，男人和女人都是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因此，淫欲将从这些身体中消失，而天性将得到保护。女人的性别不是罪恶，而是（美好的）天性。到那时，女人的性将超越肉体的交合和生儿育女；然而，女性的肢体将不再适应旧的用途，而是适应一种新的美，这种美不但不会激起现已灭绝的情欲，反而会让人赞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因为上帝既创造了没有的东西，又使他创造的东西免于堕落。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初，女人是用男人熟睡时从他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因为那时基督和他的教会似乎就应该在这件事上有预表。因为人（亚当）的沉睡就是（预表）基督的死亡，当他毫无生气地挂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侧身被长矛刺穿，从那里流出血和水，我们知道这些就是圣礼（圣餐之礼），教会就是通过这些圣礼“建立起来的”。因为圣经用的就是这个词，不是说“他塑造”或“造就”，而是说“把她造就成一个女人”；因此，使徒也提到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

教会的造就。因此，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上帝的造物；但通过她从男人那里被创造出来，合一性得到了赞扬；如前所述，她被创造的方式预示着基督和教会。那么，创造两性的神将恢复两性。当否认复活的撒都该人问耶稣，按照律法的规定，七兄弟中哪一个应该娶他们相继娶来为兄弟生子的女人为妻时，耶稣自己也说：“你们错了，不知道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虽然这是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说，你们所打听的那个女人本身将（在复活以后）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但他没有说任何类似的话；而是说：“在复活的时候，他们既不娶，也不被嫁，而是像上帝在天上的天使一样”。他们将在不朽和幸福上与天使同等，而不是在肉体上，也不是在复活上，天使不需要复活，因为他们不会死。于是，主没有说复活后将没有女人，而是说人将在复活以后没有婚姻；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这一否认的：——如果他真的已经预见到这一点，那么否认女性的存在，就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但事实上，他甚至肯定了性别的存在，他说：“他们不嫁”，这只能适用于女性；“他们也不娶”，这适用于男性。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人习惯于嫁娶，只是他们在（天国）那里不会有这样的婚姻。

=====

=====

=====

=====

---

---

---

---

---

---

---

---

---

---

## 第十八章

关于完全人，即基督；关于他的身体，即教会，也就是他的丰富。

为了理解使徒说我们都将归于完全人的意思，我们必须考虑整段经文的联系，它是这样写的：“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看哪，完全人就是头和身体，身体是由所有的肢体组成的，这些肢体在各自的时间里都会完全。但在教会建立的过程中，每天都有新的肢体加入到这个身体中来，对教会说：“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肢体”，又说：“为他身体的缘故”，“身体就是教会”；又说：“我们虽有许多人，却是一个头，一个身体”。正是为了造就这个身体，这里也说：“为要成全圣徒，为要作传道的工，为要造就基督的身体。”然后，又加上了我们现在所讲的那段话：“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合而为一，成为完全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等等。他说：“叫我们凡事长成他的样式，就是基督。肢体各司其职，按着各部分的尺寸有效地工作，使全身合而为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度量，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个身体的丰满也有一个度量，“满了基督的年岁”说的就是这个度量。他在论到基督时也提到了这个丰满，“赐给教会为元首，统管万有，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丰满，充满了万有。”但即使这是指每个人复活的形式，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把明确对男人说的话应用到女人身上，把两性都理解为包括在“男人”这个总称之下呢？因为在“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中，敬畏耶和华的女人当然也包括在内。



## 第十九章

在今生有损于人的美貌的一切身体上的瑕疵都将在复活时被除去，身体的天然物质依然存在，但其质量和数量都将改变，从而产生美貌。

一旦明白了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消亡以至于造成身体的畸形，那么同时也就明白了，那些会因比例过大而造成畸形的东西将被添加到身体的整体中，而不是添加到那些会因此破坏比例美感的部分中。就像用粘土做了一个器皿之后，如果想用同样的粘土重新做一个，就不需要用做柄的那部分粘土来做新的柄，也不需要用来做底的那部分粘土来做新的底，而只需要用整个粘土来做整个新的器皿，不能有任何一部分粘土没有用过。因此，如果被剪掉

的头发和被剪掉的指甲恢复原样会导致畸形，那么它们就不会恢复原样；然而在复活的时候，没有人会失去这些部分，因为它们将变为同样的肉体，它们的实质被如此改变，以保持身体各部分的比例。然而，我们的主说：“你们的头，一根毫毛也不至朽坏”，可能更适合解释为头发的数量，而不是长度，正如他在其他地方说的：“你们的头，一根毫毛都数过了”。我之所以这样说，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身体的任何自然部分都会消亡，而是因为无论它有什么畸形，用来显示我们凡人所处的受惩罚的境况，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恢复，即在实质完全保留的同时，畸形也会消亡。因为即使是人类的工人，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制作了一尊畸形的雕像，他也可以将其重塑，使其变得非常美丽，而这并不会使雕像的任何部分受损，只会使畸形消失，比如说，如果他可以去掉某些不合适或不相称的部分、不是把这一部分从整体中切割和分离出来，而是把整体分解和混合，在不减少材料数量的情况下去除瑕疵，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全能的工人（上帝）给予同样高的评价吗？他难道不能消除人体的一切畸形，无论是普通的畸形还是罕见的畸形，这些畸形虽然与今生的悲惨生活有关，但与未来的福分无关；他难道不能消除这些畸形，在消除自然的但不体面的瑕疵的同时，使自然的物质不致减少吗？

因此，过度生长和憔悴的人不必担心他们在天堂里会是这样的身材，即使在这个此生世界上，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帮助的话，他们也不会是这样的身材。因为所有的身体之美都在于各部分的比例，

再加上一定的色彩搭配。如果比例不协调，眼睛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有的地方不协调，有的地方太小，有的地方太大。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错误都会得到纠正，所有的缺陷都会从造物主的智慧中得到补足，所有的过度都会在不破坏物质完整性的情况下被去除，就不会因为缺乏比例而导致畸形。至于令人愉悦的颜色，——在“公义的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要像太阳一样发光！”的地方，这颜色该是多么显眼啊。我们必须相信，基督的身体在复活时并不缺乏这样的光，但对门徒们的眼睛承受能力来说，这种光却是部分地隐匿的。因为弱小的人类视力无法承受，他们必须这样看他，才能认出他来。为此，他允许他们触摸他的伤痕，也和他们一起吃喝——不是因为他（耶稣基督）需要营养，而是因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吃喝。

现在，当一个物体虽然存在，但看到其他存在的事物的人却看不到它，就像我们说那亮光存在，但看到其他事物的人却看不到它一样，这在希腊语中被称为dopaola；而我们的拉丁语译者由于没有更好的词，在《创世纪》一书中将其翻译为cæcitas（盲目）。所多玛的人在寻找公正的罗得的门而找不到时，就遭受了这种盲目。但如果是失明，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么他们就不会要求找到可以进入房子的大门，而是要求找到可以带领他们离开的向导。

但我们对有福的殉道者的爱，使我们不知如何渴望在天国看到他





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物质，无论怎样分解，都将完全重聚。

我们千万不要担心，造物主的全能不能为了我们身体的复苏和复活，召回所有被野兽或火焰吞噬的部分，或已经溶解成灰尘或灰烬的部分，或已经分解成水的部分，或已经蒸发到空气中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大自然最隐秘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躲过了我们的观察，或者躲过了造物主的知识，或者超越了造物主的能力。西塞罗是我们对手中的权威，他希望尽可能准确地定义上帝，他说：“上帝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心灵，没有物质性，感知万物并推动万物，其本身也赋予永恒的运动”。他在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体系中发现了这一点。那么，请允许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问一问，怎么会有任何事物能够瞒过感知万物的上帝，或者无可挽回地逃脱推动万物的上帝呢？

这使我要回答一个似乎最难回答的问题：在复活时，死人的肉变成活人的肉，属于谁呢？因为，如果有人因饥饿而饥肠辘辘，用人肉作为食物——这种极端情况并非罕见，古代历史和我们今天的不幸经历都告诉了我们——那么，是否可以有理有据地争辩说，吃进去的所有肉都被排空了，没有一块肉被吃进去的人的身体同化了，尽管以前的憔悴和现在的消失都充分表明，这种食物填补了多么大的不足？不过，我已经说过一些话，这些话也足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所有被饥饿吞噬的肉类都会通过蒸发进入空气，正如我们所说，万能的上帝可以从空气中把它们找回来。因此，这

些肉将重新回到它最初成为人肉的那个人身上。因为它必须被看作是他人借来的，就像金钱借贷一样，必须归还给出借人。然而，他因饥荒而失去的自己的肉体将归还给他，尽管它已被彻底消灭，以至于其物质的任何部分都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隐秘之处，但万能的主仍能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将其恢复。因为真理所说的这句话“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至灭亡”，使我们不能认为，虽然人的一根头发也不至灭亡，但被饥民吃掉的大块肉却会灭亡。

从我们所考虑的一切，以及用我们所能掌握的微薄能力所讨论的一切，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肉体复活时，身体的大小将是它在年轻时已经达到或应该达到的大小，并将享有因保持其所有肢体的对称和比例而产生的美感。为了保持这种美感，我们有理由认为，身体的任何部分，如果放在一个地方都会产生畸形，那么就分布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这样既不会失去任何部分，也不会失去整体的对称性，而只是身体的总体身材由于分布到各个部分而有所提高，因为这些部分如果放在一个地方就会有碍观瞻。或者，如果有人争辩说，每个人复活时的身材都将与他死去时的身材一样，我们也不会顽固地对此提出异议，只要没有畸形，没有虚弱，没有倦怠，没有堕落，没有任何会玷污那个国度的东西，在那个国度里，复活和应许的儿女即使不能在身体和年龄上与上帝的天使相等，至少也会在幸福上与他们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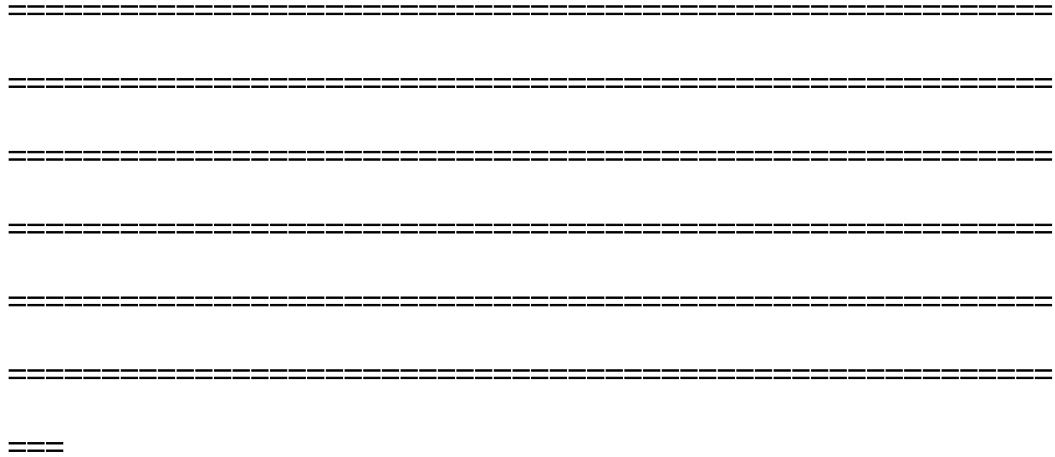


验性的证明。因为这些人属肉体不是按照肉身，而是按照灵来判断的，使徒对这些人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人在今生是属灵的，就其身体而言，他仍是属肉体的，在他的肢体中看到另一种律法在与他心灵的律法对抗；但即使在他的身体上，他也将是属灵的，当这同一肉体复活时，就会有这些话所说的：“种下的是动物的身体，复活的必是属灵的身体。”但这属灵的身体将是怎样的，它的恩典有多大，恐怕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只能妄下断言。尽管如此，既然我们盼望的喜乐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出对上帝的赞美，既然诗篇的作者是出于最深沉的热切和圣洁的爱而呼喊：“耶和华啊，我曾爱你殿中的美物”，我们就可以与上帝的仆人一起呼喊：“耶和华啊，我曾爱你殿中的美物”、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谈论他在这地上最悲惨的生活中赐予人们的恩赐，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也可以尽我们所能去猜想那种天上境界的伟大荣耀，但我们不配谈论这种荣耀，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只说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生活，只要我们还在其中，无论我们取得怎样的进步，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生活的诱惑，因为这一切都是诱惑，但我不禁要问：谁能描述上帝的恩惠在人的今生就已扩展到人类的身上？

=====

=====

=====



## 第二十二章

人类因第一宗罪而理所当然地面临的苦难和弊病，除了基督的恩典之外，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些苦难和弊病。

全人类都因其初罪而被定罪。首先，这个生命本身，如果它可以被称为生命的话，它所充满的一系列残酷的弊病证明了这一点。难道这不是由深刻而可怕的无知所证明的吗？这种无知产生了笼罩着亚当子孙的所有错误，没有人可以不经过艰辛、痛苦和恐惧就从这些错误中解脱出来。这难道不是由他对那么多虚荣和有害事物的喜爱所证明的吗？这些喜爱产生了令人咬牙切齿的忧虑、不安、悲伤、恐惧、狂喜、争吵、诉讼、战争、背叛、愤怒、仇恨、欺骗、奉承、欺诈、偷窃、抢劫、背信弃义、骄傲、野心、妒忌、谋杀、弑父、残忍、凶残、邪恶、奢侈、无礼、厚颜无耻、私通、通奸、乱伦，以及数不清的男女不洁和非自然的行为，提

及这些都是可耻的； 亵渎神明、异端邪说、亵渎神灵、作伪证、欺压无辜、诽谤、阴谋、谎言、假见证、不义的审判、暴行、掠夺，以及任何类似的邪恶，虽然无法进入纯洁心灵的概念，但却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这些确实是恶人的罪行，但它们都源于每个亚当之子与生俱来的错误之根和错位之爱。因为有谁没有观察到，人是带着多么深重的无知，甚至在襁褓中就显露出来，又带着多么多的愚蠢欲望，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如果任凭他随心所欲地生活，为所欲为，他就会陷入我所提到的，以及无法提及的所有、或者肯定是许多的罪行和不义之中？

但是，由于上帝并没有完全抛弃他所谴责的人，也没有在愤怒中关闭他温柔的仁慈，人类受到了法律和教导的约束，这些法律和教导防备着困扰我们的无知，抵御着罪恶的攻击，但它们（律法和教导）本身却充满了劳苦和悲伤。那些用来约束孩子们愚蠢行为的五花八门的威胁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教书匠，什么叫师傅，什么叫桦树皮，什么叫皮带，什么叫藤条，什么叫圣经上说的必须给孩子上的学，“打他的两边，免得他倔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几乎是不实际的。

除了为了克服无知和抑制邪恶的欲望——这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的邪恶，为什么还要有这些惩罚呢？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记住了，却又好不容易忘记了；好不容易学会了，却又好不容易无知了；

好不容易勤奋了，却又好不容易懒惰了呢？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败坏的天性因其自身的重量而趋向于什么，而它若要得到解脱，又需要什么帮助吗？不活跃、懒惰、懒散、疏忽，这些都是逃避劳动的恶习，因为劳动虽然有用，但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但是，除了童年的惩罚（没有童年的惩罚，就学不到父母所希望的东西，而父母很少希望教给孩子任何有用的东西），谁能描述，谁能想象折磨人类的惩罚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丧亲之痛、哀伤之痛、损失之痛、谴责之痛、欺诈之痛、虚假之痛、猜疑之痛，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和恶行，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恐惧和悲伤？因为在他们手中，我们遭受抢劫、囚禁、枷锁、监禁、流放、酷刑、残害、失明、为满足压迫者的欲望而侵犯贞操，以及其他许多可怕的罪恶。我们的身体遭受着来自外界的无数伤害—酷暑、严寒、暴风、洪水、洪涝、闪电、雷鸣、冰雹、地震、房屋倒塌；马匹的蹒跚、胆怯或恶习；水果、水、空气、动物中的无数毒药；野兽的痛苦甚至致命的撕咬；疯狗传染的疯病，使动物中最温顺、对自己的主人最友好的动物，也变得比狮子或龙更令人恐惧，而被它偶然传染了这种瘟疫的人，也变得如此狂暴，以至于他的父母、妻子、孩子，比任何野兽都更害怕他！在陆地或海上旅行的人们会遭受怎样的灾难？哪一个人走出自己的家门，就不会遭遇不可预知的意外？

有什么能比坐在椅子上的人更安全呢？农民，或者说所有的人，

有多少事故是担心庄稼会受到天气、土壤或破坏性动物的摧残？通常情况下，当庄稼被收割和安放时，他们会感到安全。然而，据我所知，突如其来的洪水曾把劳动者赶走，把谷仓里最好的收成一扫而空。天真是否足以抵御恶魔的各种攻击？为了不让人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受洗的婴儿，他们的纯真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有时也会受到如此的折磨，上帝允许这样，他在此教导我们哀叹今生的灾难，渴望来生的幸福。

至于身体上的疾病，其数量之多，即使是医学书籍也无法一一记载。在许多疾病中，或者说几乎所有疾病中，治疗方法和补救措施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因此，人们通过痛苦的治疗方法摆脱了毁灭的痛苦。难道不是口渴的疯狂驱使人们去喝人尿，甚至是自己的尿吗？饥饿难道没有驱使人们去吃人肉，而且不是吃死人的肉，而是吃为此目的而被杀死的人的肉吗？难道不是饥荒的剧痛驱使母亲吃掉自己的孩子吗？更有甚者，被称为安眠的睡眠本身，有时也会被梦境和幻象所干扰，安眠的程度何其之低；可悲的心灵会被事物的表象所淹没，这些表象是如此地呈现在感官面前，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区分开来！在某些疾病面前，虚假的表象会让人多么心神不宁！即使是健康的人，有时也会被邪灵欺骗，邪灵制造这些错觉的目的，是为了扰乱受害者的感官，如果他们不能成功地引诱受害者站在他们一边的话！

除了我们的上帝和主——救世主基督的恩典，我们无法逃离这人间



地狱。耶稣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意思是救世主；他特别拯救我们脱离今生。

他特别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离开今生，进入更悲惨、更永恒的境界，那境界与其说是生命，不如说是死亡。因为在今生，虽然圣人和圣洁的追求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但人所渴望的福分并不是一成不变地赐予他们的，以免人们为了这些暂时的好处而培养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更应该是为了另一种生活而培养的，在这种生活中，一切罪恶都被排除在外。

因此，在当前的灾难中，恩典也会帮助好人，使他们能够以与信仰相称的恒心忍受灾难。世界上的圣贤都肯定，哲学对此有所贡献，而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众神只将纯粹的哲学赐予了少数人。他说，诸神从未也不可能给予人类更大的恩赐。因此，即使是那些与我们争论不休的人，也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承认，神的恩典是获得哲学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不是获得任何哲学，而是获得真正的哲学。如果上天只赐予少数人真正的哲学——对抗人生苦难的唯一支撑，那么由此足以看出，人类注定要付出这种悲惨的代价。他们承认，上帝没有赐予过比这更大的恩赐，因此，他们必须相信，只有他们自己认为比他们崇拜的所有神灵（偶像众神）都伟大的上帝才会赐予他们这种恩赐。



望促使我们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免得太阳落在我们的愤怒上（不可含怒到日落），免得仇恨激起我们以恶报恶，免得不体面或不适当的悲伤吞噬我们，免得忘恩负义的性格使我们对所得到的好处迟迟不承认、免得诽谤使我们良心不安，免得我们对朋友的轻率猜疑欺骗了我们，或别人对我们的错误猜疑使我们过于不安，免得罪恶在我们的肉体中作祟，顺从它的欲望，免得我们的肢体被用作不义的工具，免得眼睛追随情欲，免得渴求报复使我们迷失方向，免得视线或思想过多地停留在某些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邪恶事物上，免得邪恶或不雅的语言被我们乐意倾听，免得我们做了令人愉快但不合法的事，免得在这场充满了劳苦和危险的战争中，我们要么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要么在获得胜利后将其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使徒所说的“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的恩典；在另一处，他说：“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因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但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勇敢地抵制恶习，无论我们如何成功地战胜恶习，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身体里，我们就有理由对上帝祈求说：“免我们的债”。但是，在我们将永远居住的国度里，在不朽的躯体里，我们将不再有冲突或债务——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本性继续保持被创造时的正直，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冲突或债务。因此，即使是我们的冲突（我们在其中面临危险，我们希望通过最后的胜利从冲突中解脱出来），这也属于今生的弊病，——有这么多严重的罪恶证明，今生是被定罪的人生。



在人的身体里一样。但是，在人类的这条河流（我可以称之为激流）中，两种元素都被带在了一起，一种是来自生我们的人的恶，另一种是创造我们的人赐予我们的善。在最初的恶中，有两样东西，罪恶和惩罚；在最初的善中，有另外两样东西，繁衍和形成（塑造）。关于罪恶和惩罚，前者源于我们的胆大妄为，后者源于上帝的审判。我现在要讲的是上帝已经、或仍在赐予我们的天性的福分，我们的天性已经败坏并受到谴责。因为上帝在谴责我们的天性（败坏的天性，即罪性）时，并没有收回他所赐予的一切，否则我们的天性就会被消灭；上帝在惩罚我们的天性时，也没有把它交给魔鬼，使它（魔鬼）超越上帝的能力；因为甚至魔鬼本身也不在上帝的管辖范围之外，因为魔鬼的天性只能靠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才能存在，造物主赋予一切形式的存在以存在。

那么，在我们所说的这两种祝福中，一种是繁衍，是上帝在创造最初的作品时赐予我们的，他在第七天休息了。而另一种，即塑造（形成），则是在他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中赋予的。因为如果他 从万物中撤去他的功效，万物就既不能继续前进，完成分配给它们的定时运动，甚至也不能继续拥有它们被创造时的本性。因此，上帝创造了人类，赋予了他我们可以称之为生育能力的东西，使他可以繁殖其他人，赋予他们繁殖同类的先天能力，但并没有强加给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上帝可以随意从个人身上收回这种能力，使他们不能生育；但他并没有从整个种族身上收回曾经赐予的繁殖之福。尽管这种繁殖能力并没有因为罪而被收回，但如

果没有罪的话，这种（情欲）能力就不复存在了。因为自从“人因尊贵而堕落，就变得像野兽一样”，并像野兽一样繁殖——尽管作为上帝在他身上的形象的一点理性的火花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是，如果在繁殖的基础上不加上“形成”，就不会有同类的繁衍。因为即使没有交配这回事，而上帝希望用人类居民来填满地球，他也可以创造所有这些人，就像他创造一个人一样，不需要人类的帮助。事实上，即使是这样，那些交配的人也不能产生任何东西，除非是上帝的创造力。因此，就人的精神成长而言，使徒说：“栽种的是人，浇灌的也是人，惟有上帝使之生长。”同样，我们必须说，不是生育的人是什么，而是上帝赋予了基本形式；不是怀胎十月的母亲是什么，而是上帝使之生长。因为唯有上帝，通过“他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的能量，使种子发育，并从某些秘密和无形的褶皱演变成我们所看到的可见的美丽形式。唯有他，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将灵性和肉体结合在一起，一个指挥，一个服从，造就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的这项工作是如此伟大和奇妙，以至于不仅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此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都要优秀，就连对于最微小的昆虫，若我们仔细观察也会感到惊讶，赞美造物主。

因此，是他赋予了人类灵魂思想，其中的理性和理解力在婴儿时期沉睡不醒，就像没有一样，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注定要被唤醒和锻炼，从而变得有知识和接受教导的能力，适合理解真谛和热爱善行。正是由于这种能力，灵魂才会汲取智慧，并被赋予

谨慎、坚韧、节制和正直等美德，从而与错误和其他天生的恶习作斗争，并通过将自己的欲望定位于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善上，而战胜它们（恶习）。尽管结果并非都是如此，但谁又能说得清、或想得到全能者这项工作的伟大，以及他赋予我们理性天性的不可言喻的恩惠，他甚至赋予我们达到这种境界的能力？因为除了那些被称为美德的艺术，那些教导我们如何度过美好人生、获得无尽幸福的艺术，那些因上帝在基督里的唯一恩典而赐予应许之子和国度的艺术之外，难道人类的天才没有发明和应用无数令人惊叹的艺术吗？人类的天才不是发明和应用了无数惊人的技艺吗？这些技艺部分是必然的结果，部分是丰富的发明的结果，因此，这种不仅积极发现多余的东西，甚至积极发现危险和破坏性的东西的思维活力，难道不是我们能够发明、学习或运用这些技艺的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吗？人类工业在编织和建筑、农业和航海艺术方面取得了多么惊人的进步啊！可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陶器、绘画和雕塑的设计花样繁多，技艺精湛！剧院里上演的精彩表演，没有看过的人是无法相信的！捕捉、杀死或驯服野兽的手段多么高超！同样，为了伤害人类，人们发明了多少种类的毒药、武器和毁灭机器；而为了保持或恢复健康，人们发明了无穷无尽的器具和疗法！为了激发食欲和愉悦味觉，人们调制出了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为了表达思想，让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发明了多种多样的符号，其中以说话和书写居首位！为了愉悦人们的心灵，人们使用了多么丰富的口才！为了吸引人们的耳朵，人们发明了多少丰富的歌曲！人们设计了多少乐器和

和声！人们以何等的智慧发现了星体的运动和联系！有谁能说出人们对大自然花费了多少心思，即使他已经绝望、无法详细叙述，而只想对大自然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总之，即使是对错误和误解的辩护，也无法充分说明异端和哲学家的天才。因为目前我们所颂扬的是人类心灵的本性，它点缀着凡人的生活，而不是通往不朽的信仰和真理之路。既然这伟大的天性是由至高无上的真神所创造的，他以绝对的力量和正义管理着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如果不是在第一个人身上了发现了极大的罪孽，而其余的人都是从第一个人身上的产生的，那么，这伟大的天性就不可能陷入这些苦难，也不可能脱离这些苦难而不走向永恒的苦难，只有那些被救赎的人才能幸免于难。

此外，即使是人的身体，虽然它像野兽一样死去，而且在许多方面比野兽弱小，但上帝的仁慈、伟大造物主的旨意是显而易见的！感官器官和其他肢体，难道不是这样安置的吗？整个身体的外观、形状和身材，难道不是这样塑造的吗？人不是像无理性的动物那样被创造出来俯身向地；而是他的身体直立，仰望天堂，告诫他要关注上面的事物。那么，赋予舌头和双手的奇妙的灵活性，使它们能够说话、写字、执行如此多的职责、实践如此多的艺术，难道这还不能证明灵魂的卓越吗？

即使不考虑它（人的身体）对工作要求的适应性，它的各个部分也是如此对称，保持着如此优美的比例，以至于人们无法判断在



创造身体时，是更注重实用性还是更注重美观性。可以肯定的是，人体的任何部分都不仅是为了实用而创造的，也不仅是为了美观而创造的。如果我们能更准确地了解身体各部分是如何相互连接和适应的，而不是仅限于观察表面上的东西，那么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因为对于那些被遮蔽和隐藏起来的東西，如错综复杂的血管和神经网络，以及皮肤下面的所有重要部分，没有人能够发现。尽管一些被称为解剖学家的医学家怀着对科学的狂热，解剖了死人的尸体，有时甚至是死在他们刀下的病人的尸体，非人道地窥探人体的秘密，以了解疾病的性质和确切部位、然而，我所说的  
那些关系，那些构成整个身体内外的“协调”，或者希腊人称之为“和谐”的关系，就像某些工具一样，没有人能够发现，因为没有人敢去寻找它们。但是，如果这些都能被发现，那么即使是看似毫无美感可言的内在部分，也会因其精巧合体而让我们如此愉悦，从而给心灵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而眼睛不过是心灵的使者），而不是满足眼睛的显而易见的美感。还有一些东西，它们在身体中的位置，显然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是为了美观，比如男人胸前的乳头，或者脸上的胡须；因为这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保护，这一点可以从女人裸露的脸部得到证明，作为弱者，她们更应该享受这样的保护。因此，如果在所有暴露在我们视野中的肢体中，肯定没有一个肢体是为了美而牺牲了实用性，而没有一些肢体除了美之外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我认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创造肢体的过程中，“美”和“实用性”是相辅相成的。

事实上，必然性（实用性）是短暂的；当我们享受彼此的美貌而不带任何情欲的时候即将到来，这种状况将特别有助于对造物主的赞美，正如诗篇中所说，造物主“披上了赞美和美丽的外衣”。

我怎么能讲述造物的其余部分，以及所有的美丽和功用，这些都是神圣的仁慈赐予人类的，以取悦他（人）的眼睛，服务于他的目的，尽管他受到谴责，并被抛入这些劳作和苦难之中？我该说说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多种多样的可爱之处吗？我该说说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充足光照和美妙品质吗？我该说说树木的浓荫吗？要我说说大海吗？大海本身就是如此壮观，当它穿上各种颜色的盛装，时而绿得发亮，时而又变成紫色或蓝色。看着暴风雨中的大海，感受着它暗示我们自己并没有翻腾和遇难，从而激发的舒缓的满足情绪，这难道不令人愉快吗？大自然到处散布着无数种可以缓解饥饿的食物和各种可以刺激食欲的调味品，而并不依赖于我们的烹饪艺术，我该怎么说呢？有多少天然设备可以保持和恢复健康！昼夜交替是多么令人感激！凉爽的微风是多么令人惬意！树木和动物为我们提供的衣物是多么丰富！谁能一一列举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恩惠？如果我只想细数和展开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少数几项，那将会写满一卷书。而所有这些，不过是我们的慰藉。

所有这些事仅仅是邪恶的、要定罪的人所能得到的安慰，而不是

对有福者的奖赏！如果所能得到的安慰就有这么多，这么大，那么所能得到的奖赏又该如何呢？如果上帝对那些注定要死的人都赐予那么多安慰，那么他对那些注定要生的人又会如何赏赐呢？他甚至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忍受这样的苦难，甚至忍受死亡，那么，他在有福的生命中会给这些人（上帝子民）什么祝福呢？因此，使徒为那些注定要进入那个国度的人提出了理由：“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当这一应许实现时，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基督的死作为保证，我们在那个国度里会得到什么祝福呢？当人的灵不再有任何恶习；当它既不屈服于任何人，也不受制于任何人，也不必与任何人争战，而是得到完善，与自己享有不受干扰的平时，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它畅快淋漓地畅饮上帝智慧的源泉时，它岂不是可以确定无疑地知晓万事万物，不费吹灰之力，不出任何差错？当身体在各方面都受制于精神，从精神中汲取充足的生命，以至于不需要其他营养时，身体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它不再是动物性质的，而是属灵的，虽有肉体的实质，却没有肉体的败坏。

=====

=====

=====

=====

=====



音)。追随其信仰（基督信仰）已经得到预言的世界上的其他人（基督徒），而不是追随极少数胡言乱语的不信者，这样做岂不是更好。然而我们的对手可以说他们对这些预言的解释与我们不一样，这只是因为他们若从字面上理解这些预言，那么这些预言是胡言乱语，而要是这样做就会当众冒犯他们高度尊敬的上帝。但是，尽管上帝所预言了的事情应当认真谨慎理解，这（对于上帝之启示的顽固拒绝）岂不是对上帝更严重的冒犯吗？上帝本身在这个世界上赞扬、预言、应许、实现了这种信念（基督信仰），而他们却不愿意相信死人复活。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像世人（基督徒）那样理解这些预言呢，因为世人（基督徒）的信仰是被预言的；而让那一小撮不信的人继续他们的空谈、顽固和孤独的不忠呢？如果他们（怀疑论者、柏拉图主义者）坚持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预言，只是为了避免给圣经扣上愚蠢的帽子、从而伤害他们为之作了如此显著见证的上帝，那么，当他们说，对他的预言的理解必须与世人所相信的不同，尽管他（上帝）自己赞美、应许、成就了世人的这种相信时，他们对他的伤害岂不是更大吗？

为什么他（上帝）不能使人的身体复活，永生不死呢？难道人们不相信他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件不可取的事，是上帝所不配做的吗？关于上帝的全能，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如果他们（柏拉图主义者）想知道万能的上帝不能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他不会

撒谎。因此，让我们相信他能做的事，拒绝相信他不能做的事。拒绝相信他会撒谎，让他们相信他会做他应许要做的事；让他们像世人（基督徒）一样相信，他预言了世人（基督徒）的信仰，他赞美了世人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他应许了世人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他现在指出了世人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如何证明复活是一件不可取的事呢？（他们说）这样就不会有堕落，而堕落是身体唯一的邪恶。关于元素的排列顺序，以及人们提出的其他虚构的反对意见，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在第十三卷中，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我已经充分说明了不可朽坏的身体将享有的活动便利，从我们甚至现在所经历的轻松和活力来看（当身体朽坏的时候）；——若我们的身体将是不可朽坏的，那我们经历的将会是何等奇妙的轻松与活力。没有读过前几卷书或想重温记忆的人可以自己读一读。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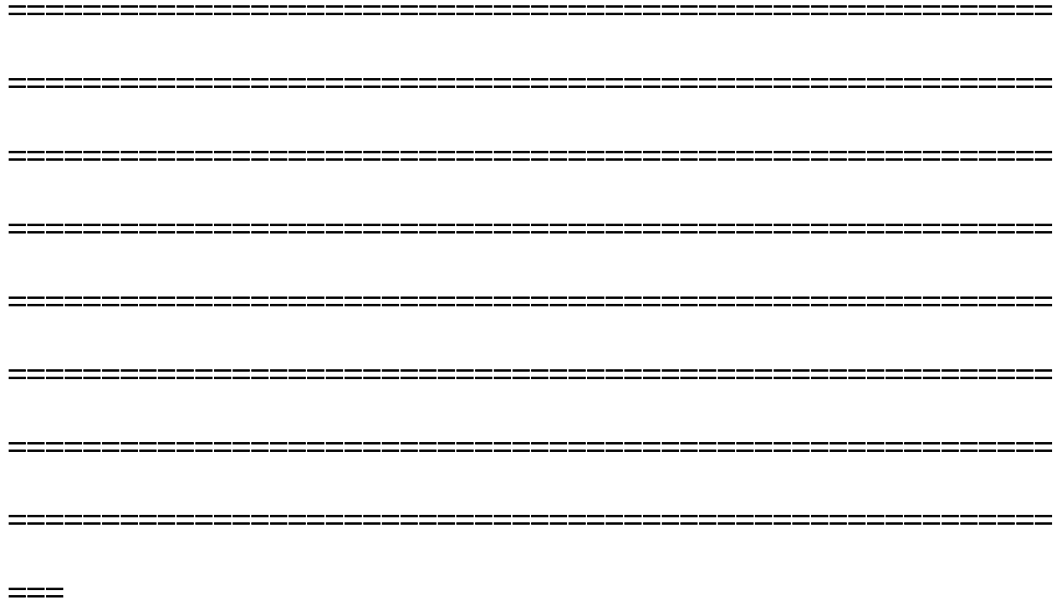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六章

柏拉图推翻了波菲利的观点，即（波菲利认为）灵魂必须与各种躯体分离才能得到祝福，他（波菲利）说至高无上的神曾向众神许诺，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躯体。

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说，波菲利告诉我们，灵魂要得到祝福，就必须摆脱与各种躯体的联系。因此，如果灵魂在脱离各种躯体之前不能得到祝福，那么说未来的躯体将是不朽的也是无济于事的。但在上述书卷中，我已经充分论述了这一点。我只想重复一件事，那就是让他们的主人柏拉图纠正他（波菲利）的著作，说他们的神（偶像众神）为了得到祝福，必须离开他们的身体，或者换句话说，必须死去；因为他（柏拉图）说，他们被关在天体里，然而，创造他们的神许诺给他们不朽，也就是说，这些身体的永恒保有权，这不是自然为他们规定的，而是神的意志进一步干预的结果，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幸福的保证。在这一点上，他（柏拉图）显然推翻了他们（柏拉图主义者）的断言，即身体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相信；因为根据他（柏拉图）的说法，当未被创造的上帝（即自有永有的上帝）向被造之神（偶像众神）许诺不朽时，他（上帝）明确地说，他将做不可能的事。因为柏拉图告诉我们，他（上帝）说：“你们（众神）既然有了起点，就

不可能不朽不坏；但你们不会腐朽，任何命运都不会毁灭你们，也不会证明比我的意志更强大，我的意志比你们本性的束缚更能有效地将你们束缚在不朽之中”。如果听到这些话的人——我们不说理解力，而是耳朵，他们就不会怀疑柏拉图相信上帝向他所创造的诸神承诺，他（上帝）将实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上帝说：“你们（凭自己）不能不朽，但你们将因我的旨意而不朽。”上帝在这句话中的意思还会是什么呢？除非是——“我将使你们成为你们所不能成为的。”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他（上帝）应许做那不可能的事，因此，身体将由他（上帝）复活，成为不朽、不死、有灵性的。那么，他们（柏拉图主义者）为什么还在感叹上帝的应许，世人相信上帝的应许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呢？因为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上帝也会做不可能的事，他也会做这件事。因此，为了灵魂的幸福，它（灵魂）不需要脱离任何形式的躯体，而是需要得到一个不朽的躯体。有什么躯体能比他们不朽的躯体中更能让他们欢欣鼓舞呢？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维吉尔模仿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渴望，维吉尔说他们希望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体。我说，他们不会感觉到这种回归肉体的渴望，因为他们将拥有那些渴望回归灵魂的（不朽）肉体，而且将如此彻底地拥有它们，以至于他们将永远不会失去它们，哪怕是最短暂的一刻，也永远不会在死亡中放下它们（即灵魂永远不死）。





## 第二十七章

柏拉图和波菲利的观点表面上相互矛盾，但如果他们能够相互让步，这两种观点都会指向真理。

柏拉图和波菲利分别发表过一些言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共同点，就有可能成为基督徒。柏拉图说，没有肉体，灵魂不可能永恒存在；他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智者的灵魂也必须在某个时间或其他时间回归肉体。波菲利也说，纯洁的灵魂一旦回归天父，就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的罪恶之中。因此，如果柏拉图向波菲利传授了他所看到的真理，即灵魂虽然完全净化，属于智者和义人，但必须回到人的身体；如果波菲利又向柏拉图传授了他所看到的真理，即圣洁的灵魂永远不会回到堕落的肉体的苦难

中，这样，他们就不应该各自只持有自己的观点。我想，如果他们都坚持这两个真理，他们就会明白，灵魂会回到他们的肉体，而且这些肉体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不朽的生活。因为，根据柏拉图，即使是神圣的天使也需要躯体；波菲利认为，圣洁的灵魂不会回到这个世界的罪恶之中。让波菲利和柏拉图一起说，他们将回到（不朽的）肉体中去；让柏拉图和波菲利一起说，他们不会再回到过去的苦难中去：他们会同意，他们回到肉体中去，在肉体中他们将不再受苦。这无非是上帝的应许，他将赐予那些与他们自己身体结合的（得救的）灵魂永恒的幸福。我想，他们都会同意这一点，即如果圣徒的灵魂要与肉体重聚，那就应该是与他们自己的肉体重聚，因为他们曾在自己的肉体中忍受了今生的苦难，为了摆脱这些苦难，他们曾在自己的肉体中虔诚而忠实地侍奉上帝。

=====

=====

=====

=====

=====

=====

=====

=====

=====

===

## 第二十八章

如果柏拉图或拉贝奥，甚至瓦罗，在一个方案中采纳彼此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对复活真正信仰做出怎样的贡献。

一些基督徒因为柏拉图华丽的文风和不时说出的真理而喜欢他，说他甚至对死人复活持有与我们相似的观点。然而，西塞罗在《共和国》中提到这一点时断言，柏拉图的意思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俏皮的幻想；因而他（西塞罗）介绍了一个复活的人，并叙述了他的经历，以证实柏拉图的学说。拉贝奥（Labeo）也说，有两个人在一天死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之后，他们被命令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他们同意做一辈子的朋友，一直到他们再次死去。但是，这些作家所举的复活例子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复活的人相似，他们确实回到了人世，但并不是永远不再死去。

然而，马库斯-瓦罗在他的著作《论罗马人的起源》中记载了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情；我认为应该引用他自己的话。他说：“某些占星家写道，人注定要有一次新生，希腊人称之为 palingenesy。这将在四百四十年后发生；届时，以前结合在人身上的同一个灵魂和同一个身体将再次团聚。”这个瓦罗，或者那些无名的占星家，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所引述的那些人的名字——他们所说的



## 第二十九章

### 关于永生的异象

现在，让我们以上帝所允诺的能力，考虑一下，当圣徒们穿上不朽的灵体，当肉体不再以肉体的方式生活，而是以灵体的方式生活时，他们将如何工作。事实上，说实话，我对这种工作的性质一无所知，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这种安逸和自在一无所知，因为它从未进入我身体感官的范围。如果我我说的是我的心灵或理解力，——那么我们人的理智有多么伟大，竟然能够理解如此卓越的境况？到那个时候，如使徒所说“上帝的和平将超越一切理智”（“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不就意味着上帝的和平将超越一切人的理智，也许还超越一切天使的理智吗？当然了，上帝的和平不会超越上帝的理智。因此，圣民们将生活在上帝的和平中，生活在超越一切理智的和平中。上帝的和平无疑将超越我们人的理智，但若上帝的和平也超越天使的理智——使徒所说的“一切理智”似乎并没有把天使的理智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必须明白，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人和天使都不能像上帝那样理解上帝所享有的和平。所以，这种“超越一切理智”的和平惟独不会超越上帝的理智。

但是，我们终有一天会根据我们微弱的力量，参与到神的平安中，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平安，还是与邻舍的平安，以及与神的平安，我们的主要利益，在这方面，天使按他们自己的尺度理解神的平安，人也是如此，尽管现在远远落后于他们（天使），无论他们在灵性上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预言的也只是一部分，直到那完全的来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也是圣天使现在的异象，他们也被称为我们的天使，因为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接受了圣灵的恳切，进入了基督的国度，已经开始属于那些天使，我们将与他们一起享受我们现在已经写了这么多的上帝的圣洁和最令人愉快的城市（上帝之城）。因此，上帝的天使就是我们的天使，就像基督是上帝的，也是我们的。他们（天使）是上帝的，因为他们没有抛弃上帝；他们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同胞。主耶稣还说：“你们不要轻看这小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在天上，他们的使者常看见我天父的面”。他们（天使）怎样看，我们也要怎样看；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看。因此，使徒用了不久前引用过的一句话：“现在我们是用暗中的玻璃看见，到那时却是面对面”。这种异象被保留下来，作为我们信心的奖赏；关于这一点，使徒约翰也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所理解的上帝的“面容”是他的显现，而不是身体的一部分，类似于我们身体中我们称之为“面容”的东西。

因此，当有人问我圣徒在那属灵的躯体中将如何受用时，我不会

说我所看到的，而是说我所相信的，就像我在诗篇中读到的那样：“我相信，所以我说”。那么，我说，他们将在肉身中见到上帝；但他们是否能以我们现在观看日月星辰以及大地上的一切事物的方式，用肉身的眼睛看见上帝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难说圣徒到那时会有这样的身体，以至于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闭上眼睛和睁开眼睛；而更难说的是，每一个闭上眼睛的人都会失去上帝的异象。先知以利沙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他的仆人基哈西，基哈西以为他的恶行可以逃过他主人的眼睛、接受了叙利亚人乃缦的礼物，而先知已经为乃缦洁净了他的大麻风病。使徒说：“我们所知道的是局部的，所预言的也是局部的；但当那完全的来临时，那局部的就必废去”。然后，为了尽可能地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未来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相比是多么的优越，不仅是普通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圣徒，他说：“我作孩子的时候，也像孩子一样明白，也像孩子一样说话，也像孩子一样思想；但我长大成人以后，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现在我们是隔着玻璃暗暗地看，到那时我们就面对面地看：现在我只知道一部分，到那时我就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说，即使在今生，杰出之人的先知能力与未来生命的远见相比，也不及童年与成年，以利沙虽然与他的仆人相隔遥远，却看见他接受礼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当那完全的来临时，可朽坏的身体不再压迫灵魂，而是不朽坏的，对灵魂没有任何阻碍时，圣徒将需要肉眼去看，尽管以利沙不需要肉眼去看他的仆人？因为，按照七十士译本，这是先知的話：“那人从战车里出来迎接你，你拿走了他的礼物，我的心

岂不在场吗？” 或者，正如长老杰罗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那样：“当那人从他的战车里出来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与你同在吗？” 先知说他用心看到了这一切，奇迹般地出现在《列王记下》第 2 章第 26 节。

这是神的帮助，没有人会怀疑。然而，当上帝成为一切的时候，圣徒们将享受到何等丰盛的恩赐呢？尽管如此，肉眼也将有其职责和地位，并将被灵通过灵体所使用。因为先知以利亚并没有放弃用他的眼睛去看眼前的事物，尽管他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他不在的仆人，尽管他可以闭着眼睛用精神去看这些眼前的事物，就像他在一个他自己不在的地方看到远方的事物一样，但我们不能说，在来世，圣徒闭着眼睛就看不到上帝，因为他们总是用精神去看他。

但问题是，当他们的眼睛睁开时，他们是否会用肉眼看见上帝呢？如果灵体的眼睛不比我们现在的眼睛有更大的能力，那么显然就不能用它们看到上帝。如果它们能注视那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地方的无体之性，那么它们的能力一定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我们说上帝在天上，也在地上，正如他自己通过先知所说：“我充满天地”，但我们并不是说上帝的一部分在天上，另一部分在地上；而是说他全部在天上，全部在地上，不是在不同的时间间隔，而是同时在上天和地上，这是任何有形的本性都无法做到的。因此，眼睛应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这种能力



不是蛇或鹰所具有的敏锐视力（因为无论这些动物的视力多么敏锐，它们所能辨别的只是身体的物质），而是看到无体事物的能力。也许正是这种强大的视觉能力暂时传给了圣约伯的眼睛，当他还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时，他对上帝说：“我曾用耳听过你，但现在我的眼睛看见了你，所以我厌恶自己，融化了，自认为是尘土和灰烬，” 尽管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句话理解为心眼，使徒说：“你的心眼被照亮了。” 但是没有基督徒怀疑用心中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因为他会忠诚地接受我们的上帝和主的教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然而问题是，身体的眼睛在未来的世界里也要看见上帝吗？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圣经中“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这句话，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为“人人都要看见神的基督”。他（耶稣基督）当然是在肉身中被看见的，当他审判快死之人和已死之人时，也将在肉身中被看见。基督是上帝的救赎，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可敬的西缅所说的话，当他亲手接过婴孩基督时，他说：“现在，请让你的仆人按照你的话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赎”。至于上述约伯的话，在希伯来语手稿中是这样写的：“在我肉身，我必看见神”，这无疑是对肉身复活的预言；如果他说的是“凭着我的肉身”，而不是“在我的肉身中”，我们马上就会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我将要见到基督，我的上帝，凭着肉身我将见到他。”这样的话，我们仍旧可以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我将在肉身中看见上帝”。那么，使徒所说的“面对面”，并不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将通过肉体的眼睛看到上帝，因

为我们将 在灵里毫无间断地看到他。如果使徒没有提到内心的面容，他就不会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能理解诗篇作者所唱的“亲近他，就蒙光照，你们的脸就不至羞愧”。

因为我们亲近神是凭着信心，而信心是精神而非肉体的行为。但由于我们不知道灵体将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因为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问题，圣经的权威也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将《圣经》中的话语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智慧书》中的话来说明：“凡人的思想是昏暗的，我们的预测是不确定的”。

如果哲学家们的推理是可信的，那么，即使是灵体的眼睛也无法看见上帝。但是，真正的理性和先知的权威都否定了这种推理。谁会如此不了解真理，竟然说上帝不认识可感之物？那么，上帝是否有一个躯体，通过躯体的眼睛来获得这种知识呢？难道这还不能充分说明，身体的事物可以不借助身体而由精神来辨别吗？因为当那个仆人接受礼物时，这当然是身体或物质上的交易，但先知不是靠身体，而是靠精神看到的。既然大家都同意身体是被灵看见的，那么，如果灵体的能力如此之大，以至于灵也被身体看见了，那又会怎样呢？因为上帝就是精神。此外，每个人都是通过内在的感觉，而不是肉眼，来认识自己的生命——他现在生活

在身体里的生命，以及使这些尘世的肢体充满活力并使它们成长的生命；但其他人的生命虽然看不见，他却能用肉眼看到。我们如何区分活着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除非同时看到身体和生命？但没有身体的生命，我们是无法看到的。

因此，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看到新天新地的物质形态时，我们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无处不在，掌管万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将看到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所造之物来理解上帝看不见的事物，暗暗地看到他，在镜子里，部分地；——与其说是凭着肉眼看见物质的表象，不如说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我们将要穿戴的身体，无论我们把眼睛转向哪里，我们都将看见他。就像我们不是“相信”，而是“看到”我们周围正在行使生命机能的活人是活着的，虽然我们不能在（没有他们身体的情况下）看到他们的生命，而是通过他们的身体最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生命，————所以，无论我们用我们未来身体的灵眼看哪里，我们也会通过身体的物质看到上帝，虽然他是一个灵，但他掌管万物。因此，要么，眼睛将拥有某种类似于心灵的特质，通过这种特质，眼睛可以辨别灵性的事物，而在这些灵性的事物中，又包括上帝——这种假设在圣经中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任何支持，要么，更容易理解的是，上帝将被我们如此认识，并将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将通过灵性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彼此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在新天新地里，在当时存在的每一个被造物中看到他； 我们还将通过肉体，在灵体之眼的敏锐视力



倦怠。圣歌也告诫我，我在其中读到或听到这样的话：“主啊，住在你殿中的人有福了，他们会一直赞美你”。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朽之躯的所有肢体和器官都适合各种必要的用途，但它们都将为上帝的赞美做出贡献；因为在那生命中，必要性（实用性）将没有任何地位，只有充分的、确定的、安全的、永恒的幸福。因为身体和谐的所有那些部分，它们分布在整个身体的内部和外部，我刚才说过，它们目前还无法被我们观察到，到那时，它们将被辨别出来；与其他伟大而奇妙的发现一起，它们将点燃理性的心灵，赞美伟大的造物主，人们将享受到一种诉诸理性的美。我不敢贸然断言，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想象。不过，我要说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运动还是静止，它们都会像它们的外表一样美观；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是不体面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精神愿意，肉体就会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而精神也不会做任何与精神或肉体不相称的事。真正的荣誉将在那里，因为它不会被任何值得的人拒绝，也不会被任何不值得的人（虚伪地）奉承；任何不值得的人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因为除了值得的人，没有人会在那里。那里将有真正的和平，任何人都不会遭受来自自己或他人的反对。上帝是美德的创造者，他自己也将成为美德的奖赏；因为没有比这更好或更大的了，他已经许诺了自己。他通过先知说：“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将是他们的满足，我将是人们所渴求的一切——生命、健康、营养、富足、荣耀、荣誉、和平，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这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这也是对使徒所说的“使上帝成为一切中的

一切”的正确解释。他将是我们欲望的目标，他将被看得无穷无尽，被爱得毫无倦意，被赞美得毫无疲乏。这种感情的流露，这种工作，肯定会像永恒的生命本身一样，为所有人所共有。

但谁能想象，更不用说描述，不同程度的功绩将获得何种程度的荣誉和荣耀呢？但毫无疑问，这将有等级的。在那座有福之城，将有这样一个巨大的祝福：下等人不会嫉妒任何上等人，就像现在的天使长一样。天使们不会嫉妒，因为没有人会想成为他没有得到的东西，尽管他与得到的人有最紧密的联系；就像在身体中，手指不会想成为眼睛，尽管这两个肢体都和谐地包含在身体的完整结构中。因此，每个人在得到或多或少的恩赐的同时，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恩赐，那就是知足常乐，不贪多求全。

我们也不能认为，因为罪恶没有能力取悦他们，自由意志就必须被收回。恰恰相反，自由意志将更加真正自由，因为它不再以犯罪为乐，而是以不犯罪为乐。因为人在被造时所获得的第一种意志自由是不犯罪的能力，但同时也是犯罪的能力；而这后一种意志自由将是更优越的，因为它将不会犯罪。事实上，这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上帝的恩赐。因为成为上帝是一回事，成为上帝的一部分又是另一回事。神的本性是不会犯罪的，但与神有份的人却从神那里得到了这种能力。在这种神的恩赐中，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就是人首先应该获得一种自由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他能够不犯罪，最后获得一种自由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他不能犯罪，

前者适合于获得功绩，后者适合于享受奖赏。但是，这样构成的天性在（人）有能力犯罪的时候已经犯罪了，所以它被一种更丰富的恩典所释放，以达到它不能犯罪的自由。正如亚当因犯罪而失去的最初的不死之身在于他能不死，而最后的不死之身在于他不能死；最初的自由意志在于他能不犯罪，最后的自由意志在于他不能犯罪。因此，虔诚和正义将像幸福一样不可动摇，因为我们当然会因为（在此世）犯罪而失去虔诚和幸福（但当我们失去幸福时，我们并没有失去对幸福的爱）。难道我们要说，上帝本身并不自由，因为他不会犯罪吗？那么，在那座城市里，将有自由的意志，所有的公民都如同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摆脱一切恶，充满一切善，享受永恒的欢乐，忘却罪孽，忘却苦难，或者说，前者（此世）是一种感化的状态，后者（天国）是一种奖赏的状态。

因此，灵魂在理智上会记得它过去的弊病，但就感官体验而言，这些弊病会被完全遗忘。因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在专业上确实知道几乎所有的疾病，但在实验上，他却对自己从未患过的大量疾病一无所知。因此，认识恶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头脑的洞察力，另一种是通过感性的经验，因为通过有修养的头脑的智慧来了解一切恶行是一回事，通过被遗弃的生活的愚昧来了解恶行又是另一回事，同样，忘记恶事也有两种方法。因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的人是以一种方式忘记罪恶的，而一个亲身经历过罪恶的人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忘记罪恶的，前者是由于忽略了他

所学到的东西，后者则是由于逃避了他所遭受的痛苦。圣人将用后一种方式忘记他们过去的弊病，因为他们将彻底摆脱这些弊病，使它们在他们的经历中完全消失。但他们的智慧知识，将使他们不仅了解自己过去的苦难，而且了解丧失之人的永恒苦难。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曾经悲惨，又怎能如诗篇所说，永远歌颂上帝的仁慈呢？当然，那座城市最大的喜乐莫过于颂扬基督的恩典，他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了我们。那里将成就诗篇中的话：“你们要静默，知道我是神。”那里将有伟大的安息日，它没有晚上，神在他最初的工作中庆祝了它，正如经上所写的：“神在第七日歇了他所造的一切工。上帝赐福给第七日，使它成圣，因为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起初所造的一切工”。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第七日，那时我们将被上帝的祝福和圣化所充满和补充。我们将在那里静止，知道他就是上帝；他就是我们自己渴望成为的，当我们离弃他，听从引诱者的声音：“你们要像神一样”，从而抛弃上帝时，他就是我们自己（以谬误的方式）渴望成为的。

上帝会让我们成为神，不是因为我们抛弃了他，而是因为我们参与了他。因为没有他，我们除了在他的愤怒中灭亡，还能做什么呢？但当我们被他恢复，并以更大的恩典完善时，我们将有永恒的闲暇来见证他是神，因为当他成为一切的时候，我们将充满他。甚至我们的善行，当被理解为是他而不是我们的善行时，也归于我们，使我们可以享受这安息日的安息。因为如果我们把它们归于自己，它们就会成为奴仆；因为安息日上说，“你们在安息日



不可作奴仆的工”。因此，先知以西结说：“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作为我与他们之间的记号，使他们知道我是使他们成圣的耶和華”。当我们完全安息，完全知道他是上帝时，这种认识就会完美。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中所定义的时间段，把各个时代当作日子来计算，那么这个安息日就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那个时期就是第七个安息日。第一个时代就像第一日一样，从亚当到大洪水；第二个时代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不是在时间长度上与第一个时代相等，而是在世代数量上与第一个时代相等，每个时代都有十个世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正如福音书作者马太所计算的，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有十四代人，一个时期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个时期从大卫到被掳，第三个时期从被掳到基督肉身降生。因此，总共有五个时代。第六个时代正在过去，不能用任何世代数来衡量，正如有人所说：“父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过了这个时期，上帝将像第七日一样安息，届时他将让我们（我们将是第七日）在他自己里面安息。但现在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这些时代；只需说第七日将是我们的安息日，它将结束，不是一个晚上，而是主日，作为第八日和永恒的一天，因基督的复活而神圣化，不仅预示着精神的永恒安息，也预示着身体的永恒安息。我们将在那里安息和观看，观看和爱，爱和赞美。这就是永无止境的结局。除了进入那没有尽头的国度，我们还能为自己提出什么别的目标呢？

我想，在上帝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履行了写这部巨著的义务。如果有人认为我说得太少，或者认为我说得太多，请原谅我；如果有人认为我说得刚刚好，请和我一起感谢上帝。阿门。